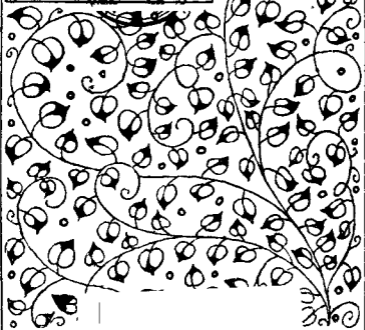


後漢  
隋  
唐  
演  
義



隋 唐 演 義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啟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遺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墜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料望速行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思荷  
鑒原諒布忱統祈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啟

民國廿二年  
四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八一六)

續  
隋唐演義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序

昔人以通鑑爲古今大帳簿斯固然矣第既有總記之大帳簿又當有雜記之小帳簿此歷朝傳志演義諸書可以不廢於世也他不具論卽如隋唐志傳叛自羅氏纂輯於林氏可謂善矣然始於隋宮剪綵則前多闕略厥後鋪綴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聯屬觀者猶有議焉昔籀庵袁先生曾示予藏逸史載隋煬帝朱貴兒唐明皇楊玉環再世因緣事殊新異可喜因與商酌編入本傳以爲一部也始終關目合之遺文豔史而始廣其事極之窮幽僂證而已竟其局其間闕略者補之零星者刪之更採當時奇趣雅韻之事點染之彙成一集頗改舊觀乃或者曰再世姻緣之說似屬無根予曰事雖荒唐然非無因安知冥冥之中不亦有帳簿登記此類以待銷算也然則斯集也殆亦古今大帳簿之外小帳簿之中所不可之一帙與時康熙乙亥冬十月既望長洲楮人獲稼氏題

古吳補生多恨人書於多事軒



蕭后



狄去邪



楊素



花木蘭



單雄信



李密



唐高祖



唐太宗



李靖



徐勣



魏徵



尉遲恭



秦叔寶



程知節



武后



狄仁傑



唐玄宗



楊妃



郭子儀



楊國忠



李太白

高力士

續像隋唐演義目錄

卷一

第一回

隋主起兵伐陳

第二回

楊廣施讒謀易位

第三回

逞雄心李靖訴西嶽

第四回

齊州城豪傑奮身

第五回

秦叔寶途次救唐公

第六回

五花陣柴嗣昌山寺定姻

第七回

蔡太守隨時行賞罰

第八回

三義坊當鏑受施贖

卷二

第九回

入酒肆暮逢傷識人

第十回

東嶽廟英雄染病

第十一回

冒風雪樊建威訪友

第十二回

皂角林財物露遺殃

第十三回

張公瑾仗義全朋友

第十四回

勇秦瓊舞劍服三軍

第十五回

秦叔寶歸家侍母

第十六回

報德祠酬恩塑像

第十七回

齊國遠漫興立毬場

第十八回

王碗兒觀燈起釁

第十九回

恣蒸淫賜盒結同心

晉王樹功奪嫡

獨孤逞妬殺宮妃

造讒語張衡危李淵

植樹崗唐公遇盜

竇夫人寺中生太子

一塞囊秦叔寶窮途落魄

王小二轉面起炎涼

二賢莊賣馬識豪傑

還飯錢徑取回鄉路

二賢莊知己談心

乞靈丹單雄信生女

順義村播毒逢敵手

秦叔寶帶罪見姑娘

賢柳氏收金獲一報

齊國遠截路迎朋

西明巷易服從夫

柴郡馬挾伴遊燈市

宇文子貪色亡身

逞弑逆扶王陞御座

第二十回 皇后假宮餓貪歡博寵

權臣說鬼話陰報身亡

卷三

第二十一回 借酒肆初結金蘭

遁名姓自顯豪傑

第二十二回 馳令箭雄信傳名

屈官刑叔實受責

第二十三回 酒筵供盜狀生死無辭

燈前焚捕批古今罕見

第二十四回 豪傑慶千秋冰霜壽母

罡星祝一夕虎豹佳兒

第二十五回 李元遂關節全知己

柴嗣昌請託浼賊官

第二十六回 寶小姐易服走他鄉

許太監空身入虎穴

第二十七回 窮土木煬帝逞豪華

思淨身王義得佳偶

第二十八回 衆嬌娃剪采爲花

侯妃子題詩自縊

第二十九回 隋煬帝兩院觀花

衆夫人同舟游海

第三十回 賭新歌寶兒博寵

觀圖畫蕭后思游

卷四

第三十一回 薛冶兒舞劍分歡

衆夫人題詩邀寵

第三十二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擊大鼠

第三十三回 睢陽界觸忌被斥

齊州城卜居迎養

第三十四回 酒桃花流水尋歡

割玉腕真心報祀

第三十五回 樂永夕大士奇觀

清夜游昭君淚塞

第三十六回 觀文殿虞世南草詔

愛蓮亭袁寶兒輕生

第三十七回 孫安祖走說寶建德

徐懋功初交秦叔寶

第三十八回 楊義臣出師破賊

王伯當施計全交

第三十九回 陳隋兩主說幽冥

張尹二妃重貶謫

第四十回 汴堤上綠柳御題賜姓

龍舟內降仙醜色沾恩



卷五

第四十一回

李元運窮途定偶

第四十二回

貪賞銀倉氣先喪命

第四十三回

連巨真設計賺買柳

第四十四回

寧夫人路途脫陷

第四十五回

平原縣秦叔寶逃生

第四十六回

殺翟讓李密負友

第四十七回

看瓊花樂盡隋終

第四十八回

遺巧計一良友歸唐

第四十九回

舟中歌詞句敵國暫許君臣  
借寇兵義臣滅叛臣

卷六

第五十一回

真命主南平身陷

第五十二回

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第五十三回

夢周公王世充絕魏

第五十四回

釋前仇程咬金見母受恩

第五十五回

徐世勳一慟成喪禮

第五十六回

喚活人朱燦獸心

第五十七回

改書東寶公主辭姻

第五十八回

寶建德谷口被擒

第五十九回

狠英雄狂牢聚首

卷七

第六十回

出圍圍英雄慘戮

秦叔寶脫陷榮歸

施絕計單雄信無家

張須陁具疎救秦瓊

羅士信黑夜報仇

大海寺唐萬仞殉義

亂宮妃唐公起兵

殉死節香銷烈見

破花容四夫人守志

馬上定姻緣吳越反成秦晉  
設宮宴曹后辱蕭后

奇女子巧計龍飛

寧夫人感計走他鄉

棄徐勣李元運歸唐

踐死誓王伯當為友捐軀

唐秦王親唁服軍心

代從軍木蘭孝父

割袍襟單雄信斷義

徐懋功草廬訂約

奇女子鳳閣沾恩

走天涯淑女傳書

第六十一回

花又蘭忍愛守身

寶線娘飛章遞美

第六十二回

衆嬌娃全名全美

各公卿宜室宜家

第六十三回

王世充忘恩復叛

秦懷玉翦寇建功

第六十四回

小秦王宮門掛帶

宇文妃龍案解詩

第六十五回

趙王雄踞龍虎關

周喜霸占鴛鴦鏡

第六十六回

丹霄宮嬪妃交臂

元武門兄弟相殘

第六十七回

女貞庵妃主焚修

雷塘慕夫婦殉節

第六十八回

成后志怨女出宮

證前盟陰司定案

第六十九回

馬賓王香醪濯足

隋蕭后夜宴觀燈

第七十回

隋蕭后遺柳歸墳

武媚娘披縋入寺

卷八

第七十一回

武才人蓄髮還宮

秦郡君建坊遊寵

第七十二回

張昌宗行懽幸太后

馮懷義建節撫頌貞

第七十三回

安金藏剖腹鳴冤

略賓王草檄討罪

第七十四回

改國號女主稱尊

闖寶鏡小人懷肉

第七十五回

釋情癡夫婦感恩

伸義討兄弟被戮

第七十六回

結綵樓嬪御評詩

遊燈市帝后行樂

第七十七回

鳩弁主竟同兒戲

殺逆后大快人心

第七十八回

慧上皇難庇惡公主

生張說不及死姚崇

第七十九回

江采蘋特愛追歡

楊玉環承恩奪寵

第八十回

安祿山入宮見妃子

高力士沿街覓狀元

卷九

第八十一回

縱嬖寵洗兒賜錢

感君王對使翦髮

卷十

- |       |          |          |
|-------|----------|----------|
| 第八十二回 | 李誦仙應詔答番書 | 高力士進講議雅調 |
| 第八十三回 | 施青目學士譏英雄 | 信赤心番人作藩鎮 |
| 第八十四回 | 幻作戲屏上嫖娼  | 小游仙空中音樂  |
| 第八十五回 | 羅公遠預寄蜀當歸 | 安祿山請用番將士 |
| 第八十六回 | 長生殿半夜私盟  | 勤政樓通宵歡宴  |
| 第八十七回 | 雪衣女誦經得度  | 赤心兒欺主作威  |
| 第八十八回 | 安樂山范陽造反  | 封常清東京募兵  |
| 第八十九回 | 唐明皇夢中見鬼  | 雷萬春都下尋兄  |
| 第九十回  | 矢忠貞顏真卿起義 | 遭疑忌哥舒翰喪師 |
| 第九十一回 | 延秋門君臣奔竄  | 馬嵬驛兄妹伏誅  |
| 第九十二回 | 留靈武儲君踐位  | 陷長安逆賊肆凶  |
| 第九十三回 | 凝碧池雷海青殉節 | 普施寺王摩詰吟詩 |
| 第九十四回 | 安祿山屠腸殞命  | 南霽雲嚼指乞師  |
| 第九十五回 | 李樂工吹笛遇仙翁 | 王供奉聽棋謁神女 |
| 第九十六回 | 拚百口郭令公報恩 | 復兩京廣平王奏績 |
| 第九十七回 | 達奚女鍾情續舊好 | 采蘋妃全軀返故宮 |
| 第九十八回 | 遺錦襪老嫗獲錢  | 聽雨鈴樂工度曲  |
| 第九十九回 | 赦反側君念臣恩  | 了前緣人同花謝  |
| 第一百回  | 遷西內離開父子情 | 遺鴻都話證陪唐事 |

# 繡像隋唐演義卷一

第一回 隋主起兵伐陳

晉王樹功奪嫡

詩曰 繁華消歇似輕雲

不朽還須建大功

壯畧欲扶天日墜

雄心豈入鷲胎羣

時危俊傑姑埋迹

運啓英雄早致君

怪是史書收不盡

故將彩筆譜奇文

從來極富極貴極暢適田地說來也使人心怪聽來也使  
人耳怪看來也使人眼怪只是一場冷落敗壞根基都藏  
在裏邊不做千古罵名定是一翻笑話館娃宮銅雀臺惹  
了多少詞人墨客嗟呀嘲誚止有草澤英雄他不在酒色  
上安身立命受盡的都是落窶凄其倒會把這千人弄出  
來的敗局或是收拾或是更新這名姓可常存天地但他  
名姓雖是後來彰顯他骨格却也平時定了譬如日月他  
本體自是光明權在輕烟薄霧中畢竟光芒射出若是人  
不識得就到後來稱頌他的形之紙筆總只說得也建功  
立業的事情說不到他微時光景不知松柏生來便有參  
天形勢虎豹小時便有食牛氣概說來反覺新奇我未提  
這人且把他當日遭際的時節略一鋪排這番勾引那人  
出來成一本史書寫不到人間並不會知得的一種奇談  
可是

器當盤錯方知利 刃解寬綽始覺神

由來人定天能勝 爲借奇才一起屯

從古相沿刺中有復漢夏商周秦漢三國兩晉晉自五馬  
渡江天下分而爲二這叫做南北朝南朝劉裕篡晉稱宋  
蕭道成篡宋稱齊蕭衍篡齊稱梁陳霸先篡梁稱陳雖然  
各有國號紹襲正統名爲天子其實天下微弱偏安江左  
北朝在晉時中原一帶地方到被漢王劉淵趙主石勒秦  
主苻堅燕主慕容廆魏主拓拔珽諸胡人據了叫做五胡  
亂華是爲北朝魏之後亂離又分東西東西二魏一邊爲  
高歡之子高洋篡奪改國號曰齊一邊被宇文泰篡奪改  
國號曰周周又滅齊江北方成一統這時周又生出一個  
楊堅小字那羅延宏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乃  
父楊忠從宇文泰起兵賜姓普六茹氏以戰功封隋公生  
堅時母親呂氏夢蒼龍據腹而生生得目如曜星手有奇  
文儼成王字楊忠夫妻知爲異相後來有一老尼對他母  
親道此兒貴不可言但須離父母方得長大貧尼願爲撫  
視其母便託老尼撫育奈這老尼正是單身住庵出外必  
託鄰人看視這日老尼他出一個鄰媪進庵正將楊堅抱  
弄忽見他頭出雙角滿身隱起鱗甲宛如龍形鄰媪吃了  
一驚叫聲怪物向地下一丟恰好老尼歸來連忙抱起慌  
惜道驚了我兒這他幾年皇帝總是天將混一天下畢竟  
產一真人自此數年楊堅長成老尼將來送還楊家老尼  
老尼物故後來楊忠亦病亡楊堅遂襲了他職爲隋公其  
時周武帝見他相貌魁奇好生猜忌累次着人相他相者  
知他後有大福都爲他周旋他也知道周武帝相疑將一

女姦緣做了太子妃以固寵。直至周武帝晏駕。太子即位。是爲宣帝。宣帝每有巡幸。以后父故。恒委堅以居守。宣帝嘗憐楊堅羽翼已成。竟篡奪了周國。國仍號隋。改年號爲開皇元年。正是

莽因后父移劉祚

操納嬌兒復漢家

自古奸雄同一轍

莫將邦國易如花

隋主初即位。立獨孤氏爲皇后。世子勇爲太子。次子廣封爲晉王。打起一番精神。早朝晏罷。又因獨孤皇后悍妒非常。成全他不近女色。更是在朝將相。文有李德林高穎蘇威。武有楊素李淵賀若弼韓擒虎。君明臣良。漸有拓土開疆。混一江表意思。若使江南人主。也能勵精圖治。任用賢才。未知鹿死誰手。無奈創業之君多勤。守成之君多逸。創業之君。親正直。遠奸諛。守成之君。惡老成。喜年少。更是中材之君。連受人挾持。小有才之君。便不由人駕馭。這陳主叔寶。也是一個聰明穎異之人。祭是生在南朝。沿襲文弱豔麗的氣習。故此好作詩賦。又撞著兩個東宮官。一個是孔範。一個是江總。又乃薄有才華。沒些骨鯁的人。自古道詩爲酒友。酒是色媒。清閒無事。詩賦之餘。不過酒杯中快活。被窩裏歡娛。畫池的點綴。打點一段風流性格。及時取樂。始得卽位。不說換出他。一付肝腸。到底暢快了許多志氣。降江總爲僕射。用孔範作都官尚書。君臣都不理政務。只是陪宴和詩過了日子。陳主又在襲貴嬪位下。尋出一個美人。姓張名麗華。髮長七尺。光可鑑物。更是性格敏慧。

舉止嫺雅。淺笑微嚶。丰華入目。承顏順意。婉極快心。還有一種妙處。肯薦引後宮嬪御。一時龔孔二貴嬪。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並得與魚承寵。陳王那有閒暇。理論朝廷機事。就有時披覽百官章奏。畢竟自倚著隱憂。把張麗華放在膝上。兩人商議斷決。婦人有甚遠見。這裏不免內侍乘機關節。納賄擅權。又且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因寵專政。當時只曉有江孔。不知有陳主了。

檀口歌聲香

金樽酒痕綠

一派綺羅筵

障却光明燭

况是有了一干嬌豔。須得珠璣玉佩。方稱著黛眉。翠綺錦衾。方稱著柳腰。桃臉山珍海錯。金杯玉盃。方稱他舞妙清謳。瑤室瓊臺。繡屏象機。方稱他花營柳陣。不免取用民間。這番便惹出一班殘刻小人。施文慶沈容。柳陽惠朗。徐哲暨慧景。替他探山探海。剝衆害民。在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座大閣。邵高數十丈。閣廣數十間。欄檻窗。都是沈香做就。還鑲嵌上金玉珠翠。外布珠簾。裏邊列的是寶林玉兒。錦帳翠帷。且是一時風流士女。絕合妝點。商在太湖雲壁。兩廣購取奇石。爰作蓬萊山。邊引水爲池。文石爲岸。白石爲橋。雜植奇花。異卉。正是

直須闔苑還堪比

便是阿房也不如

陳主自住臨春閣。張麗華住結綺閣。龔孔二貴嬪住望仙閣。都是複道迴廊。委宛相通。無日不遊宴。外邊孔範江總。

還有文士常侍王璿等。裏邊女學士袁大捨等。都是陪從。酒酣命諸妃嬪及女學士江孔諸人。賦詩贈答。陳主與張麗華品題。各有賞賜。把極醜麗的譜在樂中。每宴選宮女數千人。分番歌詠。焚膏繼晷。輒爲長夜之飲。說不盡繁華的景象。風流的態度。正是

費輒千萬錢

供得一時樂

杯浮赤子膏

筵列蒼生膜

宮庭日款娛

闔里日寂寞

猶嫌白日短

醉舞銀蟾落

消息傳入隋朝。隋主便起伐陳之意。高穎楊素賀若弼都上平陳之策。正在議論之間。忽然晉王廣請領兵伐陳。道叔寶無道。塗炭生民。天兵南征。勢同壓卵。若或遷延。叔寶殞滅。嗣以令主。恐難爲功。臣謂及時討罪。執取暴君。混一天下。看官們。你都征伐是一刀一鎗事業。勝負未分。晉王乃隋親王。高爵重祿。有甚不安逸。却要做大事。只爲晉王乃隋主次子。與太子勇俱是獨孤皇后所生。皇后生晉王時。膝前之中。只見紅光滿室。腹中一聲響亮。就像雷鳴一般。一條金龍。突然從自家身子裏飛將出來。初時覺小了。及飛漸大。直飛到半空中。足有十餘里遠近。張牙舞爪。盤旋不已。正覺好看。忽然一陣狂風驟起。那條金龍。不知怎麼竟墜下地來。把個尾掉了幾掉。便縮做一團。細細再一看時。却不是條金龍。倒像一個牛大般。一隻老鼠模樣。獨孤以着了一驚。猛然醒來。隨即生下晉王。隨主聞知。皇后

夢見金龍摩天。故晉王小名叫做阿摩。獨孤后大喜道。小名佳矣。何不并賜一個大名。隋主道。爲君須要英明。就叫做楊英罷。又想到。創業雖須英明。守成還須寬廣。不如叫做楊廣。正是

元鳥亦龍曾降兆

繞星貫月不須生

雖然得去三皇遠

也有紅光滿禁城

只因獨孤后愛子之心甚切。時常在晉王面前說。那生時的異兆。晉王却即不甘爲人下。因自付道。我與太子一樣弟兄。他却是個皇帝。我却是個臣子。日後他登了九五。我却要山呼萬歲去朝他。這也還是小事。倘有毫釐失誤。他就可以害得我性命。我只管戰戰兢兢去奉承他。我平生之欲。如何得遂。除非設一計策。謀奪了東宮。方遂我一生快樂。只是沒有些功勞於社稷。怎得到這個地位。左思右想想得獨孤最妬。朝臣中有蓄妾生子的。都勸隋王廢斥太子。因寵愛姬妾雲昭訓。失了皇后的歡心。晉王乘機勸爲孝謹。陰布腹心。說他過失。稱己賢孝。到此又要謀統伐陳兵馬。貪圖可以立功。且又總握兵權。還得結交外臣。以爲羽翼。却喜隋主素是個猜疑的人。正不肯把大兵盡託臣下。就命晉王爲行軍兵馬大元帥。楊素爲行軍兵馬副元帥。高穎爲晉王元帥府長史。李淵爲元帥府司馬。這高穎是渤海人。字昭玄。生來足智多謀。長於兵事。李淵成紀人。字叔德。胸有三乳。曾在龍門破賊。發七十二箭。殺七十人。更有兩個總管韓擒虎賀若弼。都是殺人不眨眼的。

龐君爲先鋒。自六合縣出兵。楊素由永安出兵。自上流而下一行總官九十員。勝兵六十萬。俱聽晉王節制。各路進發。東連滄海。西接川蜀。旌旗舟楫。連接千里。陳國屯守將士。雪片告急。施文慶與沈客卿。遇住不奔。及至僕射袁憲。陳奏。要於京口采石兩處。添兵把守。江德又行阻攔。這陳主也不能決斷。道。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潰敗。彼何爲者。耶。孔範連忙獻說。長江天堑。天限南北。人馬怎能飛渡。總是邊將要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隋兵若來。臣定作太尉公矣。施文慶道。天寒人馬凍死。如何能來。孔範又道。可惜凍死了我家兵馬。陳主大笑。叫袁憲。兼臣無可用。力道便是陳國樞的議論了。飲酒奏樂。依然如故。

北來烽火照長江

血戰將軍氣未降

贏得深宮明日月

銀箆板度新腔

到了顯明二年正月元旦。羣臣畢聚。陳主夜間縱飲。一睡不醒。直到日暮方覺。不期這日賀若弼領兵已自廣陵悄悄渡江。韓擒虎又帶精兵五百。自橫江直犯采石。守將徐子建一面奏報。一面要率兵迎敵。元且各兵都醉。沒一個拈得槍棒的。子建只得棄了兵士。單騎趕至石頭。又值陳主已醉。自早候至晚。纔得引見。問道。明日會議出兵。次日鬼混了一日。到初四日分遣蕭摩訶。魯廣達等出兵拒戰。內中蕭摩訶要乘賀若弼初至。鍾山擊其未備。任忠要結兵一萬。金翅三百艘。截其後路。都是奇策。陳主都不肯聽。

到了初八日。督各將慶戰。其時止得一個魯廣達竭力死關。也殺賀若弼部下三百餘人。孔範兵一交就走。蕭摩訶被擒。任忠逃回。陳主也不責他。與他兩櫃金銀。叫他募人出戰。誰知他到石子岡。撞着擒虎。使率兵投降。反引他進城。這時城中士庶亂竄。莫不逃生。陳主還呆呆坐在殿上。等蕭將報捷。及至聽得北兵進城。跳下御座。便走。袁憲一把扯住道。陛下尊重衣冠。御殿料他不敢加害。陳主道。兵馬殺來。不是裏處。掙脫飛走。趕入後宮。導了張貴妃。孔貴嬪。道。北兵已來。我們須向一處躲。不可相失。左手縮了貴妃。右手縮了貴嬪。走將出來。行到景陽井邊。只聽得軍聲鼎沸。道。罷罷去不得了。同一處死罷。將自投於井。後閣舍人夏侯公。顧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一齊跳入井中。乃是冬盡春初。井中水涸。不大沾濕。後主道。縱使躲得過。也怎生出得去。

凱歌換却後庭花

簫鼓番成羯鼓過

王氣六朝今日歇

却憐兒作井中蛙

三人躲了許久。只聽得人聲喧鬧。却是隋兵搜求珠寶宮女。祇見正宮沈后。端處宮中。太子深閉閣而坐。單不見了陳主。乘軍四下搜尋。有宮人道。曾見跑到井邊的。莫不投水死了。乘軍聞得。都來井中探望。井中深黑。微見有人。忙下機鉤去搭。陳主躲過。鉤搭不著。乘軍無計。遂將石塊投井中。試看深淺。好下井找尋。陳主見飛下石子。大喊起來。不要打我。快把繩子拋下。扯了我起來。衆兵急取長繩。

拋勾數十丈又等半日聽得陳主道你等用力扯我有金寶賞你切不可扯不牢跌壞我初時兩人扯扯不動又加兩人也扯不動這些人道畢竟他是個皇帝所以骨頭重一個道畢竟是個蠢物及至發聲喊扯得起來却是三個人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故這等沉重乘人一齊笑將起來宋王元甫有詩曰

隋兵動地來

君王尙晏安

須知天下窄

不及井中寬

樓外烽交白

溪邊血染丹

無情是殘月

依舊憑欄干

乘人簇擁了陳主去見韓擒虎陳主到也官場相見一揖晚來賀若弼自外掖門入城呼後主相見後主見他威風凜凜不覺汗流股戰賀若弼看了笑道不必恐懼不失作一歸命侯者他領了宮人暫往德教殿外邊分兵圍守這時晉王率兵在後先著高穎李淵撫安百姓禁止焚掠馳入建康兩人正在省中出來曉諭黎庶禁約士卒拘拿陳國亂政乘臣只見晉王向來嬌情鎮物不近酒色此時他離遠京師且又聞得張麗華妖豔著高穎之子記室高德宏馳到建康來取張麗華高穎道晉王身為元帥伐暴救民豈可先以女色爲事不肯發遣高德宏道大人晉王兵權在手取一女抗不肯與恐至觸怒李淵便道高大人張孔狐媚迷君竊權亂政以國覆滅本於二人豈容留此禍本再穢隋氏不如殺却以絕晉王邪念高穎點頭道正是

昔日太公蒙面斬妲己恐留傾國更迷君也今日豈可容留麗華以惑晉王哉更分付并孔貴嬪取來斬於清溪高德宏苦苦爭阻不聽

秋水丰神冰玉膚

等閒一笑國成無

却憐血染清溪草

不及西施泛五湖

張孔二人既斬弄得個高德宏索與而回回至行營參謁那晉王笑容可掬道麗華到了麼高德由恐怕晉王見怪把這事都推在李淵身上道下官承命去取父親不敢怠慢著備香車細轎還選美貌嬪御十人陪送軍前晉王笑道非著記室住取高長史也未必如此知趣高德宏道只是可奈李淵他言禍水不可容留連孔貴嬪卻斬了晉王聽了失驚道你父親怎不作主德宏道臣與父親再三阻擋必不肯聽還責下官父子做美人局愚弄大王晉王大怒道可惡這廝他是酒色之徒一定看上這兩個美人怪我去取他故此燃酸殺害却又歎息道這也是我一時性急再停兩日到了建康再說取陳叔寶一千家屬起解那時留下誰人阻擋就李淵交相勸諫只是不從也沒奈何我這便是我失算害了兩個麗人臨後恨恨的道我雖不殺麗華麗華由我而死畢竟殺此賊子與二姬報讎當下一場煩惱散了早已種下禍根

頭懸白下懲亡陳

誰解匡君是忤君

漢是鴟夷東海畔

智全越國又全身

晉王因此一惱到免強做個好人一到建康拿過施文達



道。他受委不忠。曲為諂佞。沈客有重欲遂君。陽驤明徐贊  
 暨占景。侮法害民。時為五佞。都將來斬在石關前。又把孔  
 範王瑳等投於邊裔。以息吳民怨怒。使元帥府記室裴矩  
 收圖籍封府庫。一無所取。以博賢聲。又道賀若弼先期失  
 戰。有違重責。李淵怠惰不修職事。上疏糾劾。請拘拿問。隋  
 主知平陳。若弼首功。淵居官忠直。俱免罪。還先召回。若弼  
 賜絹萬段。其時各處未定州郡。分遣各總兵督兵征服。川  
 蜀荆楚吳趙雲貴皆歸版圖。天下復統於一。惟嶺南未有  
 所附。數郡共奉高京郡石龍夫人洗氏為主。夫人陳陽春  
 太守獨寶之妻。獨僕之母也。聞隋破陳。夫人親自起兵。保  
 全四境。築城拒守。乘號聖母。謂其城曰夫人城。隋遣柱國  
 韋洸安撫領外。夫人拒之。洸不得進。晉王遣陳主遺夫人  
 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得書。集首領數千人。晝日  
 哭。北面拜謝。後始遣其孫。率衆迎洸入廣州。夫人親披  
 甲冑。乘介馬。張錦繖。引教騎衛從。載詔書稱使者。宜諭朝  
 廷德意。歷十餘州。所至皆降。凡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  
 封盎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太夫人。賜臨振縣為  
 湯沐邑。一年一貢獻。三年一朝覲。時人作詩以美其時。有  
 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及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之  
 句。智勇福壽。四者俱全。年八十餘而終。稱古今女將第一。  
 不說那離國夫人之事。却說是年三月。晉王留王詔鎮守  
 建康。自督大軍。與陳主與他宗室。續御文武百司。發建康。  
 四月至長安。獻俘太廟。拜晉王為太尉。賜輅車袞衣之服。

玄玉白璧。楊素知越公賀若弼。韓擒虎並進上柱國。若弼  
 封宋公。擒虎因放縱士卒。淫污陳宮。不與爵邑。高顯加上  
 柱國。進爵齊公。李淵陞衛尉少卿。因是晉王惱他不與彼  
 功。反勸他。故此他封官極薄。李淵也不介意。喜是晉王復  
 奉旨出鎮揚州。不得頻加爵寵。但是晉王威權日盛。名望  
 日增。奇謀秘計之士。多入幕府。他圖謀非望之心。越急了。

四皓招來羽翼成

雄心豈肯老公卿

直教豆向釜中泣

事論豆箕一體生

况且內有獨孤后為之護持。外有宇文述為之計畫。那有  
 圖謀不遂的理。但未知隋主意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自古帝王出世。必有一段驚異。非常氣象。然篡位  
 正統。未有若隋文帝之易者也。陳主昏愚政亂。與民間  
 敗子何異。李淵殺死麗華。雖屬忠臣計國迂謀。然殺一  
 麗華。能禁此無麗華乎。總為一婦人。已伏隋亡唐代之  
 萌。數也。人何尤焉。

第二回 楊廣施讒謀易位

獨孤逞妒殺宮妃

人謂骨肉親

我謂讒間神

嫌疑乍開釐

宵小爭猜猜

戈矛生笑底

歡愛成怨噴

能令忠孝者

銜憤不得伸

巧言固如簧

雙非成貝錦

此中偶蒙蔽

觀面猶重圍

心似光明燭

人言自不侵

嘗言木自蠹，蟲生之。心中一有愛憎，愛者使十分傾軋，隨自獨孤，皇后有不喜太子勇的念頭，被晉王窺見，故意相形。知他怪的是寵妾，他便故意只與蕭妃相愛，把平日一段好色的心腸，暫時打疊。知他喜的是儉朴，他便故意飾為節儉模樣。把平日一般奢華的意氣，暫時收拾，不覺把獨孤皇后愛太子的心，都移在他身上。這些宦官宮妾，見皇后有些偏向，自然偷寒送暖，添嘴搗舌，結規蹈矩的事體，不與他傳聞。有一不好，便為他張揚起來。晉王宮中有些劣處，都與他掩飾，略有好處，一分增作十分。與他傳播，況且又當不得晉王與蕭妃，把皇后宮中親信的異常款待，就是平常問皇后宮人內豎往來，盡皆賞賜，誰不與他在皇后前稱讚。此時晉王已知事有七八分就了，他又在平陳時，結識下一個安州總管宇文述，因他足智多謀，人叫做小陳平。晉王在揚州，便薦他做壽州刺史，得以時相往來。一日與他商議奪嫡之事，宇文述道：「大王既得皇后歡心，不患沒有內主了。但下官看來，還有三件事，一件皇后雖然惡太子愛大王，却也惡之不深，愛之不甚。此行入朝，大王須做一苦肉計，勸皇后之憤，激皇后之怒，以堅其心。這在大王還有一件外邊得一位親信大臣，言語足以取信聖上。平日進些讒言，當機力為攬撥，這便是中外夾攻，萬無一失了。但只是廢斥易位，須有大罪，這須責得他一個親信，把他首發，無事認作有小事，認作大做了一個

狠證。見他自然展辯不得，這番舉動不怕不廢。以次來大王不怕不立。況有皇后作主，這兩件下官做得來。只是要賞金珠寶玩數萬金。下官不惜破家，還恐不敷。晉王道：「這我自備，只要足下為我計在必成。他時富貴同享，其年恰值朝覲，兩個一路而來，分頭作事。」

巧計欲移雲蔽日

深謀擬令賺回春

一邊晉王自朝見隋主，及皇后朝中宰執，下至僚屬，皆有贈遺。宮中宦官姬侍，皆有賞賜。在朝各官，只有李淵道：「雖為舊屬，但人臣不敢私交，不肯收晉王禮物。這邊宇文述參謁大臣，拜望知己之後，來見大禮寺少卿楊約。這楊約是越公楊素之弟，素為尚書左僕射，威傾人主。只是地尊位絕，且自平陳已後，陳宮佳麗，半入後房，頗就聲色。不大接見人。故人有干求，都向楊約關節。他門庭如市，宇文述外宮等了許久，方得相見，送了百餘金厚禮，一茶而退。但是宇文述與楊約，是平日忘形舊交，因此却來答拜。宇文述早在寓等候，延進客坐，只見四壁排列的，都是周彝商鼎，奇巧玩物，輝煌奪目。楊約不住睛觀看。宇文述道：「這都是晉王見惠，兄善賞鑒，幸一指示。」楊約道：「小弟家下金寶頗多，此類甚少，嘗從家兄宅中見來，覺兄所有更勝。見個首排有白玉棋枰，碧玉棋子，楊約道：「久不與兄交手矣。兄在此與何人手談？」宇文述道：「是隨行小妾楊約道：「是揚州娶來的了。揚州女子多長技藝。」宇文述道：「棋枰在此，與兄一局何如？」使以几上商鼎為彩。宇文述故意連輸了幾局。

把珍玩輸去強半。及酒至。席上陳設。又都是三代古器。聞著金杯玉卮。楊約道。這些金酒器。一定也是揚州來的。我北邊無此精工。宇文述道。兄若賞他。便以相送。便教另具一真盒與楊約暢飲。這些玩器。都送到楊約宅中。手下早已收拾送去了。楊約還再三謙讓道。這斷不敢收。這是見財起意了。豈可無功食祿。宇文述道。楊兄。小弟向爲總管武官。所得不夠饋送上司。及轉壽州。止吃得一口水。如何有得送兄。這是晉王有求於兄。託弟轉送。楊約道。但是兄之賜。已不敢當。若是晉王的。如何可受。宇文述道。這些須小物。何足希罕。小弟還送一塊永遠大富貴與賢兄。玉楊約道。譬如小弟。果不可言富貴。若說家兄。他富貴已極。何勞人送。宇文述笑道。兄家富貴。可云盛。不可云永。兄知東宮。以人欲不遂。切齒於令兄乎。他一旦得志。至親自有家定。與等宮僚自有唐令則等。能專有令兄乎。况權召嫉勢召讒。今之屈首居昆季下者。欲知他日不危昆季。思臨其上。也。今幸太子大德。晉王素溺愛於中宮。主上又有廢子之心。兄昆季能贊成之。則援立之功。晉王當銘於骨髓。這纔算永遠悠久的富貴。是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兄以爲何如。楊約點頭道。兄言良是。只是廢立大事。未易輕諾。容與家兄圖之。兩人痛飲。至夜而散。

二五方成耦 中宮有驪姬

勢看俱集苑 鶴禁頓生危

次日又打聽得東宮有個幸臣姬威。與宇文述友人段達

相厚。宇文述便持金寶。託段達賄賂姬威。伺太子動情。又授段達密計道。臨期如此如此。且許他日彼富貴。段達應允。爲他留心。及至晉王將要回任揚州。又依了宇文述計較。去辭皇后。伏地流淚道。臣性愚蠢。不諳忌諱。因念親恩難報。時時遣人問安。東宮說兒說親。大位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講生投杼。飲過杯酌。是用憂惶。不知終得侍娘。娘否。言罷。嗚咽失聲。皇后聞言。曰。晚聽伐漸不可耐。我爲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我在汝便爲所凌。倘千秋萬歲後。自然是他口中魚肉。使汝向阿雲兒前。積首稱臣。討生活耶。晉王聞言。叩首大哭。皇后安慰一番。叫他安心回去。非密詔不可進京。不得輕過東宮。停數月。我自育主意。晉王含淚而出。宇文述道。這三計早已成了。

柳迎正騎邗溝近

日掩京城帝里遙

八鳥已看成六翮

一飛直欲薄雲霄

一廢一興。自有天數。這楊約得了晉王賄賂。要爲他轉達。楊素。每位相見。故作愁態。一日楊素問他。因甚快。快。楊約道。前日兄長外轉。東宮衛率蘇孝慈。似乎過執。聞太子道。會須殺此老賊。老賊非兄而誰。愁兄白首履此危機。楊素笑道。太子亦無如我何。楊約道。這却不然。太子乃將來人主。倘主上一旦棄羣臣。太子即位。便是我家舉族所係。豈可不深慮。楊素道。據你意。還是謝位避他。還是如今改心。順他。楊約道。避位失勢。縱順他也不能釋怨。只有廢得他。

順他。楊約道。避位失勢。縱順他也不能釋怨。只有廢得他。

更立一人，不惟免患，還有大功。楊素撫掌道：「不料你有這智謀，出我意外。」楊約道：「這還在遲若遲疑，一旦太子用事，禍無日矣。」楊素道：「我知道，還須皇后為內主。」楊素知隋主最懼內，最聽婦人言的，每每乘內宴時，楊素稱晉王賢孝，挑撥獨孤皇后，婦人心腸褊窄，淺露，便把晉王好，太子歹，一齊搬將出來。楊素有加上些冷言熱語，皇后知他是外廷最信任的，便託他贊成廢立，暗地將金寶送來，囑他。楊素初時，遂望皇后助他，這時皇后反要他相幫，知事必成，於是不時在隋主前搬鬥是非，又日令宦官宮妾乘隙進讒，冷一句，熱一句，說他不好的去處，正是積毀成山，三人成虎，到開皇二十年十月，隋主御武德殿，宣詔廢勇為庶人，其子長甯王儼上疏求宿衛，隋主甚有憐憫之意，却又為楊素阻住，遂有一個五原公元曼直諫，一個文林楊孝政上書，隋主聽信楊素，俱遭刑戮，楊素却快自己的富貴，可以長久，到了十一月，擯撥隋主立晉王為太子，以宇文述為東宮左衛率，晉王接著旨意，先具表奏謝，隨擇吉同蕭妃朝見，移居禁苑，侍奉父母，十分孝敬，隋主見他如此，也自歡喜，且按下不題，却說獨孤后的性兒，天生成的奇妒，宮中雖有這宮妃彩女，花一團，錦一簇，隋主只落得好看，那一個能與他寵幸，不期一日，獨孤后偶染些微疾，在宮調理，隋主因得了這一個空兒，帶了小內侍，私自到各宮問要，在鴉鵲樓前步了一回，又到臨芳殿上，立了半晌，見那些才人，世婦，婕妤，妃嬪，成行作隊，雖都是錦裝繡裹，

玉映金圍，然承恩不在貌。桃花嫌紅，李花怪白，看過多時，並無一人當意，信著步兒，走到仁壽宮來，也是天緣湊巧，只見一個少年宮女，在那裏捲珠簾，見了隋主來，慌忙把鉤兒放下，似垂柳般，磕了一個頭，立將起來，低了眼，斜傍著錦屏風，站住，隋主仔細一看，只見那宮女生得花容月貌，百媚千嬌，正是

笑春風百尺花

驕白雪一團玉

痴疑秋水為神

瘦認梨雲是骨

碧月充作明璫

輕烟剪成羅紋

不須淡抹濃描

別是內家裝束

隋主問道：「你是幾時進宮的？怎麼再不見承應？」那宮女見隋主問他，因跪道：「賤婢乃尉遲迥的孫女，自投入宮，即蒙娘娘發在此處，不許擅自出入，故未曾承應。」隋主笑道：「你且起來，今日娘娘不在，便擅自出入，也不妨。」正說間，只見近侍們請回宮進晚膳，隋主道：「就在此吃罷，不多時，排上宴來。」隋主就叫尉遲氏侍立同飲，尉遲氏酒量原淺，因隋主十分見愛，勉強吃了幾杯，遂留在仁壽宮中宿了。次日，隋主早起臨朝，滿心暢意，道：「今日方知為天子的快活，但只怕皇后得知，怎生區處？」却說獨孤后雖然有病，那裏放心得下，不時差心腹宮人打聽，早有人來報知這個消息，獨孤后聽了，怒從心上起，也顧不得自家的身體，帶子幾十宮人，惡狠狠的，走到仁壽宮來，此時尉遲氏梳洗畢，正在那裏驗臂上的蛛黃，退了多少，猛看見皇后與一

隊宮女蜂擁而來。嚇得他面如土色。撲碌碌的小鹿兒在  
心頭亂攪。急忙跪下在地。獨孤后進得宮來。脚也不會站  
穩。便叫搯過這個妖奴來。衆宮人那管他柳腰輕脆。花貌  
嬌羞。橫拖的亂挽烏雲。倒拽的斜牽錦帶。生揀揀扯到面  
前。便罵道。你這妖奴。有何狐媚伎倆。輒敢蠱惑君心。亂我  
宮中。猶化尉遲氏戰兢兢答道。奴婢乃下賤之人。豈不知  
娘娘法度。焉敢上希寵幸。也是命合該死。昨晚不期萬歲  
爺。忽然到宮。吃夜膳醉了。就要在宮中留幸。賤婢再三推  
却。萬歲爺不肯聽。沒奈何只得從順。這是萬歲爺的意  
思。與賤婢無干。望娘哀憐。免死。獨孤后說道。你這個妖  
奴。昨夜快活。不知怎麼樣裝嬌做俏。哄騙那沒廉恥的皇  
帝。今日却花言巧語。推得這般乾淨。喝宮人與我痛打。尉  
遲氏叩頭望娘。娘饒命。獨孤后道。萬歲爺既這般愛你。你  
就該求他饒命。爲何昨夜不顧性命的受用。今日却來求  
我。你這樣妖奴。我只隄防疏了半點。就被你哄騙到手。今  
日就將你打死。已悔恨遲了。不能洩我胸中之氣。怎肯又  
留一個禍根爲心腹之害。左右爲我快快結果他性命。衆  
宮人聽了一齊下手。可憐尉遲氏嬌怯身兒。能經甚麼  
摧殘。不須利劍鋼刀。早已香銷玉碎。正是

入宮得寵亦堪哀 今日殘花昨日開

一夜恩波留不住 早隨白骨到泉台

却說隋主早朝罷。滿心想著昨夜的快活。巴不得一步就  
走到仁壽宮來。與尉遲氏歡聚。及進得宮。那曉得獨孤后

愁眉怒目。惡利利站在一邊。尉遲氏花殘月缺。血淋漓橫  
在地下。猛然看見。吃了一驚。心中大怒。更不發言。往外便  
走。恰遇一黃門牽馬而過。隋主便跨上馬。從永巷中一直  
徑奔出朝門。還一憤然之氣。欲拋棄天下。奔入山谷中去。  
幸值高穎出朝見了。抵死上前阻住。叩問何故。隋主只得  
回馬。仍至大殿。召集各官。將獨孤后打死。尉遲氏女說了  
一遍。要草詔。斥那老婦。高穎奏道。陛下差矣。陛下焦心  
勞思。入虎穴。探龍珠。不知費了多少刀兵。方能統一天下。  
正宜勵精圖治。以遺子孫。豈可以一婦人而輕視天下乎。  
隋主怒猶未息。頌等再三申勸。方始回宮。獨孤后病中著  
惱。又因這一驚。病體愈加沉重。合眼只見尉遲女爲厲。遂  
成驚癘之疾。日甚一日。不數月而歸。免不得預詔天下。命  
所司議定喪儀制葬。一一如禮。後人有詩。專道獨孤后之  
妒云。

夫嬰兒兮子奇貨

以愛易儲移帝座

莫言身死妒根亡

妒已釀成天下禍

隋主自獨孤后死後。宮肆寂寞。遂傳旨於後宮嬪妃才人  
中。選擇美麗者進御。自有此旨。宮中人人望幸。個個思恩。  
誰知三千寵幸。只在一身。如何選得許多。選遍六宮。僅僅  
選得兩個。一個是陳氏。一個是蔡氏。陳氏乃陳宣帝的女  
兒。生得性格溫柔。丰姿窈窕。真有個沉魚落雁之容。閉月  
羞花之貌。蔡氏乃丹陽人也。一樣風流嬌媚。隋主見了。喜  
不自勝。因說道。朕老矣。情無所適。今得二艷。足爲晚景之

媿。隨封陳氏爲宜華夫人。蔡氏爲容華夫人。二人雖並承雨露。而宜華夫人寵愛尤甚。隋主自此以後。日日歡宴。比獨孤后在日。更覺適意。那隋主到底是個創業皇帝。有些正經。宮中雖然歡樂。而外廷政事。無不關心。百官章奏。一一詳覽。常至夜分而散。一夜正在燈下披閱本章。不覺困倦。隱几而臥。內侍門不敢驚動。屏息以待。隋主朦朧之間。夢見己身獨立於京城之上。四遠瞻眺。見河山綿邈。心甚快暢。又見城上三株大樹。樹頭結菓纍纍。正看間。耳邊忽聞有水聲。俯視城下。只見水流洶洶。波濤滾滾。看看高與城齊。隋主夢中吃驚不小。急急下城奔走。回頭看時。水勢滔天而來。隋主心下著忙。大叫一聲。猛然驚醒。左右忙獻上茶湯。隋主飲了一杯茶。方纔拭目凝神。細想夢中光景。大非佳兆。乃洪水滔沒都城之象。須要加意防河。潛治水道。以備不虞。又想此處如何。便有水災。或者人姓名中有水傍之字的。將來爲禍國家。亦未可知。須存心覺察。驅除方保無患。

夢中景象費推求

疑有疑無事可愛

天下滔滔皆禍水

行看大業付東流

隋主本是好察機祥小數。心多嫌忌的。今得此夢。愈加猜疑了。究竟未知此夢主何吉凶。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廢太子佞臣畫策。寫得何等深刻。幸美人隋主晚景歡娛。歷歷如畫。可見嫉妒好色。不特庸愚凡夫蹈此。卽古帝王亦然。皆隨連氣。故不入天使之也。人何能爲

耶。

第三回 逞雄心李靖訴西嶽 進讒語張衡危李淵

詞曰 英雄氣傲。硬向神靈求吉兆。發兩空中。不是真

龍也學龍。流言增忌。危矣。唐公偏姓李。仙李

盤根。却笑枯楊柳不生。

右調減字木蘭花

從來國家吉凶禍福。雖係天命。多因人事。既有定數。必有預兆。於此若能恐懼修省。便可轉災爲祥。所謂妖由人興。亦由人滅。若但心懷猜忌。欲遏亂萌。好行誅殺。因而奸佞乘機。設謀害人。此非但不足以弭患。且適足以釀禍。却說隋主因夢洪水滄城。心疑有個水傍名姓之人爲禍。時朝中有老臣。郿國公李渾。原係陳朝勳舊。陳亡而降隋。仍其舊爵爲郿公。隋主猛然想得渾字軍傍著水。其封爵爲郿公。郿者城也。正合水滄城之夢。且軍乃兵象。莫非此人便是禍胎也。但其人已老。又不掌兵權。幹不得甚事。除非應在他子孫身上。因問左右。李渾有幾子。其子何名。左右奏道。李渾長子已亡。止存幼子。小名洪兒。隋主聞洪兒兩字。一發驚疑。想道我夢中曾見城上有樹。樹上有菓。樹乃木也。樹上菓乃水之子也。木子二字。合來正是個李字。今李家兒子的小名。恰好是洪水的洪字。更合我之所夢。此子將來必不利於國家。當卽除之。遂令內侍標手至李渾家。將洪兒賜死。李渾適於君命。不得不從。可憐洪兒無端殞命。舉家號哭。後人有詩嘆云。

殷高與文王

因夢得良相

楚襄風流夢

歐得神女降

堪嘆隋高祖

惡夢添魔障

殺人當讓夢

舉動殊孟浪

隋主以疑心殺了李家之子，此事傳播，早驚動了一個姓李的，陡起一片雄心，那人姓李名靖，字樂師，三原人氏，足智多謀，深通兵法，且又弓馬嫻熟，真個能文能武，幼喪父母，育於外家，其舅即韓擒虎也。擒虎常與他談兵，贊嘆道：可與談孫吳者，非此子而誰？時年方弱冠，却負大志。見隋朝用法太峻，料他國脈必不長久，聞知隋主以夢殺人，暗笑道：王者不死，殺人何益？又想道：據夢樹木生子，固當是個李字。洪水滔天，乃天下混一也。將來有天下者，必是個姓李之人，因便想自己身上，一日偶有事到華州，路經華山，聞說山神西嶽大王，甚有靈應，遂具香燭，到廟瞻拜，具疏默禱道：

布衣李靖，不投狂簡，獻疏西嶽大王殿下。靖閉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神人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位不虛矣。伏惟大王，崑崙寶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立像清廟，作鎮金方。遊觀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禮祀，興雲致雨，天寶肯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於乎靖也。一丈夫爾，何乃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行止比夫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

競逐，郡縣土崩，茲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嶽，捲氛祲以闢山河，俾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卽應天順時之作也。若大寶不可以據，望思欲仗劍滿節，俟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傾身濟世，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降鑒，願示進退之機，以決平生之用。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靖當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建縱橫之路，未爲晚也。惟神裁之。

廟宇建縱橫之路，未爲晚也。惟神裁之。麟罷，試卜一筮，暗祝道：我李靖若有天子之分，乞卽賜一聖筮，將筮擲下，却也作怪。那兩片筮兒，都直立於地。李靖心疑，拾起再一擲，却又依然直立。李靖見了，不覺怒從心起，挺立神前，厲聲擊桌道：我李靖若無非常之福，天生我身，亦復何用。惟神聰明，有問必答，何故兩次問筮，陰陽不分。今我更卜，若不顯應，明示，定當斬頭焚廟。祝畢，再將筮擲下。那筮在地盤旋半晌方定，看時却是個陽筮。李靖暗想：陽爲君象，亦吉兆也。遂收筮長揖而去。一時在廟之人，見他口出狂言，也有說他褻瀆神明的，也有疑他是癡狂的，正是

燕雀安知鴻鵠志

任他肉眼笑英雄

且說李靖是夜宿於客店，夢一神人，縷頭象簡，烏袍角帶，手持一黃紙，對李靖道：我乃西嶽判官，奉大王之命，與你這一紙，你一生之事都在上。李靖接來展看，只見上寫道：南國休嗟流落，西方自得奇逢。紅絲繫足，有人同越府。一時跨鳳，道地須尋金卯，成家全賴長弓。一盤棋局識

真龍。好把堯天日捧。

李靖夢中看了一遍，牢記在心。那判官道：凡事自有命數，不可奢望，亦不須性急待時而動。擇主而事，不惹不富貴也。言訖不見。李靖醒來，一一記得明白，想道：據此看來，我無天子之分，只好做個輔佐真主之人了。那神道所言，後來自有應驗。自此息了關王奪霸的念頭，只好安心待時。正是

今日且須安穩風

他年自必奮鵬搏

一日偶因訪友於渭南，寓居旅舍，乘著閒暇，獨自騎馬。到郊外射獵遊戲，時值春末夏初，見村農在田耕種，却因久旱，田土乾硬，甚是吃力。李靖走得困倦，下馬向一老農告乞茶湯解渴。那老農見是個過往客官，不敢怠慢，忘喚農婦去草屋中煎出一甌茶來，奉與李靖吃了。李靖稱謝畢，仍上馬前行，忽見山巖邊走出一個兔兒，李靖縱馬逐之。那兔兒東跑西走，只在前面，却趕他不著，發箭射之。那兔兒便帶著箭兒奔走。李靖只顧趕去，不知趕過了多少路。兔兒却不見了，回馬轉看，不記來路，只得垂鞭信馬而行，看看紅日沉西，李靖心焦道：日暮途歧，何處歇宿哩。舉目四望，遙見前面林子裏，高樓大廈，李靖道：那邊既有人家，且去投宿則個。遂策馬而往，到得那裏看時，乃是一所大宅院。此時已是掌燈時候，其門已閉，李靖下馬扣門。有一老黃頭出問是誰。李靖道：山行迷路，日暮途窮，求借一宿，黃頭道：我家郎君他出，只有老夫人在宅待我，入內稟知，肯留

便留。李靖將所騎之馬繫於門前樹上，拱立門外待之。少頃內邊傳呼，老夫人請客登堂相見。李靖整衣而入，裏面燈燭輝煌，堂宇深遠，但見

畫棟雕梁，珠簾翠箔，室中羅列，無一非眩目的奇珍。案上鋪排，多是賞心的珍寶，斧頭并赤足，一行行階下都趨承，紫袖與青衣，一對對庭前均侍立。主人有禮，接處自然肅肅雍雍，客子何來，投止時不妨信信宿宿，正是潭潭瑤瑤王侯府，滾滾應應廣俗身。

那老夫人年五十餘，綠裙素襦，舉止端雅，立於堂上。左右女婢數人，也有執巾櫛的，也有擊香爐的，也有捧如意的，也有執拂子的，兩邊侍立。李靖登堂，鞠躬晉謁。老夫人從容答禮，請問尊客姓氏，因何至此。李靖通名道姓，具述迷路，冒昧投宿之意，且問此間是何家宅院。老夫人道：此處乃龍氏別宅，老身偶與小兒居此。今夜兒童俱不在舍，本不當留外客，但郎君迷路來投，若不相留，昏夜安往，暫淹尊駕，勿嫌慢矣。遂領侍婢命具酒肴款客。李靖方遜謝，酒肴早已陳設，杯盤羅列，皆非常品。夫人拱客就席，自己却另坐一邊，命侍婢酌酒相勸。李靖見夫人端莊，侍婢恭敬，恐酒後失禮，不敢多飲。數杯之後，即起身告退。老夫人道：郎君尊駕，已暫養，前廳左廂，薄設臥榻，但請安寢。倘夜深時，兒輩歸來，人馬喧雜，不必驚疑。言訖而入。黃頭引李靖到前廳臥所，見床帳榻，俱極華美。李靖暗想：這龍氏是何貴族，却這等豐富，且是待客有禮，又想他家



兒子若歸來。聞知有客在此。或者要請相見。我且不可便睡。於是閉戶秉燭。獨坐以待。因見壁邊書架上。堆滿書籍。便去隨手取幾本。觀看消閒。原來那書上記載的。都是些河神海若。及水族怪異之事。俱目所未睹者。李靖看了一回。約二更以後。忽聽得大門外喧傳。有行雨天符到。又聞裏邊喧傳。老夫人迎接天符。李靖駭然道。如何行雨天符。却到他家來。難道此處不是人間麼。正疑惑間。蒼頭叩戶。傳言老夫人有事相求。請客出見。李靖忙出至堂上。老夫入敘。而道。郎君休驚。此處實係龍宮。老身即龍母也。兩兒俱名隸天曹。有行雨之責。適奉天符。自此而西。自西而南。五百里內。限於今夜三更行雨。黎明而止。時刻不得少遲。怎奈大小兒。送妹遠嫁。次兒方就婚洞庭。一時傳呼無及。老身既係女流。奴輩又不可專主。郎君貴人。幸今寓宿於此。敢屈台駕。暫代一行。事竣之後。當有薄酌。萬勿見拒。李靖本是個少年英銳。膽粗氣豪的人。聞了此言。略無疑畏。但道我乃凡人。如何可代龍神行雨。老夫人道。君若肯代行。自有行雨之法。李靖道。既如此。何妨相代。老夫人大喜。即命取一杯酒來。須臾酒至。老夫人遞與李靖道。飲此可以御風雷。且可壯膽。李靖接酒在手。香味撲鼻。遂一飲而盡。頓覺神氣健旺。倍常。老夫人道。門外已備下龍馬。郎君乘之。任其騰空而起。必不至於傾跌。馬鞍上繫一小琉璃瓶兒。瓶中清水。此為水母。瓶口邊懸著一個小金匙。郎君但遇龍馬跳躍之處。即將金匙於瓶中取水。一滴滴

於馬鬃之上。不可多。不可少。此便是行雨之法。牢記勿誤。兩行既畢。龍馬自能回走。不必顧慮。李靖一一領諾。隨即出門上馬。那馬極高大。毛色甚異。行不數步。即騰起空中。御風而行。且是平穩。漸行漸高。一霎時間。雷聲電光。起於馬足之下。李靖全不懼怯。依著夫人言語。凡遇馬躍處。即以滴水灑在馬鬃上。也不知灑過了幾處。天色漸次將明。來到一處。那馬又復跳躍。李靖恰待取水滴下。却從曙光中看下面時。正是日間。歌馬吃茶的所在。因想道。我親見此處田土乾枯。這一滴水濟得甚事。今行雨之權在我。何不廣施惠澤。况我受村中一茶之敬。正須多以甘霖報之。遂一連約滴下二十餘滴。少頃事竣。那馬跑回。到得門首。從容而下。李靖下馬入門。只見老夫人蓬首素服。滿面愁慘之容。迎著李靖說道。郎君何誤我之甚也。此瓶中水。一滴。乃人間一尺雨。本約止下一滴。何獨於此一方。運下二十滴。今此方平地水高二丈。田禾屋舍人民。都被淹沒。老身因輕於託人。已遭天罰。鞭背一百。小兒俱當獲譴矣。李靖聞言大驚。一時愧悔踟躕。無地自容。老夫人道。此亦當有數存。焉敢相怨。有勞尊客。仍須奉酬。但珠玉金寶之物。必非君子所尚。當另有以相贈。乃喚出兩個青衣女子來。貌俱極美。但一個滿面笑容。一個微有怒色。老夫人道。此一文婢。一武婢。惟郎君擇取其一。或盡取亦可。李靖遜謝道。靖有負委託。以致相累。方自慚恨。得不見罪足矣。豈敢復叨降恩。老夫人道。郎君勿辭。可速取而去。少頃兒輩歸

來恐多未便。李靖想道：我若盡取二卿則似乎貪。若專取文婢則似乎懦。因指著那武婢對老夫人道：必欲見惠。感得此人。老夫人卽命折頭。奉還了李靖所騎之馬。又另備一馬與女子乘坐。相隨而行。李靖謝了夫人出門上馬。與女子同行。行不數步回頭看時。那所宅院已不見了。又行數里。那女子道：方纔郎君若并取一女。則文武全備。後當出將入相。今舍文而取武。異日但可爲一名將耳。遂於袖中取出一書。付與李靖道：執此可隨敵制勝。輔主成功。舉鞭指著前面道：此去不遠。便達寶窟。郎君前途保重。老夫入遣妾隨行。非真以妾贈君。正欲使妾以此書相授也。郎君日後自有佳人遇合。妾非世間女子。難以侍奉。笑請從此辭。李靖正欲挽留。只見那女子攢轉馬頭。那馬即騰空而起。倏忽不見。李靖十分驚疑。策馬前行。見昨日所過之處。一派大水汪洋。絕無人跡。不勝咨嗟懊悔。尋路回寓。將所贈之書展看。却都是些行兵要訣。造作兵器車甲的式樣與方法。正是

龍神行雨人權代

贏得滔天水勢高

鞭背天刑甘自受

還將兵法作酬勞

李靖自得此書之後。兵法愈精。不在話下。且說那些被大雨淹沒的地方。有司申報上官。具本奏聞朝廷。隋主覽奏。降旨著所司設法治水。一面賑濟被災的地方。因想我會夢洪水爲災。如今果然近京的地方。多有水患。我夢應矣。自此倒釋了些疑心。仁壽元年六月。隋主第三子蜀王秀。

因晉王廣爲太子。心懷不平。太子恐其爲患。暗囑楊素求其過端而潛之。隋主信了讒言。乃召秀還京。卽命楊素推治楊素誣其酷虐害民。奉旨廢爲庶人。幽之於別宮。那怕事的唐公李淵。又上本切諫。且請將已廢太子勇及蜀王秀。俱降封小國。不可便斥爲庶人。隋主雖不准奏。却也不罪他。只是愈爲太子所忌。遂與張衡字文遠等商議。問他有何妙計。除却此人。我的東宮安穩。你門富貴可保。宇文述道：太子若早說要處李淵。可把他藏在兩個庶人黨中。少不得一個族滅。如今望上久知他忠直。一時恐動搖他不得。張衡道：這却何難。主上率性猜嫌。嘗夢洪水流沒都城。心中不悅。前日郎公李渾之子洪兒。聖上疑他名應圖讖。叫他自行殺害。今日下官學北齊祖弒殺斛律光故事。布散謠言。渾淵都從水傍。能不動疑。恐難免破家殺身之害。太子點頭稱妙。

謀奸險似賊

暗裏欲飛沙

世亂忠貞阨

無端履禍芽

張衡出來暗布謠言。起初時鄉村亂說。後來街市喧傳。先止是小兒胡言。漸至大人傳播。都道桃李子有天下。又道是楊氏滅。李氏興。街坊上不知是那裏起的。巡捕官禁約不住。漸漸的傳入禁中。晉王故意起奏道：里巷妖言不祥。乞行禁止。隋主聽了。甚是不悅。連李淵也担了一身干係。坐立不安。但隋主已是先有疑心在了。只思量那李渾身上。其時朝中有那誣陷人的小人。中郎蔣表仁基上前道。

郎公李渾，名應圖讖。近因陛下賜死其子，心懷怨恨，圖謀不軌。聖旨發將下來，勘問。自有一班附和的人，可憐把郎公李渾強做了謀逆，一門三十二口，盡付市曹。

誠心修德可祈天

信讓淫刑總枉然

晉駝牛金秦觀虛

山河難解隋中遷

李靖却因此略放了心。那張衡用計更狠，又賄賂一個隋主聽信的士士安伽陀道。李氏當為天子，勸隋主盡殺天下姓李的，虧得尚書右丞高穎奏道：「這謠言有無關係的，有有關係的，有真的，有假的，無關係的天將兩商舞羊，是有關係的，要孤箕服實亡周國，是有真的，楚關三戶亡秦必楚，後來楚霸王果亡了秦，是有假的高山不推自倒，明月不扶自上。祖誕僞造害了斛律光，遂至亡國是了。更有信讒言的秦始皇亡秦者胡，不知却是胡亥。晉宣帝牛易馬，却是小吏牛與瑯琊王妃子私通生元帝。天道隱微，難以意測，且要挽回天意，只在修德，不在用刑。反致人心動搖，聖上有疑，將一應姓李的，不得在朝，不得管兵用事，便了。此時蒲山公子李密位為千牛，隋主道：他有反相，心也疑他。他却與楊素交厚，楊素要保全李密，遂贊高穎之言，暗令李密辭了官。其時在朝姓李的，多有乞歸田的，乞辭兵柄的，李淵也趁勢乞歸太原養病。聖旨准行，遂令他為太原府通守，節制西京。這高穎一疏，單救了李淵也，只是個王者不死。

猛虎方逃柙

飢鷹得解籠

驚心辭鳳閣

匿跡向林泉

此時是仁壽元年七月了。太子聞得李淵辭任，對宇文述道：「張麻子這計極妙，只是枉害了李渾，反替這廝保全身家回去。」宇文述道：「太子若饒得過這廝罷了，若放他不下，下官一計，定教殺却李淵全家性命。」太子笑道：「早有此計，却不消費這許多心思。」宇文述道：「這計只是如今可行，因附太子耳邊說了幾句。」太子拊掌道：「妙計，事成後將他女口囊索盡以賜卿，只是他也是員戰將，未易翦除。」宇文述道：「以下官之計，定不辱命，縱使不能盡結果他，也叫他吃此一嚇，再不想量出來做官了。」兩人定下計策，要害李淵，不知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微福之人，不過是哀求哭泣。李靖是何等男子，竟同北方人問路，有問必算，要答若是糊塗，就想使起性來。不意西嶽大王，竟怕李藥師說硬話，即以靈示。第恐日後有這樣個人來問答，神寧不欲遷居。

第四回 齊州城豪傑奮身 檀樹關唐公遇盜

詩曰：知己無人奈若何

斗牛空見氣嗟峨

黯生霜刃奇光隱

應鎖星文晦色多

匣底銛鋒悲自扇

水中清影倩誰磨

華陰奇士難相值

祇伴高人客舍歌

這首詩名為寶劍篇，單說賢才埋沒，拂拭無人，總為天下無道，豪傑難容，便是有才如李淵，尚且不容於朝廷，那草澤英雄，誰人鑒賞，也只得混迹塵埃，待時而動了。況且上

天既要興唐滅隋。自藏下一千亡楊廣的殺手。輔李淵的功臣。不惟在沙場一刀一槍。開他的基業。還在無心遇合處。救他的陸危。這英雄是誰。姓秦名瓊字叔寶。山東歷城人。乃祖是北齊領軍大將秦旭。父是北齊武衛大將軍秦絳。母親寧氏。生他時秦旭道。如今齊國兩遍陳朝。西連周境。兵爭不已。要使我祖孫父子同建太平。因取一個乳名。叫做太平郎。却說太平郎。方纔三歲時。齊主差秦絳領兵把守齊州。秦絳挈家在任。秦旭護駕在晉陽。不意齊主任用非人。政殘民叛。周主出兵伐齊。齊兵大潰。齊主逃奔齊州。留秦旭高延宗把守晉陽。相持許久。延宗城破被擒。秦旭力戰死節。史臣有詩讚之曰。

苦戰陣雲昏

輕生報國恩

吞吳空有恨

厲鬼誓猶存

及至齊主到齊州。懼周兵日逼。著丞相高阿那肱協同秦絳堅守。自己駕幸汾州。不數日周兵追至。高阿那肱便欲開門迎降。秦絳道。朝廷恐秦絳兵力單弱。故令丞相同守。如今守逸攻勞。正宜堅拒。以挫敵鋒。丞相國之大臣。豈可輒生二心。那肱道。將軍好不見機。周兵之來。勢如破竹。并州都下多少堅城。不能持久。況此一壁。我受國厚恩。尚且從權。將軍何必倖倖。秦絳道。秦絳父子誓死國家。分付部下把守城門。自己入見夫人道。主上差高阿那肱助我。不意反擊我肘。勢大敗矣。我誓以死守。爾見先人於地下。秦氏一脈託於你。說言未畢。外邊報道。高丞相已開關放周

兵入了。秦絳忙提渾鐵槍趕出來。只見周兵似河決一般湧來。秦絳領軍。雖有數百精銳。如何抵當得住。殺得血透重袍。唐瑋逼體部下十不存一。秦絳領軍大叫一聲道。臣力竭矣。手掣短刀。復殺數人。自刎而死。

重關百二片時隕

血戰將軍志不灰

城郭可傾心愈勁

化雲飛上白雲堆

此時寧夫人收拾了些家資。逃出官衙。亂兵已是填塞街巷。使婢家奴。俱各驚散。領了這太平郎。正沒擺佈。轉到一條僻靜小巷。家家俱是關著。聽得一家有小兒哭聲。知道有人在內。只得扣門。却是一個婦人。和一個二三歲小孩子在內。說起是個寡婦姓程。這小孩子叫做一郎。止母子二口。別無他人。就借他權住。亂定了將出些隨身金寶。騰換在程家對近一條小巷中。覓下一所宅子。兩家通家往來。此時齊國淪亡。齊國死節之臣。誰來旌表。也只得混在齊民之中。且喜兩家生的孩子。却是一對頑皮。到十二三歲時。便會打斷街鬧斷巷生事。到後程一郎母子。因年荒回到東阿舊居。寧夫人自與叔寶住在曆城。這秦瓊長大。生得身長一丈。腰大十圍。河目海口。燕領虎額。最懶讀書。只好輪槍弄棍。打使拳。在街坊市上好事打抱不平。與人出力。便死不顧。寧夫人常常泣對他道。秦氏三世。只你一身。拈槍拽棒。你原是將種。我不禁你。但不可做輕生負氣的事。好奉養老身。接續秦家血脈。故此秦瓊在街坊生事。閨母親叫喚。便丟了回家。人見他有勇仗義。又聽母親

訓誨。似吳國專諸的爲人。就叫他做秦專諸。更喜新娶妻張氏。奩中頗有積蓄。得以散財結交。周濟危弱。初時交結附近的豪傑。一個是齊州捕盜都頭樊虎。字建威。一個是州中秀才房彥藻。一個是王伯當。還有一個人叫枝竹。買潤甫。時常遇著。不拈槍弄棒。便講些兵法。還有過往好漢。遇著彼此通知接待。不止一個。大凡人沒些本領。一身把這兩個銅錢結識人。人看他做要子。不肯抬舉他。雖有些本領。却好高自大。把些手段壓伏人。人又笑他是魯莽。不肯敬服他。所以名就不揚。秦瓊若論他本領。使得槍射得箭。還有一樣獨脚武藝。他祖傳有兩條流金熟銅鞭。稱來可有一百三十斤。他舞得來。初時兩條怪蟒翻波。後來一片雪花墜地。是數一數二的。若論他交結。莫說他憐憫著失路英雄。交結是一時豪傑。只他母親寧夫人。他娘子張氏。也都有截髮留賓。刺薦供馬的氣概。故江北地方說一個秦瓊的武藝。也都咬指頭。說一個秦瓊的做人。心花都開。正是

才奇海宇驚 體重世人傾  
莫恨無知己 天涯盡弟兄

一日樊虎來見秦瓊道。近來齊魯地面凶荒。賊盜生發。官司捕捉。都不能了事。昨日本州刺史。叫我招募幾個了得的人。在本郡輯捕。小弟說及哥哥。道哥哥武藝絕人。英雄蓋世。情願讓哥哥做都頭。小弟作副。刺史欣然。著小弟請哥哥出去。秦瓊道。兄弟一身不屬官爲貴。我累代將家。

若得志爲國家。提一枝兵馬。斬將奪旗。開疆展土。博一個榮封父母。糜子封妻。若不得志。有這幾畝薄田。幾樹梨棗。儘可供養老母。撫育妻兒。這機關破屋。中間村酒雞。儘可以知己談笑。一段雄心。沒按捺處。不會吟詩作賦。鼓琴彈瑟。拈一回槍棒。也足以消耗他。怎低頭向這些賊官府下。聽他指揮。拿得賊是他功。起來賊是他的錢。這又咱們費盡心力。拿得幾個強盜。他得了錢。罷了去。還道咱們盜。若耍咱和同水密。反害良民。滿他飯碗。咱心上也過不去。做他甚麼。咱不去。樊虎道。哥哥從小大來。功從細積起。當初韓信也。只是行伍起身。你不會拈這枝筆。做些甚文字出身。又亡過了前。先老人家。又靠不得他們。陰。只有這一刀一槍事業。可以做些營生。還是去做的。正是

漸無彩筆夜生花 持有戈矛可起家  
璞隱荆山人莫識 利錐須自出囊紗

說話間。只見秦瓊母親走出來。與樊虎道了萬福道。我兒你的志氣極大。但樊家哥哥說得也有理。你終日游手好閒。也不是了期。一進公門。身子便有些牽係。不敢胡爲。倘然捕盜立得些功。幹得些事出來也好。我聽得你家公公。也是東宮衛士出身。你也不可膠執了。秦瓊是個孝順人。聽了母親一席話。也不敢言。次日兩個一同去見刺史。這刺史姓劉名芳。見了秦瓊。

軒軒雲霞氣色。凜凜霜雪威威。熊腰虎背勢嶙峋。燕頰虎頭雄俊。聲動三春雷震。響飄五綉風生。雙眸朗朗。

爛疏星一似白貓鬪聖

劉刺史道：你是秦瓊麼？你這職事，也要論功敘補。如今樊虎情願讓你想你也是個了得的人，我就將你兩個都補了都頭。你須是用心管辦兩個，謝了出來。樊虎道：哥哥，齊州地面盜賊，都是响馬，全要在脚力可以追趕。這須要得匹好馬，纔好秦瓊道：咱明日和你到賈潤甫家去看。次日，秦瓊補了銀子，同樊虎到城西，却值賈潤甫在家相見了。樊虎道：叔寶只新做了捕盜的都頭，特來尋個脚力。賈潤甫對叔寶道：恭喜兄補這職事，是個搶錢莊兒，也是個干係堆兒，只怕捉生害死，評盜賊，這些勾當。叔寶兄不肯做若肯做，怕不起一個銅斗般家私。叔寶道：這虧心事，咱家不趕。不知兄家可有好馬？賈潤甫道：昨日正到了一些，兩個攜手到後槽，只見青驄紫驪赤兔烏驢黃驃白驥，班的五花虬，長的一丈鳥，嘶的跳的伏的，滾的吃草的，咬蚤的，雲錦似一片，那一匹不是。

竹披耳駿 風人輕蹄

死生堪託 萬里橫行

那建威看了這些，只揀高大肥壯的道：這匹好，那匹好，揀定一匹來。叔寶却揀定一匹黃驃，潤甫道：且試二兒眼力。牽出後槽，那建威便跳上滾驢，叔寶跳上黃驃，一鞭頭放開，煙也似去了。那滾驢去勢極猛，黃驃似不經意，及到回來，滾驢覺鈍了些，脚下有聲，黃驃快脚下無聲，且又馴良，賈潤甫道：原是黃驃好，叔寶就買黃驃，販子要一百

兩叔寶還子七十兩，賈潤甫坐張是八十兩，販子不肯，潤甫把自己用錢貼去，方買得成立了契，同在賈潤甫家，吃得半酣回家，以後却是虧這黃驃馬的力，一日忽然發下，一千人犯，是已行未得財的強盜，律該充軍，要發往平陽府，澤州潞州苦，伍這劉刺史恐有失誤，差著樊虎與秦瓊二人分頭管解，建威往澤州，叔寶往潞州，俱是山西地方，同路進發，叔寶只得與東行里，拜辭母親妻子，同建威先往長安，兵部掛了號，然後往山西。

遊子天涯路

高堂萬里心

臨行頻把袂

魚鴈莫浮沉

不說叔寶解軍之事，再說那李淵，見准了這道本，著他做河北道行台太原郡守，使似得了一道敕書，急忙收拾起身，生發放門下一千人，這日月台丹墀儀門外，若大若小，男男女女，挨肩擦背，屁都擠將出來，唐公坐在滴水簷前，看著這些手下人，憐惜他効勞日久，十分動念，目中垂淚道：我官指望長安做官，扶持你們終身，不料逼於民謠，掛冠回去，衆人在我門下的，都不能隨我去了。唐公平昔待人，有恩，衆人一聞此言，放聲大哭，個個十分苦楚。唐公見他們哭得苦楚，眼淚越發滾出來，將袖拂面，洒淚道：你們不必啼哭，難道我今日不做官，將你這些衆人，趕逐去不成？我有兩說在此，有領我田疇耕種的，有店房生意容身的，有在我們下効勞得一官半職的，有長安脚下有甚歷親故的，這幾項人，都不要隨我去了。若沒有田疇

耕種。店房生理。長安中又舉目無親。這種人留在京中。也沒有用處。卻跟我到太原去。將高就低也還過了日子。這些手下人內有情願跟去的。即忙答應。小的們願隨老爺。人多得緊。到底不知是那個肯去。那個不肯去。唐公畢竟有經濟。分付下邊衆人。與我分做兩班。太原去的。在東邊。丹墀。長安住的。在西邊。丹墀。分定立了。我還有話。唐公口裏分付。心中暗想。這情願去的。畢竟不多。誰料這干人。略可抽身的。都願跟歸太原。有立在西丹墀的。還復轉到東邊去。一立立開。東西兩丹墀。約莫各有一半。那些衆人在下邊紛紛私議。在長安住下的。捨不得老爺。知過之恩。要去時。奈長安城中。有親有故。大小有前程。羈絆。生意牽纏。不得跟去。故此同是一樣手下人。那西邊人羨東邊人。好像卽刻登仙的一般。唐公問西丹墀。都是長安住下。應有幾員官上來稟謝道。小人蒙老爺擡舉。也有頂帶前程。有幾個道。小人領老爺錢本房屋。有幾個稟道。小的領老爺田疇耕種。這項錢糧花利。每年賣解到老爺府中。公川唐公聽畢。分付把卷箱擡出來。不拘男婦老幼。有一名人與他棉布二疋。銀子一錠。賞畢。又分付道。我不在長安爲官。你衆人越該收斂形迹。守我法度。都要留心切記。衆人叩頭去了。唐公又向東邊的道。你們這干是隨去的了麼。衆人都上前道。小的們妻孥幾輩子。情願跟了老爺。太原去。唐公分付。開一個花名簿。給與行糧銀兩。不許騷擾。一路經過地方。細微物件。都要平買平賣。強取民間分文。責究

不怨。分付了退入後堂。少息。只見夫人竇氏向前道。今日得回故里。甚是好事。只是妾身身懷六甲。此去陸路。不勝車馬勞頓。况分晚將及。不若且假延半月起程。李淵道。夫人主上多疑。更有奸人遺謗。要毒殺姓李的人。在此一刻。如在虎穴龍潭。今幸得請死還歸故鄉。你不曉得李淵麼。他全家要望回去。是登天了。竇夫人默默無言。自行準備行李。李淵一面辭了同僚親故。一面辭了朝。自與竇夫人一個十六歲千金小姐。坐了輓輿。族弟道宗與長子建成。騎了馬。隨從了四十餘個彪形虎體的家丁。都是關西大漢。弓上弦刀出鞘。簇擁了出離長安。

回首長安日遠 驚心客路雲橫

渺渺塵隨征騎 飄飄風弄行旌

此時中秋天色。唐公趁晴霽。出門得早。送的也不多。止有幾個相知。郊餞。唐公也不敢道及國家之事。略致感謝之意。作別起程。人輕馬快。一走早已離京二十餘里。人煙稀少。忽見前面陡起一崗。簇著黑叢叢許多樹木。頗是險惡。

高崗連野起 古木帶雲陰

紅繡天孫錦 黃鸞佛國金

林深鳥自樂 風緊葉常吟

蕭瑟生秋意 征人恐不禁

這地名叫做植樹崗。唐公夫婦坐著轎行得緩。三四十家丁慢步馬。前後左右。不敢輕離。只有道宗與建成趕著幾個前站家丁。先行有一二里多路。建成是紫金冠紅錦袍。

道宗是綠扎巾。面繡著一朵大牡丹花玄紵袍。肩上海鏡著一條大劍古龍金鶴兔帶。粉底皂靴。向前走一個落山健。趕入林子裏來。若是沒有這兩個先來。唐公家眷一齊進到林子內。一來不曾準備。二來一邊要顧行李。一邊要顧家眷。也不能兩全。少不得也中宇文述之計。喜是這幾個先來打著馬兒。正走這邊。宇文述差遣扮作响馬的人。夜出京。等了半日。遠遠望見一行人入林。一個蟒衣。是個官員模樣。一個小兒。也是公子模樣。斷然是唐公家眷。發一聲喊。搶將出來。却是白布盤頭。粉墨塗臉。人強馬壯。持著長槍大刀。口裏亂吹喝。道。無鬚兒拿賣路錢來。建。成此時見了。吃了一驚。跌轉馬便跑。道宗雖然吃了一驚。還膽大便罵道。這廝吃了大蟲心。獅子膽來。哩是鑽子也。有兩個耳朵。不知道洒家是隴西李府來。來阻截道路。麼說罷。拔出腰刀。便砍這幾個家丁。是短刀相幫。這邊建成嚇得抱了鞍轡。憑著這馬倒跑回來。見了唐公。擡子。忙道。不好了。不好了。前面強盜把叔爺圍在林子裏面了。

喜是翻身離虎穴 誰知失足在龍潭

唐公聽了道。怎奈殺之下。也有強盜。便跳下橋來。分付道。家丁了得的。分一半去接應。一半可護著家眷車輛。退到後面。有人煙處。往扎自己。除去忠靖冠。換了扎巾。脫去袍子。換了一件箭袖的紵襖。左插弓。右帶箭。手中提一枝畫桿。方天戟。騎了白龍馬。帶領二十餘個家丁。也趕進林子。原來早望見四五十強人。都執器械圍住著道宗。道宗與

家丁們。都拿的是短刀。甚是抵敵不住。唐公欲待放箭。又恐怕傷了自己的人。便縱一縱馬。赶上前來。大喝一聲。道。何處強人。不知死活。敢來開殺我官員。過往麼。這一喝。這千強盜也吃了一驚。一閃向山下。一分被唐公帶領家丁。直衝了進來。與道宗合在一處。這些強人。看有後兵接應。初時也覺驚心。及至來不過二十餘人。遂欺他人少。況且來時原是要害唐公。怎見了唐公。反行退去。仍舊拈槍弄棒。的團團圍將攔來。把唐公并家丁圍在垓心。正是

九里山前列陣圖 征塵蕩漾日模糊

項王有力能扛鼎 得脫烏江阨也無

不知唐公也能掙得出這重圍否。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舊本有太子自扮盜魁。阻劫唐公。為唐公所識。雖

演義亦無不可。予以為如此。覺隙。歇後十三年。君臣何

以為面目。故更之。

第五回 秦叔寶途次救唐公 寶夫人寺中生世子

詞曰 天地無心。男兒有意。壯懷欲補乾坤缺。腐鶴何

事奮雲霄。鸞鳳垂翅。荆棘裏。情脈脈。恨悠悠。髮

雙指。熱心肯為難危。止微軀。拚為他人死。橫

尸何惜咸陽市。解紛登博世間名。不平聊雪胸

中事。憤方休。氣方消。心方已。右調千秋歲引

天地間。死生利害。莫非天數。只是天有理。而無形。電雷之

怒。也有一時來不及的。不得不借補天的手段。代天濟弱

扶危。唐公初時。也只道是尋常盜寇。見他到來。自然驚散。



不料這些都是字文逃遺的東宮衛士。都是挑選來的精勇。若尋常盜賊不得手便可四散。這千人遊了字文逃分付。不殺得唐公併他家眷。甚麼回話。所以都拚命來殺。况是他的人。比唐公家丁多了一倍。一個圍把唐公與家丁圍在裏邊。直殺得

四野愁雲。颯颯。滿空冷霧。飄揚。撲通通鼓。噹噹。雷。明晃晃槍刀。簇浪將對將。如天神地鬼爭功。馬。遶馬。似海獸。三彪奪食。騎著的紫叱撥。五花驄。銀鬃馬。火龍駒。綠驢驢。流金驕。照衣白。玉駒。駝。滿梢馬。的盧馬。匹匹是如龍驃騎。飛兔神駒。白色的浪滾萬朵梨花。赤色的霞捲千團杏蕊。青色的曉霧連山。黃色的浮雲閃日。舞著的松紋刀。桑門劍。火尖槍。方天戟。五明鎗。官花斧。鏐金鎚。必彥撻。流金擋。倒馬毒。件件是利雲利刀。賽雪。新鋒。飄飄。絮舞。萬點。槍刀。滾滾。楊花。一團。刀影。虹飛。閃。劍戟。橫空。月轉。星奔。戈矛。耀。日。何殊。海覆。天翻。成個你贏我負。戰狗一個時辰。日已沉西。唐公一心念著家眷。要殺出圍來。殺到東道。干強盜便捲到東來。戰到西道。干強盜便捲到西了。雖不被傷。却也不得脫身。留下家丁。又以家眷為重。不敢輕易來接應。這唐公早已在危急的時候。這也是數該有救。秦叔寶與樊建威。自長安解軍掛號出來。也到臨潼山下。棧樹崗邊。經過聽得林中喊殺連天。便跳上高崗。一望。見五六十強盜圍住一起。官兵在內。叔寶對建威道。可見天下大荒。山東河南一望無際。盜賊發生。即便罷

了。你看都門外。不上數十里之地。怎容得响馬猖獗。樊建威指定唐公道。那一簇困在當中的。不是响馬。是捕盜官兵。秦秦不敵。被他圍在此處。看他勢已狠了。兄在山東六府。稱提你是秦秦專諸。難道只在本地方抱不平。今路見不平之事。如何看得過。兄仗平生本領。助他一陣。也見得。兄是豪傑大丈夫。叔寶道。賢弟我倒有此念。但恐你不肯成全。我這件事。樊建威道。小弟撥撥兒去。甚麼反說我不肯成全。叔寶道。賢弟既如此。你把這幾名軍犯先下山去。趕到關外。尋下處等我。樊建威道。小弟在此。這可幫扶兄長。怎到教小弟先去。叔寶道。小弟一身。儘管開除。這夥盜賊。你在此幫扶。這幾名軍犯。誰人管領。樊建威道。這等仁兄。保重。便領了這幾個軍犯先去了。叔寶按一按范陽毡笠。扣緊了挺帶。提著金鋼。跨上黃驃馬。借山勢衝將下來。好似

猛虎初離穴

咆哮百獸驚

大喊一聲道。响馬不要無禮。我來也。只道一聲。好似牙縫裏。迸出春雷。舌尖上。震起霹靂。只是人見他一人一騎。也不慌忙。就是唐公見了。也不信他。濟得事來。故此這干假強盜。還戀着唐公。斲殺。眼界中。那有一個捕盜公人。在黑珠子上。直待秦叔寶到了戰場上。纔有一二人來支架。戰乏的人。遇了一個生力之人。人似猛勇。器械又重。纔交手。早把兩個打落馬下。這番秦叔寶強盜發一聲喊。只得去了。李淵來戰叔寶。這叔寶不慌不忙。舞起這兩條鋼來。

單軍處一行白晝。雙呈時兩道飛泉。飄飄密雪向空旋。寒風捲。馬到也強徒辟易。鏑來也山岳皆寒。戰酣塵霧欲遮天。蛟龍離窟。狐兔避荒阡。

前時這下強徒。倚著人多。把一個唐公與這些家丁逼來。逼去。見是威風。這番遇了秦叔寶。裏外夾攻。殺得東轅西跑。南奔北竄。也有逃入深山裏的。也有閃在林子裏的。唐公勒著馬。在空處指揮家丁。助叔寶攻擊。賊勢的走得快。逃了性命。不識勢的。少不得折臂傷身。弄得這干人。

猶如落葉遺風捲。一似輕冰見日消。

早有一個著了綢墜馬的。被家丁一簇。抓到唐公面前。唐公道。你這廝。怎敢聚集狐羣狗黨。驚我過路官員。拿去砍了罷。這人戰戰兢兢道。小人不是強盜。是東宮御衛。奉宇文爺將令。道爺與東宮有仇。叫小人們打埋爺上命差遣。原不干小人們事。唐公道。我與東宮有何仇。你把我來擒家。希圖脫死。本待砍你狗頭。憐你也是貧民。出於無奈。饒你去罷。這人得了命。飛走而去。唐公看那壯士。還在那裏惡狠。狠覓人磨殺。唐公道。快去請壯士來相見。只見一個家丁一騎趕到。道。家爺請你相見。叔寶道。你家是誰。家丁道。是唐公李爺。叔寶留住馬。正在躊躇。只見又是一個家丁趕到。道。壯士快去罷。家爺必有重謝哩。叔寶聽了一個謝字。笑了一笑道。咱也只是路見不平。也不為你家爺。也不圖你家謝。說罷。帶轉馬。向大道便走。

生平負俠氣。排難不留名。

生死鴻毛似。千金一諾輕。

唐公見家丁請不來壯士。忙道。這原該我去謝他。怎返去請他。這還是我不是了。分付家丁。你們且儘家奔上來。我自趕上謝他罷。忙忙的帶緊絲鞭。隨叔寶後邊趕來。道。壯士且住馬。受我李淵一禮。叔寶只是不理。唐公連叫幾聲。見他不肯住足。只得又趕道。壯士我全家受你活命之恩。便等我識一識姓名。報德俟異日何妨。此時已趕下有十餘里。叔寶想樊建威在前。趕上時。少不得問出姓名。不如對他說了。省得他這趕。只得回頭道。李爺不要追趕了。小人姓秦名瓊。便是。連把手擺上兩擺。把馬加上一鞭。也似箭一般去了。正是。

山色不能傳俠氣。溪流不盡瀉雄心。

功勳未得銘鐘鼎。姓字居然照古今。

唐公欲待再追。戰久馬力已乏。又且一人一騎。在道兒上跑。倘有不盡餘黨。乘隙生變。那裏更討壯士出來。只得歇馬。但是順風。加上馬響鈴响。剛聽得一個瓊字。又見他搖手。錯認作五行。生生地。把一個瓊五。牢牢刻在心裏。不知何日是報恩之日。放馬正要走回。却見塵頭起處。一馬飛來。唐公道。不好了。這廝們又來了。且莫與他近前。看我手。輕輕拽離弓。射一箭去。早見那人落馬。再看塵頭到處。正是自己家眷。唐公正在鼓說得瓊五救應。殺散賊黨。這真是大恩人。二相慰諭。只見幾個脚夫。與村莊農夫。趕到唐公馬前。見唐公道。適纔我與一千強盜相殺。方散。恰遇著

一人催馬而來。我道是嘶馬餘驚。曾發一箭。不料就射死。是你主人。這也是我誤傷你主人。叫甚名字。是何處人。衆人道。小人主人。乃潞州二賢莊上人。姓單名道。表字雄忠。在長安販穀回來到此。唐公道。死者不能復生。叫我也無可奈何了。便到官司。也是誤傷。不過與些埋葬。你家還有其人。衆人道。還有二員外單通表字雄信。唐公道。這等你回家。對你二員外說。我因剿盜。誤傷你主人。實是錯誤。我如今與你銀子五十兩。你從厚棺斂。送回鄉去。待我回籍時。還差官到潞州。登堂弔孝。安慰一番。自古道。窮不與富鬪。富不與官鬪。況在途路之中。衆人只得隱忍。自行收拾。唐公說便如此說。却十分過意不去。心灰意懶。又與這千人說了半晌。却因此就延。不得出關。離長安六十里之地。沒有驛遞。只有一座大寺。名叫永福寺。唐公看家眷衆多。非民間小戶可留。只得差人到寺中。說要暫借安歇。本寺住持名爲五空。聞知忙忙撞鐘撞鼓。聚集衆僧。山門外迎接。一邊著行童打掃。方丈收拾廚房。一面著了袈裟。手執信香。率領合寺迎接。唐公分付家眷車輜。暫停寺外。自己先入寺來。但見

千年堅固臺基。萬歲崢嶸殿宇。山門左右。那風調雨順。四天王佛殿。居中坐過去。未來三大士。綺麗朱牕。雕刻成細巧。芙蓉。赤壁銀牆。彩畫就濃山淡水。觀音堂內。古銅瓶插。采金蓮。羅漢殿中。白玉盞盛。瑩淨水。山猿獻菓。聞金經。盡得超昇。野鹿銜花。聽法語。脫離業障。金

光萬道侵雲漢。瑞氣千條鎖太空。後人有詩讚之曰。

佛殿龍宮碧玉轉

人間故號作清涼

臺前瑞結三千丈

室內常浮百萬光

劫火煉時難毀壞

罡風吹處更無傷

自從開闢乾坤後

累劫常留在下方

走至殿上。左右放下胡床。僧人參謁了唐公。著令引領家丁。向方丈相視。附近僧房。俱著暫行移開。然後打發家眷進庭。封鎖了中門。自己在禪堂坐住。因想若是強人。既經挫折。不復敢來。恐果是東宮所遣。倘或不肯甘心。未免再至。故此發付家丁。內外巡哨。以防不虞。自己便服帶劍。在燈下觀書。不知這千人在山林裏。抹去粉墨。改換裝束。會得齊傍晚進城。如何能復來。就是宇文述與太子一計不成。已是乏趣。喜得李淵不知不成笑話。況且這千人回話。說殺傷他多少家丁。殺得李淵如何狼狽。也把他奚落。這一場也可消恨。把這事也竟丟開。但唐公是驚弦之鳥。猶自不敢放膽。坐到二更時候。欠伸之際。忽聞得異香撲鼻。忙看几上博山爐中。已烟消火滅。奇是始初還覺微有氣。氣到後來越覺得滿堂馥郁。著人去。看佛殿上。回報爐中。並不曾有香。唐公覺是奇異。步出天井。只見景星慶雲。粲然於天。祥霞傑繞。瑞氣盤旋。在禪堂後面。原來紫微臨凡。未離兜率。香氣滿天。已透出母胎來。正仰面觀看時。忽有中門家丁。報夫人分娩二世子了。時仁壽元年八月十六日子時也。唐公忙著隔門傳語問安。不時回復。是因途中

聞有強人阻截，不免驚心。後來因遇強人，分付退回。有人烟處駐紮，行急了不免又行震動，遂致分鏡，喜得身子平安。唐公放心，揮到天明。唐公進殿參禮如來，家丁都進禪堂。回風叩頭問安，住持率僧人具紅手本賀喜。唐公道：寄居分鏡，污穢如來清淨道場，罪歸下官，何喜可賀！隨命家丁取銀十兩，給與住持，著多買沉檀速降諸香，各殿焚香，解除血光污穢。又對住持道：我本待即行起身，怎奈夫人初分鏡，不耐遠路辛苦，欲待借你寺中，再住幾時。何如？住持稟道：敝寺荒陋，不堪貴人居止，甚是寬敞。若老爺居住，不妨待夫人滿月。唐公道：只恐取擾不常，分付家丁，不得出外生事。及在寺騷擾，又對住持道：我觀此寺雖然壯麗，但不免坍塌處多，我意欲行整理，住持道：僧人久有此意，但小修也得千金，重整不下萬兩，急切不得大施主。就是管蒙來往老爺，寫有緣簿，一時僧人不敢去催逼。以此不敢與丁。唐公道：我便做個大施主，不必你來催我。一到太原，即著人送來，隨即研墨，抄寫，住持忙送上一個大紅織金紵絲面的冊頁，唐公展開寫上一行道。信官李淵喜助錢銀一萬兩，重建永福寺，再塑合殿金身，這些和尚伸頭一張，莫不咬指吐舌。在那邊想，不知是那一個買辦木料，那個監工，少可有加一二頭除有的道。你看如今一驚不出的，偏會鬧綠簿，整百千寫下，那會見拿一錢來。到興建時，尋個護法，還要大塊拱銀陪堂管家，頗有需索，莫說一萬，便拿道五百來，那個敢去催他找足？胡猜了一

會。次早尋了四盤香，請唐公各殿焚香，撞鐘撞鼓，好不奉承。自此唐公每日在寺中坐住，只待夫人滿月，啓行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唐公不是叔寶來救，何知東宮護衛之文所說軍通無端破唐公射死，以致建信終身隱恨不肯投唐，總是大數頓定，出自意外。

第六回 五花陣柴嗣昌山寺定姻

一蹇囊秦叔寶窮途落魄

詩曰：淪落不須哀，才奇自有媒。

屏聯孔雀侶，蕭築鳳凰台。

種玉成佳偶，排琴是異材。

龍劍躍波來

世間遇合，總有機緣，故有意之希求，偏不如無心之契合。

唐公是隋室虎臣，寶夫人乃周朝甥女，隋主篡周之時，夫

人只得七歲，曾自投牀下道，恨不作爲男子，救舅氏之難。

原是一對奇夫婦，定然產下英物。他生下一位小姐，年當

十六歲，恰似三國時孫權的妹子，劉玄德夫人，不

拈針，偏喜的開弓舞劍。故此唐公夫婦也奇他，要爲他得

一良婿。當時求者頗多，唐公都道：庸流俗子，不輕應允，却

也時時留心。

松柏成操冰玉姿，金閨有女恰當時。

鸞鳳不入尋常隊，肯逐長安輕薄兒。

此時在寺中，也念不及此，但只是終日閒坐，又無正事關

心更沒個寮友攀話。止有個道宗說些家常話。甚覺寂寞。况且是個尊官。一舉一動。家丁便來伺候。和尚都來打聽。甚是拘束。耐了兩日。只得就僧寮香積。隨喜一隨喜。欲待看他僧人多少。房屋多少。禪規嚴不嚴。功課勤不勤的意見。不料離色榻扇。不時有個小沙彌。窺覷唐公舉動。唐公纔向迴廊步出。密報與住持五空知道。五空輕步。隨唐公後邊。以備答覆。到廚房對面。有手下道人。大呼小叫。侍持遠遠搖手。唐公行到一所在。問此處庭院委曲。廊廡潔淨。是怎麼去處。住持道。這是小僧的房。敢請老爺進內。獻茶。唐公見和尚曲致。勤不覺的步進清舍。却不是僧人的臥房。乃一淨堂去處。窗明几淨。果然一塵不染。萬緣俱寂。五空獻過了茶。推開榻子。緊對著舍利塔。光芒耀目。真乃奇觀。復轉身看屏門上。有一聯對句。

寶塔凌雲一目江天這般清淨

金燈度月十方世界何等虛明

側邊寫著汾河柴紹。董手沐書。唐公見詞氣高朗。筆法雄勁。點頭會心。問住持道。這柴紹是怎麼人。住持道。是汾河縣禮部柴老爺的公子。表字嗣昌。在寺內看書。見僧人建得這兩個小房。書此一聯。以贈小僧。貼在屏門上。來往官府多有稱讚。這對聯的。唐公點頭而去。對住持道。長老且自便。唐公回到禪堂。是晚月明如畫。唐公又有心事的人。停留在寺。原非得已。那裏便肯安息。因步松陰。又到僧房。問住持會睡也未。五空急趨應道。老爺尚未安置。小僧焉

敢就寢。唐公道。月色甚好。不忍辜負清光。住持道。寺傍有一條平岡。可以玩月。請老爺一步何如。唐公道。這却甚妙。住持叫小廝掌燈。前走。唐公道。如此好月。燈可不必。住持道。怕行徑崎嶇。不使行走。唐公道。我們為將出征。黑地裏常行山徑。這尺來多路。便有花陰竹影。何須用燈。只煩長老引路。不必下人隨從。住持奉命引領行走。唐公不往日間。獻茶去處。出了旁邊小門。打從竹徑幽靜所在。步上土岡。見一月當空。片雲不染。殿角插天。塔影倒地。又見遠山隱隱。野樹濛濛。人寂智空。村犬交吠。點綴著一派夜景。唐公觀看一會。正欲下岡。只見竹林對過。燈火微紅。有吟誦之聲。唐公問道。長老。請晚功課。唐公點頭。恐貴體虛弱。傳香與徒子法孫。暫停晚間功課。唐公點頭。步轉岡灣。却又敬軒幾間。唐公便站住了脚。問道。這聲音又不是念經了。住持道。這就是柴公子看書之所。老爺日間所見的對聯。就是他寫的。唐公聽他聲音洪亮。攬了住持的手。輕輕舉步。直到讀書之所。窗隙中窺視。只見燈下坐著一個美少年。面如傅粉。唇若塗朱。橫寶劍於文几。朗朗念誦。却不是孔孟儒書。乃是孫吳兵法。念罷。拔劍起舞。有旁若無人之狀。舞罷。按劍在几。叫聲小廝。柴豹取茶來。

一片英雄氣

幽居欲問誰

青萍是知己

彈淚寄離奇

唐公聽見。即便回身下階。暗裏道。時平尚文。世亂用武。當此世界。念這幾句詩。云子曰。當得甚事。必如這等。兼才上

馬擊賊盜。下馬革露布。方雅稱吾女。且我有緩急。亦可相助。走過廊庭。隨對住持道。吾觀此子。一貌非凡。他日必有大就。我有一女。年已及笄。端重寡言。未得佳婿。欲煩長老。權爲媒妁。與此子結二姓之好。住持恭身答道。老爺分付。僧人當執伐柯之斧。明早請柴公子來見。老爺老爺看他談吐如何。唐公道。這却極妙。唐公回到禪堂。僧亦辭別回去。明日侵晨。五空和尚有事在急。忙忙爬起。洗面披衣。步到柴嗣昌書房裏來。公子道。曼老連日少會。住持道。小僧連日陪侍唐公。李老爺。疏失了公子。柴公子道。李公到此何事。住持道。李老爺奉聖旨。欽賜騎驄回鄉。十五日到寺。因夫人分娩。在方丈。故此暫時住下。候夫人身體康健。纔好起馬。公子道。我聞唐公素有賢名。爲人果是如何。住持道。貧僧見千見萬。再不見李老爺這樣好人。因夫人生產在此。血光觸污淨地。先發十兩銀子。分付買香。各處焚燒。又取緣簿。施銀萬兩。重建寺院。再整山門。昨日午間。到小僧淨室獻茶。見相公所書對聯。讚不絕口。晚間同小僧步月。聽得相公讀書。直到窗外窺看相公一會。公子道。甚麼時候了。住持道。是公子看書將罷。拔劍起舞的時節。公子道。那時有一更了。住持道。是時有一鼓了。公子道。李公說甚麼來。住持道。小僧特來報喜。公子道。甚麼喜事。住持道。李老爺有郡主。說是一十六歲了。端重寡言。未得佳婿。教小僧執伐柯之斧。情願與公子諧二姓之好。公子笑道。婚姻大事。未可輕談。但我久仰李將軍高名。若在門下。却也

得時時親近請教。必有所益。也是美事。住持道。如今李老爺急欲得公子一見。就請到佛殿上。見他一見如何。公子道。他是個大人長者。怎好輕率求見。明日備一副饗禮。纔好進拜。住持道。他渴慕相公。不消說。小僧就此奉陪。相公一行。公子道。既如此。我就同你去。公子換了大衣。住持引到佛殿。拜見了唐公。唐公見了公子。果然生得眉蹙偃月。目炯曙星。鼻若龍懸。齒如貝列。神爽朗。冰心玉骨。氣軒昂。虎步龍行。鋒藏鏗劍。真未遇之公卿。善武能文。乃將來之英俊。

唐公要待以賓禮。柴嗣昌再三謙讓。照師生禮坐了。唐公叩他家世。敘些寒溫。嗣昌娓娓清談。如聲赴響。唐公見了。不勝欣喜。留茶而出。遂至方丈。與夫人說知。夫人道。此子雖你我中意。但婚姻係百年大事。須與女兒說知。方妥。唐公道。此事父母主之。女孩兒家。何得專主。夫人道。非也。知子莫若父。知女莫若母。我這女兒。不比尋常女兒。我看他往常間。每事有一番見識。有一番作用。與衆不同。我如今去與他說明。看他的意思。他若無言。心允。你便聘定他。使了。若女兒稍有勉強。且自消停幾時。量此子亦未必就有人家招他爲婿。且到太原處。唐公道。既如此說。你去問他。我外邊去來說了。走出方丈外去了。夫人走進內房裏來。小姐看見接住了。夫人將唐公要招柴公子的話。細細與小姐說了一遍。小姐停了半晌。正容答道。母親在上。若說此事。本不該女兒家多口。只是百年配合。榮辱相關。倘

或草草貽悔何及。今據父親說，貌是好的，才是美的。但如今世界上憑才貌，不足以勘平禍亂。如遇患難，此輩咬文嚼字之人，只好坐以待斃，何足爲用。夫人接口道：正是你父親說。公子無得好劍。月下看他，竟似白雪一團。滾上滾下，量他也有些本領。小姐見說，微微笑道：既如此說，待孩兒慢慢商酌，且不必回他。俟兩日後定議。何如？夫人見說，回復了唐公。小姐見夫人去了，左思右想，欲要自己去偷看此生一面，又無此禮，欲要不看，又恐失身匪類。心上狐疑不決，只見保母許氏走到面前說道：剛纔夫人所言，小姐主意若何？小姐道：我正是在這裏想。許氏道：此事何難？只消如此如此，請他來校試一番，才能便見了。小姐點頭色喜，正是

銀燭有光通宿燕 玉簫聲叶彩鸞歌

却說柴公子自日間見唐公之後，想唐公待他禮貌謙恭，情意款洽，心中甚喜，想到樓窗上邊，因不知小姐的才貌，又未知成與不成，到付之度外。其時正在燈下看書，只見房門呀的一聲，推進門來。公子擡頭一看，却是個眼大眉粗，身長足大的牢老婦人。公子立起身來問道：你是何人？到此何幹？婦人答道：我是李府中小姐的保母，因老爺夫人要聘公子東床坦腹，但我家小姐不特才貌雙絕，且喜續孫吳兵法，六韜三略無不深究，其奧響願嫁一個喜文能武，足智多謀的奇男子。日間老爺甚稱公子的才貌，又說公子舞得好劍，故著老身出來，致意公子。如果有意求

鳳，不妨定更之後，到通廊轉西觀音閣後，菜園上邊，看小姐排成一陣。如公子識得此陣，方許諧秦晉。公子見說，欣然答道：既如此說，你去到更餘之後，你來引我去看陣。何如？許氏見說，即便出門。公子吃過夜膳後，聽街上的巡兵起了更籌，庭中月色，比別夜更加皎潔，讀了一回兵書，又到庭前來看月，不覺更籌已交二鼓。公子見婆子之言，或未必真，欲要進去就枕，聽地裏咳嗽一聲，剛纔來的保母，遠遠站立，把手來招。公子叫柴豹，袋中取出一副總龍紫袖穿好，把腰間絲絛收緊，袋了寶劍，叫柴豹領上了門，跟了保母到菜園中來。原來觀音閣後，有絕大一塊荒蕪空地，盡頭一個土山，緊靠著閣後粉牆，旁有一小山出入。公子看了一回，就要走進去。許氏止住道：小姐分付這兩竿老枝，是算比試的驪門。公子且稍停站在此間，待他們擺出陣來。公子看便了。公子應允，向柴豹附耳說了幾句，只見走出一個女子，烏雲高髻，縐襖短衣，頭上鳳釵一枝，珠懸翠額，臂穿窄袖，執著小小令旗一面，立在土山之上。公子問道：不是小姐，豈是輕易見的？這不過小姐身邊侍兒。女教師差他出來擺陣的。話未說完，只見那女子把令旗一招，引出一隊女子來。一個穿紅的夾著一個穿白的，一個穿青的夾著一個穿黃的，俱是包金裝袖，手執著明晃晃的單刀，共有一二十個婦女，左盤一轉，右旋一回，一字兒排著。許氏道：公子識此陣否？公子道：此是長蛇陣。何足爲奇？只見那女子又把令旗一翻，衆婦女又四弦兜轉，變

成五堆。一堆婦女四個。持刃相背而立。公子仔細一看。只見

紅一簇。白一簇。好似紅白雪花亂舞。玉青一團。黃一團。好似青黃鸞燕翅翻騰。錯認孫武子教演女兵。還疑賴夫人排成禦寇。

公子見婦女一字兒站定。許氏道。公子識此陣否。公子看了笑道。如今又是五花陣了。許氏道。公子既識此陣。敢進去破得陣。走得方見你的本事。公子道。這又何難。忙把衣襟束起。掣開寶劍。殺進去。兩旁女看見如飛的六口刀。光閃閃的砍將下來。公子疾忙把劍招架。那五團婦女見公子投東。那些女子即便攔住。裏到東來。投西他們也就擁著止住去路。論起柴公子的本領。這二十個婦女。何難殺退。一來刀劍鋒芒。恐傷損了他們。不好意思。二來一隊中有一個女子。執著紅絲繩索。看將要退時。即便將錦索擲起空中。攔頭的套將下來。險些兒被他們拖翻。故此只好招架。未能出圍。公子站定一望。只見閣下窗外。掛著兩盞紅燈。中間一個下面。露著半截身兒。站著那土山上女子。只顧把令旗展動。公子掣開寶劍。直搶上土山來。那女子忙將令旗往後一招。後邊鑽出四五個皂衣婦女。持刀鎗出來。五花髮爲噴花。公子忙舞手中劍。遮護身體。且退且將到竹枝邊。出圍。那五個女子如飛的又裏上來。四五條紅錦套索。半空中盤起。公子正在危急之時。只得叫柴豹那裏。柴豹聽見。忙在袖中取出一個花爆。點

著火向婦人頭上懸空拋去。衆女只聽得頭上一聲破響。星火滿天。公子忙轉身看時。只聽得廳的一聲。正中柴公子中轆。公子取來月下一看。却是一枝沒燄的花翎箭。箭上繫著一個小小的彩球。公子看內時。不特閣上美人已去。窗櫺緊閉。那些婦人形影俱無。聽那更籌已打四。主僕二人。疾忙歸到書齋安歇。不多時。雞聲唱曉。紅日東昇。柴公子正在酣睡之時。只聽得叩門聲响。柴豹開門看時。却是五空長老。引到榻前。對公子說。今早李老爺進了殿。說道要擇吉日。將金幣聘公子爲婿。柴嗣昌父母早亡。便將家園交與得力家人。就隨公回至太原。就親。後來唐公起兵伐長安時。有娘子軍一枝。便是柴豹夫妻二個人。馬早已從今日打點下了。

雲簇蛟龍奮遠揚

鳳資虎豹嘯林廳

天爲唐家開帝業

故教豪傑作東床

不題唐公子至太原。却說叔寶自十五日。就出關。趕到樊城。下處。威威問抱不平的事。却如何結局了。叔寶一回答。建威不勝驚訝。次日早飯過。忽忽的分了行李。各帶犯人二名。分路前去。樊建威投澤州。秦叔寶進潞州。到州前。見公文下處。門首有繫馬椿。拴了坐下黃驃馬。將兩名犯人。帶進店來。主人接住。叔寶道。主人家。這兩名人犯。是我解來的。有謹慎的去處。替我關鎖好了。店主答道。若有緊要事。分付小人。都在小人身。上。秦叔寶堂前坐下。分付店主。著人將馬上行李。搬將來了。馬折鞍轡。不要揭



去那軟替。走熱了的馬，帶了槽頭去吃些細料，乾淨些的客房。出一間與我安頓。店主攤浪道：老爺這幾間房，只有一間是小的的門面，容易不開。只等下縣的官員府中公幹，纔開這房與他居住。爺要潔淨，明上房與爺安息罷。叔寶道：主人掌燈，搬行李進房，擺下茶湯酒飯。主人盡殷勤之禮，立在膝旁斟酒，笑堆滿面，請相公爺高姓。小的好寫帳。叔寶道：你問我麼？我姓秦，山東濟南府公幹。到你府裏投文。主人家你姓什麼？主人道：秦爺，你不曾見我小店門外招牌，是太原王店，小人賤名，就叫做王示，告示的示字。秦叔寶道：這與你寶主之間，也不好叫你的名字。店主笑道：往來老爺們，把我示字顛倒過了，叫我做王小二。叔寶道：這也是通套的話兒。但是開店的，就叫做小二，但是做媒的，就叫做王婆。這等我就叫你小二哥罷。我聞你蔡太爺領文投文，有幾日擔閣？小二道：秦爺沒有擔閣。小二這裏蔡太爺是一個才子，明日早堂投文。後日早堂就領文，爺在小店，止有兩日停留。怕秦爺要拜盟朋友，或是買些什物土儀人事，這便是私事擔閣。與衙門沒有相干。叔寶問了這些細底，吃過了晚飯，便閉門睡了。明日早堂起來，洗面裏巾，收拾文書，到府前把來掛號。蔡刺史升堂，投文人犯帶見。吏書把文書拆示公案上。蔡刺史看了來文，分付簽子，鬆了刑具，叫解戶領刑具於早堂候領。回批蔡刺史將兩名人犯，發在監中收管。這是八月十七日早堂的事。叔寶領刑具到下處吃飯，往街中一切宮觀寺院

頑了一日。十八日侵晨，要進州中領文。日上三竿，已牌時候，衙門還不會開，出入並無一人。街坊淨悄。這許多大酒肆，昨日何等熱鬧，今日却都闕了。吊圍板不曾掛起，門却半開在那裏。叔寶進店，見櫃檯裏面幾個少年頑耍。叔寶舉手問道：列位老哥，蔡太爺怎麼這早晚不坐堂？內中有一少年問道：兄不是我們潞州聲口？叔寶道：小可是山東公幹來的。少年道：兄這等不知太爺公幹出去了。叔寶道：那裏去了？少年道：并州太原去了。叔寶道：爲怎麼事到太原去？少年道：爲唐國公李老爺奉聖旨，欽賜驛還鄉。做河北道行臺，節制河北州縣。太原有文書，知會屬下府州縣道首領官員。太爺三更天聞報公出，太原去賀李老爺了。叔寶心中了然明白，就是我臨潼山救他的那李老爺了。再問老兄，太爺幾時纔得回來？少年道：還早。李老爺是個仁厚的勳爵，大小官員去賀他，少不得待酒。相知的老爺們，遇在一處，還要會酒。路程又遠，多則二十日，少要半個月纔得回來。叔寶得了這個信，再不必問人，回到寓中。一日三餐，死心塌地，等著太守回來。出外的人下處，就是家裏一般。日間無事，只好吃飯而已。但叔寶是山東豪傑，頓餐斗米。飯店上能得多少錢糧與他吃？一連十日，把王小二一付本錢，都花在秦瓊肚裏了。王小二的店，原是公文下處。官不在家，沒人來往，招牌燈籠都不掛出去。王小二在家中，與妻計較道：娘子，秦客人是個退財白虎星，自從他進門，一個官就出門去了。幾兩銀子本錢，都葬在他

肚皮裏了。昨日回家來吃些中飯，菜蔬不中用，就搥盤擲盞起來。我要開口問他取幾兩銀子，你又時常埋怨我不會說話，把客人都惡失到別人家去了。如今到是你開口問他要幾兩銀子，女人家的說話，就重些，他也搶代了。王小二的妻姚氏，最是賢能，對丈夫道：你不要開口入門休問榮枯事，觀著容顏便得知。看秦爺也不是少飯錢的人，是我們潞州人，或者少得銀子，他是山東人等官回來，領了批文，少不得算還你店帳，又捱了兩日難過了。王小二只得自家開口，正直秦叔寶來家吃中飯，小二不擺飯，自己送一鍾暖茶到房內，走出門外，傍著窗邊，對著叔寶陪笑道：小的有句話說，怕秦爺見怪。叔寶道：我與你賓主之間，一句話怎麼就怪起來。小二道：連日店中沒生意，本錢短少，菜蔬都是不敷的意思，要與秦爺預支幾兩銀子兒，用用，不知使得也使得不得。叔寶道：這是正理，怎麼要你這等虛心下氣，是我忽略了，不會取銀子與你，不然那裏有這長本錢供給我來。你跟我進房去取銀子與你。王小二連聲答應，歡天喜地，做兩步走進房裏，叔寶床頭取皮掛箱開了，伸手進去拿銀子，一隻手就像泰山壓住的一般，再拔不出了。正是

床頭黃金盡 壯士無顏色

叔寶中心暗道：富貴不離其身，這句話原不差的。如今幾兩盤費銀子，一時失記，被樊建威帶往澤州去了，却怎麼處。叔寶的銀子，爲何被樊建威帶去了呢。秦叔寶樊建威

兩人都是齊州公門豪傑，點他二人解四名軍犯，往澤州潞州充伍。那時解軍盤費銀兩，出在本州庫吏入手的，曉得他二人平素交厚，又是同路差使，二來又聞天平法馬討些便宜，一處給發下來，放在樊建威身邊用。長安又攔了兩口，及至關外，忽忽的分路，行李他兩個都不尋常的小人，把這幾兩銀子放在心上的。行李文書件包分開，只有銀子不曾分開，故此盤費銀兩，都被樊建威帶往澤州去了。連秦叔寶還只道在自己身邊一般。總是兩個忘形之極，不分你我，有這等事體出來。一時許了王小二飯銀，沒有得還的好生局促。一個臉登時脹紅了，那王小二見叔寶只管在掛箱內摸，心上也有些疑惑，不知還是多在裏頭，要揀成塊頭與我，不知還是少在裏頭，只管摸了去，不知此時叔寶實難區處，畢竟如何回答王小二，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佛地上原不是分鏡之處，先發十兩，又是萬金，住持僧不得不奉承矣。柴公子姻緣，反出保母許氏計較，小姐亦憐才之至，不獨李公，王小二店討帳，畏縮不前，秦叔寶少盤費，一時無措，寫得兩人光景如畫。

第七回 蔡太守隨時行賞罰 王小二轉而起炎涼

詩曰 金風瑟瑟客衣單 秋晝唧唧夜生寒

一燈影影欲欲殘 清宵耿耿心幾剗

天涯遊子慘不歡 高堂垂白空倚闌

囊無一錢羞自看 知已何人情羽翰

東望關山淚雨彈 壯士悲歌行路難

常言道。家貧不是貧。路貧愁煞人。叔寶一時忘懷。應了小二。及至取銀。已爲樊建威帶去。漢子家怎麼獲得個沒有。正在著急。且喜摸到箱角裏邊。還有一包銀子。這銀子又是那裏的。却是叔寶母親的。要買潞州綢緞壽衣。臨行時付與叔寶的。所以不在朋友身邊。叔寶只得取將出來。交與王小二道。這是四兩銀子。在這裏。且不要算帳。寫了收帳罷。王小二道。爺又不去算帳。怎的寫收帳就是了。王小二得子四兩銀子。笑容滿面。拿進房去。說與妻子知道。還照舊服侍。只是秦叔寶的懷抱。那得開暢。囊裏已盡。批文未領。倘官府再有幾日不回。莫說家去欠少盤纏。王小二又要銀子。却把怎麼與他。口中不言。心裏焦悶。也沒有情緒。到各處頑耍。吃飽了飯。鎮日靠著匡睡兒。呆呆的望。正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 悶向心來磕睡多

又等了兩三日。蔡刺史到了。本州堂官罷道。大堂傳鼓下。四衙與本州應役人員。都出郭迎接。叔寶是公門中當差的人。也跟著衆人出去。到十里長亭。各官都相見。各項人都見過了。蔡太守一路辛苦。乘暖轎進城門。事急無奈。了當街跪下稟道。小的是山東濟南府解戶。伺候老爺領回批。刺史陸路遠來。轎內半眠半坐。那裏去答應領批之人。轎夫皂快。狐假虎威。喝道快不起來。我們老爺沒有衙門

的。你在這裏領批。叔寶只得起來了。轎夫一發走得快了。叔寶暗想道。在此一日。連馬料盤費。要用兩方銀子。官是辛苦了來的。倘有幾日不坐堂。怎麼了得。做一步趕上前去。意思要求情轎上人慢走。跪過去稟官。自己不敢得力。大用左手在轎扛上一拖。轎子拖了一側。四個撐轎的。四個扶轎的。都一閃支撐不住。這是刺史睡在轎裏。若是坐著。就一交跌將出來。那時官就發怒道。這等無禮。難道我沒有衙門的。叫皂隸扯下去打。叔寶理屈詞窮。府前當街。褪褲重責十板。若是本地衙門裏人。皂隸自然用情。叔寶是別處人。沒人照顧。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正是

文王也受羈囚累 孫臏難逃別足災

王小二在門首先看見了。對妻子道。這姓秦的。也是個沒來歷的人。住我家有個把月了。身上還是那件衣服。在公門中走動的人。不曉得禮儀。今日惹了官。拿到州門前。打了十板。來了。官進府去。叔寶進店。王小二迎住。口裏便叫你老人家。不像平日的和顏悅色。就有些譏諷的意。秦大爺你却不像公門的豪傑。官府的喜怒。你也不知道。還是我們蔡老爺寬厚。若是別位老爺。還不放哩。叔寶那裏容得。喝道。關你怎麼事。小二道。打在你老人家身上。干我怎麼事。我說的是好話。拿飯與你吃罷。叔寶包著一肚皮的氣。道不吃飯。拿熱水來。小二道。有熱水在此。秦叔寶將熱水洗了。杖瘡去睡。巴明不明。盼曉不曉。次日負痛到府中領文。正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蔡刺史果然是個賈

能的官府。離家日久。早出升堂。文書案積甚多。賞罰極明。人人咸戴。秦叔寶只等公務將完。方纔跪將下去。稟道。小的是齊州劉爺差人伺候老爺領批。叔寶今日怎麼說。個齊州劉爺差人因腿疼心悶。一夜不曾睡著。想道。本州劉爺與蔡太爺是同年好友。說個劉爺差人使蔡太爺有屋烏之愛。果中其言。蔡刺史回曠作喜道。你就是那劉爺的差人麼。秦叔寶道。小的是劉爺差人。刺史道。你昨日魯莽得緊。故此府前責你那十板。以儆將來。秦瓊道。老爺打的不差。經承吏役將批取過來。蔡刺史取筆簽押。不即發下去。想這劉年兄。不知此人板了我的轎子。只說我年家情薄。千里路程。把他差人又打了。叫庫吏動支本州名下公費銀三兩。也不必包封。賞劉爺差人秦瓊爲路費。少頃庫吏取了銀來。將批文發直堂吏。叫劉爺差人領批。老爺賞盤費銀三兩。秦瓊叩謝。接了批文。拿了賞銀。出府回店。王小二在櫃上結帳。見叔寶回來。問道。領了批迴來了。餛行酒還不曾齊備。却怎麼好。叔寶道。這酒定不消了。小二道。開坐。且把帳算起了。何如。叔寶道。拿帳過來。小二道。相公爺是八月十六日到小店的。今日是九月十八日了。八月大共計三十二日。小店有規矩。來的一日。去的二日。不算飯錢。折接風送行。三十個整日子。馬是細料。連爺二頓葷飯。一日該時銀一兩七折算。淨該紋銀二十一兩。收過四兩銀子。准少十七兩。叔寶道。這三兩銀子。是蔡太爺賞的。却是好的。小二道。淨欠十四兩。事體又小。秦爺也不消

寫帳兌銀子。就是了。待我去取平過來。叔寶道。二哥且慢著。我還不去。小二道。秦爺領了批文。如今也沒有怎麼事。叔寶道。我有一個樊朋友。趕澤州投文。有些發費的銀子。都在他身邊。想是澤州的馬太爺也往太原公賀。李老爺去了。官回來領了文。少不得來會我。纔有銀還你。小二道。小人是個開飯店的。你老人家住一年。纔是好生意哩。叔寶寫帳九月十八日結算。除收淨欠紋銀一十四兩。無零。王小二口裏雖說。秦客人住著好。肚裏打稿。見那幾件行李。值不多銀子。又一匹馬。又是張口貨。他騎了飲水去。我怎好攔住他。就到齊州府尋著公門中的豪傑。那裏替他曉得清。倒要折了盤費。丟了工夫。去討飯帳不成。這叫個兒鐘不打。反去鑄銅了。我想那批迴。是要緊的文書。沒有此物去。見不得本官。不如拿了他的。值是絕穩的上策。這些話都是王小二肚裏躊躇。不曾明言出來。將批文拿在手內。石還放在櫃上。便叫妻子把這個文書。是要緊的東西。秦爺若放在房內。他要耍子。常鑽了門出去。深秋時候。連陰又雨。屋漏水下。萬一打溼了。是我開店的干係。你收拾放在箱籠裏面。等秦爺起身時。我交付明白與他。秦叔寶心中便曉得王小二捏作常頭假小心的說話。只得隨口答應道。這却極好。話也不會說完。小二已把文書遞與妻子手內。拿進房去了。正是

無情使摘神仙環 計巧生留柳絮貂

小二又叫手下的。那餛行酒不要擺將過來。秦爺又不去

若說饒行就是速客起身的意思了。徑拿便飯來請爺吃。手下知道主人的口氣，便飯二字就是將就的意思了。小菜碟兒都減少了。兩個收傢伙的，篩碗頓盞光景甚是可愛。早晨面湯也是冷的。叔寶吃了眉高眼低的茶飯，又沒處去。終日出城到官路，望樊建威到來，正是

閱是一囊如水洗，妄思千里故人來

自古道：嫌人易醜，人易久。望到夕陽時候，見金風送暑，樹葉飄黃，河橋官路，多少來車去馬。那裏有樊建威的影兒。等了一日，在樹林中急得雙腳只是跳，叫道：樊建威，樊建威，你今日再不來，我也無面目進店。受小人的閒氣。等到晚只得回來。那樊建威原不會約在潞州相會，只是叔寶癡心想著，有幾兩銀在他身邊。這個念頭擲在肚裏，怎麼等得他來。暗裏搖櫓，越搖越深了。明日早晨又去，今日再不來到。晚我就在這樹林中，尋一條結沒果的事罷。到傍晚又不見樊建威來，烏鴉歸宿，嗚嗚的叫。叔寶正在躊躇，猛然想起家中有老母，只得又回來。脚步移步艱難，一步一艱，直待上燈後，方纔進門。叔寶房內已點了燈，叔寶見了燈光，心下怪道：爲今夜這般動起來，老早點火在內了。駐步一看，只見有人在內呼么喝六，擲包飲酒。王小二在內，跪將出來，叫一聲爺，不是我有心得罪。今日到了一起客人，他是怎麼金珠寶玩的，古怪得緊。獨獨裏只要爺這間房。早知有這樣事體，爺出去鎖了房門，到也不見得這事出來。我打帳要與他爭論。他人道：主人家只管房

錢張客人住。李客人也是住得的。我與多些房錢就是了。我們這樣人，說了銀子兩字，只恐怕不衝斷了好主顧。口角略頓了一頓。這些人竟走進坐，倒不肯出來。我怕行李拌差了，就把爺的行李，搬在後邊幽靜些去處。因秦爺在舍下日久，就是自家人一般。這一班人，我要多賺他些銀子，只得從權。秦爺不要見怪。纔是海量寬洪。叔寶好幾日不得見王小二這等和顏悅色，只因倒出他的房來。故此說這些好話兒。秦叔寶英雄氣概，那裏忍得小人的氣過。只因少了飯錢，自揣自揣，只得隨機遷就道：小二哥屋隨主便。但是有房與我安身罷了。我也不論好歹。王小二點燈引路。叔寶跟隨，轉灣抹角，到後面去。小二一路做不安的光景，走到一個所在，指道：就是這裏。叔寶定睛一看，不是客房，却是靠廚一間破屋。半邊露了天，堆著一堆糶稻。叔寶的行李都堆在上面。半邊又把柴草打個地鋪。四面風來，燈光兒也沒處施設。就地地方下了，拿一片破缸抵擋著，壁縫裏風，又對叔寶道：秦爺只好權住住兒。等他們去了，仍舊到內房裏住。叔寶也不答應。他小二帶上門竟走去了。叔寶坐在鋪上，把金裝鋼按在自己膝上，用手

指彈鋼口內作歌

旅舍荒涼雨又風

蒼天著意困英雄

欲知未了生平事

盡在一聲長鈇中

正吟之間，忽聞脚步響聲，漸到門口。將門上鼻兒到叩了。叔寶也是個龍鳳無驚的豪傑，到此時也容納不住。問

道是那一個叩門。你這小人，你却不得識得我秦叔寶的人哩。我來時明白，去時焉肯不明白。况有文書鞍馬行李俱在汝家中，難道我就走了不成。外邊道：秦爺不要高聲，我是王小二的媳婦。叔寶道：聞你素有賢名，夜晚黃昏，來此何幹。婦人道：我那拙夫，是個小人的見識，見秦爺少幾兩銀子，出言不遜。秦爺是大丈夫，把他海誦了我常時勸他不要這等炎涼，他還有幾句穢污言語，把惡水潑在我身上來。我這幾日不好親近得秦爺，適纔打發我丈夫睡了，存得有晚飯送在此間。

蕭蕭囊橐已成空

誰復留心恤困窮

一飯淮陰遺國士

却輸婦女識英雄

叔寶聞言，眼中落淚道：賢人你就是淮陰的漂母，哀王孫而進食，恨秦瓊他日不能封三齊而報千金耳。柳氏道：我是小人之妻，不敢自比於君子，何敢望報。只是秦爺暫處落寞，我見你老人家衣服還是夏衣，如今深秋時候，我這潞州風高氣冷，脊背上吹了這兩條，縫露出骨體，却不像模樣。飯盤邊有一索線，線頭上有一個針子，爺明日到避風的去處，且縫一縫，遮了身體。等澤州樊爺到來，有銀子換衣服，便不打緊了。明日早晨，若厭聽我拙夫瑣碎，不吃早飯出門，媳婦到禮得有幾文皮錢，也在盤內，爺買得些粗糙點心充飯。晚間早些回來，說完這些言語，把那桌帛兒放了自去了。叔寶閉門，將飯盤搬進，又見青布條盤成錢串，攏著三百文皮錢，一索線線頭上個針子，都取來

安在草鋪頭邊，熱沸湯一碗肉羹，叔寶初到他店中，說這肉羹好吃，頓頓要這碗下飯。自算賬之後，菜飯也是不周全的。那裏有這湯吃。因今日下了這樣富客，做這肉湯，留得這一碗。叔寶欲待不吃，熬不得肚中飢餓，只得將肉羹連氣吃下。秋宵耿耿，且是難得成夢，翻翻覆覆，睡得一覺，醒了天尚未明，且喜這間破屋處處透進殘月之光，他果然他身上這件夏衣，乘月色將綻處，胡亂揪來一縫，披在身上，趁早出來。

補衾奇才識者稀

鶴懸百結事多違

縫時驚見慈親線

惹得征人淚滿衣

帶了這三百錢，就覺胆壯，待要做盤纏，趕到澤州，又恐遇不着樊建威，那時怎回。且小二又疑我沒行止，私自去不若且買些冷饅饅，火燒，懷著在官道上坐等。走來去日，已西斜，遠遠望見一個穿青衣的人，頭帶范陽氍毹，腰跨短刀，背上負著掛箱，好似樊建威模樣。及至近前，却又不是一隻腳踏進人家大門，不防他一個火盆，幾乎踹翻。只見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手執著一串素珠，在那裏向火，見這光景，即便把叔寶上下一看，便道：漢子看仔細，想是你身上寒冷，不妨坐在此烤一烤火。叔寶見說，道：聲有罪了，即便坐下。婦人道：吾看你好一條漢子，爲怎麼身上這般光景，想不是這裏人。叔寶道：我是山東人，因等一個朋友不至，把盤纏用盡，回去不得。婦人道：既如此，你隨口說一

個時辰來。我替你卜一個小課。看得朋友來不來。叔寶便說。備中時。婦人捻指一算便道。卦名速喜。書上說得好。速喜心偏。急來人不肯忙。來是一定來的。只是尙早哩。待出日將終。方有消息。叔寶道。老奶奶聲口。好像不是這裏人。姓怎麼。婦人道。我姓高。是滄州人。因前年我們當家的去世。便同兒子遷到這裏來。倚傍一個親戚。叔寶道。你家兒子。叫甚麼。多少年紀。做怎麼生意。婦人道。只有一個兒子。號叫開道。因他有些膂力。好的是使槍弄棍。所以不事生業。常不在家。說完立起身對叔寶道。想你還未午膳。我有現成麵飯在此。說完進去。托出熱騰騰的一大碗。一碟蒜泥。一雙竹筴。放在桌上。請叔寶吃。叔寶等了這一日。又說了許多的話。此時肚子裏也空虛。並不推却。即便吃完了。說道。蒙老奶奶一飯之德。未知我秦瓊可有相報日子。那婦人道。看你這樣一條漢子。將來決不是落莫之人。怎麼說。這話來。殺人救人。方叫做報。這樣口食之事。說甚麼報。其時街上已舉燈火。叔寶點頭。唯唯。別出門。一路裏想道。慚愧我秦瓊出門。不曾撞著一個有意思的朋友。反遇著兩個賢明的婦人。消釋胸中抑鬱。一頭想。一頭走。正是

深母非易得 千金會擲水

却說王小二因叔寶不回店中。就動起疑來。對妻子道。難道姓秦那原養的。成了仙不成。沒錢還我。難道有錢在別處。吃不成。妻子道。人能變財。或者撞見了怎麼熟識的朋友。

友帶挈他吃兩日。小二道。既如此。我央人問他討飯錢。一日清早。叔寶剛欲出門。只見外邊兩個穿青的少年。迎著進來。不知爲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天下人那個不是炎涼的。惟有做下處主人。尤其出相。交海遊遊之士。想無不遇王小二者。但不能得賢明婦人。如柳氏高母耳。英雄如叔寶。無了錢財。便登一寒至此。豈特床頭金盡。壯士無顏色而已哉。

又評 說者謂叔寶拖柁受杖。大不似公門人。不知叔寶若像公門人。則祇成一積縮而已。惟帶一分疎快之氣。纔見英雄。

第八回 三義坊當綱受騰贖

二賢莊賣馬識豪傑

詞曰 叱咤驍黃區區豈是英雄相。沒個孫湯駿骨誰相賞。伏櫪悲鳴。氣吐青雲漾。多惆悵。程途踴躍太行道。上。右調點絳脣

寶刀雖利。不動文士之心。駿馬雖良。不中農夫之用。英雄雖有。掀天揭地手段。那個識他重他。還要奚落他。那兩個少年與王小二拱手就問道。這位就是秦爺麼。小二道。正是。二人道。秦大哥請了。叔寶不知其故。到堂前敘揖。二人上坐。叔寶主席相陪。王小二看三杯茶來。茶罷。叔寶開言道。二兄有何見教。二人答道。小的們也在本州當個小差。使聞秦兄是個方家。特來說分上。叔寶道。有甚見教。二人道。這王小二在敝衙門前開飯店多年。倒也負個忠厚之

名。不知怎麼千日之長。一日之短。得罪於秦兄。說你怪他。小的們特來陪罪。叔寶道。並沒有這話。這却從何而來。二人道。都說兄怪他有些店帳不肯還他。若果然怪他。索性還了他銀子。擺佈他一場。却是不難的。若不還他銀子。使小人得以藉口。叔寶何等男子。受他類籠。早知是王小二。夾來。會說這話的。喬人了。我只把直言相告。二兄我並不怪他夫婦。只因我囊橐罄空。有些盤費銀兩。在一個樊朋友身邊。他往澤州投文。只在早晚來算還他店帳。餘下的。做回鄉路費。二人叫王小二道。小二哥。秦爺並不怪你。倒要把金裝鋼賣了。還你飯錢。你須照下伏侍。也不通姓名。舉手作別而去。好似

在籠鵲鵲能調舌

去水蛟龍未得飛

叔寶到後邊收拾金裝鋼。王小二忽起奸心。這個姓秦的。奸詐。到有兩根怎麼金裝鋼。不肯早賣。直等我央人說許多閒話。方纔出手。不要叫他賣。恐別人討了便宜去。我哄他當在潞州。算還我銀子。打發他起身。加些利錢兒。贖將出來。刺金子打首飾。與老婆帶將起來。多的金子。利下拿去。兌與人。夫妻發跡。都在這金裝鋼上了。笑容滿面。走到後邊來。叔寶坐在草鋪上。將兩條鋼橫在自己膝上。上面有些銅青了。他這鋼原不是純金的。原是熟銅。流金在上面。從祖秦旭傳父秦。傳到他已經三世了。掛在鞍傍。那裝鋼上的金都磨去了。只是槽門裏有些金氣。放在草鋪上。地濕發了銅青。叔寶自覺沒有看相。只得拿一把稻草。

將銅青擦去。耀目爭光。王小二只道。上邊有多少金子。瞞著眼道。秦爺這個鋼不要賣。叔寶道。爲何不要賣。小二道。我這潞州有個隆茂號當鋪。專當人怎麼短腳貨。秦爺將這鋼抵當幾兩銀子。買些柴米。將高就低。我伏事你老人家。待平陽府樊爺來到。加些利錢贖去。就是了。叔寶也捨不得兩條金鋼賣與他人。情愿去當。回答小二道。你的所見。正合我意。同去當了罷。同王小二走到三義坊一個大姓人家。門旁黑直樞內。門掛隆茂號當字牌。徑走進去。將鋼在櫃上一放。放得重了些。主人就有些恨嫌之意。呀。不要打壞了我的櫃桌。叔寶道。要當銀子。主人道。這樣東西。只好算廢銅。叔寶道。是我用的兵器。怎麼叫做廢銅呢。主人道。你便拿得他動。叫做兵器。我們當絕了。沒用他處。只好鎔做傢伙賣。却不是廢銅。叔寶道。就是廢銅罷了。拿大稱來稱斤兩。那兩根鋼重一百二十八斤。主人道。朋友。還要除些折耗。叔寶道。上面金子也不算有怎麼折耗。主人道。不過是金子的光景。那裏作得帳。況且那兩個靶子。算不得銅價。化銅時就燒成灰了。如今是鐵樞木的覺重。叔寶却慷慨道。把那八斤零頭除去。作一百二十斤實數。主人道。這是潞州出產的去處。好銅當價是四分一斤。該五兩短二錢。多一分也不當。叔寶算四五兩銀子。幾日又吃在肚裏。又不得回鄉。仍然拿回去。小二已有些不悅之色。叔寶回店。坐在房中納悶。

舉世盡肉眼

誰能別可珍



所以英雄士，碌碌多湮淪。

王小二就是運命一般。走將進來，向叔寶道：「你老人家再尋怎麼值錢的東西當罷。」叔寶道：「小二哥你好獸。我公門中人，道路上除了隨身兵器，難道帶怎麼金寶玩物不成？」小二道：「顯不的你老人家叔寶道：我騎匹這黃驃馬，可有人要？」小二道：「秦爺在我家住有好幾時，再不會說這句。說怎麼金裝鋼，我這潞州人真金子還認做假的。那曉得有用的兵器，若說起馬來，我們這裏是旱地。若大若小，人家都有脚力。我看秦爺這匹黃驃，倒有幾步好走。若是肯賣，早先回家，公事都完了。」叔寶道：「這是有銀子的。」小二道：「馬出門就有銀子進門。」叔寶道：「這裏的馬市在怎麼所在？」小二道：「就在西門裏大街上。」叔寶道：「怎麼時候去？」小二道：「五更時開市，天明就散市了。」小二叫妻子收拾晚飯與秦爺吃了。明日五更天，要去賣馬。叔寶這一夜好難過，生怕錯過了馬市。又是一日，如坐針氈，盼到交五更時候起來，將些冷湯洗了臉，梳了頭。小二掌燈牽馬出槽。叔寶將馬一看，叫聲：「呀！道馬都餓壞在這裏了。」人被他寒涼到這等田地。那個馬一發可知了。自從算帳之後，不要說細料，連粗料也沒有得與他吃了。餓得那馬在槽頭嘶喊，婦人心慈，又不肯餵草，瞞了丈夫，偷兩束長頭草，丟在槽裏。憑那馬吃也得不得，把一匹千里神駒，弄得蹄穿鼻擺，肚大毛長，叔寶敢怒而不敢言。要說餓壞了我的馬，恐那小人不知高低，就道連人也沒有得吃。那在馬乎，只得接

扯攏頭，牽馬外走。王小二開門，叔寶先出門外。馬却肯出門，徑曉得主人要賣他的意思，馬便如何曉得賣他呢？此龍駒神馬，乃是靈獸，曉得纔交五更。若是回家去，是三更天也備鞍轡，行行李了，牽棧馬出門。除非是飲水乾青，沒有五更天牽他飲水的理。馬把兩隻前腿蹬定，這就是兩隻後腿倒坐將下去。若論叔寶氣力，不要說這病馬，就是猛虎也拖出去了。因見那馬尪瘦得緊，不忍加勇力去扯他。只是調息綿綬的喚。王小二却是狠心的人，見那馬不肯出門，拿起一根門門來，照那瘦馬的後腿上，兩三門門，把得那馬護疼撲地跳將出去。小二把門一關，道：「賣不得，再不要回來。」却說叔寶牽馬到西營市來，馬市已開，買馬賣馬的王孫公子，往來絡繹不絕。看馬的馳騁雜衆，不記其數。有幾個人看見叔寶牽著一匹馬來，都叫列位讓開些。窮漢子牽了一匹病馬來了，不要換倒了他。合唇合舌的淘氣，叔寶牽著馬在市裏，顛倒走了幾回，問也沒人問一聲。對馬嘆道：「你在山東捕盜時，何等精壯，怎麼今日就垂頭喪氣到這般光景，叫我怎麼怨你？我是何等的人，爲少了幾兩店帳，怎麼弄得垂頭喪氣，何況於你，常言道得好：

人當貧賤語聲低，馬瘦毛長不顯肥。  
得食貓兒強似虎，敗翎鷄鷄不如雞。

先是這人牽馬，後來到是馬帶著人走。一夜不曾睡得，五更天起來，空肚裏出門。馬市裏沒人瞅睬，走著路都是

打盹睡著的。天色已明，走過了馬市。城門大開，鄉下農夫挑柴進城來賣。潞州卽今山西地方，秋收都是那茹茹藉兒。若是別的糧食，收拾起來枯槁了。獨有這一種氣旺秋收之後，還有青葉在上，馬是餓極的了。見了青葉，一口撲去，將賣柴老莊家一交撲倒。叔寶如夢中驚覺，急去攙扶。那人老當益壯，翻身跳起，道：朋友不要著忙，不曾跌壞。那時馬嚼青葉，不得溜穩。老者道：你這匹馬，牽著不騎，慢慢的走，敢是要賣的麼？叔寶道：便是要賣，他在這裏撞個主顧。老者道：馬驃雖是跌了，額口倒還好哩。叔寶正在懊悶之際，見老者之言，反歡喜起來了。

喜逢伯樂顧 冀北始空羣

問老者道：你是鞭杖行，還是獸醫出身？老者道：我也不是鞭杖行，也不是獸醫。老漢今年六十歲了。離城十五里，居住這四東柴有一百多斤。我挑進城來，肩也不會換一換。你這馬輕輕的撲了一口青葉，我便跌了一交。就知這馬額口還好，只可惜你頭路不熟，走到這馬市裏來。這馬市裏賣馬的，就是那等不得窮的人。叔寶笑道：怎麼叫做等不得窮的人？老者道：但凡富貴子弟未曾買馬，先叫手下人拿著一副鞭轡，跟著走了馬的毛片，搭上自己的鞍轡，放個轡頭，中意方纔肯買。他怎肯買你的病老培養？自古道：買金須向識金家，怎麼在這個所在出脫病馬來？你便走上幾日，也沒有人陪著哩。叔寶道：據你說起來，還是牽到怎麼所在去賣呢？老者道：只是我要賣柴，若是不

賣柴，引你到一個去處，這馬就有人買了。叔寶道：你賣柴的小事，你若引我去賣了這匹馬，事成之後，送你一兩銀子牙錢。老者聽說大喜道：這裏出西門去十五里地，有個主人姓單，雙名雄信，排行第二。我們稱他做二員外。他結交豪傑，買好馬送朋友。叔寶如酒醉方醒，大夢初覺的一般，暗暗自悔。我失了檢點，在家時常聞朋友說潞州二賢莊單雄信是個延納的豪傑，我怎麼到此就不去拜他。如今弄得衣衫襤褸，面鵝形一般，却去拜他，豈不是遲了。正是臨渴掘井，悔之無及。若不往二賢莊去，過了此渡，又無船了，却怎麼處也罷。只是買馬，不要認慕名的朋友，就是了。老人家你引我前去，果然賣了此馬，實送你一兩銀子。老者負了厚謝，將四東柴寄在豆腐店門口，叫賣豆腐的替我照管。一照管扁擔頭上，有一個青布口袋兒，裝了一升黃豆。進城來換茶葉的，見馬餓得狠，把豆兒倒在個深坑塘裏面，扯些青柴，拌了與那馬且吃了。老莊家拿扁擔兒引路，叔寶牽馬竟出西門，約十數里之地，果然一所大莊，怎見得但見

碧流深繞古木陰森，碧流深繞往來魚腹縱橫。不陰森上下鳥聲稠雜，小橋虹跨景色清幽。高屋連規模齊整，若非舊園，定是名門。

老莊家持扁擔過橋，入莊，叔寶在橋南樹下拴馬。見那馬瘦得不像模樣，心中暗道：已所不食，勿施於人。我也若不上教他人，怎麼肯買？因連日沒心緒，不會牽去飲水，肯

刷飽鬃尾都結在一處。叔寶只得將左手衣袖捲起。按著馬鞍右手五指。將馬鬃往下一分理。那馬怕疼。就掉過頭來。望著主人。將鼻息亂扭。眼中就滾下淚來。叔寶心也。不去理他。領鬃用手掌在他項上。拍了這兩掌。道：「馬那馬。你就是我的童僕一般。在山東六府馳名。也仗你一臂之力。今日我月建不利。把你賣在這莊上。你回頭有戀戀不捨之意。吾却忍心賣你。我反不如你也。馬見主人拍項分付。有欲言之狀。四蹄踢跳。嘶喊連聲。叔寶在樹下長歎不絕。正是

感負空羣志

遺餘歷塊才

慚無人剪拂

昂首一悲哀

却說雄信富厚之家。秋收事畢。閒坐廳前。見老人家豎扁擔於窗扇門外邊。進門垂手對員外道：「老漢進城賣柴。見個山東人牽匹黃驃馬要賣。那馬雖跌落懸韁口。還硬如今領著馬在莊外。請員外看看。」雄信道：「可是黃驃馬。老漢道：「正是黃驃馬。雄信起身。從人跟隨出莊。叔寶隔溪一望。見雄信身高一丈。貌若靈官。戴萬字項皂。笑包金。穿寒羅細摺。粉底皂靴。叔寶自家看著身上。不像模樣得緊。驟在大樹背後解淨手。抖下衣袖。揩了面上淚痕。雄信過橋。只去看馬。不去問人。雄信善識良馬。把衣袖撩起。用左手在馬腰中一按。雄信臂力最狠。那馬雖筋骨峻嶒。却也分毫動不。託一託頭至尾。准長丈餘。蹄至鬃。准高八尺。遍體黃毛。如金絲細捲。並無半點雜色。此馬妙處。正是

奔千里蕩塵埃

神駿能空冀北胎

蹄斷絲繩搖玉響

金龍飛下九天來

雄信看罷了馬。纔與叔寶相見道：「馬是你賣的麼？」單員外只道是販馬的漢子。不以禮貌相待。只把你我相稱。叔寶却認賣馬。不認販馬。答道：「小可也不是販馬的人。自己的脚力窮途賣於寶莊。雄信道：「也不管你買來的。自騎的。竟說價罷了。叔寶道：「人貧物賤。不敢言價。只賜五十兩充前途盤費足矣。雄信道：「這馬討五十兩銀子也不多。只是蹀跌重了。若是上得細料。用些工本。還養得起來。若不吃細料。這馬就是廢物了。今見你說得可憐。我與你三十兩銀子。只當送兄路費罷了。雄信還了三十兩銀子。轉身過橋。往裏就走。也不十分勸力要買。叔寶只得跟過橋。來了。憑員外賜多少罷了。雄信進莊來。立在大廳滴水簷前。叔寶見主人立在簷前。只得站立於月臺旁邊。雄信叫手下人牽馬到槽頭去。上些細料來回話。不多時。手下向主人耳邊低聲回覆道：「這馬狼得緊。把老爺胭脂馬的耳朵。都咬壞了。吃下一斗蒸熟黑豆。還在槽裏面搶水草吃。不肯住口。雄信暗喜。喬做人情道：「朋友。我們手下人說。馬不吃細料的了。只是我說出與你三十兩銀子。不好失信。叔寶也。不知馬吃料不吃料。隨口應道：「但憑尊賜。雄信進去取馬價銀。叔寶却不是塔下伺候的人。進廳坐下。雄信三十兩銀子。得了千里駒。捧著馬價銀出來。喜容可掬。叔寶久不見銀。見雄信捧著一包銀子出來。比得他馬的歡喜。却

也半斤八兩。叔寶雖道這等局量福淺。他却是個孝子。久居旅邸。思想老母。晝夜熬煎。今見此銀。得以回家。就如見母的一般。不覺

歎從眉角至 笑向頰邊生

叔寶雙手來接銀子。唯信料已買成。銀子不過手。用好言問叔寶道。兄是山東。貴府是那一府。叔寶道。就是齊州。雄信把銀子向衣袖裏一籠。叔寶大驚。想是不買了。心中好生捉摸不著。正是

隔面難知心腹事 黃金到手怕成空

未知雄信袖銀的意思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以窮求助。豈豪傑行藏。况且無困至前。亦豈壯夫所樂。不往見不通名。纔見叔寶出人頭地處。總之

雄信自好客。叔寶自愛財。不可同年而語也。

第九回 入酒肆暮逢舊識人 還飯錢徑取回鄉路

詩曰 乞食吹竿骨相癯 一腔英氣未全除 其妻不識友人識 容貌似殊人不殊

函谷梯袍憐范叔 臨卽杯酒醉相如 丈夫交誼同金石 肯爲貧窮便欲疎

結交不在家資。若靠這些家資。引惹這干蠅營狗苟之徒。有錢時便做出拆屋斧頭。沒錢時便做出浮雲薄態。畢竟聲名可以動得隔地知交。索眼力方結得困窮兄弟。單雄信爲何把銀子袖去。只因說起齊州二字。便打動他一

點結交的想法。向叔寶道。兄長請坐。命下人看茶。過那莊菜的老兒。看見留坐。要講話。靠在窗外。呆呆聽著。雄信道。勳問仁兄。濟南有個慕名的朋友。兄可相認否。叔寶問是誰。何人。雄信道。此兄姓秦。我不好稱他名諱。他的表字叫做叔寶。山東六府馳名。稱他爲秦專諸。在濟南府當差。叔寶因衣襟襖。醜得緊。不好答應。是我却隨口應道。就是小弟同衙門朋友。雄信道。失贖了。原來是叔寶的同袍。請問老兄高姓。叔寶道。在下姓王。他因心上只爲王小二飯錢。要還。故隨口就是王字。雄信道。王兄請略坐小飯。學生還要煩兄寄信與秦兄。叔寶道。飯是不領了。有書作速付去。雄信復進書房去。封程儀三兩。潞袖二疋。至廳前。殷勤致禮。要修一封書。託兄寄與秦兄。只是不曾相會的朋友。恐稱呼不便。煩兄道意罷。容日小弟登堂拜望。這是馬價銀三十兩。銀皆足色。外具程儀三兩。不在馬價數內。舍下本機上。袖二疋送兄。推叔寶同袍分上。勿嫌菲薄。叔寶見如此相待。不肯久坐。等飯。恐怕口氣中間露出馬脚來。不好意思。告辭起身。

長馬伏櫪日 英雄晦運時

熱衷雖想慕 對面不相知

雄信友道已盡。也不十分相留。送出莊門。舉手作別。叔寶徑奔西門。老莊家尙在窗外。睡掛下一條涎唾。倒有尺把長。只見單員外走進大門。對老兒道。你還在這里。老兒道。聽員外講話久了。不覺打盹起來。那賣馬的敢是去了。

雄信遂即纔別去。言罷徑步入內。老莊家急拿扁擔挑做兩步趕上。叔寶因聽見說姓王。就叫王老爺原許牙錢與我。便好。叔寶是個慷慨的人。尚把這三兩程錢拆開。取出一錠多少些也就罷了。老兒喜容滿面。拱手作謝。往豆腐店取柴去了。不題。却說叔寶進西門。已是上午時候。馬市都散了。人家都開了店。新開的酒店門首堆積的熏燒下飯。噴鼻馨香。叔寶却是吃慣了的人。這些時熬得牙清口淡。適纔雄信莊上又不曾吃得。腹中飢餓。暗想道。如今到小二家中。又要吃他的醃臘東西。不如在這店中過了午去。還了飯錢。討了行李。起身徑進店來。那些走堂的人。見叔寶將兩疋路紬打了捲夾。在衣服底下。認了他是打漁鼓唱道情的。把門攔住道。纔開市的酒店。不知趣亂往裏走。叔寶把雙手一分四五個人都跌倒在地。我買酒吃。你們如何攔阻。

世情看冷暖 人面逐高低

內中一人跳起身來道。你買酒吃到櫃上稱銀子。怎麼亂往裏走。叔寶道。怎麼要我。先稱銀子。酒保道。你要先吃酒。後稱銀子。你到貴地方去吃。我這潞州有個舊規。新開市的酒店。恐怕酒後不好算帳。却要先交銀子。然後吃酒。叔寶暗想。強漢不捉市。只得把櫃上來把路紬放下。袖內取出銀子來。把打亂的程儀。總包在馬價銀一處。却要稱酒錢。口裏喃喃的道。銀子便先稱把你。只是別位客人來。我却要問他店規。果然如此。再不消提起。櫃裏主人却知事。

賠著笑臉道。朋友請收起銀子。天下書同文行同倫。再沒有先稱銀子後吃酒的道理。手下人不識好歹。只道別處客人性格不同。酒後難於算帳。故意垂綁。要先稱銀子。殊不知我們酒店生理。正要延納四方君子。况客長又不是不修邊幅的人。出言唐突。但看我薄面。勿深計較。請收起銀子裏面請坐。我叫他煖酒來與客長吃便了。叔寶見他言詞委曲。回噴作喜道。主人賢慧。不必再提了。袖了銀子。拿了路紬。往裏走進二門。三間大廳齊整得緊。廳上擺的部是條桌交椅。滿堂四景詩畫掛屏。柱上一聯對句。名人標題。贊美這酒館的好處。

精滴珍珠漏洩乾坤一團和氣

杯浮琥珀陶鎔肺腑萬種風情

叔寶看看廳上光景。又暗暗自己身上。盡藍縷。原怪不得這些狗才攔阻。見如今坐在上面。不像模樣。又想一想。難道他店中的酒。只賣與富貴人吃。不賣與窮人吃的。又想一想。想這些的人。都不在這廳上飲酒。定睛一看。兩帶琵琶欄杆的外邊。都是廂房。廂房內都是條桌懶凳。叔寶素位而行。微笑道。這是我們窮打扮的席面了。走向東廂房第一張條桌上。放了路紬坐下。正是

花因風雨難爲色 人爲貧寒氣不揚

酒保取酒到來。却換了一個老兒。不是推他那些人了。又不是燻燒的下飯。却是一碗冷牛肉。一碗凍魚。瓦鉢磁器。酒又不熱。老兒擺在桌上。就走向了。叔寶惱將起來。難道

我秦叔寶天生定該吃這等冷東西的。我要把他家私打做齋粉。房子拖坍他的。不過一翻掌間。却是一莊沒要緊的事。明日傳到家裏。朋友們知道了。叔寶在潞州。不過少了幾兩銀子飯錢。又不風不顛。上店吃酒打了兩次。又不曾吃得成。總來爲了口腹。惹人做了話柄。熬了氣。吃他的席酒。這也是肚裏飢餓。恕却小人未免自傷落莫。纔吃了一碗酒。用了些冷牛肉。正是

土塊調重耳 蕪亭困漢光

聽得店門外面喧嚷起來。店主人高叫二位老爺在小店扛中火去。兩個豪傑在店門首下馬。四五個部下人推著兩輛小車子。進店解面衣拂灰塵。主人引著路進二門來。先走的戴進士巾穿紅後走的戴皂莖巾穿紫。叔寶看見先走的不認得。後走的却是故人王伯當。兩個

肥馬輕裘意氣揚 匣中長劍吐寒芒

有才不向汗時屈 聊寄雄心使少腸

主人家到廳上拖椅拂桌。像安席的一般虛景。二位爺就在這頭桌上坐罷。分付手下人另烹好茶。取小菜前邊烹炮精潔的肴饌。開陳酒與二位爺用。言罷自己去了。只見他手下人撮兩盆熱水。二位爺洗手。叔寶在東廂房。恐被伯當看見了。却坐不住。拿了潞紬起身。要走出去。進來時不打緊。他那欄杆圍繞。要打甬道纔出去。得二人却坐在中間。叔寶又不好在欄杆上跨過去。只得背著臉又坐下了。他若顛倒頭竟吃酒。倒也沒人去看他。因他起

欠欠的。王伯當就看見了。叫跟隨的你轉身看東廂房第一張條桌上。這個人像著誰來跟隨的。轉身回頭道。到像歷城秦爺的模樣。正是

軒昂自是雞那鶴 銳利終爲露涸鑽

叔寶閉言暗道。呀。看見我了。伯當近。仲尼陽貨而臚相似的正多。叔寶乃人中之龍。龍到處自然有水。他怎麼得一寒至此。叔寶見伯當說不是。心中又安下些。那跟隨的却是個少年眼快的人。要實這句言語。轉過身緊有著叔寶嚇得叔寶頭也不擡。箸也不動。縮勁低坐。像伏虎一般。這跟的越看越覺像了。總道他我們在此。聲色不動。天下也沒這個吃酒的光景。便道我看來便像得緊。待我下去。瞧不是就罷了。叔寶見從人要走來。等他看出却沒起了。只得自己招架道。王兄是不才秦瓊落難在此。伯當見是叔寶。慌忙起身離坐。急解身上紫衣下東廂房。將叔寶虎軀裹定。拉上廳來。抱頭而哭。主人家著忙都來陪話。三個人有一個哭。兩個不哭。王伯當見叔寶如此狼狽傷感。淒涼。這人乍相見無相關係。叔寶却是因處窮困中就哭起來的理。總是

知己雖存於恤心 丈夫不落窮途淚

叔寶見伯當傷感。反以義言勸慰。仁兄不必墮淚。小弟雖說落難。原沒有怎麼大事。只因守批在下處。有人欠了。店帳。以致流落在此。就問這位朋友是誰。伯當道。這位是我舊相結的弟兄。姓李名密。字玄遂。世襲蒲山鄆公家長

安會與弟同爲殿前左親侍千牛之職。與弟往來情厚。他因姓應圖。爲聖上所忌。棄官同游。小弟因楊素擅權。國政日非。也就一同避位。叔寶又從新與李玄遠揖了。伯當又問兄在此會單二哥麼。怎麼不往單二哥處去。叔寶道。小弟時常假差。再不曾想起單二哥。今日事出無奈。到二賢莊去把坐馬賣與單二哥了。伯當道。兄坐的黃驃馬賣與單二哥了。得了多少銀子。叔寶道。却因馬驟跌重了。討了五十兩銀子。實得三十兩就賣了。伯當且驚且笑道。單二哥是有名豪傑。難道與兄做交易討便宜。這也不成。個單雄信了。如今同去。原馬少不得奉還。還要取笑他幾句。叔寶道。賢弟我不好同去。到潞州不拜雄信是我的缺典。適纔賣馬。問及賤名。我又假說姓王。他問起歷城秦叔寶。我只得說是相熟朋友。他又送潞州二疋程儀。三兩。我如今同二位去。豈不是個蹤跡變幻。二位到二賢莊去。替我委曲道意。說賣馬的就是秦瓊。先因未曾奉拜。得罪。後因艱難不好相見。故假託姓王。殷勤之意。已銘肺腑。異日再到潞州登堂拜謝。玄遠道。我們在此與單二哥四人相聚。正好盤桓。兄有心。久客不在。一日。日爲朋友。羈留。我們明日拉單二哥來。歡聚兩日。纔好話別。吾兄尊寓在於何處。叔寶道。我久客念母。又有批題在身。明日把單二哥所贈程儀。收拾兩件衣服。即欲還家。二位也不必同單二哥來看我。伯當玄遠道。下處須要說知。那有好弟兄。不知下處的道理。叔寶道。實在府西首斜對門王小二店裏。伯當

道。那王小二第一炎涼。江湖上有名的王老虎。在兄分上可有不到之處。叔寶感柳氏之賢。不好在兩個劣性朋友面前。說王小二的過失處。二位賢弟。那王小二雖是炎涼。他夫婦二人在我面上。甚是周到。這叫做

小人行短終須短 君子情長到底長

柳氏賢慧。連丈夫都帶得好了。妻賢夫禍少。信不虛言也。三人飲到深黃昏後。伯當連叔寶先吃酒帳。都算還了店主。向叔寶道。今夜暫別。明日決要相會。吾兄落寞在此。吾輩決不忍遽別。明日見了單二哥。還要設處些盤纏。送與吾兄。切勿徑去。叔寶唯唯出店作別。王李二人別了叔寶。上馬徑出西門。往二賢莊。叔寶却將紫衣裹著潞州一處。徑回王小二店來。因朋友不捨來得遲了。王小二見午後不歸。料絕他不會賣馬。心上愈加厭賤。不等叔寶來家。徑把門扇關鎖了。叔寶到了扣門。小二冷聲揚氣道。你老人家早些來家便好。今日留得客人又多。怕門戶不謹慎。鎖了門。鑰匙是客人拿在房中去了。恐怕你沒處睡。外面那木櫃上。是我揩抹乾淨的。你老人家將就睡睡。五更天起來煮飯。打發客人開門時。你老人家進來多睡一回。就是了。叔寶牙關一咬。眼內火星直爆。拳頭一舉。心中怒氣橫飛。這個門不消我兩個指頭就推掉了。打了他一塹。少不得經官動府。又要羈身在此。打怎麼緊。况單雄信是個好客的朋友。王李二兄說進賣馬的。來朝不等紅日東昇。就來拜我。我却與主人結打見官。可是豪傑的舉動。這樣小

人藉口就說我欠了許多飯錢鬧煩他的。又打壞他的門面。適來又在王伯當面前說他做人好。怎麼朝更夕改。又說他不好。我轉是不妥當的人了。小不忍則亂大謀。忍到如今已是塔尖了。不久開交熬也熬得他起了。這樣小人說有銀子還他。就開門了。

笑是小人能好利

誰知君子自容人

叔寶躊躇了這一會。只得把氣平了。叫道：小二哥，我的馬賣了。有銀子在此還你。在外邊睜我却放心不下。萬有差池。不干我事。此時王小二聽見言詞熱鬧。想是果然賣馬回來了。在門縫裏張著沒有了馬。畢竟有了銀子。喜得笑將起來。秦爺我和你說笑話兒。要子難道我開店的人。不知事體。這樣下霜的天氣。好叫你老人家在露天裏睡不成。我家媳婦往客房討鑰匙去了。柳氏拿著鑰匙在旁不得丈夫之言。不敢開門。聽得小二要開。說道：鑰匙來了。小二開門。叔寶進店。把紫衣潞紬櫃上放下。王小二道：這是馬價裏搭來的。麼不要他的貨便好。叔寶道：這却不是馬價裏來的。有銀子在此。袖中取出銀子來。小二見銀子道：秦爺財帛要仔細。夜晚間不見。并他收拾起了。且將就吃些晚飯。得明日替你老人家送行。叔寶道：錢不要吃了。竟會帳來算罷。小二遞過帳簿。道：秦爺你是小虧人的。但憑你算罷了。叔寶看後邊日子到住得多。隨茶粥飯又有幾日不曾吃飯。馬又餓壞了。不會上得馬料。叔寶却慷慨把蔡太守這三兩銀子不要算數。總平兌十七兩銀子付

與小二。對柳氏道：我匆匆起身。不能相謝。容日奉酬娘子。柳氏道：秦爺在此。款待不周。不罪我們。已見寬洪海量。還敢望謝叔寶道：我的回批快拿與我柳氏道：秦爺此時往那裏去。叔寶道：此時城門已開。我歸心如箭。趕出東門。再作區處。小二也略留了一回。就把批文交與叔寶。叔寶取雙簡行李。作別出店。徑奔東門長行而去。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叔寶只是恥窮。一今不出自家偏促。然觀其忍耐王小二。簞弄王小二處。却是有度量有超致。常人不能及也。

又評

如叔寶者。真乃貧而有守者也。有輕財之友而不投。遇富貴之交而不認。所云窮且益堅者。非耶。今人自己貪得求多。反議其恥貧。賄困將飢附飽。而反為豪傑乎哉。

第十回

東嶽廟英雄染病

二賢莊知己談心

詩曰

困厄識天心

提撕意正深

琢磨成美玉

鍛鍊出良金

骨為窮愁老

謀因艱苦沈

莫緣頻失意

晴黯淚沾襟

如今人小小不得意。便怨天。不知天要成就這人。得似因苦這人一般。越是人扶扶不起。莫說窮愁使病。與他一場。直到絕處逢生。還像不肯放捨他的。王伯當李玄達為叔寶急出城西北。及到三賢莊。已是深黃昏時候。那時雄



信莊門早已閉上了。聞門外犬吠甚急。雄信命開了莊門。看又何人在我莊前走動。做兩步走出莊來。定睛一看。却是王李二友三人攜手進莊。馬卸了鞍。在槽頭上料。手下都到耳房中去住了。雄信手下取拜毡過來。與二友頂禮相拜。坐下。雄信命點茶擺酒。敘罷了契闊。伯當開言。聞知兄長今日恭喜得一良馬。雄信道。不瞞賢弟說。今日三十兩銀子買了一匹千里龍駒。伯當道。馬是我們預先曉得。是一匹良馬。只是爲人再不要討小便宜。討了小便宜。就要吃大虧。雄信道。這馬果是偷來的麼。伯當道。馬倒不是偷來的。且問賣馬的你道是何人。雄信道。山東人姓王。我因歡喜得緊。不曾與他細盤桓。二兄怎知此事。敢是與那姓王的相熟。伯當道。我們倒不與姓王的相熟。那姓王的倒與老哥相熟了。巧言不如直道。那賣馬的就是秦叔寶。適在西門市店中相遇。道及厚情。又有所贈。雄信點頭。嗟。我說這個人。怎麼有個欲言又止之意。原來就是叔寶。如今往那裏去了。伯當道。下處在府西王小二店內。不久就還濟南去矣。雄信道。我們也不必睡了。借此酒便可坐以待旦。王李齊道。便是。這等三人直飲到五更時候。正是

酣歌忘旦暮 寤寐在英雄

把馬都備停當。又牽著一匹空馬。要與叔寶騎。三人趕進西門。到王小二店前。尋問叔寶。叔寶已去了。王小二怕他好朋友趕上。說出他的是非來。不說叔寶步行。說秦瓊要緊回去。偶有回頭差馬。連夜回山東去了。就是有馬。那雄

信放開千里龍駒也趕上了。忽然家中有個凶信到。雄信的親兄出長安。被欽賜馳驛唐公發箭射死。手下護送喪車回來。雄信欲奔兄喪。不得追趕朋友。王李二友因見雄信有事。把這匹龍駒的念頭。亦就中止。各散去罷。單題叔寶自昨晚黃昏深夜。一夜走到天亮。只走得五里路兒。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如叔寶要走一百里也走到了。他賣了馬。又受著無小二的暗氣。背著包兒。想著平日用馬慣的人。今日黑暗裏徒步。越發著惱。闖入山坳去迷了路頭。及至行到天明。上了官路。回頭一看。潞州城牆還在背後。却只好五里之遙。

富貴貧窮命理該

皆因年月日時排

胸中有志休言志

腹內懷才莫論才

庸劣乘時偏得意

英雄遭困有餘災

饒君爲有衝天氣

難敵平生運未來

却說叔寶窮不打緊。又窮出一場病來。只因市店裏吃了一碗冷牛肉。初見王李二友。心中又著實不自在。又是連夜趕路。天寒霜露太重。內傷飲食。外邊感了寒氣。天明是十月初二日。耳紅面熱。渾身似火。頭重眼昏。寸步難行。還是粟氣旺。又捱下五里路來。離城十里。地名十里店。有二三百戶人家。入街頭就是一座大廟。乃東岳行宮。叔寶見廟宇軒昂。且到裏面晒晒日頭。再走進三天門上。東岳殿前一層階級。就像上一個山頭。巴到殿上。指掌叩拜神明。求陰空庇護。不想四肢無力。擡不起腳來。一個頭眩被門

樞絆倒在香爐脚下。那一聲響。好像共工奮怒撞倒不周山。力士施推擊破始皇鐘。論叔賈跌倒也不該這等大響。因有這兩條金裝。鋪背在背後。跌倒擡去。將磨磚打碎七八塊。守廟的香火。掩扶不動。急往鶴軒中報與觀主知道。這觀主却不是尋常之人。他姓魏。名徽。字玄成。乃魏州曲城人氏。少年孤貧。却又不肯事生業。一味好的是讀書。以此無書不讀。莫說三墳六典。八索九邱。諸子百家。天文地理。輜略諸書。無不精熟。是詩詞歌賦。小技。却也曲盡其妙。且又素有大志。遇著英雄豪傑。傾心結納。因是陷時重門。廢薄孤寒。一時當國的卿相。下至守令。都是一干武臣。重的是膂力。薄的是文墨。自嘆生不遇時。隱居華山。做了道士。後遇一個道友。姓徐。名洪。客與他意氣相投。道陷主猜忌。諸子擅兵。自今一統也。只是爲真人掃除。却不能享用。我觀天象。真人已生。大亂將起。子相帶貴氣。有公卿之骨。無神仙之分。可與先打點一個王佐。應時而起。朝夕只與他講些天文。說些地理。帷幄奇謀。驅場神策。忽一日對魏徵道。昨觀王氣。起於參井之分。應是真人已生。罡星復入趙魏分野。應時佐命已出。王氣猶未王。其八尚未得志。罡星色多沈晦。其人應罹困厄。不若你我分投求訪。交結於未遇之先。異日再與子相會。洪客遂入太原。魏徵却在潞州。他見單雄信英雄好客。是一個做得開國功臣的。因此借寓東嶽廟中。圖與交往。且更要困厄中尋幾個豪傑出來。以爲後日幫手。這日正在鶴軒內看誦黃庭。正是

無心求羽化 有意學鷹揚

香火進報。近有個酒醉漢。跌倒在東嶽殿上。隨身兵器。將磨細方磚打碎了。好幾塊。攙又攙他不動。來報老爺知道。魏玄成想昨夜仰觀天象。有罡臨於本地。必此人。也待我自家出去。離了鶴軒。徑到殿上來。見叔寶那狼狽的景象。行李積在一邊。也沒人照管。一隻臂膊屈起。做了枕頭。一手癢着。把破衣袖蓋了自己的面貌。香火道。方纔那隻脚還絆在門檻上。如今又縮下來了。魏玄成上前把手揭開。衣袖定睛一看。見滿面通紅。他得的病症。類於酒醉不能開言。但睜著兩個大眼。魏徵點頭嘆道。兄在窮途。也不該這等過飲。叔寶心裏明白。喉中咽塞。講不出話來。挨了半日。把右手伸將出來。在方磚上寫著有病兩字。那方磚雖淨。未免有些灰塵。這兩字到也看得清楚。魏玄成道。兄不是酒困。原來是有恙。叔寶把頭點一點。玄成道。不打緊。却只是大殿上風頭裏睡不得。後面又沒有空閒的房。屋。叫道。人就扶在殿上。左首堆木料傢伙的一間耳房。裏去。雖非精室。却無風雨來侵。地上鋪些稻草。把棕團蓋上。放叔寶睡下。雙鬮因衆人拿不起。仍留在殿角。玄成把叔寶被囊打開。內有兩疋縹緞紫衣一件。一張公文批道。又有十數兩銀子。就對叔寶道。這幾件東西。恐兄病中不能照顧。待貧道收在房中。待兄病體痊可。交付還兄。何如。那雙鬮我。叫道。人搓兩條粗壯草繩。捆束在一處。就放在殿角耳房門首。量人也不動的。好借他來。辟去些陰氣。虛邪。叔寶

聽說伏地叩首。玄成把紫衣浴袖等件，收拾進房。在鶴軒中撮一帖疏風表汗的藥兒，煎與叔寶吃了，出了一身大汗。次日就神思清爽，便能開言。玄成不住的煎藥與叔寶吃。常來草鋪頭邊坐倒，與叔寶盤桓。漸將米湯調理，病亦逐漸安妥。不覺二七一十四日，是日是十月十五日，却是三元齋。近邊居民，在東嶽廟裏做會。五更天就開大門，殿上掃鐘播鼓。叔寶身子虛弱，怎麼當得。雖有玄成盤桓，却無親人看管。垢面蓬頭，身上未免有些醜氣，氣息難當。這些做會的人，個個憎嫌，七嘴八舌，正是

身居卵殼誰知鳳 跡混鯨鯢辨龍

大凡僧道住庵，必得一兩個有勢力的富戶作護法。又常把些酒食藥料，這些地方無賴破落戶，方得住身安穩。玄成雖做黃冠高岸，氣骨還在，如何肯俯仰大戶。結識無籍，所以衆人都埋怨。道士可惡，容留無籍之人，穢污靈殿。叔寶聽見，又惱又愧，正無存身之地。恰湊著單員外來了。雄信帶領手下人到東岳廟來，要與故兄打鬥。離衆首領出三天門來道：單員外來得正好。雄信道：有怎說話。衆人道：東嶽廟是我濟州求福之地，魏道士妄自尊高，容留無籍異鄉之人，穢污靈殿，不單瞻仰單員外，須要著實處他。雄信是個有意思的人，不作福首，不爲禍先。後言笑道：列位且住，待我對他講。自有道理。說了自上殿來，叫手下請魏法師出來。自己走到兩旁遊玩，只見鐘架後盡頭黑暗裏，人光射出，雄信上前仔細一看，却是一對雙

繩草繩捆倒在地。雄信定睛看了，默然半晌，便問衆人道：這兵器是那裏來的。衆道人齊聲答道：這就是那僧患病的漢子背來的。雄信忙欲再問，只見魏玄成笑容滿面，將出來，向雄信作了揖。雄信便問道：魏先生舍親們都在這里談論這座東嶽廟，乃是潞州求福之地，須要莊嚴潔淨，以便瞻仰。今聞先生容留怎麼人，住在廟中作踐穢污。衆心甚是不喜，故此特問先生端的。不知何等樣人。玄成從容道：小道出家人，豈敢擅專。只因見這個病夫，不是個尋常之人，故此小道也未便打發他去。又况客中忠初，其倒殿上。小道只得把藥石調治，緣得痊愈。出於一念惻隱，望員外原情恕罪，故意列位施主，雄信忙問道：殿角的雙繩，就是那人的兵器麼。是那里人氏。玄成道：山東齊州人。雄信爲叔寶留心，聽見由東齊州四字，嚇了一跳。急問道：姓怎麼。玄成道：那月初二日，跌倒在殿中，不能開言。有一張公文的批剋上，寫單名叫做秦瓊，及至次日清楚，與他盤桓間及，表字叫做叔寶，乃北齊功勳奇將。雄信忙止住，接口問道：如今在那裏。玄成把手一指道：就在這間耳房裏住下。雄信挽著玄成的手，推進側門裏來。忙叫手下人，快扶秦瓊起來相見。手下人三四個，在鋪上抓髯，影兒也沒有一個。雄信焦躁道：難道曉得我來，躲在別處去了。不是一個香火道。我剛纔見他出殿去，小解如今想在後邊軒子裏。雄信見說，疾忙同玄成走出殿來。原來叔寶虧了魏玄成的藥石，調理了十四五日，身中病勢已退，神氣漸

覺疎爽。是日因天氣和暖。又見殿上熱鬧。故走出來。小解過。就坐在後軒裏。避一避衆人憎惡。只見一個火工。衣兜裏盛著幾升米。手裏托著些柴乾菜走出。叔寶問道。你拿到那裏去。火工道。干你甚事。我因老娘身子不好。剛纔向管庫的討幾升小米。幾把乾菜。回家去等他熬口粥兒。將息將息。叔寶見說。猛省道。小人尙思孝母。我秦瓊空有一身本事。不能孝養。反拋母親在家。累他倚閭而望。想到其間。止不住雙淚流。落見桌上有記帳的禿筆一枝。在案。忙取在手。他雖在公門中當差。還粗知文墨。向粉壁上題著幾句道。

咒虎驅馳。甚來由天涯循緘。白雲裏凝眸盼望。征衣滴血。溝洫豈容魚泳。鼠狐安識鵬程。問天心。何時歸期。情嗚咽。七尺軀空生傑。三尺劍光生篋。說甚擎天棒。日名留冊。霜毫點染老青山。滿腔熱血。何時瀉。恐等閒白了少年頭。誰知泣。右調寄滿江紅。

叔寶正寫完。只聽見鬧烘烘。一行人走進來。叔寶仔細一看。見有雄信在內。吃了一驚。避又無處避得。只得低著頭。伏在欄干上。只聽見魏玄成喊道。原來在這裏。此時單雄信緊上一步。忙搶上來。雙手捧住叔寶。將身伏倒道。吾兄在潞州地方。受如此悽惶。單雄信不能爲地主。羞見天下豪傑朋友。叔寶到此。難道還不好認。只得連忙跪下。以頭觸地。叩拜道。兄長請起。恐賤軀污穢。觸了仁兄貴體。雄信流淚道。爲朋友者。死若是替得吾兄。雄信不惜以身相代。

何穢污之有。正是

已成蘭臭合

何問迹雲泥

回顧魏玄成道。先生先兄亡殯之事。且暫停幾日。叔寶兄零丁如此。學生不得在此拈香。把香儀禮物。先生都收了。我與叔寶兄回家。待此兄身體康健。即到寶觀來還願。就與先兄打亡醮。却不是一舉而兩得。分付手下。秦爺騎不得馬。看一乘暖轎來。其時外邊衆施主。聽見說是單員外的朋友。盡皆無言散去了。魏玄成轉到鶴軒中去。將叔寶衣服取出。兩疋潞紬。一件紫衣。一張批週。十數兩銀子。當了雄信面前。交與叔寶。雄信心中暗道。這還是我家的馬價銀子哩。叔寶舉手相謝。別了玄成。同雄信回到二賢莊。自此魏玄成秦叔寶單雄信。三人都成了知己。到書房。雄信替叔寶沐浴更衣。設重榻疊褥。雄信與叔寶同榻而睡。將言語探問他的胸襟。病體十分痊安。日日有養胃的東西供給。叔寶還邀魏玄成來與他盤桓。正賽過父子家人。正是

莫戀異鄉生處好

受恩深處便爲家

只是山東叔寶的老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朝夕懸望。眼都望花了。又常開得官府。要拿他家屬。又不知生死存亡。求籤問卜。越望越不回來。憂出一場大病。臥在牀上。起身不動。正是

心隨千里遠

病逐一愁來

這廝得叔寶平日善於交幾個通家的厚友。曉得叔寶在

外日久。老母有症。衆人約會齊了。饋送些甘供之費。又兼省問。秦老伯母。秦母道。這家子姪。都來相看。這也難得。都請進內房中來。坐到榻前。共是四人。西門外異姓同居。今開鞭仗行的賈潤甫。齊州城裏與叔寶同當差的。三人唐萬俱。連明同差出去的樊建威。秦母坐於床上。叔寶的娘子張氏。立在臥榻之後。以幔帳遮體。秦母見兒子這一班朋友。都坐在床前。觀景傷情。不覺淚下。淚來道。列位賢姪。不棄老朽。特來看我。足見厚情。但不知我兒秦瓊如何下落。一去不回。好教我肝腸都斷。賈潤甫等對道。大哥一去不回。真好奇怪。老伯母且放心。吉人天相。料無十分大慮。不爭早晚。多應到家。秦母埋怨樊建威道。我兒六月裏。與你同差出門。燒紙起身。你便九月裏回來了。如今隆冬天氣。吾兒音信全無。多應不在人世了。媳婦聽得婆婆這一句話。兒幼婦不敢高聲。在帷帳中啾啾唧唧。也啼哭起來。衆人異口同聲。都埋怨樊建威道。樊建威你幹的怎麼事。常言道。同行無疏伴。一齊出門。難道不知秦大哥路上爲何擔擱。端的幾時就該回來。如今爲何還不到家。老伯母止生得大哥一人。久不回家。舉目無親。叫他怎不牽掛。樊建威道。諸兄在上。老伯母與秦大嫂埋怨小弟。不敢分辯。諸兄是做豪傑的人。豈不知在家下日好。出門一時難。六月裏山東。趕到長安。兵部衙門掛號守批。迴就擔誤了兩個月。到八月十五。纔領了批。秦大哥到臨潼山。適遇唐國公。遇了強盜。正在廝殺之際。大哥抱不平起來。救了唐公。

出得關外。匆匆的分了行李。他往潞州。我往澤州。不想盤纏銀子。總放在我的箱內。及至分路之後。方纔曉得途中也用盡了。如今等不得他回來。也補送在此。把一包銀子放在榻前。秦母道。我有四兩銀子。叫他買潞州的。想必他也拿來盤纏了。樊建威道。我到澤州的時節。馬刺史又往太原。恭賀唐公李爺去了。兩個犯人。養在下處。却又柴荒米貴。及至官回。投文領批。警費俱無了。秦母道。這都是你的事。你此後可曉得吾兒的消息呢。樊建威道。若算起路程日子。唐公李爺到太原時。秦大哥已該到潞州了。那時蔡刺史還不曾出門。是斷乎先投過文了。我曉得秦大哥是個躁性的人。難道爲了批迴。擔誤在澤州不成。我若是有盤費。也趕到潞州尋他。討個的信。因沒了盤費。徑自回來。那裏曉得秦大哥還不到家。衆友道。這個也難怪。你只是如今你却辭不得勞苦。還往潞州找尋叔寶兄回來。纔是道理。樊建威道。老伯母不必煩惱。寫一封書起來。待小姪拿了到潞州去。找尋大哥回來便了。秦母命丫環取文房四寶。呵開凍筆。寫幾個字。封將起來。把樊建威補還的解軍銀子。一同付與樊建威道。這銀子你原拿去盤費。尋他回來。却不是好。樊建威道。小姪自盤纏去見了大哥。也就盤纏他回來了。何必要動他前日的銀子。秦母道。你還是拿去。費兩便。衆人道。如今只要急尋大哥回來。你便多帶些盤纏去也好。不知從了老伯母之命。樊建威道。如此小姪就此告別。去尋大哥了。秦母道。遠勞你却是不當衆。

人將送來銀錢。都安在秦母榻前。各散去訖。樊建威回家。收拾包裹行囊。離了齊州。竟奔河東潞州一帶。來尋叔寶。不知可尋得着否。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秦叔寶。命裏帶着魏道士單員外幾個恩星。若是命裏沒有。要在世界上尋。恐不能遇巧如此。

又評 窮到賣馬。還要找上一堆大病。此正窮乏拂亂天。所以玉成之也。况乎玄成之全英雄。於困頓。維信之極。恩禮於窮交。俱由此一病生出。則此病亦何可少也。獨恨母既因留子。不知而沈疴。子復因母歸。而破禍。其爲叔寶累不小耳。

原书空白页

繡像隋唐演義卷二

第七回 冒風寒樊建威訪朋 乞靈丹單雄信生女

詩曰 雪壓關山慘不收 朔風吹送白雲頭 誼密時移刻水舟 生增輕薄似浮瀛

身忙不作洛陽臥 怪殺顛狂如落絮 得與知心少逗留

詭知一夕藍關路 這一首雪詩單說這雪是

高人的清事豪客的酒籌行旅

的愁媒却又在無意中使人會合樊建威自離山東一日

到了河東進潞州府前揆查了幾個公文下處尋到王小

二店問道借問一聲有個山東濟南府人姓秦號叫做叔

寶會在你家作寓麼小二道是有個秦客人在我家作寓

十月初一日賣了馬做路費星夜回去了樊建威聞言長

嘆流淚王小二店裏有客一陣大呼小叫轉身走進去了

柳氏聽見關心走近前問道尊客高姓樊建威道在下姓

樊柳氏道就是樊建威麼樊建威道你怎麼便知我叫樊

建威柳氏道秦客人在我家踐踏許久日日在這里與樊

爺來我們又伏侍他不周十月初一黃昏時候起身的難

道還不會到家麼樊建威道正為沒有回家我特來尋他

心中想道如今是臘月初旬難道路上就兩個多月此人

中途中途失所了在此無益吃了三餐午飯還了飯錢悶悶

出東門趕回山東天寒風大刮下一場大雪來樊建威冒

雪衝風耳朵裏頸窩裏都鑽了雪進去冷氣又來得利害

口也開不得只見

亂飄來燕塞邊密瀾向孤城外却飛還梁苑去又廻轉

瀾橋來攘攘挨挨顛倒把乾坤壓分明將造化填盡摩

得紅口無光威福得青山失色長江上凍得魚沈雁杳

空林小飲得虎嘯猿哀不成祥瑞反成害侵傷了雙麥

壓損了庭槐暗昏柳眼勸旋梅腮墮截了錦重重禁闕

宮塔遮掩了綠沉沉舞榭歌臺衰哉苦哉河東貧士愁

無奈猛驚猜忒奇怪這的是天上飛來冷禍胎教人遍

地下生災幾時守得個赫威威太陽真火當頭曬駁溶

溶和氣吞風滾地來掃彤雲四開現青天一塊依舊祥

光瑞煙霧

樊建威寒顫熬過了十里村鎮天色又晚沒有下處只

得投東岳廟來歇宿那坐廟就是秦叔寶得病的所在若

不是這場大雪怎麼得樊建威剛剛在此歇宿道叫做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東岳香火正在關門只見一人捱將進來投宿道人到鶴

軒中報與魏觀主觀主乃是極有人情的即便延納樊建

威到後軒中放下行李抖去雪水與觀主施禮觀主道貴

處那里樊建威道小弟姓樊山東齊州人往潞州找尋朋

友遇此大雪暫停寶宮借宿一宵明日重酬觀主道足下

是樊先生尊字可是樊建威麼樊建威嚇了一跳答道仙

長何以知我名字觀主道叔寶兄曾道及一字樊建威大

喜道那個叔寶觀主道先生又多問了秦叔寶能有得幾



個。樊建成忙問在那裏。觀主道：十月初二日，有病到敝觀中來。樊建成頓足道：想是此兄不在了。且說如今怎麼樣了。觀主道：十月十五日，二賢莊單員外邀回家去，與他養病。前日十一月十五日，病體全愈，在敝宮還願。因天氣留住在家，不曾打發他回去。見在二賢莊上。樊建成一聞此言，却像什麼光景，就像是

窮士幾金千兩，寒儒連中高魁，洞房花燭喜難挨。久別親人重會，困虎肋添煙翅，盤龍角奮春雷。農夫苦旱，遇淋漓暮景得生麒麟。右調西江月

觀主收拾果酒，陪建威夜坐。樊建成因雪裏受些寒氣，身子困倦，到也放最多飲幾杯熱酒，暫且睡過一宵。纔見天明，即便起身，封一封謝儀，送與觀主。這觀主知是秦叔寶的朋友，死也不肯受他的，留住樊建成吃了早飯，送出東岳廟來，指示二賢莊路徑。樊建成竟投羅信莊上來。此時雄信與叔寶書房中，搗爐飲酒賞雪，倒也有興。正是

對梅發清興 飲酒敵寒威

手下莊客來報，山東秦太太一個樊老爺寄家書在外。叔寶喜道：單二哥家母託樊建威寄家書來了。二人出莊迎接。叔寶笑道：果然是你建威道。前日分行行李時，銀子却在弟處，不曾分得。回去送與伯母，伯母定要小弟做盤纏。尋覓吾兄回去。叔寶道：爲盤纏不曾帶得，掙掙出無數事來。雄信道：前話慢題，且請進去。雄信叫手下人接了樊老爺的行李，一直引到書房暖處。雄信先與建威施賓主之

禮。叔寶又拜謝建威風雪寒苦之勞。雄信分付手下重新擺酒。叔寶問道：家母好麼？建威道：有書在此請看。叔寶開

一封書寄思兒淚 千里能牽遊子心

雄信看見，暗暗微笑。酒席完備了，三人促膝坐下。雄信問叔寶兄，令堂老夫人安否？叔寶道：家母多病。雄信道：我見兄急急裝束，似有歸意。叔寶眼中垂淚道：不是小弟無情，他則歸去，奈家母病重，暫別仁兄。來年登堂拜謝仁兄活命之恩。雄信道：兄要歸去，小弟不敢攔阻，但朋友有責善之道，忠臣孝子，何代無之。要做便做個實在的人，不要做沽名釣譽的人。叔寶道：請兄見教。怎麼是真孝？怎麼是假孝？雄信道：大孝爲真，小孝爲假。狗情遠意，故名爲假。兄如今星夜回去，恰像是孝。實非真孝。叔寶眼淚都住了，不覺笑將起來道：小弟貧病流落，久隔慈顏，實非得已。今聞母病星夜還家，乃人子至情。怎麼呼爲小孝？樊建威道：秦大哥一聞母病，二奉母命，作急還家，這是大孝。雄信道：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令先君北齊爲將，北齊國破身亡，全其大節，乃亡國之臣，不可與圖存。天不忍忠臣絕後，存下兄長這一籌英雄，正當保身待用，克光前烈。你如今星夜回去，寒天大雪，貴恙新愈，倘途中復病，元氣不能接濟。萬一三長兩短，絕了秦氏之後，失了令堂老伯母終身之望。雖出至情，不合孝道。豈不聞君子道而不德，舟而不遊，陸步之間，不敢忘孝。冒寒而去，吾不敢聞命。叔寶道：然則小

弟不去。反爲孝麼。雄信笑道。難道教兄終於不去麼。只是遲早之間。自有道理。況令堂老伯母是個賢母。又不是不達道理的。今日託建威兄來找尋。只爲愛子之心。不知下落。放你不下。兄如今寫一封回書。說領文擔擱日久。正思要待還家。忽染大病。今雖全愈。不能任勞。聞命急欲歸家。定省。徑說小弟苦留。略待身子勞碌得起。新年頭上使得回家。令堂得兄下落。豈病自然痊可。也定不要你冒寒而去。我與兄長。既有一拜。卽如我母一般。收拾些微禮。作甘旨之費。寄與令堂。且安了宅眷。再託樊兄把潞州解軍的批。迴往齊州府稟明了劉老爺。說兄臥病在潞州。尚未回來。注消完了衙門的公事。公私兩全。待來春日暖風和。小弟還要替兄設處些微本錢。勸兄此番回去。不要在齊州當差。求榮不在朱門下。倘奉公差道。由不得自己。使令堂老伯母倚門懸望。非人子事親之道。遲去些時。難道就是不孝了。叔寶見雄信講得理長情切。又自揣却寒不能遠步。對樊建威道。我却怎麼處。還是同兄回去。還是先寫書回去。樊建威道。單二哥極講得有理。令堂老伯母得知你的下落。自然病好。曉得你在病後。也不急你回家了。叔寶向雄信道。這便是了。叔寶就寫完了書。取批迴出來付與樊建威。囑託他完納衙門中之事。雄信回後房取潞袖四疋。碎銀三十兩。寄秦母爲甘旨之費。又取潞袖二疋。銀十兩。送樊建威爲贖敬建威當日別去。回到山東。把書信銀兩交與秦母。又往衙門中完了所託之事。雄信依留叔寶

在家。一日叔寶閒著。正在書房中看花道興。雄信進來說了幾句閒話。雙眉蹙。默無語。斜立着。苦叔寶見他這個模樣。只道他有厭客之意。耐不住問道。二哥平日胸襟洒落。笑傲生風。今日何故似有憂疑之色。雄信道。兄長不知小弟平生再不喜愁。前日亡兄被人射死。小弟氣悶了三四日。因這樁事。急切難以擺佈。且把丟開。如今只因弟婦有恙。無法可以調治。故此變形於色。叔寶道。正是我忘了。問兄。曾嫂是誰氏之女。完姻幾年。雄信道。弟婦就是前都督崔長仁的孫女。當年岳父與弟父有交。不道不多幾時。父母雙亡。家業漂零。故此其女卽歸於弟處。且喜賢而有智。只是結褵以來六七年了。尙未生產。今春懷孕。迄今十一月尙未產下。故此弟憂疑在心。叔寶道。弟聞自古虎子麟兒。必不容易出胎。況吉人天相。自然瓜熟蒂落。何須過慮。正閒話間。只聽見手下人。嚶嚶的進來報道。外邊有個番國僧人在門首。強要化齋。再回他不去。雄信聽說。便同叔寶出來。只見一個番僧。身披著花色絨繡禪衣。肩挑拐杖。那面貌生得。

一雙怪眼。兩道窄眉。鼻尖高聳。恍如鷹爪。鈎鐵鬚。鬚。却似獅張海口。嘴裏念著番經。囉喃手裏搖著銅磬。琅琅。只道達摩乘葦渡。還疑鐵拐降山前。雄信問道。你化的是素齋葷齋。那番僧道。我不吃素。雄信見說。叫手下的。切一盤牛肉。一盤鶻肉。放在他面前。雄信與叔寶坐著看他。那番僧雙手捧來。不多幾時。兩盤東西

吃得罄盡。雄信見他吃完，就問他道：「師父如今往那里去？」那番僧道：「如今要往太原一路，轉到西京去走走。」雄信道：「西京乃禁城之下，你出家人去做什麼？」番僧道：「開當今主上倦於政事，一切庶務，信者太子掌管。那太子是個好頑，不耐靜的人，所以嗜這裏修合幾顆藥，要去進奉他受用。」叔寶道：「你的身邊只有要藥，沒有別的藥？」番僧道：「諸病都有。」番僧道：「可有催產調經的丸藥？」賜些番僧道：「有。」向袖中摸出一個葫蘆，傾出碗豆大一粒藥來，把黃紙包好，遞與雄信道：「拿去等定更時，用沉香湯送下，如吃下去，就產與女胎，如隔一日產，便是個男胎了。」說完立起身來，也不謝聲，竟自長揚去了。雄信攜著叔寶的手，向書房中來。叔寶嘆息道：「主上怠政卸權，四海又盜賊讎起，致使外國番隅多已知道。將來吾輩不知作何結果。」雄信道：「愁他則甚。若有變動，吾與兄正好揚眉吐氣，幹一番事業。」難道還要唐唐碌碌的過活，說罷進去。其夜雄信將番僧的藥，與崔夫人服下，交夜半子時，但聞滿室蓮花香，即養下一個女孩兒來，取名愛蓮。夫妻二人喜之不勝。正是

明珠方吐艷

蘭蕙尚無芽

叔寶聞知不勝欣喜，倏忽間不多幾日，已到了除夕。雄信陪叔寶飲到天明，擁爐談笑，却忘了身在客鄉。叔寶又想著功名未遂，蹤跡飄零，離母拋妻，却又傲然不樂。天明又是仁壽二年正月，年酒熱鬧，叔寶席席有分，吃得一個不耐煩起來。一個新年裏，弄得昏頭搭腦，沒些清楚。

將酒瀆愁腸

愁重酒無力

又接了賞燈的酒，主人也困倦了。雄信十八日晚間，回到後房中去睡了。叔寶自己牽挂老母，再不得睡下，只管在燈底下走來走去。那些手下人見他不睡，問道：「秦爺這早晚如何還不睡？」叔寶道：「我要回山東之心久矣，奈你員外情厚，我要辭他，却開不得口。列位可好讓我去，我留書一封，謝你員外罷。」因主人好客，手下人個個是殷勤的，眾人道：「秦爺在此，正好多住住兒去，小的們怎麼敢放秦爺回去？」叔寶道：「若如此，我更有處。」又在那廟點頭指手，似有別思。眾人恐怕一時照顧不迭，被他走去，主人畢竟見怪，一邊與叔寶講話，一邊就有人往後邊報與主人道：「秦大爺要去了。」雄信聞言，披衣靸履而出道：「秦大哥為何陡然去了？」莫不是小弟簡慢不周，有些見罪麼？」叔寶道：「小弟歸心無日不有，奈兄情重，不好開言。如今歸念一動，時刻難留，夢魂顛倒，怕著枕席，言罷流下淚來。」有集唐詩道：

愁裏看春不當春

每逢佳節倍思親

誰堪登眺煙雲裏

水遠山長愁殺人

雄信道：「吾兄不必傷感，既如此，天明就打發吾兄長行便了。」今晚倒睡一覺，以便早起。叔寶道：「已是許下了呢。」雄信道：「我一生不曾換口，難近歡兄不成，轉身走進去了。」叔寶積下一向熬煎，頓覺寬慰。手下人道：「秦爺聽得員外許了明日還家，笑顏便增了許多。」叔寶上床伸脚，鴨睡不題。你道雄信為何直要留到此時，纔放他回去。自從十月

初一日，買了叔寶的黃驃馬下來，當與李玄選說知了。就叫巧手匠人，像馬身軀，做一副鑲金鞍轡。正月十五日，方完。異常細巧，耀眼爭光。欲以厚禮贈叔寶，又恐他多心不受。做一副新鋪蓋起來，將白銀打匾，縫在鋪蓋裏，把鋪蓋打捲，馬備了鞍轡，轡後只說是鋪蓋，不講裏面有銀子。方纔把那黃驃馬牽將出來，又自有當面的驢禮。叔寶要向東岳廟去謝魏玄成，雄信又著人去請了來。賓主是一桌酒，奉錢傍邊桌子上，擺五色潞紬十疋，做就的寒衣四套，盤費銀五十兩。雄信與叔寶把盞飲酒，指桌上禮物向叔寶道：「些微薄敬，望兄哂納。」往日叮嚀，求榮不在朱門下。這句說話，兄當牢記，不可忘了。魏玄成道：「叔寶兄，低頭人下，易短英雄之氣。况弟曾遇異人道，真主已出，隋祚不長，似兄英勇，怕不做他時佐命功臣。就是小弟託遺黃冠，亦是待時而動。兄可依員外之言。天生我材，斷不淪落。叔寶心中暗道：「玄成此言，殊似有理。但雄信把我看小了，這叫做久處令人賤，送了幾十兩銀子。他就叫我不要人公門。他把我當在家常是少了。做錢賣馬的人，不知我雖在公門，上下往來朋友，贖禮路費，幾幾百金，不能過一年。他就說許多閒話，只得口裏答應道：「兄長金石之言。小弟當銘刻肺腑，歸心如箭，尚不能多。雄信取大杯對飲三杯。玄成也倍飲了三杯。叔寶告辭，把許多物件，都插在馬鞍轡後，舉手作別。正是

揮手別知己

有酒不盡傾

祇因鄉思急

頓使別離輕

出莊上馬，緊縱一轡。那黃驃馬見了故主，馬健人強，一口氣跑了三十里路。纔收得住，那鋪蓋拖下半邊來。這馬若叔寶自己備的，便有筋節，捐的行李，就不得拖將下來。却是單家莊上手下人捐的一頓頓，鬆了皮條。馬走一步，踢一脚。叔寶回頭看道：「這行李捐得不好。朋友送的東西，倘失落了，辜負他的好意。就遲不就錯，前邊有一村鎮，且暫停一晚。到明日五更天，自己備馬行李，就不得差錯了。徑投店來。此處地方名皂角林，也是叔寶時運不利，又遭出一場大禍來。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單雄信之待秦叔寶有一段至情。其贈厚資，恐說明叔寶決不肯受。故暗藏於被褥中。不料因此生許多事來。作者苦心，正於此見。

又評 無一曲筆，又無一直筆。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真令看者應接不暇。設使當時樊建威不遇雪天，不宿東岳廟，得逢親主。那知秦叔寶在單雄信家中，單雄信不將幾句大孝小孝言語，留住叔寶。叔寶看了家信，即便回家。那時金鞍馬轡未完。那得馬歸。纔在鋪蓋裏，生出皂角林一場大禍來。至於番僧丸藥，說到忌政卸權，為後邊伏案。直是太史公筆法。

第二回 皂角林財物露遺殃

順義村插臺逢敵手

詞曰 英雄作事頗傲傲

讒夫何故輕滔滔

煙網鴻雁未足悲

從來財貨每甚危

石崇金谷空遺恨

奴守利財能爾爲

堪悲自是運途蹇

干戈匝地無由免

昂首嗟嗟只問天

紛紛肉眼何須讓

凡人無錢氣不揚，到得多財，却也爲累。若土著之民，富有資財，先得了一個守財虜的名頭，又免不得個有司看想。親友妬嫉，若在外鋪囊沈重了些，便有劫掠之虞。迹涉可疑，又有意外之變。怕不福中有禍，弄到殺身地位。說話秦叔寶未到皂角林時，那皂角林夜間有響馬，割了客人的包去。這店主張奇是一方的保正，同十一個人在潞州遞失狀去，還不會回來。婦人在櫃裏面招呼，叫手下搬行李進客房，牽馬槽頭上料，點燈擺酒飯，已是黃昏深後。張奇被蔡太守責了十板，發下廣捕，批著落在他身上。要捉割包響馬，著衆捕盜人押張奇往皂角林捉拿，曉得響馬與客房都是合夥的多。故此蔡太守著在他身上。叔寶在客房中，聞外面喧嚷，又認是投宿的人，也不在話下。且說張奇進門，對妻子道：響馬得財漏網，瘟太守麵糊盆，不知苦辣，倒著落在我身上。要捕風弄月，教我那裏去追尋。婦人點頭，引丈夫進房去。衆捕盜亦跟在後邊，聽他夫妻有甚說話。張奇的妻子對丈夫道：有個來歷不明的長大漢子，剛纔來家裏下著，衆捕盜聞言，都進房來道：娘子你不要迴避，那是大家身上的干係。婦人道：列位不要高聲，是有個人在我家裏。衆人道：怎麼就曉得是來歷不明。婦人道：

這個人渾身都是新衣服，鋪蓋齊整，隨身有兵器，騎的高頭大馬，樣色是做武官的，畢竟有手下儀仗。說是做客商，有附搭的夥計。這樣齊整人，獨自個投宿，就是個來歷不明的了。衆人道：這話講得有理。我們先去看他的馬，手下掌燈，往後槽來看，却不是潞州的馬，像是外路的馬。想是拒捕官兵追下來，失落了。單問如今在那個房裏，婦人指道：就是這房裏。衆人把堂前燈，都吹滅了。房裏却還有燈，衆人在壁縫外，往裏窺看。叔寶此時晚飯吃過，家伙都收拾出去，把房門拴上。打開鋪蓋要睡，只見褥子重得緊，捏去有硬東西在內，又睡不得，只得拆開了線，把手伸進去，摸將出來，原來是馬蹄銀，用鐵槌打匾，斲方的好像磚頭一般，堆了一桌了。叔寶又驚又喜，心中暗道：單掛信單雄，信怪道你教我回山東，不要當差，原來有這等厚謝。就是掘藏，也還要費些力氣，怎有這現成的造化。他想必是怕我推辭，暗藏在鋪蓋裏邊。單二哥真正有心人也。只不知每塊有多少重，把銀子逐塊擊在手裏，掂一掂，試一試，那曉得。

隔牆須有耳 窗外豈無人

衆捕盜看他暗喜的光景，對衆人道：是真正響馬。若是買貨的客人，自己家裏帶來的本錢，多少輕重，自然曉得。若是賣貨的客人，主人家自有發帳法馬，交兌明白，從沒有不知數目的。怎麼擊在飯店裏，掂斤播兩。這個銀子難道不是打劫來的麼。決是響馬無疑。常言道：轉虎休寬，先去

後邊把他的馬牽來藏過了。衆捕盜腰間解下十來條索。在子他房門外邊。攔欄柱。房樑子。做起軟絆地棚來。絆他的脚步。一個有膽量的。先進去引他出來。店主張奇先瞧見他。只一桌子的銀子。就留了心。想這東西是沒處查考的。待我先進房去。擄他幾塊。怕他怎的。對衆人道。列位老兄。你們不知我家門戶。出入待我先進去引他出來。何如。衆捕人曉得利害的。隨口應道。便等你進去。張奇一口氣吃了兩三碗熱酒。用脚將門一蹬。那門是日夜開閉。年深月久。滑溜異常。一脚激動。便跳將出來。張奇趕進房去。竟搶銀子。叔寶爲這。幾兩銀子。手脚都亂了。若空身坐在房裏。人打進來。招架住了。問個明白。就問出理來了。因有滿桌子的銀子。不道人來。擊他。只道歹人進來。搶劫。怒火直衝。動手就打。一掌去。遺的一聲響。把張奇打來。撞在牆上。腦漿噴出。嗚呀一聲。氣絕身亡。正是

妄想黃金入袖

先教一命歸泉

外面齊聲吶喊。響馬拒捕傷人。張奇妻子。舉家號咷痛哭。叔寶在房裏。著忙起來。就是誤傷人命。進城到官。也不知。累到幾時。我又不曾通名。棄了行囊。走脫了罷。洩開脚步。往外就走。不想脚下。密布軟絆。輕輕跌倒。衆捕盜把。攙鈎。將秦瓊。搭住。五六根水。火棍。一起一落。叔寶伏在地。網上。用膀臂。護了自己頭腦。任憑他。攪打。把拳頭一。錘。短棍。俱折。衆人又。添換短兵器。鐵鞭。拐子。流星。鐵尺。金剛。鐵錘。如意。兵。劈。拍。亂打。正是

虎陷深坑難展爪

龍遭鐵網怎騰空

四枝都打傷了。衆人將叔寶。跌剝衣裳。頓穿索網。取筆硯。來寫響馬的口詞。叔寶道。列位。我不是響馬。是山東齊州府劉爺。差人。去年八月間。在你本府投文。曾解軍犯。久病在此。因朋友。贈金還鄉。不知列位。將我錯認爲盜。誤傷人命。見官自有明白。衆人那里聽他的言語。把地下銀子。都拾將起來。贓物。開了數目。馬牽到門首。擡這秦瓊。張奇妻子。叫村中人。寫了狀子。一同。擡了皂角林。往潞州城。這却是秦瓊。二進潞州。到城門首時。三更時候。對城上。叫喊守城的人。皂角林。擊住。剝響馬。拒捕。又傷了人命。可到州中。這太爺知道。衆人以說傳說。擊鼓報與太爺。蔡刺史。即時分付。巡緝官員。開城門。將這一千人。押進府來。發法曹參軍。勘問。那巡羅官員。開了城門。放進這一千人。到參軍廳。這參軍。姓斛斯名寬。這西人。氏夢中喚起。腹中。酒尚未醒。燈下。先叫捕人。錄了口詞。聽得說道。獲得。贓銀四百餘兩。有馬有器械。響馬無疑。便叫響馬。你喚甚名字。那里人。叔寶忙叫道。老爺。小的。不是響馬。是齊州。解軍。公差。秦瓊。八月間。到此。蒙本府。劉爺。給過批。迴那。斛參軍道。你八月。給批。緣何。如今。還在此。處。這一定。近處。還有。窩家。叔寶道。小的。因病。在此。就延。斛參軍道。這銀子。是那裏來的。叔寶道。是友人。贈的。斛參軍道。胡說。如今。人一個。錢也。拾不得。怎有許多。銀子。贈你。明日。擊出。窩家。黨羽。就知。強盜。地方。與失主。姓名。了。怎又。拒捕。打死。張奇。叔寶道。小的。十九日。

黃昏時候，在張奇家投歇，忽然張奇帶領多人，搶入小的房來，小的疑是強盜，失手打去，他自撞牆身死。斛參軍道：這拒捕殺人，情也真了，你那批迴在何處？叔寶道：已託友人寄回斛參軍道。這一發胡說，你且將投文時，在那家歇宿，病時在誰家將養。一一說來，我好喚齊對証，還可出豁。你叔寶只得報出王小二、魏玄成、單雄信等人。斛參軍聽了一本的帳，叫且將贓物點明，驛馬收監，明日拘齊窩主，再審。可憐將叔寶推下來，正是

平空身陷遭網，百口難明飛禍殃。

次日斛參軍見蔡刺史道：昨蒙老人家發下人犯，內中拒捕殺人的，叫做秦瓊，稱係齊州解軍公人，却無批文可據，且帶有多銀，有馬有器械，事俱可疑。至於張奇身死是實，但未會查有窩家，失主黨羽及檢驗尸傷，未敢據覆。蔡刺史道：這事也太煩，該廳細心鞫審解來。斛參軍回到廳，便出牌拘捉王小二、魏玄成、單雄信一千人。王小二是州前人，尖個州前人來燒了香，說是他公差飯店，並不知情。欺了魏玄成，被差人說強盜，專在菴觀寺院歇宿，百方刁計，詐了一大塊銀子。雄信也用幾兩，隨即收拾千金，帶從人到府前，自己有一所下處，喚手下人去請府中董老爺與金老爺來，原來這兩個一個叫做董環字佩之，一個叫做金甲字國俊，俱是府中捕盜快手，與雄信通家相處。雄信見金董二人到下處來，便將千金交與他，憑他使用。兩人停妥了，監中去見叔寶，與他同了聲口。斛參軍貼肉摠魏

玄成也是雄信爲他使用，得免及至皂角林去檢驗尸傷。金董二人買贖了忤作，把張奇致命處，做了磚石撞傷。捕人也是金董周全，不來苦執覆審，把銀子說是友人蒲山一李密與王伯當相贈的，不做盜賊，不打不夾，出一道審語解堂道。

審得秦瓊以齊州公差至潞州，批雖寄回，而歷歷居停有主，不得以盜疑也。張奇以金多致猜，率衆掩之，秦瓊以倉猝之中，極力推敵，使張奇觸牆而死，律以故殺，不大苛乎。宜以誤傷未滅一戍何辭，其銀兩據稱李密王伯當贈與，合無俟李密等到官質明給發。

論起做了誤傷，也不合充軍，這也是各朝律法不同。既非盜賊，自應給還，却將來貯庫，這是衙門討好的意思。乾沒以肥上官，捕人誣盜也。該處置，却把事都推在已死張奇身上。斛參軍先而講了，蔡刺史處，關節又通，也只是個依擬。叔寶此時得了命，還敢來討鞍馬器械銀兩，憑他貯庫，問了一個幽州總管，下充軍，愈解起發，雄信怒叔寶前途沒伴，兵房用些錢鈔，託董佩之金國俊押解，一路相伴。批上就發了董環金甲名字，當差領文，將叔寶扭鎖出府大門外，鬆了刑具，同到雄信下處，拜謝活命之恩。雄信道：倒是小弟誤累了兄，何謝之有。叔寶道：這是小弟迷途淹蹙，致有此禍，若非兄全始全終，已作圍圍之鬼。雄信就替佩之國俊安家，邀叔寶到二賢莊來，沐浴更衣，換了一身布衣服，又收拾百金盤費，壯叔寶行色，擺酒饌，別告辭。雄信

臨分別。取出一封書來道：「飛佩之叔寶在山東河南交友甚多，就是不曾相會的，慕他名也，少不得接待。這幽州是我們河北地方，叔寶却沒有朋友，恐前途舉目無親，把這封書到了涿郡地方，叫做順義村，也是該處有名的一個豪傑，姓張名公謹，與我通家有八拜之交，你投他引進幽州，轉達公門中，當道朋友好親目，叔寶佩之道，小弟曉得，辭了增信三人上路，正是」

春日陽和天氣好，柳垂金線透長堤。

三人在路上說些自己本領，及公門中事業，彼此相敬相愛，不覺數日之間，到了涿郡。已牌時候，來到順義村，一條街道，倒有四五百戶人家，入街頭第一家就是一個飯店，叔寶站住道：「賢弟，這就是順義村，要投張朋友處，下書初會問的朋友，肚中餓，不好就取飯食，常言說：投親不如落店。我們且上飯店中，打個中火，然後投書，未遲。」黃金二人道：「秦大哥講得有理。」三人進店，酒保引進坐頭，點下茶湯，擺酒飯，吃罷，叔寶同國俊佩之，出店觀看，只見街坊上無數少年，各執兵器，短棍擡將過去，中軍鼓樂簇擁，馬上人，一貌若猛官，戴萬字頂包，巾插兩朵金花，袖服挺帶，綵緞橫批，馬後又是許多刀槍簇擁，擡將過去。叔寶問店家：「迎送的這個好漢，是什麼人？」店主人道：「我們順義村，今日迎太歲爺，叔寶道：「怎麼叫這等一個兇名？」店主人道：「這位爺姓史，雙名大奈，元是番將，迷失在中原，近日某幹在幽州，離老爺標下，授旗牌官，離老爺選中了史爺人材，不知胸

中實授本領，發在我們順義村，打三個月擂臺。三個月沒有敵手，實授旗牌官，舊歲冬間立起，今日是清明佳節，起先有幾個附近好漢，後邊是遠方豪傑，打個幾十場，莫說贏得他的沒有，便是跌得平交的也沒有，如今又迎到擂臺上去，叔寶問道：「今日可打了麼？」店家道：「今日還打一日，明日就不打了。」叔寶道：「我們可去看麼？」店家笑道：「老爺不要說，看有本事也，憑老爺去打。」叔寶道：「店家替我們把行李收下，看打擂臺回來，算還你飯錢。」叫佩之國俊把盤費的銀子，謹慎在腰間，三人出得店門，後邊看打擂臺的百姓，絡繹不絕，走盡北街，就是一所靈官廟，廟前有幾畝荒地，地上築起擂臺來，有九尺高，方圓闊二十四丈，臺下有數千人圍繞，爭看史大奈，吹打迎上擂臺，叔寶弟兄三人，揮將進去，上擂臺，馬頭觀看，可有人上去打，還沒有，人只見那馬頭右首，一扇朱紅欄杆，方方的十個夾角兒，欄杆裏面設著欄杆，上面天平法馬支架停當，又有幾個少年，掌銀櫃，三人到欄杆邊，叔寶問列位：「打擂是個比武的去處，設這欄杆，天平何用？」內中一人道：「朋友，你不知道，我們史爺是個賣博打，叔寶道：「原來是爲利？」那人道：「你不曉得，始初時沒有這個意思，立起擂臺來，一個雷聲，天下響，五湖四海盡皆聞，英雄豪傑聚於臺下，我們史爺爲人謹慎，恐武不善作，打傷了人，沒有憑據，有一個人上去打，要寫一張認狀，如要上去的，本人姓名鄉貫年庚，設個誓，要寫在認狀上，見得打死勿論，這個認狀却雷回不得。」



有一個人要寫一張爭強不伏弱。那人肯落後。都要爭先。爲寫這個認狀。幾日不得清白。故此史爺說不要寫認狀了。設下這橫欄。天平財與命相連。好事的朋友要到橫上來交銀子。叔寶道。交多少。那人道。不多。有一個人交五兩銀子。不拘多少。人銀子交完了。史爺發號令上來打。有一個先往上走。第二個豪傑趕上一步。拖將下來。拖下的就不得上去。就是第二個上去了。當場時有本事打我史爺一舉。以一博十。贏我史爺五十兩銀子。踢一脚。一百兩銀子。跌一交。贏一百五十兩銀子。買一頓拳頭打殘疾。回去怨命就罷了。起先聚二三十人上臺去。被史爺紛紛的。都攢將下來。將一月之間。贏了千金。但有銀子本領不如的。不敢到橫上來交。有本領沒有銀子的。也打不成。自此後這兩個月上去打的人甚少。今日做圓滿。只得將橫欄天平布置在此。不知道可有做的。滿圓豪傑來叔寶對佩之國俊笑道。這到也是豪傑幹的事。佩之就攛掇叔寶道。兄上去官事後。中途發一個財。兄的本領。是我們知道的。一百五十兩手到取來。幽州衙門中用。也是好的。叔寶道。賢弟命不如人。說也閒。我的時運不好。唯信道幾兩銀子。沒有福受用。皂角林惹官事。來潞州受了许多坎。這里打人又想贏得銀子。莫說上去。只好看看罷了。佩之就要上去道。這個機會不要踐了。小弟上去要要能。這個章佩之金國俊不是無名之人。潞州府堂上當差有名的兩個豪傑。叔寶與他不是久交。因遭官事。雄信替引得以識荆。又

不會與他比過手段。見他高興要上去要要。叔寶却也奉承道。賢弟逢場作戲。你要上去。我替你兌五兩銀子。叔寶交銀子在橫裏。章佩之上。攢臺來打。那攢臺馬頭是九尺高。有十八層。利。纔走到半中間。圍繞看的幾千人。一聲喝采。把章佩之嚇得骨軟筋酥。這幾千人是爲許久沒有人上去。今日又有人上去做圓滿。衆人吶喊助他的威。却不曉得他沒來歷的嚇軟了。却又不好回來。只得往上走。便往上走。却不像先前本來面目了。做出許多張志來。咬牙切齒。怒目睜眉。揎拳裸袖。綽步擦衣。發狠上前。下邊看的人讚道。好漢發狠上去了。却說史大奈在攢臺上。三個月不曾遇著敵手。旁若無人。見來人脚步驚虛。却不在他腔子裏。面獅子大開口。做一個門戶。等候來人上中下三路。皆不能出其區。郭童環到攢臺上。見史大奈身軀高大。壓伏不下。他輕身一縱。飛仙臨雙。腳挂而落。將下來。史大奈用個萬敵推魔勢。將童環脚掌落在攢臺上。童環拈下左手擦陰。右手使個高頭馬勢。來伏史大奈。史大奈做個織女穿梭。從右肋下攢在童環背後。揜住衣服。帶叫道。我也不打你了。攛下去罷。把手一揜。從攢臺上攛將下來。下邊看的一攛攛了個燕子腳泥。拍搗跌了一臉灰沙。把一個章佩之弄得滿面羞慚。一個秦叔寶急得火星爆散。喝道。待我上去。就往前走。章佩之攢住道上。去要重兌銀子。前邊五兩銀子已輸絕了。叔寶不得工夫。兌取一大錠銀子。丟在欄上道。這銀子多在這里。打了下來。與

你算罷。也不從馬頭上上擡臺去。平地九尺高一擡。就跳上擡臺來。竟奔史大奈。史大奈招架。秦瓊好打。

拽開四平拳。踢起雙飛脚。一個拍肋劈胸救。一個剜心側腹著。一個青獅張口來。一個鯉魚跌子歸。一個餓虎撲食最傷人。一個蛟龍獅子能兇惡。一個忙舉觀音掌。一個急起趕漢脚。長拳脚勢自然兇。怎比這回短打多。

掠削。

也不像兩個人打。就如一對猛虎爭。擡臺上滾做一團。牡丹踏好。全憑綠葉扶持。雖道史大奈在順義村打了三個日擡臺。也不曾有敵手。孤身就做了這一個好漢。一個山頭一隻虎。也虧了順義村的張公謹做了主人。就是叔寶有書投他。尚未相會的。此時張公謹在靈官廟。叫廬人整治酒席。伺候賀喜。又邀一個本村豪傑白顯道。他二人是酒友。等不得安席。先將幾樣菓菜在大殿上取。巖冷酒試嘗。只見兩個後生慌忙的走將進來道。二位老爺。史老爺官星還不現。公謹道。今日做個滿。怎麼說這話。來人道。擡臺上史爺倒先把一個擡將下來得了勝。後跳一個大漢上去。打了三四十合不分勝敗。小的們擡臺底下觀看。史爺手脚都亂了。打不過這個人。張公謹道。有這樣事。可做到滿。就這。這個人。張公謹道。有這樣事。可家去。看看出得廟來。分開衆人。擡臺底下看。上邊還打哩。打得愁雲怨霧。遮天蓋地。正是。

黑虎金鐘降下方 斜行裏步鬼神忙

劈面拳參勾就打 短簇賺擊破掠襠

張公謹見打得兇。不好上去。問底下看的人。這個豪傑。從那一條路上來的。底下看的人。就指著童佩之。童國俊二人道。那個鬚脚裏有些沙灰的。是先擡下來的了。那個衣冠整齊的。是不曾上去打的。問這兩個個人。就知道上頭打的那個人了。張公謹却是本方土主。喜孜孜一團和氣。對佩之舉手道。朋友上面打擡的是誰。童佩之跌惱了。臉上便拂乾淨了。鬚脚還有些沙灰。見叔寶打贏了。沒好氣。答應人道。朋友你管他閑事。怎麼。憑他打罷了。公謹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恐怕是道中朋友。不好挽回。童國俊却不惱他。不會上去打。上前來招架道。朋友我們不是沒來歷的人。要打便一個對一個打。就是了。不要講打。打盤的話。就是打輸了。這順義村還認得本地地方。幾個朋友。公謹道。兄認得本地地方何人。童國俊道。濟州二賢莊。單二哥有書到。順義村投公謹張大哥。還不會到他莊上下書。公謹大笑。白顯道指定公謹道。這就是張大哥了。國俊道。原來就是張兄得罪了。公謹道。兄是何人。國俊道。小弟是金甲。此位童環。公謹道。原來是濟州的。童環上邊打擡的是何人。國俊道。這就是山東歷城秦叔寶大哥。張公謹搖手大叫。史賢弟不要動手。此乃素常聞名秦叔寶兄長。史大奈與叔寶二人收住拳。張公謹挽住童佩之。白顯道。拖著金國俊。兩人笑上臺來。六友相逢。彼此陪罪。公謹叫道。臺下看擡的列位都散了罷。不是外來人比勢。乃是自己朋友。訪賢

到此的命手下將檯臺往靈官廟中去。邀叔寶下檯臺。進靈官廟。鋪拜毡。頂禮相拜。鼓手吹打安席。公議席上。舉手道。行李在於何處。叔寶道。在街頭上第二家店內。公議命手下將秦爺行李取來。把那檯裏大小二錠銀子。返還於叔寶。叔寶就席間打開包裹。取雄信的薦書。遞與公議。折開觀看道。原來兄有難在幽州。不打緊。都在小弟身上。此席酒不過是郊外小酌。與史大哥賀喜。還要屈駕到小莊去一坐。六人忽忽幾杯。不覺已是黃昏時候。公議邀衆友到莊。大廳秉燭焚香。邀叔寶諸友八拜爲交。拜罷。擺酒過來。直飲到五更時候。史大奈也要到帥府回話。白頭道。也要相陪。張公謹備六駝馬。帶從者十餘人。齊進幽州投文。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叔寶得銀之喜。張奇拾銀之狀。捕人設計之密。雄

信周旋挽回之苦。寫來入情入理。叔寶投店估銀。全屬

疏脫。其不肯打播等。纔見英雄本色。只佩之輸了。發憤

上去。不免見獵心喜。若非張公謹細密周到。安知不又

擦下一場事來。如公謹者。周旋其友。不減雄信。而精密

過之。後來舉額投地。十分勇決。英傑不可測如此。

又評 以最幻之筆。寫最奇之事。人但知描寫捕人行狀。

描臺混打一場。熱鬧可觀。不知真寫朋友交情。古今罕

有。朋友爲五倫中之一。不是天下大豪傑大英雄。那

有幾個異姓兄弟。然諾不苟的單雄信。張公謹赤心爲

交。始終如一。兩人不約而同。後人可以爲鑑。

第三回 張公謹仗義全朋友 秦叔寶帶罪見姑娘

詞曰 雲雨交情幾動窮途哭。惟有英雄。意氣相

孚自不同。魚書一紙。爲人便欲拚生死。拯厄扶危。管

鮑清風尚可追。右欄減字木蘭花

交情薄的因多。厚的也不少。薄的人富貴時。密如膠漆。忠

難時。却似團沙。不肯攏來。若使士有心人。莫不極力援引。

一紙書奉如鰲勳。這便是當今陳雷。先時管鮑。順義村到

幽州。這三十里路。五更起身。平明就到了。公議在帥府西

首安頓行李。一頓整飯。就叫手下西轅門外班房中。把二

位尉遲老爺請來。這個尉遲。不是那個尉遲恭。乃周相州

總管尉遲迴之族姪。就是尉遲氏之族侄。兄弟二人。哥哥

叫尉遲南。兄弟叫尉遲北。向來與張公謹通家。相好。現元

羅公標下。有權衡的兩員旗牌官。帥府東轅門外。是文官

的官廳。西轅門外。是武弁的官廳。旗牌聽用等官。只等轅

門裏掌號奏樂三次。中軍官進轅門。扯旗放炮。帥府纔開

門。尉遲南尉遲北。戎服伺候。兩個後生。走進來。叫二位爺

家老爺。有請。尉遲南道。你是張家莊上來的。麼。後生道。是

尉遲南道。你們老爺在城中麼。後生道。就在轅門西首下

處。請二位老爺相會。尉遲南分付手下。看班房。竟往公議

下處來。公議因尉遲南兄弟。是兩個金帶前群的。不便與

他抗禮。把叔寶金童。藏在客房內。待公議引首。道。達過客

相見。纔好來請。張公議史大奈白顯道。三人正坐。只見尉

遲兄弟來到。各各相見。分賓主坐下。尉遲南見史大奈在

坐。便開言道。張兄今日進城這等早。想爲史同胞打掃臺日期已完。要參謁本官了。公謹道。此事亦有之。還有一事奉聞。尉遲南道。還有什麼見教。公謹衣袖裏取出一封書來。遞與尉遲昆玉。接將過來拆開了。兄弟二人看畢道。原來是潞州二賢莊單二哥的華輪。舉薦秦朋友到敝衙門投文。託兄引首。秦朋友如今在那裏。請相見罷了。公謹向客房裏叫秦大哥出來罷。裕郎郎的響將出來。童環奉文書。十甲帶鐵繩。叔寶鏗著虎軀。扭鎖出來。尉遲兄弟勃然變色道。張大哥你小覷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單二哥的華輪到兄長處。因親及親。都是朋友。怎麼這等相待。公謹陪笑道。實不相瞞。這刑具原是做成的活扣兒。恐賢昆玉責備。所以如此相見。倘推薄分取掉了。就是尉遲兄弟親手上前。替叔寶疎了刑具。教取拜毡過來相拜道。久聞兄大名。如春雷轟耳。無處不聞。恨山水迢遙。不能相會。今日得兄到此。三生有幸。叔寶道。門下軍犯。倘蒙提攜。再造之恩不淺。尉遲南道。兄諸事放心。都在愚弟身上。此二位就是童環之金國俊了。二人道。小的就是童環。金甲尉遲南道。皆不必太謙。適見單員外華輪上亦有尊字。都是個中的朋友。都請來對拜了。尉遲南道。重把文書取出來。待愚兄弟看裏邊的事。待本官升堂問及。小弟們方好答應。童環假小心道。這是本官鈐印彌封。不敢擅開。尉遲南道不妨。就是釘封文書。也還要動了手。不過是個

解文。打開不妨。少不得堂上官府。要拆出必得愚兄弟的手。何足介意。公謹命手下取火酒半杯。將彌封潤透。輕輕揭開。把文書取出。尉遲兄弟開看了。這童環分付照舊彌封。只見尉遲南道。嘿然無語。公謹道。兄長看了文書。怎麼嘿然沈思。尉遲南道。久聞潞州單二哥高情厚誼。恨不能相見。今日這樁事。却爲人謀而不忠。秦叔寶威雄信活命之恩。見朋友說他不是。顯不得是初相會。只得向前外辯。二位大人。秦瓊在潞州。雄信不是故交。邂逅一面。拯我於危病之中。復贈金五百。還鄉秦瓊命案。皂角林中誤傷人命。被太守問成重辟。又得雄信盡友道。不惜千金救秦瓊。真有再造之恩。二位大人。怎麼嫌他爲人謀而不忠。尉遲南道。正爲此事。看雄信來書。把兄薦到張仁兄處。單員外友道已盡。但看文書。兄在皂角林打死張奇。問定重罪。雄信有回天手段。能使改重從輕。發配到敝衙門來。吾想普天下許多福地的衙所。怎麼不揀個魚米之鄉。偏發到敝地來。兄不知我們本官的利害。我不說不知。他原是北齊駕下勳爵。姓羅名藝。見北齊國破。不肯臣隋。統兵一枝。殺到幽州。結連突厥。可汗反叛。皇家累戰不克。只得頒詔招安。將幽州割與本官。自收租稅。養老。統雄兵十萬。鎮守幽州。本官自恃武勇。舉動任性。凡解進府去的人。恐怕行伍中頑劣不遵約束。見面時要殺一百棍。名殺威棒。十人解進。九死一生。兄到此間難處之中。如今設個機變。叫佩之把文書封了。待小弟拿到掛號房中去。分付掛號官。將別

衙門文書掣起。只把潞州解文掛號。獨解秦大哥進去。衆朋友聞討遲之言。俱吐舌吃驚。張公護道。尉遲只怎麼獨解秦大哥進去。尉遲南道。兄却有所不知。裏邊太太最是奸滑。每遇初一月半。必持齋念佛。老爺坐堂。屢次叮囑不要打人。秦大哥恭喜。今日恰是三月十五日。倘解進去的人多了。觸動本官之怒。或發下來打。就不好親目了。如今秦大哥暫把巾兒取起。將頭髮鬆鬆。用名無異塗漆面龐。假託有病。章佩之二位典守者。辭不得責。進帥府報稟。本人途中有病。或者本官喜怒之間。著恩兄下來驗看。上去回復。果然有病。得本官發放討收管。秦大哥行伍中。豈不能一槍一刀。博一個衣錦還鄉。只是如今早堂投文最難。却與性命相關。你們速速收拾。先去把文書掛號。尉遲二人到掛號房中。分付掛號官。將今日各衙門的解文。都掣起了。只將這潞州一角文書掛號罷。掛號官不敢違命。應道。小官知道了。此時掌號官奏樂三次。中軍官已進轅門。叔寶收拾停當。在西轅門伺候。尉遲二人將掛過號的文書。交與童環。自進轅門。隨班放大炮三聲。帥府開門。中軍官領班。旗鼓官。旗牌官。聽用官。令旗手。細細手。刀斧手。一班班一對對。一層層。都進帥府。參見。舉各歸班。侍立府門。首報門官。報門邊關夜不收。馬兵官。將巡回風人役。進這一起出來了。第二次就是供給官。送進日用心紅紙紫飲食等物。第三次就是掛號官。捧號簿進帥府。規矩解了犯人。人就帶進轅門裏伺候。掛號官出來。却就利害了。兩丹墀

有二十四面金鑼。一齊響起。一面虎頭牌。兩面令字旗。押著掛號官出四首角門。到大門外街臺上。執旗官叫投文人犯。跟此牌進。電環捧文書。金甲帶鐵繩。將叔寶扯鎖帶進大門。還不打緊。只是進儀門。那東角門鎖在刀槍林內。到月臺執牌官叫跪下東角門。到丹墀也。只有半箇路遠。就像爬了幾十里峭壁。喘氣不定。秦叔寶身高丈餘。個豪傑困在威嚴之下。只覺的身子綁小了。跪伏在地。偷眼看公坐上這位官員。

玉立封侯骨

金堅致主心

髮因髮早白

謀以老能沈

塞外威聲遠

帷中賊士深

雄邊來李牧

烽火絕遙岑

鬚髮斑白。一品服。端坐如泰山。巍巍不動。羅公叫中軍。將解文取上來。中軍官下月臺。取了文書。到滴水簷前。雙膝跪下。帳上官將接去。公座旁驗吏。折了彌封。鋪文書於公座上。羅公看潞州刺史解軍的解文。若是別衙門解來的。打與不打也就發落了。潞州的刺史蔡建德。是羅公得意門生。這羅公是武弁的助衛。怎麼有蔡建德。方印文官門生。原來當年蔡建德曾解押幽州軍糧。遠限。據軍法就該重處。羅公見他青年進士。法外施仁。不曾見罪。蔡建德知恩。就拜在羅公門下。今羅公見門生問成的。一個犯人。將文書看到底。看蔡建德才思何如。問成的這個人。可情真罪當。親看軍犯一名秦瓊。驪城人。觸目驚心。停了一時。將

文書就掩過了。叫驗吏將文書收去。寫入冊備查。分付中軍官叫解子將本犯帶回午堂後聽審。童環金甲聽得叫他下去。也沒有這等走得爽利了。下月臺帶鐵繩往下就走。此時張公謹史大奈白顯道。都在西轅門外伺候。問尉遲道。怎麼樣了。尉遲道。午堂後聽審公謹道。審什麼事。尉遲道。從來不會有這等事。打與不打就發落了。不知審什麼事。公謹道。什麼時候。尉遲道。道。如今閉門退堂。晝寢午膳。然後升堂問事。放炮升旗與早堂一般規矩。公謹道。這等尚早。我們且到下處去飲酒壓驚。出了轅門。卸去刑具。到下處安心。只聽放炮。方來伺候。未遲。却說羅公發完堂事。退到後堂。不回內衙。叫手下除了冠帶。戴諸葛巾。穿小行衣。懸玉面韃帶。小公座坐下。命家將問驗吏房中適纔路州解軍文書。取將進來。到後堂公座上展開。從頭閱一遍。將文書掩過。喚家將擊雲板開宅門。請老夫人秦氏出後堂議事。秦氏夫人攜了十一歲的公子羅成。管家婆丫環相隨出後堂。老夫人見禮坐下。公子侍立。夫人開言道。老爺今日退堂。為何不回內衙。喚老身後堂商議何事。羅公嘆道。當年遭國難。令先兄武衛將軍棄世。可有後人麼。夫人聞言。就落下淚來。道。先兄秦彝。聞在齊州戰死。嫂嫂甯氏。止生個太平郎。年方三歲。隨任在彼。今經二十餘年。天各一方。朝代也不同了。存亡未保。不知老爺為何問及。羅公道。我適纔升堂。河東解來一名軍犯。夫人你不要見怪。到與夫人同姓。夫人道。河東可就是山東麼。羅

公笑道。真是婦人家說話。河東與山東相去有千里之遙。怎麼河東就是山東起來。夫人道。既不是山東。天下同姓者有之。斷不是我那山東一秦了。羅公道。方纔那文書上。却說這個姓秦的。正是山東歷州人。齊州奉差到河東。路州夫人道。既是山東人。或者是太平郎有之。他面貌我雖不能記憶。家世彼此皆知。老身如今要見這姓秦的一面。問他行藏。看他是否。羅公道。這個也不難。夫人乃內室與配軍覷面。恐失了我官體。必須還要垂簾纔好。喚他進來。羅公叫家將垂簾。傳令出去。小開門喚路州解人帶軍犯秦瓊進見。他這班朋友。在下處飲酒壓驚。止有叔寶要防聽審。那里想到是小開門。那轅門內監旗官地覆天翻。喊叫老爺坐後堂審事。叫路州解子帶軍犯秦瓊聽審。那里找尋。直叫到尉遲下處門首。方纔知道慌忙把刑具套上。尉遲南尉遲北是本衙門官。童環金甲帶著叔寶同進帥府大門。張公謹三人。只在外面伺候。消息這五人進了大門。儀門上。上廳到上堂。將近後堂。屏門後。傳出兩員家將。叫路州解子。不要進來了。接了鐵繩。將叔寶帶進後堂。階下跪著。叔寶偷眼往上看。不像早堂。有這些刀斧威儀。羅公素衣打扮。後面立青衣大姆六人。盡皆垂手。下家將八員。都是包巾扎袖。叔寶見了。心上寬了些。羅公叫秦瓊上來些。叔寶病怕打。做個伏屍不上來。羅公叫家將把秦瓊刑具疎了。兩員家將下來。把那刑具疎了。羅公叫再上來些。叔寶又肘膝往上。捱那幾步。羅公問道。山東齊州。

似你姓秦的有幾戶。秦瓊道：齊州歷城縣養馬營差姓秦的甚多。軍丁只有秦瓊一戶。羅公道：這等你是武弁子。秦瓊道：是軍丁。羅公道：且住。你又來欺誑下官了。你在齊州當差。那劉刺史差遣公幹河東潞州。既是軍丁。怎麼又在齊州當那民家的差。秦瓊叩首道：老爺。因山東盜賊生發。本州招募。有能夠盜者重賞。秦瓊元是軍丁。因捕盜有功。劉刺史賞小的兵馬捕盜都頭。奉本官差遣公幹河東潞州。誤傷人命。發在老爺案下。羅公道：你元是軍丁。補縣當差。我再問你。當年有個事。北齊主盡忠的武衛將軍秦彝。聞他家屬流落在山東。你可曉得麼。叔寶聞父名。淚滴階下。道：武衛將軍。就是秦瓊的父親。望老爺推先人薄面。筆下超生。羅公就立起來道：你就是武衛將軍之子。那時却是一齊說話。老夫人在朱簾裏也等不得。就叫那姓秦的。你的母親姓什麼。秦瓊道：小的母親是甯氏。夫人道：呀。太平郎是那個。秦瓊道：就是小人的乳名。老夫人見他的親姪兒。伶仃如此。也等不得手下捲簾。自己伸手揭開。走出後堂。抱頭而哭。秦瓊却不敢就認。哭拜在地。羅公也頓足長嘆道：你既是我的內親。起來相見。公子在旁。見母親悲淚。也哭起來。手下家將早已把刑具拿了。到大堂外面。叫潞州解子。這刑具你拿了去。秦大叔是老爺的內姪。老夫人是他的嫡親姑母。後堂認了親了。領批迴不打緊。明日會押送出來。與你尉遲南兄弟二人。鼓鞦大笑出府。張公謹等衆朋友。都在外面等候。見尉遲兄弟笑出來。問道：怎

麼兩位喜容滿面。尉遲南道：列位放心。秦大哥元是有根本的人。羅老爺就是他嫡親姑爺。老太太就是姑母。已認做一家了。我們且到下處去飲酒賀喜。却說羅公攜叔寶進宅門到內衙。分付公子道：你可陪了表兄到書房沐浴更衣。取我現成衣服與秦大哥換了。叔寶梳篋整齊。洗去面上無名異。隨即出來拜見姑爺姑母。與公子也拜了四拜。即便問表兄取東帖二副。寫兩封書。一封書求羅公。愈押了批迴。發將出來。付與童僕之潞州謝雄信報喜音。一封書付尉遲兄弟轉達謝張公。三友此時後堂擺酒。已是完備。羅公老夫婦上坐。叔寶與表兄弟列位左右。酒行二巡。羅公開言：賢姪我看你一貌堂堂。必有兼人之勇。令先君葉世太早。令堂又寡居異鄉。可曾習學些武藝。叔寶道：小姪會用雙劍。羅公道：正是令先君遺下這軍根金裝鋼。可曾帶到幽州來。叔寶道：小姪在潞州爲事。蔡刺史將這兩根金裝鋼作爲兇器。還有鞍馬行囊。盡皆貯庫。羅公道：這不打緊。蔡刺史就是老夫的門生。容日差官去取。就是只是日今有句話。要與賢姪講。老夫鎮守幽州。有十餘萬雄兵。千員官將。都是論功行賞。法不好施於親愛。我如今要把賢姪補在標下。爲官恐營伍員中有官將議論。使賢姪無顏。老夫的意思。來日要往演武廳去。當面比試武藝。你果然弓馬熟嫻。就補在標下爲官。也使衆將箝口。叔寶躬身道：若蒙姑爺提拔。小姪終身遭際。恩同再造。羅公分付家將。傳兵符出去。曉諭中軍官。來日盡起幽州人馬出

城。往教軍場操演。明早五更天。羅公就放炮開門。中軍簇擁。史大奈在大堂參謁。回打掃臺事。補了旗牌。一行將士都戎裝。費東隨羅公。驅馬擁出帥府。

十萬貔貅鎮北樓

斗懸金印月同輝

旗飄碧水雲初起

槍簇燕飛霜亂飛

叔寶那時沒有金帶銀帶前程。也只好像羅公本府的家將一般。打扮頭上金頂繡綜大帽。穿狻猊頭補服。銀面鏡帶。粉底皂靴。上馬跟羅公出東郭教軍場去了。公子帶四員家將。隨後也出帥府。奈守轅門的旗牌官攔住。叩頭哀求。不肯放公子出去。原來是羅公將令。平昔分付手下的。公子雖十一歲。智力過人。騎劣馬。扯硬弓。當領家將在郊外打圍。羅公爲官廉潔。恐公子孱弱之氣。圖踏百姓田苗。故戒下守門官。不許放公子出帥府。公子只得命家將牽馬進府。回後堂老母跟前。拿出孩童的景象。啼哭起來。說往演武廳去看表兄比試。守門官不肯放出。老夫人因叔寶是自己面上的瓜葛。不知他武藝如何。要公子去看。先回來說與他知道。因自己懷抱喚四個掌家過來。四人俱皆皓然白鬚。跟羅公從北齊到今。同榮辱。共休戚。都是金帶前襟。稱爲掌家老夫人道。你四人還知事。可同公子往演武廳去看表兄比試。說那守門官有攔阻之意。你說我。叫公子去的。只是瞞著老爺一人。就是四人知道了。公子見母親分付。歡喜不勝。忙向書房中收拾一張花梢的小弩。錦囊中帶幾十枝軟翎的竹箭。看表兄比試回家。就

荒郊野外。射些飛禽走獸。耍子。五人上馬。將出帥府守門。官依舊攔住。掌家道。老太太著公子去看表兄比試。只瞞著老爺。一時守門官道。求小爺速些回來。不要與老爺知道。公子大喝一聲。不要多言。五騎馬出轅門。來到東郭教軍場。此時教場中已放炮升旗。五騎馬竟奔東轅門來。下馬。瞧操演。那四個掌家。恐老爺帳上看見公子。著兩個在後。把公子夾在中間。東轅門來觀看。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張公謹作事。縝密精練。全無武夫氣。真是大作用人。其寫二尉運打點衙門。光景宛然如親。至羅慈見了秦字。便生猜度。可想古人親誼之厚。此詩叔寶極倜儻處。

又評 只一個人榮枯得失。離合悲歡。有何定處。人生世上。當作如是觀。水上浮萍。順風蕩漾。可耳。寫出叔寶一聞父名。夫人一見姪兒處。苟有胸心者。莫不下淚。

第三回

勇秦瓊武鋼服三軍

賢柳氏收金雞一報

詞曰 沙中金子石中玉

干將埋沒豐城獄

有時拂拭遇良工

精光直向蒼天燭

丈夫際跡類如此

饒而雲泥饒虎鼠

漢王高築驚一軍

淮陰固是絳灌信

因窮拂抑君莫嘆

越越干城在兔置

但教有寶懷間藏

終見鳴珂入帝里

俗語道得好。運去黃金減價。時來頑鐵生光。叔寶在山東



也做了些事。一到潞州。吃了許多波浪。只是一個時運未到。一旦遇了羅公。怕不平地登天。顯出平生本領。羅公要扶持叔寶。大操三軍。羅公坐帳中。十萬雄兵。畫地爲式。用兵之法。井井有條。帳前大小官將頭目。全裝披掛。各持鋒利器械。排班左右。叔寶在左班中觀看。暗暗點頭。我是井底之蛙。不知天地之大。枉在山東自負。你看我這姑爺五旬以外。鬚髮皓然。著一品服。掌生殺之權。一呼百諾。大丈夫定當如此。要知羅公也。却不要看模樣。只留心於叔寶。見秦瓊點頭有嗔咨之意。喚將過來。叫秦瓊。叔寶跪應道。有羅公問。你可會甚麼武藝。秦瓊道。會用雙鋼。羅公昨日帥府家宴。問過。今日如何。又問。因知他雙鋼在潞州貯庫。不好就取。鋼與他舞。羅公命家將。將我銀鋼取下去。羅公道。這兩條鋼。連金鑲靶子。共重六十餘斤。比叔寶鋼長短尺寸也差不多。只是用過重鋼的手。用這羅公的輕鋼。越覺鬆健。兩個家將。捧將下來。叔寶跪在地下。揮手取銀鋼。盡身法跳將起來。輪動那兩條鋼。就是銀龍護體。玉蟒纏腰。羅公在座上自己喝采。舞得好。難道羅公的標下。就沒有舞鋼的人。獨喚采秦瓊。羅公却要座前諸將。飲服之意。諸將却也解本官的意思。兩班齊聲喝采道。公子在帳門外。爬在掌家肩背上。見表兄的鋼。舞得好處。連身子多不看見。就是一道月光罩住。不敢高聲喝采。暗喜道。果然好。叔寶舞罷。捧將上來。羅公又問道。還會什麼武藝。叔寶道。槍也曉得些。羅公叫取槍上來。兩班官將。奉承叔寶。揀

絕好的槍。取將上來。槍桿也有二十斤重。鐵條半斤纏繞。生漆漆過。叔寶接在手中。把虎軀一姓。右手一迎。牛筋都迸斷。攪打粉碎。一連使折兩根槍。秦瓊跪下道。小將用的是渾鐵槍。羅公點頭道。真將門之子。命家將槍架上。把我的總桿。矛擡下。與秦瓊舞。兩員家將。擡將下來。重一百二十斤。長一丈八尺。秦瓊接在手中。打一個轉身。把槍收將回來。覺道有些拖帶。羅公暗暗點頭道。槍法不如。此子還可教。這裏隱著個羅府傅槍的根脚。羅公爲何說叔寶槍法不如。因他沒有傳授。秦瓊在齊州當差時。不過是江湖上行教的。把勢野戰之法。却怎麼當得羅公的法。服槍將就稱贊幾聲。這些軍官見舞得這重槍。也吃驚看。他舞得簌簌不辨好歹。也隨著羅公喝采。連叔寶心中。未必不白道好哩。叔寶舞罷。槍羅公卽俱傳令開操。只聽得教場中砲聲一響。正是

陣按八方。分五色。龍虎奮翼。幟迷天。橫空黑霧。皂纛標坎北之兵。撒漢朱靈。赤幟譙南。驅之象。平野滿梁園之雪。旄按庚辛。亂山回塞谷之春。色分甲乙。頑愚不似江陵石。雄武原稱幽冀軍。

操事已完。中軍官請發令。諸將三軍操畢。稟老爺比試弓矢。羅公叫秦瓊問道。你可會射箭麼。羅公所問。若會射。就射。不會射。就罷的意思。秦瓊此時得意之秋。只道自己的鋼與槍。舞得好。便隨口答應。會射箭。那知羅公標下一千員官將。止有三百名弓箭手。短中取長。挑選六十員騎射。

官員都是矢不虛發若射金剛腿槍桿就算不會射的了。羅公曉得秦瓊力大將自己用的一張弓九枝箭付與秦瓊軍政司將秦瓊名字續上。上臺跪稟道。老爺衆將射何物爲奇。羅公知有秦瓊在內。便道射槍桿。這槍桿是奇射中最易的不是陣上的槍桿。却是後帳發出一扛木頭槍桿來九尺長。到一百八十步弓基扯所在。却插一根木槍。將令字盞旗換去。此時軍政司躬身上。喝名點將。那知這些將官俱是平昔閒練。就迎新牌官史大奈。有五七人射去。並不會有一矢落地。叔寶因是射上的。在後面看見這些官將射中槍桿。心中著忙。我也不該說過頭話。方纔我姑爺問我道。會射箭麼。我就該答應道。不會也罷了。他也不怪我。却怎麼答應會射。心上自悔。羅公是有心人。却不要看衆將射箭。單爲叔寶。見秦瓊精神恍惚。就知道他弓矢不濟。令他過來。叔寶跪下。羅公道。你見我標下這些將官。都是奇射。羅公是個有意思的人。只要秦瓊讓讓。羅公就好免他射箭。何如。叔寶不解其意。少年人出言不遜。道諸將射槍桿是死物。不足爲奇。羅公道。你還有恁奇射。叔寶道。小姪會射天邊不停翅的飛鳥。羅公年高任性。曉他射不得槍桿。定要他射個飛鳥看看。分付中軍官。諸將暫停弓矢。著秦瓊射空中飛鳥。軍政司將卵簿掩了。衆將官和停住了弓矢。秦瓊張弓搭箭。立於月臺。候天邊飛鳥。將天白日望得眼酸。並無鳥飛。此時十萬雄兵搖旗擂鼓。的演操急切。那有飛禽下來。羅公便道。叫供給官取生牛

肉二方。掛在大羅旗上。只見血淋淋掛在虛空裏。蕩蕩。把那山中抓雞的餓鷹。引了幾個來。抓那牛肉。正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公子在東轅門外。替叔寶著忙。我這表兄今日定要出醜。諸般雀鳥好射。惟有鷹射不得。鷹不迷人眼。水不迷魚眼。草不迷鷹眼。鷹有滾豆之睛。鷹飛雲漢之上。山坡下草中豆滾。他還看見你這箭射不下。鷹來言過其實。我父親就不肯重用你了。可憐他也是英雄。千里來奔。我助他一枝箭罷。擦開衣服。取出花梢小弩。把弦拽滿了。錦囊中取一枝軟翎竹箭。放在弩上。隱在懷中。那些官將頭目十萬人馬。都有秦大叔射鷹。却不知道公子在轅門外發弩。就是跟公子的四個掌家。也不知道前邊兩個不消說是不知道了。後邊兩個在他面前。向西站立。夕陽時候。日光射目。用手搭涼篷。遮那日色。往上看叔寶射鳥。公子弩硬箭又不響。故此不知。公子却又不把箭。就放了去。叔寶不射他射下鷹來。算那一個的帳。可憐叔寶見鷹下來。抓肉。剛要扯弓。那鷹又飛開去了。衆人又催逼叔寶沒奈何。只得扯滿弓弦。發一箭去。弓弦響動。鷹先知覺。看見箭來。鷄子翻身。用摺骨翅。把叔寶這枝箭。裹在硬翎底下。却不曾傷得性命。秦瓊心上著忙。只見那鷹翩翩隨鷹。裹著叔寶那一枝箭。落將下來。五營四哨。大小官將頭目人等一齊喝采。

旁觀讚歎一齊起 當局精神百倍增

連叔寶也不知道個鷹。怎麼射將下來的。公子急藏弩。攔

掩袍服。領四員家將上馬。先回帥府。中軍官取應來獻上。羅公自有爲叔寶的私情。自下帳替叔寶簪花掛紅鼓動。樂迎回帥府。分付其餘諸將。不必射箭。一概有賞。賞勞三軍。羅公也自回府。公子先回府內。此事不曾對老母說。恐表兄面上無顏。羅公回到府中家宴。上對夫人道。令姪雙劍絕倫。弓矢尤妙。只是槍法欠了傳授。向秦瓊道。府中有個射圃。賢姪可與汝表弟習學槍法。秦瓊道。極感成就之恩。自此表兄弟二人。日在射圃中走馬使槍。羅公暇自來指撥教導。叫他使獨門槍。光陰荏苒。因循半載有餘。叔寶是個孝子。當初奉差潞州。只道有餘便可回家。不意千態萬狀。逼出許多事來。今年半有餘。老母在山東不能回家侍養。難道在帥府就樂而忘返。把老母就置之度外。可憐他思慕之心。無時不有。只因曉一分道理。想道。我若是到幽州來探親。住的日久。說家母年邁。就好告辭。我却是犯罪來的人。幸遇姑爺在此爲官提拔。若要告辭。我又曉得這個老人家任性。肯放我去得。滿心願他。若道今日我老夫在此爲官。你回去也罷了。若不是我老夫爲官。你也回去麼。那時歸又歸不成。住在他府內。又失了他的愛。這個話不是今日纔想。自到幽州就籌算到今。却與表弟厚了。是常與公子對姑母說。姑爺面前方便我回去罷。可知公子的性兒。他若不喜歡這個人。在他府中時刻難容他。與表兄英雄相聚會。氣符合。捨不得表兄去。就是父母要打發他。還要在中間阻撓。怎麼肯替他方便。不過隨口說謊。

道。前日晚間已對家母說。父親說只在幾日打發兄長回去。沒處對問。不覺又因循幾個月日。只管遷延過去。直到仁壽三年八月間。一日羅公在書房中考較二人學問。此時公子還不曾梳洗。羅公忽然抬頭。見粉牆上題四句詩。羅公認得秦瓊的筆迹。原來叔寶因思家念切。一日酒後。偶然寫這幾句於壁上。羅公認是秦瓊心上所發見了詩。拂然不快。這幾句怎麼道。

一日離家一日深

猶如孤鳥宿寒林

縱然此地風光好

還有思鄉一片心

羅公不等二子相見。轉進後堂。老夫人迎著道。老爺書房考較孩兒學問。怎麼忽忽進來。羅公嘆道。他兒不自養。養殺是他兒。夫人道。老爺何發此言。羅公道。夫人自從令姪到幽州。老夫看待他。與吾兒一般。並無親疎。我意思等待邊廷有事。著他出馬立功。表奏朝廷。封他一官半職。衣錦還鄉。不想令姪却不以老夫爲恩。反以爲怨。適纔到書房中。壁上寫著四句。總是思鄉意思。這等反是老夫稽留他在此不是。夫人開言。眼中落淚道。先兄棄世太早。家嫂寡居異鄉。止有此子。出外多年。舉目無親。老爺如今扶持令姪。就是一品服還鄉。不如叫他歸家看母。羅公道。夫人意思。也要令姪回去。老夫人道。老身懷此念久矣。不敢多言。羅公道。不要傷成。今日就打發令姪回去。叫備饌行酒。傳令出去。營中要一疋好馬。用長路的鞍轡。進帥府公用。羅公到自己書房。叫兒童前邊書房裏。與秦大叔講。叫秦

大叔把上年潞州貯庫物件。開個細帳來。我好修書。那時蔡建德還復任在潞州。正好打發秦瓊。到彼處自去取罷。童兒到書房中道。大叔老爺的意思。打發秦大叔往山東去。教把潞州貯庫物件。開一細帳。老爺修書。公子邁裏邊來對叔寶說了。叔寶歡喜無限。公子道。快把潞州貯庫的東西。開了細帳。叫兄長自去取。叔寶忙取金牋。簡細開明白。童兒取回。羅公寫兩封書。一封是潞州蔡刺史處取行李。一封是舉薦山東道行臺。來總管衙門的薦書。酒席完備。叫童兒請大叔。陪秦大叔出來酒飯。老夫人指著酒席道。這是你姑爺替你饒行的酒。叔寶哭拜於地。羅公用手相挽道。不是老夫屈留你在此。我欲待你邊廷立功。得一官一職。回鄉。以繼你先人之後。不想邊廷事息。不得如我之意。令姑母道。令堂年高。我如今打發你回去。這兩封書。一封書到潞州蔡建德取鞍馬行李。一封書你到山東投與山東大行臺兼青州總管。姓來名謹兒。我是他父輩。如今分符各鎮。一方舉薦你到他標下。去做個旗牌官。日後有功。也還圖個進步。叔寶叩謝拜罷。姑母與表弟羅成對拜四拜。入席飲酒數巡。告辭起身。此時鞍馬行囊。已稍搭停當。出帥府。尉遲昆玉曉得了。俱備酒留飲。叔寶略領其情。連夜趕至涿州。辭別張公謹。要留叔寶在家。幾日。因叔寶急歸。不得十分相強。張公謹寫書附薦。單雄信相送。分手。叔寶歸心如箭。馬不停蹄。兩三日間。竟奔河東潞州。入城到前飯店。王小二先看見了。往家飛跑。叫婆娘不好了。

柳氏道爲什麼。小二道。當初在我家少飯錢的秦客人。爲人命官司。問罪往幽州去了一二年。到掙了一個官來。纏綜大帽。騎著馬往前來。想他惱得我緊。却怎麼處。柳氏道。古人說。盡了去時留人情。轉來好相見。當初我叫你不要這等冷淡。你不肯聽。如今沒面目見他。你躲了罷。小二道。我躲不得。柳氏道。你怎麼躲不得。小二道。我是飯店。倘他說我住兒等他相見。我怎麼躲得。這些時。柳氏道。怎麼樣。小二道。只說我死了罷。人死不記冤。打發他去了。我纔出來。王小二著了忙。出這一個題目與妻子。忙走開了。柳氏是個賢妻。只得依了丈夫。在家下假做哭哭啼啼。叔寶到店門外下馬。秦氏迎道。秦爺來了。叔寶道。賢人。我還會進來拜謝你。叫手下看了馬上行李。待我到府中投文書來。取羅公書。竟往府中來。此時蔡公正坐堂上。守門人報幽州蔡老爺差官下書。蔡公分付著他進來。叔寶是個有意思的人。到那得意之時。愈加謹慎。進東角門。捧著書走將上來。蔡刺史公座上。就認得是秦瓊。走下滴水簷來。優待以禮。叔寶上月臺庭參拜見。蔡公先問羅公起居。然後說到就是仁壽二年。皂角林那樁事。我也從寬發落。叔寶道。蒙老大人提拔。秦瓊感恩不淺。蔡公道。那童環金甲幽州回來。道及羅老將軍是令親。我十分歡喜。反指示伊等到幽州。與令親相會了。叔寶道。家姑夫羅公有書在此。蔡公叫接上來。蔡公見書封上。是羅公親筆。不回公座。開緘。就立著看畢。道。秦壯士。羅老將軍這封書。沒有別說。只

是取昔年在我潞州的物件。叔寶道是蔡刺史叫庫吏取仁壽二年寄庫賊罰簿。庫吏與庫吏除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將賊罰簿呈到公座上。蔡刺史用硃筆對那銀子。當日皂角林捕人進房已失了些。又加參軍廳乘機乾沒。不符前數。正有碎銀五十兩。貯封未動。那黃驃馬一疋。已發去官賣了。馬價銀三十兩貯庫。五色潞絨十疋。做就寒夏衣四套。段帛鋪蓋一副。枕頂俱在。鑲金馬鞍轡一副。鐙扎俱全。金裝鋼二根。一點過。叫庫吏查將出來。月臺上交付秦瓊。叔寶一個人也擊不得許多東西。解他的那重環金甲見了。却幫扶他拿這些東西。蔡刺史又分付庫吏。勸本府項下費銀一百兩包封。送離老將軍令親秦壯士為路費。這是

時來易覓金千兩 運去難贖酒一壺

叔寶拜謝蔡公。拿著這一百兩銀子。佩之國俊。替他搬了許多行李。竟往王小二店中。叔寶正與佩之國俊見禮。彼此話。只見柳氏哭拜於地道。上年拙夫不是多少炎涼。得罪秦爺。元來是作死。自秦爺為事。參軍廳拘拿窩家。用了幾兩銀子。心中不快。得病就亡故了。叔寶道。昔年也不干你丈夫事。我囊橐空虛。使你丈夫下眼相看。世態炎涼。古今如此。是你那一針一線之恩。到今銘刻於心。今日既是你丈夫亡故。你也是寡婦孤兒了。我曾有言在此。你可比淮陰漂母。今權以百金為壽。柳氏拜謝。叔寶暫留佩之國俊在店。少待卸往南門外去探望高開道的母親。不想高母

半年前已遷往他處去了。正是

富來報德易 困日施恩難

所以韓王孫 千金酬一餐

叔寶回到王小二店中。把領出來的那些物件。捐在馬鞍橋旁。馬就下牲了。難曉這些重物。佩之道。小弟二人且牽了馬。陪兄到二賢莊。單二哥處。重借馬匹回鄉。辭別柳氏。三人出西門往二賢莊去了。畢竟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秦瓊舞劍不奇。射槍桿不能。而託言射鳥則奇矣。

羅公欲諒其能射。而必欲窮以奇射。則又奇矣。公子暗助一弩。是帶諒叔寶。愛戀叔寶。真有一段至情。日後事業已見其概。叔寶金贈柳氏。固是厚道。然與其夫賊成

圈套。以愚叔寶。已不及高母。又安可與漂母同論哉。又評 看他敘事。一絲不亂。極細微處。正是極周到處。無一漏語。意到筆隨。如見當年情事。

第十五回 秦叔寶歸家侍母 齊國遠截路迎朋

詩曰 友誼雖云重 親恩自年輕

雞壇堪係念 鶴髮更繁情

心逐行雲亂 思隨春早生

倚門方念切 遮莫滯行旌

五倫之中。生我者親。知我者友。若友亦不能成人之孝也。不可稱相知。叔寶在難府時。只為思親一念。無慮功名。原是能孝的。不知在那要全他孝的朋友之心更切。如那單

雄信因愛惜叔寶身體，不使同樊建威還鄉，後邊惹出皂角林事來，發配幽州，使他母子隔絕，心甚不安。但配在幽州，行止又由不得雄信，真有力沒著處。及至有人報知，叔寶回潞州，搬取行囊，雄信心中快然，付道：此番必來看我。辦酒倚門等候。因想三人步行遲緩，等到月上東山，花枝亂影，忽聞林中馬嘶，雄信高言問：可是叔寶兄來了？佩之答道：正是。雄信鼓掌大笑，真是月明千里，故人來到。莊相見，攜手喜動顏色，得佩之國俊陪來最好。到莊下馬卸鞍，搬行李入書房，取拜罷，與叔寶頂禮相拜。家童擡過酒來，四人入席坐下。叔寶取出張氏謨回書，送雄信看了。雄信道：上年兄到幽州，行色匆匆，就有書來，不曾寫得詳細。與羅令親相會，情由今日願問的，在令親府中，二載有餘，所作何事？叔寶停杯道：小弟有千言萬語，要與兄講，及至相逢，一句都無，待等與兄抵足，細訴衷腸。雄信把杯放下了，道：不是小弟今日不能延納，有逐客之意，杯酌之後，就欲兄行，不敢久留。叔寶道：為何？雄信道：自兄去幽州，二載，令堂老夫人有十三封書到寒莊前邊，十二封書都是令堂寫來的。小弟有薄具甘旨，回書安慰令堂，只今一個月之內，第十三封書，却不是令堂寫來的，乃是尊正也能書。書中言令堂有恙，不能執筆修書。小弟如今欲兄速速回去，與令堂相見，全人問母子之情。叔寶聞言，五內皆裂，淚如雨下。道：單二哥若是這等，小弟時刻難容。只是幽州來馬被我騎壞了，程途遙遠，心急馬行遲，怎麼了得？雄信道：自

兄幽州去後，潞州府將兄的黃標馬，發出官賣。小弟即將銀三十兩，納在庫中，買回養在寒舍。我但是想兄，就到槽頭去看馬，覩物思人。昨日到槽頭，那良馬知道故主回來，喊嘶踢跳，有人言之狀，今日恰好足下到此，叫手下將秦爺的黃標馬牽出來。叔寶拜謝，雄信就將府裏領出來的鞍轡，原是雄信像這個馬的身軀，做下的，擦抹乾淨，備將起來。把那重行李搬上，不復入席吃酒，辭別三友，乘馬出莊。衣不解帶，縱轡加鞭，逐電追風，十分迅捷。

及第思鄉馬

張帆下水船

旋里不落地

每箭作離弦

那馬四蹄跑發，耳內只聞風吼。逢州過縣，一夜天明，走一千三百里路。日當中午，已到濟州地面。叔寶在外，首尾二年，還可只到本地，看見城牆，恨不能肋生兩翅，飛到堂前。反焦躁起來，將入街道，翻然下馬，棄着步行，把纏鞍大帽，往下按一按，但有朋友人家門首，遮着自己的面貌，低頭急走。轉進城來，邊著城脚，下到自己住宅後門，可憐當家人三年出外，門垣頹敗。叔寶一手牽馬，一手敲門。他娘子張氏，在裏面問道：呀！我兒夫幾年在外，是什麼人，擊我家後門？叔寶聽得妻子說這幾句，早已淚落心酸，出聲急問道：娘子，我母親病好了麼？我回來了。娘子聽見丈夫回來，便接應道：還不得好，急急開門。叔寶牽進馬來，娘子關門。叔寶拴馬，娘子是婦道家，見丈夫回來，這等打扮，不知做了多大的官來了。心中又悲又喜。叔寶與娘子見禮。張氏

道：奶奶吃了藥，方纔得睡。虛弱得緊，你緩著些進去。叔寶  
 語足潛踪，却進老母臥房來，祇見有兩個丫頭，三年內都  
 已長大，叔寶伏在床邊，見老母面向裏床，鼻息中止，有一  
 線游氣，摸摸膀臂身軀，像枯柴一般。叔寶自知手重，只得  
 住手，摸椅子在床邊上叩首，低低道：母親醒醒罷，那老母  
 遊魂復返，身體沈重，翻不過身來。朝裏床還如夢，即叫媳  
 婦，媳婦站在床前道：媳婦在此。秦母道：我那兒你的丈夫，  
 想已不在人世了。我纔瞑目略睡一睡，只聽得他床面前  
 絮絮叨叨的叫，我想已是爲泉下之人，千里還魂來家見  
 母了。媳婦便道：婆婆那不孝順的兒子回來了，跪在這裏。  
 叔寶叩首道：太平郎回來了。秦母原有病，因想兒子，想得  
 這般模樣，聽見兒子回來，病就去了一半。平常起來解溲，  
 媳婦同兩個丫頭，攙半日還攙不起來。今聽見兒子回來，  
 就爬起了，坐在床上，忙扯住叔寶手，老人家哭不出眼，泊  
 來，張著口只是喊：將秦瓊膀臂上下亂捏。秦瓊就叩拜老  
 母，老母分付：你不要拜我，拜你的媳婦。你三載在外，若不  
 是媳婦孩兒，能盡孝道，我死也久矣，也不得與你相會了。  
 叔寶遵母命，轉身拜張氏。張氏跪倒道：侍姑乃婦道之當  
 然，何勞丈夫拜謝。夫妻對拜四拜，起來坐於老母臥榻之  
 前。秦母便問在外的事情，秦瓊將潞州顛沛遠戍遇姑始末，  
 一一說與母親。老母道：你姑爺做甚官，你姑母可曾生子，  
 可好麼？叔寶道：姑爺現爲幽州大行臺，姑母已生表弟，纔  
 成，今年已十三矣。秦母道：且喜你姑母已有後了，遂掙起

穿衣，命丫頭取水淨手，叫媳婦拈香，要望西北下拜。謝潞  
 州軍員外，救吾兒活命之恩。兒子媳婦一齊攙住道：病體  
 怎生勞動得，老母道：今日得母子團圓，夫妻完聚，皆此人  
 大恩，怎不容我拜謝。叔寶道：待孩兒媳婦代拜了母親，改  
 日身子強健，再拜不遲。秦母只得住了，次日有諸友拜訪，  
 叔寶接待，就收拾那羅公的薦書，自己開個脚色手  
 本，戎服打扮往來總管帥府投書。這等總管是江都人氏，  
 元是世廕，因平陳有功，封黃縣公，開府儀同三司，山東大  
 行臺，兼齊州總管，是日正放轍開門，升帳坐下。叔寶遂投  
 文入進帥府，來公看了羅公薦書，又看了秦瓊的手本，叫  
 秦瓊上來，叔寶答應有，這一聲答應，似牙縫裏迸出春雷，  
 舌尖上跳起霹靂，來公抬頭一看，秦瓊跪在月臺上，身高  
 八尺，兩根金裝鐵鏈懸於腋下，身材凜凜，相貌堂堂，上你眼  
 光射寒星，兩道眉黑如刷漆，是一個好漢子。來公甚喜，叫  
 秦瓊你在羅爺標下，是個列名旗牌，我衙門中官將，却是  
 論功行賞，法不可私。權補你做個實受的旗牌，日後有功，  
 再行陞賞。秦瓊叩首道：蒙老爺收錄於帳下，感知遇大恩，  
 不淺。來公吩咐中軍，給付秦瓊本衙門旗牌官的服色，點  
 鼓閉門。叔寶回家，取禮物餽送中軍，遍拜同僚。叔寶管二  
 十五名軍漢，卻來叩見叔寶，却是具有作用的人。將幽州帶  
 回來千金囊，盡的改換門閭，在行臺府中，做了旗牌三個  
 月，是日隆冬天氣，叔寶在帥府，伺候本官堂事已完，來公  
 叫秦瓊不要出去，去到後堂伺候。秦瓊隨至後堂跪下，來

公道道你在我標下爲官三月，並不會重用。來年正月十五長安越公楊爺六旬壽誕，我已差官往江南織造一品服色，昨日方回。欲差官贊禮前去，天下荒亂，盜賊生發，恐中途疏虞，你却有人之勇，可當此任。叔寶叩首道：老爺養軍千日，用在一時。既蒙老爺差遣，秦瓊不敢辭勞。老爺吩咐家將開宅門，傳禮出來，卷箱封鎖，另取兩個月紅皮包，座上有發單，開卷箱照單檢點，付秦瓊入包。

計開 圓金一品服五色 玲瓏白玉帶一箇 光白

玉帶一圍 明珠八顆 玉玩十件 馬蹄金

一千兩 壽圖一軸 壽表一道

話說那越公楊素的壽誕，外京藩鎮官將就謙卑，不過官銜禮單，怎麼用個壽表，他也不是上位文皇帝之弟，乃突厥可汗一種，在隋有戰功，賜御姓爲楊，他出爲大將，曾平江南，入爲丞相，官居僕射，寵冠百僚，權傾中外。文帝與他言聽計從，因命他傳太子四子，蜀王在朝文武，在外藩鎮，半出他門，以此天下官員，以王侯尊之。差官贊禮，俱用壽表，來公賞秦瓊馬牌令箭，并安家盤費銀兩，傳令中軍官營中發馬三匹，兩匹背馬引馬，一匹官差坐馬。因叔寶包歸家，燒腳步紙，起身進內，拜辭老母。老夫人見秦瓊行色匆匆，跪於膝下，就眼中落下淚來道：我兒，我殘年暮景，喜的是相逢，怕的是離別。在外三年，歸家不久，目下又要遠行，又似當年使老身倚門而望。秦瓊道：兒今非昔比，奉

本官馬牌，馳驛往還。來年正月十五，費過壽禮，只在二月初旬，准拜膝下。吩咐張氏晨昏定省，張氏道：不必吩咐。叔寶令健步背包，上了黃牘馬，長行離了山東，過河南，進滎關，滑南三縣，到華州華陰縣，少華山地方。遠望一山，勢甚險惡，吩咐兩名健步緩行，待我自己當先。那二人道：秦爺正欲趕路，怎麼傳叫緩將下來。叔寶道：你二人不知，此間山勢險惡，恐有歹人潛藏，待我自己當先。二人見說，就不敢往先。該叔寶領紫綢緞黃牘馬，三個月膊馬相推，撥出谷口，只見前面簇擁着一條英俊，貌若官橫刀躍馬，攔住去路，叫留下買路錢來。這個就見得秦叔寶勇者不懼，見了許多唾嚙，付之一笑道：鄉鄰三步遠，別是一家風。在山東河南，綠林響馬，聞我姓名，皆抱頭鼠竄。今日進了關中地方，盜賊反來，因我討買路錢，我今不要道姓，恐嚇走了這個強人，叔寶把繩纏縱馬，那人頂梁門打將下來。此人舉金背刀，招架，雙繩打在刀背上，火星亂暴，放開坐下馬，教個一團刀來，鏢架，鏢去刀連，約鬪有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元來山中還有兩個受傷，到有一個與叔寶通家，就是王伯當，因別了李玄遠，打此山經過，也因遇了秦主，被他不過，知是秦傑，留他入寨，那攔住叔寶討常例的，叫做齊國遠。上邊陪王伯當飲酒的，叫做李如珪。飲酒之間，囉囉傳報上聚禮廳來。二位爺齊爺巡山，遇公門官將，常例，不料那人不識，就殺將起來。三四回合，不分勝敗。小的們旁看見齊爺刀法散亂，敵不過此人，請二位爺早早



策應。這班英雄義氣相尚的，聞齊國遠不能取勝他人，忙叫手下看馬，取了器械，下山關來，遇見平地人賭鬥，伯當在馬上，看那下面交戰的，好像秦叔寶模樣，相厚的朋友，恐怕損傷，半山中高叫道：齊國遠不要動手了！此山路高，下來還有十餘里，怎麼叫得應？况空谷傳聲，山鳴水應，此時齊國遠正鬥，也不知叫誰，也不知誰叫，見塵頭起處，二騎馬款的一響，已到平地，伯當道：果然是叔寶兄！二人都丟兵器，解鞍下馬，上前陪罪，伯當要邀歸山寨，叔寶此時恐驚壞了兩名背包，健步忙叫近前道：你們不要着忙，不是外人，乃相知朋友，相聚在此，兩個健步，方纔放心，李如珪吩咐手下，抬秦爺行李上山，衆豪傑各上馬，邀叔寶同上少華山，入關到廳敘禮，伯當即引手陪罪，擺酒與叔寶接風洗塵，叔寶與伯當敘闊別寒溫，叔寶將皂角林傷人問罪，遂成幽州，遇親提援帥府，至同鄉，承繼公薦，在此來公標下，爲旗神官，細細備說，今奉本官差遣，齊送禮物，趕來年正月十五，楊安楊越公府中拜壽，齊纔齊兄見教得，今諸兄實三生之幸，因問李玄遠踪跡，伯當道：他因楊越公，公子相招而去，想也在長安，叔寶又問道：伯當，你緣何在此？伯當道：小弟因此山經過，蒙齊李二弟相留，已修書，嫌情，要去過節盤桓，今日遇見兄長，進長安公幹，却就鼓，起小弟，心個興來，不往軍二哥處去了，陪兄長安，齊賀，就去看燈，兼訪玄遠，叔寶是個多情的人，道：兄長有此高興，同行極妙，齊國遠李如珪開言道：王兄同行，小弟願隨跟

了，叔寶却不敢遽然招架，心中暗想：王伯當偶在綠林中走動，却是個斯文人，進長安沒有滲漏處，這齊國遠李如珪，却是兩個鹵莽滅裂之人，若同他到長安，定要惹出一場不軌的事來，定然波及於我，却又不好當面說他兩個去不得，只得用粉飾之語，對齊李二人道：二位賢弟，不要去，王兄他是不愛功名富貴的人，棄了前程，浪遊湖海，我看此山關隘，城垣房屋，殿宇規矩，森雄倉廩富足，又兼二兄本領高強，人丁壯健，陪朝將亂之秋，舉少華之急，則齊家疆土可分，事即不果，退居此山，足以一老，若與我同進長安看燈，不過是兒戲的小事，京行要一個月，方回衆人散去，二位回來，將何爲根本，那時却歸怨於秦瓊，齊國遠以叔寶爲誠實之意，却也遲疑，李如珪却大笑道：秦兄小，跟我與兄弟，難道我們自幼習武，藝時節，就要落草爲寇，也只爲粗鄙，不能習文，只得習武，近因奸臣當道，我們沒奈何，同這班人，權聚此山，待時而動，兄倒說我二人，在此打家劫舍，養成野性，進長安恐怕不測，兄長約束，惹出禍來，貽害仁兄，不領我們去，是正理，若說怕小弟們無所歸，着只是小觀我二人了，是要把綠林做終身了，把個叔寶說個透心涼，只得改口道：二位賢弟，若是這等多心，大家同去就罷了，齊國遠道：同去再也無礙，吩咐囉囉，收拾戰馬，選二十名壯健，囉囉，背負包裹行李，帶盤費銀兩，吩咐山上其餘囉囉，不許擅自下山，秦叔寶也去，扎縛那兩個健步，不可洩漏，大家有禍，三更時候，四友六騎馬，手下衆

人離了華山。取路奔陝西。約離長安有六十里之地。是日夕陽時候。王伯當與李如珪連轡而行。遠望一座舊寺鼎新。殿脊上現出一座流金寶瓶。被夕陽照射。伯當在馬上道。李賢弟。却見得世事忽成忽敗。當年我進長安時候。這座寺已頹敗了。却又是什麼人發心。修得這等整。如珪道。我們如今且在山門下。只當歇歇脚步。進去瞻仰瞻仰。便曉得是何人修建。叔寶自下少華山。不敢離齊李二人左右。官道行商。過客最多。恐二人放枝響箭。嚇下人的行李。來貽禍不小。籌算這兩個人到長安。只暫住兩三日便好。若住得日子多了。少不得有一樁大禍。今日纔十月十五日。到正月十五。還有一個足月。到不如在前邊修的這個寺裏。問長老借僧房權住。過了幾年。燈節前進城三五日。好拘管他。又不好上前明言。把馬一夾。對齊李二人道。二位賢弟。今年長安城下處却貴哩。齊國遠笑道。秦兄也不像個大丈夫。下處貴多用幾兩銀子罷了。也拿在口裏說。叔寶道。賢弟有所不知。長安歇家房屋。都是有數的。每年房價。行商過客。如舊停歇。今年却多了。我們這般朋友。我一人帶兩名健步。會見列位。就是二三十人。難道就是我。秦遠有些差來賀壽的官。那一個沒個朋友。高興到長安。有幾多屋少。擠塞一塊。受許多拘束。却不是有錢。沒處用他。兩個却是養成的野性。怕的是拘束。回道。秦兄。這等怎樣的便好。叔寶道。我的意思。要在前邊修的那裏。房權住。你看這荒郊野外。走馬射箭。舞劍

輪鎗。無束無拘。多少快活。住過幾年。到來春燈節前。我便進城送餽。列位却好看燈。王伯當也會意。也便極力攬撥。說話之間。已到山門。首下馬。命手下看了行囊馬匹。四人整衣進了山寺二門。過草歇殿。走甬道上。人雄寶殿。那甬道也還好。遠望上去。四角還不曾修得。佛殿的屋脊。便畫了簷前。還未收拾。月臺下。搭了高架。匠人收拾簷口。架木外。設一張公座。張的黃羅傘。排下公座。坐上一紫衣少年。旁站五六人。各青衣大垂手侍立。甚有規矩。月臺下。豎兩面虎頭硬牌。用朱筆票點。還有刑具排列。這官兒不知是何人。叔寶眾人。不知進去不進去。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齊國遠相人高與秦叔寶。謚性支吾。此中自有處世法門。雖小說是足觀。

又評 單雄信前番留叔寶。今番速令歸家。此中俱見是至情至理。叔寶母親睡去。聽得叔寶床前絮絮叨叨。亦是至情至理。叔寶作事。步步小心。斟酌令人有不可及處。

第十六回 報德酬恩望像 西明巷易服從夫

詞曰 俠士不務功。仁人豈昧德。設使威負竊。范金酬少伯。恩深自合肝膽鏗。肯同世俗心悠悠。君不見報德祠宇揭天起。報德酬恩類如此。

信陵君魏無忌。因妹夫平原君。秦國所滅。虧如姬。竊了兵符。與信陵君率兵十萬。大破秦將蒙驁。救全趙國。他門客有人對信陵君道。德有可忘者。有不可忘者。人有德於我。

是不可忘。我有德於人，這不可不忘。總之施恩的斷不可望報。受恩的斷不可忘人。話說王伯當乃秦隋的功名，眼空四海，他那里看得上那黃傘下的紫衣少年。齊國遠李如珪，青天白日，放火殺人，那里怕那個打黃傘的管官。秦叔寶却委身公門，知高識下，趕在甬道中間，將三友攔住。道：賢弟們不要上去。那黃傘底下坐的少年人，就是修寺的施主。伯當道：施主罷了，怎麼就不走。叔寶道：不是這等說。是個現任的官員。李如珪道：兄怎麼知道。叔寶用只兩面虎頭硬牌，想是現任官員。今我兄弟四人走上去，與他見禮好，還是不見禮好。伯當道：兄講得有理。四人齊走小甬道。至大雄寶殿，見許多的匠作在那里做工。叔寶叫了一聲：乘人近前道：老爺們有什麼話吩咐。叔寶道：借問一聲：這寺院是何人修建得這等齊整。匠人道：是并州太原府唐國公李老爺修蓋的。叔寶道：他留守太原，怎麼又到此間來幹此功德。匠人道：因仁壽元年八月十五日，李老爺奉聖恩，欽賜回鄉，晚則寺內權住。故爾如此模樣。第二位世子李爺，怕穢污了清淨地土，發心佈施，重新修建。那殿上坐着打黃傘的，就是他的郡馬，姓柴名紹，字嗣已。叔寶心中就知是那日在臨潼山，助他那一陣，晚間到此來了。弟兄四人進東角門，就是方丈。見東邊新起一座門樓，懸紅牌書金字，寫報德祠三字。伯當道：我們看報怎麼德的。四人齊進，見三間殿宇，居中一座神龕，高有丈餘，裏邊塑了一尊神道，却是立身戴一頂荷葉簷粉青色的范陽

氈笠，着皂巾海衫，蓋上黃罩甲，熱皮銜帶，掛牙牌解刀，穿黃鹿皮的戰靴，向前懸一面紅牌，楷書六個大字，恩公瓊五之位。傍邊又是幾個小字兒，信官李淵沐手奉祀。原來當年叔寶在臨潼山，打敗假強盜時，李公問叔寶姓名。叔寶曰：不敢通名。放馬奔潞關道上，李公不覺追趕十餘里路。叔寶只得通名秦瓊。李公見叔寶搖手，聽了名，轉不會聽姓，誤書在此。叔寶暗暗點頭。那一年我在潞州，怎麼頗沛到那樣田地。原來是李老爺折得我這樣嘴臉。我是個布衣，怎麼當得助衛塑像，焚香作念。暗自感歎。秦瓊那三個人，都看那像兒，齊國遠連那六個金字，都認不得。問伯當道：這可是草草。天祥道：伯當笑道：適纔二山門裏面，朱紅龕內，奉降魔杵，那便是草草。這個生位，其人還在。唐公會受這人恩惠，故此建這個報德祠。衆人聽見伯當說個在字，都驚訝起來，看看這個像，又聽聽叔寶的臉，那個神龕左右塑著四個人，左右二人，帶一匹黃驃馬，右首二人，捧兩根金裝鋼，伯當近叔寶附耳低言，往年兄長出外遠行，就是這等打扮。叔寶暗暗搖手，叫賢弟低聲說，這就是我了。伯當道：怎麼是兄。叔寶道：那仁壽元年，潞州相遇賢弟時，我與樊建威長安掛號出來，正是八月十五日，唐公回鄉，到臨潼山，被盜圍殺，樊建威攔我助前，助唐公一陣，打退強賊。那時我放馬就走，唐公追趕來問我姓名。我沒奈何，只得通名秦瓊。搖手叫他不要趕，不知他怎麼倉猝時，錯記瓊五。這話一些說不得。伯當笑道：只因他認你

做瓊將軍。所以折得將軍在潞州這樣窮。兩邊說笑。不期那柴嗣昌坐在月臺下。望見四人雄糾糾的進去。不知甚麼人。吩咐家將。暗暗打聽。家將們就隨在後邊。看他舉動。叔寶們在祠堂內說話時。外面早有人聽見。上月臺來報。那馬爺那四位老爺裏面。有太老爺的恩人在內。柴嗣昌聽了。整衣下月臺進報德祠。着地下一躬道。那位是妻父活命的恩公。四人答禮。伯當指着叔寶道。此兄就是李老大人臨潞山相會的故人。姓秦名瓊。李大人當年倉猝錯記瓊五。那馬如不信。雙鬮馬匹。現今在山門外面。嗣昌道。四位傑士。請到方丈。命手下鋪拜罷。頂禮相見。各問姓名。齊國遠李如珪。都通了實在的姓名。那馬叫人山門外牽馬。搬行李到僧房中打坐。就吩咐擺酒。接風洗塵。那夜就修書差人往太原。通報唐公。將他兄弟四人。挽留寺內。飲酒作樂。候忽數日。又是新年。接連燈節相近。叔寶與伯當商議道。來日向晚。就是正月十四。進長安還要收拾表章禮物。十五日絕蚤進禮。伯當道。也只是明日蚤行就罷了。叔寶長長吩咐健步收拾鞍子進城。柴嗣昌曉得他有公務。不好阻撓。只是太原的回書不到。心內躊躇。暗想叔寶進長安。費過了壽禮。還自回去了。決不肯重到寺中來。倘岳父有回書來請。此人去了。我前會豈不謬報。今我陪他進長安去。看看燈。也就完了他的公事。邀回寺來。時候我岳父的回書。嗣昌對叔寶道。小生也要回長安看燈。陪恩公一行何如。叔寶因搭班有些不妥當。也要借他勢頭進

長安去。連聲道好。嗣昌便吩咐手下。收拾鞍馬。着衆將督工修寺。命隨身二人。帶了包匣。多帶些銀錢。陪同秦爺進京送禮。飯後起身。共是五僮英俊。七騎馬。兩名背包健步。從者二十二人。離永福寺進長安。叔寶等從到寺至今。纔過半月。路上景色。又已一變。

柳舍金粟拂征鞍 草吐青芽蠟遠灘  
春氣著山萌綠色 和風沾水弄微瀾

雖是六十里路。起身遲了些。到長安時。日已沈西。叔寶留心不進城中安下處。恐出入不便。離明德門還有八里路。遠見一大姓人家。房屋高大。掛一個招牌。寫陶家店。叔寶就道。人多日晚。怕城中熱鬧。尋不出大店來。且在此歇下罷。催續行囊馬匹進店。各人下馬。到主人大廳上來。上邊掛許多不會點的珠燈。主人見衆豪傑行李鋪排。僕從。知是有勢力的人。即忙笑臉懇道。列位老爺。不嫌非殺薄酒。今晚就在小店。看了幾盞粗燈。權爲接風洗塵之意。到明日城中方纔燈市。盡齊進去。暢觀。豈不是好。叔寶是個有意思的人。心中是有個主意。今日纔十四。恐怕朋友們進城沒事幹。街坊頑耍。惹出事來。况他公幹還未完。正好趁主人酒席。挽留諸友。到五更天。費過了壽禮。却得這個閑身子。陪他們看燈。叔寶見說。便道。既承賢主人盛情。我們總允就是了。於是衆友開懷痛飲。三更時盡歡而散。各歸房安歇。叔寶却不睡。立身庭前。主人督率手下收拾家伙。見叔寶立在面前。問公貴衙門。叔寶道。山東行臺來爺

標下。奉官贊壽禮與楊爺上大喜。正有一事奉求。店主道。甚麼見教。叔寶道。長安經行幾遍。街門日開好認。如今我不等天明。要到明德門去。寶店可有識路的。尊使借一位去引路。主人指著收傢伙。人道。這個老僕名叫陶容。不要說路。連神貌稱呼。都是知道的。陶容走來。這位山東秦爺要進明德門。往越府拜壽去。你可引路。陶容道。秦爺若帶得人少。老漢還有個兄弟陶化。一發跟秦爺拿拿禮物。叔寶道。這個管家果然來得。回房中叫健步取兩串皮錢。賞了陶容陶化。就打開皮包。照單順號。分做四個。混包兩名健步。與陶容兄弟兩個拿著。跟隨在後。叔寶乘衆友昏睡中。不與說知。竟出陶家店。進明德門去了。不題。却說越公乃朝廷元輔。文帝隆寵已極。當陳亡之時。將陳宮妃妾女官百員。賜與越公為晚年娛樂。越公雖是爵尊望重的大臣。也是一個奸雄漢子。一日因西堂丹桂齊開。治酒請幕僚宴飲。衆人無不諛辭迎合。獨李玄選道。明公齒爵俱尊。名震天下。所欠者惟老君丹耳。越公會意。即知玄選道他後庭幸寵。恐不能長久的意思。即便道。老夫老君丹也不用。自有法以處之。到明日越公出來。坐在內院。將內外錦屏大開。即叫人傳旨與衆姬妾道。老爺念你們在此供奉日久。辛勤已著。恐怕誤了你們青春。今老爺在後院中。著你們衆姬妾出去。如衆女子中有願去擇配者。立左。不願去者。立右。衆女子見說。如開籠放鳥。羣然蜂擁將出來。見越公端坐在後院。越公道。我剛纔叫人傳諭你們。

多知道了麼。如今各出己見。站定。我自好處。衆女子雖在府中受用。每想單夫獨妻。怎的快樂。准百女子。到有大半跪在左邊。越公整轉頭來。只見還有兩個美人。一個捧劍的樂昌公主。陳主之妹。一個是執拂美人。是姓張名出塵。顏色過人。聰穎出衆。是個義俠的奇女子。越公向他說道。兩個你二人亦該下來。或左或右。亦該有處。二妹見說。走下來跪在面前。那個捧劍的涕泣不言。只有那執拂的獨開言道。老爺隆恩曠典。苦衆婢子出來擇配。以了終身。也是千古奇逢。難得的快事。但婢子在府。耳目口共鼻。皆是豪華受用。怎肯出去。與甕甗繩樞之子。舉案終身。古人云。受恩深處便爲家。况婢子不但無家。視天下并無人。越公見說。點頭稱善。又問捧劍的你何故只顧悲泣。樂昌公主便將昔曾配徐德言。破鏡分離之事。一一陳說。後得徐德言爲門下幕賓。夫妻再合。是後話。當時越公見說。也不嗟歎。便叫二美人起來站後。隨吩咐總管領官。開了內宅門。那些站左的女子四五十人。俱令出外歸家。自擇夫婿。凡有衣飾私蓄。悉聽取去。於是衆女子各各感恩叩首。泣謝而出。越公見那些粉黛嬌娥。擁擠出門。反覺心中爽快。自此將樂昌公主。與執拂張氏。另眼眷寵。爲女官。領左右兩班金釵。光陰荏苒。那上年元十五。又擇越公壽誕。天下文武大小官員。無不齊禮上表。無府不稱賀。其時李靖恰在長安。聞知越公壽誕。即具揭上瀾。欲獻奇策。未及到府。門吏把揭拿去。時越公尙未開門。只得走進側室。班房裏伺

候。那些差官將吏，俱亦在內忙亂。西邊坐著一個虎背熊腰，儀表不凡的大漢。李靖定睛一看，便舉手道：「兄是那裏人氏？」那大漢亦起身舉手道：「弟是山東人，李靖道：「兄尊姓大名？」那人道：「弟姓秦名瓊，李靖道：「原來是歷城叔寶兄，敢問兄長上姓何名？」李靖道：「弟即是三原李靖，叔寶道：「就是藥師兄久仰，兩人重新敘禮，握手就坐。各問來因，叔寶問李靖所寓，靖答道：「寓在府前西明巷第三家，兩人正在敘話，得禮忽聽得府內奏樂開門，有一官吏進來喊道：「那個是三原李老爺，有旨請進去相見。」李靖對叔寶道：「弟此刻要進府去相見，不及奉陪，但弟有一要緊話，欲與兄說，兄欲不棄，千萬到弟寓所細談片晌。」叔寶唯唯。李靖即同那官兒進府，越公本是尊榮得緊，文武官僚，尚不輕見。緣何獨見李靖，因李靖之父李愛生時與越公同仕於隋，靖乃通家子，任久聞李靖之才名，故此願見。其時那官兒引了李靖，從由儀門而走，乃從右手甬道中進去，到西廳院子內報名，李靖往上一望，見越公據胡牀，戴七寶如意冠，披暗龍銀裘，執如意，牀後立著翡翠珠冠袍帶女冠十二員，以下羣妾共衆，列爲錦屏。李靖昂然而前，揖道：「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當以收維，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越公斂容起謝，與靖寒溫敘語，隨問隨答，娓娓無窮。越公大悅，欲留爲記室，因是初會，未便即言。時有執拂美人數目，李靖道：「個是天挺英雄，怎比執拂之子。」見婦人注目偷視，就認做有顧盼小生之意，便想去調戲他。時已

將午，李靖只得拜辭而出。越公曰：「通家子姪，卽命執拂張美人送靖，張美人臨軒對吏道：「主公問去的李生行第幾，寓何處，可卽他往。」吾吏往外問明，進來回覆。張美人歸內，如今且慢題李靖回寓，再說秦叔寶押着禮物進越公府中來。原來天下藩鎮官將，差遣饋禮官吏，俱各派在各幕僚處收禮物。那些收禮的官，有許多難爲人處。凡饋禮官員，除表章外，各具花名手本，將彼處土產禮物相送，藉不如此，這些收禮官，苛刻起來，受許多波累。那山東一路禮物，却派在李玄達記室廳交收，是時秦瓊到來，玄達看見慌忙降階迎接，喜出意外。叔寶呈上表章禮儀，玄達一覽，叫人盡收，私禮盡壁，遂留叔寶到後軒取酒款待。細談別後踪跡，叔寶把遇見王伯當同來的事說了一遍，但恐兄長事冗不能出去一會，并說遇見李靖，姿貌不凡，丰神卓犖，適纔府門外傾慕，如同夙契。小弟出去，就要到他寓所，一敘回書，回批，乞兄作速打發。玄達見說，命青衣斟酒，自己却在案傍揮寫回書，回批頃刻而就，付與叔寶，分手。時玄達囑托致意伯當，不得一面爲恨。叔寶別了玄達，竟到西山巷來。李靖接見，喜道：「兄真信人也，坐定，便問年兄齒多少。」叔寶道：「二十有四。」又問道：「兄入長安時，可有同伴？」叔寶隱却下處，四個朋友，便說奉本官差遣饋禮，止有健步兩名，並無他人。兄長爲何問及？」李靖道：「小弟身雖湖海飄蓬，凡諸子百家，九流異術，無不留心探討，最喜的却是風塵。兄今年正值印堂管事，眼下有些黑氣，侵人，怕有

驚恐之災，不敢不言。然他日必爲國家股肱，每事還當仔細。小弟前日夜觀乾象，正月十五三更時候，彗星過度，民間主有刀兵火盜之災。兄長倘同朋友到京，切不可親燈貪耍遊玩。既批回已有，不如速返山東爲妙。一番言語，說得叔寶毛骨聳然，念著齊國遠在下處，恐怕惹出事來，慌忙謝了。別李靖要緊，回下處。今再說張美人，得了官吏回覆明白，進內自思道：我張出處在府中，閱人多矣，未有如此子之少年英俊者，其人傑也。他日功名，斷不在越公之下。剛纔聽他言語，已知他未有家室，想我在此奉行侍終，非了局。若捨此人，而欲留心再訪，天下更無其人。若此人不是我張出處爲配，恐彼終身亦難定偶。趁此今夜，非我該班，又兼府中演戲開宴之時，我私自到他寓所一會，豈不是好主意。已定，把室中箱籠封鎖，開一細帳，又寫一個稟帖，押在案上。又恐街上巡兵攔阻，轉到內院去，把兵符竊了，改裝做後堂官兒，提着一個燈籠，便大模大樣，上出府門來。有里許，見三四個巡兵問道：爺是往那里去的？張氏道：我是越府太老爺，有緊要公幹，差往兵馬司去的。你們問我則甚？那巡兵道：小的問一聲兒何礙？說罷大家嗚鑼擊柝的去了。不移時，已到府前西明巷口。張美人數著第三家，見有個大門樓，即便叩門。主人家出來看了，問是會那個爺的？張氏道：三原李爺，可是寓在此？主人道：進門東首，那間房裏。張氏見說，忙走進來。其時李靖夜睡過後，坐在房中燈下，看那誰母所贈之書，只聽見敲門，忙開門

出來一看。

烏紗帽翠眉束髮，光含貌，光含貌，紫袍軟帶，新裝偏巧，粉痕隱映櫻桃小，兵符手握慙慙道。慙慙道：疑城難破，令人思忖。

張美人走進，將兵符供在桌上，便與李靖敘禮坐定。李靖問道：足下何處來的？到此何幹？張氏道：小弟是越府中的內官姓張，奉敝主之命差來。李靖道：有甚見教？適間敝主傳弟進去，當面囑咐許多話，如今且慢說。先生是識見高廣，穎悟非常的人，試猜一猜，若是猜得著，乃見先生是奇男子。真榮傑。李靖見說，這又奇了。怎麼要弟猜起來？低頭一想，便道：弟日間到府拜公之時，承他口出尊優，待慙慙款洽，莫非要弟爲其人幕之賓否？張氏道：敝府雖簿書繁冗，然幕僚共有一二十人，皆是多材多藝之士，身任其責，不要說敝主不敢有屈高才，說有此意。先生斷不肯在揚州作幕，請再猜之。李靖道：這個不是。莫非越公要弟往他處作一說客，爲國家未雨綢繆之意？張氏道：非也。實對先生說罷了。越公因有一繼女，才貌雙絕，年紀及笄，越公愛之不啻己出。今見先生是個英奇卓犖，思天下佳婿未有如先生者，故傳旨與弟，欲弟與先生爲氤氳使耳。李靖見說道：這那里說起。弟一身四海爲家，跡同萍梗，况所志未遂，何暇議及室家之事。雖承越公高誼，然門楣不敵，尊卑有數，此事斷乎不可。煩兄爲我婉言辭之。張氏道：先生何其迂也。敝主乃皇家重臣，一言之間，能使人榮辱，倘若先

生於入豪門。將來富貴未可量。何乃守經而違絕之。先生  
還宜三思。李靖道。富貴人所自有。姻緣亦斷非逆旅論及。  
容以異日。如再相逼。弟即此刻起身。浪游齊楚。聞矣。張氏  
正容道。先生不要把此事。輕了。弟歸府。將尊意述之。  
設敵主一時震怒。先生雖有雙翅。亦不能飛出長安。那時  
就有性命之憂了。李靖變了顏色。立起身來道。你這官兒  
好不惱人。我李靖豈是怕人的。隨你聲高勢重。我視之如  
同傀儡。此事頭可斷決。不敢從。兩人正在房裏亂嚷。只聽  
見隔壁寓的一人。推門進來。是武衛打扮。問道。那位是藥  
師兄。李靖此時氣得呆了。隨口應道。小弟便是。張氏注目。  
把那人一看。忙舉手道。尊兄上姓。那人道。我姓張。張氏道。  
妾亦說了兩個字。縮住了。忙改口道。這小弟亦姓張。如若  
不棄。願爲昆仲。那人見說。復仔細一視。哈哈大笑道。你與  
我結弟兄甚妙。那時李靖方問道。張兄尊字。那人道。我字  
仲堅。李靖上前執手道。莫非虬髯公麼。那人道。然也。我剛  
纔下寓在間壁。聽見你們談論。知是藥師兄。故此走來。前  
言我已聽得。但此位賢弟。並不是爲兄執柯者。細詳張賢  
的心事。莫若弟爽利待弟說了出來。到與二位執柯何如。  
張氏道。我的行藏。既是張兄識破。我可不便隱瞞了。止去  
把房門門上。即把烏紗除下。卸去官裝。便道。妾乃越府中  
女子。因見李爺眉宇不凡。願托終身。不以自薦爲愧。故而  
乘夜來奔。仲堅見說。大笑稱快。李靖道。莫非就是日間執  
拂的美人麼。既賢卿有此美意。何不蚤蚤明言。免我許多

週腸。張氏道。郎君法眼不精。若我張兄。蚤已認出。不煩賤  
妾繞舌了。仲堅笑道。你夫婦原非尋常之人。快快拜謝了。  
天地待我去取現成酒肴來。權當花燭。暢飲了三杯。何如。  
兩人見說。欣然對天拜謝了。張氏道。官裳穿好。戴上烏紗。  
李靖道。賢卿爲何還要這等裝束。張氏道。剛纔進店來。是  
差官打扮。今見我是個婦人。反有許多不妥了。李靖纔心  
好一個精細女子。仲堅叫手下。移了酒肴進來。大家舉杯  
暢談。酒過三杯。張氏問仲堅道。大哥幾時起身。仲堅道。心  
事已完。明日就走。張氏見說。立起身來道。郎君不必猜疑。  
少刻便知分曉。說完。點燈。送出房門。李靖見此光景。老大  
狐疑。仲堅道。此女子行步非常。亦人中龍虎。少頃必來。兩  
人又說了些心事。只聽得門外馬嘶聲響。張氏蚤已走到  
面前。仲堅道。賢妹又往何處去了。張氏道。妾逢李郎。終  
身有托。原非貪男女之慾。今夜趁此兵符在手。剛纔到中  
軍廳裏。去討了三匹好馬。我們吃完了酒。大家收拾上馬  
出門。料有兵符在此。城門上亦不敢攔阻。即借此脚力。以  
遊太原。豈非兩便。兩人見說。稱奇贊嘆。吃完了酒。即便收  
拾行裝。謝別主人。三人上馬。長揚的去了。越公到明日。因  
不見張美人。進內來伺候。即差人查看來回。覆道。房門封  
鎖。人影俱無。越公猛省道。我失檢點。此女必歸李靖矣。叫  
人開了房門。室中衣飾細軟。纖毫不動。脂粉明白。同一裏  
帖。留於案上。取來呈上。上寫道。

越國府紅拂侍兒張出塵叩首上稟。妾以蒲柳賤質。得



榜華桐。雖不及金屋阿嬌。亦可作玉盤小秀。有何遽起  
離心。妾緣幼受許君之術。暫施慧眼。聊識英雄。所謂弱  
草附蘭。嫩蘿依竹而已。敢爲張耳之妻。庸奴其夫哉。隨  
去明然。小學兒女淫奔之態。謹稟。

越公石罷。心中了然。又曉得李靖也是個英雄。戒諭下人  
不許聲揚。把這事兒丟開不提。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總評 天下豪傑英雄。斷不望人報德。亦惟豪傑英雄。平  
生斷不肯負德。彼此雖不相照。寸心總有著落。

又評 紅拂私奔一段。寫得神出鬼沒。非李靖不可以動  
紅拂。非紅拂不可以配李靖。看他作事周密。心細如髮。  
何圍圍中生此奇物。

第七回 齊國遠漫興立穩場 柴郡馬挾伴遊燈市  
詩曰 玉宇晚蒼茫 河星災異鉅

中天懸玉鏡 大地滿金光

人影遍鸞鶴 簫聲咽鳳凰

百年龍底事 作戲且逢場

常言道。頑耍無益。我想人在少小時。頑耍儘得些趣。却不  
知是越一利。大來或是求名。或是覓利。將一個身子弄得  
忙忙落落。那裏去偷得一時一刻的閑。直到功名成遂。那  
時鬚鬢蕭然。要頑耍却末了興致。還有那不得成遂。一命  
先亡的。這便乾乾的忙了一生。善於逢場作戲。也是一句  
至語。要識得個悲歡。相爲倚伏。不得流而忘返。却說奉叔

寶見了李靖。忙趕回下處。這班朋友。用過了酒飯。只等叔  
寶回來。纔算還了店帳。見叔寶來了。衆人齊聲道。兄長怎  
麼不帶我們上城。叔寶道。五鼓進城。幹什麼事。如今正好  
進城。裏子。王伯當問起李玄邃。叔寶道。所賣物。恰好撥  
在玄邃記室廳收。但彼事。不及細說。聞兄長在此。託  
弟多多致意。因對衆人。我們如今收拾進城。去罷。於是衆  
豪傑多上馬。共七騎馬。三十多人。別了陶翁。上了店門。伯  
當在馬上。回頭笑將起來。道。秦大哥。帥都是我們這些朋  
友。裝儘了。叔寶道。怎麼。伯當指衆人道。我們七個。騎在七  
匹馬上。背後二十餘人。背負包裹。如今進城。只得穿城走  
過去。行長路的。到北方轉來。人就說了。這些人。路也認不  
得。錯了路。回來了。如今我們進城。却要在街道市井熱鬧  
去處。酒肆茶坊。取樂頑耍。帶這些人。可像個模樣。叔寶此  
時又想李藥師的言語。豈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如今進  
城。倘有些不美的事務。跨上馬就走了。若依伯當。他只要  
步行頑耍。恐有不便。處。伯當與叔寶。只管爭道。騎馬不  
騎馬的話。李如珪道。二兄不要相爭。莫若依我小弟。馬只  
騎到城門口。就罷了。這許多手下人。帶他進城。管甚麼事。  
就城門外邊。尋個小下處。把這些行李。都安頓在店。馬卸  
了鞍轡。牽在城河飲水。衆人輪流七次。柴郡馬兩員家將。  
甚有規矩。叫他帶了毡包。拜匣。並金銀錢鈔。跟進城去。以  
供杖頭之用。其外面手下。到黃昏時候。將馬繫轡。整鞍。等  
候我們出城。衆朋友齊道。說得有理。說話之間。已到城門

口叔寶吩咐兩名健步。比衆老爺不同。有公務在身。把回書與回批。可用毡袋隨身代了。這都性命相關的事。黃昏時候。是我的馬。却要多加一條肚帶。小心牢記。叔寶同諸友各帶隨身暗器。領兩員家將進城。那六街三市。勳衛宰臣。黎民百姓。奉天子之命。與民同樂。家家結綵。戶戶鋪毡。收拾燈棚。這班豪傑。都看到司馬門來。却是宇文述的衙門。那紫綵匠。紫縛燈樓。他却是個兵部尚書府。照牆後有個射圃。天下武職官的墜囊。比試弓馬的去處。又叫做小教場。怎麼有許多喝采。乃是圓情的拋聲。誰人敢在兵部射圃。圓情就是宇文述的公子。宇文惠。宇文述有四子。長曰化。及官拜治書侍史。次曰士。及尚晉陽公主。官拜驛馬都尉。三曰智。及將作少監。惠及是他最小兒子。因倚着門。磨少不得做了官。目不識丁。胸無點墨。穿了綾錦。吃了珍饈。隨從的無非是一干游食游手。謔諂面諛的花棍。幫閑。他使酒魚色。頑耍游蕩。這圓情一節。不曾踢得一兩脚。就贊他在行。他也自說在行。是以行天下圓情的把持。打聽得長安賞燈。都趕到長安來。在宇文公子門下。把父親的射圃。討了改做個毬場。正月初一。踢到這燈節下來。把月臺上用五綵裝花。綴正。搭起漫天帳來。遮了日色。正面結綵子毬。門書官毬臺三字。公子上坐。左右坐二個美人。是安城裏平素巷聘來的。因圓情無出其右。綽號金鳳。彩霞。飛月。臺東西兩傍。扎兩坐小牌樓。天下的這些圓情。把持兩個一夥。弔頂行頭。輔行頭。雁翅排於左右。不下二百

多人。射圃上有一二十處拋場。有一處兩根單柱。顯紫起一座小牌樓來。牌樓上紮個圈兒。有斗來大號。寫彩門。江湖上的豪傑朋友。不拘領腰單槍對拐扇。粧靴踢。踢過彩門。公子月臺上。就送彩緞一疋。銀花一對。銀牌一面。憑那入有多少謝意。都是這兩個圓情的得了。也有踢過彩門。贏了彩門銀花去的。也有踢不過。遠笑於人的。正是

材在骨中踢不去

情從胎裏帶將來

却說叔寶同衆友。擁擠到這個熱鬧的所在。又想起李樂師的一來。對伯當道。凡事不要與人爭競。以忍耐爲先。必要忍到不能忍處。纔爲好漢。王伯當與柴嗣昌。聽了叔寶言語。一個個收斂形迹。只是齊國遠。李如珪。兩個粗人。舊態復萌。以膂力方剛。把些人都挨倒。擠將進去。看圓情。頭要。李如珪出自富家。還曉得圓情。這齊國遠自幼落草。惟風高放火。月黑殺人。他那裏曉得什麼圓情。頭裏的事。看着人圓情。大睜着兩眼。連行頭也不認得。對李如珪附耳道。李賢弟。圓骨碌的東西。叫做什麼。如珪笑嘻嘻道。叫做皮包鉛。按八卦之數。灌六十四斤冷鉛。造就。國遠道。三個人的力也大着呢。把脚略抬一抬。就踢那模樣高。踢過圈兒。就贏一疋緞。一對銀花。我可踢得動麼。這些話。不過二人附耳下去。一被那圓情的聽得。捧行頭下來道。那位爺請行頭。李如珪拍齊國遠肩背道。這位爺要逢場作戲。圓情近前道。請老爺過論。小弟丟頭駱家。更番伏侍你老人家。齊國遠着了忙。暗想。我只是儘力踢。就罷了。那個丟

頭的影家，弄也技藝粗巧，使個懸腿的勾子，掣過燕銜環出海，送與子弟，灑心裏來，齊國遠見，繇來眼花撩亂，又恐怕踢不動，用盡平生氣力，趕上前一脚，兀的響一聲，把那繇踢在青天裏，被風吹不見了。那圓情的見行頭不見了，只得上前來，喜孜孜滿面春風道：「我兩小人又不會有甚麼得罪處，老爺怎麼取笑，把小人的本錢都費了，齊國遠已沒趣，要動手撒野，李如珪見事不諧，只得來解圍道：「他們這些六藝中朋友，也不知有多少見過，剛纔來圍情，你也該問一聲，老爺高姓貴處那裏，榮任何所，今日在京都相會，他日相逢，就是故人了，怪你兩個沒有情理，故把你行頭踢掉了，我這裏賞你罷，就在袖裏取出五兩銀子，賞了圓情的，拉着國遠道：「和你吃酒去罷，分開衆人，齊往外去，見秦叔寶兄弟三人，從外進來，領兩員家將，好好央人開路，人再不肯讓路，只見紛紛的人都跌倒了，原來是齊國遠李如珪，擠將出來，叔寶看見道：「二位賢弟那裏去，還同我們進去要子，却又一同裏將進來，這四個人，却都是會踢毬的，叔寶雖是一身武藝，圍情是最有勳節的，王伯當却是乘隋的名公博藝皆精，只是讓柴郡馬青年飄逸，推他上來，柴紹道：「小弟不敢，還是諸兄內那一位上去，小弟過論，叔寶道：「圍情雖會，未免有粗鄙之態，此間乃十目所視的去處，郡馬斯文，全無滲漏，柴嗣昌少年樂於頌要，接口道：「小弟放肆，容日陪罪罷，那該伏侍的兩個圍情，捧行頭上來，那位的相公，請行頭，郡馬道：「二位把持，公子

傍邊兩個美女，可會圍情，圍情的道：「是公子平康巷聘來的，慣會圍情，掉號金鳳舞，彩霞飛，郡馬道：「我欲相攀，不知可否，圍情的道：「只是要相公破格的搭合，郡馬道：「我也不惜纏頭之贈，煩三位爺通稟一聲，盡今日一日之歡，我也重重的掛落，圍情的道：「原來是個中的相公，上月臺來，少爺，江湖上有一位豪傑的相公，要請二位美人見行頭，公子也，却只是要頑耍，吩咐兩個美人，好好下去，後邊隨著四個丫頭，捧兩軸五彩行頭，下月臺來，與柴郡馬相見，施禮各依方位站了，却起那五彩行頭，公子也離了坐位，立到牌樓下來觀論，那座下各處拋場子弟，把持行頭，盡來看美人圍情，柴郡馬却拿出平生博藝的手段，用綉裝雜踢，從彩門裏就如穿梭一般，踢將過去，月臺上家將把彩綵銀花，拋將下來，跟隨二人，往毡包裏，只管收起，齊國遠喜得手舞足蹈，郡馬不要住脚，踢到曉纔好，兩個美人，賣弄精神。

這個飄揚翠袖，那個搖拽湘裙，飄揚翠袖輕籠，玉手纖纖搖拽，湘裙半露，金蓮窄窄，這個丟頭有高低，那個張泛送來，真又穩，踢個明珠上佛頭，實踢埋尖拐，接來倒膝弄，輕俏錯認多搖擺，踢到眉心處，千人齊喝采，汗流滿面，濕羅衫，興盡情疎方叫海。

後人有詩讚道：

美女當場簇繡圍，仙風吹下雨嫋娟。  
汗流粉面花含露，塵染蛾眉柳帶煙。

翠袖低垂玉荷

幾回踢罷嬌無力

湘裙斜曳露金蓮

此時踢罷行頭，叔寶取白銀二十兩，彩綵四疋搭合。兩位

同情的美女，全扇二柄，白銀五兩，謝兩個監論圓情的朋

友時，公子也待打發圓情的美女，各歸院落。自家要往街

市閑遊了，叔寶一班別了公子，出打毬場，上了藍橋，只見

街坊上燈燭輝煌，正是

四圍瑤瑤城，五色琉璃洞，千尋雲母塔，萬鹿水晶宮。珠

纓密密錦繡重，影兒得乾坤動，光搖得世界紅，半空

中火樹花開，平地上金蓮碧湧，活潑潑神驚出海，舞飄

飄彩鳳騰空，彩樓中詞括盡萬古風流，畫橋邊謎打破

千人樓櫓，碧天外燈照徹四海玲瓏，花容女容燈光月

色爭明，燈車馬迎笙歌送端的，徹夜連宵興不窮，管什

麼漏盡銅壺，太平年歲，元宵佳節，樂與民同。

叔寶吩咐我熟路石燈，就到司馬門前，來看燈棚多齊備

了，那個燈樓下過一時光景，也只是虛棚簾殿，搭在雲漢

之間，下邊却有綵綵裝成那些富貴，居中掛這一盞麒麟

燈，麒麟燈上掛着四個金字扁，寫着萬獸齊朝，牌樓上一

對燈聯，左首一句周祥呈祥，賢聖降凡，邦有道，右首一句

陪朝獻瑞，仁君治世，壽無疆，麒麟燈下有各樣獸燈圍繞，

獬豸燈，張牙舞爪，獅子燈，睜眼團毛，白澤燈，光輝燦爛，

青熊燈，形相踞踞，猛虎燈，虛張聲勢，錦豹燈，活像咆哮，

老鼠燈，偷瓜抱蔓，山猴燈，上樹摘桃，駱駝燈，不堪載登

白象燈，儼似隋朝，麋鹿燈，銜花朵朵，狡兔燈，帶草飄飄，

走馬燈，躍力駘騁，鬥羊燈，隨勢高低，

各色獸燈，無不備具，不能盡數，有個古人，騎兩盞獸燈，左

首是梓潼帝君，騎白驪燈，下臨凡世，右首是玉清老子，跨

青牛燈，而出陽關，有詩四句。

獸燈無數彩光搖，整齊齊齊下復高，

麒麟乃是毛蟲長，故引千羣猛獸朝，

衆人看了麒麟燈，過兵部衙門，跟了叔寶，奔楊越公府中

而來，這些幸臣，一窩在於門首，搭起個過街燈樓，那百姓

人家，也搭個小燈棚兒，設天子牌位，點了燭香，如同白晝

不移時，已到越公門首，那燈樓掛的，是一碗鳳凰燈，上面

匾四個金字，天朝元人在樓上一對金字聯。

鳳翅展南山，天下成欣照瑞，

龍鬣揚北海，人間盡得沾恩。

鳳凰燈下有各樣鳥燈懸掛，

仙鶴燈，身棲松柏，錦雞燈，毛映雲霞，黃鸝燈，欲鳴翠柳，

孔雀燈，回看丹花，野鴨燈，口銜荇藻，寶鴻燈，足帶蘆葦，

鸚鵡燈，似來桑柘，鸚鵡燈，隱臥汀沙，鸞鏡燈，窺魚有勢，

鸚鵡燈，撲兔堪誇，鸚鵡燈，殺鳥喜鵲，燈占盡鴉門，

鸚鵡燈，纏綿倩主，鸞鏡燈，歡喜冤家，各色鳥燈，無不具

備也，不能盡數，左右有兩個古人，乘兩碗鳥燈，因越公

壽誕，左手是西池王母，乘青鸞瑤池赴宴，右手是南極

鳥燈千萬隻驚山

因有羽王高竚立

生動渾如試羽還  
紛紛羣鳥盡隨班

衆朋友看了越公揚府門首鳳凰燈，已是初鼓了，却奔東長安門來，那齊國遠自幼落草，不曾到得帝都，今日又是個上元佳節，明月皎燦，鑼鼓喧天，他沒有一句好話對朋友講，扭捏這個粗笨身子，在人叢中擁來擠去，歡喜得緊，只是頭搖眼轉，亂叫亂跳，按捺不住，叔寶道：「我們進長安，穿皇城，看看內裏燈去。」到五鳳樓前，人煙擠塞的緊，那五鳳樓前，却設一座御燈樓，有兩個大太監，司禮監裏，寂，右手是內檢點宗慶帶五百淨軍，都穿着團花錦襖，都坐在銀花交椅上，左手是掌人執齊眉紅棍，把守着御燈樓，却不是紙絹顏料扎縛的，都是海外異香，宮中寶玩，砌就這一座燈樓，却又叫做御燈樓，上面懸一面牌匾，徑寸寶珠穿就四個字道：「光照天下，玉嵌金鑲的一對聯句道：

三千世界笙歌裏

十二都城錦繡中

御燈景致，大是不同。王伯當柴嗣昌齊國遠李如珪一班人，看了御燈樓，東奔西走，時聚時散，或在茶坊，或在酒肆，或在戲館，那裏思量回寓，叔寶屢次催他們出城，只是不聽，未知後事如何，且下文分解。

總評：形容出皇都燈景，富貴繁華，如入萬花春谷，使窮措大見之，不覺驚目稱快，必定永夜暢游，弄出一番事來而後止。

第十八回 下碗兒觀燈起燄 宇文子貪色亡身

詩曰

自是英雄膽智奇

捐軀何必爲相知

秦庭欲碎荆卿首

韓市曾橫聶政尸

氣斷香魂寒粉骨

劍飛霜雪絕妖魁

爲君掃盡不平事

肯學長安輕薄兒

夫天下儘多無益之事，儘多不平之事，無益之事不過是遊玩戲耍，不平之事一時於怒，拔刀相向，要曉得不平之氣，常從無益裏邊尋出來，世人看了，眼珠中火生，聽了心胸中怒發，這不平之氣，個個有的，若莫個濟弱錙強的手段，也這乾著惱一番，若憑着一勇到底制服他，不來反惹出禍患，也不是英雄知彼知己的伎倆，果是英雄，憑著自己本領，怕甚王孫公子，又怕甚後擁前遮，小試著百萬軍中，取上將頭的光景，怕不似斬狐兔，除却一時大惑，却也是作淫惡的無不報之理，所謂

禍淫原是天心

惟向英雄手段

且說那些長安的婦人，生在富貴之家，衣豐食足，外面景致，也不大動心裏，偏是小戶人家，巴巴急急，過了一年，又喜遇着個開月，見外邊滿街燈火，連陌笙歌，時人有詩，以道燈月交輝之盛。

月正圓時燈正新

滿城燈月白如銀

團團月下燈千盞

灼灼燈中月一輪

月下看燈燈富貴

燈前賞月月精神

今宵月色燈光內

盡是觀燈玩月人

其時若老若少，若男若女，往來遊玩，憑你極老誠，極貞節

的婦女。不由心神蕩漾。一雙腳頭。只管要粧扮的出來。走橋步月。張家妹子。搭了李店姨婆。趙氏親娘。約了雙舖媽。嬌嬌哈哈。按捺不住。做出許多風波俏。惹得長安城中。王孫公子。遊俠少年。去眉做眼。唾嚙薄舌的。都在燈市裏。穿來穿去。尋香烘氣。追踪覓影。調情綽趣。何嘗真心看燈。因這走橋步月。惹出一段事來。有一個孀居的王老娘。領了一個十八歲老大的女兒。小名碗兒。一時高興也出去。看起燈來。你道那王老娘的女兒。生得如何。

腰似三春楊柳

臉如二月桃花

水肌玉膏占精華

况在燈前月下

母女二人。留着小厮看了家。走出大街看燈。走出大門。便有一班游蕩子弟。跟隨在後。挨上閃下。瞧着碗兒。一到大街。蜂攢蟻擁。身不由己。不但碗兒驚慌。連老娘也著忙。得忙得沒法。正在那裏懊悔。出來看這燈。不料宇文公子的門下。游棍。往外尋緝。飛去報知公子。公子聞了美女在前。急忙追上。見了碗兒容貌。魂消魄散。見止有老婦同走。越道可欺。便去挨肩擦背。戲調他。碗兒嚇得只是不做聲。走避無路。那王老娘不認得宇文公子。看到不堪處。只得發起氣來。宇文惠及趁此勢頭。便假發起怒來。道：老婦人這等無禮。敢挺撞我。鎖他回去。說得一聲。衆家人齊聲答應。轟的一陣。把母女擄到府門。老娘與碗兒嚇得冷汗淋身。叫喊不出。就如雲霧裏推去的。雷電裏揚去的一般。都麻木了。就是街市上。也有傍觀的。那個不曉得宇文公子。敢

來攔擋勸解。到得府門。王老娘是用他不著的。將來羈住房門裏。止將碗兒撮過幾座廳堂。到書房中方纔住腳。宇文惠及蚤已來到。家人都退出房外。只剩幾個丫環。宇文惠及免不得近前親到一番。那碗兒却沒好氣。便向臉上掙來。手便向面上打來。延推了一會。惱了公子。性兒叫丫環打了一頓。鎖禁房內。見外邊有人進來密報。道：那老婦人在府門外。要死要活。怎生發付他去。公子道：不信有這樣撒潑的。待我自家出去。公子走出府門。問老嫗何故的。這般撒潑。老嫗見公子出來。更添叫喊。捶胸跌足。呼天拍地。要討女兒。公子道：你的女兒。我已用了。你好好及蚤回去罷。不消在此候打。老嫗道：不要說打。就打我也說不得。決要還我女兒。我老身孀居。便生這個女兒。已許人家。尚未出家。母女相依性命攸關。若不放還。今夜就死在這裏。公子說：若是這等說起來。我這門首。死不得許多哩。叫手下。碾他出去。衆家人推的推。扯的扯。打的打。把王老娘直打出了巷口。柵欄門。再不放進去了。宇文公子此時意興未闌。又帶了一二百狼漢。街上閒撞。時已二鼓。也是宇文公子淫惡貫盈。合當打死。又出來尋事。大凡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况生死大數。也逃不得天意。正是

禍福本無門

惟人乃自召

寒翁曾有言

彼甚焉可料

却說叔實一班豪傑。遍處頑耍。見百官下馬牌傍。有幾百人圍繞喧嚷。衆豪傑分開衆人觀看。却是個老婦人。髮蓬

愁匍匐在地。放聲大哭。伯當問傍邊的人。這個老婦人。爲  
 何在街坊上哭。看的人答道。列位。你不要管他這件事。這  
 老婦人不知世務。一個女兒。受了人的聘禮。還不曾出嫁。  
 帶了街上。看燈。却撞見宇文公子搶了去。叔寶道。是那  
 宇文公子。那人道。就是兵部尚書宇文述老爺的公子。叔  
 寶道。可就是射圃園情的衆人答道。就是他。這個時候。連  
 叔寶把李藥師之言。丟在瓜哇國裏去了。却都是專抱不  
 平的人。聽見說話。一個個都惡氣填胸。雙眸爆火。叫那老  
 婦人。你姓什麼。老嫗道。老身姓王。住在宇文公子府後。齊  
 國遠道。你且回去。那個宇文公子。在射圃園踢球。我們贏他  
 綵緞銀花。有數十餘。正在此尋着公子。贖你女兒來還你。  
 老婦叩首四拜。哭回家去。叔寶問兩邊的人。那公子搶他  
 的女兒。果有此事麼。衆人道。不是今日纔搶。十二日就搶  
 起。長安的世俗。元宵賞燈。百姓人家的婦女。都出來走橋  
 踏月。院中看燈。公子揀好的就搶了回家去。有乖巧會奉  
 承他。次日或叫父母丈夫進府去。賞些銀錢就罷了。有那  
 不會說話的。衝撞了公子。打死了。丟在火牆裏。沒人敢與  
 他索命。三十四兩日。又搶了幾個。今晚輪著這個老婦  
 人的女兒。始初時叔寶還有綵緞銀花贖還他的意思。  
 到後聽見這些話。都動了打的念頭。逢人就問宇文公子。  
 衆人道。列位是外京衣冠。與此不同。倘遇公子。言語對答  
 不來。公子性氣不好。恐怕傷了列位。叔寶道。不知他怎樣  
 一個行頭。問了我們避避。衆人道。宇文公子麼。他有一所

私院的房屋。富養許多亡命之徒。都是不怕冷熱的人。這  
 樣時候。都脫得赤條條的。每人掌一條齊眉短棍。有一二  
 百個在前邊開路。後邊是會武藝的家將。真鎗真刀。擺着  
 社火。公子騎馬。馬前青衣大帽。擺着五六對。都執着紗燈  
 提爐。面前擺隊。長安城裏。這些勳衛府中的家將。扮頭什  
 麼社火。遇見公子。當街舞來。舞得好像射圃園情的賞花  
 紅。若舞得不好的一頓棍打散了。叔寶道。多謝列位了。在  
 那西長安門外。道上尋宇文公子。三更時候。月明如畫。  
 正在找尋間。見宇文公子到了。果然短棍有幾百條。如狼  
 牙相似。公子穿了鮫服。坐在馬上。後邊簇擁家丁。自古道  
 不是冤家不對頭。衆人躲在街傍。正要尋他的事。剛纔到  
 他面前。就站住了。對子報道。夏國公寶爺府中家將。有社  
 火來參公子。問什麼故事。公子道。好衆人討賞。公子纔打  
 發這夥人去。叔寶衣服都抓扎停當了。高叫道。還有香火  
 哩。五個豪傑。隔人頭窺將進去道。我們是五馬破曹。公子  
 卽識貨。暗疑這班人却不是跳鬼身法。秦叔寶是兩根金  
 裝鋼。王伯當是兩口寶劍。柴嗣昌是一口寶劍。齊國遠是  
 兩柄金鎗。李如珪是一條水磨竹節鋼鞭。那鞭鋼相撞。叮  
 噹哩啞之聲。如火星爆烈。只管舞。街道雖是寬闊。衆豪傑  
 却展不開。手執兵器。又沉重。舞到人面上。寒氣逼人。兩邊  
 人家門口。都站不住了。擠到兩頭去。齊國遠心中暗想道。  
 此時打死他不難。難是看的人阻住去路。不得脫身。除非  
 這燈棚上放起火來。這百姓們要救火。就不得攔我弟兄。

便往屋上一擡。公子只道有這麼一個家數。五個人正氣。一個要從上邊舞將下來。却不知道他放火。秦叔寶見燈棚上火起。料止不得這件事了。用身法縱一個虎跳。跳於馬前。舉錘從公子頭上就打。那公子坐在馬上。仰著身軀。是不防備的。況且叔寶六十四筋重金裝鋼。打在頭上。連馬都打撻了。撞下將來。手下衆將看道。不好了。打死了公子了。各舉槍刀棒棍。向叔寶打來。叔寶輪金裝鋼。招架衆人。齊國遠從燈棚上跳將下來。輪動金鎗。這些豪傑。一個個

心頭火起。口角雷鳴。猛獸身軀。直衝橫掃。打得前奔後湧。殺得東倒西歪。風流才子墮冠簪。蓬頭亂攏。美貌佳人。穠纖體。跌足忙奔。屍骸堆積平街。血水遍滿地。正是威勢踏翻白玉殿。喊聲震動紫金城。

這些豪傑。在人叢中打成一條血路。向大街奔明德門而來。已是三更已後。城門外却有二十二人。黃昏時候。吃過晚飯。上過馬料。備了鞍轡。帶在那寬闊街道口。等候主人。他們也分做兩班。若一半人看了馬匹。一半人進城門口。街道上。看一回燈。換這看馬的進去。到三更時候。換了幾。次。復進城看燈。只見黎民百姓。蓬頭跣足。露體赤身。滿面汗流。身帶重傷。口中叫喊。快去那燈市。幾個囉囉。聽這個話。慌慌忙忙的。奔出城來。道。列位想是我們老爺。在城裏惹出禍來。打死什麼宇文公子。你們着幾個看馬。着幾個有臂力的。同我去把城門攔住。不要叫守門官把城門關

了。若放他關了。我們主人。就不得出城了。衆人道。說得有。理。十數個大漢。到城門口。幾個故意要進城。幾個故意要出城。互相扯扭。就打將起來。把這看門的軍人。都推倒了。鬼混。此時巡街的金吾將軍。與京兆尹府。聽得打死了宇文公子。怕走了人。飛馬傳奔來關門。如何關得住。衆豪傑恰好打到城門口。見城門不閉。都有生路了。便招出門。奪門。嗚囉燈月下。見了主人。也一閃而出。見路傍自己的馬。飛身騎上。領開鑼轡。

關碎青鬃

走了錦鱗蛟

衝破漫天套

高飛玉瓜鵬

七騎馬。帶了一千人。齊奔潼關道。至永福寺前。柴郡馬要留叔寶在寺候。唐公回書。叔寶惟恐有人物色不便。遺囑付寺中。把報德祠速速毀了。那兩根泥鰻。不要露在人眼。中舉手作別。馬走如飛。將近少華山。叔寶在馬上對伯當道。來年九月二十三日。是家母的壽。壽六十。賢弟可來光顧光顧。伯當與李如珪。齊國遠道。小弟輩自然都來。叔寶也不肯進那山。兩下分手。自回齊州不題。却說城門口留門去。攔得關門。正所謂賊去關門。那街坊就是尸山血海一般。黎民百姓的房。燒燬不知其數。此時宇文述府中。因天子賜燈。却有賜的御宴。大堂開宴。風燭高燒。階下奏樂。一門權貴。享天子洪恩。飲酒之間。府門外如潮水一般。涓涓不斷。許多人擁擠不去。口稱禍事。宇文述着忙。離宴下滴水簷來。搖着手叫衆人不要亂叫。有幾個本府家



將來稟道。小爺在西長安門外看燈。遇響馬舞社火。其由傷了小爺性命。宇文述尋溺愛此子。聞知死於非命。五內皆裂道。吾兒與響馬何仇。被他打死。這些家將。不敢言縱公子為惡。衆家將俱用謊言遮蓋道。小爺因酒後與王氏女子作戲。頑耍他。那老婦哭訴於響馬。響馬就行兇。把小爺傷了性命。宇文述問那老婦與女子何在。答道。老婦不知去向。女子現在府中。宇文述大怒道。快拿這個賤人。與我拖出饑門。一頓亂棒打死了罷。又命家將各人帶刀斧。查看那婦人家。還有幾口家屬。盡行殺戮。將住居房。盡行拆毀。放火焚燒。衆人得令。便把此女拖將出來打死了。丟在夾牆裏去。老婦幾口都已殺盡。正是

說甚傾城麗色

却是亡家禍胎

那宇文述猶恨不已。叫本府善丹齊的。來問在市上拒敵的家將。把打死公子的強人面貌衣裳。一一報來。要畫圖形。差人推拿。衆人先報道。這人有一丈身軀。二十多年紀。青紫衣服。舞雙劍。一說說到雙劍。傍邊便惹動了一人。是宇文的家丁。東宮護衛頭目。忙跪下道。老爺若說這人。使雙劍。這人好查了。小的當日仁壽元年。奉爺將令。在檣樹崗打那李淵時。擋着這人來。當時也吃了他虧。不曾害得李爺。宇文述道。這等是李淵。知我當日害他。故着此人來報仇了。此時宇文述的三子。俱在面前。化及忙道。這不消講。明日只題本問李淵討命。智及也罵李淵。要報殺弟之仇。只有宇文士及。他平昔知此道理。道也不然。天下

人面龐相似的多。會舞劍的也多。若使李淵要報怨。豈在今日。且強人不會擊着。況且沒證據。便是檣樹崗見來。可對人講得的麼。也只從容察訪罷。宇文公聽了他。便報不定是唐公家了。到了次日。也只說得是不知姓名人。將他兒子打死。燒燬民房。殺傷人口。速行緝捕。不知事體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王老娘一時興起。同碗兒玩月觀燈。不意弄出這樣大事來。叔寶雖念李樂師之言。至義憤所激。奮不顧身。其直前廉正。使烈處。幸宇文述因唐公之疑。叔寶輩遂得安然免禍。使非天默佑。亦皆靈粉矣。

第五回 委蒸淫賜結盟同心 逞殺逆扶王降御座

詩曰 榮華富貴馬頭塵 怪是癡兒苦認真  
情染紅顏忘却父 心墮黃屋不知親  
仙都夢逐湘雲冷 仁壽冤成鬼火燐  
一十三年瞬息事 頓教遺笑歷三春

世間最壞事。是酒色財氣四種。酒人笑是酒徒。財人道是貪夫。只有色與氣。人道是風流節儉。不知個中都有禍機。就如叔寶那時之憤。雖道不說是英雄義氣。若想到打死得一個宇文述。及却害了碗兒一家。更使殺不出都城。不又害了己身。設是身死異鄉。妻母何所依託。這氣爭的甚。至於女色。一時興起。不顧名分。中間惹出禍來。雖免得一時喪身失位。弄得騎虎之勢。把悖逆之事。都做了遺臭千年。也終不免國破身亡之禍也。只是一着之錯。且不說

叔實今歸家之事。再說太子楊廣。他既謀了哥哥楊勇東宮之位。他又逼去了一個李淵。還怕得一個母親獨孤娘。不料冊立東宮之後。皇后隨即崩了。把平日粧飾的一段不好奢侈。不近女色的那光景。都按捺不住。況且隋文帝也虧得獨孤皇后身死。沒人拘束。寵幸了宣華陳夫人。容華蔡夫人。把朝政漸漸丟與太子。所以越得像意了。到仁壽四年。文帝已在六旬之外了。禁不得這兩把斧頭。雖然快樂。畢竟損耗精神。勉強支撐。終是將曉的月光。半煮的露水。那禁得十分熬煉。四月間已成病了。因令楊素官建仁壽宮。却不在長安大內。在仁壽宮養病。到七月病勢漸重。尚書左僕射楊素。他是勳臣。禮部尚書柳述。他是駙馬。還有黃門侍郎元巖。是近臣。三個人宿閣中。太子廣宿於大寶寢宮中。常入宮門候安。一日清晨入宮。恰好宜華夫人。在那裏調藥與文帝吃。太子看見宜華慌忙下拜。夫人迴避不及。只得答拜。拜罷。夫人依舊將藥調了。擎到龍床邊。奉與文帝不題。却說太子當初要謀東宮。求宜華在文帝面前幫襯。曾送他金珠寶貝。宜華雖曾收受。但未曾見面。到這時同在宮中侍疾。便也不相避忌。又陳夫人舉止風流。態度閑雅。正是

肌如玉琢遠輪賦

色似花妖更讓妍

行來弱柳影躡躑

况他是金枝玉葉。錦繡叢中生長。說不盡他的風韻。太子見了。蚤已魂消魄散。如何禁得住一腔慾火。立在傍邊不

轉珠的像眼細看。但在父皇之前。終不敢放肆。不期一日又問疾入宮。遠遠望見一麗人。獨自緩步雍容而來。不帶一個宮女。太子舉頭一看。却是陳夫人。他是要更衣出宮。故此不帶一人。太子喜得心花大開。暗想這機會在此矣。當時吩咐從人。且莫隨來。自己尾後。隨入更衣處。那陳夫人看見太子來。吃了一驚。道。太子至此爲何。太子笑道。也來隨使。陳夫人覺太子輕薄。轉身待走。太子一把扯住道。夫人我終日在御榻前與夫人相對。雖是神情飛越。却似隔着萬水千山。今幸得便。望夫人賜我片刻之間。慰我平生之願。夫人道。太子我已托體聖上。名分攸關。豈可如此。太子道。今刻問夫人如何這般認真。人生行樂耳。有甚麼名分不名分。此時真千金一刻之會也。夫人道。這斷不可極力推拒。太子如何肯放。笑道。大凡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夫人不見父皇的光景麼。尚自執迷。恐今日不肯做人情。却明日便做人情時。却遲了。口裏說着。眼睛裏看着。臉兒笑着。將身子只管挨將上來。夫人體弱力微。太子是男人力大。正在不可解脫之時。只聽得宮中一片傳呼道。聖上宣陳夫人。此時太子知道留他不住。只得放手道。不敢相強。且待後期。夫人喜得脫身。蚤已衣衫皆皺。神色驚惶。太子只得出宮去了。陳夫人稍俟喘息寧定。入宮知是文帝。陳夫人醒。從他索藥餌。不敢遲延。只得忙忙走進宮來。不期頭上一股金釵。被簾鈎抓下。剛落在一個金盆上。噹的一聲響。將文帝驚醒。開眼看時。只見夫人立在御榻前。有

慌張的模樣。文帝問道：你爲何這等驚慌？夫人着了忙。一時答應不出，只得低了頭去拾金釵。文帝又問道：朕問你爲何不答應？夫人沒奈何，這得亂應道：沒有驚慌。文帝見夫人光景奇怪，仔細一看，只見夫人滿臉上的紅暈，尙自未消，鼻中有噓噓喘息，又且鬢髮亂，大有可疑。便驚問你爲何這般光景？夫人道：我沒有什麼光景。文帝道：我看你舉止異常，必有隱昧之事。若不直言，當賜爾死。夫人見文帝大怒，只得跪下說道：太子無禮，文帝聽了這句，不覺怒氣填胸，把手在御榻上敲了兩下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獨孤誤我！快宜柳述與元嚴到宮來。太子也怕這事有些決裂，也自在宮首竊聽得叫宜柳述元嚴不宜楊素。知道光景又不妥，急奔來尋張衡字文述一千計議這一件事。一班從龍之臣都聚在一處，見太子來得慌忙，衆臣問起緣故，字文述道：這好事也還在蚤晚間了。這只事甚急，只是柳述這厮，他倚着尙了陵陵公主，他是一個重臣，與臣等不相下，斷不肯爲太子周旋。如何是好？張衡道：如今只得一條急計，不是太子，就是聖上。正說時，只見楊素慌張走來道：殿下不知怎麼作了聖上。如今聖上叫柳元兩臣進宮，叫作速撰教召前日廢的太子。只待敕完，用寶寶往長安。待若來時，我們都是仇家。如何是好？太子道：張庶子已定了一計，張衡便向楊素耳邊說了幾句。楊素道：也不得如此了。這就是張庶子去做。只怕柳述元嚴去取了廢太子來，又是一番事。這就煩字文先生。

太子這邊就假一道旨意，說他二人乘上彌留，不能將順。妄思擁戴，將他下了大理寺獄。再傳旨說宿衛兵士勤勞，暫時放散。就着郭衍帶領東宮兵士把守各處宮門，不許一個人往長安。害却傷太子絕了人望。想一有了我兄弟楊約，他自伊州來此，便差他幹了這一功。張衡又道：我是個書生，恐不能了事。還是老僕射老手堅縛太子道：張庶子是臂，不必推辭。有禍同享。我還著幾個有膽力內侍，隨你去。楊素以太子在大寶殿字文述就帶下幾個旂校，趕到路上，去把柳尙書元侍郎兩人綁縛，赴大理寺去了。回來覆命，郭衍已將衛士處處更換，都是東宮旂校。分投把守。此時文帝睡不睡的，問柳述會寫完詔了麼？陳夫人道：還未見進呈。文帝道：詔完即便用寶，著柳述馬上飛遞去。還是氣憤憤不息的，只見外邊報太子差庶子張衡侍疾，也不候旨意，帶了二十餘內監，闖入宮來，分付入直的內侍道：東宮爺有旨道：你們連日伏侍辛苦，着我帶這些內監，更替你等。連榻前這些宮女，都道皇爺前自有帶來內侍供應。你等也暫去休息，要用來宜你。若是這些穿宮宮妾，因在宮中承應日久，也已不得偷閑，聽得一聲吩咐，一閃的出去。只有陳夫人蔡夫人兩個緊緊站在榻前。張衡走到榻前，見文帝昏昏沉沉的，他頭也不叩，一個也沒一些好氣的。着兩個夫人道：二位夫人，暫且迴避兒。張夫人道：怕聖上不時宣喚。張衡道：有我在，此夫人且請少退。

一步。讓皇上靜養。這兩位夫人。眼淚流離。沒些主張。只得暫且辭宮。向閣子裏坐地。宮中人俱是帶來內侍看守。定了。不叫人來宮。兩個夫人。放心不下。只得差宮娥在門外打聽。沒有一個時辰。那張衛洋洋的。止將出來道。這呆妮子。皇上已自賓天了。適纔還是這等圍繞着不報太子知道。又吩咐各閣子內嬪妃。不得哭泣。待啓過太子。舉哀發喪。這些宮主嬪妃。都猜疑。惟有陳夫人。他心中鴛突的道。這分明是太子怕聖上害他。所以先下手爲強。但這蚌由我起。他忍於害上。難道不忍於害我。與其遭他毒手。倒不如尋一個自盡。聖上爲我亡。我爲聖上死。却也該應。只是決斷不下。

輕盈不讓趙飛燕

俠烈還輸虞美人

這壁廂太子與楊素。是熱鍋上螻蟻。盼不到一個消息。却說張衛忙忙的走來。恭喜大事了畢。只是太子心上的人。恐怕也要從亡。太子見說。一時變喜爲愁。忙將前日與楊素預定下的帖子來。遞與楊素道。這些事一發。僕射與庶子替我料理罷。我自有事來了。楊素見說。忙傳令旨。令那伊州刺史楊約。長安公幹完。不必至大壽宮覆旨。竟署京兆尹。彈壓京畿。梁公蕭矩。乃蕭妃之弟。著他提督京師十門。郭衍署左領衛大將軍。管領京師人馬。宇文述陞左領衛大將軍。管領行宮宿衛。及護從車駕人馬。駙馬宇文士及管轄京都宮省各門。將作左郎宇文愷。管理梓宮一行等事。大府少卿何稍。管理山陵。黃門侍郎裴矩。內侍郎虞

世基。管典喪禮。張衛充禮部尙書。管卽位儀註。不說這廂衆人忙做一團。只說太子見張衛說了着了急。忙叫左右取出一個黃金小盒。悄悄拿了一件物事。放在裏面。外面用紙條謹謹封了。又於合口處。將御筆就署一個花押。即差一個內侍。賜與陳夫人。叫他親手自開。內侍領旨。忙到後宮來。却說夫人自被張衛逼這後宮。隨即駕崩。心下十分憂疑。哭泣得寢食俱廢。只見一個內侍。雙手捧了一個金盒子。走進宮來。對夫人說道。新皇爺欽賜娘娘一物。藏於盒內。叫奴婢到來。請娘娘開收。隨即金盒放在桌上。夫人見了。心下有幾分疑懼。不敢開封。因問內侍道。內中非鴆毒。內侍答道。此乃皇爺親自封。內侍如何得知。娘娘開看。便知端的。夫人見內侍推說不知。一發認真是毒藥。忽一陣心酸。撲簌簌淚如泉湧。因放聲大哭道。妾自圖亡被擄。已折老死掖庭。得先帝寵幸。道今生之福。誰知紅顏命薄。轉是一場大禍。到不如淪落長門。還得保全性命。一頭說。一頭哭。又說道。妾蒙先帝厚恩。今日便從地下。亦所甘心。早上之事。我但迴避。並不會傷觸於他。奈何就突然賜死。道罷又哭。衆宮人都認做毒藥。也一齊哭將起來。內侍見大家哭做一團。恐怕做出事來。忙催促道。娘娘哭也無益。請開了盒。奴婢好去覆旨。夫人被催不過。只得恨一聲道。何期今日。死於非命。遂拭淚將黃封扯去。把金盒蓋輕輕揭開。仔細一看。那裏是毒藥。却是幾個五綵製成同心結子。衆宮人看見。一齊歡笑起來。又說娘娘下莫之喜。

得免死矣。夫人見非鴆毒，心下安然，安了又見是同心結了。知太子不能忘情，轉又快快不樂，也不來取結子，也不謝恩，竟回轉身，坐於床上，沈吟不語。內侍催逼道：「皇爺等久奴婢要去，何旨娘娘快謝恩收了。」夫人只是低頭不做聲。衆宮人勸道：「娘娘羞了，早間因一時任性，抵觸皇爺，致生惶惑。今日皇爺一些不惱，轉賜娘娘同心結子，已是百分僥倖，爲何還做這般模樣。那時惹得皇爺動起怒來，娘娘只怕又要像方纔哭了，何不快快謝恩。」左右催促得夫人無奈，只得歎一口氣道：「中饋之羞，我知難免。強起身來，把同心子取出，放在桌上，對着金盒兒拜了幾拜，依舊到床上去坐了。內侍見取了結子，便捧著空盒兒去，回旨不題。陳夫人雖受了結子，心中只是悶悶不樂，坐了一回，便倒身在床上去睡。衆宮人不好只管勸他，又恐怕太子駕臨，大衆悄悄的在宮中收拾金鼎，內燒了些龍涎麝，寶閣中張起那翠幙珠簾，不多時，日色西沉，碧天上蚤湧出一輪明月，只見太子私自帶幾個宮人，提着一對素紗燈籠，悄悄的來會夫人。宮人看見太子駕到，慌忙跑到床邊，報與夫人。夫人因心中懊惱，不覺昏昏睡去，慌被衆宮人喚醒，說道：「駕到了，快去迎接。」夫人朦朧朦朧，尚不肯就走。蚤被幾個宮人扶的扶，拽的拽，將他捲出宮來迎駕。纔去立階下，太子蚤已立在殿上，夫人望見，心中又羞又惱，然到了這個地位，怎敢抗拒，俯伏在地，低低呼了一聲：「萬歲。」太子慌忙攙了起來，是夜太子就在夫人閣中歇宿。

七月丁未，文皇宴親，至甲寅諸事已定。次日楊素輔佐太子，衰經在梓宮前舉哀發喪。羣臣諸衰經各依班次入臨。然後太子吉服，拜告天地祖宗，換冕服即位。羣臣都也換了朝服入賀。只是太子將陞御座時，也不知是哀極也不，知是忙極，還不知有愧於心，有所不安，走到座前，不覺精神惶悚了，手足慌忙。那御座又甚高，纔跨上隻脚，要上去，不期被階下儀衛靜鞭三響，心驚之際，着了一驚，把從不定。那隻脚歪塌了下來，幾乎跌倒。衆宮人連忙上前攙住，就要趁勢兒扶他上去，也是天地有靈，鬼神共憤。太子腳纔上去，不知不覺，忽然又塌下來。楊素在殿前看見光景不雅，只得自去。他雖然老邁，終是武將出身，有些力氣，分開左右，只消一隻手，便輕輕的把太子掖上御座，即走下殿來，率領百官，山呼朝拜，正是：

莫言人事宜奸詭，畢竟天心厭不仁。  
總有十年天子分，也應三載鬼神曠。

隋主在龍坐上坐了半晌，神情方纔稍定，又見百官朝賀，知無異說，更覺心安。便傳旨：「一面差官往各王府州鎮告哀，又一面差官齎印位詔，詔告中外，以明年爲大業元年。」羣臣從罷各官，在朝文武各進爵級，犒賞客及鎮軍士。優禮天下。高年賜與粟帛，其餘楊素宇文述張衡等，俱賞俱不必言。又追封廢太子勇爲房陵王，掩飾自己害他之迹。此時行宮有楊素等一下夾輔，長安有楊約一下鎮壓，喜得沒有一毫變故。但是人生大倫，莫重父君，與兄弟，弑父

殺兄竊這大位。根本都已失了。總是蚤朝晏罷。勤政恤民。他個枝葉。若又不免荒淫無道。如何免得天怒人怨。破國亡家。却又不知新主嗣出何等樣事來。且聽下回分解。又評。楊素張衡。躬佐弑逆。難分首從。然隋文殺素而不及衡。豈以其疏遠而恕之耶。抑故假手於逆子耶。

第二十回 皇后假宮娥貪博歡寵

權臣說鬼話陰報身亡

詞曰

香徑蕩蕩滿。蘇臺鹿麋遊。清歌妙舞木蘭舟。寂寞有緣。紅粉今何在。朱顏不可留。空存明月照芳洲。聚散水中鷗。右調巫山一段雲

電光石火。人世頗知而最是朱顏綠髮更短。人生七十中間。顏紅鬢綠。能得幾時。就是齊東野史的步步金蓮。陳後主的後庭玉樹。也只些時。與那權奸聲勢。氣滿貫盈。隨你赫赫英雄。一朝命盡。傾刻間竟為烏有。豈不與紅粉朱顏如同一燭。却說煬帝自登寶位。退朝之後。却往宣華宮。妾意交歡。任情取樂。足足半月。有餘當初。蕭后在東宮。原朝夕不離。極想恩愛。今立皇后。並不一幸。蕭后初起疑他。諷在身。別宮獨處。後來打聽他。夜夜在宣華宮裏淫蕩。不覺大怒。道。纔做皇帝。便如此淫亂。將來作何底止。這日恰適煬帝退朝進宮。蕭后便扯住嚷道。好個皇帝。纔做得幾日。便背棄正妻。奸淫父妃。若再做幾年。天下婦人。都被你狂淫盡了。煬帝道。偶然適興。御妻何須動怒。蕭后道。偶然不偶然。我也不管你。只趁早將他罰入冷宮。不容見面。妾

就罷了。若還戀戀不捨。妾傳一道懿旨。將這醜形。曉與百官。叫你做人不成。這隋煬帝着忙道。御妻這般性急。容朕慢慢區處。蕭后道。有甚區處。若捨他不得。妾便叫宮人去凌辱他一場。看他羞也不羞。煬帝原畏蕭后。今見他說話動氣。心下越加着忙。只得起身說道。御妻少說。待朕去與他說明。叫他尋個自便。朕就回宮。與御妻陪罪。蕭后道。講不講也由陛下。來不來也由陛下。妾自有處。其時這些言語。蚤有宮人報知宣華夫人。夫人總知。不勝悲泣。忽見宮奴報道。駕到宣華。只得含着淚。低頭迎接。煬帝走近身。前來一看。宣華夫人。但見他杏臉低垂。淚痕猶濕。說道。剛纔朕與皇后爭吵。想夫人預知。但朕自有主意。設言皇后有甚意思。朕斷不忍。宣華道。妾葑菲陋賤。昔待罪於先君。今又點污龍體。自知死有餘辜。今求陛下。依皇后懿旨。將妾罰入冷宮。白首長門。方為萬全。煬帝嘆息道。情之所鍾。生死不易。朕與夫人。雖歡娛未久。恩情如同海深。即使朕與夫人為庶人夫婦。亦所甘心。安忍輕拋割愛。難道夫人。心腸到硬。反忍把朕拋棄。宣華捧住了煬帝。悲泣道。妾非心硬。若只管貪戀。不但壞了陛下聲名。抑思先帝嘗選之女。恐蹈前愆。倘明皇一怒。妾死無地矣。陛下何不為妾。蚤計欲貽後悔。耶。說到這個地。煬帝極歎道。聽夫人之言。似恨我之情。太薄。而諒我之情。太深。也便吩咐一個掌朝太監。把外邊仙都宮院。打掃潔淨。遣宣華夫人出去。各項支用。俱著司監照舊支給。二人正在綢繆之際。一旦分離。講

了又講，說了又說。煬帝十分不忍放手，還是宣華再三苦辭。煬帝方纔許行，出宮而去。正是

死別已吞聲 生離常測測 事人以顏色

煬帝自宣華去後，終日如醉如癡，長吁短嘆，眠裏夢裏，茶裏飯裏，都是宣華。蕭后見煬帝情牽意纏，料道禁他不得，便對煬帝，只因要篤夫婦之情，勸陛下道去宣華，不意陛下如此眷戀，到把妾認做妬婦，漸漸參商，是妾求親而反疎也。莫若傳旨，將宣華仍詔進宮，朝夕以慰聖懷，妾亦得以分陛下之歡顏，豈不兩便？煬帝笑道：「若果如此，御妻賢德高千古矣，但恐是戲言耳。」蕭后道：「妾安敢戲陛下？煬帝大喜，那裏還等得幾時，隨差一個中官，飛馬去詔宣華，却說宣華自從出宮也，無心以望，鎮日不描不畫，到也清閑自在。這日忽見中官奉旨來宣，他就對中官說道：「妾既蒙聖恩放出，如落花流水，安有復入之理，你可為我辭謝皇爺。」中官奏道：「皇爺在宮，以詔娘娘，時候也等候不得，奴婢焉敢空手回旨。」宣華想：「一道道我自自有處，取鸞篋一副，題一辭於上，疊成方勝，付於中官道：「為我持此致謝皇爺，中官不敢再強，只得拿了回奏煬帝。煬帝忙拆開一看，却是一首長相思詞道：

紅已稀，綠已稀，多謝春風苦地吹，殘花難上枝。得寵疑，失寵疑，想像為歡能幾時，怕添新別離。帝看了笑道：「恐怕朕又棄他，今既與皇后講明，安忍再

離。隨取紙筆，也依來韻和詞一首。雨不稀，露不稀，願化春風日夕吹，種成千歲枝。恩何疑，愛何疑，一日為歡十二時，誰能生死離。

煬帝寫完，也變成一個方勝，仍叫中官再去。宣華見了這詞，見煬帝情意諄諄，不便再辭，只得取施朱粉，再畫蛾眉，駕了七香車兒，再入朝來。煬帝見了，喜得骨爽神蘇，隨同宣華，到中宮來見蕭后。蕭后見了，心下雖然不樂，因曉得煬帝的性兒，只得勉強做好人，歡天喜地，叫排宴賀喜。正是

合殿春風麗色新 深宮淑景艷芳辰 蕭郎陌路遠相遇 劉阮天台再得親

自此煬帝與宣華，朝歡暮樂，比前更覺親熱，未及半年，何知圓月不長，名花易謝，紅顏命薄，一病而殞。煬帝哭了幾場，命有司厚禮安葬。終日癡癡迷迷，愁眉泪眼，蕭后道：「死者不可復生，悲傷何益，何不在後宮更選佳者，聊慰聖懷，免得這般慘悽。」煬帝道：「宮中這些殘香剩粉，如何可選？」蕭后道：「當時宣華也是後宮選出，那裏定得只當借此消遣。」煬帝依了蕭后，真個傳一道旨，著各宮院大小嬪妃彩女，俱赴正宮聽選。那些宮娥，一個個巧挽烏雲，奇分綠鬢，到正宮來。煬帝與蕭后同到殿上，叫這些女子近前，一一飲酒。一邊選擇，真個是靚於海者，難為水，雖是花成隊，裏柳作行。選來選去，竟無出色的奇姿。煬帝煩躁起來，選殺了。總是這般模樣，怎能如宣華這般天姿國色，遂傳旨免選。

衆宮人聞言一閃而散。蕭后道：陛下請耐煩，寬飲幾杯，待妾自往各宮中搜求，包陛下尋一個出色的女子來。煬帝道：現今選不出，何苦費御妻神思？蕭后道：不是這等說，自來有志絕色女子，必然價高自重，願甘老守長門，斷不肯輕易隨行，逐隊赴選。如今待妾去細細搜求，決無遺漏，如搜不出，陛下罰妾三百觥，如何？說了，忙起身上了寶車，出宮去了。煬帝樓着一個內監，淺斟細酌，原來蕭后那裏是去各宮探訪女子，一逕駕到長樂宮來，把宮袍卸下，重施朱粉，再點櫻桃，把髮髻扯攏向前，改作蘇粧，頭上插著龍鳳釵，三顆明珠，滴垂掛面，換一套艷麗的宮娥衣服，打扮停當，先差一個內侍走去報知。此時煬帝已飲至半酣，尚不見蕭后到來，正要差人去請，只見一個內侍走去報道：娘娘選中一位女子，著奴婢先送女宮御見。娘娘又到別處去了。煬帝笑道：妻御爲我，可爲不憚煩矣。那時蕭后改粧，駕到宮門，就停車縹步，裝著嬌媚婷婷，走進丹墀，離殿上前有一箭之地，煬帝舉目往下一看，果然有宮人擁一位女子，態度幽嫺，輕塵奪目，一步步緩緩的走進殿來，俯伏在地。煬帝不勝狂喜道：果然後宮還有這樣女子，快叫平身，連說了三次。那女尙伏不起，煬帝此時覺淫心蕩漾，竟不顧體統，走下御座，手相攙，那女子方攙起來，垂頭而立。煬帝子細一認，不覺哈哈大笑道：原來是御妻，可謂慧心巧思矣。我說道那有這才淪落，煬帝攙了蕭后的手，同至御座來道：這三百觥，御妻不能免矣。蕭后道：妾往後宮

搜求，不意竟無有中式者。因思前言已出，恐陛下見罪，假醜形，以寬聖懷，以博一笑耳。這三百觥，還求陛下赦免。煬帝道：使不得，這朕不罰御妻，罰新選的美人耳。蕭后道：若認真是個美人，恐陛下又捨不得罰他了。一頓說，一頓接盃在手道：妾想宮中雖無天下儘有，陛下既爲天下之主，何不差人各處去選，怕沒有比宣華強十倍的。何苦這般煩惱。煬帝道：御妻之言雖善，只恐廷臣有許多議論，阻蕭后道：廷臣敢言直諫者少，所慮者惟老兒楊素耳。趁此盆蘭盛開，明日陛下何不詔他入苑，宴賞風蘭，把幾句言語挑動他意思，行止就可定了。煬帝道：御妻之言甚善，商議已定，過了一宵，次日煬帝駕臨於御苑，只見這些盆中蕙蘭，長短不齊，盡皆開放，正是

無數幽香開滿戶 幾杯垂柳照清池

煬帝忙差兩個內侍去宣楊素自苑，却說楊素自擁立了煬帝，赫赫有功，朝政兵權皆在其手。這日正與這些歌兒舞女快活，聽得有旨宣詔，即乘涼轎，竟入御苑中，來到太液池邊。煬帝看見，自然迎下殿來，規矩是叫免朝，即便賜坐。楊素也不謙讓，竟只是一拜就坐。煬帝道：久不面卿，頓生鄙吝，今見幽蘭大放盆中，新柳綠研池上，香風襲人，遊魚可數，故詔卿來同觀。而釣焉。楊素道：臣聞從禽則荒，從獸則亡，昔魯隱公觀魚於棠，春秋譏之，舜觀南風之詩，禹世頌德，陛下新登大位，年力富強，願以虞舜爲法，不當效魯隱公之尤。煬帝道：朕聞蠡溪叟一釣，而興周公八百之



某賢卿之功。何異如此。楊素大喜道。陛下既以此比臣。臣一以此報陛下。君臣相顧大悅。煬帝即令近侍將坐席移到池邊看魚。大家投綸於清流之中。隨波浪往來而釣。煬帝道。朕與賢卿同釣。先得者為勝。以得者謂一巨鯢何如。楊素道。聖諭最妙。不多時。煬帝將手往上一提。早釣一個三寸長的小金魚。煬帝大喜。對楊素道。朕釣得一尾了。賢卿可記一鯢。楊素因投綸在水。恐驚了魚。竟不答應。但把頭點了兩點。及扯起石時。却是一空鈎。將鈎兒依舊投下水去。不多時。又見煬帝小小鈎起一尾。便說道。朕已釣二尾。賢卿可記二鯢。楊素往上一扯。却又是一個空。衆宮人看了。不覺掩口而笑。楊素看見。面上微有怒色。便說道。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待老臣試展釣鯢之手。釣一個金色鯉魚。為陛下稱萬年之鱗。何如。煬帝見楊素說此大話。全無君臣之禮。心中不悅。把竿兒放下。只推淨手起身。進後宮。滿臉怒氣。蕭后接住問道。陛下與楊素釣魚。為何怒忿還宮。煬帝道。耐耐這老賊。驕傲無禮。在朕面前十分放肆。朕欲叫幾個宮人殺了他。方洩我胸中之恨。蕭后忙阻道。這個使不得。楊素乃先朝老臣。且有功於陛下。今日宜他賜宴。無故殺了他。官必然不服。况他又是一個猛將。幾個宮人如何禁得他過。一時弄破了鬪兒。他兵權在手。猖獗起來。社稷不可知矣。陛下就要除他。也須緩緩而圖。今日如何使得。煬帝見說。便道。御妻之言。其是更了衣服。依舊到太液池來了。楊素坐在垂柳之下。風神俊秀。相貌魁梧。幾

縷如銀白鬚。趁着微風。兩邊飄起。恍然有帝皇氣象。煬帝看了。心下甚懷妬忌。強為笑問道。賢卿這一會。釣得幾個。楊素道。化龍之魚。能有幾個。說未了。將手一扯。剛剛的釣起一尾金色鯉魚。長有一尺二三寸。楊素把竿兒丟下。笑道。有志者事竟成。陛下以老臣為何。如煬帝亦笑道。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隨命看宴。君臣上席。只見一個內相走來。奏道。朝門外有一落水漁人。獲一尾金鱗。鱗尾大鯉魚。有此異相。不敢私賣。願獻萬歲。煬帝叫取進來。不多時。兩個太監。將大盆盛了。抬到面前。煬帝與楊素仔細一看。只見那魚有五尺長。短鱗。甲上金色照耀。與日常光。煬帝看了大喜。就要放入池中。楊素道。此魚大有神氣。恐非池中之物。莫若殺之。可免異日風雷之患。煬帝笑道。若果是成龍之物。雖欲殺之。不可得也。因問左右道。此魚會有名否。左右道。沒有。煬帝遂叫取朱筆。在鯉魚額上頭寫解生二字。以為記式。放入池中。厚賞漁人。左右斟上酒來。次第而飲。衆宮人歌一回。舞一回。又清奏一回。細樂。煬帝正要開談。挑動楊素。却又左右將釣起的三尾魚。切成細脰。做了鮮湯。捧了上來。煬帝看見。就叫近侍。滿斟一巨觥。送與楊素道。適纔釣魚有約。朕幸先得。賢卿當滿飲此觥。庶不負嘉魚之美。楊素接酒飲乾。也叫近臣斟了一觥。送與煬帝。說道。老臣得魚雖遲。却是一尾金色鯉魚。陛下也該進一觥。官臣之功。煬帝吃乾了。又說道。朕釣得是二尾。賢卿還該補一盃。就叫左右斟了上來。此時楊素酒已有七八分。

了。就說道。陛下雖是二尾。未若臣一尾之大。陛下若以多寡賜老臣。臣即以大小敬陛下。臣不敢奉旨。左右送酒到楊素。而前楊素把手一推。左右不曾防備。把一個金盃潑翻桌上。潑了楊素一件暗蟒袍。上滿身是酒。便勃然大怒。道。這些蠢才。如此無狀。怎敢在天子面前。戲侮大臣。要朝廷的法度何用。高聲叫道。扯下去打。煬帝見宮人潑了酒。正要發作。今見楊素這般光景。不好攔阻。反默默不語。衆

宮人見煬帝不語。只得將那潑酒的宮人。扯下去打了二十。楊素纔轉身對煬帝說道。這些宦官宮妾。最是可惡。古來帝王稍加姑息。便每每被他們壞事。今日不若老臣粗魯。懲治他們一番。後日方小心謹慎。纔不敢放肆。煬帝此時忍了一肚子氣。那選女佚樂之事。也不便去挑動他。假

意笑容道。賢卿爲朕。今既外治天下。又內清宮禁。真可爲功臣矣。再飲一盃酬勞。楊素又吃了幾盃。已是十分大醉。方纔起身謝宴。煬帝叫兩個太監。將他扶掖而出。走下殿

將出苑門。忽然一陣陰風。撲面括來。吹的毛骨聳然。擡頭只見宣華夫人。走近前來。對着楊素喊道。楊僕射當初替王謀奪東宮之時。有你有我。總由你。楊素此時竟

忘了宣華是死過的。便道這已往之事。夫人今日何必再提。宣華道。如今皇差我來。要與你證明這一案。楊素道。剛纔我在裏頭賜宴。並不提起。說猶未了。只見文帝頭帶龍冠。身穿袞服。手內執金越斧。坐在逍遙車上。攔住罵道。

你弑君老賊。還裝強口。把金越斧照頭砍來。楊素躲避不

及。一交跌倒在地。口鼻中鮮血迸流。近侍看見。忙報與煬帝。煬帝大喜。卽命衛士扶出楊素。扶得到家。稍稍醒來。對其子玄感道。吾兒謀位之事。發矣。可急備後事。未至夜半。卽便烏乎哀哉。尙饜正是。

天道有循環

奸雄鮮終始

他既跋扈生

難免無常死

煬帝聞楊素已死。大喜道。老賊已死。朕無所畏矣。隨宣許廷輔等十個。停當太監。吩咐道。你十人可分往天下。要精選美女。不論地方。只要選十五以至二十。真有艷色者。選了便陸續送入京來。備用。選得着有賞。選不着有罰。不許

怠玩生事。許廷輔等領了旨意出來。就於京城內選起。大張皇榜。捉媒供報。京城內鬧得沸翻。一夕煬帝又與商議。着后道。朕想古來帝王。俱有離宮別館。以爲行樂之地。朕今當此富強。若不及時行樂。徒使江山笑人。朕想洛陽乃天下之中。何不改爲東京。造一所顯仁宮。以朝四方。逍遙

之樂。隨宣兩個佞臣。宇文愷。封德彝。當面要他二人董理其事。宇文愷奏道。古昔帝王。皆有明堂。以朝諸侯。况舜行二室。文王有美臺。美沼。皆功豐烈盛。欲顯仁德於天下。今

陛下造顯仁宮。欲顯聖化。與舜文同軌。誠古今盛事。臣等不敢效力。封德彝又奏道。天子造殿。不廣大不足以壯觀。不富麗不足以樹德。必須以南臨皇潤。北路洛濱。選天下之良材異石。各種花與瑞草。珍禽奇獸。充實其中。方可爲天下萬國之瞻仰。煬帝大喜道。二卿竭力用心。朕自有

重酬。遂傳旨勅宇文愷封德彝。營造顯仁宮於洛陽。凡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各樣材料。俱聽憑選用。不得違誤。其匠作工費。除江都東都。現在興役地方外。著每省府每州縣。出銀三千兩。催徵起解。赴洛陽協濟。二人領旨出去。即便起程。往洛分頭做事。真個弄得四方騷動。萬姓遭殃。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宜華原是個國色。故是楊帝著魔。何如紅顏命薄。一旦輕拋。安知非文帝陰靈。能銜恨於楊素。豈反忘情於宜華耶。至於蕭后假粧宮女。情景雖佳。亦屬輕佻。總寫婦人女子。要討得丈夫之心。無所不至也。

繡像隋唐演義卷三

第二十一回 借酒肆初結金蘭 通姓名自顯豪傑

詩曰 荷鋤老翁流如雨 惆悵年來事場園

縣官租賦苦日增 增者不除舊復取

羨餘火耗媚令長 加派飛灑腹閭里

典衣何惜婦無擇 啼餓寧復顧兒孫

三征早已空懸磬 鞭笞更嗟無完臂

溝渠展轉淚不乾 遷徙尤思行路難

阿誰為把窮民輸 試起當年人主觀

小民食王之土。秋糧夏稅。理之當然。亦不為苦。所苦無藝

之征。因事加派。譬如一府加派三千助工。照正額所征有

限。因那班貪污官吏。乘機得利。便要加出頭等火耗。連起

解路費。上納鋪墊。都要出在小民。所以小民弄得貧者愈

貧。富者消乏。以致四方嗟怨。各起盜心。當時附主為要起

這件大工。附近大州。先已差官解銀。赴洛陽協濟。山東齊

州與青州。亦各措置。協濟銀三千兩。行將起解。因此上鬧

動了一位好漢。兗州東阿縣。武南莊。一個豪傑。姓尤名通。

字俊達。在綠林中行走多年。其家大富。山東六府皆稱他

做尤員外。原來北邊響馬。於有本錢的強盜。必定大戶。方

做得。此人聞得青州有三千銀子上京。兗州乃必由之地。

意欲採取。但想打劫客商。不過一起十多個人。就有幾個

了得的。也不怕他。這是官錢糧。必竟差官遞送。送所過州

縣撥兵防護。打劫其難。况又是鄰州的錢糧。怕擔拿得緊。不如放下這肚腸罷。但說起人的利心。極是可笑。尤員外

明知利害。畢竟貪心重了。放不下這三千兩銀子。想家中

幾個莊客。都沒甚齊力。要尋個好手。與莊客商議。我這武

南莊左近。可有埋名的好漢。想尋一人。取此無礙之物。也

是一樁大生意。莊客答道。我們街前巷後。雖有幾個撥手

撥腳的。不上好漢。雖此五六里。有一人。姓程。名咬金。字知

節。原在斑鳩店住的。今移在此。當初曾販賣私鹽。拒了官

兵。關邊充軍。遇赦還鄉。若得此人做事。便容易了。尤員外

道。我向聞其名。你們可認得他麼。莊客道。小的們也只耳

聞。不會識面。尤員外牢記在心。不道事有湊巧。一日尤員

外偶過郊外。天氣作冷。西風刮地。樹葉紛飛。尤員外動了

一個長大漢子。走入店來。那漢子怎生狀貌。恁般打扮。但

見他

雙眉剔豎。兩目晶瑩。屹踏險橫生怪肉。邇邇嘴露出獠

牙。腮邊蓬結淡紅鬚。耳後蓬鬆長短髮。粗豪氣質。渾如

生鐵團成。發悍身材。卻似頑銅鑄就。真個一條剛直漢。

須知不是等閒人。

這漢子衣衫襤褸。脚步倉皇。肩負幾個柴扒兒。放了柴

扒坐下。便討熱酒來喫。好像與店家熟識的一般。尤員外

定睛觀看。見他舉止古怪。因悄聲問店小二道。這人姓甚

名誰。你可認得他麼。小二道。這人常來喫酒的。他住在斑

一

鳩店。小名程一郎。不知他的名字。尤員外聽得斑鳩店。又是姓程。就想到程咬金身上。起身近前拱手道。請問老兄上姓。咬金道。在下姓程。尤員外道。高居何處。咬金道。住在斑鳩店。尤員外道。斑鳩店有一位程知節兄弟。莫非就是盛族麼。咬金笑道。那裏什麼盛族。家母便生得區區一人。不知有族裏也。沒有族裏。只小子叫做程咬金。表字知節。又叫做程一郎。員外問。咱怎麼。尤員外聽說是程咬金。好像拾了活寶的一般。問道。爲何有這些柴扒。果是賣的麼。咬金道。也差不多。小子家中止有老母。全靠編些竹篾。做兩個柴扒。養他。今日負出來。沒有人買。風又大得緊。在此喫杯熱酒。也待要回去了。請問員外上姓大號。爲何問及小子。尤通道。久慕大名。有事相煩。且是一樁大生意。只是店裏不好講話。屈到寒家去。纔好細細商量。咬金道。今日遇了知己。但懇吩咐。敢不追隨。只是酒在口邊。且喫了碗到宅上。再喫何如。尤通道。這却甚妙。就拉他同坐。一個富翁。與一個窮漢對坐。店主人看了掩口而笑。他兩人喫了幾大碗。尤道。算了。賬出店。咬金道。這錢把柴扒兒。作了前日欠你的酒錢罷。拱手出店。尤道。先時騎的馬。着人打回。與咬金同行。到了家裏。促膝而坐。說連年水旱。家道消乏。要出門營運。路上難走。要求老兄同行。賺來東西。平分。咬金道。你要我做夥計麼。尤通道。這却說差了。小弟久仰義勇。無由一見。今日訂交。須要結爲兄弟。永遠相交。再無疑貳。咬金道。小弟粗笨。怎好結拜。尤通道。小弟夙願。不必推

辭。二人敘了年紀。尤道。長咬金五歲。就拜爲兄。咬金爲弟。拈香八拜。誓同生死。患難扶持。正是  
結交未可分貧富 定須滿諾託死生  
咬金道。出路固好。只是我母親在家。無人看管。如何是好。尤通道。既爲兄弟。令堂是小弟的伯母。自當接過寒家供養。就是今夜接得過來。纔妙。咬金道。小弟賣了柴扒。有幾個錢。糶幾顆米兒回去。纔好見他。今日柴扒又不曾賣得。天色已晚。卒然要他到宅上來。他未必肯信。尤通道。說得有理。這却不難。今夜先取一錠銀子去。與令堂爲證。移之費。他見了自然歡喜。自然肯來了。咬金道。這倒使得。快些拿來。尤道。袖中出銀一錠。遞與咬金。咬金接來。就入袖中。略不道謝。尤員外一面分付擺飯。咬金心中歡喜。放開酒量。酒杯滿。蓋蓋乾。不知是家釀香醪。十分酒力。只見甜津津。好上口。迭連倒了幾十碗。急酒漸漸的醉來了。勸他再請一杯。倒喫下三四碗。尤員外怕他喫得太醉了。倒勸咐咬金。快去迎請令堂過來。明日好日。便要出門。做生理。咬金只得起身。雖是醉中。一心牽繫着這一錠銀子。把破衣裳的袖兒。很命捏緊。打躬唱喏。作別出門。不想袖口雖是捏緊。那袖底却是破的。舉手一拱。那錠銀子。早在脅肋邊溜將下來。滾在地上。正在尤家大門口。那些莊客看見。拾將起來。向尤道。員外適纔送他的銀子。倒脫落在這裏。可要趕上去送還他。尤通道。我送銀子與他。正在此懊悔。莊客道。既要送他。如何又懊悔起來。尤道。這人是一個

沒備備的，拿了回去。倘然母子商量起來，竟不肯來了，也沒法處置他。如今落掉了這錠銀子，少不得放我不下。今晚母子必定回來，却說咬金一路捏了袖口，走到家中，見了母親，一味歡喜。母親餓得半死，見他喫得臉紅，不覺怒從心上起，噴罵道：「你這畜生，在外邊喫得這般醉了，竟不管我在家中，無米無柴，餓得半個，還要跌着臉笑些什麼。我且問你，今日柴扒已賣完，錢却怎麼用了？」咬金笑道：「我的令堂，不須着惱，有大生意到了，還問起柴扒做甚。」母親道：「你是醉了的人，都是酒在那裏講話？」母親道：「你咬金道：『母親若不肯信，待我袖裏取出銀子來你看。』」母親道：「銀子在那裏？」咬金道：「不見了。」母親道：「我說是醉話，那裏有什麼銀子？」咬金道：「母親不信孩兒，孩兒就抹殺在母親面前。」孩兒憑着大醉，決不敢欺誑母親。孩兒今日負着柴扒，街坊村落，周迴走轉，沒有人買。在酒店上喫酒，不想遇着個財主，武南莊的尤員外，一見如故，拉孩兒回去。孩兒就把幾把柴扒，算清酒錢，跟他回家。他與孩兒結拜弟兄，要同孩兒出去做些生理。孩兒道：「母親在家，無人奉養。」他說連夜接了過來，先送一錠銀子，為搬移之費。孩兒心中歡喜，多喫了幾杯，又恐怕遺失了，一路裏把衣袖捏緊，不想這作怪的東西，倒在袖邊邊滾了出來。你若不信，如今就負你到他家去，便知孩兒說話不虛了。母親道：「既如此，我如今就同你去。」家中左右沒有家火，鎖了門。

就去罷。我肚裏餓得緊，却怎麼處？」咬金道：「你熬到他家，只怕喫不盡，消化不及，要鬧鬧撒出來哩。」說罷，將門鎖上，負了母親，黑暗裏直到武南莊尤家門首。酒都弄醒了，咬金放下母親，忙去叩門。管門的早受員外分付，料他必來，一聞咬金叩門，隨即開了，開去報與員外得知。尤通尚未睡，也待咬金到來，聽得到了，喜不可言，接進母子，在中堂坐了。尤通便進言道：「忝先人道下些薄產，連年因水滯旱荒，家私日廢，今欲往江南販賣羅緞，因各處盜賊生，恐不能走，開得令郎大哥是個豪傑，要屈他做同行夥計，得利均分，以供老母甘旨。程母出自人家，曉事解理，笑談員外差矣。員外是富翁，小兒是粗鄙手藝之人，員外為商，或者途中沒人伏侍，要小兒做個後生，月支多少錢鈔。做老身養老之用，還像個說話。小兒有何德能，敢與員外結拜兄弟？況且分文本錢也沒有，怎麼講個夥計二字名分？也不好相稱。」員外道：「尤通久慕令郎大哥高義，情願如此，分付舖罷。」立撲六一頓拜過了。程母頭暈眼花，也拜了四拜。尤通道：「小姪與令郎出門之後，恐老伯母家中不便，故此接到寒家居住，倘有不周，百凡體諒。」程母道：「小兒得附員外，老身感激不盡，但恐小兒性格粗獷，員外只要另眼看待他，寬恕他。小兒敢不知恩報恩，尤員外請程母到裏面用飯去了。自己與咬金重新喫酒，喫到酒興剛來，尤通却把皇銀的事來挑動咬金。賢弟可知新君即位以來的事，咬金此時深感天子應道：「兄長好皇帝，小弟在外邊思想。」

老母晝夜熬煎。若不是新君即位。焉能遇赦還鄉。母子重會。尤員外道。新君大興工役。每州縣都要出銀三千兩。協濟大工。實是不堪。咬金道。做他的百姓。自然要納糧當差。做他的官。自然要與他催徵起解。不要管閒事。尤員外道。這也罷了。只是我這山東青州也。遵天子旨意。要三千兩協濟。那青州府太守。借名灑派。當分外之差。杖死無辜百姓。欲取民膏。貪酷太甚。只把三千兩銀子起解他的銀子。上京。我這兗州乃必由之地。我今欲仗賢弟大力。取他這三千兩銀子。作本為商。賢弟可有什麼高見。這個程咬金。曾賣私鹽。與為盜也不遠。見尤員外如此相待他。心中又要馳騁。笑道。哥哥那怕他銀子不從此路來。若打這條路。經過不勞兄長費心。只消小弟一馬當先。這項銀子就滾進來了。員外道。賢弟却會什麼兵器。咬金道。小弟會用斧。却也沒有傳授。但聞中無事。將劈柴的板斧。裝了長柄。自家舞得到也。即溜了。俊達道。我到有一柄斧。重六十斤。賢弟可用得。咬金應道。五六十斤。也不為重。尤員外回後院去。取出那柄斧來。却上渾鐵打成的。兩邊鑄就八卦。名為八卦宣化斧。最咬金身軀。取一副青銅盔甲。綠羅袍。槽頭有一騎青驄的劣馬。尤俊達自己有一副披掛。鐵幘頭。烏油甲。黑纓鎗。皂羅袍。烏錐馬。這些東西。也搬將出來。到飲酒處。與咬金一同披掛停當。命手下掌燈火出莊。打稻場上去。用篋置點火高照。勢如白晝。二人馬上比勢。幾個回合。手下衆人齊聲喝采。這個尤家莊上人家。都靠着尤員

外喫飯。所以明火持鎗。不避嫌疑。嗣能下馬。收拾回莊。寤。次日。着人青州打探。皇銀什麼人押解。幾時起身。那一日。到長葉林地方。數日之間。探聽人回來報。十月望後。起身。二十四日。可到長葉林地方。有一員解官。一員防送。官二十名。長箭手護送。二十三夜間。尤員外先取好酒。把咬金。喫個半酣。帶從人五鼓時候。到長葉林。攬轡咬金道。賢弟。我與你終身受用。在此一舉。咬金點頭。提斧上馬。出長葉林官道。帶住馬。橫斧於鞍。如猛虎盤踞於當道。先有打前站官。盧方。乃青州折衝校尉。當先開路。也防小人不測之事。先到長葉林。咬金一馬衝將下來。高叫。留下買路錢。那個盧方。却也是弓馬熟嫻的將官。舉鎗招架。罵道。響馬。你只好在深山僻處剪徑。只圖衣食。這是三京六府解京的錢糧。須要迴避。你這賊人。道等大膽。咬金道。天下客商。老爺分毫。不取。聞得青州有三千兩銀子。特來做這件生意。盧方道。咄響馬。無知什麼生意。縱馬挺鎗。分心就撲。咬金手中斧。火速忙迎。兩馬相撞。斧鎗並舉。鬪上數十回合。後面塵頭起處。押銀官根棧已到。咬金見後面人來。恐又增幫手。縱馬搖斧。衝來。盧方架不住。斫於馬下。二十名長箭手趕到。見盧方落馬。各舉標鎗。叫道。前站。盧方破響馬。傷了。咬金乘勢。斫倒三四個部下。衆人都丟鎗棄馬。過澗而去。把銀子。乘在長葉林中。解官戶曹參。薛亮。收回馬。奔舊路。逃生。咬金不捨縱馬。趕去。手下主客。報知員外。粒老爺得勝了。皇銀都丟在長葉林下。尤員外領手下。上官道。

將精簡劈開。把皇銀都搬回武南莊去。殺猪羊還愿擄酒。等咬金還賀。咬金此時道解官薛亮十數里之遠。還趕着他。這個主意不為趕盡殺絕他。不曉得銀子棄在長葉林中。只道馬上帶回去了。故要追趕這解官。薛亮回頭見趕得近了。老大着忙叫道。響馬。我與你無怨無仇。你剪徑不過要銀子。如今銀子已都搬在長葉林。却又來追我。怎的咬金聽說銀子在長葉林。就不追趕。撥回馬走便緩了。薛亮見咬金不趕。又罵兩聲響馬。銀子便剪去。好好看守。我回去稟了刺史。差人來緝拿你。却不要走。觸起咬金怒來。叫道。你且不要走。我不殺你。我不是無名的好漢。通一個名與你去。我叫做程咬金。平生再不欺人。我一個相厚朋友。叫尤俊達。是我二人取了這三千兩銀子。你去罷。咬金通了兩個的名。方纔收馬回來。到莊遠遠馬上懊悔。適纔也不該通名。尤員外曉得要埋怨我。倒隱了這句話罷。不一時到莊下馬。歡喜飲酒不題。正是

喜入酒腸寬似海 悶堆眉角重如山

且說那解銀官薛亮。起到州中正直刺史解斯平坐堂。連忙跪下。把差委督解銀兩。前赴洛陽。二十四日行至齊州長葉林地方。閃出賊首數十人。劫去銀兩。斫殺了將官盧方。長箭手四名。小官抵死相持。留得性命。特來稟上大人。乞移文齊州。着他緝捕這干賊人。與他這三千兩銀。解刺史聽了。大怒道。豈有響馬敢劫錢糧。你不小心。失去銀兩。我只解你到欽差洛陽總理宇文老爺跟前。憑他着你賠。

着齊州賠。叫聲拿下。薛亮驚得魂不附體。忙叫道。老爺在上。這賊人還可緝捕。他攔截時。自稱甚麼靖山大王。陳達。牛金。只要坐名在齊州。訪拿他便了。解刺史叫書吏做一角文。并申總理東都營造宇文愷道。已經措銀三千兩。起解。行至齊州長葉林。因該州不行防送。致遭響馬劫去。乞着州緝捕賠償。二月之內。賊人未獲。刺史俸俸。巡捕員役重處。薛亮革責為民。盧方優恤。這番齊州解刺史卸了擔子。却把來推在齊州刺史身上。這劉刺史便急躁起來。道。三千兩銀子。非同小可。如何賠得起。我今這把捕盜。很比他比不過。定行緝出這干大夥積盜。就坐堂便叫原領批廣捕。捕盜都頭樊虎。副都頭唐萬切道。這干響馬。既有名字。可以挨查。怎麼數月並無消息。這明係你等與他瓜分這項錢糧。不為我緝捕。樊虎道。老爺從來再無強盜大膽。敢通姓名的。明是故說詭名。將人炫惑。所以小的這處捕緝。並無蹤跡。劉知府道。縱有詭名。豈有劫去三千銀子。已經數月。並沒個影響。這不是怠玩。不肯用心。就把樊虎。唐萬切打了十五板。限三日一比。以後一概三十板。日子易過。明日又該比較了。都在樊虎家中。燒齊心紙。喫他力酒。計較個主意。明日進府比較。好回話轉限。樊虎私對唐萬切道。賢弟。我們枉受官刑。我想起來。當初秦大哥在本州捕盜多年。方情遠達。就不認得陳達。也或認得牛金。今在來總管標下。為官。怎能够我們本官討得他來。我們也就造化。自然有些影響了。這樊虎二人。與叔寶都是通家。



厚友。還是這等從長私議。那五十個土兵，都是小人兒，聽得這句話，都亂嚷起來道：「這樣好話，瞞着我們講。」明日進州裏，太爺說：「原有捕盜秦瓊在本州捕盜多年，深知賊人巢穴，暗受鞭馬常例，如今謀幹在老爺標下爲旗牌官，遮掩身體，求老爺作主，討得秦瓊來，就有陳達牛金了。」樊虎道：「列位不要在我家裏亂嚷，進衙門稟官就是。」各散去訖。明早衆人進府，樊虎拿批上月臺來轉限，衆人都跪在丹墀下面。劉刺史問樊虎道：「這響馬曾有蹤跡麼？」樊虎道：「老爺蹤跡全無，刺史叫用刑的拿去打，用刑的將要來扯樊虎道：「小的還有一事，稟上老爺。」刺史道：「有什麼事？」樊虎道：「本州有個秦瓊，原是本衙門捕盜，如今現在總管來節度老爺標下爲官，他捕盜多年，還有些蹤影，望老爺到來，節度府中將秦瓊討回，那陳達牛金，定有下落。」刺史道：「還不曾答應，允與不允，那五十多人上月臺亂叫，爺爺作主，討回秦瓊，這秦瓊受響馬常例，買開在節度來，爺爺府中爲官，老爺若不作主，討回秦瓊，到此捕盜，老爺就打死小的們，也無濟於事。」劉刺史見衆人異口一詞，只得筆頭轉限免比。出府伺候，不說衆人躲過一限，却說秦叔寶自長安回家常想起當日，雖然是個義舉，幾乎弄出事來，甚覺猛浪之至。自此在家，只是收斂，這日正在府中立班，外面報本州劉刺史相見，來總管命請進，兩下相見了，敘了幾句寒溫，劉刺史便開言：「上年因東都起建宮殿，山東各州都有協濟銀兩，不料青州三千兩錢糧，行至本州長葉林被劫，那強

盜還自通名，叫甚陳達牛金，青州申文東都，那督理的宇文司空，移文將下官停俸，着令一月內賠償，前下并要這千強賊，如遲還要加罪，已會差人緝拿，並無消息。據衆捕稟稱：「原有都頭秦瓊，今在貴府做旗牌，他極會捕賊，意欲暫從老大人處借去捉拿此賊，來總管把秦瓊一看，對劉刺史道：「那長大的便是秦瓊，雖有才幹，下官委不時差遣，怎又好兼州中事的？」秦叔寶也就跪下道：「旗牌在府原要伺候老爺，不時委捕盜，原有樊虎一干，怎教旗牌代他來總管道：「正是，這着該州捕盜跟緝，纔是劉刺史見秦瓊推委，總管不從，心中不快，道：「下官也只要擊得賊人，免於賠償，豈苦若這秦瓊，但各捕人稟稱，秦瓊是捕盜，平日慣受響馬常例，謀充在老大人軍前爲官，還到上司及東都告狀，下官以爲不若等他協同捕盜，若僥倖擊着，也是一功，若或拖辭，怕這千人在行臺及東都告下狀來，那時秦瓊推也推不得了，來總管聽說便道：「我却有處，秦瓊過來，據劉刺史說，你受響馬常例，難道果有此事，這也不過激勵你成功，就是捕盜，也是國家的大事，不要在此推調，你就跟那劉刺史出去罷，叔寶見本官不做主，就沒把臂了，只得改口道：「老爺分付，劉爺要旗牌，怎敢不去，只是旗牌力量與樊虎一干差不多怕了，不了事，反代他人受禍，來總管道：「他這一干捕盜要你，畢竟知你本事了，得你且去，我這廂有事，還要來取你，秦瓊只得隨了劉刺史出來，唐萬切連明都在府外接住，道：「秦大哥，沒奈何，轉到

你身上來兄你義氣深重。決不肯親自去拏。露個風聲。在小弟耳內。我們舍死忘生的去。也說不得了。叔寶道。賢弟。我果然不知甚麼陳蓮牛金。叔寶換了平常的衣服。進府公堂跪下。劉刺史以好言寬慰。秦瓊。你比不得別的捕盜人員。你却是有前程的人。素常也能事。就是今日我討你下來。也出於無奈。你若果然拏了這兩個通名的賊寇。我這個衙門中。信賞錢外。別有許多看顧處。就是你那本官來。爺自然加獎。這個批上。我即用你的名字了。叔寶同衆友出府。燒紙齊心補緝。此事蹤跡全無。二日進府看來。總管衙門分。也不就打。第二第三限。秦瓊也受無妄之災了。畢竟不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程咬金雖做響馬。觀其臨去通名。其氣象畢竟不同。真乃台時祖士雅。戴若思一流人。但知節之氣。略粗耳。又評 通名自是粗率處。非豪華也。此段光景。視據胡床。自若者。何似哉。就個中評。是非原是向癡人行說夢。若論作者描神寫照之妙。知節之真。英雄全在信。俊達不疑。遇叔寶不隱。故卒能委身真主。以功名善終。

又評 天下將壞。未有不起於加賦。多一費。即多一賦。貧官污吏。又從而漁耗之。小民不堪。因而爲盜。豈得已哉。官司失事。從而捕之比之。嗟。民不聊生。遂有不守本分。聚謀不軌。耳。看尤俊達結交朋友。信義服人。程咬金肝腸如雪。豪爽壓衆。俊達知咬金失銀。必至料事如見。咬金對薛亮通名。粗中少細。然咬金極粗。而事母甚孝。其母囑咐

尤員外謙恭妥當。此豈綠林中人邪。作者曲曲寫來。何等酣暢。

第二十二回 馳令箭雄信傳名 屈官刑叔寶受責  
詩曰 四海知交金石堅 何堪問別已經年

相攜一笑渾無語 却憶曾從夢裏圓

人生只有朋友。沒有君臣父子的尊嚴。有兄弟的友愛。更有妻子前。亦說不得的。偏是朋友可以相商。故朋友最是難忘。最能起人紀念。況在豪傑見豪傑。意氣相投。彼此沒有初相見的嫌疑。也沒貧富貴賤的色相。若是知心義盟好友。偶然別去。真是一日三秋。常要尋着個機會相聚。時值三秋九月。天氣單。信在家中督促莊客。家僮經理秋收之事。正坐在廳上。只見門上人報王李二位爺到。單雄信聽了。歡然迎出門來。邀他二人下馬進內。就拉在書房中。列下些現成酒肴。敘向來闊闊。雄信道。前歲底接見華翰。正掃門下榻。怎直至今日方來。伯當道。前時自與兄相別。李玄達因楊越公府上相招。自入長安後。弟又自他處遷延。要去長安會李兄時。路經少華山。爲齊國遠所留住。彼此日久。奔達仁兄到寶莊來。過節盤桓。不期發齊之後。就遇見齊州秦大哥。雄信驚叱。他在舍下回去。今聞得在總管標下爲官。怎麼在關中又與兄相會。伯當道。叔寶因本官差遣齋禮。到京中。楊越公拜壽。就鼓起長安看燈的興來。失信於仁兄。將到長安六十里遠。永福寺內。遇見太原唐公的令婿柴嗣昌。叔寶當初在檣樹崗會救他。岳一

場大難。故此起個祠堂報德。叫做報德祠。叔寶因看祠堂及就被嗣昌曉得了。留住在他處。過了幾年。正月十四日進京。十五日就惹出潑天禍來。打死了宇文公子。雄信吐舌驚張道。嚇殺我。我傳聞有六個人在長安大亂。着忙得緊。不知何人。後來打聽的實說。是太原李淵的家將。我到放心了。却是你們做的這一件事。李玄邃道。這節事也太猛浪。若不是唐公脚力大。宇文述擊不着實跡。幾乎把一樁大禍。葬在我族兄身上。單雄信道。這等叔寶已久在家中了。伯當道。當夜他即散去。雄信道。我幾番要往山東去看他。沒有個機會。今日聞賢弟之言。却又引起我山東的興頭來。伯當道。小弟們一則因別久來看兄。二則要邀兄往山東去。雄信道。有什麼事來。伯當道。今年九月二十三日。是叔寶令堂老夫人整壽六旬。叔寶是個孝子。京師大鬧之後。分手匆匆。馬上囑咐家母整壽。九月二十三日。兄如不棄光降。寒門。故此我到長安尋了李兄。又偶然長安會了柴嗣昌。他在京中為岳翁構幹甚事。談起拜壽。他就欣然說岳翁有銀數千兩。要贈叔寶。他要回家取了送去。故我先與玄邃兄來。拉你同往。正是

縱聯膠漆似陳雷 骨肉情濃又不回

嵩祝好伸鴉子意 北堂齊進萬年杯

雄信道。此事最好。只是一件我的朋友知事的說。伯當邀雄信往齊州。與叔寶母親拜壽。不知事的道。雄信為人待朋友自有厚薄。往山東與秦母拜壽。只邀了王伯當去。不

攜帶我一走。却不怪到我身上來。李玄邃道。小弟有個懇見。使兄一舉兩得。雄信道。請教。李玄邃道。兄何不把相知的朋友。邀幾個同往。一者替叔寶增輝。二者兄不偏相知的意思。雄信道。好却只是一件。都是潞州朋友。如今傳帖邀他去。恐路有遠近不同。在家與不在家。路途往返。誤了壽期。反為不美。我也有個道理。二位且自飲酒。雄信回內書房。取了二十兩碎銀。包做兩包。擊兩枝自己的令箭。雄信却不是武弁官員。怎麼用得令箭。這令箭原是做就的竹籌。有雄信字號。花押。取信於江湖。交傑朋友。觀了此籌。如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把這兩枝令箭。安在銀包兩處。用盤兒盛着。叫小童捧至席前。當王李二友發付。叫兩個走差的手下來。門下有許多去得的人。一齊應道。小的們都在。雄信指定兩個人道。你兩個上來。聽我分付。着你們兩個精頭。認轅口備兩匹馬。一個人擊十兩銀子。為草費。草料之資。領一枝令箭分頭走。一個從河北良鄉涿州郡順義村幽州。但是相知的。就把令箭與他。隨九月十五日。二賢莊會齊。算就七八個日子。到齊州。趕九月二十三日。與秦太太拜壽。九月十五到不得。二賢莊。就趕出山東。直至兗州武南莊。尤老爺莊上為止。這東路的老爺。却不要枉道。又請進潞州。收拾壽禮。在官路會齊。同進齊州拜壽。二人答應分頭去了。正是

羽檄飛如雨 良朋聚若雲

王伯當李玄遂，在單員外莊上飲酒盤桓。十四日北路的朋友就到了三位。良鄉涿州順義村幽州是張公謹史大奈白顯道。明日就要起身。雄信又叫手下擊兩封東帖。對伯當道：童佩之金國俊，昔年與叔寶也曾有一拜，不要偏了二人。擊帖請他山東走。童佩之金國俊相邀濟南府與叔寶母親拜壽。却問來人：又知外日北路朋友皆到，隨即收拾禮物備出城。到二賢莊會友，敘情飲酒。次日絕早起身。寶主八人，都下從者，不止十餘人，行囊禮物，隨身兵器，用小車子車着，也有個打前路的騎馬在前。先尋下處，過汝南奔山東一路而行。九月間金風送樹葉，飄黃象豪傑拍案馳驟，正走之間，只見塵頭亂起，打前站的發馬來報，眾老爺到山東界內，前有綠林老爺攔住。一位少年在前廝殺，不好前去。這個手下人爲何稱呼綠林中叫老爺，要曉得這八個人裏面，倒有好幾個曾在綠林中喫茶飯的，因此礙口，只得叫老爺。雄信以爲得意，馬上笑道：不知是那一個兄弟，看了我的令箭，在中途伺候，隨便覓些盤費了，着那個前去看。童佩之金國俊二人只道是自己豪傑，不知綠林利害，便對雄信道：小弟二人願往，縱馬前去，雄信鞍轡上對伯當點頭道：這兩個兄弟，雖是通家，不會見他武藝，纔聞綠林二字，他就有個薰蕕不相容的意思。他沒有方情，就不認得那攔路的人了。攔路的卻也不認得他，言語不交，就廝殺起來。這童金二友，倘有差池，兄卻是擊帖邀他往山東來的，同行無礙，作兄卻推不得。

干係。他兩本領若不好攔路的朋友有失，卻是率兄令箭等候的，傷了江湖的信義。雄信道：賢弟講得有理，你就該去看看。伯當道：小弟卻不敢辭勞，取銀子縱馬前來見塵頭起處，果然金童敗將下來，卻是柴嗣昌與王伯當相期來賀叔寶。他帶得行李沉重，衣裝炫耀，掃了尤俊達程咬金，觸他的眼，攔路要截他的這柴嗣昌也有些本領，只是戰他兩個不下。恰好金童兩人趕來，便拔刀相助，不知這程咬金逞着膂力，那裏怕你，留着尤俊達與柴嗣昌戀戰，他白趕來，沒上沒下一頓斧，破得金童兩個飛走，他直追下來，好似

得霜瘴眼疾

覓窟免奔忙

金童兩個見王伯當道：好一個很響馬。伯當笑一笑，讓過二人，接住後邊，馬上舉鎗高叫朋友慢來。我和你都是道中，咬金不通方語，舉斧照伯當頂梁門就砍道：我又不是喫素的，怎麼道中。伯當暗笑，好個粗人，我和你都是綠林中朋友。咬金道：就是七林中，也要留下買路錢來。若照伯當上三路，如瓢潑盆傾，疾風暴雨，砍下來。伯當手中的鎗不回他手，只是鈎擦擦擦，搪塞斜避。等他臂力盡了，鎗就散亂，將左手鎗桿一鬆，右手一串，就是銀龍出海，玉蟒伸腰，奔咬金面門鎖喉，刺將上來。伯當留情，剛到他喉下，鎗就收回，不然挑落下馬。咬金用斧來勾他的鎗，勾便勾開了，連人帶馬都閃動招架不住，拍馬落荒。伯當隨後追趕，問其來歷。咬金叫尤員外救我。這時尤俊達又爲柴嗣

昌戰住不得脫身。到是伯當見了道，柴那馬尤員外你兩人不要戰，都是一家人，住齊州去的。此時三人俱下馬來，相見，咬金氣喘吁吁的，兜着馬在那廟看。尤俊達也叫來相見，尤俊達對伯當道：「你見單二哥否？」伯當學後邊指道：「兀那來的不是雄信？」因金童兩個去道：「馬甚了得，故此單雄信一行忙來策應。」一到彼此相敘，正是

改言萍梗隨漂泊 喜見因風有聚時

伯當對雄信道：「這便是柴那馬，都序前揖了。」單雄信道：「還有誰？」國俊道的有齊力的朋友呢。尤俊達道：「是敝友程知節，大家也都大笑，見了禮。」尤俊達要留眾人回莊歇馬。雄信道：「今日是九月二十一日，若到寶莊，恐誤壽期，拜壽之後，尊府多住幾日，賢弟的禮物可曾帶來？」俊達道：「不過是折乾的意思，共十一友同進濟南，離齊州有四十里地，已夕陽時候，到了義桑村，有三四百戶人家，這個市鎮，因偏地多種桑麻，且是官地，任憑民間採取，故叫做義桑村。春末夏初，蠶忙時，也還熱鬧。九月間，秋深天氣，人家都關門閉戶，只有一家大姓，起蓋一帶好樓，迎接往來客商。手下人都往義桑村投店，衆豪傑至店門下馬，店主着伙家搬行李，進書房，馬牽槽頭上料，衆豪傑邀上草樓飲酒。忽然官路上三騎馬趕路而來，這三騎馬，卻是何人？乃幽州羅公差官，爲雄信令箭，知會張公謹史大奈，尉遲兄弟，聞知史大奈還是新旗牌，沒有職任，打發他先行。尉遲兄弟打手本，進帥府，知會公子羅成，公子與母親講，老夫人

卻也記得九月二十三日，是嫂嫂的整壽，商議差官送禮，尉遲託公子搬攬，謀差山東，假公濟私，就與秦母拜壽。這來的就是尉遲南尉遲北，卻還帶一名背包袱的馬夫，共是三騎馬，恰好那日也到義桑村，主人概裏招呼二位老爺道：「齊州還有四十里路途，中沒有宿頭，在小店安歇了罷。」尉遲分付叫手下把包接過，尉遲兄弟下馬進店，主人出櫃相迎道：「二位先有幾位老爺，一行樓上飲酒，多時言語想是醉了，二位老爺卻是尊客，上樓恐有不便，樓下有一張乾淨的座頭，就自在用晚飯罷。」尉遲南道：「這主人着實知事，那酒後的人，我們不好和他相處，就在樓下罷。」主人分付擺上酒飯，兄弟二人自川，且說樓上的那十一個豪傑，飲酒作樂，酒方半酣，獨程咬金先醉，他好酒遇了酒直等醉纔住，擎這一杯酒在手中，又想那心上這些窮事，在關外多年，何等苦惱，回家不久，遇尤員外相邀，長葉林，做了這樁生意，今日結交天下豪傑，我也快活，這些話在腹內躊躇，他胸裏有這個念頭，口裏就叫將出來，喫乾了這鍾酒，把酒鍾往桌上很很的一放，就像自己呼喚的，叫一聲我快活，手放杯落，杯如粉碎，還不打緊，腳下一蹬，把樓板蹬折了一塊。

景爲歡中闕 言因醉後多

山東地方，人家蓋的草樓，樓板卻都是楊柳木鋸的薄板，上又有節頭，怎麼當得他那一脚，蹬折樓板，掉下灰塵，把尉遲兄弟酒席都打壞了。尉遲南還尊重袖拂灰塵道：「這

個朋友。怎麼這樣村的。尉遲北卻是少年英雄。那裏容得仰面望樓上就罵。上面是什麼畜生。喫草料罷了。把蹄子怎麼亂搗咬金是容不得人的。聽見這人罵。坐近樓梯。將身一躍。就跳將下來。徑奔尉遲北。尉遲北抓住程咬金。兩個豪傑。力無窮。羅緞衣服。都扯得粉碎。乒乓劈拍。拳頭亂打。這虧那草樓像生根柱樑。不然一霎兒就捱倒了。尉遲南不好動手。幫兄弟自展他的官腔。叫酒保這個地方。是什麼衙門管的。覺道他就是個官了。雄信樓上聞言。也就動起氣來。道：列位。下邊這個朋友。出言也白滿。野店荒村。酒後鬪毆相爭。以強爲勝。問什麼衙門該管。管得着那一個都下去打。那問其什麼衙門。該管地方的。卻是幽州土音。上面張公謹。卻是幽州朋友。公道兄且息怒。像是敵鄉的聲音。雄信道：賢弟快下去看。公謹下樓梯。還有幾步。就看見尉遲南。轉身上來對堆信道：卻是尉遲昆玉。雄信大喜。叫速速下去。尉遲南看見公謹。同一班豪傑下來。料是雄信朋友。喝退尉遲北。尤俊達也喝回程咬金。咬金尉遲。更換衣服。都來相見。彼此陪禮。主人叫酒保。擎茶頭上樓。把蹬壞的一塊板。都敲打停當。又排一桌齊整酒。上去單雄信一千共十三個好漢。掌燈飲酒。這一番酒興。都有些闌闌了。各人好惡不同。愛飲的樓上燈下。殘肴剩酒。行令猜拳。受不得勞碌的。叫手下打了鋪蓋。客房中好去睡了。又有幾個高興的。出了酒店。夜深月色微明。攜手在桑林裏。而敘相逢問闊之情。樓上喫酒的。張公謹白顯道。

史大奈原是酒友。因大奈打擂亭。在幽州做官。問別久了。要喫酒敘話。那童佩之金國俊。日間被程咬金殺敗了一陣。骨軟筋酥。柴嗣昌也是驕貴慣了的人。先去睡了。單雄信尤員外王伯當李玄邃尉遲南這五個人。在桑林中說話良久。也都先去睡了。到五鼓起身。進齊州。這義桑村離州四十里路。五鼓起身。行二十里路天明。到城中還有二十里路。就有許多人迎接住了。不是叔寶有人家迎。卻是濟州城開牙行經紀人家接客的。後生各行人家口內招呼。有鑿糴米糧。販賣羅緞。西馬北布木植等行。亂扯行李。雄信在馬上分付衆人。不要亂扯。我們自有舊主人家。西門外邊杖行賣家。是我們舊主。原來賈潤甫開鞭杖行。雄信西路有馬。往山東來賣。都在賣家下。如今都有兩個後生在內。說起就認得是單員外。呀。是單爺。小的就是賈家店來的了。雄信道：一個引行李。往走着一個通報你主人。卻說賈潤甫原也是秦叔寶好友。侵晨起來。書房裏收拾禮物。開禮單行款。明日與秦叔寶拜壽。後生走進來道：啓老爺。賈潤甫同二十位老爺都到了。賈潤甫笑道：單二哥同衆朋友。今日趕到此間。也爲明日拜壽來的。少不得我做主人。把這禮物且收過去。不得自家拜壽了。畢竟要隨班行禮。分付廚下。庖人衆了。先擺十來桌下馬飯。用家中便菜。叫管事的人。城中去買時新藥品。精緻餚饌。正席的酒。也是十桌擺。手下人雖多。多把些酒與他們喫。叫班吹鼓手來。壯觀壯觀。自己換了衣服。出門

降階迎接。雄信諸友，將入街頭，都下馬步行。車輛馬匹俱隨後。賈潤甫在大街迎住。雄信讓衆友先行，進了三重門裏，卻是大廳。手下搬車輛行囊進客房。馬摘鞍轡，都槽頭上料。若是第二個人，人便容得容不得這些大馬。這馬都有千里龍駒，轅口大同，不得槽。有一匹馬，就要一開馬房。虧他是個鞭杖行人家，容得這些馬匹。衆人大廳鋪拜毡，故舊敘禮對拜。不會相會的，引手通名。各致殷勤。坐下茶罷，擺下馬飯。雄信卻等不得，叫道：「賈潤甫可好，今日就將叔寶請到尊府來，先相會一會。不然明日倘然就去，使主人措辦不及我們的酒食。」賈潤甫想道：「今日卻是個雙日，叔寶爲響馬的事，府中該比較。他是個多情的人，則雄信到此，把公事誤了，少不得來相會。我不知道他有這件事，請他也罷了。我知道他有這件事，又去請他，教他事出兩難。人又多不便說話，只得含糊答應道：「我就叫人去請。」又向衆人道：「單二哥一到舍下，就叫小弟差人去請。秦大哥只怕就來了。」賈潤甫爲何說此一句，恐怕衆朋友喫過飯，到街坊頂要，曉得裏面有兩個不尷尬的人，故說秦大哥就來，使衆人安心等候。擺酒喫就罷了。正是

筵開玳瑁留知己 酒泛葡萄醉故人

不說賈潤甫盛設留賓，卻說叔寶自當日被這干公人，攀了下來，樊建威也只說他有本領，會得捉賊，可以了得這件公事，也無意害他。不知叔寶若說馬上一鎗一刀的本領，果然沒有敵手。若論緝聽的事，也只平常。況且沒天理

的人，還去擊兩個蹤跡可疑的人，夾打他遮蓋兩卯。他又不肯幹這樣事，甘着與衆人同比，就是樊建威心上，也甚過不去。要出脫他，那劉刺史也不肯放。除是代他賠這宗賊銀，或者他心裏歡喜，把這宗事解了去。這十人也擊不出三千兩銀子，只得隨卯去比較。捱板兒罷了。這番未限，叔寶同五十三人進府，劉知府着惱升堂，也遲已牌時候，纔開門。秦瓊帶一千人進府，到儀門，禁子扛兩捆竹片進去，儀門關了。問秦瓊響馬可有蹤跡，答應沒有蹤跡。劉刺史便紅張了臉道：「豈有幾個月，捕不出兩個響馬的？道理分明，你這干與他瓜分了，把這身子在這裏捱害我老爺。在這裏措置，賠他不由分說，拔籤就打五十四家親戚朋友鄰舍，都到府前來看。大門裏外都塞滿了。他這響馬，卻不是打一個，就放一個出來，他直等打完了，動筆轉限，一齊發出五十四人，每人三十板，直到日已沉西，纔打得完。一聲開門出來，外邊親友，哭哭啼啼的迎接。那裏面搗的，扶的，負的，背的，都出來了。出了大門，各人相邀，也有往店中去的，也有歸家飲酒暖痛的。只有叔寶，他比別人不同，經得打，渾身虬筋板肋，把腿伸一伸，打片震裂行刑的虎口皆裂。叔寶不肯難爲這些人，倒把氣平將下來，讓他打皮便破了，不能動。他的筋骨，出了府來，自己收拾杖瘡。正是

一部鼓吹喧白晝 幾人冤恨泣黃昏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單斌信傳令箭。以邀朋友。箭到畢赴。則信義素孚。真乃豪傑程咬金爽直快人。到處尙氣撒潑。幾至買禍。尉遲北年少。領兩尉遲南舉動。官方諸人性情寫來。躍躍如從紙上出。

又評 朋友相敘。最爲樂事。况又值朋友之母上壽。相敘一堂。豈不甚快。而秦叔寶卻又比騎驢馬一件。夾雜其中。劉知存又一味蠻大。真悶殺人也。此處聯絡頗覺費手。作者到此能一一描寫得曲曲折折。單雄信邀集朋友。卻用令箭一奇也。義桑村得遇知己。又在草樓中鬧。不更奇否。此都是無中生有。忙處無滯筆。閒處有補筆。細心點染。看者幸勿草草忽過。

第二十三回 酒筵供盜狀生死無辭

燈前焚捕批古今罕見

詩曰 勇士不乞鄰 俠士不乘危

相逢重義氣 生死等一塵

虞卿來相印 患難相追隨

宵作輕薄兒 翻覆須臾時

受傑之士。一死鴻毛。自作自受。豈肯害人。這可是他江湖伎倆。但在我手中。不能爲他出九死於一生。以他的死。爲我的功。這又是使夫不爲的事。却說叔寶出府門。收拾杖。只見個老者。叫秦旗牌。叔寶抬頭。張社長。社長道。秦旗牌。受此無妄之災。小兒在府前新開酒肆。老夫替旗牌。緩一壺。釋悶。這是叔寶平昔施恩於人。故老者如此殷勤。

叔寶道。長者賜。少者不敢辭。將叔寶邀進店來。竟往後志。却不是賣酒與人喫的去處。內室書房。家下取了小堂外。面擊香饅。緩一壺酒來。附了一杯酒。與叔寶。叔寶接酒。眼中落淚。張社長將好言勸慰。秦旗牌不要悲傷。緊住驢馬。自有陞賞之日。若是飲食傷感。易成疾病。叔寶道。太公秦瓊。頑劣。也不爲本官比較。打這幾板。疼痛難禁。眼中落淚。社長道。爲甚麼。叔寶道。昔年公幹河東。有個好友。單雄信。贈金數百兩。回鄉。教我不要在公門當差。求榮不在朱門下。此言常記在心。只爲功名心急。思量在來。總管門下一刀一鎗。博個一官半職。不料被州官請將下來。今日却將父母遺體。遭官刑戮。羞見故人。是以眼中落淚。

清淚落淫淫 含悲氣不禁

無端遭戮辱 俛首愧知心

却不知。雄信不遠千里而來。已到許州。來與他母親拜壽。止有一程之隔。叔寶與張社長。正飲酒。話之間。酒店外面喧將進來。問張公。酒店裏秦爺。可在裏面。酒保認得。樊老爺。應道。秦爺在裏面。引將進來。却是樊虎。張社長接住。道。請坐。叔寶道。賢弟來得好。張社長高情。你也飲一杯。樊虎道。秦大哥不是飲酒的事。叔寶道。有什麼緊要的。樊虎與叔寶附耳低言。小弟纔方西門朋友。邀去喫酒。人都有生面可疑之人。怕有陳達。牛金在內。叔寶聞言大喜。道。社長也不瞞你。樊建威在西門來。買柳店中。到些買樣的。



人怕有劫奪皇扛的二寇在內。我却不敢進酒了。張社長道：老夫這酒是無益之酒，不過是與足下解悶，既有佳音，二位速去擒了二寇。老夫當來賀喜。叔寶與建威辭了張社長，進了店門。西門來，那西門人都擠滿了。弔橋上，魏城內，都是那街坊上沒事的閑漢，也搭着些衙門中常差的，却不是捕盜行頭的人。見賈潤甫家中到些異樣人，都是猜疑，有認得秦瓊與樊虎的，列位有這兩個人來，只怕其中真有緣故了。却與叔寶舉手道：秦旗牌，買家那話兒，倘有什麼風聲，傳個號頭出來，我們領壯丁百姓，幫助秦旗牌下手。叔寶與手答言：多謝列位，看衙門面上，不要散了。幫助幫助。下弔橋到賈潤甫門首，門都關了，門面弔闔板都放將下來。招牌都收進去。叔寶用手一推，門還不會拴。回頭對樊虎道：樊建威，我兩個不要一齊進去。樊虎道：怎麼說？叔寶道：一齊進去就撞住了，沒有救手。我們雖說當不過日逐比併，未必就死。他這人却是亡命之徒，常言道：雙拳不敵四手。你在外面，我先進去，倘有風聲，我口裏打一個哨子，你就招呼弔橋和城門口那些人，攔住兩頭街道，把巷口柵欄柵住，幫扶我兩個動手。樊虎道：小弟曉得。叔寶捱二門三門進來，三門裏面却是一座大天井。那天井裏的人，又擠滿了，却是什麼人。衆朋友喚下馬飯，已久安席飲酒。又有鼓手吹打近筵前，都是跟隨衆豪傑的手下。下面都是兩邊住的隣居的小人，看見這班齊整的人，安席飲酒，就擠了許多。此時叔寶怕冒冒失失的進去，

驚走了席上的響馬，又且賈潤甫是認得的，怕先被他見了，就不好做事，只得短着身體，混在人叢中，向上窺探。那是一千熊腰虎體的好漢，高巾盛服之人，止得一兩個人，是小帽兒，待要看他而亂安酒時，都向作上作揖打躬。又有一干從人圍繞，急切看不出辨他是何等人。要聽他那方言語時，鼓手又吹得響，不聽見。直至點上了燈，影裏望將去，一個立出在衆人前，些的好似單雄信。叔寶想一想，此人好似單雄信。他若來訪我，一定先到我家。怎在此間。正躊躇要看個的實，却好席已安完，鼓手扎住吹打。主人叫單員外請坐罷。雄信道：僧越諸公巧，又是王伯當向外與人說話。又為叔寶見了叔寶，心中就道：不消說起，是伯當約他來與我母親拜壽了。早不是被他看見，轉身往外就走。走到門外，樊虎已自把許多人都叫在門口，迎著叔寶問道：秦大哥怎麼樣了？叔寶把樊虎一啐，你人也認不得。只管轉事重報，却是潞州單二哥。你前日在他莊上相會，送你潞州盤費的，你剛才到府前，還是對我講。若是那些小人知道來這門首，妙妙鬧鬧，却怎麼了？樊虎道：小弟不會相見，不知是單二哥。聽人言語，故此來請。這等回去罷，人擠得多了。樊虎就走開了。叔寶却恐裏面朋友曉得沒趣，分散外邊。這些人道：列位散了罷。沒相干，不是歹人。潞州有名的單員外，同些相知的朋友，到這廂來，明日與家母做生日的人，多得緊，一起罷了。又是一起來問，卻說雄信坐於首席，他卻領了幾個尷尬的朋友在內，未免

留心叫賈潤甫適纔安席的時候。許多人在階下。我看見一個大漢躲躲藏藏在那些人背後。看了我們一回。往外便走。這邊人也紛紛的隨他出去了。你去看看是什麼人。賈潤甫因難信之言。急出門來觀看。只見還有在那廂間間的。攔住叔寶不得走。已被賈潤甫見了。忙道：「秦大哥。單二哥爲令堂稱壽。不遠千里而來。一到舍下。就叫小弟來請兄。小弟知兄今日府中有公幹。不敢來混亂。怎麼來了。反要縮將轉去。單二哥看見了。怎好回去。叔寶卻不好講。樊建威那些話。將計就計。說實弟你曉得我今日進府比較。偶然聽得確信到此。惟恐不的。親自來看。果然是他。我穿比較的衣服在此。不好相見。當年在潞州少使錢賣馬。今日在家中又是這等樣。一個形狀。羞見故人。回家去換了衣服。就來見他。賈潤甫道：「路途又遠。家去更衣不便。小弟適纔成衣店內。做的兩件新衣服。明日到尊府與令堂拜壽。壯觀的。賤軀與尊軀差不多長。叫手下打後門去。把方纔取回的兩件新衣服。拿來與秦老爺穿。那些衆人都散了。叔寶換了衣服。同賈潤甫笑將進來。賈潤甫補前頭的。誑話叫道：「單二哥。小弟着人把秦大哥請來了。都歡呼下去。鋪拜罷。叔寶先拜謝昔年周全性命之恩。伯當嗣昌這一班故友。都是對拜八拜。不曾相會的。因親而及親。道達名字。都拜過了。賈潤甫舉鍾筋。定叔寶的坐席。義桑村是十三個人來。連賈潤甫。賓主十五個。倒擺下八桌酒。兩人一席。雖信獨坐首席。主人的意思。取便秦大哥就與單

員外同坐了罷。叔寶道：「君子愛人以德。不可徇情廢禮。單二哥敝地來。賈兄恁有一拜。小弟今日也叨爲牛主。只好借主人一坐。諸兄內讓一位。上去與單二哥同席。爲是雄信道：「叔寶。我們適纔定席時。相宜者同坐。若敝上一位。席席都要舉動。莫若權從主人之情。倒與小弟同坐。就教敝開關之情。叔寶卻只管推辭。又恐負維信。維信之意。公然坐下。有許多遠路尊客在內。卻也有一段才思。叫賈潤甫命手下人。把單二哥的尊席前這些高麗菜。頂連桌圍都搬去了。我們相厚朋友。不以虛禮爲尙。拏一張兀坐。放在單二哥的席前。我與單二哥對坐。好敘說話。衆朋友道：「好坐下。燈燭輝煌。羣雄相聚。烈烈轟轟。飛酒往來。傳遞不絕。有一首減字唐詩道：

美酒釀金香 盛來琥珀光

主人能醉客 何處是他鄉

先是賈潤甫拏着大銀盃。每席都去敬上兩杯。次後秦叔寶道：「承諸兄遠來爲着。小弟今日未及奉款。且借花獻佛也。敬一杯。席席去敬。都是舊相與。都有說有道的。到了左手第三席。是尤俊達。程咬金。他兩個都沒有文。况夾在這下人內。王伯當。柴嗣昌。李玄遠。都溫雅。有大家舉止。單雄信。尉遲兄弟。張公謹。白顯道。史大奈。雖把卻有豪氣。這佩之金。國俊公門中。人也會修飾。獨程咬金一片。這相待甚是薄薄。不知程咬金自信是個舊交。充俊達初時也聽程咬金說道：是舊交見叔寶相待冷淡。喫了幾杯

酒。有了些酒意了。就說起程咬金來道。賢弟你一向是老成人。不意你會說謊。咬金道。小弟再不會說謊。尤員外道。前日單二哥拏令箭知會與秦老伯母上壽。我說賢弟你不去罷。你勉強說。秦大哥與我醫年有一拜。童稚之交。若是與你有一拜。他就曉得你會飲了。初見時恰似不相認一般。如今來敬酒。並不見敘一句寒溫。不多勸你一杯酒。是甚緣故。咬金急得暴躁道。兄不信。等我叫他。就是。尤俊達道。你叫咬金厲聲高叫。太平郎。你今日怎麼就倨傲到這等田地。就是春雷一般。滿座皆驚。連叔寶也不知是那一個。慌得站起身來。那位仁兄錯愛。秦瓊叫我乳名。叔寶驚訝其聲。走至咬金膝前。扯住衣服。定睛一看。問道。賢弟。尊府住於何所。咬金落下淚來。出席跪倒。自說乳名。小弟就是班鳩店的程一郎。叔寶也跪了道。原來是一郎賢弟。

垂髫嘆分袂

一別不知春

莫怪不相識

及此皆成人

當初叔寶咬金相與。是朝夕頑耍弟兄。怎再認不出。只因當日咬金面貌。還不曾這般醜陋。後因遇異人服了些丹藥。長得這等青面獠牙。紅髮黃鬚。二人重拜。叔寶道。垂髫相與。時常懷念。就是家母常常思念。令堂。別久不知安否。何如今日相逢。都這等嶮嶮了。坐間朋友。一個個都點頭。嗟嘆。叔寶起來。命手下。將單員外席前坐杌。移在咬金席旁。做垂髫之交。更勝似。雖信邂逅相逢。卻只是叔寶有些

坐得不安。纔與雄信對坐時。隔着酒席。端端正正。接杯舉盞。坐得舒暢。如今尤員外正席。左首下首一席。是咬金坐了。叔寶卻坐在桌子橫頭。坐得不安。也罷了。咬金卻又是個粗人。斟杯酒在面前。叔寶飲得這些。咬金動手一挾一扯的。叔寶又因比較。打破了皮。也有些疼痛。眉眉略皺了。一皺。咬金心中就不歡喜起來。對叔寶道。兄還與單二哥喫酒去罷。叔寶道。賢弟爲何。咬金道。兄不比當年。如今眼界寬了。有些嫌貧愛富了。似纔與單二哥飲酒。何等歡暢。與小弟喫兩杯酒。就攢眉皺起臉起來。叔寶卻不好說。應疼。答道。賢弟不要多心。我不是這等輕薄人的。賢弟又替叔寶分辨道。知節兄不要錯怪了。秦大哥。秦兄的貴體。卻有些不方便。咬金是個粗人。也不解不方便之言。就罷了。雄信卻與叔寶相厚。席上問。賢弟。叔寶兄身上有什麼不方便處。賢弟道。一言難盡。雄信道。都是相厚朋友。有甚說不得的話。賢弟道。叫手下問道。站着些人。都是什麼人。手下回道。都是跟隨衆爺的管家。賢弟道。又向自己手下人說。你們好沒分曉。在家不會迎賓客。出外方知少主人。這些衆管家在此。你們怎不支值茶飯。又向管家道。列位不要在此站列。請外邊小房中用晚飯。舍下卻自有人服事。賢弟將衆人都送出三門外。自己把門都拴了。方纔入席。衆朋友見賢弟這樣個行藏動靜。都有個猜疑之意。不知何故。雄信待賢弟入席。纔問道。賢弟。叔寶不方便爲何。請教罷。賢弟道。真見異聞之事。新君即

位。起造東都宮殿。山東各州。俱要協濟銀三千兩。青州着解官解三千兩銀子上京。到長葉林地方。被兩個沒天理的朋友。取了這銀子。又殺了官殺官劫財的事。還是平常。卻又臨陣通名。報兩個名。叫做甚麼陳達牛金。係是齊州地方。青州中文。東都行齊州州官賄補。并要緝獲這兩個賊人。秦大哥在來總管府中。明晃晃金帶前。好不興頭。爲這件事。扳扯將來。如今着落在他身上。要捕此二人。先前比較看衙門分上。還不打。如今連秦大哥都打壞了。道九月二十四日。就限滿了。劉刺史聲口。要在他們十餘人身上。賄這項銀子。不若要解到東都字文司空處去。還不知怎麼了。坐間朋友一個個吐舌驚張。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尤俊達在桌子下。捏咬金的腿。知會此事。咬金卻就叫將起來道。尤大哥。你不要捏我就捏我也。少不得要說出來。尤員外嚇了一身冷汗。動也不敢動。叔寶問道。賢弟說什麼。咬金斟一大杯酒道。叔寶兄請這一杯酒。明日與令堂拜壽之後。就有陳達牛金與兄長請功受賞。叔寶大喜。將大杯酒一啜而乾道。賢弟此二人在何方。咬金道。當初那解官錯記了名姓。就是程咬金尤俊達。是我與尤大哥幹的事。衆人聽見此言。連叔寶的臉都黃了。坐而立。賈潤甫將左右小門都關了。衆友都圍住了叔寶三人的桌子。雄信開言。叔寶兄此事怎麼了得。叔寶道。兄長不必着驚。沒有此事。程知節與我自幼之交。他渾名叫做程咬金。掙纔聽見賈潤甫說。我有這些心事。他說這句話。開我懷

抱。好陪諸兄飲酒。謊言止於智者。諸兄都是高人。怎麼以戲言當真。程咬金急得暴跳起來。一聲如雷道。秦大哥。你小觀我。這是什麼事。好說戲話。若說謊話。是活生了一邊口裏。一邊用手在腰囊裏。摸出十兩一錠銀來。放在桌上。指着道。這就是兗州官銀。小弟帶來做壽禮的。齊州卻有樣銀。叔寶兄是眞事。那錠銀子。轉學來納在自己衣袖裏。許多豪傑。個個如癡。並無一言。惟雄信卻還有些膽當道。叔寶兄。這件事在兄與尤員外。程知節三位身上。都是好處。獨叫我單雄信。兩下做人難。叔寶開口道。怎麼在兄身上轉不便。雄信道。當年寒舍。曾與仁兄有一拜之交。同生死。患難。眞莫逆之交。如今求足下。不要難爲他二人。兄畢竟也就依了。只是把兄解到京。卻有些差池。到爲那。一拜。斷送了兄的性命。如今要把尤俊達與程咬金。交付與兄受賞。卻又是我前日。邀到齊州來。與令堂拜壽的。害他性命。於心何安。卻不是兩下做人難。叔寶道。但憑兄長分付。雄信低頭思想了一會。道。我如今在艱難之時。只是告半日寬限期。叔寶道。怎麼半日寬限期。雄信道。我們只當今日不知此事。衆朋友不要有辜來意。明日還到尊堂。與令堂拜壽。攜來的薄禮獻上。酒是不敢領了。這等個懷抱。還喫甚酒。告辭各散。兄只說打聽。知道是他二人領官兵。圍住武南莊。他兩個人。也不是駱漢子。決不肯束身受縛。或者出來要敵鬪一會。那個勝負的事。我們也管不得了。這也是出於無奈。在叔寶兄可允麼。

且袖漁人手 由他鷓蚌爭

叔寶道：兄長，你知自己是豪傑，卻藐視天下無人物。誰信道：兄長是怪我的言語了。叔寶道：小弟怎麼敢怪兄。昔年在潞州，賴沛險難，感兄活命之恩，圖報無能，不要說尤俊達、程咬金是兄請往齊州來替我家母做生日，就是他弟兄兩個自己來的。咬金又與我數年之交，適纔聞了此事，就慷慨說將出來。小弟卻沒有拿他二人之理。如今口說諸兄心不自安，卻有個不語的中人取出來與列位看一看。方才放心。雄信道：請教叔寶在招文袋內取出，與列位批來。與雄信、雄信與衆目同看，上面止有陳達、牛金兩個名字，並無他人。咬金道：剛剛是我兩人，一些也不差。拜壽之後，同兄見刺史便了。雄信把捕批交與叔寶。叔寶接來幫的一聲，雙手扯得粉碎。其時李玄邃與柴嗣昌兩個來，稱時早就在燈上燒了。

自從燭焰燒批後 慷慨聲名天下聞

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咬金慨然自招盜，損友義可嘉。叔寶可有燒批義，舉無非一念所激。如此交情，可風末俗。

又評：程咬金直吐真情，乃大英雄氣概，乃是不欺故友，非糴率也。叔寶若欲周旋，而咬金摸出積銀，使叔寶無詞可以遮護。至於雄信劃策，本欲兩全，叔寶發批，幾成自害。所見有到不到，亦叔寶意氣人見咬金如此義氣，衆人如此驚疑，遂不暇瞻前顧後耳。

又評：要寫咬金劫財，先寫相敘拜壽。寫拜壽又先寫相聚。在賈潤甫家，又先寫咬金與叔寶是舊交，又不一而足。寫去卻寫叔寶比較受杖。張社長好言勸慰，有無可奈何處。後見咬金直認是豪傑本色。叔寶發批，義氣真不可及。雄信劃策，亦是善全朋友之計。天下推此等人，乃做得此等事。若畏首畏尾，貪財負信，庸庸者流，何足以語此。

第二十四回 豪傑慶千秋 冰霜壽母

詩曰：君不見段卿倒用司農章，焚田叔搜梁王。丈夫作事膽如斗，肯因利害生憂惶。生靈始重身，殞名更香。莫令左儒笑我交誼薄，食功賣友如豺狼。

智士多謀，勇士能斷天下事。若經智人腸肚，畢竟也思量得周到。只是一瞻前顧後，審利圖害事，如何做得成。惟是俠烈漢子，一時激發，便不顧後來如何結局，卻也驚得一時人動。當時秦叔寶只爲朋友分上，也不想到了。燒了批，如何回覆劉刺史。這些人見他一時慷慨，大半拜伏在地。叔寶也拜伏在地，只爲

世盡浮雲態 君子濟難心

誼堅金石脆 情與海同深

這時候止有個李玄邃，袖手攬眉，似有所思。柴嗣昌探着椅兒，像個閒想。程咬金直立着不拜道：秦大哥不是這等講自古道：自行作事，自身當。這事是我做的，怎麼累你只

是前日獲不着我兩個，尚且累你。如今失了批迴，如何回話。這官兒怕不說你抗違黨盜。這事怎了。況且我無妻子，止得一個老母，也虧做了這事。尤員外盡心供奉，飽衣煖食，你卻何辜，倘有一些長短，丟下老母孀妻，誰人看管。如今我有一個計策，尤員外，你只要盡心供奉我老母，我出脫了你，我一身承認了，就是殺官時原只有我，沒有你。這程解官，通名時也只有我，沒有你。這可與解官面質得的。只我明日拜壽之後，自是出首，就是秦大哥失了批迴，也不究了。若是燒了批迴，放我二人，我們豈不感秦大哥恩德。卻不是了局。枉自害了秦大哥，衆人先時也都快活，聽得到燒了批迴，也不結局。枉累了秦叔寶這一片話。人都目瞪口呆。只有李玄邃道：「這事我在燒批時便想來。先時只恐秦大哥要救自己，急不肯放程知節，及見他肯放他兩人時，我心中說：叔寶若解東都，宇文愷處我自去央人說情，可以保全不妨。不料燒了批迴，如今我爲秦大哥想來，總管原在我先父帳下，我會與他相厚，况叔寶亦曾與他効勞。我自往見來總管，要他說一個事，故取了叔寶去。這事便解了。伯當道：也是一策。程咬金道：是便是。若來總管取得他去，便不發他下來了。况且不得我兩個，不得這賊州官要賠。這些官不積銀子家去罷了，肯掣出來賠，這是斷斷不放了。只是我出首便了。叔寶道：且慢。我自明日央一個大分說，屢比不獲，情愿賠贖事也鬆得。正是

十萬通神

有錢使鬼

說甚鐵面

也便唯唯

卻說柴嗣昌拍着手道：「這卻二兄無髮，柴嗣昌一身任了罷。衆人跟前，怎柴嗣昌敢說這大話。卻爲劉刺史是他父親，知官舉時，取的門生。柴嗣昌是通家兄弟，原是帶來拜謝叔寶，打他抽豐做路費。掃在這事裏，他也待做個白分上。總是劉刺史要賠贖，卻不道有帶來唐公酬謝叔寶銀三千兩。叔寶料不遂收，就帶來賠了。豈不兩盡。故此說這話。實不瞞兄說。劉刺史是我先父門生，我去解這危罷。程咬金道：就是通家弟兄，送了百十兩銀子便罷。如何肯聽了自賠三千兩。皇銀尤俊達只要柴大哥說得，不難爲叔寶。銀子我自措來。柴嗣昌道：這銀子也在我身上。不須兄措得。坐位且靜坐飲酒，不可露了風色。爲他人知覺，反費手脚。正是

神謀奇六出

指頓解重圍

好泛尊前醉

從教月影微

單雄信道：「既是李大哥，柴大哥都肯認這節事，拜壽之後，兩路並行，救他兩人之急罷了。衆人仍又歡歡喜喜的，入席飲酒。分外歡暢，說了幾許時話，喫了幾多時酒，不覺將五鼓。叔寶先告回家。進城到自家門口，只見門還不閉。老母倚門而立，媳婦站在旁邊。叔寶驚訝道：「母親這早晚還立在門口，何幹老母把衣袖一灑，洋洋的，經回裏面坐下。眼中落淚，叔寶慌忙跪倒。老母道：「你這個冤家，在何處飲酒。這早晚方回，全不知兒行千里，母擔憂。雖不曾遠出

你卻有事在身上。昨日府中比較，我看見被打的人，街坊上紛紛的走過去。我心中何等苦楚，你卻把我老母付於度外。叔寶道：孩兒怎敢忘母親養育之恩，只是有一樁不得已事。老母道：什麼不得已事？叔寶道：就是昔年潞州破格救孩兒的性命單員外同許多朋友，趕到齊州來。今日天明與母親拜壽，老母道：既然如此，你且起來叫媳婦，現有遠路尊客到家中，茶菓小菜，不比尋常都要安排精潔。叔寶把做旗牌官，管下共十五名兵，都換到家中使用。同批捕盜的二友，請來代勞。樊建威是個粗人，着他收入盤盒禮物，打發行的脚錢。唐萬切寫的字好，發領謝帖子。就開禮單記賬，連巨真禮貌周旋。登堂拜壽的朋友，都是他迎接相陪。有走馬到任的酒，替叔寶內外照管，卻不止於西門外這班朋友。山東六府遠近都有人來。只這本地來總管標下中軍官差人送禮，同袍旗牌聽用等官，俱登堂拜壽。齊州除正堂以下，佐貳衙的官員，并歷城縣，都要叔寶擔捕盜的擔子。二十四日頂限解赴東都，只得奉承。也有差人送禮的，有登堂拜壽的，還有綠林中一班人，感叔寶周旋，不敢登堂拜壽。月初時，黑夜入城，用折乾禮物，單書姓名，隔牆投入。叔寶受有千金，如今見府縣官員來拜壽，着人出外城去，知會進信等，緩着些進來。恐咬金說話露出些風聲來，多有不便。衆人下處喫過了飯，到巳時以後，方纔進城。十七位正客，手下例有二十多人，禮物抬了一條街道，將近叔寶門首。叔寶與建威等重換衣服，降

堵迎接。衆人相見了，先將禮物抬將進去。此時門上結彩，堂內鋪氈，天井裏用布幔遮了日色，月臺上擺十張桌子，尺頭盤盒俱安於桌上，菓盤等件，就月臺地下罷了。羊酒與鵝酒俱放在丹墀下面。衆人各捧禮單，立於滴水檐前。請老母拜壽，看堂上開壽域規模，屏門上面懸一面牌，寫四個大字，節壽雙榮。庭柱上一對聯句，稱老夫人操守歷盡冰霜方見節，樂隨松柏共齊年。居中古銅鼎內焚好香，左右兩張香几，寶鼎焚香。左首供一軸工繪南極壽星圖，右首供一幅細繡西池王母簾前結五彩毬門，兩廂房鼓手奏樂。叔寶到屏門邊，請老母堂前與諸兄相見。老母出來，雖是六旬，兒子卻在得意之秋。老母黃髮童顏，穿一身道扮的素服，擊一串龍領頭的念珠，後邊跟兩個丫環。秦母近堂前舉手道：老身且不敢爲禮，先淨手拈香，拜了天地。拜罷轉在主人的席邊，方纔開言道：老身與小兒有何德能，感諸公遠降蓬華生輝，諸位大人風霜遠路，就此站拜了。雄信領班登堂，衆口同聲道：晚生輩不遠千里而來，無以爲敬，惟有一拜。推金山倒玉柱，一羣虎豹，羅拜於階下。老母也跪下，那樊虎唐萬切連巨真，卻不隨班下拜。扯住了秦母兩邊衣袖，不容他還拜。叔寶卻跪在母親旁邊，代老母還禮。雄信道：恐煩伯母，我等連叩八拜罷。老母還禮起來稱謝。衆人卻將各處禮單遞與叔寶，獻於老母親看。安在居中桌上。老夫人道：諸位厚儀，却則反有不恭之罪。分付秦瓊都收了各家的奇軸，從屏門兩邊，鵝毛扇掛

將起來。惟工緻者揭面。雄信又上前道。老伯母在上。適纔物鮮不足。與伯母爲壽。還備得有壽酒在此。每人各敬三杯。以介眉壽。叔寶道。單二哥就是樊建威三位兄弟。還不贈賜家母的。酒家母年高。不要說大杯。就是小杯。也不得許多。願兄長分付。總領三杯便了。李玄達道。依單員外每人三杯太多。依叔寶總領三杯太少。我學生有個意見。衆朋友若是一個個來的。就該每人奉三杯了。若是一家來的。總只該奉三杯。我們也不是一家。也不是一個。各有一張禮單在此。照禮單奉酒。有一張禮單。奉三杯酒。叔寶看禮單甚多。這等容小弟代飲。伯常道。這個使得。母子同壽千秋。先是雄信的。這個單上的人多。八個人。單通王勇李密。董環金甲張公諱史大奈白顯道。他這八人。九月十五。二賢莊起身。禮單禮物。都是雄信辦停當來的。老母見客衆。却領兩杯。叔寶代飲一杯。第二是柴紹獨一個禮單。老母也領了兩杯。叔寶代了一杯。次後尉遲南尉遲北。却又重新講起。小弟二人。雖是一張禮單。却要奉六杯酒。酒。叔寶道。單二哥許多朋友。遵李兄之言。只賜三杯。賢昆玉却怎麼又要破格。尉遲兄弟道。小弟也說出來。適纔亂收禮物進去。却有我本官維公書禮在內。愚兄弟奉公差遣。假公而濟私來的。不要辱主人之命。先替我羅老爺奉過三杯。然後纔盡我弟兄二人來意。衆人都道好。老夫人聽得說。是姑夫差官。勉強飲兩杯。叔寶代飲四杯。却輪到尤俊達程咬金。叔寶道。這位就是斑鳩店住的程一郎。秦母

失驚道。這就是程一郎。怎面龐一些不俊了。記得亂離時。與令堂相依。兩邊通家。往還數年。後來令堂要往東阿。以後音信隔絕。不料今日相逢。令堂可好麼。咬金道。託庇粗安。令知節致意老伯母。秦母又歎曰。喫了兩杯。叔寶又代飲一杯。雄信又叫住了。還留主人陪我們盤桓。你本地朋友。總只奉三杯。能還有張禮單。賈潤甫城中的三友。樊虎連明唐萬切。共奉三杯酒。已畢。老夫人稱謝。分付叔寶。諸公遠來光顧。須得通宵快飲。老夫人進去。叔寶將二門都關了。各按次序而坐。都是賈柳家中敘過的。今日多只城裏三人。又是那叔寶通家兄弟。都做主人。奏樂進酒。因酒無令不行。將雄信賀壽的詞。做一酒令。每人執一大杯。飲一杯。酒念壽詞一遍。一字差訛。則敬一杯。先是雄信首唱其詞曰。

秋光將老。霜月何清。皎態傲寒。惟香草。花週雖尋景。和氣如春。曉恍疑似西池。阿母來蓬島。杯浮玉女漿。盤列安期棗。綺筵上風光好。昂昂丈夫子。四海英名早。捧霞觴。願期頤長共花前笑。

衆豪傑歡壽詞。飲壽酒。詞原是單雄信家李玄達做來的。他兩個不消講記得。王伯當與張公諱。都曾見來。這兩人文武全才。略略省記。也都不差。到柴嗣昌不惟記得。抑且歌韻悠揚。合調。賈潤甫素通文墨。也這歌得。苦了是白顯道史大奈尉遲南尉遲北。尤俊達金國俊。贊佩之。樊建威一干等了。程咬金道。這明是作耍我。我也不認得。念不



來喫幾鍾酒罷。衆人一齊笑了一番。開懷暢飲。却說外廂這些手下僕從。亦安排了幾桌酒飯。陪着他們喫。忽聽得外面叩門聲甚急。一個土兵忙取火。開門出來一看。却是一個長大的道人。道別人化齋。是日裏我偏要在夜裏化土兵道。裏邊有事。誰耐煩和你纏綿。請你出去罷。把手向道人一推。只見土兵反自仰面一交。翻天的跌向照壁上去。這一響。驚動了廟房這些土兵。與那手下僕從。齊出來。這干人都會動手動脚的。見跌倒了那個土兵。大家上前要打這道人。只見道人把手一格。一二十人紛紛的上墻。也是倒在塵埃。一個土兵忙進堂中。向席上去報知。叔寶見說。便道：你們好不曉事。他要化齋。或葷或素。齋他一飽便了。值其事大驚小怪。樊建威道：秦大哥你自陪客。待弟出去看來。樊建威走到門首。只見那道人虎鬚雄壯。一部髯鬚。知非常人。忙舉手一恭道：老師。還是實要化齋。還是別有話說。道人道：我那裏要化什麼齋。我是要會叔寶兄一面。與他說句話兒就去的。樊建威道：既如此。老師少待。我去請他出來。樊建威進來說了叔寶方要出去。只見道人已到面前。叫道：那位是叔寶兄。此時衆豪傑看見。也都出位走下來。叔寶應道：小弟就是。忙向道人作了揖。道人又問那一位是二賢莊單維信兄。維信道：小弟便是。單通也與道人揖過。王伯當道：老師。我們人衆。大家圍揖了坐罷。叔寶便問老師上姓。道人道：小弟姓徐。賤字洪客。叔寶見說大喜道：原來是徐洪客兄。何緣有辱降迎單

維信道：魏玄成時常道及老師。許多奇謀異術。文才節。日夕企慕得緊。今幸一見。足慰平生。叔寶就要安席飲酒。徐洪客道：坐且少停。弟此來爲慶。伯母大壽。此時不敢又動煩出閣。弟在山中。帶得仙液香醪在此。煩兄送進去。敬上老伯母。小弟在外遙拜便了。便叫取一個空壺來。手下人忙把來放在桌上。徐洪恩向袖中取出一個三四寸長的葫蘆來。對天默念了幾句。又將一指在葫蘆外劃了幾劃。揭起壺蓋。傾下一時異香滿室。煙浮篆結。熱騰騰竟是一滿壺香醪。徐洪客把一指在葫蘆口邊一擊。即便住了。執壺在手道：本欲就送進來。奈弟與叔寶兄乍會。恐有猜疑。待弟先自飲一杯。就斟上一杯。自飲乾了。又斟一杯。送與叔寶道：兄亦先奉一杯。然後好煩兄送進去。與老伯母增壽。叔寶道：承賜仙醪。家母尚未奉過。弟安敢先嘗。只見程咬金搶出來喊道：待弟與秦大哥飲罷。便舉杯向口。只一合飲乾。覺得香流滿頰。精迴肺腑。便道：可要再代一杯。徐洪客道：這未必了。且擊進去奉過了老伯母。剩下的取來敬諸兄。叔寶捧了壺。進裏邊去了。洪客向內拜了四拜起來。正是

眉壽添籌獻 香醪異味新

不一時叔寶出來對洪客拜道：老母叫弟致謝。徐兄天漿。家母已飲受三杯。餘下的叫秦瓊分惠與諸兄長。樊建威把徐洪客向內拜祝。說與叔寶知道。叔寶連忙又拜下去。洪客扯住。又在袖內取出一個葫蘆來。向口內吹一口氣。

把壺瓶傾滿。大家你一杯，我一盞，恰好輪到了叔寶主人。家一杯，壺中方竭。衆人嘆了個個贊美稱奇。叔寶就走。徐洪客在單雄信肩下坐了。衆豪傑亦各就位。叔寶對徐洪客道：前歲小弟公幹長安，遇李樂師，管道吾兄大名，雄信問道：洪兄你幾時不會魏玄成了？洪客道：弟於前月望間，道過華山西嶽廟，蒙玄成兄留弟住了一宵，說叔寶兄前年在潞州東嶽廟，染病，虧兄接奏兄到尊府調理好了。彼此相聚，約有半載。秦兄後邊誤遭人命，配入幽州。如今四五載，音信杳然，心甚墨念。玄成兄因廟中不能脫身，託弟附一札到尊府相訪，欲同來祝壽。尊价云：弟已同諸位爺往山東拜秦太太壽去了。故此弟連夜趕來慶祝。伯母榮壽，說罷就在袖中取出魏玄成的兩札來，雄信折開看了。不過說前日在潞時，承兄護法光耀山東的意思。那叔寶一札，前邊聊敘闊疏，中間道不及親身奉祝之意。後邊說來友徐洪客，非等閒之人，囑叔寶以法眼物色之。另具壽詞一幅，頌祝岡陵。叔寶看完，納入袖中道：小弟當年在廟中抱病，虧他的藥石調理，及弟在幽州，回到潞州，剛欲圖報。玄成兄又到華山去了許多隆情厚誼，尚未少酬。至今猶自歉然。李玄達道：徐兄幾時到這裏的？徐洪客道：小弟下午方趕進城，寓在顏家店內。原擬明晨來拜秦伯母壽。因見哭方上今晚氣色不佳，防有小災，一路看覷。恰在這裏，個裏中故此只得暮夜來奉陪諸兄。衆人見說，齊聲問道：什麼災星？洪客答道：諸兄少刻便知。衆豪傑見徐洪客丰

神瀟灑，舉動非常，都與談論，勸他的酒。正在觥籌交錯之時，正見徐洪客捧着酒杯，在案把左眼往外一瞟，說道：不好，災星來了。忙跳起身來，執着一杯酒，向月臺站定，拔出背上寶劍，口中念念有詞，唱聲道：疾！把酒向空中一洒，進來一霎時，狂風驟起，黑霧迷天，堂中燈燭，光搖影亂。衆人正在驚疑，只聽得外邊喧嚷，進來報道：不好了，左首鄰家漏了火了。叔寶與衆人見說，忙要起身往外，着人去救火。洪客止住道：諸兄不要動，外邊大雨了，話未說完，只聽得庭中傾盆大雨，倒將下來，足有一個時辰，卻雲收雨息，手下人進來說道：恰好逢着一場大雨，把火都救滅了。不然必致延燒了不得。於是衆豪傑愈飲，服徐洪客。其時正交五鼓，衆人便起身謝別。洪客對叔寶道：小弟明早不及登堂了。叔寶道：吾兄遠臨，諸兄又在此，再屈幾日，盤桓洪客道：小弟因魏玄成常說太原有天子氣，故與劉文靜兄相訂，急欲到彼一晤，故此就要動身。叔寶道：既如此，弟亦欲修一札去候文靜兄，并欲作札致謝玄成，明早遣人送到尊寓，洪客應允。衆位齊聲謝別出門，正是

勝席本無常

盛筵難再得

※

總評 羣雄祝壽，原不易見，更奇在徐洪客暮夜來訪，筵上添許多佳景，可見豪傑聲名，千里同氣，較與末世單說好話，誦俚語者迥別。

又評 四方豪傑相聚一堂，亦是快事，要寫拜壽，先議完咬金一段，如何安當，此是正筆，然後入單雄信同朋友登

堂拜壽。形容禮物菓肴，錯綜上下。城內城外，近地遠方，交遊不一。正是陪筆後，復添出徐洪客仙醪進祝，噴酒滅火，却不是正筆中之陪筆，陪筆中之正筆。耶啞者宜細玩之。

第二十五回 李玄遠關節全知己

柴嗣昌請託浼賊官

詞曰 天福英豪，早託與兵扶奇業。肯困他七尺雄軀，一腔義烈，事值艱危，渾不懼。遇當生死，心何懼。堪羨處，說其膽如孤身似葉，羞彈他無魚欲。喜擊舟中流楫，每濟困解紛步凌荆。藉囊底青

妖塵土，教胸中豪氣煙雲接。豈就就貪着千古名。一時俛。右調滿江紅。

嘗看天下忠臣義士身上，每每到擺脫不來處，所與他一條出路，絕處逢生，忠臣義士，雖不思量，靠着個天，以儻倖成功。也可知天心福善，君子落得為君子。叔寶一時意氣，那裏圖有李玄遠柴嗣昌兩個為他周旋。不期天早周旋，埋伏這兩路救應。當日飲餉了半夜，單雄信一千回到賈潤甫家歇宿。徐洪客到顏家店裏，候叔寶的回札。樊建威等三人各自回家，雄信睡到天明，忙去催李柴兩個行事。兩人分投而往。李玄遠去見來總管，明說為拜秦叔寶母親壽誕而來。今叔寶因捕盜，遭州中茶毒，要兄託甚名色，取了他來，以免此害。來總管道：此人得了得，我也有心看他。但只是說兩個毛賊，他去擒拿也不難。不料遭州中賁比，只是目下要取他來，無個名色取來，留在帳下。州中還要

來爭，想了一想道：有了。前日麻總管移文來道：料惟河工將士物故數多，要我這邊發五百人抵補。我如今竟將他充做將領，給文與他前去。這是緊急公務，他如何留得住。他再來留，我自有的話說。當先原只說他受賄不肯捕賊，如今將他賁比，只是捕不來，可知不是縱賊了。他州中自有捕人，怎便私害我將官。我這邊貼下軍士，叫他整束行裝，只待文出，就便了。留玄遠，喚飯玄遠再三不肯道：兄只周旋得秦旗牌，小弟感惠多了，要留他在衙中盤桓幾日。玄遠道：恐劉刺史申文到，宇文愷處審秦瓊在彼處為他周全，以此不便久留。來總管只得食了一張批，自到賈潤甫家答拜，送與李玄遠，賁他下程折席盤費銀數百兩。叔寶這番呵。

湯網開三面 冥鴻不可求

弋人何所慕 日斷碧雲頭

這廂柴嗣昌去見劉刺史。刺史因是座主之子，就留茶留飯。倒是劉刺史先說起自己在齊州一廉如水，只喫得一口水，起解銀兩，並不會要他加耗詞訟。多是趕散，並不賄賂。不料被響馬劫去。鄰州協濟銀三千兩，反要我州裏賄賂，無設處連人追捕。捕人並無消息，好生煩惱。柴嗣昌就趁勢說去道：正是捕人中有個秦瓊，前奉差來長安，曾與八拜為交。昨來拜他母親，得聞他以此無辜受累，特來為他求一方。便劉刺史道：仁兄不知，這秦瓊他專一接受惡馬常例，養盜分贓，故此得養充旗牌。交結遠方衆捕盜攻

他小弟又訪得確實。故此責令他追捕。縱是追不着賊。他也賠得起。賊若依仁兄寬了他。賊畢竟擊不着。這項三千銀子必定小弟要賠了。明日小弟正待做文書。解他到東都總理字文司空處去。今日兄分付小弟。止可寬他幾限。使他得盜得賊。罷了。嗣昌道。我想東都這要銀子去。人不解去。具文去也罷。劉刺史道。正是這銀子難得。小弟是賠不起。就要在本州屬縣搜括。凡可搜括得的。都是縣官肉已錢。那個肯拿出來。故此不得不比這干捕人。柴嗣昌看這劉刺史的意思。是要叔實衆人身上出這項錢子的了。因笑一笑道。這等不若待衆捕人賠償之一半。註銷了此事罷。劉刺史道。這如何註銷得。卽少一兩。還是一宗未完。關着我考成的柴嗣昌道。這等待各捕盜賠了。完了這考成罷。劉刺史道。論這千人多賠也不難。且慣得賊人常例。就賠也應該。只是這千人。都是東都討解的。莫說解去是十死一生。只盤費也要若干。如今兄出題。自要他賠賊。外再送兄五百兩。這個作小弟薄敬。小弟明日就不比較。聽他納銀了。小弟還給一個執照與他。擊着賊時。一一追來。給還柴嗣昌。又含笑起身道。只恐這些窮人。還不能全賠。劉刺史道。這皇銀斷不可少。只要奉瓊出一張認狀。分派到衆人身上。小弟自會追足。就是仁兄的。明禮切不可聽他訴說窮苦。便短少了。柴嗣昌道。只要賠得賊。完小弟的心領了罷。起身告別。劉刺史直送出府門。正是

只要自己醫瘡 那管他們剜肉

柴嗣昌回到賈家時。李玄讓已得了來總管送來批文。只待柴嗣昌來。問府中消息。同去見叔寶。兩邊相見。玄讓便把批與柴嗣昌看。說正待同你見叔寶。叫他打疊起身。柴嗣昌看了。嘆一口氣道。如今人薄武官。還是武官爽快。這些文官與各體面。雖好却也刁鑽。把一個免解。就做了一件大分上。大意要這干捕盜身上賠賊。說給與執照。待擊着賊時。追給單雄信道。這小也是菓子話。但是這干捕盜。除了叔實樊建威。唐萬仞連巨真。三個想還家道。稍可。其餘這干穿在身上。喫在肚中。那一個擊得出銀子的。伯當道。這須我們爲他設處。程咬金道。這不須講得。原是我們擊去。還是我們補。尤員外快家去。把原銀傾過。用費些可補上。擊了來。救秦大哥。尤俊達也應聲要去。柴嗣昌道。這是小弟說過。都在我身上。張公謹道。豈有獨累兄一人之理。柴嗣昌道。不然。這也是秦大哥的銀子。伯當道。秦大哥幾時有銀子。在你處。柴嗣昌道。就是秦叔實先時在棧樹崗。救了岳父。小弟在報德祠相會時。曾有書達知岳父。及至岳父有書。差人送些銀子來時。叔寶已回邊巡。至今小弟方帶得來。正擬拜壽。後送去。還恐他是好漢。爲人不求報的。不肯收這銀子。不若將來完了此事。白頭道與賈潤甫道。此事最妙。帝環金甲道。可見前日程兄有眼力。攔住斷殺。終久替他了事。程咬金笑道。正是太便宜了。我兩個。這是

張公喫酒李公醉

楚國亡猿林木災

正談時，聽得外邊喝道，是劉刺史來拜了。衆人都避道，獨  
嗣昌相見，送了三兩折程，三兩折席，喫茶時，劉刺史道：所  
事我已着人喫風去，先完了仁兄謝儀，然後小弟纔立限  
收他銀子，包他暫給照與他，這分上若不是兄斷斷不敢  
這五十餘人解向東京，都是一個死，莫想得回來。柴嗣昌  
道：小弟領仁兄情便了，劉刺史道：兄不是這樣說，務要他  
足數，不然是小弟該兄了，且敵地寒苦，若舍了這格分了  
再沒大分上，兄不可放鬆，說罷作別上轎去了。

仕途要術莫如慳

誰向知交贈一環

交際總交窮百姓

帶他膏血過關山

衆人聽了這番說話，道：方纔劉刺史教你不要放鬆，是甚  
事，柴嗣昌笑道：他是叫我索他們謝禮五百兩，這不要緊  
他，只說我已得便完了，李玄運道：這等你折了五百兩了，  
柴嗣昌叫家人帶了銀子，同單雄信、李玄運、王伯當四人，  
竟到秦叔寶家中，樊建威因劉刺史差個心腹吏，放風與  
他，要他們賄贓，且要出五百兩銀子，送柴嗣昌，極少也要  
三百兩，慌做一團，趕來與叔寶計議，却值柴嗣昌四人到  
來，與樊建威見了禮，又與秦叔寶交相謝了，李玄運却遞  
出一張批文來，却是

欽差齊州總管府來 爲公務事，仰本職督領本州駁

兵五百名并花名文冊，前至

欽差河道大總管麻 處告投，不許遲延生事，所至津

關不得阻擋，須至批者。

大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行

限

日投

右仰領軍校尉秦瓊准此

李玄運道：來總管一面整點人馬，大約三日內，要兄啟行  
了，叔寶看了也不介意，只有樊建威失驚道：恭喜仁兄，奉  
差即要榮行，脫離這苦門了，只是我們怎賠得這三千兩  
銀子，還要出五百兩分上錢，送柴兄，單雄信道：樊建威也  
知道了，樊建威道：小弟衙門中多有相知，柴兄講時，就有  
人出來通信了，後邊劉爺又差個吏來明說，甚是心焦，故  
此特來與叔寶兄計議，王伯當道：建威莫慌，柴大哥不惟  
不要你們分上錢，這三千兩銀子，還是他出，樊建威道：果  
有此事，秦叔寶道：有此事沒有此理，我也不不要柴兄出，也  
不要樊建威乘人出，儘着家當賄官罷，不敷我還有處借，  
柴嗣昌道：這宗銀子，原也是足下的，柴嗣昌便取出唐公  
畫，從人將兩個掛箱，一個拜匣，一個皮箱，牽將過來，柴嗣  
昌道：這是岳父手札，送到小弟處，兄已回，久後來小弟值  
事，要面送，不曾來得踐跣，至今叔寶啓書，却是一個侍生  
李淵頓首拜名帖，又是一個副啟，上寫道：

關中之役，五內銘德，每恨圖報無由，按小塔書，不勝欣  
快，謹具白金三千兩，爲將軍壽，萍水有期，還當面謝。

叔寶看了作色道：柴仁兄，這令岳小視我了，丈夫作事求  
報的麼，柴嗣昌陪笑着道：秦兄固不違報，我岳父又可作  
昧德的麼，既來之則安之，單雄信道：叔寶兄這原不是，你  
要他的路上難行，也沒個柴兄復帶去的理，如今將來完

此事却又保全這五十餘家身家。你並不得分毫受。而不要固執。樊建威道。叔寶兄放了現鏡去買銅。這便是我們五十三家的性命在上邊了。柴兄慨然。你也慨然。叔寶猶在遲疑。單雄信道。建威叔寶。他奉官差就要起身。這銀子你却收去完官。王伯當道。分上錢。我這邊柴大哥也出虛領了。這是我們這居間加一管家這加一不可少的。衆人一齊笑起來。叔寶道。只是我心中不安。自起身進裏邊。又擊出三百兩銀子來對樊建威道。我想劉刺史畢竟還要什麼分頭火耗。并甚麼路費。貼禁你一發。擊這三百兩銀子去湊。不要累衆人。捕批我也不去銷了。正是

千金等一毛 高館照千古

樊建威道。我一人也擊不去。你且收着。待我叫了唐萬仞衆人來。也見你一團氣豪。叔寶收了。就留他數人在家中喫酒。正喫時。只見尤俊達與程咬金來辭。先時程咬金在路邊集柴嗣昌。與殺敗金童兩個。後來雖係俱是相與。心中也有些不安。到認了殺官劫掠時。明明供出個響馬來。了咬金也便過了。尤俊達甚覺乏趣。勉強捱倒拜壽。就要起身。程咬金道。畢竟看得叔寶下落方去。不然豈有獨累他之理。及至柴李兩人回覆。知道叔寶可保無事。尤俊達又恐前日晚間言語之際。走漏風息。被人緝捕。故此要先回。賈潤甫亦要脫干係。解解相留。故此兩人特來拜謝告別。叔寶又留了。回坐作錢。

第二十六回 寶小姐易服走他鄉

詞曰 許太監空身入虎穴  
淚濕郊原芳草路。唱到陽關愁聚。撒手平分取。

一鞭驕馬疎林颯。雷填風颯堪驚異。倏忽荆榛滿地。今夜山凹裏。夢魂安得空回去。右調惜分飛。

人生天地間。有盛必有衰。有聚必有散。處承平之世。人人思安享守業。共樂昇平。若處昏淫之世。凡有一材一藝之士。個個思量尋一番事業。討一番煩惱。或聚在一處。或散於四方。誰肯株守林泉。老死牖下。再說金國俊童佩之。恐怕衙門有事。亦先告別。趕回潞州去。單雄信王伯當李玄達。他三人是無拘無束。心上沒有甚麼緊要。逢山玩山。逢水玩水。一路遊覽。不覺多時。出了臨淄界口。李玄達道。單二哥。我們今番會過。不知何日重聚。本該送兄回府。恐家間有事。只得要在此分路了。王伯當道。弟亦離家日久。良晤非遙。大約來歲少不得還要來候。兄單雄信依依不捨。便道。二兄如不肯到我小莊去。也不是這個別法。且到前面去尋一個所在。我們痛飲一回。然後分手。伯當玄達道。說得有理。大家放轡前行。雄信把手指道。前面乃是鮑山。乃管鮑分金之地。弟與二兄情雖不足。義尚有餘。當於此地快飲三杯。何如。伯當玄達應聲道好。舉頭一望。只見山原高聳。氣接層樓。綠樹森森隱隱。時聞虎嘯。青楊嫋嫋。飛飛。自送鶯啼。真個是爲衛水兮禽翔。鯨鯢踊分夾

道鮑山即下。止不過三四十人家。中間一個酒肆。斜挑着酒帘在外。三人下了牲口。到了店門首。見有三四個牲口。先在草棚下上料。店主人忙出來接進草堂。拂面洗塵。雄信對主人問道。門外牲口。客人又下在何處。店主把手指道。就在左首一間潔淨房裏飲酒。雄信正要去看時。只見側門裏早有一人探出頭來。伯當警眼一認。笑道。原來是李賢弟在此。李如珪看見。忙叫道。衆兄弟出來。伯當兄在此。齊國遠忙走出來。大家敘禮過。伯當問道。為何你們二位在此。李如珪道。這話且慢講。裏邊還有一位好朋友在內。待我請他出來。見了。纔說。便向門內叫道。寶大哥出來。潞州單二哥在此。只見氣昂昂走出偉然一丈夫來。李如珪道。這是貝州寶建德兄。單雄信道。前歲劉黑達兄。承他到山莊來。道及寶兄。尚義雄豪。久切瞻仰。今日一見。實慰平生。雄信忙叫人鋪氈。六人重新彼此交拜。伯當對如珪國遠道。你二位。在少華山快活。為何到此。李如珪道。弟與兄別後。即往清河訪一敝友。不想被一個盧明月來占據。齊兄又抵敵他不過。只得棄了。邊到桃花山來。遭孩子們到清河報知。直至前日。弟方得還山。齊兄弟打聽得單二哥傳令。邀請衆朋友到山東。與秦伯母上壽。寶大哥久慕叔寶與三兄義氣。恰值在山說起。他趁便要往齊郡。訪伊親左孝友。兼誠荆諸兄一面。故此同來。不知三兄是拜過了壽回來。還是至今日方去。李玄邃道。叔寶兄已不在家。奉差公出矣。齊國遠道。他又往那裏去了。單雄信道。這話

甚長。見堂中已擺上酒席。我們且喫幾杯酒。然後說與三兄知道。大家入席。飲過三杯。如珪又問秦大哥。有何公幹出外。王伯當停杯。把秦傑備禮。同進山東。至賈潤甫店。請叔寶出城相會。席間程咬金認盜秦叔寶。燒捕批齊國遠。聽見喜得手舞足蹈。拍案狂叫爽快。李如珪道。叔寶與咬金。真天下一對快人。真大豪傑。四海朋友。不與此二人結納者。非丈夫也。後來便怎麼樣。王伯當又將李玄邃去見來總管。移文喚取柴嗣昌去求劉刺史。許多搆指微賊。幸得唐公處三千金。移贈叔寶。方得完局起身。說完只見寶建德嘆案歎恨道。國家這些賊狗。少不得一個個在我們弟兄手裏殺盡。李如珪道。又觸動了寶大哥的心事來了。李玄邃道。寶兄有何心事。亦求試說一番。寶建德道。小弟附居貝州。薄有家業。因遭雨先人棄世。弟性粗豪。不務生產。僅存二三千金。聊爲糊口。去歲拙荆亡過。秋杪往河間二親。不意朝廷差官點選繡女。州中市官村民。俱挨團開報。分上中下三等。小女線娘。年方十三。色藝雙絕。好讀韜略。閨中時舞一劍。莖若游龍。弟止生此女。如同掌珠。曉得小弟女向未有人家。竟把他報在一等裏邊。小女曉得。即便變產。將一二百金。託人挽回。希圖豁免。可奈州官與閹狗。執不允。小女聞知。盡將家產貨賣。招集亡命。竟要與州吏差官對壘起來。幸虧家中寡嫂與舍姪立止。弟亦聞信趕回。費了千金。有餘了。大兄免將後補。只得將小女與寡嫂離州。暫時寄居介休張善士舍親處。因這遇齊李二

兄。彼此聚義同行。單雄信道。叔實令下次在家。今三兄去也。無人接待。莫若到在小莊去。暢飲幾天。暫放襟懷。何如。又向伯當玄遠道。本欲要放二兄回去。今恰遇三兄。二兄只算奉陪三兄。再盤桓幾日。伯當與玄遠不好再辭。只得應允。齊國遠便道。大家同去。有些興。我們正認一認。齊國遠日後好常來相了。李如珪道。既如此。快取飯來用了。好趕路。造府衆豪傑用完了飯。單雄信叫人到櫃會賬。連齊國遠三位先喫的酒錢。一併算還了。衆人出了店門。跨上牲口。加鞭趕路。行不多幾里。只見道傍石上。有個老者。曲肱睡在那裏。被囊攤在身旁。竇建德看見。好像老僕。竇成模樣。跳下牲口。仔細一看。正是竇成。心中嘆了一聲。忙叫道。寶成。你爲何在此。那老者把眼一擦。認得是家主。便道。謝天地。遇着了家主。大爺出門之後。就有貝州人傳說州裏因選不出個出色女子。官吏重新又要來搜求。見我們躲避。便叫人四下查訪。姑娘見消息不好。故着老奴連夜起身來趕大爺回去。其時五人俱下牲口。站在道傍。竇建德執着單雄信的手道。承兄錯愛。不棄愚劣。本當陪諸兄造府一拜。奈弟一時方寸已亂。急欲回去。看觀小女下落。再來登堂奉候。李玄遠道。剛得識荆。又要云別。一時山靈爲之黯然。單雄信道。這是吾兄正事。弟亦不敢強留。但弟有一句話。陪朝雖是天子荒淫。佞臣殘刻。然四方勤王之師。尙衆。還該忍一時之忿。避其亂政。爲是倘介休不能安頓。不妨攝令愛到敝莊。與小女同居。萬無他慮。就是兄要他

往。亦幸免內顧。齊國遠道。單二哥那裏不要說幾個賊狗。就是隋朝皇帝。親自到門。單二哥也未必就肯與他。王伯當道。竇大哥單兄之言。肺腑之論。兄作速回到介休去罷。雄信又向伯當玄遠道。四海兄弟。悉在一拜。便成骨肉。弟欲煩二兄枉道。同寶兄介休去。二兄才幹敏捷。不比弟粗魯。看彼事體若何。我們兄弟方才放心。便對自己手下人道。你剩下的盤費。取一封來。手下人忙在腰間取出奉。上雄信。接在手裏。內中揀一個能幹的伴。什與他道。這五十兩銀子。你拿去盤纏。三位爺到介休去。另尋個下處。不可寓在竇大爺寓所。打聽竇小姐的事體。無恙。或別有變動。火速回來報我家人。應請竇建德對雄信國遠如珪謝別。同伯當玄遠上馬去了。正是

異姓情何切

閱聽實可羞

孤因救義氣

不與世辭嫌

雄信見三人去了。對國遠如珪道。你們二位兄弟。沒甚要緊。到我走走。李如珪道。我們去這孩子在山上。心也放不下。不若大家散了。再會罷。雄信見說。他便別過。兜轉馬進潞州去了。齊國遠在馬上對李如珪道。剛纔我們同竇大哥到來。不想單二哥到叫他兩個伴去。難道我兩個畢竟是個粗人。再做不來事業。李如珪道。我也在這裏想我們兩個或者智中生。出細來。亦未可知。我與你作速趕回到山寨。去看一看。也往介休去打聽。竇大哥令之消息。或者他們三人做不來。我們兩個到做得來。後來單二



哥曉得了也見得齊國遠李如珪不單是殺人放火原是有用的二人在路上商議停當連夜奔回山寨料理了跟了兩三個小嘍囉抄近路得到介休來原來賣小姐見事勢不妥賣成起身兩日後自己即便改裝了男子同孀娘兄弟潛出介休恰好路上撞見了父親建德高極伯當玄遂即攬撥賈建德送往二賢莊去了再說李如珪同齊國遠趕到介休在城外尋了僻靜下處安頓了行李次日進

城中訪察並不見伯當玄遠二人亦不曉得那張善士住在何處東穿西撞但聞街談巷語東一堆西一簇說某家送了幾千兩可惜河西夏家獨養女兒把家私費完了止湊得五百金那差官到底不肯免竟點了入冊聽來聽去總是點補女的話頭二人走了幾條街巷不耐煩了轉了一個小肆中飲酒只見兩個老人家亦進店來坐下敲着桌子飲酒口裏說道這個瘋世界那裏說起弄出這條旨意來擾得大家小戶哭哭啼啼日夜不寧那一個道册籍如今已定了可惜我們的甥女不能挽回但恨這個貪賊閻狗又沒有妻兒婦女要這許多銀子何用李如珪道請問你老人家如今天使駐紮在何處一老人答道剛纔在縣裏起身往永寧州去了李如珪見說低頭想了一想把手向齊國遠揜上一把即便起身還了酒錢出門到城外下處叫手下捎了行李即欲登程齊國遠道賣兄尚未有下落爲何這等要緊李如珪道賣兄又沒處找尋今有一樁大生意我同你去做便向齊國遠耳邊說道須

如此如此而行豈不是一樁好買賣你如今帶了孩子們走西山小路穿過寧鄉縣到石樓地方有一處地名清虛關他們必至那裏歇馬你須恁般恁般停當不得有誤我今星飛到寨選幾個能幹了得的人兼取了要緊的物件來穿到石樓在清虛關十里內會你行事說完大家上馬到面前分路去了正是

雖非諸葛良謀 亦算陸中巧策

却說欽差正使許庭輔在介休起身先差兵士打馬前牌到永寧州去自己乘了緩輻十來個護從又是十來名防送官兵一路裏慢慢的行來在路住了兩日那日午牌時候離永寧尚有五十餘里遠清虛關尚有三四里只見狂風驟起怪霧迷天山搖嶽動倏忽虎嘯龍吟樹亂砂飛頃刻猿驚鶴走霎時盡唱行路難一任石尤師伯舞一行人在路上遇着這疾風暴雨個個淋得遍身透濕滾着清虛關巴不能進內避過原來那清虛關共有兩三進裏邊是三間小閣外邊是三間敞軒一個老僧住在後邊看守一行人進內安放了天使在閣上坐了衆人把衣服卸下來取些柴火在地煨烘只見門外四五個車輛載着許多熟豬肥羊雞鴨火燒麩餅等類一二十盤客有十六樣一個盤盒是天使用的四五壘老酒擺列在地一個官兒手裏擎着揭帖進來說道永寧州驛丞差送下馬飯來迎接天使大老爺衆人見說忙引他到閣上去相見那官兒跪下去道小官永寧州驛丞賈文參見天使大老爺

把桌椅禮單送上去看了說聲起來便問這裏到州還有  
多少路驛丞答道尚有四五十里州裏太爺恐怕大老爺  
鞍馬勞頓故此先着小官來伺候衆人把食盒放在桌上  
拾運身來安上杯滿天便分付手下把下邊這些食物你  
們同兵役一齊喫了罷衆人見說即便下閣去了尚有兩  
個理身小內監站有後邊那驛丞道二位爺也下閣去用  
些酒飯這裏小官在此伺候兩個見說也就到下邊去了  
喫不多時只見走上一個大漢捧上一壺熱酒丟了一個  
眼色去了那驛丞忙把大杯斟滿跪下去道外邊風聲甚  
緊求大老爺快用一大杯那天使道你這官兒甚好咱  
到後日回去替部裏說了陸你一個州官那驛丞打一個  
半跪道多謝大老爺天恩再說時只見天使飲乾了酒一  
交跌倒在地原來那驛丞就是李如珪假裝的官國遠管  
待手下人見他們喫了些時就將蒙汗藥傾在酒裏一個  
個勸上一杯盡皆跌倒李如珪叫衆漢攙把天使拾下來  
與那兩個小內監多背負了把天使縛在轎中將小內監  
扶上馬把這些東西盡皆棄了跨上牲口連夜趕上山來  
當時許庭輔在轎中一覺直醒到更餘時候方纔醒來見  
兩手背縛住了細縛在轎中活動不得着了急口中亂喊  
亂叫是什麼意思把咱這般虧折那山間裏你賊破了  
喉誰來保你只得由他抬到山下其時東方發白有人拋  
起橋籠扶了許庭輔出來往外一觀只見那兩親隨太監  
也縛縛了站在面前大家見了面面相覷不敢則聲只聽

得三個大賊面前三四十個強盜簇擁着許庭輔與兩個  
小太監進了山寨上邊口鎗密密殺氣騰騰三開草堂居  
中兩把虎皮交椅李如珪換了包巾紫袖身穿紅錦戰袍  
坐在上面許庭輔偷眼一認却就是昨日的驛丞嚇得魂  
飛魄散只得跪將下去李如珪在上面說道你這狗朝  
廷差你欵點婦女雖是君下的旨意也該體恤民情爲甚  
要詐人家銀子幾千幾百弄得遠近大小門戶人離財散  
許庭輔道大王咱那裏要百姓的這是府縣吏胥借題發  
財咱咱何常受他毫釐李如珪喝道放屁我一路打那得實  
還要強口孩子們這這圍狗下去砍了罷留着這兩個小  
沒雞巴的我們受用許庭輔聽見垂淚哀求只見外邊報  
道二大王回來了原來兩國遠用了天使來恐怕兵醒  
來劫營道着哩囉半路埋伏了多時然後還山見他三人  
跪在階前便道李大哥爲什麼這般弄我昨日後朝廷招  
安我們還要仰仗他哩李如珪笑道昨日在清虛閣我也  
曾跪他敬他的酒如今戲耍他一番只算扯直了國忙下  
來尋他去了綁縛繩索引入草堂殺磔口稱有罪冒犯就  
分付孩子們大擺酒席與公公壓驚衆漢纔撤出着紙安  
放停當三人入席坐定酒過三杯許庭輔道二位好漢不  
知有何見教舉咱到出來李如珪道公公在上我們弟兄  
三個居住此山有年打家劫舍附近州縣早已騷擾遍了  
日下因各處我輩甚多客商竟無往來山中糧草不敷意  
欲向公公處暫挪萬金稍充糧餉望公公幸勿推諉許庭

補道。咱奉差出都，不比客商帶了金銀出門，就是所過州縣官送些體面費禮，也是有限，那有准千准百存下，取來可以孝敬你們。齊國遠見說：把雙睛彈出說道：公公我實對你說，你若好好擊一萬銀子來，我們便佛眼相看，放你回去。如若再說半個沒有，你這顆頭顱，不要留在項上，說罷腰間拔出明晃晃的寶刀，放在桌上。李如珪道：公公不要這等嚇呆了，你到外邊去，與兩個算價私議一議，許庭輔起身，同兩個小太監到月臺上，一個是滿眼流淚，一句話也說不出，那個大些的說道：如今哭也無益，強盜只要銀子，老公公肯擊些與他，三人就太平無事回去了。稍不遂意，不要說頭顱，連這幾根骨頭，也無人來收拾。這些人殺人不眨眼的，那希罕我們三個許庭輔聽了這番說話，又見兩人這般光景，便道：既如此說，我去求他，放你到州裏去報知看這班官吏如何商議，如他擊不出這許多，只得將我寄在各府各廳庫上的銀子取來罷。說了要打發一個起身，李如珪叫囉囉擊酒飯，與那個大些的內監喫飽了，又取出一錠銀子來賞了他。對他說道：你叫什麼？那內監道：小的叫周全。李如珪道：好這一錠銀子賞你做盤費的，限你五日內，擊銀子來贖你家人，若五日內不見來，這裏主僕兩個，休想得活了。叫手下把他，在清虛閣騎來的馬，原騎了去，着兩個暖曬，送他下山。許庭輔與那小內監鎖在一間厩房內，好酒好肉管待他，說那內監周全，騎着馬跑到清虛閣邊，只見關門封鎖，並無一人，只得

問到州裏，那州官因報知強盜劫了天使，着了忙，如飛到清虛閣看了，把老和尚與地方，及護送兵衛，帶進州裏，忙申文到汾州府裏去，府官着了急，連夜就趕到州中，此時各官正在那裏勘問地方，與老和尚，只見內監周全回來，衆官兒都起身來盤問他，內監周全把桃花山強盜如何長短，一一告訴，衆官兒聽見，個個如同泥塑，且把和尚地方保出在外，大家從長商議，有的說道：這事必須申文上台，動疏會兵征勦，有的說道：強盜只要銀子，又有一個說道：倘然送了五百又要一千，送了一千又要二千，這宗銀子出在那一項，莫若再寬緩幾日，看見我們不擊銀子去，要他這兩個何用，自然放下山來，那汾州府官道：不是這等講，道幾個欽差內官，多是朝廷的寵臣，倘然在我們地方上有些差失，不但革職問罪，連身家性命亦不能保，豈止降級罰俸，莫若且在庫中暫挪一、二千金送去，贖了天使回來，彌縫這節事，再處。大家在庫中撥出二千金，叫人扛了，同周全到山，那齊國遠、李如珪只是不肯，許庭輔只得分付自己，又摸出三、四千金，再四哀求，方纔放下山來，自此許庭輔所過州縣，愈加裝模做樣，要人家銀子，千萬百計，點選了許多婦女，然後起身，可見世上有義氣的強盜，原少不得，正是

只道地中多猛虎

誰知此地出貪狼

總評 竇建德原是天挺英豪，故生此線娘虎女，單雄信到處無一友不周全，無一事不周札，真交道中之古今少

有許庭輔囊中財帛已爲己有。不意李如珪二人却去。和盤獻出。快極暢極。可見天地間義氣事。雖在綠林中亦不可少。

## 第二十七回 窮土木場帝逞豪華

思淨身王義得佳耦

詞曰

日食三餐。夜眠七尺。所求此外無他。問君何事。

苦著竟繁華。試想江南富貴。臨春與綺結交。如

到頭來。身爲亡虜。妻妾委泥沙。何似唐虞際。

茅茨不剪。飲水衣麻。享芳名萬載。其樂無涯。歎

息世人不悟。只知白骨認爲家。鬧烘烘爭強道

勝誰識眼前花。右調滿庭芳

天下物力有限。人心無窮。論起人君。富有四海。便有興作。亦何損於民。不知那一件。不是民財買辦。那一件。不是民力轉輸。且中間虛冒侵剋。那一節。不在小民身上。爲君的。在深宮中。不曉得今日與宮。明日造殿。今日構閣。明日營樓。有宮殿樓閣。便有宮殿上的裝飾。宮殿前的點綴。宮殿中的陳設。豈止一土木了事。舉處到騷擾天下而後止。如今再說。煬帝荒淫之念。自覺愈熾。初命侍衛許庭輔等十人。點選織女。又命宇文愷營顯仁宮於洛陽。又令麻叔謀令狐達。開通各處河道。又要幸洛陽。又思遊江都。弄得這些百姓。東奔西馳。不是驅使。建造。定是力役。河工。各色採辦。各官府州縣。邑如同鼎沸。莫說大家作事。尚且不難。何況朝廷。不過多費幾百萬銀子。苦了海內百姓的氣力。不

多幾時。東京的地方廣闊。不但一座顯仁宮。先已告竣。那虞世基。還要湊朝廷的意思。飛章上報。說顯仁宮。雖已告成。恐一宮不足。以廣聖馭。遊幸。臣又在宮西。擇豐厚之地。築一苑園。方足以備宸遊。煬帝覽奏大喜。勅虞世基道。卿奏深得朕心。着任意揆度。建造。不得苟簡。以辜朕意。於是南半邊。開了五個湖。每湖方圓十里。四圍盡種奇花異草。湖傍築幾條長隄。隄上百步一亭。五十步一樹。兩邊盡栽桃花。夾岸柳葉。粉行。這些龍船鳳舸。在內蕩漾中流。北邊掘一個北海。周圍四十里。築渠與五湖相通。海中造起三座山。一座蓬萊。一座方丈。一座瀛洲。像海上三神山一般。山上樓臺殿閣。四圍掩映。山頂高出百丈。可以回眺。西京又可遠望。江南湖海交界。中間却造正殿。海北一帶。委委曲曲。築一道長渠。引接外邊。爲活水。灑回婉轉。曲通於海。榜渠勝處。便造一院。一帶相沿十六院。以便停流。美人在內供奉。苑牆上都以琉璃作瓦。紫脂泥壁。三山都用長峯怪石。疊得嶙嶙峗峗。臺榭盡是奇材異料。金裝銀裹。輝如錦繡。成。珠璣。造就。其中桃成。露李。列徑梅花。瓊屋芙蓉。繞堤仙鶴。成行。錦雞。作對。金猿共嘯。青鹿交遊。就像天地間開闢生成的一般。又不知抗害多少性命。又耗費了多少錢糧。方得完成。虞世基即便上表。請煬帝親臨觀看。煬帝見表來。請以觀落成。滿心歡喜。即便擇日。同蕭后。帶領乘宮后。發車駕。望東京而來。不一日。先到了顯仁宮。早有宇文愷。封德彝。二人。接住朝見。過。遂引了煬帝御駕。

從正宮門首。一層層看將進來。但見

飛棟銜霄。連檉接漢。畫梁直拂星辰。閣道橫穿日月。銷門玉戶。恍疑闕苑仙家。金殿瑤塔。儼似九天帝闕。簾櫳迴合。銷萬里之祥雲。香氣五蘊。結一天之瑞霧。眞個是影娥池上好風流。鸞鵲樓中多富貴。

煬帝看見樓臺華麗。殿閣崢嶸。四方朝貢。亦足以臨之。不勝大悅。便道二卿之功大矣。卽命取金表。裏厚賜二人。又就留二人在後院飲酒。正是

莫言天道無憑據。驕主從來寵佞臣。  
不是誇強興土木。何緣南幸不迴輪。

煬帝在顯仁宮遊玩了數日。又厭煩了。駕了飛輦。同蕭后與衆嬪妃。到西苑中來。少不得那宇文愷封德彝二佞臣。亦便伴駕到得苑中。只見

五湖蕩漾。北海波搖。三神山佳氣葱鬱。十六院風光淡爽。眞個是九洲仙島。極樂瓊宮。

後人有詩。單道這五湖之妙云。

五湖湖水碧煙浮。不是花圍便柳牽。

常恐君王過湖去。玉簫金管滿龍船。

又有詩道這北海之妙云。

北海涵虛混太空。挑波逐浪逼魚龍。

三山日暮祥雲合。疑是仙人咫尺逢。

又有詩道這三山之妙云。

三山萬疊海中浮。雲霧縱橫十二樓。

莫訝福來人世裏。若無仙骨亦難遊。  
又有詩道這長渠之妙云。

透苑碧水達長渠。院院臨渠花壓居。  
不是宮人爭鬪麗。要留天子夜回車。

又有詩道這樓臺亭榭之妙云。

十步樓臺五步亭。柳遮花映錦圍屏。  
傳宣夜半燒銀燭。遠近高低燦若星。

煬帝一一看過。滿心歡喜道。此苑造得大稱朕心。卿功不小。虞世基奏道。此乃陛下福德所致。天地鬼神效靈。小臣何功之有。煬帝又道。五湖十六院。可曾有名。虞世基道。微臣焉敢自專。伏乞陛下聖裁。煬帝遂命駕到各處細看了。方纔一一定名。

東院因四圍種的都是碧柳。又見兩山的翠微。與波光相映。遂名爲翠光湖。南湖因有高樓夾岸。倒射日光入湖。遂名爲迎陽湖。西湖因有芙蓉臨水。黃菊滿山。又有白鸞青鷗。時時往來。遂名爲金光湖。北湖因有許多白石。若怪獸。高高下下。橫在水中。微風一動。漚沁人心。遂名爲潔水湖。中湖因四圍寬闊。月光照入。宛若水天相接。遂名爲廣明湖。

第一院因南軒高敞。時時有薰風流入。遂名爲景明院。第二院因有朱欄屈曲。迴壓銷窗。朝日上時。百花嫵媚。遂名爲迴暉院。第三院因有碧梧數株。流陰滿地。金風初度。葉葉有聲。遂名爲秋聲院。第四院因將西

京的楊梅移入。開花若朝霞。遂名爲長光院。第五院因酸棗縣進玉李一株。開花純白。麗勝彩霞。遂名爲明霞院。第六院因有長松數株。圍圍如蓋。罩定滿院。遂名爲翠華院。第七院因隔水造起一片石壁。壁上苔痕縱橫如天成的一幅畫圖。遂名爲文安院。第八院因石李列爲錦屏。花茵鋪爲繡褥。流水鳴琴。新鶯奏管。遂名爲稻珍院。第九院因長渠中碎石砌底。簇起許多細細波紋。日光映照。射入簾櫳。連枕上都有五色之痕。遂名爲影紋院。第十院因四圍疏竹環繞。中間突出一座丹閣。就像鳳鳴一般。遂名爲儀鳳院。第十一院因左邊是山。右邊是水。取樂山樂水之意。遂名爲仁智院。第十二院因亂石疊斷出路。惟小舟綠渠方能入去。中間桃花流水。別是一天。遂名爲清修院。第十三院因種了許多祇樹。盡以黃金布地。就像寺院一般。遂名爲寶林院。第十四院因有桃蕊柱。閣春可以納和風。夏可以玩明月。遂名爲和明院。第十五院因繁花細柳。凝陰如綺。遂名爲綺陰院。第十六院因有梅花繞屋。樓臺向暖。憑欄賞雪。了不知寒。遂名爲降湯院。長棗一道。遂運如龍樓臺亭榭。鱗甲相似。遂名爲龍鱗渠。

煬帝都一一定了名字。因帶的宮娥嬪妃甚少。未即派定居住。專望許庭輔等十人。選繡女來。然後撥派掌管院事。却說許庭輔因受了棉花山齊國遠字如珪的一番勸去。

詐了五千金。自此愈加貪賄。凡選中女子。有金珠禮物。餽送他。就開報在上冊。寫裏邊金銀少些的。就放在中等冊裏邊。又如沒有甚東西見惠。縱是國色。也就入在三等冊籍裏頭去了。其時會同了九人。選了千餘繡女。曉得朝廷在東京。西苑人家取齊了。進西苑中來。見駕。殿前將三木冊呈上。煬帝看了冊籍。共有千餘名。對許庭輔道。先將上中等的選進苑來。其三等的。且放在後宮。與充川許庭輔十人。即領旨出去。遂名點進苑來。煬帝仔細一見。個個都是欺桃賽杏的容顏。笑燕羞鶯的模樣。喜意滿。即同蕭后尖上還尖。美中求美。選了十六個形容窈窕。體態幽閒。有端莊氣度的。封爲四品夫人。就命分管西苑十六院事。各人賜一方小小玉印。上鑄着院名。以便啓箋表奏上用。又選三百二十名。風流瀟灑。柳嬌花媚的。充作美人。每院分二十名。叫他學習吹彈歌舞。以備侍宴。其餘或十名。或二十名。或是龍舟。或是鳳舞。或是樓臺。或是亭榭。連帶來後宮的宮女。既一分撥了。又封太監馬守忠爲西苑令。叫他專管出入啓閉。不一時。將一個西苑。填塞得繡錦成行。綺羅成隊。那十六院的夫人。既分了宮院。一個個都思量君王寵幸。在院中只鋪設起琴棋書畫。打點下鳳管鸞笙。恐怕煬帝不時遊幸。這一院就釀仙液。煮漿百樣安排。止博得煬帝臨幸時。一刻歡喜。再一次便就服了。又要去翻新立異。正是

宮中行樂萬千般

止博君王一刻歡

終日用心裙帶下 江山却是別人看

說這些外國各島，因聞知新天子歡喜聲名貨利，邊近地方無不來進寶奇珍異玩，名馬美姬，盡將來進獻。一日，煬帝設朝，有南楚道州地方進一矮民，叫做王義，生得眉濃目秀，身材短小，行動舉止，皆可人意。又口巧心靈，善於應對。煬帝看了問道：你既非絕色佳人，又不是無價異寶，有何好處敢來進貢？王義對道：陛下德高堯舜，道過禹湯，南楚遠民，仰沐聖人恭儉之化，不敢以傾國之美人不祥之異寶，蠱惑君心。故遣大儒小臣，備役驅使，臣敢不盡一腔忠義，望聖恩收錄。煬帝笑道：我這裏無數文官武將，那一個不是忠臣義士？何獨在你一人？王義道：忠義乃國家之寶，人君每患不足，安有厭其多而棄之者？况犬馬戀主之誠，君子所取，臣雖遠在廢民，實風化所關。陛下寧忍棄之乎？煬帝聽了大喜，遂連年進貢來朝，便將王義留在左右充用。自此以後，煬帝凡事設朝，或各處遊賞，俱帶王義伺候。王義每事小心謹慎，說話做事，俱能體恤人心。煬帝便十分愛他，後漸用熟了，時刻要他在面前，只是不能入宮。一日，煬帝設朝無事，正要了入後宮，回頭忽見王義面多愁慘之色。煬帝問道：王義，你為何這般光景？王義忙忙答道：臣蒙陛下厚恩，使臣日近天顏，真不世之遭逢。但恨深宮咫尺，不能出入侍奉，少効犬馬之勞，故心常快快。今日覺憂形於色，望陛下寬恩，煬帝道：朕亦時刻少你不得，但恨你非宮中之物，奈何？說罷，玉盤早已入宮而去。王義此

時在宮門首，又不忍回來，又不敢進去，癡癡立在那裏，呆想忽背後一人輕輕的，在他肩上一拍，說道：王先兄，思想那什麼？王義回頭看時，却是守顯仁宮太監張成，即忙答道：張公公失職，張成問道：萬歲爺待你好，只是這般加厚，還有什麼不稱意？在此默想，王義與張成交厚，便說道：實不相瞞，我王義因蒙皇恩，十分寵愛，情願朝夕隨駕，希圖報効。但恨皇宮隔越，不得遂心，故此常懷快快。不期今日被老公公看破，張成笑了一笑，戲耍他道：王先兄，你要入宮，這何難？輕輕的將下邊那道兒割去，有甚麼進宮不得？那王義沉吟道：吾聞淨身乃幼童之事，如今恐怕做不得了。張成道：做到做得，只怕你忍痛不起。王義道：若做得來，便忍痛何妨？張成道：你當真要做，我自備有妙藥相送。王義道：男子漢說話，豈有虛謬？二人說笑了一回，便攜手走出宮來，竟到張成家坐下。張成置酒款待，酒過三杯，王義再三求藥。張成道：如今藥有，還須從長計較。莫要一時高興，後來娶不得老婆，生不得令郎，却來埋怨學生。王義正色道：人生天地間，既遭逢知遇之君，死亦不惜，怎敢復以妻子為念？張成遂到裏邊去，拿出一把吹毛可斷的刀，并兩包藥來，放在桌上，用手指定說道：這一包黃包的是麻藥，將酒調來喫了，便不知痛。這一包五色的，是止血收口的靈藥，都是珍珠琥珀各樣奇珍在內，搽上便能結蓋。這把刀便是動手之物，三物相送，吾兄回去，還須斟酌而行。王義道：既蒙指教，便勞下手如何？張成道：這個恐怕使不

得。王義道不必推辭。斷無遺累。張成見王義真心要淨。只得又拏些酒出來。暢飲一番。王義喫得半酣。正是

休談遺體不當殘 貪却君王眷寵圖

說當時煬帝退入後宮。蕭后接住。接宴取樂。叫新選剩下的宮女。輪班進酒。將有數巡。煬帝見一宮女。顏色雖是平常。行動到也莊重。煬帝問他何處人氏。那女子忙跪下去。回答幾句。一字也省他不出。惹得衆美人忍不住的好笑。煬帝叫他起來。想道。王義性極乖巧。四方鄉語。他多會講。蕭后道。何不宜他進來。與他講一講。到也有趣。煬帝便差兩個小內監。去宣王義進宮。那兩個小內監奉旨忙出宮來。正要問到王義家去。有一太監說道。王義在張成家裏去了。兩個小內監。就尋到張成家。門上忙欲去通報。他們是無家眷的。又是內監。便沒有什麼忌避。兩個直撞進裏邊來。推門進去。只見王義直挺挺的睡在一張榻上。露出了下體。張成正在那裏把藥搥在陽物的根上。將要動手。張成看見了兩個。即便縮住。王義也忙起身。繫褲結帶。那兩個小內監。見他兩個這般舉動。又見桌上刀子藥包。大家笑個不止道。你們在這裏宮什麼事。張成見他兩個是煬帝的近身太監。不便隱瞞。只得將王義要淨身的緣故。一一說了。兩個小內監道。幸是我們尋到這裏。若再遲些。王先兒那物。早已割去了。萬歲爺在後宮。特旨叫我二人來宣你。作速行動罷。此時王義已有八九分酒。見煬帝宣他。忙向張成討些水來洗去了藥。如飛同兩個內監到後

宮來。煬帝見王義滿臉微噁。垂頭跪下。便道。你在那裏喫酒來。王義平昔口舌利便。此時竟弄得一句話也對答不來。兩個內監又微微冷笑。煬帝見光景異常。便問兩個內監道。你兩個剛纔在何處。宣王義到來。小內監道。在守宮監張成家裏。煬帝道。喫酒不消說了。還有甚勾當。小內監把張成的說話。與桌上的刀藥。一一奏聞。煬帝聽了。把龍眉微蹙道。王義你起來。朕對你說。凡淨身之人。都是命犯孤鸞。傷剋刑害。不是有妨父母兄弟。定是刑剋妻孥。算來與其爲僧爲道。不若淨了身。後來或有光耀受用的日子。就是父母肯割捨了。我們那些老內監。還要替他推八字算刻度。然後好下手。況是孩童之事。你年二十有餘。豈可妄自造作。倘有未妥。豈不枉害性命。王義道。臣蒙陛下隆恩。天高地厚。即使粉身碎骨。亦所不惜。倘有差誤。願甘任受。煬帝道。你的忠心義膽。朕已深知。但你想盡忠。却忘報本。父母生你下來。雖是蠻夸。也望你宜室宜家。生枝繁衍。豈可把他的遺體。輕棄毀傷。爲朕一人。使你父母幽魂不安。寃空。這斷不許。如若不依。朕諒你不但不見爲忠。而反爲逆矣。王義見說。止不住流淚。叩首謝恩。煬帝道。剛纔有前日新選進來的一個宮女。言語不明。要你去盤問他。看是何處人。說罷。便喚那宮女當面。王義與他一問一答。竟如鸚鵡畫眉。在御陰中弄舌啼喚。婉轉好聽。喜得蕭后與衆美人。笑了不止。王義盤問了一回。轉身對煬帝奏道。那女子是徽州歙縣人。姓姜。祖父世家。他小名叫做寧



亭年方一十八歲，爲因父母俱亡，其兄姦頑，貪了財帛，要將他許配錢牛，恰蒙萬歲點選繡女，亭亭自詣州願甘入選，備充宮役，煬帝聽了說道：「據這般說起來，也是個有志女子，所以舉止行動，原自不凡。朕今將他女賜你爲妻，成一對賢明夫婦，何如？」王義見說，忙跪下去道：「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正欲捐軀報効，何暇念及室家？况此女已備選入宮，臣亦不便領出。煬帝道：「朕意已決，不必推辭。」王義曉得煬帝的心性，不敢再辭，只得同亭亭叩首謝恩。蕭后道：「王義你領他去，教了他吳語，不可仍說烏音。」倘宮中有事，以便宣他進來顧問。煬帝又賜了些金帛，蕭后亦賜了他些珍珠。王義領了亭亭，出宮到家，成其夫婦。王義深感煬帝厚恩，與亭亭朝夕焚香遙拜，夫婦恩愛異常，正是

本欲淨身報主

誰知宜室宜家

偶然一時殘損

變成夢裏空花

總評 庸人有了幾個臭錢，不想去嫖妓女，便思量取姬妾，只看士子功名遂之後，無不逞志嫖淫，難列錦屏。何況貴爲天子，前人喜，後人哀，古今皆然，單可笑矮民王義，要割去陽道，入宮事主，虧得那通情皇帝，反賜其家室，到交起運來，真是夢想不到。

第二十八回 乘嬌娃翦綵爲花

候妃子題詩自縊

詞曰

上林一夜花如織，萬卉爭芳染綠色。造化豈天工，繁華喜不窮。紅顏空自惜，雨露恩無及。何

處哭香魂，傷心哭韓靈。右調菩薩蠻

世間男子才情敏捷，穎悟天成，不知婦人女子，心靈性巧，比男子更勝十倍者甚多。男子或詩或文，或藝或術，有所傳授，原來有才，惟有女子的智慧，可以平空造作。巧每天工，再說王義得賜宮女姜亭亭，成了夫婦之後，深感煬帝隆恩，每日隨朝伺候，愈加小心謹慎。姜氏亭亭，亦時刻在念，無由可報。一日，王義朝罷歸家，對妻子姜氏道：「今早有一人，姓何名稠，自製得一駕御女車來獻，做得巧妙非常。姜氏道：「何爲御女車？」王義道：「那車兒中間寬闊，床帳枕衾，一一皆備，四圍却用絞綃細細織成，轉輾外面窺裏面却一毫不見，裏面十分透亮。外邊的山山水水，皆看得明白。又將許多金鈴玉片，散掛在轆轤中間，車行時搖動的鏗鏗鏘鏘，就如奏細樂一般。在車中百般笑語，外邊總聽不見。一路上要幸宮女，俱可恣心而爲，故叫做御女車。」姜氏問：「這不過訪舊時逍遙車式，點綴得好，乃刀鋸之功，何足爲奇？妾感皇恩，厚深時刻在念，意欲製一件東西去進獻作料，雖已構求，但還未備，故此尚未動手。」王義道：「要用何物製？」姜氏道：「要活人頭上的青絲髮，如今我頭上及使女們的，已選下些在那裏了，但還少些。」王義道：「我頭上的可用得麼？」姜氏道：「你是丈夫家，未便取下來。」王義笑道：「前日下邊的東西，尚要割下來，何況頭髮？就把帽兒除下，道：「望賢妻，任將下來，若還少，待我去購來製成了獻上。」姜氏見說，便把丈夫的頭髮梳通了，揀長黑的，剔下許多來，慢慢的

做起。正是

閨中施妙手

苑內見靈心

其時仲冬時候。芳菲已盡。樹木凋零。一日。煬帝同蕭后。衆夫人。在苑中飲宴。煬帝道。四時光景。惟春景最佳。萬卉爭妍。百花盡放。紅的使人可愛。綠的使人可憐。至夏天青蓮滿池。香風襲人。秋天一輪明月。斜掛梧桐。還有丹桂芬芳。香浮杯棹。許多佳景。唯此冬時。寂寂寥寥。毫無意趣。只好時刻在枕衾中。過日出戶。便覺少興。蕭后道。妾聞僧家有禪床。可容數人。陛下何不叫人也做一張。用長枕大被。貯衆美於其中。飲食燕樂。豈不適意。秋覺院薛夫人道。有了這樣大床大被。須得鋪一頂大帳子。煬帝笑道。你們設想雖好。總不如春和景明。柳舒花放。亭臺宮院。無一處不使人發興。無一刻覺得寂寞。清修院秦夫人道。陛下要不寂寞。有何難哉。妾等今夜虔禱天宮。管取明朝百花齊放。煬帝只當做戲話。也就要他道。這等說。今宵我也不便與你們騷擾了。說笑了一回。喫個一時辰的酒。便與蕭后並輩回宮。到了次日早膳時。果然十六院夫人來請。煬帝心上有幾分懶去。蕭后再三勸駕。煬帝同蕭后勉強而行。纔進苑門。早望見千紅萬綠。桃杏爭妍。就簇簇如錦繡一般。煬帝與蕭后喫了一驚。道。這樣天氣。爲何一夜果然開得一般齊整。大是奇怪。說未了。只見十六位大人。帶了許多美人宮女。一齊簫笙歌舞的來迎。到了面前。便問道。苑中花柳。天宮開得如何。煬帝又驚又喜。道。衆妃子有何妙術。

使羣芳一夜齊開。衆夫人都笑道。有何妙術。不過大家費了一夜工夫。衆夫人道。陛下不必細問。但請摘一兩枝來看。便知詳細。煬帝真個走到一株垂絲海棠邊。攀枝細看。原來不是生成的。都是五色綵緞。細細剪成。拴在枝上的。煬帝大喜。道。是誰有此奇想。製得這樣紅嬌綠嫩。宛然如生。雖是人巧。實奪天工矣。衆夫人道。此乃秦夫人主意。令妾等與衆宮人。連夜製成。以供御覽。煬帝目視秦夫人。說道。昨日朕以妃子爲戲言。不期果有如此手續。遂同蕭后慢慢的遊賞進來。只見綠一團紅一簇。也不分春夏秋冬。萬卉千花。盡皆鋪綴。比那天生的更覺鮮妍百倍。怎見得正是

只道天宮有四時  
紅綉生長根枝速  
萬卉齊開梅不早  
天桃豈得春風綻  
芍藥非無經雪態  
三春桂子飄丹院  
杜宇今年紅簇蕊  
不教露下芙蓉落  
蘭葉不風飄翠帶  
開時不許東皇管  
照面最宜臨月姊  
四時不謝神仙妙

誰知人力挽回之  
金翦栽培雨露私  
千花共放菊非遲  
嫩李何須細柳滋  
牡丹亦有傲霜姿  
十月荷花滿綠池  
茶蘼終歲錦堆枝  
一任風前楊柳吹  
海棠無雨溼胭脂  
落處何妨蜂蝶知  
拂枝從不怕風姨  
八節長春閨苑奇

真道乾坤持造化 帝王富貴亦如斯

煬帝一看了真個喜動龍顏。因說道：蓬萊闕苑，不過如此。衆妃子靈心巧手，直奪造化，真一大快事也。遂命內監將內帑金帛珠玉玩好等物，盡行取來，分賞各院衆夫人。一齊謝恩。煬帝愛之不已。又同蕭后登樓眺望了半晌，方纔下來飲酒。須臾觥籌交錯，絲竹齊鳴。衆夫人遞相獻酬。煬帝忽然笑說道：衆妃子既能標新取異，翦彩爲花，與湖山增勝。衆美人還只管歌這些舊曲，甚不相宜。是誰唱一個新詞，朕即滿飲三巨觥。說猶未了，只見一個美人，穿一件紫綃衣，束一條碧絲帶，嬌嬌婷婷，出來奏道：賤妾不才，願觀顏博萬歲一笑。衆人看視，却是仁智院的美人。小名叫做雅娘。煬帝道：最妙最妙。雅娘走近，簾前輕敲檀板，慢啓朱唇，就如新鶯初囀，唱一隻如夢令詞道：

八道繁華如夢，一夜剪刀聲稀。跪起錦堆枝，笑殺春風無用。非似，真是蓬萊仙洞。

煬帝聽了大喜，道：唱得妙。不可不飲。當眞的連飲了三觥。蕭后與衆夫人陪飲了。杯內纔完，只見又有一個美人，淺淡梳妝，羞羞態態出來奏道：賤妾不才，亦有小詞奉獻。煬帝舉目看時，却是迎輝院的朱貴兒。煬帝笑道：是貴兒一定更有妙曲。貴兒不慌不忙，慢慢的移商攢羽，也唱一隻如夢令詞兒道：

帝女天孫近戲，細把錦雲裁碎。一夜巧鋪春，翠向枝頭點綴。命瑞寫出皇家富貴。

貴兒歌罷，煬帝鼓掌稱贊道：好一個寫出皇家富貴，不獨昔如貫珠，描寫情景，亦自有韻。又滿飲了三杯，不覺笑聲隆隆，陶然欲醉。只見守苑太監馬守忠進來跪奏。煬帝道：在苑外說造成一物來，獻上萬歲爺。煬帝見說，王義便道：宜他進來不多時，只見馬守忠領王義到階前跪下，手裏捧着一物奏道：臣妻姜亭亭，感萬歲洪恩，自織成一轆叫臣來貢上。煬帝叫宮人取上來看，却是一個錦包，包內來中間其黑如漆，其軟如綿，捏在手中，不滿一握。煬帝覺道奇怪，問道：王義，這是什麼東西？王義道：臣妻亭亭，日夕念陛下深恩，無由可報，將自己頭上的青絲細髮，揀色黑而長者，以神膠續之，織爲羅縠，累月而成。故爲轆，內可以視外，外不可以視內。冬天則暖，夏天則涼，舒之則廣，卷之則納於枕中。煬帝稱奇，忙叫宮人撐開。蕭后與衆夫人齊起身來看，只見煙氣輕生，香雲滿室，廣闊可施一間太屋。蕭后對煬帝道：不意此女能窮慮盡思，于此陛下不可不賞，實以酬其功。煬帝見說，叫宮人將廣絳二端，覆披一幅，賜與王義。道：汝妻能窮盡心思，製成此轆，朕聊以此二物酬之。王義接了謝恩而出。煬帝對蕭后道：前日御妻說僧家禪床，可容數人，今此轆豈止數人而已哉？便分付宮人將前日外國進來的合歡床，在頤仁宮側者，明窗裏頭，今快移到這裏放下，把幾十床錦褥鋪上。將這頂青絲轆掛起來，分付已畢。宮人多手忙脚亂，不一時鋪設齊整。煬帝對蕭后與衆夫人道：衆妃子之心靈，姜亭亭之手巧，一

日而蓬髮絕。豈不大快人意。如今我們再暢飲一番。今宵御妻幸領衆妃子。就宿此帳內草榻。但未知御妻及衆夫人之意何如。蕭后笑道。他們多住在此。妾却不能。就要回宮了。煬帝笑道。御妻要去。須飲三杯。蕭后真個喫了三大杯。起身欲去。煬帝就自己在這張床上宿下。正是

恰似桃源家不遠 幾時巫峽夢方還

如今再說後宮。有一個侯妃子。生得天姿國色。百媚千嬌。果然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又且賦性聰慧。能詩善賦。自選入宮來。侍着有才有色。又值煬帝好色。嬌才以爲阿嬌。金屏飛燕。昭陽可計日而待。誰知才不敵命。色不逢時。進宮數年。從未見君王一面。終日只是焚香。獨坐黃昏。長夜捱了多少苦雨凄風。春晝秋宵。受了多少魂驚目斷。便是鐵石人。也打熬不過。日間猶可強度。到了燈昏夢醒的時候。真個一淚千行。起初猶愛惜容顏。強忍去調脂抹粉。以望一時遇合。怎禁得日月如流。日復一日。只管虛度過去。不覺暗暗的香消玉滅。雖有幾個同行姊妹。常來勸慰。怎奈愁人說與愁人。未免轉添一番凄慘。一日聞得煬帝又差許庭捕到後宮。揀選宮女。有個人勸侯夫人擊幾件玉珠送他。叫他委知萬歲侯夫人道。妾聞漢室昭君王嬪。不肯以千金去買。矚查師。雖一時被道。成嫁單于。後來琵琶青塚。到落個芳名不絕。誰不憐他。畢竟不失爲千古美人。妾縱然不及昭君。若要去賄賂小人。以亂幸。其實羞爲自恨。生來命薄。縱使見君。也是枉然。到不如猛拚一死。做

個千載傷心之鬼也。強似捱這宮中寂寞。後又聞得許庭捕選了百餘名。送進西苑。侯夫人遂大哭一場。說道。妾此生終不得見君矣。若要君王一顧。或者到在死後。說罷又哭。這日連茶飯也不喫。倒走到鏡臺前。裝束得齊齊整整。將白製的幾幅烏絲箋。把平日寄與感懷詩句。寫在上面。又將一個錦囊來盛了。繫在左臂上。其餘詩稿。盡投火中燒燬了。又孤孤零零的。四下裏走了一回。又嗚咽咽的。倚着欄杆。哭了半晌。到晚來靜悄悄掩上房門。捱到二更之後。熬不過傷心痛楚。遂將一幅白綾。懸梁自縊而死。正是

香魂已斷愁何在 玉貌全消怨向深

幾個宮人聽見聲息不好。慌忙進來解救時。早已香消玉碎。嗚呼逝矣。大家哭了一回。捱到次早。不敢隱瞞。只得來報與蕭后。却說蕭后在西苑青絲殿裏。睡到酒醒。煬帝畢竟放他不過。捱了一回。到五更時候。煬帝酣睡。悄悄上鞦韆。先自回宮。梳洗已過。分付宮人整備筵宴。伺候要答衆夫人之席。忽見侯夫人的宮人來報知死信。蕭后隨差宮人去。看宮人在侯夫人左臂上檢得一錦囊。送與蕭后。蕭后打開看時。却是幾句詩。遂照舊放在囊中。叫宮人送與煬帝。這時煬帝已起身。坐在側首。看衆夫人曉粧。因與寶林院沙夫人談論古今的得失。煬帝道。殷紂王只寵得一個妲己。周幽王只寵得一個褒姒。就把天下壞了。朕今日佳麗盈前。而四海安如泰山。此何故也。沙夫人道。妲己褒姒

安能壞殷周天下。自是紂幽二王。貪戀姐已褒姒的顏色。不顧天下。天下遂由此漸漸破壞。今陛下南巡北狩。何等留心治國。天下豈不安寧。至於萬機之暇。宮中自樂。妃妾雖多。愈見闌離雅化。煬帝笑道。紂幽二王。無君德。然待姐已褒姒二人之恩。亦厚極矣。沙夫人道。溺之一人。謂之私愛。普通雨露。然後叫做公恩。此紂幽所以敗壞。而陛下所以安寧也。煬帝大喜道。妃子之論。深得朕心。朕雖有兩京十六院。無數奇姿異色。朕都一樣加厚。並未嘗冷落一人。使他不得其所。故朕到處歡然。蓋有恩而無怨也。煬帝與沙夫人正談論得暢快。忽見皇后差宮人送錦囊來。報知侯夫人之事。煬帝只道尋常。妃妾死了個沒甚要緊。還笑笑的打開錦囊來。見幾幅絕精的烏絲箋。齊齊整整的。寫着詩詞。字體端楷。筆鋒清勁。心下有幾分惻然動念。其時衆夫人。各各梳粧已完。換了霓裳。多到煬帝面前來看。煬帝先展開第一幅。却是看梅二首。

其一 御雪無消日

捲簾時白鬢

庭梅對我有憐處

先露枝頭一點春

其二 香消寒苑好

誰識是天真

玉梅謝後陽和至

散與羣芳自在春

煬帝看了大驚。道宮中如何還有這般美才婦人。忙展第二幅來看。却是裝成一首。自感三首。裝成云。

裝成多自惜 夢好却成悲  
不及楊花意 春來到處飛

自感云

庭絕玉策跡

芳草漸成窠

其二云

隱隱聞簫鼓

君恩何處多

其三云

欲泣不成淚

悲來翻可歌

展第三幅。却是自傷一首云。

庭花方爛熳

無計奈春何

不及問花草

春陰正無際

獨步意如何

初入承明殿

深深報未央

翻成雨露多

長門七八載

無復見君王

命薄何可量

春寒人骨軟

獨坐愁空房

妾意徒徬徨

蠟屐步庭下

幽懷空感傷

偏視老北堂

平日所愛惜

自待却非常

何計出高牆

色美反成棄

命薄何可量

棄割良可傷

君恩實疎遠

家豈無骨肉

肝腸如沸湯

此方無羽翼

性命誠所重

有若絲牽腸

懸帛朱樓上

引頸又自惜

從此歸冥鄉

毅然就地死

才不料宮幃中

到失了一個才女

四幅。如若遺意一首云。

揚帝不會讀完。就泫然淚下。說道。是朕之過也。朕何等愛

才。不料宮幃中。到失了一個才女。真可痛惜。再拭淚展第

秘洞扇仙丹

離窗領玉人

毛君真可愛

不及寫昭君

煬帝看了勃然大怒道。原來這所誤事。沙夫人問是誰。煬帝道。朕前日叫許庭輔到後宮去採選。如何不選他。其中一定有弊。這詩明明是怨許庭輔不肖選他。故含憤而死。便要叫人擊許庭輔。降賜院賈夫人道。許庭輔只知看容貌。那裏識得他的才華。侯夫人才華美矣。不知容貌如何。陛下何不差人去。看若顏色平常。罪還可赦。倘才貌俱佳。再擊末遲。煬帝道。若不是個絕色佳人。那有這般錦心繡口。既是妃子們如此說。待朕親自去看。遂別了衆夫人。乘輦還宮。蕭后接住。便同到後宮來看。只見侯夫人還是個二十來歲的女子。雖然死了。却裝束得齊整。顏色如生。腮紅頰白。就如一朵含露的桃花。煬帝看了。也不怕潮污了身體。走近前。將手撫着他屍肉之上。放聲痛哭道。朕這般愛才好色。宮中却失了妃子。妃子這般有才有色。咫尺間。却不能過朕。非朕負妃子。是妃子命薄。非妃子不遇朕。是朕生來的緣。深妃子九原之下。當勿怨朕。說罷。又哭。哭了又說。絮絮叨叨。就像孔夫子哭麒麟的一般。到十分凄切。正是

聖人悲道

常人哭色

同一傷心

天淵之隔

蕭后勸道。人琴已亡。悲之何益。願陛下保重。煬帝遂傳旨。擊許庭輔下獄。細細審問定罪。一面叫人備衣衾棺槨。厚

葬侯夫人。又叫宮人尋遺下的詩稿。宮人回奏道。侯夫人吟詠極多。臨死這一日。哭了一場。盡行燒燬了。煬帝痛惜不已。又將錦囊內詩箋。放在案上。看了一遍。說一遍。可惜讀了一遍。可憐。十分珍重。隨附衆夫人。翻人樂譜。衆夫人打聽得煬帝厚治侯夫人葬禮。也都備了祭儀。到後宮來。弔唁。煬帝自製祭文一篇。去祭他。中間幾聯云。長門五載。冷月寒煙。妃不遇朕。誰將妃憐。妃不遇朕。長夜孤眠。朕不遇妃。真恨九原。朕傷死後。妃若生前。許多酸語哀詞。不及備說。煬帝做完了祭文。自家朗誦一遍。連蕭后也不覺墮下淚來。說道。陛下何多情。若此煬帝道。非朕多情。情到傷心。自不能已。惹得衆夫人也都出聲下淚。煬帝賜侯夫人御祭一壇。將祭文播在靈前。下地厚葬。又勅郡縣官。厚恤他父母。這許庭輔。被刑官拷問。熬煉不過。只得將索騙金錢的真情。一一招出。刑官具本奏聞。煬帝大怒。要發出東市腰斬。虧衆夫人再三苦勸。批旨。賜許庭輔獄中自盡。正是

只倚權貪利

誰知財作災

雖然爭早晚

一樣到泉臺

總評 古今婦女。有巧思奇想者。定有非常遭際。必有非常結局。但恐紅顏命薄耳。覽侯夫人一段。抑揚描寫。情景宛然。勝看演牡丹亭。醉琵琶。行矣。

第二十九回

隋煬帝南院觀花  
衆夫人同舟遊海

詞曰 傷心未已，歡情猶繼。天宮早顯些微異，瓊桃墜

李闌當時一杯澆釋中胸忌。北海厨耕五湖

新柳。天涯遙望真無際。夢回一枕黑甜餘。碧欄

又聽輕輕語。右詞踏沙行

人於聲色貨利上。能有幾個打得穿。識得透的。况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憑他窮奢儉欲。逞志荒淫。那敢來攔阻他。任你天心顯示。草木預兆。也只做不見不聞。畢竟要弄到敗地決裂而後止。却說煬帝將許庭輔賜死。只是思念侯夫人。衆夫人百般勸諭。煬帝終是難忘。蕭后道。死者不可復生。思之何益。如宣華死後。復得列位夫人。今後宮或者更有美色。亦未可知。煬帝道。御妻之言有理。遂傳旨各官。不論才人美人。嬪妃彩女。或有色有才。能歌善舞。稍有一技可見者。許報名到。顯仁宮自獻。此旨一出。不一日。就能詩善畫。吹彈歌舞。投壺蹴鞠的。都紛紛來獻技。煬帝大喜。卽刻排宴。顯仁宮大殿上。召蕭后與十六院夫人同來。面試衆人。這日。煬帝與蕭后坐在上面。衆夫人列坐兩旁。一霎時。做詩的。描畫的。吹的。唱的。弄得筆墨縱橫。珠璣錯落。宮商迭奏。鸞鳳齊鳴。煬帝看見一個個技藝超羣。容貌出衆。滿心歡喜。道。這番選選。應無遺珠。但傷侯夫人。才色不能再得耳。隨各賜酒三杯。錄了名字。或封美人。或賜才人。共百餘名。都一一派入西苑。各苑分派將完。尚有一美人。也不作詩。又不寫字。不歌不舞。立在半邊。煬帝將他仔細一看。只見那女子。

貌風流而品異 神清俊而骨奇

不屑人間脂粉 翻翻別有丰姿

煬帝忙問道。你叫甚名字。別人獻詩獻畫。爭嬌競寵。你却爲何不言不語。立在半邊。那美人不慌不忙。走近前來。答道。妾姓袁。江西貴溪人。小字叫做紫煙。自入宮來。從未一親天顏。今蒙採選。故敢冒死上請。煬帝道。你既來見朕。定有一技之長。何不常進獻上。紫煙道。妾雖有微能。却非歌舞。可以娛人耳目。煬帝道。既非歌舞。又是何能。袁紫煙道。妾自幼好習玄象。故一切女工。盡皆棄去。今別無他長。只能觀星學氣。識五行之消息。察國家之運數。煬帝大驚道。此聖人之學也。你一個朱顏女子。如何得能參透。袁紫煙道。妾爲兒時。曾遇一老尼。說妾生得眼有奇光。可以觀天。遂教妾讀瓊玉衡五緯七政之學。又誡妾道。熟習此。後日當爲王者師。妾因朝夕仰道。故得略知一二。煬帝道。朕自幼無書不讀。只恨天文一書。不曾窮究。那些台宿。往往演奏災祥禍福。朕也不甚理他。今日你既能識。朕卽於宮中起一高臺。就封你爲貴人。兼女司天監。專管內司天臺事。朕亦得時時仰觀天象。豈不快哉。袁紫煙慌忙謝恩。煬帝卽賜他列坐在衆夫人下首。蕭后賀道。今日之選。不獨得了許多佳能。又得袁貴人善觀玄象。協助化理。皆陛下洪福所致也。煬帝大喜。與衆人飲到月上時。等不及造殿天臺。就拉着袁紫煙到月臺上來。叫宮人把燈桌數張。搭起一坐高臺。煬帝攜着袁紫煙。同上臺去觀象。兩人並

立紫煙先指示了三垣又遍分二十八宿煬帝道何謂三垣紫煙道三垣者紫微太微天市也紫微垣乃天子所都之宮也太微垣乃天子出政令朝諸侯之所也天市垣乃天子主權衡聚積之都市也星明氣明則國家享和平之福祥字干犯則社稷有變亂之憂煬帝又問道二十八宿聚繞中天分管天下地方何以知其休咎紫煙道如五星于犯何宿則知何地方有災或是兵喪或是水旱俱以青黃赤黑白五色辨之煬帝又問道帝星安在紫煙用手向北指道那紫微垣中一連五星前一星主月太子之象第二星主日有赤色獨大者即帝星也煬帝看了道為何帝星這般搖動紫煙道帝星搖動無常主天子好遊煬帝笑道朕好遊樂其事甚小何如上天星文便也乘象紫煙道天子者天下之主一舉一動皆上應天象故古之聖帝明王常懷懼不敢自肆者畏天命也煬帝又細細看了半晌問道紫微垣中為何這等晦昧不明紫煙道妾不敢言煬帝道上天既已乘象妃子不說是朕朕也况與亡自有定數妃子明言何害紫煙道紫微晦昧但恐國祚不永煬帝沉吟良久道此事尚可挽回否紫煙道紫微雖然晦昧幸明堂尚亮泰階猶一况至誠可以格天陛下若修德以禳之何患天心不回煬帝道既可挽回則不足深慮矣二人將要下臺忽見西北上一道赤氣如虹紋一般尙將起來紫煙猛然看見着了一聲忙說道此天子氣也何以至此煬帝忙回頭看時果然見赤光縷縷圍成五彩照映半天

又十分奇怪不覺也驚訝起來因問道何以知爲天子氣紫煙道五彩成文狀如龍鳳如何不是氣起之處其下定有異人煬帝道此氣當應在何處紫煙手指着道此乃參井之分恐只在太原一帶地方煬帝道太原去西京不遠朕明日即差人去細細緝訪倘有異人舉來殺了便可除滅此患紫煙道此乃天意恐非人力能除惟願陛下慎修明德或者其禍自消昔老臣曾投妾偈言三句道

虎頭牛尾 刀兵亂起 誰爲君王木之子

若以木子二字詳解不在子上乃是李字然天意微妙實難以私心揣度煬帝道天意既定變之無益這等良夜且與妃子及時行樂遂起身同下臺來與蕭后乘夫人又喫了一回酒蕭后與乘夫人各自散歸煬帝就斯仁宮同袁紫煙宿了次日煬帝方起才梳洗忽見明霞院楊夫人差內監來奏道昔日酸棗縣進貢的玉李樹一向不甚開花昨夜忽然花開無數清陰素影掩映有數里之遙滿院皆香大是祥瑞伏望萬歲爺親臨賞玩煬帝因袁紫煙說木子是李字今見報玉李茂盛心下先有幾分不快沉吟了一回方問道這玉李久不開花爲何忽然大開必定有些奇異太監奏道果是有些奇異昨夜滿院中人俱聽得樹下有幾千神人說道木子當盛吾等皆宜扶助奴婢等都下不肯信正疑慮間忽又周夫人遣來院中舊日西京移來的楊梅樹昨夜忽花開滿樹十分爛熳特請萬歲爺親臨賞玩煬帝見說楊梅盛開合着了自家的姓氏方纔轉過



臉來歡喜道楊梅卻也盛開。妙哉妙哉。因問太監。爲何一夜就開得這般茂盛。太監奏道。昨夜花下。忽開有許多神人說道。此花氣運發洩已盡。可一發開完。今早開時。無一處不開得爛熳。楊帝道。楊梅這般茂盛。比明霞院的玉李如何。太監道。奴婢也不曾看見過玉李花。袁紫煙在傍說道。二花一時齊發。係國家祥瑞。陛下何不去一觀。楊帝見說便道。我與妃子同去看來。遂上了金輦。袁紫煙隨駕到西苑。早有楊夫人周夫人接住。楊帝問道。楊梅乃西京移來。原是宿根老本。因該十分開放。這玉李乃外縣所獻。不過是浮蔓之質。如何也忽然開放。二夫人道。聖目親看。便知須臾。駕到了明霞院。楊夫人便要邀楊帝進看。玉李楊帝不肯下輦道。先去看看楊梅。再來看他。楊夫人不敢勉強。只得讓輦過去。自家轉隨到晨光院來。楊帝進院。見到楊梅樹下來看。只見花枝簇簇。開得渾如錦繡一般。十分歡喜道。果然開得真盛。國家祥瑞。不卜可知。須臾各院夫人。聞知二院花開。也都來看。皆極口稱贊。楊帝大喜。便要排宴賞花。衆夫人不知楊帝的意思。齊說道。聞得玉李開得更盛。陛下何不一往觀之。楊帝道。料沒有楊梅這般繁盛。衆夫人道。盛與不盛。大家去看看如何妨。楊帝被衆夫人催逼不過。只得同到明霞院來。方進得院來。早開得穠鬱郁郁的異香撲鼻。及走至後院。應前一看。只見奇花滿樹。異蕊盈枝。就如瓊瑤造就。珠玉裝成。清陰素影。掩映的滿院中。祥光萬道。瑞霧千層。真個有鬼神贊助之功。與楊梅

大不相同。有踏莎行詞一首爲證。  
白雲橫鋪。碧雲亂落。明珠仙露浮花萼。渾如一夜氣呵成。果然不假春雕琢。天地栽培。鬼神寄託。東皇何敢相拘縛。風來香氣欲成龍。凡花誰敢爭強弱。  
楊帝看見玉李精光璀璨。也不像一枝樹本。就似什麼寶貝放光一般。嚇得目瞪口呆。半晌開口不得。衆夫人不知就裏。只管稱揚贊歎。衆內侍宮人。也不識竅。這一個道大奇。那一個道茂盛。都亂紛紛稱贊不絕。楊帝不覺忿然大聲說道。這樣一枝小樹。忽然開花如此。定是花妖作祟。留之必然爲禍。叫左右快用刀斧連根砍去。衆夫人聽了。都大驚道。開花茂盛。乃國家禎祥。爲何轉說是妖。頃陛下三思。楊帝道。衆妃子那裏曉得。只是砍去爲妙。衆夫人苦勸。楊帝那裏肯聽。惟袁紫煙心中明白。對楊帝說道。此花雖是茂盛。然太發洩盡了。恐不長久。今陛下莫若以酒酬之。則此花不爲妖。而反爲瑞矣。衆太監正在那裏延挨不罷動手。忽報娘娘駕到。原來蕭后聞得二院開花茂盛。故來賞玩。到了院中。衆夫人齊出來迎接。就說道。這樣好花。萬歲反說他是妖。倒要伐去。望娘娘勸解。蕭后見過了楊帝。仔細將玉李一看。果然是雪堆玉砌。十分茂盛。心下也沉吟了一會。因問楊帝道。陛下爲何要伐此樹。楊帝道。御妻明白人。何必細問。蕭后道。此天意也。非妖也。伐之何益。陛下若成福不替。則此皆木德來助之象也。楊帝道。御妻所見極是。遂不伐樹。且同你去看看楊梅。便起身依舊回到展

光院來。蕭后看那楊梅。雖然繁郁。怎敵得玉李。然蕭后終是個乖人。曉得楊帝的意思。勉強說道。楊梅香清色美。得天地之正氣。玉李不過是鮮媚之姿。以妾看來。二花還是楊梅爲上。楊帝方笑道。終是御妻有眼力。隨命取酒來賞。須臾酒至。大家就在花下圍坐而飲。飲到半晌。真個是恨於海者難爲水。不但衆人心中。都有一點不足之意。就是楊帝自家。看了一會。也覺道沒甚趣味。忽然走起身來。道。這樣春光明媚。大地皆是文章。何若守着一株花樹。喫酒。蕭后道。陛下之論有理。若移席到五湖中去。楊帝道。索性過北海一遊。好當胸襟眼界。衆夫人聽了。忙叫近侍將酒席移入龍舟。安排停當。楊帝與蕭后衆夫人們。一齊同上龍舟。望北海中來。只見風和景明。水天一色。比湖中更覺不同。有詩爲證。

御苑東風麗

吹春滿碧流

紅移花覆岸

綠壓柳垂舟

樹影依山巖

鶯聲渡水流

今朝天氣好

宜向五湖遊

楊帝與蕭后衆夫人。在龍舟中。把簾幕捲起。細細的賞玩。那些山水之妙。早遊過了北海。到了三神山脚下。一齊登岸。正待上山。忽聽波心裏一聲響亮。只見海中一尾大魚。揚鬚鼓鬣。翻波瀾。浪遊戲。逼近岸邊遊來。見了楊帝。就如認得的一般。楊帝定睛細看。卻是一丈四五尺的一尾大鯉魚。渾身錦鱗。金甲照耀。在日光之下。就如萬點金

星。魚額上隱隱有一個。像是硃砂寫的角字。偏在半邊。楊帝看了。忽然想起說道。原來就是此魚。蕭后忙問道。此是何魚。楊帝道。御妻記不得了。朕昔日曾與楊素在太液池釣魚。有個落水漁人。持一尾金色鯉魚來獻。朕見有些奇相。曾將硃筆題解生二字在魚額上。放入池中。後來虞世基。整海。要引入活水。遂與池相通。不知幾時游到海中。養得這般大了。如今生字被水浸去。止有解字半邊。一個角字在上。豈不是他。蕭后道。鯉有角。非凡物也。袁紫煙道。趁此未成龍時。陛下當早除之。以免後日風雷之患。楊帝道。妃子之言。甚是。叫近侍快取弓箭。近侍忙將金鏡羽箭奉上。楊帝接在手。展起袍袖。引箭常絞。覷定了那魚肚腹之上。靶的放一箭去。忽然水面上捲起一陣風來。刮得海中波浪滔天。像有幾百萬魚龍。躍的模樣。浪頭的水直噴上岸來。連楊帝與蕭后衆夫人。衣裳盡皆打濕。嚇得衆人個個魂飛魄散。蕭后同衆夫人。慌忙退避。楊帝也嘆了一聲。立脚不定。只見袁紫煙反趨到楊帝面前來。說道。陛下站定待妾來。楊帝慌了。正要扯他。那袁紫煙忙在袖中取出一物。如算丸的木蛋一般。左手挽住一條五彩錦索。右手把那丸兒擲下水去。將近魚身。那鯉魚一見。撲轉鬚頭。悠然入海去了。袁紫煙收起一二十丈錦索。執着那件寶貝。此時楊帝喘息已定。向紫煙取那件東西來。看原來是圓溜溜的一個五色光生丸兒。楊帝道。此是何物。能使怪魚退避。袁紫煙道。此亦妾幼時老尼所贈。說是太液混

天毯。是當年老君煉就能辟諸邪。可驅水中怪異。叫妾常佩在身。以防不測。正說時。只見蕭后同衆夫人走到面前。煬帝嘆了一驚。亦無與上山遊覽。大家上龍舟。進北海搖回方登南岸。只見中門使段達俯伏在地。手捧着幾道表章。奏道。邊防有緊急文書。臣不敢就阻。謹進上御覽。定奪。煬帝笑道。當今四海承平。萬方朝貢。有什麼緊急事情。這等大驚小怪。遂叫取上來。看左右忙將第一道獻上。煬帝展開石時。上寫着爲邊報事。宏化郡至關右一帶地方連年荒旱。盜賊竄起。郡縣不能禁治。伏乞早發良將。剿捕安集等情。煬帝道。只都是郡縣官員。假捏虛情。後日平復了。冒功請賞。爾后道。此等之事。雖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陛下只道一員能將。去剿捕便了。煬帝又取第二道表文來看。卻是更兵二部爲推補事。關右一十三郡盜賊生發。郡縣告請良將。臣等會推衛尉少卿李淵才略兼備。御衆寬簡。得中可補宏化郡留守。提兵剿捕盜賊等情。伏乞聖旨定奪。煬帝看了。就批旨道。李淵既有才略。卽着補宏化郡留守。總管關右十三郡兵馬。剿除盜賊。安集生民。俟有功另行陞賞。該部知道。帝批完。卽發與段達。段達因邊防緊急事務。不敢就擱。隨卽傳與更兵二部去了。煬帝猛想起李淵當年伐陳時。他立意殺了張麗華。况又姓李。恐怕應了天文讖語。如何反假他兵權。心下只管沉吟。欲要追回成命。又見疏已發出。待要改發一人。一時沒有個良將。也是天意有定。煬帝正躊躇間。段達忽又獻上一道表來。煬

帝展開看時。卻是長安令獻美人的奏疏。煬帝見了。心下大喜。把李淵的事。都丟開了。因問段達道。既是獻美人。美人今在何處。段達奏道。美人現在苑外。未奉聖旨。不敢擅入。煬帝卽傳旨宣來不多時。將美人宣到。那美人見了煬帝。與蕭后慌忙輕折纖腰。低垂素臉。俯伏在地。煬帝將那美人仔細一看。真個生得嬌怯怯。一團俊俏。靦溫溫無限丰姿。有詩爲證。

浣雪蒸霞骨欲仙

况當十五正芳年

畫眉顰下嬌新月

掠髮風前開晚煙

桃露不堪爭半笑

梨雲何敢壓雙眉

更餘一種愁愁態

消盡人魂實可憐

煬帝見那女子十分嬌情。滿心歡喜。用手扶他起來問道。你今年十幾歲。叫甚名字。那美人答道。妾姓袁。小字寶兒。年一十五歲。妾家中父母。聞萬歲選御車女。故將賤妾獻上。望聖恩收錄。煬帝笑道。放心放心。決不退回。遂同蕭后帶了寶兒。竟到十六院來。衆夫人見煬帝新收寶兒。忙治酒來賀。又喫了半夜。單送蕭后回宮。煬帝就在翠華院中。與寶兒宿了。次日起來。就賜他爲美人。自此以後。行住坐臥。皆帶在身旁。十分寵幸。寶兒卻無一點恃寵之意。終日只是憨憨的耍笑。也不驕人。也不作態。煬帝更加寵愛。各院夫人也都歡喜他溫柔。教他歌舞吹唱。他福至心靈。一學便會。一日煬帝在院中午睡。未起。袁寶兒私自走出院來。尋着朱貴兒。韓俊娥。香娘。安娘。衆美人。妻子。杏娘。

道。這樣春天。百花開放。我們去闢草如何。安娘道。闢草左  
右是這些花。大家都有的。不好耍子。到不如去打鞦韆。這  
有些笑聲。韓俊娥道。不好不好。鞦韆怕人。我不去。朱貴兒  
道。打鞦韆既不好。大家不如同到赤欄橋上去釣魚罷。袁  
寶兒道。去不得。倘或萬歲睡醒。尋我們時。那裏曉得。莫若  
還到後院去演歌舞耍子。還不誤了正事。大家都道。說得  
是一齊。轉到後院西軒中來。衆美人把四圍廳牖俱開。將  
珠簾把金詞對起。柳絲媚媚。看前樓外翠芳相映。正是

倦掩斜陽歸燕語 池生芳草亂蛙鳴

總評 女子能歌善舞。心靈秀巧。未足爲奇。獨怪袁紫  
煙以幼齡弱質。能觀星指象。議論鏗鏘。令人可疑而不可  
信。至於楊李齊芳。鯉魚逐浪。一時奇事彙集。雖劇英雄亦  
覺心中惘惘。

第三十回 賭新歌寶兒得寶 觀畫園蕭后思游

詞曰 午夢初回開信步。轉過雕欄。又聽新聲度。蜂飛

蝶舞風迴住。爲啼一喚情難去。醉向花陰日

未暮。漫把珠簾鉤起。遊絲絮。畫上天涯縈意緒。

今日沒個安排處。右調蝶戀花。

凡人的心。總是靜則思動。動則思靜。怎罷個沒修其煉  
性的。日坐蒲團。至若婦人念頭。尤難收束。處處富。日夕  
好動。高者俱多。恬靜的甚少。其中但看他所志。趨向耳。  
再說朱貴兒韓俊娥杏娘安娘袁寶兒一班美人。齊轉到  
院後西軒中坐下一遞一個把那些新學的詞曲。共演唱

了片時。朱貴兒忽然說道。這些曲子。只管唱沒有甚麼趣  
味。如今春光明媚。你看軒前的楊柳青青。好不可愛。我們  
各人。何不自出心思。卽景題情。唱一隻楊柳詞兒耍子。杏  
娘道。既如此。便不要白唱唱得好的。送他明珠一顆。唱不  
來的。則他一席酒。請衆人何如。四人都道。使得使得。安娘  
道。還該那個唱起。朱貴兒道。這個不拘。有卷先遞。說未了。  
韓俊娥便輕輕敲檀板。細轉鶯喉唱道。

楊柳青青青可憐 一絲一絲拖寒煙

何須桃李插春色 畫出東風二月天

韓俊娥唱罷。衆人都稱贊道。韓家姐姐唱得這樣精妙。真  
個是白雪陽春。叫我們如何開口。韓俊娥道。姐姐們不要  
笑。我少不得要罰一席相請。還未說完。只見安娘也啓朱  
唇翻下。嬌嬌嬌的唱道。

楊柳青青青欲迷 幾枝長鎖幾枝低

不知爲織春多少 惹得宮鶯不住啼

安娘唱畢。大家又稱贊了一會。朱貴兒方纔輕吞譏吐。嘹  
嘹曬曬。唱將起來道。

楊柳青青幾萬枝 枝枝都解寄相思

宮中那有相思寄 閒掛春風暗皺眉

貴兒唱完。大家說道。還是貴姐姐唱得有些風韻。貴兒笑  
道。勉強塞責。有甚麼風韻。因將手指着杏娘寶兒說道。你  
們且聽他兩個小姐唱來。方見趣味。杏娘微笑了一笑。  
輕輕的調了香喉。如簫如管的唱道。

楊柳青青不結春 春柔好似腰身  
漫言宮裏無愁怨 想到春風愁殺人

杏娘唱罷大家稱贊道：「唱得纏綿，又是感慨，其實要讓此曲，杏娘道不要差人，且如娘的佳音，寶兒道：我是新學的，如何唱得因人道：大家都胡亂唱了，偏你這歌善唱的，到要讓寶兒知，何是宮家不忙，手執紅牙，慢慢的把聲容調定，方纔吐過雲之詞，發繞梁之音，婉婉的唱道：

楊柳青青結春門 朝風掛月欲銷魂

莫誇自己春情態 半是皇家雨露恩

寶兒唱完，大家俱各稱贊。朱貴兒說道：「若論歌喉婉轉，首律不差，字眼端正，大家也差不多兒。若論詞意之妙，却是寶兒的不忘君恩，大有深情，我們皆不及也。大家都該取明珠相送。」寶兒笑道：「眾姐姐休得取笑，免得問就殺了。還敢要甚麼明珠，羞死羞死。」杏娘道：「果然，是袁姐姐唱得詞情俱妙，我們大家該謝眾美人，正爭嚷間，只見楊帝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笑說道：「你們好大膽，怎麼瞞了朕在這裏賭歌，眾美人看見了楊帝，都笑將起來，說道：「妾等在此賭歌，胡唱的兒，不期被萬歲聽見，楊帝道：朕已聽了多時矣，原來楊帝一覺睡醒，不見了寶兒，忙問左右對道：「在後院軒子裏，與眾美人演詞唱去了，楊帝遂悄悄將到軒前，聽見眾美人說，也有笑，也有恐，打斷了他們與眾，遂不進軒，到轉過軒後，躲在屏風裏，面張他們，要子，故這些歌兒，俱一一聽得明白，當下說道：「你們不要爭論，快

來聽朕替你們評定。」眾美人真個都走到面前，楊帝看着朱貴兒，韓俊娥，杏娘，說道：「你們四個詞意風流，歌聲清亮，也都是等閒難得，又將手指着袁寶兒道：「你這個小妮子，學得幾時唱，竟曉得這詞立意，又念皇家雨露之恩，真個聰明敏慧，可喜可愛，寶兒也不答應，只是憨憨的嘻笑。」楊帝又道：「你們到裏得有趣，都該重賞，遂叫左右取吳綾蜀錦，每人兩端，寶兒加賞明珠兩顆，說道：「你既念皇家的雨露，雨露不得不偏厚於你，寶兒只與眾人一齊謝恩，說萬歲評論極公，楊帝大喜，正欲分付看宴來，忽聞隔牆隱隱有許多笑聲，將近軒來，左右報道：「眾夫人來了。」楊帝見說，笑對眾美人道：「你們把朕藏着，待他們來，這說朕不在這裏，韓俊娥道：「叫妾等藏萬歲到那裏去。」朱貴兒道：「左首短屏後，可以藏得。」楊帝道：「下身露出不好。」杏娘道：「假山後，芭蕉陰裏，到好。」楊帝道：「倘或一陣風來，吹倒了葉兒，就看見了，也不好。」袁寶兒笑道：「有便有一個所在，只怕萬歲不好意思。」楊帝笑道：「小油嘴快說來，不要就攔了工夫。」貴兒把手指着右首壁上，一口壁廚道：「這內中甚是廣闊，上邊又有雕花，可以看外，又不悶人，不要說萬歲一個，再有一個陪從，亦可容得。」楊帝見說，點頭笑道：「妙，你們快開了，待朕就進去。」眾美人忙把欄門展開，楊帝輕身一躍，閃進裏頭去了。眾美人仍然關好，把屈戌扣上，不一時七八位夫人，攜着手，笑進軒來，只見眾美人都站在那裏，四圍一看，並不見楊帝，明霞院楊夫人道：「萬歲不在這裏，清修院裏

夫人問衆美人道。萬歲那裏去了。衆美人說道。不曉得。晨  
光院周夫人道。寶釵尚停在院外。宮人們都說在西軒裏。  
難道萬歲有隱身法的。就不見了。妓明院梁夫人笑對袁  
寶兒道。別的說不曉得。也就罷了。你是時刻要侍奉的。豈  
不知萬歲在何處。若藏在那裏。快些說出來。不然我們大  
家要動手了。寶兒憨憨的答道。我一個娃娃家。怎便可以  
藏得萬歲。迎暉院羅夫人笑道。只怕來年這時候。要做娘  
了。衆夫人都笑起來。秋聲院薛夫人道。不是這等講。我有  
個法在此。他們是不肯說的了。我們莫若將寶兒這妮子  
劫了去。萬歲是時刻少他不得。他不見了他自然要尋到  
我們院裏來的。何須此時性急。衆夫人都道。有理有理。正  
要大家動手。擊華院花夫人。只見壁櫺裏邊一影。便道。萬  
歲在這裏。我尋着了。忙把壁櫺屈除去。正要開門。聽見  
裏邊格格吱吱笑聲。跳出一個煬帝來。拍手大笑道。好呀。衆  
妃子要劫朕可人去。是何道理。文安院秋夫人笑道。幸虧  
薛夫人的妙策。激動天顏。方才洩漏。不然只道這裏頭是  
鳳池。那曉得。倒是個龍窟。衆夫人與衆美人都大笑起來。  
煬帝對衆夫人問道。你們這一夥。爲甚麼游到這裏來。秦  
夫人道。妾等俱有耳報法。曉陛下在這裏。詆毀品歌詞。妾等  
亦趕來。隨喜隨喜。薛夫人問道。他們歌的是新詞。是舊曲。  
煬帝便把五個夫人的楊柳詞。逐個述與衆夫人聽。周夫  
人道。他們到頭得有些意思。我們亦該尋個題目來。做做  
消遣。韶華。強如去抹牌。下旗。猜謎。行令。煬帝笑道。題目不

拘。就衆妃子各人寫懷賦志。何必別去搜求。秋夫人道。題  
目雖好。只是如今現在。只有妾等八人。萬歲何不連他們  
一發去。宜了來。以見十六院多有吟咏。方成個詩文會集。  
大家有興。煬帝道。妃子之論甚佳。叫左右近侍們。快些去  
宣那八院夫人來。宮人領旨。如飛的分頭去了。正是

橫陳錦障欄杆內。盡吸江雲翰墨中。

不一時。只見衆夫人多打扮得鮮妍嫵媚。嬌嬌娉娉。齊走  
進軒來。見過了煬帝。又見了八位夫人。煬帝一看。只有六  
人。少了兩位。儀鳳院李夫人。寶林院沙夫人。便問道。爲何  
慶兒不來。綺陰院夏夫人笑道。李夫人。慶兒是陛下不到他  
院裏去。臨幸。害了想思。病來不得。煬帝笑道。別樣病。朕不  
會醫。惟想思病。朕手到病除。又問道。沙妮子爲何也不來。  
降湯院賈夫人道。他說身子有些詫異。看動彈得也。就來。  
又道。陛下宜妾等來。有何聖諭。秦夫人道。陛下因衆美人  
賭唱新詞。也要命題。叫妾等或詩或詞。大家做一首題目。  
各人或寫景。或感懷。隨意可做。積珍院樊夫人對煬帝道。  
他們吟風弄月。慣的。妾却筆視荒疎。恐做出來。反污龍目。  
煬帝道。這也不過適一時之興。胡謔幾句。消遣。妃子何須  
過遜。影紋院謝夫人道。若考文。必須定個優劣賞罰。仁  
智院姜夫人道。主司自然是陛下了。但妾實則不敢望。則  
則當如何。花夫人道。賞則各輪明珠一顆。以贈元魁。罰則  
送主司到他院裏去。針灸他一夜。再考。秦夫人道。這等說  
人人去做歪詩。再無他吟咏了。和明院姜夫人道。不是這

等講。若是做得醜的，要罰他備酒一席，以作竟日歡。若是做得奇思幻想，清新中式的，大家送主司到他院裏去，歡娛一夜。周夫人笑道：「照依你說，我是再不沾雨露的了。」煬帝聽見衆夫人議論，大笑不止，便道：「衆妃子不必爭論，好歹做了。」朕自有公評。於是衆夫人笑將下來，向煬帝告坐了，便四散去，各占了座位。桌上預先設下硯一方，筆一枝，一幅花箋，大家靜悄悄凝坐搦思。煬帝坐在中間，四圍觀看，也有手托着香腮，也有皺蹙了眉，也有看着地弄裙帶的，也有執着筆仰天想的，有幾個倚遍欄杆，有幾個緩步花陰，有的咬着指爪，微微吟咏，有的抱着護膝，唧唧呆思。煬帝看了這些佳人的態度，不覺心蕩神怡，忍不住立起身來，好像元宵走馬燈圍圍的在中間，轉往東邊去，磨一磨墨，往西邊來，鑲一鑲箋，那邊去倚着桌，觀一觀花容。這邊來靠着椅，視一視香肩，轉到庭中，又捨不得這裏，幾個出神摹擬，走進軒裏，又要看外邊這幾個心情，引得一個風流天子，如同戲臺上的傀儡，提進提出，正得意之時，只見一個內監進來，奏道：「娘娘見木蘭庭上，百花盛開，遣臣請萬歲御駕賞玩。」煬帝見說，便道：「木蘭庭上，也有景致，自從有了西院，許久不曾去遊，只是此刻衆夫人在這裏，題詩看花，明日罷內監道：「娘娘已先進木蘭庭去了。」專候萬歲駕臨。」狄夫人起身，對煬帝說道：「妾等做詩，原沒甚要緊。陛下還是進宮去的，是不要困了妾們，拂了娘娘的興。」煬帝沉吟了一回，說道：「既然如此，妃子們同去走走，何如？」

夫人道：「使不得。」娘娘又沒有旨喚妾們，妾等成隊的進宮去，不惟不能湊其歡，反取其厭了。煬帝點頭道：「也說得是。」待朕去看光景，好再差人來宣你們未遲。如今大家且在這裏搦思完題，說了起身。衆夫人送出軒來，煬帝便止住道：「衆妃子各自去幹正事，不要亂了文思。」衆夫人應命進軒。煬帝見衆美人都在軒外，說道：「你們總是閒着，隨朕去遊賞片時。」寶兒等五人歡喜不勝，隨煬帝上了玉轎，轉過西軒，又行過了明霞晨光二院，將到翠華院，玉山嘴口，只見一輛小車兒，迎將上來，煬帝仔細一看，却是儀鳳院李夫人。李夫人望見了煬帝的玉轎，忙下車來，俯伏於前，煬帝把手扶他起來，道：「好呀，你躲到這時候方來。」夏妃子說：「你害了想思病，朕正要來替你診治。」李夫人笑道：「陛下那有閒工夫來。妾偶爾傷春，貪睡來遲，望陛下恕罪。」不知宣妾等在何處，供奉煬帝，便把美人賭歌。衆妃子也想吟詩，朕叫他們各自寫懷，在西軒中題詠。如今因木蘭庭上，花開皇后來請，不得不去走走，說了一遍。李夫人道：「既是陛下要進宮去了，妾又到西軒去，有甚興致，不如仍回院去，做了詩，呈上御覽便了。」煬帝道：「妃子既是體中欠安，詩詞今日不做，後日亦可補得，沒甚要緊，到不如同朕進宮去，看一看花。」夜間，朕就到你院中歇了，朕還有話對你說。李夫人不敢推辭，煬帝拉李夫人同坐了玉轎，親親切切，又說了許多替已話，不一時已到宮中。蕭后接住，李夫人見過了蕭后，蕭后對煬帝道：「妾見木蘭庭上，萬花齊放，故差

奴婢們想請陛下賞。又對李夫人道。前日承夫人差宮人來候問。又承見惠花翎穿紮得甚巧。前日正在這裏想。今日同來。正憐我心。李夫人道。微物孝順娘娘。何足爲懷。煬帝道。朕久不到木蘭庭。正要一遊。不想御妻亦有回心。三人一頭說。一頭走。須臾之間。早到木蘭庭上。煬帝四圍一看。只見千花萬卉。簇簇俱開。真個是

皇家富貴如天地。

禁內繁華勝萬方。

煬帝與蕭后衆人。四下裏遊賞了一會。方到庭上來飲酒。蕭后問道。陛下在苑中作何賞玩。卻被妾邀來。煬帝道。朕偶然睡起。見朱貴兒等。躲在院後。好子裏賭唱。兒要子被朕聽了。半日到唱得有些趣味。蕭后道。怎樣有趣。煬帝遂把衆美人如何唱。如何賭。與自家如何評定。細細道了。又蕭后看衆美人說道。你們既有這等好歌兒。何不再唱一遍。與我聽聽。萬歲評定的。公也不公。煬帝道。有理有理。也不要你們白唱。唱一隻。朕與娘娘飲一杯酒。李妃子也陪飲一杯。衆美人不敢推辭。只得將楊柳詞。一個個重行唱了一遍。蕭后俱稱贊不已。末後輪到袁寶兒唱時。煬帝正要賞他。皇家雨露之恩。留心側耳而聽。不想他更還聰明。卻不斐舊詞。又信着口兒唱道。

楊柳青嬌欲花。

畫眉終是小宮娃。

九重上有春如海。

敢把天公雨露誇。

煬帝聽了。又驚又喜道。你看這小妮子。專會作怪。他因御水妻在此。便唱九重上有春如海。敢把天公雨露誇。這明

是以宮娃自誇。見他不敢專寵之意。蕭后大喜道。他年紀雖小。到有些才情分量。因叫他到面前。親自把一杯酒。賜與他喫。說道。你小小年紀。到知高識低。曉得事務。念皇恩。又不敢誇張。真可謂淑女矣。將自己的一副金釧。取下來賞與寶兒。謝恩。接了。也不做聲。只是憨憨的。噙笑。蕭后對煬帝道。剛才奴婢們說陛下在西軒與衆夫人賦詩。怎麼列位不見。陛下獨同李夫人來。煬帝指着衆美人道。因他們賭唱新詞。衆妃子偶然猜來。曉得了。也要脫出個題目。消遣消遣。李妃子是有來。直到御妻請朕回宮。在玉山

洞口。遇見朕。因拉他來看花。助興。蕭后道。李夫人來。更覺花神增色。只是打斷了陛下考文的興趣。奈何。大家說說笑笑。煬帝不覺微有醉意。遂起身到各處閒裏。偶走上殿來。但只見中間掛着一幅大畫。畫上都是泥金青綠的山水人物。也有樓臺寺院。也有村落人家。煬帝見了。便立住細看。畫中轉移。蕭后見煬帝注看多時。恐勞神思。便叫寶兒。去請來飲酒。寶兒去請。煬帝也不答應。只是注目看畫。蕭后又叫寶兒。拿一罇新煎的龍團細茶。送與那煬帝。煬帝只是看畫。也不喫茶。蕭后見煬帝看得有些古怪。忙起身同李夫人走到西前。徐徐問道。這是那個名人的妙筆。陛下爲何這等愛他。畫眉不捨。煬帝道。這畫乃是一幅廣陵圖。朕見此圖。忽想起廣陵風景。故有些戀戀不捨。蕭后道。此圖與廣陵不知可有幾分相似。煬帝道。論廣陵。由明秀。柳媚花嬌。這圖如何描寫得出。若只論寺殿宮宇。一指



明顧開，歷歷如在目前。蕭后將手指着問道：「此一條是什麼河道？有這些輪轆舟楫在內，湯帝見蕭后問他，詳細說道：「這不是河道，乃是揚子江。此水自西蜀山峽中流出，奔騰萬餘里，直到海中。由此遂分南北。古今所謂天塹者，以此江得名也。李夫人道：「沿江這一帶，都是甚麼山？湯帝道：「這正西一帶，是甘泉山，左邊的是浮山，昔禹治水，曾經此山，至今山上還有個大禹廟。右邊只一座，叫做大銅山。漢時吳王濞在此處鑄錢，故此得名。背後一帶小山，叫做橫山，梁昭明太子在此處讀書，四面散出的，乃是瓜步山。羅浮山、摩訶山、狼山、狐山，俱是廣陵的門戶。李夫人情情的叫貴兒點兩杯新煎的茶來。李夫人送一一杯與蕭后喫了，又取了一杯茶，輕輕的湊在湯帝面去。湯帝把手來接了，蕭后放了杯，又問道：「中間這座城池，卻是何處？湯帝喫完了茶，答道：「這叫做蕪城，又叫做古刊溝城，乃是周國時，吳王夫差的舊都。傍邊這一條水，也是吳王濞的護城池。此城據於廣陵之中，又得這些山川相爲護衛，朕向來會鎮揚州，意欲另建一都，以便收斂江都秀氣。李夫人道：「這小小一城，如何容得天子建都？湯帝笑道：「妃子在畫上看了，覺小若到那裏，儘寬大，可以任情受用。又以手指着西北一隅地方說道：「只此一處，有二百餘里，與西苑大小爭差不多。朕若建都此處，可造十六宮院，與西苑一般。又四下裏亂指道：「此處可以築臺，此處可以起樓，此處可

以造橋，此處可以築池。這湯帝說到了興豪之際，得意之時，不覺得手暢快起來。蕭后見了，笑道：「陛下既說得如此，有興，何不差人快做起來？繫帶賤妾并衆夫人與美人同去一遊。湯帝道：「朕實有此心，只恨這是一條旱路，雖有離宮別館，晚間住劄，日間那些車塵馬足的勞瘁，甚是悶人。再帶了許多妃妾們，七起八落，如何能發快活？李夫人道：「何不尋條水路，多造龍舟，妾等皆可安然而往。湯帝笑道：「若有水路，也不等今日。蕭后道：「就沒有，一條河路，方纔那條揚子江，恐怕有路。湯帝道：「太遠太遠，通不得。蕭后道：「陛下不要這般執定，明日宣召臣商議，或者別有水路，亦未可知。且去飲酒，莫要只管愁煩。湯帝見說，搗了蕭后的手。三人依舊到庭上來飲酒，大家你一杯，我一盞，飲至掌燈時，李夫人起身，向湯帝與蕭后裏告辭歸院。湯帝不開口，只顧看那蕭后，蕭后便知湯帝的意思，况又李夫人性格溫柔，時亦到宮來候問，故此蕭后待他更覺親熱，便一把扯住道：「夫人不比別個，就住在我宮中一宵，亦何妨礙？况且陛下又在這裏，決不使你寂寞。湯帝笑道：「御妻你不曉得，他剛對朕說道：「這兩日身上有些欠安，朕勉強拉他來，看花助興。蕭后見說，笑道：「身子不好，這不打緊，住在這裏，少刻我叫陛下送一帖黃昏散來，得你來朝，原神勝舊，引得李夫人掩着口兒，只是笑。見蕭后意思殷勤，只得仍舊坐下。又喫了更餘酒，然後與湯帝蕭后同在宮中歇了。次日，湯帝設朝，聚集大臣會議，要開一條河道，直通廣陵，以

便巡幸。衆臣奏道：旱路卻有，並不開有河，可以相通。煬帝再三要衆臣籌策一條河路來，各官俱面面相覷，無言可答。大家捱了一會，只得奏道：臣等愚昧，一時不能通變。伏望陛下寬限，容臣等退出會同該部與各地方官細細查勘回旨。煬帝依奏，卽傳旨退朝，起身退入後宮。正是：

慾上還尋慾，荒中更覓荒。

江山磐固石，到此也應亡。

總評：照唱新詞，嬾熾情景宛然。又妙在寶兒詞調，蕭后欲贈念三作者心思，其中各處脫人喜笑怒罵，無不歷歷如畫。至後院圖一段，淡淡接入，益見文境愈有情致。

原书空白页

# 繡像隋唐演義卷四

第三十一回 薛冶兒舞劍分歡 衆夫人題詩邀寵  
詞曰 鶯聲未老燕初歸，正好傳杯。魚腸試舞，逞雄奇。

爭羨蛾眉，錦箋覓句，謾留題。且共追陪，淺斟細酌，樂深閑，情盡和諧。右調玉樹後庭花

自來詩詞，雖是寫懷寄興，然其中原有起承轉合，故人不  
得草草塗鴉。但今作者，止取體範，句嬌標新，領異而已。原  
沒甚骨力，規則獨詭天公，使有才之女，生在一時，令荒淫  
之主，志亂心迷，每事令人欲罷不能。再說煬帝與衆臣議  
論，要開通廣陵河道，退朝回宮，蕭后接住問道。陛下與衆  
臣商議的水道，何如？煬帝道：羣臣商酌了半日，再尋不出一  
條路來。今領旨去查，多分也不能有。蕭后道：衆臣既去  
細查，定還有別路，且待他們來回旨，再處。陛下不要思量  
未來，到誤了眼前。煬帝問道：爲何不見李妃子？蕭后道：他  
因念著詩題，恐怕各院到他那裏去尋他，曉得了在這裏，  
不好意思，等不及陛下還宮，忙回院去了。煬帝見說，便道：  
正是爲甚麼？衆妃子不把詩來進呈，朕與御妻到院中去  
問他們。蕭后道：這也使得。前日綺陰院差人來說，院中花  
柳十分可人，請妾去賞玩。因兩日不得閒，故沒有去。今日  
天氣甚好，陛下何不回到那裏去一樂？煬帝笑道：御妻到  
會排遣，蕭后道：妾婦人家，只好是這樣排遣。比不得陛下  
東尋西趁，要十分快樂。煬帝道：御妻恁說，朕就不去。在這

裏與御妻促膝談心，何如？蕭后微哂道：妾是戲言。陛下怎  
麼認起真來？難道宵來剛沐恩波，今晚又思多露，奢望若  
此一頭說，一頭挽著煬帝的手，走出宮來，隨著內相去喚  
袁寶兒等，到綺陰院伺候。蕭后與煬帝上了寶輦，竟到綺  
陰院。夏夫人接住煬帝，就問夏夫人道：昨日衆妃子吟的  
詩詞，爲甚麼不送來朕覽？夏夫人見過了蕭后，對煬帝道：  
詩是沒有做見陛下回宮去了。妾等亦遂散歸。煬帝笑道：  
你們好大膽，難道見朕回宮，衆妃子就不奉旨了？夏夫人  
笑道：詩多是做的，交在清修院秦夫人處，他一齊送呈御  
覽。又轉對蕭后道：前日妾與娘娘玉趾降臨，爲何直至今  
日蕭后道：承夫人見邀，滿擬即來游玩，不知爲甚緣故。春  
未去而病先來，覺得身子甚懶。因陛下有興，故此同來。煬  
帝與蕭后大家說說笑笑，各處游賞，只見烏啼花落，日淡  
風和，春夏之交，光景清幽可愛。正是

領畧花露，看盡不盡。平分風月，意何如。

煬帝賞玩了多時，心下暢快，因對蕭后道：早是御妻邀來  
游玩，不然將這樣好風光，都錯過了。夏夫人忙排上宴來。  
煬帝飲了數杯，忽問道：袁寶兒衆人，如何不來？衆內相聽  
了，慌忙去叫，却都不在院中。各處去尋，尋了半晌，一個個  
忙忙亂亂的，走將進來。煬帝見他們舉止失常，便問道：你  
這干小妮子，躲在何處？這時候纔來，又這般模樣。衆美人  
料隱瞞不住，只得齊跪下道：妾等在仁智院山上看舞劍。  
要子不知萬歲，與娘娘駕到，有失隨侍，罪該萬死。煬帝道：

是誰舞劍。寶兒道：是薛治兒。煬帝道：薛治兒從不會說他會舞劍。敢是你們說謊。蕭后道：謊不謊，有何難見。只叫治兒來，便知端的。煬帝點頭，放了衆美人起來，隨叫內相去喚治兒。不多時，治兒喚到，怎樣打扮。但見

穿一件淡織衫子，似薄薄明霞剪就，繫一條縞素裙兒。如盈盈秋水裁成，香雲交結，頭上鬢髮盤百縷，碧月充作耳邊瑤斜挂。一雙寶劍，低懸彩鸞飛，繡帶輕飄金鳳舞。梨花高削兩眉，楊柳橫拖雙黛，無塵。恍疑天上掌書仙，別有風情，自是人間豪俠女。

煬帝見了薛治兒，便說道：你這小妮子，既曉得舞劍，如何不舞與朕看。却在背後賣弄。治兒答道：舞劍原非韻事，被衆美人逼迫不過，偶然耍子，有何妙處。敢在高叢與娘娘面前獻醜。煬帝便道：美人舞劍，乃是美觀，如何反說不韻。賜他一杯酒，舞一回與朕看。治兒不敢推辭，飲了酒，取了兩口寶劍，走到階下，也不攬衣，也不挽袖，便輕輕的舞將起來。初時一來一往，還嬌嬈婷婷，就如蜻蜓點水，燕子穿花，逗弄那些美人的姿態。後漸漸舞得緊來，便看不見來踪去跡。兩口寶劍，寒森森的，就像兩條白龍，在上下盤旋。再舞到妙處時，劍也看不見，人也看不見，只見冷氣颼颼，寒光閃閃，一團白雪，在階前亂滾。煬帝與蕭后看了，喜得眉歡眼笑，拍手稱好。治兒舞了半晌，忽然就地一滾，直滾到東南角上。煬帝疑惑，在席上直站起來看，只聽得翻天的一響，碗大的一株棗樹，砍將下來，驚得內監與衆美人

都避進院。治兒將身一閃，徐徐收住寶劍，恍如雪堆銷盡，現出一個美人來的模樣，輕輕的走到簷前，將雙劍放下，氣也不喘，面也不紅，絲髮一根也不散亂。階前並無半點塵埃飛起，望他走來，仍舊衣裳楚楚，笑容可掬。煬帝不覺拍桌嘆賞道：奇哉！治兒直令人愛死，就叫治兒近身，用手在他身上一摸，却又香溫玉軟，柔媚可憐，就像連劍也擊不動的心，下十分歡愛。因對蕭后道：治兒美人姿容，英雄伎倆，非有仙骨，不能到此。若非今日朕又幾乎錯過，蕭后道：如今也未遲，真個我見猶憐。煬帝見說，就大笑起來，正是

能臻化境真誰測 伎到精時妙入神

試看玉人渾脫舞 梨花滿院不揚塵

煬帝歸到席上，蕭后道：今日之樂，比往日更覺快暢。皆夏夫人之惠也。夏夫人道：妾有何功。幸賴治兒舞劍，庶不寂寞耳。陛下與娘娘該進一巨觥，治兒亦當以酒酬之。煬帝笑道：難道主人到不飲。夏夫人答道：妾自然奉陪。正要斟酒，只見宮娥進來報道：崇位夫人進院來了。夏夫人入見，說忙起身出去，接了進來。十六院夫人一位也不少。上前見過了煬帝與蕭后，夏夫人與衆位夫人敘過了禮，叫左右重整杯盤入席坐定。煬帝笑道：你們這時候纔來見朕，不怕主司責罰麼。先罰三杯，一個然後把詩來呈謝。夫人道：主司今日却輪不到陛下了，還該讓娘娘陛下只好做個副主考。煬帝道：這是甚麼緣故。夫人道：吾輩女門生自

然該娘娘收入宮牆。陛下理宜迴避。姑免嫌疑。蕭后道。易經施經。各服一經。還是陛下善於作養人材。煬帝亦笑道。御妻久著關雎雅化。深得詩經之旨。蕭后笑道。不比陛下。一味春秋引得衆夫人美人。都大笑起來。秦夫人在宮奴手裏。取詩稿一本。呈上。煬帝揭開第一百來看。見上寫仁智院。臣妾姜桂。恭呈御覽。下邊一個小小方印。曰。仙氏。煬帝看了。笑對姜夫人道。論來還該序齒。詮次你的年紀。最小。爲甚把你列爲首唱。姜夫人答道。昨日因楊夫人周夫人說先完的先寫。不必拘泥。妾是腹中空虛。無可思索。故此僭越。比不得衆夫人們。肚子裏有物。要細細推敲揣摩。話未說完。秦夫人對著姜夫人道。我們被你說也罷了。怎麼獨嘲笑起沙夫人來。姜夫人道。妾何嘗嘲笑沙夫人。秦夫人道。你說肚子裏有物。不是打趣他麼。姜夫人道。妾實不知。望沙夫人恕罪。蕭后聽說。忙問道。依衆夫人說來。可是沙夫人恭喜了。這也是九廟之靈。陛下之福。煬帝口也不開。觀著沙夫人注目的看。只見沙夫人桃花臉上。兩朵紅雲。登時現將出來。垂頭無言。煬帝看見光景。有些厭像。問下首梁夫人道。妃子是誠實人。實對朕說。沙妃子的喜。是真是裏。梁夫人在桌底下。伸出三個指來。低低的答道。三個月了。煬帝見說大喜。道。妙極妙極。快取熱酒來待朕。飲三大杯。御妻也飲三杯。楊夫人道。此皆娘娘德化所致。使妾等普沾恩澤也。三杯豈足以報娘娘萬一。陛下何功。却要吃起三大觴來。煬帝笑道。難說朕沒有大功。亦曾少

效微勞。惹得衆人都大笑起來。煬帝把了亂指。說你們衆妃子。一概都吃三杯。又笑對沙夫人道。妃子只飲一杯。罷買夫人道。一回兒就是陛下徇私了。剛纔說妾們一概吃三杯。爲何沙夫人反只要吃一杯。江夫人道。少刻詩詞。若是陛下看得不公。還要求娘娘磨勘。煬帝一頭笑飲。看姜夫人的詩。却是一首絕句。

六宮清畫闌雲鬢

舞罷霓裳歌一闋

誰把君王肯放開

不知天上與人間

煬帝看罷。笑道。姜妃子從不會見他吟咏。虧他到扯得來。竟不出醜。又看下去。上寫影紋院。臣妾謝初蕩。下邊闕印。天然氏也是絕句一首。

晚妝零落一枝花

又聽變與出翠華

忙與新翻清夜曲

背人聽撥紫琵琶

煬帝對謝夫人道。別人詩中的興。比不過是借題寓意。你却與典實。那一夜。朕在濟修院。賦隔桓。借得謝妃子的琵琶。真個彈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令人聽之忘寐。今此詩。竟如寫自己的畫圖。蕭后道。有此妙技。少刻定要請教。煬帝又看下去。見上寫翠華院。臣妾花舒。同印上。字伴鴻。是一首詞。煬帝遂朗吟云。桐窗紗。碎夢和。惱亂心懷。沒其心懷。拉來花下。賭金釵。懶坐瑤階。又上瑤階。銀河對面似天涯。不是雲縷。即是風絲。思橋有感。已安排。道是君乖。還是奴乖。右調一剪梅。煬帝念完。蕭后問道。這是誰的。倒做得有趣。煬帝道。是花

妃子的。蕭后笑道。只怕今夜花夫人乖不去了。煬帝道。詞句鮮妍。媚態深得。麗人慙致。花夫人道。胡謔塞責。有甚情致。蒙陛下過譽。笑夫人道。花夫人過謙。陛下可要罰他一杯。煬帝點點頭兒。又看下去。寫著和明院臣妾江詩。印章是驚波氏。却是絕句二首。夢記揚州三月春。五橋東

醉草如茵。君王若問儂家裏。記得瓊花是比鄰。

曉妝蝶黛費安排。驚聽鸚哥報午牌。約略君王今夜事。悄挾花底下弓鞋。

煬帝念完。說道。二詩做得情真。絕麗。但覺鄉思之念切耳。蕭后叫宮人取大杯奉陛下。三巨觴。煬帝道。御妻為甚。要罰起朕來。蕭后道。陛下論詩不明。故此要奉。煬帝道。御妻說有何不明。蕭后道。妾說來。陛下自然心服。你們衆夫人都來看。衆夫入見說。齊到蕭后身邊來。蕭后指着江夫人的詩說道。這兩首詩。是與比之體。前一首。是江夫人借家鄉之意。切念君心。其實非念家鄉。隱念君心也。第二首。文義是總歸題目。寫重念君心。非念家鄉也。為何反說。思鄉之念太切。豈不是論詩不明。煬帝哈哈大笑道。朕豈不知。因御妻與衆妃子。多在這裏。難道獨贊江妃子的詩。意念朕。衆妃子獨不念朕耶。看詩者。只好以意道志耳。周夫人道。虧得娘娘明敏。道破了作者詩意。像妾們只好被陛下掩飾過了。煬帝道。朕將一杯。轉奉與御妻。以見磨勘的切當。再一杯。寄與周妃子。以酬其剋親。朕自吃一杯。周夫人笑道。總是多嘴的不好。難道江夫人到不要吃。蕭后道。

陛下這三杯。是要奉的。妾們大家再陪一杯。乃是至公。於是各人斟酒而飲。煬帝吃了酒。看後邊去。見上寫著文安院臣妾狄玄慈。印章字亭珍。是一首詞。調寄巫山一段雲。時兩山堂潤。卿雲水殿幽。花花草草過春秋。何處是瀛洲。翠袖承恩遍。朱絃度曲稠。御香惹薄言愁。天子趁風流。

煬帝念完。贊道好。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得吟詞正體。蕭后笑道。此首別人做不出。更妙在結題。陛下又該飲一大杯。煬帝道。該吃快快斟來。又看到下邊去。上寫著秋聲院臣妾印花。護呈御覽。詞印小字南哥。是七言絕句一首。

午涼庭院倚微醒。弄水池頭學采蘋。荷恨恩私疎禮節。夢中猶自喚卿卿。

煬帝念完。道。妙文如其人。情致宛然。蕭后笑道。再加幾個卿字。陛下還要妙哩。蕭夫人亦笑道。這幾聲喚。碎夫人難道不下來。遞陛下一杯酒。碎夫人見說。含着嬌羞。認真要起身來。煬帝見了。忙止住道。你自坐着。不要保他。又看了下去。上寫道。積珍院臣妾樊娟。印章是素雲氏。也是絕句一首。

夢裏詩吟雨露恩。那須司馬賦長門。溫泉浴罷君王喚。遮莫殘粧枕簟痕。

煬帝念完。說道。情深而意淡。深得佳人韻致。又看下去。上寫道。降陽院臣妾賈素貞。護呈御覽。下邊圖章字林雲。是絕句兩首。

玉質先含不染纈 會經醉入瀟湘夢  
相思未解翰何題 起倚雕欄弄素裙  
一自承恩情也迷

記得當年幽夢裏 賜環驚起望虹霓

楊帝念完微笑贊道：不事脂粉，天然妍媚。所謂粗服亂頭，俱好。只見衆夫人格吱吱笑起來。楊帝問道：衆娘子爲甚好笑？姜夫人道：妾們笑昨日說了就止住口道：妾不說了，剛纔無心搗突了。沙夫人如今何苦又多嘴？楊帝道：你不說，則三巨觥花夫人道：他吃不得待妾代說了罷。昨日賈夫人做詩，一回兒起了稿，自己看了搖搖頭，叫做紙團兒吃了。如此三四回，吃了三四個紙團，後見陛下進宮去了，要倩周夫人與楊夫人代筆。他自不肯，賈夫人氣起來，道：求人不如求自己。陛下曉得我是初學，好歹放幾個屁，在上景陛下不把奴打到發字號裏去。今見陛下替他的詩，故此妾們好笑。薛夫人笑道：虧那幾個紙團兒，方放出好屁來。楊帝見衆夫人有些愜意，問了姜夫人、花夫人、薛夫人一杯酒，又展一首來看。綺陰院臣姜夏綠瑤謹呈御覽印章是瓊瓊氏，乃是一首詞兒。

春滿西湖好，月滿前也小。鹿地筆歌，接天燈火。君王歸了，問酒政何如。不過是催花鬪草，辜負黃昏草。懶把眉兒描。心字香燒，誰敢望鸞鳳，倒堯舜心腸。時憐却漢宮人老。

楊帝念完贊道：色韻性度，躍躍如紙上出。翫后笑道：不但

做得有情有致，且爲陛下今宵下一速帖。夏夫人道：蒙娘降臨，已出萬幸。焉敢更有他望。楊帝又看下去，寫着迎暉院臣姜羅小玉，謹呈御覽。印章上是佩璧氏，是絕句兩首。亭西小院燦名花，豈比尋常富貴家。染盡上林好風景，瑤琴一曲勝琵琶。別樣新妝懶畫容，玉山頹處兩三峯。覆言姚魏堪爲侶，還讓宮花報九重。蕭后見楊帝念完，因說道：二詩才情分最，兼得之矣。陛下以爲是，否？楊帝道：御妻評擬不差，又看下去。上寫道：綺陰院臣姜秦美印章是麗娥氏，絕句一首。

宮禁春深雨露曉，萬堆紅紫綠千條。

不知花葉誰裁裏，始信東風勝剪刀。

楊帝點點頭兒，又看下去。見上寫明綺陰院臣姜楊織印章，上是關關氏，也是絕句一首。

嬌癡何分沐恩光，占盡春風別有香。

自是妾身無狀甚，錯疑花木惱君王。

楊帝微笑一笑，又看下去。上寫着辰光院臣姜周含香，印章字幼蘭，是小詞一首。調寄如夢令。昨夜東風吹透，一樹楊梅開驟香露濕。金樽滿，祝千秋萬壽，非謬非謬。其醉太平時候。

楊帝念完，點幾點頭兒，又看下去。上寫着景明院臣姜梁玉，謹呈御覽。圖記上是曼娘氏，是絕句一首。

腰肢怯怯怕追歡，鏡裏幽情祇自看。

玉

玉

玉

玉

玉



莫說宮闈多媚態 輕羅小袖醉闌干

楊帝微笑一笑蕭后問道為甚這幾首陛下只點頭微笑楊帝道御妻你不知六宮中如楊嗣關周幼蘭秦麗娥梁嬪娘沙雪娥是宮中的詩伯今竟如臣下應制並不見出色文字合著舊曲一句把往事今朝重提起引得乘夫人沒得說都笑起來蕭后道只要是詩就罷了陛下不必苛求楊帝又看下去是寶林院臣妾沙映印章是雪娥氏乃五言律詩一首

披髮入深宮

承恩戰栗中

笑歌花瀛颯

醉舞月朦朧

共頌蠶斯羽

相忘日在東

千秋長侍從

草木戀春風

楊帝看完贊道正說難道沒有一首出色的原來在這裏蕭后見說重新又念了一遍贊道果然好端莊純靜居然大家楊帝又看下去上寫道儀鳳院臣妾李小姐印章上字是慶兒乃絕句一首

君王明聖比唐堯

脫珥無煩自早朝

閑論關雎多雅化

落紅飛上赭黃袍

楊帝看完笑對李夫人道到也虧你蕭后故意問李夫人道想是昨夜做的李夫人道昨夜題目也不曉得今早秦夫人來一回兒逼勒着亂道幾句殊失陛下命題之意楊帝道若說閑闈中要如衆妃子的急切間亦不易得如沙妃子的律詩頗稱佳咏即如詞臣亦不過如此詩已看完

大

我們痛飲一番罷蕭后叫衆夫人奏起樂來一霎時吹的吹唱的唱戲舞交錯各各盡歡蕭后對夏夫人道承主人之興酒已過量要回宮去了又對沙夫人道夫人玉體亦不該久坐還宜先回院去沙夫人見說亦即起身楊帝亦同蕭后回宮蕭后忙忙住了對楊帝道若論別宵任憑陛下心中去受用今夜是妾作主陛下理該進寶林院安寢更遣薛治兒陪駕一正一副諒不寂寞不知衆夫人以為是否沙夫人道承蒙娘娘厚愛賤妾斷不敢獨沾恩寵衆夫人齊聲道娘娘分付使妾等誠服沙夫人亦不必推辭蕭后道可與不可因在陛下讓與不讓全在衆夫人楊帝笑執着一大杯酒扯住蕭后道御妻且飲一上馬杯蕭后笑道妾實吃不得了陛下也要少飲留些正經說完遂登轎回宮衆夫人也就送楊帝到寶林院又命薛治兒隨了沙夫人進去各自散歸院內正是

無數名花新點色 一枝獨占上林春

總評 美人舞劍嬌娥咏詩極趣極艱之事聚合一時古來天子風流莫有過於此者雖卒至敗亡可無遺恨沙夫人懷孕妙在無心中逗出如在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第三十二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擊大鼠 詞曰 人世堪憐被鬼神播弄 倒倒顛顛 纔教名引去 復以利驅旋 船帶綠馬加鞭 誰能得自然 細看來朝塵 土日月風煙 饒他狡猾雄奸 向水坑深處 抵死胡纏 殺身求富貴 服毒望神仙 枯骨朽 血痕鮮 方知是罪愆

能幾人超然物外。獨步幾先。右詞意難忘。

自古道人逢絕處難逃。心到貪時最硬。不要說市井中賣菜傭。守財虜。見了銀錢。歡喜愛惜。卽如和尚道士的設心。手裏撥弄珠。口裏誦黃庭。外是恭而內多慾。單只要想人家的財物。至若士子。尤其奸險。憑你窗下讀書明理。一入仕途。初叨簡命之榮。便想地方上的樹皮。都要剝回家去。管甚糜民脂民膏。竟忘了禮義廉恥。直至身將就木。還遣命叫兒子薄殯殮。勿治喪。勿禮懺。寧可准千准萬。丟下與兒孫日後浪費。妻妾貼附他人。所以使天怒人怨。以至陰陽果報。駭歷不爽。這要看了他人。忘了自己。除非是刀上頭。鬼來拏。始放下這一塊貪心。安能如大英雄。看得富貴功名。猶如敝屣。再說煬帝。那夜在寶林院。與沙夫人薛治兒兩個歡娛了一夜。明日起身。因夜來蕭后湊趣得體梳洗過。卽便上轎回宮。卽到宮門首。只見羣臣都在那裏候駕。煬帝坐了便殿。就問道。卿等會議廣陵河道。未知可會商量出來。宇文述奏道。臣等與工部河道衆人細查。並無一路可通。今有諫議大夫蕭懷靜。只有一條河路可以通得。故臣等同在此面聖。原來蕭懷靜。乃蕭后之弟。係國舅。現任上大夫之職。煬帝聽了。喜問蕭懷靜道。卿有何言。可以直通廣陵。懷靜答道。此去大梁西北。有一條舊河。秦時大將王離會於此處。掘引孟津之水。直灌大梁。今歲久壅塞不通。若能廣集民夫。從大梁起首。由河陰陳留雍邱。寧陵睢陽等處。一路重新開濬。引孟津之水。東接淮河。不

過一千里路。便可直到廣陵。臣又聽得耿純陽奏。雖陽有天子氣。見今開河。必要從睢陽境中穿過。天子之氣。必然挖斷。此河一成。既不險遠。又可除後患。臣鄙見若此。不知聖意以爲何如。煬帝聽畢大喜。道好議論。非卿才智。識見不能思慮及此。遂傳旨。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又對衆臣道。路途紆遠。工程浩繁。須再得一人協理。方妙。時宇文述。因疑李淵殺其子惠。及欲解其兵權。尋他空隙。遂乘機奏道。太原留守李淵。頗有才幹。陛下可着他協理。庶幾工程容易告竣。煬帝見說。卽以太原留守李淵。爲開河副使。從大梁起工。由睢陽一帶。直掘到淮河。連開天下人夫。自十五以下。五十以上。皆要赴工。如有隱匿者。誅三族。聖旨一下。誰敢進諫。該衙門隨卽移文。催麻叔謀李淵上任。原來麻叔謀。爲人性最殘忍。又貪婪奸利。一開開河。卽認滿心歡喜。卽便赴任。其時柴紹夫婦。在鄆縣。臨時得了旨意。知道差是宇文述的奸計。故將岳父稠。韓太原。韓事要害他。李氏對丈夫道。這差。不惟有禍。還惹民怨。慌忙一面差人去報與父親。叫他託病。一面叫丈夫多帶些金珠。進東京打關節。另換一人。庶幾無患。柴紹到東京。買託了一個梁公。是蕭后的嫡弟。一個千牛宇文述。是隋主老臣。日夕出入宮禁。做了內應外合。又在護衛處。打了關節。張衡前有謠言害唐公。不過是爲太子。原不曾與唐公有仇。况是小人。見了銀子。也就罷了。唐公病本一到。改差左屯衛將軍令狐綯。着唐公仍養病太原。這南良

官領了勅。限定要十五丈深。幾千步闊。河南淮北。共起了夫三百六十萬。每五家出老幼或婦女一名。管炊爨饋送。又是七十二萬。又調河南山東淮北驍騎五萬。督催工程。那裏管費忙之際。任你山根石脚。都要鑿開墳墓。民居盡皆發掘。那些了夫受苦萬千。其時一隊人夫。開到一處。忽見下面隱隱露出一條屋脊。衆夫隨著屋脊慢慢的挖將下去。却是一所堂屋。有三五間大小。四圍白石砌成。有兩石門。關得甚緊。不能開展。衆夫只道其中有金銀寶物。這一齊將鐵錐鑿。望著石門搗掘。誰想那門就像生鐵鑄的。百般敲打。莫想動得分毫。忙了半日。衆夫恐怕弄出事來。只得報知隊長。隊長稟知麻叔謀。麻叔謀同令狐達來看。衆夫都道掘撞鑿打。總是無用。令狐達道。這座墳墓。不是古帝王的陵寢。定是仙家的壙穴。豈是用椎鑿可以開得。必須具備焚香。官皇上的旨意拜求。或有可開之理。麻叔謀沒法。只得叫左右。排下香案。同令狐達穿了公服。宣讀旨意。拜祝禱告未完。只見香案前。忽然捲起一陣冷風。來一整響亮。兩扇石門。輕輕的閃開。麻叔謀等衆人。走進去。見裏面幾百盞漆燈。點得雪亮。如同白晝。中間放着一個石匣。有四五尺長。上面都是鑿的細細花紋。麻叔謀見了。心下有些懼怯。不敢輕易開看。又轉著後一層。却是一個小小圓洞。洞中壁直的。停著一個石棺材。麻叔謀同令狐達。又禮拜了。叫人揭開蓋兒細看。只見裏面仰臥一人。容貌猶紅白。顏色如未死的一般。渾身肌肉肥胖如玉。一

頂黑髮。從頭上臉上腹上。蓋將下來。直至脚下。從身後轉邊上去。生到脊背中間方住。手上的指爪。都有尺餘長短。麻叔謀看了。料是得道仙人骨相。不敢輕易毀動。仍叫左右。將材蓋上。把前邊石匣開看。匣中並無別物。祇有三尺來長。一塊石板上。寫著許多蝌蚪篆文。這些人俱不能辨認。虧得山中一個修煉煉性。百來多歲的老人。抄譯出來。其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

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

麻叔謀見連他姓名。都先寫在上面。驚訝不已。方信仙家妙用。自有神機。與令狐達商議。檢塊豐隆高厚的地方。加禮遷葬。即今大佛寺。是其遺迹。後又掘至陳留地方。衆夫正在開掘。忽見烏雲陡暗。猛風驟雨。冰雹如陣。一般打來。打得那些了夫。跌跌倒倒。往後退避。麻叔謀不信。自來踏看。亦被風雨冰雹。打得個不亦樂乎。喚地方着老細詢說。有漢代張良。爲此土地神。十分靈顯。麻叔謀見說。知張良顯應。要護守疆界。只得申表具奏朝廷。煬帝即命翰林院。做了一道祝文。用了國寶。差太常卿牛弘。齋白璧一雙。到陳留致祭。始得開通。了夫開過陳留。正是。莫道幽明隔

神靈自有威

這些了夫。督遣了幾日。開到雍邱地方。一帶大林之中。有一所墳墓。墓上有一座祠堂。正礙著開河的道路。隊長前來報稟。麻叔謀親自來看。只見周圍護衛。覺有幾分靈氣。

叫左右喚鄉民來問，鄉民答道：此乃上古高人的墳穴，不知其姓氏，相傳叫做隱士墓。麻叔謀見說是隱士墓，就不放在心上，遂叫了夫掘開，衆夫疾忙動手，拆祠的拆祠，掘墓的掘墓，誰知底下有兩三層石板，鑿到第三層，忽然一聲響亮，就如山崩地裂之狀，連人連石板都墜下去，忙忙救得起來，傷的傷，死的死，不知損壞了多少了夫。麻叔謀吃了一驚，忙著的當人役下去探看，多時說有二三丈深，底下又有一穴，焚燬燒，一派燈火，裏邊照得雪亮，隱隱約約，有鐘鼓之聲，望去就像枯海一般，其深無底，衆人不敢下去，只得繫將上來，令狐達沉思良久，道：須得此人下去，方可知其詳細。麻叔謀忙問是誰，令狐達道：此人平素專好劍術，常自比荆軻、聶政，爲人有膽氣，智勇，姓狄名去邪，現任武平郎將，如今現在後營督糧米，若差此人，他定然去得。麻叔謀聽了，隨叫左右去請。此時去邪正在後營點試糧米，見麻叔謀來請，只得換了公服，進營參見。麻叔謀看見狄去邪身長八尺，腰大十圍，雙眸灼灼，生光滿臉，堂堂吐氣，是一個好男子，忙出位來說道：請將軍來，別無他事，因前有隱士墓，挖出一個大穴，穴中燈火煥煥，不知是何奇異，聞將軍膽勇兼全，敢煩入穴中一探，便是開河第一功。狄去邪道：既蒙二位老大人差遣，敢不効力，但不知穴在何處。麻叔謀同令狐達引狄去邪到穴邊來看，狄去邪看了一回，說道：既要下去，便斯文不得，遂去了公服，換上一件緊身細甲，腰間懸了一口寶劍，叫人取幾十

丈長索，索上拴了許多大鈴，坐在一個大竹籃內，繫將下去。狄去邪起初在上面看時，見底下輝煌照耀，及到下面，却又黑暗，存息了一會，睜眼看時，覺微微有些亮影，走出籃來，趁著亮影，摸將去，不上數十步，漸覺比前更是明亮，再行四五十步，忽然通到一處，猛抬頭看時，依舊有天有日，別是一個世界。狄去邪看了這段光景，不覺恍然感嘆道：人只知在世上爭名奪利，苦戀定了閻浮塵土，誰知道深穴中又有一重天地，真是天外有天，神仙妙用，無窮心中，早把功名之念，看淡了幾分，又信著步往前走去，轉過了一帶石壁，忽見一座洞府，四圍白石砌成，中間一座門樓，門外列著兩個石獅子，就像人間王侯的第宅。狄去邪不管好歹，竟走進門去，東西一看，並不見有人在內，只見向南一層石門，緊緊關著，忽聽得東邊一間石房裏，得有一聲狄去邪忙走近前，從窗眼裏一張，見裏邊四角上，多是石柱，石柱上有鐵索一條，繫著一個怪獸，那怪獸把蹄兒突了幾次，故外面聽見。那獸生得尖頭賊眼，腳短體肥，彷彿有一個牛大，也不是虎，又不是豹，狄去邪看了半晌，再認不出，猛然想了一想，又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大老鼠。狄去邪著驚道：老鼠有這般大，還不知貓有怎樣大，正呆看時，忽見正南兩扇正門開放，走出一個童子來，生得眉清目秀，日織纖齒，白唇紅雙了鬢，煞有仙風，黃布衫，頗多道氣，若非野鶴爲胎，定是白雲作骨。那童子看見了，便問道：將軍莫非狄去邪乎？狄去邪大驚

道正是。仙童何以得知。童子道。皇甫君待將軍久矣。可快  
快進去。狄去邪見有些奇異。只得隨著童子進門來。見殿  
宇輝煌。廳堂宏敞。不是等閒氣象。將到殿前。見殿上坐著  
一位貴人。身穿龍蟒絳服。頭戴八寶雲冠。垂纓佩玉。儼然  
是個王者。左右列著許多官吏。階下侍衛森嚴。狄去邪到  
了殿前。只得望上禮拜。聽得那位貴人開口問道。狄去邪  
你來了麼。狄去邪答道。狄去邪奉當今聖旨。開河蒙都議  
麻叔謀差委探穴。不想誤入仙府。實為有罪。那貴人便道。  
你道當今場帝尊榮麼。你且站在一邊。我教你看一物事。  
來。就對傍邊一個兇惡的武衛道。快去牽那阿摩過來。那  
武衛見說。慌忙手執巨棍。大步往外邊去了。不多時聽得  
鐵鍊聲響。那個武衛將一條長繩。牽着一獸前來。狄去邪  
仔細一看。那就是外邊石柱上的大鼠。那武衛牽到庭中。  
把一手帶住。那鼠踏踏於月台上。揚鬚嚙爪。狀如得意。那  
貴人在上。怒目而視。把寸木在桌上一擊。道。你這畜生。吾  
令你暫脫皮毛。為國之主。蒼生何罪。遭你荼毒。骸骨何辜。  
遭你發掘。荒淫肆虐。一至於此。我今把你擊死。以洩人鬼  
之憤。喝武士照頭重重的打他。那武衛捲袖掩衣。舉起大  
棍。望鼠頭上打一下。那鼠疼痛難禁。咆哮大叫。渾似雷鳴。  
武士方要舉棍再打。忽半空中降下一個童子。手捧著一  
道天符。忙止住武士。不要動手。對皇甫君說道。上帝有命。  
皇甫君慌忙下殿來。俯伏在地。童子遂轉到殿上。宣讀天  
符道。阿摩國運數本一紀。尚未該絕。再候五年。可將練巾

繫頸賜死。以償荒淫之罪。今且免其籠楚之苦。童子讀罷。  
騰空而去。皇甫君復上殿說道。饒了一個畜生。若不是上  
帝好生。活活的將你打殺。今還有五年受享。你若不知改  
悔。終難免項上之苦。說罷。叫武士牽去鎖了。武士領旨牽  
去。皇甫君叫狄去邪問道。你看得明白麼。狄去邪道。去邪  
乃塵凡下吏。仙機安能測透。皇甫君道。你但記了。後日自  
然應驗。此乃九華堂上。你非有仙緣。也不能到此。狄去邪  
忙跪下叩懇道。去邪奉差。誤入仙府。今進退茫茫。伏乞神  
明指示。皇甫君道。你前程有在。但須澄心猛省。不可自甘  
墮落。麻叔謀小人得志。橫行罪在不赦。你與我對他說。感  
他伐我台城。無以為謝。明年當以二令月相贈。說罷。遂分  
付一個綠衣吏道。你可引他出去。狄去邪在威嚴之下。不  
敢細問。拜謝而出。綠衣吏引著狄去邪。不往舊路。轉過幾  
株大樹。走不上一二百步。綠衣吏用手指道。前邊林子裏。  
就是大路。急回頭問時。綠衣吏早已不見。再轉身看時。連  
那座洞府。都不知那裏去了。狄去邪駭然道。神仙之妙。原  
來如此。只得一步步奔過林子來。轉過了一個山崗。照著  
大路。又走了一二里田地。忽見幾株喬木。環遠成村。忙奔  
入村來問路。見一家籬門半開。遂走進去。輕輕的咳嗽幾  
聲。早驚動了一雙小花犬兒。向著去邪亂叫。裏面走出一  
個老者來。狄去邪忙施禮道。下官迷失道路。敢求老翁指  
教。那老者答禮道。將軍為何徒步至此。狄去邪不敢隱瞞。  
遂將入穴遇皇甫君。及棍打大鼠事情。述了一遍。老者聽

了笑道。原來當今煬帝。是老鼠變的。大奇大奇。怪道這般荒淫無度。狄去邪就問此間是何地方。到雍邱還有幾遠。老者道。此乃嵩陽少室山中。向大路往東去。只二里便是。寧陵縣。不消又往雍邱去。想麻叔謀早晚就到了。將軍若不棄嫌。野人粗治一餐。讓去未遲。遂邀狄去邪走入草堂。老者分付一個老蒼頭。收拾便飯出來。因對狄去邪道。據將軍所見。看將起來。當今煬帝。料欲不承。就是麻叔謀。只怕其禍亦不甚遠。我看將軍容貌氣度。非常。何苦隨波逐流。與這班虐民的權奸爲伍。狄去邪遂謝道。承老爺指教。某非不知開河乃虐民之事。只恨官卑職小。不敢不奉命而行。老者微笑道。做官便要奉命而行。不做官他須令將軍不得。狄去邪道。老爺金玉之言。某雖不材。當奉爲誓。須臾。老蒼頭排上飯來。狄去邪飽餐了一頓。起身謝別而去。老翁直送到大道上。因說道。轉過前邊那個山嘴。便望得見縣中了。狄去邪稱謝拱手而別。走得十數步。回頭看時。已不見老者。那裏有甚麼人家。兩邊都是長松怪石。去邪看見。又吃了一驚。心上恍惚。忙趕到縣中。見了城市人民。方纔如夢初醒。入城在公館中等候。麻叔謀只道狄去邪尋不出穴口。已死在穴中。催促了夫。開成河道。已經七八日。寧陵縣界口來。狄去邪就去見麻叔謀。將穴中所見所聞之事。細述了一遍。麻叔謀那里肯信。只道狄去邪有甚劍術。隱遁了這幾日。造此虛誕之言。來恐唬他。反被麻叔謀搶白了一場。狄去邪只得退回後營。自家思想道。

我本以忠言相告。他却以戲言見侮。我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何苦與豺狼同幹害民之事。國家氣數有限。我何必在奸佞叢中。懸此雞肋。到不如託了狂疾。隱於山中。到覺得逍遙自在。算計已定。遂遞了兩張病呈。麻叔謀厭他說謊。遂將呈子批准。另委官吏管督糶米。狄去邪見准了呈子。遂收拾行李。帶了兩個僕從。竟回家鄉而去。行到路上。因想皇甫君呼大鼠爲阿摩。心中委決不下道。豈有中國天子。却是老鼠之理。若果有此事。前日大棍打時。也該有些頭疼腦熱。鬼神之事。雖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何不便道往東京。採訪一個消息。便知端的。遂悄悄來京。體訪正是。

欲識仙機虛與實

慢辭勞苦涉風塵

總評 人生有爲物之精者。如杜預蛇精。郭璞鼈精。肅宗僧耳龍。祿山爲豬龍。今煬帝乃鼠精。何物之小而淫蕩若此。想古人悲貧殘而賦碩鼠者。或有見於此矣。

第三十三回

隴陽界觸忌被斥 齊州城卜居迎養

詩曰 區區名利豈關情

出處須當致治平

劍冷冰霜誅佞倖

詞鏗金石計蒼生

繩愆不覺威難犯

解組須知官足輕

可笑運途多抵牾

丈夫應作鐵錚錚

做官的不論些小前程。若是有志向的。就可做出事業來。到處留恩。隨處爲國。怕甚強梁。怕甚權勢。一拳一脚一言一語。都是作福。到其間一身一官。都不在心上。人都笑是

聽夫拙言不知正是家傑作事本色奉叔寶離却齊州。差人打聽前河都護賊叔謀他已過寧陵將及臨陽地方了。分付向臨陽投批行了數日只見道兒上一個人將巾皂袍似一個武官打扮帶住馬。馭叔寶兵過叔寶看來有些面善想起是舊時同窗狄去邪。叔寶着人請來相見兩人見了去邪問叔寶去向叔寶道奉差督河工叔寶也問去邪蹤跡去邪道小弟也充開河都護下指揮官因把雍邱開河時人石穴中見皇甫君打大鼠分付許多說話及後在嵩陽少室山中老人待飯許多奇異細細道與秦叔寶。叔寶道如今兄又欲何往去邪道弟已看破世情託病辭官回去尋一個所在隱遁不料兄也不差委到他跟前那叔寶心貪婪或難服事兄可留心兩人相別去了叔寶也是個正直不信鬼神的人聽了也做一場謊話不信却是未到得臨陽兩三日或是大小村坊或是遠遠茅房草舍常有哭聲叔寶道想是這廂近河道人都被擊去做工荒功廢業家裏一定弄得少衣缺食這等苦惱及至細聽他哭聲又都是哭兒哭女的便想道定是天行疹子小兒們死得多所以哭泣只是那哭聲中却又咒詛著人道賊王八怎把咱家好端端兒子偷了去也又有道我的兒不知你怎生被賊人抓了去被賊人怎生擺佈了也千兒萬兒的哭也千賊萬賊的罵叔寶聽了道怪事這却又不是死了兒子的哭了愚村一回或者時年荒歉有拐騙孩子的却也不能這等多一定有甚原由

野哭村村急  
哀蛩相問處  
悲聲處處聞  
行客淚紛紛

來到一個牛家集上軍士也有先行的也有落後的叔寶自與這二十個家了。在集上打中火一時小菜飯還不會炊熱叔寶心上有這事不明白故意走出店面來聽看只見離著五七家門面有兩三個少年立住在那廂說話一個老者拄著拐杖側耳聽著叔寶便捱將近去一個道便是前日張家這娃子抓了去一個道昨日王嫂家孩子也被偷了去他老子攪去開河家來怎了一個道罕稀他家的娃子哩趙家夫妻單生這個兒却是生命子一般昨夜也失了那老者點頭嘆息道好狠賊子這村坊上也丟了二三十個小孩子了叔寶就向那老人問道老丈敢問這村坊被往來督工軍士拐騙了幾個小兒去了麼老者道拐騙去的倒也還得個命却拿去便殺了却也不關軍士事自有這一干賊叔寶道便是這兩年年程也好這地方吃人那老者道客官有所不知只為開河這總管好吃的是小兒將來殺害加上五味爛蒸了吃所以有這干賊把人家小兒偷去蒸熟獻他便賞得幾兩銀子賊人也不止一個被盜的也不止我一村正是

總因財利贖人意 變得貪心盡虎狼  
叔寶道怎一個做官的做這樣事怕也不真麼老者道誰說你來怕不一路來聽得哭聲如今弄得各村人夢也做得不得一個安穩的有兒女人家要不時照管不敢放出在

道兒上行走。夜間或是停著燈火看守。還有做著木欄櫃子。將來關鎖在內。客官不信。來隨一隨。領到一處。小人家裏。果是一個木櫃上邊。是人舖陳睡覺防守的。叔寶道。怎不設計拿他。老者道。客官只有今日做賊。那有千日防賊。叔寶點頭稱是。自回店中吃飯。就分付衆家丁道。今日身子不快。便在此地歇了。明日趨行罷。先在客房中打開舖陳。酣睡一覺。想要捉這一干賊人。爲地方除害。捱到晚吃了晚飯。村集沒有更鼓。淡月微明。約莫更盡。叔寶悄悄走出店門一看。街上並無人影。走到市東頭觀望。沒個形影。轉來時忽聽得一家子怪叫。却是夫妻兩個。夢裏不見了兒子。夢中驚喊。倒把兒子驚得怪哭。知道不會著手。彼此啼了一番。自安息了。叔寶又蹺過西來。遠遠望著。似有兩個人影。聚集上來。叔寶忙向店中閃入。門扇縫中張去。停一會。果是兩個人過來。叔寶待他過去。仍舊出來。遠遠似兩點蠅子一般。飛在這廂伏一伏。又向那廂聽一聽。良久把一家子。茄栳門扇撥開。一個進去了。一會子外邊這人先跑。剛到叔寶跟前。叔寶喝一聲。那裏走。照脊梁一拳。打個不隄備。跌了一個倒栽葱。把一個小孩子。也丟在路邊啼哭。叔寶也不顧他。竟趕到那失盜人家來。時這賊也出門了。因聽見叔寶這一喝。正在那廂觀望。不料叔寶又趕到。待要走時。早已被叔寶一脚飛起。一個狗吃屎。跌倒在門邊裏邊。男女聽得門外響時。床上已沒了兒女。哭的叫的披衣起來。叔寶已把這人掖了。掣到自己客

店前來。先打倒這人。正在地下掙坐起來。不料店中家丁。因聽喝聲。了一叔寶聲音。也趕出來看。見這人一把抓住。故此也不得走。此時地下的小兒啼哭。失盜的男女叫喊。集中也在睡夢中驚起。幾個人來。那尋得兒子的人罷了。倒是這干旁觀的人。將這兩個亂打。叔寶道。列位不要動手。拿繩子來拴了。只要拷問他。從前盜去男女。在那廂。有許多黨羽。他是那一方人氏。甚名字。追捕可絕。民患亂打死了。却誰承當。隨喚家丁。將繩來捆了。審他口詞。一個是張粟子。一個陶京兒。都是寧國縣上馬村人。路有一個賊首。叫陶柳兒。盜去孩子。委是殺來蒸熟。獻與麻柳護受。用叔寶審了口詞。天色將明。各村人聽得。拿了小兒的。都來看。男人却被叔寶喝住。只有這些被害女人。捫的咬的。擊柴打的。決攔不住。叔寶此時放又放不得。著地方送官。又怕私自打死。連累叔寶。因此叔寶想一想。道。列位。麻都讓是員大臣。決不作此歹事。他如今將到睡陽不著我。將這二人。送與麻爺。他指官殺人。麻爺斷斷不留他性命。若果然有此事。他見外面擾攘。心下不安。不敢做了。衆人道。將軍講得有理。只不要路上賣放了。又來我們集上做賊。叔寶道。我若放他。我不掣他了。昨日老者見了。就是昨日這位客官。替集上除了一害。要掠些盤費。相謝。叔寶不肯。自押了這兩個賊人。急急趕上大隊。士卒趕到睡陽時。麻叔與令狐達纔到。在行臺坐下。要相視河道開鑿。叔寶點齊了人夫。進見投批。麻叔謀見了叔寶一表人材。



長軀偉貌。好生歡喜。就著他充塞塞副使。監督睢陽開河事務。叔寶謝了。想一想道。狄去邪曾說此人貪婪。難於服事。只一見。便與我職事。也像個認得人的。只是拏著兩個賊人。稟知他。恐他見怪。不稟放了他去。又恐仍舊爲害。也罷。寧可招他一人。怪。不可使這干小兒含冤。却又上前去。跪下道。齊州領兵校尉。有事稟上老爺。麻叔謀不知稟甚事。却也和著顏色。只見叔寶稟道。卑職奉差在牛家集經過。有兩個賊人。指稱老爺取用小兒。公行偷盜。一個叫張要子。一個叫陶京兒。被卑職擒拏。解在外面。解老爺發落。麻叔謀聽了。不覺怫然道。是那個拏的。叔寶道。是卑職。叔謀道。竊盜乃地方捕官事。與我衙門何干。你又過往領兵官。不該管這等的事。令狐達道。若是指官壞事。也該究問。一究問。叔謀道。只我們開河事。理管不來。管這小事。則甚。令狐達道。既拏來。也發有司一問。麻叔謀道。發有司與他詐了錢放。不如我這裏放。分付不必解進。竟釋放去。把叔寶一團高興。丟在水裏去了。正是

開押逃豸獸 張羅枉用心

外面跟隨叔寶的家丁。說拏了兩個賊人。畢竟有得獎賞。不期竟自放了。都爲叔寶不快。不知叔寶却又惹了叔謀之忌。叔謀原先有意。只爲耿純臣奏。睢陽有王氣。故此欲乘治河開鑿他。不意到得睢陽。把一座宋司馬華元墓掘開去了。將次近城城中大戶。央求督理河工。壕塞使陳伯恣。叫他去探叔謀口氣。回護城池。不期叔謀大怒。幾乎要

將伯恭斬首。決意定了河道直城穿過。這番滿城百姓慌張。要顧城外的坟墓。城裏的屋舍。內有一百八十家大戶。共湊黃金三千兩。要買叔謀。沒個門路。却值陶京兒得釋放後。在外邊調喉道。我是老爺最親信的人。這沒生官兒。却來拏我。你看官肯難爲我麼。連他這媽媽。前程少不得斷送在我們手裏。衆人聽他。說得大來。頭是麻總管親信。就有幾個。暗暗與他講。要說這回護城池一節。陶京兒道。我這有一個弟兄。更親近。我指引你去見他。却與他做線引。見麻爺最得意。管家黃金窟。衆人許謝他兩個白金一千兩。黃金窟滿口應承道。都拏來。明日就有曉報。衆人果然將這金銀。教交與黃金窟。黃金窟曉得主人極是見錢歡喜的。便乘他日間。在房中打睡時。悄悄將一個恭獻黃米三千石的手本。并金子。都擺在桌上。一片煎燈。待他醒時。問及進言。站在側邊時許久。正是申時相近。只見叔謀從床中跳起來道。你這斷這等欺心。怎落我金子。又推我一跌。把眼連擦幾擦。見了桌上金子。大笑道。我說宋襄公。斷不謊我。斷落不去的。黃金窟看了。笑道。老爺是那個宋襄公。送爺金子。叔謀道。是一個穿絳色衣帶進賢冠的。他求我護城。我不肯。又央出一個暴眼大肚皮鬍子。戴進賢冠。穿紫的叫做甚大司馬華元。來說這斷又使勢。要把我細縛鎔銅汁灌我口內。驚我。我必不肯。他兩個只得應承。送我黃金三千。要我方便。我正不見金子。怕人姓落。與守門的相爭。被他推了一跌。不期金子已擺在此了。待我

點一點。不要被短少。黃金窟又笑道。爺想做夢了。這金子是睢陽百姓。央我送來與爺求方便的。有甚宋襄公。叔謀道。豈有此理。明明我與宋襄公。華司馬說話。怎是夢。黃金窟道。爺再想一想。還是爺去見宋襄公。宋襄公來見爺。如今人在那裏。相見在那裏。叔謀又想一想道。莫不是夢。明明聽得說上帝賜金三千兩。取之民間。這金子豈不是我的。黃金窟道。說取之民間。這宗金子。原該爺受的。但實是百姓要保全城中。廬舍。送來爺不可說這夢話。叔謀笑道。我只要有金子。上帝也得民間也得。就依他保全城郭。便了。把手本收了。分付明日出堂。即便改定道路。次日升堂。叫壕寨使。此時陳伯恭正在督工。只有叔寶在彼伺候。過來參謁。叔謀道。河道掘離城尚有多遠。叔寶道。尚有十里之遙。縣官現在出牌。着令城中百姓。搬移拆毀房屋。與工。叔謀道。我想前日陳伯恭說回護城池。大是有理。這等堅固城池。繁盛煙火。怎忍將他拆去。又使百姓這等遷移。不若就在城外取道。莫驚動城池罷。就差你去相視。秦叔寶道。前日爺臺已畫定圖式。分付說奉旨要開鑿此城。洩去王氣。恐難改移。叔謀道。你這個人。奉旨開鑿王氣。只要在此一方。何必城中。凡事擇便而行。說甚畫定圖式。快去相視。回我。叔寶領了這差。是個好差。經過鄉村人戶。或是要免掘他墳墓田園。或是要求保全他房產的。都十兩五兩。二十三十。央人來說。叔寶一概不受。止約定一個更改的河道。回覆。叔謀恰是這日。副總管令狐達。聞知要改河

道。來見叔謀。彼此議論爭執不合。只見叔寶跪下稟道。卑職蒙差相視河道。若由城外取道。紆迴較城中。差二十餘里。叔謀正沒發惱。處道我但差你相視城外河道。你管甚差二十里三十里。叔寶道。路遠所用人工要多。錢糧要增。限期要寬。卑職也要稟明叔謀。越發惱道。人工不。你家人工錢糧不用你家錢糧。你多大官。在此胡講。這話分明是使令狐達。令狐達道。民間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大小是朝廷的官。管得朝廷的事。也都該從長酌議。況此城開掘。奉有聖旨的。叔謀道。實兒只說聖旨。這迴護城池。宋襄公奉有天旨。前日夢中我為執法。幾乎被華司馬。銅汁灌殺。那時叫不得你兩人。應令狐達大笑道。那裏來這等鬼話。叔謀又向叔寶道。是你這樣一個朝廷官。也要來管朝廷事。你得了城外百姓的銀子。故此來胡講。我只不用你。看你還管得麼。令狐達爭不過叔謀。憤憤不平。只得自回衙宇。寫本題奏去了。叔寶出得門來。叔謀裏面已掛出一面白牌。道城壕寨副使秦瓊。生事擾民。阻撓公務。著革職回籍。秦叔寶看了道。狄去邪原道。這人難服事。果然。即便收拾行李。還家。却不知道這是天教。全叔寶處。莫說當日工程。嚴急。人半死亡。後來隋主南幸。因河道有淺處。做造一丈二尺。鐵脚木鵝。試水深淺。共有一百二十餘處。查將淺處。兩岸丁夫。督催官騎。盡埋地下。道叫他生作開河夫。死為扒沙鬼。麻叔謀以致問罪。腰斬。這時若是叔寶督工。料也難免。正是

得馬何足喜

失馬何必憂

老天愛英雄

顛倒有奇謀

叔寶因遭麻叔謀罷斥，正收拾起身，只見令狐達差人來要他麾下効用。秦叔寶笑道：「我此行不過是李玄邃爲我謀避禍而來，這監督河工料也做不出事業來。況日那些無賴的在這工上希圖收買些役夫，姓相些工食，或是犯打狠罵，逼索些常例，到後來班級勒功得賞賜些，我志不在此，不去何爲？便向差官道：『卑職家有八旬老母，奈奉官差，不得已而來。今幸放回，歸心如箭，不得服事令狐爺。』打發了差官，又想了總管平日待我好，且在李玄邃羅老將軍分上，不曾看我我回日另要索取，言回他麾下，也畢竟還用我，但我高高興興出來，今又轉去，這叫做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了。看如今工役不休，巡游不息，百姓怨憤，不出十年，天下定然大亂，這時怕不是我輩出來掃除平定，功名爵祿，只爭遲早，何必着急？况家有老母，正宜裁水承歡，何苦戀這微名，虧了子職？又想若到城中來，總管必要取用我，卽劉刺史這等至親，也有之。不若還在山林寄迹，因此就於齊州城外村落去處，覓一所房屋。」

前帶寒流後倚林

桑榆冉冉綠成陰

半籠翠色編朝縷

一榻聲言隱暮禽

窗外煙光連戲綵

樹頭風韻響鳴琴

婆娑未滅英雄氣

提筆開成梁父吟

草草三間茅屋裏，邊有幾間內房堂側，深竹裏有幾間書房，週圍短牆，植以桑榆疎籬，離外是數十畝麥田，米地。叔寶自入城中，見了世親，說起與世不合，不欲求名之意。秦母因見他爲求名，常是出差，這等奔走，也就決意叫他安居。叔寶就將城中宅子，贈與樊建威，酬他看顧家下之意。自與母親妻子，移到村居，樊建威與賈潤甫，還勸他再進總管府。叔寶微笑道：「光景也只如此，倒是偷得一兩刻閑，是好處。後來總管得知，也來叫他復役，叔寶只推母老，自己有病，不肯著役來總管，也不苦苦強他。凡一處朋友來的，也不拒，只爲親老自己，不敢出外交游。每日尋山問水，種竹澆花，酒運黃昏，棋消白晝，一切英豪壯氣，盡皆收斂，就是樊建威賈潤甫，都道可惜這個英雄，只爲連遭折挫，就便意氣消磨，放情山水，不知道他已看得破，誠得定，曉得日後少他不得，不肯把這英雄氣，輕易用去，故爾如此，正是。」

日落淮城把釣竿

晚風習習葛衣單

丈夫未展絲綸手

一任旁人帶笑看

總評：自來英雄豪傑，隨處要救濟人，貪官污吏，立心要剗別人，原屬兩途，不意天公巧於播弄英雄，使叔寶不是好一番難陟，何以全其品志，爲後日功名之地。至若麻叔謀好嘆嬰兒，行同狗彘，罪不容誅，然冠裳中吃人腦者，更似無足怪。

第三十四回

灑桃花流水神歌

割玉腕爭心報寵

詞曰：芳菲盡已，蕙蘇香何細。桃片片，隨風起。光搖碧  
水，遠夢繞長堤。牽情難擬。盪舟瞥見，心堪醉。總魅何  
足異。魂魄憑誰寄。香如篆燭成。湧河良夜靜。星斗光衣  
袂。驚看處，清涼一帖。痊人快。右調千秋歲。

自昔濁亂之世，謂之天醉。天不自醉，人自醉之。則天亦難  
自醒矣。况許多金瓶套鎖，玉索纏身，眼前無數快樂風光，  
誰肯清心寡欲，看破塵迷。且說煬帝見這些美人，個個鮮  
妍嬌媚，淫蕩之心，愈覺有興。不論黃昏白晝，就像狂蜂浪  
蝶，日在花叢中遊戲。衆美人亦因煬帝留心，裙帶便個個  
求新立異，儘感他薄片刺之歡。一日煬帝在清修院，與秦  
夫人微微的吃了幾杯酒。因天氣炎熱，攜著手走出院來。  
沿著那條長渠，看流水裏，原來這清修院，四圍都是亂  
石疊斷出路，惟容小舟，委委曲曲，搖得入去。裏面許多桃  
樹，彷彿是武陵桃源的光景。二人正賞玩這些幽致，忽見  
細渠中，飄出幾片桃花瓣來。煬帝指著說道：「有趣，有趣。見  
幾片流出院去，上邊又有一陣浮來許多胡麻飲，夾雜在  
中間。」秦夫人看了，咳嗽道：「是那個做的？」煬帝笑道：「就是妃子  
妙對。再有何人？」秦夫人道：「妾實不知。」忙叫宮人將竹竿去  
撈起來看，却不是明綵做的，瓣瓣都是真桃花。這微有香  
氣。煬帝方纔吃驚道：「這又作怪了。」秦夫人道：「莫非這條渠  
與那仙源相接？」煬帝道：「這渠是朕新挖與西京大液池水  
接，那裏甚麼仙源？」秦夫人道：「既如此說，如今這時候，怎得  
有桃花流出？二人你看我看，沒理會處。」秦夫人道：「妾與陛

下撈一隻小舟，沿渠找尋上去。自然有個源頭。煬帝道：「妃  
子說得有理，遂同上了一隻小龍船，叫宮人撈了窩穿花  
拂柳，沿著那條渠兒，灣灣曲曲，尋將進去。只見水面上或  
一葉或兩瓣，斷斷續續，皆有桃花。過了一條小石橋，轉過  
幾株大柳樹，遠遠見一個女子，穿袖領紫綳衫兒，蹲踞水  
邊，連忙撈近看時，却是妾娘。在那裏酒桃花入水，正是

嬌羞十五小宮娃

慧性靈心實可誇

欲向天台隱劉阮

沿渠細細散桃花

煬帝看見大笑道：「我道是那個，原來又是你這小妮子。在  
此弄巧，妾娘笑吟吟的說道：『若不是這幾片桃花，萬歲此  
時不知在那裏受用去了。』」撈這小船兒來，尋妾娘笑  
道：「偏你這小妮子，曉得這般頑耍，還不快上船來。」妾娘下  
了船，秦夫人問道：「別的都罷了，這桃花你從何處得來？」  
妾娘道：「還是三月間，樹上採的。妾將蠶盒兒盛了，菓子不  
意得到如今，猶是鮮的。」煬帝道：「留花還是偶然，你這等小  
小年紀，又不讀書識字，如何曉得桃源故事？」又將胡麻飯  
夾在中間，妾娘帶笑說道：「妾女子，書雖不能多讀，桃源記  
也曾看來。秦夫人對煬帝道：「妾觀漢書晉書，不厭談烈事，  
多可採。至若秦史紀事，惟以奸詐而霸天下，毫無足取。即  
如桃源一事，其說亦甚幻。」煬帝笑道：「是何言與？」朕覽始皇  
本紀，見他巡行天下，封禪泰山，赫然震壓一時，不要說別  
事，即如一道長城，至今七八百年，外寇不能長驅而入，皆  
此城保障之功也。」秦夫人道：「秦至今七八百年，長城恐都

壞了。若不修補，難免後日之患。楊帝道：「這自然。況當朕之世，不為修補，更有誰人肯與此工？」只在早晚，要差人幹這節事。秦史上，還有始皇，建阿房宮一段，好容易緊也。算一代英雄之主，此書在景明院殿中，我們撐到景明院去取來看。不一時，撐過了龍鱗宮，向南就是景明院。楊帝與秦夫人、娘娘、齊上岸來，見景明院門首，有寶象停在。外原來蕭后因天氣炎，聽得景明院大殿，於願宏敞，這拉袁紫煙到此納涼。正與主樂夫人在殿上下棋，楊帝忙止住宮人，不許進去。報曰：「秦夫人前時來，原見蕭后棋于殿前，妾難殿庭。袁貴人在館內，瞥眼看見，忙說道：「娘娘陛下來了。」蕭后見說，忙起身同嬪夫人、袁紫煙出來迎接。楊帝笑道：「御妻為何不與朕計，盤下自到此？」蕭后笑道：「陛下不見妾的招紙麼？」秦夫人忙問道：「娘娘什麼叫做招紙？」蕭后道：「妾因宵來不見陛下宮，就寫一張招紙，差宮奴各宮院找尋。楊帝笑道：「御妻且住。」招紙上怎麼樣寫法？」蕭后道：「招紙上麼寫道：妾自不小心，失去風流天子一個，身邊並無別物，倘有收留者，賞銀五百，假信銀五百。楊帝聽了，大笑道：「難道朕一千也不值，正值得五百？」引得衆人哈哈大笑。起來，楊帝坐在上面，看著棋枰說道：「你們可賭什麼？」梁夫人道：「賭是賭一件東西，仍回與陛下說。」楊帝又道：「白的要輸了呢。」御妻快在東角上，點了他那一隻的眼。若是弄得他死，還可以排直道。蕭后笑道：「眼是陛下的，其技只怕陛下就用氣力也未必。」得他死，大家正

在那裏說說笑笑，忽聽得笛聲隱隱而去。袁紫煙道：「笛聲從何處來？」楊帝正要側耳而聽，忽一陣荷風，從窗外吹來，吹得滿殿皆香。蕭后道：「香又從何處來？」楊帝忙叫捲起簾子，同蕭后走出殿外，只見二三十隻小船，滿載荷花，許多美人坐在中間，齊唱採蓮歌。雅娘、貴兒、各吹風笛，和衆人飛也似往北海中搖來。楊帝一嘆，乃是十六院美人宮女，見日斜風起，故一齊回棹。因大笑道：「這些宮女們，到回要子。」蕭后道：「皆賴陛下教養之功。」楊帝又笑道：「還虧御妻不妒之力，笑說未了那些船，早望見楊帝，在景明院便不收入渠中，都一齊先趕快，亂紛紛的，望殿邊搖來，搖到面前看時，大家的紅羅綠綺，都被水澆濕了。楊帝與蕭后鼓掌大笑了一回。梁夫人已分付擺宴在殿，請楊帝與蕭后、蕭后、上坐了。秦夫人、梁夫人、與袁貴人打橫，楊帝叫這些美人，都上殿來，把十來條龍草細席鋪地，安放上矮桌，果盒叫衆美人席地而坐，每人先賞酒三杯，然後傳花擊鼓，縱橫暢飲。楊帝見殿中薰風拂拂，全無半點暑氣，又見蕭后與衆夫人美人，各各嬌艷，打趣說笑，不覺吃的爛醉，遂起身攜着蕭后，到碧紗廚中去睡。衆人也起身出殿，四散消涼。蕭后睡了一回，見楊帝沉沉的睡去，便輕輕的抽身起來，與秦夫人、梁夫人、袁紫煙、抹牌、耍子，不上一個時辰，忽聽得楊帝在碧紗廚內，山搖地動的，吆喝起來。蕭后與衆夫人大驚，忙走近前，看見楊帝睡在牀上，昏迷不醒，緊緊兒將兩手抱住，口中不住的喊道：「打殺我也打殺

我也蕭后着了忙，急傳懿旨，宣太醫，元方火速到西院來診脈，用了一劑安神止痛湯。蕭后親自煎好，輕輕的灌與煬帝服下，未能甦醒。各院夫人曉得了，如飛的又到景明院來看問。大家守在牀前，一晝夜，還自昏迷不醒。時朱貴兒見這光景，飲食也不吃，坐在廂房裏，只顧悲泣。韓俊娥對貴兒說道：「酸孩子，萬歲爺的病，儘料想你替不得的。爲什麼這般光景？朱貴兒拭了淚，說：「你們衆姊妹，都在這裏靜聽。我說大凡人做了個女身，已是不幸的了，而又棄父母，拋親戚，點入宮來，只道紅顏薄命，如同蘆草，卽填溝壑。誰想遇着這個仁德之君，使我們時傍天顏，朝夕懽樂。莫謂我等真有無雙國色，還著容貌，該如此寵眷，設或遇著強暴之主，不是輕賤凌辱，卽是幽宮守死，曉得什麼憐香惜玉，怎能如當今萬歲情深，個個體貼得心安意樂。所以侯夫人恨薄命而自縊身亡，王義念洪恩而思捐下體。這都是萬歲感入人心處，不想於今遇着這個病症，看來十分沉重，設有不諱，我輩作何結局？不爲悍卒妻，定作驕兵婦，如何如何？說到傷心處，衆美人亦各嗚嗚的涕泣起來。袁貴兒道：「我想世間爲人子者，儘有父母有難，願以身代，我們天倫之情，雖絕，而君父之恩，難忘，何不今夜大家禱告神靈，情願減奴輩陽壽十年，燒一炷心香，或者感動天心，轉凶爲吉，使萬歲卽時甦醒，調理痊愈，也不枉苦歲半昔間，把我們愛惜。衆美人聽見寶兒說了，便齊聲贊道：「袁家妹子，說得有理，齊到後庭中，擺設香案，朱貴兒心

中想道：「我們雖是虔誠叩禱，怎能教威威格得天心顯應？我想爲子女者，往往有割股求親，反享年有永，我今此身已屬朝廷，卽殺身亦所不惜，何況禮上一塊肉，遂打算傳當抽了一把佩刀，走到庭中來。那時韓俊娥、朱貴兒、委娘、雅娘、袁寶兒等，齊齊當天跪下，各人先告了年庚日時，後告願減衆人陽壽，保求君王病體安寧。禱畢，大家起來，正欲收拾香案，只見朱貴兒雙眸帶淚，把衣袖捲起，露出一隻雪白的玉腕，右手持刀，咬着臂上一塊肉，狠的一刀割將下來，鮮血淋漓，放在一隻銀碗內，衆人多吃了一驚。雅娘忙在罐中撮些香灰，掩上用絹紮好，正是

鬚眉男子無爲

柔脆佳人偏異

今朝割股酬恩

他年殉身香史

貴兒將割下來的肉，悄悄藏着，轉到殿上來，恰好蕭后要煎第二劑藥，貴兒去承了，私把肉和藥，細細的煎好，拏進去。蕭后與煬帝吃了，不上一個時辰，便徐徐的醒將轉來，看見蕭后與衆夫人美人，多在牀前，因說道：「朕好苦也，幾乎與御妻等不得相見。蕭后問道：「陛下好好飲酒而睡，爲何忽然疼痛起來？煬帝道：「朕因酒醉，昏昏睡去，夢見一個武士，生得相貌兇惡，手執大棍，轟地裏將朕照腦門打下，打得朕昏暈幾死，至今頭腦之中，如劈破的一般，痛不可忍。蕭后與衆夫人，各各安慰了一番，早驚動了文武百官，一個個都到西苑來問安。知是夢中被打傷腦，今已平愈，遂各散去。時秋去，邪已到東京，聞知煬帝頭腦

害病。心中凜然。方信鬼神之事。毫釐不爽。遂把世情看破。往終南山訪道去了。正是

鬼神指點原精妙 名利俱爲罪孽緣

且說虞世基因兩月前。場帝見苑中御道窄隘。敕他更爲修治。虞世基領了旨意。不上一月。不但御道鋪平。廣闊又增了一座。駐蹕高亭。一座迎仙橋。鑿儀衛。又簇新收拾了一副。兩簿儀仗。專候場帝病體勿藥。裝點游幸。時場帝病好數日。已在宮中與蕭后宴樂。見說御道改闊。儀仗齊整。便坐大殿。受百官朝賀。遂詔各官俱於西苑賜宴。場帝上了七寶香輦。一隊隊排開。這些簇新的儀仗。衆公卿騎馬簇擁而行。真是苑迎劍佩。柳拂旌旗。不一時到了西苑。場帝便傳旨。將御宴擺在船上。場帝坐了龍舟。百官乘了風舸。先游北海。後游五湖。君臣盡情賞玩。場帝吃到興豪之際。叫文臣賦詩以記一時之盛。時翰林院大學士虞世基司隸大夫薛道衡。光祿大夫牛宏。各有短章獻上。場帝覽了衆臣的詩大喜。各賜酒三杯。自飲。巨觴道。卿等俱有佳作。朕豈可無詩。遂御製望江南八闕。單咏湖上八景。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景好。輕彩翠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湖上柳。煙裏不勝催。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煙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

湖上露。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蔽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視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瓶。無意穠香衾。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

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水邊勻玉粉。濃葩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熳。插鬢苦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豔。玉窗晴暖燠添華。清賞思何賒。

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采蓮人。清唱覆頻頻。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管朱絃聞畫夜。踏青闌草事青春。玉輦從羣真。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甲緩。醉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豔奉杯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王正清安。

湖上水。流遠禁園中。斜日緩搖清翠動。花落香燠衆紋紅。蘋末起清風。閒縱目魚跳。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

場帝賦完。羣臣贊誦。各各獻觴稱賀。場帝與衆臣又痛飲了一番。遂命罷宴。轉船。衆臣謝了宴。俱穿花拂柳而去。場帝上了變輿回宮。蕭后接住問道。今日陛下賜宴羣臣。爲樂何如。場帝道。今日飲酒甚暢。就將羣臣獻詩。并自己做詞八首。一一說了。蕭后道。目今秋月正明。正是賞心樂事。

之時。然在舟中與湖光爭色。不若尋芳與花柳爭妍。煬帝笑道。如今御道。比前改得廣闊。又增了駐蹕亭。迎仙橋。過橋去。就是舊日的暢情軒。收拾得更覺有趣。蕭后道。既如此說。妾明日必要奉陪陛下。去。徧游一番的了。煬帝道。御妻要游。不可草率。明日趁此月白風清。須作一清夜游。方得暢快。蕭后道。既然夜游。宮中妃妾。皆未到西苑。帶他們去看看也好。煬帝道。這倒使得。明日叫御林軍。多撥些馬疋。與他們騎着奏樂。朕與御妻。一路看月而去。蕭后大喜道。如此最妙。煬帝道。馬上奏樂雖好。但須得幾章新詩。譜入笙簫。方不負此良夜。蕭后道。陛下天才瀟灑。何不御製一章。待妾教他們連夜打出。以見一時之勝。煬帝道。御妻之言有理。待朕製詩。遂一邊飲酒。一邊揮毫。早已製成清夜游曲一章。

洛陽城裏清秋矣。見碧雲散盡。涼天如水。須臾山川生色。河漢無聲。千樹裏一輪金鏡。飛起。照瓊樓玉宇。銀殿瑤臺。清虛澄澈真無比。良夜情不已。數千乘萬騎。縱游西苑。天街御道。平如砥。馬上樂竹媚絲妓。與中宴金。甘玉旨。試憑三吊五。能幾人不虧聖德。窮華靡。須記取。隋家瀟灑王妃。風流天子。

煬帝作完。遞與蕭后看。蕭后讀了一遍。大喜道。陛下宸思清俊。御翰淋漓。古來帝王。莫不能及也。隨叫宮中善唱的。連夜習熟。明夜要游西苑。煬帝又叫近侍。騰一紙傳。與迎暉院朱貴兒。叫他教各院美人唱熟。明夜馬上來迎。總在

暢情軒取齊。分付畢。方與蕭后安寢。正是  
昏主惟圖樂  
妖妻只想游

江山將燼矣

新曲幾時休

總評 妾娘臨流洒花。宮女採蓮唱歌。韻事趣事。不一而足。正在情濃譫樂之時。忽然當頭一擊。擊出一個情真義切的朱貴兒來。說出有許多大議論。割腕救主。噫。世間果有此婦乎。何耳目中未之見也。

第三十五回 樂永夕大士奇觀 清夜游昭君淚塞

詞曰 挖心啞血打疊就一人歡悅。消心思忙中撮引。奇峯突出塞外黃花。青標粉。落瑤楊柳容裝絕更風高。試驪放長林成國色。月如練。天如碧。心同醉。歡同席。看紅裙錦隊偏山蟻。列香車寶轎階填邊。綠雲素影尊前立。趁今宵馬上誓心盟。姮娥泣。右調滿江紅

天地間的樂事。無窮無盡。婦人家的心事。愈巧愈奇。任你鐵錚錚的好漢。也要弄得精枯骨化。何況荒淫之主。怎肯收糧。再說煬帝與蕭后在宮中安寢。了一宵。直到午牌時候。方纔起身。便傳旨叫御林軍備馬千匹。一半宮門伺候。一半西苑伺候。又敕光祿寺。凡苑內庭中。軒中山間殿上。俱要預備供應。以便衆宮人隨地飽餐暢游。不多時。金烏西墜。早現出一輪明月。煬帝與蕭后用了夜宴。大家換了清淨龍衣。攜手走出宮來。看見月華如練。銀河淡澹。二人滿心歡喜。上了一乘。並坐玩月的香輿。上面是兩個坐兒。四圍簾幕高高捲起。輿上兩旁。可容美人數個。送進飲食。



隨命衆宮女上馬，分作兩行。一半在前，一半在後，護送的奏樂而行。這夜月色分外皎潔，照的御道如同白晝。衆宮人都濃妝艷服，騎在馬上，一簇綺羅，千行絲竹，從大內直排至西苑，但見

妖嬈幾隊宮中出，  
簫管千行馬上迎。  
聖主清宵何處去，  
爲看秋月到西城。

煬帝在輿上，看見這等繁華，十分快暢。對蕭后說道：聞昔時周穆王乘八駿馬，西至瑤池，王母留宴，一時女樂之勝，千古傳爲美談。以朕看來，亦不過如此光景。蕭后道：瑤池闕苑，皆屬玄虛。今夕之游，乃是真瑤池耳。煬帝笑道：若今日是瑤池，朕爲穆天子，御妻便是西王母了。蕭后亦笑道：妾若是西王母，陛下又要思念董雙成，與許飛瓊矣。二人相視大笑。不多時，車駕已進了西苑，有一院，卽有夫人領著笙歌來接。近一院，又有夫人領著鼓樂來迎。前前後後，遍地歌聲，往往來來，盡皆女隊。霎時行過了駐蹕亭，迎仙橋，就是暢情軒。那軒四面八角，造得寬大宏敞，臺基盡是白石砌成，可容千人比足。軒內結綵張燈，如同一架燧火。煬帝到此，便叫停駕片時。衆宮人抬御轎上了臺基，向南停住。衆夫人下馬，上前相見。煬帝舉目一看，只有十四院夫人，却不見了翠華院花伴。鴻綺陰院夏瓊瓊，便問清修院秦夫人道：爲何花妃子與夏妃子不見？秦夫人道：他兩個就來。煬帝正欲再問，聽見一派細樂，隱隱將近。衆宮人指着橋上說道：好好看看，煬帝遂同蕭后下轎來，站在

月臺上，望見有十來對五色長旛，旛上盡是一對小小紅燈，在馬上高高擎起。過後又七八人，雲冠羽衣，如陳妙常打扮，各執鳳笙龍笛，象管玉板，雲羅小鼓，細細的奏清夜游一章。隨後一個，捧著雲柄香爐，一個執著淨中引磬，忽見橋上推起一座山來，却用青白細絹，玲瓏紮成，無樹無花，空巖峭壁，裏邊立着一尊玉面觀音，頭上烏雲高髻，居中一股鬘鳳金釵，明珠挂額，胸前兩股青絲分開，身上穿一件大紅遍地棉襖，外邊罩着光綾純素披風，一手執着淨瓶，一手拈著楊枝，赤著一雙大白足而立。旁邊站著一個合掌的紅孩兒，頭上雙尖了鬘，露出一雙玉腕，帶著八寶金鑲錫，身上穿一件白綾花繡比甲，胸前錦包裏肚下，身大紅褲子，腿上赤金扁錫，也赤著雙足，笑嘻嘻的仰首鞠躬，看著觀音而立。面前一張小桌，桌上兩竿畫燭，中間一座寶鼎，香煙繚繞，氣沖九霄。七八個宮人抬著走，煬帝將雙手搭伏在蕭后肩上，正看得忙亂時，忽見一騎綵雲也似，飛將過來，放著嬌聲，向頭導喊道：萬歲娘娘在上，你們往軒後轉入臺基上去，分付畢，卽便下馬。上來相見，蕭后道：原來是花夫人。花夫人對煬帝道：陛下與娘娘且進軒中，好等他們來朝奏。衆人把御轎停過一邊。煬帝一手挽著蕭后，問花夫人道：裝觀音與紅孩兒的，是那一院的？宮人有這等美貌，裝得這樣妙。蕭后道：那個裝觀音的，有些厮像朱貴兒，那個裝紅孩兒的，好是袁寶兒。煬帝笑道：御妻那裏說起，貴兒與寶兒，多是一對窄窄的金蓮，如今

是兩雙大白足。花夫人笑道。妾聽見前日陛下贊賞大白的。宮人。故選這一對來。孝順陛下。正說時。見這些裝扮的。都下馬上。臺基來叩首。落後那尊觀音與紅孩兒。也上前合掌俯伏。煬帝攙起仔細一認。果是朱貴兒與袁寶兒。大笑道。御妻眼力不差。正是他們兩個。這是這雙足。怎樣弄大的。貴兒跳起一足來。煬帝扯來細看。却用白綾做成。十個脚指。月下看去。如同天生就的。煬帝笑道。真匪夷所思。蕭后平昔最喜寶兒。見他裝了紅孩兒。便扯他近身。撫摩他雪白雙臂。凍出冰冷。便說道。苑中風露利害。你們快去換裝了罷。煬帝亦對朱貴兒道。你也身上單薄。便伸手向他衣袖裏來。那曉得貴兒臂上刀痕。尚未痊愈。見煬帝手進袖中。忙把身子一閃。煬帝早摸著玉腕上。用紙包裹。便問貴兒道。臂上爲什麼。貴兒一眼看著蕭后。笑而不言。煬帝是乖人。見這光景。便縮手不去再問。又聽見左右報道。又有好看的來了。煬帝忙同蕭后出軒。望見橋上有幾對小旗標槍。在前引著馬上十來個盤頭燈婦。都是短衣窄袖。也有彈箏的。也有抱月琴的。那個花腔小鼓。賣弄風騷。這個輕敲象板。聲清韻叶。後邊就是兩對盤頭女子。四面琵琶。在馬上隨彈隨唱。擁著一個昭君。頭上錦尾雙豎。金絲紮額。貂套環圍。身上穿著一件五綵舞衣。手中也抱著一面琵琶。正看時。只見夏夫人上來相見。煬帝問夏夫人道。那個裝昭君的。可是薛治兒。夏夫人答道。正是。隨把手指著四個彈琵琶的道。那個是韓俊娥。那個是杏娘。那

個是安娘。那個是雅娘。陛下還是叫他們上臺來唱曲。還是先叫他們下面跑馬。煬帝笑道。他們只好是這等平穩的走。那裏曉得跑甚麼馬。梁夫人道。這幾個多是薛治兒的徒弟。閒著在苑中牽著御廄中的馬。時常試演。樊夫人道。第二個就要算袁寶兒跑得好。此時寶兒貴兒多改了宮妝。站在旁邊。蕭后笑對寶兒道。既是你會跑。何不也下去試一試。煬帝拍手道。妙極妙極。朕前日差裴矩與西城胡人。換得一匹名馬。神駿異常。正好他騎。不知果會牽來。左右稟道。已備在這裏伺候。煬帝道好。快快牽來。左右忙把一匹烏驃馬。帶到面前。寶兒憨憨的笑道。賤妾若跑得不好。陛下與娘娘夫人。不要見笑。遂把鳳頭弓鞋緊兜了一兜。腰間又添束上一條鸞帶。走到馬前。將一隻白雪般的纖手。扶住金鞍。右手縋著絲鞭。也不躊躇。輕輕把身往上一聳。不知不覺。早騎在馬上。煬帝看了喜道。這個上馬勢。就好極了。夏夫人下去傳諭他們。先跑了馬。然後上臺來唱曲。煬帝叫手下。將龍鳳交椅。移來與蕭后沿邊坐下。衆夫人亦坐列兩旁。袁寶兒騎著馬。如飛跑去。接著衆人。輒轉身揚鞭。領頭帶著馬上奏樂的一班宮女。穿林繞樹。盤旋遊。煬帝聽了。便道這又奇了。他們唱的。不是朕的清夜游詞。是什麼曲。這般好聽。汪夫人道。這是夏夫人要他們裝昭君出塞。連夜自製了塞外曲。教熟了他們。故此好聽。煬帝也沒工夫回答。伸出兩指。只顧向空中亂圈。正說時。只見一二十騎宮女。不分隊伍。如煙雲四起。紅的奇

的。白的黃的。亂紛紛的。一陣滾將過去。直到西南角上。一個大寬轉的所在。將昭君裹在中間。把樂器付與宮娥執了。遂對對跑將過來。盡往東北角上收住。雖不甚好。也沒有個出醜。衆人跑完。止剩得裝昭君的與袁寶兒兩騎在西邊。先是寶兒將身斜著半邊。也不縮絲。兩隻手向高。高的調弄那根絲鞭。左顧右盼。百般樣弄俏。跑將過來。正看時。只見那個裝昭君的。如掣電一般飛來。煬帝與蕭后衆夫人。都站起來看。並分不出是人是馬。但見上邊一片彩雲。下邊一團白雪。飛滾將來。將寶兒的坐騎起身。加上一鞭。帶跑至東邊去了。又一回。袁寶兒領了數騎。慢騰騰的去到西邊去。東邊上。還有一半騎女。與昭君擺著。只聽得一聲鑼響。兩頭出馬。如紫燕穿花。東西飛去。過了三四對。又該是袁寶兒與薛治兒出馬了。他兩個聽見了鑼聲。大家只把一隻金蓮。踹在燈上。一足懸虛。將半身靠近馬。一手扳住韉鞍。一手揚鞭。兩頭跑將攏來。剛到中間。他兩個把身子一簣。煬帝只道那個跌了下來。誰知兩個頭。交相換馬的。跑回去了。喜得個煬帝把身子前仰後合。鼓掌大笑道。真正奇觀。蕭后與衆夫人宮人。沒一個不出聲稱贊。只見薛治兒等。下了馬。領著隊。走上台來。煬帝與蕭后也起身。泰夫人對煬帝說道。停回他們唱起塞外曲來。只怕陛下還要神飛心醉。煬帝正欲開口。只見薛治兒領著一班上前來。要叩見煬帝。頭搖手忙。扯薛治兒近身。見他打扮的儼然自個絕妙的昭君。便把一雙御手。扶住

治兒的身子。低低叫道。好好治兒。朕那裏曉得你有這樣絕技在身。若不是娘娘來游。就一千年也不曉得真個像煞。那時極妙的真昭君來了。便在內相手裏。取自己一柄。渾金宮扇。扇上一個毛兔扇墜。賜與治兒。治兒謝恩收了。蕭后道。怎不見袁寶兒。楊夫人指道。在娘娘身後。躲著蕭后。調轉身來笑問道。你學了幾時。就這樣跑得純熟得緊。也該貧勞的纔是。煬帝聽見笑說道。不是朕爲厚薄。叫朕把什麼賜你。也罷。待朕與娘娘借一件來。蕭后見說。忙向頭上拔下一隻龍頭金簪來。遞與煬帝。煬帝即賜與寶兒。寶兒偏不向煬帝謝恩。反調轉身來。要對蕭后謝恩。蕭后一把拉住煬帝。帶笑罵道。你看這賊妮子。好不乖。薛治兒與衆夫人。正要取琵琶來唱曲。煬帝道。這且慢。叫內相取粧花絨鋪毯。鋪在軒內。用繡墩矮桌。席地設宴。左右領旨。進軒去安排停當。出來請聖駕上宴。煬帝與蕭后。正兩一席。用兩個錦墩。並肩坐了。東西兩旁。一邊四席。俱用繡墩。是十六院夫人。與袁貴人。坐下。煬帝又叫內相。居中擺二席。賜裝昭君的。對著上面。衆美人團團盤膝而坐。煬帝道。今夜比往日。頑得有興有趣。御妻與衆妃子。不可不開懷暢飲。又對衆美人道。你們也要飲幾杯。然後歌唱。愈覺韻致。說說笑笑。吃了一回。薛治兒等各抱琵琶。打點伺候。煬帝道。朕製的清夜游詞。剛纔各院來迎。已聽過幾遍了。你們只唱夏妃子的塞外曲罷。夏夫人道。豈有此理。自然該先歌陛下。的天章。煬帝道。朕的且慢。於是衆美人各把

聲骨鎮定方纔吐過雲之調。發過樂之音。先是雙昭君的名。是粉蝶兒唱道。百拜君王。後道里百拜君王。謝伊家。

把人掀髯。沒些兒保國開疆。却教奴小裙釵宮闈女。向老單于調說萬種愁腸。教人萬種愁腸。却付與琵琶馬上。

第二隻牌名是泣顏回。回首望爺娘。抵多少。步屣登岡。珠藏閣閣。幾會經途路風霜。是當初妄想。把

提策不合門欄望。熱騰騰坐昭陽。美滿兒國丈風光。衆美人唱得悠悠揚揚。高高低低。薛治兒還要做出這些

悽楚不堪的聲韻態度來。叶入琵琶調中。唱一句和一句。彈得人聲寂寂。宿鳥啾啾。喜得煬帝。沒什麼贊嘆。總只叫

快活。把咒魘只顧笑飲。薰后對夏夫人道。曲中借父母奢望。這種念頭。說到自己身上。虧夫人慧心巧思。教人得妙

如今第三隻。叫什麼牌名。夏夫人道。是石榴花。聽唱道。却教我長門寂寞。妒鴛鴦。怎憐我眠花夢月守空房。漫

說是皇家雨露。誰做個萬里投荒。笑堂堂漢天子。是什麼綱常。便做妙計周郎。也算不得王闡將帥功勞。帳這

勞勞攘攘。馬蹄兒北向顛狂。怎似冷霧長揚。聽胡笳一聲聲。交河上。不白人靴尖。踏破泥千行。第四隻牌

名是黃龍滾。愁一回塞上賢王。肯惜伶仃模樣。思那日朝中君相。慘撇下別時惆悵。閃得人白草黃花路正長。他那裏擺雲陣。迓紅妝。關隴暗塵迷眼底。悶懣懣添眉上。

此時煬帝聽得意亂心迷。不知不覺。側耳細聽。正在那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光景。瞥見薰后與衆夫人。大家都在那裏拭淚吞嗟。煬帝低低說道。你們爲什麼個個弄出眼淚來。如今聽曲。尚且如此。倘設身處地。奈何薰后道。陛下前日爲死了一個侯妃子。把一個廷臣問罪賜死。不要說是國色嬌娃。就是平常宮人。也不輕易割捨他去。與別人受用。煬帝搖著手道。噤聲。且聽他唱。牌名是小桃紅。

到家鄉。只夢中見君王。只夢中明日裏。捱到窮廬。料道今生怎得歸往。情黯黯撥亂宮商。情黯黯撥亂宮商。烟

綠淮信。這三生帳。但願和親保太平永享。尾聲。殺漢庭君和相。枉把妻孥抱衾帳。怎比得天皇降。威名

萬載揚。一回兒。五面琵琶。彈得滾圓的。如風吹蒼馬。沙擊辰鐘。叮

啾亂響。煞時收住。煬帝坐起身來。對夏夫人道。妙極妙極。篇文字。直到結尾。揭出章旨。愈見妃子聰敏有才。夏夫

人道。此乃俚鄙村歌。怎當陛下過譽。薰后道。曲中描寫。是游夏不能贊一辭的了。更虧這幾個習學的一夜裏。就弄得這樣出神入化。使人聽之。愈見陛下情深。陛下不可不

獎勞之。煬帝道。這個自然。都在朕心窩裏。裏實兒斜著眼。對煬帝笑道。陛下在心窩裏。那搭兒。煬帝帶笑罵道。賊肉

不要慌。停回擺佈你。衆夫人齊笑起身。把扮演的服飾卸

下。改了宮妝。仍舊坐下。接過細樂來。要奏清夜游詞。煬帝忙搖手道。古人云。觀止矣。雖有他樂。朕不敢請矣。你們取

大杯來，賜飲幾杯。蕭后道：「月已西墜，我們也好行動。回宮去了。」煬帝吩咐內相，再排宴在萬花樓。衆宮人不論馬上步行，盡要各執紅燈，一盞分爲兩隊。一隊隨娘娘於山前行，一隊隨朕由山後行。多轉到萬花樓赴宴，然後回宮。吩咐畢，不上一個時辰，只見外邊萬盞紅燈，如星移斗轉，亂落階前。樹銀花，光分璀璨。煬帝與蕭后出軒來，二人各上了一個玉辮。衆夫人與貴人美人，亦各徐徐上馬。約行了里許，蕭后在轎中轉身一望，只見衆夫人與衆美人，都在眼前。蕭后忙叫停住了轎，對衆美人道：「衆夫人，陪著我走，也罷了。你們還該傍著萬歲的御轎而行。爲何都擁著我來？」萬歲見你們一個不去，隨侍不說你們的差，反道是我的緣，故了。快去趕上，不要惹他性氣起來。衆夫人齊聲道：「娘娘說的是。」衆美人猶尙延捱，當不起蕭后再四催促。衆美人只得兜轉馬頭，來趕煬帝時。煬帝衆內相，擁著由山後而行。見夫人美人，俱隨著蕭后去了。他是極肯在婦人面上細心體貼的，見他們不來，曉得恐怕蕭后見怪，不得已隨去。就要合在一塊的，便不放在心上。只是坐在轎上，有些不耐煩。便下轎換著馬，遶山徑而走。只見山腰裏一騎紅燈，衝將過來。煬帝看時，見是妾娘。妾娘忙要下馬。煬帝就止住了，執手問道：「你這小油嘴，在那裏做賊？」妾娘答道：「賊是沒處做，妾因風露寒冷，身上單薄，不比別個有人見憐，故此回院。加上些衣服趕來。煬帝帶笑罵道：「怪油嘴，朕那處不疼熱你們。却這等說。」妾娘笑答道：「妾因

剛纔寶兒說陛下撫摩貴兒身上，百般憐惜，故此妾取笑陛下。幸勿見罪。不知娘娘與衆夫人，如今往何處去了？」煬帝道：「你不要管。同我走。」就是朕還有話要問你。於是兩騎馬並轡而行。煬帝道：「朕問你，貴兒臂上，爲甚繫縛著？妾娘答道：「他的腕上，爲著陛下。難道陛下還不曉得？」反要問起妾來。煬帝見說，吃了一驚，問道：「朕那裏曉得？」爲著朕甚來。妾娘道：「妾不說，陛下自去問貴兒便知。」煬帝道：「你若不快說，朕就惱你。」妾娘沒奈何，只得將煬帝頭疼染病，貴兒著急悲哀，妾等衆人對天禱告，貴兒割下一塊肉來，私下在藥中煎好，與陛下服愈。話未說完，聽見後邊七八騎，執著燈兒趕來。煬帝撇轉頭一看，却是韓俊娥一班美人，便道：「你們爲甚麼又趕來？」薛治兒笑道：「娘娘恐怕陛下靜，故此趕妾等來。謹駕朱貴兒氣喘吁吁的道：「我說陛下必往山後小路而行，不打大路上去的。這些蠻婆，偏不肯依。叫人跑却許多枉路。」袁寶兒在馬上笑道：「那個胖丫頭，被我捉弄死了。」煬帝道：「既如此，你們往頭裏走，一頭分付一手搭著貴兒的馬道。你跑不動，且緩一回。同我走。」衆美人見說，把貴兒撇下，縱馬向前去了。煬帝見衆美人離了一箭之地，便把坐騎收緊，貴兒身旁，低低的說道：「你快坐在朕馬上來。朕有話要對你說。」貴兒把身子離鞍一側，煬帝雙手提他，一把提過馬上，好好坐下。貴兒就把絲轎丟與宮人接了。煬帝急急的向著貴兒說道：「朕那裏曉得你這樣真心愛主，若不是剛纔妾娘告訴，幾乎負了你一片

潔心說了將貴兒這事。便百般的嘆息。只少露出淚來。貴兒道。妾慙陛下。隆恩雖捐。驅亦所不惜。何況些微之處。但可笑。妾慙陛下。隆恩雖捐。驅亦所不惜。何況些微之處。但知。今願陛下守口如瓶。不可提起。萬一洩漏風聲。娘娘與夫人們。只道妾等巧詐。以博聖恩。眷寵。煬帝道。宮中婦女。准千准萬。朕看起來。止不過一時助興。怎能個有似你這樣真心愛主。我如今要陞你上去。又恐衆人生妒。你反不安。朕身邊。偶帶環玉。是上世所傳。價值千金。朕今賜你。藏好。腰間取下來。付與貴兒收了。又說道。倘朕質天之後。你青春尚艾。朕留遺旨。着。你出宮去。竟一良人。以完終身。貴兒見說。忙在袖中取出玉來。道。陛下。恁說。妾不敢當。請收了寶物。煬帝道。爲何。貴兒道。臣聞。臣忠不二。君女烈不二。夫妾雖卑賤。願明大義。不要說陛下。春秋正宮。假使百年後。設逢大故。妾若再欲偷生於世。苟延朝夕者。永墮輪迴。再不得人身。說了。止不住。汪汪流淚。煬帝見他。說得激烈。也就落下幾點淚來。道。美人。你既如此。忠貞明義。朕願與你結一來生夫婦。就指天設誓道。大隋天子。楊廣。與美人貴兒。朱氏。情深契愛。星月爲證。誓願來生。結爲夫婦。以了情緣。如若背盟。甘不爲人。沉埋泉壤。朱貴兒見煬帝立誓。慌忙跳下馬來。俯伏在地。聽見誓完。對天告道。皇天在上。朱貴兒來生。若不與大隋天子。同薦衾枕。誓願甘守幽魂。不觀天日。煬帝又欲將手扶他上馬。只見薛治兒慌忙的跑馬來。報道。娘娘已進宮去了。衆夫人都在景明院門首。

候駕。煬帝道。娘娘爲甚緣故。就回宮去。薛治兒道。陛下到彼便知。不多時。已到景明院。衆夫人道。陛下爲什麼就擱了這一回。剛纔妾等與娘娘先到。同上萬花樓候駕。來上。裏。不想一陣鬼風。吹破牕牖。震動燈燭。盡滅。又不見陛下。來。心。上。有。些。害怕。故此就回宮去了。叫妾們在此守候。煬帝見說。以爲奇異。心上雖欲到迎暉院去。與朱貴兒安寢。因這番言語。恐怕着惱。只得回轎進宮。衆夫人各自歸院。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觀文殿虞世南草詔

愛蓮亭哀寶

兒輕生

詞曰 餘興未闌情未倦。朝來聞說關心。萬千樂事論縱橫。欲誇己才富。落筆竟難成。堪羨詞臣文藻盛。佳人注目留吟。無端池畔去捐生。相看心欲碎。貼肉喚卿卿。

右調臨江山

煬帝好大喜功。每事自恃有才。及至征蠻草詔。便覺江郎才拙。寶兒素性慈痴。至聞刺心一語。便覺傷情欲死。可見才情。僞真。斷難假借。却說煬帝與蕭后。清夜暢游。代帝王。從未有如此快活。比及回宮。更籌已交五鼓。遂與蕭后安寢。直到日中方起。尙嫌餘興未盡。又思昨夜同朱貴兒在馬上。許多盟言心語。不特光景清幽。抑且兩情可愛。只

恨平昔沒有加厚待他。宵來又嫌了他進宮。纔覺心殊快。快因想今日皇后。諒不到苑。正好出宮去。到迎暉院。獨與貴兒親熱一番。心中打點停當。只見一個內監走來。奏道：寶林院沙夫人。因夜間在馬上。馳驟太過了。回院去一陣肚疼。即便墜下一胎。是個男形。不能保育。今夫人身子虛弱。神氣昏迷。故使奴婢來奏知。煬帝聽見。跌脚道：可惜。可惜。昨夜原不該要他來游的。這是朕失檢點了。忙差內相。快去宜太醫。巢元方。到寶林院去看治沙夫人。又對寶林院宮人道：你回院去對夫人說。朕就來看他。蕭后聞知。不勝嘆嗟。叫宮人去候問。煬帝進了早膳。出宮上鞦韆。正要到寶林去。只見中書侍郎。裴矩。捧著各國朝貢表章。奏道：北則突厥。西則高昌。南則溪山。酋長俱來朝覲。獨有高麗王元特。強不至。煬帝大怒道：高麗雖僻在海隅。乃箕子所封之國。自漢晉以來。臣伏中國。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如此。裴矩又奏道：高麗所恃。有二十四道阻著三條大水。是遼水鴨綠江。渭水。如欲征勦。須得水陸並進。方可。目今沿海一帶城垣。聞得傾圮。未能修葺。陸路猶可。登萊至平壤一路。俱是海道。須用舟楫水軍。若非智勇兼全之人。難克此任。煬帝想了一想。便勅旨著宇文述。督造戰船器械。為征高麗總帥。山東行臺總管。來護兒。為征高麗副使。其餘所用將佐。悉聽宇文述來護兒。隨處調遣。該地方官不得阻撓。奏凱之日。各行陞賞。煬帝因裴矩說起沿海一帶。隨想起要修葺長城一事。恐與廷臣商議。有人諫阻。趁便也

寫着勅一道。命宇文弼為修城都護。又勅宇文愷為修城副使。西邊從榆林起。東邊直到紫河方止。但有頽敗傾圮。都要重新修築補葺。分付畢。裴矩傳旨出去。煬帝便上鞦韆。西苑去。未及里許。只見守苑太監馬守忠走來奏道：和院麻叔謀。在院外要見駕。是時麻叔謀河道已通。單騎到東京來。覆旨。煬帝見說。隨進便殿坐下。叫馬守忠引他進來。麻叔謀同丞相宇文述。翰林學士虞世基。進來。麻叔謀朝賀畢。因奏道：廣陵河道。臣已開通。未知陛下幾時巡幸。煬帝問用多少人工。幾許深淺。麻叔謀細細奏陳。煬帝大喜。賞賚甚厚。留他在都陪駕。巡幸廣陵。宇文述道：河道已通。陛下巡遊。須得幾百號龍舟。方纔體式。若是這些民船。差船。怎好乘坐。煬帝道：便是。宇文述道：黃門侍郎王弘。大有才幹。陛下勸他。禮造。必能仰體聖意。煬帝大喜。遂寫勅旨。命王弘就江淮地方。要他製造頭號龍船十隻。二號龍船五百隻。雜船數千隻。限四個月造完。繳旨。虞世基道：陛下既造龍舟。自然造得如殿庭一般。難道也叫這些鳩形鵠面。撐篙搖槳。煬帝道：這個自然是。這班水手。虞世基道：以臣愚見。莫若將蜀錦製就錦帆。再將五色綵絨。打成錦纜。繫在殿柱之上。有風扯起。錦帆東下。無風叫人夫牽挽而去。就像殿之有脚。那怕不行。宇文述道：錦纜雖好。但恐人夫牽挽。不其美觀。陛下何不遣人往吳越地方。選取十五六歲的女子。扮做宮殿模樣。無風叫他牽纜而行。有風叫他持機繞船而坐。陛下憑欄觀望。方有興趣。煬帝聽了

大喜，卽差幾個得力太監高昌等，往吳越地方，選十五六歲的女子一千名，爲殿腳女。虞世基奏道：陛下征遼之旨已出，今河道已成，龍舟將備，莫若以征遼爲名，以幸廣陵爲實，也不消徵兵，也不必徵餉，只消發一道征遼詔書，播告四邊，彼遼小國，自然望風臣服，落得陛下坐在廣陵受用，豈非一舉兩得之事？煬帝大喜道：卿言甚是有理，依卿所奏而行。衆臣退出，煬帝因說得高興，竟忘了寶林院去。只見朱貴兒、袁寶兒兩個走來，煬帝問道：你們從何處來？袁寶兒道：妾等在寶林院看沙夫人來，煬帝道：正是沙妃子身子怎樣光景？朱貴兒道：身子太醫說不妨，只可惜一位太子不能養育。煬帝對貴兒道：你先去代朕說聲，此刻朕要草詔，不得閒，稍停朕必來看他，說了你就來。貴兒領旨去了。煬帝同袁寶兒轉到觀文殿上來，意思要自製一篇詔書，誇耀臣下，誰想說時容易，作時却難。煬帝拿起筆來，左思右想，再寫不下去，思想了一回，剛寫得兩三行，筆起看時，却也不常，不見有新奇警句，心下十分焦躁，遂把筆放下，立起身來，四下裏圍圍走着思想。袁寶兒看了，微笑道：陛下又不是詞臣，又不是史官，何苦如此費心？煬帝道：非朕安自家草詔，奈這些翰林官員，沒個真才實學的，能當此任。袁寶兒道：翰林院平昔自然有應制篇章，著述文集，上呈御覽，陛下在內檢一個博學宏才的，召他進來，面試一篇，不好再作區處，何必有費聖心？煬帝想了一想，道：有！袁寶兒問道：是誰？煬帝道：就是翰林學士虞世

基的兄弟，叫做虞世南。現任秘書郎之職，此人大有才學，只因他爲人，不肯隨和，故此數年來，並不會陞遷美任。今日這道詔書，須叫他來面試，必有可觀。隨叫了黃門，去宣虞世南，立等觀文殿見駕。不多時，黃門已將虞世南宣至。朝賀畢，煬帝道：近日遼東高麗，恃遠不朝，朕今親往征討，先要草一道詔書，播告四方，恐翰林院草來不稱朕意思，卿才學優，必有妙論，故召卿來，爲朕草一詔。虞世南道：微臣非才，止可寫風雲月露，何堪宜至尊的意？煬帝道：不必過謙，遂叫黃門，另將一個案兒，抬到左側，擺擺前放下，上面鋪設了紙墨筆硯，又賜一錦墩，與世南坐了。世南謝過恩，展開御紙，也不思索，提筆便寫，就如龍蛇一般在紙上，風雲行動，毫不停輟，那消半個時辰，早已草成，獻將上來。煬帝展開一看，只見上寫著：

大隋皇帝，爲遼東高麗不臣，將往征之。先詔告四方，使知天朝恩威並著之化。詔曰：朕聞宇宙無兩，天地古今，惟一君臣，華夷雖異，而來王之化，不分內外，風氣雖殊，而朝宗之歸，自同遐邇，順則綏之，以德先施，南籙之恩，逆則討之，以威。聊代風雷之用，萬方納貢，堯舜取之，嗚呼！一人橫行，武王用以爲恥，是以高宗有鬼方之克，不憚三年，黃帝有涿鹿之征，何辭百戰，薄伐緄狁，周元老之膚功，奮勒燕然，漢嫫姚之大捷，從古聖帝明王，未有不并包夷狄，而其一胞與者也。况遼東高麗，既在甸服之內，安可任其不庭，以傷王者之量。隨其使化，有損中



國之威哉。故今爰整干戈。正天朝之名分。大彰殺伐。誓小醜之跳梁。以虎賁之衆。而下臨蟻穴。不異摧枯拉朽。以彈丸之地。而上抗天威。何難空幕黎庭。早知機而革面投誠。猶不失有苗之格。倘恃頑而負固不服。終難逃樓蘭之誅。同一斯民。容誰在覆載之外。莫非赤子。豈不番懷保之中。六師動地。斷不如王用三驅。五色親裁。聊以當好生一面。款塞及時。一身可隨天兵。到日百口何辭。慎用早思。毋貽後悔。故詔。大業八年九月二十日。敕煬帝看了一遍。滿心歡喜。笑說道。筆不停輟。文不加點。聊真奇才也。古人云。文章華國。今日這一道詔書。真足華國矣。此去平定遼東。卿之功非小。就煩卿一寫。遂叫近侍將一道黃麻詔紙。鋪在案上。虞世南不敢抗旨。隨提筆起來。端端楷楷而寫。煬帝因詔書作得暢意。甚愛其才。要稱贊他幾句。又因他低頭寫詔。不好說話。此時袁寶兒侍立在旁。遂側轉頭來。要對寶兒說話。瞥見寶兒一雙眼珠。也不轉靈。癡的看著虞世南寫字。煬帝看見。遂不做聲。任他去。看原來袁寶兒見煬帝自做詔書。費許多吟哦搜索。並不能成。虞世南這一揮便就。心下因想道。無才的便那般吃力。有才的便如此敏捷。又見世南生得清清楚楚。弱不勝衣。故慙慙的只管貪看。看了一會。忽回轉頭來。見煬帝清清的看著自己。若是寶兒心下有私。未免要驚慌。或是面紅。或是踴躍。因他出於無心。故聲色不動。看看煬帝。也只是愁愁的嬉笑。煬帝知他素常是這愁態。却不甚猜疑。不

多時。虞世南寫完了詔書。呈上來。煬帝見他寫得端莊有體。十分歡喜。隨叫左右賜酒三杯。以爲潤筆。虞世南再拜而飲。煬帝說道。文章一出才人之口。便覺雋永可愛。但不知所指事實。亦可信否。虞世南道。莊子的寓言。離騷的託諷。固是詞人幻化之筆。君子感慨之談。或未可盡信。若是見於經傳。事雖奇怪。恐亦不妄。煬帝道。朕觀趙飛燕傳。稱他能舞於掌上。輕盈躡躑。風欲吹去。常疑是詞人粉飾之句。世上婦人。那有這般柔軟。今觀寶兒的愁態。方信古人模寫。彷彿不虛。虞世南道。袁美人有何愁態。煬帝道。袁寶兒素多愁態。且不必論。只今見卿揮毫瀟灑。便在眼前。注目視卿。半晌不移。大有憐才之意。非愁態而何。卿才人勿辜其意。可題詩一首。嘲之。使他態度與飛燕輕盈並傳。虞世南聞旨。也不推辭。也不思索。走近案前。飛筆題詩四句。獻上。煬帝看時。見上寫道

學畫鴉黃半未成 垂眉繚袖太慙生  
綠愁却得君王寵 常把花枝傍筆行

煬帝看了大喜。因對寶兒說道。得此佳句。不負你注目一段愁態矣。又叫賜酒三杯。虞世南飲了。便謝恩辭出。煬帝道。勞卿染翰。另當陞賞。世南謝恩辭出。不題。正是

空擲金詞何所用 漫籌征伐枉誇能

煬帝見虞世南已出。遂將詔書付與內相。傳諭兵部。叫他播告四方。聲言御駕親征。內相領旨去了。煬帝又把世南做寶兒的這首絕句。對寶兒說道。他這一會兒就做出來。

又敏捷。又有意思。袁寶兒笑道。詩中之義。妾總不解。但看他字法。甚覺韻致秀媚。煬帝帶笑的悄悄說道。朕明日將你賜與他爲一小星。何如。袁寶兒見說。登時花容慘淡。默然無語。煬帝尙要取笑他。只爲得蕭微架外。撲簌簌的小道聲。煬帝便撇了寶兒。輕輕起身。走出來。看了片時。轉來不見袁寶兒。正要去找。只聽得西邊愛蓮亭上。有人喊道。是那個跳下池裏去。原來袁寶兒自恨剛纔無心看了虞世南草詔。不想煬帝認爲有意。要把他來贈與世南。不想煬帝作裏。他反認天子無戲言。故此自恨。悄悄走出。竟要投水而死。以明心迹。當時煬帝走到西首愛蓮亭池邊。只見一個內相。在池內抱一個宮娥起來。煬帝一看。見是寶兒。吃了一驚。見他容顏變色。雙眸緊閉。滿身泥水淋漓。煬帝走入亭子裏去。坐在一張榻上。忙叫內相。抱他近身。便問內相道。剛纔他可是往池內淨手。還是洗什麼東西。失足跌下去的。內相道。剛纔奴婢偶然走來。只見袁美人滿眼垂淚。望池內將身一登。跳下去的。煬帝笑道。你這妮子。寢了。這是爲甚緣故。自己忙與太監替寶兒脫下外邊衣服。那曉得裏邊衫褲俱濕。忙叫內相。快去取他的衣服來。煬帝見內相去了。說道。朕剛纔偶然取笑。爲何你當起真來。朕那一罰。是少得你的寶兒見說。從新嗚咽咽的哭起來。只見韓俊娥與朱貴兒。兩個手裏擎着衣服。笑嘻嘻走進來。韓俊娥問道。陛下爲什麼寶兒要做浣紗女。抱石投江起來。煬帝便把虞世南草詔一段。與戲言要贈他

的話。連了一遍。朱貴兒點點頭兒道。婦人家有些烈性也。是。兩個替寶兒穿換衣裳。朱貴兒見煬帝的裏衫多沾污了幾點泥汁。在上。忙要去取衣服來更換。煬帝止住了道。朕常常服此。以顯美人貞烈。韓俊娥笑說道。陛下不曉得。妾養這個女兒。慣會作嬌。從小兒不敢麻犯他。恐他氣塞了。撒不出鳥來。袁寶兒見說。把煬帝手中扇子。向韓俊娥肩上一打。一下。道。蠻妖精。我是你射出來的。韓俊娥笑道。你看這小妖怪。因陛下疼熱他。他就忤逆起娘來了。笑得個煬帝了不得。便道。不要閒說了。你們同朕到寶林院去。來不多時。煬帝進了寶林院。直至榻前。對沙夫人問道。妃子你身子怎樣。會服過藥否。沙夫人道。妾宵來好端端的去游玩。不想弄出這節事來。幾乎不能與陛下相見。煬帝道。妃子自己覺身子持重。昨夜就該乘一個香車寶轎。便不至如此。此皆朕之過。失於檢點調度。你們沙夫人含淚答道。這是妾福淺命薄。不能保養。潛龍是妾之罪。與陛下何與。一頭說。不覺淚酒沾衣。煬帝道。妃子不必憂煩。秦王楊浩。皇后鍾愛。趙王楊杲。今年七歲。乃呂妃所生。其母已亡。朕將楊杲。賜你名下。則此子無母而有母。妃子無子而有子矣。未知妃子心下何如。朱貴兒在傍說道。趙王器宇不凡。若得如此。是陛下無限深恩。沙夫人有何不美。妾等亦有仰賴矣。沙夫人要起身謝恩。煬帝慌忙止住。袁寶兒道。夫人玉體欠安。妾等代爲叩謝聖恩。於是衆美人齊跪下去。煬帝亦忙拉了他們起來。便道。待朕擇期以定。妃子

作遠調理好了身子。同朕去游廣陵。正說時。只見一個內相。雙手捧着一個寶瓶。傳稟進來道。王義修合萬壽延年膏子。到苑來貢上萬歲爺。煬帝聽見喜道。朕正有話要分付他。着他進來。一頭說。一頭走到殿上來。只見王義走到階前跪下。煬帝問道。你合的是甚麼妙藥。王義道。微臣奉間往南海進香。路遇一道人。說山中覓得一種鹿銜靈草。和百花搗汁。熬成膏子。服之可以固精養血延年。故特修治貢上。聊表微臣一點孝心。煬帝道。這也難為你。朕不日要游廣陵。卿須要打點同去。著卿管轄頭號龍舟。諒無錯誤。王義道。此游不但微臣有心。要隨陛下。即臣妻亦遣來。隨侍娘娘。煬帝喜道。舟中不比宮中。若得卿夫婦二人相隨。愈見愛主之心。還有一事。昨宵朕與娘娘乘夫人。作清夜游。不意寶林院沙夫人。因勞動了胎氣。今早即便墮下一個男胎。妃子心中着實悲傷。朕又憐趙王失母。今嗣與沙妃子為子。聊慰其情。卿以為何如。王義道。沙夫人聞得做人寬厚。本性端莊。趙王嗣之。甚為合宜。足見陛下隆恩高厚。煬帝道。此係朕之愛子。既卿如此說。內則有妃子與衆美人為之撫護。外則煩賢卿為之傳保。卿為朕去鑄玉符一方。上鑄趙王楊杲。賜與沙映妃子為佩。當好卿可悄悄送進來。王義道。臣曉得。煬帝對袁寶兒道。可將山蘭兩疋。賜與王義。寶兒取將出來。王義收了。謝恩出苑不題。正是

因情託兒女  
愛色戀閨房  
猶自語煌煌  
不知人世變

總評 世南草詔。文章華國。無愧詞臣。煬帝不過贊他數語。卒以三杯調筆。非吝而薄也。實忌其才耳。袁寶兒慙慙。可想見其溫柔。和雅。有不識不知之風度。其投池一段。正為末後殉難張本。若因煬帝一語。而遂欲捐生。我意寶兒不若是之愚而淺也。

第三十七回 孫安祖走說賈建德 徐懋功初交

秦叔寶

詞曰 人主荒淫成性。蒼天巧弄。危羣英一點雄心。逞戈滿起塵埃。攘攘不分身。夢營營好亂情懷。相看意氣如蘭蕙。聚散總安排。右調烏夜啼

天下最毒百姓的。是土木之工。兵革之事。刺了他的財。却又拔他的力。以至骨肉異鄉。孤人之兒。寡人之婦。說來傷心。聞之酸鼻。却說煬帝。因沙夫人墮了胎。故將愛子趙王。與他為嗣。命王義齎玉印賜他。又着朱貴兒。遷在寶林院去。一同撫養。趙王自以為磐石之固。豈知天下盜賊蜂起。卒至國破家亡。且說宇文弼。宇文愷。得了旨意。遂行文天下。起人夫。吊錢糧。不替民疲力數。只一味嚴刑重法的催督。弄得這些百姓。不但窮的驅逼為盜。就是有身家的。被這些貪官污吏。不是借題逼詐。定是賦稅重征。也覺身家難保。要想尋一個避秦的桃源。却又無地可覓。其時翟讓。聚義瓦崗。朱環在城父。高開道。據北平。魏刁兒在燕王。須拔在上谷。李子通在東海。薛舉在隴西。梁師都。在朔方。劉武周在汾陽。李軌據河西。左孝友在齊郡。盧明月在涿

郡郝孝德在平原。徐元朗在魯郡。杜伏威在章邱。蕭銑據江陵。這干也有原係隋朝官員。也有百姓。卒伍。各人嘯聚一方。劫掠。還有許多山林好漢。退隱賢豪。在那里看守。天時尚未出頭。再說寶建德。攜女兒到單員外莊上安頓了。打帳也要往各處走走。常言道。憐惜憐惜。話不投機的相聚。一刻也難過。若遇知己。就敘幾年。也不覺長遠。雄信交結甚廣。時常有人來招引他。因打聽得秦叔寶避居山野。在家養母。雄信深為贊嘆。因此也不肯輕身出頭。甘守家園。日與建德談心講武。光陰荏苒。建德在二賢莊。條忽二載有餘。一日雄信有事往東莊去了。建德無聊。走出門外閒玩。只見場上柳陰之下。坐着五六個做工的農夫。在那裏吃飯。對面一條灣溪。溪上一條小小的板橋。橋南就是一個大草棚。建德慢慢的踱過橋來。站在棚下看牛過水。但見一派清流。隨輪帶起。泉聲鳥和。即景幽然。此時身心。幾忘名利。正閒玩之間。遠遠望見一個長大漢子。草帽短衣。肩上了行囊。坦胸露臂。慢慢的走來。場上有隻獵犬。認是歹人。咆哮的迎將上去。那大漢見這犬勢來得兇猛。把身子一側。接過犬的後腿。丟入溪中去了。做工的看見一個個跳起來。喊道。那里來的野鳥。把人家的犬丟在河內。那漢道。你眼睛快。放犬出來咬人的。那做工的大怒。忙走近前。一巴掌打去。那漢眼快。接過來一摺。那做工的撲地一交。扒不起來。惹得四五個做工的。齊起身來動手。被那漢打得一個落花流水。建德站在對河看。曉得雄

信莊上的人。俱是勳得手的。不去喝住他。已後見那漢打得利害。忙走過橋來。喝道。你是那里來的。敢走到這裏來撒野。那漢把建德仔細一認。說道。原來寶大哥。果然在這里。撲地拜將下去。建德道。我這道是誰。原來是孫兄弟。爲甚到此。那漢道。小弟要會兄。得緊。曉得兄備了金愛。遷往汾州。弟前日特到介休各處尋訪。竟無蹤跡。幸途中遇着一位齊朋友。說兄在二賢莊。單雄信處。叫弟到此尋問。便知下落。故弟特來訪。不想恰好遇著。原來這人姓孫名安祖。與寶建德同鄉。當年安祖因盜民家之羊。爲縣令捕獲。笞辱。安祖持刀刺。令縣人莫敢當其鋒。號爲摸羊公。遂藏匿在寶建德家。一年有餘。恰值朝廷欽點。婦女建德爲了女兒。與他分散。迨至如今。時建德便對安祖道。這里就是二賢莊。把手指道。那來的便是單二員外了。雄信騎着高頭駿馬。跟着四五個伴。常回來見建德在門外快跳下馬來。問道。此位何人。建德答道。這是同鄉敵友。孫安祖。雄信見說。便與建德邀入草堂。安祖對雄信納頭拜下。去道。孫安祖粗野亡命之徒。久慕員外大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實慰平生。雄信道。承兄光顧。足見盛情。雄信便分付手下擺飯。建德問安祖道。剛纔老弟說有一位齊朋友。曉得我在這里。是那個齊朋友。安祖道。弟去歲在河南偶於肆中飲酒。遇見一個姓齊的。號叫國遠。做人也豪爽。有趣。說起江湖上這些英雄。也極稱單員外疎財仗義。故此曉得。弟方始尋來。雄信道。齊國遠如今在何處着脚。安祖

道。他如今往秦中去尋什麼李玄遠說起來。他相知甚多。想必要做些事業起來。縱信嘆道。今世路如此。這幾個朋友。料不能忍耐。都想出頭了。須臾酒席停當。三人入席。坐定。建德道。老弟兩年在何處浪遊。近日外邊如何光景。安祖道。兄住在這里。不知其細。外邊不成個世界了。弟與兄別後。自燕至楚。自楚至齊。四方百姓。被朝廷弄得妻不見夫。父不見子。人離財散。怨恨入骨。已不能殺為盜。苟延性命。目今各處都有人占據。也有散而復聚的。也有聚而復散的。總是見利忘義。消色之徒。若得似兄長一位。這樣智勇兼全的出來。倡義領衆。四方之人。自然聞風響應。建德見說。把眼只顧看單雄信。總不則聲。雄信道。宇宙甚廣。豪傑儘多。我們兩個。算得什麼。但天生此七尺之軀。自然要轟轟烈烈。做他一場。成與不成。命也。所爭者。乃各人出處遲速之間。孫安祖道。若二位兄長。肯救民於水火。出去謀爲一番。弟現有千餘人。屯紮在高難治。專望駕臨動手。建德道。准乎人亦有限。只是做得來便好。尚然。非得王不成。王寇不成。寇反不如不出去的。高了。遂信道。好山好水。原非你我意中結局。串之成敗。難以道料。寶兄如欲行動。趁弟在家。未曾出門。正說時。只見一個家人。轉送朝報進來。雄信接來看了。拍案道。真個昏君。這時候還要差官修葺萬里長城。又要出師去征高麗。豈不是勞民動衆。自取滅亡。就是來總管能幹。大廈將傾。豈一木所能支。成前日徐懋功來。我煩他寄書與秦大哥。今若來總管出征。怎肯放

得他過。恐叔寶亦難樂守林泉了。安祖道。古人說得好。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若不趁早出去。收拾人心。倘各投行伍。散去。就費力了。建德道。非是小弟深謀遠慮。一則承單二哥高情厚愛。不忍輕拋此地。二則小女在單二哥處打擾。頗有內顧縈心。雄信道。寶大哥。你這話說差了。大凡父子兄弟。爲了名利。免不得分離幾時。何況朋友的聚散。至於令愛與小女。甚是相得。如同胞姊妹一般。况兄之女。卽如弟之女也。兄可放心前去。倘出去。成得個局面。來接取令愛未遲。若弟有甚變動。自然送令愛歸還好處。方始放心。建德見說。不覺洒淚道。若然我父與女。真生死而骨肉者也。主意已定。遂去收拾行裝。與女兒叮嚀了幾句。同安祖痛飲了一夜。到了明日。雄信取出兩封盤纏。一封五十兩。送與建德。一封二十兩。贈與安祖。各自收了。謝別出門。正是

丈夫肝膽懸如日

邂逅相逢自相悉

笑是當年薄徒

白首交情不堪結

如今再說秦叔寶。自遭竊賊謀罷。斥回。居齊州城外。終日栽花種竹。落得清閒。倏忽年餘。一日。在廳門外大榆樹下。閒看野景。只見一個少年。生得容貌魁偉。意氣軒昂。牽著一匹馬。載著一頂遮陽笠。向叔寶問道。此處有座秦家莊麼。叔寶道。兄長何人。因何事要到秦家莊去。這少年道。在下是爲潞州單二哥寄書與齊州秦叔寶的。因在城外搜尋。都道移居在此。故來此處相訪。叔寶道。兄若訪秦

叔寶自小弟便是叫家僮牽了馬。同到莊裏。這少年去了。送陽笠。整頓衣衫。叔寶也進裏邊。著了道袍。出來相見。少年送上書。叔寶接來拆覽。乃是單雄信。因久不與叔寶一面。曉得他離陽平。騎回來。故此作書問候。書後說此人姓徐名世勳。字懋功。是離狐人氏。近與雄信爲八拜之交。因他到淮上訪親。託他寄此書。叔寶看了書道。兄既是單二哥的契交。就與小弟一體的了。分付擺香燭。兩人也拜了。結爲兄弟。誓同生死。留在莊上。置酒款待。豪傑遇豪傑。自然話得投機。頃刻間肝膽相向。叔寶心中甚喜。重新翻席。在一個小軒裏頭去。臨流細細笑談時務。話到酒酣。叔寶私慮徐懋功少年。交游不多。識見不廣。因問道。懋功兄。你自單雄信二哥外。也曾更見甚豪傑來。懋功道。小弟年紀雖小。但曠觀事勢。熟察人情。主上推刃父兄。大綱不正。即使修德行仁。還是個逆取順守。如今好大喜功。卽建東京宮闕。又開河道。土木之工。自長安直至餘杭。那一處不騷擾。逼了。只看這些窮民。數千百里來做工。動經年月。回去故園已荒。就要耕種。資費已竭。那得不聚集山谷。化爲盜賊。况主上荒淫日甚。今日自東京幸江都。明日自江都幸東京。還要修築長城。巡行河北。車駕不停。轉輸供應。天下何堪。那干奸臣。還要朝夕哄弄。每事迂君之惡。不出四五。年。天下定然大亂。故此小弟也有意結納英豪。尋訪真主。只是目中所見。如單二哥王伯當。都是將帥之才。若說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恐還未能。其餘不少。非底之蛙。未免不

識真主。妄思割據。雖然乘亂。也能有爲。首領還愁不保。但恨真主。日中還未見開。叔寶道。兄曾見李玄邃。懋功道。也見來。他門第既高。識器亦偉。又能禮賢下士。自是當今豪傑。總依小弟識見。起來草創之君。不難虛心下賢。要明於用賢。不貴自己。有謀。貴於用人之謀。今玄邃自己。有才。還恐他自矜其才。好賢下士。還恐他誤任不賢。若說真主。慮其未稱。兄有所見麼。叔寶道。如兄所云。將帥之才。弟所友。東阿程知節。勇敢勁敵之人。又見三原李藥師。藥師曾云。王氣在太原。還當在太原圖之。若我與兄。何如懋功笑道。亦一時之傑。但戰勝攻取。我不如兄。決機慮變。兄不如我。然俱堪爲興朝佐命。永保功名。大要在擇真主而歸之。無爲禍首可也。叔寶道。天下人才甚多。據兄所見。止於此乎。懋功道。天下人才固多。你我耳目有限。再當求之耳。若說將帥之才。就兄附近孩稚之中。却有一人。兄曾識之否。叔寶道。這到不識。又答道。小弟來訪兄時。在前村經過。見兩牛相鬪。橫截道中。小弟勒馬道。傍待他。却見一個小厮。年紀不過十餘歲。趕上前來道。畜生莫鬪。家去罷。這牛兩角相鬪。不肯休息。他大喝一聲。道。開。一手揪住二隻牛角。兩下的爲他分開尺餘之地。將及半個時辰。這牛不能相鬪。各自退去。這小厮跳上牛背。吹著橫笛便走。小弟正要問他姓名。後有一個小厮道。羅家哥哥。怎把我家牛角揪壞了。小弟以此知他姓羅。在此處牧放。居止料應不遠。他有這樣勇力。若有人提議。他教他習學武藝。怕不似孟賁。

一流兒可去物色他則個。

何地無奇才

若是不相識

却從免買得

兩人意氣相合，抵掌而談者三日。懋功因決意要到瓦崗，看罷讓動靜。叔寶只得厚贈資斧，寫書回復了單雄信。另寫一札託雄信寄與魏玄成，杯酒話別。兩個相期，不拘何人，擇有真主，彼此相薦，共立功名。叔寶執手依依，相送一程，而別。獨自回來行不多路，只聽得林子裏發一聲喊，跑出一隊小廝來，也有十七八歲的，也有十五六歲的，十二三歲的，約有三四十個。後面又趕出一個小廝，年紀只有十餘歲，下身穿一條破布褲，赤著上身，捏著兩個拳頭，圓睜一雙怪眼來，打這于小廝。這于小廝見他來，一齊把石塊打去，可是奇怪，只見他渾身虬筋挺露，石塊打着，都倒激了轉來。叔寶暗點頭道：「這便是徐懋功所說的了。」兩邊正趕打時，一個小廝被趕得慌，一交絆倒在叔寶面前。叔寶輕輕扶起道：「小哥，這是誰家小廝？這等模樣，致這小廝哭著道：「這是張太公家看牛的他，每日來看牛，定要放牧牛。若不依他，就要打去，跟他不當他的意兒，又要打，咱們打又打他不過，又不下氣，伏事他故此糾下許多大小牧童，與他打，却也是平日打怕了，便是大他六七歲，也近不得他。像他這等奢遮罷了。」叔寶想懋功說是羅家，這又是張家小廝，便不是，也不是個庸人了。那步上前，把這小

廝手來拉住道：「大哥且莫發惱，這小廝睜著眼道：「干你鳥事來，你是那家老子哥子，想要來替咱們廝打叔寶道：「不是與你廝打，要與你講句話兒。」小廝道：「要講話待咱打了這于小黃黃兒來，待洒手去，却又洒不脫，正扯拽時，只見衆小兒拍手道：「來了來了，却走出一個老子來，向前把這小廝總角揪住，叔寶看時，是前村張社長，口裏喃喃的罵道：「叫你看牛，不看牛，只與人廝打，好端端坐在家裏，又惹這于小廝到家中亂嚷，你打死了人，叫我怎生支解。」叔寶勸道：「太公息怒，這是令孫麼？」太公道：「咱家有這孫子來，是我一個老鄉，舍羅大德，他死了妻子，剩下這小廝，自己又被餓去開河，央及我管顧他，在咱家吃這碗飯，就與咱家看牛，不料他老子死在河上，却留這劣種害人。」叔寶道：「這等不妨，太公將來把與小子，他少宅上僱工錢，小子一代還。」太公道：「他也不少咱工錢，秦大哥你要領，任憑領去，只是講過，惹出事來，不要干連著我。」叔寶道：「這斷不干連太公，但不知小將心下可肯？」那小廝向著太公道：「咱老子原把我交與你老人家的，怎又叫咱隨著別人來？」太公發惱道：「咱招不得你，咱沒這大肚子氣，一徑的去了。」叔寶道：「小哥莫要不快，我叫秦叔寶家中，別無兄弟，止有老母妻房，意欲與你八拜為交，結做異姓兄弟，你便同我家去罷。」這小子方纔喜歡道：「你就是秦叔寶哥哥麼？我叫羅士信，我平日也聞得村中有人說哥哥棄官來的，說你有偌大氣力，使得條好槍，又使得好劍，哥哥憐見兄弟父母雙

亡。隻身獨自看顧。指引我小兄弟。莫說做兄弟。隨便使令教誨。咱也甘心。便向地下拜倒來。叔寶一把扶住道。莫拜。且到家中。先見了我母親。然後我與你拜。果然士信隨了叔寶回家。叔寶先對母親說了。又叫張氏尋了一件短褂子。與他穿了。與秦母相見。羅士信見了道。我少時沒了母親。見這姥姥。真與我母親一般。插燭也似拜了。八拜開口也。叫母親。次後與叔寶拜了四拜。一個叫哥哥。一個叫兄弟。末後拜了張氏。稱嫂嫂。張氏也待如親叔一般。大凡人之精神血氣。沒有用處。便好的是生事打鬧發洩。他有了用處。他心志都用在這裏。這些強硬之氣。都消了。人不遇制服得的人。他便要狂逞。一撞著作家。竟如鐵遇了爐。翻騰過了花子。自然服他。憑他使喚。所以一個頑劣的羅士信。却變做了一個循規蹈矩的人。叔寶教他槍法。日夕指點。學得精熟。一日叔寶與士信正在場上。比試武藝。見一個旗牌官。騎在馬上。那馬跑得渾身汗下。來問道。這裏可是秦家庄麼。叔寶道。兄長問他怎麼。那旗牌道。要訪秦叔寶的。叔寶道。在下就是。叫士信帶馬繫了。請到草堂。旗牌見禮過。便道。奉海道大元帥來詔。將令。齎有劄符。請將軍爲前部先鋒。叔寶也不看。也不接道。卑末因老母年高多病。故隱居不仕。日事耕種。筋力懈弛。如何當得此任。旗牌道。先生不必推辭。這職銜好些人謀不來的。不要說立功封妻蔭子。只到任散一散行糧路費。便是一個小富貴。先生不要辜負了來元帥美情。下官來意。叔寶道。實是

母親身病。管待了旗牌便飯。又送了他二十兩銀子。自己寫個手本。託旗牌善言方便。旗牌見他堅執。只得相辭上馬而去。原來來總管奉了勅旨。因想登萊至平壤。海道兼陸地。須得一個武勇絕倫的人。秦瓊有萬夫不當之勇。用他爲前部。萬無一失。故差官來要請他。不意旗牌回覆秦瓊。因老母患病。不能赴任。有稟帖呈上。來總管接來看道。他總是爲著母老。不肯就職。然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他不負親。又豈肯負主。况且麾下急切沒有一個似他的。心中想一想道。我有個道理。發一個帖兒。對旗牌道。我這差你到齊州。張郡丞處投下。促迫他上路罷。這旗牌只得策馬。又向齊州來。先到郡丞衙。這郡丞姓張名須陀。是一個養膽忠肝。文武全備。又且愛民禮下的。個豪傑。當時郡丞看了帖兒。又問了旗牌來意。久知秦叔寶是個好男子。今見他不肯苟且功名。微俸一官半職。這人不僅有才。還自立品。我須自己去走遭。便叫備馬。一徑來到庄前。從人通報郡丞。走進草堂。叔寶因是本郡郡丞。不好見。只得推不在。張郡丞叫請老夫人相見。秦母只得出來。以通家禮見了。坐下。張郡丞開言道。令郎原是將家之子。英雄了得。今國家有事。正宜建功立業。怎推託不往。秦母道。孩兒只因老身景人桑榆。他又身多疾病。故此不能從征。張郡丞笑道。夫人年雖高大。精神頗旺。不必懸懸。若說疾病。大丈夫死當馬革裹尸。怎宛轉床席。在兒女子手中。且夫人獨不能爲王陵母乎。夫人分付令郎。萬無不從。明日下



官再來勸說，說能起身去了。秦母對叔寶說：「難為張大人意思，汝只得去走遭，只願天佑，早得成功，依然享夫妻母子之樂。」叔寶還有躊躇之意。羅士信道：「高麗之事，以哥哥才力，馬到成功。若家中門戶，嫂嫂自善主持，只慮盜賊生發。士信本意，隨哥哥前去，協力平遼。今不若留我在家，總有毛賊，料不敢來侵犯。三人計議已定。次早叔寶又恐張郡丞到庄，不好意思，自己入城，換了公服，進城相見。張郡丞大喜，叫旗牌送上，刻符與叔寶收了。張郡丞又取出兩封禮來，一封是叔寶禮儀，一封是送秦老夫人菽水之資。叔寶不敢拂他的意，收了。叔寶謝別張郡丞，又執手叮嚀道：「以兄之才，此去必然成功。但高麗兵詭而多詐，必分兵據守，沿海兵備，定然單弱。兄為前驅，可釋遼水鴨綠江，勿攻，惟有泃水，去平壤最近。乃高麗國都，可乘其不備，縱兵直搗高麗。若思內顧，首尾交擊，彈丸之國，便可下了。叔寶道：「妙論！自當書紳，就辭了出門。到家料理了一番，便束裝同旗牌起行。羅士信送至一二里，大家叮嚀珍重，而別。叔寶旗牌，日夕趨行。已至登州，進營參謁了來總管。來總管大喜，即撥水兵二萬，青雀黃龍船各一百號，俟左武衛將軍周法，尙打聽隋主出都，這邊就發兵了。正是：

旗翻幔海威先壯 帆指平壤氣已吞

總評：謝安石晏樂東山，原非忘世。秦叔寶退守泉石，豈曰無心。看他收拾羅士信，便想到後日替國家之一助。徐懋功暢論人才，識見洞然，與曹瞞青梅論時，自是不同。

第三十八回 楊義臣出師破賊 王伯當施計全交  
詞曰：世事浮瀛，嘆癡兒擾攘，獨地戈矛，豺虎何足怪。龍蛇亦易收，猛雨過淡雲流，相看怎到頭。細思量此身，如寄，總屬蜉蝣。問君膠漆何投，向天涯海角，南北營求。豈是名為累，反與命添愁。眉間事，酒中休，相逢羨所謀。只恐怕猿聲鶴唳，又惹新愁。右調意難忘。

人處太平之世，不要說有家業的，甘守田園，即如英豪，不遇亡命技窮，亦只好付之浩嘆而已。設或一遇亂離，個個意中要想做一個漢高，人有智能的，竟認做孔明，豈知自信不真，以致身首異處。落得惹後人笑罵。故所以識時務者，呼為俊傑。然能參透此四字者，能有幾人。不說秦叔寶在登州訓練水軍，打聽煬帝出都，即便進兵進剿，却說煬帝在宮中，一日與蕭后歡宴，煬帝道：「王弘的龍舟，想要造完了，工部的錦帆綵纜，俱已備完。但不知高昌的殿腳女，可能即日選到。」蕭后道：「殿腳女其名雖美，妾想女子柔媚者多，這樣殿宇般一隻大船，百十個嬌嫩女子，如何牽得他動。除非再添些內相幫襯，纔不費力。」煬帝道：「用女子牽纜，原要美觀。若添入內相，便不韻矣。」蕭后道：「此舟若止女子，斷難移動。」煬帝道：「如此為之奈何。」蕭后停杯注想，一回便道：「古人以羊駕車，亦取美觀。莫若再選一千嫩羊，每纜也是十隻，就像駕車的一般，與美人相間而行，豈不美哉。」煬帝大喜道：「御妻深得朕心，便差內相傳諭有司，要選好毛片的嫩羊一千隻，以備牽纜。」內相領旨去了。煬帝與

蕭后乘夫人要點運去游江都的嬪妃宮女。只見中門使段達傳進奏章來。楊帝展開細細翻閱。原來就是孫安祖與竇建德據住了高雞泊。舉義起手。統兵殺了涿郡通守郭絢。勾連了河曲聚衆張金稱。清河刺盜高士達。三處相爲緩急。劫掠近縣。官兵莫敢控其鋒。因此有司飛章告急。請兵征剿。楊帝行了大怒道。小醜如此跳梁。須用一員大將。盡行剿滅。方得地方寧靜。一時間再想不出個人來。時費人袁紫烟在傍說道。有個太僕楊義臣。聞他是文武全才。如今鎮守何處。楊帝見說驚訝道。妃子那裏曉得他文武全才。袁紫烟道。他是妾之母舅。妾雖不曾識。而因幼時妾父存日時。常稱道其能。故此曉得。楊帝道。原來楊義臣是你母舅。今日若不是妃子言及。幾忘却了此人。他如今致仕在家。實是有才幹的。說罷。便勅太僕楊義臣爲行軍都總管。周宇文侯喬二人爲先鋒。調遣精兵十萬。征討河北。一路盜賊。將旨意差內相傳出。付與吏兵二部。移文去了。楊帝對袁紫烟道。義臣昔屬君臣。今爲國賊。諒不負朕。奏凱旋日。宣入宮來。與妃子一見何如。袁紫烟謝恩不題。正是

天數將終陷室

昏王強去安排

現有邪佞在側

良臣焉用安危

話說楊義臣得了勅旨。便聚將校。擇吉行師。兵行數日。直抵濟渠口。曉得四十里外。就是張金稱在此聚衆劫掠。忙紮住了營寨。因尚未識賊人出入路徑。戒軍不可妄動。差

細作探其虛實。欲以奇計擒之。却說張金稱打聽楊義臣兵至。遂自引兵直至義臣營壘搦戰。見義臣固守不出。求戰不能。終日使手下人百般穢罵。如此月餘。只道義臣是怯戰之人。無謀之輩。何知楊義臣伺其懈弛。密喚周字侯喬二將。引精銳馬騎二千。乘夜自館陶渡過河去。埋伏。待金稱人馬睡熟。將與我軍相接。放起號砲。一齊夾攻。義臣親自披掛。引兵搦戰。金稱看見官軍行伍不整。陣法無序。引賊直沖出來。兩軍相接。未及數合。東西伏兵齊起。把賊兵當中截斷。前後夾攻。賊衆大敗。金稱單馬逃奔清河界口。正遇清河郡丞楊善領兵捕賊。正在汾口地方。擒金稱殺之。令人將首級送至義臣營中。金稱手下殘兵星夜投奔竇建德去了。義臣將賊營內金銀財物馬匹。盡賞士卒。所獲子女俱各放回。移兵直抵平原。進攻高雞泊。剿殺餘黨。時高雞泊乃竇建德孫安祖附高士達居於彼處。早有細作報言。楊義臣破張金稱。乘勝引兵前來。今官兵已到巫倉下寨。離此只隔二十里之地。建德聞之大驚。對孫安祖高士達道。吾未入高雞泊之時。已知楊義臣是文武全才。用兵如神。但未與之相拒。今日果然殺敗張金稱。移得勝之兵來征伐我等。銳氣正熾。難與爲敵。士達兄可暫引兵入據險阻。以避其鋒。使他坐守歲月。糧儲不給。然後分兵擊之。義臣可擒矣。士達不聽建德之言。自恃無敵。留疲弱三千。與建德守營。自同孫安祖乘夜領兵一萬。去劫義臣營寨。不期義臣預知賊意。調將四下埋伏。高士達三更

時分提兵直冲義臣老營。見一空寨。知是中計。正欲退時。只聽得號礮四下齊起。正遇著義臣首將鄧有見。當喚一箭士。跌下馬來。被鄧有見。射了首級。劉毅餘兵。安祖見士。遂已忙兜轉馬頭。奔回。建德同來救敵。無奈隋兵勢大。將士十喪八九。建德與安祖。止剩二百餘騎。因見饒陽無備。遂直抵城下。未及三日。而攻克之。所降士卒。又有二千餘人。據守其城。商議進兵。以敵義臣。建德對安祖道。目下隋兵勢大。又見義臣足智多謀。一時難與為敵。此城只宜保守。安祖道。楊義臣不退。再輩總總。困逼奈何。建德道。我有一計。須得一人。多帶金珠。速往京中。賄勸權奸。要他調去義臣。隋將除了義臣。其他復何懼哉。安祖道。怎般說。弟速去。走遭。倘一時間不能調去。奈何。建德道。非也。主上信任奸邪。未有佞臣在內。而忠臣能立功於外者。於是建德收拾了許多金珠寶玩。付與安祖。安祖叫一個勁卒。負了包裹。與建德別了。連夜起身。曉行夜宿。一日走到梁郡白酒村地方。日已西斜。恐怕前途沒有宿店。見有一個安客商寓。兩人遂走進門。主人家忙趨出來。接住問道。爺們是兩位。還有別伴。安祖道。只我們兩人。店主人道。裏邊是有一個大間。空在那裏。恐有四五位來。又要騰挪。西首有一間。甚是潔淨。先有一位爺下在那裏。三位儘可容得。待我引爺們去看來。說了。遂引孫安祖走到西邊。推開門。走進。去。只見一個大漢。鼻息如雷。橫挺在床上。店主人道。爺們不過權寓一宵。這里可使得麼。安祖道。也罷。店主人出

去。搬了行李。安祖細看床上睡的人。身長膀闊。腰大十圍。眉目清秀。虬髮長髯。安祖攬度道。這朋友亦非等閒之人。待他醒來問他。店主人已將行李。搬到安祖也。要少睡。忙叫小卒。打開鋪設。出去。拿了茶來。只見床上那漢。聽得有。人說話。擦一擦眼。跳將起來。把孫安祖上下仔細一認。舉手問道。兄長。曾姓。安祖答道。賤姓祖。號安生。請問吾兄上姓。那漢道。弟姓王。字伯當。安祖聽說大喜道。原來就是濟陽王。伯當。兄。納頭拜將下去。伯當慌忙答禮。起來問道。兄那里曉得。小弟賤名。安祖笑道。弟非祖安生。實孫安祖也。因前年在二賢莊。聽見單員外道。及兄長大名。故此曉得。王伯當道。單二哥處。兄有何事。去見他。如今可在家裏麼。安祖道。因尋訪寶建德。兄。伯當道。弟聞得寶兄。在高羅泊。起義。聲勢甚大。兄為何不去追隨。却到此地。安祖又把楊義臣。提兵殺了張金稱。與高士達。乘勝來逼建德。建德據守饒陽。要弟到京。伴事一段。述了一遍。問道。不知兄有何事。隻身到此。伯當見問。長嘆一聲。正欲開言。只見安祖的伴。當進來。便縮住了口。安祖道。這是小弟的心腹。小校。吾兄不必避忌。因對小校道。你外邊。叫他們。取些酒菜來。一回兒。承值的。取進酒菜。擺放停當。出去了。兩人坐定。安祖又問伯當道。弟有一結義兄弟。亦單二哥的契友。姓李名密。字玄邃。犯了一樁大事。故悄悄地到此。安祖道。弟前日途中。遇見齊國遠。說要去尋他。圖些事業。如今怎麼樣。爲了甚事。伯當道。不要說起。弟因有事。往楚。與他分手。不意李

兄被楊玄感迎入關中。與他舉義。弟知玄感是井底之蛙。無用之徒。不去投他。誰知不出弟所料。事敗無成。玄感已爲隋將史萬歲斬首。弟在瓦崗。與翟讓處聚義。打聽玄感兄弟潛行入關。又被游騎所獲。護送帝所。弟想解去。必由此地經過。故弟在這裏等他。諒在今晚。必然到此歇腳。安祖道。這個何難。莫若弟與兄迎上去。只消兄長說。有李兄在內。弟路略動手。結果了衆人。走他娘便了。伯當道。此去京都。要道。倘然弄得決裂。反爲不美。只可智取。不可力圖。只須如此。如此而行。方爲萬全。正說時。聽得外面人聲嘈雜。伯當同安祖拽上房門。走出來看。只見六七個解差。同着一個解官。押着四個囚徒。都是長枷鎖鍊。在店門首櫃前坐下。伯當定睛一看。見李玄邃亦在其內。餘外的。認得一個是章福嗣。一個是楊積善。一個是邵元真。並不做聲。把眼色一丟。走了進去。李玄邃四人看見了。王伯當心中喜道好了。他們在此。我正好算計脫身了。但不知他同那個在這裏。正在吐裏躊躇。只見王伯當手裏捧着幾卷細正。放在櫃上說道。主人家。在下因缺了盤費。帶得好路袖十卷在此。情愿照本錢賣與你。省得放在行李裏頭。又沉重。又占地方。店主人站起身答道。爺。小店那討得出銀子來。不要說爺要照本錢賣與咱。就是爺們住在小店幾天。准折與咱們。咱們也用不着這宗寶貨。伯當把一卷折開來。攤在櫃上說道。你看不是什麼假古的貨兒。哄你們。這都是揀選來的。照地頭二兩五錢好銀子一卷。若是銀子好。

每卷止算還脚解稅銀一二錢。也罷了。那一備解官。與幾個解差。也走近櫃前。拿起袖來看。說真個好袖子。又緊密。又厚重。帶到下邊去。怕不是四兩一卷。可惜沒有閒錢來買。大家在那裏唧唧噥噥的談論。只見李玄邃亦捱到櫃邊來看。伯當睜着怪眼。喝道。死囚。你也來賄什麼。量你也拿不出銀子。所以犯了罪名。孫安祖在傍笑道。兄長不要小觀他。或者他們到有銀子要買。亦未可知。李玄邃道。客人你的寶貨。量也有限。你若還有。再取出來。咱們盡數買你的。不買你的。不爲漢子。王伯當對孫安祖道。二哥還有五卷在裏頭。你去與我取出來。李玄邃走下來。叫過一個老猾獄卒張龍道。張兄。你這路袖。可要買麼。我有十兩銀子。送與你去買幾卷。也承你路上看管一番。張龍道。這個不消。你不如買幾卷。送與惠爺。我纔好收你的。李密道。我的死期。一日近一日。留這錢財在身何用。不如買他的。袖子來。將一半與五十兩銀子。送你惠爺。你們衆位。每人一卷。銀子五兩。送與你們。到京死後。將我們的屍骸埋一埋。你去與我們說一聲。若是使得。我另外再酬你十兩銀子。張龍見說。忙去與衆人說知。這個惠解官。又是個錢鑽。殺一說。就肯張龍回覆了李玄邃。李玄邃便向章福嗣。楊積善身邊。取出一百兩銀子。付與張龍道。你去與我稱開。好分送衆人。又在自己身邊。取出五十兩一封。走向櫃邊。在櫃上放下。向主人家道。煩你做個調停。用錢照例奉送。店主人道。這備當得。走向前說道。一共十五卷。該銀三十

七兩五錢。上殿稱頭，盡是瓜瓞，一釐不少。付與王伯當收了。餘下的銀兩，送了李玄邃。李玄邃將路袖打開，花樣一般無二，與張龍分送衆人。各人又謝玄邃，又在銀包內取出一兩多些一塊銀子，對主人家說些些酒資酬勞之意。伯當笑道：「我竟忘了。」留七兩三分算，也該稱出一兩多些來。辭謝主人，一頭說，一頭稱出一兩一錢銀子，奉與店主人。店主人道：「豈有此理？費了小子什麼氣力，好受二位惠來。」三人你推我，孫安祖道：「小弟有一個道理在此。我們大哥這一兩一錢銀子，是本該出的。這位兄的那塊銀子，他既取了出來，怎好又收進去？待弟也出幾錢，湊成三金。煩主人家弄幾碗菜，買罈酒來，只算主人家替咱們接風。又算一宗小交易的合事。酒暢飲三杯，豈不兩美？這幾個解差齊聲的贊道：「這位爺主張的不差，我們也該貼出些來買酒纔好。」八個解差與孫安祖又湊出兩外，安祖把來上殿一稱，共三兩七錢有餘。對主人家道：「請收去。這是要勞重的了。」主人家笑道：「這個小道理會得。先請各位爺到裏邊去用了便飯，待小子好好的整治起來。」孫安祖道：「菜不必拘，酒是要上好的。況是人多，要多買些。」店主人道：「這個自然。」大家各歸房裏去了。霎時間已是黃昏時候。店家將酒席整治完備，將一席送與惠解官。叫張龍致意，不好與公差因徒同席之意。那惠解官原是個隨波逐流的人，又得了許多銀子禮物，便對張龍道：「既承他們美意，我怎好又獨自受用這一席酒？既然在此荒村野店，那個曉

得同在一搭兒吃了罷。也便大家好照管。」張龍道：「說起來他四個原係官家公子，如今偶然孩子氣，犯了罪名，只要惠爺道是使得，我們就叫他們進來。」惠解官道：「總是這一回兒的工夫，就多叫到這里用了罷。」於是衆人將五十四桌酒席多擺在玄邃下的那間大客房裏。連主人家共十七八人，大家入席坐定。大杯小盞，你奉我勸，開懷暢飲。店小二流水燙上酒來。孫安祖對店小二道：「你們辛苦了，自己去睡罷。有我們小廝在這里。」店主人大家吃了一回，先進去睡了。豈知惠解官又是個酒客，說得投機，與他們呼吹喝六的，又鬧了一回。孫安祖見衆人的酒，已有七八分了，約思有二更時分。王伯當道：「酒不熱好，悶人。」孫安祖道：「待我自去看我們小廝在那里做甚。」忙走出去，一回捧著一壺燙的熱酒，笑將進來道：「店小二與我家小廝多先吃醉了。」一鋪兒的輪著，虧得我自去煖這壺熱酒在此。王伯當取來，先斟滿一大杯，送與惠解官。又斟下七八大杯，對著解差道：「你們各位請用過了，然後輪下來我們吃。」衆解差道：「承列位盛情，實吃不下了。」孫安祖道：「這一杯是必要奉的。」餘下的總是我們吃罷。」張龍拿起杯來一飲而盡。衆公差只得取起來吃了。頃刻間一個解官，八個解差，齊倒在廳。孫安祖笑道：「是便是，只恐怕他們藥力淺，容易醒覺。」忙在行李中取出蠟燭一支，點上。王伯當將四人的枷鎖扭斷了。李玄邃忙向解官報箱內尋出公文來，向燈火上燒了。原來十五卷路袖并銀子，取了出來，付與王伯當收入。

包裹小校背上行李。共七個人。悄悄開了店門走出。只見滿天星斗。略有微光。大家一路敘談。忙忙的趕行。走到五更時分。離店已有五六十里。孫安祖對王伯當道。小弟在此地。要與兄弟分手。不及送李兄等至瓦崗矣。玄邃等對安祖道。小弟認承兄見愛。得脫此難。且到前途。去痛飲三杯再處。王伯當道。不是這話。孫兄還有寶大哥的公幹在身。不要耽擱他。孫安祖道。小弟還有句要緊話。替兄們說。你們或作三路走。或作兩路行。若是成羣的逃竄。再走一二里。便要被人看破。拏去了。只此就分手罷。李玄邃道。既是這節。煩兄致意建德弟。此去若瓦崗可以存身。還要到饒陽來相敘。若見單二哥。亦與弟致聲。說罷。衆人東西分路。止剩王伯當李玄邃。那元真韋福嗣楊積善。又行了幾里。已至三叉路口。王伯當道。不是這等說。在陷阱裏頭。死活只好擠在一堆。今已出籠。正好各自分飛逃命。趁此三叉路口。各請隨便。弟只好與玄邃同行。韋福嗣與楊積善是相好的。便道。既如此。我們揀這小路。捱上去罷。那元真道。我是也不依大路走。也不揀小路行。自有個走法。請兄們自去。於是楊韋二人走了小路去。王李二人走了大路。未及里許。王伯當只聽得背後一人趕來。向李玄邃肩上一拍。說道。你們也不等我一等。竟自去了。王伯當道。兄說有自己的走法。爲何又趕來。那元真道。兄難道是呆子。我剛纔哄他兩個。那有出了傷門。再走死路的理。玄邃道。爲何。那元真道。衆公差醒來。自然要經由當地地方兵將協力

擒拏。必然小路來的人多。大路來的人少。如今我們三人放著膽走。量有百十個兵校趕來。也不放在我們三個眼裏。只是沒有短路的。借他三四件兵器來。應急怎好。王伯當道。往前走一步好一步了。於是李玄邃。扮了全真。那元真改了客商。王伯當做伴當。往前進發。正是

未知肝胆向誰是 令人却憶平原君

總評 老成出師。自然與衆不同。豈山鬼魅與之對壘邪。無奈階數將終。一旦撤回義臣。使敗滅之寇。復爾猖獗。王伯當與李密。真生死交情。看他一人驅馳道路。設計脫陷。何等用心。然原仗金錢遠意。可見人處險沛中。錢財尤不可少。王伯當云。量你拏不出銀子。所以犯了罪。只一句道破世情。

第三十九回 陳隋兩主說幽情 張尹二妃重貶謫

詩曰 王師靖虜氣 橫海出將軍 赤幟連初日 黃塵映晚雲 霹靂雷怒起 舟楫浪驚分 指顧平玄菟 陰山好勒銘

大凡皇帝家的事。甚是繁冗。這一支筆。一時何處寫得盡。宇宙間的事。日出還生。頃刻間如何說得完。即便看者一雙眼睛。那里領得來。要作者如理亂絲。一段一段。逐段逐段。細細剔出。方知事之後先。使看者亦有步驟。不至停想。回顧之苦。再說孫安祖。別了李玄邃。王伯當趕到京中。尋相識的。打通了關節。將金珠寶玩。獻與段達。段世基一班佞臣。在下處守候消息。正是錢神有靈。不多幾日。就有旨意

下來道。楊義臣出師已久。未有捷音。按兵不動。意欲何爲。姑念老臣。原官休致。先鋒周宇暫爲署攝。另調將員。剿滅餘寇。孫安祖打聽的實。星夜出京。趕回饒陽。報知建德。時楊義臣定計。正圍破城。剿滅竇建德。見有旨意下來。對左右嘆道。陪室合休。吾未知死於何人之手。卽將所有金銀。犒賞三軍。涕泣起行。退居濮州雷夏澤中。變姓埋名。農樵爲樂。竇建德知義臣已去。復領兵到平原。招集潰卒。得數千人。自此隋之郡縣。盡皆歸附。兵至一萬有餘。勢益張大。力圖進取。差心腹將員。寫書到潞州二賢莊。去接女兒。并請單雄信同事。不題。正是

真教骨肉成吳越

猶念天涯好弟兄

話分兩頭。再說煬帝在宮中。點選帶去游幸廣陵的宮人。大凡女子。可以充選入宮者。決沒有個無鹽嫫母。最下是中之人。妾。若中之妾。到了宮中。粧點粉飾起來。也會低翠。也會巧笑。便增了二三分顏色。所以煬帝在宮。點了七八日。點了這個。又捨不得那個。這邊去了。嬌語歡呼。這邊不去。或宮或院。隱隱悲泣。煬帝平昔。問在婦人面上。做工夫的。這些女子。越要粧這些嬌癡起來。要使之聞之之意。弄得煬帝沒主意。煩躁起來。反叫蕭后與衆夫人去點選。自己拉了朱貴兒。袁寶兒。跟了三四個小太監。駕了一隻龍舟。搖過北海。去到三神山上。去看落照。忽天氣晦昧。將日色收了。煬帝便懶得上山。就在傍邊觀瀾亭中。坐了一會。便覺恍惚。聞見海中有一隻小舟。衝波逐浪。望山脚下

搖來。煬帝正疑那院夫人來接。心中甚喜。及至攏岸。却又不是。見走上一個內相來。報說。陳後主要求見萬歲。原來煬帝與陳後主。初年其相契厚。忽爾後主惡見。忙叫請來不多時。只見後主從船中。差騎起。到了心中。見煬帝要行君臣之禮。煬帝忙以手攔住道。朕與卿故交。何須行此大禮。後主依命一拜。而坐後主道。憶當年少時。與陛下同隊戲游。親愛甚於同氣。別來許久。不知陛下還相憶否。煬帝道。垂髫之交。情同骨肉。昔日之事。時時在念。安有不記之理。後主道。陛下既然記得。但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比往日大不相同。真令人欣羨。煬帝笑道。富貴乃偶然之物。卿偶然失之。朕偶然得之。何足介意。因問道。臨春結綺。翠閣三閣。近來風月何如。後主道。風月依然如舊。只是當時那些錦繡池臺。已化作白楊青草矣。煬帝又問道。聞卿曾爲張麗華造一桂宮。在光昭殿後。開一圓門。就如月光一般。四邊皆以水晶爲障。後庭却設素粉的翠照。庭中空空洞洞。不設一物。惟種一株大桂樹。樹下放一個搗藥的玉杵臼。白榜養一個白色兔兒。叫麗華身披素裳。梳凌雲髻。足穿玉華飛頭履。在中間往來。如同月宮嫦娥。此事果有之麼。後主道。實是如此。煬帝道。若然亦太侈。後主道。起造宮館。古昔聖王。皆有一所。月宮能費幾何。臣不幸亡國。便以爲侈。今不必遠引古人爲證。就如陛下文皇帝。臨國時。何等節儉。也曾爲蘇容華夫人造瀟湘絲綺廳。四邊都以黃金打成芙蓉花。妝飾在上。又以琉璃網戶。將文

杏爲梁。雕刻飛禽走獸。動輒價值千金。此陛下所目睹。獨非侈乎。幸天下太平。傳位陛下。後日史官。但知稱爲節儉。安肯思量及此。煬帝笑道。卿可謂善解嘲矣。若如此說。則先帝下江南時。卿一定尚有遺恨。後主道。亡國實不敢恨。只想在桃葉山前。將乘戰艦北渡。那時張麗華方在臨春閣上。試束郭魏的紫毫筆。寫小研紅箋。要做答江令的璧月詩句。尙未及完。忽見韓擒虎擁兵直入。此時匆匆逼追。致使麗華詩句未終。未免微有不快耳。煬帝道。如今麗華安在。後主道。現在舟中。煬帝道。何不請來一見。後主叫內相往船上去請。只見船中有十來個女子。擊著樂器。捧著酒肴。齊上岸來。看見煬帝。齊齊拜伏在地。煬帝忙叫起來。仔細一看。只見內中一個女子。生得玉扇雙顰。容貌孤疑。韻度十分俊俏。煬帝目不轉睛。看了半晌。後主笑道。比我家姑娘宜華夫人容貌如何。煬帝道。正如那之與尹。差堪伯仲。後主道。陛下再三注盼。想是不識此人。此卽張麗華也。煬帝笑道。原來就是張貴妃。真個名不虛傳。昔聞貴妃之名。今親貴妃之面。又與故人相聚。恨無酒肴。與二卿爲歡。後主道。臣隨行到備得一會。但恐寒涼。天子不敢上獻。煬帝道。朕與故交。一時助興。何必拘禮。後主隨叫麗華送上酒來。煬帝一連飲了三四杯。對後主說道。朕聞一曲後庭花。擅天下古今之妙。今日幸得相逢。何不爲朕一奏。麗華辭謝道。妾自拋擲歲月。人間歌舞。不復記憶久矣。况近自井中出來。腰肢酸楚。那里有往常姿態。安敢在天子面前。狂歌亂唱。煬帝道。貴妃花嬌柳媚。就如不歌不舞。已自脈脈消魂。歌舞時光景。大可想見。何必過謙。後主道。既是聖意殷殷。卿可勉強歌舞一曲。麗華無可奈何。只得叫侍兒將錦綉鋪下。齊奏起樂來。他走到上面。按著樂聲的節奏。巧翻絲袖。嬌折纖腰。輕輕如蝴蝶穿花。款款如蜻蜓點水。起初猶乍翔乍翔。不徐不疾。後來樂聲促奏。他便盤旋不已。一霎時紅遮綠掩。就如一片綵雲。在滿空中飄滾。須臾舞罷。樂停。他却高吭新音唱起來。

前。狂歌亂唱。煬帝道。貴妃花嬌柳媚。就如不歌不舞。已自脈脈消魂。歌舞時光景。大可想見。何必過謙。後主道。既是聖意殷殷。卿可勉強歌舞一曲。麗華無可奈何。只得叫侍兒將錦綉鋪下。齊奏起樂來。他走到上面。按著樂聲的節奏。巧翻絲袖。嬌折纖腰。輕輕如蝴蝶穿花。款款如蜻蜓點水。起初猶乍翔乍翔。不徐不疾。後來樂聲促奏。他便盤旋不已。一霎時紅遮綠掩。就如一片綵雲。在滿空中飄滾。須臾舞罷。樂停。他却高吭新音唱起來。

麗宇方林對高閣

新裝艷質本傾城

映戶凝嬌乍不進

惟由含態笑相迎

妖姬臉似花含露

玉樹流光照後庭

二杯一杯送後主。一杯送麗華。後主接杯在手。忽泫然泣下。道。臣爲此曲。不知費多少心力。曾受用得幾日。遂聲沉調歇。今日復聞歌此。令人不勝亡國之感。煬帝道。卿國雖亡了。這一曲玉樹後庭花。却是千秋常在的。何必悲傷。卿酷好翰墨。別來定有新咏。可誦一二。與朕賞鑒。後主道。臣近來情景。不暢無興作詩。只有寄侍兒碧玉與小慧詩二首。聊以塞責。望陛下勿哂。因誦小慧詩云。

午睡醒來曉

無人夢自驚

夕陽如有意

偏傍小聰明

寄侍兒碧玉詩云。

離別腸應斷

愁魂若飛散

憑仗一相招

相思骨合銷



煬帝聽罷，再三得賞。後主道：亡國唾餘，怎如陛下雄材，挾  
漢高拔一時，開華道：妾聞陛下天翰淋漓，今幸得重盼，願  
求一章，以為終身之榮。煬帝笑道：朕從來不能作詩，有負  
貴妃之請，奈何。麗華道：陛下醉接翠江南，詞御製清夜游  
曲，俱頃刻而成，何言不能？還是笑妾醜陋，不足以當珠玉。  
故以不能推託。煬帝道：貴妃何罪？朕之過也。朕當勉強應  
酬。麗華命侍兒將文房四寶放下。煬帝拂箋信筆題詩一  
首云：

見面無多事

聞名爾許時

坐來生百媚

實個好相知

煬帝寫完，送與麗華。麗華接在手中，看了一遍，見詩意來  
得，落落微有諷刺之意，不覺兩臉俱紅，赤起來，半晌不做  
一聲。主見麗華含嗔帶婉，心下也有幾分不快，便問煬  
帝：「此人顏色，不知比陛下蕭后，還是誰人美呢？」煬帝道：  
「貴妃比蕭后，蕭后比貴妃，窈窕就如春蘭，秋菊一  
般，各自有一時之秀，如何比得？後主道：「既是一時之秀，陛  
下的詩句，何輕薄麗華之甚？」煬帝微微笑道：「朕天子之詩，  
不過適一時之興而已，有其麼輕薄？後主大怒道：「  
我亦曾為天子，不似你妄自尊大。煬帝大怒道：「你亡國之  
人，焉敢如此無禮？後主亦怒道：「你的壯氣，能有幾時？敢欺  
我是亡國之君，只怕你亡國時，結局還有許多不如我處。  
煬帝大怒道：「朕親親天子，有甚不如你處？遂自走起身來。  
麗華後主，後主道：「你敢擊誰？只見麗華將後主扯下，走道：

且去且去。後一二年，吳公台下，少不得還與他相見。二  
人竟往海邊而走。煬帝大踏步趕來，只見好端端一個麗  
華，弄得滿身泥漿，水照煬帝臉上，拂將過來。煬帝吃了一  
驚，就像做夢纔醒的一般，因想也他二人死之久，曉了  
一身冷汗，開眼只見貴兒寶兒兩個美人，把衣袖遮著煬  
帝的背心裏，住在那里。忙問二美人道：「你們曾看見什麼  
二美人道：「沒有見其來，但見陛下如睡去的一般。夢中感  
語，離時動時靜。煬帝道：「快下船去罷，衆人多下了龍舟。  
煬帝纔把適間所見所聞細述了一遍。貴兒寶兒大為驚  
異。煬帝反覺心中憂疑起來，忙叫內相擇回，忽聽見琴聲  
悠悠，隨風入耳。煬帝正在猜疑，一回兒將到綺陰院，望見  
秦夫人沙夫人道：「王呆與貴人辭治兒，一班都在那里。  
看夏夫人撫琴。煬帝忙上岸來說道：「你們好個倍快活，  
接也不來接一接。衆夫人道：「妾等各處尋覓不見，那曉得  
陛下跨海而游。煬帝道：「夏妃子今日為何撫起琴來？夏夫  
人道：「妾蒙陛下派居於此，四五年矣，其間好鳥靚奇松，  
拂影怪石為之嗟吟。微雨時添花源，屋梁落月台榭留吟，  
與陛下不知消受了多少賞心樂事。今一旦捨此而去，山  
雲能不為之黯然。故妾借此瑤琴，以酬離別之意。使山川  
勿笑妾之情薄也。煬帝聽說，喟然長嘆道：「此地朕原不忍  
遠離。因皇后動輒去游江都，只道事再做不成的。誰知今  
日竟成其願。這也是天也數也。人何與焉。正說時，只見高  
昌等七八個心腹內相，走來跪下奏道：「殿腳女一千，奴婢

等往江南地方各處搜求。今已選足。煬帝大喜。道如今在那裏。內相道。王弘已分派頭號龍舟。裏頭駐紮。以便演習。未知萬歲爺何日起駕。煬帝思量。我征遼。雖是借題。游幸爲實。然天子親征。比衆不同。當分爲二十四軍。心上躊躇了一回。走進便殿。寫勅一道。用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左翊衛大將軍辛世雄。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恒。右驍衛大將軍薛世雄。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左屯衛大將軍陳稜。左禦威將軍張瑊。右禦威將軍趙孝才。左武衛將軍周法尚。右武衛將軍崔弘昇。右禦衛虎賁將軍文昇。左禦衛虎賁將軍屈突通等。共爲二十四總管軍。命劉士龍爲宣諭使。協同總督陸路大元帥宇文述。水軍統領元帥來護兒。爲王前驅。同會平壤。寫完付與內相。傳與各衙門知道。分付擇吉。天子臨郊祭告天地廟。禱軍士。統領羽林軍一萬。分道向逆水進發。將軍來護兒。知聖駕已將出都。著令秦叔寶等進征。秦叔寶領了來總管旨意。久已招集。熟知水道的。做了嚮導。又記張須陁所囑之言。先差心腹將校抄過了鴨綠江埋伏。在平壤伺候。大軍齊到。然後帶其巢穴內外夾攻。正是

機謀奇扼吭

小醜欲驚心

却說煬帝打發巡幸的許多旨意。便進宮中問蕭后道。從游宮女選完了。壓蕭后笑道。陛下偏把這樣縮腳疑難題目。叫妾去做。妾如何做得來。況他們也不好說我該去。你不該去。也不說他願去。我不願去。好像吃過齋心酒。的見

陛下起身出宮去了。三四百名。却齊齊跪倒階前。奏道。守西苑的花晨月夕。領畧了多少風光。在昭陽的承恩詠寵。受用了多少繁華。妾等西京隨到東京。兩番播弄。雖蚌珠燕石。不敢仰冀恩波。目爲遺籥墮珥。然海外風光。江都佳境。難道也教耳消目受不起。萬歲爺是棄置妾等的了。難道娘娘也侍奉不來。說了大家如喪考妣的一般。哭將起來。叫妾怎樣選法。煬帝笑道。這班賤婢。也會這般裝腔做勢。蕭后道。有個緣故。因張尹兩妃。在內攬撥。說我兩個是年紀大了。顏色衰了。你們都是鮮花一般。日子正長哩。還不趁這風流天子。大家捨命扒上去。因此衆宮人做出這般行徑。煬帝聽了。點點頭兒。隨叫一個內相。傳旨着兵部火速喚頭號差船四十隻。立刻上用。內相領旨出去了。看官聽說。原來張妃子名號雪。尹妃子名號瑟。兩個多是文帝時。與宣華同輩的人。年紀與宣華相仿。而顏色次之。此時正當三九之期。煬帝因鍾情與宣華。便不放二妃在心。上。况因宣華死後。接踵就是楊素撞倒金塔。口裏說出許多冤仇。文帝陰靈。白日顯現。故此煬帝也覺寒心。不敢復蹈前轍。長安又混帶到這裏。許廷輔兩番點選。張尹二妃。因自恃文帝幸過。那里肯送東西與他。遂致抑鬱。長門。到也心。情如同死灰。蕭后是最小氣。愛人奉承的。因見張尹二妃。平日不肯下氣。趨承。故此捏造這幾句。止不過要拔去蘿蔔。也覺地皮寬的意思。豈知煬帝竟認了真。到了次日。這些還不去的。正要打帳看煬帝出宮上轎。便好大家

來攀轅傍的哀懇。只見十來個內相。走到張尹二妃宮中來說。萬歲爺有旨。餘下宮奴四百餘名。勸張尹二妃子彈壓下舟。毋得違誤。張尹二妃聽了。以為奇怪道。我兩個又不曾去求朝廷。又不曾去浼求皇后。這個冷鍋裏頭。泡出豆來。是那里說起。衆宮人歡歡喜喜。收拾了細軟。載上了數十車。齊出宮門。在路上行了一日。黃昏時候。落了船。到明日。張尹二夫人心中疑惑。便問內相道。萬歲爺們的船在那里。內相道。在前面。張夫人道。聞得朝廷新造幾百號龍舟。如今我們坐的。却是民間差船。並不是龍舟。其間畢竟有弊。你們詭我們到那里去。快快說來。衆內相料難瞞隱。只得齊跪下去道。二位夫人。不必動怒。只是萬歲爺的旨意。叫奴婢送二位夫人。與衆宮女到晉陽宮去。如不信。現有手勅在這裏。內相取出來。張尹二妃接來讀道。張尹二妃。係先朝寵幸。過。不在此供奉。着伊帶領餘下宮奴四百餘名。先歸太原晉陽宮中。着守宮副監。嚴寂。照冊點入。看守毋誤。衆宮女聽見旨意。不是江都去。反要到西京。都大哭起來。也有要投河的。也有要自盡的。獨張夫人哈哈大笑道。我看你們這班癡妮子。總到江都。又沒有父母親戚在那裏。止不過游玩而已。你們就去。也趕不上他們的寵眷。我尚如此。你們何不安命。到是太原去自由。自然不少吃。不少着。好不快活。省得在那裏看他們得意。衆宮人見說。自此也覺放懷。一路上說說笑笑。一月之間。早到了晉陽宮。衆內相把二夫人與衆宮女。付與副宮監。裴

寂交割明白。衆內相仍往江都覆旨。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煬帝在觀瀾亭。遇見陳後主一段。雖說鬼話。而其情境宛然。如同生面。張尹二妃。值此貪淫之主。獨不能沾其餘瀝。如饑人入酒肆。看人大嚼。不知嚙了多少津唾。與其匍匐求井。上半李反。不如守西山之餓。爲高也。况後又有許多奇遇乎。西京之貶。又何憾焉。

第四十回 汴堤上綠柳御題賜姓 龍舟內絳仙

顏色沾恩

詞曰 雨帶雲光香溫玉軟。只道魂消已久。冤情孽債。誰知未了。又向無中生有。擯情撮趣。不見花定然是酒。美語甜言。笑口偏有許多引誘。錦繡纜牽纖手。早種成兩堤楊柳。問誰能到此。唯唯否否。正好快心蕩意。不想道干戈掣人財。急急忙忙。怎生消受。右詞天香引。人主要征伐。便說征伐。要巡幸。便說巡幸。何必掩耳盜鈴。要成君之過。不至深刻而不止。殊不知增了一言。便費了多少錢糧。弄死了多少性命。昏主佞臣。全不在意。真可浩嘆。再說煬帝。離了東京。竟往汴渠而來。不落行宮。御駕竟發上船。自同蕭后。坐了十隻頭號龍舟。上十六院夫人。與婕妤。貴人。美人。分派在五百隻二號龍舟內。雜船數千隻。撥一分裝載內相。一分裝載雜役。撥一分供應飲食。又撥一隻三號船。與王義夫婦。著他在龍舟左右。不時巡視。文武百官。帶領著兵馬。都在兩岸立營駐扎。非有詔旨。不得

輕易上船自家的十隻大龍舟。用綵索接連起來。居於正中。五百隻二號龍舟。分一半在前。分一半在後。簇擁而進。每船俱插繡旗一面。編成字號。衆夫人美人俱照著字號居住。以便不時宜召。各雜船也插黃旗一面。又照龍舟上字號。分一個小號。細細派開供用。不許卷前落後。大船上。一聲鼓響。衆船俱要魚貫而進。一聲鑼鳴。各船就要泊住。就如軍法一般。十分嚴肅。又設十名郎將。爲護纜使。叫他周圍岸上巡視。這一行有數千隻龍舟。幾十萬人。馬把一條淮河填塞滿了。然天子的號令一出。俱整齊肅肅。無一人敢諠嘩錯亂。真個是

至尊號令等風雷

萬隻龍舟一字開

莫道有才能治國

須知亡國亦由才

煬帝在龍舟中。只見高昌引著一千殿腳女。前來朝見。煬帝看見衆女子。與粧越束。一個個風流窈窕。十分可愛。滿心歡喜。問道。他們曾分派定麼。高昌跪奏道。王弘分派定了。只是不曾經萬歲爺選過。煬帝道。不消選了。就等明日牽纜時。朕憑欄觀看罷。衆殿腳女領旨。各各散回本舟。這日天色傍晚。開不得船。就在船艙中排起宴來。先召羣臣飲了一回。羣臣散去。又同蕭后衆夫人。吃到半夜方睡。次日起來。傳旨擊鼓開船。恰恰這一日。風氣全無。挂不得錦帆。只得綵纜拴起。先把一千頭肥羊。每船分派一百隻。驅在前邊。隨叫衆殿腳女。一齊上岸去牽挽。衆殿腳女。都是演習就的。打扮得嬌嬌媚媚。上了岸。各照派定前後次第

而立。船頭上一聲畫鼓輕敲。衆女子一齊著力。那羊也帶著纜而跑。那十隻大龍舟。早被一百條綵纜。悠悠漾漾的。扯將前去。煬帝與蕭后。在船樓中細細觀看。只見兩岸上。錦牽繡挽。玉曳珠搖。百樣風流。十分嬌媚。真個從古已來。未有這般富麗。但見

蛾眉作隊。一千條錦纜牽嬌。粉黛分行。五百隻纖腰挽。媚香風蹴地。兩岸邊蘭麝氣氳。綵袖翻空。一路上綺羅蕩漾。沙分岸轉。齊輕輕斜側金蓮。水湧舟迴。盡款款低橫玉腕。嬈嬈婷婷。風裏行來。花有足。遮遮掩掩。月中過去。水無痕。羞殺凌波仙子。笑他奔月姮娥。分明無數落川神。彷彿許多湘漢女。似怕春光將去。故教綵線長牽。如愁淑女難求。聊把赤繩偷繫。正是珠圍翠繞。春無限。更把風流一串穿。

煬帝同蕭后。倚著欄干賞玩。歡喜無限。正在細看之時。只見衆殿腳女。走不上半里遠近。粉臉上。都微微透出汗來。早有幾分喘息不定之意。你道爲何。原來此時。乃三月下旬。天氣驟熱。起初的日色。又在東邊。正照著當頭。這些殿腳女。不過都是十六七歲的嬌柔女子。如何承當得起。故行不多路。便喘將起來。煬帝看了。心下暗想道。這些女子。原是要他粉飾美觀。若是這等流出汗來。喘噓噓的行走。便沒一些趣味。慌忙傳旨。叫鳴金住船。左右領旨。忙走到船頭上去。鳴鑼兩岸上。衆殿腳女。便齊齊的將錦纜挽住。不行。又鳴一聲。衆女子都將錦纜一轉一轉的繞了回來。

又一聲金鑼，衆女子都收了錦纜，一齊走上船來。蕭后見了，便問道：「纔走得幾步路，陛下爲何便止住了？」楊帝道：「御妻豈不看見這些殿腳女，纔走不上半里，便氣喘起來，再走一會，一個個流出汗來，成甚麼光景？想是天氣炎熱，日色映照之故耳。」故朕叫他暫住，必須商量一個妙法，免了這段光景才好。蕭后笑道：「陛下原來愛惜他們，恐他晒壞了，妾到有個法兒，不知可中聖意。」楊帝道：「御妻有何妙計？」蕭后道：「這些殿腳女，兩隻手要牽纜繩，遮不得扇子，又打不得傘，怎生免得日晒呢？」依妾愚見，到不如在龍舟上過了夏天，等得秋涼再行，便晒他們不壞了。」楊帝笑道：「御妻休要取笑，朕不是愛惜他們，只是這段光景，實不雅觀。蕭后笑道：「妾也不是取笑陛下，直是沒法。蔭蔽他們。」楊帝想了半晌，真個沒有計策，命宣羣臣來商議。不多時，羣臣宣至，楊帝對他們說了殿腳女日晒汗流之故，要他們想個妙計出來。衆臣想了一會，都不能應。獨有翰林學士虞世基奏道：「此事不難，只消將這兩堤盡種了垂柳，綠陰交映，便鬱鬱蔥蔥，不覺日色，且不獨殿腳女可以遮蔽，柳根四下長開，這新築的河堤，繫結起來，又可免崩坍之患。且摘下來，又可飽餵羣羊。」楊帝聽了大喜道：「此計甚妙。這是河長堤流，怎種得這許多？」虞世基道：「若分地方，叫那縣栽種，便你推我推，就延時日。」陛下只消傳一道旨意，不論官民人等，有能種柳一枝者，賞絹一疋。這些窮百姓，好利而忘勞，自然連夜種起來。」臣料五六日間，便能成功。」楊帝歡

喜道：「卿真有用之才。」遂傳旨，着兵工二部，火速寫告示曉諭鄉村百姓，有種柳樹一顆者，賞絹一疋。又叫蔡太監督同戶部，裝載無數的絹疋銀兩，沿堤照樹給散。真個錢能通神，役鬼之功，只因這一疋絹賞的重了，那些百姓，便不顧性命，大大小小，連夜都趕來種樹，往往來來，絡繹不絕。近處沒有了柳樹，三五十里遠的，都挖將來種。小的種完了，連一人抱不來的大柳樹，都連根帶土，扛將來種。楊帝在船樓上，望見種柳樹的百姓，蜂擁而來，心下十分暢快。因對羣臣說道：「昔周文王有德於民，民爲他起造台池，如子事父一般。千古以爲美談。你看今日這些百姓，個個爭先，趕快來種柳樹，何異昔時光景？」朕將親種一株，以見君臣同樂的盛事。」遂領羣臣走上岸來，衆百姓望見都跪下磕頭。楊帝傳旨，叫衆百姓起來道：「勞你們百姓，望見都跪心甚，是過意不去。待朕親栽一顆，以見恤民之意。」遂走到柳樹邊，選了一顆，親自用手去移，手還不會到樹上，早有許多內相，移將過來，挖了一個坑兒，栽將下去。楊帝只將手在上邊摸了幾摸，就當他種了。羣臣與百姓看見，齊呼萬歲。楊帝種過幾個大臣，免不得依次各種一顆。衆臣種完，衆百姓齊聲喊叫起來，又不像歌，又不像唱，隨口兒喊出幾句謠言來道：「栽柳樹，大家來，又好遮陰，又好當柴。天子自栽，這官兒也要栽，然後百姓當該。」

楊帝聽了，滿心歡喜，又取了許多金錢，賞賜百姓。然後上船，衆百姓得了厚利，一發無遠無近，都來種樹。那消兩三

日工夫。這一千里堤路。早已青枝綠葉。種的像柳巷一般。清陰覆地。碧影參天。風過。嫩綠生涼。月上。離離瀉影。煬帝與蕭后。憑欄面看。因想道。垂柳之妙。一至於此。竟是一條漫天青幔。蕭后道。青幔那有這般風流。滿酒場帝道。朕要封他一個官職。却又與衆宮女雜行。攀挽在一處。殊屬不雅。朕今賜他國姓。姓了楊罷。蕭后笑道。陛下賞草木之功。亦自有體。煬帝隨取紙筆。御書楊柳兩個大字。紅緞一端。叫左右挂在樹上。以爲旌獎。隨命擺宴。擊鼓開船。船頭上一聲鼓響。殿脚女依倚手持錦纜。走上岸去。牽纜。虧了這兩堤楊柳。剪影沉沉。一毫日色也透不下。惟有清風撲面吹來。甚是涼爽。可人。這些殿脚女。自覺快暢。不大費力。便一個個逞嬌鬪鬪。喜笑而行。煬帝看見衆殿脚女。走得舒舒徐徐。毫無矜持。愁苦之態。心下十分歡喜。便召十六院夫人與衆美人。都來飲酒賞玩。煬帝吃到半酣之際。不覺慾心蕩漾。遂帶了袁寶兒。到各龍舟上。繞着群欄曲檻。將那些殿脚女。細細的觀看。只見衆女子。絳綃絲袖。眉眉。纒從綠柳叢中行過。一個個覺得風流可愛。忽看到第三隻龍舟。見一個女子。生得十分俊俏。腰肢柔媚。體態風流。雪膚月貌。純漆點顰。煬帝看了大驚道。這女子嬌柔秀麗。西子王嬙之美。如何難在此間。古人云。秀色可餐。今此女豈不堪下酒耶。袁寶兒道。這女子果然與衆不同。萬歲賞鑑不差。蕭后因良久不見煬帝。便叫朱貴兒。解治兒來。請去吃酒。煬帝那裏肯來。只是目不轉睛的賞看。朱貴兒請

煬帝不動。遂報與蕭后得知。蕭后笑道。皇帝不知又着了那個的魔了。遂同衆夫人。一齊到第三隻龍舟上去。看見那女子。果然嬌美。蕭后說道。怪不得陛下這等注目。此女其實美。嗚呼。蕭后道。朕幾曾有錯看的。蕭后道。陛下且不覺忙。遂望蕭后。雖然有態。不知如何。如何。不宜他上船來看。煬帝隨叫內相去宣。頃刻宣到面前。煬帝起初。望。不過見他風流。嫵媚的態。度。及走到面前。畫了一雙長黛。就如新月一般。更覺明眸皓齒。黑白分明。一種芳香。直從骨髓中透出。煬帝看見。喜出望外。對蕭后說道。不意今日又得這一個美人。蕭后笑道。陛下該享風流之福。故天生佳麗。以供賞玩。煬帝問那女子道。你是何處人。叫甚名字。那女子羞澀的答道。賤妾乃吳郡人。姓吳。才字絳仙。煬帝又問道。今年十幾歲了。絳仙答道。十七歲了。煬帝道。正在妙齡。又笑道。曾嫁丈夫。麼。絳仙聽了。不覺害羞。連忙把頭低了下去。蕭后笑道。不害羞。只怕今夜就要嫁丈夫了。煬帝笑道。御妾到像個美人。蕭后道。陛下難道不像個新郎。梁夫人道。妾們少不得有會親酒吃了。衆夫人說笑了一會。天色已晚。傳旨泊船。一聲金鶴。鸞收。衆殿脚女都走上船來。須臾之間。擺上夜宴。煬帝與蕭后坐在上面。十六院夫人與衆貴人。列坐在兩傍。朱貴兒攜着趙王。時刻不離。沙夫人左右。衆美人齊齊侍立。歌的歌舞的。大家歡飲。煬帝一頭吃酒。心上只繫著吳絳仙。擎著酒杯兒。只管沉吟。蕭后見只光景。早已參透。幾分因說道。陛下不必

沉吟。新人比不得舊人。吳絳仙魂入宮來。何不叫他坐在陛下傍邊。吃一個合番兒。煬帝被蕭后一句道破他的心事。不覺的哈哈大笑起來。蕭后隨叫絳仙斟了一杯酒。送與煬帝。煬帝接了酒。就將他一隻尖鬆鬆的手兒。拏住了說道。娘娘。賜你坐在傍邊好麼。絳仙道。妾賤人。得侍左右。已為萬幸。焉敢坐煬帝喜道。你到知禮。坐便不坐。道酒也吃不得一杯兒。遂叫左右。斟酒一杯。賜與絳仙。絳仙不敢推辭。只得吃了。衆夫人見煬帝有些狂蕩。便都湊趣起來。你奉一杯。我獻一盞。不多時。煬帝早已醺然。立起身來。便令宮人。扶住絳仙。同竟往後宮去了。蕭后勉強同衆夫人吃酒。袁紫煙只推腹痛。先自回船。雖說舟中。造得如宮如殿。只是地方有限。怎比得陸地上宮中府中重門復壁。隨你嬉笑頑耍。沒人聽見。煬帝同絳仙歸住後宮。就有好事風生的。隨後悄悄跟來竊聽。忍不住格格吱吱笑將出來。薛治兒道。做人再不要做女人。不知要受多少波查。蕭后道。做男子反不如做女人。女人沒甚關係。處常守經。遇變從權。任他桑田滄海。我只是隨風轉船。落得快活。李夫人道。娘娘也說得是。秦夫人只顧看沙夫人。沙夫人又只顧看狄夫人。夏夫人默然半晌。蕭后隨即起身。衆夫人送至龍舟。各各自歸。舟沙夫人對秦夏狄三位夫人道。我們去看袁貴人。爲什麼肚疼起來。衆夫人剛走到紫煙船中。只聽得半空中一聲響。真個山搖地動。夫人們一堆兒跌倒。幾百號船隻。震動得窗閣搖。煬帝忙叫內相傳

旨。著王義同衆公卿查視。是何地方。有何異異。據實奏聞。王義得旨。同衆臣四方查勘去了。四位夫人。遂立起身來。事神定息了片時間。宮奴道。袁夫人寢未宮奴說道。袁夫人在觀星臺上。原來袁紫煙那隻龍舟。却造一座觀星臺。四位夫人。剛要上臺去。見袁紫煙朱貴兒。攜著趙王。後邊隨著王義的妻子。姜亭亭。走上船艙來。沙夫人對趙王道。我正記掛著你。却躲在這裏。姜亭亭見過了沙秦夏狄四位夫人。姜亭亭原是宮女出身。四位夫人。也便叫他坐了。夏夫人對袁貴人道。你剛纔說是腹痛。爲何反在臺上。袁紫煙笑道。我非高陽酒徒。又非詭譎曼倩。主人既歸寢宮。我輩白當告退。擠在一塊。意欲何爲。况我昨夜見坎上。台垣中氣色不佳。不想就應在此。刻恐紫微垂象。亦不遠矣。奈何奈何。沙夫人對姜亭亭道。我們住在宮中。不知外邊如何光景。姜亭亭道。外邊光景。止聽得萬歲鐘。一八四方之事。據愚夫婦所見所聞。真可長嘆息。真可大痛哭。秦夫人吃驚道。何至若此。姜亭亭道。朝廷連年造作。巡幸。弄得百姓家破人亡。近又遭各處盜賊。侵欺劫掠。將來竟要弄得賊多而民少。袁紫煙道。前日陛下差楊義臣去剿滅河北一路。未知怎樣光景。姜亭亭道。楊老將軍。此差極好的了。虧他滅了張金稱。正要去收寶建德。不想又有人忌他的功。說他兵權太重。把他休致。又改調別人去了。狄夫人道。自來樂極生悲。安有不散的筵席。但不知將來我們這幾根骸骨。填在何處溝壑裏呢。朱貴兒道。死生榮辱。天心

早已安排何必此時預作楚囚相對說了一會。衆夫人各散歸舟不題。却說煬帝自得了吳絳仙麗人。歡娛了七八日。這日行到睢陽地方。因見河道淺澁。又見睢陽城沒有挖斷。以洩龍脈。根究起來。連令狐達卻宣來御駕。面訊令狐達把麻叔謀食小孩子的骨殖。通同陶柳兒。夾詐地方銀子。并自己送上三疏。都被中門使段達受了。麻叔謀的千金賄賂。拒定不肯進呈。煬帝聽了十分大怒。隨差劉岑搜視麻叔謀的行李。有何贓物。劉岑去不多時。將麻叔謀囊中的金銀寶物。盡行陳列御前。只見三千兩金子。還未曾動。太常卿牛弘齋去祭獻留侯的白璧。也在裏面。又檢出一個歷朝受命的玉璽來。煬帝看了大驚道。此璽乃朕傳國之寶。前日忽然不見。朕在宮中尋竟遍了。並無踪跡。誰知此賊叫陶柳兒。盜在這裏。宮闈深密。有如此手段。危哉險哉。隨傳旨。命內使李百葯。帶領一千軍校。飛馬到寧陵縣上馬村。圍住了村口宅門。合族大小。共計八十七口。都被擊住。還有許多黨羽。張嬰子等。都被捉來。命衆大臣嚴行勘究。確實。回奏煬帝。煬帝傳旨。陶柳兒全家齊赴市曹斬首。麻叔謀項上一刀。腰下一刀。斬爲三段。却應驗了。二金刀之說。段達受賄欺君。本當斬首。姑念前有功勞。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令。正是

一報到頭還一報 始知天網不曾疎

總評 駕龍舟殿脚女。栽堤柳。賜御姓。古來帝王。未有如此快暢極樂之事。更妙在衆夫人聽淫聲後。個個揣摩設

想。忽然平空震動。不時使煬帝情魂欲蕩。卽讀者亦覺悚然。果作者匪夷所思。耶。抑真有其事。耶。落後麻叔謀金刀之斬。更覺胸中快爽。



原书空白页

繡像隋唐演義卷五

第四十一回 李玄達窮途定偶 秦叔寶脫陷榮歸

詞曰 人世飄蓬形影一雲亦繩相訂 堪笑結冤仇到

處 縱機設套思省思省 莫把雄心狂逞 右調

如夢令

自來朋友的運合與差孽之匹配。總是前世的孽緣註定。豈以貧賤起見亦不以存亡易心。這方才是真朋友。真骨。月然其中冤家路窄。敵國仇讐。胸中機械。刀下損生。都是天公早已安排。遲一日不可。早一日不可。恰好巧合一時。方成話柄。如今再說王伯當李玄達那元真三人。別了孫安祖日夕趨行。離瓦崗尚有二百餘里。那日衆人起得早。走得又飢又渴。只見山坳裡有一座人家。門前茂林修竹。側首水亭斜插。臨流映照。光景清幽。王伯當道前途去客店尚遠。我們何不就在這裡弄些東西吃了。再走未遲。衆人道。這個使得。李玄達正要進門去問。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手裡提著一籃桑葉。身上穿一件楚楚的藍布青衫。腰間束著一條倩倩的素紬裙子。一方皂絹兒。著頭兒。見了人也不驚慌。也不謁。真個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怎見得有這金門詞一首爲證。

真無價。不倩烟描月畫。白白青青嬌欲化。燕妬鶯而怕。

不獨欺班羞謝。別有文情蕪藉。雲事相遇驚人詫。說

甚雄心罷。

那女子一步步移著三寸金蓮走將進去。玄達石見驚訝。道。奇哉。此非荳蔻山下。何以有此麗人耶。王伯當道。天下佳人儘有。非吾輩此時所宜。正說時。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老者來。見三人拱立門首。便舉手問道。諸公何來。王伯當道。我等因負走路。未有朝食。不料至此腹中飢餒。意欲暫借尊府聊治一餐。自當奉酬。老者道。既然如此。請到裏邊去。衆人走到草堂中來。重新敘禮畢。老者道。野人粗糲之食。不足以待尊客。何如。說了老者進去。取了一壺茶。幾個茶甌。拉衆人去。到水亭坐下。李玄達道。老翁上姓。有幾位令郎。老者答道。老漢姓王。向居長安。因時事顛倒。故遷至此地。太平莊來。四五年矣。只有兩個小兒。一個小女。那元真道。令郎作何生理。如今可在家麼。老者道。不要說起昏主。又要開河。又要修城。兩個兒子。多逼去做工了。兩三年沒有回來。不知死活存亡。老者一頓說。一頓落下幾點淚來。衆人正嘆時。見對岸一條大漢走來。老者石見。遙對他道。好了。你回來了麼。衆人道。是令郎麼。老者道。不是。是舍姪。只見那漢轉進水亭上來。見了老者。納頭便拜。那漢身長九尺。朱髮紅鬚。面如虎鬚。鬚鬚。威風凜凜。王伯當仔細認。便道。原來是大哥。那漢見了喜道。原來是長兄。到此。玄達忙問。是何相識。伯當道。他叫做王當仁。昔年弟在江湖上做些買賣。就認爲同宗。深相契合。不意闊別數年。至今日方會。王當仁問起二人姓名。伯當一指示。王當仁見說大喜。忙對李玄達拜將下去道。小弟久慕公子大

名無由一見。今日至此。豈非天意乎。玄遂答禮道。小弟餘生之人。何勞吾兄注念。老者叫王當仁同進去。了一回。托出一大盤肴饌。老者捧著一壺酒說道。荒村野徑。並無一物所取。要敬奉列位英雄。奈何衆人道。打攪不當。大家坐定了。王伯當道。大哥你一向作何生業。在何處浪遊。王當仁道。小弟此身猶如萍梗。走遍天涯。竟找不出一個可以托得肝膽的李玄遠。兄在那幾處遊過。王當仁道。近則張金稱高士達。遠則孫宜雅。盧明月。俱有城壕占據。總未逢大敵。苟延殘喘。不知兄等從何處來。今欲何處去。王伯當將李玄遠等犯罪起解。店中設計脫陷。一一說了。王當仁道。怪道五六日前。有人說道。梁郡白酒村。陳家店裏。被蒙汗藥藥倒了七八個。解差逃走了四個。重犯如今連店主人都不見了。地方申報。官司正在那裏行文緝捕。原來就是兄等。今將從何處去。王伯當又把翟讓在瓦岡聚議。要迎請玄遠兄去同事。王當仁道。若公子肯聚衆舉事。弟雖無能。亦願追隨驥尾。老者舉杯道。諸賢豪請奉一杯酒。老漢有一句話要奉告衆人道。願聞。老者道。老漢有一小女。名喚雪兒。年已十七。尚未字人。自幼不喜女工。性耽翰墨。兼且敏惠異常。頗曉音律。意欲奉與公子。常奉箕帚。未知公子可容納否。李玄遠道。蒙老伯錯愛。但李密身如飄蓬。四海爲家。何暇計及家室。老漢道。不是這等說。自來英雄豪傑。沒有個無家室的。昔晉文與狄女。有十年之約。與齊女有五年之婚。後都歡合。遂成佳話。小女原不肯輕易

適人的。因剛纔探桑回來。瞥見諸公進內。盛稱穿綠的一位儀表不凡。老漢知他屬意。故此相告。衆人見說。始知剛纔所見女子。大家說道。既承老翁美意。李兄不必推却。王當仁道。只須公子留一信物爲定。不拘幾時來取。舍妹去便了。李玄遠不得已。只得解襟上一隻玉環來。奉與老者。老者收了進去。將雪兒頭上一隻小金釵。贈與玄遠收了。又道。小女終身總屬公子。老漢不敢更爲叮嚀。今晚且住。在這裏一宵。明日早行。如何。衆人撇不過他叔姪兩人之情。只得住了一宵。來朝五更時分。就起身告別。老者同當仁送了二三里路。當仁對李玄遠道。小弟本要追隨同去。怎奈二弟尚未回家。候有一個回來。弟卽星夜至瓦岡相聚。大家流淚分別。正是

丈夫不得志

漂泊似雪泥

如今且慢說李玄遠投奔瓦岡。翟讓聚義。再說秦叔寶做了來總管的先鋒。用計智取了滑水。暗渡遼河。兵入平壤。殺他大將一員。乙支文德來總管具表奏聞。專候大兵前來夾攻平壤。踏平高麗國。楊帝見了大喜。賜敕褒諭。進來護兒爵國公。秦瓊驍揚。卽將數催總帥宇文述于仲文。火速進兵鴨綠江。會同來護兒。合力進征。却說高麗國謀臣乙支文德。打聽宇文述于仲文是個好利之徒。餽送明珠人參名馬。貂皮禮物兩副。詭計請降。宇文述信以爲真。准其投降。許彼國王面縛輿轎。籍一國地。圖投獻軍前。誰知乙支文德。誠出營來設計。在中途紮住營。使他水陸兩

軍不能相離。宇文述見乙支文德去了，方省悟其詐降。忙同兩個兒子，宇文化及智及，領兵一枝作先鋒，前去追趕。著乙支文德詐敗，誘入白石山，四面伏兵齊起，將宇文化及兄弟，裹在中間截殺。正在酣鬥之時，只聽得一陣鼓响，林子內捲出一面紅旗，大書秦字，爲首一將，素袍銀鍔，使兩條鋼，殺入高麗兵陣中，東衝西突，高麗兵紛紛向山谷中飛竄。一支文德忙捨宇文化及，來戰叔寶。文德戰乏之人，如何敵得住叔寶，只得去下金盔，雜在小軍中逃命。叔寶得了金盔，并許多首級，在來總管軍前報捷。宇文化及也在那邊稱贊一員好將官，虧了他解我之圍，只見一員家將道：小爺這正是咱家仇人哩，化及失驚道：怎是我家仇人？家將道：向年燈下打死公子的就是他。智及道：噫，正是打扮雖不同，容貌與前日畫下一般。器械這是不消說了。兩人回營，見了宇文述說起此事，宇文述道：他如今在來總管名下，怎生害他？智及道：孩兒有一計。明日父親可發銀百兩，差官前去犒賞這廝部下，這廝必來謁謝。他前日陣上挑得乙支文德的金盔，父親只說他素與夷通，得蓋放賊，將他立時斬首，比及來護兒知，他與父親一殿之臣，何苦爲已死之人爭報？宇文述點頭道：這也有理。次日果然差下一個旗牌，賞銀百兩，前到叔寶營中，獎他協戰有功。叔寶是花紅銀八兩，其餘將此百兩充牛酒之費，令其自行買辦。叔寶即時將銀兩分散，宴勞差官，他心裏明白，與宇文述有隙，却欺他未必得知，況且沒個賞而不

謝的理。到次日著朱猛守寨，自與趙武陳奇兩個把總，覷至宇文營中叩謝。此時隋兵都在白石山下結營，計議攻打平壤。叔寶因宇文述差人犒賞，故先到宇文述營中，營門口報進，只見一個旗牌飛跑出來道：元帥軍令，秦先鋒不必戎服，冠帶相見。這是宇文述怕他戎裝相見，掛甲帶劍，近他不得，故此傳令。叔寶終是直漢，只道是優禮待他，便去披掛冠帶相見，走入帳前，上邊坐着宇文述，側邊站他兩個兒子，下邊站着許多將官，都是盔甲，叔寶與趙武等，近前行一個參禮，呈上手本。宇文述動也不動道：聞得一個會使雙鋼的是秦瓊麼？叔寶答應一聲是，只聽得宇文述道：與我坐下，說得一聲帳後，搶出一千鄉縛手將，叔寶駭駭，雁雁抓的捆下。叔寶雖勇，寡不敵衆，總是力大衆人，網縛不住，被他滿地滾去，繩索掙斷了數次，口口聲聲道：我有何罪？趙陳兩把總，便跪上去道：元帥在上，秦先鋒屢建奇功，來爺倚重的人，不知有甚得罪，在元帥台下，望乞寬恕。宇文述道：他久屯夷地，與夷交通，前日得乙支文德金盔，放他逃走，罪在不赦。趙武道：臨陣奪下，現送來爺處報，若以疑似害一虎將，恐失軍心，且凡事求爺看來爺面上。宇文化及道：不干你事，饒你死罪去罷。走出帳下，將校將兩個把總，一齊推出營來。那趙武即欲回營，帶些精勇來法場搶殺，對陳奇道：你且在此看些下落，我去就來。跨上馬如飛的去了。這裏面秦叔寶大聲叫屈道：無故殺害忠良，成何國法。滾來滾去，約有兩個時辰，拿他不住，惱得

宇文智及道。亂刀砍了這厮罷。宇文述道。這須要明正典刑。抬出去砍罷。叫軍政司寫了犯由牌。道通夷縱賊。遠誤軍機。斬犯一名秦瓊。要扛他出營。那裏扛得動。俄延了大半個日子。字文化及見營中都是自家的將校。又見秦叔寶不肯伏罪。便道。秦瓊你是一個漢子。你記得仁壽四年。燈下事麼。今日遇我父子。料難得活了。秦叔寶聽了此言。便跳起來。道罷罷。原來爲此。我當日爲民除害。你今日爲子報仇。我便這你這顆頭罷。只可惜親恩未報。高麗未平。你去隨你砍去。逐挺身大踏步走出營來。不料趙武飛馬要去營中調兵。恐緩不及。事行不上二三里。恰好一彪軍乃是來周二總管來會宇文子衡。各大將前武照是來總管軍。他打著馬。趕進中軍。見了來總管。滾鞍下馬。道。秦先鋒被宇文述騙去。要行殺害。求老爺速往解救。來總管聽了道。這是爲甚緣故。你快先走引路。我來了。趙武跨上馬。先行來總管撥馬後部。部下將士一窩蜂都隨著趕來。巧巧迎著叔寶。大踏步出來。陣奇譎。慌忙大叫。道。不要走。來爺來了。說聲未絕。來總管已到。來總管看了臉道。什麼緣故。要害我將官。叫手下快與我放了。此事趙武與陳奇有了來總管作主。忙與叔寶解去。縛縛宇文述部下。見來總管發怒。亦不敢阻。當便是叔寶起初要慷慨殺身。如今也不肯與人殺了。來總管呼趙武撒道。行精勇三百。先送秦瓊回營。自己當擺執事。直進宇文述軍中。與他講。帶十仲文與衆將聞知。來總管來都過營相會。周總管

也到。一齊相見。宇文述知道秦瓊已破。來總管放去。只得先開口遮飾道。老夫一路來。聞說本兵前部頓兵平壤。私與夷人交易。老夫還不敢信。前日小兒追乙支文德。將次就擒。又是貴先鋒得了金盔一頂。放去老夫。想目今大軍前來營壘未定。倘或他通高麗兵來劫寨。爲禍不小。所以只得設計。除此肘腋之患。只是軍事貴密。不曾透得來。老將軍來總管笑道。宇文大人。你說秦瓊按兵不動。他曾破高麗數陣。說他交通夷人。有甚形迹。若說買放。先有明緣。江買放他回。就是金盔。他現在報功。並不會私取大凡做官的一身精力。能有幾何。須尋得幾個賢才。一同出力。若是今日要殺秦瓊。怕不叫做姦賊賢能。你我各管一軍。如若你要殺我將官。怕不叫做侵官忘殺。宇文述不好說出本心。話來只得默默無言。于仲文衆人勸道。宇文大人。因一念過疑。却又不曾請教得來大人。還喜得不曾爲害。如今正要同心破賊。不可傷了和氣。周總管也來相勸。便徵前解和。來總管撇不過衆人情面。勉飲幾杯。卽與周總管歸營。叔寶出營迎接。拜謝來總管與周總管來總管又恐宇文述借頭來害秦瓊。將武茂功代秦瓊作先鋒。調秦瓊海口屯扎。宇文述于仲文因糧餉不繼。准受了乙支文德詐降書。也不通知來總管。這自撤兵。退軍薩水。反被高麗各城鎮出兵邀截。追殺戰死。于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王仁恭。薛世雄。部下只留得一半。獨爲文昇部下軍馬。不損一人。其餘各軍。十不存一。衆軍逃到遼東。隋主聞知。大

怒。厚恤麥鐵杖等。殺監軍劉士龍。因于仲文宇文述等。盡皆削職。衛文昇獨加陞賞。這時宇文述也沒工夫。那裏還有心來害秦瓊。直到後日。宇文述及在江都弑隋主時。把來總管全家殺害也。還爲秦瓊的緣故。隋國陸兵既退。來總管也下令。把後軍改作前軍。周總管居先。來總管居中。秦叔寶居後。揚旂擂鼓。放炮開船。高麗曾經叔寶殺敗兩次。不敢來追。這枝軍馬。竟安然無事。到了這登州。叔寶便向來總管辭任。來總管道。先鋒曾有洪水大功。已經奏聞。署職郎將。如今大軍還要首薦先鋒。不可遽去。叔寶道。小將原爲養親。無意功名。因元帥降禮。故來報効。原不圖爵賞。若元帥提挈。越深。恐越增宇文述之忌。况開山東一帶。盜賊橫行。思家念切。望元帥天恩。放秦瓊回去。來總管難拂他的意思。竟署他充齊州折節都尉。一來使他榮歸。二來使他得照管鄉里。命軍中取銀八十兩。折花紅羊酒。又私贈銀二百兩。綠緞八表裏。各將官都有贖送餞行。叔寶一一謝別。正是

去時兒女悲

歸來笳鼓號

叔寶星夜回家。參見了母親。妻子張氏。攜了兒子出來。懷玉拜見了。羅士信也來接見。叔寶訴說朝鮮立功。後邊宇文述父子相害。來總管解救。今承來總管牒署。齊揚府在齊郡做官了。一家聽說。歡喜不堪。次日入城拜謝了張郡丞。叔寶不在家。承張郡丞來。餽送問候。他母親張郡丞又因叔寶歸來。可以同心殺賊。掃盡齊魯。知己重聚。大家欣

幸不勝。叔寶擇日到了騰揚府任。將母妻搬入衙中。張郡丞又知羅士信英勇。牒充校尉。朝夕操練士卒。自此三人協力。還有都頭唐萬切。樊建威。二人幫助。殺了長白山賊。將薄平。原賊都孝德。孫宜雅。裴長才。雖烏合之衆。亦連兵二十餘萬。虧他們數個英雄。并力勦除。後有涿郡盧明月。統賊一二萬。亦被叔寶須陀士信。設計殺敗。逃去。自此山東河北。淮西賊寇。談及秦叔寶張須陀。也都膽落了。捷音累奏。隋主擢張郡丞爲齊郡通守。山東河北十二道驍步。捕討大使。秦叔寶。陞右衛將軍。協管齊郡。騰揚府事。羅士信。折衝都將。都管討捕盜賊之事。可謂

臨敵萬人廢

四海盡名揚

話分兩頭。如今再說李玄邃。王伯當。那元真三人。自從分別了王當仁。叔姪兩個。在路上對王伯當道。伯當兄。幫讓處兵馬。雖衆。只是衝鋒破敵之人。尙少。弟想。秦大哥與單二哥。那兩個是你我的異姓骨肉。同甘生死的。如今我們去聚義。豈可不與他相聞。請他來入夥。之理。王伯當道。叔寶兄領兵在外。惟維信兄尙在家中。只是他怎有拋棄田園。前來入夥。李玄邃道。弟至此地。相識的多。料無人物色的了。不妨兄與元真兄。先到瓦岡。弟轉往。雄信處。走遭全憑弟三寸之舌。用一夕話。務要說他來同事。方見平昔間交情。王伯當道。既如此說。弟與兄十日爲期。如十日後不見兄來。弟竟至潞州。單二哥處來尋兄。路上須要小心。不可托賴。再有疏虞了。李玄邃道。不勞兄長叮嚀。弟自曉得。

說了仍改作全真打扮，分路去了。王伯當與那元真，又走了兩三日，已到了瓦崗，恰值董讓出兵去了，止留徐懋功、李如珪在寨，接見了王伯當，又與那元真敘禮過，便問道：「李玄邃可來麼？」王伯當將白酒村陳家店裏設計藥倒了解差差官，四人脫禍，幸福福揭揭善分路他往，如今玄邃兄，必要去說單二哥入夥，又轉入潞州去了。徐懋功聽見拍案道：「不好了，玄邃兄又要着人手了。」王伯當吃驚問道：「這是什麼緣故？」徐懋功道：「單二哥處，前日吾差人送秦叔寶回書去，翟大哥修書，請他來瓦崗聚義，不想他要緊送寶建德的女兒往饒陽去，修書來回，面對我差人說，饒陽轉來，必到瓦崗來會，如今已不在家了。」今玄邃獨自一個，蹣跚涼涼，怎能個保得無虞。正說時，只見齊國遠押着糧草回來，大家相見過，徐懋功道：「今日且歇息一宵，明日五鼓，煩伯當兄同李如珪齊國遠兩位，選四五個驍勇小校，扮做客商，藏了器械，速往潞州二賢莊去走遭。」如尋若玄邃無事罷了，若有兜搭，只得弄他一場，我再統領人馬接應。就是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貪賞銀詹氣先喪命 施絕計單雄

信無家

詩曰 白狼千里插旗旗 疲敵中原似遠夷

若使無民耕草野 乘虛有盜起潢池  
憑山猛類向隅虎 嘯澤凶同當路蛇  
勒石蕪山竟何日 總教百姓困流離

人的事情，顛倒倒離離，合合總難道料。然惟平素在情義兩字上，信得真，用得力，隨處皆可感化人。任你潑天大事，皆直任不辭做去。如今再說李玄邃與王伯當那元真別了，又行了三四日，已進潞州界，離二賢莊尚有三十里。那日正走之間，只見一人武衛打扮，忙忙的對面走來。那人把李玄邃定睛一看，便道：「李爺，你那裏去？」李玄邃吃了一驚，却是楊玄感帳下效用都尉姓詹名氣先。玄邃不好推做不認得，只得答道：「在這裏尋一個朋友，詹氣先道：「事體恭喜了。」李玄邃道：「幸虧李總師審得，免其禍。未知兄在此何幹？」詹氣先道：「弟亦偶然在只裏訪一親戚，定要拉住酒店中吃三杯。」玄邃固辭，大家舉手分路。原來那詹氣先當玄感戰敗時，已歸順了，就往潞州府裏去鑽謀了一個捕快都頭。其時李玄邃去了，心裏想道：「這賊當初在楊玄感幕中，何等大模大樣，如今也有這一日，可恨見了我一人，尚自說鬼話，我剛纔要騙他到酒店中去拿他，他却乖巧不肯去，我今悄悄地叫人跟他上去，看他下落，便去報知司裏，叫衆人來拿住了，他去送官，也算我進身的頭功。」又得了賞錢，這宗買賣，不要讓了別人做了去。打算停當，在路忙叫一個熟識的遠遠的跟着李玄邃走。李玄邃見了詹氣先，雖支吾去，心上終有些惶惑，速趕進莊。此時

天時昏黑，只見莊門已閉，靜悄悄無人。玄達叩下兩三聲，聽見裏面人聲，點燈開門出來。玄達是時常住在雄信家中，人多熟識的，那人開門見了，便道：原來是李爺請進去。忙把莊門開了，引玄達直到堂下。玄達問道：員外，在內煩你與我說聲，那人道：員外不在家，往饒陽去了。待我請總管出來，說了便走進去。說單雄信家有個總管，也姓單名全，年紀有四十多歲，是個赤心有膽智的人，自幼在雄信父親身邊，雄信待他如同弟兄一般。家中大小之事，都是他料理。當時一個童子，點上一枝燈燭，照單全出來，放在桌上，換了方才燈去。單全見了李玄達，說道：聞得李爺在楊家起義，事敗無成，各處畫影圖形，高張黃榜，在那裏緝捕你，不知李爺怎樣獨自一個，得到這裏。玄達便將前後事情，略述了一遍。又問道：你家員外，到饒陽做什麼？單全道：員外爲寶建德使人來接他女兒，當初原許自送去的，故此同寶小姐起身，往饒陽去了。玄達道：不知他幾時回來。單全道：員外到了饒陽，還要到瓦崗，翟大爺那裏去。翟家前日修書來，邀請員外，員外許他送寶小姐到了饒陽，就到瓦崗去相會。玄達道：翟家與你員外是舊交，是新相知。單全道：翟大爺幾次爲了事體，多屬我們員外周全，也是拜過香頭的好弟兄。玄達道：原來如此。我正要來同你員外到瓦崗聚義，只恨來遲。單全道：李爺進潞州來，可曾撞見相識的人麼？玄達道：一路並無熟人遇着，只有日間遇見當時同在楊玄感時，都尉虜氣先，他因楊玄感戰敗

時歸正了，不知他在這裏做什麼。剛才遇見，甚是多情。單全聽見，便把雙眉一蹙，道：既如此說，李爺且請到後邊書房裏去，再作商議。二人攜了燈，灣灣曲曲引到後書房。雄信在家時，是十分相知好朋友，方引到此安歇。玄達走到裏邊，見兩個伴當，托著兩盤酒菜，夜膳進來，擺放桌上。單全道：李爺且請慢慢用起酒來。我還要有些話商量。說了，就撥了飯酒對伴當說：你一個到後邊太太處，討後莊門上的鑰匙，點燈出去夾道裏，這幾個做工的莊戶，都喚進來。我有話分咐他。一頭說，一徑走進去了。玄達若在別人家，心裏便要慌張疑惑，如今雄信便不在家，曉得這個總管是個有擔當的，如同自己家裏，肚裏也餓了，放下心腸，飽餐了夜飯，正要起身來，只見單全進來，說道：員外不在家，有慢李爺，臥具鋪設在裏房，只是還有句話。李爺剛纔說，遇見那姓詹的，若是個好人，謝天地，太平無事了。倘然是個歹人，畢竟今夜不能安眠。還有些兜搭。李玄達尚未回答，只見門上人進來報道：總管外邊有人叫門。單全忙出走上烟樓一望，見一二十人，內中兩個騎在馬上，一個是巡檢司，那一個不認得，忙下來叫人開了莊門，讓一行人擁擠進了。單全帶了一二十個壯丁出去。巡檢司是認得單全的，問道：員外可在家麼？單全道：家主已往西鄉收夏稅去了。不知司爺有何事。暮夜光降，敝莊巡檢把手指道：那位都頭詹大爺說有一個欽犯李密，避到你莊上來。此係朝廷要緊人犯，故此協同我們來拿他。家裏你們是



知事的。在與不在。不妨實說出來。單全道。這那裏說起。俺家主從不曾認得什麼李密。况家主又出門四五日了。我們下人是守法度的。焉肯容留面生之人。貽禍家主。詹氣先說道。李密日間進潞州時。我已撞見。令這個王朋友尾後。直到這裏。看見叩門進來的。那裏遮隱得來。單全見說。登時把雙睛突出。說道。你那話。只好白說。你日間在路上撞見之時。就該拿住他去送官請賞。爲何放走了他。若說眼見李密進莊叩門。又該喊破地方。協同拿住。方爲着實。如今人影俱無。却要圖賴人家。須知我家主也是個好男子。不怕人誣陷的。詹氣先再要分辨。只見院子裏站着一二十個身長膀闊的大漢。個個怒目而視。巡檢司聽了單全這般說話。曉得單雄信不是好惹的。况且平日間曾有人情禮物餽送。何苦做這冤家。便改口道。我們亦不過爲地方干係。來問個明白。若是沒有反驚動了。說了即便起身。單全道。司爺說那裏話。家主回來。少不得還要來候謝。送出莊門。衆人上馬去了。單全叫看門人關好莊門。李玄遂因放心不下。走出來。伏在門壁竊聽。見衆人去了。放心走出來。見了單全。謝道。總管虧你硬掙。我脫了此禍。若是別人。早已費手了。單全道。雖是幾句話。回了去。恐怕他們還要來。正說時。聽見外邊又在那裏叩門。李密忙躲過單全。走出。在門內細聽。嘈嘈說响。好似濟陽王伯當的聲口。單全大着膽。在門內問道。半夜三更。誰人在此敲門。王伯當在外接應。答道。我是王伯當。管家忙開門。單全聽見。如

飛開了。只見王伯當李如珪齊國遠三個跟著五六個侍當。都是客商打扮。走進門來。單全問道。三位爺爲何這時候到來。王伯當道。你家員外。曉得不在家的了。只問李玄。還可曾來。單全道。李爺在這裏。請衆位爺到裏邊去。攜燈引到後書房來。玄遂見了驚問道。三兄爲何晝夜到此。王伯當將別了到瓦崗去見戀功。就問起兒。說到單員外去了。戀功預先曉得單二哥出外。恐兄有失。故叫我們三人連夜趕來。玄遂也就將路上遇見詹氣先。剛才領了巡檢到來查看。說了一遍。齊國遠聽見。喊道。入娘賊。賊包了頭。翻敢到這裏來。拿人。正說時。單全引着伴當。捧了許多食物。井酒。安放停當。便請四人入席。又對跟來的五六人說道。你們衆弟兄在外。麻去用酒飯。叫人引着出去了。單全道。四位爺在上。不是我們怕事。剛才那個姓詹的。滿腹殺氣。尚不肯干休。倘然再來。我們作何計較。王伯當道。此時諒有三四鼓了。我們坐一回兒。守到天明。無人再來。解纜。就同李爺起身。往瓦崗去。如若再有人來。看他人多人少。對付他。就是單全道。說得是。王伯當衆人也叫單總管打橫兒坐着酒飯。一霎時。不覺金雞報曉。李如珪道。此時沒有人來。覺察料無事了。不如快用了飯。起身去罷。衆人吃完了飯。打帳起身。上路。管門的慌慌走進來。報道。門外馬嘶聲响。像又有兵馬進莊來了。衆位爺快出看看去。單全見說。忙同了王伯當上了烟樓。窗眼裏細看。三四十馬兵。四五十步兵。一齊擺進莊來。原來詹氣先因巡檢用了情。

心中懊惱，忙去叫開了城門，報知潞州漆知府，即仰二尹協拿。那二尹姓龐名好善，綽號叫做龐三夾，凡有人犯在他手裏，不論是非，總是三夾棍，因他是個三甲進士出身，故叫做龐三夾，極是個好利之徒。聽見堂上委他捉拿叛逆，欽犯如飛，連夜點兵出城，趕到莊來。時王伯當二人下樓，多到內廳。玄邃對單全道：「掌家，你莊上壯丁有多少？」單全道：「動得手的，只好二十多人。」李玄邃道：「如珪兄與國遠兄，領着壯丁，出後門去，看他們下了馬，聽見裏面喊亂，去劫了他的馬疋，又對單全道：「掌家，我曉得你家西甬道有靛池四五間，你快去上邊，覆上石板，暗藏器械，候他們進來，引他到那裏去，送他們在裏面，單全見說，如飛去安排停當。李玄邃同王伯當裝束了這些刀槍棍棒，雄信多是有的，單全開出門來，任憑各人自取。李玄邃道：「如今是了，只少的有膽智的，去開大門，誘進來，單全道：「這是我去，單全身上繫縛停當，外邊置著一件青衣，大踏步出來，把門開了，先是許多步兵擁擠進來，中間一個官兒到了外廳，把個椅兒向南坐下，便對手下道：「帶他家人上來，步兵忙把單全扯來跪下。那官兒道：「你家爲什麼窩藏叛逆？李密在家，快快拿出來，單全道：「人是有個人，昨夜來投宿，不知是李密，不是李密，現鎖在西首耳房內，但是他了得，小的一人弄他不動，須得老爺白下兵衛去，綑縛他出來，纔不走失。那官兒又道：「你家主呢？快喚出來，單全道：「家主在內，尚未起身。那官兒又向步兵說：「你們着幾個同他進去，

鎖了犯人出來，並喚他家主來見我。這些兵快，聽見官府叫他進去，拿人，巴不能勾，個個磨拳擦掌，一窩蜂二三十人，隨著單全，走進西首門內，穿過屈道裏一帶，進去，却是地板，乘人擠到中間，聽見前面單全道：「列位，走緊一步，這裏是了。那前邊走的，說道：「呵呀，不好了，爲何地板活動起來，話未說完，一聲响亮，連人連板，擡下靛池裏去，跟在後面，正要縮脚，也是一聲响，二三十個步兵，都入靛池裏去了。廳上那官兒，與乘馬兵，正在那裏東張西望，聽得豁一聲，兩扇庫門大開，擁出十五六個大漢，長槍大斧，亂殺出來。那官兒到沒命的，先往外跑了，四五十個兵快，忙拔刀來對殺，當不起，王伯當槍擡倒了兩三個，官兒見勢頭凶，齊退出門外去，欲上了馬放箭，如何馬已沒有，只見天神一般，幾個大漢，輪著板斧，領了十餘人，亂砍進來，官兵前後受敵，料殺他們不過，只得丟下兵器，束手就縛。求李玄邃道：「與他們不相干，衆弟兄饒他們性命去罷。那官兒與那屠賊，怎麼不見莊上一個壯丁指道：「剛纔被這個把板斧砍了，原來齊國遠同李如珪，領衆人伏在後門外竹林內，只見屠氣先騎著馬，領兵來把守後門，一個壯丁指道：「這個賊子，就是首人，方才同巡檢司來過了一次，齊國遠聽見按捺不住，忙奔林出來，一喝，那屠氣先一嚇，便滾下馬來，被齊國遠一斧，斷送了性命。李玄邃恐怕還有人，在莊外躲匿，衆人出來檢點，只見一個戴紗帽紅袍的人，倒在溝里，單全指道：「這就是二尹龐三夾了。齊國遠一把

提將起來。笑說道：「你可是龐三夾。如今咱老子替你改個口號，叫做龐一刀罷。」提起斧來，一斧砍為兩段。單全叫壯丁把那二十三疋馬，趕入棚裏去。將這殺死的屍首，多扛在右邊大坑裏，掩些浮土在上。李玄遠叫手下人，把那活活的兵丁，一個個粽子盤網起來，多推入甬道內，設坑裏去。把地板蓋好，放些石皮在上。一會兒收拾完了，把大門仍就關上。衆人多到堂中來。李密對單全道：「掌家不合我來會你員外，弄出這節事來。如今你們不便在這裏存身了。總是員外要到瓦崗去的，何不對太太說，知作速收拾了細軟，同我們到瓦崗去，暫避幾時，打聽事體如何。再來定奪。」翟大爺大家多有家眷在內，諒不寂寞。掌家未知你主意如何。單全此時也沒奈何，只得進去商議了一番。單雄信有個寡嫂，就是單全的妻子，守在身邊。雄信妻子崔氏與女兒愛連，至親三口，連家人媳婦，共有二十餘人，多上了車裝載停當。單全叫壯丁把自己廩中剩下的七八疋好馬，與奪下官兵的二十疋馬，喂飽了草料，叫那二十餘個走過道兒的壯丁，隨身帶了兵器。李玄遠吩咐單全與李如珪，押著七八個車輛，做了後隊。自己與王伯當齊國遠，與同來小校，做了前隊，把門戶一重重反拴住了。大家跨馬起程，往瓦崗進發。正所謂

明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却說單雄信送竇建德的女兒綠娘，到了饒陽。建德感激不勝，時建德已得了七八處郡縣，兵馬已有十餘萬，竟得

民心，規模大振，抵死要留雄信在彼同事。雄信因翟讓是舊交好友，寫書來請。二則瓦崗多是心腹兄弟，三則瓦崗與潞州甚近，家中可以照管。主意已定，住了兩日，只推家中有事，忙辭建德起身。建德再三款留，見他執意要行，將二三千金，贈與雄信。雄信謝別了建德，同了四五個伴當起行，離了饒陽，竟往瓦崗來。行了數日，時四方多盜，民困差役，村落里家家戶戶泥塗封鎖，連歇家飯店，急切間尋不出這日。雄信一行人，行了六七十里路，看看紅日西沉，天色蒼黃欲暝。雄信在馬上對伴當說道：「早些尋一個所在來安歇纔好。」一個伴當叫小二，年紀有十七八歲，把手指道：「前面黑叢叢的，想是人家，待我去看來。」小二飛跑進莊去看，止有一家人家，一帶長隄楊柳，兩三進瓦房。後邊一個大竹園，側首一個水亭，雙門緊閉。小二敲了兩三聲，裏面開門出來，却是一個婆婆，老媽媽，把小二仔細一認，說道：「你是金小二，聞得你在潞州單員外家好得緊，爲甚到此。」小二見說，定睛一看，叫道：「原來是外婆，我限隨員外到這裏，天已夜了，恐前面沒有宿店，故問到此，要借宿一宵，不想遇見了外婆，正說時，一行人已到門首，雄信下了馬，向石磴上坐著，老婆子進去不多事，只見一個長漢子，見雄信身軀偉岸，天神般一個好漢，不勝驚訝，忙舉手問道：「潞州有個單二員外，就是府上麼？」雄信答道：「豈敢在下，就是那漢揖進草堂，敘禮坐定，說道：『久仰員外大名。今日纔得識荆，未知有何事到敝地。』」雄信道：「小弟因訪一個朋

友恐前途乏店。故此驚動府上。意欲借宿一宵。未知可否。那漢道。這個何妨。只是茅廬草舍。不是員外下榻之處。惟信道。說那裏話來。請問吾兄尊姓大名。那漢道。不才姓王。名當仁。惟信道。我們有個敝友。叫王伯當。兄却叫王當仁。表字却像昆仲一般。王當仁道。就是濟陽王伯當麼。這是我族的兄。前日曾到這裏來會過。惟信道。原來伯當是令兄。來會還是獨自一個。還是同幾位來的。王當仁道。他同是一位李玄讓。又有一位姓那的。惟信聽說喜道。惟信說想是脫了禍了。可曉得他們如今到那裏去了。王當仁道。都到瓦崗去會翟讓了。惟信道。我正要往瓦崗去會他們。王當仁見說大喜道。員外要到瓦崗極好的了。正有一事相商。待弟去請家伯出來進去了不多時。只見一個老者。牽著茶出來。與惟信揖過。請惟信坐下。獻上一杯茶。便將前日王伯當李玄讓到我家裏住了一宵。兩下裏定了姻緣。說了一遍。惟信道。玄讓兄在外浪遊多年。不意今日與老翁定諾。秦晉得遂。室家之願。老者見說。忽然長嘆道。小女得配李公子。榮辱完了他終身了。不想亳州朱粲在這裏。經過小女偶然在門外打掃。被他看見。放下金珠禮物。死命要娶他去做壓寨夫人。約在月初轉來娶去。如今老夫要差姪子去報知李公子。住返七八日。欲全家避到瓦崗去。尋訪李公子。又恐路上有些差誤。正是事出兩難。惟信道。老親翁家共有幾口。老者道。兩個小兒。前年都被官府拿去開河。至今一個不見回來。拙荆早亡。只有一個小女。

與剛纔這個姪子。還有兩個炊爨的老媽。止不過四五人。惟信道。既如此。老翁進去。吩咐令愛叫他收拾了衣飾。明日就起身。我送你一家子到瓦崗去。與李兄相會。何如。老者見說。快活無限。便道。既承員外高情厚意。待老漢去叫小女出來拜見。那王當仁同金小二。撥出酒肴來。正要上席。老者領著一個垂髫女子。出來對惟信說道。這就是小女。過來拜見了員外。惟信舉目一看。那女子真個秀眉月面。雖是村莊常服。也覺嬌媚驚人。見他拜將下去。也只得朝上回禮。當仁與老者拖住。讓他拜了四拜。進去了。老者叫姪子。陪了惟信飲酒。自己出去支持酒飯。管待下人。過了一宵。起來收拾了細軟。停當了車兒牲口。明日五鼓起身。老者將一輛牛車。裝載了女兒。婆子三口。駕上一頭水牛。背了自己。坐了一個小車兒。叫人推了。王當仁只步行。單惟信叫伴當把門戶泥塗了。見王當仁步行。也不好上馬。王當仁道。員外不必拘泥。小弟這雙腳。是賽過腳力。兩個推讓了一回。惟信然後跨上牲口。起行。在路上行了三四日。已到瓦崗地面。惟信吩咐兩個伴當。先往頭裏去打聽打聽。翟爺與李玄讓王伯當。在那一個營裏。我們慢慢的走動。等你們來回。不多時。只見兩個伴當奔來回覆道。衆位爺都在大營裏。說了員外來。都上馬來接了話。未說完。遠遠望見翟讓李密徐懋功王伯當那元真齊國遠李如珪等七八個好漢。騎馬前來。惟信收住馬。向後王當仁道。兄把車輛往後退一步。待弟進營見過。說明了。然後

叫人來接你們。纔是正禮。王當仁點頭稱是。雄信把馬頭一發，與衆人會著了。大家帶轉馬頭，一徑進大營來到了振義堂中。各各被禮過，覆讓道：「前日就望二哥到來，爲何直至今日？」雄信答道：「建德兄抵死不肯放，這那裏在留了幾天。勉且說謊起身，路上又因玄達兄尊嫂帶來，又耽擱了一日。故此來遲。」李玄達見說大駭道：「小弟何曾有什麼家眷，煩兄帶來？」雄信道：「難道小弟說謊，現今令岳與令舅王當仁，停車在後，候兄去接玄達道。這又奇了。這是弟前日偶然定下的，兄何由得知帶來？」雄信把他家借宿被巨盜朱榮，撇下禮物要來奪取一段，說了一遍。王伯當笑道：「也罷了。單二哥替李大哥哥帶了新嫂來，幸甚。李大哥哥也替單二哥接取尊眷在這裏，豈不是扯直雄信見說，吃了一驚道：「爲什麼賤內得到這裏？」王伯當道：「尊嫂與令愛現在後寨，請自問便知始末。」王伯當令單雄信進去，李玄達如飛的去打發肩輿馬疋，去迎接王當仁一家四五口，到寨相會，翟讓吩咐手下宰殺豬羊，一來與李玄達完婚，二來替單員外接風，正是

人逢喜事情偏爽，笑對知心樂更多。

總評 李密交友投奔，雄信尚義送女，文情錯綜，甚難關合。不意突出主管軍全副事，不懼勇敵絕倫，非雄信英豪，安得有此快僕。落後帶王雪兒歸寨，與自己家眷相聚，更覺奇幻絕妙一摺戲文。

又評 做小說者，不是說說真，正胸有成算，然後落筆如

飛，寫得快暢，寫得奇幻。前同李玄達忽然訂婚，此回朱榮強來奪取，何等奇特。單全作事細密，王伯當三人殺氣先，何等爽快。空中樓閣，點水與波，作樂業者能如是，斷非池中物矣。

第四十三回 連巨真設計賺買柳 張須陀具疏

救秦瓊

詞曰 國步悲艱，仗英雄將天補。熱心欲獻，雙鬢霜

牛征衫血汗，引頰呼羣，猶恐厦傾孤柱。奸雄

盈路，向暗裏將人妬。直教張祿投秦，更使伍胥

去楚，治向何人宮殿離離禾黍。右調品令

世人冤仇，惟器量大的君子，襟懷好的豪傑。隨你不解之

仇，說得明白，片言之間，即可冰釋。至若仕途小人，千方百

計，終有隱恨。除非大塊金銀，絕色進獻，心或釋然。所以字

文，述不怪自己兒子淫惡，反把一個秦叔寶切骨成仇。如

今再說單雄信，進後寨去與寡嫂妻子女兒相見了。崔氏

把前事說了一遍。雄信見家眷停放得安穩，也就罷了。走

出來對玄達道：「李大哥哥，你這個絕戶計，雖施得好，只使單

通無家可歸了。徐懋功道：「單二哥說那裏話來？爲天下者

不顧家，前日吾兄還算得小家。將來要成大家了，說什麼

無家。其時堂中酒席擺成完備，翟讓舉杯要定單雄信首

席。單雄信道：「翟大哥，這就不是了。今日弟到這裏，成了一

家，尊卑次序，就要坐定。已後不費詞說，難道單雄信是個

村牛，不曉得禮文的翟讓道：「二哥說甚話來。今日承二哥

不來。來與衆弟兄聚義。草堂接風。自然該兄首席。第二位就該玄遠了。李玄遠見說大笑道。這話又來得奇了。爲甚麼緣故。翟讓道。衆兄聽說。今日趁此良辰。與李兄完百年姻眷。又算是喜筵。難道坐不得第二位。齊國遠喊道。翟大哥說得是。今日一來替李大哥完姻。二來替單二哥暖房。這兩位再沒推敵的了。徐懋功道。不是這等說。今夜既替李兄完婚。自然該請他令岳王老伯坐首席。這纔是正理。翟讓見說。便道。還是徐兄有見識。弟真是粗人。有失檢點了。叫手下快到後寨。去請剛纔到的王老爹。與王老爺出來。不一時。王老爺與王當仁出來。翟讓舉杯定了他首席。王老爺再三推讓。不過只得坐了。就第二位要定王當仁。王伯當道。這也使不得。老伯在上。當仁不好並坐。況當仁也要住在這裏聚義的了。豈可僭越諸兄。徐懋功道。待小弟說出一片理來。聽憑衆兄們依不依。衆人齊聲道。懋功兄弟不該僭也是。如今我弟兄聚成一塊。欲舉大義。要思想做一番事業。說甚誰實誰主。須先要敍定了尊卑次序。以便日後號令施行。便可遵奉。豈可與泛常酒席。胡亂坐了。衆人見說。齊聲道。說得是。徐懋功道。據小弟愚見。第二位該是翟大哥。爲什麼呢。他是寨主。我們弟兄多承他見招來的。難道不遵奉他的節制。第二位是不必說了。第三位要玄遠兄坐了。李玄遠道。單二哥在這裏。弟斷無僭他的理。徐懋功道。翟兄爲正。兄爲副。這是一定不易的。有甚話

講。第四位是單二哥了。雄信道。弟有一句話。待弟說來。別人不曉得徐兄的才學。小弟明在至契。是曉得的。將來翟李二舉事。明以內全賴吾兄運籌帷幄。隨機應變。事之謀畫。爲兄是賴。若要弟們兄弟。弟即告退。天涯海角。何處不尋。個家業。王伯當道。懋功兄單二哥是個爽直人。既如此說。兄不必過謙。要依單二哥的了。徐懋功沒奈何。只得坐了。第四位第五位是單雄信。第六位是王伯當。第七位是鄭元真。第八位是李如珪。第九位是齊國遠。第十位是王當仁。除王老爺共九籌。傑坐定了。大吹大擂。歡呼唱飲。雄信問懋功道。寨中現今兵馬共有多少。糧草可敷懋功答道。兵馬只好七八千。不愁他少。將來破一處。自有一處兵馬。來歸附。糧草隨地可取。只是弟兄們尚少。未免破一所郡縣。就要一個人。据守到一處。官兵就要着幾個出去拒敵。如今只好十來個人。那裏弄得到。所以前日弟叫連巨真到兗州府武南店去請尤程兩弟兄。想即日也要到來。原來連明也犯了私贖的事。權法逃到翟讓處。入夥。正說時。只見小校進來報道。連爺到了。翟讓道。快請進來。連明進來。與衆人敘禮過。就在王當仁肩下坐定。徐懋功問道。巨真兄。尤程兩弟兄。來麼。連明道。弟到武南莊先去拜望尤員外。豈知尤員外重門封鎖。人影也沒有一個。訊問地鄰。方知他因長業林事。走漏了消息。地方官要嚇詐他五十兩銀子。他嚇地裏連家眷。都遷入東阿縣去了。弟如飛到東阿縣去。訪問程知節。始知程知節同尤員外。在豆

子坑裏七里崗上紮寨。弟又到彼。兩人相見。留入寨中。弟將霍大哥的書送與他們看了。程知節問道：「單員外可來聚義？」弟說：「霍兄會寫書。着人去請單員外。因他要送寶建德的女兒。往饒陽去了。同時准到瓦崗來相會。尤員外道：「此言恐未真。寶建德那裏正少朋友幫助。肯放單員外到瓦崗來？」程知節又問我秦叔寶兄可曾去請他。弟說：「單員外到了自然也要去請他。尤員外又道：「叔寶兄與張通守正在那裏與隋家幹功。怎肯進寨來做強盜？」程知節道：「既是單二哥哥秦大哥都不在那裏。我們去做什麼？」因此尤員外就寫了回書。我便作速趕回。連明取出書來。遞與徐懋功。懋功看了道：「不來罷了。再作計較。」連明道：「他們兩個雖不來。弟在路上到打聽得一樁事體。在這裏報與諸兄知道。衆人道：「什麼事體？」連明道：「弟前日回來。到黃花村飯店裏住宿。只見一個差官跟了兩個伴當。先下在店裏。一個伴當聽他聲口。像我們同鄉。因此與他說話起來。問他往何處公幹。他說東京下來。要往濟陽去提人的。弟就留心。夜間買酒。與他兩個鬼混。那兩個酒後實說道：「楊案裏邊有四個逃走的叛犯。一個姓李。一個姓邢。一個姓韋。一個姓楊。那個姓李姓邢的。不知去向。那個姓韋姓楊的。前日被人緝獲了。刑官究詢。招稱有個王伯當。住在濟陽王家集。是他用計。在白酒村陳家店裏。藥倒解差。差官方得脫逃。因此差我們主人下來到濟陽王家集去。着地方官拿這個叛黨。故此小弟連夜趕來。徐懋功對王伯當道：

「王大哥哥的寶眷。可在家麼？」王伯當道：「弟前日出門時。賤眷在內弟裴叔方處。如今不知可曾回家。弟今夜起身。到家去走遭。徐懋功道：「不必兄去。又對連明道：「連兄你爲弟兄面上。辭不得勞苦。待伯當兄修家書一封。再得單二哥哥書一封。同王當仁齊國遠二人。扮作賣雜貨的。往齊川西門外。鞭車行買潤甫處投下。叫他隨機應變。照管王兄家眷上山。若兄說得他可以入夥。更妙。只人是少不得的。」霍大哥單二哥哥與那元真兄。領三千人馬。到潞州去。向潞州府借銀。并打聽二賢莊單二哥哥房屋。可曾貽害地方。弟與伯當兄如珪兄。隨後領兵接應。李玄邃道：「小弟呢？」懋功笑道：「吾兄雖非呂奉先好色之徒。然今夜纔合卷。只好代霍大哥看守寨中。自後便要動煩了。衆人打點停當。過了一宵。連明與王當仁齊國遠。五更起身。他們的路徑熟。不由大道。慣走捷徑。不多幾時。已到西門外。原來賈潤甫因世情慌亂。也不開張行業了。連巨真叩門進去。潤甫出來。見了。忙叫手下接了行李進去。引三人到堂中。敘禮過。連巨真在身邊。取出單雄信書來。與賈潤甫看了。潤甫又引到一間密室裏去。坐定。取茶來吃了。潤甫問連巨真道：「兄是認得濟陽王家集路徑的。連巨真道：「路徑雖是走過。只是從沒有到伯當家裏去。雖有家信。難免疑惑。必得兄去。方纔停妥。未知差官可會到來。倘然消息緊速。如何做事。」賈潤甫道：「這不打緊。若走大路。准要三日。若走驢子崗穿出斜柏嶺。望小河洲去。只消一天。就到王家集了一邊說。

一邊擺上酒肴來。潤甫問寨中有那幾位兄弟。有多少人馬。三人備細說明。連巨真問道。賈兄如今不開行業了。也清閒自在。但恐消磨了丈夫氣概。潤甫嘆道。說甚清閒自在。終日看枯山守白浪。這些人每日張著口。那裏討出來吃。前日秦大哥寫書來。要我去幫他立功。圖一個出身。弟想四方共有二三十處起義。那裏剿滅得盡。就是立得功來。主上昏暗。臣下權奸。將私蔽公。未必就能榮到他身上。只看楊老將軍。便是後人的榜樣了。連巨真道。正是這話。王當仁道。兄何不到我那裏去。將來翟大哥李大哥做起事來。自然與衆不同。潤甫道。翟大哥不知道做人如何。玄蓮兄人望聲名。海內素著。况他才識過人。又肯禮賢下士。將來事業。豈與羣醜同觀。弟再看幾時。少不得要來會諸兄。相聚一番。連巨真問道。明日甚時候起身。往王家集去。潤甫道。五更就走。即便收拾杯盤。大家就寢。潤甫五鼓起身。與連巨真。王當仁。齊國遠。用了早飯。即便走路。往濟陽進發。趕了三日。傍晚到了王家集。原來王家集。也是小小一個市鎮。共有二三十人家。時賈潤甫同衆人進去。恰好王伯當的舅子。裴叔方。住他家裏。那裴叔方是個光棍漢。平昔也是使槍弄棒。不習善的。連巨真取出王伯當的家報來。付與裴叔方。拿到裏邊去。與他阿姊看了。幸喜王伯當家中。沒甚老小。止有王伯當妻子一人。手下伴當。夫婦二口。裴叔方也要送阿姊去。忙去停當衆人酒飯。叫阿姊收拾了包裹。催了一輛車兒。與兩個女人坐了。悄悄把門

封鎖上路。賈潤甫對連巨真道。小弟不及奉送兄等。路上小心。衆人向西。賈潤甫往東回去了。連巨真走不上數步。對王當仁道。我忘了一件東西。你們先走。我去就來。說罷如飛向東去了。衆人正在那裏疑惑。只見連巨真笑嘻嘻的趕來。齊國遠道。你忘了什麼東西。連巨真笑道。我沒有忘什麼。我回到他門首。如此如此而行。你道好麼。王當仁道。好便好。只是得個人去打聽他。有事沒事。也好接應。連巨真道。不妨。前面去就有個所在。安頓了王家嫂子。我們再去打聽。一頭計較。一頭往前邊行。正是

莫嘆蹤跡有差池 萍梗須謀至會合

却說宇文述爲了失機。削去官職。忙洩何稠。造了一座如意車。又裝一架高銅屏。三十六扇。獻與煬帝。煬帝正造完迷樓。月觀。恰稱其意。准復原官。韋福嗣與楊積善。落在宇文述手裏。嚴刑酷吏。招稱了濟陽王伯當。住王家集。便差官賈文書到齊郡。張通守處來提人。是日張通守正在堂理事。只見門役裏說。有東郡機密公文。差官來投遞。話未說完。差官先上堂來。張通守與他相見了。遞上公文。張通守折開看了。差官道。此係台省機密。求老爺作速拘提。張通守道。我曉得。隨問衙役道。這裏到王家集。有多少路。衙役答道。有二百餘里。張通守吩咐部下。點兵三百。備四五日糧。即時起行。原來張通守署。與秦叔寶。臨揚府相去不遠。時叔寶正與羅士信閒話。聽見東京差官下來。要到王家集去提人。心中老大吃驚。因想道。王伯當住在王家集。



莫非他白酒村的事發覺了。正在那裏揣摩。聽得外邊傳梆响。報說門外有個故人。連某妻見老爺。叔寶如飛出來。見是連明敘禮過。邀他到內衙書室中來問道。兄一向在那裏。事還沒有赦。爲甚到此。連明悄悄說。弟偶在瓦崗罷讓。秦中奉單二哥將令。修書到賈潤甫。請他到王家集。接取王伯當家眷上山去了。如今差官去捉人犯。人影俱無。恐有人洩漏。通守回來。必然波及潤甫。故弟走來報知。兄可看衆弟。兄舊日交情。作速差人報與潤甫。知道叫他火速逃走。言盡於此。別有要事。要到潞州去了。叔寶問秦中那幾位兄弟。連巨真一一說知。說完立起身來。拱手而別。叔寶款留不住。送了出門。進來忙與羅士信說知。就叫羅士信悄悄騎馬出城。報與賈潤甫知道。羅士信忙備了馬騎上一轡頭。趕到城外。原來羅士信雖認得鞭杖行的賈家住處。却不曾與賈潤甫識面。當時到了他門首下馬。推門進去。賈潤甫接見了羅士信。吃了一驚。士信忙問道。兄可是賈潤甫。潤甫應道。在下正是賈潤甫。却認得羅士信。便道。羅兄下顧何事。見教。羅士信把他扯住在一邊去。附耳說道。兄把叛黨王伯當的家眷藏匿了。如今官府來要來就拿你。兄可快些走罷。說了轉身上馬。如飛的去了。賈潤甫把門關好了。想道。那夜王家集起身。人鬼不知的。是誰走漏了風聲。剛纔羅捕對自己來報。必是秦大哥叫他來的。想是真的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罷罷這樣世界。總要上這道路的。不如早去罷。忙對妻子說了。收拾了

細軟。叫手下人兩個做土工的。把槽頭四五個牲口喂飽了。牽出來。男女帶上眼紗。加鞭望瓦崗進發。一行人將出齊州界口。到瓦崗去。有兩條路。一條大道。一條小道。潤甫心上打算道。打大路去。恐怕官兵來追。小路又怕山賊。正在那裏躊躇。只見樹底下石上。睡著兩個大漢。忽然跳將起來。大聲喊道。好了來了。賈潤甫在牲口上聽見。老大一嚇。定睛一看。却是齊國遠。那一個不認得。潤甫便道。你們衆人來了。把我却弄在圈裏。又問齊國遠道。此位是何人。齊國遠道。王當仁兄。在山寨裏過活。却好是在這裏開這個鬼行。王當仁道。不要開說了。王家娘子。尙歇在前頭店裏。快些趕去打夥一搭兒走。原來前頭店裏。差一個頭目。叫趙大鵬。在那裏開一酒肆。作往來耳目。以便劫掠賈潤甫。聽見大喜。催促一行人。隨著王當仁。趕到趙大鵬店中。與王伯當家眷會著。齊望瓦崗去了。正所謂

世亂人無主 關山客思悲

再說張通守帶了官兵。同差官到王家集去。捉拿王伯當家眷。走了三日。到了拘地方來問。只見大門封鎖。忙叫衙役。扭斷了屈戌。推門進看。室中止存家伙什物。人影俱無。查問四鄰。俱說日前去得。張通守發一張封皮。叫衙役把門釘封了。將地方四鄰帶回衙門。用刑究詢。四鄰中一個姓趙的。稟說那夜小的要開門出去解手。聽見門外一人叫道。賈潤甫。你請同罷。我們去了。他們妻子是時常出入。慣了那裏。曉得他是犯事走了。張通守問衙役。可曉得賈

謂甫住在那裏。有的推不知道。一個衙役稟道。西門外有一個開鞭杖行的。叫做賈潤甫。未知是他不是他。那姓趙的說。正是他。那夜叫他回西門去罷。張通守忙要起身。同官兵去拿。只見日巡夜不收進來報。道劉武周帶領宋金剛。并嘍囉數千。過博望入平原縣了。乞老爺快發兵前去。會剿。張通守見說。叫衙役快去請秦爺來。一時秦叔寶來。張通守把差官來。部文與叔寶看了。又把地鄰口供與叔寶看。便道。我因賊報急迫。欲點兵進剿。煩都部出城去拿。這賈潤甫來。帶到軍前。訊問。便知王家家屬下落。秦叔寶心下轉道。賈潤甫是我報信叫他走的。倘然走了。還好若在家中。如何擺佈。便對張通守道。賊人入境待卑職去剿他。這是逆黨大事。還是大人親去方妥。張通守道。不必推辭。去了就是。叔寶沒奈何。只得騎著馬。跟了幾個家丁。同差官出城。假意喊地方。領到賈家。見門戶鎖著。叫人打進去。室中並無一人。訊問鄰里。說道。門是前日鎖的。不知人是幾時去的。差官稟道。賈潤甫既是挈家逃遁。必是王家黨羽。想去未必遠。求秦爺作速去追拿。叔寶道。叫我那裏去追。我要趕上張老爺剿賊去。說了上馬前去。差官沒法。只得同到張通守軍前。討了回文。回東京投下文書。宇文述見回文內有地鄰招稱賈潤甫一段。差官又稟會差都尉秦瓊。拿未獲。使兜起宇文述心上事來。便對兒子化及道。秦瓊那厮。我當日不會害得他。反受來。獲兒一番奚落。不期他在山東爲官。我如今提個本。將他陷入楊

家逆黨。竟說逃犯韋福嗣。招稱秦瓊向與李密王伯當往來做事。今管任山東都尉。圖謀不軌。一面具本。一邊移公文一角。差官前去。倘在軍前。就叫張須陁拿下。將他解京。也可報得前仇了。宇文述及道。父親此計雖妙。但張須陁勇而有謀。這厮又凶勇異常。倘一時拿他不到。畢竟結連羣盜。或自謀反。爲禍不小。莫若連他家屬著齊郡拿解來京。那厮見有他妻子作當。料不敢猖獗。此計更爲萬全。宇文述道。吾兒所見極高。商議停當。宇文述隨上一本。將秦叔寶陷入李密一黨。這本沒個不准的。他就差下兩員官。一員到張通守軍前。一員向齊郡那承投文。作捉犯人。不得違誤。時羅士信在齊郡防賊。張須陁與秦叔寶在平原拒賊。無奈賊多而兵少。散而復振。振而復散。那邊退了這邊又來。怎殺得盡。還虧他三人抵敵得住。一日張須陁在平原。正要請叔寶商議。招集流民。守禦良策。忽然見一個差官到張須陁軍中。稱有兵部機密文書投遞。張須陁拆來看。了。仍置封袋中。放在案桌上。差官道。宇文爺吩咐。要老爺即刻施行。恐有走脫。張須陁道。知道了。明日領回文。須陁回到帳中。燈下草成一書稿。替秦瓊辨明。並非李密一黨。不可聽聽奸頑。陷害忠良云云。叫一個謹慎書吏錄了。又寫一道回兵部回文。次日正待發放差官。恰值叔寶撫安民庶已畢。來議旋師。差官聞得叔寶到營。只道張須陁騙他來拿解。隨即進營。見須陁與叔寶和顏悅色。談笑商量。叔寶將待起身。差官怕他走了。忙過去稟說。兵部差

官領回文。須陀對差官道：你這樣性急，叫書吏把回文與他。差官見只與回文，只得又道：差官奉文，提解人犯。這求老爺將犯人交割，派人協解。須陀道：這事情我已備在回文中。你只拿去便了。差官道：宇文爺臨行吩咐，沒有犯人犯。你不要回來。今人犯現在。求老爺發遣小官好回覆張須陀道：你這差官好多事。這事我已一面回文，一面具本辨明去罷。這差官甚有膽力。又道：老爺在上，這事關係叛逆，已經具請提解，非同小可。若犯人不去，不惟小官干係，庇護奸黨。在老爺亦有不便。叔寶不知來由，見差官苦懇，到他方便道：大人是甚逆犯？若是真實，便與解去。須陀笑道：莫理他。這官便極了。嚷道：奉旨拿逆犯秦瓊，怎麼反與他同坐？將我趕出。欽提犯人這等違抗。秦叔寶聽見逆犯秦瓊四字，便起身離坐，向須陀道：大人秦瓊不知有何忤逆，得罪朝廷，奉旨提解。若果有旨，秦瓊就去。豈可貽累大人。須陀初意，只自暗中挽回，不與叔寶知道。到此不得不說道：昨日兵部有文書行來，道有楊玄感一黨逃犯，幸福嗣招稱都尉與王伯當家眷窩藏李密，行文提解。我想都尉五年血戰，今在山東，日夕與下官相聚，何曾與玄感往來？平日地枉害忠良。故此下官已具一個辨本，與彼公文回部。這厮倚恃官差，敢如此放潑。叔寶道：真假有辨，還是將秦瓊解京，自行展辨。當日止因拿李密不著，就將這題目陷害秦瓊。若秦瓊不去，這題目就到大人了。叫衆人取衣帽來，換去冠帶，赴京。須陀道：都尉不必如此。如今山東

河北，全靠你我兩人。若無你，我也不能獨定。且丈夫不死則已，死也須爲國事。烈烈轟轟，名垂青史。怎拘小節。任獄吏屠毒，快諛人之口。叫書吏取那本來與叔寶看了。當面固封，叫一個聽差，旗牌，即刻設香案，拜了本，給了旗牌路費。又取了十兩銀，賞了差官。差官見違拘不過，只得回京。叔寶向前稱謝。須陀道：都尉不必謝。今日原只爲國家地方之計，不爲都尉無心市恩。但是我兩人要并力同心，盡除羣盜，撫安百姓，爲國家出力便了。自此叔寶感激，須陀一意要建些功業，一來報國家，二來報知己，却不知家中早又做出事來。正是

總是奸雄心計毒 故教忠義作強梁

總評 一席酒你推我讓，費許多唇舌，得徐懋功一番議論始定。其經濟早見一斑。連巨真片言之問，功賺賈潤甫上路，亦是妙人。秦叔寶若無張須陀擔任，具疏解救，難脫宇文之陷。真千古知心。死後殯殮何足云。慨然此處忌刻深仇之際，欲立功於廊廟，叔寶雖豪傑，而終無學問也。

第四十四回 真夫人路途脫陷 羅士信黑夜報仇

詩曰 萬古知心只老天 英雄堪嘆亦堪憐

如公少緩須臾死 此處安能八十年

漠漠飄塵空假月 堂堂遺像在殘烟

早知理竹西湖路 悔不鳴夷理釣船

這詩是元時葉靖遠所作。說宋岳忠武王他的一片精忠。

爲丞相秦檜忌疾。雖有韓世忠何鑄趙士儔一千人救他。救不下來。至身死。以至金人猖獗。無人可制。徒爲後人憐惜。若是當日有憐才大臣。曲加保護。留得岳少保。金人可平。故此國家要將相調和。不要妬忌。使他得戮力王室。不然逼迫之極。這人不惟不肯爲國家定亂。還要生亂。如今再說張須陀。擢陞本郡通守。齊州郡丞。取了一個山西平陽縣。姓周名至。前日到任。一日周郡丞坐堂。有兵部差官投下文書。是拘提秦叔寶家眷的。周郡丞便差了幾個差役。僉下一張牌去拘提差役直至陝州府中。先見羅士信。呈上紙牌。士信道。我哥哥苦爭力戰。纔得一個些小前程。怎說他是個逆黨。這樣可惡。還不走差人道。是老爺吩咐。小人怎敢違抗。就是本主周爺。也不敢造次。實在兵部部文。又是字文爺提過本奉旨拘拿的。老爺還要三思。士信掙着眼道。叫你去就是了。再講激了老爺性。一人三十板。公人見他發怒。只得走了。回覆周郡丞。郡丞沒法。忙叫打轎。往見羅士信。士信出來作了揖。郡丞曉得士信少年粗魯。只得先賠上許多不是道。這纔造次得罪。秦都尉驟分文武。也是同官。怎敢不徇一毫體面。奈是部文。奉了聖旨。把一丁逆黨爲名。題目極大。便是差官守催。小弟便就當不住。想這事也是庇護不來的。特來請教。士信道。下官與秦都尉是異姓兄弟。他臨行把母妻托與我。我豈有令他出來受人凌辱之理。這也要大人方便。周郡丞道。小弟豈有不方便之理。但部文難回。士信道。事無大小。只要大人

有膽當。就要去。也要關會我那秦都尉。沒有個不拿本人。先拿家屬之理。周郡丞道。小弟到來。也只爲同官面情。莫若重賄差官。安頓了他。先回一角文書去。道秦瓊母親妻子俱已到官。因抱重病。未便起行。待稍痊可。卽同差官押解赴京。這等緩住了。然後一同去京中打關節。可以兩全無害。羅士信是個少年極諳事的。道我兄弟從來不要人的錢。那得有錢與人。憑著我在。要他妻子。出官斷不能殺。郡丞見說不入。只得回衙。當不過差官日夕催逼。郡丞沒奈何。與衆書吏計議。內中有個老猾書吏道。奉旨拿人是斷難回覆的。如今羅士信部下。又有兵馬。用強去奪他。也拿不得。除非先算計了羅士信。何愁秦瓊家屬拿不來。況且羅士信與秦瓊同居。自說異姓兄弟。也是他家屬。一發解了他去。永無後患。郡丞道。他猛如虎豹。怎拿得住。路上恐有疏虞。怎麼處。老猾書吏道。老爺又多慮了。只要拿羅士信。並他妻母。常常起解。交與差官。路上縱有所失。是差官與別地方干係了。郡丞點頭道。只是如何拿他。那書吏向郡丞耳邊說了幾句。郡丞大喜。就差那書吏去請羅士信。只說要商量一角回文。羅士信道。我不管你家老爺自去回。那書吏道。自然周爺出名去回。但周爺道。不知此去回得住。回不得住。得羅爺經一經眼。也知周爺不是爲人謀而不忠。羅士信道。你這個書吏到會講話。你姓什麼。那書吏道。書辦姓計名成。就住在老爺衙後。院子街裏。羅士信信爲實。便跨上馬到來。周郡丞欣然接見道。同僚情分。

沒的不爲調停的理。只怕事大難回。所以躊躇延推。如今  
 竊着一官。爲二位豪傑。事寬卽圓。那得他去。再可商量。士  
 信道。全仗大人主張。計書吏拿過回文來看。說是秦瓊母  
 妻患病。現今捧候。俟痊愈解。因由羅士信道。我是兩夫。不  
 懂移文事體。只要回得。倒便是周郡丞故意指說。內中有  
 兩字不妥。叫書吏另寫用印。就延半日。日已過午。叫請差  
 官與了回文。周郡丞又與他銀子十兩。說是羅爺送的。差  
 官領了。周郡丞就留羅士信午飯。士信再三推辭。周郡丞  
 道。羅將軍笑我窮官。留不得一飯麼。延至後堂。擺兩桌飯。  
 賓主坐了。開懷暢飲。羅士信也吃了幾杯。坐不到半個時  
 辰。覺得天旋地轉。頭暈眼花。伏倒机上。周郡丞已埋伏隸  
 卒。將羅士信捆了出堂。來對他手下道。羅士信與秦瓊通  
 同叛逆。奉旨拿解。衆人不得抗違。手下聽得都散了。士信  
 已拿府中無主。秦母姑媳孫子秦懷玉。沒人攔阻。俱被拿  
 來。上了繚肘。給與車兒。羅士信也用繚肘。却用陷車。將換  
 過回文。付與差官收了。又差官兵四十名防途。當晚趕出  
 城外宿了。五更上路。羅士信漸漸醒。聽得耳邊婦人哭  
 泣。自己又展動不得。開眼一看。身在陷車之中。叔寶姑媳  
 並懷玉俱繚肘在小車上啼哭。士信見了。怒從心起。只爲  
 我少算。中了賊計。以致他姑媳受苦。意要掙挫。被他藥酒  
 醉壞。身子還不能動彈。只得權忍耐了。將次辰牌。覺得精  
 神漸已復舊。他吼上一聲。兩肩一掙。將陷車蓋頂將起來。  
 兩手一迸。肘手已斷。脚一蹬。鐵線已落。踢碎車欄。拿兩根

車柱來打差官。這些防途差官。久知他凶勇。誰人敢來阻  
 當。一哄的走了。士信打開秦母姑媳懷玉繚肘。無奈車夫  
 已走。只得自推車子。想道。身邊并沒一個幫手。倘這斷起  
 兵來。如何是好。一頭推一頭想。正沒計較。只見前面林  
 子裏。跳出十個來。大漢來。急得士信丟了車兒。拔起路傍  
 一株棠樹。將棠樹打去。又見兩個爲首的。內中一個說道。羅  
 將軍不要動手。我是賈潤甫。羅士信是他家去。見過一  
 次。定睛一看。是賈潤甫。便問道。你把我家眷。放在那裏去了。  
 那有開工。去來看我。潤甫道。賤眷同王家。嫂子和安。傾在  
 瓦崗山寨裏了。李玄邃兄曉得此事。必然波及叔寶。故此  
 叫我兩人。星夜下山。到郡打聽。豈知不出所料。曉得拿了  
 秦夫人。必然打這裏經過。因此同這單主。管帶領孩子們。  
 扮作強人等。在此劫奪。不意被你。先已掙脫。此禍。士信道。  
 雖然掙脫。因車打散官兵。我正愁單身。又要顧戀車子。又  
 恐後兵追來。兩難照顧。今幸遇兩位。不怕他。單主管道。  
 我們有馬匹。有兵器。怕他追來。也不懼他。賈潤甫道。不妨。  
 往前去數十里。就是豆子坑。那裏就有朋友。接應了。話未  
 說完。只見郡丞與差官。帶了六七百兵。趕來。單主管對賈  
 潤甫道。你同秦太太。秦夫人大相公。往頭裏走。我同羅將  
 軍。就上殺這些賊官。把一匹好馬。與羅士信騎了。士信  
 手中挺着槍。站在一個山嘴上。大聲喝道。我弟兄有何虧  
 負朝廷。却必說要設計來解我們上去。我今把你這些貪  
 賊。昧良的。真強盜。盡情除盡。若留了一個回去。不要算羅

某是個漢子，說了兩騎馬直衝下來。這些官兵見羅士信一鬪尚當不起，又見傍邊又有個長大漢子，似黑煞一般。那個敢來與他對壘，便帶轉馬頭逃回去了。單全看了，哈哈大笑道：「可憐這也叫官兵。」士信到要追上去，單全止住了。策馬轉身，却說賈潤甫帶了幾個嘍囉，保護秦夫人，忙要趕到瓦崗去。只見三叉路口，衝出一隊人來，一個爲頭的大喝道：「孩子們，一個個都與我抓了來。」賈潤甫服快認得是程知節，故意道：「咱弟徑賊，你認得我秦叔寶麼？」知節笑道：「好盤子，假冒咱哥名字來嚇我哩。」輪斧直趕過來。賈潤甫道：「程咬金，這是秦老夫人叔寶哥哥的家眷行李，你要打劫他的麼？」說話時，秦母已到。羅士信與單主管總得手下人說前面有賊，正趕來廝殺。知節已到秦母跟前，與衆相見，向秦母問起緣由。潤甫一一說知。知節道：「伯母且到小姪秦中，與家母一敘。」小姪不似前日貧窮，儘供本得伯母起，任你官兵也不敢來找尋。因此衆人都跟程知節來到寨中，與尤員外拜見了秦母與張氏。羅士信秦懷王與衆也敘過了禮。程知節請伯母到後寨去，與家母相見。秦母對羅士信道：「我們在這裏了，不知你哥哥在軍前可知我們消息，作何狀貌？」叫人放心不下。說了淚下。程知節道：「伯母放心，待小姪今夜統領幾百個孩子們去劫了。」大哥到寨完了一樁事了。怕什麼軍前軍後。賈潤甫道：「秦大哥與張通守管領六七千兵馬在那裏，你若去胡做，不惟無益，反累秦大哥的敗事。」羅士信道：「還是我去走遭。」賈

潤甫道：「也不妥。」單全道：「待我去何如？」賈潤甫道：「你去果好，只是秦大哥不認得你不相信。」單全道：「說那裏話？當年秦大哥患恙在我家莊上，住了年餘，怎說不認得？」程知節問道：「這是誰？」潤甫道：「這單二哥家有才幹的主管，今隨單二哥住在山寨裏，聞說到是個忠義的漢子。」程知節道：「好，是一個單員外的家主，管秦母道。既是這位主管，肯到軍前去，選信與吾兒極好的了。」待我去寫幾個字，併取些盤川來，煩你速去走遭。」程知節忙止住道：「好叫人笑死。伯母在這裏，是小的事了。」姪爲何要伯母破起鈴來，叫小嘍囉取出一大錠銀子對單全道：「十兩銀子，你將就拿去，盤費了罷。」單全道：「盤川我身邊儘有，不煩太太與程爺費心。」太寫了信，我就此起身了。」秦母寫了一封書，與單全收了。卽進後寨去，與程母相見。且不說單全到軍前去報知，却說羅士信與程知節，賈潤甫秦懷王，吃了更餘，接風酒歸房安寢。心中想道：「我士信從不曾受人磨滅的，那裏說起被這個賊狗與那個書獃奴才設計，細縛我在囚車內。這一夜半日，又累我哥哥的老母弱息，出乖露醜，當言道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我羅士信若不殺兩個狗男女，何以立於天地間？」怨恨了一回，將五更時，忙抓起來，扮作打差模樣，裝束好了，去廳中相了一匹好馬，騎到寨門守寨門的小嘍囉道：「爺往那裏去？」士信道：「你寨主叫我公幹走遭說了，加鞭趕了百十餘里，以至齊州城外，揀一個小飯店下了，就飽餐一頓。對主人家道：『你把我牲口喂飽。』」

好了。我進城去下一角文書。倘然來不及。我就住在城內朋友家了。店小二應道：爺自請便。牲口我們自會看管。士信定進城去。天色已黑了。到了土地廟裏坐一回。捱到定更時分。悄悄走到鷹揚府署後門來。只見兩條官封橫在上面。士信看了。愈加怒氣滿胸。剛進衙內。見一人手裏拿著瓦酒瓶走出來。士信迎著問道：借問一聲。那個計書辦家住在何處。那人答道：著底頭門首有井。這一家便是。士信走到他門首。望內不見人聲。只得把指頭彈上兩彈。裏頭問道：是誰。士信道：我是來會計相公話的。裏頭答道：不在家。剛走出門。要到廟裏去會同廊沈相公的話去了。士信見說。撒轉身來。又到土地廟前來。只見一人側著頭。自言自語的走。士信定睛一看。見是計書辦。忙站定了脚。在廟門內打著江西鄉談。叫計相公這裏來。那計書辦在黑暗裏一看。只道那就是兵部裏差官。便道：可是熊大爺。士信道：正是。計書辦忙向前走來。士信一把提進廟內。計書辦仔細一看。見是羅士信。魂都嚇散。滿身戰慄。蹲將下來。士信把一足踹住他胸堂。拔出明晃晃的刀來。計書辦哀求道：不干小人之事。饒我狗命罷。士信道：賊奴孽障。你快快實說。你家這個狗官可在衙內。計書辦道：剛纔審完了事。退堂進去了。士信恐怕兜搭了工夫。忙把刀向他頸下一擦。一顆頭顱。滾在塵埃。士信剝他身上衣服。把頭包在裏頭。放在神櫃下。曉得廟間壁就是府署。將身一登。跨在牆上。恰好有一顆柳樹靠近。將手搭住。把身子掛將上

去。原來就是前日周郡丞留飯醉倒所在。摸將進去。見內門已閉。喜得照壁後有梯一張。取來靠在牆上。輕輕撲入庭中。周郡丞因地方擾亂。沒有帶家眷來。止帶得兩三個家僮。都在廚房裏。士信向窗榜裏一張。只見周郡丞。點上蠟燭一枝。桌上排列著許多銀子成錠。在那裏歸併了。把筆來封記。好送回家去。士信把兩扇窗榜忽地一開。周郡丞只道有賊。把全身護在桌上。遮著銀子。正要喊出有賊。士信手中執著利刀。把他一把頭髮。提將起來。道：賊狗。你認得我麼。此時周郡丞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只顧跪在地上。磕頭。士信舉刀一下。割下頭來。向牀上取一條被來。包好了。拴在腰間。把桌上銀子盡取來。塞在胸前。見有筆硯在案。取來寫於板壁上。道：

前宵陷身 今夜殺人 冤仇相報 方快我心

寫完擲筆。依舊越牆而出。到土地廟神櫃下。取了計書辦的首級。一并包好。出廟門。趕到城門口。此時將交五更。城門未開。轉走上城。向城牆邊跳下來。一徑到店門首。揀個幽僻所在。藏過了兩個人頭。却來敲門。店小二開門出來。說道：爺來得好早。難道城門開了。士信道：我們要投遞緊急公文的。怕他們不開。牲口可曾與我喂好。小二道：爺吩咐喂得飽飽的。士信身邊取出四五錢一塊銀子來。對小二道：賞了你。快把牲口牽出來。小二把馬牽出。士信跨上雕鞍。慢慢走了幾步。聽見小二關門進去了。跨下馬。轉去取了人頭來。轉來上了一轆頭。趕了四五十里。肚中也

飢了。只見一個村落裏，有個老兒在門口，賣熱火酒，熟雞子。十信跳下了馬來，叫老兒斟一杯來。十信問道：「你這一村，爲何這等荒涼？」老二道：「民困力役，田園荒蕪，那得不窮苦荒涼？」十信想：「我身邊有這些銀子，是賊狗詐害百姓的，都是民脂民膏。」他指望拿回家去，與妻孥受用。豈知被我拿來，我要他做什麼？帶到山寨裏去。因問道：「你們這一村，有多少人？」老兒道：「不多，止有十來家。」男子漢都去做工了。丟下妻兒老小，好難存活。十信道：「老人家，你去都喚他們來。」我羅老爺給賞他些盤川。老兒見說，忙去喚這些婦女來，可憐個個衣不蔽體，餓得鵝形鳩面。十信道：「你們共有幾家？」老兒道：「共是十一家。」十信把懷中的銀子取出來，約莫輕重做了十一堆，盡是雪花紋銀。對衆婦女道：「你們各家取一堆去，將就度日。」等男子回來，這些婦女老兒，欣喜不勝，盡抓在地上，一拜謝了。然後上前收領銀子。老兒道：「本欲治一飯，款待老爺，少見衆人之情。只是各家顆粒沒有，止有些饅饅雞子，不嫌醜賣，待老漢取出來，請老爺用些了去。」十信見說，便道：「這個使得。」老兒如飛去撥了一碗雞子，一碗饅饅出來。不一時，十一家都是饅饅雞子，蒜泥火酒，擺了十來碗。你一杯我一盞，相勸。十信覺得心中爽快，飽餐一頓，把手一擺，跨上馬如飛的去了。却說程知節那日早起，見羅士信去了，忙去報知秦老夫人。只道他「不肯在山寨裏住，私自去了。」惟秦夫人信得他真，說：「十信是個忠直的漢子，再不肯背棄了我們去的。」時十信在馬

上，又跑了許多路，往後一看，却不見了兩顆首級。原來兩顆頭顱繫在鞍轡上，因跑得急了，鬆了結兒，掠將下來。十信見沒有兩顆首級，帶轉馬來，慢慢的尋着，尋了里許，只見山坳裏閃出一隊人馬來，頭裏載着十來車糧草，四五十匹駿馬，兩三個頭目，個個包巾扎袖，長刀闊斧的大漢。十信道：「曉得是一起強人，只得將馬帶在一邊。」那邊馬上幾個人，只顧把羅士信上下細看。羅士信揜著眼，也看他們。末後一個頭目，把羅士信仔細一認，即收住馬問道：「你是什麼人？」羅士信大著膽，亦問道：「你是什麼人來問我？」那人笑道：「你好像齊州秦大爺家羅士信。」十信道：「我便是羅士信。」那人忙下馬上，前說道：「我是連明。」十信道：「你就是到我府中來，要叫我哥哥報知賈潤甫，使他逃走的。」連明道：「然也。」十信見說，方下馬來，與他見禮。原來這一起是徐懋功，叫他們往潞州府裏去借糧轉來的。時衆豪傑都下馬來，與羅士信敘禮。連明道：「賈潤甫家眷，弟已接入瓦崗寨中，但不知秦大爺處事體如何？」十信把秦老夫人被逮始末，粗粗述了一遍。單雄信道：「既是秦伯母在程家兄弟處，我等該去問安走遭。」那元真道：「既是在這裏，少不得相見有期。」如今我們路上又要照管糧草，孩子們又多，不如請羅大哥到瓦崗去，與徐李二兄商議解救秦兄。方爲萬全。但不知羅兄又欲往何處去？」羅士信道：「弟回豆子坑去。」因馬上失了一件東西，單雄信問是何物？十信道：「是兩個首級。」霍讓道：「何人的？」羅士信就把黑夜時仇殺死兩人，至



後將銀賞賜荒村百姓。又逃了一遍。翟讓大叫道：「吾兄真快人，務必要請到敝寨敘義的了。」士信道：「本該同諸兄長到尊案一拜，弟恐秦伯母不見了小弟，放心不下，寧可小弟到程哥山寨裏去回覆了伯母，那時再來相會未遲。」單雄信道：「既然如此，說兄見伯母時，代弟稟聲，說單通到瓦崗去料裏了，就到程兄弟寨中來問候。」羅士信應道：「是曉得拱一拱手，大家上馬，分身去了，且不說羅士信向豆子坑再說，翟讓眾人往瓦崗進發，行未里許，只聽得前面小嘍囉報道：「草路上有一包裏，內有首級兩顆，未知可是羅爺遺下的單雄信道：「取來看。」小嘍囉取到面前，只見血淋淋兩個人頭，雀讓道：「差人送還他纔是。」單雄信道：「這個不必，那兩個人也是爲了我們兄弟的事，只道奉公守法，何知財命兩盡，若再把他首級踐踏，於心太覺殘忍，孩子們取盛豆料的木桶，把兩個首級放在裏頭，挖一大坑埋下，掩上泥土，然後策馬回寨去了。」正是

處心各有見 殘忍總非宜

總評 羅士信隨你天大的事，一味蠻法爽直，身雖爲官，法度文儀，一毫不懂，惟在恩怨兩字上講究，嗚呼！世人因忘恩怨，故多昧心耳。獨奇在黑夜尋仇，取財散民，較之武松，更勝一籌。

又評 人生世間，俱因酒色財氣，害了一身。那酒色財氣，中財之害人更大。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可知白少至老，斷不能割捨者，惟財而已。諺云：「財與命相連。」

著錢財的，便是小人，便有殺身之禍。不戀財的，是大豪傑。大英雄。周至爲齊州郡丞，奉公拘人，原無可殺之道，但點燭排銀，封好寄歸，一心戀財，光景不知害了許多百姓。天假手於士信耳，士信報仇雪恥，不惟殺周至，殺計成爲快，且將所收桌上銀子，盡數散於貧民，此正聖賢作用。佛菩薩念頭世人，以此回者，但知寧夫人脫陷，余賴義氣弟兄，羅士信報仇，大快胸中之忿，那知士信輕財，所以脫難。周至貪財，所以殺身。看者當於此處着眼。

第四十五回 平原縣秦叔寶逃生 大海寺唐萬

切徇義

詞曰 顛危每見天心巧，一朝事露紛紜。此生安肯負知心，奸雄施計毒，淚灑落青萍。案內羣英欣聚盛，孤忠空抱堅貞。漁陽一戰氣難伸，存亡多浩嘆，恩怨別人情。右調臨江仙

從一而終，有死無二，這是忠臣節概，英雄意氣，只爲有了妬賢嫉能，徇私忘國的人，只要快自己的心，便不顧國家的事，直弄到范雎陽逃秦，伐魏報仇，子胥奔吳，復楚雪怨，論他當日立心，豈要如此無奈，逼得他到無容身之地也，只得做出算計來了。如今再說單全，奉了秦老夫人的書信，離了豆子坑山寨，連夜兼程趕到軍前，那日秦叔寶正在營中，念須陀活命之恩，如何可以報效，只見門役報道：「家中差人來見叔寶，只道母親身子有甚不好，心中老大

吃驚。便道引他進來。不一時外邊走進一個人來。叔寶仔細一看。却是單雄信家的主管單全。心中疑想道。是必單二哥差他來候問。我便假意說道。好。你來了麼。我正在這裏想。請我到裏邊。叔寶領單全到書房中來。單全忙要行禮下去。叔寶一把拖住道。你不必別人。我見你如見我家員外一般。叫手下取個椅子。到下面來。叫他坐。單全道。是立談幾句。就要去的。叔寶道。可是員外有書來候我。單全道。不是。叔寶見他這個光景。有些不安。便對左右道。你們快些去收拾飯出來。單全見衆人去了。在胸前油紙內取出秦母書信。遞上叔寶。叔寶見封面上。母字付與瓊兒。手折雙眉。已算及開看時。不覺呆了半晌。單全道。太夫人因想室中莽驕。且被擒拿。秦爺畢竟不免。不意秦爺到已保全。但今日下齊郡。是必申文上去。說羅士信途中脫口。打退官兵。把家眷已投李密王伯當。則逆黨事情。越覺真了。便是張通守。百口也難爲秦爺分解。叔寶聽了。正在憂煩之時。只見有人進來。稟道。家中走差的呂明在外。叔寶道。快著他進來。不一時呂明進來。見了叔寶。跪在地下。只是哭泣。叔寶道。我曉得了。你起來慢慢說與我聽。呂明站起來說道。始初周郡丞。如何要把老爺家屬起解。羅爺如何不肯。後來周郡丞如何設計。捉了羅爺。黃昏時如何來拿取家屬。那夜小的就要來報知老爺。因城上各門。俱不容放出。着官兵送出。差官與羅爺老太太夫人並小爺。直至明午後。忽防送官兵。差官轉來說。羅爺跳出囚車。把塊

石打死了七八個官兵。逃命轉來。城門上盤結緊急。不意明日夜間。周郡丞被人殺死在衙門。一個書辦。又殺死在土地廟裏。城門上反得寬縱。因此小的方得來見老爺。只怕今晚必有申文來報與張老爺。叔寶道。這叫我怎處。我本待留此身報國。以報知己。不料變出事來。但我此心。惟天可表。單全道。爺說甚此心可表。爺若既有仇家。在朝便一百個張通守。也要爺解不開。况又黑夜殺官殺吏。焉知非羅爺所爲的。倘再遲延。事有著實。連張通守也要出脫自己。爺這性命。料不能保了。說其感恩知己。趁事尚未發覺。若悄悄地把爺管的一軍。與山塞合了。憑著爺一身武藝。又有衆位相扶。大則成王。小則成霸。不可徒啣小恩。坐待殺戮。叔寶聽了。嘆口氣道。我不幸當變之事。舉家背叛。怎又將他一支軍馬。也去作賊。我只寫一封書。辭了張通守。今夜與你悄悄逃去。且圖個母子團圓罷。邊留單全飲酒。自己就在一邊寫書。與張通守書上寫著道。

恩主張大人麾下。瓊承恩。台青眼有年。脫瓊於死。方祈革以報私恩。緣少年任使。殺惡於長安。遂與宇文述成仇。屢屢修怨。近復將瓊扭入逆黨。荷恩主力爲昭雪。若仇復將瓊家屬行提。繚肘在道。是知仇處怨積。慮不殺瓊而止者也。義弟羅士信。不憤奮身奪去。竄於草野。事雖與瓊無涉。而益重瓊罪矣。權奸在朝。知心不免。而老母流離。亦復關心。謹作徐庶之歸曹。且仰負深恩。不勝慚愧。倘萍水有期。誓當刎頸斷頭。以辭

大德不得已之衷。諒應鑑察。末將秦瓊叩首。叔寶寫完了書。封好。上寫着張老爺台啓。書壓在案上。將身邊所積俸銀稿實。俱裝入被囊。帶了雙劍。與單全連明。并親隨伴當四五人。騎上馬。走出營來。對守營門的說道。張爺有文書。令我報探賊情。兩日便回軍中。小心看管。不可亂動。打著馬去了。正是

一身幸得逃羅網 片念欣然逐日雲

却說霍讓單雄信一行人馬。到了瓦崗山寨。見了李玄達。徐懋功。雄信將秦母被逮。羅士信兇勇脫陷。遇見尤程。邀入豆子坑山寨裏去了。李玄達道。只等說起來。秦大哥早晚必來入夥的了。只是秦母在程兄弟處。該差人去接上山來。好等他母子相會。徐懋功道。這個且慢。就是差人去接。尤程斷不肯放。且待叔寶來時。再作區處。前日有人來說。榮陽梁郡。近來商旅極多。今寨中人。日已衆。糧草須要積聚。雖可到彼劫掠一番。必有大獲。霍讓道。小弟去得麼。懋功道。兄若要支遠。兄與當仁伯當三人。先領二千人馬。起行後邊。就是翟大哥。那元真。李如珪三位。也帶二千人馬。隨後接應。方爲萬全。又對雄信道。留兄在寨。尚有事商量。因此兩支人馬。陸續起身去了。徐懋功正要差細作。打聽叔寶消息。只見單全回來。說秦大哥寫書辭了張通守。已經離任。進豆子坑去。見秦太太了。雄信道。何不請他到了這裏。然後回去。懋功道。他見母之心。比見友之心更切。安有先到這裏之禮。單二哥如今要兄同買潤甫。

往豆子坑走遭。又附雄信耳邊。說了幾句。雄信點頭會意。道。若如此說。弟此刻就同買潤甫。從小路上去。或者就在路上先遇着了。豈不爲妙。懋功稱善。再說秦叔寶與單全分了路。與連明伯當三四人。恐走大路。遇着相識的。到打從小路兒。走過了張家鋪。轉出獨樹崗。忽聽背後有人喊道。前面去的可是秦叔寶兒。叔寶帶住馬。往後一看。恰是買潤甫與單雄信。帶領二三十個。嘍囉。趕將上來。叔寶忙下馬。雄信與潤甫亦下了馬。雄信執著叔寶手。道。兄替隋家立得好功。叔寶道。不要說起。到程兄弟寨中。去細細的告訴。只是兄今欲何往。雄信道。今不往何處去。單全回來說了。小弟特地走來候兄。大家又上了馬。只見斜次裏一騎馬。飛跑過來。望見叔寶。便道好了。哥哥來了。叔寶見是羅士信。忙問道。兄弟母親身子如何。士信道。伯母身子。幸賴平安。只是心上記著了哥哥。逐日叫兄弟在路上探聽。兩三次。今喜來了。弟先進寨去報知。哥哥同諸兄就來。說了飛馬進寨報知。秦母見說。兒子到寨來了。巴不能勾早到一刻。攜了孫兒懷玉。與媳婦張氏。同走出來。程知節的母親也。陪秦老夫人。走到正館堂中。張氏見堂中有客。即便縮身進去。時尤俊達同程知節。迎進叔寶。雄信在堂上敘禮。遇叔寶見母親走出來。忙上前要拜下去。瞥見程母在堂。先向程母拜將下去。程母忙近身一把拖住。叔寶道。太平哥哥好呀。恭喜你早來了一天。若再遲一兩日。又要累你做娘的憂壞了身子哩。秦母見兒子拜在膝前。眼中落

下幾點淚來。對叔寶說道：你起來罷。那邊站的，是單二員外。叔寶應道：正是。雄信與潤甫見叔寶站了起來，兩人忙去先拜見了秦母，又後拜見了程母。秦老夫人叫懷玉過來拜了單伯伯。問道：令愛想必也長成了。雄信道：小女愛蓮，長令孫一歲。年紀雖小，頗有些見識。秦母道：自然是個閨秀。程母笑對秦母道：日月是易過的。當初太平哥與我家咬金，也是這樣兒的大起來。如今你家孫兒又是這樣大了。程知節喊道：母親如今秦大哥做了官了，還只顧叫他乳名。程母笑道：通家子姪，那怕他做了皇帝，老身只是這般稱呼。衆人都大笑起來。秦老夫人對叔寶道：你進去見見你媳婦了出來。大家同到後寨去。與張氏說了幾句話出來，只見堂中酒席安排停當。尤員外請衆人坐定，舉杯飲酒。尤員外問征遠一段，叔寶細細述了一遍。衆人多各贊嘆。叔寶問尤俊達道：兄在武南莊，好不快活。爲甚遷到這裏來。程知節道：也是爲長葉嶺事發。尤大哥遷到此地，不然他怎肯到這裏。與弟輩做這宗買賣。尤俊達道：不是這等說。單二哥也是好端端住在二賢莊，今聞得爲了李玄邃，也遷入瓦崗寨中去。總是我們衆弟兄該在山寨中尋事業。賈潤甫道：這樣世界，豈論什麼山寨裏。廟廊中只要戮力同心，自然有些意思。只是如今衆弟兄還該在一處。程知節道：如今我們有了秦大哥，再屈單二哥也遷到我這裏來。多是心腹弟兄，熱烘烘的做起來。難道輸了瓦崗。翟大哥做得皇帝，難道秦大哥單二哥做不得皇

帝。坐中見說，都大笑起來。衆人歡呼暢飲，直到月轉花稍，到了次日起來。大家坐在堂中閒談，只見囉囉進來，道：瓦崗差人來，要見單大王的。雄信忙叫手下引他進來。不一時一個囉囉進來說道：徐大王有密報，一時差小的送來與單大王。單雄信拆開接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昨細作探得東郡有旨，命河南討捕大使斐仁基，領兵二萬，協同山東討捕大使張須陁，會勦李密王伯當叛犯黨羽，并究窩藏秦瓊密拿殺官殺吏重犯，嚴緝家眷巢穴。將來彼此兩家，俱有兵馬來臨。兄速歸寨商議大敵。尤程兩兄處亦當預計。叔寶見渴欲一見，不及另札，如得借來更妙。專候專候。雄信把字朗念了一遍。衆皆大驚。程知節道：愁他則甚。等他們來時，爽利混殺他娘一陣。秦叔寶道：知節，兄你不要小觀了。事體那張須陁勇而有謀，斐仁基又是一員宿將。况又兼兩萬官兵，排山倒海的下來。如今這裏山寨，連羅士信兄弟，止不過四人。單二哥與潤甫兄家眷，都在瓦崗。自然要回寨去照顧的了。這幾個人作何佈置。尤俊達道：前日翟大哥原有書來，招我們去。因秦單二兄未來，故此我們不肯。今單二哥家眷已在瓦崗，秦大哥與太夫人又在這裏，何不兩處并爲一處。隨你大小緩急，多有商量了。叔寶道：好便好，但未知瓦崗房屋可有得餘。雄信道：一到山寨，就叫他們在寨後蓋起四五十間房子。山前增了水城烟樓，倉庫牆垣，重新修理齊整。不要說三家，家眷就是住幾房，也安放得下。程知節道：既如此說，要我

們去收拾就去。雄信對賀潤甫道：兄可先回寨去，通知戀功弟兄，同三兄家眷到寨便了。潤甫見說，隨即起身，尤俊達與程知節、秦叔寶，帶了家眷，收拾了細軟金帛糧草，率領了部下約有二千餘人，大隊并入瓦崗寨中去。正是

猛虎添雙翼，蛟龍又得雲。

再說翟讓、李密二支人馬，殺兵占城，劫商據地，在河南地方，勢甚猖獗。時張須陁尚在平原，因二三日不見秦叔寶來，只道他身子有恙，着樊建威到他營中來看他。守營兵回道：秦爺兩日前，張老爺差他去緝探盜情，未回。樊建威忙去通報了張通守。張通守道：我疑時差他，這又奇了。正說時，齊州申文已到，拆開一看，須陁老大吃驚，忙騎着馬，同唐萬仞、樊虎到叔寶營中。直至中軍帳，只見案上有書一封，張通守折開細看，大驚道：原來他與宇文述結仇，遭他陷害不過，竟自去了。可惜這人有勇有謀，是我對手。如今他去了，如何是好？回到營中，一面委官到齊州安撫，忽隋主有旨，調他做了滎陽通守，要他捕清，只得帶了樊虎、唐萬仞，并部下人馬到滎陽上任。樊唐二人雖是公門出身，本領怎及得叔寶。因他兩個也是有義氣的漢子，所以與叔寶相知。張須陁做郡丞時，就提拔他屢次建功。這番沒了叔寶，就做了心腹，思量要掃清翟讓，如何翟讓驍勇過人，竟掄過了一軍，帶領了千餘人馬，打破了金堤關，直抵滎陽城。掠時翟讓正在外城各門分頭殺擄，不防張通守與樊唐二人各領精兵五百開門一齊殺出，翟讓雖勇

常不起須陁一條神槍，神出鬼沒，卮元真、李如珪，早先敗退。翟讓被樊虎、唐萬仞二路夾攻，只得放馬逃遁。被張須陁趕殺了十餘里，虧得李密王伯當大隊兵馬到來，須陁方收兵回去。到了次日，李密定計，將人馬四面埋伏，着翟讓去引誘張須陁兵馬。至大海寺旁，忽聽林子裏喊聲四起，李密王伯當王當仁，衝將出來，後有翟讓、卮元真、李如珪將須陁兵馬，聚住中間，樊虎見部下人馬漸漸稀少，須陁身先士卒，身上早中幾槍，征衫血染，猶奮力望李密衝來。樊虎與唐萬仞、李密當年，在秦叔寶家中，雖曾識面，到這性命相關之處，也顧不得了，幫着須陁一齊殺出重圍。萬仞却又不見了張須陁，待我還去救他出來。樊虎與張須陁殺入齊萬仞已被賊兵截住了幾槍，漸漸支架不住。張須陁見了，慌忙直衝進去，槍挑了幾人落地，殺出重圍。樊虎却又不見了張須陁，吩咐部下且護送他回去。城我再尋樊爺回來，不然斷不獨歸。時須陁身子已發狠，但他愛惜人的意氣重，不願自己復入重圍，豈知樊虎已被坐馬前失，跌下來，被人馬踏死。那裏尋得出。李密先時也見樊唐二人在須陁身邊，有個投鼠忌器之意，故不傳令放箭。今見須陁一人，便四下裏箭如飛蝗，須陁雖有盔甲，如何遮蔽得來，可憐一個忠貞勇敢為國為民的張通守，却死在戰場之中。正是

渭水星沉影

雲臺事已空

翟讓、李密射死了張須陁，大獲全勝。時丙黃韋城雍丘，都

有兵來歸附。李密差人去到瓦崗報捷。衆豪傑聞報。都撫掌稱善。獨叔寶聞張須陁戰死。禁不住潸然淚下。想道。他待我有恩有德。原指望我與他同患難。共休戚。密疏爲我辨白。何等恩德。不料生出變故。我便棄他逃生。令他爲人所害。想他沙場暴露。尸骨不知在於何處。便起身對雄信道。單二哥。弟自到此處。并不曾見。霍大哥恐無此理。弟今特往黎陽。與他一面。就會王李二兄。未知可否。想功。道。要去。我們打夥兒同去。如今郡縣都來歸附。他那裏這幾個。人也料理不來。須得我們去方妥。這裏寨柵完固。只消一二個兄弟看守便夠了。尤俊達原是富戶快活人。留他與連巨異守寨。照管家屬。單全陞他做了總領。管轄山上。嘯日。夜巡視柵欄。日用置買。俱是他調度。吩咐停當。大家辭了母妻。徐懋功。齊國遠。程知節。賈潤甫。做了前隊。單雄信。秦叔寶。羅士信。做了後隊。俱輕弓短箭。帶領人馬。離了瓦崗。將到鄭州地方。只見哨馬報。霍大王兵到。原來霍讓同李密攻下汜水中牟各縣。得了無限子女玉帛。要回瓦崗快活。故與李密分兵先回。兩軍相見。霍讓久聞秦叔寶大名。極加優待。單雄信問起知霍讓有歸意。便道。霍大哥。我們若只思尋作賊。終身得些金帛子女。守定瓦崗罷了。若要圖王定霸。還須合著玄邃。佔據州縣。纔是霍讓見說。也還未聽。只見哨馬報說。李爺收了韓城各處地方。得了許多金帛。李爺開得衆位大王下山來。叫小的稟上單大王。說有一位秦爺。如在路乞單大王速邀至軍前一會。雄

信道。曉得了。因此霍讓心癢。仍舊回兵去與李密相合。路經黎陽。秦叔寶先差連明。打聽張須陁尸首。都下。感他恩德。已草棺殮。并樊虎尸棺。都停在大海寺內。叔寶對單雄信道。煩兄致意霍大哥。請諸兄先行。弟還要在此逗留幾天。雄信會意。說了衆人都已先行。獨雄信同着叔寶與羅士信。到了次日。叫手下備了豬羊祭儀。同衆人到大海寺中來。只見廊下停着兩口棺木。中間供着一個紙牌位。上寫。隋故黎陽通守張公之位。側首上寫。隋死節。偏將齊郡樊虎之柩。秦叔寶與羅士信。不勝傷感。連雄信亦覺慘然。三人正在嗟嘆之時。忽見外邊許多白袍白帽。約有四五。十人。擁將進來。羅士信看見。不知什麼歹人。忙拔刀在手。喝道。你們爲何率衆在此。衆兵衛道。小的們感故主的恩情。在這裏守靈。守過了百日。方敢散去。今日曉得秦爺來祭奠。故來參見。叔寶叫他們起來。住著。想道。兵卒小人。尚且如此。我獨何人。又敢背義。忙叫左右把身上袍蓋。盡換了孝服。時祭儀已擺列停當。叔寶同士信痛哭祭奠。衆兵士俱扒在地上。大慟聲聞於外。單雄信亦備分子。弔拜。正在忙亂之時。只見外邊走進一人。頭裹麻巾。身穿孝服。腰下懸一口寶劍。滿眼垂淚。跟著兩三個伴當。望著靈幃前走來。那些帶孝的兵衛。站在傍邊。說道。唐爺來了。叔寶仔細一認。見是唐萬切。把手向他一舉。道。唐兄來得正好。豈知唐萬切只做不見。也不聽得。昂然走到靈前。大慟。敲著靈桌。哭道。公生前正直。死自神明。我唐萬切本係一個

小人承公拔職於行伍之中。設之資俸之上。數年已來。分  
燠寒。解衣推食。公之德可謂厚矣。至矣。雖公之愛重者。  
尚有人。而我二人之鑿拔者。則惟公。蒙公能安我於生地。  
而自死於陣前。我亦安敢昧心。而偷生於公死後。叔寶站  
在一傍。聽他頭說。一頭哭。後邊句句譏諷。到他身上來。  
此身如負芒刺。又不好上前來勸他。連雄信手下兵卒。無  
不掩淚偷泣。雄信看見叔寶顏色慘淡。便要去勸住。唐萬  
仞只見萬仞把桌一擊。道。主公。你神而有靈。我前日不能  
陣前同死。今日來相從地下。說罷。只見佩刀一閃。响落在  
地。全身望後便倒。乘兵衛望見如飛上前來救。一腔熱血  
噴滿在地。叔寶見了。忙捧着尸首大聲叫道。萬仞兄。你真  
個死了。你真個相從恩公於地下了。我秦瓊亦與你一答  
兒去罷。忙在地上拾起劍來。要刎背後羅士信。一把抱住  
喊道。哥哥你忘了母親了。你劍付與手下取去。叔寶獨自  
哽咽哭泣。吩咐手下快備棺木殮殮。就停在張通守右邊。  
然後收拾祭儀。給與張通守兵衛領去。與雄信士信一齊  
回營。正是

蘆中不圖報 漂母豈疏名

總評 秦叔寶雖云不得已而從賊。然去得明白曉暢。非  
獨感恩知己而外。亦天性之忠良不昧耳。及母子相見。  
情景宛然。妙在程母數語。描出快人。而非此母不生此  
子。末後祭奠張須陀一段。迺寫三個忠魂。恍如活跳面  
前。令人起敬。

第四十六回 殺翟讓李密負友 亂宮妃唐公起兵

詞曰 榮華自是貪夫餌。得失暗相酬。戀戀蠅頭營營  
蝸角。何事能休。得機緣相左。談笑劍戟槍俎。  
戈矛功名安在一堆白骨三尺荒丘。右調青  
衫溼

天地間兩載人的甚多。處窮困落窶之時。其談心行事。登  
厚寬有情。春風四海。至富貴權衡之際。其立心做事。與前  
相違。時時要防人算計他。刻刻恐自己跌下來。這個毛病。  
十人九犯。總因天賦之性。見識學問。只得到這個地位。再  
說秦叔寶在大海寺。將張須陀并唐樊二人重新殮殮。擇  
地安葬。做幾日道場。然後同單雄信羅士信起行。拜到康  
城。與李密王伯當眾人相會了。聚舊慶新。好不快活。秦叔  
寶勸李密。用輕騎襲取東都。以為根本。然後徐定四方。翟  
讓遂依計。令前面裴叔方代領數個伶人役。前往打探  
山林險阻。關梁兵馬。不意被人覺察。拿住。三個人是翟讓  
奸細。留守文都府中。勘問將來斬首。止逃得裴叔方兩三  
個回來。一番緝探。倒作了東都添兵預備防守。還虧李密  
聽了秦叔寶同程知節羅士信輕兵掩襲。悄悄過了陽城。  
偷過了方山。直取倉城。翟讓李密陸續都到一個洛口倉。  
不煩弓矢。已為翟讓所據。李密開倉賑濟。四方百姓都來  
歸附。隋朝十大夫。不得意者。朝散大夫時德叡。宿城令祖  
君彥。亦來相從。時東都早已探知。越王侗傳令旨。差虎賁  
郎將劉仁恭。光祿少卿房前。募兵二萬五千。差人知會河

南討捕大使裴仁基。前後夾攻。會同倉城。不意李密又早料定。撥兵五支。把隋兵殺得大敗。劉仁恭房嗣僅逃得性命。裴仁基聞得東都兵敗。頓兵不進。李密聲名自此益振。翟讓的軍師賈雄。見李密愛人下士。著實與他相結。翟讓欲自立爲王。雄卜數哄他不吉。李密說道。他是蒲山公將軍。姓翟。翟爲澤。蒲得澤而生。數該如此。民間謠言道。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團裏。勿浪子。誰道許桃子。是說的逃走李氏之子。皇后二句。說隋主在揚州。宛轉不回。莫浪語。誰道許是個密字。因此翟讓與衆計議。推尊李密爲魏公。設壇卽位。稱永平元年。大赦行文。稱元帥府。拜翟讓上柱國。司徒。東郡公。徐世勳左翊衛大將軍。單雄信右翊衛大將軍。秦叔寶左武侯大將軍。王伯當右武侯大將軍。程知節後衛將軍。羅士信驃騎將軍。齊國遠李如珪王當仁俱虎賁郎將。房彥藻元帥府左長史。郟元真右長史。潤甫左司馬。連巨真右司馬。時隋官歸附。鞏縣榮孝和監察參謀。初時在羣盜中。白道是英雄。及見李密足智多謀。戰勝攻取。也就覺得不及。又聽了賈雄李英一干人。竟讓李密獨尊。自己甘心居下。後來有人趨承。百他威權。却有不肖之意。還有個見翟讓拜上柱國。榮陽公。更是一個粗人。他道是我家權柄。緣何輕與了人。反在他喉下取了一班幕下見李密這干僚屬。與頭自己去了。冷局也不免快快生出事來。所以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時若有在內調停。也可無事。爭奈單雄信雖是兩邊好的。

却是一條直漢。王伯當秦叔寶程知節。只與李密交厚。徐世勳是有纏綿的。怕在裏頭停處惹禍。一日翟讓把個新歸附李密的。鄒凌刺史崔世樞。要他的錢。將來因了。李密來取不放。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叫他來下棋。到遲杖了八十房彥藻破汝南回。翟讓問他要金寶道。你怎麼與魏公不與我。魏公是我立的。後邊事未可知。因此房彥藻那義期同司馬鄭頤勸李密剪除翟讓。李密道。想我當初實虧他脫免大禍。是我功臣。今遽然圖害。人不知他暴戾。反道我背義嫉賢。人不平我。這斷然不可。忽又想翟讓是個漢子。但恐久後被他手下人打就壞了。也是肘腋之患。鄭頤道。毒蛇螫手。壯士解腕。英雄作事。不顧小名小義。今貪能容之。虛名受誅夷之實禍。還恐噬臍無及。房彥藻道。翟司徒遲疑不決。明公得有今日。明公亦知此御之裴仁基。舊交在河南與監察御史蕭懷靜不睦。懷靜每尋覓要劾詐他。甚是不堪。潤甫與仁基是舊交。情地到他營中。說他同兒子裴行儼。殺了蕭懷靜。帶領全軍。隨賈潤甫來降魏公。魏公極其優禮相待。封仁基上柱國。河東公。行儼上柱國。絳郡公。李密領衆軍取了回洛倉。東都文書向江都告急。隋主差江都通守王世充。領江淮勁卒。向東都來。李密遣將抗住。秦叔寶去攻武陽。武陽郡姓元名寶藏。開得他見天下已亂。正英雄得志之時。所以仍就還俗。在寶藏幕下。寶藏道。李密兵正銳。秦瓊英勇素著。本部精兵。又赴



東都援救。何以抵敵。魏徵道：李密兵鋒，秦瓊英勇，誠如尊教。若以武陽相抗，似以杯水塞河。明公還須善計，以全一城士民。寶藏道：有何善計？只有歸附，以全一城。足下可速具降箋，赴軍前一行。叔寶兵到，得與魏玄成相見。故人相遇，分外欣喜。歡笑對玄成道：弟當日已料先生，斷不以黃冠終。果然因問武陽消息。魏徵道：郡丞元寶藏，今得順天。願全城歸附，不煩故人兵力。叔寶道：這是先生贊襄之力，可附魏公麾下。進此降箋。留飲帳中。敘話。叔寶又做一個稟啓，說魏徵有王佐之才，堪居帷幄。要魏公重用。因此魏公得秦瓊、魏徵，遂留徵在帥府爲文學參軍。記室元寶藏爲魏州總管。今說翟讓本是一個一勇之夫，無遲疑必爲所先。明公大意，以爲他粗人，不善謀人，不知粗人膽大手狠，作事取毒。李密道：諸君這等善爲我謀，須出萬全。次日，李密置酒，請翟讓并翟宏摩侯斐仁，若干都孝德同宴。李密吩咐將士，須都出營外伺候。只留幾個在此服役。衆人都退。只剩房彥藻、鄭元暉、陳設酒席。翟讓司馬府士儒信，與左右還在房彥藻向前稟道：天寒司徒感從，請與酒食。李密道：可倍與犒賞。左右還未敢去。翟讓道：元帥既有犒賞，你等可去外領衆人叩謝而出。只有李密麾下壯士蔡連德，帶刀站立。閒話之時，李密道：近來得幾張好弓，可以百發百中。叫取來送與列位看。先送與翟讓道：是八石弓。翟讓道：只有六石。我試一開。離座扯一個滿弓，弓纔滿。早被那連德拔出刀，照腦後劈倒在地。吼聲如牛，可憐百

戰英雄。頃刻命消三尺。時單雄信、徐懋功、齊國遠、李如珪、邵元真五人，在賈司馬署中赴宴會。正在銜杯談笑之時，只見小校進來報道：司徒翟爺被元帥砍了。雄信見說，吃了一驚。一隻杯子落在地上道：只是什麼緣故？就是他性子暴戾，也該寬恕他。想當初同在瓦崗起義之時，豈知有今日。邵元真道：自古說兩雄不能棲。此事我久已料其必有。徐懋功道：日前舉事之人，那個認自己是雌的？只可惜李如珪道：可惜那個懋功道：不可惜翟兄，只可惜李大哥。賈潤甫點頭會意。正在議論之時，見手下進來說：外邊有一故人，說是要會李爺的。李如珪走出去，攜著一個人的手來，說道：單二哥，又是一個不認得的。在這裏。雄信起身一認，原來是賈海。大家通名敘禮過了。杜如晦對徐懋功道：久仰徐兄大才，無由識荆。今日一見，足慰生平。徐懋功道：弟前往寨中，晤劉文靜兄，盛稱吾兄文章經濟，才識敏達。世所罕有。今日到此，弟當避避三舍矣。無信道：克期兄還是涿州張公議處會著。直至今，不得相晤。使弟輩時常想念。今日甚風吹得到此。杜如晦道：弟偶然在此經過，要會叔寶兄，不想他領兵武陽去了。因打聽如珪兄在這裏，故此來走望。那曉得單二哥與諸位賢家多在這裏。所以魏公不多幾時，幹出這般大事業來。將來麟閣功勳，都被諸兄占盡了。單雄信喟然長嘆道：人事否泰，反復無常。說甚麟閣功勳。聞兄出仕隋家，爲涇城尉，爲何事被戮。如晦道：四方擾攘之秋，戀此升斗之俸，被奸吏作馬牛，豈成

大器之人。大家又說了些閒話。辭別起身。李如珪拉杜如晦齊國遠。到自家設酒肴細酌。杜如晦道：「弟剛纔走到帥府門前經過，見人多聲雜，不知有何事。」齊國遠口直說道：「沒什麼大事。聽說帥府衙門殺了一個人，拉不知今日殺了甚人。」李如珪只得將李密與翟讓不睦，以至今日殺害。當初在瓦崗時，李玄邃、單二哥哥與齊兄都是翟大哥請來，弄成一塊。今日聽見他這個結局，眾人心裏多有些不自在。杜如晦道：「怪道適纔維信顏色慘淡，見弟覺得冷落。說道他做了官了，以改常，不意有些事在心。若然玄邃作事，今與昔異，太覺忍心。諸兄可云尚未得所，猶在几上之肉。齊國遠道：「我們兩個兄弟，又沒有家眷牽帶，光著兩個身子，有好的所在，走他娘，管他們什麼鳥帳。」杜如晦道：「有便有個所在，但恐二兄不肯去。」二人齊問：「何所在？」杜如晦道：「弟今春在晉陽劉文靜署中，會見柴嗣昌與弟相親密，說起叔寶與二兄當年長安會得，豪爽英雄，甚是獎賞。曉得二兄嘯聚山林，托弟來密訪，即日他令岳唐公欲舉大事，要借重諸兄，不意叔寶正拜玄邃幹功，二兄倘此地不適意，可同弟去見柴兄，倘得事成，亦當共與富貴。况他舅子李世明寬仁大度，禮賢下士，兄等况是舊交，自當另眼相待。」齊國遠道：「我是要去的。」在別人項下取氣，不如在山寨裏做強盜快活。正說着，地裏一人闖進來，把杜如晦當胸扭住，說道：「好呀，你要替別人家做事，在這裏來打合人去，扯你到帥府裏去。」杜如晦嚇得顏色頓異，齊

國遠見郝孝德，便道：「不好了，大家厮并了罷。」即忙要拔刀向前，郝孝德放了手，哈哈大笑道：「不要二兄著急，剛纔所言，弟盡聽知。弟心亦與二兄相同，若能挈帶，生死不忘。弟前日聽見魏玄成說，途遇徐洪客兄，說真主已住太原，玄邃成得其事，如今這樣舉動，翟兄尚如此。我輩真如敝屣，友李如珪道：「郝兄議論爽快，但我們怎樣個去法？」郝孝德道：「只個不難，剛纔哨馬來報，說王世充領兵到洛北，魏公明日必要發兵，到那時二兄不要替他成敗，領了一支兵，竟投擄縣去。那個來追你？」李如珪道：「妙，郝孝德問杜如晦道：「兄去此將欲何往？」如晦道：「此刻歸寓，明日一早動身，即往景陽去矣。」孝德又問道：「尊寓下何處？」如晦道：「南門外徐誦陳家。」孝德拱一拱手，竟自去了。杜如晦見孝德辭去，心中孤疑，與齊李二人，叮嚀了幾句，也便辭去出門。比及如晦到寓時，郝孝德隨了兩個伴當，早先到了徐家店裏了。杜如晦見郝孝德鞍馬行囊齊備，不勝怪異，道：「兄何欲去之速？」郝孝德道：「魏公性多疑猜，遲則有變。弟知帥府有旨，明日五鼓齊將，就要發兵了。此刻往頭裏走去，爲安。」大家在店用了夜膳，收拾上路，往晉陽進發。行了幾日，來到蔚州舞陽村地方，一個大村落裏，時值仲冬，雪花漂漂，見樹影裏一個酒帘挑出。郝孝德道：「克明兄，我們這裏吃三杯酒，再走何如？」杜如晦道：「使得，到了店門首，兩人下馬進店坐定，店家捧上酒肴，吃了些麵和餅火酒，耳邊只聽得叮叮噹噹，敲棰聲响，兩人把牲口在那裏上料，轉過灣頭，只

見大樹下一個大鐵作坊。三四個人都在那裏熱烘烘打鐵。樹底下一張桌子擺著一盤牛肉。一盤炙鵝。一盤饅饅。而南板凳上坐著一大漢。身長九尺。膀闊二停。滿部鬍鬚。面如黑色。目若朗星。威風凜凜。氣宇昂昂。左右坐著兩個。一人執著壺。一人捧著碗。滿滿的斟上。奉與大漢。也不推辭。大咀大嚼。旁若無人。一連吃了幾杯酒。忽撒髯大笑道。人家借債。向富戶那移。你二兄反要窮人索取。人家借債。是債主寫文券約。你二兄反要放主書帖契。豈不是怪事。右手那人說道。又不要兄一兩銀子。只求一個帖子。便救了我的性命了。如飛又斟上酒來。那大漢道。既如此說。快取紙筆來。待我寫了再吃酒。省得吃醉了酒。寫得不好。二人見說。忙向胸前取出一幅紅箋來。一人進屋裏取筆硯。放在桌上。右手那人便磕下頭去。那大漢道。莫拜莫拜。待我寫就是。拿起筆來。便道。叫我怎樣寫。快念出來。那兩個道。只寫上尉遲恭支取庫銀五百兩正。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日。票給大漢。提起筆來。如命直書完了。把筆擲桌上。又哈哈大笑。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也不謝聲。竟躡進對門作坊裏去了。又去收拾了杯盤。滿面欣喜。向東而行。杜如晦趨近前舉手問道。二兄長方纔那個大漢。是何等樣人。二兄這般敬他。一個答道。他姓尉遲名恭。字敬德。馬邑人氏。他有二三千斤膂力。能使一根渾鐵單鞭。也曾讀過詩書。爲了考試不第。只見四方擾攘。不肯輕身出仕。他祖上原是個鐵作坊。因閒住在家。開這作坊過活。杜如晦道。剛

纔二兄求他帖兒。做什麼。二人道。只個話長。不便告訴。請別了。杜如晦見這一條好漢。向無人用他。要想住在這個村裏。盤桓幾日。結識他。屬於唐公。無奈郝孝德催促上路。又見伴當牽著牲口求尋。只得上馬。心中有一個尉遲恭罷了。正是

但識英雄面 相看念不忘

如今却說唐公李淵。自從忤觸隋主。虧得那女婿柴紹。不惜珍珠寶玩。結交了隋主一班佞臣。營求到太原來。只求尋常公子。鮮衣駿馬。耽酒漁色。三子玄霸早卒。四子元吉。極是機謀狡猾。却不是霸王之才。只有次子世民。是在永福寺生下的。年四歲時。有書生見而異之。曰。龍鳳之資。天日之表。年至弱冠。必能濟世安民。言畢而去。唐公懼其語洩。使人欲追殺之。而不知其所往。因以爲神。採其語名曰世民。自小聰明天縱。識量異人。將門之子。兵書武藝。自是常事。更喜的書史。好的是結交。公子家不能揮金如土。他只是將來結客。輕財好士之名。遠近共聞。最相與的一個是武功人氏。姓劉名文靜。現爲晉陽令。此人飽有智謀。才兼文武。又有池陽劉宏基。妻族長孫順德。都是武勇絕倫。不是如今執符之子。見天下荒荒。是真主之資。私自漢高自命。會李密反。劉文靜因坐李密屬。繫太原獄。世民私入獄中視之。文靜喜。以言挑之道。今天下大亂。非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道。安知其無人。但不識人耳。我來

有汝者。非比兒女子之情。以念道相。別欲與君計議大事。耳。文靜道。今隋主巡幸江淮。兵填河洛。李密圍東都。盜賊蜂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而用之。投機會振臂一呼。四海不足定矣。目今太原百姓。皆避盜入於城內。文靜爲令數年。熟識豪傑之士。一旦收集。可得數十萬人。加以晉公所掌之兵。復加數十萬。一令之下。誰不願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及過半殺帝業。成矣。世民笑道。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客賓訓練士卒。伺即便舉。過月餘。文靜得脫於獄。世民將發。恐父不從。與文靜計議。文靜道。尊公素與晉陽宮監裴寂相厚。無言不從。激其行事。非此人不可。世民想此事不好出口。夾他。曉得裴寂好吃酒賭錢。便從這家打入。與他相好。即出錢數萬。囑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伴輸不勝。後寂知是世民來。意大喜。與世民亦親密。世民遂以情告之。密慨然許諾。道事盡在我。旦夕思想。忽得一計。徑入晉陽宮來。正值張尹二妃。在慶雲亭前賞玩臘梅。見裴寂道。臣來亦欲折花以樂耳。張夫人笑道。花乃夫人所戴。於汝何事。裴寂道。夫人以爲男子不得戴乎。愛欲之心。人皆有之。但花雖好。止可閒玩。以供粉飾。醫不得人的寂寞。禦不得人的患難。尹夫人笑道。汝且說得寂寞。禦得患難的是何事。裴寂道。隋室荒亂。主上巡幸江都。樂而忘返。代主幼小。國中無主。四方羣雄競起。稱孤道寡者甚多。近報馬邑校尉劉武周。據汾陽宮。稱爲可汗。甚是利害。汾陽與太原不遠。倘兵至此。

誰能禦之。臣雖爲副守。智微力弱。難保全軀。汝等何以得安。二妃驚道。似此奈何。果如所言。吾姊妹休矣。裴寂又道。今臣來有一計。與夫人商議。不惟可以保全。并送一套富貴。尹夫人道。富貴安敢指望。只求免禍足矣。裴寂道。留守李淵人馬數萬。其子世民英雄無敵。結納四方豪傑。要舉大事。恐淵不從。未敢輕動。我料天下不日定歸此人。汝二人永處深宮。終宵寂寞。已有年矣。何不乘此機會。待事於淵。可以轉禍爲福。非嬪卽后。富貴無比。豈不美。張夫人道。向見唐公久懷此志。只是姊妹不好與汝啓口。但恐唐公秉忠。見拒。事洩無成。奈何。裴寂道。只患二夫人心不堅耳。堅則何愁不成哉。二夫人見說。一時笑逐顏開。道。若得事成。君之深恩。吾姊妹終身不忘。但不知計將安在。裴寂向二夫人附耳道。只須如此而行。何患不從。二夫人點頭。唯唯。次日裴寂設席晉陽宮。差人來請唐公。少刻卽至。二人相見。入席坐定。裴寂並不提起世民之事。只勸酒。唐公大醉。裴寂道。聞酒難飲。有二美人。欲叫來。佑明公一暢可乎。唐公笑道。知己相對。正少此耳。有何不可。裴寂叫左右去喚。不多時。只聽得環珮叮啷。香風馥郁。走出兩個美人來。生得十分佳麗。唐公定睛一看。果然正是。

花嬌柳媚玉生春

何處深宮忽豔粧

自是塵埃識天子

故人雲雨惱襄王

二美人到了筵前。隨向唐公參見了。唐公慌忙還禮。裴寂就叫取兩個坐兒。坐在唐公左右。唐公酒後糊塗。竟不問

來歷。見二美人色艷。便放量快飲。二美人曲意奉承。裴寂再三勸。唐公不覺大醉。裴寂離席。獨出。唐公又飲了數杯。立脚不定。美人扶掖定睡。醉眼模糊。那辨得甚麼宮中府中。正是

花能索笑酒能親 更有蛾眉解誤人

莫笑隋家浪天子 乘時豪傑亦迷津

唐公一覺醒來。忽想起昨晚之事。心下驚疑。又見臥在龍牀之上。黃袍蓋體。驚問道。汝二人是誰。二美人笑道。大人休慌。妾二人非他。乃宮人張妃尹妃。唐公大驚。道。宮闈貴人。焉可同枕席。忙要披衣起來。當下二美人道。聖恩南幸。不回。羣娥並起。裴公屬意大人。故令妾等私侍。以為異日之計。唐公嘆恨道。裴玄真誤我。起身出來。走到殿前。裴寂迎將進來。說道。深宮無人。何必起得這等早。唐公道。雖則無人心實。驚悸不安。裴寂道。英雄為天下。那裏顧得許多小節。叫左右取水梳洗。唐公梳洗已畢。裴公又看上面來。飲過數杯。裴寂因說道。今隋主無道。百姓窮困。豪傑並起。晉陽城外。皆為戰場。明公手握重權。令郎陰蓄士馬。何不舉義兵。伐夏救民。建萬世不朽之業。唐公大驚道。公何出此言。欲以滅族之禍加我耳。李淵素受國恩。斷不變志。裴寂道。當今上有嚴刑。下有盜賊。明公若守小節。危亡有日矣。不若順民心。興義兵。猶可轉禍為福。此天授公時。幸勿失也。唐公道。公慎勿再言。恐有洩漏。取罪非輕。寂笑道。昨日以宮人私侍明公者。惟恐明公不從。故與令郎斟酌。為

此急計耳。若事發當並誅也。唐公道。我兒必不為此。何陷人於不義。語言未了。只見旁邊閃出一人。頭帶束髮金冠。身穿緞花繡襖。說道。裴公之言。深諳時務。大人宜從之。唐公聽得此言。見是世民。輕口惹事。只得作怒道。你免禍。世民道。無懼。要拿送我。我不敢辭。父親罪必難免。若不舉義。何以動為。唐公嘆道。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為國。唐公怕地。差人到河東去。喚建成元吉到太原團聚。正好放心做事。只說廢昏立明。尊立煬帝。鎮守長安。代王為天子。是為恭帝。禪位於唐公。於是李淵即皇帝位。即住於太原。建成元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元吉齊王。命秦王與師討賊。自己撥兵入關。正是

水映朱旂赤 戈搖雪朗明

長虹接空起 天際落神兵

總評 李密不殺翟讓。事之成敗。尚未得料。一盤棋局。獨失此著。令衆豪傑離心。以致無成。言後來歸唐。復叛行徑。真庸流也。何足言乎。尉遲恭德出處。雖屬平常。其氣概。自覺卓犖不羣。

第四十七回 看瓊花樂盡隋終 殉死難香銷烈見 興衰如九轉光陰速 好景不終留 記北狩英雄

南巡富貴牙檣錦繡 到處遨遊忽轉眼 斜陽鴉噪晚 野岸柳啼秋 暗想當年追思往事一場好夢 半是揚州 可憐能幾日花與酒 釀成千古閒愁 慢道半生消受 骨脆魂柔 奈歡娛萬種易

窮盡愁來一日無了無休說向君如不信試看  
練繩頭右調風流子

禍福盛衰相爲倚伏最可笑把祖宗櫛風沐雨得的江山只博得自己些時朝歡暮舞的歡娛瓊室瓊基的賞玩到底甘盡苦來身不保落得貽笑千秋如今且將唐公李淵起兵之事按過一邊再說煬帝在江都無城中又造起一所宮院更覺富麗增了一座月觀迷樓九曲池又造一條大石橋煬帝日逐在迷樓月觀之內不是車中即是宮中任意淫蕩譬如一株大樹隨你枝葉撲疎根深蒂固若經了衆人剝削斧斤砍伐便容易衰落何況人的精力能有幾何怎當得這起妖妖嬈嬈宮中美人時刻狂淫煬帝到這時候也覺精疲神倦一日睡初起正在紗牕下看月寶絳仙撲蝴蝶裏子忽見一個內相來報蕃釐觀瓊花盛開請萬歲玩賞煬帝大喜隨即傳旨下宴在蕃釐觀宣蕭后與十六院夫人去賞瓊花不多時蕭后與十六院夫人俱宜到袁紫烟在寶林院養病不赴煬帝道瓊花乃是江南一種異卉天下再無二支朕從來不曾看見今日聞說此花盛開特召御妻與衆妃同去一賞怎不見沙妃子來朱貴兒道妾今日出院時沙夫人說趙王傷了些風想是這一個緣故不來清修院秦夫人點點頭兒煬帝道傷風小恙瓊花是不易看見的何不來走走朱貴兒道萬歲不曉得若趙王身子稍有不安全沙夫人即吃緊的相伴著他不敢行動煬帝喜道此兒得沙妃愛護方不負朕所托遂命起

覬自同蕭后上了玉輦十五院夫人及衆美人都是香車一齊到蕃釐觀進得殿來只見大殿上拱着三清聖像殿宇雖然宏大却東傾西壞聖像也都毀敗蕭后終是夫人家看見聖像便要下拜煬帝忙止住道朕與你乃堂堂帝后如何去拜木偶蕭后道神威赫赫有靈人皆賴其庇佑陛下不可不敬煬帝問左右瓊花在於何處左右道在後邊臺上原來這株瓊花乃一仙人道號蕃釐因談仙家花木之美世人不信他取白玉一塊種在地下須臾之間長起一樹開花與瓊瑤相似又因種玉而名故取名叫做瓊花因後仙人去了鄉里爲奇造這所蕃釐觀以紀其事近來此花有一丈多高花白雪白蕊嫩團團就如仙花相似香氣芬芳異常馥郁與凡花俗卉大不相同故撞了江都一個大名時煬帝與蕭后纔轉過後殿早望見高臺上瓊堆玉砌一片潔白異香陣陣撲面飄來煬帝大喜果然名不虛傳今日真見所未見矣正要下花去細玩豈知事有不測纔到臺邊果然花叢中捲起一陣香風甚是狂驟宮人太監見大風起忙用掌扇御蓋團團將煬帝與蕭后圍在中間正直風過方纔展開煬帝抬頭看花只見花飛蕊落雪白的堆下一地枝上要急時一瓣一片却也沒有煬帝與蕭后見了驚得痴呆半晌大怒道朕也未嘗看見明白就落得這盤模樣殊可痛恨回頭見錦蓬內賞花筵宴安排得齊齊整整兩邊簇擁著笙歌舞甚是興頭無奈瓊花落得乾乾淨淨十分掃興煬帝看了這般光景不

勝惱恨道。那裏是風吹落。都是妖花作祟。不容朕見。不盡根砍去。何以洩胸中之恨。隨傳旨叫左右砍去。衆夫人勸道。瓊花天下只有一根。留待來年開花正賞。若砍去便絕了此種。煬帝怒道。朕親觀天子。既看不得。却留與誰看。今且如此。安望來年便絕了此種。也無甚事。連聲叫砍。太監誰敢違拗。就將儀仗內金爪鉞斧一齊砍伐。登時將天上少世間稀的瓊花。連根帶枝都砍得乾淨。煬帝也無興飲酒。遂同蕭后上殿與衆妃子回到苑中去了。煬帝對蕭后道。朕與御妻們下龍舟遊九曲河。如蕭后道。天氣晴明。湖光山色。必有可觀。煬帝分付左右擺宴在龍舟。去遊九曲。這是一行扈從。都迎進苑中。煬帝與蕭后衆夫人等。下龍舟一頭飲。一頭遊覽。東撐西蕩。遊了半日。無甚興趣。那煬帝叫停舟起岸。大家上船慢慢的遊到大石橋來。時值四月初旬。早已一灣新月斜挂柳梢。幾隊濃陰。平鋪照水。煬帝與蕭后的轎。到了橋上。那橋又高又寬。都是白石砌成。光潔如洗。兩岸大樹覆蓋。橋下五色金魚。往來游泳。煬帝因瓊花落盡。受了大半月煩悶。今看這段光景。宛如吃了一帖清涼散。心中覺得爽快。便叫停轎下來。取兩個錦墩。同蕭后坐定。叫左右將錦繡備滿。衆夫人坐定。擺宴在橋上。煬帝靠著石欄杆。與衆夫人說笑飲酒。衆夫人道。此地甚佳。不減畫上平橋。景致蕭后問此橋何名。煬帝道。沒有名字。夏夫人道。陛下何不就叫今日光景。題他一個名字。留爲後日佳話。煬帝道。說得有理。低頭一想。舉週遠數

了一遍。說道景物因人而勝。古人有七賢鄉。五老堂。皆是以人數著名。朕同御妻與十五位妃子。連朱貴兒袁寶兒。吳絳仙薛治兒。香娘安娘。月寶七個。共是二十四人在此。竟叫他做二十四橋。豈不妙哉。大家都歡喜道。好個二十四橋。足見陛下無偏無黨之意。遂奉上酒來。煬帝十分暢快。連飲數杯。便道。朕前在影枝院。聞得花妃子譜笛的聲。嘹唳令人襟懷疎爽。何不吹一笛與朕聽。梁夫人道。笛聲必要遠聽。更覺宛轉。悠揚。狄夫人道。宵來在夏夫人院裏。望見樓上。聽得李夫人與花夫人兩個。一個吹一個唱。始初向覺笛是笛。歌是歌。聽到後邊一回兒。像盡是歌聲。一回兒。盡是笛聲。真聽得神怡心醉。蕭后道。這等好勝會。你們再不來挈我。煬帝問道。他歌的是舊曲。夏夫人道。是沙夫人近日做的一隻北罵玉郎。帶上小樓。却也虧他做得甚好。煬帝喜道。妃子記得麼。試念與朕聽。看通與不通。夏夫人念道。

小院笙歌春晝閒。恰是無人處。整翠鬟。樓頭吹徹玉笙寒。注沈檀。低低語。影在秋千。柳絲長。易攀。柳絲長。易攀。玉鈎手。捲珠簾。又東風乍遠。又東風乍遠。閒思想。朱顏凋換。幸不至。淚珠無恨。知猶在。玉砌雕闌。知猶在。玉砌雕闌。正月明。回春首事。闌珊。一山兩重山。想及依然沒亂煞。景許多愁。向春江怎見。

煬帝聽了。喟然道。沙妃子。竟是個女學士。做得這等樣情。文筆至左右。快送兩杯酒。與李夫人。花夫人。飲了。到東橋

得月亭中。聽妙音。花李二夫人見聖意如此。料難却不得。只得吃乾了酒立起來。李夫人把狄夫人啾著一眼說道。都是你個搗斷人腸子的多嘴不好。便同花夫人下橋轉到得月亭中坐了。那亭又高又敞。在苑中。兩人把象板吹玉笛。發繞梁之聲。調律呂之和。真個吹得雲欲情空。唱得風回過。燭帝聽了。不住口贊嘆。時初七八裏。月光有限。燭帝道。樹影濃暗。我們何不移席到亭子上去。遂起身同蕭后。乘夫人慢慢聽曲而行。剛到橋亭。曲已奏終。二夫人看見忙出亭來。燭帝對花李二夫人道。昔出佳人口。聽之令人魂消。二卿之技可謂雙絕矣。宮人們忙排上宴來。燭帝叫左右快斟上酒來。與二位夫人。又對蕭后道。今日雖被花妖敗興。然此際之賞心樂事。比往日更覺頑得有趣。蕭后道。賴乘夫人助興得妙。燭帝道。月已沈沒。燈又厭。如何是好。李夫人微笑道。此時各帶一枝。狄夫人做的螢風燈。可以不舉火而有餘光。蕭后忙問道。螢風燈是什麼做的。狄夫人道。這是頑意。什麼好東西。聽這個嚼咀的。在陛下娘娘面前亂語。六月債還得快。燭帝笑道。好不好。快取來賞鑑賞鑑。狄夫人見說。只得對自己宮奴說道。你到院中去。滅糕內。把做完的螢風燈兒。盡數取來。又叫衆宮監把螢蟲盡數撲來。收在盒內。不一時。宮妃捧了一個金絲盒兒。呈與狄夫人。狄夫人把一支取起。將鳳舌挑開。捉二十個螢蟲放入。獻上燭帝。蕭后與燭帝仔細一看。却是蟬殼做的翅翼。於風體相連。頂上五綵繡絨毛羽。鳳冠以

珊瑚紮就。口裏銜著一顆明珠。竟似一盞小燈。光映絳外。帶在頂上。兩翅不動。自搖。燭帝與蕭后看了一會。說道。妃子慧心巧思。可謂出神入化矣。蕭后道。果然做得巧妙。遞與宮人。插在頂上。尚有七八朵。狄夫人放入螢蟲。分送與衆夫人。夫人中先送過的。也叫人取來戴了。竟如十六盞明燈。光照一席。燭帝拍手大笑道。奇哉。螢蟲之光。大是有功。何不叫人多是取些流螢。放入苑中。雖不能如月之明。亦可光分四野。蕭后道。這也是奇觀。燭帝便傳旨。凡有宮人內監。收得一盞螢火者。賞絹一疋。不一時。那宮人內監。以及百姓人等。收了六七千盞。燭帝叫人賞了他們絹疋。就叫他們亭前亭後。山間林間。放箭起來。一霎時。望去。恍如萬點明星。燦然碧落。光照四圍。燭帝與衆夫人看了。各各鼓掌稱快。傳杯弄盞。直飲到四鼓回宮。如今漫提燭帝在宮苑日夜荒淫。却說宇文文化。及是宇文述之子。官拜右屯衛將軍。也是個庸流。兄弟智及。是個兇狡之徒。當燭帝無道時。也只隨波逐浪。混賬過日子。故子東巡西狩。直至遠征高麗。東營西建。丹陽起建宮殿。也不諫一句。臨了到盜賊四起。要征伐徵調。却做不來。要巡幸供饒。看看不給。君臣都住在江都。任他今日失一縣。明日失一城。今日失一倉。明日失一廩。君也不知。臣也不說。只圖挨一日。是一日。及至有報來說。李淵反了。要起兵殺入江都。那時隨駕這些臣子。都是沒主意的。先是郎將竇賢。領本部逃回關中。隋主聞知。差兵追斬。這一殺到不好了。在江都要餓



死。回關中裏殺死。在死中求生。只須要尋出個計策來。時  
 虎賁郎將司馬德賤。元禮直閣裴虔通。內史舍人元敏。虎  
 牙郎將趙行樞。應揚良孟。秉勳侍楊將士。公同商議道。我  
 們一齊都去。自然沒兵來追我們。就追我們。也不怕了。這  
 幾個人。還不過計議逃走。內中宇文智及。曉得此謀。便道  
 主上無道。威令尙行。逃去還恐不免。我看天喪隋家。英雄  
 並起。如今已有萬人。不若共行大事。這是帝王之業。大家  
 可以共享富貴。衆人齊聲道好。議定以化及爲主。司馬德  
 賤先召驍勇首領。說這舉動之意。衆皆允從了。先盜了御  
 廩中的馬。打點器械。化及又去了。經連司空魏氏。這事漸  
 漸喧傳。宮中苑中。都有人知道。時查娘侍宴。奏聞煬帝。煬  
 帝令折隋字。以卜趨避。查娘道。隋乃國號。有耳半掩。中間  
 工字。王不成。王。又無之定。定難走脫。又命折朕字。查娘道。  
 和左手發筆一豎於右。似淵字。目今李淵起兵。當有稱朕  
 之慮。若直說陛下。此月中亦只天人耳。煬帝怒道。你命當  
 盡在何日。命折查字。查娘道。命盡在今日。煬帝道。何以見  
 之。查娘道。查字十八日。更無餘地。今適當其期耳。煬帝大  
 怒。命武士殺之。自此再無人敢說。常照鏡道。好頸頸誰當  
 砍之。又仰觀天象。對蕭后道。外邊大有人圖儂。儂儂不失  
 長城公。汝不失爲沈后耳。如今且說王義久已曉得時勢  
 將敗。只恨自是外國之人。無力解救。只得先將家財散去。  
 結識了守苑太監鄭理。與各門宿衛。并字文手下將士。內  
 外親密。打聽他們。准在甚時候。必要動手。忙叫妻子姜亭

亭。跟一個小年紀的丫環。上了小空車。望苑裏來。那姜亭  
 亭。時常到苑的。無人敢阻攔。他便下車。與丫頭。竟到寶林  
 院中。只見清修院。奉文安院。狄綺陰院。夏儀鳳院。李四位  
 夫人。與袁寶兒。沙夫人。趙王。共六七個。在那裏圍著抹牌。  
 沙夫人看見了姜亭亭進來。忙問道。你坐了外邊消息。怎  
 樣個光景。姜亭亭道。衆夫人不見禮了。外邊事體。只在旦  
 夕。虧衆夫人。還在這裏閒坐。王義叫我進來。問沙夫人是  
 何主意。衆夫人聽見。俱掩面啼哭。惟沙夫人與袁寶兒不  
 哭。沙夫人道。哭是無益的。你們衆姊妹。作何行止。衆夫人  
 道。眼前這幾個。都是心腹相照的。聽憑姊妹指揮。他們前  
 夕。幾個說的。一年裏。頭聖上進院有限。甚恩情。東天也是  
 佛。西天也是佛。憑他怎樣來罷了。這句話。就知他們的圭  
 意了。管他則甚。沙夫人道。我沒有什麼指揮。我若沒有趙  
 王。生有生法。死有死法。如今聖上。既以趙王托我。我只得  
 把大事。指著姜亭亭道。靠在他賢夫婦身上。你們若是主  
 意定了。請各歸院去。快快收拾了來。衆夫人見說。如飛各  
 歸院去了。惟袁紫烟。熱識天文。曉得隋數已盡。久已假托  
 養病。其細軟。早已收拾在寶林院了。三人正在那裏算計  
 出路。只見薛治兒。直搶進院來。見姜亭亭。說道。好了。你也  
 在這裏。剛纔朱貴兒。叫我拜上沙夫人。外邊消息緊急。  
 今生料不能相見矣。趙王是聖上所托。萬勿有負。我想我  
 亦受萬歲深恩。本欲與彼相死。今因朱貴兒再三叮嚀。只  
 得偷生前來保駕。沙夫人道。我正與姜妹。打算七八個。怎

樣去法。薛治兒道：「這個人不防，貴妃與我安排停當，袖中取出一道旨意，乃是前日要差人往福建採辦建蘭的旨意，離寫因萬歲連日病酒，故未發出。貴姐如要保全趙王，悄悄竊來，付與治兒與夫人，商酌行動。」沙夫人垂淚道：「貴姐可謂忠貞兩盡矣。」正說時，只見四位夫人多是隨身衣服到來。沙夫人將治兒取來的旨意與他們看了，秦夫人道：「有了這道符勅，何愁出去不得？」袁紫烟道：「依我的愚見，還該分兩起走的纔是。」姜亭亭道：「有計在此，快把趙王改了女妝，將跟來的丫頭衣服與趙王先出去。」環改做小宮監，我與趙王先出去。」頭領衆夫人都改了妝，出去內相慢慢離院到家來，豈非是鬼神不知的麼？」那衆夫人道：「只是急切間，那裏去取七八付宮監衣服？」沙夫人道：「不勞你們費心，我久已預備在此。」開了箱籠，搬出十來套新舊內監衣服，襖帽。衆夫人大喜，如飛穿戴起來。沙夫人正要在那裏替趙王改妝，看了四位夫人，說道：「慚愧，你們臉上這些殘脂剩粉，猶在，怎好胡行走動？」衆夫人以都笑起來。亭亭見趙王改妝已完，日色已暮，沙夫人取個金盒兒，放在桌上，取花釵在內，與趙王挽了髮，姜亭亭對丫頭道：「停回你同衆夫人到家便了。」說了同趙王慢慢離院，將到院門口，上了車兒。原來王義見妻子進院去了，如飛來尋鄭理到家，去灌了他八九分酒，放他回來時，鄭理帶醉的站在院門首，看小太監翻斛斗，見姜亭亭的車兒，便道：「王奶奶回府去了。」剛纔咱在你府上大擾，姜亭亭道：「好說有慢。」鄭

理笑道：「這小姑娘又取了我們苑中的花去了。」姜亭亭道：「是夫人見惠的，說了放心前行，不過里許已到家中，王義看見趙王，叫妻子不要改趙王的妝束，藏在密室，自己如飛出門，到苑門打聽，只見七八個內監，大模大樣，丫頭也在內，大家會意，領到家中，忙收拾上路。各城門上，都是他錢財結識的相知，誰來阻擋他，比及掌燈時候，字文化及領兵動手，到掖廷時，王義領趙王衆夫人，已出禁城矣。再說煬帝平日間，怕人亂說，亂說的就要被殺，誰料今日至此地位，原覺情景慘同蕭后，殺在西閣中，相對浩嘆。一夜中，只聽得外邊喊聲震天，內監連連報說：「殺到內殿來，了屯衛將軍獨孤盛殺了，獨孤開遠也戰死了一所賊臣，捉住一個宮娥，嚇問隋主所在，那宮娥說在西閣中，裴度逼與元禮，經到西閣中來，聽得上面有人聲，知是煬帝，馬文舉就拔刀先砍衆人相繼而上，只見煬帝與蕭后並坐而泣，看見衆人，便道：「汝等皆朕之臣，終年厚祿重爵，只養汝等，有何虧負，爲此篡逆，裴度逼道：「陛下只圖自樂，並不體恤臣下，故有今日之變，只見背後轉出朱貴兒來，用手指定衆人說道：「聖恩浩蕩，安得昧心，不必論終年厚祿，只前日慮汝等侍衛多係東都人，久客思家，人情無偶，難以久處，傳旨將江都境內寡婦處子，搜到宮下，聽汝等自行匹配，聖恩如此，尚謂不體恤，妄思篡逆，耶煬帝接說道：「朕不負汝等，何汝等負朕。」司馬德戩道：「臣等實負陛下，但今天下已叛，兩京賊據，陛下歸已無門，臣等生亦無路，今日

臣節已虧，實難解悔，為願得陛下之首，以謝天下。朱貴兒聽了大罵道：逆賊焉敢口出狂言！萬歲雖然不德，乃天子至尊，一朝君父冠履之名分凍凍，汝等不過侍衛小臣，何敢逼朕乘輿，妄圖富貴，以受萬世亂臣賊子之罵名？斐虔通見說大怒道：汝賊廷賊婢，何敢巧言相毀？朱貴兒大罵道：背君逆賊，汝特兵權在手，耶！隋家恩澤在天下，天下豈無一二忠臣義士為君父報讎勤王之師一集？那時汝等碎死萬段，悔之晚矣。馬文學大怒道：淫亂賊婢，平日以狐媚蠱惑君心，以致天下敗亡，不殺汝何以謝天下？即便舉刀向貴兒臉上砍去，貴兒罵不絕口，跌到在地，可憐貴兒玉骨香魂，都化作一腔熱血。馬文學既殺了朱貴兒，一手執劍，一手竟來要扶煬帝下閣，只見封德彝走上門來，對司馬德戡道：許公有令，如此昏君，不必扶來見我，可急急下手。蕭后聽見，著實哀告衆人道：衆位將軍，主上實是不德，可看舊日爵祿面上，叫他讓位與衆位將軍，賜將軍閻門鐵券，將他降為三公，以畢餘生，未知衆位將軍以為可否？只見袁寶兒悠悠的走來，聽見蕭后千將軍萬將軍在那裏哭叫，向蕭后道：娘娘何苦如此？料想這些賊臣沒有忠君愛主的人在裏頭，肯容萬歲安然讓位？同娘娘及時行樂了，又對煬帝道：陛下常以英雄自許，至此何堪戀戀此軀？求這班賊臣人誰無死？妾今日之死於萬歲而前，可謂死得其所矣。妾先去矣。萬歲快來，馬文學忙把手去扯他，寶兒睜了雙眼，大聲喝道：賊臣休得近我，一頭說，一頭

把佩刀向項上一劍，把身子往上直豎，頂到樑上墮下來，項內鮮血如紅雨的，眾人噴來，一個妓女身軀直豎的靠，在窗櫺，蕭后看見，嚇得如飛奔下閣去了。煬帝見了心膽俱碎，喪虔通等便提刀向前要行弒逆，煬帝大叫道：休動手了！天子死自有死法，快取燒酒來，喪虔通道：燒酒不如鋒刃之速，何可得也？煬帝垂淚道：朕為天子一場，乞全屍而死。馬文學取白絹一疋進上，煬帝大哭道：昔風儀院李慶兒夢朕白龍繞項，今其驗矣。賊臣等遂叫武士一齊動手，將煬帝擁了進去，用白絹縊死時二十九歲，後人有詩

隋家天子繫情偏

只願風流不願仙

遺臭慢留千萬世

繁花拈盡十三年

就花嗜酒心頭病

滯粉沾香骨裏緣

却恨亂臣貪富貴

宮廷血濺實堪憐

總評 瓊花敗興，天宮弄巧，不意又接題橋聽歌，更覺宴樂賞心，而螢燈代火，真是匪夷所思。直至國破身亡，頓

使一朝英雄氣盡，幸有慷慨激烈許多夫人美人殉難

赴義，不枉一生在裙帶上用心。阿慶雖死，諒無遺恨。

又評 從來國破家亡之人，前乎煬帝者，指不勝屈，後乎

煬帝者，亦指不勝屈，但未有自知滅亡，不可收拾，而竟

流連荒亡者若此。煬帝曰：好頭頸，誰當砍之？嗟乎如此

夢夢，不過酒色之徒，安能享天下，讀史者誰惜之，而誰

憐之耶？朱貴兒被殺，袁寶兒之自刎，反覺過分，可謂非

烈婦人也。

第四十八回 遺巧計一良友歸唐 破花容四夫

人守志

詞曰 好道每見天公巧。知心自有知心報。看鶴禁沈冤。天涯路杳。誰恨知多少。黎陽鼓鼓連天噪。孤忠奇策存隋帝。一線雖延。名延破損。佛面重光好。右調雨中花。

自古知音必有知音相遇。知心必有知心相與。鍾情必有鍾情相報。煬帝一生。每事在婦人身上用情。行動有婦人身上留意。把一個錦繡江山。輕輕棄擲。不想突出感恩知己。報國亡身的幾個婦人來。殉難捐軀。毀容守節。以報鍾情。香名留史。再說司馬德戡。縊死了煬帝。隨來報知宇文化。化及令裘度通等。勒兵殺戮宗室。蜀王秀。齊王暕。燕王倓。及各親王。無少長皆被誅戮。惟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甚密。故智及一力救免。方得保全。蕭后在宮中。將宮中漆牀板為棺木。把朱貴兒袁寶兒。同殯於西院浣珠堂。正是

珠儒玉匣今何在 馬鬣難存三尺封

宇文化及既殺了各王。隨自帶甲兵入宮來。要誅滅后妃。以絕其根。不期剛走到正宮。只見一婦人。同了許多宮女。在那裏啼哭。宇文化及喝道。汝是何人。在此哭泣。那婦人慌忙跪倒。說道。妾乃帝后蕭氏。望將軍饒命。宇文化及見蕭后花容。大有姿色。心下十分眷愛。便不忍下手。因說道。

主上無道。虐害百姓。有功不賞。衆故殺之。與汝無干。毋得佈。我惟憤兵。亦不過除殘救民。實無異心。倘不見嫌。願共保富貴。隨以手挽蕭后起來。蕭后見宇文化及聲口留情。便嬌聲涕泣道。主上無道。理宜受戮。妾之生死。全賴將軍。宇文化及道。汝放心。此事有我爲之。料不失富貴也。蕭后道。將軍既然如此。何不立其後。以彰大義。宇文化及道。臣亦欲如此。遂傳令奉皇后懿旨。立秦王浩爲帝。自立爲大丞相。總攝百僚。封其弟宇文智及爲左僕射。封異母弟宇文士及爲右僕射。長子承基。次子承扯。俱令執掌兵權。其餘心腹之人。俱重賞。有宇文化及平昔仇忌之臣。如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密書監袁克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士。梁公蕭銜。連各家子姪。俱斬之。更有給事郎許善心。不到朝堂朝賀。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覺蹈而出。化及怒而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臨喪不哭。人問其故。范氏說道。彼能死國難。我有子矣。復何哭爲。因臥不食。而卒。宇文化及因將主要西歸。便奉皇后新皇。還長安。並帶剩下貧生鬪樂的那些夫人美人。一路搜括船隻。取彭城水路而上。行至頤福宮。逆黨司馬德戡與趙行樞。惡字文化及。穢亂宮闈。不恤將士。要將後軍襲殺化及。不期事機不密。反爲化及所殺。行到滑臺。將皇后新皇。留付王軌看守。自己直走黎陽。攻打倉城。按下不提。再說王義夫人領了趙王。與衆夫人等。離了蕪城二三十里。借一民戶人

家歇了。只聽見城中炮聲响亮不絕。往來之人。信息傳來。都說城內大變。王義叫趙王仍就女妝。叫妻子姜亭亭。與袁紫烟薛洽兒。俱改了男妝。沙秦狄夏李五位夫人。與使女小環。仍舊女妝。袁紫烟道。我夜觀乾象。主上已被難。我們難脫。薛樊龍。不知投往何處去。纔好。王義道。別處都走不得。只有一個所在。衆人忙問。是何處。王義道。太僕楊義臣。當年主上聽信。纔言。把他收了兵權。退歸鄉里。他知隋敗將終。變姓埋名。隱於雷夏澤中。此人是個智勇兼全。忠君事主的人。我們到他鄉里去。他見了幼主。自然有方。略出來。袁紫烟喜道。他是我的舅舅。我時常對沙夫人說的。必投此處方妥。不意你們同心。因此一行人。泛舟竟往。濃州進發。却說楊義臣。自大業七年。被讒。納還印綬。猶恐禍臨及己。遂變姓名。隱於雷夏澤中。日與漁樵往來。其口筆傳字文化。及在江都。弑帝亂宮。不勝憤恨。道化及唐時。匹夫乃敢猖獗如此。可惜其弟士及。尚與我交甚厚。將來天下合兵共討。吾安忍見其罹此滅族之禍。速使一計。叫他全身避害。即遣家人楊芳。齎一瓦罐。親筆封記。還投黎陽。來送與士及。士及接見楊芳。大喜道。我正朝夕在這裏。想太僕公。今在何處。不意汝忽到。隨引進書齋。退去左右。問道。太僕公現居何處。士及來作何事業。楊芳答道。敝主自從被讒斥放。變改姓名。在雷夏澤中。漁樵爲樂。士及道。可有書否。楊芳道。書啟敝主。實未有付。止有親筆封記一物。爲信。士及忙開視之。見其中止有兩葉。并一糖糰。士及石

了。不解其意。便吩咐手下。引楊芳到外廂去。用飯。自己反復推詳。忽畫屏後轉出一個美人來。乃是士及親妹名曰淑姬。年方一十七歲。尚未適人。不特姿容絕世。更兼穎悟過人。見士及沈吟不語。便問士及道。請問哥哥。這是何人所送。如此躊躇。士及道。此我舊友隋太僕楊義臣所送。他深通兵法。善曉天文。因削去兵權。棄官歸隱。今日令人送來一罐。封桶甚密。內中止有此二物。這個啞迷。實難解詳。淑姬看一回。便道。有何難解。不過勸兄早早歸唐。庶脫弑逆之禍。士及大喜道。我妹真聰明善慧。但我亦不便寫書。也得幾件物事。答他。使他曉得我的主意。纔好。淑姬道。但不知哥哥主意。可定若主意定了。有何難回。士及道。化及哥哥。主意定了。恐妹到裏邊去。取幾件東西出來。付來人帶去。便了。淑姬進去。去了一回。只見他手裏捧著一個漆盒子出來。士及揭開一看。却是一隻小兒頭的紙鶴兒。頸上繫著一個小小魚。響。響上邊寫著一個算命先生的招牌。紫得端端正正。放在裏頭。士及看了。奇怪道。這是什麼緣故。淑姬付士及。耳上說了幾句。士及道。妙。將漆盒封固。付與楊芳收回去了。次日。士及進見化及。說秦王世民。領兵會合征伐。臣意欲帶領一二家眷。假裝避兵。前去探聽虛實。數日便還。化及應允。士及便叫妻孥與淑姬。扮作男妝。收拾細軟。出離了長安。直奔黎陽。時恭帝已禪位於唐帝。即位。改元武德。士及將妹進與唐帝爲昭儀。唐帝封士及

爲上儀。同管三司軍事。却說楊義臣家人。斫了士及的漆盒兒。回到濮州家中。見了家中主人。奉上盒兒。義臣去封。揭開一看。喜道。我友得其所矣。楊芳問道。老爺這是他什麼意思。義臣道。他沒有什麼意思。他說吾謹遵命矣。因賜道。彼在黎陽。作何舉動。先帝枝葉。可有一二個得免其禍。在朝諸臣。可有幾個盡節的。楊芳道。蕭后已經失節。夫人嬪妃。逃走了好些。只有朱貴兒袁寶兒。罵賊而死。翠華院花夫人。影紋院謝夫人。仁智院姜夫人。俱自縊而死。化及見景明院梁夫人。姿容豔冶。意欲留幸。夫人大聲罵詈。化及納以好言相慰。夫人罵不絕口。遂破殺死。袁家小姐。不知去向。訪問不出。帝室宗支。戮滅殆盡。只有秦王浩。與智及親密。勉強替他爲帝。不意前日又被化及燒酒藥死。說還有個幼子。趙王杲。逃出。使人四下裏緝訪。楊義臣聽見拍案垂淚道。狂賊乃敢慘毒如此。在廷諸臣。或者貪位怕死的。在外藩鎮大臣。難道沒有個忠臣義士。討此逆賊。痛哭了一場。是夜心上憂悶。點上一枝花燭。在書房裏。一頭百書。一頭浩歎。至二更時分。覺得神疲困倦。上牀去却又睡不著。但見庭中月光如晝。恍忽中不覺此身已出戶外。足未站定。只見一人紗帽紅袍。倉皇而來。楊義臣把他仔細一看。乃是給事郎許善心。義臣忙問道。許公何來。那人道。將軍恰好在外。速上前來接駕。此時楊義臣只道煬帝未死。忙趨上前去。只見煬帝軟翅幅巾。身上穿一件暗花袈裟。項上一塊白絹裏頭。兩個宮人。面上許多血痕。扶著

煬帝。義臣慌忙下拜俯伏。只見煬帝把雙手掩在臉上。聽見一個宮人口裏說道。老將軍。陛下囑付你小主母子到來。煩將軍善爲保護。只此一言。將軍平身。楊義臣正要問小主在於何處。擡起頭來。寂無所見。一覺醒來。但見月色西沈。雞聲報曉。時東方將已發白。楊義臣心上。以爲奇事。起身下牀。攜著杖。叫小童開了大門出來。在場上東張西望。毫無影響。只聽見水中嘩嘩之聲。一船搖進港來。義臣同小童躲在樹底下。見來船到了門前。舟子將船繫住。船裏跳出一人。走上岸來。站定。四下裏探望。此時天色尚早。人家尚未起身。楊義臣忍不住上前問道。朋友。你是那裏來的。轉那一家。那人忙上前舉手道。在下是江都。被難來的一頭說。只願將義臣上下相認。楊義臣亦把那人定睛一看。便道。足下莫非姓王。那人把眼重新一擦。執著楊義臣的手。低低說道。老先生。可是楊楊義臣。聽了。仍忙執了那人的手。到門首去問道。足下可是巡河王大夫。那人道。卑末就是。這王義。楊義臣聽見。忙要進進堂中。去。王義附楊義臣的耳說道。且慢。有小主并夫人在舟中。楊義臣聽見。忙說道。天將曙矣。快請小主上岸來。楊義臣叫小童開了正門。自己進去。穿了巾服出來。站在門首。看一行人走來。王義在傍指示說道。那個是某人。那個是某人。正說時。只見袁紫烟男人打扮。跨進門來。見了楊義臣。忙叫道。母舅外甥女來了。說了雙眼垂淚。要拜將下去。楊義臣把雙手扶住。一認說道。原來是袁家甥女。我前日叫

人來詢問，打聽不出。如今也來了，好且慢行禮，同到裏頭去。替趙王并夫人們換了妝出來。原來楊義臣原配羅夫人，亡過已久，只有一個如夫人王氏，生一子年纔五歲，名喚馨兒。時王氏出來接了進去。楊義臣與王義在草堂中，王義將出宮入城，備細講明。伺候趙王出來。趙王年雖九歲，識解過人。沙夫人攜著他的手，衆夫人隨在後邊。走將出來。楊義臣見了趙王，男妝換了，看他方面大耳，眉目秀，儼然是個金枝玉葉的太子，不勝起敬，叫童子鋪下氈，將椅放在上邊，要行君臣之禮。趙王扯著沙夫人的手，說道：母親這是什麼時候？老先生欲行此禮，若以此禮相待，失我母子來意，立定了不肯上去。袁貴人說：母親趙王年尚幼，不須如此。請母親常禮見了罷。楊義臣道：既如此說，不敢相強，請歸罷了。老臣好行禮。趙王道：還須見過母親，然後是我。沙夫人道：若論體統，自然先該是你。趙王道：母親此際在草莽中，論甚體統？況孤若非先帝托嗣母親，賴母親護持，不然亦與蜀王秀齊王暉等共作泉下幽魂矣。楊義臣見小主議論整鑿，深漸大義，不勝感佩。袁紫烟與薛治兒忙扯沙夫人上前，將趙王即立在沙夫人肩下。楊義臣拜將下去。沙夫人垂淚答拜道：隋氏一線，惟望老先生保全。使在天之靈，亦知所感。楊義臣答道：老臣敢不竭忠，拜了四拜起來。即向四位夫人與薛治兒見了。袁亭亭不敢懈，袁紫烟再三推讓。楊義臣向王義道：袁貴人是舍甥女，在這裏豈有僭尊大人之禮？小主若無大夫與尊

關，焉能使我們君臣會合？况將來還有許多事，要大夫竭忠盡力的去做。老夫專誠有一拜。袁紫烟如飛扯袁亭亭到王義肩下去，一同拜了。然後袁紫烟走到下首，去拜了楊義臣四拜。楊義臣叫手下擺四席酒。楊義臣道：本該請衆夫人進內款待。然山野荒僻，疏食村醪，殊不成體。况有片言相告，只算草廬中胡亂坐坐，好大家商酌。於是沙夫人與趙王一席，秦狄夏李四位夫人，薛治兒、袁亭亭、袁紫烟坐了兩席。王義與楊義臣一席。酒過三巡，王義對楊義臣道：老將軍這樣高年，喜起身得早，即便撞見，免使我們向人訪問。楊義臣答道：這不是老夫要起早，因先帝自來報信，故此茫茫的走出門來物色。趙王道：先皇如何報信？楊義臣將夜來夢境備細說將出來。衆夫人等俱掩面涕泣。楊義臣對趙王說道：老臣自被斥退，山野村夫，不敢與戶外一事，不意先帝冥冥中，猶以殿下見托，承殿下與夫人等賜顧草廬，信臣付托，不使臣負先帝與殿下也。但此地草舍茅廬，購車室淺，其非瀆龍之地。一有疎虞，將何解救？此地只好逗留三四日，多則恐有變矣。沙夫人便道：只是如今投到何處去好？楊義臣道：所在儘有。李密與他父親，也是隋臣。今擁兵二三十萬，屯扎金墻城東都。越王侗令左僕射王世充將兵數萬，拒守洛倉。西京李淵已立皇孫代侑王爲帝，大興征伐，只多不過是假借其名一時。成則去名而自立，敗則同爲滅亡。總難始終。老臣再四躊躇，只有兩個所在，可以去得。一個幽州總管，是姓羅名藝年

紀雖有老誠練達。忠勇素著。先帝托他坐鎮幽州。手下強兵勇將甚多。四方盜賊不敢小覷。近他若殿下與夫人們去。是必款待。或可自成一家。無奈竇建德這賊子。勢甚猖獗。梗住去路。雖然雖去亦屬吉凶相半。若要安穩立身。惟義臣公子之處。他雖是遠方異國。那齊民可汗。還算誠朴忠厚。比不得我中國之人。心地奸險。況臣又曉得他宗室衰微。惟彼一支強霸無嗣。前日曾同公主朝覲過來。先帝曾與親厚一番。況王大夫又與他隣邦。到彼調護。殿下若肯去。公主必然優禮相待。永安無虞。只此一方可以保全。除則老臣所不敢與聞矣。趙王與衆夫人點頭稱善。沙夫人道。老將軍金石之論。足見忠貞。但水遠山遙。不知怎樣個去法。楊義臣道。若殿下主意定了。臣親便自有計。但只好殿下與沙夫人并王大夫與尊闈。開得薛貴嬪。弓馬熟嫻。亦可去得。至四位夫人及舍甥女。恐有未便。四位夫人聽見俱淚下道。妾等姊妹五人。誓願同生同死。還求老將軍大力周全。楊義臣道。不妨。請問四位夫人。果然肯念先帝之恩。甘心守節。還是待時審勢。以舉餘生。秦夫人道。老將軍說其話來。莫認我姊妹四人。是個齊恩婦人。試問老將軍。肯屈身從賊否。若老將軍客計不容。滔滔巨浪。妾等姊妹當問諸水濱。而投三閩大夫矣。有何難處。楊義臣道。不是老臣客計。此刻何難一諾。但恐日遠月長。難過日子。秋夫人道。老將軍莫謂忠臣義士。盡屬男子。認定巾幗中多是隨波逐浪之人。不必遠求。卽今聞朱貴兒。袁寶兒。與梁

夫人等。明義罵賊。相繼盡難。陪廷諸臣。良足稱羨。况我們繁華好景。蒙先帝深恩。已曾嘗過。老將軍還慮我們有他念。若不明心跡。何以見志。忙向裙帶上取出佩刀來。向花容上左右亂劃。秦李夏三位夫人。見秋夫人如此。亦各在腰間取出佩刀來。動手。慌得沙夫人。姜亭亭。薛治兒。袁紫烟。忙上前一個個拿住。時花容上早已兩道刀痕。血流滿臉。楊義臣忙出位。向上拜下去道。這是老臣失言失敬。不枉先帝神情。一世矣。請四位夫人。還宜自愛。趙王亦如飛出位。扯了楊義臣起來。坐了。楊義臣向四位夫人說道。此間去一二里。有個勸崖村。村上不過數十家。盡皆朴實小民。有個女貞庵。一個老尼。卽高開道之母。是滄州人。少年時夫亡守節。那老尼見誠不凡。慧眼知人。曉得其子作賊。必然無成。故遷到南來。覓此庵以終餘年。是個車馬罕見。人跡不到之處。若四位夫人在內焚修。可保半身安享。至於日用盤費。老臣在一日。周全一日。無煩四位夫人費心。四位夫人齊聲。有此善地。苟延殘喘足矣。但不知何日可去。王義道。須揀一個吉日。差人先去通知了。然後好動身。夏夫人道。人事如此。揀甚吉日。求老將軍作速去通知。爲妙。楊義臣叫童子取歷日過來看。恰好明日就是好日。大衆完了飯。衆夫人與趙王進內去了。叫家童取出兩匹驢兒來。吩咐家中。把門關好。喚小童跟著。自同王義騎上驢兒。到斷崖村女貞庵。與老尼說知了來意。老尼素知楊義臣是忠臣義士。又是庵中齋主。滿口應承。卽同回來。王義



對妻子說了庵中房屋潔淨，景致清幽，四位夫人亦各歡喜。袁紫烟對楊義臣說道：「母舅甥女亦與他們出了家罷，住在此無益於世。」義臣道：「你且住著，我尚有商量。」紫烟默然而退。過了一宵五鼓，楊義臣請秦狄夏李四位夫人下船。沙夫人與趙王薛洽兒姜亭亭說道：「這一分散而不知何日再會，或者天可憐見，還到中原來，後日好認得所在，便於尋訪。」必要送去。楊義臣見說到情理上，不好堅阻，只得讓他們送去。自己與袁紫烟王義夫婦亦各下船。送到庵中，老尼接了進去。他手下還有兩個徒弟，一個叫貞定，一個叫貞靜，年俱十四五之間。老尼向衆夫人等，敘禮過，各各問了姓氏。叫小尼陪到各處，禮佛隨喜。楊義臣將銀二十兩，送與老尼。老尼對楊義臣道：「令甥女非是靜修之時，後邊還有奇逢。」楊義臣道：「正是，我要不叫他住在此，今日奉陪夫人們來走走。」老尼留衆人用了素齋。到晚，沙夫人薛洽兒姜亭亭與四位夫人痛哭而別。趙王與沙夫人等，歸到楊義臣家中。義臣差楊芳打聽，有登萊海船到來，卽送趙王與沙夫人薛洽兒王義夫婦上船。到義成公主那邊去了。正是：

人世遭逢多苦事 不過生離死別時

總評 楊義臣以噫謎遣士及士亦以噫謎答之。各出幻想，絕好酬酢。及看到沙夫人一番議論，四夫人各破花容，不特生者盡欲捐軀，使死者亦有生氣。躍躍如從紙上出，看者自宜屏息揣摩。

第四十九回 舟中歌詞句敵國暫許君臣 馬上

縮網緣吳越反成秦晉

詞曰 何自苦奔求，曲盡忠謀。一輪明月泛扁舟，報道知心相遇好，約法難留。馬上起戈矛，兩意情酬。冤家路窄變成愁，記取山盟與海誓，心上眉頭。右調浪淘沙

凡人的遇合，自有定數。往往有仇讐後，或知己愛敬齊桓之於管仲是也。亦有敵國反成姻戚，晉文公之於秦穆公是也。總是天生一種非常之人，必有一時意外會合，使人不可以成敗盛衰，逆料得出。况乎赤繩相繫，月老下不定不虛牽，卽使幾千萬里，亦必圓融撮合。如今且不說王義領著趙王到義成公主那邊去，且說寶建德在河北始稱長樂王，因差祭酒凌敬說河間郡丞王琮舉城來降。建德封琮爲河間郡刺史，河北郡縣聞知，皆來歸附。是年多有一大鳥止於樂壽，數萬小禽隨之。經日方去，時人以爲鳳來祥瑞。又有宗城人張亨探樵得一玄圭，潛入樂壽獻於建德。因此建德卽位於樂壽，改元爲五鳳元年。國號大夏。立曹氏爲皇后，先是晉建德髮妻秦氏，止生一女，卽是線娘。秦氏亡過已久，起兵時曹且領衆來歸。建德知其有女，年過標梅，尙未適人，娶爲嬪室。建德見曹氏端莊沈靜，言笑不苟，猶相敬愛。軍旅之事，無不與之謀畫。可稱閨中良佐。又封其女線娘爲勇安公主。他慣使一口方天戟，神出鬼沒。又練就一手金丸彈，百發百中。時年已十九，長得苗條。

一個身材。姿容秀美。膽略過人。建德常欲與他擇塔。他自然必要如自己之材貌武藝者。方許允從。建德每出師。叫他領一軍爲後隊。又訓練女兵三百餘名。環侍左右。他比父親更加紀律精明。號令嚴肅。又能撫卹士卒。所以將士盡敬服他。建德隨封楊政道爲助國公。齊善行爲右僕射。宋正木爲納言。凌敬爲祭酒。劉黑闥高雅賢爲總管。孫安顯爲領軍將軍。曹日爲護軍將軍。其餘各加官爵。時建德統兵萬餘。方攻李密。聞知宇文文化及弒主稱尊。僭號爲帝。憤怒欲討之。祭酒凌敬道。叛臣化及罪果當討。但他擁兵幾十萬。恐難輕觀。須得一員足智多謀的大將方可克敵。

臣薦一人以輔主公。建德問是誰。凌敬道。那人胸藏韜略。腹隱機謀。在隋爲太僕。後被佞臣譖黜。退隱川野。實有將相之才。乃淮東人。姓楊名義臣。建德聽說大喜道。汝若不言。幾乎忘了此人。孤昔與之相持數陣。已知其爲棟梁。看他用兵。天下少有及者。汝速與孤以禮聘之。凌敬欣然領命。辭別建德而去。不一日到了濮州。先投客店安歇。向隣近訪問義臣。土人答道。此去離城數里。雷夏澤中。有一老翁自言姓張。人只呼爲張公。今在澤畔釣魚爲樂。有人說他本來姓楊。凌敬卽煩土人呼舟引路。來到雷夏澤中。果然山不在高而秀。水不在深而清。松柏交翠。猿鶴相隨。岸上有數椽瓦屋。樹影垂陰。堤畔一大船。勸碧流陰帶。那人站起來指道。前面瓦房。就是張公住的。船舫邊小船上坐的老兒。相就是他。凌敬也站起身來遙望。見一人蒼頭

鶴髮。器宇軒昂。倚著船舷。啣杯自飲。船頭上坐著三四個村童。在那裏齊唱村歌。凌敬叫舟子遠遠的繫船兒。自己上了岸來。隱在樹叢中。只聽見那幾個村童唱完了。便道。張太公。你昨日獨自個唱的曲兒。甚好聽。今日何不也唱一隻消遣消遣。那老者閉著醉眼道。你們要聽我的歌。須不要則聲。坐著聽我唱來。却是一隻醉三醒的曲兒。唱道。歎爹底魚龍真混。笑圈中家鹿空奔。區區泛月烟波趁。漫持釣竿下釣輪。試問溪風山雨何時定。祇落得醉眼

潾潾弔楚魂。

凌敬聽了歎道。此真慨世隱者之歌。義臣無疑矣。忙下船叫舟子搖近來。嚇得那三四個村童跑上岸去了。凌敬跨上船來。舉手向楊義臣道。故人別來無恙。義臣舉眼見一布袍葛巾的儒者來前。問道。汝是何人。凌敬道。凌敬自別太僕許久。不想太僕鬚髮已蒼。憶昔相從。多蒙教誨。至今感德。此刻相逢。何異撥雲覩日。義臣就便道。原來是子肅兄。許久不見。今日緣何得暇。一會忙請到舍下去。遂攜凌敬的手登岸。叫小童撐船到船舫裏去。自同凌敬到草堂中來。錢禮坐定。楊義臣問道。不知吾兄今歸何處。凌敬道。自別之後。身無所托。因見竇建德有容人之量。以此歸附。於夏官封祭酒之職。因想兒台故來相訪。義臣便設席相待。酒過數盞。凌敬叫從人取金帛。列於義臣面前。義臣驚道。此物何來。凌敬道。此是夏主久慕公才。特令敬將此禮物獻公。義臣道。竇建德曾與後合。今彼以貨取我。必有緣

故。凌敬道：「目今主上被弑，羣英並起，各殺郡守以應諸侯。欲爲百姓除害，以安天下。凡懷一才一藝者，尚欲効力。太僕抱經濟之路，負孫吳之才，乃棲身蓬蒿，空老林泉，與草木爲伴，誠爲可惜。今夏主仗義行仁，改稱帝號，四方響應。久知太僕具棟梁之材，特來迎聘，救民於水火之中。致君於堯舜之盛，萬勿見却。有虛夏主懸望，義臣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我爲隋臣，不能匡救君惡，致被逆賊所弑，不能報仇，而事別主，何面目立於世乎？」凌敬道：「太僕之言謬也。今天下英雄各自立國，附之國祚已滅絕矣。何不熟思之？若欲報二帝之仇，不若歸附夏主，借其兵勢，往誅叛道，豈不稱太僕之心，完太僕之願乎？」楊義臣被凌敬幾句話，打動了心事，便道：「細思兄言，似亦有理。聞得建德能屈節下士，又無篡逆之名，但要允吾三事，即往從之。不然決不敢領命。」凌敬問何三事，義臣道：「一不稱臣於夏，二不願顯我姓，三則擒獲化及，報了二帝之仇，即當放我還田里。」凌敬道：「只這三事，夏主有何不從？」義臣見說，即叫人收了禮物，凌敬即便告別。義臣囑道：「此去曹濮山有強寇范願，極其驍勇，領盜數千，遠窺泰山，以爲巢穴。逢州搶奪客貨，現今山寨絕糧，四下剽掠。兄若收得范願，回國助振軍旅，足能滅許。楊義臣向凌敬附耳數語，凌敬點首，辭別下船。時竇建德朝夕訓練軍馬，欲征討化及，勿報唐秦王差納言劉文靜，齎書約會兵征討化及。建德看罷書，書中止不過約兵同至黎陽，合剿化及，便對文靜道：「此賊吾

已有心討之久矣。正欲勦兵，煩納言回報秦王，不必遠勞龍體。只消遣一副將，領兵前來，與孤同誅逆賊，以謝天下。」文靜道：「臣奉使時，秦王兵已離長安矣。文靜辭歸，建德進宮，勇安公主問道：「依女兒的愚見，父皇未可即行。今北方總管羅藝，新附於唐，截我後路。魏刁兒又擁兵數萬，據守深澤縣中，自稱魏帝，劫掠冀定等處。數年來與他相待雖好，尚難操托。豈非乘其不備，襲而擊之，除却後患，候凌敬回來，然後舉事，此爲萬全之策。曹后亦深贊羅藝之言，爲是。建德道：「吾自有計較，你們不必多言。」即日拜德調精兵十餘萬，劉黑闥爲征南大將軍，高雅賢爲先鋒，曹旦與建德爲中軍，勇安公主爲合後，孫安祖等與曹后留守樂壽。又選歌舞女樂十二人，差人送獻魏刁兒，令其北拒羅藝。東方夷狄，許他誅滅化及後，將隋宮嬪妃寶物相餉。刁兒大喜受之，信建德有寄托之心。晝夜溺於酒色，坦然無疑。何知建德統領精兵，掩旗息鼓，夜行晝伏，直奔深澤，把兵圍守城池。刁兒尚在醉夢中，被河間使王琮，將部將關壽，怪刁兒傲慢無禮，不肯重用，便殺刁兒，獻城投降。建德以爲居其上而獻其地，是不義之人，意欲斬壽王琮再三諫止，使關壽仍舊居王琮部下。刁兒將士各授官職，所擄子女，悉令放還。金帛盡賜將士。遠近聞知夏主有不殺之心，人民悅服。易定等州盡來歸附。建德兼并三軍，聲勢大振。遂殺向冀州而來。冀州刺史總稜果敢有志，始亦百計設法防守，後因力竭城破而降。夏建德封稜爲內史，移兵進

攻羅藝。却說羅藝原是一員宿將。年過花甲。精神加倍。與老夫人秦氏齊眉共守。他手下有精兵一二萬。被隋主旨意下來。東調西撥。提散了萬餘。只有六七千人馬。虧得其子羅成。年少英雄。有萬夫不當之勇。其父授的一條羅家槍。使得出神入化。父母要替他定姻。羅成以爲終身大事。雖係父母主之。還須我自揀擇。因此跪跪下來。時羅成聽見哨馬來報。建德統大兵到來。便對父親道。寶建德不知利害。統重兵來侵我境。兒意欲乘其未立營寨時。待兒領五千人馬迎上去。先殺他一陣。挫了他些口氣。或者知我們利害。退軍回去。也未可知。羅老將道。汝少年恃著血氣之勇。要想輕舉妄動。甚非他日爲將之道。我自計退他。齊集衆將。差驛下左營總帥張公謹。領精兵一千。埋伏城外高山之左。聽城中子母礮起。殺出敵住建德前軍。差右營總帥史大奈。領精兵一千。埋伏城外高山之右。聽城中子母礮起。殺出敵建德中軍。差兒子羅成。叫他領精兵一千。驛城三十里。獨龍崗下埋伏。看建德敗下去。衝殺其後隊。截其輜重。自己同薛萬徹薛萬均二將。在城中守護。二將同羅成各自授計。領兵出城去了。却說寶建德統大兵直抵州城。先鋒劉黑闥安了營寨。見城中堅閉城門。不肯出戰。只得在城外辱罵。後建德大兵繼至。求戰不得。便設雲梯。上城攻打。不期城中火礮齊發。雲梯被燒。只得退下。建德又安排數百輛衝車。鼓噪而進。城內令鐵鎗鐵鎚。邊城飛打。衝車皆折。百般計較。城不能破。相持了數

日。士卒懈惰。一夜三更時分。羅藝密傳將令。吩咐薛萬徹薛萬均兄弟二人。傳令三軍飽食戰飯。舉人各銜枚。殺出城來。到皂寨。夏兵正在熟睡時。只聽得一聲礮响。金鼓大振。如山崩海沸一般。此時寶建德在睡夢中驚覺。忙披甲上馬。親隨鄧文信慌忙隨後。逢薛萬徹殺入中軍。把文信一刀斬於門旗下。寶建德如飛敵住薛萬徹。高雅賢敵住薛萬均。劉黑闥敵住羅藝。六人正在酣戰之時。只見子母礮三聲。山左山右伏兵齊起。建德知是中計。如飛棄營。退回二三十里。衆軍士喘息未定。忽聽得山崗下一聲礮响。一員少年勇將。衝將出來。先鋒高雅賢。欺他年少。把大刀直砍進去。被羅成把槍一逼。早在高雅賢左腿上中了一槍。高雅賢負痛。幾乎跌下馬來。虧得劉黑闥接住。駁了十來合。當不起羅成這條槍。如遊龍取水。直搗將來。建德看見。恐防有失。前來助戰。羅成愈覺精神倍加。向劉黑闥胸上虛照一槍。大喝一聲。斜刺裏把槍忙點到寶建德當胸來。建德一驚。即便敗將下去。直殺到天明。只見末後一隊女兵。排住陣脚。中間一員女將。頭上盤龍裏額。頂上翠鳳銜珠。身穿錦綉白綾戰袍。手持方天畫戟。坐下青驃馬。羅成看見。忙收住槍問道。你是何人。線娘道。你是何人。敢來問我。羅成道。你不見我旗上邊的字麼。線娘道。去只見寶羅上中間繡著一個大羅字。傍邊繡著兩行小字。世代名家將。神槍天下湖。線娘道。莫非羅總管之子麼。羅成看他繡旗上中間繡著一個夏字。傍邊兩行小字。結陣蘭圍

停械催妝速戰談兵。羅成心下轉道：我聞得竇建德之女，甚是勇猛了得，莫非是他。可惜一個不是脂粉的好女子，不舍得去殺他。待我羞辱他兩句，使他退去也罷了。因對線娘道：我想你的父親，也是一個草澤中英雄，難道手下再無敢死之將，却叫女兒出來獻醜？線娘便道：我也在這裏想。你家父親也是一員宿將，難道城中再無敢死之士，却怪小犬出來咬人，惹得飛女兵狂笑起來。羅成大怒，一條槍的殺上前。線娘手中方天戟，招架相還。兩個對上二十合，不分勝負。羅成見線娘這枝方天戟，使得神出鬼沒，點水不漏，心中想道：可惜好個有本領的女子，落在草莽中。我且賣個破綻，射他一箭，嚇他一嚇，看他如何抵對。羅成把槍虛幌一幌，敗將下去。線娘如飛趕來，只聽得弓絃一响，線娘眼快，忙將左手一舉，一箭早綽在手裏，却是一枝沒鐵箭羽。傍有小將羅成四字。線娘把箭放在箭壺裏，感著眉頭嘆道：羅郎你好用心也。亦把方天戟圍住鞍轡，在錦囊內取出一丸金彈來，見羅成笑嘻嘻轉馬頭跑來。線娘扯滿了弓彈，羅成只道是回射一箭，不提防一彈飛去，早著在擊槍的右手上。幾子一枝槍落在地上。羅成叫手下拾起來一看，却是一個員眼大的金丸。上面鑿成線娘兩字。羅成道：這冤家竟有些本領。我若得他同爲夫婦，一生之愿足矣。喜孜孜的在馬上相著線娘，越看越覺可愛。線娘亦在馬上，看羅成人材出衆，風流旖旎，心上亦欣喜道：慚愧今日逢著此兒，我資線娘若嫁得這樣一個

郎君，亦不虛此生矣。兩下裏四隻眼睛，在馬上不言不語，你看我，我看你，足有兩個時辰。夏軍中那些女兵，慚道：兩個出神的光景，不好意思笑道：這位小將軍，豈不作怪，戰又不戰，退又不退，爲甚麼把我們黃花公主，端詳細認，想是看真切了。回去要畫一個圖樣兒，供養著。羅成笑道：我看你家公主的芳年，可是十九歲了。線娘低著頭兒，不答一個快嘴的女兵答道：一屁就彈著，引得線娘也笑將起來。低低的問道：郎君青春幾何？羅成答道：叨長二春。線娘又問道：椿萱並茂否？羅成答道：家慈五十九，家嚴六十一。請問公主良緣何氏？曾于歸否？線娘羞澀澀的低著頭，下去不開口。又是那個女兵說道：我家公主實未有人家，有願在先，正要說出來。線娘把雙眉一蹙，那女兵就不敢開口。羅家小卒道：既是你家公主，與我家小將，一般未有定婚，何不說來，合成一家，省得大家准日財殺。羅成把馬縱前幾步道：公主若不棄嫌，當倩冰人，向尊處聘求。如線娘道：婚姻大事，非兒女軍旅之間，可以妄談。郎君若肯俯從，妾當守身以待，但恐郎君此心不堅耳。羅成道：皇天在上，若我羅成不與竇氏忙問，請問公主尊字。線娘道：金丸上你沒有見麼？羅成又重新說道：我羅成此生不與竇氏線娘爲夫婦者，死無葬身之地。誓畢，線娘見羅成說誓真切，不覺泫然淚下道：郎君既以真心向妾，妾亦生死以真心候君。但若尊翁處，情人來求婚，父皇斷斷不從。羅成道：若如此，我向何處求人來說。線娘想一想道：郎君認得

隋大僕楊義臣乎。羅成道。楊太僕是吾父之好友。線娘道。此人是父皇所敬畏者。待我們去滅許後歸來。郎君去求他。執柯斷無不安。正說着。見後面塵揚沙起。女兵說道。我家有人來了。線娘拭淚道。言盡於此。郎君請轉罷。大家兜轉頭去。未遠一箭之地。線娘又撒轉頭來一望。只見羅成又來。羅成道。雖承公主真心見許。還須付我一件信物。以便日後相逢。記驗。線娘道。不必他求。君家一矢。妾當謹藏。妾之金丸。君當藏好。便可驗矣。羅成只顧把馬近前。猶依依不捨。線娘道。郎你去罷。妾不能顧你了。以手掩面。別轉馬頭而去。隨戒女兵。不許瀟洩風聲。行不多幾步。原來寶建德因線娘不回。放心不下。又差曹旦領兵來接應。大家合兵一處。回去了。羅成也望見前面有兵馬到來。只得長嘆一聲。奔回冀州。正是

相思相見知何日

此時此際難爲情

總評 楊義臣請允三件事。詞嚴而義正。隋氏一代諸臣。止此一人而已。羅成年少英雄。線娘閨中俊傑。歡喜冤家。恰逢其會。馬上關日情景。絕好一齣戲文。幻絕妙絕。

第五十回

借寇兵

義臣滅叛臣

設宮宴

曹后辱

詞曰

時危豹虎勢縱橫。福兮禍所因。惟有功成志遂

日心退守漁綸。前宵歡愛。今日魂飛。淚滴金

樽。堪嘆煮日燃其。同儕嘲笑傷心。右調朝中

錯

禍福盛衰。如同一夢。往往有人夢平常落窶之情。還認得自己本來面目。是在夢中。及夢到得意榮顯之境。不但本來面目盡忘。連自己的性靈智巧。多換做貪殘狠毒的心腸。直到寤。一鳴荒雞三號。方才知覺。多少英雄好漢。無有不坐此病。如今再說夏主寶建德。見線娘回來。只道他殺敗了羅成。心中甚喜。檢點兵馬。不覺傷了大半。只得暫回樂壽。整頓兵甲。再議征伐。曹后接見了夏主與線娘。問起行兵之事。勇安公主備細述了一遍。建德道。勝敗何足論。然前日之敗。原因孤欺敵之故。以致喪師。但可惜鄧文信忠義之臣。死於非命。若早依了曹旦文信之言。決無此失。曹后問道。他兩人怎樣說法。線娘答道。前日兵圍羅藝州城之時。母舅密告父皇道。大軍久駐城下。恐敵軍窺見。我軍懈怠。黑夜開城劫寨。一時無備。定遭毒手。宜多防之。鄧文信也諫道。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今士卒久已懶惰。况兼羅藝善能用兵。雖被我們圍困在城。城中將士皆精銳勁敵。勿以旦言爲非。父皇總諫不聽。曹后道。陛下嘗能以弱制強。稍得一勝。便起驕矜之意。以致三軍損折。不以爲戒。妾等無所托矣。夏主道。御妻之言甚善。今後孤當謹之。曹后道。據妾之見。陛下當下詔罪己。去尊號。減御膳。素袍白馬。與死者發喪。周給其家屬。賞功罰罪。以安衆心。畜養銳氣。再進兵伐。許如此激厲將士。無不勝矣。夏主從之。次日賞功罰罪。歿與王事者。設着親祭。死者家屬。賞賜

存問。遠近聞之，無不嘆服。忽凌敬還朝，夏主喜道：「子庸回來，吾事濟矣。」遂御殿召敬入，尚之卿遠路風塵，不知招賢之事如何。凌敬道：「臣奉主公嚴命，訪見楊義臣，述主公之意，他始則再三拒却，不從。被臣說先帝慘殺將軍，宜志在報仇，他卽慨然應允。但要主公從他三事：夏主問何三事。凌敬一一說出。夏主道：「若從孤征伐，卽孤之臣也。果能盡心助孤討賊，何所不容。」凌敬道：「臣別義臣時，更有密囑，叫主公去賺此人相助，不愁化及不滅。」向建德耳上低言數語。夏主嘆道：「雖戰國孫吳，亦不過此。次日早朝，羣臣拜舞已畢，夏主喚劉黑闥道：「昨日唐國秦王書來，借糧二千石，供給軍儲。伐許之後，加利清償。孤今與唐合兵討賊，乃兄弟之國，不可不借。汝同凌敬整點大車二百輛，裝貯糧米，率領士卒，護送前去。中途交納，勿使有失。二人領命起行。凌敬吩咐軍士路上盜賊生發，汝等俱扮作民夫，務須遮護糧草，軍裝器械隨身，小心謹密。違者治罪。一行人護糧草起行，不數日已至濮州地。且說太行山有賊首范願，自號飛虎大王，手下有三千嘍囉，皆勇壯之夫。在曹濮界上，依山爲寨，劫掠客商兩日。正慮糧草不敷，忽見嘍囉報說：「北路上有夏王裝載二百輛糧草，助唐軍餉，無人護送，取之甚易。」范願以手加額道：「來得却好。我正乏糧，忙領二千賊衆，一齊下山，搶劫糧草。時黃昏，左側哨來報道：糧草插成營壘，夫盡皆衣服氈衫，並不打更鳴號，安眠穩睡。范願聽說大喜，直奔車營，只見四下寂靜，並無一人言

語。一聲炮响，衆車夫便都嚇散了。衆賊揭去蘆草蘆席，却是空車，並無粒米在內。范願知是中計，攬馬就走。只聽四下裏炮聲振天，夏兵四五千，密層層齊裏圍來，把范願人馬困在垓心。倏忽間，明燈火把，照耀如同白晝。夏陣裏閃出一將，明盔亮甲，手持巨斧，喊聲如雷，叫道：「范願草賊，快下馬投降。范願道：「你是何人？」劉黑闥道：「吾乃夏國大將。劉黑闥便是范願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你。吾想你當初也曾任綠林中做過，這個道路兒的，如今何苦替夏家出這樣寡力。料想做盜寇的，沒有倒貼出買路錢來的理。還不快快放我們出去。倘然你日後被人殺敗了，仍歸舊業，也好見面酬情。」劉黑闥聽了大怒道：「強賊敢來觸汚我，舉起巨斧直砍來。范願接住，戰了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忽見夏陣中一騎飛來，口中喊道：「二位將軍，且請住馬。吾與汝二人講和。何如？」范願道：「你又是何人？」凌敬道：「吾乃夏國祭酒。范願道：「祭酒如何講和？」凌敬道：「及下今日，如虎陷窪，雖有雙翅，亦難飛去。何不棄邪歸正，從降夏主，同討化及。乃與煬帝報仇，有何不容。官封極品，受享爵祿，豈不強如在。這裏爲寇。范願道：「祭酒之言雖是，但恐夏主未肯相容。凌敬道：「夏主納士招賢，忘怨封仇。范願聽了大喜，卽棄戈下馬投降。賊衆二千，亦皆解甲羅拜。范願欲請二人到山寨裏去，設禮然後領衆起行。凌敬道：「劉將軍與足下且在寨中歇馬，我去雷夏澤中，邀請楊太僕來，一同起行。說了卽別。二人帶領從者去了。却說楊義臣自別凌敬之後，每夜

仰觀天象。忽見西北上太白。懸於陬宿之間。其星晦暗。欲滅。心中大喜。對楊芳道。化及死期至矣。汝速收拾軍器。凌大夫到來。即去殺賊。與主報仇。楊芳應諾。次早忽報。凌敬到。義臣接入。凌敬道。奉夏主之命。特來邀請。太僕所言三事。俱已應允。范頌亦已遵計收降。在山寨奉候。義臣大喜。即設酒款待。吩咐家人。勤事農桑。我去一月之間。便回。隨同凌敬起身。離了雷夏。到了太行山。早見劉黑闥。同范頌一支人馬。接人寨中。范頌已知楊義臣用計。取他忙下拜。道。願本魯夫。蒙老將軍提挈。敢不執鞭。以效犬馬之力。同老將軍征討。義臣道。足下肯改邪歸正。不失老夫企慕之心。但寨中所擄女子。宜贖其路費。釋放回家。將來建功立業。何愁不有。范頌允從。隨將女子放回。燒了山寨。同楊義臣等。共有六七千人馬。離曹州。逕投樂壽。凌敬安頓楊義臣於驛中。隨同劉黑闥。范頌拜見夏主。范頌將寶物獻上。以爲進見之禮。夏主道。卿肯來附孤。盡力王事。便是國家之寶了。孤安用此無益之寶。卿還收去。後日願賜將士。范頌深敬夏主之賢。夏主問凌敬道。義臣會邀來否。凌敬道。現在城外驛中。臣意此人。昔年曾與陛下對敵。多不相讓。今日若不聖駕出迎。加以降禮。恐彼猶不自安。焉盡其力。夏主道。卿所見甚明。遂備車駕。率領百官出城迎接。到了驛中。義臣下拜。夏主見義臣濃眉白髮。鶴髮星冠。是扶宇宙的班頭。安邦國的領袖。忙答以半禮。義臣道。亡國之臣。深感大王來召。安敢受答拜之禮。夏主道。孤敬太僕。乃忠

義之士。故特屈來。共討弑君之賊。義臣道。賊臣化及。恨不能立剗誅之。以謝天下。然祭酒代奏之事。事畢之後。望大王仁慈。放臣歸隱田里。夏主道。孤出語欲取信於天下。安忍食言也。隨同進城。送義臣至公館。設宴以賓禮待之。君臣議論。直飲至日。已沈西。方才回朝進宮。擇吉出師。命劉黑闥爲大將軍。掛元帥印。范頌爲先鋒。高雅賢爲前軍。孫安祖。齊善行爲後軍。曹旦爲參軍。納言。裴矩。宋正本爲運糧。納言。勇安公主爲監軍。正使凌敬。同孔德紹留守樂壽。與曹后監國。楊義臣從夏主。惟嵬畫策。定計大兵十萬。浩浩蕩蕩。向魏縣殺來。時秦王世民。與淮安王神通。先引兵到魏縣。劉文靜。蕭瑄。各國回來。說魏公李密。領兵來會。王世充無心北伐。夏主建德。拜覆大王。不必遠勞龍體。只消遣一二副將。領兵來同誅逆賊足矣。秦王道。正合吾意。昨日父皇有旨。意來定陽。可汗劉武周。引兵攻并州。洛陽王世充。侵犯伊州。梁蕭說。劉掠峽州。三路鋒勢甚銳。要吾去征討。卿與淮安王李靖。齊心并力。同誅化及。秦王就將兵印交與神通。自己還回長安。原來李靖常年攜張出。遊至太原。訪著了張仲堅。徐洪客。投見劉文靜。時秦王正開招賢館。文靜引他三人來見秦王。秦王見三人氣宇。知非常人。便優禮結納。洪客見秦王龍顏鳳姿。知是當今真主。又見秦王與仲堅手局。仲堅第二局將敗。急收拾東南一角。秦王猶欲點睛攻擊。仲堅道。君何并吞若此。彈丸一角。猶不讓。我稍竟其局。秦王微晒住手。因此洪客對仲堅道。



天下大事已定。兄何心強求。仲堅等別了秦王。遂把家貲贈與出塵之妹。自同洪客飄然往海外扶餘國去。別做一番事業了。李靖在秦王幕中。情投意合。故令助夏伐許。軍機大事。托付他與淮安王同事。却說宇文化及。知三路兵來鋒銳。便將府庫珍寶金珠緞帛。招募海賊。以拒諸侯之兵。除懋功探知化及募兵。密使心腹將王簿帶領三千人馬。暗藏毒藥三百餘觔。授以密計。假名般大用。投入化及城中。化及大喜。封爲前殿都虞候。淮安王李神通得了秦王兵符將印。進兵攻討化及。離城四十里下寨。化及探知秦王已去救西北之兵。欺神通等無謀。忙統衆出城迎敵。豈知李靖足智多謀。暗出奇兵。同化及方寨觀陣。令劉宏基斜刺裏飛騎來取化及。化及手下杜榮馬華兩枝畫戟。如飛招架。隔住。被劉宏基一口刀。左右一迸。兩戟齊斷。杜榮馬華只得將戟桿向宏基馬頭上亂打。化及疾忙回宏基亦撥馬回陣。杜榮掣軍士手中槍趕來。李靖搭上箭。望杜榮心窩便射。應絃落馬。許兵大敗。幸虧長子承基。接應救回。因此化及棄却魏縣。連夜同蕭后逃奔聊城。唐兵探問李靖道。賊兵雖敗。走聊城聲勢尚大。一時難滅。吾欲觀其動靜。探其虛實。用奇計然後進兵。李神通道。正合吾意。帶領數騎。離營二十里外。放馬於高阜之處。遙望氣色。李靖道。化及逆賊。收存旦夕矣。諸將道。賊勢正熾。何能便敗。李靖道。聊城上氣色已絕。安得不死。但觀唐魏二營。亦非得勝之兆。不知此賊死於何人之手。言未絕。只見正北上

一陣氣橫衝斗牛之間。直與天連。風送南來。猶烟火狀。李靖欣然道。原來擒獲此賊。乃屬正北之兵。時已抵暮。鴉歸巢。成羣進城投巢。李靖道。吾得計矣。遂帶馬回營。淮安王問李靖所得何計。李靖向神通附耳。數句神通點頭稱善。密差一將。屈突通帶領能捕獵者五百人。各帶兵器羅網之屬。游行郊外。看聊城內飛出禽鳥。隨往捕之。活者照數給賞。屈突通領命而去。却說夏主請義臣商議破城之策。義臣道。初臨敵境。未知虛實。且命范願領三千人馬。前往挑戰。探賊動靜。然後定計。可保萬全。夏主從之。義臣即喚范願領兵迎敵。但令汝敗。不令汝勝。范願領兵至聊城。化及差長子宇文弼出戰。兩人對了五十餘合。范願詐敗。退去二十餘里。承基亦不追來。各自鳴金收軍。義臣吩咐黑闥全軍。亦退下二十里。惟李靖知楊義臣用誘敵之計。便將屈突通所捕獵的烏鴉燕雀鷓鴣等鳥。不計其數。將胡桃李杏之核。打開去仁。俱裝艾火於內。用線拴繫。飛禽之尾。叫軍士齊放入聊城。當日宇文承基敗了范願。領兵回城。面奏化及。以爲夏兵不足憂。兒明日領精兵五萬。再與決戰。務使北擒建德。西破唐兵。宇文化及道。三路之兵甚銳。豈可以一面拒之。莫若遣諸將分頭埋伏。四路接應。殺可保無虞。化及稱善。便遣大將楊士覽。帶善果司馬雄寧虎受日。埋伏四方。太子承基爲前軍。智及爲中軍。自己爲後軍。分撥已定。俱於聊城六十里外紮營。以號炮爲信。留殷大用與承址守城保錫。各將領計出城。只有化

及尚未動身。是夜正與蕭后酣寢宮中。忽報滿城發火。化及忙出宮巡視。只見烟衝霄漢。烈焰通天。瞬息之間。被暗火燒得城內一派通紅。倉庫糧儲。城樓殿宇。惟留赤地。殷大用又假救火爲名。叫軍士汲存三日之水。命將毒藥分投滿城井內。化及見軍士焦頭爛額之後。忽然又上吐下瀉。一齊病倒。便放聲大哭。以爲天譴災殃。來督駭命。晝夜驚惶。夏兵細作報知夏主。義臣知是魏國徐懋功與唐李靖用計。速召范願領步兵一萬。扮作許兵。各存記號。乘夜偷過智及大營二十里外埋伏。又命劉黑闥曹旦王琮引兵五萬。與智及對敵。又撥精兵二萬。義臣親自督智及營壘。高雅賢孫安祖宋正本領兵四萬埋伏中道。以截丞基救應。留兵二萬。與裴矩留守大營。勇安公主護駕。分派已定。軍士飽食戰飯。三聲大炮。夏主統兵直逼聊城。唐魏二營探知夏主攻城。也放炮助威。四門攻打。化及催督將士。同般大用出城迎敵。夏主認得化及。便不打話。忙將偃月刀直砍進來。化及挺槍來戰。戰了二十餘合。指望般大用來接戰。豈知大用反退進城。將城門大開。化及因有智及途中伏軍。且戰且走。只見楊義臣劫了智及大營。縱馬前來。向夏主道。公快進城去。撫安百姓。收拾國寶國器。待老臣來斬此賊。夏主兜轉馬頭。領兵進城去了。楊義臣挺槍來刺化及。兩個戰了三四合。勇安公主恐怕義臣有失。忙向錦囊內取出彈丸來。拽滿弓看准彈去。正中化及面門。三四個燈籠。手持團牌砍刀。直滾到馬前。把化及的馬

是亂砍。楊義臣加上一槍。化及直撞下馬來。義臣叫手下捆了上了囚車。只見曹旦已斬了楊士覽。劉黑闥與諸將。尚與智及三四將。一堆兒戀戰。楊義臣分開衆兵。將化及囚車推出軍前。向許兵大聲說道。汝等俱是陷國軍民。爲逆賊所逼。汝之家屬。盡在關中。今逆賊已擒。汝等若欲西歸關中。願歸夏者。錄官陞賞。如若不降。吾盡坑之。許兵聞言。皆去兵器。甲冑而降。智及見兄囚在陷車。心膽已碎。又見衆軍倒戈棄甲而去。忙欲領數騎。逃入丞基營中。不意孫安祖一騎飛來。一槍正中腰間。直跌下馬來。義臣忙喝衆軍士。將智及鎖扭困於陷車。麾兵合去勦丞基。却說夏主統兵來到聊城。見城門大開。一將手提一顆首級。向夏主馬前稟道。臣乃魏公部下。左翊衛大將軍徐世勳。首將王誦。奉主將之令。改名般大用。領兵三千。詐爲海賊。投入化及城中。化及拜爲都虞候之職。前日毒藥投井。病倒軍士。今日開門迎大王之師。此是化及次子承址首級。臣謹獻上。請大王入內。臣於此辭別矣。夏主道。卿有破城之功。且款留數日。待孤犒賞軍士。回去未遲。王誦道。徐將軍號令嚴肅。不敢貪功。實有誤軍期。說了辭別下去。夏主嘆道。王誦真大丈夫也。只此便知徐世勳之智。主師嚴命矣。夏主擁兵入城。到宮中請蕭后御正殿。建德行臣禮。朝見立煬帝少主神位。率百官具素服發哀。時勇安公主帶領諸將陸續進宮。將化及智及推到面前。曹旦提了楊士覽首級。范願提了宇文丞基首級。劉黑闥孫安祖等。綁護押

擒許將報功。夏主吩咐武士將化及智及。綁於柱上。以刀  
割之。獻祭煬帝。又將許將跪對神座。願降者赦之。不服者  
殺之。一面收拾國寶圖籍。叫手下排宴在龍飛殿。慶賞功  
臣。時唐細兩家已投寨起身去了。忙命孫安祖請楊義臣  
見留守大將裴矩。差一將來稟。楊老將軍有一稟帖。差官  
來奉上。王爺夏主拆開一看。書上說賊臣化及已擒。志  
已完。惟望大王所允前言。仁慈放歸田里。後有絕句一首。

掛冠元帥早歸休

志樂林泉莫率求

獨泛扁舟無限量

波濤西接洞庭秋

夏主石罷了道。義臣去了。孤失股肱矣。劉黑闥曹且欲領  
兵追趕。夏主道。孤曾許之。今若去追。是背約也。孤當成其  
名可耳。於是將隋宮珍寶。悉分賜功臣將士軍卒。將國寶  
圖籍。付與勇安公主收藏。因問蕭后。今欲何歸。蕭后道。妾  
身國破家亡。今日生死榮辱。悉聽大王之命。夏主笑而不  
言。勇安公主在傍。恐父亦蹈化及之轍。忙接口道。既如此。  
何不待孩兒先同娘娘到樂壽。一則可慰母親懸念。二則  
大軍慢慢裏可以起行。夏主見說喜道。公主所言甚是有  
理。明日先點二萬人馬同你舅舅先回樂壽去便了。那夜  
蕭后就留公主在寢宮歇了。次日清早。曹且已點兵伺候。  
蕭后蕭后帶了韓俊娥。韓娘。羅小喜兒。四個得意的宮  
人。上了寶轎。勇安公主又在宮中選了二三十名精壯的  
宮人。五六個俊俏的美女。然後起行。正是

七馬駝駝塵蔽日

軍士齊唱凱歌回

不一日到了樂壽。哨馬報知公主回朝。曹后差凌敬出城  
迎接。凌敬請蕭后曹后驛館。勇安公主同曹且。二城朝見  
曹后。公主將隋國寶圖籍奇珍呈上。又叫帶來宮奴美  
女來叩見。曹后大喜。公主又說蕭后現停驛館中。請母親  
懿旨定奪。曹后道。此老狐把一個隋家天下斷送了。亡國  
人要他來做什麼。凌敬道。主公斷不作化及之事。既到這  
裏。娘娘還當以禮待之。主公回來。臣自有所在。他去。曹  
且道。凌大夫說得是。曹后道。既如此。擺宴宮中。只說我有  
足疾未愈。不便迎迓。待他進宮來便了。凌敬見。便到驛  
中稟蕭后道。國母本當出來迎接娘娘。因足疾未痊。著臣  
致意。乞駕臨進城。人宮相會。蕭后上了寶轎。當初揚帝  
時。許多屈從百官。道說何等風光。今日人情冷淡。覺傷  
心慘目。不一時已到宮門。勇安公主代曹后出來迎接。進  
宮。只見曹后風冠龍髻。鶴佩袞裳。相貌堂堂。端莊凝重。  
無一些鈞窳輕盈之態。四個宮奴扶著下階。來接蕭后。進  
殿。曹后要請蕭后上坐。朝拜。蕭后那裏肯。推讓再三。只得  
以賓主之禮拜見了。禮畢左右就請上席。蕭后曹后勇安  
公主。齊進龍安宮來。只見豐盛華筵。擺設停當。曹后即舉  
杯對蕭后說道。草創茅茨。味非鸞鏡。駐蹕之地。暫爾屈駕。  
實爲褻尊。蕭后答道。流連瑣尾之人。蒙上國提攜。已屬萬  
幸。又蒙盛款。實爲報顏。大家坐定。酒過三巡。曹后問蕭后  
道。東京與西京。那一處好。蕭后答道。西京不過規模宏敞。  
無甚幽致。東京不但創造得宮室富麗。兼之西苑湖海山

林十六院噴房曲室。四時有無限佳景。曹后道：「聞得賭歌題句，剪綵成花。想娘娘必多佳咏。」蕭后道：「只是十六院夫人做來呈覽，妾與先皇不過評閱而已。」曹后道：「又聞清夜遊馬上奏章演雜劇，月階試騎，真千古帝王未有如此暢快樂極。」韓俊娥在後代答道：「這夜因娘娘有興，故皇爺選許多御馬進苑，以作清夜遊通宵勝會。」曹后問蕭后道：「他居何職？」蕭后指道：「他叫韓俊娥，那個叫做雅娘。」這兩個原是承幸美人。那個叫羅縵，那個叫小喜兒，是從幼在我身邊的。曹后對韓俊娥問道：「你們當初共有幾個美人？」韓俊娥答道：「朱貴兒、薛治兒、香娘、安娘、賤妾與雅娘，後有增吳絳仙、月賓、曹后道：「香娘是爲拆字死的，朱袁是罵賊殉難的了。那安娘呢？」雅娘答道：「是宇文智及要逼他，他跳入池中而死。」曹后笑道：「那人與朱袁娘好不癡麼？」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何不也像你們兩個，隨著娘娘，落得快活，何苦枉自輕生？」蕭后只道曹后也與己同調的，尚不介意。勇安公主問道：「還有個會舞劍的美人，在那裏？」韓俊娥答道：「就是薛治兒。他同五位夫人與趙王，先一日逃遁，不知去向。」曹后點頭道：「這五六個女子，擁戴了一個小主兒，畢竟是個有見識的。」又問蕭后道：「當先帝在苑中，聞得雖與十六院夫人綢繆，畢竟夜夜宴回宮的，這也可算夫婦之情甚篤。」蕭后道：「一月之內，原有四五夜住在苑中。」曹后又問娘娘爲了綾錦，與皇爺惹氣，逼先皇將吳絳仙貶入月觀，袁寶兒貶入迷樓，此事可真麼？」蕭后肚裏想道：「此是當年官闈

之事，如何得知這般詳細，不如此說個謊，便道妾御下甚寬，那有此事？」曹后笑道：「現有對證的，在此。」侍妾喚他出來，便難諱言了。吩咐宮奴喚青琴出來，不一時，一個十五六歲宮女，即見蕭后，跪在臺前。蕭后仔細一看，是袁紫烟的宮女青琴，忙叫他起來問道：「我道你隨袁夫人去了，怎麼到在只裏？」青琴垂淚不言。勇安公主答道：「他原是南方人，爲我遊騎所獲，知是陪宮人，做人伶俐，到也可取。」曹后又笑指羅縵道：「得他是極守娘娘法度，得皇帝要幸他，他再三推却，賄以佳句，娘娘可還記得麼？」蕭后道：「妾還記得。」因朗誦云：

箇人無賴是橫波

黛染降麝簇小娥

今日好儂作成夢

不留儂住意如何

曹后聽了，嘆道：「詞意甚佳，先皇原算是個情種。」勇安公主道：「到底那個吳絳仙，如今在那裏？」韓俊娥答道：「他聞皇爺被難，就同月賓、縵、死月觀之中。」勇安公主又問十六院夫人去了五位，那幾位還在麼？」雅娘答道：「花夫人謝夫人、姜夫人是縊死的了。梁夫人與薛夫人，不願從化及被害的，和明院江、迎暉院羅、降陽院賈，亂後也不知去向。如今只剩積珍院樊、明霞院楊、晨光院周，這三位夫人還在聊城中。」曹后喟然長嘆道：「錦繡江山，爲幾個妮子弄壞了。」幸喜死節的殉難的，各各捐生，以報知己，稍可慰先帝於泉壤。又問蕭后道：「這三位夫人，既在聊城，何不陪娘娘也來巡幸巡幸？」韓俊娥答道：「不知他們爲什麼不肯來。」勇安

公主笑道：「既抱琵琶，何妨一彈三唱。」此時蕭后被他母子兩個冷一句熱一句，幾笑得難當，只得老著臉，強辯幾句。道：「娘娘公主有所不知，妾亦非貪生怕死，因那夜諸逆入宮，起倉卒，尸首血污遍地，先帝屍橫牀褥，朱哀屍倚雕欄，若非妾主持，將沈香雕牀改爲棺槨，先殮了先帝，後逐個棺殮安放停當，不然這些屍首，必至腐爛，不知作何結局哩。」曹后道：「這也是一朝國母的干係，妾曉得娘娘的主意，不肯學那匹夫匹婦所爲，請道自經，還冀留存俯祖祀。」立後以安先靈不致殄滅，蕭后見說，便道：「娘娘此言實獲我心。」曹后道：「前此之心是矣，但不知後來賊臣既立秦王浩爲帝，爲何不久又鳩弑之？」這時娘娘正與賊臣情濃意密，竟不發一言解救，是何緣故？蕭后道：「這時未亡人一命懸於賊手，雖言亦何濟於事？」曹后笑道：「未亡人三字，可以免言，爲隋民未亡人乎？爲許氏未亡人乎？說到此地，蕭后只有掩面涕泣，連聲俊娥雅娘也，跌腳悲慟，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只見宮人報道：「主公已到。」請娘娘接駕。曹后對蕭后道：「本該留娘娘再寬坐談心，奈主公已到，只得屈娘娘暫在凌大夫宅中安置。」明日再著人來奉請，即時送蕭后上堂，到凌敬宅中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李樂師徐懋功，才智至此，終見一斑。化及父子，本屬庸流，何堪三利矢以射其的，可惜竇建德一番事業，却與一荒淫獨夫失節愚婦做來，覺得耳目未新，人心未厭。其幸虧曹后席間再三勸駁，稍釋微恨，不然蕭后

只道那穢辱之事，落得做的。又評 舊隋唐傳始於明彩爲花，繼以遊幸江都，無賴緒且以蕭后爲揚州妓女，始事太子勇，煬帝立以爲后，汗踐已極，而爲改正，但煬帝被弑，失身化及，化及滅，又歸建德，適成公主遣使來迎蕭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騎送至突厥，至貞觀四年，太宗突厥蕭后又歸於唐貞觀二十二年，卒於唐宮，事見綱目，正史不能爲之諱也。曹后母女嘲笑，且與趙王拒斥，應屬作者描寫然默寓維持風化之意。

# 繡像隋唐演義卷六

第五十一回 真命主兩牢身陷 奇女子定計龍飛

詞曰 何事雄心自退 無端妾里縶囚 君臣瞥見淚交流 甚日放眉頭 幸遇佳人夢成 羣英盡吐良謀 玉鞭

驕馬贈長遊 三疊唱離愁 右調錦堂春

哲人雖有前知之術能趨吉避凶究竟莫逃乎數當初郭璞與卜瑒皆精通易理一日郭璞見瑒嘆道吾弗如也但汝終不免兵厄卜瑒道吾年四十一爲卿相當受禍耳但子亦未見能令終郭璞道吾禍在江南素營之未見免兆卜瑒道子勿爲公吏可免郭璞道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卿相也後卜瑒爲劉聰軍將敗死晉陽而郭璞亦以公吏爲三郭所殺故知數之既定不但古帝王不能免即精於易者亦難免耳如今再說夏王竇建德來到樂壽曹后接入宮中拜見了便道陛下軍旅勞神喜逆臣已誅名分已正從此聲名高於唐魏多矣但隋皇秦主尚在東都未知陛下可曾遣臣奉表去奏聞否夏王道孤已差楊世雄齎表去了宮中綵幣綾錦宮娥彩女均作四分以二分賜與功臣將士以二分酬唐魏兩家同謀滅賊之功孤但存其國寶珍器圖籍而已曹后道陛下處分甚當還有一個活寶在此未知陛下醉之何地夏王道御妻勿認孤爲化及之流孤自起兵以來東征西討宇宙至廣未有一隅可爲止足之地何暇計及歡樂之事孤所以帶蕭后來者

恐留在中原又爲他人所辱故與女兒同來自有所在安放他去曹后道妾非妬嫌止不過爲國家計耳若如此則是宗廟之福也過了一宵夏王即差凌敬送蕭后等到突厥成公主國中去了蕭后原是好動不好靜的人宵來受了曹后許多讒辱已知他不能容物今聽見要送到義成公主那邊去心中甚喜想道到是外國去混他幾年好強如在這里受別人的氣催促凌敬起身下了海船一帆風直到突厥國中凌敬遣人齎書幣去報知義成公主啓命可汗因往賀高昌王麴伯雅壽不在國中義成公主卽命王義發駝馬去接蕭后又差文臣去請凌敬到驛館中款待蕭后在舟中見王義下船來叩見正是他鄉遇故知不覺滿眼流淚問道王義你爲何在此王義道臣是外國人受先帝深恩何忍再事新主故謹持趙王同沙夫人在此先帝不聽臣諫把一座江山輕輕的弄擲今娘娘到這里來原是最親骨肉儘可安身過日公主差臣來接娘娘快到宮中去相見蕭后起岸上下一匹絕好的駿馬道遙來到宮中義成公主同沙夫人出來接了進去行過禮大家抱頭大哭蕭后對沙夫人道你們却一窩兒的到了這裏止丟了我受盡苦惱沙夫人道妾等又聞娘娘仍舊正位昭陽還指望計除逆賊異日來宜召我們復歸故土不想又有變中之變正議時只見薛冶兒與姜亭亭出來朝見蕭后問沙夫人道還有幾位夫人想多在這里薛冶兒答道那同出來的狄秦李夏四位夫人已削髮空門作比丘

尼矣。蕭后見說，長歎了一聲，又對沙夫人道：「夫人既在這里，趙王怎麼不見？」沙夫人道：「他剛纔同孩子們打圍去了。蕭后道：我到時常想念他。」沙夫人道：「少刻回來，見了母后，是必分外歡喜。」一回兒擺上宴來，止不過山禽野獸、鹿脯、駝珍。其時王義已為彼國侍郎，姜亭亭已封夫人。薛治兒做了趙王保母，大家坐定，各訴衷腸。日色已暮，只見小內侍進來報道：「小王爺回來了。」蕭后兩年不見趙王，今見長得一表人材，身軀高偉，打了許多野獸，喊進來道：「母親孩兒回來了。」望見裏邊擺了酒席，忙要退出去。沙夫人道：「大母后在這裏，快過來拜見。」趙王站定了脚，薛治兒與姜亭亭忙下來對趙王說道：「此是你父皇的正宮蕭娘娘，他是你的大母，自然該去拜見。」趙王見說，只得走上去，朝上兩揖。蕭后正開言說道：「兒兩年不見，不覺這等長成了。只見趙王兩揖後，如飛往外就走。沙夫人道：「這該行大禮纔是。」怎麼就走了去。薛治兒重新要去攙他轉來。趙王道：「保母，你不知道當年在隋宮中，他是我的嫡母，自然該行大禮。今聞他又歸許氏，母出與廟絕，母子的恩情已斷。況他又是失節之婦，連這兩揖，在沙氏母親面上，不好違逆。算來已過分了。」說完，酒脫了，薛保母的手往外就走。蕭后聽見，不覺良心發見，放聲大慟。適思楊帝舊時何等恩情，後逢宇文文化及何等疼熱。今日弄得東飄西蕩，子不認母，節不成節，樂不成樂，自貽伊戚，如此越哭越哭，越哭越好。好像華周杞梁之妻，要哭倒長城的一般，幸得養成公主與沙

夫人等百般勸慰，自此蕭后到息心，住在義成公主處。按下不提，再說秦王回到長安，朝見唐主。唐主說三處兵鋒利害，秦王道：「利害何足為懼，但劉武周與蕭銑居於西北，王世充居於中央，臣竟欲差人致書，先結好世充，使不致贖前顧，然後進兵，專攻劉蕭二處，無有不克之理。未知父皇以為是否？」唐主稱善，即修書一封，著楊通張下，到洛陽王世充。二人領命即行，豈知王世充看了來書，大怒，扭碎了書，將楊通斬於塔下，將張千割去兩耳，放回張千抱頭鼠竄，逃回長安，哭訴唐主。唐主大怒，自欲提兵去勸世充。秦王道：「不必父皇動怒，臣兒自有調度。」在此差李靖為行軍大元帥，領兵十萬去扼住劉武周。臣兒領一旅之師，誓必掃滅世充，回來見駕。唐主大喜，即命秦王領兵十萬，前往洛陽進發。時秦王每一出師，西府寶僚如杜如晦、袁天罡、李淳風、侯君集、姚思廉、皇甫無逸等，秦王平昔以師禮事之，故凡出兵，無不從侍帷幄，籌謀畫策。秦王命殷開山為先鋒，史岳王常為左右護衛，劉弘基為中軍正使，段志玄白顯道為左右護衛，自領一軍居後。長孫無忌馬三保等保衛船騎，水陸並進。來到洛陽，王世充探知，亦領軍於雒水列陣相迎。秦王屯兵於雒水之北，兩軍相接，當不起。唐家兵精將勇，殺得世充大敗，進城堅閉，不出。次日唐營排宴，犒賞三軍已畢，秦王乘著酒興，問土人此地何處好，及可以遊玩。土人答道：「城北十里外有一北邙山，周圍百里，古帝王之陵，忠臣烈士之墓，如星羅棋布，其中珍禽

怪獸。蒼松古柏。無限佳景。秦王見說。喜道。吾正欲到彼處。射獵。李淳風道。臣晨起演先天一數。殿下該有百日之災。不可開弓走馬。玩景。況而帶青色。這是不走的是。秦王道。吾日夕馳騁於弓馬之間。覺得氣爽神怡。有何利害。卽同馬三保軟甲輕羽。雕弓利箭。十餘騎。徑往北邨山來。到了山內。秦王四顧了一回。喟然長嘆道。吾想前代之君。坐鎮中華。擁百萬之師。有多少英雄豪傑。今止得幾個石人石馬相隨。況荆棘叢生。狐兔爲侶。寧不可嘆。日後唐家天子。亦如此而已。正嘆嘆間。忽見西北上。出一隻白鹿。衝面而來。秦王扣滿弓。一箭射去。正中鹿背。那鹿帶箭望西而走。秦王縱馬追之。緊趕數里。轉過山坡。其鹿杳然不見。秦王四下追去。不覺蹀至一處。坦然平川曠野。但見旌旗耀日。戈戟森羅。一座新城門。匾上金墀城三字。日光耀目。秦王道。此非李密所居之城乎。馬三保道。正是。殿下可急回。若彼知之。便難脫身。不隄防守。城軍卒看見。忙去報知魏主李密道。此必是李世民誘敵之計。不可追之。程知節踴躍向前道。主公此時不擒。更待何時。說了。手提大斧。跨青鬃馬。如飛出城。秦叔寶恐知節有失。隨卽趕來。時秦王正欲回騎。只見一人飛馬來追。大叫道。李世民休走。秦王橫鎗立馬問道。你是何人。知節道。我便是程咬金。特來捉你。秦王笑道。諒你這賊夫。何足爲懼。知節舉起雙斧。直取秦王。秦王挺鎗來迎。鬪了三十餘合。因馬三保被秦叔寶接住。秦王只得敗走。三保也抵敵不住。亦自逃去。知節追趕

秦王。看看較近。秦王搭上箭。拽滿弓。覘的一聲。正射中知節盔纓。秦王見射不中心。中其慌。縱馬加鞭復走。恰值面前一座古廟。牌齊老君堂三字。秦王心下想道。既有此廟。何不進去躲過片時。忙進廟門。把門關了。取一條大石條。來頂撞了。把馬拴在廟廊下。向著老君神像。也不及細瞻。作一揖道。神聖在上。若能救吾李世民。脫得此難。當重修廟宇。再塑金身。祝告了。卽往神座內躲避。那老君原是靈感的。故受一方香火。今見一個真命之主。紫微有難。豈不照聖。便刮起一陣旋風。把秦王行來的馬蹄蹤跡都滅沒了。又把蜘蛛絮塵網定廟門。程知節追趕秦王。到三叉路口。倏忽不見。四下一望。只見前面一個大樹深林。叢叢茂密。便縱馬加鞭。趕進林中。上了山崗。見山背後一座古廟。知節慌忙來至廟前。把門亂推。却推不開。蜘蛛網面。四下裏塵灰飛絮。像久無人進來的。只得兜轉馬頭。復上山崗。向廟中細看。嗅了一驚。只見屋脊中間一條大黃蟒蛇。盤踞其上。知節看了。想道。吾聞得人說。漢劉邦斬了芒碭山的大蟒蛇。後來做了皇帝。我也是一個漢子。難道除不得此孽畜。忙下崗。到廟前下了坐騎。將一塊大石。撞開了廟門。往屋脊上看。却又不見。想道。孽畜必遊進廟內去了。走到殿前。只見一馬繫在柱上。知節道。原來李世民躲在這里。又看梁柱上的蟒蛇。蹤跡全無。瞥見神櫃上簾幃搖動。恍如蛇尾現出在外。原來秦王見有人進殿。細看如飛在櫃裏。輕輕拔出劍來。時叔寶亦追趕進殿。見知節把神幃



揭起。喝道賊子。却躲在這裏。舉起巨斧。照著秦王頭上砍來。秦叔寶忽見五爪金龍。現出來。抓住巨斧。叔寶知是真命之主。如飛槍上前。把雙劍架住。巨斧道。兄弟。你好莽撞。豈不知唐與魏原是同性。曾有書禮往來。今若把一死的見駕。是無功而反有罪矣。知節道。大哥。你不知吾剛纔見他。是一條黃蟒蛇精。今不殺他。他會遁去。秦叔寶微笑了一笑。輕輕扶秦王出了神櫃。叫手下寬鬆剪了扶出廟門。從了來的人。牽出秦王的馬。程知節秦叔寶各上了馬。押後。一行人帶進金墻城來。那些市井小民。不知好歹。口中嘖嘖贊道。好一個漢子。生得秀眼濃眉。方面大耳。不知犯著何事。被兩位將軍。解進城來。有幾個跟進城的百姓。便道。你們不要小覷他。這是一位唐家個太子。因偶然在這裏過。被我兩位將軍。獲住。衆百姓道。怪道相貌迥出尋常。原來是金枝玉葉。可惜。可惜。秦叔寶在馬上聽得。却要放脫他。因衆耳衆目。又不便行。只得解至府門。魏公令羣刀手。擎秦王至堦前。責之道。你這個猾賊。却自來送死。汝父鎮守長安。坐承大統。吾居墻城。管理萬民。前已明取河南。今又想暗襲金墻。是何道理。秦王道。叔父。暫息虎威。姪有言稟上。因洛陽王世充殺我使臣。故姪領兵征討。敗其三軍。世充堅閉不出。是以退兵。千秋嶺下。偶因乘醉捕獵。來金墻探望叔父。不意叔父反致見疑。魏公怒道。你這個猾賊。吾與汝何親。假稱吾叔父。汝本輕敵恃勇而來。探吾虛實。於中取事。却以甜言哄我。喝令武士。推出斬之。魏微道。

主公若斬世民。非安社稷之計。金墻遠於受禍矣。密問何故。魏微道。此人東征西討。爭入長慶。與其父坐承大統。兵精糧足。手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彼若知我主殺其愛子。必起傾國之兵。前來復仇。忿死相併。有何了日。李密道。如此說。難道竟放了他去。魏微道。莫若將他監禁在此。使李淵知之。若有降書朝貢之物。放他回還。如若不從。使其子執質在此。終身不敢來侵犯。豈不是好魏公道。此論甚通。即令獄卒帶入南牢。時唐主在長安。因馬三保來報。知此信。自要親提人馬來討李密。以救秦王。因劉文靜與李密有郎舅之親。因勸唐主修書具禮。來見李密。不意李密絕不認親。反要把劉文靜斬首。幸虧徐世勣勸免也。送入南牢去了。可憐。

青龍白虎同囚室

難免英雄相對泣

時魏公發放已完。忽見流星馬報到。奏說開州凱公校尉。殺了刺史傅鈔。奪其印綬。會合參軍徐雲。結連寧陵刺史。顧守雍造反。大起人馬。犯我境界。計誘洪州何定。刺史獻了城池。二郡人馬。與凱公攻打。偃師孟津地方諸郡。百姓無守。甚是緊急。魏公聞報。大驚道。偃師乃吾咽喉之地。屯糧之所。倘有亡失。魏之大患。孤當自率大軍討之。即命程知節爲先鋒。單雄信王伯當爲左右護衛。羅士信王當仁。趙連糧草。留徐世勣魏微秦瓊。總護國事。親自領兵。往開州進發。却說秦王與劉文靜。監鎖南牢。雖虧秦叔寶時常餽送。不致受苦。更喜那獄官姓徐。名立。本字義扶。妻亡止。

攜一女。名喚惠嫵。年已二九。尚未適人。那個徐義扶。雖是小官。却是見識高。廣服力。頗精。他道。刑名過記。冤抑者多。所以不嫌游小前程。志願力行善事。利物濟人。秦王初發監禁之日。那夜女兒惠嫵。夢見一條黃龍。盤踞囚室之內。惠嫵驚駭。走去偷覷。只見那龍飛來。纏繞其身。遂爾驚醒。述與義扶知道。義扶曉得秦王是個真命之主。遂要放他。兩人還鄉。急切間未得其便。惟每日三餐。請秦王與文靜。精室中裏邊去款待。兩人甚感他恩德。一日。秦叔寶與魏玄成。在徐懋功府中小飲。說起秦王之事。叔寶大笑起來。徐魏兩人問道。秦兄有何好笑。叔寶道。吾想我們程兄弟。真是個蠢才。懋功道。那見他蠢處。叔寶道。當日在老君堂。要砍斧殺死秦王之時。忽現出五爪金龍。向斧抓住。因此弟見了。忙把雙劍架住。不好私放他。只得解將進京。程兄弟竟認秦王是黃蟒蛇精。必要除他。豈不是可笑。玄成道。吾見秦王。龍姿鳳眼。真命世之主。前日主公要殺他。所以力勸監禁南牢。將來數盡歸唐。必至玉石俱焚。如何是好。懋功道。吾們這幾個心腹兄弟。如今趁他被難之時。先結識他。日後相逢。也好做一番事業。叔寶不好說。昔日有恩於唐主。今又救了秦王之命。只得應諾點頭道。徐大哥說得是。玄成道。據我之見。還該趁主公未歸。大家攜一尊到那裏去。與秦王文靜敘一敘。也見我們這個不是盲目之人。未知二兄以爲何如。叔寶應聲道。魏兄說得極是。弟正有此心。明日二兄早來同去。過了一宵。秦叔寶家中整治

二席酒。悄悄叫人擡進南牢。比及玄成懋功來時。日已晚。午了。三人俱換了便服。大家跟了一個小厮。各坐小轎。來到南牢門首。先是小厮去報知獄官徐立本。如飛進去。開門接入。魏玄成三人。叫小厮打發轎人回去。義扶引到囚室。與秦王文靜相見了。秦王文靜各各拜謝深恩。懋功道。非弟輩俱屬賤賤。不識殿下英明。有屈困囚。這也是殿下與劉兄。數該有這幾日災厄。今因主公提師討魏公去了。因此我們進來一候。冀聆教益。魏玄成道。只是此地怎好坐。秦叔寶道。酒席已擺設在裏邊。劉文靜對徐懋功道。獄官徐立本。雖官卑職小。却非尋常之人。承他朝暮款款奉侍。實出意外。況他才智識見。另有一種與人不同處。一頭說。衆人已到裏邊。却是三間精室。滿壁圖書。盡是格言善行。三人請秦王上坐。劉文靜次之。玄成叔寶懋功。各各坐了。秦王道。承三位先生盛意。世民有何德能。敢勞如此奇盼。那獄官徐義扶。雖居擊柝之職。定不久於人下。承他日夕周旋。恩意欲借花獻佛。邀來一坐。未知三位先生肯屑與他同飲否。徐世勳道。他原是隋朝科甲出身。當日主公原教他爲司馬。不知甚感。自願居刑曹監守。魏徵道。吾也聞他是個樂善好道。有意思的人。這樣世界的官兒。論甚大小。快請出來。小厮請了徐立本出來。讓讓了一回。只得於末席坐下。酒過三巡。只見徐家一小僮進來。向家主稟道。有懿旨在外。徐立本如飛起身出去。玄成等衆人盡加驚異。俱在那裏擡度。只見徐立本走來坐定。魏玄成忙

問道：宮中怎有甚懿旨到這裏來？徐義扶笑道：不敢隱瞞。正宮王娘娘實與小女有緣，曉得小女頗識幾字，素知音律，幸得禁林清賞，故此內宮常差侍人接進宮去陪侍。前因分婉太子進去問候，是今日彌月，叫他進去，不知還有甚事。徐懋功道：令媛想是有才貌的了，今年多少貴庚？徐義扶道：小女名喚惠娘，年已二九歲了。徐懋功見秦叔寶、魏玄成與秦王說起襲取河南一段，也就住口，不與義扶講。大家訴說戰陣功業之事，正說得熱鬧，只見一個小厮向魏玄成稟道：走役來報王爺差人齎赦詔到快了。玄成向叔寶懋功道：二兄陪殿下寬飲一杯，弟去了就來。說了一起身而去。文靜與懋功是舊交，秦王與叔寶彼此有恩心交，四人更說得投機，忽小厮報道：魏老爺來了。大家起身。懋功道：想必主公威降了凱公，復平土地，故有赦詔。為何吾兄反有憂色？玄成就在袖中取出詔書來道：請二兄看便知。前面不過凱公肉袒投降，後又喜生太子，故降詔文。除人命強盜重情外，不赦南平李世民、劉文靜二人。其餘咸赦除之。懋功與叔寶讀了一遍，雙眉頓蹙，默然不語。只聽見外邊人聲嘈雜，魏玄成問道：為何喧鬧？徐義扶道：想必宮侍送小女回來。那又見小厮出來請義扶進去。徐懋功道：前日秦大哥要打帳在赦內，邀恩吾度量必不能殺。為甚麼呢？昔日魏公待人還有情義，近日所為一味矜驕，恃才自用。目下赦內若肯赦二公，則前日先認了親，不至如此相待。叔寶道：除此之外，却怎麼商量？徐王聽見他們

計議，不好意思，只得說道：承三位先生高誼，或者吾兩人災星未退，且耐心再住在此幾時，亦無不可。只是有費三位先生照拂周旋。魏玄成道：吾有個道理在此正要說時，只見徐義扶走將出來，便縮住了口。劉文靜對衆人道：義扶兄已屬心交，衆兄有話不妨直說。魏玄成對劉文靜道：劉兄來看赦書上那一條不赦南平的不字，只消添上一筆，總是我三人擔待了。秦叔寶道：這却甚妙，須要就煩魏兄大筆方寫得像他親筆一般。時衆人站著一堆兒，也有說妙的，也有不開口的。徐義扶道：卑職到有一計在此，不知三位大人可容卑職畧參末議否？徐懋功道：兄有良策，快些說出來。義扶道：以不改本，恐文義念去有些勉強。況主公非昏聩庸愚，眼糊塗之主，看他另寫一行，下筆之時何等慎重。今若改了本字，主公回家必然看出有許多不妙。莫若竟讓卑職把秦殿下與劉大夫放去。主公回來，三位大人盡推在卑職身上，雖尚可飾辭，猶難免守國防範之愆。然不至有大害了。若明改赦詔，不幾視朝廷之赦書如同兒戲乎？衆人都道：此論不差。魏玄成道：義扶持論甚暢，但不知怎樣個放法？徐義扶道：方纔王娘娘宣小女進去，因太子彌月，欲草疏到主公處，奈因身子尚憚勞頓，故叫小女代為草就。要差人到孟津去，小女有心乘機奏過王娘娘，即討此差與卑職。明日四鼓就要起身。豈不好是改赦的機會？現有懿旨叫卑職到徐大人處撥差

官兵守護獄囚的。內裏在此表章是用表黃絹封固的。小女藏在裏面。袖中取內裏出來。徐懋功取來一看。只見上寫著仰兵部大堂徐掌印官。速撥吏卒二十名。去守南牢監禁。待獄官徐立本公幹歸。即便交卸。勿得有誤。施行。玄成叔資大喜道。這是唐主之福。該使殿下還朝。父子重逢。君臣會合。徐義扶道。只是要五匹有鞍轡的好馬。方纔濟率。魏玄成道。連兄只須三騎。多此二騎何用。徐義扶道。小女與一個小价。亦少不得。徐懋功道。既如此。也該請令嬖出來見了殿下。好少刻同行。徐義扶進去。忙同女兒惠嫵出來。乘人見時。乃是一個纔要改妝。不脂不粉的美秀女子。徐義扶道。匆忙之際。總朝上三叩首。就是乘人皆要還禮。義扶再三不容。只得答以三揖。惠嫵如飛進去了。徐懋功道。我前者會征化及。得二匹駿馬。馴良之至。一疋贈與殿下。一疋贈與令嬖惠嫵。秦叔寶道。殿下的追風馬。我養好在廄中。并挑選二疋送來。後會有期。我們該大家別過罷。徐懋功道。諸公該作速收拾。同我發兵衛下來。就到我署中來。是了。魏徐秦又叮嚀了一番。義扶送了三人出門。如飛進去。收拾了細鞍。把兩套青衣小帽。與秦王文靜換了。義扶又添些菓菜。叫小厮扛了一罈酒。放在客座裏。秦王問義扶道。添酒增肴。是何緣故。劉文靜道。我曉得這是義扶的作用。少刻便見。正說間。聽得叩門聲響。義扶如飛叫小厮去開門看來。却是一個老隊長。同十來個小兵。到義扶面前叩見了。義扶對衆人道。裏邊禁門。剛纔徐大老

爺。差人到來巡察。已封好在那裏了。恰好我們兩個舅子。要同到孟津。軍將軍處公幹。故有現成酒肴在此。天氣寒冷。酒在罈子裏。你們喫了罷。只要收拾好了傢伙。說完了。徐惠嫵提了燈籠。徐王與文靜。負了奏章。與報箱。小厮青奴。挑了行李。叫一個士兵出來。關好了門進去了。徐義扶等五人。忙忙走的。不多幾步。只見秦叔寶家小厮。迎上前來。說道。家老爺坐在堂中。候徐爺去會。義扶等走進叔寶署中。只見院子裏繫著五疋馬。秦叔寶忙出來接見了。對秦王道。我曉得殿下歸心甚急。此刻也不敢盡情了。將手指著院子裏的馬道。這兩疋馬。是纔間徐大哥叫人牽來的。這疋金串銀鑲的贈與殿下。那疋纔串雕鞍的。贈與惠嫵小姐。殿下的馬。文靜兄坐下去。那三疋是我贈與義扶及管家的。多是馴良善走的脚力。又在袖中取出書札來。對文靜道。此三件煩兄帶去。一道表章。是叩謝唐王的兩封書。候李藥師與柴嗣昌兩兄的。代弟一一致意。文靜如飛打開包裹。藏好。叔寶叫小厮快牽自己的坐騎來。要送秦王出城。秦王止住道。承將軍等許多情義。我李世民。鑣之心。再不敢勞尊駕送出城。恐惹嫌疑。叔寶洒淚道。士為知己死。大丈夫若慮嫌疑。何事可為。即便先上了馬。衆人也只得上了馬。急趕出城。又叮嚀了一番。然一舉手相別。這叫做

惺惺自古惜惺惺

說與庸愚總不解

總評 秦王北邙之射。非有意於窺伺。而程知節躡躡追

擒。必欲甘心。幸賴金龍現爪。叔寶救護。猶身陷南牢。冀邀恩赦。而未獲。以玄成欲以不改本。原係一時倉卒之計。與叔寶當時應上。徒批何異。徐義扶議論真切。作事直捷爽快。似高出三人一籌矣。

第五十二回 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寧夫人感計走

他鄉

詞曰 深鎖幽窗。徧青山愁腸滿目。甚來由。風風雨雨。亂人心曲。說到情中心無主。行看江上春生谷。正空梁。斷影泛牙橋。成何局。書虎處人。殺賊從笑。揚蜂唇。促怎與人無競。高飛黃鶴。眼底羊腸。逢九坂天邊。鰓浪

愁千斛。甚張羅。叫得子規來。人生足。右調滿江紅。

流光易過。天地間的事業。那有做得完的日子。遊子有方。父母愛子之心。總有思不了的念頭。功名到易處之地。正是富貴逼人來。取之拾芥。若是到難處之地。事齊事楚。流離顛沛。急切回總難收煞。却說秦王與劉文靜徐義扶的女兒。惠嫔。四五騎馬。離脫了金墻城。與秦叔寶別了連夜。趕行。秦王在路上。念叔寶的為人。因對劉文靜道。叔寶恩情。備至。何等周匝。所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此之謂也。怎得他早歸於我。以慰衷懷。劉文靜道。叔寶也。把不能要歸唐。無奈魏勢方熾。二則幾個弟兄。多是從瓦崗寨起手。幹這番事業。三則單雄信是義盟之首。誓同生死。安忍輕拋。如今彼三人。皆有他意者。因前日翟讓一誅。故衆人感起離心耳。故則猶未也。秦王見說。不勝浩歎。

道。若然則叔寶終不能爲我用矣。徐義扶道。殿下不必掛念。臣有一計。可使叔寶棄魏歸唐。秦王忙問道。足下有何良策。徐義扶道。叔寶雖是個武弁。然天性至孝。其母太夫人。年屆桑榆。與媳張氏。俱安頓瓦崗。秦王道。魏家將帥。俱集金墻。難道各將家眷。尚在山寨裏。徐義扶道。金墻止有魏公家眷。餘皆在寨中。一個叫尤俊達。一個叫連巨鳳。二將管攝在那里。莫若將秦母先賺來歸唐。好好供奉著。叔寶一知信息。必爲徐庶之奔曹矣。秦王道。好便好。作何計賺來。徐義扶道。臣當年曾仕幽州。知總管羅藝。與秦叔寶中表之親。極相親愛。今年恰值秦母七十壽誕。莫若假設是羅夫人。因往秦安州進香。路經此地。接秦母到舟中去相會。一鼓闖關。秦母見說。定必欣然就道。若離了山寨。何愁他不到長安。劉文靜道。要做事不宜遲。回去就行。三人正說得入港。趕到了千秋嶺。只見後面小厮青奴。在馬上喊道。姑娘的靴子。掉去了一隻了。秦王聽見。如飛見轉馬頭。只見徐惠嫔。一隻窄窄金蓮。早已露出。徐惠嫔雖是個個個儂女子。此時不覺面紅耳赤。徐義扶道。既掉了一隻。何不連那隻也除了去。只見秦王把馬加鞭。登上一帶頭。向舊路尋去。未及片時。秦王提著一皮靴子。向徐惠嫔笑道。這不是卿的靴子。徐惠嫔如飛向秦王接了。穿紮停當。然後上馬。自此一路上。秦王與惠嫔。雖不能雨兒雲兒。然待奉宵征。早已兩情繾綣。魂消默會矣。一行人曉行夜宿。不覺早到了霸陵川。秦王對劉文靜道。孤偶然出獵。聞游

不意遭此大難。若非惠姨。與秦魏徐三位同心救援。幾乎老死囹圄。劉文靜道。這也是殿下與臣數該有這百日之災。幸遇義扶。朝夕周全。令嬖棄恩。施計殿下。不特得一明哲之士。兼得一箇中良佐。豈非禍兮福所倚乎。正說時。只見塵頭起處。望見一隊人馬前來。乃是大唐旗號。秦王道。難道父皇就知孤歸國。預差人來迎接。話未說完。只見袁天罡李淳風李靖三騎馬早已飛到面前。口稱殿下。臣等齊來接駕。秦王道。孤當初不聽先生們之諫。致有此難。將來後車之戒。孤當謀諸之。那時西府賓僚。陸續來到。大家擁入潼關。秦王對徐義扶道。賢卿與令慶。乞暫停驛館。待孤見過父皇。然後備車駕來接令慶。方成體統。義扶點首。忙進驛館中安歇。秦王同衆公卿進朝。見了唐帝到宮中。拜見了竇太后。骨肉相敘。如同再生。不覺涕泗橫流。秦王細把被難前情。一一奏明。唐帝道。秦叔寶徐懋功魏玄成。這三位恩人。目下雖不能歸唐。朕當鑲之心。版兒亦當佩帶書紳。至於義士徐立本。與其女惠姨。該速給二品冠帶。并其小女鳳冠霞佩。速宜來見朕。秦王分付左右。在西府內點宮女四名。整頓香車。迎請徐惠姨。與其父義扶進朝。唐帝見了。甚加優禮。用義扶爲上大夫之職。其女徐惠姨。賜名徐惠妃。加一品夫人。與秦王爲妃。參贊西府軍機事務。秦王又將叔寶寄來的謝表呈上。唐帝看了說道。叔寶先年與朕陌路相逢。全家虧他救護。今吾兒又賴他保全性命。父子受恩。未知何日得他來少報萬一。秦王道。

不必父皇留念。兒自有良策。使他即日歸唐。說了大家謝恩出朝。未及數日。秦王即差李靖徐義扶帶領雄兵二千。并宮娥數名。擁護徐惠妃夫人。前往瓦崗。計騙秦母出寨。今且按下慢提。再說魏公李密。在偃師收降了凱公。大獲全勝。頒敕軍民。正該班師回來。復不自諒。徇行河北部。被夏王竇建德首將王綜。拒戰于甘泉山下。被王綜以流矢射中李密左臂。大敗喪氣。又接徐世勳日報。說魏官徐立本。私放秦王劉文靜歸國。自謀宮中差使。不知去向。魏公看報大怒。連夜趕回金墉。魏徵徐世勳秦瓊接見。魏公將三人大肆唾罵。道。他們不行覺察。通同徇私。受賄賣放。藐視紀綱。將三人即欲斬首。虧得魏君彥買潤甫等再三告免。權禁南牢。將來以功贖之。再說秦母與媳張氏。孫懷玉。住在瓦崗。雖叔寶時常差人來詢問。然秦母年將七十。反比不得在齊州城外。爲子者朝夕定省。依依膝下。尋歡快活。奈兒子功名事大。只好付之浩歎而已。一日只見一個小廝。進來報道。幽州羅老將軍。差人到寨。請候秦夫人起居。要面見的。秦母見說。對媳張氏道。羅姑爺處。還是我六。十歲時。差人來拜壽。後數年以來。音信懸隔。今爲什麼。又差人來。莫非又念及我七十歲的生辰。羅張氏夫人道。是與不是。還該出去見他。就知分曉。秦母只得同着懷玉。到堂中來。見兩個差官。齊跪下去。說道。差官尉遲南。尉遲北。叩見太夫人。先有家太太私禮一副。奉上的壽儀。俟太夫人到舟中去。家太太面致。秦母連忙叫懷玉。拖了兩個差

官起來隨後又是四個女使，齊整打扮，上前叩頭。那差官說道：「這是羅太太差來，迎請太夫人的。」秦母道：「小兒秦瓊，在金塘幹功，不在寨中，怎好有勞台從枉顧？請尊官外廂坐。」懷玉你去，煩連伯伯來奉陪。懷玉應聲去了。秦母同四位女使，到裏邊來，見了張氏夫人，叫手下把羅夫人私禮，抬了進來。多是奇珍異玩，足值二三千金。寨中這些兵卒，多是強盜出身，何曾看見如此禮物，見了個個目瞪口呆。連尤俊達與連巨真，亦嘖嘖稱羨道：「不是羅家帥府裏，也辦不出這副禮來。」私禮如此，不知壽儀還怎樣個盛禮。那四個女使，見過了張氏夫人的禮，又致意道：「家太太多拜上。因進香經過，要請太太夫人與少爺，同到舟中去一會。」方見故舊不遺，叫妾們多多致意。張氏夫人忙叫手下安排酒筵，款待來使。婆媳兩個，私相計議。秦母道：「若說推却兒子不在，禮多不收，也不去會羅太太。這門親就要斷了。若說去，瓊兒又在金塘，急切間不能去報知。其時恰好程知節的母親，也在房中插口道：「這樣好親戚，我們巴不能個扳個一個來往。他們却幾千里路，備若厚禮來相認，却有許多疑慮。」張氏夫人道：「當年懷玉父親，犯事到幽州，虧得在姑爺手下認親，解救回來。那十年前，婆婆正六十壽誕，我記得姑太太會差兩員銀帶前程的官兒，前來上壽。如此親誼，可謂不薄矣。今若遽爾回他，只道是我們薄情，不知大體的了。」秦母道：「便是事出兩難。程母道：「據我見識，既是老親，你們婆媳兩個，還該同了孫兒去會一會。」人

生在世，千里相逢，原不是容易得的事。難道你還有七十歲活麼？你們若不放膽，我只算你的老伴去奉陪走走。何如？」秦母見他們議論，已有五六分肯去相會的意思了。及見連巨真進來，說道：「那兩個姓尉遲的差官，多是十年前在歷城縣，奉拜過壽的。說起來，我還有點認得。怎麼伯母就不認得了？」秦母道：「當時堂中，携著許多人，我那裏就認得清。既是你說，今日天色已晚，留他們在寨中歇了，明早一同起身去就是。少不得連伯伯也要煩你護送去的。」連巨真道：「這個自然。過了一宿，明早大家用過了朝餐，秦母叫張氏夫人，多是鳳冠袖服，跟了五六個丫環媳婦，連他們四個女使，共是十二三肩山轎，秦娘、玉命、冠、紫額、紅錦繡袍，腰帶寶劍，騎了一匹銀蹄馬，連巨真也換了大服，跨上馬，帶領了三四十個兵卒，護送下山。一行人走了十里，頭里先有人去報知，只聽得三聲大砲，金鼓齊鳴，遠遠望河下，泊著坐船兩隻，小船不計其數。秦母衆人到了船旁，只見船內四五個宮奴，搬出一個少年宮妝的美婦人出來。你道是誰？就是徐惠娘假裝的。秦母與衆人，停住了轎，便道：「這不是羅老太太又是誰？」那差來的女使，答道：「這是家老爺的二夫人。」秦母見說，也不便再問。大家接進官船，船口一將白顯道，搶將出來觀看。被秦懷玉雙眉戟牙，呌進裂，大喝一聲：「白顯道，一驚自進船裏去了。」李靖在船樓上望見，駭問來人道：「此非叔寶之兒乎？」來人道：「正是。」李靖道：「年紀不大，英氣足以驚人。真虎子也。」快叫人請過船。

來。秦母等進艙。一個女使對着裏明道：「這個是秦太太。那個是程太太。這是秦夫人張氏。徐惠妃一一拜見過。使向秦母道：「家老太太尚在艙中。囑妾先以小舟奉迎。承太太夫人們不棄降臨。足見親誼。分付打發了轎馬兵卒回去。後日來接。秦母道：「瓊兒公幹金塘。多蒙太太和賜厚儀。致承尊從。枉顧。實爲惶恐。舟中酒席已擺設停當。即便敬酒安席。李靖請過秦懷玉來。與徐義扶相見了。李靖與秦懷玉說起他父親前日寄書札來。取出來與懷玉看了。懷玉方知他是李藥師。父執相逢。不勝致敬。忽聽見又是三聲大砲。點鼓開船。秦母在那邊舟中。不見了懷玉。放心不下。忙叫人請了過來。坐在身旁。船頭上鼓樂齊鳴。帆風掛起。齊齊整隊而行。連巨真見這許多光景。也覺心上疑惑。虧得夜間宿在徐義扶舟中。義扶向他備細說明。連巨真心中雖放寬了些。但嫌身心兩地。只好付之無可如何。徐惠妃那夜見秦夫人們。多是端莊朴實的人。已在舟中。料難插翅飛去。只得將真情備細說與張氏夫人知道。張氏夫人忙去述與婆婆得知。秦母止曉得先前植樹崗秦瓊救了李淵之事。後邊兩半設計。故走李世民一段。全然不知。虧得徐惠妃將前事一一提明。因秦殿下念念不忘。令郎將軍之德。故此叫妾與父親來請太夫人。此計乃陛見後謀定之。此時秦母與張氏夫人曉得相對說話的。不是羅二夫人。乃是秦王一位妃子。重新又見起禮來。幸喜程母因多用了幾杯酒。瞌睡在桌上。秦母道：「小兒愚劣。有辱

殿下垂青。但是那裏知我家與羅總管。是中表之親。徐惠妃道：「家父先朝曾任幽州別駕數年。羅帥府衙門中事。并走差之人。無不熟識。秦母道：「怪道尉遲兩兄弟。扮得這般厮像。只是如今魏邦事勢未衰。吾家兒子。切急問怎個就得歸唐。夫人先須差人送一個信去。方好徐惠妃道：「這便自然。但程太太跟前。萬萬不可說。秦母衆人在舟中住了兩天。那日早起。只聽的前哨報道：「頭裏有賊船三四十隻。相近前來。秦懷玉正睡在那邊船樓上。聽見如飛披衣起來窺探。只見李靖在艙中。喚一將進來。那將是前日扮尉遲北的。李靖在案上取一面令旗。付與中軍官。遞將下來。那將跪下接著。李靖坐在上面分付道：「前哨報有賊船相近。你領兵去看來。不可殺害。好歹細來見我。那將應聲去了。不一時只聞得大砲震天。吶喊之聲不絕。小船上兵卒。個個弓上弦。刀出鞘。把甲冑收束停當。未及兩個時辰。鳴金三響。早見那員武將跪下道：「稟元帥爺。賊船已獲。頭目現細綁在船。當候元帥爺的旨定奪。李靖收了令箭。便問道：「賊船是何旗號。那將答道：「打著是魏家旗號。李靖雙眉一蹙。道：「既是魏家的人。解進來。那將應聲而去。其時大小船。俱停住不行。船頭上衆將。排列刀斧手。細綁手。明見見執着站立。好不威武。只見戰船裏。拖出一個長大漢子來。連巨真在後邊船上望見。喫了一驚。道：「這是我家賈潤甫。爲什麼擡在這里。却被他們掣住。忙要去報知。秦懷玉無奈。船擠人多。急切間難到那邊船上去。徐義扶又



不見了。只得扒在船舷上。但聽他們發落。只聽見李靖問道。你是那一處人。叫甚名字。賈潤甫答道。我是魏邦人。叫做賈和。李靖道。既是魏邦人。豈不見我大唐旗號。出師在此。擅敢闖入隊來。我且問你。你奉李密使令。差往那里去。今從何處來。賈潤甫道。實因王世充去秋曾向我處借糧二萬斛。不意我處今秋歉收。魏公著我去索取。李靖道。王世充殘忍褊隘之人。刻刻在那裏覬覦。非望以收漁人之利。你家李密。却去濟應他的糧草。何異虞之假道於晉。因以自蔽乎。可知李密真一庸碌之夫矣。賈潤甫道。天下擾攘。未知鹿死誰手。明公何出此言。李靖拍案喝道。李密手下多是一班愚庸之夫。所以前日秦王被囚於南宇。文靜困辱於殿陛。我正要來問罪。你却攔來亂我軍律。左右的。與我擊去斬訖報來。衆軍校吶喝一聲。把賈潤甫攔綁出來。連巨真唬得魂飛魄散。如飛要去尋秦懷玉。何知秦懷玉被徐義扶說明。反不著忙。只見中軍官又叫劊子手。推賈潤甫轉來。李靖起身親解其縛。喝左右取冠帶過來。替賈潤甫穿好。上前相見。賈潤甫拜謝道。不才偶犯元帥虎威。重蒙格外寬宥。足見海涵。李靖道。適纔不過試君之器量耳。弟輩仰體秦王求賢之心。何敢妄戮一人。且叫足下相會幾個朋友。話未說完。只見徐義扶連巨真秦懷玉。多走到面前。賈潤甫大駭。對徐義扶道。你是放走了秦王與劉文靜。該在這里的了。對連巨真秦懷玉道。你們是住在瓦崗。爲何却在此處。徐義扶把始末備細說了一遍。賈潤甫

對徐義扶道。你却同了秦王。高飛遠舉來了。累及徐軍師。秦大哥魏記室。坐禁南宇。秦懷玉聽見說他父親囚禁南宇。放聲大哭。忙向李靖說道。乞老伯借二千兵與小姪。待小姪打進金墻。救取父親。秦母在此船。聞知這個消息。亦差人來盤問。賈潤甫道。既是秦伯母在此。何不請過船來。相見聽我說完。省得停回重新再說。李靖便向懷玉道。正是。賢姪去請令祖母過來。聽賢兒說完。不一時。秦母走過船來。衆人一一拜見了秦母。向賈潤甫道。小兒爲何事。逮罪南宇。賈潤甫道。魏公降服。魏公回來。聞報徐兄放去了秦王。劉文靜。又遷怒於秦大哥。魏玄成。徐懋功。將他三人監禁南宇。我與羅士信。再三苦諫不從。即差我往王世充處討糧。因去秋王世充。差官來要借糧四萬斛。彼時我聽見如飛向魏公力止。極言不可借。世充乏食。天絕之也。何反與之。況我家雖有預備。積儲幾倉。亦當未雨綢繆。要防自己飢餓。況軍因糧足。今若借與彼。是藉寇兵以資盜糧也。智者恐不爲此。無如魏公總不肯聽。竟許其請。開倉斛付二萬斛。那開倉之日。適值甲申日。有犯甲不開倉之禁。嗣後羣落各倉。倉官呈報鼠蟲作耗。背生兩翼。徧體魚鱗。緣壁飛走。蜂擁而出。倉中之粟。十食八九。魏公拜程知節爲徵貓都尉。下令國中。每一戶納貓一隻。赴倉多納。無貓罰糯米十石。究竟鼠多於貓。未能撲滅。貓與鼠不過同眠。迷隊而已。鼠患終不能息。魏公正在悔恨。近又煎銑缺餉。亦統兵來要借糧五萬斛。如若不允。便要儘力斷併。因

此魏公看了急，將他三人在南牢救出，即差了秦大哥與羅士信領兵去征蕭銑。徐懋功差往黎陽，魏玄成看守洛倉。日下又值禾稼漸沒，秋收絕望，因此差我向王世充處取價前日之粟。如今伯母既是秦王命李元帥屈駕長安，定必勝是瓦崗。待我報與秦大哥曉得了，他畢竟也就來歸唐。又對遠巨真道：巨真兄，你還該回瓦崗去，衆弟兄家眷尚多在寨，獨剩一個尤員外在那裏，倘有疏虞，是誰之咎。我因公幹急迫，伯母請便，即向衆人告辭。李靖見賈潤甫人才議論大，是可人，託徐義扶說他歸唐。賈潤甫道：弟因愚劣，不能擇主於始，今雖時勢可知，還當善事於終。若以盛衰爲去留，恐非吾輩所宜。後會有期，即便別去。李靖深加嘆服，連巨真因與秦叔寶義氣深重，只得同到長安看了下落，再回瓦崗。正是

滿地霜華連白草

不易離人義氣深

總評 自來悲歡離合，不外乎情，而情緣義起，若舍情義而強爲立言，是背理而扭捏，不但情之不真，即義亦幾抹殺。作小說者，往往昧此。今看此回提出一徐義扶，便有多少情中串插，義上生文。末後得賈潤甫數語，隱隱瓦崗起義一段，皆不泯滅，可稱快史。

又評 母子至情，却是天性。世上那有幾個趙苞棄母的人。徐義扶設計，使叔寶棄魏歸唐，先賺秦母，稿是妙策。後又轉出潤甫，說出魏徵徐世勣秦瓊，囚禁兩牢之故，因蕭銑借餉，即救出三人，一段委委曲曲，情文備至。

第五十三回

夢周公王世充絕魏 棄徐勣李玄達

詩曰

成敗雖由天

歸唐

良亦本人事

宣尼驚暴虎

所戒在驕恣

乘高肆其志

夫何器小夫

一旦衆情移

禍兮禍所伺

蛟螭失所居

遠爲螻蟻制

貽笑滿元史

噬臍徒空悲

事到騎虎之勢

家國所關，非真撥亂之才，一代偉人，總難

立脚，何況庸碌之夫，小有才名，妄思非分，直到事敗無成，

纔知噬臍無及，今且不說秦母歸唐，再說賈潤甫別了李

靖等，來到洛陽，打探王世充大行操練兵馬，潤甫要進中

軍去見他，世充早知來意，偏不令潤甫相見，也不發回書，

叫人傳話道：這裏自己正在缺餉，那裏有米來濟餉你們，

直等我們到淮上去，收了稻子，就便來當面與魏公交割，

賈潤甫見他這樣光景，明知他背德不肯濟餉，也不等他

回札，竟自來金塘來回魏公道：世充舉動不但昧心背

德，且賊有反來攻伐之意，明公不可不預防之。李密怒道：

此賊吾亦不等其來，當自去問其罪矣。擇日與師，點程知

節樊文超爲前隊，單雄信王當仁爲第二隊，自與王伯當

裴仁基爲後隊，望東都進發。那邊王世充早有哨馬報知，

心上要與李密厮併，只慮他人馬衆多，急切間不能取勝，

悶坐軍中，忽一小卒說道：前年借糧軍士回來，說李密倉

粟却被鼠耗食盡。陸賈潤甫補徵貓都尉。宮中又有許多災異。金墉百姓多說是僭了周公的廟墓。絕了他的香火。故此周公作祟。鄭主道只怕此言不真。小卒道。來人盡說有此怪異。爲甚說謊。鄭主笑道。若然則吾計得矣。但必耍一個伶俐的人。會得吾的意思。方爲奇妙。說了呆看着那小卒。小卒低着頭微笑。不言到了明日。擂鼓聚將。大宴羣臣。計議禦敵之策。鄭主問道。李密金墉之地。還是隋朝故宮。還是他自己創造的。張永通答道。魏主宮室原是周公神祠。李密謂周公廟宇當創建於此。地非彼所宜。便撤去廟貌。改爲宮闕。周公累次託夢於臣。臣未敢瀆奏。鄭主拍案道。怪道孤昨夜三更時分。夢見一尊冠冕神人。說吾乃是周文王之子。姬公且便是。蒙上界賜我爲神。廟宇在金墉城內。被李密拆毀了。把基址改爲宮殿。木料造了洛口倉。使我虎賁衛從。漂泊無依。今李密氣數將盡。連敗時衰。東鄭王你替我報讎。做主衆臣道。神人來助。足見明公威德所致。此番魏公土地。必歸於明公矣。鄭主道。宮官當與卿等共之。諒孤非敢獨享也。正說時。只見三四個小卒走上前來。報道中軍右哨旗丁陳龍。忽然披髮跣足。若狂若痴。口中大叫道。我要見東鄭王。鄭主見說。笑逐顏開。對衆臣道。此卒素稱誠樸。何忽有此舉動。孤與卿等同去看他。說了齊上馬來。到教場中。軍師桓法嗣。縱馬先到演武廳。只見陳龍閉著雙眼。挺挺的睡在桌上。高聲朗句的在那裏誦大雅文王之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見鄭主來。忽跳起身。站在桌上。朝著外邊道。東鄭王請了。吾周公旦附體在此。前宵所囑之言。何不舉行。勿謂夢寐。或致遺忘。若汝等君臣同心協力。吾還要助汝。陰兵三千。去敗魏師。幸毋觀望。火速進兵爲上。吾去也。說了跳將下來。滿廳舞蹈揚塵。此時王世充與衆臣早已齊齊跪拜道。謹遵大王之命。我等敢不齊心討賊。以復故宮。重修殿宇。嵯峨人家忙起身。看那個陳龍面色如灰。手足冰冷。直僵僵橫在草地上。鄭主叫人負了他回去。自此鄭家兵將。個個胸中有個周公旦了。從來行兵詭道。王世充原是箇奸狡多謀之人。兼那軍師桓法嗣。又是箇旁門邪術之徒。恰好在亂離中。逞志求榮。希圖寶位。便有許多因邪入邪之事。來湊他。鄭王回朝。即便傳旨。軍師桓法嗣。明日下午演武場。點選彪形大漢三千。個個身長八尺。腳躡木橈。一丈二尺。面上俱帶兇臉。身穿五色畫就衣服。數口之內。演習停當。桓法嗣說。此計只宜速行。攻其無備。鄭主准奏。這不過是要收拾完一個李密。成全一個應世之主。若李密是個明哲之士。見國中屢現災異。便要守分金墉。悔改前愆。優恤臣下。猶可以爲善國。無奈李密自恃才略高強。却忘了昔日死裏逃生之苦。刻刻要似漢高提三尺劍。無敵于天下。先把自己一個足智多謀的軍師徐世勣。調去黎陽。蕭銑乃蘇弁之疾。又把忠勇全備的秦叔寶。羅士信。差他去拒守。賈潤甫。屢進奇謀。不聽而置之。洛口。郟元。真貪利忘義。小人反置之左右。止剩單雄信。程知節等一

班特勇好開之人。自統大兵前來。未及兩日。何知王世充也掩著大隊人馬。在路上遇哨馬報知。大家離著三四十里安營駐紮。李密安營於翠屏川東山。王世充結寨於翠屏川西山。軍師桓法嗣帶領細作。隨身兵馬二三百。悄悄到鎮東山頂。瞭望魏營。都伍整齊。如星辰燦爛。看去殺氣冲天。果是人驚鬼哭。桓法嗣心中暗想。吾雖練彪形高構神兵。怎能勾勝他人強馬壯。感著雙眉。四下閒看。忽見東北方山角下。七八個大漢。在那裏探樵。桓法嗣看他們運斧弄斤。丁丁伐木。不覺怡然而笑。道。吾更有計矣。悄悄喚一家將近前來。附耳幾句。自己即便上馬歸營。到了明日。進大營對鄭主道。臣昨夜也夢見周公。對臣說道。桓法嗣聽我分付。明日我暗引一人來助你們擒賊。你快去催主人作速進征。以決勝負。又附鄭主耳上說了幾句。鄭主大喜。桓法嗣又將木排多用紅綠顏色。畫成獸形。列爲方城。將兵馬盡藏其中。鄭主坐中軍大寨。看軍師桓法嗣調度。只見帳下軍士道。擊著了李密。及至解進來時。見綁著的。却是一羣打柴的人。爲首又是李密。鄭主問道。是那裏擊來的。軍士答道。小人們奉令巡邏。到山坳斜徑。遇著這干人。內中却有李密。小人們奮勇擊來。請功。鄭主怒問。那爲首喊叫冤枉道。小人是國子監助教陳德明的家人。城中乏柴。著小人來樵探。說甚李密。還有同伴可許。巡邏的道。明是李密。假做探樵。窺探軍情。鄭主又向衆樵夫細問。果然是鄉宦家人。差出來打柴的。鄭主叫左右去了那干人的

網縛。對他們說道。我曉得你們盡是平民。我如今正要利用著你們。且問你衆人裏邊。可有熟識北邙山幽僻路徑的。一個樵夫指道。那個叫做滿山飛全勇。那個叫做穿山甲龐元。他兩個慣走山徑。曉得路途。鄭主道妙。先叫那像李密的前來中軍。賞他一個把總。那兩個全勇龐元。賞他做了左右隊長。多給衣帽戰袍。又叫中軍附耳分付了領去。衆樵夫大喜。叩謝出營。編入隊伍。看兩邊是紛紛戰血煙雲。洒勝敗存亡未可知。再說李密前隊程知節。指望過著了對頭。爽利大殺一場。不意王世充的兵馬。反將橫木爲城。寂然不動。便督軍馬衝到城邊。却又看見了木城上紅綠獸形。即便調轉馬頭。逃回轉來。那單雄信領著第二隊。亦湊著了。叫前隊架起雲梯礮石。向內攻打。竟不能破。魏主在後隊結寨時。將舉火傳令。黑夜須防賊人行劫。各營務要小心。靜聽更響。到了三更時分。魏營兵將耳邊只聞得四下裏礮聲隱隱。不絕。心中惶惑。忽有巡邏夜不收。到前營來報道。王世充木城已圍。只是內中燈火俱無。人影不見。敢報老爺知道。程知節因日前攻打了半天。正在那心裏煩躁。忽聞此報。安能忍耐。自己當先領軍馬直到鄭營。遠遠望去。只見木城大開。燈火齊舉。照耀如同白日。並不見一兵在外。攆得程知節性起。把雙斧高舉口中喊道。有膽氣的隨我來。只見鄭營寨中一聲礮響。閃出一將。殺了十來合。敗將下去。程知節趁勢追趕約十來里。又聽得鄭營中一個烘天大礮。

四下裏即便接戰連聲。忽起一陣怪風，刮地裏迎面吹來。其時金雞已報，天色已昏。程知節正催促軍馬殺將下去。只見斜刺裏趕出七八隊，都是面藍髮赤，巨口獠牙，五色長袍，高躡橋脚，硝磺火藥，烘滿半天，都執著砍刀，從第二隊後邊殺來，個個喊道：「天兵到了，你們要命的快須投降。」單雄信兵士見了，盡皆驚惶，要兜轉馬頭，殺奔回去。因那些戰馬見了這班兇臉長人，咆哮亂跳，反向前儘力嘶跳。單雄信只得大著膽，隨著前隊，往前殺去。兩隊人馬接著，王世充許多將士，絞作一團的亂殺。程知節正在酣戰之時，聽得喊道：「搗寨的兵，擊了李密來了。」只見一簇兵馬，擁著李密，錦袍金甲，背剪在馬上，喊叫不問道：「快來救我，快來救我。」已被這千人擁進陣裏去。程知節看見，嘆了一聲：「對裨將樊文超道：如今主公已沒了，戰也沒用，散罷。」樊文超道：「東天也是佛，西天也是佛，散也沒處去，倒是投降便。」傳主將已死，情願投降。部下聽得，一齊拋戈棄甲，跪倒。程知節憶著老母，却在亂軍中卸去盔甲，寂然逃走。單雄信與王當仁在第二隊，見前邊一齊跪倒，不知爲甚緣由，却飛報的來，說魏公已被擊去。前軍已盡投降。單雄信也是個猛夫，再不忖量李密怎樣就可以擊得，心下反著了忙。對王當仁道：「魏公既被他們擊去了，我們在此，殺也無益，不如我和你衝出去罷。」王當仁便道：「說得有理。」喊一聲，領麾下努力，殺了一里多路，無奈四圍鄭兵越殺越多。單雄信回轉頭來一看，王當仁已不見了。單雄信正要轉身去

尋，不隄防鄭將張永通，飛馬到面前，雄信忙舉鞍相迎。豈知鄭營中幾十把鈞鑊，齊舉把單雄信坐馬拖翻。雄信無奈，亦只得領衆投降。獨有魏主這領著精銳心腹之士，督戰見前隊散亂，忙著裴仁基前來救應。亦被鄭陣中鈞鑊套捉去。魏主正在驚疑之際，只見後面山上連聲發喊：「二隊短刀步兵，趕下山來，已在陣後亂砍。」回望寨中，煙衝冲天，守寨軍士四散逃走。投崖墜石，原來王世充著樵夫引導，黑夜領這枝兵，各帶哨黃引火之物，乘他兵轟出戰，焚他大寨。魏主平日却因自恃勢盛，只道無人敢來窺伺，到處不立木柵，止設營房，所以這幾百人，如入無人之境，燒了他寨，又殺將轉來。此時李密要敵後軍，前面王世充人馬已到，要敵前軍，後邊步兵殺來，真是前後夾攻，腹背受敵，無可奈何，只得易服同衆逃到洛口倉。賈潤甫聞知，遠來接見，把善言相慰，道：「漢高祖敗，終得天下，項羽雖勝，卒遭夷滅，明公安心以圖後舉。」在洛口倉安歇了一夜。次日正欲與衆將計議，只見程知節同了十來個小卒，逃來。魏主怒道：「我正要問你那前面是怎麼樣光景，以至于此。」程知節道：「頭裏我們被他殺退了下去，已有六七里，何知起一陣怪風，衝出無數陰兵，這還大家儘力混殺，不意他們陣裏擁過一個錦袍金甲，與明公面貌無異，背剪在馬上。我們軍士只認真是主帥被擒，軍士都無心戀戰。鄭營中四下軍馬，如山倒海翻，裏將籠來，裨將樊文超，即便領衆投降。我不得已卸甲逃走到倉城，豈知那元真已將

全城歸降王世充。我故又趕到這里。幸喜明公無恙。多是賊人使的詭計。話未說完。只見魏徵一騎來到。魏公大駭。爲什麼你亦離了金墪。莫非亦有甚事。壓魏徵道。昨夜五更時分。有一起人馬。叫喊開城。鄭司馬上城看時。只見燈火之下。果然是明公坐在馬上。鄭司馬忙開城門出來迎接。一見喝道。諸將不行救應。就叫手下綑縛。裴仁儼亦被擒下。我著了急。知中賊人之計。如飛著宮侍報知王娘。同世子逃出了南門。恰好在路上遇著了王當仁。交付與他送上瓦崗去了。故此我特地尋來。恰好多在這里。剛纔我在路上。聽見逃回兵卒說。王世充大隊人馬。又退將下來。正說時。只見賈潤甫手下巡邏走卒來報。道虎牢關也失了。鄭家大兵。只離我們洛口三十里地。我們快走罷。此時連魏徵也沒了主意。李密見王世充勢大。量此洛口一隅。怎能支撐。只得同衆進守洛口之河陽。河陽乃祖君章所守地方。未及兩日。巡卒又報。偃師洛口俱失。李密嘆道。諺料賊子弄這些詭計。失去這許多地方。又戰失了。好幾員名將。這都是孤自己大意。以至于此。如此方寸已亂。教孤如何是好。王伯當道。爲今之計。止有南阻河北。首太行。東連黎陽。徐世勳爲人忠義。不以成敗利鈍易心。且足智多謀。堪當一面。著他同守黎陽。移兵食以資河北。雖與世充相近。末將不才。願爲死守。明公身居太行。呼吸兩地。身既在此。當時部曲必然來歸。力薄則据險而守。力足則相機而戰。方是妙計。李密道。此計甚善。問衆將多默默不答。

李密又問衆將只得說道。前日北邨一戰。人心皆驚。雖信投降。仁基智略。就縛以致河陽。疾破倉城。卽降偃師。洛口虎牢地方。接踵而走。將無固守之志。兵無敢死之心。人情趨利。比比皆然。今明公麾下。尙有二萬。恐再俄延。怕從人日散。公欲據守。誰人相助。李密聽了。不覺兩行淚落。道。孤仗諸君戮力同心者。取洛口。又据黎陽。北抗世充。南破化及。不意今日一戰。至於衆叛親離。欲守無人。欲歸無地。要此七尺何爲。言罷。拔劍便欲自刎。伯當一把抱定。兩淚交流。道。明公你備經困苦。方能得成大業。今雖失利。安知不能復興。何作此短見。兩人號哭連聲。衆將也齊淚下。李密哽咽了半日。纔出得一聲道。罷罷。我壯志不甘居人之下。今天喪我。無計可施。黎陽我斷不去。諸君若不棄同到關中。歸唐主。李密對王伯當道。將軍家室多在瓦崗。今日入關。家室日遠。恐必掛念。不若將軍且回。伯當道。昔與明公共誓生死。同膺安肯今日相棄。便分身原野。亦所甘心。何況家室。這幾句連同行的人。都感動。沒一個肯離散。獨有程知節。跳起身來說道。不是兄弟無情。你們却去得。我却不敢追隨。衆人道。這是爲什麼。李密道。我曉得了。尊堂尙在瓦崗。不去也罷了。程知節道。不是這話。老娘在瓦崗。尤大哥與我不比別的弟兄。時刻首照顧我。母親是我可以放心。無憂。當年李世民。豎禁在南半百日。多是我程咬金。陷他衆人道。只是公事。豈獨罪你一人。程知節道。當日世

民窺探金墻城。衆臣只道他詭計。無人敢去擊他。獨有我老程不怕死。趕出城外。追至老君堂。見他躲在神櫃裏。我認他是個蟒蛇精。一斧幾乎把他砍死。幸虧秦大野止住了。說道留活的擊去見魏公。所以他君臣兩個困陷這幾時。如今的人。恩則便忘。怨則分明。我今去正中唐家的意。把咬金一刀兩段。叫我老娘誰來照看。不去不去。說罷。竟一恭而去了。衆人道。此時各從其志。他不去。我們是隨明公去便了。李密恐怕延有變。也不待秦叔寶回來。亦不去。知徐世勳只帶部下兵有二萬人。先行。先差元帥府

接柳變。贊表奏知唐主。唐帝久知李密才略可用。況他河南山東。舊時部曲甚多。若收得他。即可以招來爲我用。所以不勝大喜。先差將軍段志玄來慰勞他。又差司法許敬宗來迎。只是李密想起當日希圖作盟主。就是唐帝何等推許。誰知一旦失利。却使首爲他臣子。心中無限不平。無限悵快。今事到其間。不得不爲人臣了。率領王伯當一干人進長安。朝見唐帝。請將拜舞畢。宣李密上殿。唐帝賜坐。

道。賢弟戰平勞苦。當俟吾兒世民幽州回來。與賢弟共平東部。以爲弟仇。就傳旨授李密光祿卿上柱國。賜那國公王伯當左武衛將軍。賈潤甫右武衛將軍。魏徵爲西府記室參軍。其餘將士各各賜爵。李密等謝恩而出。唐帝又念他無家。將表妹獨孤氏與他爲妻。官職雖不大。恩禮可謂隆矣。正是

憶昔爲龍影 今乃作地鼠  
屈身伍絳灌 哽咽不能語

總評 李密不歸徐世勳。而欲歸唐。真昏憤已極。玄成不爲籌畫。豈無私心。獨喜程咬金。溯前而論。擊斃割斷。她殺魏廷諸臣。豈欲喝醒李密。而密竟不動心。豈非心乎。張永通三夢周公。事見綱鑑。世充假之以勝魏。魏雖勝。不知世充亦在蟻穴中施爲耳。

第五十四回 釋前仇程咬金見母受恩 踐死督王

伯當爲友捐軀

詞曰 憶昔聲名如閃。收拾羣英相共。一旦失籌謀。淚

洒青山可痛。如夢如夢。賴有心交斷送。右調如夢令

古人云。知足不辱。苟不知足。辱亦隨之。況又有個才字橫

於胸中。即使真正錮馬。滿盡。遇著老和尚。當頭棒喝。他亦

不肯心死。何況尚在壯年。事在得爲之際。却說魏王李密

進長安時。還想當初曾附東都。皇泰主還授我太尉。那料

內外諸軍事。如今歸唐。唐歸畢竟不薄待我。若以我爲弟

想李神通李道玄。得封王。或者還與我一箇王位。也未

可知。不意爵僅光祿卿。心中甚是不平。殊不知正是唐

主愛惜他。保全他處。恐恐賜大官。在朝臣子。要忌他。又因

河南山東未平。那兩處部曲。要他招來。如今官爵太盛了。

後來無以加他。故留使居其位。以籠絡他。折磨他。氣。李

密總不想自己無容人之量。當年秦王到金墻時。何等看

待。如今自己歸唐。唐主何等情分。還認自己是一個頂天

立地的好男子。滿懷多少不甘。居未月餘。秦王在隴西。征

平了薛舉之子。仁果。拔寨奏凱還朝。早有小校飛驢報

捷長安。唐主宜李密入朝面諭道。卿自來此與世民未曾  
觀面。朕恐世民懷念往事。不利於卿。卿可遠接。以盡人臣  
之禮。李密領諾。其時魏徵染病。西府李密同王伯當等二  
十餘人。離了長安。望北而行。直至幽州。哨馬報說。秦王人  
馬已近。李密問。祖君彥道。秦王有問。教我如何對答。君彥  
道。不問則已。若問時。只說聖上教臣遠接。即不敢加害於  
明公矣。二人正商議間。只見金鼓喧闐。砲聲震地。錦衣隊  
隊。花帽鮮明。左右總管十人。劍戟排擁。戈矛耀日。前面數  
聲喝道。一派樂官。填篋迭奏而來。李密只道來的就是世  
民。忙與乘官分班立候。只見馬上一將。大聲呼道。吾非秦  
主。乃長孫無忌。與劉弘基也。殿下尚在後面。汝是何人。可  
立待之。是時李密心中懊恨。明知秦王故意。命諸將裝作  
王子。來羞辱他。如今若待不接。恐唐王見怪。若再去接。又  
覺羞辱難堪。正在悔恨之時。又見一隊人馬。排列而來。前  
面一對迴避金牌。高高矗起。中間旗分五色。劍戟森嚴。後  
面吹喝之聲漸逼。望見輿從。耀目。鳳起蛟騰。李密暗想。是  
必秦王也。忙與乘將俯躬向地。打躬下去。只見馬上二人  
笑道。吾乃馬三保白顯道也。前年我們到金墪來。望你。今  
你亦到吾長安來。若妾接殿下。後面保駕。帷帳裏高坐的  
便是。可小心向前迎接。李密聽見。滿面羞慙。捶胸跌脚。仰  
天嘆道。大丈夫不能自立。屈於人下。恥辱至此。何面目再  
立於天地之間。即欲拔劍自刎。王伯當急向前奪住道。明  
公何如此短見。文王囚於羑里。勾踐辱於會稽。後來俱成

大業。還當忍氣耐性。徐圖後事。正說時。忽有人報道。前面  
風捲出一面黃旗。繡著秦王二字。在上。今次來的。必是秦  
主。無疑。李密無奈。只得側立路旁。驟見一隊人馬到來。前  
導五色繡旗。甲士銀鬃對對。形弓壺矢。彩耀生光。寶駕雕  
鞍。輝煌眩目。力士前引。儀從後隨。唐將史岳陶武欽。依隊  
前進。士常邱士尹。按轡徐行。原來四將認得是李密。各各  
在馬上舉手道。魏王休怪。俺們失禮了。李密諸將默然無  
語。不覺兩淚交流。王伯當再三觀看勸慰。又見殷開山洛  
陽史。排列左右護衛。猶如天王之狀。秦王冠帶蟒服。高拱  
端坐。轎中。李密看得真切。如飛向前俯伏道。老拙有失遠  
迎。望殿下恕責。秦王見了李密。不覺怒髮衝冠。手持雕弓。  
搭上一箭。兜滿弓弦。唬得魏將王伯當。賈潤甫。祖君查。柳  
周臣。諸將。俯伏在地。面如土色。李密把兩手捧住其臉。說  
慄不已。秦王見衆人在地下打著一團兒。猶如宿犬之狀。  
到底是人君度量。即收了箭。以弓梢指定。李密道。匹夫也。  
有今日。本待射你一箭。以報繆絢之仇。恐連累了衆人。只  
道我不能容物。暫饒你性命。大喝一聲。而過。這都是秦王  
曉得李密來接。故意裝這十將來羞他。其時秦王進朝拜  
見了唐帝。唐帝道。皇兒征伐費心。鞍馬勞苦。秦王道。托賴  
父王洪福。諸將用命。得以凱還。擒得薛仁果。羅宗。賊等。因  
在轎車。專候父皇發落。唐帝大喜。即命武士斬於市曹。懸  
首示衆。因問秦王曾見李密否。秦王答道。臣兒曾見來。唐  
帝道。當時朕欲拒其降。因劉文静進言道。鄭與魏境接壤。



二邦猶如唇齒。今王世充滅了李密，未有號亡而漢獨存者。我處若不受其降，密必計窮，據兵而復投他國，又增一敵，勞吾心矣。烏乎可？秦王道：爲什麼有恩于臣兒的？這幾個人及不見唐帝道：魏徵已在這裏，朕知其實可用之才。將他撥在你西府辦事，如今聞說他有病，故此想未有來接你。說完，帝同秦王進宮去朝，見了母后，謝恩出朝。他原是個撥亂之主，求賢若渴，況當年有恩於彼，怎不關心。一進西府，卽問魏徵下榻之處。魏徵原沒有病，因李密要他同去接秦王，料必不妥，故此詐稱有疾。今聞秦王來問他，如飛趕出來拜伏在地道：臣偶抱微疴，不能遠接。殿下恕臣之罪。秦王一把拖住道：先生與他們不同，與孤何須行此禮？忙扯來坐定。魏徵道：魏公失勢來投，望殿下海涵，勿念前愆。秦王道：孤承先生們厚愛，日夜佩服於心。今幸不棄，足慰生平。李密匹夫，孤頃見俯伏在地，幾欲手刃之。因見衆臣在內而止，然孤總不殺他，少不得有人殺他的日子。因問叔寶：懋功二兄爲何不來？魏徵道：徐懋功尚守黎陽，他是個足智多謀之上。魏公自恃才高，與他言行不合，所以他甘守其地，亦無異志。秦叔寶往征蕭銑，未回。魏公此來，亦未去知會他。秦王道：他的令堂乃郎，孤多聽賢在此。魏徵道：他於今想必也曉得了。但是這人天性至孝，友誼亦要克全其義。單雄信已降王世充，恐還有些逗留。秦王又問道：那個粗莽賊子程知節爲什麼不見？魏徵道：他因昔日開罪于殿下，故不敢來。到瓦崗拜母去了。人雖

粗魯，事母甚孝。到是個忠直之士。昨語徐義扶，方知程母也在此。他還不曉得。若到瓦崗，知其母消息，是必奮不顧身入長安矣。倘來時望殿下忘其射鉤之仇，而包容之。於是秦王與魏徵朝夕談論，甚相親愛。如今且說程知節到了瓦崗，却不見了母親，忙問尤俊達、尤俊遠道：尊堂陪秦伯母，婆媳兩個，去會親戚，不想被秦王設計，賺人長安去了。程知節見說，笑道：尤大哥，你又來耍我。尤俊遠道：程老弟，我幾曾說謊來？便把當時賺去行徑一一說出。又道：當時這班人，原只要迎請秦伯母去，誰知令堂生性要奉陪他走走的，弟再三阻當，他必不肯依。因此弟只得叫連巨真兄送去前日，連巨真在長安回來，說尊堂與秦伯母在秦王府裏，甚是平安。兄如不信，到黎陽去問連巨真便知詳細了。程知節此時覺得神氣沮喪，呆了半晌，喊道：罷了！天殺的！入娘賊！下這樣絕戶計，咱把這條性命去與他罷過了一宿，也不辭別尤俊達，跟了兩個伴當，竟進長安。可憐

祇念娘親不惜騙 願將遺體報親恩

程知節恐怕大路上有人認得，却走小路，曉行夜宿，未及一月，不覺早到長安。進了府城，就在西府左首借了下處，先叫手下人把一揭投進去。只等帥府開門，秦王知程知節到來，傳令將士裝束威武，排列森嚴，粗細鼓樂，吹奏三通。秦王升殿，諸將參見過，班班站立。只聽得頭門上守門官報道：魏犯程知節，與裏邊武衛接應，一聲如春雷一般。

秦王坐在上面。見一個赤條條的長大漢子。背剪著氣昂昂走將進來。到了丹墀。直挺挺的立定。秦王仔細一看。認得是程知節。不覺怒氣填胸。鬚眉直豎。擊桌喝道。你這賊子。今日也自來送死了。可記得當年。孤逃在老君堂。幾乎被你一斧砍死。孤今把你鍋烹刀磔。方消此恨。程知節哈哈大笑道。咱當時但知有魏。不知有唐。大丈夫恩不忘報。怨必求明。咱若怕死。也不進長安來。要砍就砍。何須動氣。快快叫咱老娘來見一面。咱就把這顆頭。結識與你罷。秦王道。你這賊到這地位。還要口硬。且緩你須臾之死。軍士們領他去見了德母親。然後來受刑。衆軍士不由分說。把知節擡出府門。原來秦老夫人的下處。就在西府東首一所絕大的房子裏。頭與程母同居。秦母一到長安。秦王即撥一二十名婦女。進來伺候。又撥排二十名軍。看守門戶。不但供應日逐送進。每月還有許多幣帛。餽賜秦母與程母。禮必兩副。所以這兩個老人家。起居安穩。甚感秦王之恩。當時衆軍士。將程知節擡進秦母寓所。早有人進去報知秦母與程母。如飛走出堂來。程母見兒子這般行徑。即上前抱頭大哭。口裏咿哩咿囉。不知哭許多什麼。惹得衆武士反笑起來。程知節焦躁道。娘你不要哭。兒子問你。你住在這裏。身子可安穩麼。可有人伺候麼。程母只是哭。那裏對答的出一句。反是秦母替他說道。一到長安。秦王如何差人來伺候。每日如何供應。月月如何餽送。還要時常差婦女出來候安。我與汝母親。蒙他恩典。相待一體。總

無厚薄。程知節問母親道。娘可是這樣的。程母含著眼淚。點點頭兒道。是這樣的。又將手指身旁兩個使女說道。這兩個就秦殿下賜來服事我的。知節見說。便道。娘兒子差了。那曉得秦王這樣一個好人。兒今去死在他臺下。也是甘心的。娘你不要我了。你去伴秦伯母。終了天年罷。這要撇開身子走出來。程母那裏肯放。秦母對知節道。你們不要忙亂。聽我說。當時秦王因要我的瓊兒歸唐。放假作羅家來賺我。不意你母親一團美意。陪我出塞。竟入長安。如今魏公亦已降唐。吾家瓊兒。諒必早晚亦至。你家母親。豈可因我出門。反作無子之母。便對伺候的說道。取我的大衣服出來。待老身白進西府去見秦王。求他寬宥。正說時。只見一個差官。跟著三四個校尉。手裏托著冠帶袍服。口中喝道。殿下有旨。恕程知節無罪。著即冠帶來相見。說完。校尉如飛將程知節綁縛去了。要替他冠帶。程母見說。如飛跪在地上。對天叩首道。願殿下太平一統。萬壽無疆。引得衆人又笑起來。程知節著了衣服。穿好了袍帶。便要拜母親與秦伯母。程母止住道。兒且不必拜我。快進西府去叩謝秦王。這樣寬恩大度的明主。你須要盡忠去報他。老身就死也瞑目的了。知節見說。不敢違命。如飛的跟了差官。來進西府。時秦王在集賢堂。與衆謀士談兵議論。只見校衛來復命說道。秦叔寶母就要見殿下。程知節母。如何叩首謝祝。秦王笑向魏徵與劉文靜道。幸是孤先差人去救他。若秦母到來。就不見情了。話未說完。那差官進來

稟程知節在帥府門首候旨。秦王道：叫他到西堂來。西堂原是西府會賓之所。差官早引程知節站在階前伺候。只見秦王踱將出來。程知節如飛跪向前垂淚說道：臣有眼無瞳，以致當年不識英雄之主，獲罪難逃。今雖蒙恩赦死，反覺生慙。秦王自下階來，攙他起來，道：剛纔試君之意耳。孤久知卿乃忠直之士，願卿將來事唐如事魏足矣。知節道：臣蒙殿下蒙恩，敢不捐軀以報。秦王問起知節與王世充當日征戰之事。知節備細述了一遍。秦王又問：可曾見叔寶懋功？知節道：臣自戰敗之後，見魏公降唐，臣即往瓦崗。一聞母親星夜至此，實未曾會著。秦徐二公，今臣感殿下鴻恩，無由以報。臣有心腹部曲一二，尚在北邙。假師待臣去招徠，并偕秦徐諸弟兄來歸唐。未知殿下可容去否？秦王見說大喜，道：孤有何不容？如此足見卿之忠貞。但須朝見過了，上卿須奏明石聖上旨意如何？知節領諾。秦王即命差官引他進朝面聖。知節即便辭了秦王，出來朝見唐帝。唐帝見他相貌魁梧，言語爽直，即賜他爲虎翼大將軍。兼西府行軍總管。所奏事宜，悉聽秦王主裁。知節謝恩出朝。重新又到西府來，謝過了恩，忙到寓所拜見老母。并秦伯母、暨張氏夫人。秦懷玉出來拜見。一家歡聚，過了一宿。明早知節便辭別了秦王，束裝起行。前日進長安時，九死一生。如今出長安，輕裘肥馬，僕從隨行。比前大不相同。一徑往東都進發。正爲是

因感新知己 來尋舊侶盟

如今再說李密。自從被秦王羞辱之後，每日退歸邢府，坐臥不安。憂形於色。左右報程知節到來，李密心上指望他來探望，訪問一訪東都消息。豈料知節竟不來見。未及三四日，報說唐帝封他爵虎翼將軍，又差出長安去了。李密心中氣悶。忙對王伯當與同來將士道：程知節是孤舊臣。他到了兩三日，竟不來看孤一面。人情之薄，一至於此。今唐主賜了他官爵，又出長安去了。想必他此去收拾舊時兵卒，以來助唐。我們在此悶坐守死，有何出頭日子？李密諸將士當時攻城掠地，倚著金帛來得易，也用得易。自入關來，也都費用不足，各不相安。今見李密有去志，大家計議道：徐世勣現在黎陽，張善相在伊州，叔寶士信，想已平定蕭銑，必歸瓦崗。雄信諸人在洛，明公還可有爲？何苦在此別人眼下討氣？王伯當也道：正當如此。李密道：還是奏知唐主。只說要往山東收放。時部曲還是各人私走到關外取齊。賈潤甫道：此事不妥。主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名著在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盛彥師史萬寶等，雖守關外，此事朝發，彼必夕至。雖或出關，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能容？爲明公計，不若安守。徐思其便，可以萬全。密怒道：卿乃吾心腹，何言如是？不同心者，當斬而後行。潤甫泣道：自翟司徒被戮之後，人皆爲明公棄恩忘本。上下離心，今縱奔亡，誰肯復以所有之兵，拱手委公乎？柳係荷恩殊厚，故敢深言不諱。願明公熟思之。若明公有所措身，賈柳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拔劍欲擊之。王

伯當等力勸乃止。祖君彥道：「依臣想來，不若通知了公主，潛出長安，秦王即知，差人來阻。公主在那裏，諒難加害。此漢劉先主賺吳夫人歸漢之計，未知明公以爲何如。」大家計議未定，李密含怒進內，獨孤公主道：「大丈夫當襟懷磊落，妾見君家何多不豫之色？」李密道：「我有一言，欲與汝商酌，未知可否。」獨孤公主道：「夫婦之間，有何避忌？」李密道：「吾欲背唐而行，只慮汝牽心，不忍相棄，意欲與汝同行，未知可否。」獨孤公主道：「是何言歟？吾兄受汝之降，爵君上公，又念君無家，賜妾爲婚，寵眷之恩，可謂富貴極矣。今席尚未暖，不思報德，反有異志，恐有人心，必不至此。」李密道：「主上恩寵雖厚，汝姪辱我太甚，今勢不兩立，且往山東收拾士卒，再圖後舉。況婦人之身，從夫爲榮，汝心不允，莫非亦有異志麼？」公主見說，即睡其面道：「吾以汝爲好人，盡心報國，不意如此不忠不義。此生有何倚賴？」李密見說，登時殺氣滿面，幸喜傍邊有個宮奴，善伺人意，忙上前解說道：「驕馬息怒，此亦吾家公主年輕，不知大義。古人說得好，夫唱婦隨，無違夫子，以順爲正。妾婦之道也。」驕馬既有此言，還當熱商。徐徐而行，豈可因一言之間，有傷伉儷之情？」李密見這宮奴說了這幾句，把氣消了一半，走出外來。祖君彥問道：「明公剛纔進去，可曾與公主商酌？」李密恨道：「適問我略談幾句，不賢之婦，反責我不忠不義，我幾欲手刃之。故走出來，王伯當道：『風聲已漏不好了。』驕將至矣。」李密道：「計將安出？」祖君彥道：「要去大家，即便起身，如再遲延，即難離長

安矣。」李密見說，忙將內門封鎖，叫王伯當喚齊同來諸將，收拾行裝器械，共有六十餘人，不等天明，竟出北門而去。門軍忙來報知秦王，秦王大怒，如飛自到邢府中來，看見內門重重封鎖，忙叫人開了，見了獨孤公主。公主將夜來之言，述了一遍。秦王聽見，咬牙切齒，如飛奏知唐帝。唐帝亦怒，即欲遣將追擒。劉文静道：「何必動兵，只消發虎牌傳諭各地方總管，若李密領衆過關，必須生擒解來。正法。」看他逃到那裏去。唐帝稱善，即發出虎牌來。星使知會各關，且說李密與王伯當衆人，帶星而往，馬不停蹄，不多幾日，出了潼關，過了藍田，李密對衆人道：「吾們若要到伊州，張善相處，須走小路便捷，若要往黎陽徐世勣處，須走大路。賈潤甫道：『前途愈加難行，據吾見識，吾們該勻兩隊走。』一隊走黎陽，一隊走伊州。」李密道：「這也說得是，你與祖君彥走大路，往黎陽，吾與伯當走小路，往伊州。」到了大家差人知會，便是因此。賈潤甫同祖君彥一二十人，走大路去了。李密同王伯當三十餘人，又走了幾日，到了桃林縣地方。桃林縣縣官方正治，是個賢能之士，見這些人乘夜裏穿城過，心中疑感，叫軍士着實盤駁，必要檢看行李。李密手下偏將與衆兵卒，原是強盜出身，野性不改，見這小小一縣，這般嚴緝，大家不甘，登時性起，拔出刀來，砍殺門軍。一擁進城，王伯當忙要止住，那裏禁止得住，嚇得縣官方正治，逃入熊州去了。魏家兵將進了城，見無人阻攔，囊資久處，爽利把倉庫劫掠一空，住了一宵，然後起身。方正治

一到熊州。把前事述與鎮守將軍史萬寶知道。萬寶驚惶無計。總管盛彥師道不難。我自備有策。只須數十人馬。自能取他首級。史萬寶再三問時。盛彥師不肯說破。時李密以爲官兵必截名州山路。無人阻擋。騎着馬領送千人。緩行。恰到熊耳山南下。一條路左傍高山。下臨深窟。李密與王伯當策馬先走。不顧左右。只聽得一聲礮響。山上樹林裏箭如飛蝗。進退不能。况身上又無甲冑。山谷裏聲中又有伏兵殺出。截住前後。可憐伯當急不能敵。拚命抱住李密之身。百般遮護。二人竟死于亂箭之下。被伏兵梟了首級。收了尸骸。奏捷唐帝。唐帝大喜。命將兩顆首級懸於竿首。市曹示衆。擄竊者夷三族。正是

有才不用師

乃爲才所使

不及程與秦

芳名垂青史

總評 李密奸雄半世。以天子之力。大索天下。不得後至。權勢赫奕。唾手幾于成功。這都是羣英彙集之力。奈何末路。却都避忌。著著失手。豈非天奪真主。故奪其魄耶。若無王伯當。甘同殉難。一生交結英雄。徒虛語耳。至竟隋唐真本。殺獨孤公主而逃。大失李密本來面目。其時李密雖情懷暴燥。恐不至此。故改正之。深得行文之義。

又評 摹寫如程知節見母一段。豈如琵琶上絕好詞曲。

一團性理。直口吐出。句句生情。筆筆描活。可稱絕倒。

第五十五回

徐世勣一慟成喪禮 唐秦王親陪服軍心

詞曰 浙浙淒風問沙場。何使人英雄氣。幸遇著知心將帥。忠肝義膽。危瀾層巒。真駭目。穿骨利族。猶存血。喜片言。挽回天心。回毋庸感。鳥啾啾。山寂寂。心耿耿。情脈脈。看王章炫燭。泉臺生色。一杯澆破。幽魂享三軍。淚盡歡聲出。忙收拾。荷恩遊帝里。存亡結。

右調滿江紅

人到世亂。忠貞都喪。廉恥不明。今日臣此。明日臣彼。人如旅客。處處可投。身如妓女。人人可事。雖鵬可養。亦所不恤。祇因世亂。盜賊橫行。山林吠畝。都不是安身之處。有本領的。只得出來從軍作將。却不能就遇著真主。或遭感劫。勢逼。也便改心易向。皆因當日從這人也。這草莽相依。就爲他死。也不見得忠貞。徒與草木同腐。不若留身有爲。這也不是爲臣正局。只是在英雄不可不委曲。以諒其心。如今再說唐帝。將李密與王伯當首級懸竿。號令魏徵。見悲慟不安。垂淚對秦王道。爲臣當忠。交友當義。未有能忠於君。而友非以義也。王伯當始與魏公爲刎頸之交。禍成君臣之分。不意魏公自於一能。不從人諫。一敗失勢。歸唐負德。死於刀鋒之下。同事者一二十人。惟伯當乃能全忠盡義。臣思昔日魏公亦曾推心致腹于臣。相依三載。豈有生不能事其忠。死又不能全其義乎。目今屍骸暴露。荒山魂魄。憑依異地。迎風叫月。對雨悲花。臣思至此。實爲寒心。臣意欲求殿下寬假一月。到熊州熊耳山去。尋取伯當與李密屍骸。以安泉壤。庶幾生安死慰。皆殿下之鴻慈也。秦王

道。孤正欲與先生朝夕談論。豈可爲此匹夫。以離左右。魏徵道。非此之論也。臣將來報殿下之日長。報魏之事止此而已。昔漢高與項羽鏖戰數年。項羽一朝烏江自刎。漢高猶以王禮葬之。當時諸侯咸服其德。望殿下勿襲亡秦之法。而以堯舜爲心。況今王法已彰。魏之將士。正在徘徊觀望之際。未有所屬。殿下宜奏請朝廷。赦其眷屬。恤其餘孽。如此不特魏之將士。傾心來歸。即鄭夏之上。亦望風來歸。臣此行非獨完魏之事。實助唐之計也。願殿下察之。秦王道。容孤思之。次日秦王即將魏徵之書。奏知唐帝。唐帝稱善。即發赦勅一道。凡係李密王伯當妻孥。以及魏之逃亡將士。赦其無罪。悉從其志。地方官毋得查緝。因此魏徵得了唐帝赦勅。即便辭了秦王。望熊州進發。今且說徐世勣在黎陽。聞知魏公兵敗。帶領將士投唐。適料魏公事唐。決不能終。必至敗壞。我且死守其地。待秦叔寶回來。再作區處。不多幾月。叔寶與羅士信殺退了蕭銑。秦凱回來。道經黎陽。懋功早差人來接。叔寶同士信進城去。相見了懋功。把魏公敗北歸唐一段說了一遍。叔寶聽了。跌足嘆恨。道。魏公氣滿志昏。雖道從亡諸臣。皆不知利鈍。而不進言。同去投唐。懋功道。魏公自恃才高。臣下或言之。總不肯聽。將來必有事變。今兄將安歸。叔寶道。家母處兩三月。沒有信到。今急切要到瓦崗去。懋功道。弟正忘了。兄還不知麼。尊堂尊嫂令郎。俱被秦王賺入長安去矣。叔寶見說。神色頓變。道。這是什麼話來。懋公道。連巨真親送了去回來的。兄

去問他。便知明白。叔寶便對士信道。兄弟你把兵馬。且駐紮在此。我到瓦崗去走遭來。遂跟了三四個小校。來到瓦崗寨中。尤俊達連巨真相見了叔寶。就問秦王怎麼樣。賺去老母。連巨真道。秦大哥。你且不要問我。且把弟的帶來。令堂手札。與兄看了。然後發話。連巨真進內去了。尤俊達便把秦王命徐惠妃假作羅家夫人。來賺伯母一段。說了一半。這見連巨真取出兩封書來。一封是秦母的。一封是劉文靜的。多遞與叔寶。叔寶接在手。先將老母的信札來看。封面上寫瓊兒開拆。叔寶見了母親的手蹟。不覺兩淚交流。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方纔收了淚。又看了劉文靜的書。問連巨真道。兄住長安幾日。巨真道。咱在長安住了四五日。秦王隔了一日。即差人到尊府寓中問候來。徐惠妃父女。亦常差宮奴出來送東西。弟隨行時。令堂老伯母再三囑弟。說兄一回金甌。即便收拾歸唐。這道魏公未去之日。今魏公已爲唐臣。兄可作速前去。尤俊達忙將徐惠妃前日送來的禮物。交還叔寶。叔寶又問道。程知節往何處去了。巨真道。他始初不肯隨魏公歸唐。一到瓦崗。聞了母信。他就拚命連夜到長安去了。叔寶心中自思道。若魏公不與諸臣投唐。我爲母而去。到無他說。如今魏公又在彼。不知唐主如何。今若我去。唐主還是獨加恩于我好。還是不加恩于我好。若將我如魏臣一般看待。秦王心上又難不安。若以我爲上卿。魏公心上。只道我有心歸唐。故使秦王先賺母入長安。如今事出兩難。且到黎陽去。與懋功商

量看他如何主張。忙別了尤俊達，與連巨真、如飛又趕到黎陽。見了徐懋功與羅士信，把如何長短說了一番。懋功道：「若論伯母在彼，吾兄該接連而行。若論事勢，則又不然。魏公投唐，決不能久。諸臣在彼，涼不相安。況秦王已歸，即在早晚必有變故。俟他定局之後，兄去方為萬全。」叔寶見說，深以為是，忙寫一封家報與母親，又寫一封回啓送劉文靜，叫羅士信只帶二三家眷，悄悄先進長安去安懋功。親到了次日，士信收拾行裝，扮了走差的行徑，別了懋功，跨上雕鞍，叔寶也騎了馬，細細把話又叮嚀了一番。送了二三里，然後帶轉馬頭，回到署中，對徐懋功道：「懋功兄，單二哥在王世充處，決定不安。如何是好？弟與他曾誓生死，今各投一半而事，豈不背了前盟？懋功道：「弟與他同一體也，豈不念及？但是單二哥為人雖四海多情，但不識時務，執而無文，直而易欺，全不肯輕權用事。他以唐公殺兄之仇，日夜在心，總有蘇張之舌，難掩其志。如今我們投奔，就如婦人再離一般，一誤豈堪再誤？若更失計，噬臍無及矣。」叔寶點頭稱善，雖常要自己想自己私奔去看，雄信又恐反被雄信留住了，脫不得身，到做了身心兩地。因此耐心只得住在黎陽，恰好賈潤甫到來，秦徐二人見了，驚問道：「魏公歸唐何如？」潤甫道：「不要說起，把唐主賜得婚一段，細細說了一遍。至後背了公主逃走，因關津嚴察，魏公叫祖君彥同我走黎陽。他們走伊州，君彥遇見柳周臣，轉抄出小路打聽去了。剛纔弟在路上遇着單二哥家單全，他說

他主人要我去一會，萬不可遲。我如今且去走遭。若說得他重聚在一處，豈不是好魏公道：「人來知會，乞說知此意。」徐秦二人道：「我們也在這里念他。」兄去一會，大家放心。過了一宵，賈潤甫起身去了。秦叔寶因心上煩悶，拉徐懋功往郊外打獵，只見一隊乘車白馬的人前來，叔寶定睛看，見是魏玄成，便對懋功道：「徐大哥，玄成兄來了。」大家下馬，就在草地上拜見了叔寶，握手忙問道：「兄為何如此？裝束玄成道：「兄等還不知魏公與伯當兄俱作故人矣。叔寶見說，呼天大慟。徐懋功也淚如泉湧。叔寶因問玄成：「魏公與伯當在何處身故的？」玄成嘆著眉道：「一言盡懋功道：「曠野間豈是久談之所，快到署中去說。」於是各各上馬，進城到署中，恰好王簿等三四將來問探消息。懋功引秦魏衆人到了書室中去坐定，玄成把魏公投唐始末，直至逃到熊州，死於萬箭之下，細細說了一遍。叔寶大聲清嘆道：「不出懋功兄所料。如今兄何為又來？」玄成道：「弟在秦王西府，一聞魏公之變，寸心如割。因求秦王告假月餘，去尋魏王二公屍骸。秦王准假，亦要弟來敦請二兄，便奏知唐帝。蒙唐帝降恩，恐途中有阻，賜弟救救一道。凡在諸諸臣，諭弟請同歸唐，即便擢用。說了玄成在報箱中忙取出赦文一道來，徐懋功與秦叔寶看了一遍。懋功道：「乘人肯去，不肯去，這且慢講。只問兄可曾到熊州去尋取李王二人骸骨？」玄成道：「弟前日到熊州熊耳山，那山高數丈，峭壁層巒，左傍茂林，右臨深澗，中有一路，止容二馬。弟到此一望

了無蹤跡。只得又往上邊去探取。幸有一所小庵。庵內住一老僧。弟叩問之。却有一個道人。認得小弟。乃是魏公親隨內丁。年紀五十有餘。他當時同遇其難。天幸不死。在庵出家。曉得二公屍首所埋之處。引弟認之。却是一個小土堆。即命土人掘開。可憐二屍拌和泥中。身無寸甲。箭痕滿體。一身袍服。盡爲血裏。英雄至此。令人酸鼻。弟遂買二棺。草草入殮。權厝庵中。待會過諸兄。然後好去成禮葬埋。但是兩顆首級。尙懸在長安竿首。禁人不許竊攜。弟前日即欲請埋。因唐帝盛怒之下。恐反有阻。寺竟屍體之舉。故此止請收屍。首級還要設計求之。懋功道。這個在弟身上。但是如今衆弟兄。如不想再做一番事業。大家去葬葬了魏公。散伙各從其志了。若有志氣。還要建功立業。除秦王外。無人只是要求得好。不要如窮鳥投林。搖尾乞憐。使唐之君臣。看魏之臣子。俱是庸庸碌碌之輩。如草芥一般。叔寶諸人齊聲道。軍師說得是。懋功道。我即今夜治裝。明早就起身往長安去。瓦崗山寨弟兄。且莫去通知。他爲什麼呢。一則我們此去。不知是禍是福。留此一席。以爲小小退步。二則單二哥家眷。尙在寨中。單兄之意。決不肯歸唐。如今衆人還是帶入長安去好。還是獨剩他家眷在寨中好。且待我們定歸後。再遣人送到王世充那裏去。猶未爲晚。叔寶道。此地作何去留。懋功道。此地前有世充。後有建德。魏公已亡。諒此彈丸之地。亦難死守。今煩副將軍王簿。待我們起身之後。即將倉庫散之小民。庫餉給與軍士。一應衣

甲旗號。都用素縞。限在數日內。率領三千人馬。星飛趕到熊州來送葬魏公也。見臣下忠義之心。衆人又齊聲道。軍師處分得極是。懋功分付停當。過了一宵。明早起身。又對叔寶玄成道。二兄作速打點。換了衣甲旗號。如飛到熊耳山來。弟先去了。便隨了三四個家童。望長安進發。叔寶連夜叫軍士。盡將衣甲旗號。換了素縞。不多幾日。料理停當。叔寶又分付王簿。將大隊人馬。作速前來。自與玄成亦望熊州進發。正是

### 生前念知己

### 死後盡臣忠

却說徐懋功。辦了黎陽。宵行夕趕。來到長安。進城下了寓所。裝了書生模樣。叫家僮跟了。走到十字街來。見雙竿懸起懸掛。匣中兩顆頭顱。徐懋功見了。心如刀割。望上拜了四拜。將手捧住雙竿。放聲大哭。驚動衆軍校。上前來擊住。攔至朝門。其時因定陽劉武周僭稱皇帝。并大將宋金剛。發二萬人馬。差先鋒虎將尉遲敬德。殺奔并州而來。并州太原是齊王元吉留守。被敬德打番了元吉手下猛將一二十員。星夜差人到長安來請救兵。唐帝差裴寂領兵一萬。往太原去救援。是日秦王正在教場中操練人馬。唐帝見黃門官奏。說有人抱竿而哭。天威大怒。叫綁進朝來。軍校即便擁至駕前。俯伏唐帝問道。你是李密手下什麼人。這般大膽。不遵號令。抱竿而哭。如不直言。斬訖報來。徐世勳高聲朗奏道。昔先王掩骼埋屍。仁流枯骨。東晉時王經之死。向雉哭於東市。後雄又收葬鍾會之屍。文帝未有加



罪。葉卓既蘇，蔡邕伏屍而哭，魏祖信讒，加刑卒至。草園不永，此數人者，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哭葬哉？今李密王伯當，王孫既加法典，已備臣城君臣之義，向竿弔哭，諒堯舜之主，亦所當容。若陛下仇枯骨而罪臣哭，將來賢者豈肯來歸乎？唐帝見說，龍顏頓轉，便道你姓甚名誰。徐世勳道：「臣姓徐名世勳，唐帝笑道：「原來是世民之恩人，你何不早說？」朕日夜在這裏念你們，卿請起來。衣冠朝見，即敕旨叫宣衛，把李王二片級放下來。世勳仍舊書生打扮，俯伏丹墀。唐帝即欲以冠帶爵加世勳，世勳又奏道：「君思歐敵之臣，臣亦思事賢聖之君，未有事練不忠，而事唐乃能盡節者也。今魏公屍首兩地，臣見之實為痛心。既蒙皇恩浩蕩，求陛下以二首級賜臣，臣將去以禮葬之。如此不特臣徐世勳一人感戴陛下，即魏之諸將士無不共樂。堯天來事陛下矣。」唐帝大悅，即命中書寫敕旨一道，李密仍以原官品級，以禮葬之。又對徐世勳道：「世民兒，望卿日久，卿速去速來。」徐世勳便謝恩出朝，將二公首級用兩口小棺木盛了，載上車兒，連夜離長安，望熊州進發。未及兩三日，魏徵亦來復命，說黎陽三千人馬，副將王簿已經統領到熊州。熊耳山駐紮秦瓊，臣已備來，今在熊耳山營。臣今復命，尚起身去，俟他們料理完局，然後來事陛下。秦王應允。時羅士信到長安，見過了秦母，知叔寶已在熊州，也出長安去了。再說程知節那日，醉了秦王，起身行了幾日，不意途中冒了風寒，大病起來。半月後方能行動，先差兩個心

腹小校，前去知會了屯紮的人馬，將到瓦崗，遇見了賈潤甫車兒，截了家眷，跟了幾個伴當前來。知節只說魏公尚在長安，今接家小去同住，彼此忙下馬來相見了。賈潤甫就叫車兒住了，忙問知節這一路來可曾聽見魏公消息。知節道：「一路來沒有什麼消息。」潤甫道：「聞得魏公與伯當在熊耳山遇難，軍士說秦徐二兄與諸將都到熊耳去殮葬魏公了。知節聽說，不覺淚灑征衣道：「魏公邇來志氣昏惰，自取滅亡，但是兄輩臨事還下切諫他，或不至死。潤甫道：「說甚話來。那夜在那府東裝之時，弟以為此行必不妥，再三勸止。魏公以弟不與同心，登時變臉，反要加害于弟。幸虧伯當兄一力勸阻，知節道：「兄來會見，懋功叔寶，願潤甫道：「弟曾到黎陽會見，因單二哥要會弟，弟即到東都來會單二哥，我勸他歸唐，他必不肯。囑弟將他家眷，同主管單全，送到王世充軍前去，會見魏信兄，交割明白。方纔放心轉來。知節問道：「兄今投何處去？」潤甫道：「弟事魏無成，再望去投何處，求一山水之間，畢此餘生。看見雀奮翼，願程耳。幸為弟致謝心交，毋以弟為念。舉手一拱，送上馬去了。知節亦跨上馬，心中想道：「大丈夫生此七尺之軀，非忠即孝，須做一個奇男子。吾一生感激知己，諸弟兄中獨尤員外最深，若無此人，吾老程還在班鳩店賣柴，他今避迹瓦崗山，秦未有顯榮，吾如今趁這樣好皇帝，弄他去，做幾年官，也算報他一場。打算定當忙趕到寨中，與尤俊達連巨真王當仁說，知魏公伯當身故，王娘娘與王夫人

聞知放聲大哭。知節叫他們把倉庫糧餉收拾了。各家家眷都搬了上路。連部下兵卒共有千餘人。齊齊起行。行了四五日。將到獨楊嶺。只見一起人馬衝將出來。連巨翼大驚。連忙叫人。到後邊去報知。知節一騎馬如飛趕來。望見旗號。知是自己屯紮在那裏的。二千人馬。原來知節生成爽直。素得軍心。當初與王世充戰敗逃走之時。他即收拾這千人馬。屯紮在此。他要石魏公投唐安穩。自己打緩尋個所在。仍復舊業。今身心事。便把這千人馬帶去。因向衆軍分付。你們打頭站進熊州。到熊耳山下。駐紮。對連巨翼道。這是我的人馬。不必驚疑。快趨上前去。未及半月。已到熊州。祖君彥柳。周臣亦至。同到熊耳山下。早有許多白衣白甲的軍馬。在此。徐懋功與秦叔寶接見了。徐懋功對尤俊達。連巨翼道。非是我們不來。通知你。案中弟兄。撇了來此。因不知事體。是禍是福。故此不來。知會程知節道。連弟這些事故。那裏曉得。幸虧在路遇著賈潤甫。兄送了單二哥家眷去了。回來。秦叔寶道。單二哥家眷。潤甫兄送去。完聚了。鈔梅鈔梅。他如今怎麼不見。知節道。他不肯再事他人。殺了自己家小。尋山水之樂去矣。只是如今魏公家眷。與伯當兄家眷。弟都帶來。未知軍師作何計較。徐懋功喜道。魏王二公在天有靈。恰好家眷到來。尚未入土。此皆程兄之功也。叔寶兄。稟傍那三間捲棚。甚是寬廠。兄去指引他家眷安頓在內。尤俊達與程知節站定。將四圍觀看。乃是山下一塊平陽曠地。後邊挑起一個高高

土山。山後白傑傑的石砌一條帶圍。圍前搭起絕大五間草軒。軒中用石板鑿深。參差二穴。穴上停著二棺。其中拜臺。川道鑿堂。俱是簇新。構成石人石馬。排列如生。古柏蒼松。葱鬱並茂。外邊華表。冲天石碑。矗立四圍。盧蕭軒亭。紫成不計其數。尤俊達看了。贊嘆道。秦徐二兄。來得這幾時。虧他們築成這所墳墓。不愧魏公半世交結英雄。連同連巨翼到後隊來。與雪兒。王娘娘母子。拜伯當家眷說。叫他們俱換了孝服。魏玄成。徐懋功。秦叔寶。率領了衆將。前來接入墓中。王娘娘與伯當夫人。撫棺大慟。墓外邊又是王當仁。雙手搖著靈座哀號。諸將見此。道。離嗚咽而泣。亦俱下淚。正在傷感之際。只見王娘娘走出墓外來。朝著徐懋功。秦叔寶。魏玄成等。拜將下去。秦魏徐三位。忙亦跪下去。說道。娘娘有話請說。不必如此。王娘娘道。妾今日此來。如在夢中。逢此意外之變。猶幸魏公尚未入土。得以一見了結三生。既蒙皇恩浩蕩。諒此遺孤。罪不重科。望三位將軍。俯念夙昔交情。六尺之孤。全賴始終護持。妾從此同歸泉壤。雖死猶生。說罷。竟將身邊佩刀。向項下一刎。王當仁在旁。如飛拉住。衆將上前勸慰。正在忙亂之際。墓內王伯當夫人。向那石上觸去。幸虧尤安人與連夫人扶定。得以幸免。程知節見內外忙亂定了。向秦叔寶道。秦大哥。弟進長安去復命。兩公家眷。仗你好生照管。魏玄成對程知節道。兄去復命。弟有一札與徐義扶兄。可帶去。如有人來弔祭。兄可作速先來報知。知節應諾。如飛趕進長安城。見了

母親與秦伯母要到西府去見秦王。其時秦王因劉武周差宋金剛尉遲敬德殺敗唐將，圍了并州。齊王元吉慌了，畫了尉遲敬德圖像，帶了妻孥，偷出北門，逃回長安。秦王正與唐帝同乘大臣，在太和殿召齊王帶來敬德的畫像，知節進朝去見了唐帝。秦王唐帝問道：卿前去帶了多少部曲來歸唐？知節道：臣自己名下只有二千步兵。瓦崗山寨有二臣，一名尤俊達，一名連明，亦有二三千甲士。徐世勳秦瓊與衆將，在黎陽帶來馬步兵將，有四五千，共有一萬多人馬。今俱屯紮在熊耳山，伺魏公入土後，諸將即便統衆來歸陛下。唐帝大悅，問程知節道：卿還去否？知節道：臣還要送去送葬呢。然後即舉部曲來歸長安，說了即便辭朝出來，忙去會著了徐義扶，把魏玄成手札與他看了。書上止不過說：李王家眷如何貞烈，三軍如何傷感，叫他令愛惠妃夫人，念昔日王娘娘舊誼，將擬秦王，在朝廷面前討一壇御祭下來，以安衆心。義扶會意，即便進西府去，與惠妃夫人說知。夫人常念王娘娘之情，遂與秦王說了。將魏徵與父親的書，與秦王看了。秦王便向朝廷討下御祭，要在禮部堂中，差一員官去。秦王對衆謀士道：魏家兵卒，共有准萬，今齊赴熊耳山，那些將士，孤曉得盡是能征戰，若非孤自己去慰弔，焉能使衆軍士心悅誠服？衆謀士誠恐襲齊，皆說未可。秦王道：昔三國時，劉備與孫權共爭天下，糜戰數番，孔明用計氣死周瑜。孔明親往吳郡，慰弔周郎，吳家兵將，爲之感泣。今李密係隋之大臣，後裔門第，既

高謀略又勁，非草澤英雄類比。只因他好爲自用，不肯用人，以至一敗。失志來歸，今他已死，讎仇已解，孤欲去弔者，爲國家計也。豈真弔李密哉？諸君何不識權勢，而昧於人義？耶衆謀士齊聲道：此曹殿下寬仁大度，慮出萬全，于是秦王定了旨意，帶了西府許多謀臣武士，先命徐義扶、御祭旨意前行。惠妃夫人亦有私弔禮儀，候問王娘娘，托父親魏送。徐義扶同程知節，連夜兼程，先往熊耳山來報知魏之將士。見說唐主賜了御祭，秦王又自來弔，各各歡忻。徐懋功把執事，派定魏徵、秦瓊、管待西府謀臣。程知節王當仁，管待西府將士。尤俊達、連明、管收來弔禮儀。王簿、柳周臣、搞賞唐家兵卒。徐世勳又命各將士務須盪甲鮮明，旗號整齊。五里一營，十里一亭，一應各項，分付停當。點騎兵二十名，晝夜打探。不多幾日，秦王到了熊耳山，聽見三聲砲響，早有四百白衣甲將士來接，手中擎了一揭，跪在地上。秦道：左哨千總苗梁，迎接千歲面過，又行了四五里，又是許多白衣甲將士，放砲遞接，如前過了七八處。秦王坐在寶輦中，見那些兵馬，一個個盪甲鮮明，旗帶整齊，心中轉道：魏之將帥經營，可稱知禮知義矣。李密無成，真爲可惜。一路緩行，離熊耳山尚有數里，忽聽得烘天三聲大砲，鼓角齊鳴。徐世勳、魏徵、秦瓊，率領許多將士，齊齊鞠躬站定，將到營邊，盡皆俯伏。秦王早已看見，忙在營中站起身來，大聲說道：衆位先生請起。魏之將帥，讓策過了營上馬，隨著一路，與鼓樂引導，行伍簇擁，將到寨門，又是大

殿三聲。秦王停輦。衆官揖進三間掛綵大捲棚內坐定。秦王問徐義扶道。朝廷御祭過了未曾。徐義扶道。已過了。秦王卽起身更衣。換了暗龍純素綾袍。腰間束了藍田碧玉帶。徐世勳等忙到軒前拜辭秦王。秦王不允。必要進去。祭衆賓僚陪着擁進紫門。魏家兵將又齊齊跪下。迎進祭去。到了拜亭。秦王站定。舉眼一看。見堂外供著一個金字牌位。上寫唐故光祿卿上柱國。誦馬那國李密之位。側首一個牌位。上寫唐故右衛大將軍王世勇之位。左首徐世勳魏徵秦瓊程知節四五個將帥。俱著了麻衣衰經。還禮。右首王當仁。扶著三四歲的世子啓運。亦是麻衣衰經。俯伏在地。墓內哭聲震天。陰陽贊禮。秦王一頭祭一頭哭道。他當初在金墉時。何等氣概。何等威風。多少威望。只此結局。只見遷遷遺難。未滿三尺。墓內哭聲哀號。淒慘秦王。雖是英雄。視此情景。禁不住潸然淚下。秦王如此。衆官看見。亦各哀號。伏泣。惹得一軍皆哭。秦王祭畢。上轎回至賓館棚內更衣。徐世勳擁了世子啓運。同衆將上前叩謝。秦王扶起。懋功等道。衆先生料理完了。作速進長安。以慰朝廷懸懸之望。徐世勳道。臣等不敢遲延。卽在數日內。帶領諸將前來面帝。說了如飛歸幕。前西府文武賓僚。無不備紙行弔。秦王起駕。魏將仍送至十里外。轉來秦王祭禮外。又發犒賞軍銀五千兩。衆軍士無不踴躍歡喜。懋功忙叫書記寫成兩道謝表。命柳周臣齎表。秦王先入長安。卽擇日將二樞下土安葬完了。料理起身。王娘娘與王伯

當夫人。願甘守墓。不肯隨行。懋功等無奈。只得擱了三四十名軍校。守在墓前。再作區處。大家統領管轄兵卒。續後起行。到了長安。先進西府。謁了秦王。秦王率領魏家大小臣子。朝見唐帝。徐世勳把軍士花名冊籍呈上。唐帝看了大喜。卽授徐世勳爲左武衛大將軍。秦瓊爲右武衛大將軍。羅士信爲馬軍總管。尤俊達左三統軍。連明右四統軍。王簿馬步總管。王簿奏道。臣不敢受職。唐帝道。爲何。王簿道。臣此來一觀天顏。謚堯舜之君。一叩謝皇恩。隆故主之禮。臣冒死尙有一言上瀆天聽。唐主道。朕不罪汝。快奏來。王簿道。臣聞先王之政。敬老慈幼。罪人不孥。饑寒孤獨。時時矜恤。今故主懷德來歸。蒙聖恩格外施仁。赦其過而隆其禮。以官爵之。以婚賜之。寵眷已極。不意故主李密一朝失志。自戕其命。衆臣皆沐恩澤。獨使孱弱之妻。幾欲捐生。懷抱之孤。如同朝露。此果死者不足矜。而生者實可恤。若論子民。今則爲唐家之子民也。若論倫理。豈非唐家之婦戚耶。今獨孤公主。尙居邢府。雖或仇讎未深。一經廟見。卽命夫婦。豈不念彼之子。卽伊之子也。忍使置之露宿野處之間。使聖神文武之君。致後世作史者。搖唇鼓舌。何以令四方仰德耶。此臣所以願爲遺民。而不願爲廷臣也。唐帝聽了大喜。道。卿乃武臣。何能辨斷大義。若此。魏之將帥。何多能也。卽命禮部。差官迎接王氏。并伊子啓運。更名啓心。及王勇之妻。到邢府與獨孤公主贖養守孤。加賜王簿虎翼大將軍。其餘祖君彥柳周臣等。各各賜爵。王簿同衆人

謝恩歸班正在封賞之時。只見有晉陽滄州文書飛馬來報說劉武周圍城緊迫。危在旦夕。伏乞陛下火速撥兵救援。唐帝道。晉陽乃中原咽喉之所。豈可有失。但急切間。少一個能將耳。徐世勣奏道。驃蒙賜爵。竭犬馬掃除武周。以報萬一。唐帝道。朕久知卿足智多謀。有將帥之才。但恨宋金剛部下有一員名將。名尉遲恭。驍勇絕倫。難以克敵。因指敬閻圖像道。此即尉遲恭之像也。卿等不妨配之。秦王引徐世勣等一班眾臣。到畫像邊來細看。果然是身長九尺。鐵臉圓睛。橫唇闊口。滿嘴鬚鬚。雙鼻高聳。頭戴鐵幘。頭身穿紅勒甲手。持一根竹節鋼鞭。竟如黑煞天神之狀。徐世勣道。此不過一勇之醜奴。何足怪異。秦瓊對秦王道。小卒醜奴。何堪圖像。以繫大唐殿臣。乞陛下假筆與臣。以塗抹之。秦王即命左右取筆與叔寶。叔寶執筆在手。咬

才怒目。把像從上至下。一於塗壞。俯伏奏道。臣願領兵三千。趕到晉陽。去滅此賊。如若不勝。願甘治律。唐帝大喜道。恩卿肯去。必能奏功。朕何憂焉。即敕徐世勣為討虜大元帥。秦瓊為討虜大將軍。王簿為正先鋒。羅士信為副先鋒。程知節為催糧總管。秦王為監軍。大使滅虜都招討。領唐將押後。各各辭帝。連夜領兵起行。望并州而去。正是

若要攀龍樹勳績 還須血戰上沙場

總評 冰冷一個死李密。弄得熱熱鬧鬧。大家重開生面。翻出許多情狀。其間關目次第。斷斷續續。如風迴花舞。節節照應。緊湊時間。許多人收拾得乾乾淨淨。真與舊本

迥異。閱者不可不細細咀嚼。

又評 大約忠孝之人。必有義氣之事。若富貴。厭貧賤。必然踴躍涼涼。千人所指。萬人所罵。那能豪傑同心。一呼百應。做出成王定霸事業來。試看徐世勣之痛哭一場。就動唐帝一點念頭。賜他禮葬。王娘娘與伯當夫人。將身尋死。同歸泉壤。亦是至情至義。至唐主御祭秦王就時。一軍皆哭。非忠義之氣。激動人心。決不至此。作者于極忙極亂之中。寫出極閒極整之筆。又其餘事。

第五十六回 喚活人朱燦獸心 代從軍木蘭孝父

詞曰 枉自問天心。少女離魂。沙場有路即迷津。祇念劬勞恩切切。豈惜伶仃。 旗鼓兩相侵。拚死輕生。人人有志立功勳。莫笑英雄曾下淚。且看前程。

右調浪淘沙

兵法云。兵驕必敗。蓋驕則恃己輕人。驕則逞己失衆。失衆無以禦人。那得不敗。陪亡時。據地稱王者。共有二三十處。總皆草澤奸雄。如齊人乞食。播間。花子唱蓮花落。止博片時飽腹。暫時變換行頭。原不想做什麼事業。怎如李密才幹。結識得幾十個豪傑。死後猶替他好好收拾。如今再說徐懋功。同秦王統領許多人馬。出了長安。行了幾日。來到汴州。懋功對秦王道。臣等帥師去伐劉武周。只慮王世充在後。倘有舉動。急切間難以救援。臣思朱燦近為淮南楊士林所逼。窮困來歸。聖上封為楚王。屯駐荷澤。殿下該差人賫書去慰勞他。兼說王世充弑隋皇秦主。擅自奪位。乞

足下統一旅之師。爲唐討弑君之賊。雪天下之憤。所得鄆地。唐楚共之。朱燦係貪鄙之夫。見此書必然欣允。秦王道。此賊性喫人。嘗與陪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慆楚。爲賓客。闔家俱爲所噉。凶惡異常。孤久欲擊滅之。雖來歸。附豈可與他和好。懋功道。非此之論。若朱燦肯去。殿下可分二三千人馬。遙爲伐鄭助他。待鄭楚自相踐踏起來。我這裏好收漁人之利。如若不肯。我發兵去。則朱燦摩動世充之勢。世充知有南患。恐首尾不能相顧。必不敢動兵。西向此假虞滅虢之計。殿下以爲何如。學士段懋道。臣與朱燦有一面之交。待臣持書去。陳說利害。叫他起兵。事必諧妥矣。秦王道。聞卿貪飲。恐誤軍機。段懋道。軍情大事。豈同兒戲。臣去卽當戒酒。秦王道。如此孤纔放心。段懋道。卽賣了秦王書禮。來到菊潭。原來朱燦在隋朝曾爲亳州縣吏。時與段懋爲至交酒友。今聞段懋到此。如飛出來相見。分賓主坐定。朱燦道。闊別數年有餘。曾不能相見。未知目下吾兄現歸何處。段懋道。弟仕唐朝。濫叨學士之職。朱燦道。聞得李密被王世充殺敗。帶了許多將士。前去投唐。未知確否。段懋道。怎麼不確。如今兵馬將士。又增了幾十萬。真正國富兵強。秦王聞知。王世充弑隋皇。秦主自立。氣憤不平。欲與大王永爲結好。發兵共討弑君之賊。如得世充寶玉財物。讓君獨取。土地人民。與君共之。朱燦道。秦王既有如此美意。又承故友見諒。弟敢不如命。明日卽發兵去伐鄆。你們只消添助一二十千人馬。就殺了。分付手下擺酒便開。

道。兄近來的酒量。必定一發大了。段懋道。弟今已戒酒。有虛勝意。朱燦道。昔日與君連宵暢飲。今日知己相逢。豈有不飲之理。若說公事。弟已如命。若論交情。也該開懷相敘。即便舉盃坐定。美滿香醪。斟在面前。大凡貪飲的人。好色的一般。隨你嫖母無鹽。見了。就有些動念。今段懋見此杯中之物。便覺流涎。舉起酒卮。一飲而盡。兩人談笑。頭滾。兇聲交錯。段懋忘其所戒。喫一個不肯歇手。要知朱燦當初在隋時。因煬帝開濬千里汴河。連遇飢荒之歲。日以人爲食。如逢暢飲。卽便兩目通紅。此時俱各沉醉。段懋笑對朱燦道。大王你當時喜歡喫人肉。今權重位尊。還常喫麼。朱燦見說。登時怒形于色。心中轉道。這狗才我如今前非俱改。却在衆人面前。揭我短處。便道。我如今只喜吃讀書人。讀書的皮肉細膩。其味不同。況喫醉人。如吃糟豬肉。段懋怒道。這就放屁了。你只好吃幾個小卒。讀書人那得與你喫。朱燦道。你道我放屁。我就喫你何妨。段懋道。你敢吃我。你這顆頭顱。不要想在項上。朱燦大怒。喚刀斧手。快把段懋學士殺了。蒸來與孤下酒。

可憐詞翰名流客

如同雞犬釜中亡

唬得跟段懋的軍士。連夜逃回唐營。奏知秦王。秦王大怒。正要起兵到菊潭來。滅朱燦。以報段懋之仇。恰好李靖去征隸士弘。路經伊州。趁便說張善相帶領二三千人馬來歸唐。曉得秦王統兵到此。忙同張善相進大營來相見。秦王大喜。卽便將朱燦醉烹。段學士之事。述了一遍。李靖道。

殿下如今作何計較。秦王道：如此道賊，孤欲自去討之。以雪段熲泉下之愁。李靖道：此禽獸之徒，何勞王親親征。臣聞并州已失，數縣濟州危在旦夕。殿下宜速去救。授衛王朱燦臣同張善相領兵去走，遺必擒此賊。來見殿下。秦王道：若足下前去，孤何憂焉。即撥唐將四五員，領精兵一萬，加李靖征大將軍，張善相為馬步總管。白顯道為先鋒。秦王道：卿此去必得凱旋。當移兵於河南鴻溝界口。候孤伐了武周，即便來會。合兵去剿世充。李靖應諾。隋同張善相辭別秦王，拔寨起行。却說劉武周結連了突厥，突厥可汗，乃始畢可汗之弟，襲其兄位。而為突厥之西部。居於北地。見武周有禮來講好約，他去侵犯中國。為突厥可汗，即便招兵聚眾。其時却弄出一個奇女子來。那女子姓花，其父名孤，字乘之。拓拔魏河北人。為千夫長。續娶一妻袁氏。中原人。因外穿移一種木蘭樹，培養數年，不肯開花。因其女分曉時，此樹忽然開花茂盛。故其父母，即名其女曰木蘭。後又生一女，名又蘭。一男名天郎。尚在襁褓。又蘭小，木蘭四歲，姿色都與那木蘭無異。木蘭生來眉清目秀，聲音洪亮。迥與孩提異。花乘之尚未有兒。時將他竟如兒子一般，教他開弓射箭。到了十來歲，不肯去拈鍼弄線。偏喜識幾個字兒。講究兵法。其時突厥募召兵丁。木蘭年已十七歲，長成竟像一個漢子。北方人家，女工有限。弓馬是家家備的。木蘭時常騎著馬到曠野處去，頑耍。父母見他長成，要替他配一個對頭。木蘭只是不允。一日聽見其父

回來，對著妻學說道：目下烏突厥可汗，召募軍丁。我係軍籍，為千夫長。恐怕怕不得，要去走。妻子袁氏說道：你今年紀已老，怎好去當這個門戶。花乘之道：我又沒有大些的兒子，可以頂補。怎樣可以免得袁氏道：拚用幾兩銀子，或可以求免。花乘之道：多是這樣用了銀子，告退了軍丁。從何處來。何況銀子無處設法。袁氏道：不要說你年老，難去衝鋒破敵。就是家中這一窩兒老小，拋下，怎麼樣過活。花乘之道：且到其間再處。過了幾日，軍牌像片般下來。催促花孤去點卯。乘之無奈，只得隨棄去。答應那曉得軍情，催促，即發了行糧。限三日間，即要起身。惹得一家萬千憂悶。木蘭心中想道：當初戰國時，吳與越交戰，孫武子操練女兵。若然兵原可以女為之。吾觀史書上邊，有纛旗女將。隋初有錦繡夫人，皆稱其殺敵捍患，血戰成功。難道這些女子，俱是沒有父母的。當時時勢，也是逼於王事。籍役從征，反得名標青史。今我木蘭之父如此高年，上無哥哥，下有弟妹。今若出門，倚靠何人。倘然戰死沙場，骸骨何能載歸鄉里。莫若我改作男裝，替他頂補前去。只要自己乖巧，定不敢露。或者一二年之間，還有回鄉之日。少報生身父母之恩。豈不是好。但不知我改了男人裝束，可有些厭像。忙在房中，把父親的盔甲行頭，穿扮起來。幸喜金蓮不甚窄窄，靴子裏裹了些腳帶，行走毫無嬌娜之態。便走到水缸邊來，對着影兒，只一照，嘆道：慚愧。看樣說起來，不要說是千夫長，就是做將軍，也做得過。正在那裏對着影兒摹

擬不提防其母走來。看見唬了一跳。說道這丫頭好不作怪。爲甚麼這個形像。正乘之聽見。亦走過來看了。笑道。這是什麼緣故。木蘭道。爹爹。木蘭今日這般打扮。可充得去麼。其父道。這個模樣。怎去不得。昨日點名時。軍丁共有三千幾百。那裏有這般相貌身軀。但可惜你說了半句。止不住落下幾點淚來。木蘭看見。亦下淚問道。爹爹可憐什麼。花乘之道。可惜你是個女子。若是個孩兒。做爹媽的何愁。還要想你出去幹功立業。光宗耀祖呢。木蘭道。爹媽不要愁煩。兒立主意。明日就代父親去頂補。父母道。你是個女兒家。說癡話。木蘭道。聞得人說。亂離之世。多少夫人公主。改妝逃避。無人識破。兒只要自己小心謹慎。包管無人看出破綻。袁氏撫著木蘭連聲說道。使不得。那有未出閨門的黃花女兒。到千軍萬馬裏頭去覓活。木蘭道。爹媽不要固執。拚我一身。方可保全弟妹。拚我一身。可使爹媽身安。難道忠臣孝子。偏是帶頭巾的做得來。有志者事竟成。兒此去管教勝過那些膿包男子。只要爹媽放膽休要啼哭。讓孩兒悄然出門。不要使行伍中曉得我是個女子。料不出醜。回來惹人家笑話。父母見他執意要去。到弄得一家中哭哭啼啼。沒有個主意。過了一宵。到東方發白。忽聽見外邊叩門聲急。在外喊道。花老大。我們打夥兒去罷。花乘之開門出來。却是三四個同隊的兵。正要開口。只見女兒木蘭。改了男裝。裝扮停當。搶出來說道。我父親年老。我頂替他。去那些人看見。笑道。花老大。我們不曉得你有

這般大兒子。好一個漢子。花乘之見了這般光景。不好說得別話。只得含著淚道。正是這些人道。有那樣好兒子。正該替他老人家當差。讓他去一刀一槍。博得個官兒回來。你一家子就榮耀了。木蘭扯父進去。拜別了父母。只說得一聲爹媽保重。好生照管弟妹。我去了。背了包裹。拾了長槍。把手一搖。長揚的出門。花乘之只得忍著淚。跟了要送木蘭到營中去。反是木蘭嚴詞厲色。催逼轉來。那些隣里曉得了。多走來埋怨他父母道。你這兩個老人家。好沒來由。把這個大女兒。幹這個道路。倘有些山高水低。如何是好。還有那沒志氣的婦人。私議道。這大一個女兒。不想最去替他尋一個對頭完娶。教他自往千萬人隊裏去。揀可意的人兒快活。豈不是羞的花乘之無奈。只做不聽見。心上日夜憂煎。木蘭出門之後。不上一年。乘之染成一病。竟嗚呼哀哉了。其妻袁氏。拖著幼兒幼女。不能過活。只得改嫁同里一個姓魏的。這是後話。今且說秦王同徐懋功。統兵與劉武周交戰。已恢復了五六處郡縣。正在柏壁關。秦叔寶與尉遲恭對壘。戰了四五陣。不分勝負。宋金剛因尉遲恭勝不得。秦叔寶疑有私心。著人督戰。尉遲恭愧恨。只得又下關來。與叔寶戰了百餘合。殺個平手。秦王在陣前觀看。甚愛惜叔寶。又捨不得尉遲。天色已暮。恐怕有失。秦王便叫鳴金。二將各歸本寨。秦叔寶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只聽得劉陣裏一聲喊響。點得火把如同白晝。敬德在陣



前大叫道。快快出來廝殺。叔寶聽見笑道。這羯奴到也同心快換了馬匹。出陣前對敬德說道。我今夜若殺你不得。誓不同營。敬德道。我今夜若不砍你的頭顱。亦不還寨。大家放出精神。各逞武威。又戰了百餘合。那個肯輸。敬德笑道。慚愧。你我的手段。已見何足為意。你敢與我鬪併力法麼。叔寶道。何為併力法。敬德道。昔時孟賁夏育。能生拔牛角。伍子胥能舉巨鼎。項羽力可拔山。我如今與你兩個。明人不做事。使乖不足為奇。你先受我幾鞭。我亦與你打幾鞭。以定強弱。此為併力法。叔寶道。你老大的。說孩子的家的要話。牛是畜生。鼎是鐵器。山是土堆。都是死的。人的皮肉。是父母的遺體。不要說死。就是不死。豈可毀傷。寧可一刀一槍。倘有不測。也可揚名於後世。這樣作要的事。我不依你。敬德見說。這話也說得是。不要說這一鞭兩鞭打不得。就是打不死。也要成了一個殘疾的人。瞥眼見側邊兩塊大盤石在傍。約有一二千斤重。因對叔寶道。兩塊石頭。可是一樣的。我與你賭。大家用兵器打如多打一下。碎的就算他輸。叔寶道。你的兵器多少重。敬德道。我的鞭一百二十餘斤。叔寶道。我的鋼一根有六十四斤。兩條算來。却也重不多幾斤。敬德道。我把你的雙鋼打。你把我單鞭打。大家交換用力。若是我打輸了。你歸降我。定賜我若打輸了。降順你。唐朝只打三下。看誰強誰弱。叔寶道。就是這般。兩人齊下馬來。敬德先把戰袍拽起。把鞭遞與叔寶。叔寶也把雙鋼與他。敬德怒目睜睛。用力打去。石上

並無孔隙。又儘力一下。石上只陷得二三寸餘深。敬德心上有些慌了。第三下用盡平生之力。打將去。只見撲通一聲。此石裂開。化為兩半。敬德笑道。何如今該你打。叔寶也把袍袖紫起。看著盤石對天默禱道。蒼天在上。我秦瓊與胡奴在此比試。全仗唐天子洪福。秦王得以一統天下。我秦瓊該在此建功。不消三下。此石即為分開。把雙手舉鋼。盡力打去。石已露痕。又用力一下。石已透底。分開。叔寶笑道。何如。石尚如此。若是人。此刻已為肉泥矣。你三下。我只兩鞭。還算你輸。敬德道。我的兵器。狠你的鋼。兩人正在那裏爭論。只見四五個小卒。捧著一罈酒。一盤牛肉。跪在前面。說道。殿下。二位將軍。用力太過。獻此一樽。聊接神力。敬德見了。說道。誰要喫你家的東西。再廝殺。要殺罷了。兩人換轉兵器。再上馬時。只聽見唐陣裏金聲一響。叔寶只得撥轉馬頭回寨去了。敬德亦自歸營。此是秦叔寶與尉遲恭三鋼換兩鞭之事。實效三國時。劉先主與吳大帝。試劍砍石之法。何後世作者。欲駭人耳目。言叔寶受三鞭。敬德換兩鋼。不亦謬乎。今且不說叔寶歸寨。再說敬德回營。有幾個小卒。高興把陣前賭賽之事。說與宋金剛得知。金剛怒道。鬪戰危事。豈可陣前賭勝飲酒。如此戲耍。明係私通。急玩。漏洩軍情。即便奏知劉武周。武周大怒。忙叫左右。與我把尉遲恭。斬訖報來。衆將再三求免。武周便差尋相去守關。貶敬德到介休去。看守糧草。徐懋功打聽得知。心中甚喜。忽見沿路細作來報。易望耶可汗。起兵來助劉

武周。徐懋功卽向秦王。附耳說了幾句。秦王便差總管劉世讓。賈金珠。前往曷婆那。可汗營中去。用計止之。徐懋功便點起衆將。分頭打柏壁關。尋相久已有心歸唐。今見唐家兵多將勇。料此關不能守住。只得獻關降唐。這些李密手下將士。個個要想幹功。直殺得宋金剛的人馬。十停去了八停。止剩二三千人。敗將下去。劉武周慌了。也只得移兵轉北。徐懋功知尉遲敬德。差往介休去。護持糧草。便差羅士信與王簿。用計先往介休。自與秦王大隊人馬。慢慢的來追趕。却說尉遲敬德。微幸不殺。滿面羞慚。帶領一隊人馬。蹣跚了柏壁關。遙向介休進發。行至安封地方。只見一起人夫。押著糧草。前來敬德向前查點。糧計三千石。草有一萬餘束。車上各插小黃旗爲號。時已日暮。卽令守車軍士。將糧草團聚中間。衆兵結成野營。在外札住。敬德不解衣甲。坐在營中。忽聞前途吵鬧。軍人報說。有賊來劫營了。敬德遂提鞭跨馬。行不上二三里。忽然聞一聲噦響。賊殺連天。敬德舉頭仰視。是夜月色微明。見一起人馬爲首。一將殺奔前來。敬德問道。你是何處來的。那將道。我乃大唐徐元帥手下大將王簿。奉元帥將令。特來取你家的糧草。應用。敬德道。賊你認得我麼。王簿笑道。我老爺怎不認得你。這個殺不死的賊。敬德大怒。忙舉手中鞭。劈面砍來。王簿舉槍來迎住。兩個一來一往。戰了五六十合。王簿只顧敗將下去。敬德緊趕不放。耳邊忽聞得喊聲震天。往後一看。只見一派火光。上下通紅。敬德撇了王簿。勒回馬來。

一望。惟聞霹靂之聲。霎時間大車小車。大束小束。三千糧草。准萬稻草。被唐兵燒燬無存。原來燒糧草車的是羅士信。王簿賺了敬德去。他來放火燒燬。敬德見糧草燒盡。心中愈加煩悶。又恐王簿奪了介休城去。如飛連夜趕到介休。正遇見王簿與羅士信。又殺了一陣。他兩個那裏殺得過敬德。只得讓他進介休城去。等待秦王與徐懋功大兵到來。把城池四面用兵圍繞。秦王使尋相進城去說敬德。敬德道。如要我降唐。且看劉武周下落。如若死了。我方再串他人。今若來過。惟有死戰而已。尋相無奈。只得出城。以敬德之言回覆秦王。秦王聽了。心中煩悶。忽報總管劉世讓回來。秦王大喜。相見了。世讓把劉武周與宋金剛的首級獻上。秦王又驚又喜道。此物何處得來。世讓道。臣奉命而行。穿過并州。中途遇見曷婆那可汗領兵屯在萬峯山下。臣打聽得實。卽往彼營中相見。把禮物表章獻上。說唐王要去伐鄭國。討弑隋皇秦王之罪。乞借大國之兵。同往征之。曷婆那可汗大喜道。我正在這裏惱恨劉武周。他要求我們來殺你家唐朝。不想他自先行。所破郡縣。子女玉帛。盡被他取去。使我們殿後以爲救援。如今既是你家唐主將禮物來和好。我就起兵來會。先去開了劉武周之罪。然後與你們去伐王。世充便了。事恰湊巧。臣住在他營中。未及兩日。只聽得說劉武周與宋金剛。被我這裏人馬殺敗。勢窮力盡。來投曷婆那可汗。曷婆那可汗大怒。用計殺了他。二人叫臣賈首級來。獻與朝廷。秦王見說。以手加額。

道。此天賜我成功也。即厚賞了劉世讓。隨差尋相。將劉武周末金剛二頭首級。再進介休城。與敬德看了。好說他來歸唐。尋相奉命進城。敬德看見了兩個首級。認得是真的。號天大慟。備禮祭獻。隨將首級用棺盛殮。安葬好了。遂開城降唐。秦王一見。愛敬如賓。即飛馳奏章。以報捷音。唐帝大喜。即賜尉遲恭為左府統將軍。陞劉世讓為并州太守。其餘將佐。各有陞賞。正是：水窮山盡盡。石削玉方新。總評：前篇已寫麻叔謀之啖嬰兒。此又寫朱燦之喫人。叔謀之啖嬰兒。出于陶柳兒盜賊。燦則公然席上烹人。更為兇惡。水滸傳寫武松打虎之後。又有李逵。潘金蓮淫蕩之後。接踵閻婆惜。與潘巧雲。寫來盡態極妍。全不相同。木蘭一段。前人已有的詩詞誦之。今經一番描寫。就覺宇宙中大有生色。

又評：議論極奇。却寫得極正。朱燦喫人。可謂奇矣。然段總竟不飲酒。說幾句正經話。焉得受此奇禍。只認其當時好友。西殺狂言。所以被害。此正筆也。尉遲恭說併方法。抑又奇矣。天下罕有此事。秦叔寶說打石塊。却又理之所有。此即三綱換兩轡之說。正筆也。至木蘭女扮男裝。又是奇中之正筆。易娑耶可汗。忽然殺了劉武周末金剛。不又是正中之奇筆乎。幻莫測。寫出當時事理。如見令觀者如入山陰道上。不暇應接。

第五十七回 改書東寶公主辭姻 割袍襟單縱信

斷義

詩曰 伊洛湯湯繞帝城 隋家從此廢經營

斧斤未斲干戈起 丹漆方塗窳逆生

南面井蛙稱鄭主 西來屯蟻聚唐兵

興衰瞬息如雲幻 唯有邙山伴月明

人的功業是天公註定的。再勉強不得。若說做皇帝。真是窮人思食熊掌俗子。想得西施。總不自猜。隨你使盡奸謀。用盡詭計。止博得一場熱鬧。片刻歡娛。直到鐘鳴。必醒。霎時間。不但瓦解冰消。抑且身首異處。徒使孽鬼啼。冤家唾罵。如今再說。易娑耶可汗。殺了劉武周末金剛。把西頭首級。與劉世讓齊了來見。秦王許他為唐伐鄭。拔寨要往河南進發。因見花木蘭相貌魁偉。做人伶俐。就障他做了後隊馬軍頭。領幾千人馬。到關剛地方。標緝山前。衝出一隊軍馬來。易娑耶可汗看見。差人去問。你是那裏來的人。馬那將答道。吾乃夏王寶建德手下大將范願。便是。原來寶建德因勇安公主線娘。要到華州。西嶽進香。差范願領兵護駕同行。此時香已進過。轉來恰逢這枝人馬。當時范願一問。知是易娑耶可汗。便道。你們是西突厥。到我中國來。做什麼。易娑耶可汗道。大唐請我們來。助他伐鄭。范願聽了。大怒。道。唐與鄭。俱是隋朝臣子。你們這些殺不盡的賊。守著北邊的疆界罷了。為甚幫別人。發起起來。易娑耶可汗聞知。怒道。你家寶建德。是買私鹽的賊子。窩着你們這班真強盜。成得什麼大事。還要饒吞范願。與手下這千將兵。真個是做過強盜的。被易娑耶可汗道。著了傷病。個

個怒目猙獰，將弓弦那可汗的人馬，一味亂砍，殺得這些蠻兵，盡思奪路逃走。易望那可汗正在危急之際，幸虧花木蘭後隊趕來。木蘭看見在那裏廝殺，身先士卒，衝入陣中，救出易望，那可汗敗回本陣。木蘭叫本隊軍兵，把從人背上的穿雲礮，齊齊放起，范願見那礮打人利害，亦即退去。木蘭納白領兵追趕，不提防斜刺裏無數女兵，都是一手執着團牌，一手執着砍刀，見了馬兵，盡皆就地一滾，如落葉翻風，花飛蝶舞。木蘭忙要叫衆兵退後，那些女兵早滾到馬前，木蘭的坐騎，被一兵砍倒，木蘭顛翻下來，夏兵攙鉤套索拖去，又一個長大將官見了，如飛挺鎗來救，只聽得弓弦一響，一個金丸把這心鏡，打得粉碎，忙側身下去，拾起那金丸時，亦被夏兵所獲。北兵是拖翻了兩個去，大家掉轉馬頭逃去了。賈線娘帶了木蘭，與那個將官，趕上范願時，已日色西沉，前隊已紮住行營。賈線娘亦便歇馬，大家舉火張燈，賈線娘心中想道：剛纔擊住這兩個羯奴，留在營中不妥，叫手下帶過來。女兵聽見，將木蘭與那長大醜漢，都擁到面前。那些女兵見木蘭好一條漢子，到替他可憐，便對花木蘭道：我家公主爺軍法最嚴，你須小心答應。木蘭只做不見，走進帳房，只見公主坐在上面，衆女兵喝道：二因跪下，那醜漢掙著一雙怪眼，怒目而視。線娘先把木蘭一看，問道：你那個白臉漢子，姓甚名誰？看你一貌堂堂，必非小卒，終其身的，你若肯降順我朝，我提拔你做一個將官。那木蘭道：降便降你，只是我父母都在

北方，要放我回去，安頓了父母，再來替你家出力。線娘怒道：放屁！你肯降則降，不肯降就砍了，何必饒舌。木蘭道：我就降你，你是個女主人，也不足爲辱，你就砍我，我也是個女子，亦不足爲榮。線娘道：難道你不是個男兒？到是個女子。木蘭道：也差不多。公主對着手下女兵道：你們兩個押他到後帳房去一驗，來回報兩個女兵，扯著木蘭往後去了。線娘道：你這個醜漢，有何話說？那漢道：公主在上，我却不是女子，實是個男子，你們容我不得的，若是公主肯放了我，或者後日見時，相報厚情，公主聽了大怒道：這羯奴一派胡言，與我擊去砍了罷。五六個女兵，如飛擁他轉身，那漢口中喊道：我老齊殺，是不怕的，只可惜負了繯小將軍之託，不曾見得孫安祖一面。線娘聽見，忙叫轉來，問道：你那漢剛纔講什麼？那漢答道：我沒有講什麼。線娘道：我明明聽見你口中說什麼？那小將軍與孫安祖二人問你，那個孫安祖，那漢道：孫安祖只有一個，就在你家做官，那裏還尋得出第二個來？線娘便叫去了繯，賜他坐下，又問道：足下姓甚名誰？與我家孫司馬，是什麼相知？那漢道：我姓齊，號國遠，是山西人，與你家主上也是相知。孫司馬是好朋友，前年承他有書寄來，叫我們弟兄兩個去做官，我因有事沒有來會他，原來齊國遠與李如珪兩個，當時因李密殺了翟讓，遂去投奔柴嗣昌，正值唐公起義之時，柴郡王就留兩個人爲護軍校衛，剛練使，嗣昌又帶他兩個出去，幫唐家奪了幾處郡縣，嗣昌奏知唐帝，唐帝賜他兩

個爲護軍校尉。就在鄆縣引扎。爲因幽州刺史張公諱五十壽誕。與柴嗣昌昔年曾爲八拜之交。故特煩幽遠去走遭。恰好遇見幽州總管羅公之子羅成。常到公護署。中來飲酒。遂成相知。曉得他與秦叔寶單雄信契厚。故此寫書附與國遠。煩他寄與叔寶。其時線娘見說。便道。足下既是我家孫司馬的好友。又與父皇相聚過的。我這裏正缺人才。待我回去奏過父皇。就在我家做官罷了。但是你別纔說什麼羅小將軍。是那里人。國遠道。就是幽州總管羅藝之子。他與山東秦叔寶是中表之親。他有什麼姻事。要秦叔寶轉求單雄信在內玉成。故此叫我會他。不意撞著曷婆耶可汗。被他拉來。裝了馬兵。與你們厮殺。線娘聽了。頓了一頓。道。沒有這事。豈有人的婚姻大事。託朋友千里奔求的。齊國遠道。我老齊一生不會說謊。現有羅小將軍書札在此。站起身來。解開戰袍。胸前貼肉掛著一個招文袋。內許多油紙裹著。取出一封書。遞上線娘。叫左右接來一看。却用大紅紙包好。上面寫著兩行大字。幽州帥府羅煩寄至山東齊州。秦將軍字叔寶開拆。線娘看罷。忙把書向自己篋子內塞了進去。對左右說道。外巡著幾個進來。左右到帳房外去。喚四個男兵進來。線娘分付道。你們點燈。送這位齊爺。到前寨。范帥爺那裏去。說我旨意。叫他好好看待安頓了。不可怠慢。又對齊國遠道。羅小將軍的書。暫留在此。候足下到我國會過了孫司馬。然後繳還。何如。齊國遠此時也沒奈何。只得隨了巡兵。到范願營中去了。

線娘見齊國遠已去。站起身來。只見一個女兵。打聽稟道。那白臉的個人。檢驗的真是女子。並非虛詐。線娘道。帶進後帳房來。坐下。問道。你是真個女人。姓甚何名。如何從軍起來。實對我說。木蘭涕泣道。妾姓花名木蘭。因父母年高。又無兄長。膝前止有孱弱弟妹。父親出門。無人倚賴。妾深媿男子中。難得有忠臣孝子。故妾不惜此軀。改裝以應王命。雖軍人莫知。而自願實所恥也。望公主原情宥之。說罷。禁不住淚如泉湧。線娘見這般情景。心下惘然。道。若如此。說是個孝女了。不意北方強悍之地。反生此大孝之女。能幹這樣事。妾當拜下風矣。請過來。實禮相見。木蘭遜謝道。公主乃金枝玉葉。妾乃裙布愚頑。既蒙寬宥。已出望外。豈敢與公主分庭抗禮。線娘嘆道。名爵人所易得。純孝女所難能。我自恨是個女子。不能與日月增光。不意汝具此心胸。我如今正少個閨中良友。竟與你結爲姊妹。榮辱共之。何如。木蘭道。這一發不敢當。線娘道。我意已定。汝不必過謙。未知尊庚多少。木蘭道。癡長十七。線娘道。妾叨長三年。只得占了。大家對天拜了四拜。兩人轉身。又對拜了四拜。軍旅之中。沒有甚大筵席。止不過用些夜膳。線娘就留木蘭在自己帳房中同寢。線娘問木蘭道。賢妹曾許配良人否。木蘭搖首答道。僻處荒隅。實難其人。妾雖承賢姐如錯愛。但恐歸府時。驕馬在那里。將妾置于何所。線娘見說。雙眉頓蹙。默然不語。木蘭道。姐姐標梅已過。難越尙無吉士。完過好迷。線娘道。后母雖賢。主持國政。父王東征西討。料

理軍旅何暇計及此事。木蘭道：正是人世上可爲之事甚多。何必屑屑拘于枕席之間。又說了些閒話。昏昏的和衣睡去。線娘悄悄起身在靴子裏取出羅小將軍的書來。心中想道：剛纔齊國遠說羅郎爲什麼烟事。要去央煩秦叔寶。不知他屬意何人。我且挑開來。看他寫什麼言語。在上把小刀子輕輕的弄去封籤。將書展開放在桌上。細細的玩讀。前邊不過通候的套語。念到後邊。止不住雙淚交流。道：哦。原來楊義臣死了。我說道羅郎怎不去求他。到央煩秦叔寶來。從頭至尾看完了。不勝浩嘆道：羅郎羅郎。你却有心注意于我。不求佳偶。可知我這裏事出萬難。如楊老將軍不死。或者父皇還肯聽他說話。今楊義臣已亡。就是單二員外有書來。我父皇如何肯允。我若親生母親尚在。還好對他說。如今韓氏晚母雖是賢明。我做女孩兒的。怎好啓齒。想到這個地位。免不得嗚嗚咽咽哭了一場。嘆道：罷了。這段姻緣只好結在來生了。何苦爲了我。誤男子漢的青春。我有個主意在此。當初我住在二賢庄。蒙單家愛蓮小姐。許多情義。我與他亦曾結爲姊妹。今羅郎既要去求叔寶。莫若將他書中改了幾句。竟叫叔寶去求單小姐的姻單。員外是必應允。一則報了單小姐昔日之情。二則完我之願。豈不兩全其美。打算停當。忙叫起一個女書記來。將原書改了。謄寫一個副啓。上照舊封好。仍塞在靴子裏頭。不覺晨雞報曉。木蘭醒來起身梳洗。線娘將他也像自己裝束。衆軍士都用了早膳。正要拔寨起行。只見四

五疋報馬飛跑到帳前來。對着公主稟道：千歲爺有令。差小將來請公主。作速回國。因王世充被唐兵殺敗。差人到我。家來求救。千歲爺即欲自己去救援。因此差小將前來。線娘道：我曉得了。你們去罷。便叫手下喚昨夜送齊爺去的外巡進來。不一時。外巡喚到線娘在靴內取出書來。又是二十兩一封程儀。對外巡道：這書與銀子你賣到前寨去。送與昨夜那位齊爺。說我因國中有事。不及再晤。外巡接書與銀子收好去了。線娘把手下女兵。調作前隊。范願做了後隊。急急趕回齊國。遠際得見國也要出兵。亦不去見孫安祖。竟投秦叔寶去了。正是

將軍休下馬 各自趕前程

今再說秦王同徐懋功。滅了劉武周。降了尉遲敬德。軍威甚勝。懋功對秦王道：王世充自滅了魏公之後。得了許多地方。增了許多人馬。聲勢非比昔日。今殿下若不除之。日後更難收拾。當先差諸將四路先去。其爪牙。收其土地。絕其糧餉。然後四方攢逼。攢來。使他外無救援。內無守禦。方可漸次擒滅。譬如人取巨壘。先斷其八。雖雙錯利害。何以橫行哉。秦王稱善。把兵符冊籍。悉付懋功。懋功便差總管史萬寶。自宜陽縣進兵。取龍門一帶地方。將軍劉德威。自太行山取河內地方。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絕王世充糧道。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取洛城。大將屈突通。竇軌。駐紮中路。埋伏。接應各處。緩急。王簿同程知節。尤俊達。連巨翼等。往黎陽收復故魏土地。羅士信與尋相去取千金堡。

并虎牢地方。臣同殿下。與叔寶敬德進河南。向鴻溝界口。與李靖會合。諸將奉了元帥將令。分頭領兵去了。秦王統領一班將士進河南。其時李靖已殺敗了朱燦。朱燦勢孤力盡。遂把菊潭屠了。揀肥的吃了幾日。數騎逃入河南投王世充去了。李靖將兵馬屯住在鴻溝界口。專望秦王來進兵。未及月餘。秦王已至。彼此相見了。秦王對李靖道。朱燦狂奴。賴卿之力。得以去除。逃遁未知世充處。聲勢如何。李靖道。臣已差人細細打聽他們。已曉得我大唐統兵來征伐各處。分外嚴備。盡遣弟兄。姪把守。魏王王弘烈守襄陽。荆王王行本守虎牢。宋王王泰守陳州。齊王王世傑守南城。楚王王世偉守寶城。越王王君度守東城。漢王王玄恕守含嘉城。魯王王道。御守開儀城。不得水灌不進。日夜巡時。秦王笑道。愚哉世充也。安有國家功業。止使一門占盡。其子弟豈盡皆賢智哉。吾立見其敗矣。遂督將士直趨洛陽。王世充曉得了。便點二萬人馬。自方諸門出兵。迺著殺水紮住。與唐兵對陣。兩將營壘未立。怕他來攻擊。各自驚惶。秦王平日慣以寡破衆。以奇取勝。全不介意。賊臨水結陣。是怕我兵衝突。其志已悞。即命叔寶敬德。衝入世充前陣。自己帶領程知節。羅士信。邱行恭。段志玄。抄到世充陣背後去。數十精騎。奮力砍殺。鄭將見秦王兵少。把馬兵圍裏攏來。史岳王常等。雖殺了幾百兵卒。畢竟難出重圍。正酣戰時。秦王的坐騎。一個前失。把秦王城將下來。鄭陣中二將。亡命挺槍刺將進來。史岳看見。大喝一聲。把一

將砍倒。奪馬來與秦王騎時。那一將又被王常一箭射中咽喉。頰下馬來。前邊敬德叔寶合著。又混殺了三四個。王世充支撐不住。纔退。被唐將直追到城下。斬了鄭將七千多首級回兵。次日秦王同戀功。在寨外開玩。只見二三百百姓。多是張弓執矢。抬著網羅機械而走。秦王看見叫手下喚這些人過來問道。你們是往何處去的。作何勾當。那些百姓跪下稟道。有人傳說。魏宣武陵上。昨日有雙鳳鳥飛來。站在陵樹。故此我們衆獵戶去擊他。秦王道。魏宣武陵有多少路。獵戶道。只好一二十里地。秦王道。你們引我去看。若是真的。我有重賞。徐懋功道。不可。魏宣武陵逼近王世充後寨。倘有伏兵。奈何。秦王道。世充兩戰大敗。心膽俱喪。安敢出來挑戰。遂全身貫甲。引五百鐵騎出寨。行至榆窰。到一個平坦戰地。周圍廣闊。山林遠照。左右飛來。右有灤澗泉。幽禽怪獸。充物其中。昔黃帝遣下石室。魏宣武營造皇陵。真是勝地。秦王左顧右盼。稱羨不已。正看時。忽得衆獵戶喊道。那飛來的不是鳳鳥麼。秦王定睛一看。只見一隻大鳥。後邊隨著七八十小禽。多站在一顆大樹上。那鳥是長頸花冠。五色彩羽。口中耀目。愈覺奇異。秦王道。這是海外的野鸞。錯認他是張鳳。衆獵戶正要張那網羅起來。只見內中一人。把手指道。那邊又有兵馬來。不好了。大衆一哄而散。懋功如飛催促秦王轉身。秦王忙取一枝箭。拽滿弓。向那野鸞射去。正中其翅。帶箭飛出谷口去。秦王縱馬亦出谷口。見外邊盡是鄭國旗號。一將飛

馬前來口中喊道李世民我鄭國人將燕伊來擊你了。秦王一見忙跑進澗去便帶住馬一箭正中燕伊咽喉應弦而倒。秦王看那野鷺時還在對澗樹上整理羽毛。秦王見前面是斷澗後邊是鄭國兵馬。徐懋功又落在後邊野鷺却在對岸鳴啼如呼朋引類只得加鞭縱馬跳去一個三四丈闊的深澗被他跳過去了。野鷺見秦王來又飛數十步占在高枝上。秦王聽見對岸金鼓之聲沸心下著忙對著野鷺說道靈鳥靈鳥你若是救得我難你須向我啼叫三聲。那鳥便向秦王連叫三聲。秦王看澗旁山路崎嶇便縱鞍下馬把馬繫在樹上。隨鳥進山攀藤附葛而行到了頂上遠望對岸一騎兜煞神一般快馬跑來。秦王認得是單雄信後邊又有一騎亦縱馬趕來乃是徐懋功。秦王正呆看時只聽得靈鳥又叫上一聲。秦王忙轉身想道靈鳥不去猶鳴此山畢竟還有出路。就隨著那飛鳥走去。只見一個石室外邊立著一僧光彩滿目相貌端嚴把隻手向靈鳥一招。那鳥即飛入老僧掌中。老僧便進石室去了。秦王以為奇異忙走進石室。只見那僧盤膝而坐。秦王問道和尚你剛纔取的那隻靈鳥拿來把了我。那僧道靈鳥知是君王此刻有難從大士前飛來你看他麼在袖中取出來。箭猶在羽尾上仔細一觀却變成一隻白鸚鵡。那僧忙在尾上取下箭遞與秦王。道箭歸還君王。鳥向空中一挪飛去了。秦王把箭收入壺內。知是聖僧忙問道孤今此難得脫去否。那僧道難星正在此刻。君王快躲在貧僧背

後穩睡。貧僧自有法退之。秦王依他藏好。那僧捏成印訣口裏念了幾句呪語。只見他頂上放出一毫白光。就把澗門封住。鄭國單雄信懸識此地。曉得此谷為五虎谷。前澗名曰斷魂澗。無有出路。單雄信見燕伊飛趕進去。恐他奪了頭功也趕進谷來。只見一匹空馬飛跑出來。燕伊早已射死在地。雄信看了大怒道不殺此賊以報燕伊不為好漢。因策馬邊谷尋來。忽聞後邊一騎馬飛奔前來。高聲叫道單二哥勿傷吾主。徐懋功在此。忙趕向前扯住雄信衣襟。道單二哥別來無恙。前在魏公處朝夕相依。多蒙教誨深感厚誼。今日一見弟正有要言欲商。幸勿吝吾主雄信道昔日與君相聚一處。即為兄弟。如今已各事其主。即為仇敵。誓必誅滅世民以報先兄之靈。以盡臣子之道。懋功道兄不記昔日焚香設誓乎。我主即你主也。兄何不情之甚。雄信道此乃國家之事。非雄信所敢私。此刻弟不忍加刃于兄者。盡弟一點同契之情耳。兄何必再為嗔舌。隨拔佩刀割斷衣襟。加鞭復去找尋。懋功見事勢危急。如飛勒馬奔回。大叫諸將主公。有難時尉遲敬德正在洛水澗中洗馬。忽見東北角上一騎馬飛奔前來。敬德定睛一看。見是懋功。聽他口中喊道。主公被鄭國將軍雄信追逼至五虎谷口。快快去救。敬德聽說不及披掛。忙在水中赤身露體跨上禿馬。執鞭飛趕前去。時雄信四下一望。並無蹤跡。看見澗中泥水浮沈。濁泉泛溢。又聽得那玉鬃馬咆哮亂嘶。只得把坐騎一提。跳過澗來。各處尋覓。又無影響。止見



樹下玉鬃馬嘶鳴。雄信也執下馬。走上山頂。往石洞邊看去。却是一個斑斕猛虎。踞踞在內。見雄信來。長嘯一聲。洞谷爲之震動。雄信吃了一驚。自思道。這孩子想必被虎喫了。不知還是投在洞內死了。再到下面去看。跨上自己的馬。把秦王的馬一手挽着。將到洞邊。忽見山坡那邊一員大將。面如渾鐵。聲若巨雷。大叫勿傷吾主。尉遲敬德在此。也跳過澗來。雄信忙放了秦王的馬。舉槊來刺。被敬德把身一側。一鞭打去。正中雄信手腕。敬德將鞭攔在鞍轡。隨趁分擊。雄信手中槊。雄信雖勇。當不起敬德神力。四五扯一條。槊被敬德奪去。雄信只得退逃。仍過澗去了。再說秦王橫睡在石洞內。和尚背後看那和尚在座前弄神通。又見單雄信到洞門首。探望了三四回。不知爲甚。再不敢進洞來。耳邊只聽得一片殺聲。和尚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災星已過。救兵已來。君王好出澗去了。秦王起身謝道。蒙聖僧法力救孤。孤回太原。當差官來教請去供養。但不知聖僧是何法號。和尚道。貧僧叫做唐三藏。若說供養。自有山靈主之。但願致治太平。做一個好皇帝足矣。貧僧有偈言四句。須爲牢記。乃曰。

建業唯存德 治世宜全孝

兩好更難能 本源當推保

說完。那和尚瞑目入定去了。秦王然後揮下山來。轉過巖坡。尋着了坐騎。跨上雕鞍。只見敬德飛馬前來。見了秦王。說道好了。殿下沒有受驚麼。秦王道沒有。雄信這強徒呢。

敬德道。被臣奪了他的銀。逃出谷外去了。此地不是久站之所。快同臣出谷去罷。兩騎馬縱過了澗。豁直至五虎谷口。遇鄭將樊佑陳智略。敬德更不打話。一鞭一個。二將多打傷去了。敬德殺開一條血路。奔出重圍。只見秦叔寶徐懋功。領著諸將。正與王世充後隊交戰。敬德對李靖道。你保殿下回寨。我再去殺賊來。忙又趕到鄭陣中。去奮勇大戰。鄭家兵將雖多。怎當得起叔寶敬德兩個。一條鞭兩根。網殺了鄭國許多兵將。敬德在忙中。猛抬頭見一人冲天。翅麟袍玉帶的。騎在馬上。在高阜處觀戰。便撒下衆將。提鞭直奔前來。嚇得王世充如飛勒馬退逃。敬德同衆軍直追到新城。方纔轉來。徐懋功叫鳴金收同人馬。到秦王寨中來拜賀。秦王笑道。若無敬德奮力向前。幾爲此賊所困。遂以金銀一篋。賜敬德。自是秦王倍加信愛。敬德寵遇日隆。王世充見唐將利害。亦不敢出來對壘。相持了數日。那日。秦王正與衆將商議破敵之策。見各處塘報。雪片般飛遞下來。懋功與秦王翻閱。知是榮州汴州涇州華州多來歸附。又有顯州總管楊慶。他率領轄下二十五州縣來投降。又有尉州刺史時德敷。亦率領轄下杞夏隨陳許鞏魏七州來降。王簿與程知節。亦有文書來說。伊州黎陽倉城多已降唐。只有千金堡與虎牢。聞得羅士信與尋相急切難下。又有中間大將屈突通。在途巡緝。獲著鄭國細作兩個。招得鄭國差將。潛往樂瀆。向竇建德處請兵去了。徐懋功道。鄭國土地。賴天子洪福。三分已收其二。只是虎牢與

千金堡係各州縣咽喉之所。若二地不收，則所得亦難據守。須得臣自去走遭，便辭了秦王。連夜帶領自己精兵一千，望虎牢進發。正是

待把干戈展經緯 祇看談笑弄兵鋒

總評 雄信追趕秦王，懋功扯著衣袂，敬德單鞭救駕。昔日未必有其事，而僅有其言。今日聽其言，豈若當年確有其事。寫得錯綜，又寫得齊整。真化工之筆。讀者勿以稗史忽諸。

第五十八回 寶建德谷口被擒 徐懋功草廬訂約

詞曰 磨牙兩虎鬪方酣，怒目烟眈眈。一朝國破委屠

鼠，千秋胎笑談。邂逅佳人心欲醉，隨唱百年歡。王章

有約話便便將軍闔內專，右調阮郎歸

春秋時下莊子刺兩虎，他何曾刺得兩個。當兩虎相鬪時，

小死大傷，那死的何消刺，只刺得一個傷的。這傷的又何

須多大氣力對付。這真是一舉兩得。王世充拾亡魏之餘，

推心置腹，以待羣雄，藉其土地以強根本。秦王聲勢雖大，

急切間亦難了事。不意世充反將要害之地，盡託齊樂子

弟，弄得東破西失。自己坐在洛陽，無可奈何。只得賣了金

珠，著長孫安世去求夏王寶建德，落得秦王以逸待勞。反

客作主。今說徐懋功，恐王簡兩個不能建功，自己帶領一

枝人馬，趕到千金堡來，豈知羅士信已用計破了城內軍

民，不分老弱，把他殺個一空。懋功深為嘆息。王簡亦已到

得虎牢，將精兵一千，改扮了鄭國旗號，夜間鉅開城門，把

一個王行，在睡夢中綑縛去了。早已占據了城。虎牢洛陽險要二處，俱為唐家占住。懋功不勝之喜，對王簡道：此地雖定，但王世充差代王珣長孫安世去求寶建德，未知

建德可允發多少兵來助他。我且將二兄之功報知秦王，

看他作何計較。今說長孫安世，奉了世充之命，費了許多

金帛，來到樂壽，先將寶物饋遺諸將，諸將俱已領惠。唯祭

酒凌敬不肯收。大將曹旦亦差人把禮物，隨遣次日長孫

安世，清早來見夏王。呈上文書金帛。夏王道：隣邦救援，本

當應命。但我與唐久已修好，何又起兵端。况孤新破孟海

公，凱旋未久，豈可又勞師動衆。長孫安世道：鄭與夏實唇

齒之邦，唇亡而齒寒，理之必然。今夏不救鄭，鄭必滅亡。鄭

亡，恐夏亦隨之。夏王道：足下且退，容孤與諸臣熟商。長孫

安世暫且辭出。夏王與衆公卿計議，夏將俱得了世充金

帛，使搶掠道：亡隋失國，天下分崩。關中歸唐，河南歸鄭。河

北歸夏，共成鼎足。今唐伐鄭，鄭地破唐占去十之二三。個

鄭力不足，必為唐破。鄭破必與夏為敵。敵則夏亦難獨

支。不如令發兵救鄭，內外夾攻，可以取勝。倘能勝唐，威名

在我，乘機圖事。鄭可取則取之，合兩地之兵，以乘唐兵之

疲老。關中可取，天下可平。這幾話，說得建德鼓掌稱快。

道：諸卿議論甚妙，但恐孤力不及耳。凌敬道：主公之言，恐

有未安。目今唐家以重兵圍困東都，大將據住虎牢，發多

少兵去對付他好。莫若我先發大兵，濟河取懷州、河陽，

以重兵守之。然後鳴鼓建旗，臨太行入上黨，傳檄郡縣，進

於壺口。以驚駭薄津。收取河東之地。易如拾芥。此乃上策。且有三利。唐兵俱在洛陽。國內空虛。而入師有萬全。一也。拓土而得衆。大不費力。二也。秦王知吾兵入境。必引兵還救鄭解圍。三也。失此機會。滯疑不決。惑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主公詳察。諸將道。自來救兵如救火。若照依這樣說。迂其途以取之。曠日持久。鄭國急切。何由得解。萬一被唐兵破了。擊了王世充去。真個弄得唇亡齒寒。只道主公失信於天下。建德亦不答。走進宮去。只見屏後曹后接住說道。剛纔朝中所議何事。建德將前事述了一遍。曹后道。此迂闊之論。曹后道。夫自洛口道。乘虛進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襲關中。唐必還師。鄭圍不救。而自解。有甚迂闊。建德道。孤自主裁。毋勞國后費心。次日早朝。長孫安世又來哀求。夏王便差曹旦為先鋒。劉黑闥為行軍總管。自同孫安祖為後隊。公主線娘。因是那夜見了羅成的書。傷感成疾。便與凌敬曹后等守國。起十五萬人馬。望虎牢進發。早有細作報知秦王。諸將恐腹背受敵。深以為憂。獨秦王大喜。李靖笑道。不意殿下此番出師。一箭竟射雙鵝。記室郭孝恪道。洛陽破亡。只在目下。建德不量。遠來相救。這是天意。要殿下滅此兩國。機會在此。不可輕失。薛收道。世充圍城。部下又是江淮散戰之士。止因缺了糧餉。所以固守孤城。坐以待斃。若竇建德來與之相合。建德以糧濟世充。則賊勢愈強。不可為矣。李靖道。如今只宜分兵兩

住洛陽。殿下自領精銳。遠據成皋。養成蓄銳。以逸待勞。出奇計一鼓而即可破建德。建德既破。先聲奪人。世充聞之。當不戰而自縛。麾下矣。秦王聽了大喜道。卿所言實獲我心。但此地重任。須仗將軍謀畫。統轄。李靖道。不須殿下費心。大約建德完局。這要賴主公之力。世充自然可殺。秦王道。妙。止帶叔寶與尉遲敬德二將。其餘將士。多叫屯住洛陽。統領自己。玄甲兵五千。直趕到虎牢。與懋功講將相會了。懋功道。臣知殿下必來。更同得二位將軍到此。破賊在旦夕矣。秦王道。聞得夏兵共有十萬前來。未知真假。懋功道。不要去問他多少。兵臣今夜只消三千人。嚇他一個個心膽俱碎。便向秦王耳邊說了幾句。秦王鼓掌道。妙。懋功取令箭一枝。對線士信道。將軍同副將高順生。領一千人馬。即刻起身。潛往南方鵠山埋伏。東帖一個。付你持去。預備如法奏功。又取令箭一枝。東帖一個。對秦叔寶副將梁建方道。煩二位將軍。領一千兵。到汜水東北。上一個土山埋伏。速去預備。如法奏功。叔寶建方領計去了。懋功又取令箭一枝。束帖一個。對敬德與副將白士讓道。二位將軍。就在虎牢西角上。照依東帖中行。事如殺到鵠山。遇著了士信。不論勝敗。即便殺將轉來。敬德士讓領計去了。羅士信同高順生歸寨。把東帖拆開一看。却是每一兵士。要備小紅燈一盞。馬上須用銅鐵響鈴。聽中軍。第二天第二。破即出合著火鎗陣。秦叔寶與梁建方回寨。也把東帖拆開。只見上寫道。每兵要帶火毯一個。小鑊一面。聽三個。烘天

大礮。即便殺出。合著火鎗紅燈。即便殺轉。懋功叫軍士。正  
南山豎起了一個高竿。叫字文士。及合二千玄甲兵守護。  
著再說。且國先鋒曹旦。到了虎牢。結營一二十里。每日到  
時。秦邊來挑戰。無人應敵。只道唐家曉得他們統大兵來。  
不敢出頭。夜間雖防來劫寨。到後兵士心上。覺得懈弛。那  
時方解甲安睡。只聽得一聲大礮。喊叫震天。曹旦忙跨馬  
趕出寨來。見無數火鎗。掩著一個黑臉大漢。殺來曹旦。如  
飛舉鎗來刺。那將一驚。早打進胸膈。曹旦忙把身子一側。  
火鎗早著臉上。把鬍子盡行燒去。敗入陣中。敬德領這一  
千兵。東衝西突。並無一人攔阻。直殺到將近鵠山。忽聞第  
二個大礮。只見羅士信馬上。盡是紅燈響鎗。好像有幾千  
人馬殺來。那夏陣第二隊高雅賢。如飛領兵馬來接應。當  
不起羅士信這條鎗。如蛟龍出洞。逢著的便傷。在夏陣中  
各處衝殺。那高雅賢對劉黑闥道。兄看那南山上紅燈。必  
是唐家暗號。我與你射了他那些兵將。自然散去了。說罷。  
即便縱馬前來。那劉黑闥扯滿弓。射一箭去。正中紅燈。落  
將下來。復又一燈。扯上高雅賢正要射時。只見一聲大礮。  
無數火鎗。半天裏飛將下來。衝出一員大將。口喊道。秦叔  
寶在此。叛賊看鑿高雅賢如鷄接住。被叔寶撥開鎗。一鏢  
打下馬來。梁建方正欲去刺他。幸虧劉黑闥來了。滾將下  
去。叔寶與敬德士信。會合了三千兵。竟似幾萬人馬。東衝  
西砍。殺得一個落花流水。正在高興時。唐陣上聞已鳴金。  
只得勒馬回營。秦王同徐懋功。在寨中排了慶賀筵席。敬

德與叔寶諸將歸寨。檢點三千人馬。不曾傷失一個。秦王  
將羊酒銀牌。分賞了將士。徐懋功道。今宵此舉。不過送個  
信與他們。要夏兵曉得我唐朝將士的利害。只是明日這  
一戰。諸君各要努力。幹功成敗。只在此舉。秦王心掛洛陽。  
也要決一戰。以見雌雄。却說建德因前陣軍馬。夜來被唐  
兵攪擾了半夜。四鼓時候。就即傳令催兵馬造飯。將劉黑  
闥改為前隊。曹旦改為中營。自板橋地方。來到牛口谷。分  
遣將士。北首到河。南首到鵠山。排了二十多里。建德見唐  
兵不動。先遣男卒三百。渡了汜水。唐將士見夏兵威盛。也  
有些膽怯。秦王只不動心。同徐懋功上了一個高邱。立馬  
遙望懋功道。這賊自山東起兵來。不過攻些小小賊寇。未  
逢大敵。今雖結成大陣。部伍不整。紀律不嚴。總屬易破。望  
見鄭國代王。碗也白帶了親隨兵馬。立在陣後監戰。只見  
代王戴了束髮金冠。錦袍金甲。騎了隋場帝向來坐騎。大  
宛國進貢的青鬃馬。在旗門後影來。影去。秦王道。這小將  
騎的好一疋良馬。時尉遲敬德在側說道。殿下說此馬好。  
待小將取來。秦王道。不可不可。敬德道。不妨。兩隻腿把馬  
一夾。直奔進夏陣中去。榜邊兩個將官。高領生。梁建方。怕  
敬德有失。也拍馬隨來。代王碗按着韉。在那裏看戰。只聽  
得耳朶裏。喝一聲。那裏走。似提小雞一般。被敬德提過馬  
去。這馬正要走。被敬德靴尖鉤住韉繩。高領生已到。帶了  
馬一齊歸陣。夏陣中見唐將。在陣背後。拿了代王碗去。喚  
了一聲。無心戀戰。慌忙退回。徐懋功大聲說道。此時不趁

勞殺賊更待何時。自把軍鼓大擂。唐將白士讓楊武威王  
 箒陶武欽許多精兵一擁而進。秦王帶領輕騎同敬德叔  
 寶士信過汜水。打從夏陣背後直殺進去。扯起大唐旗號。  
 前後夾攻。建德將士見了大驚。夏軍只得且戰且退。唐兵  
 追趕了三十餘里。斬了首級萬餘。建德急退。忙脫去朝衣。  
 朝冠。改裝與將士一般打扮。好來決戰。却遇著柴紹夫妻。  
 領了一隊娘子軍。勇不可當。建德當先來戰。途中了一槍。  
 忙尋護駕將士。亂竄的多已逃散。要迎殺前去。又恐獨力  
 難支。倘再中一槍。可不了却性命。忽見牛口渚中蘆柴茂  
 密。可以潛身。便提馬住裏一鑽。那娘子軍也不在意。反殺  
 向前邊去了。不隕防建德身上這副金甲。晃亮動了人眼。  
 唐軍望見。知是一員將官。逃在蘆中。兩個車騎將軍。白士  
 讓楊武威。縱馬趕來。舉渾鐵槊往蘆林中亂搗。寶建德在  
 蘆林中。要殺出來。身負重傷。恐所殺不過。若在裏邊。又恐  
 搗著。只得大叫道。我便是夏王。將軍若能相救。平分河北。  
 富貴共享。楊武威道。只要出來。我等救你。建德提馬跳將  
 出來。被他們一把搶來。綁縛。把腳拴在馬上。恰好幾個從  
 兵已至。一齊簇擁回到大寨。只見敬德提了劉黑闥的首  
 級。王籛提了范願的首級。羅士信活捉了鄭國使臣長孫  
 安世。都在那裏獻功。可憐夏國十幾萬雄兵。殺傷死亡。一  
 個散盡。止逃得一個孫安祖。帶了隨行二三十個小卒。奔  
 回樂壽。時秦王已在大寨。小校報說。掣得夏王寶建德來。  
 衆將不信。秦王亦不以爲然。只見楊武威與白士讓押了

建德。直至中軍。衆人看見。果是夏王建德。他也不跪。秦王  
 見了。笑道。我自征討王世充。與汝何干。却越境而來。犯我  
 兵鋒。建德也沒得說。說幾句諱話。道。今不自來。恐煩遠取。  
 秦王又笑了一笑。問楊白二將。如何便掣住了他。白士讓  
 道。到是柴郡馬統率娘子軍。趕殺他來到牛口谷。柴郡馬  
 殺奔前去。他就潛躲。在蘆葦中。被我們看見。掣住了。民  
 間豈入牛口。勢不能久之。謠。秦王笑了一笑。叫監在後寨。

垂衣河北儘堪收 何事橫戈浪結仇

此時建德手下被掣的。有五萬餘人。秦王道。殺之可惜。不  
 如放了。任他們回轉鄉里。衆將恐放還。又與我爲敵。徐懋  
 功道。寶建德也是草澤英雄。有衆二十萬。敗亡至此。那一  
 個還敢收合來與我們戰。放去。正使他傳殿下。恩威。山東  
 河北。可不戰而自下了。諸將皆心服。其言。秦王心下轉道。  
 柴紹夫婦。既統兵到此。爲甚不來相會。莫非被建德餘黨  
 騙去。忙差人問前隊將士。有的說。已往洛陽去了。秦王便  
 不再問。因對懋功說道。我在這裏。整頓軍馬。卿同諸將先  
 往洛陽。煩到樂壽。收拾了夏國圖籍。安撫了郡縣。火速到  
 洛陽來會合。懋功領命。到次日。即便帶領自己人馬起身。  
 不一口。到了樂壽。懋功即傳令。箭一枝。與王籛。叫他曉諭  
 軍士。不許妄殺一人。不許擾擾百姓。違者立斬。示衆。樂壽  
 城中百姓。一聞夏王的囚信。只道唐兵來。不知怎樣擾害  
 地方。豈知徐軍師約法嚴明。撫慰黎庶。井井有條。因此市

應老幼，各各歡喜，迎於道路。懋功進城來，將府庫打開，查點明白，又將倉廩盡開，召幾個耆老，叫他們報明給領官糧，賑濟窮黎，那五六個耆老，伏地而泣道：「夏王治國，節用愛人，保護赤子，時沐恩澤，今彼一旦失國，我濟小民，如喪考妣，又安忍分散其儲蓄？今蒙將軍到郡，安撫黎民，秋毫無犯，實出意外，願留此積蓄，以充軍餉，則樂善雖不沾其惠，亦感將軍之德矣。」懋功點頭稱善，便將倉庫照舊封好，來到建德宮中，只見朝堂一個紗帽紅袍的官兒，面色如生，向西竊死在樑上，粉牆上有絕句一首道：

幾年肝膽奉辛勤 一著全輸事業傾  
早向泉臺報知己 青山何處弔孤魂

右書夏祭酒凌敬題

懋功讀罷壁間之時，不勝浩嘆，忙叫軍士去備棺木殮殮，又走到內宮來，只見宮中窗牖盡開，鋪設宛然，而南一個鳳冠龍服的婦人，高高的懸樑，在那裏兩傍四個宮奴，姿色平常，亦縊死在側。懋功知是曹后，忙叫人放下，亦備棺木好好殮殮，搜索宮中，止不過十來個老宮奴。懋功想道：「得寶建德，有個女兒，勇敢了得，為何不見？」詢問宮奴，宮奴答道：「前日孫安祖回來，報知父皇被擒，那夜公主同了花木蘭，就不知去向了。」徐懋功對王簿道：「寶建德外有良臣，內有賢助，齊家治國，頗稱善全，無奈天命攸歸，一朝擒滅，命也數也。人何尤焉？當初隋煬帝傳國玉璽，并奇珍異寶，寶建德破了字文化，及都往歸夏國，懋功一一收拾。」

并圖書冊籍，裝載停當，曉得有個左僕射齊善行，名望素著，姿高致仕在家，請他出來，要他治守樂善。齊善行辭道：「善行年邁病軀，與世久遠，願將軍另選賢豪，放某樂觀昇平。」懋功道：「眼前苦無其人，公何必苦辭？齊善行道：『僕有人，薦於陛下，必能勝其任。』懋功道：『請問何人？』善行道：『此人姓名不知，人只叫他西貝生，聞他昔年曾在魏公麾下，為參謀之職，今隱居拳石村，賣卜為活。此人大有才幹，屈其佐治，必得民心。』懋功道：『今屈尊駕，暫為權攝，待我訪西貝生來，兄即解任何如。』齊善行不得已，只得收了印信，權為料理。懋功整頓軍馬，起行，因問土人拳石村在何處，土人道：「過雷夏去三四里，就是拳石村。」懋功命前隊王簿速速，行不多幾日，前隊報說：「已到拳石村了。」懋功把兵馬，尋一個大寺院歇下，自己易服扮作書生，跟了兩個童子，進拳石村來。原來那村有二三百人家，是一個大市鎮，到了市中，只見路上一面冲天的大招牌，上寫道是：

西貝生術勸王侯，卜驚神鬼，貧者來占，分文不取。

懋功問鄰人道：「這西貝生寓在那裏？」村人把手望西一指，道：「往西去第三家便是。」懋功見說，忙進街內，尋著第三家，只見門上有副對聯，上寫道：

深漸諸葛三分業 且聽文王八卦辭

懋功知是這家，便推門進去，只見一個童子出來說道：「貴人請坐。」家師就出來，懋功坐了片時，見一個方巾關服的人，掀簾走將出來，懋功定睛一看，不覺拍手笑道：「我說是。」

誰原來賈兄在此。賈潤甫笑道：弟今早課中已知軍師必到此地，故謝絕了占卦的。在此相候。大家敘禮過。潤甫攜著懋功的手到裏邊去。在讀易軒中坐定。潤甫道：恭喜軍師功成名立，將來唐家佐命功勳。第一個就要算軍師了。懋功道：吾兄是舊交知己，說其佐命功勳，不過完一生之志而已。說了茶罷，只見裏邊捧出酒來，懋功欣然不辭。即便把盞潤甫道：軍師軍旅未闌，何暇到此荒鄉。懋功將檢寶建德戰陣之事，并齊善行薦了他去治理樂壽的話，說了一通。潤甫微笑了一笑道：弟自魏公變故，此心如同槁木死灰。久已名利滿擬，覓一山水之間，漁樵過活，不意逢一奇人，授以先天數學，奇驗驚人。弟思此事原可濟人利物，何妨借此以舉餘生。不意又被兄訪著。懋功道：正是兄的才識經濟，弟素所佩服。但星數之學，未知何人傳授。乞道其詳。潤甫道：兄請飲三大觥，待弟說來。兄也要羨益懋功舉盃一連飲了三觥。潤甫道：當初有個隋朝老將楊義臣，他是個胸藏韬略，學究天人的一員宿將。因府主昏亂，不肯出仕，隱居雷夏澤中。懋功道：這楊義臣弟先年也曾會過。曾蒙他教益，可是他傳的麼。潤甫道：非也。他有个外甥女，姓袁名紫煙，隨時曾點入宮。那女子不事鍼黹，從幼好觀天象。一天文經緯度數無不明曉。因此隋主將他拜為貴人。後因化及弑逆，他使用計潛逃到母舅家。本要落髮為尼，因楊義臣算他尚有貴人作匹配，享祿終身。前年弟偶卜居雷澤，與楊公比隣。朝夕周旋，幾內又與袁

貴人親愛莫逆。故此傳其中術懋功道：如今楊公在否。潤甫道：楊公已於去歲仙遊矣。袁貴人同楊公乃郎，并如夫人，俱在這裏守寡。懋功道：葉在那里。潤甫推窗向西指道：遠茂林中乃楊公窀穸之所。他家眷也住在裏邊。懋功道：楊公諱死弟與他生前亦有一面。今去墓前一弔，并求貴人一見。未識可否。潤甫道：使得。懋功就叫手下備搭儀一副。同賈潤甫步行過去。只見幾畝荒邱，一坏淺土，雖然樹木陰翳，難免狐兔雜沓。懋功嘆道：英雄結局，不過如此。潤甫忙過去通知了袁貴人。袁貴人就叫紫煙換了衰絰，到墓前還禮拜謝了。揖進龕堂中。懋功必要求見袁貴人。袁紫煙也是不怕人的，就是這樣素妝淡服，出來拜見。懋功注目詳視，見袁貴人端莊沈靜，秀色可餐，毫無一點輕挑冶豔之態。不勝起敬，道：下官奉王命來樂壽清理夏王宮室。昨見一個宮奴名喚齊琴，是隋帝舊宮人，云是夫人侍兒。其稱夫人才學圖範，在男子多所未見。下官意欲遣齊琴仍歸夫人左右，但未識可否。袁紫煙道：妾只道此奴落於悍卒之手，不意反在王宮。但妾親從闕下，焚禁一身，自難全。妾暇與從者謀食，有虛盛意，說完辭別進去。懋功此時覺得心神飛，只得別了出來。對潤甫道：弟向來浪走江湖，因所志未遂，尚未謀及家室。今見此女，實稱心合意。欲求兄為之執柯，未知可肯為弟玉成否。潤甫道：此係美事，弟何必辭勞。敢教成就。先到舍下去坐了。弟去即來覆命。懋功慢慢的跟到潤甫家中，去坐了片時，只見潤甫

笑嘻嘻的走來說道。袁貴人始初必欲守志終天。被弟再四解喻。方得允從。但是要依他三件事。諒兄亦易處的。懋功道。那三件事。潤甫道。第一要守滿楊公之制。方許事兒。第二要收領楊公之子。警兒母子兩口去撫養他。上達成。人第三件有個女貞壘。係隋煬帝的四院夫人。在內焚修。與袁貴人是異姓姊妹。當年楊公送四位夫人到彼出家。原許他們每年供膳。俱是楊公送去。今若連合朱隊。必須懋揚公之志。以全貴人昔日結拜之情。只此三事。倘肯俯從。卽是兄的人了。懋功大喜道。不要說此三件。就再有幾件。弟亦樂從。就叫身邊童子。到前寨王將軍處取銀二百兩。綵緞十表裏。身上解環玉一塊。遞與潤甫道。軍中匆匆。不及備儀。聊以二物銀兩。權爲定偶。潤甫忙叫手下并童子。攜去送與袁紫煙。說明依了三章之約。袁紫煙然後收了。將太乙混天棗一個。在頭上拔下連理金簪一枝。回答了潤甫。同童子從人回來。付與懋功收訖。懋功道。承兄成全。弟家室。弟明日已有些微薄。敬并管轄樂壽文書。一同送來。大家共佐明君。豈不爲美。潤甫道。聞語且莫講。請問軍師。王世充破在旦夕。單二哥如何收斂。懋功皺眉嘆道。若提起單二哥。恐有些費手。懋功又把前雄信追趕秦王一段。說了一通。潤甫跌足道。若如此說。單二哥有些不安。兄與秦大哥。俱係昔年生死之交。這當竭力挽回。方妙。懋功道。這個自然。正說時。天色已昏。只見許多車仗來接。懋功只得與潤甫分手。明早做下署樂壽印信文書。并書帕。

銀二百兩。差官送與賈潤甫。又命親隨。小校兩個。將小禮百金。與宮奴青琴。送歸袁紫煙。二人去了。回來說道。宮奴禮金。夫人處俱已收訖。差官又稟賈爺處。文書禮儀門戶。錯封人影俱無。只得持回。懋功大驚。難道我昨日是見鬼忙騎了馬。自己到礮石村來看。果然鐵將軍把門。問其歸里。說是昨夜五更起身。一家都往天台去進香了。懋功嘆道。賈兄何不情至此。心上疑誠。忙又到楊公墓所來。袁紫煙叫警兒換了服色出來拜送。懋功執手叮嚀了幾句。然後上馬登程。往洛陽進發。正是

陌路頓成骨肉

臨行無限深情

總評 人之成敗。死生。與姻緣聚散。莫非天數。建德安坐河北。孰敢窺伺。而乃越境就擒。數也。紫煙潛居守墓。初無意於婚姻。而懋功安撫郡縣。得遇面貝生。與紫煙定偶。亦數也。至曹后死。烈凌敬死。義宮奴殉難。忠節凜然。可風末世。

第五十九回

猥英雄狂牢聚首 奇女子風聞沾恩

詞曰 昔日龍潭風窟。而今孽鏡輪迴。幾年事業。總成灰。洛水滔滔無礙。說甚唇亡齒寒。堪嗟綠盡蒼荒。雲

時撤下熱塵埃。祇看月明常在。右調西江月

天下事最靠得自己。如何靠得人。靠人不知他做得來。做不來。有力并無力量。靠自己唯認定忠孝節義四字。做去隨你兇神惡煞。鐵石剛腸。也要感動起來。如今不說徐懋功往洛陽進發。且說王世充困守洛陽孤城。被李靖將兵



馬圍得水泄不通。在城將士日夜巡視。個個弄得神倦力疲。兼之糧草久缺。大半要思獻城投降。只有一個單雄信硬住不肯堅守南門。一日黃昏時候。只見金鼓喧闐。有隊兵馬來到。城邊高聲喊道。快快開城。我們是夏王差來的。勇安公主在此城上兵士忙報知雄信。雄信到城隅上往外一望。見無數女士盡打著夏國旗號。中間擁著金裝玉堆的一位公主。手持方天畫戟。坐在馬上。雄信道是竇建德的女兒。一面差人去報知王世充。隨領著防守的禁兵來開城迎接。豈知是柴紹夫妻。統了娘子軍來到洛陽關。會了李靖。假裝勇安公主。賺開來城門。那些女兵個個團牌砍刀。剛進城來。早把四五個門軍砍翻。鄭兵喊道。不好了。賊進來了。雄信如飛挺槊來戰。逢著屈突通。鼓開山尋相。一千大將。團團把雄信圍住。雄信猶力敵諸將。當不起。圍牌女兵忘命的滾到馬前。砍翻了坐騎。可憐天挺英雄。只得束手就縛。好笑那喫人的朱燦。被李靖殺敗。逃到王世充處。可為長城之靠。不意城破。亦被擒拿。柴紹夫妻恰好進宮去殺王世充。只見王世充捧了與國國書。背剪著步出宮來。李靖分付諸將。將王世充家小宗族盡行搜縛出來。上了囚車。一面曉諭安民。正在忙亂之時。小校前來報道。秦王已到了。李靖同諸將并許多百姓扶老攜幼。接入城去。竟到鄭王殿中。李靖同諸將上前參謁。秦王對李靖道。孤前往虎牢時。卿許滅夏之後。鄭亦隨亡。不意果然。李靖道。王世充這賊奸詐百出。防守甚嚴。幸虧柴郡主來

哄開城門。世充方自新來投獻。秦王笑對世充道。你當初以童子待我。隨你好計多謀。怎出得我幾個名將的牢籠。王世充在囚車內答道。罪臣久思臣服歸唐。因諸將猶豫未決。又知殿下不在秦中。故此直至今日來投獻。只求聖恩免死。秦王笑了一笑。即命諸將去檢點倉庫。開放獄囚。自往後宮。與柴紹夫妻相見。收拾珍玩時寶。建德與代王。駒長孫安世。三個囚車。與王世充朱燦的幾個囚車。尚隔一箭之地。衆軍校見秦王與諸將散去。便將囚車骨碌碌的推來聚在一處。王世充見了。撲跌跪下。淚來叫道。夏王夏王。是寡人誤了你了。竇建德閉著雙眼。只是不開口。傍邊代王跪又叫道。叔父可憐。怎生救我便好。王世充石見一發淚如泉湧。道。我若救得你。我先自殺了。指著身傍車內太子玄應道。你不見兄弟也。因此我與你尚在一搭兒。不知宮中嬪娘與諸姊妹。更作何狀。說罷。說了不盡。大哭不止。竇建德看見這般光景。不覺憐惜起來。大聲嘆道。咳。我那裏曉得你們這般膿包。坯子。若早得知我也。不來救你了。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能流芳百世。即當遺臭萬年。何苦學那些婦人女子之行。德毫無丈夫氣概。對傍邊的小校道。你把我的車兒。扯到那邊去些。省得他們繞舌。有污我耳。那些衆百姓。站在兩傍。看見有的指道。那個夏王。聞他在樂壽。極愛惜百姓。爲人清正。比我們的鄭王好十萬倍。那皇后更加賢明。勤勞治國。今不意爲了鄭王。把一個江山弄失了。豈不可惜。衆百姓多在那裏拍手

畫脚的議論不題。且說秦叔寶隨秦王回來。在第二隊見洛陽城已破。心上因記著單雄信。如飛鎗進城來。正見王世充弟男子姪。多在因車中。鄭國廷臣。葉崇鎮在那裏。未有發放。獨不見雄信。查問軍士。說是見過了秦王。程爺拉他往東去了。叔寶忙又尋到東街來。遇著了程知節。手下一個小卒。叔寶叫住來問道。你們老爺呢。那小卒低低說。同單二爺在土地廟裏。叔寶叫他領到廟中。只見程知節。同單雄信相對。坐在一間屋裏。項上帶著鐵練。叔寶見了。上前相抱。而哭。雄信說道。秦大爺何必悲傷。弟前日聞秦王來討鄭時。弟已把死生置之度外。今爲亡國俘虜。安望瓦全。但不知夏王何故敗績如此之速。叔寶道。單二哥怎說這話。我們一千兄弟。原擬患難相從。死生相共。不意魏公伯常先亡。其餘散在四方。止我數人。昔爲二國。今作一家。豈有不相親之理。況且以兄之才力。若肯爲唐建功。卽是佐命之人。叔寶又把寶建德如何戰敗。如何被擒。只見外邊一人。推門進來。雄信定睛一看。却是單全便說道。你不在家中照顧。到此何幹。莫非家中亦有人下來麼。單全道。今早五更時分。潤甫賈爺到來。說是老爺的主意。將夫人小姐立逼著起身。說要送往秦太太處去。因此小的來問老爺。聽得秦爺已到。再問個確信。雄信對秦程二人道。潤甫兄弟。我久已不會相會。這話從何說起。程知節道。賈潤甫兄。是個有心人。他既說要送到秦伯母處。諒無疎。賈叔寶亦道。賈兄是個義氣的人。尊嫂與令嬖。必替兄安

頓妥當。且莫愁煩。雄信對單全道。你還該趕上去。照管家眷。我這裏有兩個小校在此。叔寶亦道。主管省得你老爺。牽掛你去。尋著賈爺。看個下落。這裏我自自然然。著人伺候。說了單全拭淚而去。早有四五個軍士。擁進門來。却是秦叔寶的親隨內丁。叔寶問道。寓所尋下了麼。內丁道。就在北街沿河一個叛臣張金家。程老爺的行李。也發在一處。今保和殿上。已在那裏擺宴。只恐王爺就有旨來。傳二位老爺去上席。程知節道。我們一搭兒寓。絕妙了。叔寶對雄信道。此地住不得。屈二哥到我那裏去。雄信道。弟今是犯人。理合在此。兄們請便。程知節直喊起來道。什麼貴人。犯人。單二哥。你是個豪傑。爲甚把我兩個當做外人。看承忙把雄信項上練子除下來。付與小校拿著。叔寶雙手挽著雄信。出了廟門。回到下處。分付內丁。好好伺候。知節與叔寶到保和殿來。只見李靖在那處分撥將士把守城門。分管街市。大懸榜文。禁止軍士擄掠。違者立斬。秦王著記室房玄齡。進中書門下省。收拾圖籍制誥。肅瑀寶執封倉庫。所有金帛。爛柴。嗣昌字文士。及驗數。願賜有功。及從征將士。李靖見叔寶知節。便道。秦王有旨。煩二位將軍。明早運回洛倉餘米。軫恤城中百姓。叔寶道。洛倉糧米。只消出一晚。論著香老率領窮黎。到洛賑濟。何必又要運回。便分付書辦出去寫示。只見屈突通奔進來。向叔寶說道。秦將軍。單雄信任何處。秦王有旨。點諸犯入獄。發兵看守。獨不見了雄信。叔寶問旨。在何處。屈突通在袖中取出來。叔寶

接過來看。上寫道：段達陪國大臣，助王世充篡位弑君。朱燦燦殺不辜，殺唐使命。單雄信楊公卿郭士衡張金甌郭善才一千將，卸鎗下獄。點兵看守，俟帶回長安。候旨定奪。叔寶感著眉頭，尚未回答。程知節道：「屈將軍單雄信是我們兩個的好弟兄，在我們下處，不必叫他入獄中去。候到長安，交還你一個單雄信。」就是了。時齊國遠李如珪尤俊道：「多在那裏看恩。雄信李如珪看這光景，不勝忿怒道：『我們衆弟兄在這裏血戰成功，難道一個人也擔當不起屈突通道：』我也是秦王命來查，既是衆位將軍擔當，我何妨用情說完去了。不提那夜宴享功臣之事，到了次日，秦王先打發柴郡主統領娘子軍起身，齊國遠李如珪只得忽忽別了叔寶。知節亦歸鄆縣去了。其時恰好徐懋功從樂壽回來，見了秦王，秦王問樂壽如何料理。懋功說：「臣到樂壽時，祭酒凌敬已縊死，朝堂曹后同宮女四人縊死，宮中其餘嬪妃不過粗蠢婦女，一二十而已，但不見了他的女兒。那老幼黎民，聞了建德被擒，無不嗟嘆。臣聞倉賑卹俱不忍來，頭項見臣禁約軍士，秋毫無犯，盡願存積，要以充軍餉。因此遠近仕官，無不參謁。臣服臣就其中擇一老成持重的，寄書行權，爲管攝。未知可合殿下之意否。」秦王點頭稱善，命淮陽王道、同宇文士及、大將屈突通、權且鎮守洛陽，諭將士收拾。此師徐懋功聽見單雄信在叔寶下處忙來相會，對雄信道：「弟昨日自樂壽回來，途遇一友，說見賈潤甫兄，護送二哥的寶眷在那裏，想必他知秦王

之命。這一千人犯，總要到長安候旨發落。潤甫先將兄家眷，送到秦伯母處，亦爲妥當。弟恐路上阻礙，忙擬一差官，并軍校二十名，發行糧三百兩，叫他們趕上盤纏。衆人都到兄可放心無憂。雄信道：「弟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弟今日處此地位，亦無言可善，亦難鳴可哀。承諸兄庇覆，雄信家室，弟雖死猶生也。叔寶叫人去僱一乘驢，安放單雄信坐了，自同秦王收拾起身，正是

橫戈頓令烽燧熄 金甌頻敲唱凱回

不一日到了長安，報馬早已報知唐帝。唐帝命大臣，并西府未隨征的寶僚，出郭迎接。只見一隊隊鼓吹旗幟，前面雙對官，令官旗牌官，押著王世充寶建德朱燦，并擒來的將相大臣，宗姓子姪，暨隋家乘與法物，都列在前面。秦王錦袍金甲，騎著敬德奪的那匹駿馬，後邊許多將士，全裝貫甲，簇擁著進城。先到太廟裏獻了俘，然後入朝。唐帝御門，秦王與各將士，以次朝見。秦王即進宮去見母后。唐帝出宮，天色已晚，各將士鞍馬勞頓，著光祿寺在太和殿賜宴。獎賚夏鄭朱等囚俘，俱著大理寺收獄候旨定奪。時單雄信也不得不隨行向獄中去。刑都裏發了一張單兒，差十來個校尉押著衆囚犯，來到獄門首。大聲喝道：「禁子們，走幾個出來照單兒點了進去。此係兩國叛犯，須用心看守著。衆禁子道：『曉得一個個點將進去，領到一個矮門裏，却是三間不大明亮的污穢密室。雄信此時覺得有些煩悶起來。建德看那兩旁，先有一二十個被枷帶鎖的囚徒，

也有坐的。也有臥的。多是鳩形鵠面。似人似鬼的。在那裏。建德此時雄心早已消磨了一半。幸虧遇著個單雄信。是舊知己。聚在一處。訴別離情。忽見一個彪形大漢。在門首望著裏邊說道。那個是夏王。那個是單將軍。建德尚未開口。雄信此時一肚子焦躁。沒好氣。只道是就要叫他出去完局。便走近前來道。我就是單雄信。待怎麼樣。原來那個是禁子頭兒。便道請二位爺出來。建德同雄信只得走出來。那漢引到左首一間潔房裏。裏邊牀帳檯椅。擺設停當。那漢道。方纔小的在大堂上打聽。見發下票子。如飛要回來。照管因徐老爺與秦老爺。傳去分付。故此歸遲。衆弟兄們不知頭腦。都一窩兒送到後邊去。隨指着一張有鋪陳的牀兒說道。這是王爺的。指著那一張沒鋪陳的牀兒說道。這是單爺的。那鋪陳秦老爺。即刻差人送進來。資建德道。單爺是衆位老爺分付。我却從未有好處。到你爲甚。承你這般照顧。那禁子道。王爺說那裏話來。三日前就有一位孫老爺來。再三叮囑小的。要他賜小的東西。說如王爺發下來。他也要進來。看王爺。所以預先打掃這間屋兒。在這裏伺候。建德想道。難道孫安祖逃了出去。又來不成。忽聽外邊嘈雜。六七個小校。扛進行李。與一罇酒。食盒中放著香燭。對衆禁子道。這是單老爺的鋪陳。并現成酒。衆位老爺說有公幹在身。不能個個來看單爺。禁子們叫你們好生伺候著。說完出去了。衆禁子手忙脚亂。鋪設安排停當。單二人原是豪傑胸襟。且把大事丟開。相

對談心細酌。且說資后。見秦王回來。心中甚喜。夜裏過已。有二更時分。不覺睡去。夢一尊金身的羅漢。對資后說道。復稽首。言汝兒已歸。我有個徒弟。承他帶來。快叫他披剃了。交還與我說。完不見了。資后醒來。把夢中之事。述與唐帝聽。唐帝道。昨晚世民回來。未曾問他詳細。且等明日進朝。問他。便了。資后輾轉不寐。聽更籌已交五鼓。忍悶不住。便叫內監傳懿行。宣秦王進宮。時秦王在西府梳洗過。將要進朝。見有內侍來宣。忙同進宮。朝見過了。資后道。你出都收兩國之事。細細述與做娘的知道。秦王就把差段懋去和朱燦。破朱燦。醉了段懋。直至宣武陵射中野鷲。幾被單雄信擒獲。幸遇石室中聖僧。唐三藏。施顯神通。隱庇附偈。得尉遲恭趕到。救出。資后聽了。點頭道。兒怪道。夜來聖僧託夢。原來有這段緣故。秦王道。母后夢境如何。資后就說夢中之事。述了一遍。又道。據爲母的猜詳起來。因緣贈的個。錄出來。待我詳察一詳察。秦王寫了出來。大家正在那裏揣摹。只見宇文昭儀走到前。諺兒中。唯此女。資后極歡喜他。見了。便對昭儀說道。正好。你是極敏慧的。必定揣摹得出。資后述了自己夢中之言。並秦王錄出。見取僧贈偈四句。與昭儀看。昭儀道。第一句是明白的。隱著夏王的名字在內。第二句想必此人也是個孝子。只有第三句。解說不出。那第四句。顯而易見。沒甚難隱。資后道。爲何顯而易見。昭儀道。娘娘姓竇。今建德也姓竇。水源木

本概而推之。如同一體。是要赦竇建德之罪也。竇后點頭稱是。秦王道。竇建德是個了得的漢子。譬如猛虎。縱之則易縛之甚難。今邀九廟之靈。一朝爲我擒獲。倘若赦之。又爲我患。奈何。唐帝道。如今且不拘疑。朱燦殘虐不仁。理宜斬首。提出王世充來待朕審問他的臣下。或者有個孝子。也未可知的。秦王說。差校尉到獄中去提斬犯一名。朱燦立決。又提斬犯一名。王世充面聖時。建德與雄信都睡在牀上。聽更籌已盡。在那裏閒話。忽聽見甬道內有許多人脚步走動。到後邊去敲門。一回兒又聽得那屋裏頭的枷鎖鐵練。一齊震動起來。原來後牢房裏的衆囚徒。聽見此時下來提犯。不知是那一案。那一個。俱擔著子係。所以唬得個個戰慄起來。把枷鎖弄得叮叮噹噹。好似許多一陣兵馬。甲冑穿響。建德如飛起身。往門縫裏一張。只見七八個紅衣雉尾的劊子手。先赤綁著一人前來。仔細一看。却是朱燦。隨後又綁著一人來。乃是王世充。建德對雄信道。單二哥我們也要來了。起身了罷。雄信道。由他。正說時。只聽得有人來叩門。叫道。單爺。家中有人在這裏。雄信見說。如飛扒起身來開門。却是單全。單全見了家主。捧住了跪在膝前大哭。雄信也忍不住落下淚來。便道。你不須啼哭。起來問你奶奶小姐在何處。單全站起來。附雄信耳上說了幾句。雄信點點頭兒道。我的事早已料定。你只照管奶奶與小姐。就是愛主的忠心了。我這裏有各位老爺分付。你不須牽掛。你若在此。反亂我的心曲。單全納自依依不

捨。只見禁子頭兒推門進來。對著竇建德。說道。夏王爺。孫爺來了。建德尚未開口。孫安祖已走到面前。大家見了。此時三個人抱持了大哭。建德問道。卿已回樂。爲何又來。安祖向建德耳邊。唧唧濃濃的說了許多話。却又快活起來。建德便蹙著雙眉道。人活百年。總是要死。何苦費許多周折。卿還該同公主回去。安葬了曹后娘娘。并殉難的諸椒。安祖却不肯。如今且不说孫安祖要守定竇建德。再說朱燦綁縛了出來。已去市曹斬首。王世充亦綁著。連面聖。唐帝責他篡位弑君一段。世充奸猾異常。反將空體多推在臣子身上。唐帝又責負固抗拒。城破纔降。公尤明頭道。臣固當誅。但秦殿下已許他。不死。還望天恩。保他當領。唐帝因秦王之意。將他貶爲庶人。兄弟子孫。都安插地方。世充謝恩出朝。唐帝又差人去拏竇建德。見駕。只見門官前來奏道。有兩個女子。綁縛。刀跪於門外。要進朝。見陛下。唐帝見說。以爲奇怪。忙叫押進來。不一時。只見兩個女子。裂帛纏胸。青衣露體。兩腕如玉。雪白的。赤綁著。口中多啣著明晃晃的利刀一把。跪在丹墀裏頭。唐帝望去。雖非絕色。覺得著有一種英秀之氣。光彩掩人。唐帝便有幾分矜憐之意。就叫近侍去了那兩女子口中的刀。扶他上殿來。見朕。內侍忙下去。摘掉了刀。簇擁著上來。却又是兩對窄窄金蓮。挺挺的走上殿來。跪下。唐帝便問道。你兩個女子。是何處人氏。爲何事。這個樣子來見朕。竇娘娘道。臣妾竇氏。係叛臣竇建德之女。因妾父建德。犯罪天條。似

難寬宥。妾願以身代受典刑。故敢冒死上瀆天威。唐帝道。寶建德豈無臣子。姪。要你這個瑣瑣藉釵來替他。線娘道。忠臣良將。俱已盡節捐軀。若說子姪。宗支衰落。妾父止生妾一人。罔極深恩。在所必報。況王世充篡位弑君。尚邀恩赦。臣妾父雖擯國自守。然當年曾討字文化。及首爲煬帝發喪。前在黎陽軍旅之間。又曾以階下御弟神通。并同安公主送還。較之世充。不亦遠乎。倘皇恩浩蕩。准臣妾所請。赦父之罪。加之妾身。是亦國法之不弛。而隆恩之普照。則妾雖死而猶生矣。唐帝道。你剛纔說寶建德止生得你。那一個又是你何人。線娘未及回答。木蘭便道。臣妾姓花。名木蘭。係河北花弧之女。便將劉武周出兵代父從軍。直至與寶線娘結義一段。說將出來。唐帝見他兩個習詞朗朗。不勝贊嘆。道。奇哉兩孝女。聖僧所謂兩好最難能也。正說時。只見兩個內監走來。跪下奏道。娘娘有旨。宣殿下進宮。秦王只得起身進宮去了。時寶建德久已擊進朝。跪在丹墀下。聽那兩個女子對答。唐帝叫上來說道。你助黨爲虐。本該斬首。今因你女兒甘以身代。朕體上天好生之德。何忍加誅。連你之罪。法外宥汝。就叫侍衛去了。建德的鎖練縛縛。又對他說道。朕赦便赦了你。只是你也是一個豪傑。若是朕賜你之爵。你曾南面稱孤道寡。豈肯屈居人下。朕若廢你爲庶民。你怎肯忘却錦繡江山。免不得又希圖妄想。建德叩首道。臣蒙陛下法外施仁。貸臣不死。已出望外。安敢又生他念。臣自被逮之後。名利之念。雪化冰消。臣

今萬幸再生。情願披剃入山。焚修來世。報答皇闕。不敢再入塵網矣。唐帝見說大喜。道。你肯做和尚妙極。朕到替你覓一個法師。在那裏叫你去做他的徒弟。但恐你此心不真耳。寶建德嘆道。臣開屠刀一擲。六根即淨。觀眼前雙鏡。總是雨後空花。有甚不真。唐帝道。你此心既堅。替你改名。巨德。奉禮部給賜度牒。工部頒發衣帽。卽於殿前替你剃度。秦王自宮中奏道。母后知建德肯回心向道。歡喜不勝。要兩孝女進宮去一見。父皇以爲可否。唐帝就叫內侍。領兩個女子進宮朝見。寶后見了。歡喜得緊。就叫宮奴把兩副衣服。賜線娘與木蘭穿好。又賜錦墩。叫他們坐下。問他們年齒。二人回答明白。寶后又問線娘。曾遠人否。線娘羞澀未及回答。木蘭代奏道。已許配幽州總管羅藝之子。羅成。寶后道。羅藝歸唐。屢建奇功。聖上已封他爲燕郡王。賜國姓。鎮守幽州。聞他一個兒子英雄了得。你若嫁他。終身有託了。你既明孝義。我也姓寶。你也姓寶。我就把你算做姪女兒。愈覺有光。寶線娘也不敢推却。只得下去謝恩。寶后又問木蘭履歷。木蘭一一陳奏。寶后亦深加獎嘆。便分付內侍。取內庫銀二千兩。綵緞百端。贈線娘爲奩資。又取銀一千兩。綵緞四十端。贈木蘭。爲父母養老送終之費。差內監送歸鄉里。二女便謝恩出宮。時寶建德剛落了髮。改了僧裝。身披錦繡袈裟。頭戴毗盧僧帽。正要望帝拜辭。唐帝對建德說道。你如今放心了。只見二女易服出來。後邊許多內侍。扛了綵緞庫銀。來到殿廷。內監放下禮物。

將宮中懿旨一一奏聞。二女又向唐帝謝恩。唐帝又對建德道：不意卿女許配羅藝之子，又為娘娘姪女，孝女得此快婿，卿可免內顧矣。建德並未知此事，只道寶后懿旨賜婚，賜物謝恩出朝。唐帝又差官一員，賞銀二千兩，布帛一筒，送至榆窠斷魂洞內。隱靈巖中，聖僧唐三藏處。建德出了朝門，只見早有一僧挑著行李，在那裏伺候。建德定睛一看，却是孫安祖。建德大駭道：我是恐天子注意，削髮避入空門，你為何也做此行徑？孫安祖道：主公當初好好住在二賢莊，是我孫安祖勸主公出來起義，今事不成，自然也要在一處焚修。若說盛衰易志，非世之好男子也。建德又對線娘道：你既以身許事羅郎，又沐娘娘隆寵，嗣為姪女，終身有賴了。自今以後，你是幹你的事，我是幹我的事，不必留戀着我了。線娘必要送父到山中去，那內監道：咱們是奉娘娘懿旨，送公主到樂善去，和尙自有官兒們奉陪。不消公主費心。線娘沒奈何，只得同出長安，大哭一場，分路而行。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作此種書，要寫得極開極緊，極濃極淡。因車中二王偶語，忙亂時寫各人情性，却甚閒暇。禁獄中似可淡描，又寫得何等緊促。其閒鋪張敘義，皆從情理中打出一絲不亂一鍼不走。前後串合，深得水滸行文之法。至孝女教父，豪傑從僧，真使人幻想不到。

第六十回 出圍困英雄慘戮 走天涯淑女傳書  
 詞曰：生離死別甚來由，這般收煞難忍處，熱油灌頂。

陰風奪魄，天涯芳草盡成愁。關山明月徒存泣，欲金關別後，談知心情方畢。秦與晉堪為匹，鄭與楚曾為敵。看他假假真真，尋尋覓覓，玉案瓊珠已有手，香飄丹桂猶含色。漫驅馳，尋訪著郊原朝金闕。右調滿江紅。

天地間是真似假，是假似真，往往有同胞兄弟，或因財帛上起見，或聽妻女挑唆，隨你絕好兄弟，弄得情離心遠。到是那班有義氣的朋友，雖然是姓名不同，家鄉各別，却可以託妻寄子，在情誼上賽過骨肉。所以當初管鮑分金，桃園結義，千古傳為美談。如今却說唐帝發放了資建德，隨將王世充一千臣下，段達、單雄信、楊公卿、郭士衡、張金童、郭善才、著刑部派官押赴市曹斬決。時徐懋功、秦叔寶、程知節三人，曉得了旨意，知秦王已出朝堂，如飛多趕到西府來，要見秦王。秦王出來，大家參拜過了。叔寶道：末將等路上殿下，鄭將軍雄信、武藝出秦瓊之上，儘堪驅使。前日不度天命，在宣武陵有犯大罪，今被擒拿。末將等俱與他有生死之交，立誓患難相救。今懇求殿下，開一生路，使他與末將一齊報效秦王。道前日宣武陵之事，臣各為主，我也不責備他。但此人心懷反骨，輕於去就。今雖投服，後必叛亂，不得不除。臣知節道：殿下若疑他後有異心，小將等情願將三家家口保他。他如謀逆一起，連坐。秦王道：軍令已出，不可有違。徐懋功道：殿下招降納叛，如小將輩俱自異國得侍左右，今日殺雄信，誰復有來降者？且春生秋殺，俱是殿下。可殺則殺，可生則生，何必拘執。秦王道：雄信

必不爲我用。斷不可留。譬如猛虎在柙，不爲驅除，待其咆哮，悔亦何及？三將叩頭哀求，願納還三人官誥，以贖其死。叔寶涕泣如雨，願以身代死。秦王心中不說出，終久爲宣武陵之事不快。在心道：諸將軍所請，終是私情。我這個國法，在所不廢。既是實說，傳旨段遠等，都赴市曹斬首。號令其單，英雄尸首，聽其收葬，家屬免行流徙。你俱流嶺外。三人只得謝恩，出府。徐懋功道：叔寶兄弟，家眷是在尊府，兄作速回家，分付家裏人，不可走漏消息。煩老伯母與尊嫂，窩伴著他，免得他曉得了，尋死覓活。弟再去尋徐義，扶求他，令嫖惠妃，或者有回天之力也。未可知。知節兄，你去備一桌菜，一罇酒，到獄中去，先與英雄盤桓起來。我與叔寶，就到獄中來了。却說單英雄在獄中，見擊了王世充等去，英雄已知自己犯了死著，只放下愁煩。由他怎樣擺佈，只見知節叫人扛了酒肴進來，心中早料著三四分了。知節讓英雄坐了，便道：昨晚弟同秦大哥，就要來看二哥，因不得閒，故沒有來。英雄道：弟夜來，到虧寶建德在此，敝談知節，歎弟思想起來，反不如在山東時，與衆兄弟時常相聚，歡呼暢飲，此身到可由得自主。如今弄得幾個弟兄，七零八落，動不動朝廷的法度，好和歹皇家的律令，豈不悶人。說了看著英雄，幕地裏落下淚來。此時英雄早已料著五六分了，總不開口，只顧喫酒。忽見秦叔寶亦走進來說：道：程兄弟，我叫你先進來，勸單二哥一杯酒，爲甚反

叔寶道：二哥說甚話來。人生在於世，相逢一刻，也是難的。兄的事，只恨弟輩難以身代，苟可替得，何惜此生。說了滿滿的，斟上一大杯酒，奉與英雄。叔寶眼眶裏，要落下淚來。英雄早已料著七八分了，又見徐懋功，喘吁吁的走進來，坐下，知節對懋功道：如何懋功搖搖首，忙起身，敬二大杯酒，與英雄聽得外邊許多浙浙索索的人，走出去。意中早已料著十分便撒，哈哈大笑道：既承三位兄長的美情，取大碗來，待弟喫三大碗，兄們也飲三大杯。今日與兄們喫酒，明日要尋玄遠伯常兄喫酒了。叔寶道：二哥說甚話來。英雄道：三兄不必瞞我小弟的事，早料定了死著。三兄看弟，豈是個怕死的。自那日出二賢莊，首領已不望生全的。了叔寶三人一杯酒，嚼啞咽嚥，不下去。英雄已喫了四五碗了。此時秦禁子，多捱進門來，站在面前，門首又有幾個紅頭巾的人，在那裏探望。英雄對兩傍禁子道：你們多是要伺候我的。秦禁子齊跪下去，道是：英雄便道：三兄去幹你的事，我自幹我的罷。叔寶與懋功，知節俱著大慟起來。英雄止住道：大丈夫視死如歸，三兄不必作此兒女之態。貽笑於人。叔寶叫那劊子手進來，分付道：單爺不比別個，你們好好服事他，劊子齊聲應道：曉得。懋功道：叔寶，兄我們先到那裏，叫他們鋪設停當。叔寶道：有理。知節道：你二兄先去，弟同二哥來。懋功與叔寶，酒淚先出了獄門。上馬來到法場，只見那段遠等一千人，羈早已斬首，尸骸橫地，兩個捲棚，一個結綵的，一個却是不結綵的。那結綵



的裏邊。鑽出個監刑官兒來相見了。懋功叫手下。揀一個潔淨的所在。叔寶叫從人去取。當時叔寶在潞州。雄信贈他那副鋪陳。鋪設在地。時秦太夫人與媳張氏夫人。因單全走了消息。愛蓮小姐在家尋死覓活。要見父親一面。太夫人放心不下。只得同張夫人陪着雄信家眷前來。叔寶說安頓他們在捲棚內。只見雄信也不綁縛。攜著程知節的手。大踏步前走。一邊在棚內放聲大哭。徐懋功捧住。在法場上大哭。秦太夫人叫人去請叔寶。知節過來。說道。單員外這一個有恩有義的。不意今日到這個地位。老身意欲到他跟前。去拜他一。也見我們雖是女流。不是忘恩負義的人。叔寶道。母親年高的人。到來一送。已見情了。豈可到他跟前。見此光景。秦母道。你當初在潞州時。一場大病。又遭官非。若無單員外周旋。怎有今日。知節道。叔寶兄既是伯母要如此。各人自盡其心。如飛與雄信說了。秦太夫人與張氏夫人。雄信家眷。一總出來。叔寶扶了母親。來到雄信跟前。垂淚說道。單員外。你是個有恩有義的人。惟望你早早昇天。說了卽同張氏夫人。跪將下去。雄信也忙跪下。愛蓮女兒。旁邊還禮拜完了。愛蓮與母親走上前。捧住了父親。哭得一個天昏地慘。此時不要說秦程徐三人。大憫。連那看的百姓軍校。無不墮淚。雄信道。秦大哥。煩你去請伯母與尊嫂。同賤荆小女回寓罷。省得在此亂我的方寸。太夫人聽見。忙叫四五個跟隨婦女。簇擁著單夫人。與愛蓮小姐。生巴巴將他拉上車兒回去了。叔寶叫從人

擡過火盆來。各人身邊取出佩刀。輪流把自己股上肉割下來。在火上炙熟了。遞與雄信喫道。弟兄們哥同生死。今日不能相從。倘異日食言。不能照顧兄的家屬。當如此肉。爲人炮炙屠割。雄信不辭。多接來喫了。秦叔寶垂淚叫道。二哥省得你放心不下。叫懷玉兒子過來道。你拜了岳父。懷玉謹遵父命。恭恭敬敬。朝著單雄信拜了四拜。雄信把眼掙了幾掙。哈哈大笑道。快哉真吾婿也。吾去了。你們快動手。便引頸受刑。衆人又大哭起來。只見人叢裏鑽出一個蓬頭垢面。捧著屍首大哭道。又喊老爺慢去。我單全來送老爺了。便向腰間取出一把刀。向項下自刎。幸虧程知節看見。如飛上前奪住。不曾傷損。徐懋功道。你這個主管。何苦如此。還有許多殯葬大事。要你去做的。何必行此短見。叔寶叫軍校窩伴著他。雄信首級。秦王已許不行。號令用線縫在頸上。擡棺木來。用冠帶殯葬。正著人擡至城外。寺中停泊。只見魏玄成。尤俊達。連巨真。羅上信。同李玄運的兒子。做心都來送殯。王伯當的妻子。也差人來送紙。大家却又是一番傷感。然後簇擁喪車。齊到城外。寺中安頓好了。徐懋功發軍校二十名看守。大家回寓。可憐正是

秦王雖說得中原

曾不推恩救命根

四海英雄誰作主

十行血淚泣孤魂

今說寶線娘。哭別了父親。同花木蘭歸到樂壽。署印刺史齊善行。聞報已知建德赦罪爲僧。公主又蒙皇后認爲姪女。差內監送來。到是熱熱鬧鬧。免不得出郭迎接。幸喜徐

懋功單收拾了夏國籍國寶。寢宮中叫那一二十個老  
宮奴封鎖看守。尚未有動。寶線娘到了宮中。見了曹后的  
靈柩。并四個宮奴的棺木。又是一番大飢。齊善行進朝參  
見了。把懋功要他權管樂壽之事。他又薦魏公舊臣賈  
潤甫有才。不意懋功去訪。潤甫又避去。因此不得已。臣權  
爲管攝這幾時。今正好公主到來。另擇良臣。實授其任。臣  
便告退。寶線娘道。徐軍師是見識高廣的。畢竟知卿之賢。  
故爾付託。況此地久已歸唐。黜陟我安得而主之。卿做去  
便了。不必推辭。但皇后靈柩停在宮中。不是了局。卿可爲  
我覓一善地。安葬了便好。齊善行道。樂壽地方。土卑地濕。  
聞得楊公義臣葬於清河。那邊高山峻嶺。泥土豐厚。相去  
甚近。兩三日可到。未知公主意下如何。寶線娘道。楊義臣  
生時。父臯實爲契愛。若得彼地營葬甚妙。卿可爲我訪之。  
我這裏厚價買他的便了。線娘手下那些訓練的女兵。原  
是個個有對頭的。當其失國之時。但四散逃去。今聞公主  
回來。又都來歸附。線娘擇其老成持重的。收之餘盡遣去。  
不多幾日。齊善行差人到雷夏澤中。覓了一塊善地。寶線  
娘到那裏去。起造一所大墳。塋旁邊又造了幾帶房屋。  
自己披麻執杖。葬了曹后。一家多遷到墓旁住了。即便做  
一道謝表。打發內監帶旨。花木蘭亦因出外日久。牽掛父  
母。要辭線娘回去。線娘不肯放他。因他是個孝女。不好勉  
強。只得差兩名寡婦女兵。一個是金氏名鈴。一個是吳氏  
名良。贈了他些盤費。叫木蘭連父母。都遷到雷夏澤中來。

同居。隨行時線娘又將書一封。付與木蘭道。河北與幽州  
地方相近。此書煩賢妹寄與燕郡王之子羅郎。賢妹要他  
自出來。覲面見了。然後將書付他。倘若門上拒阻。有他當  
年贈我的沒箭在此。帶去叫他門上傳進。羅郎自然出  
來見妹。說罷。止不住數行珠淚。木蘭道。姊姊分付。妾豈敢  
有負尊命。是必取一個好音來回覆。即便收拾好書信。并  
那枝箭。連兩個女兵。都改了男裝起行。寶線娘直送到二  
三里外。又叮囑了一番。灑淚分手。木蘭等曉行夜宿。不覺  
已到河北地方。細認本家已非昔時光景。有幾個老隣走  
來一看。是花木蘭。前日改裝代父從軍的。便道。花姑娘出  
去了。這好幾時。今日纔回來。扯到家裏。木蘭細問老隣。方  
知父親已死。母親已改嫁姓魏的人。住在前村。務農爲活。  
木蘭聽了心傷。不覺淚如雨下。謝了隣里。如飛趕到前村。  
恰好其母袁氏。在井邊汲水。木蘭仔細一看。認得是自己  
母親。忙叫道。娘。我木蘭回來了。其母把眼一擦。見果是自  
己女兒。忙執手拖到家裏去。母女姊妹拜見了。哭作一團。  
其時又蘭年已十八。長成得一個女子。其母將他父親  
染病身死。以及改嫁一段。訴說了一遍。繼父同天郎回來  
相見了。姊妹三個各訴衷腸。哭了一夜。次日木蘭到父親  
墳上去哭奠了。過了幾日。正要收拾往幽州去。不意楊婆  
耶可汗聞知。感木蘭前日解圍之功。又愛木蘭的姿色。差  
人差入宮中去。木蘭聞之。驚惶無主。夜間對又蘭道。我  
的衷腸事。細細已與你說明。入宮之事。未知可能解脫。倘

必不能。寶公主之託。我此生決不肯負。須煩賢妹像我一般。改裝了往幽州走避。停當了寶公主的姻緣。我死亦瞑目。又蘭道。我從沒有出門恐怕去不得。木蘭道。我看你這盤纏銀五十兩。交付明白。原來又蘭到識得幾個字。忙替他收藏好了。木蘭又叫兩個女兵。分付金鈴。隨又蘭到幽州去。到了明日。只見許多車騎儀仗到門。其母因木蘭歸來不多幾日。哭哭啼啼不捨他入宮去。那木蘭毫無懼色。梳妝已畢。走出來對那些來人說道。狼主之命。我們民戶人家不敢有違。但要載我到父墳上去拜別了。然後隨你入宮。那些儀仗應允。木蘭上了車子。叫吳良跟了父母俱送至墳頭。木蘭對了荒塚拜了四拜。大哭一場。便自刎而死。差人慌忙回去覆旨。易婆那可汗聞知。深為嘆息。吳良也先回去。見寶公主不題。木蘭父母把他殮殮了。就葬於父旁。又蘭見阿姐回來。指望姊妹同住。被一番事業。不想狼主要娶他去。逼他這個結局。倘或易婆那可汗曉得他尚有妹子。也要娶起我來。難道我也學他輕生。到不如往幽州去。替寶公主幹下這段姻事。或者我有出頭的好日子得來。亦未可知。主意已定了。悄悄的對金鈴說明。收拾了包裹。不通父母得知。兩個婦女。竟似走走打打。又蘭寫幾個字。放在房中。四更時出門上路。天明落了客店。僱了牲口。一直到了幽州。又蘭進了齊生打扮。便同了金鈴。到王

府門首來訪問。那燕郡王做官清正。紀律嚴明。府門首整飭肅清。並不喧雜。凡投遞文書柬帖的官吏。無不細細盤駁。金鈴到底是隨公主走過道路的。便與又蘭商議道。俺家公主這封書。不比尋常書札。不知裏邊寫些什麼在上。倘若混帳投下那些官吏。不知頭腦。總遞進去。燕郡王拆開一看。喜怒不測起來。如何是好。當初大姑娘在我那裏起身時。公主原叫他把書觀面付與權小將軍。如今到此。豈可胡亂投遞。又蘭道。據你說起來。怎能個見小將軍之面。金鈴道。不難。二姑娘你坐在對門茶坊裏。俺在這裏守一個知事的人出來。託他。事方萬全。又蘭到對門茶肆中。坐了半晌。只見金鈴進來說道。二爺方爺來了。又蘭看那人好似旗牌模樣。忙起身來相見了坐定。又蘭便問道。親翁上姓大名。那人道。學生姓方。字杏園。請問足下有何事見教。又蘭道。話便有一句。請兄坐了。看酒來。走堂的見說。如飛擺上酒。殺方杏園道。親翁有甚事。須見教明白。方好領情。又蘭一面斟酒。隨即說道。弟同年在河北。與王府小將軍會有一面。因有一件要緊物件。寄在敵友處。今此友託弟來送還小將軍。未知小將軍可能一見否。方杏園道。小將軍除非是出獵打圍。赴宴。王爺方放出府。不然怎能個出來相見。或者有甚書札。待弟持去付與小將軍的。觀隨管家。傳進裏邊。自然旨意出來。又蘭道。書是必要觀面送的。除非是取那信物。煩兄傳遞了進去。小將軍便知分曉。方杏園道。既如此。快取出來。弟還有勾當。恐怕裏面傳

喚又連忙向金鈴身邊取出那枝沒簇箭遞與方杏園方杏園接來一看却是一個絨囊放著枝箭在內取出一看見有小將軍的名字在上不敢怠慢忙出了店門進府去走不多幾步路遇著公子身邊一個得意的內丁叫做潘美向他說了來因潘美道你住著候我回音把錦囊藏在衣襟裏到書房中羅公子寫書付與齊國遠去寄與叔寶後查無音耗心中時刻掛念見潘美持箭進來說了緣故不勝駭異使問如今來人在何處潘美道方旗牌說在府前對門茶坊裏還有書要面遞與公子的羅公子低頭想了一想便向潘美耳邊說了幾句潘美出來對方旗牌道公子說叫你引那來人在東門外伺候著公子就出來打圍了方旗牌如飛趕到茶坊裏來與又蘭說了又蘭便向櫃上算還了帳三人大家站在府門首看只見一隊人馬擁出府門公子珠冠扎額金帶紫袍駿馬一匹高頭騎著又蘭心中想道這一個美貌英雄怎不教寶公主想他也就在道旁僱了腳力尾在後邊羅公子原不要打圍因要見寄書人故出城來只在近處檢個山頭占了分付手下各自去縱鷹放犬叫潘美請那一寄書人過來公子見是一個美貌書生忙下坐來相見分賓主坐定花又蘭在靴子裏取出書來送與羅公子公子接來一看見紅簽上一行字道此信煩寄至燕郡王府中羅小將軍親手開拆公子見眼前內丁甚多不好意思忙把書付與潘美收藏便問吾兄尊姓又蘭道小弟姓花字又蘭公子又道兄因

甚與公主相知又蘭答道與公主相知者非弟乃先姊也就把葛婆那可汗起兵一段直至與公主結義細述出來只見家將們多到花又蘭便縮住了口公子問道尊寓今在何處金鈴在後答道就在憲轅東首直街上張老二家公子道今日屈兄暫進敝府中去敘談一宵明早送兄歸寓又蘭再四推辭公子道弟尚有許多衷曲問兄兄不必固辭對潘美道分付方旗牌叫他到花爺寓所去說花爺已留進府中一應行李著店家好生看守毋得有誤說了攜了又蘭的手起身叫家將取一匹馬與又蘭騎了潘美却同金鈴騎了一匹馬大家一閃進城到了王府中公子叫潘美領又蘭金鈴兩個到內書房去安頓好了那內書房一共是三間左邊一間是公子的臥室右邊一間設過客的臥具在內公子向內宮來羅太夫人對公子說道孩兒你前日說那寶建德的女兒到是有膽有智的剛纔你父親說京報上寶建德本該斬首因其女線娘不避斧鉞願以身代父行刑故此朝廷將建德赦了建德自願削髮為僧其女線娘太后娘娘認爲姪女又賜了許多金帛差內監兩名送還鄉里如此說起來竟是個大孝之女昔爲敵國今作一家你父親說趁今要差官去進賀表使道即娶他來與你成婚也完了我兩個老夫婦身上的事公子道剛纔孩兒出城打獵正遇一個藥壽來的人孩兒細問他方知是寶公主煩他來要下書與我的羅太夫人問道如今人在何處公子道人便孩兒留他在外書房書付與

潘美收著羅太夫人隨叫左右向潘美取書進來母子二人當時拆開一看却是一幅鸞箋上寫道

陣間話別言猶在耳馬上訂盟君豈忘心雖寒暑屢易盛衰轉丸而淚沾襟袖至苦於今始終如一也但恨國破家亡氣血使已作故人妾禁禁一身宛如萍梗諒郎君青年偉器鎮國令嗣斷不願以齊大非耦而以鄙楚爲匹也雲泥之別莫問舊題原贈附璧非妾食言亦蓋鏡之綠慳耳衷腸託義妹備陳臨楮無任依依

亡國難女賈氏線娘泣具

羅公子只道書中要他去成就姻眷豈知到是絕婚的一幅書不覺大慟起來做出小孩子家身分倒在羅老夫人懷裏哭個不止老夫人止生此子把他愛過珍寶見此光景忙抱住了叫道孩兒你莫哭那做媒的是何人公子帶淚答道就是父親的好友義臣楊老將軍建德平昔最重他的人品他叫孩兒去求他幾年來因四方多事孩兒不會去求他那楊公又音信杳然故此把這書來回絕孩兒這是孩兒負他非他負孩兒也說罷又哭起來只見羅公進來問道爲什麼緣故老夫人把公子始初與賈線娘定婚并今央人寄書來細細說了一遍就取案上的來書與羅公看了羅公笑道癡兒此事何難目下正要差人去進朝廷的賀表待你爲父的將你定婚始末再附一道表章皇后既認爲姪女決不肯令其詐配庸人天子見此表章必然歡喜賜你爲婚那怕此女不肯何必預爲愁泣但不

知書中所云義妹備陳爲何如今來的反是一個男子公子見父母如此說心上即便喜歡忙答道這個孩兒還沒有問他細情那夜公子治酒在花廳上又蘭把線娘之事重新說起說到賈公主如何要代父受刑公子便慘然淚下說到太后收進宮去認爲姪女却又喜歡起來說到遷居守墓却又悲傷直至阿姊回來曷婆耶可汗要選他入宮自刻於墓前公子不覺擊案嘆道奇哉賢姊木蘭也我恨不能見其生前一面耳直說到更餘方大家安歇次日又蘭等公子出來便道公主回書還是付與小弟待去還是公子差人到樂壽去回覆弟今別了好在寓中候旨公子道兄說那裏話公主的來書家嚴昨日已看過即日就要差官進表到都許弟同往兄住在此同到樂壽煩兄作一冰人或其美事有何不可又蘭道小弟行李都在店中公子執著又蘭的手道行李我已著人叫店家收好斷不肯放誰知金鈴到看中了潘美正在力壯勇猛之時又蘭亦見公子翩翩年少毫無糾糾之氣心中到捨割不下金鈴便道二爺既是大爺說我去取了行李來何如公子道你這管家到知事叫左右隨了金鈴去公子與又蘭時刻相對竟話得投機大凡大家舉動尙不能個個便捷何況王家侯府却又要作表章撰疏稿委官貼差候忽四五日一夜羅公子因起身得早恐怕驚動了又蘭輕輕開門出去只聽得潘美和金鈴在廂房內唧唧嚙嚙似有歡笑之聲公子驚疑便站定了腳側耳而聽聽得潘美口中說道

你這樣有趣。待我對大爺說明。替你家二爺討來。金鈴道。扯淡。我是公主。差我送他阿姊到家來的。又不是他家的。人。你要我跟隨了你。總由我主。潘美道。倘然我們大爺曉得。你二爺是個女子。只怕亦未必肯放過。金鈴道。曉得了。止不過也像我與你兩個這等快活罷了。正是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公子聽得仔細。卽心中轉道奇怪。難道他主僕多是女人。忙到內宮去問了安。出來恰好撞見潘美。公子叫他到僻靜所在。窮究起來。方知都是女子。公子大喜。夜間陪飲。說說笑笑。比前夜更覺有興。指望灌醉了。又蘭。噫。其是非當不起。又蘭立定主意不飲。公子自己開懷暢飲了幾盃。大家起身。著從人收拾了杯盤。假裝醉態。把手搭在又蘭肩。上道。花兄。小弟今夜醉了。要與兄同榻。弟還有心話要請教。又蘭道。有話請兄明日賜教。弟生平不喜與人同榻。公子笑道。難道日後與尊嫂也要推却。又蘭亦笑道。兄若是個女子。弟就不辭了。公子又笑道。若兄果是個男子。弟亦不想同榻了。又蘭聽了這句話。心上喫了一驚。一回兒臉上桃花。霞瓣紅映出來。公子看了。愈覺可愛。見伺候的多不在眼前。把門忙閉上。走近前。捧住又蘭道。我羅成幾世上。修今日得逢賢姊。又蘭雙手推住了。道。兄何狂醉若此。請尊重些。公子道。尊使與小童都滅了口。供認狀。卿還要賴到那裏去。又蘭正色道。君請坐了。待我。說來。若說得不是。憑君所欲。公子只得放手。兩個並肩坐下。又蘭道。妾雖茅茨下。賤僻處荒岡。然愚姊妹。頗明禮義。

深慕志行。今日不願羞恥。跋涉關山而來者。一來要完先姊的遺言。二來要成全寶公主與君家百年姻眷。非自圖歡樂也。今見郎君年少英雄。才兼文武。妾實敬愛。但男女之慾。還須以禮以正。方使神人共欽。若勒逼著一時苟合。與強梁何異。公子聽了大笑道。卿何處學這些迂腐之談。從古以來。月下佳期。桑間偶合。人人以爲美談。請問卿爲男子。當此佳處。在前能忍之乎。又蘭道。大丈夫能忍人所不能忍。方爲豪傑。君但知灑上桑間。此輩貪淫之徒。獨不記柳下惠之坐懷。秦君昭之獨宿。始終不亂。乃稱厚德。妾承君不棄。援手促膝者四五日矣。妾終身斷不敢更事他人。求郎君放妾到樂壽。見了寶公主一面。明白了先姊與妾身的心跡。使日後同事君家。亦有光彩。今且權忍幾時。候與君同上長安。那時憑君去取何如。若今如此。決難從命。公子見他言詞侃侃。料難成事。便道。既是賢妹如此說。小生亦不敢相犯矣。過了幾日。權公將表章奏疏。彌封停當。便委刺史張公。託他照管公子。又差游擊守備二人。尉遲兩尉遲北。陪伴公子上路。公子拜別了父母。卽同又蘭等。一路帶領人馬。出離了幽州。往長安進發。未知後事如何。且再聽下回分解。

總評 楊帝宮中被弒。李密熊耳陣亡。死法各自不同。獨看至雉信慘戲。覺得猿啼鶴唳。情景慘傷。古人云。讀祭十二郎文。不墮淚者。非好男子也。木蘭亦死得激烈。不媿女中丈夫。至後又蘭千里奔馳。爲他人作嫁衣裳。深見男子

中余信義者不可得。却在巾幗中描寫出來。亦作者慨世之一助云。

又評。世上有真正豪傑。視死如歸者乎。有真正節女。一絲不亂者乎。讀洵單雄信臨刑時。慷慨不怕死。秦叔寶徐懋功程知節。獄中之別情。緒難堪。雄信毫不介意。真豪傑也。作者能筆筆描出。花又蘭不肯苟合。羅公子書房款洽。始終難犯。令人欽敬。真節女也。此可與名將傳烈女傳並垂不朽。

# 繡像隋唐演義卷七

第六十一回 花又蘭忍愛守身 寶線娘飛章弄美  
詞曰 曉風殘月爲他人驅馳南北 忍著清貞空墮貼  
情言心議 兩兩低低說 沉醉海棠方見切 驚看彼此  
真難得 赴章直上九重闕 甘心退避 香透梅花缺 右  
調一斛珠

世間儘有做不來的事體。獨情深義至之人。不論男女。偏  
做得來。人到極難容忍的地位。惟情深義至之人。不論男  
女。偏能護守。爲什麼緣故。情深好義者。明心見性。至公無  
私。所以守經從權。事事合宜。不似庸愚。只顧眼前。不想日  
後。今說維成回。花又蘭。張公謹。尉遲南。尉遲北。一行人。出  
了幽州地方。花又蘭。在路與羅公子私議道。郎君還是先  
到雷夏。寶后墓所。還是到長安。羅公子道。我意覺到長  
安上疏後。待旨意下來。然後到雷夏去。豈不是好。又蘭道。  
不是這等說。寶公主是個有心人。當初與君馬上定姻之  
時。原非易許。迨後四方多事。君無暇去。尋媒踐盟。彼亦未  
必怪君情薄。不意國破家亡。上無父母之命。下無媒妁之  
言。還是叫他俯就君家好。還是叫他無媒苟合好。是以寫  
札。托先姊而達。以探君家之意。返箭以窺君家之志。以情  
揆之。是郎君之薄情。非公主之負心也。今漫然以御旨邀  
婚。是非使彼感君之恩。益增彼之怒。挾勢掠情之舉。不要  
說公主所不願。卽賤妾草莽亦所不甘也。郎君乃鍾情之

人。何慮不及此。說到這個地位。羅公子止不住落下淚來。  
雙手執住又蘭的手。道。然則賢卿何以教我。又蘭道。依妾  
愚見。今該先以弔喪爲名。一以看彼之舉動。一以探彼之  
志行。時昔知己。幾年闊別。尙思渴欲一見。何況郎君之意  
中人乎。倘彼言詞推托。力不可回。然後以綸音加之。使彼  
知郎君之不得已。感君之心。是必強而後可。公子聽了說  
道。賢卿之心。可謂曲盡人情矣。卽吩咐張公謹等。竟向樂  
壽進發不提。再說寶線娘自從聞花木蘭刎死之後。鴻稀  
雁絕。燈前月下。躑自偷泣。亦只付之無可如何。幸有隣居  
李四位夫人。聞線娘是個大孝女子。亦因紫煙心交。也常  
過來敘談。稍解岑寂。線娘又把寶太后贈的奩資。營葬費  
了些。剩下的多託寶淵甫就在附近。買了幾畝祭田。叫舊  
時軍卒耕種。家政肅清。閨人三尺之童。不敢放入。一日與  
袁紫煙在室中閒話。只見一個軍丁打扮。掀幕進來。袁紫  
煙吃了一驚。公主定睛一看。見是金鈴。便道。好呀。你回來  
了。爲甚麼花姑娘這樣變故。你同何人到來。金鈴跪下去  
叩了一叩。起來說道。前日吳良起身回來之時。奴婢已同  
花二娘一般改裝了。到幽州羅小將軍處。見了書札信物。  
悲痛不勝。就款留二姑娘進府。住在書房室中。半月。幸喜  
羅郡王。曉得公子與公主聯姻。趁著差官齎表進京。便打  
發公子一同來。經過樂壽。刺史齊善行曉得了。接入城去。  
明日必到墓所來弔唁。娘。并求完姻的意思。今花二姑



娘現在門首。他是個有才幹的女子。公主還該優禮待他。去迎他進來。便知詳細。宮主聽了。三四個宮女跟了出來。金鈴如飛到門首。引花又蘭到草堂中。公主舉眼望去。面貌裝束。竟像當年羅成在馬上的光景。心中老大狐疑。及至走近身前。見其眉兒曲曲。眼兒鮮鮮。方知非是。乃一個俊俏佳人。又蘭見了公主。便要行禮。公主笑道。既承賢姐。姐不棄光降。請到室中。換了粧。然後好相見。就同進裏邊。來叫宮奴簇擁。又蘭到偏室中去。將一套新鮮色衣。與他換了出來。公主看時。却比其姊更覺秀美。便指著袁紫煙對花又蘭道。此是隋朝袁夫人。與妾結義過的。當年木蘭令姊到來。妾曾與他結為異姓姊妹。二姐姐如不棄。續令先姊之盟。聞中知己。常相聚首。未識二姐姐以為可否。花又蘭道。公主所論。實切頗懷。但恐蒲柳之質。難與國媛雁行。公主道。說甚話來。便叫左右鋪氈。袁夫人年紀居長。公主次之。又蘭第三。大家拜了四拜。自後俱姊妹稱呼。宮奴就請入席飲酒。線娘便道。前日與良回來。報說令姊慘變。使妾心膽俱裂。可惜好個孝義之女。捐軀成志。真古今罕有。但賢妹素昧平生。何敢又勞枉駕。去見羅郎。又蘭道。愚姊妹雖屬女流。頗重然諾。先姊領姐姐之託。變出意外。妹亦遵先姊之命。安敢憚勞。有負姐姐之意。幸喜羅公子天性鍾情。一見姐姐。借物手書。涕泗捧讀。不忍釋手。花前月下。刻不忘情。所以燕郡王知他之意。趁差官賈表朝賀。并遣公子前來求親。線娘總是默默不語。袁紫煙道。這段姻

緣。真是女中丈夫。恰配著人中龍虎。况羅郎來俯就。實妹該速允從。線娘笑道。且待送姐姐出閣後。愚妹自有定局。紫煙道。是何言歟。妾若非太僕遺言。孤孀失恃。不遇徐郎。再四強求。妾亦甘心守志。安敢復有他望。線娘道。若說守志二字。實係素懷。姊從其權。妾守其經。事無不可。又微啞道。但可惜花二妹一片熱腸。聽騙南北。付之東流而已。又蘭聽說。心中想道。看看說到妾身上來了。殊不知我與羅郎。雖同林共棲兩月。而此身從未沾染。此心可對天日。便道。賢姐姐所云守志固妙。惟在難守之中。而堅守之方可。云志。又蘭原是最好景。因向來與羅公子共處。恐酒後被他點污。假說天性不飲。今到此地。盡是女流。竟安心樂意。便開懷暢飲。不覺酩酊。伏在案上。紫煙即便告別歸家。線娘竟叫侍女扶。又蘭到自己床上。睡。線娘隨叫那金鈴過來。聲問金鈴道。小將軍起初不知。後來風聲有些走露。就有捉弄花姑娘的意思。聽見著實哀求。花姑娘猶天發誓。立志不從。聽見他說。待奴見過寶公主之後。明了心跡。公主成了花燭。然後從君之願。線娘不勝浩嘆道。壽哉羅郎。真君子也。又蘭真義女也。我賈氏設身處地。恐未能如此。彼既以守身讓我。我當以羅郎報之。全其雙美。趁羅郎本章未到。先將衷曲奏明皇后。皇后是必察我之心矣。忙起身在燈下草就奏章。叫女書記寫好封固。又寫一札。送與宇文昭儀。收拾一副大禮。進呈皇后。一副小禮。送與昭儀。初孫安福與線娘要教建德時。曾將金珠結交於宇文昭

俄。今亦煩他轉達皇后。料他必能善全。明日絕早。即將盤纏付與吳良金鈴齋。本與禮物。往京進發。那金鈴因放潘美不下。曉得公子要到賈潤甫處。便跑過去。細細與賈潤甫說明。就裏并上本與皇后的話。叫潤甫作速報知公子。歸來。即收拾與吳良上路去了。今說羅公子到了樂壽。齊善行迎進城。接風飲酒。張公謹問齊善行。賈公主消息。齊善行道。賈公主不特才能孝行。兼之治家嚴肅。深有曹后之風範。今遷居雷夏。業所平日最服的一個隣居。隱士賈潤甫。外庭之事。惟潤甫之言是聽。張公謹見說大喜。道。潤甫住在何處。齊善行道。就住在雷夏澤中。拳石村。秦王屢次要他去做官。他不樂於仕宦。隱居於彼。尉遲南道。我們還是當年拜秦母的壽。寓在他家數日。極是有才情的朋友。海內英豪。多願與他結納。公子趁便該去拜訪他。羅公子吩咐手下。備一副巾儀。去弔楊太僕。又備一副豬羊祭禮。去祭曹皇后。隨即起身。齊善行陪了。出了樂壽。往賈潤甫家來。時賈潤甫因金鈴來說了。備細。又因賈公主央他叫人幕前搭起兩個捲棚。張幕設位。安排停當。只見一行車馬來到門首。潤甫接人草廬中。行禮坐定。各人敘了寒溫。羅公子就把來求賈公主完姻一事說了。賈潤甫道。別的女子。可以捉摸得著。惟賈公主心靈智巧。最難測度。只據他曉得公子來求婚。連夜寫成奏章。今早五更時。已打發人往長安。先上去開皇后。這種才智。豈尋常女子所能及。羅公子見說。吃了一驚。張公謹道。我們的本末上。他到

先去了。我們該作速趕過他。頭裏去纔好。賈潤甫道。前後總是一般。公子且去弔唁過。火速進呈未遲。賈潤甫同齊善行陪了羅公子與衆人。先到楊公墳上來。楊馨兒早已站在墓旁。迎禮。衆人弔唁後。馨兒向衆人各各叩謝了。即到曹后墓前來。見兩個捲棚內。早有許多白衣從者。伺候在那裏。一個老軍。跪下稟道。家公主叫小的。稟上羅爺說。皇爺在山中。無人還禮。公子遠來。已見盛情。不必到墓行禮了。羅公子道。煩你去多多致意公主。說我連年因軍事匆忙。不及來候問。今日到此。豈有不拜之禮。况自家骨肉。何必答禮。老軍丁去說。只見塚旁小小一門。四五個宮女。扶著賈公主出來。衰絰孝服。比當年在馬上時。更覺嬌豔驚人。扶入幕中去了。羅公子更了衣服。到靈前拜奠了。賈公主即走出幕外一步。鋪氈叩謝。淚如泉湧。羅公子亦忍不住。落下淚來。拜完了。正打帳上。前來說幾句。正經話。賈公主却掩面大慟。即轉到幕邊。扶入小門裏去了。羅公子只得出來。卸去素服。張公謹與尉遲南。尉遲北。也要到靈前一拜。賈潤甫道。夏王又不在。此公子弔奠。公主還禮。禮之所宜。若兄等進弔。無人答禮。反覺不安。正說時。一個家丁走近向來稟道。請各位爺到草堂中去用飯。賈潤甫拉衆人步進草堂中來。見擺下四席酒。第一席是羅公子。第二席是張公謹。齊善行。尉遲南。尉遲北。告過羅公子。坐了第三席。賈潤甫與楊馨兒坐了末席。酒過三巡。有幾個軍丁。抬了兩口鮮豬。兩口肥羊。四罈老酒。賞錢三十千。

跪下稟道：公主說村酒羔羊，聊以犒從者。望公子勿以為鄙，饗給賜勞之。羅公子笑道：總是自己軍卒，何必又費公主的心。隨吩咐手下軍卒到內庭去謝賞。許多從者忙要到裏邊來，只見一個女兵走出來說道：公主說不消了，免了罷。羅家一個軍卒笑道：這位大姐，好像前日在陣前的快嘴女兵，你可認得我麼？那女兵見說，也笑道：老娘却不認得你這個柳樹精。大家笑了出來，領賞去分給。羅公子又吩咐手下將銀五十兩賞資家人。寶公主亦叫人出來叩謝了。羅公子即起身向資家人說道：管家煩你進去，上覆公主，說我此來一為弔唁太后，二為公主的姻事，即在早晚送禮儀過來。望公主萬分珍重，毋自悲傷。家人進去了一回，出來說道：公主說有慢各位老爺，至於婚姻大事，自有當今皇后與家皇爺主。張公主難以應命。羅公子還要說些話出來，張公謹道：既是彼此俱有下情，上

謂此時不必提起。賈潤甫道：佳期未遠，諒亦只在月中。羅公子心中焦躁道：公主之意，我已曉得。此時料難相強，但是那同來的花二爺前日原許陪伴我到長安去的，今若公上言許相容，乞請出來，同我上路。家人又進去對公主說，線娘向又蘭道：花妹羅郎情極了，說妹許他同往長安，今逼勒著要賢妹去，你主意如何？又蘭道：前言戲之耳，從權之事，俟俾只好一次，焉可將試線娘道：如今怎樣回他，思師只好自謀。難為君計，又蘭道：不若便向新臺上寫下十六字摺成方勝，付家人道：你與我出去悄悄將字送與

羅公子說我多多致意公子。二姑娘是出不來的了。後會有期。望公子善自保重。寶家人出來，如命將字付與羅公子說了。公子取開一看，上寫道：

來可同來 去難同去 花香有期 慢留車騎

羅公子看了微笑道：既如此，我少不得再來。管家煩你替我對公主說：花二姑娘是放他回去不得的，公主也須自保重。即同眾人出門。因日子催促，不到潤甫家中去。說話便上馬趕路。寶家人忙去回覆了公主，公主亦笑而不言。恰好女貞庵秦秋夏李四位夫人到來，公主忙同紫煙又蘭出來接了進去。絃了姊妹之禮，坐定。線娘道：四位賢姐姐今日甚風吹得到此。秦夫人道：春色滿林，香聞數里，豈有不來道寶妹之喜。兼來拜見花家姐姐，并欲識新郎一面。線娘道：此言說著花二妹，妾恐未必然。如不信，現有面不語先生為說。就拿前日的疏稿出來，與四位夫人看。狄夫人道：若如此說，花家姊妹先歸寶妹為之先容。線娘道：連城之璧，至今渾然莫要評他。紫煙道：若非寶妹詳述，我也不信。花妹志向真個難得。四位夫人便批紫煙到側邊去推問。紫煙把花又蘭一路行蹤，并那夜線娘探驗，一說了。李夫人道：照依這樣說，花家姐姐真守志之忍心人。寶家妹妹真閨中之有心人。羅家公子真種情之中厚德長者。三人舉動使人可羨而敬。四位夫人重新與又蘭結為姊妹，歡聚一宵。明日起身，對寶公主說道：我們去了，不妨改日再來。秦夫人執著花又蘭的手道：寶妹得暇，

千萬同家妹妹到小庵祈喜。又聞道是必准來奉候。四位夫人即出門登車而去。却說羅公子聞張公護的一行人恐怕資公主的本章先到了。連夜兼程進發。不上二十日已趕到長安。羅公子叫家人先進城去報知秦爺。秦叔寶聽說羅公子與張公護到來。忙吩咐家中整酒。席白同兒子懷玉騎馬來接。未及里許。恰好羅公子等到來。遂回至家中鋪氈設禮。羅公子要進去拜見秦母。夫人叔寶便陪到房中。公子見了舅姑。拜了四拜。秦母見了甥兒。歡喜不勝。便問姑娘與姑夫身子康健麼。又對羅公子說道。甥兒你前日託齊國遺書來。因你表兄軍旅倥匆。尚未會來回覆你。叔寶道。止是前日表弟傳札託我去求單小姐之姻。奈弟是時正與王世充對壘。世充大敗投降。單二哥亦被擒。朝廷不肯赦單兄之罪。弟念昔年與他有生死之盟。就將懷玉兒子許他為婿。與彼愛迷小姐為配。單二哥方纔放心受戮。弟想姑夫聲勢赫赫。表弟青年嬌嬌。怕沒有公侯大族坦腹東床。兩日正欲寫書奉報。幸喜表弟到來。可以面陳心跡。恐弟之罪。羅公子見說。便道。弟何嘗煩表兄去求單家小姐。就把當年與資公主馬上定姻一段說了。又道。弟知建德昔年曾住在二莊。年餘。畢竟與單員外相好。又知單員外與表兄是心交。故託表兄鼎言轉致。單員外要他玉成姻事。若說單家小姐。真風馬牛不相及。叔寶道。尊札上是要我去求單小姐的。難道我說謊。便起身去出羅公子的原書來。公子接來一

看道。這又奇了。並非小弟筆跡。當時寫了。當時交與齊國遠的。難道他捉弄我不成。叔寶道。不難。我去請齊國遠來。便知就裏。忙叫人去請齊國遠。李如珪程知節連巨真來相會。羅公子道。齊國遠在鄂縣柴嗣昌那裏。如何在此。叔寶道。齊李二兄。因柴嗣昌之力。國遠已陞大理寺評事。如珪程知節。做雲衛冠軍使。羅公子道。聞得表兄有位義弟。羅士信。年少英雄。爲何不見。叔寶道。聖上差往定州去了。正說時。家人進來報道。四位爺多請到了。叔寶同羅公子出來相見。過坐定。羅公子說起寄書一事。齊國遠對羅公子道。弟與兄別後。在路恰值劉武周作亂。被他劫去街錄。遇着寶建德的女兒。好個狠丫頭。被他殺敗了許多蠻兵。把我擄去。其時還有個姓花的後生。那建德的女兒問了他幾句。看見他說好。要留他做將軍。他說是個女子。竟牽他到寨後去了。及叫弟上去。我只道亦有些好處。不想把弟竟要短起一截來。幸喜弟有急智。只得喊出吾兄大名。并他家有個司馬孫安祖來當家女兒。聽見。忙喝手下放了。鄒叫我坐了。他竟像與兄認得的光景。便問兄近日行止。并身體可好。又盤問我字寄到那裏去。弟平生不肯道說。只得實實與他說。那資公主討兄的書出來。接去一看。那丫頭想是個不識字的。仔細看了一回。呆了半晌。就擡在靴子裏去了。對弟說道。此書暫留在此。伺起身時。繳還。恰好明日。其父有信來催他起身。差人送二十兩程儀。併原書還弟。也還算有情的。羅公子忙叫家人在枕箱內取出

寶公主與花又蘭寄來的原著。對贈筆跡無二。方知此書是寶公主所改的。叔寶道：這樣看起來，此女子多智多能，正好與表弟爲配。張公謹道：不特此也。就將前日羅公子吊唁如何款待，公主又連行修本去上皇后，金鈴如何報信，各各稱羨。李如珪大笑道：若如此說，寶公主是羅兄的尊閨了。剛纔所兄口裏夾七夾八的亂言，豈不是唐突羅兄。國遠見說：忙上前陪禮道：小弟實不知其中委曲，只算弟亂道，望兄勿罪。衆人鼓掌大笑。長班進來稟說：昨日皇爺身子有些不快，不曾坐朝。叔寶向羅公子道：既如此把姑夫的賀表奏章，并你們職名封付通政史，先傳進去。何如。羅公子道：悉聽表兄主裁。說罷，卽入席飲酒不題。今說吳良金鈴奉了寶公主之命，寶本趕到京中，忙到字文士及家來，把禮札傳進，說了來意。士及因寶線娘是皇后認過姪女，不敢怠慢，忙出來看見金鈴與良，問明了始末，根由自己寫書一封，叫家人去請一個的當的內監出來，把送皇后的大禮本章，與送他妹子昭儀的小禮，一一交付明白，叫他傳進宮去。送與昭儀，昭儀收了自己小禮，卽袖了本章，叫宮奴捧了禮物，卽到正宮來。正值唐帝龍體欠安，不曾視朝。與寶后在寢宮奕棋，昭儀上前朝見過，就把線娘將稟呈上。寶后看了儀單上，皆是珍珠玩好之物，便道：他一個單身隻女，何苦又費他的心來孝順我。唐帝在旁說道：他有什麼本章時，宮奴忙呈在龍案之上，展開來看，只見上寫道：

題爲直陳愚衷，以隆盛治事。竊惟道成男女，頗有室家。禮重婚姻，必從父母。若使曠情與楚，赤繩來月下之緣。抱恨潘楊，皇職少結構之好。浪傳石上之盟，不畏桑中之約。蓬門弱質，猶畏多言。亡國孱軀，敢辱先志。臣妾賈氏，酷罹憫凶。幸沐 壽恩，得延喘息。繁華夢斷，誰吟麥黍之歌。沽恃情深，獨飲蓼莪之泣。臣妾初心，本欲保全親命。何意同寬斧鉞，更蒙附籍。天譴此亦人生之至幸矣。但臣父奉 旨棄俗，白雲長往。紅樹淒涼，國破人離。形隻影單，臣妾與羅成初爲敵國，視若同仇。假令觀面辨才，尙難允從。請好，若不聞擇配，驀許朱陳，情以義伸，未見其可。况臣妾初許原令求媒，踐踏至今。伊誰之咎。曩日儼然家國，羅成尙未歸求。豈今蒲柳風霜，堪爲侯門箕帚。自今以往，臣妾當束髮裹足，閱歷天涯。求親將息，同修淨土。臣妾幸而生，必欲與父相見，不幸而死，亦樂與母相依。時異事殊，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臣妾更有請者：前 陛見時，義妹花木蘭同蒙 慈宥。木蘭本代父從軍，守身全孝。隨臣妾歸恩，卽欲旅訪故園。臣妾令軍婢追隨，囑以空雨，遺成磨斃。乃曷望那可汗稔知才貌，妄獨占巢。木蘭義不受辱，自刎全身。孝純義至，可爲世風。尤足異者，木蘭未亡之先，恐臣妾羽化，託妹又蘭如已，改粧赴燕，取答而又闌一承姊命，勉與臣妾婢相依。羞顏馳往，返命之日，臣妾訪軍婢，知又蘭曾爲羅成所禮。義不符合，桃笙同處，豈容仍舍。臣姑奇而未然。

繼乃信而爭羨不意天壤之間有此聯璧伏維 興朝  
首重人倫此等裙釵堪爲世表在臣妾則志不可奪在  
又蘭則情有可矜况又蘭與羅成連床共語不無瓜李  
之嫌援手執經堪彼桃夭之化萬祈國母慈恩轉達  
聖聰旌木蘭之孝義獎又蘭之芳潔寬臣妾之罪察臣  
妾之言廣草之年長與山鹿野麋同銜雨露於不朽矣  
臣妾無任瞻 天仰 聖惶悚待命之至

寶后道寶女前日陸見時原議許配羅成爲甚至今不娶  
他去唐帝道想是羅成嫌他是亡國之女別定良緣亦未  
可知宇文昭儀道婚姻大事一言爲定豈可以愛衰易心  
難道叫此女終身不字况娘娘已經認爲姪女也不玷辱  
了他寶后道陛下該賜婚方使此女有光唐帝道寶女純  
孝忠勇朕甚嘉之但可惜那花木蘭代父從軍的一個孝  
女守節自刎真堪旌表至其妹花又蘭代姊全信與羅成  
同床不亂更爲難得宇文昭儀道妾聞徐世勣所定隋朝  
貴人袁紫煙與寶線娘住在一處此本做得風華得體或  
出其手亦未可知只見有一個掌燈的太監手捧着許多  
奏章呈上唐帝從頭揭看是羅成的賀表便道剛纔說羅  
成要賴婚如今已有本進呈忙展開來看只見上面寫

題爲直陳愚悃請 旨於全舉竊惟王政以仁治爲本  
人道以家室爲先從古聖明治世未有不恤四民而使  
之疑獨無依者也臣竊本一介武夫荷蒙 聖眷不鄙

愚忠授以重鎮敢不竭力撫綏是雖諸醜跳梁幸賴  
天威滅盡但前叛臣竇建德因欲侵掠西陲統兵犯境  
臣因邊寇出師臣男成即提兵與竇建德戰殺虜國將  
帥俱以敗北獨建德之女名線娘者素稱驍勇不遜一  
見臣男即不以干戈相向反願繫足赤繩馬上一言百  
年已定此果兒女私情木不敢矜讚 天德今臣兒年  
已二十四矣向因四方多事無暇議及室家建德已臣  
服歸唐超然世外聞此女曾願身代父刑志行可嘉又  
蒙 天后寵眷特降而榮獎少女待字閨中臣男冠纓  
已久而赴赴武夫子身關外臣思夫婦爲倫禮所關男  
女以信義爲重恐捨此女臣男難其婚若非臣男此女  
亦不得其偶臣係藩鎮重臣倘行止乖違自取罪戾始  
敢冒昧 上聞伏望 聖心裁定永合良緣臣不勝惶  
悚之至

唐帝看完笑道恰好幽州府丞張公謹與羅成到來明日  
待朕親自問他便知備細只見秦王進宮來問安唐帝將  
二本與秦王看了秦王道建德之女有文武之才已是奇  
了更奇在花家二女一以全忠孝一以全信義木蘭之守  
節自刎或者是真又蘭之同床不亂似難違信唐帝道剛  
纔宇文妃子說寶女本章疑是徐世勣之妻袁紫煙所作  
未知確否徐既聘袁爲何尚未成婚秦王道世勣因紫煙  
是隋朝宮人不便私納倘要題請然後去娶唐帝道附時  
十六院女子盡是名姬不知何故一個也不見秦王道寶

建德討滅字文化及。蕭后多帶了回去。衆妃想必在彼居多。今趁機成配合。真若連徐世勣妻袁紫煙亦召入宮庭賜婚。就可問諸妃消息。唐帝釋然。就差字文士及并兩個老太監。奉旨召寶線娘花。又蘭袁紫煙三女到京面聖。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嘗說女子無才便是德。不知有才非無德。有才便有妬心耳。線娘獨居深處。羅成背信杳然岑寂之况。不言可知。一接花又隔無數歡喜。無數狐疑。聽說花二姑娘住在書房中半月。不得不急著。將酒醉他探其下體。妬到極處。驗明全璧。方嘆又關不可及。羅郎真君子。上本辭婚。正是上本求婚。說得愈緩。見他愈急。看他愈推。見他愈就。必要唐帝作主。始見不是馬上草草定盟。才與德兼。妬又不露。真一個奇女也。

第六十二回 衆嬪娃全名全美 各公卿宜室宜家  
詞曰 一亭亭 正妙年 慣躡青驄馬 只爲種情人 訴說燈前話 春色九重來 香遍梅花樹 共沐唱隨恩 對對看驚蛇 右調生查子

天地間好名尚義之事。惟在女子的柔腸認得真。看得切。更在海內英豪不惜已做得出。不是這班假道學僞君子。矯情強爲。被人容易窺其底裏。今說羅公子張公誠等。住在秦叔寶家。清早起身。曉得朝廷不視大朝。收拾了禮儀。打帳用了早膳。同叔寶進西府去謁見秦王。只見潘美走到眼前。對羅公子說道。朝廷昨晚傳旨。差鴻臚寺正卿字

文士及。并兩名內監。到雷夏去。特召寶公主花二姑娘進京面聖。羅公子道。此信恐未必確。潘美道。剛纔寶公主家金鈴問到門上來。尋着小的。報知他今已起身回去通報了。叔寶道。既如此。我們便道。先到徐茂公兄處。探探消息。何如。張公謹道。弟正欲去拜他。一行人來到茂公門首。關人說道。已進西府去了。衆人忙到西府來。向門官報了名。把禮物傳了進去。尉遲南尉遲北他兩個官卑職小。只投下一個裏揭回寓去了。見堂候官走出來說道。王爺在崇政堂。衆官員請進去相見。叔寶即領張公謹羅公子進崇政堂來。叔寶先上臺階。只見秦王坐在胡床上。西寶府僚一二十人列坐兩旁。獨不見徐茂功。秦王見了叔寶。忙站起來說道。不必行禮。坐了。叔寶道。幽州府丞張公謹。並燕郡王羅藝之子羅成。在下面要參謁殿下。秦王便吩咐著他進來。左右出來把手一招。張公謹同羅成忙走上臺階。手執揭帖跪下。官兒忙在兩人手裏取出看了。秦王見張公謹儀表不凡。羅公子人材出衆。甚加優禮。即便賜坐。張公謹同羅公子與衆僚敘禮坐定。秦王對公謹道。久聞張卿才能。恨未一見。今日到此。可慰夙懷。張公謹道。臣承燕郡王謬薦之力。殿下提拔之恩。臣有何能。敢蒙殿下賜賞。秦王又對羅公子道。汝父功業偉然。不意卿又生得這般英奇卓犖。今更配這文武全才之女。將來事業正未可量。羅公子道。臣本一介武夫。得荷天子與殿下寵眷。臣恐父子日夕竭忠。難報萬一。秦王道。孤昨夜在宮中覽寶女奏

幸做得婉轉人情。但未知其詳。卿爲孤細細進來。羅公子便將始末直陳了一回。秦王嘆道：閨中賢女見了知己。猶彼此憐惜。推讓何況。豪傑英雄。一朝相遇。能不愛敬。正說時。只見徐懋功走進來。參見了秦王。各各敘禮坐定。秦王笑對懋功道：佳期在即。卿好打帳做新郎了。懋功道：昨承宇文兄。差長班來叫臣去。而會方知此旨。真皇恩浩蕩。因緣佳偶。亦及臣耳。秦王道：孤昨日在宮。父皇說寶女奉章。發出白符關之手。因問孤爲何。卿尚未成婚。孤奏說卿恐先朝宮人。不便私納。尚要題請。故父皇趁便代卿召來完娶。懋功端坐如飛。謝道：皆賴殿下包容。秦王就留張公謹。羅公子。懋功叔寶到後苑。賜以便宴。按下不提。再說花又蘭住在寶線娘家。時值春和景明。柳絮花放。袁紫煙叫青翠跟了。與花又蘭同車到女貞庵來。貞定報知。四位夫人出來。接了進去。促膝談心。秦夫人道：我們這幾個姊妹。時常聚在一塊。只恐將來聚少離多。叫我們如何消遣。袁紫煙道：花寶二妹。綸音一下。勢必就要起身。我却在此。狄夫人笑道：袁妹說甚話來。徐郎見在京師。見羅郎上表求婚。徐郎非負心人。自然見獵心喜。亦必就來娶你。花又蘭道：寶家姐姐。量無推敵。我却無人管束。當伴四位寶姊妹。焚香澆花。消磨歲月。夏夫人道：前日疏上。已見寶妹深心退讓之意。我猜度寶妹還有推托。你却先定在正案上了。花又蘭道：爲何。夏夫人道：寶妹天性至孝。他父親在山東時常差人送衣服東西去問候。怎肯輕易拋撇了。隨羅郎

到幽州去。設有聖旨下來。他若無殿父之命。必不肯苟從。還要變出許多話來。袁紫煙道：這話也猜度得是。的花又蘭問道：這隱靈山從這裏去。有多少路。李夫人道：我庵中香工張老兒。是那裏出身。停回妹去問他。便知端的。過了一宵。衆夫人多起身。獨不見了花又蘭。原來又蘭聽見衆人說寶線娘必要父命。方肯允從。他便把幾錢銀子。賞與香工。自己打扮走差的模樣。五更起身。同香工往隱靈山去了。衆夫人四下找尋。人影俱無。忙尋香工。也不見了。袁紫煙道：是了。同你的香工。到山中去見寶建德了。李夫人道：他這般裝束。如何去得紫煙道：你們不曉得他。他常對我說。我這副行頭。行動帶在身邊的。焉知他昨日沒有帶來。衆人忙到內房查看。只見衣包內一副女衣。并花朵雲鬢。多收拾在內。衆人見了。各各稱奇道：不意他小小年紀。這般膽智。敢作敢爲。袁紫煙心下著了急。忙回去報知寶線娘。再說花又蘭同香工張老兒走了幾日。來到隱靈山。見一個長大和尚。在那裏鋤地。張老兒便問道：師父可曉得巨德和尚。可在洞中麼。那和尚放下鋤頭。抬頭一看。便問道：你是那裏來的。那老兒答道：是雷夏來的。那和尚道：想是我家公主差來的麼。花又蘭忙答道：我們是賈潤甫爺差來的。有話要見王爺。那和尚應道：既然如此。你們隨我來。原來那僧就是孫安祖。法號巨能。隨他到石室中來。見後面三間大殿。兩傍六七間草廬。孫安祖先進去說了。寶建德出來。儼然是一個善知識的模樣。花又蘭見了。忙要



打一半跪下去。建德飛上前樓住道：不必行此禮。賈爺近况好麼？煩你來有何話說？又蘭道：家爺託賴。今因幽州燕那王之子到雷夏來。一為弔唁曹娘娘。二為公主姻事。要來行禮娶去。公主因未曾稟明王爺。立志不肯允從。自便草草上送。當今國母去了。家爺恐公主是個孝女。倘或聖旨下來。一時不肯從權。故家爺不及寫書。止叫小的持公主的本稿來。呈與王爺看。求王爺的法駕。速歸。應吩一句。方得事妥。建德接疏稿去。看了一遍。道：我已出家棄俗。家中之事。公主自爲主之。我何苦又去管他？花又蘭道：公主能於九重前犯顏進諫。歸來營罪守廬。焚一女。可謂明於孝義矣。今婚姻大事。還須王爺主之。王爺一日不歸。則公主終身一日不完。况如此孝義之女。忍使終老空閨。令彼嘆紅顏薄命乎？此愚賤之不可解者也。建德見說。雙眉頓蹙。便道：既如此說。也罷。足下在這裏用了素齋。先去回覆家爺。我同小徒下山來便了。花又蘭道：和尚庵中。可是女子過得夜的。便道：飯是我們在山下店中用過。不敢有費香積。如今我們先去了。王爺作速來罷。萬萬不可遲誤。建德道：當初我尚不肯輕諾。何況今日焚修戒行。怎肯打一雜語。明日就下山便了。又蘭見說。即辭別下山。趕到店中。僱了脚力。曉行夜宿。不覺又是三四日。那日在路天色傍晚。只見濛濛細雨。飄將下來。又蘭道：天雨了。我們趕不及。客店安歇。就在這裏借一個人家歇了罷。張香工把手指道：前面那烟起處。就是人家。我們趕上一步。

就是兩人趕到村中。這村雖是荒涼。却有二三十家人戶。耳邊聞得小學生子讀書之聲。二人下了牲口。繫好了香工便推進那門裏去。只見七八個童童。居中有一個三十左右的俊俏婦人。面南而坐。在那裏教書。那婦人看見。站身來說道：老人家進我門來。有何話說？香工道：我們是探親回去的。因天雨欲借府權宿一宵。那婦人道：我們一家多是寡居。不便留客。請往別家去罷。又蘭在門外聽見。心中甚喜。忙推進門來說道：奶奶不必見拒。妾亦是女流。那婦人見是一個標緻後生。便變臉發話道：你這個人鑽進來。說甚混話。快些出去便休。不然。我叫地方來把你送到官府那邊去。叫你不意思。正說時。只見又走出兩個娉娉的婦人來。花又蘭見了。忙將靴子脫下。露出一對金蓮。飛來道：三個人。就是隋宮降陽院賈迎暉院羅和明院江。三位夫人當隋亡之時。他們三個合伴逃走出來。恰好這裏遇著賈夫人的寡嫂殷氏。因此江羅二夫人亦附居於此。可憐當時受用繁華。今日忍著淒涼景况。江羅以針指度日。賈夫人深通翰墨。調幾個童童。到也無甚煩惱。今日恰逢花又蘭說來。亦是同調中人。自說惺惺惜惺惺。一朝遇合。遂成知己。過了一宵。明早花又蘭要辭別起行。三位夫人那裏肯放。賈夫人笑道：佳期未促。何欲去之。速再求屈住一兩天。我們送你到女貞庵去。會一會四位夫人。亦見當年姊妹和敘之情。又蘭沒奈何。只得先打發。

香工回庵去。却說賈線娘因袁紫煙歸來說花又蘭到臨靈山去了。心中想道：花妹爲我馳驅道路，真情實義可謂深矣。盡矣。但不知我父親主意如何。莫要連他走往別處去了。把這擔子讓我一個人挑，心中甚是狐疑。忽一日只見吳良金鈴回來報說：疏禮已託馮驥正卿字文爺轉送昭儀呈上。賈線娘收訖，恰好羅公子隨後到來。雖尚未面聖，本章已上朝廷。即差字文爺同兩個內監來召公主。與花姑娘進京見駕。故此我們先趕回來。差官只怕明後日要到了。公主也須打點打點。賈線娘道：前日花姑娘到庵裏去拜四位夫人，不知爲甚。又同香工到山中王爺那裏去了。吳良道：倘然明日天使到來，要兩位出去接旨。花姑娘不回，怎樣回答他們。又見門上進來稟道：賈爺剛纔來說：天使明後日必到雷夏，叫公主作速收拾行裝。省得臨期忙迫。線娘道：若無父命，即對天廷亦有推辭。正說時，又見一個女兵忙跑進來報說道：王爺回來了。公主見說，喜出望外，忙出去接了進來。直至內房，公主跪倒膝前，放聲大哭。建德亦覺傷心，淚下，便雙手捧住道：吾兒起來，虧你孝義多謀，使汝父得以放心在山焚修。今日若不爲你終身大事，焉肯再入城市。你起來坐了。我還有話問你。線娘拭了淚坐下。建德道：前日聖上到曉得你許配羅郎，使我一時難於措詞。不知此姻從何而起。線娘將馬上定姻前後情由，直陳了一遍。建德道：這也罷了。羅藝原是先朝大將，其子羅成，年少英豪，將來襲父之職。你是一品

夫人，亦不辱沒你。但可惜花木崗好一個女子。前日虧他同你到京面聖，不意盡節而亡。但其妹又蘭，爲什麼也肯替你奔馳，不知怎樣個女子。線娘道：他已到山中來了。難道父親沒有見他。建德道：何嘗有什麼女子來。只有賈潤甫差來的一個伶俐小後生，并一個老頭兒，也沒有書札。止有你的上關疏稿，把口我看了。我方信是真的。線娘道：怪道兒的疏稿，放在揀裝內不見了。原來是他有心取去。改裝了來見父親。建德道：我說役使之，人那能有這樣言詞。溫雅情懇切。線娘道：如今他便是同父親來了。怎麼不見。建德道：他到山中見了我一面，就回來的。怎說不見。線娘道：想必他又到庵中去了。叫金鈴你到庵中去。快些接了花姑娘回來。建德恐孫安祖在外面去了，忙走出來。線娘又叫人去請了賈潤甫來。陪父親與孫安祖閒談。到了黃昏時候，只見金鈴回來說道：花姑娘與香工總沒有歸庵。線娘見說，甚是愁煩。到了明日晚間，村中人喧傳朝廷差官下來，要召公主去。想必明日就有官兒到村中來了。果然後日午牌時候，齊善行陪了字文士及與兩個太監，皆穿了吉服，吆吆喝喝，來到聚所。建德與孫安祖不好出去相見，躲在一室。線娘忙請賈潤甫接進中堂。齊善行吩咐役從快排香案。一個老太監對著齊善行道：齊善行，詔書上有三位夫人，還是總住在這裏一塊兒，還是另居。賈潤甫問道：不知是那三位那中年的。太監答道：第一名是當今娘娘，認爲姪女的公主賈線娘。第二名是花又蘭。

第三名是徐元帥的夫人袁紫煙。賈潤甫見說，心中轉道：「懋功兒也是朝廷賜他完婚了。」便答道：「袁紫煙就住在間壁，不妨請過來一同開讀便了。」即叫金鈴去請袁夫人到來。紫煙曉得忙打扮停當，從幕傍小門裏進去。奇琴替線娘除去素衣，換裝好了。婦女們擁著出來，他兩個住過宮中的那些體統儀制，多是曉得的。字文士及請聖旨出來開讀了，紫煙與線娘起來謝了官兒們。那老太監把袁紫煙仔細一看，笑道：「那裏有這樣同名同姓的。原來就是袁貴人夫人。袁紫煙也把兩個內監一觀，却是當年承奉顯仁宮的老太監姓張，那一個是承值花萼樓的小太監姓李。袁紫煙道：「二位公公一向納福。如今新皇帝是必寵眷。張太監答道：「托賴粗安。夫人是曉得咱們兩個是老了，人不會鬼混。放此新皇爺亦甚奇。今日袁夫人歸了徐老先，好通家往來。齊善行道。老公公那徐老先也是個四海多情的呢。張太監笑道：「齊先兒你不曉得咱們內官兒到人家去，好像出家的和尚道士。承這些太太們，總不避忌。李太監道：「聖旨上面有三位夫人，剛纔先進去的，想是娘娘認爲姪女的寶公主了。怎麼花夫人不見。字文士及道：「正是在這裏也該出來同接旨意纔是。袁紫煙只得答道：「花夫人是去望一親戚，想必也就回來。說完走了進去。從人擺下酒席，衆官兒坐了。吃了一回酒，將要撤席，只聽得外面竇家的人說道：「好了，香工回來了。花姑娘呢。張香工道：「他還有一兩日回來。我來得聲公主。衆家人道：「你這

老人家好不曉事。衆官席坐在這裏，立等他接旨。你却說這樣自在話兒。賈潤甫聽見對家人說道：「可是張香工回來了。你去叫他進來。待我問他。從人忙去扯那香工進來。賈潤甫道：「你同花姑娘出門，爲何獨自回來。香工道：「前日下山轉來，那日傍晚，忽遇天雨難行，借一個般家歇宿。他家有兩個女人，叫什麼夫人的，死命留住，叫我先回。過兩三日，他們送花姑娘歸庵。張太監見說便道：「就是這一個老頭子同花夫人出門的麼。從人答道：「正是。張太監道：「你這老頭子好不曉事。這是朝廷的一位欽召夫人，你却騙他到那裏去了。還在這裏說這樣沒要緊的話。孩子們與我好生帶着。待咱們同他去緝訪。如找不着，那老兒就是該死。三四個小太監把張香工一條鍊子扣了出去。那老兒嚇得鼻涕眼淚的哭起來。線娘見得了，便叫吳良將五錢銀子賞與香工，又將一兩銀子使他做盤纏。叫吳良同張香工吃了飯，作速起身。去接取花姑娘回來。張太監道：「字文老先，你同齊先兒到縣裏寓中去。咱同那老兒去尋花夫人。字文士及道：「花夫人自然這裏去接。何勞大駕同往。那老太監向字文士及耳上說了幾句。士及點點頭兒，即同善行先別起身。張李二太監同香工出門。線娘又把十兩銀子付與吳良一路盤費。各各上馬而行。且說花又蘭在與殷寡婦家住了兩三日，恐怕朝廷有旨意下來，心中甚是牽掛，要辭別起身。無奈三位夫人留住不放。那日正要辭了上路，只聽得外面馬嘶響亂，打進來把

幾個書僮多已散了。賈夫人忙出來問道：你們是些什麼人，這般放肆。那香工忙走進來道：夫人，花姑娘住在這裏，幾日，累我受了多少氣。快請出來去罷。賈夫人道：花姑娘在這裏，你們好好的接他回去便了。爲甚這般囉唆起來。那二太監早已看見便道：又是不認得的。原來衆夫人多在這裏，妙極妙極。賈夫人認得是張李二太監，一時躲避不及，只得上前相見。大家訴說衷腸。賈夫人不覺垂泪悲泣。張太監道：如今幾位夫人在此。賈夫人道：單是羅夫人。江夫人連我共姊妹三人。在此過活。張太監道：極好的了。當今萬歲爺有密旨着咱們尋訪十六院夫人。今日三位夫人造化，恰好遇着，快快收拾。同咱們進京去罷。那二位夫人也請出來相見。吳良在旁說道：花姑娘亦煩夫人說聲出來，一同見了兩位公公。不一時，江羅二夫人同花又蘭出來見了。大家敘了寒溫，隨即進房私議道：我們住在這裏，總不了局。不如趁這顏色未衰，再去混他幾年。何苦在這裏受這些淒風苦雨。主意已定，即收拾了細軟，備了兩個車兒，三位夫人并花又蘭，大家別了奴才，同二太監登程，行了三四日，將近雷夏，兩太監帶着江羅賈三夫人，到齊善行署中去了。吳良與香工另覓車兒，跟花又蘭到賈公主家收拾停當。袁紫煙安慰好了楊小夫人與馨兒，亦到公主家來。齊善行又差人來催促了起程。線娘囑父親與孫安祖料理家事。回山中去，叫吳良金鈴跟了，哭別出門。女貞庵四位夫人，聞知內監有江羅賈三夫人之

事，不敢來送別，祇差香工來致意。那邊宇文士及與兩內監，并江羅賈三夫人，亦起身在路取齊。齊善行預備下五六乘騾轎，跟隨的多是牲口，不上一日，將近長安。張公謹同羅公子尉遲南兄弟，住在秦叔寶家。打聽賈公主人們到來，正要差人去接，只見徐懋功進來說道：叔寶兄，羅兄寶眷與賤眷到快了，還是弄一個公館讓他們住。還是各人空接人自己家裏。叔寶道：賈公主當年住在單二哥家裏，與兒媳愛蓮小姐曾結爲姊妹。今親母單二嫂又在弟家，他們數年闊別，巴不能殼相披片時，何不同尊闔一齊接來。不過一兩天，就要面聖完婚，何必又去尋這壓公館。懋功見說，忙別了到家。即差幾十名家將，一乘大轎，婦女數人，叫他們上去伺候。羅公子亦同張公謹尉遲南尉遲北秦懷玉許多從人，一路去迎接。說宇文士及同二太監載了許多婦女，到了十里長亭，只見許多轎馬來迎。便叫前後車輛停住。羅公子與張公謹等，上前來慰勞了一番。張公謹說：城外難停車騎，兩家家眷暫借秦叔寶兄華居。權宿一宵。明日而聖後，兩家各自迎娶。宇文士及點頭唯唯。時金鈴潘美站在一處，說了許多話。金鈴就請公主與又蘭在轎轎裏出來，線娘見羅公子遠，遠在馬上，矜着，好一個人品。心中轉道：慚愧我賈線娘，得配此子，也算不辱沒的了。比前推讓之心，更覺相反。上下一乘大轎，花又蘭也坐了。一乘官轎，許多人跟隨好飛的去了。徐家家將也接了。袁夫人三四個婦女如飛上前扶出來，坐了官轎。簇

擁著去了。兩太監道：那三位夫人，暫停在驛館中，待咱們進宮覲命了。然後來請你們去，說了即同宇文士及入城。途遇秦王，秦王問了些說話，因王世充徒蜀，剛至定州，復叛，正要面聖，便同三人進朝，曉得唐帝同寶娘張尹二妃，宇文昭儀，在御苑中玩花，齊到苑中，四人上前朝見了。張太監將寶線娘袁紫煙行藏，直找尋至花，又蘭却遇着隋朝的江羅賈三位夫人，一一奏聞，唐帝見說，喜動天顏，便問道：那三個宮妃，年紀多少？寶后道：此皆亡隋之物，陛下叫他們弄來，欲何所之？張太監見寶后話頭不好，便隨口答道：當年許廷轉運他們進宮，都只十六七歲，如今算上正三旬左右，但是這三個，比那觀院顏色，略覺次之。張妃笑道：今陛下召他們來，也須造起一座西苑來，安放在裏邊，纔得暢意。唐帝見他們詞色，上面有些醋意，便改口道：你們不消費心，朕此舉非爲自己，有個主意在此，因問秦王在廷諸臣，那幾個沒有妻室的？秦王答道：臣兒但知魏徵、羅士信、尉遲恭、程知節，皆未曾娶過妻室的。寶后問二太監道：寶家女兒與花，又蘭袁紫煙，今在那裏？張太監道：這三個俱在秦瓊家，那三個是在驛中，宇文昭儀與寶線娘，既爲娘娘姪女，何不先召他們三個進苑來見？唐帝就命李太監立召寶花、袁三女、見駕，那李太監承辦去了。秦王將王世充在定州復叛奏聞，唐帝道：逆賊負恩，若此，即著彼處總管征勦，不一時只見李太監領著三個女子進來，俯伏階下，朝見了唐帝，叫他們平身。線娘又走近寶

后身邊，要拜將下去。寶后叫宮奴攙了起來，道：剛纔朝見過了，何必又要多禮？唐帝看那三個女子，俱是端莊沉靜，儀度安閒，便道：你們三個，一是孝女，一是義女，一是才女，比衆不同，叫宮人取三個錦墩來，賜他們坐了。寶后對線娘道：前日又承你送禮物來，我正要尋些東西來賜你，因萬歲就有旨召你們到京，故此未曾。線娘道：鄙製之物，何足當聖母掛齒？寶后道：你的孝勇，久已著名，不意奏章又如此才華，唐帝笑道：但是你疏上邊，還讓他人能無矯情乎？線娘跪下奏道：臣妾實出本懷，安敢矯情。當年羅成初次寓書與秦瓊，央單雄信與臣父求親，被臣妾窺見，即將原書改薦單雄信女，愛連與羅成，不意單女已許配秦瓊之子懷玉，故使羅成復轉衛盟，唐帝道：這也罷了，只是你說花又蘭與羅成聯床共席，身未沾染，恐難盡信。線娘道：此是何等事，敢在至尊前亂道？惟望萬歲娘娘，命宮人驗之，便明二人心跡矣。寶后道：這也不難，就對宮奴說道：取我的辨玉珍來，不一時宮奴取到。寶后叫花又蘭近身，將圓溜溜光燦燦的一件東西，向又蘭眉間照了三四照，又蘭眉毛緊結，無一毫散亂。寶后嘆道：真閨女也。唐帝對花又蘭嘆道：你這妮子，倒是個忍心人，幸虧羅成是君子，若他人恐難瓦全。今以兩佳人歸之，亦不枉矣。又蘭見說，如飛走下來，謝恩。惹得寶后秦王與衆官人多笑起來。唐帝又對袁紫煙道：袁妃子擅天人之學，今歸徐聊，關內關外，皆可爲國家之一助。下差張太監速到驛中，宣隋宮三妃

子。又差內監速召魏徵徐世勣尉遲恭程知節進苑。又差李內監去宣雜成奏瓊并伊子懷玉媳單愛蓮見怨。又吩咐禮部官速備花紅十三付鼓樂六班吩咐舉唐帝即同秦王到偏殿坐下。只見魏徵徐世勣尉遲恭程知節四臣先進殿來朝見了唐帝道：徐卿家人已召來了朕思文王之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予獨何人而使有功大臣，尚中饋久虛耶？故差內監覓隋宮三位麗人，趁今日良辰，三人各人拈鬪天緣，自定魏徵尉遲恭程知節齊跪下去道：臣等一身努力，難報皇恩萬一，况四海未靖，何敢念及室家。唐帝道：聖經云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秦王道：這是父王教化無私，與衆借樂之意，諸卿無得固辭。唐帝叫宮人取一個寶瓶，將江羅賈三位名字寫在紙上，團成團兒，放在瓶內，叫魏程尉遲三臣對天禱祝，將銀筋揭起，恰好魏徵拈了賈夫人，尉遲恭拈了羅夫人，程知節拈了江夫人。三臣各謝恩，只見張太監領了三位夫人進來朝見。唐帝問道：那個是賈素貞，那個是羅小玉，那個是江蕊？三夫人各上前應了。唐帝對三臣道：這三個佳人雖非國色，而體態幽妍，三卿勿違忽之。三妃且進內見了娘娘出來，同諧花燭。宮人領三位夫人進去了。又見秦瓊領了兒子懷玉媳婦愛蓮上前來朝見。時唐帝見了秦瓊分外優禮，便道：愛卿父子平身。因指愛蓮道：就是你媳婦單氏，可曾結褵否？叔寶應道：尚未。唐帝見此女梨花白而楊柳纖腰，香塵穩重，居然大家，便贊道：好個女子，即叫近侍

亦引去見寶后。又對叔寶道：剛纔寶線娘說，會與汝媳結爲姊妹，先有書薦此女與羅成，此言有之乎？叔寶答道：當初寶女改了羅成的書附來，臣兒已許婚單氏。因臣與單羅成有生死之交，不敢背盟，故以子許之。唐帝道：卿子得配此女，可稱佳兒佳婦矣。爲何尚未成婚？叔寶答道：因兒媳單愛蓮立意要歸家營葬父親，然後完婚。唐帝道：這也難得，朕今做主，趁乘緣齊偶，賜汝子完婚。滿月後賜歸殯葬其父，對近侍道：寶線娘給二品冠帶，諸女俱給四品冠帶，快去宣他們出來。莫負良辰，好去共諧花燭。近侍進去領了七個女子出來，唐帝先叫魏徵徐世勣尉遲恭程知節同袁賈江羅四夫人成對站定，賜了花紅。四對夫婦謝了恩，就有鼓樂迎出苑去。第二起就是秦懷玉與單愛蓮謝恩，迎送出去。第三起却是羅成兩旁站着寶線娘，花又蘭謝恩下去。唐帝笑道：羅成大便宜，你也虧你當時老成。今宵却有聯臂相親，羅成同二人跪下說道：聖恩浩蕩無涯，使小臣亦沐洪庥，但臣妻線娘，既爲聖母國戚，臣禮合同去謝恩。陛下可容臣叩謝否？唐帝道：這個使得。遂起身退朝。同羅成夫妻三人到苑後拜見寶后。寶后深知羅成年少知禮，賜宮奴二名，內監二名，並許多金珠衣飾。又將溫車一乘，賜於二女坐了，命撤御前金蓮燭，并鼓樂送出苑來。惹得滿京城軍民人等，擁擠觀看，無不欣羨。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天生神物，必不埋沒到底。那英雄好漢，事業可觀。

若美貌女子亦不終身冷落。此皆天意。非人力也。緣娘配羅公子天也。江買羅三夫人配魏程尉遲及懋功配紫煙亦天也。天豈肯付之荒烟蔓草中乎。人可安於命矣。

第六十三回 王世充亡恩復叛 秦懷玉剪寇建功

詞曰 驕馬玉鞭馳驟 同調堅貞永誓 提攜一處可相留 莫把眉兒皺 如雪剛腸希覩 一擊疾誅雙醜 矢心誓口生死安若素 真奇友 右調誤佳期

古人云。唯婦人之言不可聽。書亦曰。唯婦言是聽。似乎婦人再開口不得的。殊不知婦人中智慧見識儘有勝過男子。如明朝宸濠謀逆。其妃婁氏泣陳濠不從。卒至掩滅。嗚然而嘆曰。昔紂聽婦人之言失天下。朕不聽婦人之言亡國。故知婦人之言足聽不足聽。惟在男子。看其志向以從違耳。當時唐帝叫宮監弄這幾個陪宮妃子來。原打帳要自己受用。只因寶后一言便成就了幾對夫婦。省了多少精神。若是蕭后就娶逢迎上意。成君之過。唐帝亂點鴛鴦。的把幾個女子賜與眾臣配偶。不但男女得意。感戴皇恩。卽唐帝亦學處分得暢快。進宮來述與諸妃。說到單女亦欲拜父完婚。寶后嘆道。不意孝義之女。多出在草莽。只見宇文昭儀墮下淚來。唐帝駭問道。妃子何故悲傷。昭儀答道。妾卽靈樞尚在洛陽。妾兄十及未曾將他入土。王帝道。明日汝兄進朝待朕問他。且說張公謹在秦叔寶家。因羅公子新婚。不好催促。又因諸王妃與公侯諸大夫。因寶后認爲姪女。又慕寶花二位夫人孝義。爭相結納。日夕

稱賀。因此張公謹恐本地地方有事。只得先上朝辭聖。秦王因愛公謹之才。不肯放他去。奏過唐帝。卽將張公謹留授司馬兼督捕司之職。幽州郡守改着羅成權署。旨意下張公謹留任長安。只得寫稟啓。差人去回覆燕郡王。并接家眷到京。羅公子亦因聖旨。權他代張公謹之職。又牽掛父母等不及滿月。便去辭了唐帝。寶后至西府拜辭秦王。與衆官僚話別了。因緣娘囑說。又到宇文士及家去謝別。見士及家車騎列庭。正在那裏束裝。羅公子進去相見了。便問道。尊駕有何榮行。在此束裝。士及道。弟因先母之柩未葬。告假兩月。將往洛陽整理墳塋。此刻就要起身。恐不及送兄台榮歸了。羅公子道。弟亦在明後日就要動身。說了出門。羅公子歸來。連夜收拾。與寶公主花。又蘭拜別了秦母。叔寶與張氏夫人。懷玉夫妻。亦出來拜別。送出門。尉遲南巖。遲北。并太后賜的兩名太監。及隨來潘美等。做了前隊。羅公子與寶公主花夫人。并宮人婦女。及金鈴吳良等。做了後隊。徐惠妃差西府內監袁紫煙。亦差青琴。江羅賈三夫人。俱差人來送別。時冠蓋饒別。塞滿道路。送二十里。各自歸家。羅公子急忙趕到雷夏墓所。迎請寶建德到幽州去。吩咐日夕。行不多幾日。已出潼關。將至陝州界口。一個大村鎮上。那日起身得早。尚未朝餐。前隊尉遲南兄弟。正要尋一個大寬展的飯店。急切間再尋不出。又去了里許。只見一個酒帘挑出街心。上寫一聯道。暫停車馬客權歇。利名公尉遲南衆人看見了。就下馬把馬繫

好進店去。看房屋寬大，更喜來得早，無人歇下。尉遲南忙吩咐主人打掃潔淨，整治酒飯，又出店來吩咐後隊。只見街坊上來來往往，許多人擠在隔壁一個庵院門首。尉遲南問主人爲甚何事，答道不曉得，你們自進庵裏去看。便知尉遲兄弟忙擠進庵來，只見門前一間供伽藍的進去，三間佛堂門戶窗櫺，棧桌器皿，多打得香粉，三四個老尼坐在一塊兒涕泣。尉遲南問着老尼，老尼也只顧下淚，未答只聞得耳邊嘈嘈雜雜的地方上人議論道：「那個公主也是個金枝玉葉，不意國亡家破，被那官兒欺負，尉遲兄弟未及細問，恐怕羅公子後隊到了，即便抽身出來，恰好羅公子與衆人驛馬一閃而至，這旁寶公主與花夫人便下了驛橋，進店去了。羅公子下馬，見街坊上熱鬧，叫尉遲兄弟進去問地方上爲甚何事。尉遲南把土人的言語與庵中的花景說了，寶公主見說，心中悲道：「莫非隋煬後人，流落在這裏，便叫左右去喚那個老尼來，那吳良金鈴出外到底是人打扮，他兩個是好事生風的，忙出店走進庵來對老尼說道：「我家公主與小王爺喚你師父快去。那老尼見說，忙站起來問道：「是那個王爺，又是怎麼公主，金鈴道：「你過去便知明白。老尼沒奈何，只得一頭走一頭向衆人問明來歷，來到店中見了公主公子，打了幾個稽首。寶公主問道：「你庵中被人驅喚，有那朝公主在裏邊，老尼答道：「當初隋朝有個南陽公主，少寡守節，有一子名曰續，因夏王討宇文文化及時，夏將于士澄見公主美貌，欲

娶公主不從，士澄誣禪師與化及同黨，竟坐殺之。公主向夏王哀請爲尼，暫寓洛陽，因山寇竊發，向長安訪親中途，又被賊劫，故此投到小庵來住。昨晚有一官府宇文士及在此下店，不知被那個多嘴的說了，那宇文官府走過庵來，必要請見南陽公主，公主再三不肯相見，那宇文官府立於戶外說道：「公主寡居，下官喪偶，中饋尚虛，公主若肯俯從，下官當以金屋貯之，論來這樣青年大官府，隨了他去，也完了終身，不想南陽公主聽說，不但不肯從他，反大怒起來，在內發話道：「我與汝本係仇家，今所以不忍加刀於汝首，因謀逆之口，察汝不預知耳。今若相逼，有死而已。宇文官府知不可屈，即便去了。他手下道：「我窩頓了亡爺眷屬，逼勒著要詐我們銀子，沒有故此打得這般模樣。寶公主道：「宇文士及當初楊太僕，知他有品行的，故此遣計教他投唐，以妹子進獻，方得寵眷，不意他漁色改行，以至於此，可見這班咬文嚼字之人，蓋棺後方可定論。遂叫左右三四個婦女，卽同老尼進庵去，請南陽公主到來一見。衆婦女去不多時，攜著南陽公主到店來，但見一個雲裳羽衣，未滿三旬的一個佳人，寶公主同花夫人忙出來接見了，遞禮坐定。寶公主道：「剛纔老尼說，姐姐要往長安探親，未知何人南陽公主道：「唐光祿大夫劉文靜係妾亡夫至親，今爲唐家開國元勳，意欲往長安依附他，以畢餘生，不想聞得劉公與裴監不睦，誣以他事，竟遭慘戮，國家殄滅，親戚凋亡，故使狂夫得以侵辱，說罷淚下數行。寶公主



見了這般光景。不勝懊惱道。既是姐姐欲皈依三寶。此地非止足之所。愚妹到有個所在。未知尊意可否。南陽公主道。敢求公主指引。寶公主道。雷夏有個女貞庵。現有場帝十六院中。秦狄夏李四位夫人。在內守志焚修。若姐姐肯去。諒必志同道合。寶公主道。若得公主提攜。妾當朝夕頂禮慈悲。以祝公主景福。寶公主道。我們也要到雷夏。若尊意已允。快去收拾。便同起身。南陽公主大喜。即起身去。草草收拾停當。謝了衆尼。又到店中。寶公主把十兩銀子。賞了老尼。又叫手下僱了一乘驛轎。與南陽公主坐了一個同起行。潘美與金鈴往轎上去會鈔。只見轎內站着一個方面大耳。一部虬髯的人。笑道。鈔且慢會。敢問方纔上車的可。就是夏王寶建德之女麼。潘美答道。正是。又問道。那個小王爺又是誰。金鈴道。就是幽州羅燕郡王之子諱成。如今皇爺賜婚與他的。那漢又問道。當從初夏王的臣子孫安祖。未知如今可在否。金鈴答道。現從我們王爺。在山中修行。那漢點頭說道。可惜單員外的家眷。如今不知怎樣著落。潘美道。單將軍的女兒。前日皇爺已與我家寶公主同日賜婚。配與秦叔寶之子小將軍。皇爺賜他扶柩殯葬。父親即日要回潞州去了。那漢見說。拍手大笑道。快活快活。這纔是個明主。潘美忙要稱還飯錢。催他算帳。那漢道。夏王與孫安祖。俱係我們青年好友。今足下們偶然賜顧一飯。何足介意。潘美取銀子稱與他。那漢堅執不肯收。推住道。不要小氣。請收了。但不知足下說的那單員外的

靈柩。即日要回潞州。此言可與否。金鈴道。怎麼不真。早晚也要動身了。那漢道。好請便罷。潘美問他姓名。那漢不肯說。扶扶手反躡進去了。潘金二人。只得收了銀子。跨上馬。望前趕去。看官們你道那店中的大漢是誰。也是江湖上一個有名的好漢。姓關名大刀。遼東人。昔年曾販私鹽。做強盜。無所不爲的。他天性鄙薄。仕宦不肯依傍。人尋討出身。近見李密單雄信等俱遭慘戮。他便收心。在這裏開一個大飯店。遇着了貪官污吏。他便肯放過。必要權囊倒囊。方纔住手。好處不肯殺人。不肯做官。他道我祖上關公是個正直天神。我豈可妄殺人。又道關公當日不肯降曹。今亦不去投唐。因此四方的豪傑人多敬服。他正是

海內英雄不易識

肺腸自與庸愚別

可笑之乎者也人

盧遼聲氣張其說

今說寶公主。要他父親一同到幽州來。先打發又蘭同衆官人到雷夏。自與羅公子到隱靈山。要接父親起。無奈寶建德與三藏和尚講論看破塵世。再不肯下山。公主只得哭別了。仍舊到雷夏來。賈潤甫與齊善行俱來接見。女貞庵四位夫人。是時又蘭早已接到家中。各各相見。楊義臣如夫人與警兒徐懋功。先已差人接去了。公主祭奠了曹后。慕上田產。交託兩個老家人看管。收拾行裝。差人送南陽公主與四位夫人。到女貞庵去。便同羅公子。花又蘭往北進發。賈潤甫送公子起身之後。曉得單雄信家眷扶柩回潞州。因想雄信當初許多情誼。多少人受了他的厚

惠我曾與他爲生死之交。確信臨刑時。秦徐諸人。割股定姻。報他的恩德。我賈潤甫也是個有心腸的。尙未酬其萬一。今日開得他女兒女婿。扶柩歸葬。焉有不迎上去。至靈前一拜之禮。便收拾行囊。拉了附近受過單雄信恩惠的豪傑。竟奔長安不題。且說秦懷玉與愛蓮小姐。滿月後。辭了祖母父母起身。叔寶差四名家將。點四五十營兵護送。懷玉因他父親的功勳。唐已擢爲殿前護衛右千牛之職。時衆官輩亦來送行。懷玉各各辭別。擁著一車起身。行了幾日。已出長安。天將傍晚。衆家將加鞭去尋宿店。只見七八個大漢。但是白布短衣。羅帽。頭。向前問道。馬上大將借問一聲。那二賢莊單員外的喪車。可到此裏來麼。家將停馬答道。就在後面來了。那幾個大漢聽見。如飛去了。家將見那幾個大漢已去。心上疑惑起來。恐是歹人。忙兜轉馬頭。追趕那幾個大漢。趕了里許。只見塵烟起處。一隊車馬。頭導兩面。卒官賜葬金字牌。中間一副大紅金字。符旌。上寫故將軍雄信單公之柩。冲天的招搖而來。衆好漢看見。皆拍手道。好了來了。齊到柩前。扒在地下。拍天呼地的大哭起來。家將見了。知不是歹人。秦懷玉忙跳下馬。還禮單夫人聽見。推開轎門。細認七八個人中。只有一個姓趙。綽號叫做莽男兒。當初殺了人。虧雄信藏他在家。費了銀子。解救其餘。多不認得。想必多是受過恩的。單夫人不覺傷感。大哭起來。衆好漢也哭了一回。磕了幾個响頭。站起來。問道。那一個是單員外的姑爺。秦小將軍。秦懷玉

答道。在下就是。一個大漢走上前來。執着秦懷玉的手。看了說道。好個單二哥的女婿。那一個又道。秦大哥好個兒子。讚了幾聲。又問道。令岳母與尊夫人可曾同來。懷玉指道。就在後車。那漢便道。衆兄弟我們去見了單二嫂。衆人齊到車前。單夫人尙未下車。衆好漢七上八落的。在下叩頭。單夫人如飛下車。還禮。衆人起來說道。二嫂我們開得二哥被戮。衆兄弟時常掛念。只是不好來問候。如今你老人家好的。招了這個好女婿。終身有靠了。單夫人道。先夫不幸。有累公等費心。莽男兒道。天色晚了。把車推到店中去罷。賈兒們在那里候久了。懷玉道。那個賈兒。衆人道。就是開轎杖行頭。賈潤甫。他曉得令岳的喪車回來。便拉了十來個兄弟們。在那里等候。說了便趕開護兵。七八個好漢用力。擁著喪車。風雷閃電的去了。原來賈潤甫拉着衆好漢。恰好也投在關大刀店中。當時見喪車將近。便同人衆迎到柩前。又是一番哭拜。單夫人同秦懷玉各各叩謝了。關大刀同衆人把喪車推在一間空屋裏去。賈潤甫道。幸得玉與單夫人愛蓮小姐。到後邊三四間屋裏去。說道。這幾位他們說。還是前日寶公主到他店裏來歇宿。打掃潔淨。在此二嫂姑娘們正好安寢。尊從就在外邊兩旁。住了罷。單夫人問賈潤甫道。賈叔叔那班豪傑。那里曉得我們來。却聚在此。賈潤甫道。頭裏那一起。是關兄弟先打聽著實。知會了聚在此的。後邊這一路。是我一路迎來說起。欣然同來的。這班人都是先年受過單兄恩惠的。所以

如此說了，即同懷玉出來。只見堂中正南一席，上邊供着一個紙牌，寫着義友雄信單公之位。關大刀把蓋，傾衆好友朝上叩首下去。秦懷玉如飛還禮。關大刀把蓋，請放在雄信紙位前。然後起來說道：「賈大哥，第二位就該秦姑爺了。」賈潤甫道：「這使不得。他令岳在上，也不好對坐。」二來他令岳也曾與衆兄弟相與，怎好偕坐。不如弟與秦姑爺坐在單二哥兩旁，衆兄弟入席，挨次而坐。乃見我們止以義氣爲重，不以名爵爲尊。纔是江湖上的坐法。衆人齊聲道：「說得是大家入席，坐定關大刀舉杯大嘗，說道：『單二哥，今夜各路衆兄弟，屈你家令坦，在小店奉陪。二哥須要開懷暢飲一杯。一堂的人，大杯巨觥，交錯鯨吞，都訴說當年與雄信相愛的舊話。也有說到得意之處，狂歌起舞；也有說道傷心之處，出位向靈前跪足，哭起來，只聽見莽男兒叫道：『秦姑爺，我記得那年九月間，你令祖母六十華誕，令岳差人傳綠林號前到我們地方來，我們那時不比於今本分，正在外橫行的日子，不便陪衆登堂，把手指道：『只得同那三個弟兄，湊成五六百人，來到齊州。日裏又不做造宅，直至二更時分，尋着了尊府後門，跳進來，把銀子放在荷包內，丟在兄家內房院子裏頭。這事想必令尊也會與兄說過。秦懷玉道：『家母曾道來，正說得高興，只聽得外面叩門聲急，關大刀如飛趕出來，開門一看，便道：『原來是單主管，來得正好。你們主兒的喪事，與太太姑爺姑娘多在裏面，原來單全當時隨雄信在京，見家主慘變後，

即便辭了單夫人，要回鄉裏。秦叔寶徐茂公，知他是個義僕，要抬舉他，弄一個小前程與他做，他必不從。徑歸二賢莊，喜的單雄信平昔做人好，沒有一個不苦惜他。所以這些房屋田產，盡有人照管在那裏。見的單全一到，多交付與他。單全毫無私心，田產利息，悉登冊籍。今聞夫人們扶柩回鄉，連夜兼程趕來，在路上打聽，曉得投在關家店裏，故此趕來。當時關大刀閉上門，領單全到堂中來。賈潤甫見了，喜道：「單主管你也來了。」單全見上邊供着主人牌位，先上去叩了四叩，又要向衆人行禮下去。衆好漢大家推住道：「開得你也是有義氣的男子，豈可如此。單全只得正向秦懷玉叩首。懷玉連忙扶起。衆人道：「主管快來坐了。我們好吃酒了。」單全道：「各位爺請便。我家太太不知下在那一房。我去見了來說，時早有婦女領了進去，不移時出來，坐了。賈潤甫道：「單主管我們衆兄弟，念你主人生前之德，齊來扶他靈柩還鄉。到那裏還要盤桓幾日，但不知你莊上如何光景。單全道：「莊上我已一色停當，但未掃地耳。只是如今王世充在定州，納合了哪元真復叛。羅士信被他用計殺害，占了三四個城池。前日聞他已到潞州。如今將到平陽來，只恐路上難行，奈何。賈潤甫道：「當初我家魏公與伯當兄好好住在金墻，被他用計送死。單二哥又被他累及身亡。幾個好弟兄，皆因他弄得七零八落。今士信兄弟又被他殺害。我若遇着他，必手刃之，方快我心。秦懷玉見說，士信被殺，便垂淚道：「士信叔叔與父親結爲兄弟，小

姪與他相察數年，今一旦慘亡。家父聞知，是必請兵勦滅此賊，以報羅叔之仇。單全道我昨夜在七星崗過夜三更時分，夢見我家先老爺，叫了我姓名說道：我回去了。可恨王世充，殺我好友義弟，又是我同起手的心交。我知此賊命數已絕，你去叫姑爺滅了他，幹了這場功。關大刀道：我們衆兄弟同去除了這賊，替羅家兄弟報了仇。何如？賈潤甫道：若諸兄肯齊心，管叫此賊必滅。衆人道：計將安出？賈潤甫道：計策自有，必須臨時着便。今日慢說，但必要關兄去方好。只是沒人替他開店關大刀道：店中生靈就歇百日何妨？但要留單主管在此，單全道：我是要隨太太回去的。賈潤甫道：太太姑娘，權屈在店中住幾日。仗單二哥之靈，我們去幹了這場功，回店扶柩去，未遲。衆好漢踴躍應道：好單夫人在內聽見，忙叫人請賈潤甫進去。說道：小塔年幼，恐怕未逢大敵，還是打聽他過了再走罷。賈潤甫道：二嫂但放心，幹事皆是衆兄弟去。我與令坦止不過在途中接應。總在我身上無妨。說了出來，對衆人道：既是明早大家要去幹正經，我們早些安寢罷。過了一宵，五更時分，關大刀向賈潤甫耳上說了幾句，又叮囑了單全一番，先與衆好漢悄然出門而去。賈潤甫同秦懷玉率領了家將，亦解州去了。却說關大刀同莽男兒一班，走了兩三日，將到解州地方，恰遇着了王世充的前站。見了一二十個穿白衣服的人來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百姓？衆人道：我們是迎單將軍的柩回去的。馬上將官問那個單將軍。

衆好漢答道：就是單雄信。那將官道：單雄信是我家的勇將，被唐朝殺的。你們都是他什麼人去扶他靈柩？衆好漢道：我們俱是他常年管轄的兵卒，感他的恩德，故此不憚路途而來。爺們可是守這裏地方的？那將官道：不是鄭王爺就在後面來了。你們姑一回兒，便知分曉。正說時，只見後面塵頭起處，一簇人馬行近前來。衆好漢看了，拍手喜道：正是我家的舊王爺。那將官帶了一千好漢，到王世充面前說了。王世充問道：單將軍的靈柩，你們扶他到那裏？衆人道：到二賢莊。那元貞在旁邊馬上說道：只怕是好細叫人各人身上收檢。衆人神色不變，便不疑。王世充道：你們都是行伍出身，何不去投唐？回個出馬。衆人道：唐家既不肯救我們的恩主，我們安肯背義從唐？王世充道：你們既是我家舊兵卒，我這裏正少人，何不就住在我帳下効用？當初你們是步兵，還是馬兵？衆好漢道：當初馬兵。王世充問了各人姓名，叫書記上了冊籍，給付馬匹、甲器、械。派人第二隊，今就賈潤甫同秦懷玉與兩個家將一行，人等慢慢的已行了三日。將近解州，賈潤甫叫秦懷玉差一個伶俐小卒，假裝了乞丐，前去打聽自己守在一箇關。王世充隔了兩日，只見差去的小卒歸來報道：小的初去打聽我們這幾位爺，被王世充信任收用，已派入第二隊。昨夜他們已破平陽，今要進解州，一路百姓多逃避一空。止剩房屋，他們下寨在貓兒村。不知爲甚，四更時分，只聽見軍中喧喊，噍道有賊。故此小的忙來報知。賈潤甫見說。

忙起一課大喜道。衆兄弟成功了。快備馬我們迎上去。秦懷玉即便領二家將跨馬前行。未及一二里。早望見二十個白衣的人頭裏。那裏却是莽男兒。提着兩個首級。在此飛奔前來。叫道。賈大哥。王世充那元真二人首級在此。後面追兵來了。快去幫他們斷殺。賈潤甫叫人把首級挑在槍杆上。同莽男兒飛趕去。只見乘好漢在一個山前。與王家兵馬。正在那裏斷殺。莽男兒跑向前大聲喊道。我家大唐兵馬來了。秦懷玉扯滿弓。一連射死了兩三個。賈潤甫叫道。王世充那元真兩個逆賊。首級已在此。你們何苦自來送死。王家兵將見了。即便敗將下去。秦懷玉與衆人直追至舖兒村。賊兵只得棄了輜重。各自逃生。賈潤甫將賊兵擄掠遺棄之物。裝載了幾車。尚恐怕餘賊未散。又追趕三四十里。然後轉來。早有人來報道。單二爺喪車已被二賢莊許多莊戶。趕到關家店裏。載進潞州去了。衆好漢此時不是步行了。俱騎了馬。連日夜兼程趕上襄車。護送二賢莊。地方官員。曉得秦叔寶名位俱尊。其子懷玉現任千牛之職。目下又建奇功。多要來弔候。賈潤甫在莊河擇一塊豐厚之地。定了主穴。關大刀對賈潤甫道。賈大哥。我們這場功。皆仗單二哥的陰靈。得以萬全。爲什麼呢。弟前夜與趙兄弟兩個。刺王世充那元真酒醉熟睡時。竊蹤人幕。盜了兩人的首級。衆兄弟齊上馬出來。驚動了帳房內。只道是劫營的。齊起身來追趕。時天尚昏黑。衆弟兄因記不出路徑。只見黑暗中。隱隱一人騎着馬領路。衆弟

兄認是我。又不好高聲相問。只得隨着他走了三四里。天將發白。那前頭騎馬的。倏然不見了。豈不是單二哥陰靈護佑我們。如今把這些衣飾銀錢。分做兩堆。一堆贈與姑爺爲殯葬之資。一堆散與二賢莊左右隣居小民。念他們往日看守房屋。今又遠來迎柩。營葬少酬其勞。賈潤甫與衆好漢齊聲道。關大哥說得是。秦懷玉道。豈有此理。這些東西。諸君取之。自該諸君剖之。我則不敢當。何況敵隣。正在推讓時。只見潞州官府。抬了猪羊到靈前來弔唁。秦懷玉同賈潤甫出來接住。引到靈前去拜過。見院中羅列著兩堆銀錢衣飾。問是何故。賈潤甫答道。有幾個商賈朋友。是昔年曾與單公知交。今來迎喪。恰逢王世充逆賊臨陣。衆友推愛。齊上前用力勸減。賊擄之物。遺棄而去。這些東西。理合衆友收領。不意衆友仗義不從。反欲賜惠小民。那個郡守笑道。這也算一班義士了。但是小民無功。豈可收領賊物。既云好義。何不寄之官庫。願請了替單公建祠立碑。以爲世守。亦是美事。那衙官見說。心中想道。我們做了一個官兒。要百姓們一兩五錢的書帕。尚費許多唇舌。今這主大財。那班人反不肯收。不知是何肺腑。官兒們挨了一回。見秦懷玉不言語。只得別過去了。衆好漢便招地方上。這些著的窮人。近前來說道。這一堆東西。是秦姑爺賜你們的。以當酬勞之意。你們領去。從公分惠。不許因些此微之物。爭競起來。到官府實罰。自今以後。你們待秦姑爺。如待單員外一般便了。衆隣里齊跪下去。歡呼拜謝。領了

出去關大刀對賈潤甫說道：賈大哥我們的事已畢去罷。又對秦懷玉道：衆弟兄不及拜別，令岳母了。大家拱拱手，欲別。秦懷玉道：這貨利不好，有汗，諸公志行，請各乘騎而去。何如？衆好漢道：我們如此而來，自當如此而去。盡皆岸然不顧而行。看的人無不嘖嘖稱羨。秦懷玉督手下造完了墳墓，擇了吉日安葬好了丈人。又見主管軍全、忠心愛主、就勸單夫人把他作爲養子，以繼單氏的宗祧。將二賢莊田產盡付單全收管，以供春秋祭掃。自同單夫人與愛蓮小姐束裝起身，家將們帶領了王世充、鄴元真二人首級，忙進了長安不提。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煬帝被弑，十六院美人星散至此一一敘來，不知費多少筆墨。看他挽處合處，各有章法。南陽公主守節，不遇着竇花二位夫人，何由得到女貞庵？與秦狄夏李四位夫人相會，落想俱從天上得來。至喪車所過，扶柩者有人，安歇處有店，次序絕無遺漏。即令畫工描寫，恐亦不能盡其曲折，而其中周旋照應，更有一番苦心，真神筆也。又評：英雄好漢氣岸，各有不同。剛大刀口角身分，不可移於賈潤甫、潤甫精細，大刀剛直爽快，出口便異，寫得曲盡至殺死王世充、鄴元真，仗義不取財物，此又是英雄好漢的本色，更不必言也。

第六十四回 小秦王宮門掛帶 宇文妃龍案解詩  
詞曰：寂寂江天錦繡明，凌波空步繞花陰。一枝蔕地開相近，惹得狂蜂空喪身。邊樂意對芳樽，腰圍玉帶

階藏針，片詞題破驚疑事。喋血他年逼禁門。右調鷓鴣天

天地間填不滿處，不足之。惟婦人之心，非婦人之心，真有不滿不足之地，止因其所好不得不然。故借此以消遣耳。今且慢說秦懷玉勸滅了王世充、鄴元真回來，將二人首級獻功，唐帝賞勞，再說武德七年間，四方諸醜，虧了世民擊滅將完時，唐皇晚年，總多內寵，生兒者二十餘人，無子者不計其數，靡不思迭尋寵愛，各獻奇功，然其間好事生風，敢作敢爲的，無如張尹二妃。他本是隋文帝寵用過的，忽然間唐帝又把他兩個弄起手來。今幸一統天下，雖不能做正位中宮，却也言聽計從，無欲不遂，更值寶皇后福祿不均，先已駕崩，因此兩人的心腸更大了些。但唐帝因宮中年少佳麗甚多，便在他兩個身上，也就平淡，何如婦人家道節事，如竹籬破敗，能有幾個自悔檢束的？但看時勢之逆與順耳。時值唐帝身子不爽，在丹霄宮中靜養，相戒諸嬪妃，非宜召不得進來，因此那些環珮嫵媚之人，皆在宮中靜守，惟有那張尹二夫人年紀却在三旬之外，諳浪意味，愈老愈佳，平昔雖與建元吉眉來眼去，情意往來，恨無處可以相承款曲，那日恰好尹夫人差侍兒小鶯去請楊美人蹴毬耍子，只見建元吉兩個小宮監跟了走來，小鶯見了笑逐顏開，問道：二位王爺在何處來？建元吉認得小鶯是尹夫人的丫頭，便道：我兩個特來尋你們二位夫人說句話兒，你到何處去？小鶯笑着搖頭道：不

是二位王爺是丹霄宮中出來。如今回去快活。謂什麼尋我們夫人起來。若是有正經要會。何不在前日昨日。今却說這話來。騙我建成聽見。歡喜不勝道。爲這話該在前日昨日來。小鶯笑道罷了。有人來撞見。又要搭出是非來。請各便罷。我要去幹正經了。就要走動。當不起建成是個酒色之徒。見那小嫖說話伶俐。一把扯到側首一個花籃內。叫小監門首站著。執著小鶯雙手道。小妮子你從實說與我們聽了。我把東西來送你。小鶯笑道。東西我不敢領。既承二位王爺下問。待我對你說了罷。前日初十。是張夫人誕日。昨日十三。是我家尹夫人誕日。這兩天被衆人鬧得好厭。今日甚是清閒。張夫人又道。無聊約了我家夫人。叫我去請楊夫人來蹴毬耍子。故此我說二位王爺。既有話要會二位夫人。何不也在前兩日來。大家相聚。豈不是一場勝會。元吉道。衆夫人拜壽。我們怎好來親熱孝順。今日無事。正好來補賀。豈不是兩便。建成道。說得有理。我們弟兄兩個。回去准備了禮物就來。你與我們說聲。小鶯道。二位王爺認真要來。我也不去請楊夫人了。在宮專候。駕臨。但恐不准。叫我那裏當得起。建成元吉道。豈有此理。你道我虛言麼。我們先將一物與你取去。送二夫人收了。何如。小鶯道。若得如此。方好相候。二位王爺各在身上解下一條八寶十錦合歡絲帶。付與小鶯收了。又道。我們現今不能用情贈你。少頃到宮來。斷不虛你的盛情。小鶯道。愚說快去來了。竟到後宰門走進。更覺近些。三人別去。正

是

慢跨富貴三春景 且放梅梢翫月明

不說小鶯去通知張尹二夫人。且說建成元吉。聽見小鶯之言。歡喜不勝。疾忙趕到府中。收拾了珍珠美玉。把兩個金龍盒子。盛了。叫宮監捧著。一同忙到後宰門來。門官見是二位殿下。忙把門開了。二王跨下馬。叫人牽了在外伺候。小宮監捧著禮物。二王走到分宮樓。只見小鶯咬著指頭。站在門首懸望。見了二王。喜道。王爺們來了。建成道。小鶯你可曾與二夫人說知。小鶯點點頭兒。引二王進去。到中堂坐下。叫雨三個宮奴。把禮物收了進去。一盞茶時。只見張尹二位夫人。跟著三四個宮娥。輕移蓮步。走將出來。二王如飛叫人把毯子鋪下。要行大禮。二位夫人那裏肯受。自己忙走近身來。拖住。張夫人道。二王怎樣要行起這個禮來。豈不要折殺我們。元吉道。二位夫人如同母子。焉有聖壽不行恭拜之禮。尹夫人道。求二位以常禮相見。我們兩個心上。方安。二王沒奈何。只得順從了。張夫人道。屈二王到樓上去坐坐。省得這裏不便。尹夫人道。姐姐主張不差。大家同到樓上來。二王看那三間樓的景緻。宛如曲江開宴。賞玉映繁華。二王坐定。用點心茶饌。彼此細陳歡曲。張夫人道。向蒙二王時常照拂。使我二姊妹夢寐不能去懷。不意復承厚貺。叫我兩個何以克當。元吉笑道。張夫人說甚話來。骨肉之間。不能時刻來孝順。這就是我們的罪了。怎說那個話來。建成道。我們心裏。時常要來奉

候。一來恐怕父皇撞見，不好意思。二來又恐夫人見罪，不當穩便。故此今日慢慢的走來，恰好遇着小鶯，叫他先來道知了。方纔放心。尹夫人道：「我家張姐姐常常對我說，三位殿下都是萬歲所生，不知爲甚，秦王見了我們，一揖之外，毫無一些好處。他倚著父皇寵愛，藉強悍恣氣難堪。故此前日皇上，要他遷居洛陽，幸得二位王爺叫人來說，被我姊妹兩個，在萬歲爺面前再四說了，方纔中止。張夫人道：「總是有我四人一塊兒做事，不怕秦王飛上天去。元吉道：「若得二位如此留心，真是我們的母后了。兩夫人多笑起來。時綺席珍饈，離盤異菓，無所不有。四人猜謎行令，說說笑笑。英齊二王都是酒色中人，起初還循些禮貌。到後來各人有了些酒，謔浪歡呼，無所不至。古人云：酒是色之媒，二王酒量原好的，祇因他們醉翁之意俱不在酒，便假裝醉態。元吉道：「我們酒是有了，求二位夫人稍停一會兒，再飲何如？正是

萬惡果然淫是首

從教手足自相殘

少修建，成笑對元吉說道：「清風與玉琴音響餘韻，正如巫山雲夢，難以言傳。元吉也笑道：「風牌月陣，鶯啼猿吟，總是我粗淺之人也學不出。自此英齊二王滿心暢快，打發宮監與外面伺候的回去了。便同二妃歡呼彈唱不絕。再說秦王因庸帝在丹宮養病，他就不回西府，晨昏定省。每日調奉湯藥，熬頓了六七日，時日色已暝，月上花枝。唐帝身子略已痊，可使對秦王道：「吾病今日身體稍覺安穩，你

依朕回府去看看。秦王不敢推却，只得領了父皇旨意，辭謁出宮，行至分宮樓，忽聽見彈箏歌唱，輕一聲高一聲，韻致悠悠。秦王站了一回，見是張尹二妃寢宮，便道：「他曉父皇有病，正該憂悶，沉思爲甚，歌唱起來，就要行動，忽聽見裏面喊道：「這一大杯，該是哥哥飲的。我却先乾了。秦王道：「他們弟兄兩個，平昔有人在我跟前，說許多話，我尚猜疑不意如今這時候，還在這裏吹彈歌唱，不特不念父皇之疾，反來淫亂宮闈，理實難容。我若敲門進去，對他調論一番，也是正理。倘然父皇曉得，又增起病來，反爲不美。停足想了一回，道：「也能暫將我的腰間玉帶解下來，掛在他宮門上，待他們出來見了，好叫他痛改前非，打算停當，即將腰間玉帶解來，掛在蟠龍彩鳳之門，自卽那步而出。却說英齊二王五更時候，忙起身來，收拾完備了，天天小鶯，各送上湯點，建成對二妃道：「我二人承你二位如此恩情，時刻不能去懷。倘秦王這事稍可下手，我們外邊必傳進來，替你二夫人說，如裏邊有什麼機會，也須差人報與我們得知。張尹二妃道：「秦王這事，總是你我四人身上之事，不必叮嚀。但是離多會少，叫我二人如何排遣。建成猶執著二妃之手，嗔咽難言。元吉道：「你們不必愁煩，我與大兄備一得便，卽趨來奉陪。張尹二妃拭淚，直送至玉宮門首，開出來，猛見守門宮監將玉帶呈上，云：「是昨夜不知何人掛在宮門上的。建成忙取來一觀，却是秦王身上的。二王嚇得神色俱變，便道：「這是秦王之物，畢竟昨夜他回去，在此



經過曉得我們在內頑耍。故留此以爲紀念。如今怎樣好。張監雲說道：不必慌張。秦王既有如此賊智，拚我一口硬咬著他。這罪名看他逃到那裏去。便向建成耳上說了幾句。建成惱喜放心。即與元吉勉強散別歸府。張尹二妃忙進宮去打扮停當。將秦王玉帶邊讓四圍割斷了幾處。跟了天天小鶯齊上玉輦。同到丹霄宮來朝見唐帝。唐帝吃了一驚。便問道：朕沒有來宜你們。何故特然而來。二妃道：一來妾等掛念龍體。可能萬安。二來有不得已事。要來見駕。唐帝道：有何事必要來見朕。張尹二妃不覺流淚道：妾等昨夜更深。忽然秦王大醉。闖進妾宮中來。許多甜言媚語。強要淫汗。妾等不從。要扯他來見陛下。奈力不能支。被他走脫。只把他一條玉帶扯落在此。請陛下詳看。以定其罪。唐帝道：世明這幾日時刻在此侍奉。昨因朕病體小愈。故黃昏時候。叫他回府將息。何曾用過酒來。說甚大醉。將玉帶細觀。又是秦王之物。便道：玉帶雖是他的。其中必有緣故。或者是他走急了。擦在何處。你們宮奴拾了。便將來呈陷他。這是使不得的呢。尹瑟瑟道：妾等幾年侍奉陛下。何曾誣陷他人。說這樣話來。兩個裝出許多妖態。滿面流淚。挨近身旁。哀哭不止。唐帝不得已。只得說道：既如此。二妃且回。待朕著人去問他。即寫幾字著內監傳旨。命御史李綱去會問秦王闖宮情由。明白奏聞。因此張尹二妃只得謝恩回宮。却說秦王夜間掛帶之後。忙歸府中心中著惱。那裏睡得著。絕早起身。把家政料理了一番。便要進宮

去問候。只見左右報道：御史李綱在外要見王爺。秦王只道是要問父皇病體。便出來相見。參謁後坐定。李綱道：聖上龍體如何。秦王道：孤昨夜回來。身子已覺好些。不知今日如何。正要定省。李綱道：今早有個內臣傳出旨意。發到臣處。要臣來請殿下。故臣不得不來自來冒瀆。秦王忙叫左右擺著香案來開讀了。此時秦王顏色慘淡。便想道：昨夜我一時聽見。故借此以警他們。却反來誣陷我。即對李綱道：孤昨夜在父皇宮中回來。樓前偶有所聞。故將玉帶繫掛於宮門。使彼以警將來。况此係孤等家事。亦難明白。訴卿只問先生。孤何如人也。而欲以捏作淫乎。李綱道：殿下功高望重。豈臣下所敢措辭。今只具一情節來。封付臣去回覆聖旨。便可豁然矣。秦王道：說得有理。便寫了幾句。封好付與李綱袖了。便辭出府去。回覆了聖旨。時唐帝忙叫內臣扶出。便殿坐下。李綱朝拜已畢。叩問了聖體。然後將秦王所封之書呈上。唐帝展開來看。只見上寫道：

家雞野鳥各離巢 醜態何須次第敲  
難說當時情與景 言明恐惹聖心焦

唐帝看了一遍道：這是一首絕句。叫朕那裏曉得。李綱道：秦王秉性忠正。嚴肅陛下。素知此詞。必不敢輕寫。聞玉帶掛於宮門。諒必有緣。陛下龍體初安。且放在那裏。慢慢詳察。自然明白。唐帝道：既如此。卿且去。待朕思之。李綱不敢復奏。辭帝而出。當初漢蕭何治律云：捉姦捉雙。捉賊捉賊。這樣事體。必要親身看見。無所推諉。方可定案。若聽別人

刁唆。總難擬斷。且大人家。一日尚有許多事體糾纏。何況朝廷當時。唐帝見李綱出宮去了。正要將此字搗磨。只見宇文昭儀同劉婕妤出來朝見。唐帝道奇怪。你們二妃子爲甚也出來。莫非亦有什麼事體。二妃笑道。剛纔曉得張尹二夫人出來奉候。故此妾等亦走來定省。今日龍體想已萬全。只該尋些什麼樂事。排遣排遣纔是。唐帝見說。微嘆不言。宇文昭儀瞥見了那張字紙在龍案上。便道此詩乃鄭衛之音。陛下書此何用。唐帝道。妃子何以知其是鄭衛字。宇文昭儀道。陛下豈不看他四句字頭上。列著家醜。難言四字。明白書陳爲甚不是。唐帝到底是老實好人。便將張尹二妃出來告訴。以至叫李綱去問秦王。故此秦王寫這幾調字來回覆。說了一遍。宇文昭儀道。這樣事體。豈可亂談。必須親自撞見。方可定案。張尹二夫人在陪。如此胡亂朝政。他亦能甘忍這幾年。秦王四海縱橫。豈無一女勝於此者。何今日特然罵言。汗及况前日陛下差秦王平定洛下。又差妾等。閣選陪宮美人。收府庫珍奇。嬌豔數千。秦王從不一顧。至於賫財或者有之。陛下可記得。當時妾與張尹二夫人等。會請各給田數十頃。與妾父母爲業。已蒙陛下手勅賜與。秦王竟與淮安王神通。封還詔勅。不肯給。川以此看來。賢王等皆是惜財輕色之人。安能如陛下鍾情嬌怯者也。張尹二夫人或者以此記懷。未能釋然。那劉婕妤好道三十六宮。四十八院。粉黛數千。嬌娥盈列。並無三尺之童在內。何苦以此吹毛求疵。能不免動太穆皇后

泉下之悲乎。這句話打動了唐帝的隱情。便道我也未必就去推問。二妃且莫論。他正說時。有個內監進來報道。平陽公主薨。唐帝嘆道。公主當初親執金鼓。與義兵以輔成。大業至有今日。不意反不克享。先我而亡。說了不覺泪下。宇文劉二夫人道。陛下切念公主。尤宜善視三王。况龍體初安。諸事總係大數。陛下還宜調護。唐帝點頭。二妃正要扶唐帝到丹霄宮中。忽兵部傳本進來。說夷寇吐谷渾結。連突厥可汗。直犯岷州。請師救援。唐帝想了想。援筆批道。著驃騎兵部總管柴紹。火速料理。喪事後。率領精兵一萬前往岷州。會同燕郡刺史羅成。征勦二逆。毋得遲誤。卽叫內監傳旨出去。回到丹霄宮。願發起居。龍體平復。一日在苑圍開玩。英齊二王在那裏馳馬。試劍。秦王亦率領西府諸臣見駕。言論間。英齊二王與秦王各說武藝超羣。唐帝對財遲敬德道。本領高低各人練習。若說齊力剛強。單鞭劃馬。人所難能。不意敬德獨擅。真古今罕有。齊王挺身說道。敬德所言。恐皆虛誑。他道滿朝將士。豈是木偶。故此誇口。已知我衆不能使。今兒與他較一勝負。何如。唐帝道。兒與敬德比試。何所取意。敬德道。臣自幼學習十八般槍馬之法。並無虛發。但以理論之。殿下是君主。恭乃臣下。豈可比試。使衆元吉道不妨。此刻不論品秩貴賤。只較槊法。暫試何害。原來元吉亦喜馬上使槊。一聞敬德誇口。必要與他較一勝負。便請二哥全裝貫甲。一如榆窩敗走之狀。自假單雄信飛馬來追。看你單鞭劃馬。能有我衆否。敬德

道。願赦臣死罪。恭賤手頗重。恐有傷損。只以木槊去其鋒刃。噫。意相拒。獨讓殿下加刃來迎。臣自有避刃之法。元吉大怒。私與部下。一將黃太歲說了幾句。便上馬持大桿鐵槊大呼道。敢與我較。秦王聽見。便挺槍勒馬而走。元吉持槊趕。將有里許。舉槊要刺秦王。敬德乘馬趕上。喊。敬德在此。勿傷吾主。元吉遂棄了秦王。挺槊來刺敬德。敬德攔住。奪過槊來。元吉墜馬而走。只見黃太歲直趕過了元吉。挺槊來刺秦王。秦王奮不顧身而闖。將要取時。敬德飛馬趕來。黃太歲忙把槊來刺敬德。敬德將身一側。忙舉手中鞭打去。恰好那條鞭又到面前。敬德奪過槊來。一刺可憐。那黃太歲墜馬而死。敬德忙去回奏唐帝道。黃太歲欲害秦王。故臣殺之。元吉向前奏道。秦王故令敬德殺我愛將。有違聖旨。乞斬敬德。以償太歲之命。秦王道。眼見你使太歲來害我。如此誦詞抵罪。敬德不殺太歲。吾命亦喪於太歲之手矣。唐帝道。黃太歲朕未嘗使之。何得尙擅自提槊追逐秦王。敬德有救主之功。朕甚惜之。况且你要他比粟。宜赦其罪。以旌忠義之心。汝弟兄常自相親愛。患難相扶。庶不失友于之意。使吾父寸心竊喜。勝于汝等定省多矣。說了即便散朝不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從來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初時晉陽宮人誰姦之乎。今日張尹二妃又誰姦之乎。以臣犯君。以子犯父。天之報施如是。而在唐時更覺不爽。淫亂之風。於斯為盛。秦王

掛帶。二妃硬訴。此時唐帝即將張尹二妃正法。豈不甚快。乃聽御史李綱之覆奏。及宇文昭儀劉婕妤之勸解。胡亂不提。終非了局。所以閹牆之禍。不能免也。尉遲敬德殺死黃太歲。豈無故哉。問者於此處。留心細觀之。又評。建成元吉。到張尹二妃分宮樓中。歡呼快敘。誰人不知。李綱及宇文昭儀劉婕妤。好對帝數語。亦是極存大體。若必要推問。到底成成大獄。天下事有極難處者。此類是也。

第六十五回 趙王雄踞龍虎關 周喜齋占鷲鷲鎮  
詞曰。此事不可極。極則天忌之。試看花開爛熳。便是送春時。况復巫山頂上。豈堪攜雲握雨。退力更驅馳。莫倚月如鉤。須防風折枝。百思愛千纏。萬相思。急絃易斷。誰能繫此長命絲。獨我一腔幽恨。打破五更熟夢。此際冷飄飄。天意常如此。人情更可知。右調水調歌頭  
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不要說男子處境。有怨天尤人。即使婦人亦多嘆嘆。一日之間。就有無窮怨尤。總是難與人說的。這回且不說唐宮秦王兄弟奪粟之事。再說隋宮蕭后。與沙夫人薛治兒韓俊娥雅娘。住在突厥處。突厥死後。韓俊娥雅娘住了年餘。水土不服。先已病亡。義成公主見丈夫死了。抑鬱抱病。年餘亦死。王義的妻子姜亭亭。又因產身亡。沙夫人把薛治兒。贈與王義為繼室。羅羅雖然大了趙王五六年。却也莊端沉靜。又且知書識禮。沙夫人意將羅羅配與趙王。那突厥死後無嗣。

趙王便襲了可汗之位。號爲正統。留守龍虎關。智勇兼備。政令肅清。退朝閒暇時。奉沙夫人等後苑遊玩。曲盡孝道。一日交秋時候。蕭后獨自開行。佇立回廊綠楊底下。見苑外馬廄中有個後生馬夫。在那裏割草上料。閒觀那馬喫草。蕭后看他相貌。好像中國人。因喚近前來問你姓甚名誰。是何處人。馬夫道。小的揚州人。姓尤名永。蕭后道。我說像中國人。你有妻小麼。爲何來到此處。馬夫道。小的向隨王世充出征。因流落聊城。與一個相知周逢春同住。不期遇著字文化及宮中三個女人。說是隋朝晝光院周夫人。積珍院樊夫人。明霞院楊夫人。那周夫人說起來。原來就是周逢春的族妹。因此逢春便叫周夫人嫁了小的。那樊夫人與楊夫人都嫁了周逢春。蕭后驚訝道。有這等事。如今三位夫人呢。馬夫道。周氏隨了小的年餘。因產難死了。那樊夫人也害弱症死了。只有楊夫人還隨著周逢春在。臨清駕鸞鎖上。開招商客店。蕭后道。你既與周逢春同住。爲何又獨自來到這裏。馬夫道。小的因周氏已死。孤身漂泊。同伍中拉來這裏投軍。因羈留在此。蕭后又問你今年幾歲了。馬夫道。小的三十歲。蕭后想了一想。說道。我就是隋朝蕭后。我憐你也是中國人。故石周夫人面上。要照顧你。且還有話要細問。只是日間在此不便說得。待夜間我著人來喚你。馬夫叩頭應諾而去。是夜蕭后正欲喚那尤永進去。不想被人知覺。傳與趙王知道。趙王疑有私情。勾當勃然大怒。立將尤永處死。正言規諫了蕭后一番嚴論。

宮奴伺察其出入。愈后十分的慚悶。正是

只因數句閒言語 致令人亡已受慙

今說柴紹領了聖旨。隨即發文書。着令部下遊擊李如珪。提兵一千。知會羅成。叫他先領兵去到岷州。抵低吐谷渾。我却提師來剿滅二寇。不一日李如珪到了岷州。見了羅成。羅成拆開文書看了。即奏知郡王羅藝道。岷州遠突厥。可汗那裏去近。况突厥可汗已死。今嗣子正統可汗係隋朝沙夫人之子趙王。開得蕭后也在那裏。王義又在那裏。做了大臣。俱是我們先朝的舊人。你今只消領一枝兵去。與他講明了。吐谷渾不見正統可汗助兵來。也就罷了。羅成道。父王之言甚善。便歸到署中。與寶線娘說了。線娘道。蕭后當初曾到我家。見他好一個人材。開沙夫人是一個有志女子。我要見他。同你去走遭。羅成道。若得夫人同去。尤爲威武。花又蘭道。妾也同二兒去。上上父母的墳。原來寶線娘已養了一個兒子。叫阿二。花又蘭亦養一個兒子。叫阿二。差得半月。各有八歲了。隨叫金鈴吳良大家收拾。辭別了燕郡王起身。行不多時。已到島口。正統可汗得了信息。忙與沙夫人商議道。吐谷渾納我國助兵。同到中原去。騷擾兩日。正在這裏選將。不想唐朝到燕郡王之子羅成來問罪。如今怎麼樣好。沙夫人道。羅藝原是我先帝的重臣。其子羅成。因他勇敢。就做了唐家的大臣。况還有個寶建德的女兒線娘。賜與他夫妻。他夫妻二人原是能征慣戰之將。不可小覷了他。蕭后道。不是這句話。若是他

人奪了我們天下去。不要說他來征伐，就不來也要合夥兒去征勦一番。如今這李淵，你們不知，他與我家有中表之親。他家太穆皇后與我家先太后，是同胞姊妹。豈不是親戚。况寶線娘我也認得是一個嬌娜之人。只是嘴頭子利害些。不見他什麼本事。他若來此，我也要會他。正統可汗聽了，忙出去與王義商議。使他先領一支兵出去。自己慢慢的擺第二隊出城。李如珪要搶頭功，做了先鋒。被王義用計殺了。敗將下去寶線娘第二隊已衝上來。見前面塵頭起處，好像敗下來的光景。線娘挺着方天畫戟，且趕向前。見戰將那條槍離李如珪後心不遠，着了忙。便拔壺中箭，拽滿弓射去。正中戰將槍頭上。那將着了一驚，只見王義妻子薛治兒，舞着雙刀，迎將上來。線娘把方天戟招架。兩人鬪上一二十合。薛治兒氣力不加，便縱馬跳出圈子外來。問道：「你可是勇安公主麼？」寶線娘道：「你既知我名，何苦來尋死？」薛治兒道：「你可認得蕭娘麼？」線娘道：「那個蕭娘？」薛治兒道：「就是先朝煬帝的正宮娘娘。」線娘道：「我們父皇曾與他誅討逆賊，字文化及蕭后曾到我國來一次。」薛治兒笑道：「既如此，我也不來殺你。我家可汗來了寶線娘，笑道：「我也不來擒你。我家做官的來了，各自歸陣。」不說薛治兒歸寨，與趙王說知寶線娘兜轉馬頭，行不多幾步，只見羅成飛馬而來。線娘把殺陣與他說了。羅成道：「既是趙王領兵出來，我自去對付他。」忙到陣前，叫小卒去報知對陣中。快請正統可汗出來。俺家主帥有話問

他。小卒進去說了時，趙王忙叫兵卒擺隊伍出來。正是  
冲天軟翅映龍袍 紫雲彩瑞影自招  
玉帶腰圍緊繡甲 金槍手腕動明標  
白面光涵凝北極 烏睛遙曳定巒蛟  
何以玉龍修未穩 一方權掌揚人曹

羅成見了舉手道：「尊駕可就是先帝幼子趙王麼？」趙王道：「然也。你可是燕郡王之子羅成？」羅成道：「正是。昔為君臣，今為秦楚。奈為上命所逼，不得不來一問。不知何故要助吐谷渾來侵唐？」趙王道：「這句話係是吐谷渾借來長威。實在我沒有發兵。况唐之得天下，得之字文化及之手，並未得罪於父皇。氣數使然，我亦不恨他。今母后蕭娘娘尚在此，汝令正寶公主，想必也在這裏。煩尊夫人進宮一會，便知端的。」羅成道：「還有一位義士王義，可在這裏？」趙王指着後面一個金盔的戰將，說道：「這個就是王義。」在馬上鞠躬道：「小將軍請了。」羅成道：「請殿下先回。」臣愚夫婦同王兒進城來便了。趙王見說，便率兵先自回宮。羅成使李如珪督理軍馬在城外。王義使夫人薛治兒來迎接寶線娘，自同羅成擺隊進城。羅成夫婦一進城來，見人居稠密，市鎮耕稼，那些民家，多是張燈掛繡，蜀錦叮嚀。把那駝獅象齒，叫不出的奇珍古玩，擺列門庭。羅成夫婦在馬上看了稱羨不已。說趙王進宮，見了蕭后與沙夫人，即將王義如何與他對秦虜殺，他們敗了下去。薛治兒與寶線娘又如何較量，治兒乖巧，他要輸了。幸我出去得快。羅成也到。大家說了

一番。羅成肯同線娘進宮來見蕭后。蕭后道：他們既要入宮，你快吩咐御膳所，好好備宴，每事齊整些。趙王道：這一個曉得，出去叫文武資僚點二千兵把守各處，直到宮門內，明槍亮刃，擺設齊整，又叫城中百姓張燈結彩迎天使。又叫兩個小蠻吩咐道：你兩個快快到城外去對王爺說，如寶公主進宮命，薛夫人送至宮中小蠻去了不多幾時，只見四個內監進來報道：天使到了。趙王因羅成是個天使差官，只得到二門上接了進去。羅國后也跟二宮奴接了寶線娘薛冷兒隨了進去。蕭后沙夫人與寶線娘見過了禮，羅成到了龍昇殿，見有香案在內，就把赤符誥命，供在上面。趙王朝拜了。羅成道：殿下請過問聲蕭娘，可要出來接旨。趙王如飛進去，與蕭后說知。蕭后想了一想，嘆口氣道：當初人拜我如今我拜人，天下原不是他奪的，况又是親戚做了一統之主，如今儼然朝命輪首，使去參謁也罷，只是沒有朝服在此奈何。趙王道：當初公主的法服尚在篋中，何不取來穿上，豈不是好。趙王叫宮奴取出替蕭后穿好，與薛常綉綉別出來拜了聖旨。薛成要請蕭后上坐朝拜，蕭后垂泪道：國滅家亡，今非昔比，何云講禮。請小將軍不必。趙王王義皆勸常禮，羅成見說只得常禮相見了。蕭后進去，也請線娘上坐內席。蕭后對線娘道：我當初亂亡之日，曾到過上宮，那時公主年方二九，於今三旬內外了，不知有幾位令郎。線娘道：妾生長三十一歲了，兩個小大俱是八歲，一個是妾所生，一個是花二娘

所生。沙夫人道：正是還有個花木蘭的妹子又蘭，聞得也是個有義氣的女子，想是伴著兩個小相公，住在家裏。寶線娘道：那兩兒頑劣，見我出來，他怎肯住在。如今隨著二娘，也在寨中。蕭后道：既如此，何不請到宮中一會。沙羅二夫人叫人忙進來，着他拿兩個寶蓋到羅老爺大寨裏去，請花夫人同二位小相公進來。小蠻領命而去。寶線娘亦叫金鈴出去對羅成說知，叫他着人回寨保送進來。蕭后道：普天混亂之時，不意你們這些若男若女自立經濟，各得其所，但不知女貞庵內四位夫人可安否。寶線娘道：線娘不知他四位夫人起初只有楊徐秦三家，供膳如今因江波與程知節、賈林雲、賈與魏微、羅環、聲、賈與尉遲敬德，這三家都是徐秦通家好弟兄，各出己財，替他置買田地，供養他安得緊。沙夫人道：三位夫人在何處，得以朝廷寵賜，線娘就把又蘭到女貞庵回來，遇雨住在殷家，家遇了三位夫人，飲差太監，知是江羅賈三位，同至京中，細細述了一遍。沙夫人道：江羅賈三位夫人，諒享厚福，若是當初同我們走出，如今也在一處，因他命中該招貴夫，故此不幸中得了寵幸。羅國母道：如今這四位欽賜夫人，可好麼。線娘道：想比當時更覺得意些。袁紫煙生了一子，聞要聘賈林雲的女兒。江波生了一女，聞許配羅佩聲的兒子，都是相愛相敬的。蕭后道：我也常在此想念，巴不能中國有人來，一同回家去，看看先帝的墳墓，如今好了，我同你們回去，死也死在中國，正說時，只見一個

小蠻進來報道。花二夫人到了。沙夫人同羅國母迎了上  
去。寶線娘見了說道。小大小二。快同做娘的來拜見了。蕭  
娘娘三位。花又蘭忙請蕭后上去坐了見禮。蕭后不肯道。  
快請常禮見了。我們講話。花又蘭道。草茅賤質。有辱娘娘  
賜召。蕭后道。說那裏話來。瑤瑤共載。何妨倚傍。侵光。又蘭  
與沙夫人羅母及薛治兒見了禮。蕭后見兩個孩子恭敬  
敬敬。也在那裏作揖。忙叫抱來。雙手解了兩個。坐在膝上  
道。何物珍珠。生此寧馨。聯璧。線娘道。娘娘可放那兩個小  
犬。到殿上去見了殿下。羅國母道。妾同二位相公去。看如  
何見禮。蕭后道。我們大家去走走。到了外面。正在那裏坐  
席。趙王看見了。甚是歡喜。就叫把椅兒來坐了。衆夫人亦  
進來飲酒。蕭后有線娘面說。不要說人材端正。兼之偶值  
風流。更自可人。百又衛體段。與線娘差不多。那肌膚的白  
怯。真似柔荑。瓠犀。但覺楚腰寬。闊了些。蕭后叫宮奴取歷  
日來。看了一看說道。後日是出行日期。老身便同公主夫  
人。回中原去。走遭。線娘笑道。娘娘若到了中原去。恐怕中  
原人。不肯放娘轉來。奈何。蕭后道。除非是我先帝九泉  
回陽。或者可以做得些主。停回喫完了酒。趙王領了繡家  
幕。沙夫人再三不肯。趙王等蕭后陪了線娘去說話。便對  
沙夫人道。母后好不湊趣。這裏有母后足矣。他在這裏也  
無幹。既要回去。由他回去。說了出來。如飛與王義說。知王  
義道。娘娘要去。先帝墳墓。極是有志的事。臣亦要同去。

哭拜先帝。趙王進來。恰好寶線娘等。要辭別起行。趙王道。  
家母后。總是後日要回南去。公主請住在那裏。一兩天。同  
行如何。蕭后沙夫人亦再三挽留。線娘住在蕭后宮中。蕭  
后對線娘道。當初我見公主外邊。軍律嚴精。園中行動。規  
矩凜然。不可犯。為甚如今這般溫柔。和軟。使人可愛。可敬。  
線娘道。當初妾隨母后的時節。母后治家嚴肅。言笑不苟。  
不知為甚。跟了那郎之後。被他提醒了幾句。便覺溫和。敬  
愛。時刻為主。喜笑怒罵。別有文章。蕭后道。如此說。你們燕  
婉之情。想篤的了。因不覺墮下淚來。道。先皇帝當年我與  
他亦是如此。他撇我在此。弄得如槁木死灰。老景難堪。線  
娘道。我聞得當今唐天子。一統山河。也喜快活的了。不多  
幾時。選了幾個美人進去。蕭后點點頭兒。吩咐宮奴打  
行裝。候忽過了兩日。羅成已先差潘美寫文。拜關會。柴  
了。自同線娘等。做了前隊。李如珪與王義夫婦。做了後隊。  
指撥停當。便謂別起行。蕭后與沙夫人羅國母。亦各大哭  
一場。上策。羅成在路上。換了趙王的旗號。如接應吐谷渾  
的光景。不提。再說。柴紹得了旨意。忙完了喪葬。即點兵起  
程。到了獻州。將地圍攔列着。看了一遍。叫土人詢問一番。  
毫無虛謬。即便遣征。那吐谷渾曉得了。他也擇一偏高山。  
名曰五姑山。那山有許多的好處。但見  
層巒掩映。青松鬱鬱。連錦疊石。深迴翠柏。森森亂舞。雲  
間風寂。喧天雷鼓。居中。日脚。雷封。震地。鳴鑼。成吼。說甚  
盔纓五色。一派長戈。利刃。猶如踏碎雷車。不過駝馬八

方許多殺氣寒烟宛似掣開閃雷正是交兵不暇揮長劍難退英雄幾萬師

柴郡王與此山上遠一二箇地。扎住營寨。又暗調許多將士。將一個國床坐了。呆看那山峯高聳。果然好景。那吐谷渾蠻兵。見他這般舉動。恐怕柴紹是個勁敵。倏忽間要衝上山來。便飛箭如雨。攢將下來。柴郡馬將士。毫無驚惶之意。按陣站定。箭至面前。一步不移。口銜手掉。各各擒拿。絕無一個損傷。柴紹叫兩個女子。年方十七八。嬌姿妙態。手撥琵琶。長短輕喉。相對歌舞。吐谷渾見了大駭。各停戈細看。那一對翻江倒海。蝶亂花飛。歌舞好一回。又一對上場。愈出愈奇的。裝演搬弄。賽過弋陽女子。走索佳人。將有了兩三個時辰。只聽得五姑山後。一聲炮響。忽然四下吶喊。柴郡馬知羅成率領人馬已到。忙帥精騎殺上來。前後夾攻。虜衆大潰。退去。柴羅二軍。追至三四十里。方纔凱捷。班師。王義見了柴紹。說是送蕭后回南。柴紹亦見了蕭后。一隊兒同行。柴紹恐怕朝廷疑忌。即於奏捷疏中。說起蕭后要回南看墓。預差李如珪。速行上聞。自因要去會齊國遠在山東做官。故與維成同走。賚娘到雷夏拜墓。一同起行。一日行至臨清。天色傍晚。蕭后問王義道。可到鴛鴦鎮過麼。左右回道。這是必由之路。蕭后道。聞得鴛鴦鎮有個周家飯店。我們在那裏去歇罷。衆人應聲。趕到前面。見一個招牌。寫著周逢春招商客店。衆人歇了。柴紹紮成。恐怕一個店裏住不下。各尋一店歇了。蕭后坐在轎中。看

見店外站着一個大漢。約有三旬之外。櫃內坐著一個好婦人。仔細一看。正是明霞院楊翩翩。見他對著那大漢說道。當家的。你去問他是誰家寶眷。接了進來。那時薛治兒先下馬來。把楊夫人定眼一看。便失聲道。這是楊夫人。爲什麼在此。楊夫人見說。忙走出一看。見是薛夫人。忙各相見道。一向在那裏。今同那個來。前面是誰。薛治兒道。就是蕭后。娘娘時楊翩翩對外面喊道。走堂的。把蕭娘娘行李。接到開的那一間屋裏去。蕭后下轎來。楊翩翩接了蕭后。薛治兒進去。到堂屋內。要叩見蕭后。蕭后不覺常禮見了。執著那楊翩翩手道。我只道夢裏與你相會。不意這裏遇的。大家慰問一番。蕭后道。我進門來。見那櫃外站的。可是你丈夫麼。翩翩道。正是。他原是一個武弁出身。妾隨他有六七年了。蕭后假意問道。你獨自一個出來的。還有別個。翩翩道。還有周夫人。樊夫人。蕭后道。他如今兩個在那裏。翩翩道。樊夫人與我同住。染病而亡。周夫人嫁了尤永。二年就死了。蕭后道。你房做在那裏。翩翩把手向前指道。就是這一間裏。聽見外面丈夫叫。就走了出去。蕭后追思往昔。不勝傷感。落下淚來。再睡不著。不想明日火炭般發起熱來。女眷們攙著問候。柴羅忙叫人請醫生看治。住了兩日。蕭后胸中塞緊。尙行動不得。柴紹聞得。遣報說宮中許多不睦。隨與羅成話別。先起身。覆旨取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回單說蕭后末路不堪。昔日繁華。有如冰解。今



宵冷淡，實覺不安。令人頓生傷感。至於收拾韓俊娥，并義成公主，葬亭亭，更覺一第井然。

第六十六回 丹霄宮續妃交禮 元武門兄弟相殘  
詞曰：喜殺佳期，懽愛裏情，深意熱，幸青春，未老驚，恐蝴蝶，百和香，勻連理枝，三星氣，駿同心，結問蒼天何事，慢追求，肝腸咽，眉間恨，重重疊，心下事，星明滅，看抹綠殘紅，江山改色，却望一朝，龍虎會，豈知長樂雨，雲歇，嘆今宵，此恨最難明，憑誰說，右調滿江紅

人生最難事，以家爲國，父子羣堆，振起一時，使謀定計，張兵挺刃，傳呼斬斫，不知廢了多少謀畫，擔了無數驚惶，命該是他任受，隨你四方，振動諸艘，跳梁不久，終歸殄滅，至於內廷諸事，諒無他變，斷不去運籌處置，可知這節事，總是命緣天巧，氣數使然，不要說建成元吉，疾世民功高，望重，與張尹二妃共爲姦謀，就再有幾個有才幹的，亦難曲挽天心，今慢說蕭后，在周喜店中害病，且說秦王當時，以玉帶掛於張尹二妃宮門，原是要他們知警，改過，各各正道爲人，不意唐帝誤信讒言，反差李綱去問他，若說父子不過是情理，若說朝廷却有律法，那時怎個剖分，虧得李綱教秦王書一詞，以覆奏，幸虧唐帝寬宏大度，一則是，有功續妃，一則是嫡親瓜葛，又虧宇文劉二妃，平昔受過英齊二王的東西，便輕輕淡淡，把這件事，說得冰冷，唐帝把此事，也就抹殺，秦王見父皇不來究問，也便不提，建成元吉，就結納了續妃，以通消息，張尹二妃，曉得平陽公主

會葬，宗戚大臣，盡要去護送，便透消息出來，叫英齊二王行事，那建成元吉，是個爽心，病狂之人，得此機，便送了公主之葬，便在中途，替救禪院，和候著了，假意殷勤，圍聚在一處，疾忙擺下筵席，秦王是個豁達之主，只道他們賢醜，毫不介意，被英齊二王，以鳩酒相勸，剛飲半盃，只見梁間乳燕呢喃，飛鳴而過，遺穢盃中，沾污秦王袍服，秦王起身更衣，便覺心疼腹痛，疾忙回府，終宵泄瀉，嘔血數升，幾乎不免，西府羣臣，聞知，都來問安，力勸早除二王，其時上宮中，秦王亦有心腹，陵與唐帝，曉得了，嘆了一聲，念江山人物，都是他的功勞，如飛鸞幸西宮，問疾，唐帝執手問道，兒自有生以來，從無此疾，何今忽發，莫非此中有故麼，秦王眼中，垂淚，就把昨日送葬，中途遇著英齊二王，同至寺中，飲酒細細述了一遍，不覺喑然長嘆道，六宮一笑，三井傳呼，日麗風和，花香酒熟，彼此奪梨爭梨，豈非友于情愛，奚羨漢家長枝，姜氏大被，豈意變起倉卒，心碎血奔，兒數該如此，則天乎已酷，人也奚辜，但恐其中，未必然耳，今幸賴父皇高厚之福，聖母在天之靈，得以無恙，庶可仰慰皇恩矣，說了酒下淚來，唐帝見了這般光景，心中亦覺不安，因對秦王道，朕昔年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當時原欲立汝爲嗣，汝又固辭，今建成年已及長，爲嗣日久，朕不忍奪之，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如若同處京邑，必有爭競，當遣汝建行，居洛陽，自陝以東，皆汝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可也，秦王垂淚辭道，父子相依，人

偷佳况。豈可遠離膝下。有遠定省。唐帝道。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遠。朕若思汝。卽往汝處一見。又何悲哀。說罷。便上鞞回宮。秦王眷屬。皆見此言。以爲脫離火坎。無不踴躍。喜建成曉得了。只道去此荆棘。可以無憂。忙去報與元吉知道。元吉聽了。跌脚道。罷了。此旨若下。我輩俱不得生矣。建成大駭道。何故。元吉道。秦王功大。謀勇。府中文武備足。一有舉動。四方響應。如今在此家庭相聚。彼雖多謀。只好癡守英雄無用武之地。若使居洛陽。建天子旗號。妄自尊大起來。土地已廣。糧餉又足。凡彼提拔。薦引將士。大半陝東之人。倘若謀爲不軌。不要視大哥踐位。卽父皇治事。亦當拱手讓之。那時你我俱爲凡上之肉。尙敢與之挫抑乎。建成道。弟論其當。今作何計以止之。元吉道。如今大哥作速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更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我與大哥如飛到內宮去。叫他們日夜潛懇。世民於上則上意自然中止。仍舊將他留於長安。如同一匹夫何異。然後定計罪他。豈不容易。建成聽說。笑道。吾弟之言。妙極妙極。於是兩個人。便去差人做事。不提正是。

探薪已斷峰前路 樓敵空懷郭外林

世間隨你英雄好漢。不知婦人之言不可聽。不知席上枕邊。偏是婦人之言入耳。說來婉婉曲曲。覺得有著落。又疼熱。任你方能舉鼎。才可冠軍。到此不知不覺。做了肉消骨化。只得默默忍受。倘若更改。偏生許多煩惱。弄得耳根不

靜。唐帝此時。因年紀高大。亦喜安居。尊重。憑受他們許多。當言燕語。更兼太子齊王。買囑他們。刁酸謀畫。把一個絕好旨意。竟成冰消瓦解。還要虛誣。要唐帝殺害秦王。幸得唐帝仁慈。便不提。那些秦王僚屬。無不專候明旨。時天氣炎熱。秦王絕早在院中。裏賞蘭。只見杜如晦長孫無忌。排闥而入。秦王驚問道。二朝有何事。觸熱而至。如晦尙未開口。無忌皺著雙眉說道。殿下可知東宮圖謀。勢不容緩。恐臣等不能終事。殿下奈何。秦王道。何所見而云然。如晦道。前東宮差內史到楚中。招引了二三十個亡命之徒。早養入府中去了。又有河州刺史盧士良。送東宮長大漢子二十餘人。這是月初的事。我在驛前日見的。昨夜黃昏時候。又有三四十人。說是關外人。要投東宮去的。殿下試思他又不掌禁兵。又不習武。征邊。又不募勇敵國。覬覦掖廷。要此等人何用。秦王正要答話。又見徐義扶同程知節。尉遲敬德進來。見禮過了。知節把扇子搖著身體說道。天氣炎熱。人情急迫。陶籬之聲。延及柴門。殿下何尙安然。而不爲備耶。秦王道。剛纔如晦也在這裏對吾議論。但是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意欲俟其先發。然後以義討之。庶罪不在我。敬德道。殿下之言。恐未盡善。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供奉殿下。乃天授也。一機垂發。而殿下猶若罔聞。殿下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殿下不用臣之言。臣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太王左右。束手受戮也。無忌道。殿下不從敬德之言。事大敗矣。倘敬德等不能

仰體於殿下。即無忌亦相隨而去。不能復事殿下矣。秦王道。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容更圖之。知節道。今早臣家小奴程元。在熟睡舖裏。看見公座邊七八個人。在那裏吃麵。都是長大強漢。程元擠在一個廚房裏邊。聽他內中有個人說。大王爺怎樣待我們好。那幾個道。大王爺如何怎樣厚與。又有個人道。就是二王爺也。甚慷慨多恩。正說得高興。只見二人走進來。說道。叫咱各處找尋。你們却在這裏用麵飯。王爺起身了。快些去罷。衆人留他喫麵。那人道。也不害吃。大家一闌出門。小廝認得那人。是世子府中官辦的王越。越歸家與臣說。知。臣有此行徑。火延旦夕。豈容稍緩。徐義扶道。二王平昔尋故。貽害殿下。已非一次。只看他將金銀一車。贈與護軍尉。尉遲幸賴不從。又以金帛賂段志元。志元却之。又贈總管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幸知節抵死不去。這幾個人都是殿下股肱翼羽。至死不易。倘有不測。其何以堪。說了禁不住涕泗交流。秦王道。既如此說。你同知節火速到徐勣處。長孫無忌與杜如晦到李靖那裏去。把那些話。備細述與他們聽。看他兩個的議論。何如。衆人聽了。即便起身。且不说徐義扶。同程知節到徐勣功處。且說長孫無忌與杜如晦。都是昔生打扮。跟了兩個幹家人。星夜來到安州。大都督李藥師處。藥師見了。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自己相聚。懼的是二公易服而至。忙留他們到書房中去。杯酒促膝談心。杜如晦忙把朝裏頭的事體。細細述與藥師聽了。藥師道。軍國重務。我們

外廷之臣。尚好少參末議。况有明主在上。臣等亦不敢措詞。至於家庭之事。秦王功蓋天下。勳滿山河。將來富貴。正未可量。今值闔牖小慶。自能權衡從事。何必要問外臣。煩二兄爲弟婉言。授之。無忌如晦再三懇求。李但微笑。謝罪而已。如晦沒奈何。只得住了一宵。將近五更。恐怕朝中有變。寫一字留於案上。同無忌悄悄出門。走了四五十里。絕好一個天氣。只見山腳底下。推起一陣烏雲。上山一霎時。四面狂風驟起。無忌道。天光變了。我們尋一個人家去歇息。一回方好。如晦的家人杜增說道。二位老爺緊趕一步。不上二三里。轉進去。就是徐老爺的住居了。如晦道。正是。我們快趕一步。無忌問那個徐老爺。如晦道。就是徐德言。他的妻子。就是我家表姊樂昌公主。無忌道。哦。原來就是破鏡重圓的。這個爲什麼不做官。住在這裏。如晦道。他樂於仕官。願甘林泉。自隱無忌道。這夫婦兩個。是有意思的人。我們正好去拜望他。大家加鞭縱馬。趕到村前。只見一灣綠水。潄潄聲。拂清流。幾帶垂楊。幾處風。迴橋畔。遠望去。好一座大莊房。共有四五百人家。在田疇間耕芸不止。一行人過橋。來到了門首。便下了牲口。門上人就出來問道。爺們是那裏。杜增應道。我們是長安杜老爺。因到安州。在此經過。故來拜望老爺。那門上人道。我家老爺。今早前村人家來接去了。杜如晦道。你同我家人進去。稟知公主。說我杜如晦在此。公主自然明白。就對杜增道。你進去看見公主。說我要進來拜見。門上人應聲。同杜增進去。了一

回。只見開了一二重門出來。請如晦無忌到中堂坐下。少頃見兩個垂簷女子。請如晦進內室中去。只見公主。

雅就鉛黛。酷嗜縹緗。粧成下蔡紗。偏泥泥似陽和。人如初日容映。紛紛似流影。好個天裝。顏色皺成雙闕之紅。袖抹雲藍。滴作萬家之翠。真是畫眉樓畔。即是青林傅粉。房中便爲家塾。

如晦見了。要拜將下去。樂昌公主曰。天氣炎熱。表弟請常禮罷。如晦揖畢。坐了問道。姊姊。姊夫往那裏去了。公主道。這裏巷村。每三七之期。有許多躬耕子弟。邀請當家的去講學。申明孝悌忠信之義。因此同我寧兒前去。我已差人去請了。想必也就回來。兩個又問了些家事。公主使道。聞得表弟在秦王府中做官。爲何事出來奔走。莫非朝中又有什麼緣故麼。如晦道。姊姊真神仙中人也。遂將秦王與建成元吉之事。細細述了一遍。公主道。這事我已略知一二。今表弟又欲何往。如晦皺眉道。秦王叫我二臣往安州都督李師處。問他以決行止。不意他却一言不發。你道可恨否。公主道。依愚姊看來。此是藥師深得大臣之體。何恨之有。况藥師的張夫人。前日曾差人來問候。因說藥師難以國事爲憂。亦嘗早晚朝中。必有舉動。如晦道。姊姊誠見高敏。何知藥師深得大臣之體。爲甚先已略知一二。公主道。當初我在楊府中。張尹二夫人。曾慕我之名。與我禮尚往來。今稍希疏。其嬪妃中。尚有昔年與我結爲姊妹。一個是徐王元禮之母郭婕妤。一個是道王元霸之母劉婕

妤。他兩個與我甚是情密。劉夫人前日差人來。送東西與我。我曾問他朝政。他說張尹二夫人與英齊二王。如何要害秦王。把金銀買囑了有兒子的夫人。在朝廷面前揷唆。我家郭劉二妹還好些。那張尹與這班都緊趁著幫襯他。曉得秦府智略之士。心腹可憚者。如李靖徐勣之儔。皆置之外地。房元齡與弟長孫無忌等。今皆日夕譖之於上面。思逐之。倘一朝盡去。獨剩一秦王在彼。如摧枯拉朽。誠何所用。况吾弟朝夕居其第。食其祿。不思盡忠代爲籌畫。以盡臣職。反東奔西走。難道徐李真有田光之智麼。如晦尚要分辯。只見家人報道。老爺回來了。徐德言忙進來見了禮。便問道。老舅久違了。外面何人。如晦道。是長孫無忌。徐德言道。他從沒有到我這裏。豈可讓他獨坐在外。弟同老舅到廳上去。便對公主道。快收拾便飯來。大家到廳上來。徐德言與無忌相見了。真是英雄惟聚。非比泛常。一霎兒擺出酒飯來。大家入席。無忌將二王之事。述與徐德言聽。徐德言道。這是家事。不比國政。常人尚有經緯從權處之。何況天挺雄豪。又有許多名賢輔佐。何患不能成事。不知令姊如何教兄。如晦將公主之言述了一遍。德言道。此言不差。但我前日看見報上說。突厥都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北。此事只怕早晚就要出兵。更變你們了。無忌聽了。心上覺得要緊。忙吃完了飯。見雨陣已過。如飛催促。如晦起身。德言道。本該留二公在此寬待幾天。只是此時非開聚之日。二兄返長安。每事還當著緊。遲則有變矣。如晦進房去請

了公主。卽同無忌等出門跨馬而行。不到一日。來到長安。進見秦王。無忌將李靖之言說了。又說起遇見了如晦姊丈徐德言。秦王道樂昌公主與徐德言也是個不凡的人。他夫婦怎麼說如晦送將公主之言。及德言之話說了。秦王道正是我王羅蘭因突厥射兒勇在此請兵。英齊二王特將我西府士臣要薦一步去。前日義扶與知節同來。述徐勣之言。亦與李靖無二。但其稱張公議。魯下如神。孤叫敬德去召他。想此刻就來。正說時。只見張公議到來。見了秦王。便問道。殿下召臣何事。秦王卽將建成元吉。淫亂宮中之言。說了一遍。又將衆臣欲靖宮穢之愆也說完了。便指着香案上道。靈龜在此。望卿一卜以決之。張公議大笑。以龜投地道。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尙何卜乎。倘卜而不吉。庸得已乎。况此事外臣已知。如轉靜養宮穢成何體統。李淳風等亦極言相勸。秦王道既如此。孤意已決。明日朝參時。卽當帥兵去問二人之罪矣。時張公議已爲都捕守元武門。對秦王道殿下。臣等雖係腹心。每事須常謹密。明日早朝時。臣自有方路應候。說了便出府而去。却說李如珪奉了榮紹的將令。行了月餘。已到長安。將柴郡馬本章傳進唐帝看了。卽宣如珪進去。朝拜了唐帝。問了些戰陣軍旅。并蕭后回南之事。如珪一一對答了。唐帝道。你助戰有功。就在此補一缺罷。如珪謝恩出朝。時當已未。太白復又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唐帝以其狀密授秦王。秦王便奏建成元吉。淫亂宮闈。且言臣於

兄弟。無絲毫有負。今欲殺臣。以爲李密世充報讐。臣今枉死。永遠君親魂歸地下。實耻見諸賊。亦密奏上。唐帝覽之愕然。批道。明當物問。汝宜早參。秦王便將束帖幾封。叫人馳付西府僚屬。打點明早行事。張尹二夫人。竊知秦王表章之意。忙遣人與建成元吉說。知建成速召元吉計議。元吉以爲宜勸宮府精兵。託疾不朝。以假動靜。建成道。我們兵備已嚴。怕他什麼。明早當與弟入朝面質。時已庚申。將到四更時候。秦王內甲外袍。同尉遲敬德長孫無忌。房元齡。杜如晦。內皆裹甲。帶了兵器。將要出門。秦王道。且慢。有個信符在此。叫家將快些。放起三個炮來。那個花炮。是征外國帶來的。大有五六寸。響徹雲泥。一連放了三個信炮。只聽見四下裏。就有三四個照應放起來。走過了兩三條街。遠遠望見一隊人馬將近。杜如晦叫把號炮放起一個來。那邊也放一個來接應。原來是程知節。尤俊達。連巨真等幾人。斜刺裏又有一隊人馬。放一個炮出來。却是于志寧白頭道。史大奈。陸德明一行人。只聽見又有一個信炮放將起來。這不見有人。未知何故。衆人都靜悄悄集在天策門樓。停住。只見西府兩個小卒來報。東府也有四五百人來了。秦王急把袍服卸下。單穿錦甲。執劍先向前迎。敬德縱馬說道。不須主公動手。便帶十來騎殺向前去。與這班散死之士。大門起來。那些死士。怎測得這些虎將。過被敬德先衝翻了三四個。就都敗將下去。剛到臨湖殿。秦王一騎馬趕上。建成。建成連發三矢。射秦王不中。秦王亦發

一矢。却中建成後心。翻身落將下來。長孫無忌如飛搶上。前來一刀斬訖。元吉著了忙。騎著馬往後亂跑。秦王緊趕。只聽見一聲信炮。擡出一個小將軍。喝道：「逆賊到那裏去。」一槍刺著元吉。把馬一側。掀將下來。秦王如飛趕上。斬了。秦王看那小將。却是秦懷玉。把元吉的頭。與懷玉擊了。便道：「剛纔聽見信炮之聲。隱隱相近。又不見來。當齊。我正不解。只是你家父親。又不在家。你那裏曉得我行事。在這裏相候。」秦懷玉道：「這是昨夜程知節。老伯來與小臣說的。秦王聽了。帶轉馬頭。對敬德知節說道：「二賊已誅。諸公無妄殺。因此衆人讓東府兵刃退了下去。時翊衛軍騎將軍馮翊。馮立。聞建成死信。嘆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臣直府左車騎萬年。謝方叔。帥東宮齊府精兵一千。馳驟玄武門。正值張公謹與雲摩將軍敬德。弘中郎將呂世衡。相持。斷殺張公謹。把呂世衡。擲死。又值馮立軍來。時公謹又把馮立射亡。獨閉閣拒絕。彼軍雖衆。則不得入。時唐帝方泛舟海池。聞宮外人亂。正召裴寂。蕭瑀議事。恰好秦王使尉遲敬德入宿衛侍。持矛攔甲。直至天子面前。唐帝大驚。問道：「今日亂者是誰。卿來此何爲。」敬德道：「秦王以太子與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唐帝道：「英齊二子安在。」敬德道：「俱被秦王殄滅矣。」唐帝拍案大哭。對裴寂等道：「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裴寂蕭瑀道：「英齊二王本不豫義。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其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不必傷。」

悲。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慮矣。唐帝道：「這原是朕的本心。敬德請降手教。合諸軍並受秦王處分。唐帝即便裴寂同敬德出去。特諭諸將。時秦兵向與東府亂殺。裴寂敬德。竟到玄武門來。曉諭了薛萬徹等。即解兵逃遁。秦府諸將欲盡誅餘黨。敬德回爭道：「罪在二囚。既伏其辜。可以休矣。若濫及羽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唐帝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其餘黨衆。一無所問。立秦王爲皇太子。詔以軍國庶事。無事事之大小。悉委太子處分。然後奏聞。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唐帝有言曰。今日破家亡。難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是唐帝原以天下許世民。今四方平定。唐帝一旦食前。言已啓兄弟之隙。又欲遣居洛陽。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是二天子矣。速其亂也。無論兄弟不知。即友于最篤的。亦必互相嫌疑。况今建成元吉。亂亂宮闈。淫惡素著。而小人有不乘間作亂者乎。玄武門之舉。秦王不得已。天下人皆快心者也。唐帝聞之。尙拍案大哭。是見其感而已。

第六十七回 女貞庵妃主焚修 雷塘墓夫婦殉節  
詞曰 懺悔孽緣思寸補禪燈雪月交輝處舉日寥寥  
空萬古鞭心語迥然明鏡橫天字 蝶夢南華方栩栩  
相逢契闊欣同侶今宵細把中懷吐江山阻天涯又送  
飛鴻去 右詞漁家傲

天下事自有定數。一飲一酌。莫非前定。何況王朝儲貳。萬

國君王。豈是勉強可以僥倖得的。又且王者不死。如漢高祖鴻門之宴。榮陽之圍。命在頃刻。而卒安然逸出。楚霸王何等雄傑。竟至烏江自刎。使建成元吉安於義命。退就藩封。何至身首異處。今說秦王殺了建成元吉。張尹二妃。初只道兩個風流少年。可以永保歡娛。又道撥轉頭來。原可改絃易轍。豈知這節事不破則已。破則必敗。一回兒宮中行住坐臥。都是談他們的短處。唐帝曉得原有些自差。只得將張尹二妃。送入長樂宮。連這老皇帝也沒得相見了。祇與天天小鶯等。抹牌。勸酒。消遣悶懷而已。時秦王立為太子。將文武官僚。個個陟得宜。就是建成元吉的舊臣。亦各復其職位。惟魏徵當年。在李密時。是有恩於秦王。因歸唐之後。唐帝見建成元吉。平常常叫魏徵為太子師傅。今必要駕馭一番。即召魏徵。徵至。秦王道。汝在東府時。為何離間我兄弟。使我幾為所算。魏徵舉止自樂。毫不驚異。答道。先太子早從徵言。安有今日之禍。秦王大怒道。魏徵到此。尚不自屈。還要這般光景。擊出斬了。左右正要動手。程知節等跪下討饒。秦王道。吾豈不知其才。但恐以先太子之故。未必肯為我用耳。遂改容禮之。拜為詹事主簿。王珪韋挺亦召為諫議大夫。唐帝見秦王。每事仁政。舉措合宜。衆臣亦各抒忠事之。因即讓位太子。武德九年八月。秦王即位于東宮。顯德殿。尊高祖為太上皇。詔以明年為貞觀元年。立妃長孫氏為皇后。追封故太子建成元為息王。齊王元吉為海陵王。立子承乾為皇太子。政令一新。且說

蕭后在周喜店中。冒了風寒。只道就好。無奈胸膈蔽塞。遍體疼痛。不能動身。月餘方痊。將十兩銀子。謝了楊嗣勳。同王義羅成等起程。路上聽見人說道。朝中弟兄不睦。殺了許多人。蕭后因問王義羅成。中那個弟兄不睦。王義羅成將軍說建成元吉。與秦王不和。已被秦王殺死。唐帝禪位於秦王了。自此曉行夜宿。早到潞州。王義問蕭后道。娘娘既要到女貞庵。此去到臨崖村。不多幾步。臣與羅將軍兵馬。停宿在外。只同女眷登舟而去。甚便。蕭后道。女貞庵是要去的。只檢近的路走罷了。王義道。既如此。娘娘差人去問寶公主一聲。可要同行麼。蕭后便差小使同宮奴。到寶公主寓中。問了來回覆道。寶公主與花二娘。多要去的。正說時。許多本地方官。府來拜望羅成。羅成就著縣官快叫一隻大船。選了十個女兵。跟了寶公主。花二娘兩位小相公。線娘。差金鈴來接了蕭后。薛治娘過船去。小喜兒宮奴跟隨。真是一泓清水。蕩漾輕搖。過了幾個灣。轉到斷崖村。先叫一個舟子上去報知。且說女貞庵中。高閑道的母親。已圓寂三年了。今是秦夫人為主。見說吃了一驚。問道。蕭后怎樣來的。同何人在這裏。舟子道。船是在本地地方叫的一個姓羅。一個姓王的。二位老爺。別的不曉得。秦狄夏李四位夫人聽了。大家換了衣裳。同出來迎接。剛到山門。只見媳婦娉娉一行婦女。在巷道中走將進來。到了山門。秦夫人見正是蕭后。寶公主。眼瞪裏止不住要落下淚來。大家接到客堂上。蕭后亦垂淚說道。慾海迷蹤。今日始遊仙

窟秦夫人道：「信航寄跡，轉眼卽是空花。請娘娘上坐拜見。」蕭后道：「妾與夫人盡俱在邯鄲夢中，駒將鳴矣。何須講禮。」秦夫人帶俱以常禮各相見了。蕭后把手指道：「這是羅小將軍，寶夫人的令郎。這位是花夫人的令郎。又指薛治兒道：「你們還認得麼？」狄夫人道：「那位却像薛治兒的光景？」夏夫人道：「怎麼身子肥胖長大了些？」蕭后道：「夫人們不知那婆亭亭已故世。沙夫人就把他配了王義，王義已做了彼國大臣。他也是一位夫人了。四位夫人若要推他在上，先去薛治兒道：「治兒就是這樣拜了四位夫人，忙回拜後，各抱住痛哭。桌上早已擺列茶點，大家坐了。寶線娘道：「不見南陽公主。李夫人道：「在內衙樹殿，主戲少刻就來。」蕭后道：「在這裏好麼？」秦夫人道：「公主苦志於修身，心康泰。狄夫人道：「娘娘爲什麼？」沙夫人道：「趙王不來，蕭后把哭。狄夫妻死了無後，立趙王爲國王，結爲國母。一段說了。」狄夫人道：「自古說：有志者事竟成。沙夫人有志氣，守着趙王，今獨宿一方，也算守出的了。」秦夫人道：「夢回知己散，人言妙香開。到蓋棺時方可論定。」夏夫人道：「娘娘的聖壽，了顏色，却與兩個小相公一般。」蕭后道：「說甚話來。我前日在鴛鴦鎮回家，店裏害病，幾乎死在那裏，有什麼快活。」李夫人笑道：「娘娘心上無事，善於排遣，薛治兒道：「夫人，李夫人的容顏依舊，怎麼？」秦夫人道：「狄夫人的臉容這等清黃，小喜兒在背後笑道：「是楊夫人的面兒，一些也不改。」李夫人道：「那裏見楊夫人？」蕭后把楊樊二夫人，了周喜周

夫人隨了尤永，周樊二夫人都已死了。那楊夫人與周喜開著飯店，在鴛鴦鎮那裏說了一遍。李夫人道：「楊翩翩與那周喜可好？」蕭后道：「如膠投漆。」夏夫人嘆道：「周樊二夫人已死了。寶線娘道：「四位夫人有多少徒弟？」秦夫人道：「我與狄夫人共有三個。夏夫人李夫人俱未曾有。花又蘭道：「如今的懺事，是何家作福？」秦夫人道：「今年是秦叔寶的母親八十壽辰，我庵是他家護法，出資設座供養。故在庵中遙祝千秋。」寶線娘道：「可憐得單家妹子夫妻好麼？」李夫人道：「後生夫妻有甚不好？」狄夫人道：「單夫人已添了兩個令郎，在那裏？」蕭后起身道：「我們同到庵中去看看法事。」大家握手，正要過去，只見鐘聲響，再一個女尼出來。線娘道：「公主來了。」蕭后見也是妙當打扮，但覺臉色深黃，近身前，却正是他，不覺大慄起來。南陽公主跪在階前，嗚嗚咽咽，哭個不止。蕭后雙手挽他起來，說道：「兒不要哭，見了舊相知。」南陽公主拜見寶線娘道：「伶仃弱質，得蒙鼎力提攜，今日一見，如同夢寐。」線娘拜答道：「滾熱賤生，重親仙姿，不覺塵器頓釋。」又與花又蘭薛治兒相見了。蕭后執著南陽公主的手道：「兒你當初是架上芙蓉，爲甚今日如同離間草狗？」南陽公主道：「母后修身，只要心安，何須皮活？」秦夫人引著上到屋中，來燈燭輝煌，帷幄擺擺，好一個好道場。衆人瞻禮了大士。蕭后對五個尼姑，各各見禮過。寶線娘道：「這三位小年紀的，想是二位夫人的高徒了。」秦夫人道：「正是。這三位定真諦師太，還是善老師太披剃的。高老



師太的菴塔就在後邊。停回用了齋去。隨喜隨喜，衆人道：「我們去看了來。」秦夫人引著過了兩三之屋，只見一塊空地上，背後牆高插天，高聳一個石臺，以白石砌成，籠子在內，雕牌石柱，樹木陰翳，中間龕堂拜堂，甚是齊整。線娘道：「這是四位夫人經營的，還是他的遺費？」秦夫人道：「不要說，我們沒有，就是師太也沒有所遺，多虧著叔寶秦爺替他布設。」蕭后道：「這爲什麼？」秦夫人把秦瓊昔年在潞州落難時，遇著了高開道母親，贈了他一飯，故此感激護法報恩。衆人嘖嘖稱羨。線娘道：「秦夫人領我們到各位房裏去認認。」蕭后忙轉身一隊而行，先到了秦夫人的臥室，却是小、小三間，庭中開著深淺幾株黃荳蔻。那狄夫人與南陽公主同房，就在秦夫人後面。雖然雨間，到了寬敞狄夫人道：「我們這裏，真是茅舍荒蕪。」夏李二夫人那裏，獨有片雲埋玉。蕭后道：「在那裏？」狄夫人道：「就在右首。」花夫人道：「快去看了。」下船去罷。秦夫人道：「且用了齋，住在這裏一天，明早起身。若今晚就回去，你羅老爺道是我們出了家薄情了。」頭說時，走到一個門首。秦夫人道：「這是李夫人的房。」蕭后走進去，只見微日掛窗，花光映榻，一個大月洞，跨進去，却有一株梧桐，罩著半窗窗，邊坐一個小尼，在那裏寫字。蕭后問是誰人。李夫人道：「這是舍妹，快來見禮。」那小尼向各人拜見了，裏面却是一間小繡房，鋪著一對金漆牀兒，被褥、衣飾盡皆絢綵。蕭后出來，向寫字的桌邊坐下，把字箋一看，贊道：「文理又好，書法更精，幾歲了？」法號叫什麼？小尼低

著頭答道：「小字懷清，今年十七歲了。」蕭后道：「幾時曾見令姊？」在這裏出家幾年了？李夫人道：「妹子是在鄉間出家的，記掛我來這裏走走。」薛治兒道：「娘娘到夏夫人房中去。」蕭后道：「二師父同去走走，還挽着懷清的手，一齊走到夏夫人房裏。」一是兩間，却收拾得曲折雅緻，其鋪陳排設，與李夫人房中相似。夏夫人問起蕭后在趙王處的事體，李夫人亦問花又蘭別後事情，只見兩個小尼進來，請衆人出去用齋。蕭后即同寶線娘等，到山堂上來坐定，衆婦人多是風雲會合遇的，不是那市俗女子，單說家事粗細，他們撫今思昔，比方喻物，說說笑笑，真是不同。蕭后道：「秦夫人的海晏當初怎樣有興，今日這般消索，豈不令人抱恨？」秦夫人道：「只求娘娘與公主夫人，多用幾杯，就是我們的福了。」狄夫人道：「我們這幾個不用。」李夫人與夏夫人，怎不勸娘娘與衆夫人，多用一杯兒。原來秦狄南陽公主，那不吃酒。李夏夫人見說便斟，與蕭后公主夫人，猜拳行令，吃了一回。大家多已半酣。蕭后道：「酒求免罷，回船不及，要去睡了。」秦夫人道：「不知娘娘要睡去那裏？」蕭后道：「到在李夫人那裏歇一宵罷。」秦夫人道：「我曉得了。」娘娘與薛夫人住在李夫人房裏，寶公主與花夫人榻在夏夫人房裏。狄夫人道：「大家再用一大杯，各各滿斟。」蕭后吃了一杯，餘下的勸與懷清吃了起身。夏夫人領了線娘又蘭，與兩個小尼相公去。蕭后薛治兒同李夫人進房，見薛夫人的鋪陳已擺在外間，丫環鋪打在橫頭。小喜問蕭后道：「娘娘睡在那一

張床上。蕭后一頭解衣。一頭說道。我今夜陪二師父睡罷。懷清不答。只弄衣帶兒。李夫人道。娘娘。不要他孩子家睡得頭。這說夢話。恐怕觸誤了娘娘。蕭后道。既如此說。你把被窩鋪在李夫人床上罷。大家好敘舊情。小喜把自己鋪蓋攤在懷清床邊。蕭后洗過了臉。要睡尚早。見案上有牙牌。把來一擦。便對李夫人道。我只曉得捺牌。不曉得打牌。你可教我。二人坐定。打起牌來。你有天天九。我有地地八。此有人人七。彼有和五五。兩個一頭打牌。一頭說話。坐了二更天氣。上床睡了。到了五更。金雞三唱。李夫人便披衣起身。點上燈火。穿好衣裳。走到懷清床邊。叫道。妹妹。我去做功課。你再睡一回。娘娘醒來。好生陪伴著。懷清應了。又睡一刻。却好蕭后醒來。叫道。小喜。李夫人呢。小喜道。佛殿上做功課去了。蕭后道。二師父呢。懷清道。在這裏起身了。慌忙到蕭后床前。掀開帳幔道。阿呀。娘娘起身了。昨夜可睡得安穩。蕭后道。我昨夜被你們弄了幾杯酒。又與李妹子說了一會兒的話。一覺直睡到這時候了。正說著。只聽見小喜道。秦夫人來了。起得好早。秦夫人在外房。對薛夫人道。你們做官的。在外邊要見你呢。蕭后道。我家誰人在那裏。秦夫人道。就是王老爺。他跟的四五個人。絕早來要會薛夫人。如今坐在東齋堂裏。說罷出房去了。夏狄李三夫人亦進來強留。薛治兒出去。會了王義。亦來催促蕭后道。這是我的正事。就要起身。待我祭掃與陸見。過再來未遲。飛夫人替蕭后收拾穿戴了。寶公主花夫人。

亦進來說道。娘娘我們謝了秦夫人等去罷。蕭后把六兩銀子封好。寶公主亦以十兩一封。俱贈與秦夫人。常住收用。薛治兒也是四兩一封。秦夫人俱不敢領。蕭后又以二兩一封贈李夫人。李夫人推之再三。方纔收了。蕭后又與南陽公主些土儀物事。叮嚀了幾句。大哭一場。齊到堂裏來。秦夫人請蕭后同衆夫人用了素齋。蕭后把禮儀推與秦夫人收了。忙與公主幾位謝別出門。南陽公主與四位夫人亦各洒淚。看他們下了船。然後進去。却好小喜直奔出來。狄夫人道。你爲何還在這裏。小喜道。娘娘一個小粧盒。忘在李夫人房中。我取了來。夫人們多謝說了。趕下船中。一帆風直到濮州。驢轎乘馬。羅成都已停當。差五十名軍丁。護送娘娘到雷塘墓所去。約在清江浦會齊進京。大家分路。正是

江河猶喜逢知己

情客空懷弔故墳

不說羅成同寶線娘花又關。領著兩個孩兒。到雷夏墓中去祭奠。岳母單說蕭后與王義夫妻。一走了幾日到揚州。就有本地方官府來接。蕭后對王義道。此是何時。要官府迎接。快些回他不必勞頓。那些人曉得了。也就回去。獨有一人神清貌古。三搭髯鬚。方巾大服。家人持帖而來。拜王義。王義看了帖子。駭道。賈潤甫我當初隨御到揚州。曾經會他一面。後爲魏司馬之職。聲名大著。如今不屑仕唐。也算有志氣的人。就去見見何妨。忙跳下馬來迎住。大家寒溫敘過禮。賈潤甫道。小弟前年從雷夏河來。住在

這裏與隋陵末有二里之遙，何不將娘娘車轎暫時停止舍下，待他們收拾停當，然後去未遲。王義正要吩咐，只見兩個老公公走到面前，大叫道：「王義兒，你來了麼？」娘娘在內，二太監緊走一步，跨在車旁，叫道：「娘娘，奴婢們在此叩首。」蕭后掀開簾來，看了問道：「你是我們上宮老奴李雲、毛德，爲什麼在此？」二監道：「今天子著我們兩個守陪先楊帝的陵。」蕭后道：「想當初他兩個在宮中何等威勢，如今却流在這裏，看守孤墳。」二監道：「游帳鼓樂，禮生祭禮，都擺列停當，只候娘娘來祭奠。」蕭后道：「旗鼓禮生，我都用不著，這是那裏來的？」太監道：「這是三日前有羅將軍的憲牌下來，伺候的蕭后就對自己內丁道：『你去對王老爺說，先帝陵前，止用三牲酒醴楮錠，除皆賞他一個封兒，叫他們回去。』我就來祭奠了。」內丁如飛去與王義說知，王義忙回賈潤甫，走到買家封好了賞包兒，便到陵前，把這些人都打發回去，自己悄悄叩了四個頭，與賈潤甫各處安排停當。蕭后當初正位中宮時，有事出宮，就有響與扈從，寶蓋旌旗，這些人來供奉。今日二太監沒奈何，只在賈潤甫處，借了二乘肩輿，在那裏伺候。蕭后易了素服羽衣，上下轎子，心中無限淒慘，滿眼流淚，到了墓門，蕭后就叫住了下來。小喜等扶著同治兒一頭哭，一頭走，只見碑亭坊表，沖出雲霧，樹影披橫，半空散亂，見主穴下，尚有數穴，中間玉柱高，出左首一石碑，是烈婦朱貴兒美人靈位。右首是烈婦袁寶兒

美人靈位。南旁數穴，俱有石碑，是謝夫人、梁夫人、姜夫人、花夫人、薛夫人及吳絳仙、香娘、安娘、月寶等，這是廣陵太守陳稷搜取各人棺木來埋葬的。王義領娘娘這個官講看過蕭后，見了纔然奇塚，忙撲倒地上去，大哭一場，低低叫道：「我那先帝呀，你死了，尚有許多人感從，叫妾一人怎樣過淒淒楚楚，又哭起來，獨有薛治兒捧著朱貴兒石闌，把當初分別的話，一一訴將出來，我如何要隨駕，你如何要吩咐我許多話，必要我跟沙夫人，再三以趙王託我，今趙王已正統，可汗不負你所託了，橫身放倒，咬住牙關，好像要哭死的一般。」王義見妻子哭得悲傷，蕭后甚覺哭得平常，料想沒有他事做出來，對小喜并宮奴說道：「你們快扶娘娘起來，乘婦女齊上前，挽了蕭后起身，化了紙，奠了酒，先上轎。」王義走到陵前，高聲叫道：「先帝在上，臣矮民王義，今日又在此了。臣當時即要來殉國，從陛了九泉，因陛下有趙王之託，故此偷生。這幾年，今趙王已作一方之主，立爲正統，可汗先帝可放心，臣依舊來服侍陛下。說完站起來，望碑上奮力一撲，自後跌倒，衆人喊道：「王老爺，怎麼樣時？」薛治兒正要上轎，聽見了，掉轉身來，飛趕上前，對衆人道：「你們閃開，治兒有時，只見王義天亭華蓋，分爲兩半，血流滿地，只見那雙眼睛，瞪開不閉。薛治兒道：「丈夫也，算是隋家臣子，你快去伺候先帝，我去回覆貴姐的話兒了。」薛治兒見王義登時雙目閉了，卽向朱貴兒碑上，儘力一撲，一回兒香消玉碎，血染墓草，已作泉下幽魂矣。賈

潤甫同衆人忙去報知蕭后。蕭后坐在小輪上，吃了一驚。想道：好兩個癡妮子，他們死了，叫我同何人到清江浦去買潤甫道，不知娘娘果要去檢視。蕭后道：去看他，還是同他們死好？還是撇了他們去，好把五十兩銀子，急付於買潤甫道。煩大夫買兩口棺木，葬了二人。但是我如今要到清江浦，同羅老爺進京，如何是好？買潤甫道：娘娘不要愁，煩臣到家去一次就來，送娘娘去便了。蕭后道：如此說，有勞大夫。潤甫到家，把銀子付與兒子，叫他買棺木殮殮，自即騎了牲口，同蕭后起行。未知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總評：作文不論今古，須看章法。有關關，有提挈，有挽合，有收拾。若少開關提挈挽合收拾，又雖佳，總散衍無緒。若此回序述中，讀者但見其委委曲曲，每於開關處，著筆如畫，工然無一筆不到，步步引人入勝。不知蕭后一進庵中，秦狄夏李四位夫人接見時，追敘昔年光景，處處是開關處，處處是提挈處，處處是挽合收拾，及見南陽公主跪在膝前，哭個不止，此母女至情。見者聞者，亦當酸鼻。王義與薛治兒夫婦同時殉節，前二人忠節可嘉，亦是收拾陪帶前文之章法也。

第六十八回 成后志怨女出宮 說前盟陰司定案

詞曰：九十春光如閃電，觸目垂慈，便覺陽和轉。幽恨綿綿，方適顯，普天同慶，恩波徧。生死一朝風，景變，漫道黃泉也。自通情面，滿地荆榛，繞指撥，鈞回惡夢，堪欣羨。

凡人好行善事，而人不之知，則爲陰德。或一念一時之感發，或真心誠意之流行，無待勉強，不事矯飾，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昔長興顧氏，宦成無子，妻姬妾十餘人，一日與內君約，諸姬皆侍，嘆曰：我不生事，皆陰德，何以絕我嗣乎？一姬曰：陰德不在遠，某悟曰：我今行陰德，當嫁汝輩。姬曰：我豈自言理固如是，我死從夫，子耳。某盡嫁十餘人，已而生三子。毋即言死從者，何况朝廷舉動，有闕宗廟社稷，其獲報又何可量哉！話說羅成將到長安，叫潘美率督兵丁，護著家眷慢行，自己先入京會見秦叔寶。聞知柴紹已於去年夏間復命，隨同叔寶進去，拜見秦老夫人。先把壽儀補送，叔寶道：表弟遠隔幾千里，家母壽期至今不忘，縱成便把征北一段，至同蕭后回南，賤內到女貞庵，會見秦狄夏李四位夫人，知是舅母八十壽，壽在那裏遙祝千秋。及蕭后到揚州祭奠，撞死了王義夫妻的話來說完，秦老夫人道：羅家甥兒，既是你二位娘子，并令郎多在這裏，快叫人把轎馬去接了進來。叔寶道：母親蕭后尚在旅中，待他陸見了安頓過，好接兩位表嫂來。秦老夫人道：既如此，且叫懷玉到城外，去接蕭娘二位夫人到承福寺中，暫住一二日。懷玉如飛帶了家丁出城，去安頓蕭后及羅成家眷。羅成朝見過太宗賞勞再三，賜宴旌功，早有旨意出來，差四個內監，宣蕭后進宮，寶花二夫人到叔寶家，又獻上壽儀，拜過老夫人的壽，與張夫人交拜。單小姐亦拜見，命二子出來，與羅家二子拜見了。互

相問候。袁紫烟及江蘇賈三位夫人聞知，亦時差人餽送禮物。住了月餘，羅成辭朝回去，便道到花瀛墓上祭掃不提。却說太宗自登極已後，四方平定，禮樂迭興，魏徵房元齡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君臣相得，一日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時當秋暑，那日恰逢天氣晴朗，金紫輝映，上皇置酒，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既而笑道：「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太宗捧觴上壽，說道：「此皆陛下教化，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問秦叔寶你母親好麼？今多少年紀了？叔寶跪答道：「臣母今年八十有三，托賴上皇陛下洪福，得以粗安。隨命衆臣自皇族以下，各依品級而坐，無得喧譁失禮。衆臣皆循序列班坐定，命黃門行酒，琴瑟齊鳴，歌聲盈耳。君臣正在歡飲，不意尉遲敬德坐在任城王下首，忽大怒起來，便道：「汝有何功，却坐在我上？」任城王却不理他，他便伸出一隻大拳頭打來。正中道宗左目，衆人起身勸時，道宗目睛反轉，青腫幾眇，便逃席而出。上皇問什麼緣故，衆臣以直奏上。上皇心上不悅，道：「任城王道宗，是朕宗支，不要說有功無功，就是他稍越了。今日是個良會，也該忍耐，爲甚就動起手來？」太宗率衆臣謝罪，便命罷宴。奉上皇還宮，到了次日，太宗視朝，對羣臣道：「昨日朕同上皇君臣相樂，一時良會，敬德有失人臣之禮，朕甚不樂。况任城王實朕之親族，彼便如是行凶，况其他乎？」朕之此言，甚非有私道宗也。言未畢，左右奏敬德自縛請罪，衆臣懷懼，皆爲跪請道：「敬德

武臣，本不習儒雅，今無禮有忤聖旨，乞陛下念其汗馬之勞，而生全之。」太宗召敬德入命左右去其縛，對敬德道：「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犯法，朕不以過而掩卿之功，乃知漢室韓彭一旦菹醢，非高祖之過也。敬德叩頭謝罪。太宗道：「國家紀綱，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飾，無致後悔。」敬德再拜而出。由是強暴頓斂。貞觀九年五月，上皇有疾，崩于太安宮，遺詔天下，諡曰神堯。一日，太宗閒暇，與長孫皇后衆嬪妃遊覽至一宮，即有許多宮女應承，看去雖多，齊整，然老弱不一。太宗見了，覺有些厭憎。有幾個奉茶上來，皇后問道：「你們這些宮奴，都是幾時進宮的？」衆宮人答道：「也有近時進宮的，隋時進宮的居多。」皇后道：「隋時進宮有二十餘年了，衆宮奴道：「十二三歲進宮，今已三十五六歲了。」皇后道：「當初隋煬帝嬪妃雖廣，爲甚要選許多人伺候？」宮人道：「當初煬帝有夫人美人昭儀，充華婕妤才人等名，安頓各宮，安得如萬歲與娘娘仁慈，儉素，合宮無不共沐天恩。」太宗道：「朕想天子一人，就是嬪御像朕不過三四人足矣，精力有限，何苦用著這許多人伺候？」使這班青春女子，終身禁錮宮中，徐惠妃道：「看他們情景，原覺可憐。」太宗對皇后道：「御妻朕欲將此輩放些出去，讓他們歸宗擇配，完他下半世受用。」皇后笑道：「恩威悉聽上裁，妾何敢仰參。」不要說真個放他們出去，就是這點念頭，亦是一種大陰德。」太宗笑道：「朕豈敢言耶？」只見衆宮娥俱跪下謝恩。娘娘與嬪妃等，都大笑起來。太宗對內侍

說道。你去對掌宮的內監說。把這些宮女。都造冊籍進呈。來內侍對掌宮監位魏荆王說了。那一夜各宮中宮娥彩女。如同鼎沸。天明造完。交與魏荆王。荆王伺天子視朝。舉將冊籍呈上。太宗看了一回道。你去叫他們多到翠華殿來。那魏監領旨去了。太宗回宮。指著冊籍對皇后道。那些宮女。不知糜費了民間多少血淚。多少錢糧。今却蔽塞在此。也得數日工夫去查點他。皇后道。不難。陛下點一半。妾同徐夫人點一半。頃刻就可完了。太宗便同皇后登了寶輦。徐惠妃坐了平輿。到翠華殿來。見這班宮娥。擁擠在院子裏。太宗與皇后。各自一案坐了。徐惠妃坐在皇后傍邊。宮女均為兩處點名。點了一行。又是一行。都是搽脂抹粉。妍媸參半。太宗揀年紀二十內者。暫置各宮使喚。其年紀大者。盡行放出。約有三千餘人。叫魏監快寫告示。曉諭民間。叫他父母領去擇配。如親戚遠的。你自揀對頭。與他配合。三千宮娥。懽天喜地。叩謝了恩。攜了細軟。出宮。魏監將一所舊庭院。安放這些宮女。即出榜曉諭。一月之間。那些百姓曉得了。近的領了去。遠的魏監私下受了些財禮。嫁去。到也熱鬧。不上兩月。將及嫁完。只剩天天小鶯兩個。他是關外人。親戚父母都不見來。又因天天出宮時。害起病來。小鶯伏侍他。住在魏太監寓中。三四個月。依舊養得身子肥壯。偶然一日。魏太監有個好友。錦衣衛揮使。姓章名元貞。來拜年。紀將近四旬。妻子竟不生嗣。著實要替他娶妾。他竟不肯。那日魏監留在書房中小飲。說起放宮女事。

魏太監道。章老先你肉無子。開得你瘦子。又賢惠。前日何不來娶一個好些的。生個種兒出來。也是章門之幸。元貞搖手道。妻子生得出也好。生不出也就罷了。魏太監道。如今剩得兩個。就像一父母所生。生得甚好。待我叫他出來。你賞錢一賞錢。就對小太監說了。不一時。那兩個走出來。朝著章官兒行禮下去。元貞如燕站起來回禮。見他兩個身材。嬌嫩。肌膚嫩白。忙說道。請進。魏監道。章老先如何。元貞道。使不得。這是上用過的。我們做官兒的。娶去為妾。就是失體統了。魏太監笑道。真是老婆子的話兒。前日那李官兒也娶了蔡修容。那官兒也討了趙玉嬌。偏你娶不得。便也不提。喫完了酒。章元貞別去了。過了一日。魏太監打聽章揮使不在家中。便喚一個車兒。叫小鶯天天坐了。對一個小太監說道。你到章家進去。看見他夫人。說我曉得章老爺無子。故此公特送這兩個美人來。小鶯天天到了章家。見了章夫人。章夫人歡喜不勝。等元貞進門時。將他兩個。在書房碧紗窗裏。元貞看見了。知是夫人美意。就在書房內睡了一回。忙同進去。謝了夫人。自是妻妾相得。後來各生一子女。小鶯生一女。為中宗皇后。封元貞為上洛王。這是後話。休提。時房元齡因諫諍之章。見上顏疎。便告老回去。貞觀十年六月間。長孫皇后疾病起來。漸覺沉重。遂囑太宗道。妾疾甚危。料不能起。陛下宜保聖躬。以安天下。房元齡事陛下久。小心謹密。且無大故。不可棄之。妾之家族。因緣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願陛下

下保全之慎勿與之權。妾生無益於人。若死後勿高邱塚。勞費天下。因山爲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佞。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死亦無恨。又對太子道。爾宜竭盡心力。以報陛下付托之重。太子拜道。敢不遵母后之命。后囑咐罷。是夜崩於仁靜宮。次日宮司將皇后採擇自古得失之事。爲女則三十卷進呈。太宗覽之。悲慟。以示近臣。皇后此事。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開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遣黃門召房元齡復其位。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于昭陵。近寶太后獻陵里許。上念后不已。乃于苑中作層樓觀。以望昭陵。嘗與魏徵同登。使徵視之。徵熟視良久。道臣昏眊不能見。上指視之。魏徵道。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之毀觀。然心中終不覺悲傷。一日太宗忽然病起來。乘臣日夕問候。太醫勤蚤。看視過四五日不能痊。可恍惚似有魔祟。惟秦瓊謝遲恭來問安時。頗覺神清氣爽。因命圖二人之像於宮門。以鎮之。及病勢沉重。乃召魏徵李勣等入宮受顧命。李勣道。陛下春秋正富。豈可出此不吉之言。魏徵道。陛下勿憂。臣能保龍體轉危爲安。太宗道。吾病已篤。卿如何保得。說罷轉面向壁。微微的睡去了。魏徵不敢驚動。與李勣等退至宮門前。李勣問道。公有何術。可保聖躬轉危爲安。魏徵道。如今地府掌生死文簿的判官。乃先帝駕下舊臣。姓崔名珏。他生前與我有交。今夢寐中時常相敘。我若以一書致之。託

他周旋。必能起死回生。李勣聞言。口雖唯唯。心却未信。少頃宮人傳報。皇爺氣息漸微。危在頃刻矣。魏徵卽於宮門照圈中寫下一封書。親持至太宗榻前。焚化了。吩咐宮人。道。聖體尚溫。切勿移動。靜候至明日此時。定有好意。遂與衆官住宮門前伺候。且說太宗睡到日暮時。覺渺渺茫茫。一雲兒。竟出五鳳樓前。只見一隻大鷄飛來。口中銜着一件東西。太宗平昔深喜佳鷄。見了。懽喜。定睛一看。心上轉驚道。奇怪。此鷄乃是魏徵奏時事。我匿死懷中之物。爲甚又活起來。忙去捉他。那鷄兒忽然不見。口中所銜之物。墜於地上。太宗拾起看時。却是一封書柬。封面上寫着人曹官魏徵書奉判兄崔公。下註云。崔珏係先朝舊臣。伏乞陛下。下面致此書。以祈回生。太宗看了。懽喜。把書袖了。向前行去。好一個大寬闊的所在。又無山水。又無樹木。正在驚惶。見有一個人走將來。高聲叫道。大唐皇帝往這裏來。太宗聞言。抬頭一看。那人紗帽藍袍。手執象笏。脚穿一雙粉底皂靴。走近太宗身邊。跪拜路傍。口稱陛下。敕臣失誤。遠迎之罪。太宗問道。卿是何人。是何官職。那人道。微臣是崔珏。存日曾在先皇駕前。爲禮部侍郎。今在陰司爲酆都判官。太宗大喜。忙將玉手挽起來。道。先生遠勞。朕駕前魏徵有書一封。欲寄先生。却好相遇。崔判官問書在何處。太宗在袖中取出。遞與崔珏。崔珏接來。拆開看了。說道。陛下放心。魏人曹書中。不過要臣放陛下回陽之意。且待少頃。見了十王。臣送陛下還陽。重登玉闕便了。太宗稱謝。又見那邊

走兩個軟翅的小官兒來，說道：閣下有旨，請陛下暫在客館中寬坐一回，候勘定了隋煬帝一案，然後來會。太宗道：隋煬帝還沒有結卷麼？二吏道：正是。太宗對崔瑀道：朕正要着隋煬帝這些人，煩崔先生引去一觀。崔瑀道：這使得。大家舉步前行，忽見一座大城，城門上邊寫着幽明地府，鬼門關七個大字。崔瑀道：微臣在前引着陛下，下去恐有污穢相觸，願太宗入城，順街而行。看那些人蓬頭跣足，好似乞丐一般，走了里許，只見道傍邊走出先帝李淵，後邊隨着故弟元霸，太宗見了，正要上前叩拜，父皇轉眼就不見了。又走了幾步，忽見建威引着元吉、黃太歲而來，大聲喝道：世民來了，快還我們命來。崔判官忙把象笏擊起，說道：這是十殿閻君請來的，不得無禮。三人聽了，條然不見。太宗問道：覆讓李密王伯當、羅士信想還在此。崔瑀道：他們早已托生太原、荊州數年矣。還要問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在何處，只見一座碧瓦樓臺，共是壯麗，外面望去，見裏面環珮叮嚀，仙香奇異，正在凝神之際，見三個長大漢子，後面有七八個青面獠牙鬼使押着崔瑀道：陛下果認得那三個麼？太宗道：有些面善，只是叫他不出口。崔瑀道：那第一個披豬皮的是宇文文化，第二個穿牛皮的是宇文智及，第三個穿狗皮的是王世充。他們俱定了案，萬劫爲豬牛狗時，受後來的千刀萬剮，以償生前弑逆之罪。正是

有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太宗正在那裏觀看，聽見兩邊人說道：又是那一案人出來了。崔瑀看是何人，見一對青衣童子，執着幡幡寶蓋，笑嘻嘻的引著一個後生皇帝，後面隨著十餘個紗帽紅袍的兩個官吏隨着。崔瑀道：叫張寅翁，這是一個什麼人？那官吏說道：是隋煬帝的宮女朱貴兒，他生前忠烈，罵賊而死，曾與楊廣馬上定盟，願生生世世爲夫婦。後面這些是從亡的袁寶兒、花伴、鴻、謝天然、姜月仙、梁榮、娘、薛南、哥、吳絳仙、安娘、香娘、月寶等，朱貴兒做了皇帝，那些人就是他。的臣子，如今送到玉霄宮去修真正一紀，然後降生王家。太宗聽了，笑道：朕聞朱貴兒等蓋難之時，表表精靈，至今迷之，猶爲爽快，但生爲天子，不知是在那個手裏。又見兩個鬼卒，引著一個垂頭喪氣的煬帝出來，後面跟着三四個黑臉凶神。崔瑀又問跟出來的鬼吏，押他到那裏去。那鬼吏答道：帶他到轉輪殿去，有弑父弑兄一案未結，要在畜生道中受報。待四十年中，洗心改過，然後降生陽世。改形不改姓，仍到楊家爲女，與朱貴兒完馬上之盟。崔瑀問道：爲何頂上白綾還未除去？鬼吏道：他日後託生帝后，受用二十餘年，仍要如此結局。崔瑀點頭。太宗道：煬帝一生殘虐害民，淫亂宮闈，今反得爲帝后，難道淫亂殘忍，到是該的。崔瑀道：殘忍之劫，數至若茲，此地自然降罰。今爲妃后，不過完貴兒盟言。太宗正要細問，見一吏走來對太宗道：十王爺有請。太宗忙走上前，早有兩對提燈照著十位閻王降階而至，控背躬身迎接。太宗謙讓，不敢前行。十



王道：陛下是陽間人王，我等是陰間鬼王，分所當然。何須過讓？太宗道：朕得罪陛下，豈敢論陰陽人鬼之道？遜之不已。太宗前行，進入森羅殿上，與十王禮畢，坐定。秦廣王拱手說道：先年有個涇河老龍，告陛下許救，而終殺之，何也？太宗道：朕當時曾夢老龍求救，實是允他生全，不期他犯罪當刑，該人曹官魏徵處斬，朕宜魏徵在殿下墓，豈知魏徵倚案一夢而斬，這是犯王罪，犯當死，又是人曹官出沒神機，豈是朕之過咎？十王聞言，伏禮道：自那老龍未生前，前南斗生死簿上已註定該殺于魏人曹之手，我等皆知，但是他折辯定要陛下來此三曹對質，我等將他送入輪藏轉生去了，但令兄建成，令弟元吉，且夕在這裏哭訴陛下害他性命，要求質對，請問陛下這有何說？太宗道：這是他弟兄合謀要害朕躬，假冒奪親，使黃太歲來刺朕，若非尉遲敬德相救，則朕一命休矣，又使張尹二妃設計挑唆父皇，若非父皇仁慈，則朕一命又休矣，置鴆酒於普救禪院，滿斟歡飲，若非飛燕遺絨相救，則朕一命又休矣，屢次害朕不死，那時又欲提兵殺朕，朕不得已而救死，勢不兩立，彼自陣亡於朕，何與？昔項羽置太公於俎上，以示漢高，漢高曰：願分吾一杯羹，為天下者不顧家，父且不顧，何有於兄弟？願王察之。十王道：吾亦對令兄弟反覆醜論，無奈他執訴愈堅，吾暫將他安置開散，俟他時定候。今勞陛下降臨，望乞恕我等催促之罪。官畢，命掌生死簿判官，快取簿來看。唐王陽壽大祿該有多少？崔判官急轉司房，將

天下萬國之王天祿總簿一看，只見南贖都洲大唐太宗皇帝註定貞觀一十三年，崔判官看了，吃了一驚，急取筆蘸墨，將一筆上添上兩畫，忙出來將文簿呈上。十王從頭一看，見太宗名下註定三十三年，十王又問陛下登基多少年了？太宗道：朕即位已經一十三年。十王道：陛下還有二十年陽壽，此一來已是對案明白，請還陽世。太宗聽見恭身稱謝。十王差崔判官朱太尉送太宗還魂。太宗謝別出殿，朱太尉執着一枝引魂幡，在前引路，只見一座陰山，覺得凶惡異常。太宗道：這是何處？崔判官道：這是枉死城，前日那六十四處烟塵草寇，乘好漢頭目，枉死的鬼魂都在裏頭，無收無管，又無錢鈔用度，不得超生。陛下該賞他些盤纏，纔好過去。太宗道：朕空身在此，那裏有錢鈔？崔判官道：陛下下的朝臣尉遲恭有制錢三庫，寄存在陰司。陛下若肯出名立一契，小判作保，借他一庫，給散與這些餓鬼，到陽間還他，那些冤鬼便得超生。陛下可安然竟過。太宗大喜，情願出名借用。崔判官呈上紙筆，太宗遂立了文書。崔判官袖着將到山邊，聽得神鬼哭亂，哄哄擁出許多鬼來，盡是拖腰折臂，也有無頭的，也有無脚的，衆都喊道：李世民來了，還我命來！太宗嚇得膽戰心驚，抱住崔判官，崔判官道：你們不得無禮，我替大唐皇帝借一庫銀子的票兒在此，你們去叫那魔頭來領票去支付分給便了。唐皇爺陽壽未終，到陽間去還要做水陸道場，超度你們哩。衆鬼聽了，如飛去叫那魔頭來，崔判官吩咐了，把票兒付

與魔頭衆鬼歡喜而去。三人又走了里許。見一條青石大橋滑潤無比。太宗向橋上走去。剛要下橋。聽得天庭一個霹靂吃了一驚。跌將下來。忙叫道：「跌死我也。跌死我也。」開眼看時。見太子嬪妃都在傍伺候。太子忙傳魏徵等。魏徵走近御牀。牽衣說道：「好了。陛下回陽了。太宗醒了片時。太醫進定心湯吃了。站起身來。魏徵問道：「陛下到陰司果會見崔珏。太宗點頭道：「虧他護持。便將幽夢所見。細細述與衆人聽了。衆人拜賀而出。太宗即傳旨。宣隱靈山法師。唐三藏。寶德。至京。天使到時。寶德已圓寂四五天了。便隨着唐三藏到京。建水陸道場。超度幽魂。又命以金銀一庫。還財。莊恭辭不受。太宗再三勉諭。敬德拜受而出。庫吏將銀盤交敬德。照缺了五百貫。庫吏驚惶。只見梁上墮下一帖。取視之。乃大業十二年。敬德打鐵時。支付壽生票也。聞者奇異。太宗在宮中。調養了三四天。御體比前愈覺強健。不期被火焚了大盈庫。魏徵道：「天災流行。皆在宮中。陰氣抑鬱所致。乞將先帝所御老嬪妃。盡行放出。太宗見說。深以爲是。即將老宮女盡數放出。復有三千餘人。連張尹二妃。亦出宮歸家。宮禁爲之一空。遂差唐儉往民間。點選良家女子。年十四五歲者。止許百名。預使太常少卿。顧孝孫教習音樂。將近四五月。唐儉選秀女回來。太宗散給後宮。止選武媚娘爲才人。安頓福祿宮。日後肯寵無比。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覺與蕭后天淵。朱貴兒等忠烈久已揭過。今從太宗魂遊地府。目擊勸場帝一案。或現帝王宰官身。或現婦女畜生身。類之倒之。以彰報應。以踐盟誓。結上案者。正爲後文張本。作者苦心。幸勿草草閱過。

第六十九回 馬賓王香醪濯足 隋蕭后夜冥觀燈

詩曰 春到王家亦太穠 錦香繡月萬千重

笑他金谷能多大 差殺巫山只幾峯

屏燈照來真富貴 羊車引去實從容

祇愁雲雨終難久 若個佳人留得儂

宋時維揚秦君昭妙年遊京師。有一好友姓郭。載酒祖餞。界一殊色小環。至前令拜郭指之道。某郡主事。某所買妾也。辛君便航附達秦弗諾。郭懇之再三。勉從之。舟至臨清。天漸熱。夜多蚊。秦納之帳中同寢。直抵郡下。主事知之。取去。三日方謁謝道。足下長者也。弟昨已作簡。附謝郭公矣。此真不近女色之奇男子。還有商時九侯。有女色美而莊。重獻於村。奈此女不好淫。觸紉怒殺女而醢九侯。郭侯諫并烹之。此真不喜近男子之美婦人。是知男女好惡。原有解說不出的。太宗是個天挺豪傑。並不留情於色。慾不想長孫皇后仙逝。又選了武氏進宮。色寵傾城。歡愛無比。却說那武氏。他父親名士彥。字行之。住居荊州。高祖時。曾任都督之職。因天性恬淡。爲宦途所鄙。遂棄官回來。妻子楊氏。甚是賢能。年過四十無子。楊氏替他娶一鄰家之女。張氏。爲妾。月餘之後。張氏睡着了。覺得身上甚重。拿手一推。

却把自己推醒。自此成了娠孕。過了十月。時將分娩。行之夢見下密。特來拜訪云。欲借住十餘年。幸好生撫視。後當相報。爾來却是一步張氏。遂爾脫身。行之意是一兒。及看時却是女兒。張氏因產中犯了怯症。隨即身亡。武行之夫婦把這女兒萬分愛護。到了七歲。就請先生教他。討片先生見他面貌端麗。叫做媚娘。及至十二三歲。越覺妖醜異常。便與同學讀書的相通。茶餘飯罷。行步不離。又過年餘。是他運到。唐儉點選進宮。勅賜才人。性喜聰敏。凡諸音樂一習便能。敢作敢為。並不知宮中忌憚。太宗行幸之時。好像與家中知己一般。攪動手就叫他。攬他親他媚他。太宗從沒有這般光景經過。愈久愈覺魂消。因此時刻也少他不得。如今且說太子承乾。是長孫皇后所生。少有慧疾。喜聲色。敗獵馳騁。有妨農事。魏王名泰。太子之弟。乃韋妃所生。多才能有寵於帝。見皇后已崩。潛有奪位之意。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密結朋黨為腹心。太子知覺。陰通刺客。乾于承某。謀殺魏王。正值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朝廷。見太子暗劣。欲乘隙圖之。因勸太子謀反。太子欣然從之。遂將金寶以賂中郎將李安儼等。使為內應。不意太宗聞知。便把太子承乾。廢為庶人。侯君集等典刑。時魏王泰日入侍。太宗面許立為太子。褚遂良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太宗聞侍臣道。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於晉王。朕甚憐之。褚遂良道。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存亡所繫。願熟思之。且陛下

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職。今必立魏王。願先措設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流涕。因起入宮。想起太子二王。不覺懷恨填胸。擊牀大嘆。徐惠妃武才人問道。陛下有何悶事。發此長嘆。太宗把太子與魏王晉王之事說了。又道朕臨敵萬陣。屢犯艱危。未嘗稍掛胸臆。不意家室之間。反多狂悖。何以生為。徐惠妃道。陛下不定四海。征伐一統。得有今日。何苦以家政細務。常生憂戚。太宗道。妃子豈不知向日建成元吉。淫亂于前。二王欲步武于後。所為如此。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提于牀。拔佩刀欲自刺。武氏忙上前奪住道。陛下何輕易如此。不肯者已廢之。圖謀者亦未妥。何不收此蛤蚌。盡付漁人之利。晉王亦皇后所生。立之未為不可。徐惠妃道。晉王仁孝。立之為嗣。可保無虞。太宗聞言甚悅。即御太極殿。召羣臣說道。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嘆呼道。晉王仁孝。當為嗣。太宗遂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六。太宗謂侍臣道。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世法。晉王既立。極盡孝敬。上下相安。時維九月。正值秦叔寶母親九十壽誕。太宗親自臨幸。見瓊宅無堂。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手書仁壽堂。以賜之。又賜錦屏褥几杖等。徐惠妃賞賚亦甚厚。瓊上表申謝。太宗手詔道。卿處此蓋為太上皇后德。何事過謝。話分兩頭。却說有清河在平人。姓馬名周。號賓王。少孤貧好學。精于詩賦。落拓不為州里所敬。曾捕傳

州助教。口飲醇醪，不以講授爲務。刺史屢加咎責。周乃拂衣一于長安新宿豐市中。主人惟供諸商販。有失款待。賓王自己無聊，把青田石製漢將李陵一牌。戰國時孫贖一牌。供在桌上。沽酒飲醉了，便擊掉大哭道：「李陵呵！汝有何負，而使汝辱及妻孥？漢王何心，而使汝終于沙漠？」哭了一番，吃一回酒，又向孫贖的牌位哭道：「孫贖呵！汝何修未得，以致結怨于好友？汝何罪見招，以致顛覆于終身？」哭了又吃酒，總是處逆境之人。若狂若痴，好像擲下了東西，坐臥不安的光景。其激烈處，恨不化爲博浪椎，爲秦庭筑，爲田將軍淚，感憤處，恨不化爲斬馬劍，爲散盜車，爲荆軻匕首。因是不與世俗伍。一日遇見中郎，將常何，雖是武官無學，頗有知人之識，知馬賓王必成大器，延至家中，待爲上賓。一願翰墨之事，盡出其手。是時星變常異，下詔文武官極言得失。常何遂煩馬周，代陳便宜二十餘事，進上馬周旅邸無聊，袖了些杖頭，散步出門。那日恰是三月三日，約上巳佳節，傾城士女，皆至曲江祓禊，雜劇吹彈，旗亭都張燈結綵。馬周也到那裏去閒玩。上了店中，踞了一個桌兒，在那裏獨酌暢飲。那些公侯駙馬，帝王孫，都易服而來嬉耍。只見一個宦者，跟了幾個相和，許多僕從，也在座頭吃酒。見馬周飲得爽快，便對馬周道：「你這個狂生，獨酌村醪，這般有興，我有一瓶葡萄酒，在此贈與你吃了罷。」家人們把一瓶酒，送與馬周。馬周把酒揭開一看，看了有七十斤，香噴無比。把口對了瓶，飲了一回，飲下的瞥見桌邊有一

拌麵的瓦盆兒在，便把酒傾在裏頭。口中說道：「高陽知己，不意今日見之一頭說，一頭將雙襪脫下，把兩足在盆內洗濯。衆人都驚喊道：『這是貴重之物，豈可如此輕褻？』馬周道：『我何敢輕褻，豈不聞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會子云：『啟予足，啟予手。我何敢媚於上，而忽於下？』洗了抹乾了足，把盆擎起來，吃個罄盡。剛飲完時，只見七八個人，搶進店來，說道：『好了，馬相公在此了。』馬周道：『有何事來尋我？』常何家裏二人說道：『聖上宜相公進朝，原來太宗在宮，翻閱臣僚本章，見常何所上二十條，申說詳明，有裨政治，因思常何是個武臣，那有此學問，就出宮來召問常何。常何只得奏云：『是臣客馬周所代作。』太宗大喜，即著內監出來，宣召當時馬周見說，忙到常何寓中，換了衣衫靴帽，來到文華殿。太宗把二十條事，細細詳問。馬周抗詞質辯，一一剖悉。真個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太宗大喜，即拜他爲刺史之職，賜常何綵絹二十疋出朝。太宗即散朝進宮，行至鳳輝宮前，只見那裏笑聲不絕，便跟了兩個宮奴，轉將進去。見垂柳拖絲，佳境清幽，姹紫嫣紅，迎風弄月，別有一種賞心之境。聽見笑聲將近，一隊宮女奔出來，有的說：『打得好，竟像一隻紫燕斜飛。』有的說：『這般年紀，一些也不吃力，還似個孤鶩朝天，盤旋來往。』太宗叫住一個宮奴，問道：『你們那裏來，爲什麼笑聲不絕？』那宮奴奏道：『在倚春軒院子裏，看蕭娘打鞦韆耍子。』太宗道：『如今還在那裏打鞦韆，果打得好。』宮奴道：『打得好，如今還在那裏頑。』太宗見

說。即便行到鳳輝宮來下盤。偷眼見院子裏，站著許多婦女。在那裏望著大笑。看見鞦韆架上，站著一個女人。淺色小龍圍襖，一條松色長裙，扣了兩邊。中間繫著大紅緞褲。翻天的飛打下來。做一個蝴蝶穿花。又打起來。做一個丹鳳朝陽。改了個飢鷹掠食勢。撲將下來。真個風流嬌娜。體態輕狂。太宗正側著身子，掩在石屏間細看。只見一個宮奴，瞥眼看見忙說道：萬歲爺來了。那些宮奴一閃而散。太宗此時不好退出，只得走將進去。蕭后如飛下了架板。小喜忙把蕭后頭上，一幅縵帕，取了下來。又除下裙扣。蕭后直到太宗膝前，跪下說道：臣妾不知聖駕降臨，有失迎接。罪該萬死。太宗把手扶起道：蕭娘娘有興，尋此半仙之藥。蕭后道：偶爾排遣，稍解岑寂。有污龍日，實為惶悚。太宗攜著蕭后進宮，覺得異香馥郁。因坐下蕭后，泣對太宗道：妾以衰朽之妻，得蒙恩寵，實出意外。但生前常望眷顧，死後得葬於吳公臺下。妾願畢矣。太宗許諾。因說今日清明佳節，宮中張燈設宴。娘娘可同玩賞。蕭后道：今日清明民間都打掃墳墓。妾先帝墓無人祭掃，言之痛心。太宗道：朕當為置守塚三百戶，并撥田五頃，以供春秋祭祀。后隨謝恩。太宗道：少頃朕來宜你。又道為何適聞香氣。今却寂然。蕭后笑而不言。原來此香，乃外國製的結願香。在突厥可汗那裏帶來的。當下太宗回宮傳旨，宣蕭娘娘看燈。蕭后即喚小喜跟隨。來到太宗宮中朝見畢，與徐惠妃、武才人等相見了。太宗坐首席，蕭后坐左邊第一席。武才人因說

道：娘娘何不就與陛下同席。蕭后道：妾蒲柳質，強陪至尊，若非所宜。就是這席，還不該坐。太宗笑道：總是一家，不必推遜。於是坐定，行酒奏樂。至晚，合宮都張起花燈，光彩奪目。蕭后道：清明不過小節，怎麼宮掖間，這般盛設名燈。太宗道：朕自四方平定之後，凡遇令節，與除夜，上元，一樣擺設慶賞。蕭后道：金翠光明，然同白晝，佳麗得緊。只是把那些燈焰之氣，消去了更妙。太宗問蕭后道：朕之施設，與隋主何如。蕭后笑而不答。太宗固問，蕭后道：彼乃亡國之君，陛下乃開基之主，奢儉固自不同。太宗道：奢儉到底各具其一。蕭后道：隋主享國十餘年，妾常侍從，每逢除夜，殿前與諸院，設火山數十座，每山焚沉香數車，火光若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其香遠聞數十里。一夜之中，則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二百餘石，殿內宮中，不然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顆，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外國獻明月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猶徑三寸，一珠之價，值數十萬金。今陛下所設，無此珠寶，殿中燈燭，皆是膏油。但覺煙氣薰人，實未見其清雅。然亡國之事，亦願陛下遠之。太宗口雖不言，遙思良久，心服隋主之華麗。適夜光珠、明月寶，改日當為娘娘致之。于是觥籌交錯，傳杯弄盞，足有兩更天。武才人看那蕭后無限抑揚婉轉，丰韻關情處，竟不似五十多歲的光景。暗想他那種事兒，不知還有許多勾引人的伎倆。蕭后亦只把武才人細看，越看越覺醜陋。但無一種窈窕幽閒之意。徐惠妃與樂妃，見他三人頽成一塊。

俱推更衣。各悄悄的散去。蕭后亦要辭出。時太宗挽着蕭武二人說道。且到寢室之中。再看一回燈去。未知後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從來有正史。卽有野史。正史傳信不傳疑。野史傳信亦傳疑。并軼事亦傳之。故耳聞目視之事。正史所有人。人能道之。不足爲異。若耳所未聞。目所未觀之事。人聞之。見之。未有不驚駭。爲後人之譏。前人也。不知皆野史中之確有所見。確有所聞之軼事也。此回中寫馬周洗足。蕭后賞燈。看者安得不疑。然皆史中之可據者。但描寫曲盡如豔花錦簇。引人觀玩不了。此文人之妙筆也。

又評 此回中以武媚娘爲李元遜後身。以見媚娘後日敗唐爲周殺唐子孫殆盡。非無因也。此正作者苦心之處。

第七十回 隋蕭后遺鞭歸墳 武媚娘披緇入寺

詩曰 治世須憑禮法場 聲名一裂便乖張

已拚流毒天潢內 豈情邀寵帝子傍

國是可勝三嘆息 人言不恤更籌量

千秋莫道無金鑑 野史稗官話正長

人之遇合分際。自有定數。隨你極是智巧。揣摩世事。懲則屢中的。却度量不出。蕭后在隋亡之時。只道隨波逐浪。可以快活幾時。何知許多狼狽。今年將老矣。轉至唐帝宮中。雖然原以禮貌相待。却是身不由己。今日太宗突然臨幸。在婦人家最難得之喜。他則不然。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豈是雲。曉得太宗寵一個如花似玉的武媚娘。自知

又不能減了一二十年年紀。反老還童起來。與他爭上去。故此太宗雖然一半。覺得付之平淡。不想被太宗看燈接去。通宵達旦。媚娘見他風流可愛。便生起妬忌心來。却極力的掬撮太宗冷淡了他。又把兩個蠢宮奴換了。去與太宗幸了。因此蕭后日常飲恨。眉頭不展。憑你佳詞美味。拿到面前。亦不喜吃。卽使清歌妙舞。却也懶觀。時常差宮奴去請小喜到來。指望說說隱情。那武才人却又奸滑。叫兩個心腹跟了他。裏腸難吐。彼此鬱悶。一番卽便別去。蕭后只得自嘆自嘆。擁衾而泣。染成怯症。不多幾時。卒于唐宮。太宗聞知。深爲惋惜。厚加殮殮。詔復其位號。諡曰愍。使行人司以皇后鹵簿扶柩到吳公臺下。與隋煬帝合葬。小喜要送至墓所。武才人不許。只得回宮。武才人因蕭后已死。慙喜不勝。弄得太宗神魂飛蕩。常餌金石。會高士廉卒。太宗將往哭之。長孫無忌褚遂良諫道。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爲宗廟社稷自重。太宗不聽。無忌中道伏臥流涕固諫。太宗乃還入東苑南亭。而哭涕下如雨。遂命圖畫功臣二十四人於凌烟閣。列其姓名爵里。已故者畫。遺者勅得一疾。太醫說催鬚灰可療。太宗親自剪鬚爲之。和藥。勅頓首泣謝。太宗又因勸妻袁紫煙近遊。姬妾甚少。恐他無人侍奉。意欲選一二宮奴。賜他作伴。勸再三辭謝。太宗道。朕爲社稷非爲聊也。何須遜謝。卽日著內監選兩個有年紀的宮奴。賜與李勣不提。時太白屢嘗見太史令占道。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

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聞言深惡之。一日會諸武臣宴於宮中。行酒令使言小名。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自言小名五娘。其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遂坐誅。因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淳風對道。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有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太宗道。疑似者盡殺之何如。淳風對道。天之所命。人不能違。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况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或者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若得而殺之。天或更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聽言乃止。心中雖曉得才人姓武有礙。但見媚娘性格柔順。隨你胸中不耐煩。見了他就回嗔作喜。頃刻不忍分手。因此雖放在心上。亦且再處。武才人也曉得大臣的議論。諒天子意思。必不加刑。但欲遷避。恨無其策。日復一日。太宗因色慾太深。害起病來。那太子晉王朝夕入侍。瞥見武才人顏色。不勝駭異。道。怪不得我父皇生這場病。原來有這個尤物在身邊。夜間怎能個安靜。意欲私之。未得其便。彼此以目送情而已。一日晉王在宮中。武才人取金盆盥水。捧進晉王盥手。晉王看他臉兒妖豔。便將水洒其面。戲吟道。

怎憶巫山夢裏魂。陽臺路隔恨無門。

斯時武才人亦即順口吟道。

未曾錦帳風雲會。先沐金盆雨露恩。

武才人道。陛下聞知取罪不小。晉王笑道。我今與你也是天緣。何人得知。武才人扯住晉王御衣泣道。妾雖微賤。久侍至尊。今日欲全殿下之情。遂犯私通之律。倘異日嗣登九五。置妾於何地。晉王見說。便矢誓道。倘宮車異日宴駕。册汝爲后。有違誓言。天厭絕之。武才人叩謝道。雖如此說。只是廷臣物議不好。倘皇爺要加罪於妾身。何計可施。晉王想了一想道。有了。倘父皇著緊問你。你須如此如此說。自可免禍。又可靜以待我了。武才人點首。晉王乃解九龍羊脂玉鈎贈武才人。才人收了。隨即別出。時京中閑試。放榜未定日期。太宗病間。召李淳風問道。今歲開科。取士不知狀元的係何地何人。料卿必知。淳風道。臣昨夜夢入天廷。見天榜已放。臣看完。只見迎榜者出來。他彩旗上面有詩一首。太宗道。詩句怎麼樣說。淳風道。臣猶記得。遂朗吟。

美色人間至樂春。我淫人婦婦淫人。

色心若起思亡婦。遍體蛆蟻滅色心。

太宗聽了說道。詩後二句。甚不解其意。不知何處人。什麼姓名。淳風道。聖天子洪福不淺。今科三鼎甲。乃是忠直之士。大有裨於社稷。姓名雖知。不便說出。恐洩漏於臣。上帝震怒不淺。乞陛下賜臣於密室。寫其姓名籍貫。封固盒中。俟揭榜後。開看便知。太宗叫太監取一個小盒。淳風寫了。封在盒內。太宗又加上一封。藏于櫃中。淳風辭了出來。不日開榜時。太宗取櫃中李淳風寫的一對。却是狀元狄仁傑。山西太原人。榜眼略賓王。浙江義烏人。探花李日知。

京兆萬年人。不勝駭異。始信淳風所言非誑。識數之言必准。因思今已如此大病。何苦留此餘孽。爲禍後人。便對才人武氏說道。外廷物議。道你姓應圖讎。你將何以自處。武才人跪下泣奏。道妾事上有年。未嘗敢有違誤。今皇上無故。一旦置妾于死。使妾含恨九泉。何以瞑目。况妾當時同百人選進宮。蒙皇上以衆人爲宮娥。妾獨賜爲才人。受恩無比。今日若賜妾死。反爲他人笑話。望陛下以好生爲心。使妾披剃入空門。長齋拜佛。以祝聖躬。以修來世。垂恩不朽。說罷大慟。太宗心上原不要殺他。今見他肯削髮爲尼。不勝大喜。道你心肯爲尼。亦是萬幸的事。宮中所有。快即收拾回家。見父母一面。隨即來京。賜于感業寺削髮爲尼。武才人同小喜謝恩。收拾出宮。正是

玉龍且脫金鈎網 試把于思付與誰

時武士獲。聞知媚娘要出宮爲尼。忙差人去接到家中。相聚家人領命。不多幾日。接到家中。楊氏母親見媚娘當年怎麼樣進宮。今日這般樣出來。不覺大哭一場。小喜亦思帶起父母死了。如今要見他。怎能成了。亦哭了一場。大家拜見過武媚娘。道。聞得父親過繼。三思姪兒。怎麼不見。楊氏道。他怎比當初。近來准日有許多朋友。不是會文。定是講學。日日在外面。吃得大醉回來。媚娘道。我忘記今年幾歲了。楊氏道。當年你父親過繼他來時。已是三歲。如今已一十五歲了。看去像個人。不知他胸中如何。正說時。只見武三思半醉的進來。楊氏道。三思。你家姑娘回來了。快

來拜見。媚娘與小喜忙起身。與三思見了禮。三思道。姑娘在宮中受用得緊。爲什麼朝廷聽信那廷臣之議。把姑娘退出宮來。却要削髮爲尼。這皇帝也算無情了。虧他捨得放你出來。媚娘止不住落下淚來。三思道。姑娘你不要愁煩。我看那些尼姑到快活。並無憂愁。媚娘心。上初出宮的時節。到覺難過。今見了三思相貌。嬌好也就罷了。吃了夜飯。三思見父母與小喜走開。即走近媚娘身邊。帶醉的說道。姑娘。我看你好股青絲髮的。日後怎捨得剃將下來。媚娘因是自家骨肉。又見他年紀幼小。撲在懷裏。三思道。姑娘睡在那裏。媚娘道。就在母親房內。三思道。我有許多話要問姑娘。今夜我陪姑娘睡了罷。媚娘道。有話待我母親睡着了。你可以進房來說。三思道。如此却切記不要門了門。媚娘點點頭兒。那夜武三思。候父母睡著。悄悄挨進媚娘房中。過了幾日。武士獲恐怕弄出事來。只得打發媚娘小喜出門。武三思送了一二里。媚娘悄悄對他說。道。姪兒。你若憶念我。到了考試之期。竟到感業寺中來會我。三思唯唯。洒淚而別。在路上行了幾日。到了感業寺中。那庵主法號長明。出來接了武媚娘與小喜進去。見媚娘千嬌百媚。花枝般一個佳人。又見小喜年紀。雖有二十四五。丰神綽約。也不是安靜主顧。想道。如此風流樣子。怎出得家。領到佛堂中。四五個徒弟在那裏動响器。長明老尼。叫武媚娘參拜了佛。使與他祝了髮。小喜也改了打扮。佛前懺悔。過停了音樂。各人下來見禮。小喜看到第四個。宛如女真



菴裏二師父。心裏是這般想。因初相見不好說破。大家定睛看了一回。長明道。這四個俱是小徒。指着懷清道。這位是去歲冬底來的。就領武夫人進去。說道。這兩間是夫人喜姐住的。房間壁就是這位四師父的臥室。媚娘聽了。暫時收拾。安心住着。到了黃昏時候。只見小喜笑嘻嘻的走進來。媚娘道。你這個女兒。倒像慣做尼姑的。到這個地位。還有什麼好笑。小喜道。夫人不知。那位四師父。就是女真庵李夫人的妹子。懷清是我認得的。剛纔不好叫出來。如今在他房裏。問了別後的事情。故此好笑。媚娘道。什麼女真庵李夫人。小喜把當初隨蕭后回南上墳到女真庵與隋南陽公主。秦狄夏李四位夫人相會。說了一通。媚娘道。如此說他好了。爲什麼又到這裏來。小喜道。濮州連歲飢荒。又染了疫症。秦夏李三位夫人。相繼病亡。他被一個土子契了。要同到京。不想中途土子被盜殺了。他却跳在水中。被商船上救了。帶至京都。送在此地暫寓。媚娘道。他們果有人來往麼。小喜道。他說有個姓馮的表弟。住在藍橋開張藥舖。常來走走。媚娘點點頭兒。一日媚娘正在佛堂內。看懷清寫對。聽得外面叩門。恰好長明老尼不在庵中。領衆徒到人家念經去了。懷清出來。問道是誰。那人道。阿妹是我。懷清知是馮小寶。懷喜不勝忙開了進來。懷清道。爲什麼多時不來。馮小寶道。開得你們庵中。有甚麼朝廷送的武夫人。在此出家。故此我不敢來。今見寺門閉着。想是徒弟不在家。我悄悄來會你一會。懷清道。那武夫人在

堂中。你要去見見麼。那馮小寶跪了。懷清進來。見武夫人倚在桌上。看懷清寫的榜對。懷清道。五師父我們的兄弟在這裏。看我見個禪兒。媚娘掉轉身來一看。只見身軀寡弱。態度幽嫻。鼻倚瓊瑤。眸含秋水。眉不描而自綠。唇不抹而凝朱。生成秀髮。儘堪盤雲鬢。一窩天與嬌姿。最可愛桃花可頰。慢道落水中。暫夢欲卜巫山一段雲。

媚娘忙答一禮道。這個就是令弟麼。恰好小喜尋媚娘進去。小寶見了。也與他揖過。小喜問道。此位尊姓。懷清道。就是前日說的馮家表弟。小喜道。原來就是令弟。失敬了。說罷。懷清同着小寶。走到自己的房中。只見小寶走到桌邊。取一幅花箋。寫一絕道。

天賦癡情豈偶然  
相逢已自各相憐  
笑子好似花間蝶  
纔被紅迷紫又牽

懷清笑道。妾亦有一絕贈君。提起筆來。寫在後面道。

一觀芳容即耿然  
風流雅度信翩翩  
想君命犯桃花煞  
不獨郎憐妾亦憐

寫完。懷清出房。到廚下去收拾酒菜。同小寶在房中吃酒。頑耍。媚娘在房細想了一回。隨同小喜走到懷清房門首。悄悄立著。只聽得外面敲門聲響。聽得老師父領衆回來。媚娘便走進房。小喜出去開門。那懷清亦出來。只見長明領了四個徒弟。妻子背着經懺。懷清與那幾個說些閑話。小喜恐怕媚娘冷淡。即便歸房去。只見媚娘展開了鸞箋。

上寫道。

花蝴蝶與朝朝

花既多情蝶更妖

竊得玉房無限趣

笑他何福可能銷

從來樂事恨難長

條爾依回恣採香

討畫花神許多債

慢留幾點未親嘗

兩人正在那裏看詩。見懷清進來說道。武上師。你同六師

父到我房裏去談話。媚娘道。你有令弟在那裏。我怎好來。

懷清道。自古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何況你我。媚娘道。既如

此說。何不同到我房裏來坐坐。我泡好茶候候。懷清道。我

同六師父去挽他來。搗了小喜出房。不時先把酒饋送到。

小喜也先進來。媚娘道。你可曾拿我的詩麼。小喜道。詩在

案上。沒有人動。我剛纔在他房裏。見桌上。一幅字。也是什

麼。詩兒。被我袖在這裏。與夫人看。放了東西。在袖裏取

出來。媚娘接來細看。乃是懷清與小寶唱和的兩首絕句。

忽見懷清與小寶走進來。媚娘悄悄將詩領過。便道。四師

父。我在這裏。沒有破鉢。怎好相擾。懷清道。幾盞小菜。叫人

笑死。便將獨放在中間。叫小寶倒酒。坐了。自向媚娘對席。

叫小喜也坐在橫頭。大家滿斟細酌。狎邪嘲笑。飲酒歡樂。

不提。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疾甚。召長孫無忌。褚遂良。

徐勣。至榻前。說道。朕與卿等。掃除羣醜。費了無數經營。

始得歸於一統。今四方寧靖。正欲與卿等。共享太平。不意

二豎忽侵。魏徵房元。齡先我而去。近又喪我李靖。馬周。朕

今將分手。別無他囑。太子躬行仁儉。言動禮儀。可謂佳兒。

佳婦。卿等共輔佐之。說了大慟。無忌等拜謝道。陛下春秋

正宮。正好勵精圖治。今龍體偶不豫。何出此不祥之語。太

宗道。朕已預知。故為叮囑耳。諸臣辭了出宮。是夜上崩。太

子即位。是為高宗。顏白詔於天下。詔以明年為永徽元年。

時武氏在感業寺。聞之亦為之慟。泣後因太宗忌日。高宗

詣感業寺行香。恰值馮小寶在庵。迴避不及。長明無奈。只

得把小寶落了髮。高宗問及。說是姪兒。在土地堂裏出家。

纔來看我。高宗道。白馬寺中。田地甚多。徒衆甚少。朕給度

牒一紙與他。限他明日。即往白馬寺住劄。武氏見了高宗

大慟。高宗亦為之泣下。悄悄吩咐長明。叫武氏東爨。朕即

差人來取。囑咐了。即起行。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天下真無之事。寫得不好。令人厭觀。絕無之事。寫

得可聽。不覺聽之不倦。况真言而非絕無者乎。但寫之者。

從確見確聞中。釀花成蜜。寫出一段當時實事。不比淫詞

豔曲。為善者得善報。為惡者受惡報。昭然不爽。如蕭后在

陪時。何等作樂。末路何等結局。今日武后何等起手。已伏

後來何等收場。寫到極可笑處。正寫其極可憐處。豈真稗

官野史也哉。

原书空白页

# 繡像隋唐演義卷八

## 第七十一回

武才人蓄髮還宮  
秦郡君建坊遊寵

詞曰

景物因人成勝概。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閒驛地喜相逢。悲方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

信門前驚輅隘。別是人間花世界。座中無物不

清涼。情也在恩也在。流水白雲真一派。右調

天仙子

情癡楚慾。對景改形。原是極易爲的事。若論儲君。畢竟非

驗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從幼師傅誦養起

來。自然悉遵法則。不意邪癡之念。舉那點姦淫如醉如癡。

一專在五倫中喪心病狂。做將出來。反與民間惡魯火樹

銀毫。桑間濮上。尤爲更甚。今不說高宗到感業寺中行香

回宮。再說武夫人到了房中。懷清說道。夫人好了。皇爺駕

臨。特囑夫人蓄髮。便要取你回宮。將來執掌昭陽。可指日

而待。爲何夫人雙眉反蹙起來。媚娘道。宮中寵幸久已預

料。必來可自爲主。只是如今一個馮郎。反被我三人弄得

他削髮爲僧。叫我與你作何計籌之。懷清道。我們且不要

愁他。看他進來。怎麼樣說。只見馮小寶進房來。問道。你們

爲什麼悶悶的坐在此。小喜道。武夫人與四師父。在這裏

愁你。小寶道。你們好不癡呀。夫人是不曉得。我姐姐久已

聞知。我小寶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妻室。又不想上進。只想

在溫柔鄉裏過活。今日逢着夫人。難得懷清姐姐分愛。得

沾玉體。又兼喜姑娘幫襯。這種恩情。不要說爲你三人剃

了頭髮。就死亦不足惜。懷清道。只是出了家。難得婦人睡

在身邊。生男育女。小寶道。姐姐你不知那些婦人。巴不得

有個和尚。整日夜不放出來。武夫人道。若如此說。你將來

有了好處。不想我們的了。小寶道。是何言歟。若要如夫人

這般傾城姿色。世所罕有。卽如二位之尙。義情癡。亦所難

得。但只求夫人進宮時。攬撥朝廷。賞我一個白馬寺主。我

就得揚眉了。料想和尚沒有什麼官兒在裏頭。可以做得。

懷清道。你這話就差了。難道皇帝只是男子做得。或者武

夫人掌了照陽。也做起來。亦未可知。武夫人笑道。這且慢

與他爭論。只要你心中有我們。就勾了。小寶跪下。謂得道。

蒼天在上。若是我馮懷義。日後忘了武夫人。與懷清師父

小喜姑娘的恩情。天誅地滅。武夫人脫下一件汗衫。懷清

解下玉如意。小喜也脫一件粗衣。三件東西。贈與馮小寶。

正在叮嚀之際。只見長明執着一壺酒。老婆子捧了夜膳。

擺在桌上。長明道。馮師父。我斟一壺酒。與你送行。你不可

忘了我。論起剛纔。在大子面前。我認了你是個姪兒。你今

夜該睡在我房裏。纔是。但是我老人家。年紀有了。不敢奉

陪。只要你到白馬寺中去。收幾個好徒弟。來下。顧就是。快

些。啜杯酒兒。睡了。明日好到寺裏去。說了出房去了。小寶

與媚娘等。三人到五更時。聽見鐘聲響動。只得起身收拾。

大家下淚送別。懷義出菴不題。再說高宗過了幾日。卽差

官選納武才人。與小真進宮。拜才人爲昭儀。高宗歡喜不勝。亦是武昭儀時來運。至恰好來年就生一子。年餘又生一女。高宗寵幸益甚。王皇后蕭淑妃。恩眷已衰。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宮。昭儀陽爲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驚啼問左右。皆言皇后適來。此高宗大怒道。后殺吾女。昭儀也。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由是有廢立之意。高宗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于志寧於殿內。遂良道。今日之事。多爲宮中既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高宗道。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道。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道。朕佳兒佳婦。今已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道。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况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因置笏於殿階。免冠叩頭流血。高宗大怒。命宮人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獍。無忌道。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敢加刑。韓瑗因開奏事。泣涕極諫。高宗皆不納。隔了幾日。中書舍人孝義府叩開表。請立武昭儀。適李勣入朝。高宗道。朕欲立武昭儀爲后。前問遂良。以爲不可。子當何如。李勣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許敬宗從旁讀道。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况天子乎。帝意遂決。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命李勣贊禮。經册武氏爲皇后。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又貶愛州刺史。尋

卒。自後漕亂朝政。出入無忌。每與高宗同御殿閣聽政。中外謂之二聖。高宗被色昏迷。心反畏懼武后。卽差人封懷義爲白馬寺主。又令行人司。迎請母親來京。贈父武士義司徒。賜爵周國公。封母楊氏爲榮國太夫人。武三思等俱令面君。親賜官爵。置居京師。因恨王皇后蕭淑妃。令人斷其手足。投於酒壺中。道二賊奴在昔。罵我至辱。今待他骨醉數日。我方氣休。因此日夜荒淫。武后懷着那點初心。要高宗早過。便百般獻媚。高宗雙目枯眩。不能票本。百官奏章。卽令武后裁決。武后曾經涉獵文史。弄些聰明見識。凡事皆稱聖意。因遂加徽號曰天后。一日高宗因目疾枯寒。心下煩悶。因對天后道。朕與你終日住在宮中。目疾怎能得愈。聞得高山甚是華麗。朕與你同去一遊。開爽眼界。何如。天后亦因在宮中。時見王蕭爲祟。巴不能個出去遊幸。便道這個甚好。高宗令宮監出來說了。不一時鑾儀擺列了旂帳隊伍。跟了許多宮女。高宗同天后上了一個雙鳳鑾輿。坐下。天后道。文臣自有公務。要他們跟來做甚。只帶御林軍四五百就勾了。高宗遂傳旨大小文臣不必隨御。一應文臣便自回衙門辦事。鑾儀衛把那些旂帳齊整。整擺將出來。甚是嚴肅。在路曉行夜宿。逢州過縣。自有官員迎接供奉。不日已到嵩山。但見奇峯疊出。高聳層雲。野鳥飛鳴。齊歌上下。寺門前一條石橋。沸滾的長川。冲將下來。奈是秋杪的時候。只有紅葉似花。飄零石砌。又見那寺裏日宮月殿。金碧輝煌。只可恨那寺後一兩進小殿。被了

火災。還沒有收拾。因天已底暮。在寺門前看那紅日落照。遊了一回。便轉身上轎。天后呆坐了。仔細凝思。高宗道。御妻想什麼。天后道。聊有所思耳。因取鸞箋一幅。上寫道。

陪鑿游禁範

侍賞出蘭闈

雲掩攢峯蓋

霞低垂淚屏

日宮疏澗戶

月殿啓盛扉

金輪轉金地

香閣曳香衣

鐸吟輕吹發

幡搖薄露稀

昔遇焚芝火

山紅迎野飛

花臺無半影

蓮塔有金輝

寶賴能仁力

故資濟世威

慈緣與福緒

於此欲皈依

風枝不可靜

泣血竟何爲

高宗看天后寫完。舉起來念了一遍。贊了如此詞眼新黠。用意古雅。這是韓苑大臣應制之作。豈屬佳入游戲之筆。妙極妙極。行了數日。已到宮門首。幾個大臣來接。奏道。李勣抱病半月。昨夜三更時已逝矣。高宗見說。爲之感傷。賜諡貞武。其孫敬業。娶楊英公。高宗因天后斷事平允。愈加歡喜。天后覽臣工奏章。見內有薛仁貴討厥突餘黨。三箭定了天。因嘆道。幾萬雄師。不如仁貴之三箭耳。遂問高宗道。此人有多少年紀。高宗道。只好三十以內之人。天后道。待他朝見時。妾當觀他。高宗臨朝。薛仁貴進朝覆旨。天后在簾內私窺。見其相貌雄偉。心中甚喜。攬撥高宗以

小喜贈之。時天后設宴於華林園。宴其母榮國夫人。并三思。高宗飲了一回。有事與大臣會議去了。楊氏換了衣服。同天后三思。各處細玩園中景緻。但見

樓閣層出。樹影離奇。縱橫怪石。嵌以精甌。環池以憩。萬

片遊魚。紺樹鏤檀。視花光爲疏密。長根復道。依草態以

禁迴。既燠房之奧窔。亦涼室之虛無。乃登鹵閣。眺層邱。

條八窗之競開。洗萬壑之爭流。能不結遙情之杳。暨真

堪增逸興之悠悠。

遊玩一遍。榮國夫人辭別天后。升輿回第。三思俟楊氏去

後。換了衣服。也來殿上遊玩一遍。各自散歸。武后回宮不

提。且說沛玉名賢。周王名顯。因宮中無事。各出資財。相與

鬪雅爲樂。以衣輸贏。時王勃爲博士。年少多才。二王喜與

之談笑。每至鬪雅時。王勃亦爲之歎飲。因作鬪雅檄文云。

蓋聞曷日著名於列宿。允爲陽德之所鍾。登天垂象於

中孚。實爲翰音之是取。歷晦明而嗚。人能醒我步魂。

遇風而膠。最足增人情思。處宗窗下。樂興縱談。祖

邀床前。時爲起舞。背其形以爲幟。王朝有報曉之人。節

其狀以作冠。聖門稱好勇之士。棄鬪早。慶公子之安

全。齊境長鳴。知羣黎之生聚。決疑則薦諸卜。頻赦則設

於竿。附劉安之宅。以上升。遂成仙植。從宋卿之寔。而下

視。常伴小兒。惟爾德禽。固非凡鳥。文頂武足。五德見推

於田。饒。雜霸雄王。二寶呈祥於羸氏。適種首云祝。祝。化

身更號朱朱。蒼蠅惡得混其聲。蟋蟀安能竊其號。卽連

飛之有勢，何斷尾之足虞。體介距金，遊榮已極。翼舒爪奮，赴關奚辭。雖季郗猶吾大夫，而嵎柴隱若戴國。兩雄不其並立，一啄何敢自安。養威於棲自之時，愛惜在呼號之際。望之若木，時亦趾舉而志揚。應之如神，不覺尻高而首下。于村于店，見異己者，即攻爲鷄爲鵝。與同類者，爰勝爰資。烏勇率逐鷓鴣，縱衆寡各分。誓無毛之不拔，即強弱互異。信有喙之獨長，昂首而來。絕勝鶴立，鼓翅以往。亦類鷓鴣搏擊所施，可即用充公膳。翦降略盡，寧猶容彼盜啼。豈必命付庖廚，不啻魂飛湯火。羽書提至，驚聞鷓鴣之聲。血戰功成，快視鷹鷂之逐。于焉錫之，難甘爲其口而不羞。行且樹乃雞碑，將味其肋而無棄。倘遠雞寒之令，立正雞坊之刑。牝晨而索家者，有誅不復。同於歲貉，雌伏而敗類者，必殺定常。割以牛刀，此檄高宗見了檄文，使道二王調難。王勃不行諫諍，反作檄文。此乃交搆之際，遂斥王勃出沛府。王勃聞命，使呼舟省父於洪都。舟次馬當山下，阻風濤不得進。郡夜秋杪時候，一天星斗滿地霜華。王勃登岸觀，忽見一隻坐石磯上，鬚眉皓白，頰粉異常。遙謂王勃道：「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爲高會，若往會之，作爲文詞，足垂不朽。勝於鬪雞檄多矣。」勃笑道：「此距洪都爲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至。叟道：「茲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欲決行，吾當助汝清風一帆。勃方拱謝，忽失叟所在。勃回船，即促舟子發舟。清風送帆，條抵南昌。舟人叫道：「好呀，謝天地真個一帆風已到洪

州了。」王勃聽見，歡喜不勝。時宇文鈞新除江州牧，因知都督閣伯嶼有愛婿吳子章，年少俊才，宿構序文，欲以誘客。故此開宴賓僚。王勃與宇文鈞亦有世誼，遂更衣入謁。因邀請赴宴。勃不敢辭，與那羣英見禮過，即坐席。因他年方十四，坐之末席。笙歌迭奏，雅樂齊鳴，酒過幾巡，宇文鈞說道：「憶昔滕王元嬰東征西討，做下多少功業。後來爲此地刺史，牧民下士，極盡撫綏，黎庶不忘其德。故建此閣以爲千秋儀表。但可惜如此名勝，並無一個賢人，做一遍序文，鐫於碑石，以爲壯觀。今幸諸賢彙集，乞盡其才，以紀其事。何如？」遂叫左右取文房四寶，送將下去。諸賢曉得吳子章的意思，各各遜讓次第。至勃面前，勃欲顯己才，受命不辭。閣公心中轉道：「可笑此生年少不達，看他做什麼出來。」遂起更衣，命吏候於勃傍，看他做一句報一句。我自好處。王勃謔了一張書案，提起筆來，寫着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書吏謔真寫一句報一句。閣公笑道：「老生常談耳。」次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閣公道：「此故事也。」又報至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閣公即不語。俄而數吏查報至。閣公即領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矍然道：「奇哉此子，真天才也。」快把大杯去助興。頃而文成，左右報完。忽見其婿吳子章道：「此文非出自王兄之大才，乃贗筆也。」如不信，培能誦之。包你一字不錯。衆人大驚。只見吳子章從南昌故郡背起，直至是所望於羣公。衆人深以爲怪。王勃說道：「吳兄記誦之功，不減陸續諸人矣。但不

知此文之後。小弟豈有小詩一首。吳兄可誦得出麼。子章無言可答。抱慚而退。只見王勃又寫上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鸞能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朱簾暮捲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閻公與宇文鈞見之。無不贊美其才。贈以五百緡。才名自此益顯。卻說高宗荒淫過度。雙目眩暈。天后要他早早歸天。時刻伴着他。祖裏朝中事務。俱是天后垂簾聽政。一日看本章內。禮部有題請建坊。旌表貞烈一傳。天后不覺擊案的歎道。奇哉。可見此等婦人之沾名釣譽。而禮官之循聲附會也。天下之大。四海之內。能真正真烈者。代有幾人。設或有之。定是蠢然一物。不通無竅之人。不是爲勢所逼。卽爲義所束。閻閣之中。事變百出。掩耳盜鈴。誰人守着。可笑這些男子。總是以訛傳訛。把些銀錢。換一個牌坊。假裝自己的體面。與母何益。我如今請貞烈建坊的。一概不准。卻出一詔。凡婦人年八十以上者。皆版郡君。賜宴於朝堂。難道此旨不好。是前朝遂寫一道旨意。於禮部。願論天下時。這些公侯附馬。以及鄉紳婦女。聞了此旨。各自高興。寫了履歷。年庚。遞進宮中。天后看了一遍。足有數百。天后揀那在京的。年高者。點了三四十名。定於十六日到朝堂中。赴宴。至日。席設於寶華殿。連自己母親榮國夫人。亦預宴。

時各勳感大臣的家眷。都打扮整齊而來。獨有秦叔寶的母親。年已一百有五。與那張東之的母親。滕氏。年登九十有餘。皆穿了舊朝服。來到殿中。各各朝見。過賜坐飲酒。天后道。四方平靜。各家官兒。俱在家靜養。想精神愈覺健旺。秦太夫人答道。臣妾聞事君能致其身。臣子遭逢明聖之主。知遇之榮。不要說六尺之軀。朝廷養。卽彼之寸心。亦不敢忘寵眷。天后道。令郎令孫。都是事君盡忠。豈不是太夫人訓誨之力。張東之的母親。道。秦太夫人。壽容。竟如五六十歲的模樣。百歲坊。是必娘娘勸建的了。榮國夫人道。但不知秦太夫人。正誕在於何日。妾等好來舉觴。秦母道。這個不敢。賤誕是九月二十三日。况已過了。酒過三巡。張母與秦母等。各起身叩謝天后。明日秦叔寶父子。暨張東之輩。俱進朝面謝。天后又賜秦母建坊於里第。匾曰。福壽雙高。此一時絕勝。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從來婦人能爲天子。有天下乎。自古以來。惟武氏一人而已。武氏之能爲天子。有天下者何。賴李勣許敬宗之言。高宗遂廢皇后淑妃。而立武氏爲皇后也。高宗之能廢此立彼者何。其禍不始於聽李許之言。而在武氏蓄髮還宮一段。此履霜之始也。高宗喪心滅倫。而武氏又蠱惑之。穢亂不堪。道以亂天下。嗚呼。此皆天也。貞觀十一年秋。洛水盈溢。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爲昭儀。越一月而入寢殿。夫水陰象也。天已告之矣。人君不察。而罹此大禍。讀史者曰。麟德以前之天下。帝與武氏共



之麟德以後之天下。悉為武后有之。可不惜哉。此回較正史尤為詳悉。

第七十二回 張昌宗行懣幸太后

馮懷義建節撫頑貞

詩曰 春風着處惹相思 總在多情寄綠枝

莫怪啼鴛盡繡幕 豈憐佳樹繞遊絲

盈盈碧玉含嬌目 鳥與文姬下嫁時

博得回眸舒一笑 憑他見慣也魂癡

諺云飽煖思淫慾。是說尋常婦人。若是帝后。為天下母儀。

自然端莊沉靜。無有邪淫的。乃古今來。卻有幾個秦莊襄

后。晚年淫心愈熾。時呂呂不韋入甘泉宮。不韋又覺嫪毐

用計詐為閹割。使嫪毐如宦者狀。后愛之。後被殺。不韋亦

車裂。漢呂后亦召審食其入宮與之私通。竹夏侯氏至與

小使牛金通。而生元帝。流穢宮內。遺譏史策。可惜月下老

佈置姻緣。何不就揀這幾個配偶。使他心滿意足。難道他

還有什麼癡癡想。如今再說天后在宮中淫亂。見高宗病人

膏肓。歡喜不勝。一日高宗苦頭重。不堪舉動。召太醫秦鳴

鶴診之。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欲高宗疾愈。怒道

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高宗道。但刺之未必不佳。

乃刺二穴。出少血。高宗道。吾日似明矣。天后舉手加額道。

天賜也。自負綵百疋。以賜鳴鶴。鳴鶴叩頭辭出。戒帝靜養。

天后好像極愛惜他。時伴着依依不捨。豈知高宗病到這

個時。還不肯依着太醫去調理。還要與天后親熱。火升起

來。旋即駕崩。在位三十四年。天后忙召大臣裴炎等於朝

堂。册立太子英王顯為皇帝。更名哲號曰中宗。立妃韋氏

為皇后。詔以明年為嗣聖元年。尊天后為皇太后。擯后父

韋元貞為豫州刺史。政事咸取決於太后。一日韋后無事

在宮中理琴。只見太后一個近侍宮人名喚上官婉兒。只

有十二三歲年紀。相貌嬌艷。性格和順。生時母夢人界大

秤而生。道使此女稱平天下。後顏通文墨。有記誦之功。偶

來宮中。問與韋后見了。便問道。太后在何處。你卻走到這

理來。婉兒道。在宮中細酌。我不能進去。故步至此。韋后道。

豈非馮武二人耶。婉兒點頭不語。韋后道。你這點小年紀

就進去。何妨。婉兒道。太后說我這雙眼睛最毒。再不要我

看的。韋后道。三思。猶可。那禿驢何所取焉。正說時。只見中

宗氣忿忿的走進宮來。婉兒即便出去。韋后道。朝廷有何

事。致使陛下不悅。中宗道。幽纒御殿。見有一侍中缺出。朕

欲以與汝父。裴炎固爭。以為不可。朕氣起來。對他們說。我

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裴炎俱為默然。

韋后道。這事也沒要緊。不與他做也罷了。只是太后如此

淫亂。奈何。聽見馮武。又在宮中喫酒頑。中宗道。詩上邊

說有子七兮。莫慰母心。母要如此。叫我也沒奈何。韋后道。

你到這有這等度量。只是事父母幾諫。寧可悄悄的諫他一

番。中宗道。不難。我明日進宮去。與他說。到了明日。中宗朝

罷。先有宮監將中宗要與韋元貞為侍中。并欲與天下。與

婢退後悄悄奏道。母后恣情。不過一時之樂。恐萬代後青史中不能爲母隱耳。望母后早察。太后正在含怒之際。見他說出這幾句話來。又惱又慚。便道。你自幹你的事罷了。怎麼毀謗起母來。怪不得你要將天下送與國丈。此子何足與事。遂召斐奕煥中宗爲庶王。還於房州封豫王。且爲帝。號曰睿宗。居於別宮。所有宮內大小政事。咸決於太后。睿宗不得與聞。太后又遷中宗於均州。益無忌憚。心甚寬暢。又知宗宰大臣怨望。心中不服。欲盡殺之。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稱旨者。不次除官。用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共撰羅織經一卷。教其徒網羅無辜。中宗在均州聞之。心中備備不安。仰天而祝。因拋一石子於空中道。我若無意外之虞。得復立位。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枝。勾掛中宗大喜。韋后亦委曲護持之。中宗道。他日若復帝位。任汝所欲。不汝制也。這是後事不提。且說洛陽有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二人。他父親原是書禮之家。一日因科舉到京。應試。寓在武三思左近。恰好三思與懷義不睦。要奪他寵愛。遂薦昌宗兄弟於太后。不願。卻說懷清見懷義到白馬寺裏去。料想他不能個個就來。適有一睦州客人陳仙客。相貌魁偉。更兼性好邪術。懷清竟蓄了髮。跟他到睦州。那寺側毛皮匠也跟他做了老人家。恰直那年睦州亢旱。地裏忽裂出一個池來。中間露出一條石橋。橋上刻着懷仙兩字。人到池邊照影。一生好歹。都照出來。因此懷清夫妻也照照。那知池中現出竟如天子皇后打扮的。並肩而立。懷清深以爲

怪。對仙客道。橋上懷仙二字。合着你我之名。又照見如此模樣。武媚娘可以做得皇帝。難道我們偏做不得。遂與仙客開起一個崇義堂來。只忌牛犬。又不喫齋。所以人都來皈依信服。男人懷清收爲徒。女人仙客收爲徒。不上一兩年。竟有數千餘人。懷清自立一號曰碩貞。揀那些精壯俊俏後生。多教了他法術。皆能呼風喚雨。不期被縣尹曉得了。要率兵來捕他。那些徒弟們慌了。報知陳仙客。碩貞真見說。選了三四百徒弟。擁進縣門。把縣尹殺了。據了城池。舉起黃旗。自稱文佳皇帝。仙客稱崇義王。遠近州縣。望風納款。揚州刺史陰潤。只得申文報知朝廷。是日太后聞着無事。恰值差人去請懷義。在宮中二雅軒宴飲。見了奏章。太后微笑道。天下只道惟我在。女子中有志敢爲。可謂出類拔萃者矣。不意此女亦欲振起巾幗之意。擅自稱帝。懷義道。莫非就是睦州文佳皇帝陳碩貞麼。前日有兩個女尼對臣說。那陳碩貞凶勇無比。說起來。就是咸業寺裏懷清。未知確否。正說時。只見象州刺史薛仁貴。申文請發兵討陳碩貞。附有夫人小喜一副私禮。稟啓中備說陳碩貞就是懷清。在睦州起義。曾遇異人。得了天書。籙符凶鋒難犯。或撫或勸。恩威悉聽上裁。太后笑道。我說那裏有這樣闖氣的女子。原來果是令姨。懷義亦笑道。罷了。男人無用的了。怎麼一個柔弱女子。便做得這個田地。太后笑道。這樣話。只算得放屁。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難道女子只該與男子踐如敝屣的。我前日的意思。建官

分職。原要都用女子。男人只充使令。舉朝皆婦人。安在不  
 成師濟之盛。我今煩你去招安他。難道他不肯來。懷義道。  
 臣無官職。怎能個去招他。太后道。我封你一個大將軍之  
 職。你去如何。卽傳旨封懷義爲右衛大將軍之職。星往睦  
 州招撫陳碩貞。咨文發下。懷義便辭朝。太后又叮嚀了許  
 多話。差御林軍三千助之。又移咨象州刺史薛仁貴。會兵  
 接應。仁貴得了旨意。亦發兵進勦。原來陳碩貞夫妻兩個  
 近日不睦。仙客嫌妻擁着精壯徒弟。不與他管。碩貞亦嫌  
 其搶擄嬌娃。帶了隨處官淫。你道我兵強。我道己兵強。因  
 此大家分路。各自建功。仁貴將到淮上。是有細作來報道。  
 崇義王陳仙客。帶了一二千人馬。離此地只有三十餘里。  
 要到徐州借糧。伏乞老爺主裁。薛仁貴卽便駐紮。點三百  
 精兵。扮作逃難百姓。星夜趕去伏着。又發一百精兵。扮  
 販酒煮的客人。又發二百精兵。扮作香客。看前頭下得手  
 處埋伏。吩咐完了。各自起行。仁貴自己統領大軍。連夜追  
 趕。賊只有二三里。便停住。候至半夜。只聽得一聲號。賊  
 仁貴如飛趕上前去。只見後邊火星迷起。喊聲不絕。仁貴  
 持鎗直殺得寨門。可憐那些賊兵。從未逢這樣精銳。各自  
 卸了甲冑走了。陳仙客尚在厩上安寢。睡夢中聽得殺喊。  
 正要想逃走。那曉得仁貴一條鎗。直刺進來。被後邊四五  
 個精兵殺進。逃走不及。被仁貴一條鎗刺死在地。擡了首級。  
 還有七八百人。見主帥被誅。只得棄戈投降。卻說懷義同  
 了三千御林軍起行。預先差四五個徒弟。扮做遊方僧人。

去打聽。可是懷清遠俗的。衆徒弟領命去了。自己卻慢慢  
 而行。過了幾日。只見那四五個徒弟。同了一個老人家轉  
 來。懷義問道。所事可有實麼。徒弟道。文佳皇帝一個親  
 隨家人。被我們哄到這裏。師爺去問他。便知懷義出來問  
 道。你是那裏人。姓什麼。那老者道。難道老爺不認得小的  
 了。小的姓毛名二。長安人。當年住在感業寺。削首。做皮匠  
 爲活。小的單身時。常家懷清師父。熱湯茶飯。總承我的。不  
 想被那睦州陳仙客王爺。到寺中拐了六師父。竟往睦州  
 蓄了髮。做了夫妻。小的也只得隨他去了。懷義問道。他們  
 有什麼本事。哄騙得這些人動。毛二道。那陳仙客。喜的是  
 咒詛邪術。不想遇着六師父更聰明。把這些書符秘訣。練  
 習精熟。着實效驗。故此遠近男女。知道都來降服。皈依。  
 懷義道。你知陳仙客勇力如何。毛二垂淚道。老爺我們的主  
 兒已死。還要問他什麼勇力。懷義聽見喜道。幾時死的。毛  
 二道。前日被薛仁貴來勦他。不意路上撞見。黑夜裏殺進  
 寨來。我那主人正在睡夢中。不及穿甲。被他殺了。懷義道。  
 你這話不要調說。毛二道。小的若是調說。聽憑老爺處死。  
 懷義道。你如今要往那裏去。毛二道。小的要去報知王爺  
 的死信。懷義道。你不曉得。你文佳皇帝與我是親戚。毛二  
 道。小的怎麼不曉得。懷義道。朝廷曉得他造反。故此差我  
 來招安。你今要去報知他崇義王死信。可同我的人去。他  
 便明白了。說罷。懷義就寫一封書。一件東西。付與四個徒  
 弟。又叮嚀了一番。徒弟同毛二起身去了。行不多幾日。到

了沛縣。只見他們攔着許多營盤。在城外把守。守營軍卒看見了問道。毛老伯。你爲何回來了。你們那裏何如。毛二搖手道。少頃便知。皇爺在何處。小卒道。在中軍。毛二如飛走到中軍報知。叫毛二進去。毛二跪在地上。只是哭泣。陳碩貞心焦道。你這老兒好不曉事。好歹說出來罷了。爲什麼只管啼哭。毛二將崇義王如何行兵。薛仁貴如何舉動。不想王爺正在宴樂之時。殺進來死了。陳碩貞不覺大慟。正哭時。毛二又說道。皇爺且莫哭。有一件事在此。恐恐皇爺主裁。取出那懷義的一封書來。陳碩貞接了書。看見封面上寫着白馬寺主家報。便問你如何遇見了懷義。毛二將騙去一段。說了陳碩貞將懷義的書拆開。只見上寫道。憶昔情濃宴樂。日夕佳期。不意翠華臨幸。忽焉分手。此際之腸斷魂消。幾不知有今日也。自賢姨喬遷。細訪至今。始知比邱改作花王。兩師堪爲敵國。雖楊枝之水。一瀆千條。反不如芸香片席。共沐連床也。良晤在即。先此走候。謹惟

慈照不宣。懷清賢姨班次。辱愛弟馮懷義頓首拜。毛二道。他那裏差四個童子在外。碩貞便叫喚他進來。毛二出去不多時。領着四個徒弟。走進寨門。兩邊刀鎗密密。劍戟重重。上邊一個柔弱女子。相貌端肅。珠冠寶頂。着一件暗龍絨色戰袍。大紅花邊鑲袖口。四個徒弟見了這般光景。只得跪下叩頭道。家爺啓問。娘娘好麼。陳碩貞道。你家老爺朝廷待得好麼。徒弟答道。好。家爺有一件東西

在此。奉與娘娘。須屏退衆人。陳碩貞道。多是我的心腹。那徒弟就在袖中取將出來。碩貞接在手中一看。卻是前日臨別時贈與懷義的白玉如意。見了雙淚交流。便道。我這道我弟永不得見面的了。誰知今日遭逢。便對四個徒弟道。這總是一家你們住在此。待你老爺來罷。四人只得住下。過了一宵。五更時分。聽得三個轟天大砲。早有飛馬來報道。敵兵來了。陳碩貞道。這是我家師爺說其敵兵各寨穿了甲冑。如飛擺齊隊伍。也放三聲大砲。放開寨。碩貞差人去問。是何處人。懷義的兵道。我們是白馬寺主。右衛大將軍馮爺你們來的是何人。軍卒答道。是文佳皇帝在此。說了就轉身去報與陳碩貞。碩貞選了三四十人。跟了跨上馬。來接聖旨。懷義叫三千御林軍。駐扎姑立。自同三四十個徒弟。背了玉旨。昂然而來。到碩貞寨中。香案擺列。碩貞接拜了聖旨。兩個相見。過擁抱大哭。到後寨中去。各訴衷情。正欲擺酒上席。城內各官。俱來參謁。懷義差人辭謝了。對碩貞道。賢姨既已受安。部下兵馬如何處置。碩貞道。我既歸降。自當同你到京面聖。兵馬且屯扎睢州再處。懷義道。如此絕妙。碩貞傳衆軍頭目。說了軍馬只得暫在睢州駐扎候旨。止帶三四十親隨。同懷義親切的慢慢而行。行不及兩三日。遇見了薛仁貴兵馬。懷義把招安事體對他說了。仁貴道。既是事體已妥。師爺同令姨面聖。學生具疏上聞。去守地方了。大家相別。仁貴自回象州去了。懷義同碩貞一路而行。到了京中。報知太后。太后曉得陳

碩貞到了。懷義先進宮去說明。差個官兒去接。即召陳碩貞進宮。太后一見。悲喜交集。大家把別後事情說了。留在宮中。住了兩三日。贈了金銀綬疋。買一所民房居住。勅賜碩貞為歸義王。與太后為賓客。懷義賜封鄂國公。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總評 淫穢之事。流毒宮闈。古今未嘗無之。但在武氏。最彰明較著者也。然其最著處。又經後人十分描寫。裝點曲盡。而惡惡之心。始覺快然無憾。或者當時未必盡然。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讀者又宜諒之矣。至懷義之惡滔天。又有招安一段。增其作孽。天下事不可解者。每每如此。安得不掩卷嘆息也。

第七十三回 安金藏剖腹鳴冤 駱賓王草檄討罪

詞曰 兔走烏飛。一霎時翻騰滿目。與告訐網羅欲盡。律嚴刑酷。眼底赤心肝一片。天邊鵝淚愁千斛。吐盡懷草檄。整天廷仇方復。樹綠酒濃情結。燒銀燭。新粧簇。向風亭月下。細談衷曲。此夜網縵恩未竟。來朝離別情何促。倩東風博得上林歸。雙心足。右調滿江紅

從古好名之士。為義而死。好色之人。為情而亡。然死於情者。比比。死於義者。百無一二。獨有春秋時衛大夫宏演。納懿公之肝於腹中。戰國時齊臣王蠋。閉閤王死。懸編樹枝。

自奮絕脰而亡。立心既異。亦覺耳目一新。在宇宙中。雖不能多。亦不可少。今說太后在宮。追歡散樂。倏忽間。又是秋末冬初。太平公子。乃太后之愛女。貌美而艷。丰姿綽約。素性輕佻。恃母勢。胡作敢為。先適薛紹。不上兩三年。即死。歸到宮中。又思東尋西趁。不耐安靜。太后恐怕拉了他心上人。去將他改適大夫武攸暨。不在話下。是日。恰值太后同武三思在御園遊玩。太后道。兩日天氣。甚是晴和。三思道。天氣雖好。只是草木黃落。覺有一種凋零景象。終不如春日載陽。名花繁盛之為濃艷耳。太后道。這又何難。前日上林苑丞。奏梨花盛開。梨花可以開得。難道他花獨不可開。况又今是小春時候。明日武攸暨必來謝親。賜宴苑中。當使萬花齊放。以彰瑞慶。三思道。人心如此。天意恐未必。太后笑道。明日花若開了。罰你三大杯玉酒。三思亦笑道。白玉盃中酒。陛下時常賜臣飲的。只是如今秋末冬初的天氣。那得百花齊放來。太后怒目而視。別了三思回宮。便傳旨宣歸義王陳碩貞入朝。將前事與他說了。叫他用些法術。把苑中樹木。盡開頃刻之花。以顯瑞兆。碩貞道。若是明日筵宴。陛下要一二種花。臣或可向花神借用。若要萬花齊發。這是關係天宮。自然應命。太后展開黃紙。寫一詔道。移檄花神。轉奏天廷。自然應命。太后展開黃紙。寫一詔道。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太后寫完。將詔付陳碩貞。碩貞又寫了一道檄文。別了太

后竟到苑中。施符作法。焚與花神不題。太后又傳旨。着光祿寺正卿蘇良嗣。進苑整治筵席。再說武三思回家。遂遇了懷義。懷義問道。上卿何不宿於宮。而跋涉道塗耶。三思道。可笑太后要向花神借春。使明早萬花齊放。我想人便生死由你。這發蕊放花。係上帝律令。豈花神可以借得。我與你到明日看苑中之花。便知天意。兩人大笑而別。到了明日。天氣愈覺融和。懷義放心不下。忙進苑來。只見萬花敷榮。羣枝吐艷。一轉瞬到暢華堂來。一個官兒在那裏主持。原來蘇良嗣爲因旨意。叫他檢點筵席。故早到此。懷義被他看見。便道何物禿驢子。一至于此。懷義見他說這兩句話。他眼睛有些近視。只得忍着氣。蘇良嗣道。對蘇老先。彼此朝廷正卿。難道學生來不得的。蘇良嗣道。今日是武騎馬謝親。是一席喜筵。朝廷差我在此料理。你是何科目出身。居爲正卿。妄自尊大。你若不走。我就把朝笏來批你的頰。看你把我如何。懷義掙着眼睛。要發出話來。不意蘇良嗣向着懷義把牙笏照臉批來。打了幾下。懷義着了忙。只得逃進太后宮中。雙膝跪下。太后道。你爲何這般光景。懷義道。蘇良嗣無禮。見了臣僧。便批臣的頰。太后道。他在何處打你。懷義道。在苑中暢華堂。太后卽挽他起來。道是朕叫他在那裏主持酒席的。你爲什麼到那裏鬧走起來。南衙宰相往來。今後阿師當從北門而入。便叫內侍分付司北宰門的官兒。今後上師進來。不可禁止。又對懷義道。你今日住在此。待他們酒席散了。朕與你去遊賞如何。

且說蘇良嗣在暢華堂。檢點屏開孔雀。座映芙蓉。滿山百花開放。照耀的好不熱鬧。只見御史狄仁傑。領着各官進來。見了這些花朵。不勝浩歎。道奇哉。天心如此。人意何爲。內史安全藏道。不知萬卉中。可有不開的。衆官各處觀看。惟有樺樹。杳無萌芽。仍舊凋零。不覺贊歎道。妙哉。樺樹真可謂持正不阿者矣。正說時。只見驕馬武攸暨進宮去。朝見了。到暢華堂來領宴。又見許多宮女。擁着太后進來。叫大臣不必參朝。排班坐定。太后道。草木凋零。毫無意興。故朕昨宵特勅一旨。向花神借春。不意今朝萬花齊放。足見我朝太平景象。此刻飲酒須要盡興。回去或詩或賦。做來以記盛事。又吩咐內侍去。看萬卉中。可有違詔不開的。左右道。萬花齊放。只有樺樹不開。太后命左右。剪除枝幹。請在野間。編籬作障。不許復植苑中。那武三思輩。這些諸侯之徒。無不諛詞贊美。獨有狄仁傑等。俱道春榮秋落。天道之常。今衆花特發。陛下威福所致。但冬行春令。還宜修省。酒過三巡。衆臣辭退。太后也因懷義在內。命駕進宮。武三思看見太后不邀他到宮裏去。心中疑惑。走到旁邊。穿過了玩月亭。將到翠碧軒。轉去。只見上官婉兒。倚欄呆想。正是

淡白梨花面  
輕盈楊柳腰  
倚欄惆悵立  
嫵媚覺魂消

三思在太后處。時常見他。也彼此留心。今日見他獨自在。此好不歡喜。便道婉兒。你獨自在此。想着甚來。敢是想我

麼。婉兒撇頭來。見是三思。笑道。我是不想你。另有個心上人。在那裏想着。三思道。是那個。婉兒道。我且問你。今日在暢華堂中赴宴。爲何鬧到這裏。三思道。你莫管我。同你到翠碧軒裏去。有話問你。婉兒道。有話就在此說罷。三思笑道。我偏要到軒裏去說。婉兒沒奈何。只得陪了他到軒裏來。三思問道。誰在太后宮中頑耍。婉兒道。是懷僧。三思便把婉兒攙住道。親姐姐。你方纔說有人想我。端的是那個。婉兒就把章后在宮時。我常在他面前贊你如何風流。如何溫存。又說你同太后在宮。如何舉動。他便長嘆一聲。好似癡呆的模樣。道。怪不得太后愛他。這不是他。想你。可惜如今同聖上移駕房州去了。他若得回來。我引你去。豈不勝過上宮麼。三思道。章后既有如此美情。我當在太后面前。竭力周全。召還。應王便了。說了分手。而別。時索元禮周興來。俊臣輩。同在暢華堂與宴。覺得狄仁傑。安全。藏諸正人。意氣矜。殊不爲禮。心中飲恨。懷義又怪蘇良嗣。批其頰。大肆發怒。竟說州人楊初成。矯制寡人。迎帝於房州。太后勅旨捕之。懷義賞賜周興。誣蘇良嗣。狄仁傑與安全。藏等同謀。造反。來俊臣又投一扇於廳上。有醉花陰詞二首云。是皇嗣譏訕母后。同謀不軌。詞云。

花到春開其常耳。破臘花有幾。除卻一枝梅。再要花開。

只恐無其二。上苑催花丹詔至。不許拘常例。草木亦

何知。役使隨人。博得天顏喜。違例開花花何意。要把

君王媚。昨夜詔花開。今早來看。御果都開矣。 樹一

枝偏獨異。不肯隨凡卉。籬下儘悠然。萬紫千紅對此應含塊。

太后見了大怒。然知狄仁傑乃忠直之臣。川筆抹去。餘索元禮勘問。元禮臨審酷烈。不知誣害了多少人。把蘇良嗣一夾。要他招認謀反。良嗣喊道。天地九廟之靈在上。如皇嗣稍有異心。臣等願甘滅族。又把安全藏。要夾起來。金藏道。爲子當孝。爲臣當忠。如君欲臣死。孰敢不死。但欲勒臣去。昭君。臣不爲也。今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血飭法堂。杜景儉李日知他兩個。尙存平想。見了忙叫左右。奪住佩刀。奏聞太后。太后卽傳旨。着俊臣停推。叫太醫監看。神安全藏。此事遠近傳聞。眉州刺史英公徐敬業。同弟敬猷。行至揚州。忽聞此報。不勝駭怒。道。可惜先帝天挺英雄。數載西歸。塵戰始得太平。至今口被一婦人安然坐享。把他子孫。窮滅殆盡。難道此座。竟聽他歸之武氏乎。舉朝中公卿。何同木偶也。敬猷道。吾兄是何言歟。衆臣俱在禁殿之下。各保身家。彼雖淫亂。朝政之紀綱尙在。但可恨這班狐鼠之徒耳。如今日有忠義之士。出而討之。誰得而禁哉。正說時。只見唐之奇駱賓王進來。原來唐駱因坐事貶謫。皆會於揚州。二人聽見了。便道。好呀。你們將有不軌之志。是何緣故。敬業道。二兄來得甚妙。有京報在這裏。請二兄去看。便知。二人看了一遍。唐之奇只顧嘆氣。駱賓王對敬業道。這節事。令祖先生若存。或者可以挽回。如今說也。徒然敬業道。賢

兄何必如此說。人患不同心耳。設一舉義旗。擁兵而進。孰能禦之。唐之奇道。既如此說。兄何寂然。賈寶王道。兄若肯正名起義。弟當作一檄以贈。敬業道。兄若肯扶助。弟即身任其事。即日祭告天地。祀唐祖宗。號令三軍。義旗直指耳。且把酒來喫。兄慢慢的想起來。賈寶王道。這何必想。只要就事論事說去。已書罪無窮矣。敬業道。只就勸后妃手足。這種利害之心。實男子所無。一回兒擺上酒來。大家用巨觴飲了數杯。寶王立起身來說道。待弟寫來。與諸兄一看。悉憑主裁。忙到案邊。展開素紙寫道。

僞周武氏者。人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變。入門見妬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羶衽。陷吾君於聚斂。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王孫。知漢祚之就盡。龍祭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帝。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承業。荷朝廷之厚恩。敬業坐在旁邊。看他一頭寫。一頭眼淚落將下來。忍不住移身去看。只見他寫到。

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王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

何託。請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敬業看完。不覺杯兒落將下來。雙手舉案大勸。寶王寫完。把筆擲於地上。道。如有看此不動心者。直禽獸也。衆人亦走來念了一遍。無不涕泗交流。豈知一道檄文。如同治安策。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嘆者六。弄得一堂之上。彼此哀傷。敬業道。這節事不是哭得了事的。只要諸公商議。做去便了。大家復坐。敬業道。明日屈二兄早來。尚有幾個好相知。邀他同事。賈唐二人。唯唯而別。時狄仁傑爲相。見獄中引虛伏罪者。尚有八百五十餘人。仁傑具疏。將索元禮等殘酷之事。奏聞太后。命嚴思善按問。思善與周興方推事對食。謂興道。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道令囚入甕。以火炙之。何事不承。思善乃索大甕。熾炭如興法。囚起。謂興道。有內狀推公。請公入此甕。興叩頭伏罪。流嶺南。爲仇家所殺。索元禮來。俊臣乘市人。噴其肉。斯須而盡。太后知天下惡制。乃下制。數其罪惡。加以赤族誅之。這些殘酷之事。一朝除滅。殆盡。軍民相賀。道。自今眠者。背始貼席矣。一日。武三思進宮。將徐敬業檄文。并表奏回。敬業書與太后看。太后看罷。不覺悚然長歎。問此檄出自誰手。三思道。賈寶王。太后道。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則前此宰相之過也。三思因問敬業約炎。爲內應。而炎書紙有青鵝二字。衆所不解。太后道。此何難解。青者十二月也。鵝者我自與也。言十二月中至京。我自策應也。今裴炎出差在外。且不必追捉。只遣大將李孝逸。征討敬業便了。但我



想廬陵王在房州。他是我嫡子。若有異心。就費手了。要着一個心腹去看他。作何光景。只是沒有人去得。三思想起婉兒。說韋后篡我之意。便道我不是陛下心腹的麼。就走走。太后道。你是去不得的。三思道。此行關係國家大事。若他人去。真假難信。太后唯唯。只見宮娥報說師爺進來了。太后叫婉兒。你且送武爺出去。婉兒對三思道。我同你到右首轉出去罷。三思道。爲什麼不往東邊走。婉兒道。西邊清淨些。三思會意。勾住他的香肩。取樂一回。又把太后

要差人往房州去的事說了。叫他摘撥我去。婉兒道。這在我。我有些禮物。送與韋娘娘。待我修書一封。打動他便了。只是日後不要把我撇在腦後。三思道。這個自然。隨手分出手出宮。到了次日。太后有旨。着武三思往房州公幹。三思得了旨意。進宮辭別太后。太后叮嚀數語。婉兒暗將禮物并書。遞與三思。三思隨即起身。不多幾日。已到房州。天色已晚。上店歇了。隨叫手下假說是文爺在這裏買些小貨。三思到了夜間。閒語中間。及廬陵王在這裏可好。店主人道。王爺甚好。惟與邱比時常往來。這裏有威德寺大和尚。號慧範。王爺刻望必到寺中。聽他講經說法。至於百姓。真是秋毫無犯。可惜這個好皇爺。不知爲了什麼事。他母后不喜歡。趕了出來。三思心上想道。廬陵如此舉動。無異心可知的了。更喜今日是十四。明日是望日。待他出門。我去方妙。過了一宵。明日捱到日中。跟了三四個小使。肩輿而至。門上人知是武三思。不知爲什麼事。忙去報知

韋后。韋后叫太監進去。問那武爺是怎樣來的。還有何人奉陪。太監答了。韋后道。既如此。他與我們是至戚。不妨請進宮來相見。太監出去。請進宮來。三思看見韋后。走將出來。但見

身縷飄飄。體態娉婷。鼻倚瓊瑤。眸含秋水。生成秀髮。儘堪盤窩龍鬢。大與嬌姿。護看舞袖吳宮。

三思連忙拜將下去。韋后也回拜了。坐定。韋后問道。太后好麼。三思笑道。比先略覺寬厚些。韋后垂淚道。我們皇爺偶然觸了母后一句。不想被逐。如今我夫婦不知何日再得瞻依膝下。三思道。想皇爺不在宮中。歷韋后道。今早往威德寺。已差人去請了。不知武爺何來。三思道。因上官婉兒思念娘娘。故書到此。向靴裏取出書來。送與韋后。左右就把禮物放下。韋后把婉兒的書。拆開看了。微笑。忽見女奴進來。報道。王爺回來了。韋后進去。中宗出來。與三思敘禮。坐定。中宗先問了母后的安。又敘了寒暄。彼此把朝政家事說了。中宗道。兄如今何往。寓在何處。三思道。在府前飯店。暫過一宵。明日即行。中宗道。豈有此理。兄不以我爲弟耶。何欲去之速也。弟還有許多話問兄。對左右說。武爺行李在寓所。你去吩咐他們取了來。一回兒。請到殿上飲酒。三思把安金藏剖腹屠腸說了。又把目今徐敬業討做一段。太后差李孝逸去勸滅。今差我到揚州。命寒師德去合勸。故此枉道來問候。中宗聽了大怒道。李勣是太后

碎屍萬段。不足以服其辜。更命整席在後書齋。中宗進內更衣去了。三思見內已擺設茶果。又見剛纔隨章后的宮奴捧上茶杯。近身悄悄對三思道。武爺不要用酒醉了。娘娘還要出來。與武爺說話。正說時。中宗出來入席。大家猜謎行令。到把中宗灌醉。扶了進去。三思見裏邊一間床帳已把設齊整。兩個小廝住在廂房。三思叫他們先睡了。自己躲在桌上看書。不多時章后出來。三思忙上前接住道。下官何幸。蒙娘娘不棄。章后嗾聲。把手向頭上取那明珠鵝頂與袖中的碧玉連環。放在桌上。章后道。你卻不要薄情待我。三思道。我回去如飛在太后面前。說王爺許多孝敬。包你即日召回。章后道。如此甚好。妾鵝頂一枝。聊以贈君。所言幸勿負我。婉兒我不便寫書。替我謝聲。碧玉連環一副。乞為致之。別了三思進去。三思在府中三日。恐住久了。太后疑心。就與中宗話別。上路回京。要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天生武后。穢亂極矣。又生章后。唐之天下日壞。大厭不甚深乎。止賴二三正人。如狄仁傑。賈王。翟。內外扶持。正氣所以不墜。萬世之後。一貶一褒。令人髮髮畢現。嗟呼。人何不自省。稍為失脚。遺恨千秋矣。

第七十四回

改國號女主稱尊  
闖寶筵小人懷肉

詞曰 武氏居然改號。唐家殆矣堪哀。卻緣妖夢費疑猜。留得廬陵還在。只怪僧尼變色。怎教臣庶

持齋。問誰懷玉首將求。笑殺小人無賴。右調  
西江月

國勢艱危之際。還虧你有手段的出來。反傾撥孽。做中流砥柱。若都像那一班狗苟之徒。未有不把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拱手而付之他人。國號則改為周。宗廟則易武氏。以中宗睿宗。如几上之肉。豈知天不厭唐。撥亂反正之元宗。早以挺生宮掖矣。今且不說武三思在房州。別了中宗。回來。且說有個遊藝。原係無籍。因其友杜恭與懷義相好。懷義薦二人於太后。遂俱得幸。擢為侍御。遊藝發諷太后。更改國號。又請立武承嗣為太子。太后大喜。遂改唐為周。改元天授。自稱聖神皇帝。立武氏七廟。正是

皇后稱皇帝 小君作大君  
絕無僅有事 亘古未曾聞

武三思回到宮中。聞武承嗣欲謀為天子。心懷不平。及入宮復命。突遇上官婉兒。三思問太后安否。婉兒道。太后日來偶患自疾。如今叫沈南瑒在那裏醫。王爺處怎麼光景。三思道。王爺日夕奉佛。作事甚好。章娘娘已逐素願。他說不及寫書送你。碧玉連環一雙。叫我多多致謝。袖中取出連環。付與婉兒收了。婉兒道。此時太后閉着。你快去見了。兩日武承嗣在此營求為太子。你須小心奉承。三思依言。隨即進宮。朝見太后。稱賀畢。中宗如何思念太后。如何佛前保佑太后。細細說完。見太后默然。半晌不語。一日太后夜夢不詳。召狄仁傑詳解。太后道。朕夜夢來太后先帝授

我鸚鵡一隻。雙翼被垂。朕撫弄移時。兩翼再不能起。仁傑道武者陛下國姓。召回佳兒佳婦。則兩翼振矣。太后道。卿言甚是。但武承嗣求為太子。事當如何。仁傑對道。文皇帝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傅之子孫。先帝以二子託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饗太廟。承繼無窮。陛下欲立姪。未聞有姪為天子。而補始於廟者也。后悟由是。召回中宗母子。相見悲喜交集。不提。一日太后與三思在窗前細語。恰好昌宗兄弟進來。太后笑道。我正擬九個美人題在此。要衆人分做。昌宗在案上取來一看。卻是美人洛。美人睡。美人醉。許多好題目。尚未看完。只見太平公主攜着婉兒的手。走來。原來昌宗易之。久與太平公主有染。太后亦微知其事。當日大家上前。見了太平公主。道。苑中荷花。大放。母后怎不去看。卻在此弄這個冷淡生活。太后笑道。正是同去看來。隨命擺宴在苑中。大家同到苑中來。只見嚙鶴堂前。那荷花開得紅一片。綠一堆。芳香襲人。太后道。妙呀。兩日荷花正在不濃不淡之間。四圍看了一遍。入席飲了一回酒。太后道。今日之宴。實是賞心。寧可有詩無花。豈可有花無詩。婉兒道。正是花酒詩四美具矣。豈可使他虛負。太平公主道。花酒詩只有三樣。爲何說四美具。婉兒道。難道人算不得一美的。大家笑了一回。易之道。荷花吟咏甚多。何不以人喻之。方不盜襲。太后道。五郎之言甚善。剛纔詩題尚在上宮。快寫出來。昌宗道。在臣袖中取來。送與太后。太

后接了笑道。題目恰好十二個。只要隨意描寫。不要寫出來。宮闈中身分。可拈圖取題。六人在此。一人做兩首。便命婉兒寫了十二個圖子。成團兒。放在盒兒裏。先是太后拈了兩個。其餘各各拈齊。太后先向上邊桌上。執筆而寫。公主與婉兒兩個。向傍邊東首桌上。做三思與易之。昌宗。向桌上凝思。太后不多時已做完。起身道。聊以塗鴉。殊失命題之意。衆人齊來看。只見上寫道。美人醉。

細酌流霞盡少年

宜都春好自陶然

玉山蕩影無聲壁

銀海光搖欲拽天

龍勉添香還裏足

艱難臨鏡又憑肩

聽郎啾語和郎笑

弔爾溫存一霎眠

第二題是美人睡

羅家夫婦太輕狂

如許終宵一半忙

曉起自嫌星眼倦

午餘猶覺錦衾涼

矇矓楚國行雲雨

撩亂梁家墮馬妝

耳畔悄呼身半轉

粉廳凝汗枕痕香

衆人正在那裏贊美。只見昌宗與婉兒的詩亦完。太后先

把昌宗的來看。是美人裝。

飛花故故點春衣

咄咄屏窗對落暉

抱膝遙看海燕歸

支頤靜聽林鶯語

閒將金尺整腰圍

愛把玉釵撩鬢髮

懶得搽身問是非

賈花牆外聲聲喚  
再有第二首是美人倦。

記得離亭折柳條

春情得夢虛鴛枕

其雨日高誰適沐

金錢卜慣難憑准

太后贊道這二首得題之神

秋炎扶夢倚闌干

襟脫漸鬆衫半掩

春含苴蔻香生暖

怪底小姑垂劣甚

第二首是美人語

盈盈十五慣姣癡

方勝疊香移月姊

中殿仲子三章法

何事俏將巾帶裹

太后看了笑道我說你是慣家自與人不同即使梓行於世人亦不認是宮闈中做的只見三思也寫完呈將上來

太后一看卻是美人語

何人輸卻口脂香

連袂踏青回疑憶

類嫌東陸行長日

不盡嗚咽繡幕外

第二題是美人病

風姿何處玉聰騷

世態依人幾梯袍

曰歸河廣不容刀

亂翦燈花帶淚拋

清新俊逸兼而有之看婉兒

小婢傳言待浴蘭

步搖徐解鬢重盤

雨暈芙蓉膩未乾

俏拈窗紙背奴看

正是偷閑諫浪時

繡裙圍樹笑風姨

細數諸姑百兩期

教人錯認是男兒

鳳盡東風負海棠

臨池對影自商量

未許西鄰聽隔牆

細教鸚鵡數檀郎

情裏常州透額羅

原因憶夢成消瘦

翦綵情懷今寂寞

兒家夫婿誰知道

只見太平公主也呈上來卻是美人影

何事追隨不暫離

日中斜榜花陰出

避雨窺眉曲曲

第二題乃美人步

堪憐臨水弄閒處

款蹴香塵冉冉移

花陰點破來無跡

覓句推敲何覺懶

太后未及品題張易之也完了呈上卻是美人立

凝睇中天顧影明

斜抱琵琶空占影

閒將衣帶和衫整

第二題是美人歌

露濕弓鞋猶待月

雍門三日有餘聲

子夜言情能婉轉

畫床綺枕嫩波

錯認傷春受折磨

踏青竟况久蹉跎

減卻腰圍剩幾多

慣將肥瘦與人知

月下橫移草色披

搖風多見袖垂垂

白小吹波亂咬伊

畏行多露滑春泥

月影衝開去有期

尋芳搖曳故教遲

應爲東風異往時

遲回卻望最含情

穩垂瓊珮不聞聲

懶爲花枝繞砌行

小鬟頻喚未將迎

不爲驪駒唱渭城

羅敷訴怨最分明

皖齒纔分百媚生

譜盡香山長恨句。聽來真與燕鶯啼。太后看了笑道：你四人的，不但俱得香奩之體，如出一人之手。正說時，只見宮奴捧着蓮花三四枝進來。三思把一枝置於昌宗耳邊，戲道：六郎面似蓮花，太后笑說道：還是蓮花似六郎耳。飲酒笑說了一回。三思昌宗易之等散出。太后着內監牛督卿去召懷義，那曉得懷義自做了鄂國公之後，積蓄多金，倚勢驕恣，私藏着極美的婦人，日夜取樂。這日正喫得大醉，忽見牛督卿傳太后有旨召懷義。懷義怒道：這裏嬌花嫩蕊，尚不暇拚折，况老樹枯藤乎？你且回去。我當自來。督卿無奈，只得回宮，以懷義之言實告。太后聽了，不覺大怒道：禿子怎般無能！前者火燒天堂，延及明堂，都因此禿。今又如此可惡，正在大怒之際，恰好太平公主進來，見太后大怒，忙問其故。督卿將懷義之言說知。公主道：禿奴無禮極矣，母后不須發怒，待兒明日處死他，便了。太后道：須處得混然無跡。太平公主領命而出。明日絕早起身，選了二三十個壯健宮娥，去苑中伏着。又叫兩個太監，往召懷義，哄他進苑來。那懷義因宵來酒醉失言，懊悔無及，又聞差人來召他，正要粉飾前去，即同二太監從後宰門進宮。太平公主先令宮娥於半路傳諭道：太后在苑中等着，可快進去。懷義並不疑心，忙進苑來。宮娥引到幽僻之處，只見太平公主坐着，將一紙叫他看。懷義拿來一看，卻是王求禮請閣懷義的疏，兩個內監即時動手割。又加痛打，不消半刻，懷義氣絕身亡。將屍首裝入蒲內，

送到白馬寺中，放火燒了。回奏太后不提。且說太后因明堂火災，天堂中所供佛像，都已損壞，又四方水旱頻仍，各處奏報災異，遂下詔着百官修省，禁止民間屠宰，甚至魚蝦之類，亦不許捕捉。這禁屠之令一下，軍民士庶，無不凜遵。其時翼國公秦叔寶致仕家居，尚有老母在堂，叔寶極盡孝養。其子秦懷玉，蒙高祖賜婚，單雄信之女生二子，長名秦琮，次名秦瑛，瑛娶拾遺張德之女，一胎雙生二子，叔寶與叔寶之母俱甚歡喜。到滿月時，為湯餅之會，朝中各官都往稱賀。叔寶父子開筵宴客，張德亦在座。傳遊藝與杜肅也，隨衆往賀。一同飲宴，只見盃盤羅列，水陸畢具，極其豐腴。張德對着衆官道：若論奉詔禁屠，今日本不該有此陳設，只因敝親翁老年得這會孫，不勝欣喜，又承諸公枉顧，不敢褻慢，故有此席。違禁之愆，仰祈容庇。叔寶父子也一齊拱手道：總求諸兄見原，衆官俱唯唯。只有傳游藝杜肅，這幾個小人口雖答應，心裏不然，要想去太后面前出首獻功。游藝曰：視杜肅而笑，杜肅會意，乘着衆人酌酒，醞醉之時，暗將盤中肉餚包子一枚，藏於袖內。至晚散席，各自別去。次日早朝，已罷百官俱退，游藝杜肅獨留身奏事。隨太后至便殿，太后問道：二卿欲奏何事？杜肅奏道：陛下遇災修省，禁止屠宰，人皆奉法，不敢有犯。大臣之家，尤宜凜遵詔旨，乃翼國公之子秦懷玉，因次子秦瑛生男，宴客，臣與傳游藝俱往赴宴，見其珍羞豐備，于犯明禁，臣已竊懷其一物為證，乞陛下治其違旨之罪。庶臣民知畏，詔

命必行。奏罷將昨日所袖的肉餚包子獻上。傅游藝亦奏道：拾遺張德狗庇姻私，囑託衆官使相容隱，殊屬不法。亦宜加罪。太后聞奏，微微而笑。即傳旨召秦懷玉、張德、少頃二人宣至。太后問秦懷玉道：「開之次子秦瑀之妻張氏，連舉二雄，秦家得子，張家得甥，大是喜事。懷玉與張德俱頓首稱謝。太后道：「昨日在家宴客，懷玉奏道：『臣父因祖母年高欲弄孫以娛之，偶召親故小飲，不識陛下何以聞之。』太后命左右將那肉餚包子與他看，笑道：『此非卿家筵上之物耶？』張拾遺雖欲爲卿隱蔽，其如有懷肉出首之人，何懷玉與張德俱大驚叩頭道：『臣等干犯明禁，罪當萬死。』太后道：『朕禁止屠宰，爲小民無端聚飲，殘害物命，故耳。至於吉凶慶弔之所需，原不在禁內。卿父爲開國功臣，且又年老，况有老母在堂，今喜連得二曾孫，湯餅嘉會，擊鮮烹肥，理固宜然。』登殿所禁，但卿自今請客，亦須擇人，因指着傅游藝杜肅道：『如此等輩，不必再請也。』懷玉張德叩頭謝恩而退。傅游藝杜肅羞慚無地。太后揮之使出，二人出得朝門，衆官無不唾罵，正是：

莫道老妖作怪

有時卻甚通情

犯禁不准出首

小人枉作小人

太后思念昔日功臣，死亡殆盡，又聞程知節亦謝世，凌煙閣上二十四人，惟秦叔寶一人尚在。喜其得了曾孫，特命以綵緞二十端，金錢二貫，賜與新生的二小兒，又賜二名。一名思孝，一名克孝。叔寶父子俱入朝謝恩，不及一月，叔

寶之母身故，叔寶因哭母致病，未幾亦亡。太后聞訊，爲之輟朝三日，賜祭賜諡，正是：

開國元勳都物故

空留畫像在凌煙

總評：從來女子無才便是德，有才者往往有醜行。彼視醜行爲細事無妨也，亦大夫權衡矣。武后淫亂宮闈，不顧羞恥，然其才終不可及。改元及定服色官名，除后宗室，立武氏七廟，此等事無才而能之乎？以祿位收人心，刑賞御天下，無才而能之乎？且貢士殿試，宰相撰時政記，迄今尚行之無才者不能也。見駱賓王檄，卽曰：宰相之過，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乎？何其見事之敏捷也。傅游藝杜肅將肉餚包子出首，時武后卽召秦懷玉云：『卿自今請客，亦須擇人，何其胸中了了。』小人甘心爲小人也。至於賞花賦詩，又其餘事耳。三代以下，有才之中主，能如是乎？惜其司疑也。遺臭也。

第七十五回

釋情癡夫婦成恩

詞曰

有意多緣，豈必盡朱繮索接，祇着那紅拂才高。

藥師情熱，司馬臨卽琴瑟，也文君志向何真切。

乍相逢，眼底識英雄，堪怡悅，有一種天緣結。有一種萍跡合，歎芳情未斷，癡魂未絕，不韋西奏。

會斬首，牛金東晉亦誅滅，這其間史冊最分何須說。

天下治亂皆相承，久治或不可至於亂，而亂極則必至於

復治。雖無問世首出之王者。亦必有撥亂反正之英主。誕生於其間。有英主即有一二持正不阿之元老。遇事敢言之侍從。應運而興。足以挽回天意。維持世道。其關係豈淺鮮哉。今日不說中宗到京。尚在東宮。太后依舊執掌朝政。年齒雖高。淫心愈熾。又以張昌宗爲奉宸令。每內廷曲宴。輒引諸武二張飲博。嘲噓。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品其妍媸。日夜戲弄。魏元忠爲相。奏道。臣承乏宰相。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元宗秉性忠直。不畏權勢。由是諸武二張。深想太后。亦不悅元宗。昌宗乃譖元忠私議道。太后年老。且淫亂如此。不若挾太子爲久長。東宮舊典。則狎邪小人。皆爲避位矣。太后知之。大怒。欲治元宗。昌宗恐怕事不能安。乃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多金。許以美官。使證元忠。張說思量要推不管。他就變起臉來。不好意思。倘若再尋了別個。在元忠宰相身上。有些不妥。我且許之。且到臨期再商。只得唯唯而別。太后明日臨朝。諸臣盡退。止留魏元忠與張昌宗。廷問。太后道。張昌宗你幾時聞得魏元忠私議的。他與何人說之。昌宗道。元宗與鳳閣舍人張說相好。前言是對張說說的。乞陛下召張說問之。便知臣言不謬。太后卽命內監去召張說。是時張說尚未朝房。探聽未歸。聞太后來召。張說知道元忠事發。將去。吏部尙書宋璟。謂說道。張老先生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徇情。行止以求其免死。獲入流竄。其榮多矣。倘事有不測。環等自問不爭與子同生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也。又有左

史劉知幾道。張先生無汗青史。爲子孫累。張說臣又唯唯。遽入內廷。太后問之。張說默無語。昌宗從傍促使張說之。張說便道。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使臣證之耳。太后怒道。張說反覆小人。宜一併治之。於是退朝。隔了幾日。太后叫張說又問。說對如前。太后大怒。元忠貶高要尉。說流嶺表。昌宗因張說不認誣證元忠。挾太后之勢。連夜要促他起身。卻說張說有繼妻。姓事名懷棠。字醒花。生時母夢人授海棠一枝。因而得孕。其諸母戲道。海棠睡未足耶。其母道。名花宜醒不宜睡。故號醒花。及歸張說。時年十七。姿容艷麗。文才敏捷。張說所有機密事。故俱他掌管。一日有個同年之子。姓賈名全虛。父親賈恪。官拜禮部尙書。全虛年方弱冠。應試來京。特來拜望張說。因見全虛年少多才。留爲書記。見書札來往。皆彼代筆。住在家中。忽忽過了一夏。秋來風景。甚是可人。殘梧落葉。早桂飄香。全虛偶至園中。綠玉亭前。閒玩。劈面撞見了醒花。全虛色膽如天。竟上前深深作揖道。小生蘇州賈全虛。偶爾遊行。失於邂逅。望娘子恕罪。那醒花也不回言。答了一禮。竟望裏邊進去了。醒花心上。思想起來。吾家老爺。止說賈相公文學富贖。家世貴顯。並不提起他丰姿秀雅。性格溫和。石他舉止安靜。決不像個落薄之人。吾今在此。雖然享榮。終無出頭之日。到有幾分看上他的意思。全虛雖然一見。並不知此是何人。又無從那裏訪問。胸中時刻想念。只索付之無可如何。過了一日。正直張說有事。全虛出去打聽了回家。

獨坐齊齋。月色如畫。聽見窗外有人咳嗽。全虛出來一看。見一女郎緩步而至。全虛驚問。女郎答道。吾乃醒娘侍女。碧蓮。曩日醒娘亭前一見。偶爾垂情。至今不忘。茲因老爺在寓。卽日起行。醒娘欲見郎君一面。特命妾先容。話未完。只見醒花移步而來。滿身香氣。氤氳。全虛迎上一揖。道。綠玉亭前。警然相遇。度娘子決不是凡人。所以敢於直通款曲。今幸娘子降臨。天遺奇緣。若是娘子不棄。便好結下百年姻眷了。那醒花卻也安雅徐徐的答道。我在府中一二年。所見往來貴人多矣。未有如君者。君若不以妾爲殘花敗絮。請長侍巾櫛。承此多故之際。如李衛公之挾張出塵。飄然良往。未識君以爲可否。全虛道。承娘子謬愛。全虛有何不可。只是年伯面上。不好意思。醒花道。你我終身大事。那裏顧得。請自爲主張。碧蓮攜着酒肴。二人對酌。全虛道。聊字醒花。只恐夜深花睡去。奈何。醒花笑道。共君今夜不須睡。否則恐全虛此一刻千金也。相與大笑。碧蓮道。隔牆有耳。爲今之計。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疾忙收拾。連夜逃遁。正是

婚姻到底皆前定

但得多情自有緣

早已有人將此事報知張說。張說差人四下緝獲住了。來見張說。張說要把全虛置之死地。全虛厲聲道。觀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男子漢死何足惜。只是明公如此名望。素著如此爵祿尊榮。今雖暫調。不久自當遷擢。安知後日寧無復有意外之虞。緩急欲用人乎。何斬一女子而置大丈

夫。於死地。竊謂明公不取也。且楚莊王不究絕纒之事。袁盎不追竊姬之書生。楊素亦不窮李靖之去向。後來皆獲其報。豈明公因一女子。而欲殺國士乎。張說奇其語。遂回。瞞作喜道。汝言似亦有理。今以醒花贈汝。并命家人厚具。資資贈之。全虛也不推辭。攜之而去。太后聞知。以張說能順人情。不獨不究前事。具命以原官。兼爲容宗第三子隆基之傅。這隆基卽後來中興之主。元宗皇帝也。但那時節。正未得時。太后亦不等閒視之。其時太后所寵愛的人。自諸武而外。只有太平公主。與安樂公主。那安樂公主。乃中宗之女。下嫁於太后之姪武崇訓。太后從武氏一脈推愛。故亦愛之。他倚了夫家之勢。又會媚諂太后。得其歡心。因便驕奢淫佚。與太平公主一樣的橫行無忌。一日兩個公主。同在宮中閒坐。偶見壁上掛着一軸美人鬪百草的畫。圖。且是畫得有趣。有西江月詞道得好。

春草春來交茂。春閨春興方濃。爭教小婢向園中。偏覓芳菲種種。各出多般多品。爭看誰異誰同。因何一笑展歡容。鬪着宜男心動。

太平公主看了畫圖。對安樂公主說道。美人鬪草。春閨韻事。今方二月。百草未備。待春深草茂之時。我和你做個鬪草會。大家賭些什麼。如安樂公主欣然應諾。到得三月初旬。正欲預遣宮女們去御苑中採覓各種異草。適上官婉兒來閒話。聞知其事。因說道。公主若但使人覓草。只怕你會覓他。也會覓。何能取勝。必須覓得一件他人所必無。



之物方好。公主道：「你道那一件是他人所無的？」婉兒道：「這倒不必拘定是草不是草，只要與草相類的便了。」公主道：「你且說何物與草相類？」婉兒道：「草爲地之毛，人身有五毛，亦如地之有草，五毛之中鬚爲貴。吾聞南海祇洎寺塑的維摩詰之像，其鬚乃晉朝名公謝靈運面上的，此真世間有一無二的東西，得此一物，定可取勝。」安樂公主聞言大喜。原來晉時謝靈運，一代名人，官封康樂郡主，生得一部美鬚，不但人人欣羨，自己亦甚愛惜。後因犯罪，等到臨死之時，不忍埋沒此鬚，親自剪付衆人。其時適當南海祇洎寺內裝塑維摩像，遺命將此鬚捨爲維摩詰法像之鬚。後世因相傳爲此寺中一半勝蹟。那維摩詰是釋迦牟尼佛同時的人，他與文殊菩薩最相善，其往來問答之語，載在內典。今藏經中有維摩詰所說經，此乃是一個未出家，不落髮的居士，所以塑其像者，要用鬚鬢開話少說，且說安樂公主聽了上官婉兒之言，立即密遣內侍林茂、飛騎往南海祇洎寺，將維摩詰之鬚剪取一半，以備鬪草之用。林茂既行之後，公主又想：「我若取鬚之半，倘太平公主知道，也遣人去剪了那一半來，卻不大家扯直了，不如一并剪取一則鬪草必勝。」二則留此一部全鬚，以爲奇事，卻不甚妙。遂令遣內侍陽春景，是夜前往，比及到半途，已見林茂轉來了。陽春景一面自去剪取餘鬚，林茂自將先剪之鬚回宮覆命。原來太平公主正約定這一日與安樂公主各出珍奇寶玩，在長春宮內滿綠軒中鬪草觀勝，請上官婉

兒監局卻好正值見林茂到了。料道鬚已取得，心中歡喜，且不說破，便先將各樣異草相比，只見他多的戒也不少。我有的他也不無。兩家賭個持平。安樂公主道：「地上的草，不如人身上的草。我有一種草，是古人身上遺留下來的，豈非世上無雙之物？」太平公主問：「是何物？」安樂公主道：「晉人謝靈運之鬚。」太平公主道：「吾聞謝靈運死時，已將此鬚捨與祇洎寺裝塑在維摩詰面上了，你何從得之？」安樂公主笑道：「靈運能捨我能取，今已取得在此了。」便叫林茂快把來看。林茂捧過一個錦囊，於中取出鬚來，放在桌上。果然好鬚，卻像在生人頰下剪下來的，極其光潤。正看間，可煞作怪，忽地軒前起一陣香風，把鬚兒吹向空中，悠悠揚揚的飄散了。林茂不知高低，趕着風向空捉搦，指望拾得幾莖，卻被塔石絆了一跌，把右臂跌壞，臥地不能起來。內侍扶之出宮。太平公主道：「佛面上的鬚，原不該去翦他。今此報應，必是佛心不喜。」上官婉兒聞言，自想這件事，是我說起的，心上好生驚駭不安。默然無語。安樂公主還強爭道：「且莫閑講，鬪草要算我勝了。」太平公主笑道：「莫說鬚原當不得草，只今鬚在那裏哩？」正好大家不算輸贏罷了。當時嬉笑飯罷而散。安樂公主雖然未贏，卻也不輸，只可惜鬚兒被風吹去，不曾留得。這想那一半，即日取到好留爲珍秘。又過了幾日，陽春景方取得餘鬚回報。原來那陽春景也於路上跌壞了右臂，故爾歸遲。公主既得了鬚，十分歡喜，正祭在手中細看，卻又作怪：一霎時香風又起。

又把鬚兒吹入空中去了。香風過後，繼以狂風，將庭前樹上開的花卉，盡皆吹落，不留一朵。衆俱大駭，有詞爲證。

靈運面維摩詰，何妨佛面如人面。此輩借作彼輩留，怎因嬉戲輕相罰。纔喜見吹不見，不許妖淫女子見。誰將金翹向慈容，翳得鬚時兩臂斷。

當下安樂公主驚懼之極，合掌向空懺悔。太平公主與上官婉兒聞知，更加駭異。於是三個女子，各捐幣千金，給與祇洹寺增修殿宇，重鑿金身，不在話下。且說那時朝中大臣，自狄仁傑死後，只有宋璟極其正直，丰采可畏。太后亦敬禮之。諸武都敢怠慢他。至於張易之、張昌宗兩個，其畏懼宋璟，與向畏狄仁傑一般。當初狄仁傑存日，適海進貢一裘，名曰集翠裘，乃集翠鳥上軟毛做成的，最輕暖鮮麗，是一件奇珍難得之物。張昌宗見而欲之，恃愛乞恩求賜。太后便把來賜與他。昌宗謝了恩，便就御前穿着起來。太后看了笑道：「你着了此裘，越覺嫵媚了。」昌宗欣欣得意。適狄仁傑入宮奏事，太后既准其所奏之事，意欲引仁傑與昌宗親暱，因見几案之上，有棋局棋子，遂命二人對坐奕棋。二人領旨彼此坐定。太后道：「棋高者用白棋。」昌宗棋頗高，仁傑起身奏道：「臣自信是精白一心，淫而不溜之人，奕雖小數，願從其類，請用白者。」太后道：「任卿取用可也。」但你二人，雖各賭一物，今所賭何物？」仁傑道：「即請賭昌宗身所穿之衣。」太后道：「卿以何物爲對？」仁傑道：「臣亦即以身所穿紫袍爲對。」太后笑道：「此集翠裘價論千金，御袍安能

與相抵？」仁傑道：「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之裘，乃嬖佞寵倖之服，以袍對裘，臣猶不屑也。」太后聞言笑而不答。昌宗心報氣沮，遂累局連北。仁傑即對御襯其裘，披於身上，謝恩而出。至光範門，便脫下來，付家奴服之而歸。太后知之，亦置不問。因此羣小都畏懼他。在廷正人，如張柬之、馮彥範、敬暉、袁恕己、崔元暉等，又皆仁傑所薦引，與宋璟共贊忠心，誓除逆賊。一日，同中宗南山出獵，張柬之五人隨騎而行，到了山中幽僻之處，五人下馬奏道：「臣等幽懷向欲面奏，因耳目衆多，不敢啟齒。因事勢已迫，不能再隱。臣思陛下年德皆備，太后惑二張言語，貪位不還，近聞二張寵倖太過，太后欲將寶位讓與六郎，萬一即真，則陛下於何地？臣等情急，只得奏聞。」陛下下籌之。中宗聞言大驚道：「爲今奈何？」東之道：「直須殺却張武亂臣，方得陛下復位。」中宗道：「太后尚在，怎生殺得？」東之道：「臣定計已久，無煩聖慮。但恐悚動聖情，故先與聞。」中宗道：「二張可殺。」武氏之族係我中表之親，我看太后之面，留之東之道：「臣兵至宮闈，不遇則已，如或遇着，恐刀劍無情，不能自主。」中宗道：「孤若得位，反周武爲唐，當封汝等爲王，東之稱謝。遂草草獵畢而回，歸至朝門，各各散去。中宗回至宮中，恰好武三思那日曉，得中宗出獵，正與韋后在宮視裏，見左右報說王爺回來，三思覺得身子戰慄。韋后道：「不須害怕，我同你在外頭書室裏去打一盤雙陸。」他進來看見了，包你不說一聲，這變替我們指點。」三思沒奈何，只得隨韋后出來，坐了。

對局。中宗走進來，看見笑道：「你兩個好自在，在此打雙陸。」三思忙下來，見了中宗道：「你們可賭甚麼？」韋后道：「賭一件玉東西。」中宗坐在旁邊，待我點籌，看你們誰贏了。」下了兩局，大家一勝一北。第三盤卻是三思輸了。中宗道：「什麼玉東西，你出來。」三思道：「粗糞之物，階下看不得的。」改日還要與娘娘復局。天已昏黑，臣要回去了。」中宗道：「今夜且在此用了夜膳，宴些回去。」三思同中宗到內書房裏，只見燈燭輝煌，已齊備。二人坐了。三思道：「我們怎麼樣喫酒？」中宗道：「我且卜一卦看。」外廷之事如何，便道擲個狀元罷。」三思道：「狀元雖好，只是兩個人有何意味？」中宗道：「你與我總是親戚，我請娘娘與上官昭儀出來，四人共擲，豈不有趣？」三思見說，心中大喜道：「中宗吩咐左右，只見韋后與上官昭儀，俱素淨打扮，另有一種嬌媚，韻致大家坐了。擲起不多幾擲，中宗就是一個個渾純，三人鼓掌笑道：「妙呀，狀元還是殿下占着。」中宗道：「好便好，只是么色？」若是純六，再無人奪去。」三思道：「說甚話來？」一是一是數之始，絕妙了。」所謂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快奉一巨觴與殿下。」中宗欲乾，三人又擲。上官昭儀擲了四個四，說道：「好了，我是榜眼。」韋后道：「不要管榜眼探花，也該喫一盃。」待我擲六個四出來，連殿下都扯下來，兩個在那裏擲。」中宗心上想：「此時初更時分，怎麼還不見動靜？」若是他們做不來，不如且放三思回家去。」我今叫人去打聽一回，就叫婉兒道：「你看他兩個再擲，有了探花，我就要考了。」我去一回就來。」三思見中宗去

了，把椅子移近了韋后，名聲擲色，免不得控手抱腳，昭儀知趣，笑道：「娘娘，妾去看看王爺來。」韋后恨不得昭儀起身去了。韋后連侍女們也都遣開，正待喚三思做些勾當，只見昭儀，喚將進來道：「娘娘不好了。」二人聽見，忙走開坐了。問道：「有什麼不好？」話未說完，只見中宗已在面前叫道：「武大哥，我叫婉兒陪你，暫且後邊閣中坐了一回兒。」三思道：「此時爲甚人聲鼎沸？」中宗便把張柬之等五人，要斬絕張武二氏，我再三勸他，不要加害於你。」二張想已誅矣。」三思聽見，忙雙膝跪下道：「萬歲，詔救臣之命，只見身上戰慄不已。」韋后道：「皇爺留你在此，自有主意，何必驚懼。」說時只見許多宮奴，跑進來稟道：「衆臣在外，請皇爺出去。」中宗忙叫婉兒，推三思到閣中去了。即便來到外面，原來張柬之等統兵已到中宮，恰好二張正與武后側寢，躲避不及，被軍士們一刀一個，雙雙殺了。太后大驚，束之等請太后即日遷入上陽宮，取了璽綬來，見中宗奏道：「太后已遷，玉璽已在此。」衆臣都在殿上，請陛下速登寶位。」中宗升殿，束之等先獻上璽綬，又將張昌宗、張易之，首級呈驗。然後各官朝賀，復國號曰唐，乃立韋后爲皇后，封后父元貞爲上洛王，母楊氏爲榮國夫人，張柬之等五人，俱封爲王。束之道：「武三思一門，必欲如二張之罪誅之前。」蒙陛下吩咐，只得姑免。今若仍居王位，臣等實難與爲僚。」中宗聽了，不得已削三思王位，爲司空。衆人謝恩出朝。洛州長史薛季昶對五王說道：「二凶雖除，產祿猶存，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五王

道。大事已定。彼猶凡肉耳。何復能爲。季昶歎道。三思不死。我輩不知死所矣。中宗改元神龍。尊武后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封弟旦爲湘王。大赦天下。萬民歡悅。太后被束之等。遷到上陽宮去。思想前事。如同一夢。時常流淚。患病起來。日加沉重。三思心上不好意思。只得進宮去問候。見太后睡臥。顏色黃瘦。不勝駭嘆道。臣因多故。不便時常進宮。不意聖容消瘦如此。便把手來着體撫摩。太后對三思道。我的兒呀。你許久不進來。可知我病已入膏肓。只在旦夕要長別了。不知我宗族可能保全否。三思道。不必陛下憂煩。聖上已面許生全武氏。尊體還常着意調攝。自然全愈。三思又訴張柬之等凶惡。所以不能時進宮來。說罷大哭。太后歎一聲道。兒呀。近聞得韋后與你私通。甚是歡愛。你去訴與他知。叫他設計。除此五惡。我屬可高枕矣。三思點首。太后道。你去請皇上來。我有話吩咐他。三思出去。與中宗說知。中宗忙到上陽宮。太后叮嚀了一回。過了兩日。太后駕崩。中宗頒詔天下。整治喪禮不提。且說三思門下。兵部尚書宗楚客。御史中丞周用利。侍御史冉祖雍。太僕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御史姚紹之。爲之耳目。是爲五狗。與韋后。姚兒。日夜譖柬之等五王不已。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知之。不勝大怒。命監察御史姚紹之窮究其事。紹之奏言。敬暉等五王。使人爲之。舉曰。廢后竊謀大道。請族誅張柬之等。以雪皇后之憤。中宗命法司詰其罪案。將柬之等五名流邊遠各州。三思又

遣人矯制於途中殺之。三思方得放心。於是權傾天下。誰不懼着他。中宗也沒了主意。每事反去問他。亦聽其節制。况韋后一心愛他。常對他說道。我欲如你姑娘。自得登臨寶位。方遂我心。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醒花與賈生一段姻緣。實出意外。張說贈而遺之。太后聞而是之。此亦惟太后耳。張說耳雙陸點籌。狀元擲色。此高宗所不爲。即太后亦不爲。

第七十六回 結綵樓續御評詩

遊燈市帝后行樂

詞曰 試誦斯於訓女。無非還要無儀。炫才宮女漫評詩。大襲儒林文字。帝后嬪妃公主。尊嚴那許。輕窺外臣陪侍已非。宜怎縱佛優謔戲。右調

西江月

人亦有言。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蓋以男子之有德者。或兼有才。而女子之有才者。未必有德也。然雖如此說。有女才子。豈反不如愚婦人。周之邑姜。序於十亂。惟其才也。才何必爲女子累。特患恃才妄作。使人歎爲有才無德。惟可惜耳。夫男子而才勝於德。猶不足稱。乃若身爲女子。穠德彰聞。雖夙具美才。却爲詭事。傳作佳話。總無足取。故有才之女。而不能自炫其才。是即德也。然女子之炫才。皆男子縱之之故。縱之使炫才。便如縱之使炫色矣。此在士庶之家。且不可。况皇家嬪御。宜何如尊重。豈可輕炫其才。以至墜士林。而瀆國體乎。無奈唐朝宮禁不嚴。朝

臣俱得見后妃公主侍宴賦詩。恬不為怪。又有於續御之流。甚或官宦妻與俳優雜聚。諧狂言浪語。不忌至言。殊堪嗤笑。如今且不說中宗昏闇。皇后弄權。且說那時朝臣中有兩個有名的才子。一姓宋。名之問。字延清。汾州人氏。官為考功員外郎。一姓沈。名佺期。字雲卿。內黃人氏。官為考功郎。若論此二人的文才。正是一個八兩。一個半斤。那宋之問更生得丰雅俊秀。兼之性格風流。於男女之事。亦甚有本領。他在武后時已為官。因見武后之張昌宗。張貴。俱以美丈夫為武后所寵幸。富貴無比。遂動了個羨慕之心。又每於御前奏對之時。見武后秋波頻轉。顧盼着他。似有相愛之意。卻不見召他入內。他心癢難忍。說一個極相契的內監。於武后前從容引進。說他內才外才都妙。武后笑道。朕非不愛其才。但聞其人有口臭。故不使入侍耳。原來宋之問人雖俊雅。却自小口臭之疾。曾有人在武后前說及。故武后不欲與之親近。當時內監將武后所言。述與宋之問聽了。之問甚是慚恨。自此日常含雞舌香於口中。以希進幸。即此一端。可知是個有才無品行的人了。那沈佺期亦與張易之輩交遊。後又在安樂公主門下走動。曾因受賊被劾。長流驩州。安樂公主復得召用。安樂公主強奪臨川長寧公主舊第。改為新宅。邀中宗御駕遊幸。召沈佺期陪侍宴。因命賦詩以紀其事。限韻天字。佺期應制。即成一律云。

皇家貴主好神仙 別業初開雲漢邊

山出盡如鳴鳳嶺 池成不讓飲龍川  
粧樓翠幌教春住 舞閣金鋪借日懸  
效從乘輿來至此 稱觴獻壽樂鈞天

中宗與公主見詩十分贊賞。公主道。卿與宋之問齊名。外人號稱沈宋。今日賦詩。既有沈不可無宋。遂遣內侍立宣宋之問到來。也要他作詩一首。先將佺期所吟。付與他看過。公主道。沈卿已作七言律詩。卿可作五言排律罷。宋之問道。佺期蒙皇上賜韻。臣今亦乞公主賜一韻。公主笑道。卿才空一世。便用空字為韻。何如之。問領命。即賦一律云。

英潘築外館 愛主出皇宮  
寶至星槎落 仙來月字空

玳梁翻駕燕 金埒倚長虹  
簫奏秦臺裏 書開魯壁中  
短歌能駐日 艷舞欲嬌風

詩成。公主歎賞。中宗看了。亦極稱贊。命各賜綵幣二端。公主又另有賞賚。二人謝恩而出。那沈佺期心甚快快。你道為何。蓋因當時沈宋齊名。不相上下。今見公主獨稱宋之問才空一世。為此心中不服。至京龍三年正月晦日。中宗欲遊幸昆明池。大宴朝臣。這昆明池。乃是漢武帝所開鑿。當初漢武帝好大喜功。欲征伐昆明國。因其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極為險要。故特鑿此昆明池。以習水戰。此池闊大。洪壯。池中有樓臺亭閣。以備登臨。當下中宗欲來遊幸。宴

集先兩日前傳諭朝臣。是日各獻卽事五言排律一篇。選取其中作者爲新翻御製曲。於是朝臣都爭華競勝的去。做詩了。皇后對中宗道。外庭諸臣。自負高才。不信我宮中。嬪御有才勝於男子者。依妾愚見。明日將這衆臣所作之詩。命上官昭容當殿評閱。使他們知宮庭中有才女子。以後應制作詩。俱不敢不竭盡心思矣。中宗大喜道。此言正合吾意。上官婉兒啓奏道。臣妾以宮婢而評品朝臣之詩。安得他們心服。中宗笑道。只要你評品得公道。確實。不怕他們不心服。遂傳旨於昆明池畔。另設帳殿一坐。帳殿之間。高結綵樓。聽候上官昭容登樓閱詩。此旨一下。衆朝臣紛紛竊議。也有不樂的。以爲褻瀆朝臣。也有喜歡的。以爲風流韻事。到那日。中宗與皇后及太平公主。安樂公主。長寧公主。上官昭容等。俱至昆明池遊玩。大排筵宴。諸臣畢集。朝拜畢。賜宴於池畔。帝后與公主輩。就帳殿中飲宴。酒行既罷。諸臣各獻上詩篇。中宗傳諭道。卿等雖俱美才。然所作之詩。豈無高下。朕一時未暇披覽。昭容上官氏。才冠後宮。朕思卿等才子之詩。當使才女閱之。可作千秋佳話。卿等勿以爲褻也。諸臣頓首稱謝。中宗命諸臣俱於帳殿綵樓之前。左邊站立。其詩不中選者。逐一立向右邊去。少傾。只見上官婉兒頭戴鳳冠。身穿繡服。飄飄裙曳長袖。恍如仙子臨凡。先向中宗與皇后謝了恩。內侍宮女們。簇擁着上綵樓。臨樓檻而坐。樓前掛起一面硃背的火牌來。上寫道。

昭容上官氏奉詔評詩。只選其中最佳者一篇。進呈御覽。不中選者。卽發下樓。付還本官。

樓前供設書案。排列文房四寶。內侍將衆官詩箋呈遞案上。婉兒舉筆評閱。衆官都仰望着樓上。須臾之間。只見那些不中選的詩。紛紛的飄下樓來。每一紙落下。衆人爭先搶看。見了自己名字。卽便取來袖了。默默無言的立過右邊去。只有沈佺期宋之間二人。憑他落紙如飛。只是立着不動。更不去拾來看。他自信其詩與衆不同。必然中選。不一時衆詩盡皆飄落。果然只有沈宋二人之詩不見落下。沈佺期私語宋之間道。奉旨只選一篇。這二詩之中。畢竟還要去其一。我二人向來才名相等。莫分優劣。只看今日選中那一個的詩。便以此定高下。以後勿得爭強。宋之間點頭笑語良久。只有又飄飄的落下一紙。衆人競取而觀之。却是沈佺期的詩。其詩云。

法駕乘春轉

雙星遺萬石

戰蟻逢時去

山花綵綺繞

思逸橫汾唱

微臣雕朽質

詩後有評語云。

神池象漢迴

孤月隱殘灰

思魚望幸來

堤柳帳城開

歌流宴鑄杯

差觀豫章才

玩沈宋二詩。工力悉敵。但沈詩落句辭氣已竭。宋作猶陡然健舉。故去此取彼。

衆人方聚觀間。婉兒已下樓復命。將宋之問的詩呈上。中宗與韋后及諸公主傳觀。都稱贊好詩。并稱贊婉兒之才。中宗即召諸臣至御前。將宋之問的詩傳與觀看。其詩云。

春豫靈池會

滄波帳殿開

舟凌石鯨動

槎拂斗牛迴

節晦葵全落

春遲柳暗催

象溼石潞景

燒劫辨沉灰

錦飲周文樂

汾歌漢武才

不愁明月盡

自有夜珠來

原來漢武帝當初鑿此昆明池之時。池中掘出黑灰數萬斛。不知是何灰。乃召東方朔問之。東方朔道。此須待西域梵教中人來問之便曉。後來西方有人號竺法蘭者。入中國。因此灰示之。問是何灰。竺法蘭道。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乃劫燒之餘灰也。東方朔固已知之矣。何待吾言耶。又池中有臺名豫章臺。臺下刻石爲鯨魚。每至雷雨。石魚鳴吼震動。旁有二石人。傳聞是星隕石。因而刻成人像。有此許多奇蹟。故二詩中邵晉及之。當下衆官見了宋之問的詩。無不稱羨。沈全期也自謂不及。中宗并索全期之詩來看。又看了婉兒的評語。因笑道。昭容之評詩。二卿以爲何如。二人奏言。評閱允當。中宗又問衆卿之詩。多被批落了。心服否。衆官俱奏道。果是高才卓識。卽沈宋二人。尙且服其公明。何況臣等。中宗大悅。當日飲宴極歡。而罷。自此沈全期每遜讓宋之問一分。不敢復與爭名。正是。

漫說詩才推沈宋 還憑女史定高低

且說中宗爲韋后輩所玩弄。心志蠱惑。又有那些俳佻之徒。諂佞之臣。趨承陪奉。因此全不留心國政。惟日以宴游宴樂爲事。時光荏苒。不覺臘盡春回。又是景龍四年正月。京師風俗。每逢上元燈夕。燈事極盛。六白三市。花團錦簇。大家小戶。都張燈結綵。游人往來如織。金鼓喧闐。笙歌鼎沸。通宵達旦。金吾不禁。曾有念奴嬌一詞爲證。

煌煌火樹正金吾。弛禁漏聲休促。月照六街人似燧。多少紫羅羅。紅袖妖姬雙雙。來去嬌冶。渾如玉。嗟。釵欲覓。見人羞避。銀燭。但見回身低呼。上元佳勝。祇有今宵。獨一派笙歌。何處起笑語。徐歸華岸。斗轉參橫。暗摩隨靜。醉唱昇平曲。歸來倦倚錦衾裏。芬馥。

韋后聞知外邊燈盛。忽發狂念。與上官婉兒及諸公主。邀請中宗一同微服出外觀燈。中宗笑而從之。於是各換衣服。打扮做街市男婦模樣。又命武三思等一班近臣。也易服相隨。打夥兒的徧游市。與這些看燈的人。挨挨擠擠。絡無嫌忌。軍民士庶。有乖覺的。都竊議道。這班看燈的男婦。像是大內出來的。不是公主。定是嬪妃。不是王子。王孫。定是公侯。駙馬。可笑我乃大唐皇帝。難道宮中沒有好燈賞玩。却放他們出來。與百姓們飽看。如此人山人海。男女混雜。貴賤無分。成何體統。衆人便如此議論。中宗與韋后却率領着一班男婦。只揀熱鬧處游玩。全不顧傍人矚目駭異。又縱放宮女。幾千人結隊出游。任其所之。及至回宮查

點却不見了好些宮女，因不便追緝，只索付之不完，糊塗過了。正是

章后觀燈街市行 市人矚目盡驚心  
任他宮女從人去 贏得君王大度名

燈事畢後，漸漸春色融和。中宗與后妃公主，俱幸元武門，觀宮女爲水戲，賜羣臣筵宴，命各呈技藝，以爲樂。於是或投壺，或彈鳥，或操琴，或擊鼓，一時紛紛雜雜，各獻所長。獨有國子監祭酒祝欽明，自請爲八風舞，捲袖趨至階前，舞將起來，薄腰屈足，舒臂登肩，搖曳幌日等諸醜態。中宗與章后諸公主見了，俱撫掌大笑。內侍宮女們亦無不掩口。吏部侍郎盧藏用，私向同坐的人說道：「祝公身爲國子先生，而作此醜態，五經掃地盡矣。」時國子監司業郭山暉在坐，見那做祭酒的如此出醜，不勝漸憤。少頃，中宗問及郭司業，亦有技藝，可使朕一觀否？郭山暉離席頓首答道：「臣無他技，請歌詩以侑酒。」中宗淺，卿善歌詩，所歌何事？山暉道：「臣請爲陛下歌詩，經鹿鳴蟋蟀之篇，肅容抗聲而歌。先歌鹿鳴之篇云。」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放。呦呦鹿鳴，食野之芣，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又歌蟋蟀之篇云：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

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矧擢，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矧擢。蟋蟀在堂，役居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矧擢。郭山暉歌罷，肅然而退。中宗聞歌，回顧章后道：「此郭司業以詩諫也，其意念深矣。於是不復命他人呈技，即撤宴而罷。正是

祭酒身爲八風舞

堪歎五經掃地盡

鹿鳴蟋蟀抗聲歌

還虧司業能持正

時安樂公主乘間請昆明池爲私詔。中宗曰：「先帝未有以與人者，公主不悅，遂開鑿一池，名曰定昆池。其意欲勝過昆明池，故取名定昆。言可與昆明抗訂之也。可畏卿趙履溫爲之繕治，不知他耗費了多少民財，勞動了多少民力。方得鑿成這一池。又於池上起建樓臺，極其巨麗。中宗聞池已告成，卽率后妃及內侍俳優雜技人等前來遊幸。公主張筵設席，款留御駕。從駕諸臣亦俱賜宴。中宗觀覽此池，果然宏闊壯觀，勝似昆明心中甚喜，傳命諸臣就筵席上各賦一詩，以誇美之。諸臣領命，方欲召思，只見黃門侍郎李日知離席而起，直趨御前，啓奏道：「臣奉詔賦詩，未及成篇，先有偈言二句，敢卽奏呈，遂高聲朗誦云：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

中宗覽了，笑道：「卿亦效郭山暉以詩諫耶？」因沉吟半晌，命內侍傳諭諸臣不必賦詩了。且只飲酒，及酒酣，優人共爲



迴波之舞。中宗看了大喜。遂命諸臣各吟迴波辭以侑酒。那日宋之問因病告假。沈佺期却在馬宴諸臣之列。他原任給事中。考功郎。自落職流徙後。雖幸復得召用。却還未有遷擢。今欲乘機借迴波白嘲。以感動君心。因遂吟云。

迴波爾如佺期

流向嶺外生歸

身名幸蒙齒錄

袍笏未復牙緝

中宗聽了微微而笑。安樂公主道。沈卿高才。牙笏緝袍。誠不爲過。章后道。陛下當卽有以命之。中宗道。行將擢爲太子詹事。沈佺期便叩首謝恩。時有優人臧奉。向中宗章后前叩頭奏道。臣亦有俚語。但近乎誹謗。有犯至尊。若皇帝皇后赦臣萬死。臣敢奏之。中宗與章后都道。汝可奏來。赦汝無罪。臧奉乃作曼聲而吟云。

迴波爾如栲栳

怕婆却也大好

外頭只有裴談

內裏無過李老

原來那時有御史夫人裴談。最奉釋教。而其妻極妬悍。裴談畏之如嚴君。嘗云。妻有可畏者三。當其少好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者。及男女滿前之時。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者。及其年漸老。薄施脂粉。或侍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者。此言傳在人耳。共爲笑談。因呼之爲裴怕婆。時章后舉動欲步趨武后一般。也會挾制夫君。中宗甚畏之。因此臧奉敢於唱此詞。他爲章后張威。不怕中宗見罪。正是

欺夫婆子怕婆夫

笑罵由人我自吾

却怪當年李家老

子如其父媳如姑

當下中宗聞歌大嘆。章后亦欣然含笑。意氣自得。坐間却惱了一個正直的官員。乃諫議大夫李景伯。他因看不上眼。聽不入耳。蹶然而起。進前奏道。臣亦有一詞。奏上道。是

迴波爾持酒卮

微臣職在箴規

侍宴不過三爵

謹諫或恐非儀

中宗聽罷。有不悅之色。同三品蕭至忠奏道。此真諫官也。願陛下思其所言。於是中宗傳命罷宴。起駕回宮。次日朝臣中。也有欲責治優人臧奉者。却聞章后到先使人齎金帛賞賜臧奉。因嘆息而止。

俳優謔浪膽如天

帝不敢嗔后加獎

紀綱掃地不可問

堪歎陽消陰日長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佳人關才子之文。極是趣事。然或閨閣閒評如此。

欣賞則可。若朝臣文字。命宮婢品。則則整潔甚矣。况穢

德彰聞。如上官婉兒。又何足稱佳人乎。當時沈宋裁爲

其所賞。正是爲其所辱耳。

又評 中宗與章后微行觀燈於市。且縱宮女幾千人出

遊。多不歸者。此事載在綱目。真絕無僅有之事。至於內

廷開宴。俳優氣技嬉戲。諧謔。又不足怪矣。

第七十七回

嬪昏主愛同兒戲

斬逆后大快人心

詞曰 天子至尊也。因何事却被后妃欺。奈昏賸無能。

優柔不斷斜封墨勅人任爲之故一日宮庭興  
變亂寢殿起災危似錦江山如花世界回頭一  
想都是傷悲 還思學武后刑與賞大權盡我  
操持驚立千秋事業百世根基欲更逞荒淫爲  
歎不足躬行弑逆獲罪難辭試看臨淄兵起終  
就刑誅 右調內家婦

從來宮闈之亂多見於春秋時周襄王娶翟女爲后通於  
王弟叔帶到生禍患其他侯國的夫人如魯之文姜衛之  
南子翟不可枚舉至於秦漢晉以及前五代亦多有之總  
是見之當時則造養宮闈傳之後世則有汚史册然要皆  
未有如唐朝武韋之甚者也有了如此一個武后却又有  
韋后繼之且加以太平安樂等諸公主與上官婉兒等諸  
宮嬪却是一班寡廉鮮恥敢檢喪倫的女人好笑唐高宗  
與中宗恬然不以爲羞祿不惟不禁之而反縱之使釀成  
篡竊弑逆之統一則幾不保其子孫一則竟至殞其身爲  
後人所嗤笑唾罵歎息痛恨如今且說上官婉兒自縊樓  
評詩之後才名大著中宗愈加寵愛隨他做了婕妤其穿  
的服飾與住的宮室都如妃子一般他愈恃寵恣恣又倚  
着皇后與諸公主都喜歡他更自橫行無忌中宗又特置  
修文館選擇公卿中之善爲詩文者如沈佺期宋之問李  
嶠等二十餘人爲修文館學士時常賜宴於內庭吟詩作  
賦爭華競美俱命上官婉兒評定其甲乙傳之詞林或播  
之樂府由是天下士子爭以文采相尚一切儒學中正人

與公議正言俱不得上達正是

不求方正賢良士

但炫風雲月露篇

上官婉兒又與韋后公主們私議啓奏中宗聽說婉兒自  
立私第於外以便諸學士時常得以詩文往還評詩因此  
那些沒品行的官員多奔走出入其私第以希援引進用  
婉兒因遂勾結其中少年精銳者潛入宮掖與韋后公主  
們交好於是朝臣中崔湜宗楚客等俱先通了婉兒後即  
爲韋后與公主們的心腹中宗自觀燈市里之後時或微  
服出游或即游幸上官婉兒私第或與韋后公主們同來  
游幸婉兒即自有私第在外宮女們日夕來往宮門上出  
人無節物議沸騰却沒人敢明言直諫只有黃門侍郎宋  
璟獨上一密疏其略曰

臣前者聞諸道路天子與后妃公主微服夜游市里觀  
燈士庶稱異臣初以爲必無是事既而聞人言非妄不  
勝駭詫周禮云夫人過市則一帷世子過市則一帟命  
夫過市則一蓋命婦過市則一帷國君過市則刑人教  
誠以市里騷塵逐利者之所趨非君子所宜入也夫國  
君世子命夫命婦夫人等一過市中尚且有罰况帝后  
之尊而可改粧易服結隊夜游招搖過市乎至於怨女  
三千放之出宮乃太宗皇帝之美政陛下既不此之法  
而縱宮人數千任其出游以致遁逃者無可追查成何  
體統且宮妃豈容居外第外臣豈容於與宮妃往還此  
皆大喪國體之事伏乞陛下立改前失速下禁約嚴別

內外稽察宮門出入更不可白龍魚腹非時游幸亦不可無端宮集使詔媚者流聞吟浪咏更唱迭和尤不可使俳優侏儒與朝臣混雜於帝后妃主之前戲謔無忌輕萬乘而瀆百僚致滋物議也

中宗覽疏也不批發也不召問竟置之不理宋璟也無可如何章后等愈無忌憚太平公主安樂公主久已奉詔各自開府第自置官屬這班無恥倖進之徒多營謀爲公主府中官員安樂公主府中有兩個少年的官兒一個姓馬名秦客一個姓楊名均那馬秦客深通醫術楊均却最善於烹調食品二人都生得美貌爲安樂公主所寵愛因薦與章后及極蒙愛幸由是馬秦客彥緣得陞爲散騎常侍楊均亦得陞爲光祿少卿那崔湜與宗楚客既私通上官婉兒又轉求章后公主於中宗面前交口稱贊說此二人可作宰相中宗遂以宗楚客爲中書令崔湜同平章事自此小人各援引其黨類濫官日多朝堂充溢時人以爲三無坐處謂有三樣官因做的人多朝堂中坐不也你道那三樣官却是宰相御史員外郎這三樣官是何等官職乃至人多而無坐處則其餘衆官之濫可知矣時吏部侍郎鄭愔掌選賦污狼藉有選人繁百錢於靴帶上借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借默不言中宗又惑於小人之說謂朝廷當不次用人遂於吏部管選之外另用墨勅除受官職於是太平公主安樂公主與長寧公主上官婉兒俱招權時突厥默啜侵擾邊界屢爲朔方總管張仁愿所

敗默啜密與宗楚客交通楚客受其重賄阻撓邊事監察御史崔珣上疏劾之當殿朗讀彈章原來唐朝故事大臣被言官當殿面劾即俯躬趨出立於朝堂待罪是之示楚客意不趨出且怒怒作色自陳宗夔爲崔珣所誣宋璟厲聲道楚客何得強辨故違朝正法制中宗更推問以命崔珣與宗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傳作笑談因呼爲和事天子時處十韋月將抗疏直言武三思私通宮掖必生逆亂章后聞知大怒勸中宗速殺之宋璟道彼言中宮私於武三思陛下不究其所言而卽殺其人何以服天下若必欲殺月將請先殺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中宗乃命貸其死長流嶺南自此中宗心裏亦頗懷疑傳旨查察宮門出入之人羣小因此亦多不自安太子重俊亦有明斷中宗唯唯不快次日魏元忠入內殿奉事中宗以立太女廢太子之說密詢之元忠道太子初無失德陛下豈可輕動國本皇太女之稱向未嘗有且公主稱太女駙馬作何稱號此斷不可中宗意悟將此二事俱置不行章后與公主好生不悅那安樂公主又急欲章后專政使自已得爲皇太女却一時無計可施一日楊均以烹調之事入內供應章后因召他至密室中屏退左右私相謀議章后道此老近來多信外臣之言而有疑惑宮中之意此不可不慮楊均道我看娘娘玉貌生光將來必有喜慶皇上千秋萬歲後娘娘自然臨朝稱制了何必多慮章后驚呀道他若心疑我怎等得他千秋萬歲後楊均沉吟半晌道若依

娘娘如此說。此事要用着些人謀了。韋后附耳道有其好藥。可以了此事否。楊均道。藥是問馬秦客便有。但此事非同小可。當相機而行。未可造次。不說二人密謀。且說太子重俊。聞知韋后欲要謀廢他。心懷疑懼。又恐爲三思婉兒輩所陷。因欲先發制人。與東宮官屬李多祚等。矯討引羽林軍。殺入武三思私第。恰值武崇訓在三思處飲酒。都被擊住。太子仗劍手刃之。更命軍士亂割其屍。合家老幼男女。盡都誅死。又勒兵至宮門。欲殺上官婉兒。中宗聞變大驚。急登元武門樓。宣諭軍士。一面令宮闈令楊思勗與李多祚交戰。敗兵潰。自刎而死。太子亦死於亂軍中。正是

太子拚身誅逆賊

休將成敗論英雄

此時若便清宮闈

何待臨淄建大功

武崇訓既誅死。中宗命武延秀爲安樂公主駙馬。延秀卽崇訓之弟也。以嫂妻叔。倫常掃地矣。自此韋武之權愈重。時有許州參軍燕欽融上疏言。韋后淫亂干政。宗楚客等圖危社稷。中宗覽疏。未及批發。韋后卽傳旨。將燕欽融撲殺。中宗心下快快不悅。未免露之顏色。韋后十分疑忌。密遣樓守道。此老滑已心變。前所云進藥之說。若不及行。禍將不測。楊均道。馬秦客有一種末藥。人服之腹中作痛。口不言。再飲人參湯。卽使身死。不露傷跡。韋后道。既有此藥。可速取來。楊均笑道。事成之後。要封我爲武安君哩。韋后道。不必多言。同享富貴便了。楊均遂與馬秦客密謀取藥進宮。韋后知中宗喜喫三酥餅。卽將藥放入餅餡裏。乘中

宗那口在龍神殿閒坐。尙未進膳。便親將餅兒供上。中宗連喫了幾枚。覺得腹脹微微作痛。少頃大痛起來。坐立不寧。倒於榻上。亂滾。韋后佯爲驚問。中宗說不出話。但以手自指其口。韋后急呼內侍道。皇爺想欲進湯。可速取人參湯來。此時人參湯早已備着。韋后接手。急來灌入中宗口中。中宗喫了人參湯。便滾不動了。淹至晚間。嗚呼崩逝。正是

昔日點籌煩聖慮

今將一餅報君王

可憐未死慈親手

却被賢妻把命傷

韋后既行弒逆。祕不發喪。太平公主聞中宗暴死。明知死得不名白。却又難於發覺。只得且隱忍。急與上官婉兒議草遺詔。意欲扶立相王。韋后與安樂公主都不肯。一議立溫王重茂。遺詔草定。然後召大臣入宮。韋后託言中宗以暴疾崩。稱遺詔立溫王重茂爲太子。卽皇帝位。時年方十五。韋后臨朝聽政。宗楚客勸韋后以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與南北軍深忌相王。以太平公主謀欲去之。又妄引圖讖。謂韋氏當革唐命。遂與安樂公主及都知兵馬使韋溫等密謀爲亂。將約期舉事。時相王第三子臨淄王隆基。曾爲潞州別駕。罷宮回京。因見羣小披猖。乃陰聚才勇之士。志圖匡正。兵部侍郎崔日用。向亦依附韋黨。今畏臨淄王英明。又忌宗楚客獨擅大權。知其有逆謀。恐日後連累着他。遂密遣寶昌寺僧人普潤。至臨淄王處告變。臨淄王大驚。卽報與太平公主知道。一面與內苑總管鍾紹京果

殺校尉葛福順。御史劉幽求、李仙舟等計議乘其未發，先事誅之。衆皆奮然，願以死自效。太平公主亦遣其子薛崇行、崇敏、崇簡來相助。葛福順道：「賢王舉事，當啓知相王。」殿下臨淄王道：「吾奉大事爲社稷計，事成則相王如或不成，吾以身殉之，不累及其親。今若敢面違，則使父王預危事，倘其不從，將敗大事，不如不爲。」於是易服率衆潛入內苑。時夜將半，忽見天星落如雨。劉幽求道：「天意如此，時不可失。」葛福順拔劍爭先，直入羽林軍典軍韋溫、韋璋、韋璠、高嵩等，出其不意，措手不及，俱被福順所殺。劉幽求大呼道：「韋后鴆殺先帝，謀危宗社，今夕共當誅奸逆。」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軍士藉藉聽命。臨淄王引衆出南苑門，鍾紹京率苑中匠丁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諸衛兵俱來接應。其時中宗的梓宮停於太極殿，韋后亦在殿中。臨淄王勒兵至元武門，斬關而入。那些宿衛梓宮的軍士，諛應之。韋后大駭，一時無措，止穿得小衣單衫，奔出殿門，正遇楊均馬、秦客、韋后急呼救援。二人左右攙扶，走入飛騎營，指望暫避。却被木營將卒先把楊均馬、秦客斬首，砍其屍爲肉泥。韋后哀求饒命，衆人都嚷道：「弑君淫賊，人人共憤，一齊舉刀亂砍。」登時砍死於亂刀之下。臨淄王聞韋后已爲衆所誅，傳令掃宮掖，武延秀方與從私宿於玉樹軒，被李仙舟搜出。雙雙斬首。劉幽求將上官婉兒挾至臨淄王前，說他曾與太平公主共草遺詔，議立相王，可免其一死。臨淄王道：

此婢妖淫，洩亂宮闈，不可輕恕。卽命斬訖。隨遣劉幽求收安樂公主。時天已曉，安樂公主深居別院，還不知外變。方早起新沐，對鏡畫眉。劉幽求率衆突入，卽揮兵從後砍之。頭破腦裂而死，并將其家屬都誅死。宗楚客逃奔至通化門，被門吏擒獻。卽時橫斬於市。內外既定。臨淄王乃叩見相王，謝不先稟白之罪。相王道：「社稷宗廟不墜於地，皆汝功也。劉幽求等請相王早正大位，是日早朝，少帝重茂方將升座。太平公主手扶去之，說道：『此位非兒所宜居。當讓相王。』於是衆臣共奉相王爲皇帝，是爲睿宗。改號景雲元年。重茂仍爲溫王，追封臨淄王爲平王。祭故太子重俊、贈鄧李多祚、燕欽融等，追復張柬之等五人官爵。追廢韋后。安樂公主爲庶人，搜捕韋黨諸人，惟崔日用以出首叛逆有功，仍舊供職。其餘俱治罪。韋后之妹崇國夫人，爲祕書。盡王濫之妻，王濫恐因妻被禍，以鴆酒毒死其妻。自白於宮中，散大夫竇從一之妻，乃韋后之乳母，俗呼乳母之夫爲阿奢。竇從一每自稱皇后阿奢，恬然不以爲恥。至此乃自殺其妻以獻，正是。

昔依婦勢真堪恥 今殺妻身太寡恩  
豈是有心學吳起 阿奢妹走總休論

景雲元年，議立東宮睿宗。以宋王成器居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遲疑不決。宋王涕泣叩首固辭道：「從來建儲之事，若當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今隆基功在社稷，臣死不敢居其上。」劉幽求奏道：「平王有大功，宋王有

讓德陛下宜報平王之功。以成宋王之讓。睿宗乃降詔立平王隆基爲太子。後人有詩稱贊宋王之賢道。

儲位本宜推嫡長

論功辭讓最稱賢

建成昔日如知此 同氣三人可保全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韋氏之復爲后也。宜以武氏爲鑒。痛改前非。何今日所行。反更甚於武氏。彼只記權卿所欲。語耶。中宗情。禍及於身。誠不足惜。而韋氏之肆行無忌。傾危宗社。非臨淄王之義兵。匡復盡除諸韋。則宮庭之滑亂。何日已哉。

又評 重俊以子舉兵。三思誅而身殞於亂軍。隆基以姪舉兵。韋氏誅而相王卽帝位。內行不修。外費疊起。家庭之亂。兵力相加。視爲常事。皆太宗貽謀之不善致之也。第七十八回 慈上皇難庇惡公主

生張說不及死姚崇

詞曰 太平封號。公主名稱原也。妙不肯安平。天道難

容惡貫盈。嘉賓惡主。漫說開筵。邊聖旨宋死

鴻篇。却被亡人算在先。

右調減字木蘭花

酒色財氣四字。人都離脫不得。而財色二者爲尤甚。無論富貴貧賤。聰明愚鈍之人。總之好色貪財之念。皆所不免。那貪財的。既愛己之所有。又欲取人之所有。於是被人籠絡而不覺。那好色的。不但男好女之色。女亦好男之色。男

好女猶可言也。女好男。遂至無恥喪心。滅倫敗紀。靡所不爲。如武后皇后安樂公主太平公主等是也。且說太平公主與太子隆基共誅韋氏。擁立睿宗爲帝。甚有功勞。睿宗既重其功。又念他是親妹。極其憐愛。公主性敏。多權略。凡朝廷之事。睿宗必與他商酌。自宰相以下。進退保其一言。其所引薦之人。驟登清要者甚多。附勢謀逆者。奔趨其門。下如市。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爲王。田園家宅。偏於畿甸。公主怙寵擅權。驕奢縱慾。私引美貌少年至第。與之淫亂。奸僧慧範。尤所最愛。那班倚勢作威的小人。都要生事擾民。虧得朝中有剛正大臣。如姚崇宋璟。侃侃諍諍。不畏強禦。太子隆基。更聰明英察。爲羣小所畏忌。因此還不敢十分橫行。却說太子原以兵威定亂。故所當平淨之時。不忘武事。一日閒暇。率領內侍及護衛東宮的軍士們。往郊外打圍射獵。一行人來到曠野之處。排下大大的一個圍場。太子傳令。衆人各放馬射箭。發縱鷹犬。闖了多時。獵取得好些飛禽走獸。正馳騁間。只見一隻黃犴。遠遠的在山坡下奔走。太子勒馬向前。親射一箭。卻射不着。那犴兒望前亂跑。太子不捨。緊緊追趕。直趕至一個村落。不見了黃犴。但見一個女人。在那裏採茶。太子勒馬問道。你可曾見有一隻黃犴。跑過去麼。那女人並不答應。只顧採茶。此時太子只有兩個內侍跟隨。那內侍便喝道。兀那婦人。好大膽。怎的殿下面你話。竟不回答。女人不慌不忙。揸着茶盤道。我心只在茶。何有於犴也。那知什麼殿下說罷。便提着

籃走進一個柴扉中去了。太子見那女子不凡，舉止分付內侍不許曬曬。望那柴扉中也甚有幽致。正看間，只見一個書生跨着蹇驢而來。他見太子頭戴紫金冠，身披錦袍，知是貴人，忙下驢伏謁。內侍道：「此即東宮千歲爺。」書生叩拜道：「村僻愚人，不知殿下駕臨，失於候迎，乞賜寬宥。」太子道：「孤因出獵，偶爾至此，因指着柴扉內問道：此即卿所居耶？」書生道：「臣暫居於此，雖草廬荒陋，倘殿下鞍馬勞倦，略一駐足，實為榮幸。」太子聞言，欣然下馬，進了柴扉，見花石參差，庭階幽雅，草堂之上，圖書滿案，囊琴匣劍，排設楚楚。太子滿心歡喜，坐定，便問何姓名，書生答道：「臣姓王名瑀，原籍河南人。」太子道：「觀卿器宇軒昂，門庭雅飾，定然佳士。」頃見採茶之婦，言笑不苟，想即卿之妻也。王瑀頓首道：「村婦無知，失於應對，罪當萬死。」太子笑道：「卿家既業採茶，幸假一杯解渴。」王瑀領命，忙進去取。太子偶爾看他案上書籍，見書中夾着一紙，乃姚崇勸他出仕，寫與他的手札，其略云：

足下奇才異能，愚所稔知。乘時利見，此其會矣。若終為趨賈之輩，自棄其才，能於無用，非所望於有志之士也。一言勸駕，庶幾幡然。

太子看罷，仍舊把夾在書中。想道：此人與姚崇相知，為姚崇所識，實必是個奇人。少頃，王瑀捧出茶來，獻上。太子飲了一杯，賜王瑀坐了。問道：「士子懷才欲試，正須及時出仕，如何遁跡山野？」王瑀道：「大凡士人出處，不可苟且，須審

時度勢，必可以得行其志，方可一出。臣竊聞古人易退難進之言，即不敢輕於求仕，非故為高隱以傲世也。太子點頭道：「退真可云有品節之士矣。」正閒話間，那些射獵人馬轟然而至。太子便起身出門。王瑀拜送於門外。太子上馬珍重而別，不在話下。且說太平公主，畏忌太子英明，謀欲廢之。日夜進讒於睿宗，說太子許多不是處。又妄謂太子私結人心，圖為不軌。睿宗心中懷疑，一日坐於便殿，密語侍臣章安石道：「近聞中外多傾心太子，卿宜察之。」章安石道：「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言？此必太平公主之謀也。太子仁明孝友，有功社稷，願陛下無惑於讒人。」睿宗悚然道：「朕知之矣。」自此讒說不得行。太平公主陰謀愈急，他人散布流言云：「目下常有兵變，睿宗聞知，謂侍臣道：術者言五日內必有急兵入宮，卿等可為朕備之。」張說奏道：「此必奸人造反，欲離間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崇亦奏道：「張說所言，真社稷至計。願陛下從之。」睿宗依奏，即日下詔，命太子監理國事。太子既受命監國，遣使臣齎禮往聘王瑀入朝。王瑀不敢違命，即同使臣來見。時太子正與姚崇在內殿談事，王瑀入至殿庭，故意紆行緩步，使臣搖手止之道：「殿下只在簾內，不可怠慢。」王瑀大聲道：「今日何知所謂？」殿下。只知有太平公主耳。太子聞其言，即趨出簾外見之。王瑀拜罷，太子道：「適有卿之故人在此，可與相見，便引王瑀入殿內，指着姚崇道：「此非卿之故人耶？」王瑀道：「姚崇實與臣有交誼，不諱陛下何由知之？」太子

笑道。前日在卿家。案頭見有姚卿手札。故知之耳。其手札中所言。卿今能從之否。王瑤頓首道。臣非不欲仕。特未遇知己耳。今蒙陛下恩遇。敢不致身圖報。但臣頃者所言。殿下亦聞之乎。太子道。聞之。王瑤因奏道。太平公主。擅權淫縱。所寵奸僧慧範。恃勢橫行。道路側目。公主兇狠無比。朝臣多爲之用。將謀不利於殿下。何可不早爲之計。姚崇道。王瑤初至。卽能進此忠言。此臣所以樂與交也。太子道。所言良是。但吾父皇止此一妹。若有傷殘。恐虧孝道。王瑤道。孝之大者。當以社稷宗廟爲事。豈顧小節。太子點頭道。當徐圖之。遂命王瑤爲東宮侍班。常與計事。太極元年七月。有些星出於西方。入太微。太平公主使術士上客。啓於睿宗道。肆所以除舊佈新。且逼近帝座。此星有變。皇太子將作天子。宜預爲變。欲以此激動睿宗。中傷太子。那知睿宗正因天象示變。心懷恐懼。聞術士所言。反欣然道。天象如此。天意可知。傳德弼吳。吾志決矣。遂降詔傳位太子。太平公主大驚。力諫以爲不可。太子亦上表力辭。睿宗皆不聽。擇於八月吉日。命太子卽皇帝位。是爲元宗。胡皇帝尊睿宗爲太上皇。立妃王氏爲皇后。改太極元年。爲先天元年。重用姚崇宋璟。以王瑤爲中書侍郎。黜幽陟明。政事一新。天下欣然望治。只有太平公主。仍恃上皇之勢。恣爲不法。元宗稍禁抑之。公主大恨。遂與朝臣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等。結爲黨援。私相謀畫。欲矯上皇旨廢帝。而別立新君。密召侍御陸象先同謀。象先大駭。連聲道。不可不可。

此何等事。輒敢妄爲耶。公主道。寒長立幼。已爲不順。况又失德。廢之何害。象先道。旣以功立。必以罪廢。今上新立。天下向順。彼無失德。何罪可廢。象先不敢與聞。言罷拂衣而出。公主與崔湜等計議。恐矯旨廢立。衆心不服。事有中變。欲暗進毒。以謀弑逆。遂私結宮人元氏。謀於御膳中置毒。以進。王瑤聞其謀。開元元年七月朔日早朝。舉元宗御便殿。王瑤密奏道。太平公主之事。迫矣。不可不發。元宗尙在猶豫時。張說方出使東都。適遣人以佩刀來獻。長史崔日用奏道。說之獻刀於陛下。行事決斷耳。陛下昔在東宮。或難於舉動。今大權在握。發令誅逆。有何不順。而遲疑若是。元宗道。誠如卿言。恐驚上皇。王瑤道。殺使奸人得志。宗社顛危。上皇安乎。正議論間。侍郎魏知古直趨殿階。口稱臣有密啟。元宗召至案前。問之。知古道。臣探知奸人輩。將於此月之四日作亂。宜急行誅討。於是元宗定計。與岐王範薛王業兵部尙書郭元振龍武將軍王毛仲。內士高力士。及王瑤崔日用魏知古等。勒兵入虔化門。執岑羲蕭至忠。於朝堂斬之。竇懷貞自縊。崔湜及宮人元氏俱誅。死太平公主逃入僧寺。追捕出。賜死於家。并誅奸僧慧範。其餘逆黨死者甚多。上皇聞變。驚駭。乘輕車出宮。登乘天門樓。聞故元宗急令高力士回奏。言太平公主結黨謀亂。今俱伏誅。事已平定。不必驚疑。上皇聞奏。歎息還宮。正是

公主空號太平

作事不肯太平

直待殺此太平

天下方得太平



元宗既誅逆黨，聞陸象先獨不肯從，遂深嘉其忠，擢爲蒲州刺史。面加獎諭，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也。象先因奏道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今首惡已誅，餘黨乞從寬典，以安人心。元宗依其言，多所赦宥。又以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簡常諫其母，屢諫撻辱，特旨免死。賜姓李，官爵如故。其他功臣爵賞有差。自此朝廷無事。元宗意欲以姚崇爲相，張說忌之，使殿中監姜皎入奏道：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選，臣今得之矣。元宗問爲誰，姜皎道：姚崇文武全才，真其選也。元宗笑道：此張說之意，汝何得而欺。姜皎惶恐，叩頭服罪。元宗即日降旨，拜姚崇爲中書令，張說大懼。乃私與岐王通款，求其阻礙。姚崇聞知，甚爲不便。一日入對，便殿行步微蹇。元宗問道：卿有足疾耶？姚崇因乘間奏言：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元宗道：何謂腹心之疾？姚崇道：岐王乃陛下愛弟，張說身爲大臣，而私與往來，恐爲所誤，是以憂之。元宗怒道：張說意欲何爲？明日當命御史按治其事。姚崇回至中書省，並不提起。張說全然不知，安坐私署之中。忽門役傳進一帖，乃是賈全虛的名刺，說道：有緊急事，特來求見。張說駭然道：他自與寧馨花去後，久無消息。今日突如其來，必有緣故。便整衣出見。賈全虛滿拜畢，說道：不肖曾蒙明公高厚之恩，遁跡山野。近因貧困無聊，復至京師，移名易姓，備書於一內臣之家。適間偶與那內臣閒話，談及明公私與岐王往來，今爲姚相所奏，皇上大怒，明日將按治。禍且不測，不肖驚聞此信，特來報知。張說大駭。

道如此爲之奈何。全虛道：今爲明公計，惟有密懇皇上，所愛九公主，關說方便，始可免禍。張說道：此計極妙，但急切裏無門可入。全虛道：不肯已覺一捷徑，可通款於九公主，但須得明公所寶之一物爲贖耳。張說大喜，卽歷舉所獻珍玩，全虛道：都用不着。張說忽想起雞林郡會獻夜明珠一具，可用否？全虛道：請試觀之。張說命左右取出，全虛看了道：此可矣。事不宜遲，只在今夕，張說便寫一情懇手啓，并夜明珠付與全虛。全虛連夜往見九公主，具言來歷。獻上寶釵并手啓。九公主見了，驚兒十分歡喜，卽諾其所請。正是

前日獻刀取決斷

今日獻釵求遮庇

一是爲公矢忠心

一是爲私行密計

明日九公主入宮見駕，元宗已傳旨着御史中丞同赴中書省，究問張說私交親王之故。九公主奏道：張說昔爲東宮侍臣，有維持調護之功，今不宜輕加譴責。且若以疑通岐王之故，使人按問，恐王心不安。大齊齊皇上平日友愛之意，原來元宗於兄弟之情最篤，嘗爲長枕大被與諸王同臥。平日在宮中相欲，只行家人禮。薛王患病，元宗親爲煎藥，吹火焚鬚。左右失驚，元宗道：但願王飲此藥而卽愈。吾鬚何足惜。其友愛如此。當聞九公主之言，惻然動念。卽命高力士至中書省，宜諷免究。左遷張說爲相州刺史。張說深感賈全虛之德，欲厚酬之，誰知全虛更不復來見，亦無處尋訪。他真奇人也。正是

拯危排難非求報 只爲當年附愛姬

姚崇數年爲相。告老退林。特薦宋璟自待。宋璟在武后時。已正直不阿。及居相位。更率格端莊。人人敬畏。那時內臣高力士。閉坐使王毛仲。俱以誅亂有功。德幸於上。王毛仲又以牧馬蕃廬。如開府儀同三司。榮耀無比。朝臣多有奔趨其門者。宋璟獨不以爲意。王毛仲有女與朝貴聯姻。治裝將嫁。元宗聞之。問道。卿嫁女之事。已齊備否。王毛仲奏道。臣諸事都備。但欲延嘉賓。以爲光寵。正未易得耳。元宗笑道。他容易得。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朕嘗爲卿致之。乃詔宰相與諸大臣。明日俱赴王毛仲家宴會。次日。衆官都早到。只宋璟不即到。王毛仲遣人絡繹探視。宋璟託言有疾。不能早來。容當徐至。衆官只得靜坐拱候。直至午後。方纔來到。且不與主人及衆客講禮。先命取酒來。執盃在手。說道。今日奉詔來此飲酒。當先謝恩。遂北面拜罷。舉杯而飲。飲不盡一杯。忽大呼腹痛。不能就席。向衆官一揖。卽升車而去。王毛仲十分慚愧。奈他剛正素著。朝廷所禮敬。無可如何。只得敢怒而不敢言。但與衆官飲宴。至晚而散。正是

作主固須擇賓 作賓更須擇主

惡賓固不可逢 惡主更難與處

後王毛仲恃寵而驕。與高力士有隙。其妻新產一子。至三朝。元宗遣高力士齎珍異賜之。且授新產之兒五品官。毛仲雖然謝恩。心甚快快。抱那小兒出來與力士看。說道。此

兒豈不堪作三品官耶。力士默然不答。回宮復命。此言奏

聞。再添上些惡言語。元宗大怒道。此賊受朕深恩。却敢如此怨望。遂降旨。削其官爵。流竄遠州。力士又使人訐告他。驕橫不法之事。奉旨賜死。此是後話。且說姚崇罷相之後。以梁國公之封爵。退居私第。至開元九年。開元亨壽已高。偶感風寒。染成一病。延醫調治。全然無效。平生不信釋道二教。不許家人祈禱。過了幾日。病勢已重。自知不能復愈。乃呼其子至榻前。口授遺表一道。勸朝廷罷冗員。戢兵戈。禁異端。官宜久任。法官從寬。輕罪數百言。皆爲治之要道。卽臆寫奏進。又將家事。囑付了一番。遺命身故之後。不可依世俗例。延請僧道。追修冥福。永著爲家法。其子一一受命。及至臨終。又對其子說道。我爲相數年。雖無甚功業。然人卻稱我爲救時宰相。所言所行。亦頗多可述。我死之後。這篇墓碑文字。須得大手筆爲之。方可傳於後世。當今所推文章宗匠。惟張說耳。但他與我不睦。若徑往求他文字。他必推託不肯。你可依我計。待我死後。你須把些珍玩之物。陳設於靈座之側。他聞計。必來弔奠。若見此珍玩。不顧而去。是他記我舊怨。將圖報復。甚可憂也。他若遷件把弄。有愛羨之意。你便說是先人所遺之物。盡數送與他。卽求他作碑文。他必欣然許允。你便求他作述。待他文字一到。隨卽勒石。一面便進呈御覽。方妙。此人性貪多智。而見事權。若若。不卽日鐫刻。他必追悔。定欲改作。既經御覽。則不可復改。且其文中。旣多贊語。後雖欲尋瑕摘疵。以圖報復。亦

不能矣。記之記之。言罷。瞑目而逝。公子號踊哀號。隨即表奏朝廷。訃告僚屬。治理喪具。大殮既畢。便設幕受弔。在朝各官。都來祭奠。張說時爲集賢院學士。亦具祭禮來弔。公子遵依遺命。預將許多古玩珍奇之物。排列靈座傍邊。上張說祭弔畢。公子叩頭謝張說。忽見座傍桌上。排列許多珍玩。因指問道。設此何意。公子道。此皆先父平日愛玩者。手澤所存。故陳設於此。張說道。今先公所愛。必非常物。遂走近桌上。逐件取來細看。噴噴稱賞。公子道。此數物不足供先生清玩。若不嫌鄙。當奉貢案頭。張說欣然道。重承雅意。但豈可奪先公所好。公子道。先生爲先父執友。先父今日若在。豈惜貽贈。且先父曾有言道。欲求先生大筆。爲作墓道碑文。倘不吝珠玉。則先父死且不朽。不肯力當銜結圖報。區區玩好之微。何足復道。說罷。哭拜於地。張說扶起道。拙筆何足爲重。既蒙賜役。敢不揄揚盛美。公子再拜稱謝。張說別去。公子盡撤所陳設之物。遣人送與。又託人婉轉。求其速作碑文。預使石工磨就石碑一座。只等碑文鐫刻。張說既受了姚公子所贈。心中歡喜。遂做了一篇絕好的碑文。文中極贊姚崇人品相業。并敘自己平日愛慕欽服之意。文纔脫稿。恰好姚公子遣人來領。因便付於來人。公子得了文字。令石工連夜鐫於碑上。正欲進呈御覽。適高力士奉旨來取姚崇生時所作文字。公子乘機便將張說這篇碑文。託他轉達於上。元宗看了贊道。此人非此文不足。以表揚之。正是

教時宰相不易得

碑文贊美非曲筆

可惜張公多受賄

難說斯民三代直

却說張說過了一日。忽想起我與姚崇不和。幾受大禍。今他身死。我不報怨也勾了。如何倒作文贊他。今日既贊了他。後日怎好改口貶他。就是別人貶他。我只得要回護他。這卻不直得。又想文字付去未久。尚未刻鐫。可卽索回。另作一篇。寓貶於褒之文便了。遂遣使到姚家索取原文。只說還要增改幾筆。姚公子面語來使。道。承學士見賜鴻篇。一字不容易移。便卽勒石。且已上呈御覽。不可便改了。銘感之私。尙容叩謝。使者將此言回復了主人。張說頓足道。吾知此皆姚相之遺算也。我一個活張說。反被死姚崇算了。可見我之智識。不及他矣。

連聲呼中計

退悔已嫌遲

姚崇死後。朝廷賜諡文獻。後張說與宋璟王琚輩相繼而逝。又有賢相韓休張九齡二人。俱爲天子所敬畏者。亦不上幾年。告老的告老。身故的身故。朝中正人漸皆凋謝。元宗在位日久。怠於政事。當其卽位之初。務崇節儉。曾焚珠玉錦繡於殿前。又放出宮女千人。到得後來。卻習尙奢侈。女寵日盛。諸嬪妃中。惟武惠妃最親。俸皇后王氏。遺其譏諍。無故被廢。又譖太子瑛及鄂王光王。同日俱賜死。一日殺三子。天下無不驚歎。不想武惠妃亦以產後血崩暴亡。元宗不勝悲悼。自此後宮。無有當意者。高力士勸元宗廣選美人。以備侍御。元宗遂降旨採選民間有才貌的女子。

人宮正是

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開元天寶 大不相同

總評 從來宮闈之亂至唐極矣 武氏後有韋氏 韋氏

後又有太平公主 更繼以惠妃之讒 譚貴妃之寵

愛而天下大亂 可見賢母如姚崇 宋璟 張九齡 韓休

不敵宮中一牝雞 可慨也 嗟乎 郭元振 諸人 豈可少

哉 史中所述 譬如日星 一經指視 纖毫畢露 豈非董

狐之筆

第七十九回

江采蘋恃愛追歡

楊玉環承恩奪寵

詞曰 國色自應供點選 一入深宮 必定多留戀 不是

眉尖送花片 也教眼角飛鴛鴦 只道始終適

所願 不料紅絲恰又隨風轉 始知月老亦無憑

端合成全好姻眷 右詞蝶戀化

人生處世 無過情與理而已 忠臣孝子 作事循理 不消說

得而大奸極惡之人 行事背理 亦不消說 至於情總屬

一般 孟夫子所云 知好色則慕少艾 有妻子則慕妻子 今

古同然 無有絕情者 試看蘇子卿 窮居海上 嚼雪吞氈 死

生置於度外 猶不免娶胡婦 生子胡濙 處貶海外 十年比

其歸 日飲於湘潭 胡氏園 喜侍姬黎 情作詩贈之 乃知情

慾移人 賢者不免 而况生居盛世 貴為天子 乎 今且不說

元宗遣人點選美女 且說閩中 興化縣 珍珠村 有一秀才

姓江名仲遜 字仰之 人物軒昂 家私富厚 年過三旬 尙無

子嗣 夫人廖氏 單生一女 小名阿珍 九歲能誦 二南 語父

道 吾雖女子 期以此為志 仲遜奇之 遂名采蘋 生得花容

月貌 便是月裏嫦娥 也讓他幾分顏色 更兼文才淹博 諸

子百家 無不貫串 琴棋書畫 各件皆能 他性喜梅花 仲遜

遣人於江浙山中 遍覓各種最古梅 植於庭除 額曰梅亭

采蘋朝夕 親玩 遂自號梅芬 性耽文藝 有蕭蘭梨園 梅亭

叢桂 鳳笛 玻璃 剪刀 綺窗 八賦 為詩傳誦 名聞藉甚 高力

士自湖廣 歷兩粵 各處探選 並無常意 者至興化 聞采蘋

名 得之以進 采蘋年方二八 美貌無雙 元宗一見 喜動天

顏 即命嬪妃 隨侍入宮 賜江仲遜 黃金千兩 綵緞百端 回

家 養老 命高力士 陪他 赴光祿寺 飲宴 仲遜含淚 出朝 元

宗入宮 即命左右 擺宴 與江妃 共飲 飲了一回 遂共宿焉

元宗聞雞鳴 鐘動 天光欲曙 免不得起身 出朝 聽政 一日

回到宮中 見江妃 在那裏看梅 亭賦 因知江妃 喜梅 遂命

宮中 各處 栽梅 朝夕 遊玩 賜名 梅妃 元宗道 朕幾日 為朝

政 所困 今見 梅花 盛開 清芬 拂面 玉宇 生涼 襟期 頓覺 開

爽 嬪妃 花容 令人 顧戀 從世 外作人 怎如 你淡粧 飛燕 乎

梅妃道 只恐 落梅 殘月 他時 冷落 凄其 元宗道 朕有此 心

花 神 姿之 梅妃道 但願 不負 此言 妾雖 碎身 不足以 報 元

宗道 妃子 高才 前所 作八 詩 翰林 諸臣 無不 歎賞 卿今 可

為 梅花 賦 待朕 頒示 詞臣 梅妃道 賤妾 蓬閣 陋質 安敢 藝

苑 鴻才 既辱 鈞旨 謹當 獻酬 言未 畢 只見 內侍 報道 嶺南

刺史 韋應物 蘇州 刺史 劉禹錫 各選 奇梅 五種 星夜 進呈

元宗甚喜。分付高力士用心看管。以待宴賞。遂同梅妃回宮。不日元宗宴諸王於梅園。命梨園子弟承應。絲竹迭奏。果然清音緩節。有詩爲證。

金屋畫堂光閃閃

烹龍炮鳳敲檀板

歌喉宛轉繞梁塵

瓊漿滿泛玻璃盞

諸王飲至半席間。忽聞宮中笛聲嘹唳。諸王問道。笛聲清妙。不知何人所吹。似從天上飛來。元宗道。是朕江妃所吹。諸兄弟若不棄嫌。宜他一見何如。諸王道。臣等願洗耳請教。命高力士宣梅妃來。不一時。梅妃宜到。諸王見禮畢。元宗道。朕妃子乃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生輝。今宴諸王。梅妃試舞一回。梅妃領旨。裝束齊整。向筵前慢舞。有西江月詞爲證。

這紫燕輕盈弱質。海棠標韻嬌容。羅衣長袖慢交橫。絡繹迴翔穩重。

纖殺蛾飛可愛。浮騰雀躍仙蹤。衫飄綽約動隨風。恍似飛龍舞鳳。舞罷諸王連聲贊美。元宗道。既觀妙舞。不可不快飲。今有嘉州進到美酒。名瑞露珍。其味甚佳。當共飲之。卽命內侍取酒至。斟於金盞。令梅妃獨酌。諸王時事王已醉。見梅妃送酒來。起身接酒。不覺一脚踢着了梅妃。鞋鞋梅妃大怒。登時回宮。元宗道。梅妃爲何不辭而去。左右道。娘娘珠履脫絃。換了就來等了一回。又來再宣梅妃道。一時胸腹作疾。不能起身。應召。元宗道。既如此罷了。卽令撤席。而別。寧王竟得魂不附體。猛然想起。騎馬楊迴。足智多謀。

又是聖上寵愛的。密地差人請來商議。不一時。楊迴到來。禮畢。寧王道。寡人侍宴梅園。只因多喫幾杯酒。幹了一樁天大不明白的事。楊迴道。不是戲梅妃的事麼。寧王道。你爲何知道。楊迴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如今那一個不曉得。止有聖上不知。寧王道。請你來商議此事。倘若梅妃在聖上面前說些是非。叫我怎得安穩哩。楊迴想了一想。說道。不妨。我有二計在此。包你無事。附寧王耳。低言道。只須如此。如此。寧王大喜。依了他計。相約次日早朝。肉袒膝行。請罪道。蒙皇上賜宴。力不勝酒。失錯觸了妃履。臣出無心。罪該萬死。元宗道。此事若計論起來。天下都道我重色。而輕天倫了。你既無心。朕亦付之不較。寧王叩頭謝恩而起。楊迴乃密奏元宗道。臣見諸宮嬪妃。約有三萬餘人。又令高力士遍訪美人何用。元宗道。嬪妃固多。絕色者少。願得傾國之色。以博一生大樂耳。楊迴道。陛下必欲得傾城美貌。莫如壽王妃子。楊玉環。姿容蓋世。實是罕有。元宗道。與梅妃何如。楊迴道。臣未曾親見。但聞壽王作詞贊他。中一聯云。三寸橫波迴慢水。一雙纖手語香枝。開元二十一年。冬至壽邸時。有人見了贊道。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陛下莫若召來便見。元宗聞之喜甚。卽差高力士快去宣楊妃來。力士領旨。卽到壽王宮中。宣召楊妃。楊妃道。聖上宣我何幹。力士道。奴婢不知。娘娘見駕。自有分曉。楊妃慘然。來見壽王道。妾事殿下。新訂白頭。誰知聖上着高力士宣妾入朝。料想此去。必與殿下永訣矣。壽王執楊妃之手。大

哭道。勢已如此。料不可違。倘若此去。不中上意。或者相逢。有日。百凡珍重。力士催促不過。楊妃只得拜別。壽王流淚出宮。正是

官論多嬌珍重甚。回軒應問鏡臺無。

高力士領着楊妃來覆旨。楊妃含羞忍恥。參拜畢。俯伏在地。元宗賜他半身。此時宮中高燒銀燭。塔前月影橫空。元宗就在燈月之下。將楊妃定睛一看。但見

黛綠雙蛾。鵝黃半額。蝶戀裙不短不長。鳳綉衣宜寬宜窄。腰枝似柳。金步搖曳。翠鳴珠鬢。髮如雲玉。搔頭掠青拖碧。乍迴雪色。依依不語。春山脈脈。幽所依稀。似越國西施。婉轉輕盈。絕勝那趙家合德。絕冷銷魂。容光奪魄。真是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元宗分付高力士。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道士。賜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對楊迴道。二卿暫回。明日朕有重賞。事王方纔放心。與楊迴叩謝出朝。天寶四載。更爲壽王娶左衛將軍韋昭訓女爲妃。潛納太真於宮中。命百官於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其父楊元瑛。宏農華陰人。徙居蒲州之獨頭村。開元初。爲蜀州司戶。貴妃生於蜀。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珪家。冊妃日。贈元瑛兵部尚書。母李氏。涼國夫人。叔元珪。爲光祿卿。兄銛侍御史。從兄劍拜侍郎。那楊劍原係張昌宗之子。寄養於楊氏者。元宗以劍字有金刀之象。改賜其名爲國忠。楊氏權傾天下。貴妃進見之夕。奏霓裳羽衣曲。授金釵細盒。元宗自執麗水鏡。

康紫燭金環。成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鬢。自寵了貴妃。便疏了梅妃。梅妃問觀隨的宮女。嬌紅道。你可曉得。皇上兩日。爲何不到我宮中。嬌紅道。奴婢那裏得知。除非叫高力士來。便知分曉。梅妃道。你去尋來。待我問他。嬌紅領旨出宮。尋間。走到苑中。見力士坐在廊下打瞌睡。嬌紅道。待我要他一裏。見一棵千葉桃花。嬌紅鮮艷。便折下一小枝來。將花插在他頭上。取一嫩枝。塞向力士鼻孔中去。力士陡然驚醒。見是嬌紅問道。嬌紅妹子。你來做甚。嬌紅笑道。我家娘娘特來召你。力士便同嬌紅走到梅花宮中。叩頭見過。梅妃問力士道。聖上這幾日。爲何不進我宮中。力士道。阿吓。聖上在內宮中。新納了壽王的楊妃。寵幸無比。娘娘難道還不知麼。梅妃道。我那裏曉得。且問你聖上待他意思。如何。力士道。自從楊妃入宮之後。龍顏大悅。親賜金細珠翠。舉族加官。宮中號曰娘子。儀禮俸於皇后。梅妃聽了這句話。不覺兩淚交流道。我初入宮之時。便疑有此事。不想果然。你且出去。我自去。高力士出宮去了。嬌紅將適間苑內所見如何行徑。如何快活。說與梅妃知道。梅妃聽了。不勝恨怨。嬌紅道。娘娘不要愁煩。依奴婢愚見。娘娘莫若裝束了。步到南宮去。看皇爺怎麼樣說。梅妃見說。便向粧臺前整雲鬢。梅妃對了菱花寶鏡。歎道。天乎。我江采蘋如此才貌。何至憔悴至此。豈不令人腸斷。說了雙淚交流。強不出精神。來梳粧。嬌紅與宮女再三勸慰。替他重施朱粉。再整花鈿。打扮得齊齊整整。隨了七八個宮奴。向南宮

緩步而來，卻見元宗獨立花陰。梅妃上前朝見元宗，道：今日有甚好風吹得你來。梅妃微微的笑道：時布陽和，忽南風甚銳，故循循至此，以解寂寞耳。元宗道：名花在側，正要着人來賞。妃子共成一醉。梅妃道：聞得陛下納寵楊妃，賤妾一來賀喜。二來見新人，元宗道：此是朕一時偶惹開花野草，何足掛齒。梅妃定要請見，元宗不得已道：愛卿既不嫌棄，着他來參見，你就是。但他來時，卿不可着惱。梅妃道：妾依尊命，須要他拜見，我便了。元宗道：這也不難，即召楊妃出來。楊妃望着梅妃叩頭畢，元宗即命擺宴。酒過三巡，元宗道：梅妃有謝女之才，不情佳句，贊他一首，何如。梅妃道：惟恐不能表揚萬一，望乞恕罪。楊妃道：妾係蒲姿柳質，豈足當娘娘翰墨揄揚。元宗道：二妃不必過謙，叫左右快取一幅錦箋，放在梅妃面前。梅妃只得提起筆來，寫上七絕一首。

徽卻巫山下楚雲 南宮一夜玉樓春

冰肌月貌誰能似 錦繡江天半爲君

梅妃寫完，呈於元宗。元宗看了，連聲贊美，付與楊妃。楊妃接來看了一遍，心中暗想：此詞雖佳，內多譏諷。他說徽卻巫山下楚雲，笑奴從壽邸而來。錦繡江天半爲君，笑奴肥胖的意思。待我也回他幾句，看他怎麼說。便對梅妃道：娘娘美艷之姿，絕世無雙。侍奴回贊一首，何如。梅妃道：俚詞描寫歹甚，若得美人不吝名言，妾所願也。楊妃亦取箋寫道：

美艷何曾減卻春 梅花雪裏亦真清  
總教借得春風早 不與凡花鬪色新

元宗見楊妃寫完，道：亦來的敏快，得情。擊與梅妃道：妃子，你看何如。梅妃取來一看，暗想：他說梅花雪裏亦真清，真笑我瘦弱的意思。不與凡花鬪色，新笑我已過時了。兩下顏色有些不和起來。高力士道：娘娘們詩詞唱和，奴婢有幾句粗言俗語解分。元宗道：你試說來。高力士道：皇爺今日同二位玉美人，步步嬌，走到高陽台，二位娘娘雙鬪酒，飲到月上海棠，奴婢打一套三樣鼓，唱一套賀新郎，大家沉醉東風，皇爺卸下皂羅袍，娘娘解下紅綉襖，忽聞一陣錦衣香，同睡在銷金帳，那時節，花心動，將起來，只要快活三。那裏管念奴嬌，惜奴嬌，皇爺慢慢的做個蝶戀花，魚遊春水，豈不是萬年歡，天下樂，只見二妃聽到他說到花心動，快活三，不覺的那嘻嘻微笑起來。元宗道：力士之言有理，朕今日二美既具，正當取上，免得爭論。遂挽手攜着二妃回宮。梅妃性柔緩，後竟爲楊妃所蹙，遷於上陽宮。東一日，元宗開步，梅妃忽想起梅妃來，差高力士去探望。力士領旨到上陽宮，只見梅妃正在那裏傷感。力士連忙叩頭。梅妃道：高常侍，我自別聖駕已來，久無音問。今日甚事有勞你來。力士道：聖上今日偶步梅園，十分思念娘娘，特着奴婢來探望。梅妃聞言，便欣欣喜喜，問力士道：聖上着你来探望，終非棄我，汝可爲我叩謝皇恩，說我無日不望。觀天顏，還祈皇恩始終無替。力士領命，隨即回至梅園，將

梅妃所言奏上。元宗聞言，不覺嘆道：我豈遂忘汝耶。高力士你可選梨園最快戲馬，密召梅妃到翠華西閣相敘，不可遲誤。力士應聲而去。元宗連聲叫道：轉來，你須悄悄地去。不可使楊妃知道。力士道：奴婢曉得，便到梨園選了一疋上等駿馬，竟到東樓，見了梅妃。梅妃道：高常侍，你爲何又來。力士道：奴婢將娘娘之言，述與皇爺聽了。皇爺浩歎道：我豈忘汝，就令奴婢選上等駿馬，密召娘娘到翠華西閣敘話。梅妃道：既是君王寵召，緣何要暗地裏來。力士道：只恐楊娘娘得知，不是當要。梅妃道：陛下爲何怕着這個肥胖婢。力士道：娘娘伏上馬，皇爺等久了。梅妃便上馬而來。到了閣前，元宗抱下馬來道：愛卿我那一日不想你來。梅妃參拜道：賤妾負罪，將謂永捐，不料又得復覩天顏。元宗就命宮女擺酒，飲至數巡。梅妃斟上一盃，敬與元宗道：陛下果終不棄賤妾，幸滿飲此盃。元宗喫了，也斟一杯，回賜梅妃。飲至半醉，元宗雙手奉着他面龐細看道：妃子花容略覺消瘦了些。梅妃道：如此情懷，怎免消瘦。元宗道：瘦便瘦，卻越覺清雅了。梅妃笑道：只惜還是肥的好哩。元宗也笑道：各有好處，又飲了幾杯，便同梅妃進房。忽忽一睡，不覺失曉。楊妃在宮，不見元宗駕來，問念奴道：奴婢聞萬歲着高力士召梅娘娘至翠華西閣，楊妃聽了，忙自步到閣前，驚得那些常侍飛報道：楊娘娘已到閣前。當如之何。元宗披衣抱梅妃，藏夾帳間。楊妃走到裏面，見禮畢，問道：陛下爲何起得遲。元宗道：還是妃子來得早。楊妃道：賤妾

開梅精在此，特此相望。元宗道：他在東樓，楊妃道：今日宜來，同至溫泉一樂。元宗只是看着左右，也不去回答他。楊妃怒道：香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珠鳥枕邊，有金釵翠鈿，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歎睡。至日出，還不視朝，是何體統。陛下可見羣臣，妾在此閣，以俟駕回。元宗愧甚，拽衾向屏復睡道：今日有疾，不能視朝。楊妃怒甚，將金釵翠鈿擲於地。登歸私第，不想小黃門見楊妃勢急，恐生餘事，步送楊妃回宮。元宗見楊妃已去，欲與梅妃再圖欣慶，卻被黃門送去大怒，斬之。親自拾起金釵翠鈿，包好，又將夷使所貢珍珠一斛，着永新領去。前往東樓，梅妃問道：聖上着人送我歸來，何棄我之深乎。永新道：萬歲非棄娘娘，恐楊娘娘性惡，所送黃門已斬訖矣。梅妃道：恐憐我又勸這肥胖婢，情豈非棄我也。原物俱已拜領，所賜珍珠不敢受。有詩一首，煩你進到御前，道妾非忤旨，不受珍珠，恐怕楊妃聞知，又累聖上受氣耳。永新領命而出，將珍珠并詩獻上。元宗拆開一看，念道：

柳葉蛾眉久不描

殘粧和淚濕紅綃

長門自是無梳洗

何必珍珠戀寂寥

元宗覽詩，悵然不樂，又喜其詩之妙，令樂府以新聲度之。斛珠、楊妃既懷前恨，又知此事，遂日思量害他，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普天下有一不妬之婦人乎，偶有之，亦是讓千乘之國，好名之人耳，非真不妬也。然妬有隱與顯之別，無



才而妬。梅妃是也。觀其要見新人。要他拜見。妬之藏於內者也。無才者也。若楊妃能選梅妃於東宮。若鄭金釵於地下。此妬之形於外者也。敗亡之禍。萌於此矣。作者先將兩人性情。各各寫出。而元宗周旋其間。無才如何。景狀可發一筌。

第八十回 安祿山入宮見妃子

高力士沿街覓狀元

詞曰 幸得君王帶笑看。莫嫌安野心。狼子也來看。漫拈酸。悄眼盈盈戀所愛。儘盤桓。卻教說存別家歡。被他瞞。右調太平時

從來士子的窮通顯晦。關乎時命。不可以智力求。即使命裏終須通顯。若還未遇其時。猶不免橫遭屈抑。此乃常理。不足爲怪。獨可怪那女子的貴賤品格。卻不關乎其所處之位。儘有身爲下賤的。倒能立志高潔。那位居尊貴的。反做出無恥污辱之事。卽如唐朝武后韋后。太平公主安樂公主。這一班淫亂的婦女。搜得世界不清。已極可笑。可恨。誰想到元宗時。卻又生出個楊貴妃來。他身受天子寵眷。何等尊榮。况那天子又極風流不俗。何等受用。如何反看上了那寒外蠻奴安祿山。與之私通。濁亂宮闈。以致後來釀禍不小。豈非怪事。且說那安祿山。乃是營州夷種。本姓康氏。初名阿落山。因其母再適安氏。遂冒姓安。改名祿山。爲人奸猾。善揣人意。後因部落破散。逃至幽州。投託節度使張守珪麾下。守珪愛之。以爲養子。出入隨侍。一日守珪

洗足。祿山侍側。見守珪左腳底有黑痣五個。因注視而笑。守珪道。我這五黑痣。識者以爲貴相。汝何笑也。祿山道。兒乃賤人。不意兩腳底都有黑痣七枚。今見恩相貴人腳下。亦有黑痣。故不覺竊笑。守珪聞言。便令脫足來看。果然兩腳底俱有七痣。狀如七星。比自己腳上的更黑大。因大奇之。愈加親愛。屢借軍功。薦引直薦他做到平盧討擊使時。有東夷別部奚契丹。作亂犯邊。守珪檄令安祿山督兵征討。祿山自恃強勇。不依守珪方略。率兵輕進。被奚契丹殺得大敗虧輸。原來張守珪軍令最嚴明。諸將有違令敗績者。必按軍法。祿山既敗。便願不得養子情分。一面上疏奏聞。一面將祿山提至軍前。正法。祿山臨刑。對着張守珪大叫道。大夫欲滅賊。奈何輕殺大將。守珪壯其言。卽命緩刑。將他解送京師。候旨定奪。祿山賄囑內侍們。於元宗面前說方便。當時朝臣多言祿山喪師失律。法所當誅。且其貌有反相。不可留爲後患。元宗因先入內侍之言。竟不准朝臣所奏。降旨赦祿山之死。仍赴平盧。原任帶罪立功。祿山本是極乖巧善媚。他向在平盧。凡有元宗左右。偶至平盧者。皆厚賂之。於是元宗耳中。常常聞得稱譽。安祿山的言語。遂愈信其賢。屢加陞擢。官至營州都督。平盧節度使。至天寶二年。召之入朝。留京侍駕。祿山內藏奸狡。外貌假粧忠直。元宗信篤真誠。龍遇日降。得以非時謁見。宮苑嚴密之地。出人無禁。一日祿山覓得一隻最會人言的白鸚鵡。置之金絲籠中。欲獻與元宗。聞駕幸御苑。因便攜之苑中。

正遇元宗同着太子在花叢中散步。祿山望見，將鸚鵡籠兒掛在樹枝上，趨步向前朝拜。卻故意只拜了元宗，更不拜太子。元宗道：「卿何不拜太子？」祿山假說：「意奉臣愚，不知太子是何等官爵。」臣等就當至尊而前謁拜。元宗笑道：「太子乃儲君，豈論官爵？」朕千秋萬歲後，鸚鵡爲君者，卿等何不拜祿山道：「臣愚向只知皇上一人，臣等所當盡忠報效，卻不知更有太子。」當一體敬事。元宗回顧太子道：「此人朴誠乃爾。」正說間，那鸚鵡在籠中便叫道：「安祿山快拜太子。」祿山方纔望着太子下拜，拜畢，即將鸚鵡攜至御前。元宗道：「此鳥不但能言，且曉人意。」卿從何處得來？」祿山扯個謊道：「臣前征奚契丹至北平郡，夢見先朝已故名臣李靖，向臣索食。臣因爲之設祭，當祭之時，此鳥忽從空飛至，臣以爲祥瑞，取而養之。今已馴熟，方敢上獻。」言未已，那鸚鵡又叫道：「且莫多言，貴妃娘娘駕到了。」祿山舉眼一望，只見許多宮女簇擁着香車冉冉而來，到得將近，貴妃下車，宮人擁至元宗前行禮。太子也行禮，各就坐位。祿山待欲退避，元宗命且住着。祿山便不避，望着貴妃拜了，拱立階下。元宗指着鸚鵡對貴妃說道：「此鳥最能人言，又知人意。」因看着祿山道：「是那安祿山所進，可付宮中養之。」貴妃道：「鸚鵡本能之鳥，而白者不易得，况又能曉人意，真佳禽也。即命宮女念奴收去養着。」因問此即安祿山耶？現爲何官？元宗道：「此兒本塞外人，極其雄壯，向年歸附朝廷，官拜平盧節度，朕愛其忠貞，留京隨侍。」因笑道：「他昔曾爲張守珪養

子，今日侍朕，即如朕之養子耳。貴妃道：「誠如聖諭，此人真所謂可兒矣。」元宗笑道：「妃子以爲可兒，便可撫之爲兒。」貴妃聞言，執視祿山笑而不答。祿山聽了此言，即趨至階前，向着貴妃下拜道：「臣兒願母妃千歲。」元宗笑說道：「祿山，你的禮數差了。」欲拜母，先須拜父。祿山叩頭奏道：「臣本胡人，胡俗先母後父。」元宗顧視貴妃道：「即此可見其朴誠。」說話間，左右排上宴來。太子因有小病初愈，不耐久坐，先辭回東宮去了。元宗即命祿山侍宴。祿山於奉觴進酒之時，偷眼看那貴妃的美貌，真個是

施脂太赤，施粉太白，增之太長，減之太短。看來豐厚，卻甚輕盈，極是嬌態，自饒溫雅開矣。胡天胡帝，果然傾國傾城。

那安祿山久聞楊妃之美，今忽得親花容，十分欣喜。况又認爲母子，將來正好親近。因遂懷下個不良的忘念。這貴妃又是個風流水性，他也不必以貌取人，只是愛少年，喜壯士。見祿山身材充實，鼻準豐隆，英銳之氣可掬也。就勸了個不次用人的邪心，正是

色既不近貴 冶容又海淫  
三郎或大度 二人已同心

話分兩頭，且不說安祿山與楊貴妃相親近之事，且說其時適當大比之年，禮部奏請開科取士，一面移檄各州郡，招集舉子來京應試。當時西尉綿州有個才子，姓李名白，字太白，原係西涼主李暄九世孫，其母夢長庚星入懷，而

生。因以命名。那人生得天姿敏妙。性格清奇。嗜酒耽詩。輕財狂俠。自號青蓮居士。人見其有飄然出世之表。稱之爲李謫仙。他不求仕進。志欲遨遊四方。看盡天下名山大川。嘗遍天下美酒。先登峨嵋。繼居雲夢。後復隱於徂徠山竹溪。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日夕酣飲。號爲竹溪六逸。因開人說湖州烏程酒極佳。遂不遠千里而往。暢飲於酒肆之中。且飲且歌。旁若無人。適州司馬吳筠經過。聞狂歌之聲。遣人詢問。太白隨口答詩四句道。

青蓮居士謫仙人 酒肆逃名三十春

湖州司馬何須問 金粟如來是後身

吳筠聞詩。驚喜道。原來李謫仙在此。聞名久矣。何幸今日得遇。當下請至衙齋相敘。飲酒賦詩。留連了幾時。吳筠再三勸他入京。取應。太白以近來科目一途。全無公道。意不欲行。正躊躇。恰好吳筠陞任京職。即日起身赴京。遂拉太白同至京師。一日偶於紫極宮閒遊。與少監賀知章相遇。彼此通名道姓。互相愛慕。知章即邀太白至酒樓中。解下腰間金魚。換酒同飲。極歡而罷。到得試期將近。朝廷正點着賀知章。知章舉。又特旨命楊國忠高力士。與爲內外監。督官檢點試卷。錄送主試官批閱。賀知章暗想道。吾今日奉知賀舉。若李太白來應試。定當首薦。但他是個高傲的人。若與通關節。反要纏惱了他。不肯入試。他的詩文。千人亦見的不必通甚關節。自然入彀。只是一應試卷。須由監督官錄送。我今只囑託楊高二人。要他留心照看便了。於

是一面致意楊國忠高力士。一面即託吳筠。力勸太白應試。太白被勸不過。只得依言。打點入場。那知楊高二人。與賀知章原不是一類的人。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道知章受了人的賄賂。有了關節。卻來向我討白人情。遂私相商議。專記着李白名字的試卷。偏不要錄送。到了考試之日。太白隨衆入場。這幾篇試作。那發一揮。第一個交卷的就是他。楊國忠見卷面上有李白姓名。便不管好歹。一筆抹倒道。這等潦草的惡卷。何堪錄送。太白待欲爭論。國忠設罵道。這樣舉子。只好與我磨墨。高力士插口道。磨墨也不適用。只好與我脫靴。喝令左右將太白扶出。正是

文章無口 爭論不得 堪嘆高才 橫遭揮斥

太白出得場來。怨氣冲天。吳筠再三勸慰。太白立誓。若他日得志。定教楊國忠磨墨。高力士脫靴。方出胸中惡氣。這邊賀知章在闈中閱卷。暗中摸索。中了好些真才。只道李白必在其內。及至榜發。偏是李白不曾中。得心中十分疑呀。直待出闈。方知爲楊高二人所攢。其事反因叮囑而起。知章懷恨。自必不說。且說那榜上第一名是秦國楨。其兄秦國棟。中在第五名。二人乃是秦叔寶的元孫。少年有才。兄弟同擢巍科。人人稱羨。至殿試之日。二人入朝對策。日方午。便交卷出朝。家人們接着行至集慶坊。只聽得鑼鼓聲喧。原來是走太平會的一霎時。看的人擁擠將來。把他兄弟二人擠散。及至會兒過了。國楨不見了哥哥。連家人們也都。不見。只得獨自行走。正行間。忽有一童子叫聲相

公。我家老爺奉請。現在花園中相候。國楨道。是那個老爺。童子道。相公到彼便知。國楨只道是那一個朝貴。或者爲科名之事。有甚話說。因不敢推卻。童子引他入一小巷。進一小門。行不幾步。見一座絕高的粉牆。從牆邊側門而入。只見裏面綠樹參差。紅英絢爛。一條街徑。是白石子砌的。前有一池。兩岸都種桃花楊柳。池畔彩鷺白鷗。成對兒游。戲池上有一橋。朱欄委曲。走進前去。又進一重門。童子即將門兒鎖了。內有一帶長廊。庭中修竹千竿。映得廊檐碧翠。轉進去是一座亭子。匾額上題着四虛亭三字。又寫西州李白題亭後。又是一帶高牆。有兩扇石門。緊緊的閉着。童子道。相公且在此略坐。主人就出來也。說罷飛跑的去。了。國楨想道。此是誰家有這般好園亭。正在遲疑。只見石門忽啓。走出兩個青衣的侍女。看了國楨一看。笑吟吟的道。主人請相公到內樓相見。國楨道。你主人是誰。如何卻教女使來相邀。侍女也不答應。只是笑着把國楨引入石門。早望見畫樓高聳。樓前花卉爭妍。樓上又走下兩個侍女來。把國楨簇擁上樓。只聽得樓檐前。籠中鸚鵡叫道。有客來了。國楨舉目看那樓上。排設極其華美。琉璃屏。水晶簾。照耀得滿樓光亮。桌上博山爐內。飄着龍涎妙香。氤氳撲鼻。卻不見主人。忽聞侍女傳呼夫人來。只見左壁廂一簇女侍們。擁着一個美人。徐步而出。那美人怎生模樣。一

眼橫秋水。眉掃春山。可憐楊柳腰。柔枝若擺。堪愛桃花面。艷色如耐。寶鬢珍龐。恰好綠雲高挽。繡裙穩貼。最宜

翠帶輕垂。果然是金屋嬌姿。眞足稱香閣麗質。國楨見了。急欲退避。侍女擁住道。夫人正欲相會。國楨道。小生何人。敢輕與夫人觀面。那夫人道。郎君果係何等。乞通姓氏。國楨心下驚疑。不敢實說。將那秦字楨字拆開。只說道。姓余名貞木。未列郡庠。適因春遊。被一童子誤引入潭府。望夫人恕罪。迷馬道發。說罷深深一揖。夫人還禮不迭。一雙俏眼兒。把國楨覷看。見他儀容俊雅。禮貌謙恭。十分憐愛。便移步向前。伸出如玉的一隻手兒。扯着國楨留坐。國楨遂巡退遲道。小生輕造香閣。蒙夫人不加呵斥。已爲萬幸。何敢共坐。夫人道。妾昨夜夢一青鸞。飛集小樓。今日郎君至此。正應其兆。郎君將來定當大貴。何必過謙。國楨只得坐下。侍女獻茶畢。夫人即命看酒。國楨起身告辭。夫人笑道。妾夫遠出。此間並無外人。住住不妨。况重門深鎖。郎君欲何往乎。國楨聞言。放心坐定。少頃侍女排下酒席。夫人拉國楨同坐。共飲。說不盡佳肴美味。侍女輪流把盞。國楨道。不敢動問夫人何氏。尊夫何官。夫人笑道。郎君有緣至此。但得美人陪伴。自足怡情。何勞多問。國楨因自己也不會說真名字。便也不去再問他。兩個一盞一盞。直飲至日暮。繼之以燭。彼此酒已半醒。國楨道。酒已闌矣。可容小生去否。夫人笑道。酒興雖闌。春興正濃。何可言去。今日此會。殊非偶然。如此良宵。豈宜虛度。至次日夫人不肯就放國楨出來。國楨也戀戀不忍言別。流連了四五日。那知殿試放榜。秦國楨狀元及第。秦國楨中二甲第一。金

殿傳臆。諸進士畢集。單單不見了一個狀元。禮部奏請遣官尋覓。元宗聞知秦國樞。卽國樞之兄。傳旨道。不可以弟先兄。國樞既不到。可改國樞爲狀元。卽日赴瓊林宴。國樞啓奏道。臣弟於廷試日出朝。至集慶坊。遇社會擁擠。與臣相失。至今不歸。臣遣家僮四處尋問。未知蹤跡。臣心甚惶惑。今乞吾皇破例垂恩。暫緩瓊林赴宴之期。俟臣弟到時。補宴。臣不敢冒其科名。元宗准奏。姑寬宴期。着高力士督率員役。於集慶坊一帶地方。挨街挨巷。查訪狀元秦國樞。限二日內尋來見駕。這件奇事。與動京城。早有人傳入夫人耳中。夫人也真當像一件新聞。與秦國樞道。你可曉得外邊不見了科狀元。朝廷差高太監沿路尋訪。豈不好笑。國樞道。新科狀元是誰。夫人道。朝廷榜第一的秦國樞。本貫齊州。附籍長安。乃秦叔寶的後人。國樞聞言。又喜又驚。急問道。如今狀元不見。連林宴怎麼了。夫人道。聞說朝廷要將那二甲第一秦國樞。改爲狀元。國樞推辭。奏乞暫寬宴期。待尋着狀元。然後纔肯開宴哩。國樞聽罷。忙向夫人跪告道。夫人救我則個。夫人一把托起道。這爲怎的。國樞道。實不相瞞。前日初相見。不敢便說真名姓。我其實就是秦國樞。夫人聞說。呆了半晌。向國樞道。你如今是殿元公了。朝廷現在追尋得緊。我不便再留你。只得要與你別了。好不苦也。一頭說。一頭便掉下淚來。國樞道。你我如此恩愛。少不得要圖後會。不必愁煩。但今聖上差高太監尋我。這事弄大了。倘究問起來。如何是好。夫人想了一

想道。不妨。我有計在此。便叫侍女取出一軸畫圖。展開與國樞看。只見上面五色燦然。畫着許多樓臺亭閣。又畫一美人。凭欄看花。夫人指着畫圖道。你到御前。只說過一老嫗云。奉仙女之命。召你引至這般一個所在。見這般一箇美人。被他款住。所喫的東西。所用的器皿。都是外邊絕少的。相留數日。不肯自說姓名。也不問我姓名。今日方纔放出行動。都被他以帕蒙首。教人扶掖而行。竟不知他出入往來的門路。你只如此奏聞。包管無事。國樞道。此何畫圖。那畫上美人是誰。如何說遇了他。便可無事。夫人道。不必多問。你只仔細看了。牢牢記着。但依我言。啟奏。我再託人賄囑內侍們。於中周旋便了。本該設席與你送行。但欵限二日。尋到。今已是第二日了。不可過誤。只奉三杯罷。便將金杯將酒相遞。不覺淚珠兒落在杯中。國樞也淒然下淚。兩人共飲了這杯酒。國樞道。我的夫人。我今已把真名姓告知你了。你的姓氏。也須說與我知道。好待我時時念誦。夫人道。我夫君亦係朝貴。我不便明言。你若不忘恩愛。且圖後會罷。說到其間。兩下好不依依難捨。夫人親送國樞出門。卻不是來時的門徑。別從一曲徑。敲一小門而出。看官你道。那夫人是誰。原來他覆姓連雲。小字盈盈。乃朝中一貴官的小夫人。這貴官年老無子。又出差在外。盈盈獨居於此。故開這條活路。欲爲種子計耳。正是

欲求世間種 暫款榜頭人

當下國樞出得門來。已是傍晚的時候。踉踉蹌蹌。走上街

坊。只見街坊上人三三兩兩。都在那裏傳說新聞。有的道。怎的一個新科狀元。卻不見了。尋了兩日。還尋不着。有的道。朝廷如今差高公公。於城內外寺觀中。及茶坊酒肆。妓女人家。各處挨查。好像搜捕強盜一般。國楨聽了。暗自好笑。又走過了一條街。忽見一對紅棍。二三十個軍卒。擁着一個騎馬的太監。急急的行來。國楨心忙。不覺衝了他前。軍卒們呵喝起來。舉棍欲打。國楨叫道。呵呀不要打。只聽得側首一小巷裏。也有人叫道。呵呀不要打。好似深山空谷中。說話應聲響的一般。原來那馬上太監。便是奉旨尋狀元的高力士。他一面親身巡訪。一面又差人同着秦家的家僮分頭尋覓。此時正從小巷出來。那家僮望見了主人。恰待喊出來。卻見軍卒們。扭住國楨要打。所以忙喚不要打。恰與國楨的喊聲相應。當下家僮喊說。我家狀元爺在此了。衆人聽說。一齊擁住。力士忙下馬相見。說道。不知是殿元公。多有觸犯。高某那處不尋到。殿元兩日。卻在何處。國楨道。說也奇怪。不知是遇怪逢神。被他阻滯了。這一時。今日纔得出來。重煩公公尋覓。深爲有罪。今欲入朝。見駕。還求公公方便。力士道。此時聖駕在花萼樓。可卽到彼朝參。於是騎馬同行。來至樓前。力士先啟奏了。元宗卽宣國楨上樓朝參。畢。問卿連日在何處。國楨依着違筭。盈盈所言。宛轉奏上。元宗翻奏。微微含笑。道。如此說。卿真遇仙矣。不必深究。看官你道。元宗爲何便不究了。原來當時楊貴妃。有姐妹三人。俱有姿色。元宗於貴妃面上。推恩三

姊妹。俱賜封號。呼之爲姨。大姨封韓國夫人。三姨封虢國夫人。八姨封秦國夫人。語姨每因貴妃。宜召入宮。卽與元宗。諧謔調笑。無所不至。其中惟虢國夫人。更風流倜儻。元宗常與相狎。凡宮中的服食器用。時蒙賜費。又另賜第宅。一所於集慶坊。這夫人卻甚多情。常勾引少年子弟。到宅中取樂。元宗頗亦聞之。卻也不去管他。那達奚盈盈之母。曾在虢國府中。做針線。養娘。故備知其事。這軸圖畫。亦是府中之物。其母偶然攜來。與女兒觀玩的。畫上那美人。卽虢國夫人的小像。所以國楨照着畫圖說法。元宗竟疑是虢國夫人的所爲。不便追究。那知卻是盈盈的巧計。脫卸正是

張公喫酒李公醉 鄭六生兒盛九當  
當下元宗傳旨。狀元秦國楨。既到。可卽刻赴瓊林宴。國楨奉旨。昨已蒙皇上。改置兄國楨爲狀元。臣兄推辭不就。今乞聖恩。卽賜改定。庶使臣不然以弟先兄。元宗道。卿兄弟相讓。足徵友愛。遂命兄弟二人。俱賜狀元。及第。國楨謝恩。赴宴。內侍齎着兩副宮袍。兩對金花。至瓊林宴上。宜賜秦家。見仲。好不榮耀。時已日暮。宴上四面張燈。諸公纔就席。從來說。杏苑看花。今科卽是賞燈。且玉殿傳金榜。狀元忽有兩個。真乃奇聞異事。次日兩狀元。率諸親貴。赴闕謝恩。奉旨。秦國楨。俱爲翰林承旨。其餘諸人。照例授職。不在話下。且說宮中。一日賞花開宴。貴妃宜召虢國夫人入宮同宴。明皇見了虢國夫人。想起秦國楨所奏之語。遂

乘貴妃起身更衣時。私向夫人問道。三姨何得私藏少年在家。那知饒國夫人近日正勾引一個千牛衛官的兒子。藏在家中。今聞此言。只道元宗說着這事。乃檢衽低眉含笑說道。兒女之情。不能自禁。乞天恩免究罷。元宗戲把指兒點着道。姑饒這遭。說罷相視而笑。正是

阿姨風騷 姨夫譴竅 大家誤錯 付之一笑

# 繡像隋唐演義卷九

第八十一回 縱雙龍洗兒賜錢 惑君王對使鬪髮  
詞曰 癡兒肥姦娘看偏奇俊何意洗兒蒙賜更阿父  
能幫興 不堪嬌妒性暫離宮殿一樓香雲輕剪便重  
得君王幸 右調霜天曉角

人生七情六慾惟有好色之念最難祛除。雖治當前而不動心者其人若非大聖賢大英雄定是懦弱夫驢漢。所以古人原不禁人好色。但好色之中亦有禮焉。苟徒逞男女之情慾不顧名義。凌亂體統。上下宜淫以致醜聲傳播。如何使得。且說秦國樸秦國楨兄弟二人。都在翰林供職。這秦國樸爲人剛正。只看他不肯佔其弟之科名。可知是個有品有志之人。他見貴妃擅寵。楊氏勢盛。祿山放縱宮闈不謹。因激起一片嫉邪愛主之心。便同其弟計議。連名上一疏。謂朝廷爵賞太濫。女寵太盛。又道安祿山本一塞外健兒。謬膺節鉞。宜令効力邊疆。不可縱其出入宮闈。致滋物議。其言甚切。直疏上。元宗不悅。羣小交進讒言。說他語涉訕謗。宜加重譴。有旨著廷臣議處。虧得賀知章與吳筠上疏力救。元宗乃降旨道。秦國樸秦國楨越職妄言。本當治罪。念係勳臣後裔。新進無知。姑免深究。著卽致仕去。今後如再有瀆奏者。定行重處。此旨一下。朝臣側目。時奸相李林甫欲乘機奪主專權。對衆將官說道。今上聖明。臣子只宜將順。豈容多言。諸君不見立仗之馬乎。日食三品料。

若一鳴便斥去矣。自此諫官結舌不言。元宗只道天下承平無事。又嘗親閱庫藏。見財貨充盈。一發志氣。意滿。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一切朝政。俱委之李林甫。那李林甫奸狡異常。心雖甚忌楊國忠。外貌却與和好。又畏太子英明。常思與國忠潛謀傾陷。又能揣知安祿山之意。微詞冷語。說着他的心事。使之心服驚佩。却又以好言撫慰之。使之欣感不忘。因而朋比爲奸。迎合君心。無不如意。以因其寵。元宗深居宮中。日事聲色。以爲天下承平無事。那知道楊貴妃竟與安祿山通奸。正是

大腹肥軀野漢 下環百媚宮娃

何由彼此貪戀 前生債孽冤家

因此安祿山肆橫無忌。元宗又命安祿山與楊國忠兄妹結爲眷屬。時常往來。賞賜極厚。一時之貴盛莫比。又加賜韓國。魏國。秦國三夫人。每月各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三位夫人之中。魏國夫人尤爲妖艷。不施脂粉。自然天生美麗。當時杜工部有詩云。

魏國夫人承主恩 平明騎馬入宮門

却嫌脂粉汚顏色 淡掃蛾眉朝至尊

一日值祿山生日。元宗與楊貴妃俱有賜賚。楊家兄弟姊妹們各設宴稱慶。鬧過了兩日。祿山入宮謝恩。御駕在宜春院。祿山朝拜畢。便欲叩見母妃楊娘娘。元宗道。妃子適將在此侍宴。今已回宮。汝可自往見之。祿山奉命。遂至楊妃宮中。楊妃此時方侍宴而回。正在微酣半醉之間。見祿



山來拜謝恩。口中聲聲自稱孩兒。楊貴妃因戲語道。人家養了孩兒。三朝例當洗兒。今日恰是你生日的三朝了。我今日當從洗兒之例。於是乘着酒興。叫內監宮女們都來。把祿山脫去衣服。用錦緞褲身包裹。作襁褓的一般。登時結起一綵輿。把祿山坐於輿中。宮人簇擁着繞宮遊行。一時宮中多人。喧笑不止。那時元宗尚在宜春院中閒坐。看書。遙聞喧笑之聲。即問左右。後宮何故喧笑。左右回奏道。是貴妃娘娘。爲洗兒之戲。元宗大笑。便乘小車。來至楊妃宮中。觀看共爲笑樂。賜楊妃金錢銀錢各十千。爲洗兒之錢。正是

楊蒲點壽 洗兒賜錢 家法相傳 啓後承前

話分兩頭。那楊妃便寵愛日隆。這邊梅妃江采蘋却獨居上陽宮。十分寂寞。一日偶聞有海南驛使到京。因問一人。可是來進梅花的。宮人回說是進荔枝與楊貴妃娘娘的。原來梅妃愛梅。當時得寵之時。四方爭進異種梅花。今既失寵。自此無復有進梅者。楊妃是蜀人。愛吃荔枝。海南的荔枝。勝於蜀種。必欲生採之。乃置驛傳。不憚數千里之遠。飛馳以進。此正杜牧之所云。

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道荔枝來

當下梅妃聞梅花絕獻。荔枝送來。不勝傷感。即召高力士來問道。你日日侍奉皇爺。可知道皇爺意中。還記得有個江采蘋三字麼。力士道。皇爺非不念娘娘。只因礙着貴妃娘娘耳。梅妃道。我固知肥胖婢妒我。皇上斷不能忘情於我。

也。我聞漢陳皇后遭貶。以千金賂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獻於武帝。陳皇后遂得復被寵遇。今日豈無才人。若司馬相如者。爲我作賦。以邀上意耶。我亦不惜千金之贈。汝試爲我圖之。力士畏楊妃勢盛。不敢應承。只推說一時無善作賦者。梅妃嘆嘆說道。這是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力士道。娘娘大才。遠勝漢后。何不自作一賦。以獻上。梅妃笑而點首。力士辭出。宮人呈上紙墨筆硯。於是梅妃即自作樓東賦一篇。其略云。

玉鑑塵生。風塵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閃繡衣之輕練。苦寂寞於薰宮。但注恩乎蘭殿。信櫻梅之盡落。隔長門而不見。况乃花心鬪恨。脚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夕聽風歎。而回首碧雲。日暮。今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事。閒庭深閉。以三鳥之信修。緬夫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宴。陪從宸遊。奏斜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鼓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靡休。何期妒色。庸庸嫉心。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權而不得。相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備獨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足。屬愁吟之未竟。已驚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步躊躇乎樓東。

賦成奏上。元宗見了。沉吟嗟賞。想起舊情。不覺爲之憮然。楊妃聞之大怒。氣忿忿的來奏道。梅精江采蘋。庸賤妾子。每敢宣言怨望。宜即賜死。元宗默然不答。楊妃奏之不已。

元宗說道他無聊作賦全無悖慢語何可加誅為朕的只置之不論罷了楊妃道陛下不忘情於此婢耶何不再為翠閣華池之會元宗又見提其舊事又慚又惱只因寵愛已慣姑且忍耐着楊妃見元宗不肯依他所言把梅妃處死心中好生不然侍奉之間全沒有個好臉色常使性兒不言不語一日元宗宴諸王於內殿諸王請見妃子元宗應允傳命召來召之至再方才來到與諸王相見舉坐於別席酒半寧王吹紫玉笛為念奴和曲既而宴罷席散諸王俱謝恩而退元宗暫起更衣楊妃獨坐見寧王所吹的紫玉笛兒在御榻之上便將玉手取來把玩了一番就按着腔兒吹弄起來此正是詩人張祜所云

深宮靜院無人見 閒把寧王玉笛吹

楊妃正吹之間元宗適出見之戲笑道汝亦自有玉笛何不把他拿來吹着此枝紫玉笛兒是寧王的他才吹過口澤尚存汝何得便吹楊聞言全不在意慢慢的把玉笛兒放下說道寧王吹過已久妾卸吹之諒亦不妨還有人雙足被人勾躡以致鞋幫脫綻陛下也置之不問何獨苛責於妾也元宗因他醋妒於梅妃又見他連日意態恣傲心下着實有些不悅今日酒後同他戲語他却略不謝過反出言不遜藐視朕躬又牽涉着梅妃的舊事不覺勃然大怒變色厲聲道阿環何敢如此無禮便一面起身入內一面向口自宣旨着高力士即刻將輕車送他還楊家去不許人侍正是

妒根於心 驕形於面 語言觸忤 遂致激變

楊貴妃平日恃寵慣了不道天威今日忽然震怒此時待欲面謝哀求恐盛怒之下禍有不測况奉旨不許入侍無由進見只得且含淚登車出宮私託高力士照管宮中所有的物件當下來至楊國忠家訴說其故楊家兄弟姊妹忽聞此信吃驚不小相對涕淚不知所措安祿山在旁欲進一言以相救恐涉嫌疑不得輕奏且不敢入宮也不敢親自到楊家外面候吳得密密使人探問消息罷了正是

一女人忤旨 羣小人失勢

禍福本無常 恩寵固難恃

却說元宗一時發怒將楊貴妃逐回入內便覺得宮闈寂寞舉目無常意之人欲再召梅妃入侍不想他因聞楊妃欲譜殺之心中又惱恨又感傷遂染成一病這幾日正臥床上不能起來元宗寂寞不堪焦躁異常宮女內監們多遭鞭撻高力士微窺上意乃私語楊國忠道若欲使妃子復入宮中須得外臣奏請為妙時有法曹官吉溫與殿中侍御史羅希奭用法深刻人人畏憚稱為羅信楊國忠乃求他救援許以重賄吉溫乃於便殿奏事之暇從容進言曰貴妃楊氏婦人無識有忤聖旨意但向蒙恩寵今即使其罪得死亦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宮中一席之地而忍令於外乎元宗聞其言慘然首肯及退朝回宮左右進膳即命內侍靈輦光撤御前五食及珍玩諸寶貝奇物齎至楊家宣賜妃子楊貴妃對使謝恩訖因涕泣說道妾罪

該當萬死。蒙聖上的洪恩。從寬遣放。未卽就戮。然妾向荷  
此寵。今又忽遭棄置。更何面目。偷生人世乎。今當卽死。無  
以謝上。妾一身衣服之外。無非聖恩所賜。惟髮膚爲父母  
所生。竊以一束。聊報我高。遂引刀自割其髮一縷。付  
翟元說道。爲我獻上。皇爺。妾從此死矣。幸勿復勞聖念。翟  
元領諾。隨即回宮。覆旨。備述妃子所言。將髮兒呈上。元  
宗大爲惋惜。卽命高力士。以香車乘夜。召楊貴妃。回宮。楊  
貴妃毀粧入見。拜伏認罪。更無一言。惟有嗚咽涕泣。元宗  
大不忍情。親手扶起。立喚侍女。替爲之梳粧更衣。溫言撫  
慰。命左右排上宴來。楊貴妃把盞。唱獻說道。不意今夕得  
復覩天顏。元宗掖之使坐。是夜同寢。愈加恩愛。至次日。楊  
國忠兄弟姊妹。與安祿山。俱入宮來叩賀。太華公主與諸  
王亦來稱慶。元宗賜宴盡歡。看官聽說楊貴妃既得罪於  
彼。遣若使。元宗從此割愛了。禁絕不準入幸。則羣小潛消。  
宮闈清淨。何致釀禍啓亂。無奈心志。盡感已深。一時擺脫  
不下。遂使內監。得以窺視其舉動。逢迎其進說。交通外奸。  
心中如藕斷絲連。道而復召。終貽後患。此雖是他兩個後  
生的孽緣。未盡然亦國家氣數所關。正是

手翦青絲酬聖德 頓教心志重迷惑

回頭再顧更媚主 從此傾城復傾國

楊貴妃入宮之後。元宗寵比從前便甚十倍。楊氏兄弟姊  
妹。作福作威。亦更甚於前日。自不必說了。未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宮闈之亂。至唐而極。然亦氣數使然。明皇尙不爲  
楊貴妃所惑。安祿山安得擅權。威作叛逆。上賜洗兒錢。  
以金銀爲泥沙。亘古未有之事。明皇不以爲怪。既以楊妃  
遣歸娘家之後。此一刀割絕。亦大快事。而羣小輩又從中  
撻動其至尊。以致釀成禍亂。自後國家傾覆。豈非氣數乎。  
此回書中。筆筆寫出。毫無漏洩之處。以戒後世之爲君王  
者。無容爲婦人所惑。或焉。則天下人民。幸甚莫大矣。

第八十二回 李驥仙應詔答番書 高力士進讒議

雅調

詞曰 當殿揮毫番書就。番人嚇脫靴。磨墨宿憾今朝  
釋 雅調清平。一字千金。體憑眉柳。醉鄉酣適。富貴真  
何必 右調點絳脣

自古道。凡人不可貌相。况文人才子。更非凡人可比。一發  
難限量他的。當其不得志之時。肉眼不識奇才。儘力便使  
他奚落。誰想他一朝發達。就吐氣揚眉了。那奚落他的人。  
昔日肆口亂道。誹謗之言。至今日。一身自爲之。可知道  
有才之人。原奚落他不得的。他命途多舛。遇人不淑。終遭  
屈抑。然人但能屈其身。不能屈其才華。損其聲譽。遇雖蹇  
而名傳不朽。彼奚落屈抑之者。適爲天下後世所譏笑耳。  
今且說楊妃復入宮中。元宗愈加寵愛。且說那時四方州  
郡。節鎮官員。聞楊貴妃擅寵。天下好尚奢華。皆迎合上意。  
貢獻不絕於道路。以致殊方異域。亦聞風而靡。多有將靈  
禽采獸。異寶奇珍。及土產食物。梯山航海而來貢獻者。元

宗歡喜，以爲遐邇咸賓。忽一日有一番國名曰渤海國遣使前來，却沒甚方物上貢，只有國書一封，欲入朝呈進。沿邊官員先飛章奏聞，不幾日間，番使到京，照例安歇於館驛。元宗皇帝命少監賀知章爲館伴使，詢其來意。那通番官事答道：國王致書之意，使臣不得而知。候中朝天子啓書觀看，便能知其分曉了。到得朝期，賀知章引番使入朝面聖，呈上一封國書，開門舍人傳接，遞至御前。元宗皇帝命番使臣且回館驛候朕諭旨。一面著該值日宣奏官將番書拆開，宣奏上聞。那一日該值日宣奏官，却是侍郎蕭吳。當下蕭吳把番書拆看，大大的吃了一驚，原來那番書上寫的字，正是

非草非練非篆

跡異形奇體變

便教子雲難識

除是蒼頡能辨

蕭吳看了數次，一字不識，只得叩頭奏說道：番書上字跡，皆如蝌蚪之形，臣本庸愚，不能辨識。伏候聖裁。元宗笑道：聞卿嘗誤讀伏臘爲伏臘，爲同僚所笑。是漢字且多未識，何況番字乎？可付宰相看來。於是李林甫、楊國忠二人一齊上前觀看，只落得有目如盲也。一字看不出來，踟躕無地。元宗再叫專掌番譯外國文字的官來看，又命傅示滿朝文武官僚，却並無一人能識者。元宗發怒道：堂堂天朝，濟濟多官，如何一紙番書，竟無人能識其一字？不知書中是何言語，怎生批答，可不被小邦恥笑耶？限三日內，若無回奏，在朝官員，無論大小，一概罷職。是日朝罷，各官悶悶

而散。賀知章且往館驛，陪待番使，更不提番書之事。至晚回家，鬱鬱不樂。那時李太白正寓居賀家，見賀知章納悶不樂，當即問其緣故。知章因把上項事情述了一遍道：如今欽限嚴迫，急切得狠，怎生回奏？若有能識此字者，不問何等，人舉薦上去，便可稍釋上怒。太白聽說此微微笑道：番字亦何難識，惜我不得爲賀臣，躬逢一見此書，耳知章驚喜說道：太白果能辨識番字，我當即奏上聞。太白笑而不答。次日早朝，知章出班啓奏說道：臣有一布衣之交，西蜀人士，姓李名白，博學多才，能辨識番書。乞陛下召來，以書示之。元宗准奏，遣內侍至賀家，立召李白見駕。李白即對天使拜辭道：臣乃遠方賤士，學識淺陋，所以文字且不足以入朝貴之目，何能仰對天子乎？謬蒙寵命，不敢奉詔。內侍以此言回奏。知章復啓奏道：臣知此人文章蓋世，學問驚人，藉子百家，無書不覽，只因去年入試，被外場官抹落卷子，不與錄送，故未得一第。今以布衣入朝，心殊慚愧，所以不即應召，故也。乞陛下特恩，賜以官帶，更使一朝臣往宣，乃見聖主求賢下士之至意。楊國忠與高力士聽了方欲進些諛言阻撓，只見汝陽王進左相李適之、京兆尹吳筠、集賢院待制杜甫、一齊同聲啓奏道：李白奇才，臣等知之稔矣。乞陛下速召勿疑。元宗見衆口交薦李白之才，便傳旨賜李白以五品冠帶朝見。即著賀知章速往宣來。楊國忠高力士二人，遂不敢開口。知章奉旨到家，宣諭李白，且備述天子倦倦之意。李白不敢復辭，即穿了御賜

的冠帶與知事乘馬同入朝中三呼稱拜畢元宗見李白一表人材器度超俊滿心懷喜遣青撫慰道拜高才不第誠為惋惜然朕自知卿可不至終廢也今者番國遣使臣上書其字跡怪異無人能識者知卿多聞廣見必能為朕辨之便命侍臣將番書付李白觀著李白接來看了一遍啓奏說道番字各不相同此正渤海國之字也但舊制番書上表悉遵依中國字體別以副函寫本國之字送中國書存照今渤海國不具表文竟以副書上呈御覽已屬非禮之極况書中之語青悖慢殊為可笑元宗問說道他書中所求何事所說何言卿可明白宣奏於朕聽李白開命當時持番書於手中立在御座之前將中國唐音一一譯出即高聲朗誦於御座之前其番書說略曰

渤海大可毒書達唐朝官家自你佔却高麗與我國偪近邊兵屢次侵犯疆界想出自官家之意俺今不可耐者差官齎書來說可將高麗一百七十六城讓與我國我有好物相送太白山之兔南海之昆布柵城之鼓扶餘之鹿郊頡之豕賣率之馬沃野之綿河沱涇之鱧九郡之李樂激之藥你家都有分一年一進貢若還不肖俺國即起兵來廝殺且君誰勝誰敗

衆文武官員見李白看番書宣誦如流無不驚異元宗聽了書中之言龍顏不悅問衆官說道番邦無道輒欲爭佔高麗財力俱耗將何以應之李林甫奏道番人豈肆為大言然度其兵力豈能抗衡天朝今宜諭邊將嚴加防守

倘有變氣與隣誅討可也楊國忠說道高麗遠邊原在疆轡之外與其吳越禍結爭此腹長不及之地不如將極邊的數城棄許專力固守內邊的地方為使時朔方節度使王忠嗣適在朝中聞二人之言因奏道昔太宗皇帝三征高麗財力俱竭至高宗皇帝時大將薛仁貴以數十萬雄兵大小數十戰方才奠定今日豈容輕於議棄但今日承平日久人幾忘戰倘或復動干戈亦不可忽視小邦而輕敵也諸臣議論不一元宗沉吟未決李白奏道此事無煩聖慮臣料番王慢辭懷柔不過試探天朝之動靜耳明日可召番使入朝命臣面奉答詔另以別紙亦即以用彼國之字示之語恩威並著備伏其心務使可毒拱手降順元宗大加喜悅因問可毒是彼國王之名耶李白道渤海國稱其王曰可毒猶之國統稱可汗吐蕃稱贊普南蠻稱詔誦陵稱悉莫威各從其俗也元宗見他應對不窮十分歡喜即擢為翰林學士賜宴於金華殿中著教坊樂工侑酒是夜即命於殿側寢宿衆官見李白這般隆遇無不歎羨只有楊國忠高力士二人心下不樂却也無可如何次早元宗升殿百官齊集賀知事引番使入朝候旨李白紗帽紫袍金魚象笏雍容立於殿陛飄飄然有神仙凌雲之致手執一封番書對番使官說道小邦上書詞語悖慢殊為無禮本當加兵誅討今我皇上聖度如天姑置不較有詔批答汝宜靜候恭聽番使戰戰兢兢立於丹墀之下元宗命七寶文几於御座之傍鋪下文房四寶賜李白坐錦

綉褥與知事乘馬同入朝中三呼稱拜畢元宗見李白一表人材器度超俊滿心懷喜遣青撫慰道拜高才不第誠為惋惜然朕自知卿可不至終廢也今者番國遣使臣上書其字跡怪異無人能識者知卿多聞廣見必能為朕辨之便命侍臣將番書付李白觀著李白接來看了一遍啓奏說道番字各不相同此正渤海國之字也但舊制番書上表悉遵依中國字體別以副函寫本國之字送中國書存照今渤海國不具表文竟以副書上呈御覽已屬非禮之極况書中之語青悖慢殊為可笑元宗問說道他書中所求何事所說何言卿可明白宣奏於朕聽李白開命當時持番書於手中立在御座之前將中國唐音一一譯出即高聲朗誦於御座之前其番書說略曰

繡墩草詔。李白即奏說道。臣所穿的靴子。深恐不淨。怕汚茵席。乞陛下寬恩。容臣脫靴易履而登。元宗便傳旨將御用的吳綾巧樣。雲頭朱履着。小內侍與學士穿着。李白叩頭說道。臣有一言。乞陛下恕臣狂妄。方敢奏聞聖聽。元宗准奏道。任卿言之。李白道。臣前應試。橫遭右相楊國忠。太尉高力士斥逐。今見二人列班於陛下之前。臣氣不旺。况臣今日奉命草詔。手代天言。宣諭外國。事非他比。伏乞聖旨着楊國忠磨墨。高力士脫靴。以示寵異。庶使遠人不敢輕視詔書。自然誠心歸附。元宗此時正在用人之際。且心中深愛李白的才。即准其所奏。楊高二人暗想。前日科場中輕薄了他。今日乘此機關。便來報復。我們心中甚為恨。况此番齊滿朝無人可識。皇上全賴他能。不敢違言。只得一個與他脫靴。一個與他磨墨。二人侍立相候。李白見此境况。才欣然就坐。舉起兔毫筆一枝。手不停揮。須臾之間。草成詔書一道。另將別紙一幅。寫着副封。一并呈於龍案之上。元宗覽畢。大喜說道。詔語堂皇。足奪遠人之魄。及取副封一看。咄咄稱奇。原來那字跡與他來書無異。一字不識。傳與衆官看了。無不駭然。元宗道。學士可宣示番邦。使官聽罷。然後大寶用了。入函。遂命高力士。仍與李白換了雙靴。李白下殿。呼番使聽詔。將詔書朝宣一遍。其詔曰。

大唐皇帝。詔諭渤海可毒。本朝應命開天。撫有四海。恩威並用。中外悉從。頤利齊盟。旋即被縛。是以新羅奏絃。錦之頌。天竺致能言之。烏波斯進捕鼠之蛇。滿林獻曳

馬之狗。白鸚鵡來自阿陵。夜光珠貫於林邑。骨利幹有名馬之納。泥婆羅有良蚌之饌。凡諸遠人。畢獻方物。要皆畏威懷德。買靜求安。高麗拒命。天討再加。傳世九百。一朝殘滅。豈非逆天。衛大之明。鑑歟。况爾小國。高麗附庸。比之中朝。不過一郡。土馬芻糧。萬不及一。若燈背自雄。鴉髮不遜。天兵一下。玉石俱焚。君如頡利之俘。國爲高麗之續。今朕體上天好生之心。恕爾狂悖。急宜悔過。洗滌其心。勤修歲事。毋取羞辱於前。翻悔誅戮於後。爲同類者所笑。爾所上書不遵天朝書法。蓋因爾邦所居之地。遐荒僻陋。未觀中華文字。故朕茲答爾詔言。另賜副封。即川爾國字體。想宜知悉。敬讀不怠。

李白宣讀詔書。聲音洪朗。番國使官俯首聽。不敢仰視。聽畢。受詔辭朝。賀知章送出都門。番使私問道。學士何官。可使右相磨墨。太尉高力士脫靴。賀知章道。右相大臣。太尉近臣。不過是人間貴官。那個李學士。乃上界謫仙。偶來人世。贊助天朝。自當異數相待。番使咄嗟歎詫。而別回至本國。見了國王。備述前言。那可毒看了詔書。及副封字大驚。與本國在朝諸臣商議。天朝有神仙幫助。如何敢得他過。遂寫了降表。遣使官入朝謝罪。情願按期朝貢。不敢復萌異志。此是後話。正是

干戈不動遠人服

一紙寶於十萬師

且說元宗敬愛李白。欲賜以金帛珍玩。又欲重加官職。李白俱辭謝不受。道。臣一生但願逍遙閒散。供奉左右。如東

方湖事淡之故事。且顯日美酒痛飲足矣。元宗乃下詔光祿寺日給與上方佳釀。不拘以職業聽其到處游覽。飲酒賦詩。又時常召入內庭。賞花賜宴。是時宮中最大芍藥花。是揚州所貢。即今之牡丹也。有大紅深紫淡黃淺紅通白各色名稱。都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下。時值清和之候。此花盛開。元宗命內侍設宴於亭中。同楊貴妃賞玩。楊貴妃看了花說道。此花乃花中之下。正宜爲皇帝所賞。元宗笑說道。花雖好而不能言。不如妃子之爲解語花也。正說談笑間。只見樂工李龜年引着梨園中一班新選的一十六名子弟。各執樂器前來承應。叩拜畢。便待皇上同貴妃娘娘飲酒命下。奏樂唱曲。元宗道。且住。今日對妃子賞名花。豈可復用舊樂耶。卽着李龜年將朕所乘玉花驄馬。速往宣召李白學士前來。作一番新詞慶賞龜年奉旨飛走。連忙出宮。牽了玉花驄馬。自己也騎了馬。又同着幾個夥伴一直走到翰林院衙門裏來。宣召李白學士。只見翰林院中人役。回說道。李學士已於今日早晨。微服出院。獨往長安市上酒肆裏吃酒去了。李龜年於是便叫院中當差人役。立刻拿了李白學士的冠袍玉帶象笏。一同多人走至市中。四處找尋。許多時候。忽聽得前街一座酒樓上。有人高聲狂歌道。

三杯通大道 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 莫爲醒者傳

當時李龜年聽了說道。這個高歌詩的聲音。不是李學士

麼。遂下了馬。同衆人入酒肆。大踏步走上樓來了。果見李白學士占着一副臨街座頭。桌上瓶中供着一枝兒繡球花。獨自對花而酌。已吃得酩酊大醉。手中尚持杯不放。龜年上前高聲說道。奉聖旨立宣李學士至沉香亭見駕。衆酒客方知是李學士。又聽說有聖旨。都起身站過一邊。李白全然不理。且放下手中杯。向龜年念一句陶淵明的詩來道。我醉欲眠君且去。

念罷便脫然欲睡。龜年此時無可奈何。只得忙叫跟隨衆人一齊上前。將李白學士簇擁下樓來。卽扶樓上玉花驄馬。衆人左護右持。龜年策馬後隨。到得五鳳樓前。有內侍傳旨。賜李白學士走馬。龜年叫把冠帶袍服。就馬上替他穿着了衣襟上的鈕兒。也扣不及一霎時。走過了興慶池。直至沉香亭。才扶下了馬。醉極不能朝拜。元宗命鋪紫氈。灑毯子於亭畔。且教少臥一刻。親往看視。解御袍覆其體。見他口流涎沫。親以衣袖拭之。楊貴妃道。妾聞冷水沃面。可以解醒。乃命內侍取興慶池中之水。使念奴含而吐之。李白方在睡夢中驚醒。略開雙目。見是御駕。方掙扎起來。俯伏於地奏道。臣該萬死。元宗見他兩眼朦朧。尙未甦醒。命左右內侍扶起李白學士。賜坐亭前。一面叫御廚光祿庖人。將越國所貢鮮魚。造三分醒酒湯。來須臾內侍以金盞盛魚羹。湯進上來。元宗見湯氣太熱。手把牙筯調之。良久。賜李白飲之。彼時李白吃下。頓覺心神爲之清爽。卽叩頭謝恩說道。臣過貪杯。遂致潦倒不醒。陛下此時不

罪臣弼疎狂之態。反加恩眷。臣無任慚感。雖後日肝腦塗地。不足報陛下今日於萬一也。元宗說道。今日召卿來此。別無他的意思。常即指着亭下說。都只爲這幾本芍藥花兒。盛開朕同妃子賞玩。不欲復奏舊樂。故伶工停作。待卿來作新詞耳。李白領命。不假思索。立賦清平調一章呈上。道。正是

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

會向瑤臺月下逢

元宗看了。龍顏大喜。稱美道。學士真仙才也。便命李龜年與梨園子弟。立將此詞譜出新聲。著李謨吹羌笛。花奴擊鼓。賀懷智擊方響。鄭觀音撥琵琶。張野狐吹箏。栗黃幡絳按拍板。一齊兒和唱起來。果然好聽得狠。少頃樂闋。元宗道。卿的新詞甚妙。但正聽得好時。却早完了。學士大才。可爲我再賦一章。李白奏道。臣性愛酒。望陛下以餘樽賜飲。好助興作詩。元宗道。卿醉方醒。如何又要吃酒。倘卿又吃了。怎能再作詩呢。李白道。臣有詩云。酒渴思吞海。詩狂欲上天。臣妄自稱爲酒中仙。惟吃酒醉後。詩興愈高。愈豪。元宗大笑。遂命內侍將西涼州進貢來的葡萄酒。賜與學士。一金斗。李白叩受。將一口氣飲畢。卽舉起兔毫筆。再寫道。

一枝紅艷露凝香

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粧

元宗覽罷。一發歡喜贊歎道。此更清新俊逸。如此佳詞雅

調。用不著衆樂工嘈雜。乃使念奴囀喉清歌。自吹玉笛以和之。真個悠揚悅耳。曲罷又笑。說與李白道。朕情興正濃。可煩學士再賦一章。以盡今日之懽娛。便命以御用的端溪硯。教楊貴妃親手捧著。求學士大筆。李白遂巡逡謝。又頃刻之間。濡其兔毫筆來。題了一章獻其上。其詩云。

名花傾國兩相懽

常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欄杆

元宗大喜道。此詩將花面人容。一齊都寫盡。更妙不可言。今番歌唱。妃子也須要相和。乃卽命永新念奴。同聲而歌。元宗自吹玉笛。命楊妃彈琵琶。和之。和罷。又命李龜年將三調。再叶絲竹。重歌一轉。爲妃子侑酒。元宗仍自弄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一調。則故遲其聲。以媚之。曲既終。楊妃再拜稱謝。元宗笑道。莫謝朕。可謝李學士。楊貴妃乃把玻璃盞。斟酒敬李學士。敘祇謝其詩意。李白轉身退還不迭。臨飲酒。訖頓首拜賜。元宗仍命以玉花驄馬。送李白歸翰林院。自此李白才名愈著。不特元宗愛之。楊妃亦甚重之。那高力士却深恨脫靴之事。想道。我蒙聖眷。甚有威勢。皇太子也常呼我爲兄。諸王伯侯。都呼我爲翁。或呼爲爺。巨耐李白小小一個學士。却敢記著前言。當殿辱我。如今天子十分敬愛他。連貴妃娘娘也深重其才華。萬一此人將來大用。甚不利於吾輩。怎生設個法兒。阻其進用之路才好。因又想道。我只就他所作的清平調兒中。尋他一箇破綻。說惱了貴妃娘娘之心。總使天子要重用他。當不



得貴妃娘娘於中間阻撓。不怕他不自遠日疎了。計策已定。一日入宮見楊貴妃娘娘也。深重其他的才。獨自凭欄看花。口中正微吟著清平調。點頭得意。高力士四顧無人。乘便問奏道。老奴初意娘娘聞李白此詞。怨之刻骨。何反

拳拳如是。楊妃驚訝道。有何可怨處。力士道。他說可憐飛燕倚新粧。是把趙飛燕比娘娘。試想那飛燕當日所為何事。却以相比。極其譏刺。娘娘豈不覺乎。原來元宗曾問趙飛燕外傳。見說他體態輕盈。隨風而立。常恐吹去。因對楊妃戲語道。若汝則任其吹多少。意嘲其肥也。楊妃頗有肌體。故梅妃詆之為肥婢。楊妃最恨的。是說他肥。李白偏以飛燕比之。心中正喜。今却被高力士說壞。暗指趙飛燕私通燕赤鳳之事。合著他暗中私通安祿山。以為合刺。其言正中其他的隱微。於是遂變為怒容。反恨於心。正是

小人讒譖 道著心病 任你聰明 不由不信  
自此楊妃每於元宗面前說李白縱酒狂歌。放浪難纏。無人臣禮。元宗屢次欲陞擢其官。都為楊妃所阻。楊國忠亦以磨墨為恥。也常進讒言。元宗雖極愛李白。却因宮中不喜他。遂不召他內宴。亦不留宿殿中。李白明知為小人中傷。便即上疏乞休。元宗那裏就肯放他回去。溫旨慰諭了一番。不允所請。李白自此以後。乃益發狂飲放歌。正所謂

安得山中千日酒 酩然直到太平時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從來有才人而淪落不偶者。可勝道哉。李學士幸

遭明王聖主。得以揚眉吐氣。磨墨有人。脫靴有人。清平調至今膾炙人口。倘有其人。不值好賢之主。終身廢棄。清夜思之。淚濕青衫。幾透矣。作者安得不為之痛絕哉。

第八十三回 施青自學士識英雄 信赤心番人作藩鎮

詞曰 英雄遭禍身幾殞。幸遇才人留得奇人好作他年定亂人。巧言能動君王聽。輕信奸臣誤邊藩。臣眼見將來大不臣。右調探桑子

古來立鴻功大業。享高爵厚祿的。英雄豪傑。往往始困終亨。先危後顯。所謂天將降大任。必先拂亂其所為。不但大才常屈於小用。甚至無端罹重禍。險些把性命斷送了。那時却絕處逢生。遇著有眼力。有意思的人。出力相救。得以無恙。然後漸漸時來運轉。建功立業。加官進爵。天下後世無不贊他的功高一代。羨他的位極人臣。那知全虧了昔日救他的這位君子人也。能識人。能愛人。能永國。留得那英雄豪傑為朝廷扶危定亂之人。若彼小人便始而互相依託。後而互相忌嫉。始而養癰畜疽。後則縱虎放鷹。只顧巧言惑主。利己害人。那朝廷國家後患。真可痛可恨也。話說李白被高力士進讒。以致楊妃嗔怪。因此元宗不復召他到內殿供奉。李白見機。即上疏乞休。元宗原極愛其才。溫旨慰留。不准休致。李白乃益自放縱於酒。以避嫌怨。其酒友自賀知章以外。又有汝陽王璣。左相李適之。以及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諸人。都好酒豪飲。李白時常同他們往

來飲酒。杜工部於此以作飲中八仙歌。云。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光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路逢麴車口流涎。恨不遺封回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衝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李白日逐與這幾個酒友飲酒吟詩。不覺又在京師混過了幾時。一日酒後。偶遇安祿山於朝門外。安祿山欺他是醉人。言語戲謔。未免唐突。李白乘着酒興。把祿山一場痛罵。祿山十分忿怒。無奈他是天子愛重之人。難以加害。只得含忍。李白自料爲女子小人。人所忌。若不早早罷官回去。必有後禍。又見楊國忠、李林甫等各自結黨。弄權惑君。心政事日壞。身非諫官。勢不能直言匡救。何取乎備位朝端。因懇懇切切的。上了一個辭官乞歸之疏。元宗知其去志已決。召至御前面諭道。卿必欲捨朕而去。未便強留。許卿暫回田里。但卿草詔平番。有功與國。豈可空歸。然朕知卿高雅。必無所需求。卿所不可一日缺者。惟攜酒耳。遂御筆親寫勅書一道。以賜之。其勅略云。

敕賜李白爲閒散逍遙學士。所到之處。官司支給酒錢。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毋得怠慢。倘遇有事。當上奏者。仍

總其具疏奏聞。

李白拜受敕命。元宗又賜以錦被金帶。與名馬安車。李白謝恩辭朝。他本無家眷在京。只有僕從人等。當下收了行裝。別了衆僚友。出京而去。在朝各官。俱設宴於長亭饯送。惟楊國忠高力士安祿山三人。懷恨不送。賀知章等數人。直送至百里之外。方分袂而別。李白因聖旨許他閒散。逍遙。出京之後。不即還鄉。且只向幽燕一路。但有名山勝景。的所在。任意行遊。真個逢州支鈔。過縣給錢。觸景題詩。隨地飲酒。好不適意。一日行至并州界中。該地方官員。都來迎接。李白一概辭謝。只借公館安頓行李。帶了幾個從人。騎馬出郊外裏遊。覽本處山川。正行之間。只見一夥軍卒。打扮的人。執戈持棍。押著一輛囚車。飛奔前來。見李學士馬到。閃過一邊讓路。李白看那囚車中。囚著一個漢子。那個漢子。怎生得是什麼模樣兒。

頭如圓斗。鬚髮蓬蓬。面似方盆。目光閃閃。身遭束縛。若站起長約丈餘。手被拘繫。倘舒開大應尺許。儀容甚偉。未知何故作囚。囚相貌非常。可卜他年爲大物。

原來那人姓郭名子儀。華州人氏。骨相魁奇。熟諳略。素有建功立業忠君愛國之志。奈未遇其時。暫屈在隴西節度使哥舒翰麾下。做個偏將。因奉軍令。查視餘下的兵糧。却被手下人失火。把糧米燒了。罪及其主。法當處斬。時哥舒翰出巡。已在并州地界。因此軍政司。把他解赴軍前。正法。當下李白見他一貌堂堂。便勸住馬。問是何人。所犯

何事何罪。今解往何處。郭子儀在囚車中，訴說原由。其聲如洪鐘。李白想道：這個人德殺儀表，定是個英雄豪傑。今天下方將多事，此等品格相貌，正是為朝廷有用之人才。剛家之柱石，豈容輕殺。便分付手下衆人，爾等到節度軍前，且莫解送去。待我親自見節度，替他說情，免死。衆人不敢違命，連聲應諾。李白回馬，傍着囚車而行。一頭走，一頭慢慢的試他學問。博問些軍機武略。子儀應答如流。李白愈加敬愛。說話之間，已到哥舒翰駐節之所。李白叫從人把個名帖，傳與門官，說李學士來拜。門官連忙稟報。那哥舒翰也是當時一員名將，平昔也敬慕學士之才名。如雷貫耳。今見他早下願，誠以為榮幸萬一。隨即將營門大開，延入賓主，絃坐各道寒暄，獻茶舉。李白即自述來意，要求他寬釋郭子儀之罪。哥舒翰聽罷，沉吟半晌，說道：學士公見教本當敬從。但學生平時節制部下軍將，賞罰必信。今郭子儀失火，燒了兵糧，法所難貸。且事關重大，理合奏聞天子。學生未敢擅專，便自釋放。如之奈何。李白說道：既如此，學生不敢阻撓軍法，只求寬期，緩刑。節度公自具疏請旨。學生原奉聖上手教，聽許飛章奏事。今亦具一小摺代奏。乞命何如。哥舒翰欣然允諾。道：若如此，則情法兩盡矣。遂傳令將郭子儀收禁，候旨定奪。李白辭謝而出。於是哥舒翰一面具奏題報。李白亦即繕疏，極言郭子儀雄才偉略，足備干城腹心之選。失火燒糧，乃手下僕夫不謹，實非子儀之罪。長篇大紙，繕寫一摺，乞賜於全，留為後用。將疏

奉附驛遞。星馳上奏。自己且暫留於并州公館中候旨。日閒散逍遙。哥舒翰遂同手下文官武將，連本州地方上的官員，天天邀設宴款待。李學士吟詩飲酒作樂。不到二三日，聖旨已下。准學士李白所奏，祇將郭子儀手下僕人失慎的，就地正法。赦郭子儀之罪。許其自後立功自効。正是

若不遇識人學士，險送却落難英雄。

喜今日幸邀寬典，看他年獨建奇功。

郭子儀感激李白活命之恩，誓將街環圖報。李白別了郭子儀，并哥舒翰等衆官，自往他處行游去了。臨行之時，又諄屬哥舒翰、青目郭子儀，自此子儀得以軍功，漸為顯官。此是後話。現朝中自李白去後，賀知章也告休致去了。左相李適之，因與李林甫有隙，罷相而歸。林甫又陷他以事，信之自盡。林甫倚著天子信任，手握重權，安祿山亦甚畏之。楊國忠也心懷嫉忌，然其勢不得不互為黨援。元宗往年連殺三子之後，林甫勸立壽王瑛為太子。元宗從高力士之言，立忠王瑒為太子。林甫疑忌，謀傾陷之。時有戶曹官楊慎於，依附楊國忠，自認為楊氏同族。又與羅希夷、吉溫等俱為李林甫門下鷹犬。林甫因與計議，教他上密疏，誣告刑部尚書韋堅，與節度使黃甫惟明同謀廢帝。而立太子。引楊國忠為證。原來那韋堅，乃太子妃韋氏之兄。皇甫惟明，是邊方節度使。偶來京師，會參謁太子。又會面奏天子，說宰相弄權。林甫恨恨，因借端誣捏，并以勸搖東宮。

元宗寵疏大怒。虧得高力士力辨其誣。乃不顯言二人之罪。只傳旨貶削二人之官。太子聞知驚惶無措。上表請與章離婚。元宗亦因高力士勸諫。不允太子所請。李林甫又密奏乞將此事付楊慎矜與羅希夷吉溫等鞠問。并請著楊國忠監審。元宗降旨。只將章堅皇甫惟明賜死。事情不必深究。於是太子之心始安。過了幾時。適有將軍董延光奉詔征伐吐蕃。不能奏功。乃委罪於朔方節度使王忠嗣。說道他沮撓軍計。李林甫乘機使楊國忠誣奏王忠嗣。欲擁兵奉太子。元宗遂召王忠嗣入京。命三司鞠之。太子又驚惶無措。幸王忠嗣係哥舒翰所薦。哥舒翰素有威望。元宗甚重其人品。却未曾面觀其人。今因王忠嗣之事。特召哥舒翰降見。欲面問此事之虛實。哥舒翰聞召。當時星夜赴京。其幕僚都勸他。多將金帛到京使用。以救王忠嗣。哥舒翰說道。吾豈惜金帛。但若公道尚存。君主必不致冤死其人。若無公道。金帛雖多。用之何益。遂輕裝往京而來。及至京師。而元宗先問了些邊務事情。哥舒翰一一奏對。元宗甚為歡喜。哥舒翰乃力言王忠嗣之負冤。太子之被誣。語甚激切。元宗感悟。乃云卿且退。朕當思之。次日即召三司面諭道。吾兒居深宮之中。安得與外藩交通。此必妄其說也。爾其勿復開。但王忠嗣沮撓軍計。宜貶官爵以示罰。遂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將軍董延光亦削爵。哥舒翰回鎮并州。太子旬旬御前涕泣叩首謝恩。元宗好言慰之。自此父子相安。可恨這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國忠有掖

庭之親。凡事有微涉東宮者。輒使之劾奏。或獲以為證。幸因太子是高力士勸元宗立的。他常在天子前保護。太子又仁孝謹靜。不敢得罪於楊貴妃。以此得無恙。那知道楊家兄弟姊妹驕奢橫肆。日甚一日。總之倚著妃子之勢。當時民間有幾句謠言道。

生男勿歡喜

生女勿悲酸

男不封侯女作妃

看看女却是門楣

楊國忠楊銜與韓琬奏三夫人宅院。都在宜陽里中。甲第之盛。擬於宮中。國忠與這三個夫人。原不是真兄弟。妹三個夫人中。競國夫人尤為淫蕩奢靡。每造一臺一閣。費資巨萬。若見他家所造。有更勝於己者。即自拆毀。復造土木之工。無時休息。其所居宅院。與楊國忠宅院相連。往來最近。便當得狠。遂與國忠通奸。楊國忠入朝。或有時竟與競國夫人並輿通行。見者無不竊笑。而二人恬然不以爲恥。安祿山亦乘間與競國夫人往來甚密。夫人私贈以生平所最愛的玉連環一枚。祿山喜極。佩帶身傍。不意於宴會之中。更衣時爲國忠所見。國忠只因祿山近日待他簡傲。心甚不平。今見此玉連環。認得是競國夫人之物。知他兩下有私。遂恨安祿山切骨。時於言語之間。隱然把他暗中私通貴妃之事。爲危詞以恐嚇之。又常密語楊妃。說祿山行動不詳。外議沸然。萬一天子知覺了。這是些什麼事。爲禍非同小可。楊妃聞國忠所言。著實心懷疑懼。正是

貴妃不自貴

難爲貴者諱

無怪人多言 人言大可畏

一日元宗於昭慶宮閒坐。祿山侍坐於側旁。見他腹過於膝。因指著細說道。此兒腹大如抱甕。不知其中藏的何所有。祿山拱手對道。此中並無他物。惟有赤心耳。臣願盡此赤心。以事陛下。元宗聞祿山所言。心中甚喜。那知道

人藏其心 不可測識 自謂赤心 心黑如墨

元宗之待安祿山。真如腹心。安祿山之對元宗。却純是賊心。狼心狗心。乃真是負心喪心之人。方切齒痛心。恨不得即剖其心。賞其心。虧他這哄人。說是赤心。可笑元宗還不覺其狼子野心。却要信他是真心。好不癡心。閒話少說。且說當日元宗與安祿山閒坐了半晌。回顧左右。問妃子何在。此時正當春深時候。天氣尚暖。楊妃方在後宮坐。蘭湯洗浴。宮人回報。元宗說道。妃子洗浴方完。元宗微微笑說。道。美人新浴。正如出水芙蓉。令宮人即宣妃子來。不必更洗梳粧。少頃楊妃來到。你道他新浴之後。怎生模樣。有一曲黃鶯兒說得好。

皎皎如玉光嫩如璧。體愈香。雲鬢慵整偏嬌樣。羅裙厭長。輕衫取涼。臨風小立神貽宮。細端詳。芙蓉出水。不及美人粧。

當下楊妃懶粧。便服翩翩而至。更覺風艷非常。元宗看了。滿臉堆下笑來。適有外國進來的。貢獻異香花露。即取來賜與楊妃。叫他對鏡勻面。自己移坐與鏡臺傍觀之。楊妃勻面畢。將餘露染掌撲臂。不覺酥胸略袒。寶袖寬退。微微

露出二乳來。元宗見了。說道妙哉。

軟濕好似雞頭肉

安祿山在傍。不覺失口說道。

滑膩還如塞上酥

他說便說了。自覺唐突。好生調促。楊妃亦駭其夫言。只恐元宗疑怪。捏著一把汗。那些宮女們聽了此言。也都愕然變色。元宗却全不在意。到弄孜孜的。指著祿山說道。堪笑胡兒肉。誠酥說罷。哈哈大笑。於是楊貴妃也笑起來了。衆宮女們也都含著笑嘆。

若非親手撫摩過

那識如酥滑膩來

只道赤心真滿腹

付之一笑不疑猜

安祿山只因平時私與楊妃戲謔慣了。今當元宗面前。不覺失口戲言。幸得元宗不疑。但楊妃已先為國忠所動。危言只恐弄出事來。自此日以後。每日見安祿山。必切切私囑。叫他語言慎密。出入小心。祿山亦曉得國忠嗔怪他。恐為他所算。又想國忠還不足懼。那李林甫最能窺察人之隱微。這不是個好惹的。今楊李之交方合。倘二人合算我一人。老大不便。不如討個外差暫避。且可徐圖遠大之業。但恐貴妃與虢國夫人不捨他。因此躊躇未決。那邊楊國忠暗想。安祿山將來必與我爭權。我必當翦除之。但他方為天子所寵幸。又有貴妃與虢國夫人等助之。急切難以搖動。只不可與他在京。須設個法兒。弄他到邊上去了。慢慢的算計他。便是。正在籌量。却好李林甫上奏一疏。請用

番人爲邊鎮節度使。原來唐時邊鎮節度使。都用有才略。有威望的文臣。若有功績。便可入爲宰相。今林甫獨自專權。欲絕邊臣入相之路。奏稱文人爲邊帥。怯於矢石。無以禦侮。不若盡用番人。則勇而習戰。可爲國家捍衛。元宗允其所奏。於是邊鎮節度使。都要改用番人。國忠乘此機會。要發遣安祿山出去。使上疏說道。河東重地。須得番人爲帥。然亦必以番人之中。有才略有威望者鎮之。非安祿山不足。以當此重任。元宗覽疏。深以爲然。即召安祿山來。面諭說道。汝以滿腹赤心事朕。本應留汝在京。爲朕侍衛。但河東重鎮。非汝不可。今暫遣出爲邊帥。仍許不時入朝。奏對。遂降旨。以安祿山爲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賜爵東平郡王。剋期走馬赴任。祿山聞命。倒也合着他的意思。叩頭領旨。卽日入宮拜辭楊妃。兩下依依不捨。楊妃叫入密室。執手私語道。你今此行。皆因爲吾兄相猜忌之故。我和你歡敘多時。一旦遠離。好生不忍。你且在京日久。起人嫌疑。出爲外鎮。未必非你二人放心前去。我自當使心腹人來通信與你。早晚奴在天子面前。留心照顧着你。你只顧自去圖功立業。不必疑慮。安祿山點頭應諾。正說同宮人傳報說道。三位夫人已入宮來了。楊貴妃接見。祿山安祿山也各各相見。魏國夫人聞知安祿山今將遠行。甚爲快怏。奈朝命已下。無可如何。祿山也不敢久留宮中。隨卽告辭出宮。到臨行之時。元宗又賜宴於使殿。祿山謝過了恩。辭朝赴鎮。李林甫等設席餞行。飲酒之間。林甫

舉杯相屬道。安公爲節度。出鎮大藩。責任非輕。凡所作爲。須熟計詳審。合情中理。林甫身雖在朝。而藩鎮各利弊。日夕經心。聲息俱知。今三大鎮得安公爲節度使。正足爲朝廷屏障。唯善圖之。這幾句話。明明合情籠絡。挾制。祿山平日素畏林甫。今聞此言。惟有唯唯聽命。且遠巡。還謝道。祿山才短氣粗。當此大鎮。深懼不能勝任。敢不恪遵明訓。諸凡不到之處。全賴相公照拂。說罷作揖。拜辭起行。前一日。楊國忠曾設宴請祿山。餞別。祿山託故不往。這日國忠也假意來相送。祿山懷忿。傲倨不爲禮。國忠大怒。自心中愈加銜怨。祿山既至任所。查點軍馬。錢糧。訓練士卒。屯積糧草。坐鎮范陽。兼制平盧范陽河東。自永平以北。至太原。凡東北一帶要害之地。皆其統轄。聲勢強盛。日益驕恣。後人有詩云。

番人頓使作強藩

只爲奸臣進一言

今日虎狼輕縱逸

台存地覆與天翻

總評 明皇之溺於聲色。楊妃之肆其淫亂。安祿山之敢於擅權爲惡。舉朝夢夢不言也。王忠嗣兼四鎮而西北安。忠嗣罷而祿山兼東北三鎮。是虎生翼矣。天下安得不敗壞哉。一經妙筆描寫。便覺當年情事。有如是之可笑。可恨者。安得不爲之三歎云。

第八十四回

勾作戲屏上嫵媚 小遊仙空中音樂

詞曰 寶屏歷現嬌容姓名通絕勝珠圍翠繞雀屏風  
清雲路杏鵲橋可駕任行空明日恍然疑想在夢魂中

右詞相見愜

自來神怪之事不常有。然亦未嘗無。惟正人君子。能見怪不怪。而怪亦遂不復作。此以直心正氣勝之也。孔子不語怪。亦并不語神。蓋怪固不足語。神亦不必語。人但行正道而行。自然妖孽不能爲患。卽鬼神亦且聽命於我矣。若彼奸邪之輩。其平日所爲。都是變常可駭之事。只他便是家國之妖孽了。何怪乎妖孽之忽見。此所爲妖由人興。孽自己作也。至若身爲天子。不務修實德。行實政。而惑於神仙幽怪之說。便有一班方士術者。乘與之周旋。或高談長生久視。或多作遊戲神通。總無益於身心。而適足爲其眩惑。前代如秦皇漢武。俱可爲殷鑒。且說楊國忠乘機遣發了安祿山出去。少了個爭權奪寵之人。眼前止讓得李林甫一個人了。這一個人却搖動他不得的。他既生性陰險。天子又十分信他。寵眷隆重。一日降旨。著百官公閱。賞賚之物。於尚書。周舉回奏。元宗命將本年貢物。以車載往李林甫家中。賜之。其寵眷如此。林甫之子林岫。亦官於朝。頗懷盈滿之懼。嘗從林甫間步後園。見一役夫。倦臥樹下。因密告林甫道。大人久專朝政。仇怨滿天下。倘一旦禍患忽作。欲似此役夫之高臥。豈可得乎。林甫默然不答。自此常恐有刺客。使士暗算他。出則步騎百餘人。左右翼衛。前驅在數百步外。時人除道。居則重門深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徒其臥榻。家人莫知其處。那個楊國忠。却又不然。他自恃椒房之戚。倚居右相之尊。一味驕奢淫佚。也不怕人暗恨。

也不管人恥笑。時值上巳之辰。國忠奉旨。與其弟楊鈺。及諸姨姊妹。齊赴曲江修禊。於是五家各爲一隊。各着一色衣服。侍女從不計其數。新粧炫服。相映如百花煥發。乘馬駕車。不用傘蓋。遮蔽路傍觀者。如堵。國忠與鈺國夫人。並轡揚鞭。以爲諸護。衆人直游玩至晚夕。秉燭而歸。遺簪墜鳥。獨於路衢。杜工部自此偶援筆。題有麗人行云。

三月三日天氣清。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貞。肌膚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鬋葉垂鬢唇。背後無所見。珠壓腰。被羅稱身。就巾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韓虢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晶之盤行素鱗。犀筋厭厭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蕭鼓哀吟感鬼神。寶從難齊寶要津。後來鞍馬何遼遠。當軒下馬立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勉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當日一行人游玩過了。次日俱入宮見駕謝恩。元宗賜宴內殿。國忠奏道。臣等奉旨修禊。非圖燕樂。正爲聖天子及諸宮眷。迎祥避福。作赴曲江。感儀美盛。萬姓觀瞻。衆情欣悅。具見太平景象。臣等不勝慶幸。元宗大喜道。卿等於游戲之中。不忘君上忠愛。可嘉。當有賞費。宴罷。至明日出內府珍玩。預賜諸人。賜國夫人照夜機。賜國夫人鎖子帳。賜國夫人七葉冠。當時楊妃奏道。如陛下前以寶屏賜妾。屏上雕刻前代美人容貌。以妾對之。自覺形穢。今請

陛下轉賜妾兄國忠何如。元宗笑道。朕聞國忠婢妾極多。每至冬月。選婢妾之肥碩。環立於後。謂之肉屏。遮風。今以此屏賜之。殊勝他家肉屏也。原來這屏名號爲虹霓屏。乃隋朝遺物。屏上雕鏤前代美人的形像。宛然如生。各長三寸許。水晶爲地。其間服玩衣飾之內。都用衆寶嵌成。極其精巧。疑爲鬼工。非人力所能造作的。後人有詞爲辭。屏似虹霓變幻。畫非筆墨經渾。將煙寶當丹青。雕刻精工。二莫並。試看冶容種種。絕勝妙畫真真。若還迷一喚嬌名。嘗使人人低應。

元宗將此屏賜與國忠。又命內侍傳述貴妃奏請之意。國忠謝恩拜受。將屏安放內宅樓上。常與親友族輩家眷等觀玩。無不歎美欣羨。以爲希世之珍。一日國忠獨坐樓上。納涼。看看屏上衆美人。暗想說道。世間豈真有此等尤物。我若得此一二人。便爲樂無窮矣。正想心間。不覺困倦。因就榻上偃臥。才伏枕。忽見屏上衆美人。一個個搖頭動目。恍惚間都走下屏來。頓長幾尺。宛如生人。直來臥榻前。一稱名號。或云我裂綸人也。或云我步蓮人也。或云我浣紗人也。或云我常璿人也。或云我解佩人也。或云我拾翠人也。或云我是許飛瓊。或云我是薛夜來。或云我是桃源仙子。或云我是巫山神女。如此等類。不可枚舉。楊國忠雖睜著眼兒。歷歷親見。却是身體不能動一動。口中不能發一聲。諸美女各以椅列坐。少頃有纖腰倩粧女妓十餘人。亦從屏上下來云。是楚華踏踏謠娘也。遂連袂而歌。其聲

極清細。歌罷諸女皆起。那一個個自稱巫山神女的。指著國忠說道。你自恃權相。實乃誤國鄙夫。何敢發玩我等。又輒作妄想。殊爲可笑。可惡。諸女齊拍手笑說道。阿環何見識。三郎又輕聽其言。以致虹霓寶屏見辱於庸奴。此奴將來受禍不小。吾等何必舉此屏。與他計較。且去且去。於是一復回屏上。國忠方才如夢初醒。嚇得冷汗渾身。急奔下樓。叫家下的用人。將此屏掩過。鎖閉樓門。自此每當風清月白之夜。即聞樓上有隱隱許多女人歌唱笑語之聲。家內大小上下男女。無一人敢登此樓者。國忠入宮密將此事與楊貴妃說知。只隱過了被美人責罵之名。楊妃聞此。怪異大爲驚詫。即轉奏元宗。欲請旨毀碎此屏。元宗說道。屏上諸女。既係前代有名的佳人美女。且有仙女神女列在其內。何可輕毀。吾常問通元先生與葉尊師。便知是何妖祥。你道通元先生同葉尊師是誰。原來元宗最好神仙。自昔高宗尊奉老君爲元元皇帝。至元宗時。又求得李老君的遺像。十分敬禮。命天下都立廟。招住持奉侍。於是方士輩競進。有人薦方士張果。是當世神仙。川禮召至京師。拜爲銀青光祿大夫。賜號通元先生。又有人薦方士葉法善。有奇術。善符呪。元宗亦以禮召來。至京師。稱爲尊師。其他方士雖多。惟此二人爲最。當下元宗將國忠屏上所說美人出現之說問之。張果道。妖由人興。此必楊相看了屏上的嬌容。妄生邪念。故妖孽應念而作耳。葉師治之足矣。葉法善說道。凡寶物易爲精怪。况人心感觸。自現靈異。臣



當書一符，焚於屏前以鎮之。今後觀此屏者，勿得玩耍。每逢朔望，用香花供奉，自然無恙。元宗使請法善手書正乙靈符一道，遣內侍齎付國忠。且傳述二人之言。國忠聞說，妖由邪念而生，自己不覺毛骨悚然，隨即登樓展屏，將符焚化。焚符之頃，只見滿樓電光閃爍，自此以後，樓中安靜，絕無聲響。至朔望瞻禮時，說也奇異，見屏上衆美人愈加光彩奪目，但看去自有一種端莊之度，甚覺比前不同了。

正是  
正能治邪 邪不勝正 以正治邪 邪亦反正

元宗聞知，愈信葉法善之神術。一日私問法善道：張果先生道德高妙，朕常詢其生平，但笑而不答，何也？法善道：他的生平，即神仙輩亦莫能推測，但知他在唐堯時，曾官爲侍中耳。若其出處履歷，惟臣知之。餘人不知也。元宗欣然道：請尊師試言之。葉法善說道：臣懼禍及，故不敢直言。奏聽元宗道：尊師神仙中人，有何禍之可懼？幸勿託詞隱秘。法善沉吟道：陛下必欲臣直言，臣今言之，必立死。陛下幸憐臣，可立召張先生，不惜屈體求之。臣庶可更生矣。元宗連聲許諾。法善請屏退左右，密奏說道：他是混沌初分時，白蝙蝠精也。言未已，忽然口吐鮮血，昏絕於地。元宗即呼內侍，速傳口勅，立召張果入宮見駕。少頃，張果攜杖而至。元宗降座迎之，說道：葉尊師得罪於先生，皆朕之過，朕今代爲之請。幸看薄面，恕之。說罷，便欲屈膝下去。張果忙起道：何敢勞陛下屈尊？但小子不常饒舌耳。遂以手中杖，連

擊法善三下道：可便轉來。只見法善赧然而醒，即時站起，整衣向元宗謝恩。隨向張果謝罪。張果笑道：吾杖不易得也。法善再三稱謝。元宗大喜，各賜之茶果而退。過了幾日，適有使者從海上來，帶得一種惡草，其性最毒，海上人傳言：雖神仙亦不敢食此草。元宗以示法善，問識此草否？法善道：此名烏董草，最能毒人，使臣食之，亦當小病也。人若中其毒，性命不保。惟張果先生，或不畏此耳。元宗乃密置此草於酒中，立召張果至內殿賜宴。先飲以美酒。元宗問先生實能飲幾何？張果說道：臣飲不過數爵。臣寓中有一道童，可飲一斗，多亦不能也。元宗道：可召來否？張果道：臣請呼之。乃向空中叫道：童子，可速來見駕。叫聲未絕，只見一個童子，從屋頭飛下，年可十四五歲，頭尖腹大，整衣肅容，拜於御前。元宗驚異，即命以大斗酌酒賜之。童子謝了恩，接過酒來，一口氣吃乾。元宗皇帝見他吃得爽快，命更飲一斗。童子又接來便吃，却吃不上兩三口，只見那吃的酒，從頭頂上骨都直滾滾出來。張果笑道：汝量有限，何得多飲？遂取棹上桃核一枚，擲之閣閣有聲，應手而仆。酒流滿地，仔細一看，却原來不是童子，是一個盛酒的葫蘆。其中僅可容一斗酒。元宗看了大笑道：先生遊戲神通，甚妙。可更進一觴。乃密令內侍，把烏董酒，斟與他吃。張果却不推辭，一飲而盡。少頃，只見張果垂頭閉目，就坐席上昏然睡去。元宗當時分付內侍說：不要驚動他，由他熟睡。沒半個時辰，即欠伸而起，笑道：此酒非佳酒也。若他人飲此酒，

不復醒矣。袖中出一小鏡子自照道。惡酒竟壞我齒。元宗看時果見其齒都黑了。張果不慌不忙。雙手向兩頰一拍。把口中黑齒。盡數都吐出來了。登時又重生了一口白雪的好牙齒。元宗一見。頓驚喜贊嘆道好。正是

戲將毒草試神仙

只恨先生一覺眠

不壞真身依舊在

齒牙落得換新鮮

自此元宗愈信神仙之術。時至上元之夕。元宗於內庭高札綵樓燈。登樓飲宴。不召外臣陪飲。亦不召嬪妃奉侍。只召張果葉法善二人。張果偶他往未。即至法善先來。元宗賜坐首席。舉觴共飲。一時燈月交輝。歌聲間作。十分歡喜。元宗酒酣。指著綵綵笑道。此則燈事可謂極盛。他方安能有此耶。法善舉眼四下一看。用手向西指道。西涼府城中今夜燈事極勝。不亞於京師。元宗道。先生若有所見。朕不得而見也。法善道。陛下欲見。亦有何難。元宗連忙問道。尊師有何法術。可使朕一見勝境乎。法善道。臣今承陛下御。因而往。轉回不過片時。元宗欣然而起。傍邊走高力士過來。俯伏奏道。葉尊師雖有妙法。皇爺豈可以身為輕視乎。願勿小涉動之。元宗道。尊師必不誤朕。汝切勿多言。我亦不須汝同行。你只在此候著。便了。高力士不敢再說。唯唯而退。法善請元宗酒撤宴更衣。小內侍二人亦更換衣服。俱出立庭中。那叫緊山雙日。只覺雨足騰起。如行霄漢中。俄頃之間。腳已踏地。耳邊但聞人聲喧鬧。都是西涼府諸音。法善叫請開目。一石只見綠紗綉縵。映里觀燈之人。往

來雜沓。心上又驚又喜。難於稠人之中。到處游看。私問法善道。尊師得非幻術乎。法善道。陛下若不信。今夜之游。請留微臉。遂問內侍。你等身邊帶得有何物件。內侍道。有皇爺常把玩的小玉如意。在此。法善乃與元宗入一酒肆中。呼酒共飲。須臾飲乏。即以小玉如意暫抵酒價。請唐王寫了一紙手照。約三日遣人來取贖。出了店門。步至城外。仍教各自閉目。頃刻之間。騰空而回。直到殿前。落地。高力士接著。叩頭口稱萬歲。看席上所燃的金蓮寶燭。猶未及半也。元宗正在驚疑。左右傳奏。張果先生到。元宗即時延入。張果道。臣偶出游。未即應召而至。伏乞陛下恕臣之罪。元宗道。先生親閱雲野鶴。豈拘世法。有何可罪之有。但未知先生適問何往。張果道。臣適往廣陵。訪一道友。不意陛下見召。以致來遲。元宗道。廣陵去此甚遠。先生之往來。何其速也。張果笑道。朝游北海。暮宿蒼梧。仙家常事。况如西涼廣陵。直隸步間耳。因問法善道。西涼燈事若何。法善道。與京師略同。元宗問道。先生適從廣陵來。廣陵亦行燈事否。張果老道。廣陵燈事亦極盛。此時正在熱鬧之際。法善道。臣不敢啓請陛下。更以餘興至彼一觀。亦頗足以怡悅聖情。元宗欣喜道。如此甚妙。因問張果道。先生肯同往麼。張果老道。臣願隨聖駕。此行可不須瞻察御風。亦不須游行城市。臣有小術。上可不至天下。下可不著地。任憑陛下玩賞。元宗道。此更奇妙。願即施行神術。張果道。請陛下更衣。穿

都著錦衣花帽張果老却解下自己腰間絲絛向空一擲化成一座絲橋起自殿庭直接雲霄怎見得這橋的奇異有西江月詞一闕爲證。

白玉盤盤鋪就朱欄曲曲遮來。凌雲駕漢近瑤臺。一望霞明雲靄。穩步無須回顧。安行不用疑猜。臨高視下歎奇哉。恍若身居天界。

當下張果老與法善前導引元宗徐步上橋。高力士及伶工等俱從。但戒勿回頭反顧。只管向前行去。行不數百步。張果法善二人早立住了脚。說道陛下請止步。已至廣陵地。城中燈火之多。陳設之盛。不減於西涼。那些看燈的士女們。忽觀空中有五色絲雲擁着一簇人。各樣打扮。衣冠華麗。疑是星官仙子出現。都向空中瞻仰叩拜。元宗及高力士等。立於橋上。仰看天漢。月明如畫。低頭下視廣陵城市。燈火大喜。法善請勸伶工奏霓裳羽衣一曲。奏畢。張果老同法善仍引元宗與高力士伶工衆人等。於橋上步回宮禁。才步下橋。張果老即時把袖一拂。橋忽不見。只見張果老手中原舒著絲帶一縷。仍舊把來繫於腰間。高力士伶工衆人等皆大驚異。元宗此時說道。先生神術通靈。真乃奇妙。張果老回說道。此是仙家遊戲小術。何足多羨。元宗再命洗盃賜酒。直至天曉時候。方才罷宴各散。後人有詩嘆道。

仙家遊戲亦神通 却使君王學御風  
萬乘至尊宜自重 安從術士步空中

次日元宗密遣使者。即將西涼酒店中主人寫的手照。到彼酒店取贖小玉如意。使者行了幾日。却果然取贖回來。乃信上元十五夜之游。是真非幻。過了幾日。廣陵地方官上疏奏稱。本地於正月十五夜二更後。天際中忽現五色祥雲萬朵。雲中仙童。歷歷可觀。又聞仙樂嘹唳。迥非人間聲調。此誠聖世瑞徵。合應奏聞。元宗覽疏。暗自稱奇。即不明言此事。只批個知道了。原來這霓裳羽衣曲。乃是元宗於開元之時。嘗夢游月宮。見有仙女數十。素練霓衣。環珮丁東。歌舞於廣寒宮中。聲調佳妙。非人世所能有。元宗因問此何曲爲名。衆女答道。名爲霓裳羽衣曲。元宗夢中密記其聲調。及醒來一一記得。遂博示樂工。譜成此曲。果然不是人間聲調也。元宗益信二人爲神仙。又聞張果每出必乘一白驢。其行如飛。及歸便把此驢摺疊如紙。置於巾箱中。欲乘則以水噴之。依舊成驢。元宗愈奇其術。思欲與之聯爲姻眷。要將玉真公主下嫁與他。張果說道。臣有別業在王屋山中。向曾以太平錢三十萬聘妾章氏女在彼。今豈容更娶。况臣疎野性成。不慕榮祿。入京已久。念切遠山。伏乞天恩放回。實爲至幸。元宗說道。先生不肯在此。朕亦不敢相強。却如何便欲舍朕而去耶。先生與衆尊師同在朕左右。二位不可缺一。方思朝夕就教。幸勿違萌去志。張果感其誠意。遂與葉法善仍留京邸。法善昔年嘗隱於松陽。與刺史李邕相契。李邕極是多才。既能作文。又善寫字。法善曾求他爲其祖作碑文一篇。及被召入京時。李

邕也醒了京官。心中却不喜法善弄術。恐其眩惑君心。法善要把他開口所作碑文。求他一寫。李邕再三不肯。說道。吾方悔爲公作。豈能更爲公寫。法善笑道。公既爲吾作。豈能不爲吾寫。今日且不必相強。容後更圖之。當下含笑而別。是夜法善乃於密室中。陳設紙墨筆硯。至三更時。伏劍步罡。焚符一道。口中念念有詞。把劍一揮。只見李邕忽從壁間步出。法善更不同他言語。只把劍來指揮。叫他將紙筆墨硯書寫碑文。一面使道童磨墨。須臾之間。碑文寫完。法善再寫一符。焚化。口中念念有詞。把劍一指。喝一聲。李邕倏然不見。原來因日間求他寫文不肯。故於夜間攝他的魂魄來寫了。至明日親往拜謝。以其所書示之。笑說道。此即公昨夜夢中所書也。李邕看了。嚇得目瞪口呆。呆通身汗下。法善道。既重公之文。不欲屑以他人之筆。故即求公大筆一書。因公未許。故而聊以相戲。多有開罪之處。幸恕不恭。李邕又驚又惜。未發一言。法善仍具一分厚禮。以爲潤筆之資。李邕也不肯受。元宗聞知此事。驚歎說道。神仙固不可與相抗也。李邕所寫此碑。當時就名爲追魂碑。自此朝廷益信神仙之道。那些方士亦日進益。一日鄂州地方守臣上疏。薦方士羅公遠。廣極神通。大有奇術。特送來京見駕。正是

朝裏仙人尙未歸

遠方仙客又來到

莫道仙人何太多

只因天子有嗜好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神以仙術。世以爲真乎假乎。此可以欺帝王。不可以欺聖賢也。秦皇漢武之君。人欺之耳。若明皇空中神語。乃自欺也。非欺人也。西涼廣陵之游。快哉樂乎。豈料馬嵬之播越。已接踵於後哉。

第八十五回

羅公遠預寄蜀宮歸

安祿山請用番

將士

詞曰 仙客寄書天子。無幾字。藥名兒最堪思。漢成忽更番戍。君王偏不疑。信安殺好人。却忘危。

右調定西番

從來爲人最忌貪。曠癡三字。尤爲天子者乎。自古聖帝賢王。惟是正己率物。思患防微。勵精圖治。必不惑於異端幽渺之說。若既身爲天子。富貴已極。却又想長生不老之術。因而遠求神仙。甚且以萬乘之尊。嚴好學他家的幻術。學之不得。而至於怨怒。妄行殺戮。豈非貪而又曠。究竟其人若果可殺。即非神仙。若是神仙。殺亦不死。不惟不死而已。他還把日後之事。預先寄個啞謎兒與你。還不省悟。依然從信好邪。以致變更舊制。貽害於後。畢竟認定惡人爲好人。這又是極癡的了。且說元宗款留住了張果。葉法善。不放還山。鄂州守臣又薦羅公遠。表奏他的術法神通。起送鄂州。羅公遠不知何處人也。亦不知爲何代人。其容貌常如十六七歲一個孩子。到處開游。蹤跡無定。一日游至鄂州。恰值本州官府。因天時亢旱。延請僧道於社稷壇內。啓建法事。祈求雨澤。禱告的人甚多人。叢中有個穿白

的人在那裏開看。其人身長丈餘，頭臉非常，衆皆矚目。或問其姓名居處，答道我姓龍，本處人氏，正說開，羅公遠適至，見了那人，怒目咆哮，道這等亢旱來，何不去行雨濟人。却在此間行，那人斂容拱手道：「不奉天符，無處取水。」公遠道：「汝但速行，吾當助汝。」那人連聲應道：「是疾趨而去。」衆人驚問：「此是何人？」羅公遠道：「此乃本地水府龍神也。」吾勅令速行雨，以救亢旱。奈他未奉上帝之勅令，不敢擅自取水。吾今當以滴水助之，救濟此處的禾稻。」一面說，一面舉眼四下觀看，見那僧道誦經的桌上，有一方大硯，因才寫得疏文，硯臺池中，積有這些墨水，公遠上前，把口向硯中池裏，口吸起，望空一噴，喝道：「速行雨來！」只見霎時間，日掩雲騰，大風頓作。公遠即對衆人說道：「雨將至矣，列位避著，不要被雨打濕了衣服。」說猶未了，雨點驟至。頃刻之間，如傾盆倒甕，落了半晌，約有尺餘，方才止息，却也作怪。那雨落在地上，沾在衣上，都是黝黑的一般。原來龍神全憑仗仙力，就這口墨水，化作雨澤，以救亢旱，故雨色皆黑。當下人人嘆異，個個歡喜，問了羅公遠的姓名，簇擁去見本州太守，具白其事。太守欲酬以金帛，公遠笑而不受。太守說道：「天子尊信神仙，君既有如此道術，吾定當薦引至御前，必蒙敬禮。」公遠道：「吾本不喜遊游帝庭，但聞張葉二仙在京師，吾正欲識其面，今乘便往見之，無所不可。」於是太守具疏，遣使伴送。公遠來至京中，使者將疏章投進。元宗覽疏，即傳旨召見。那日元宗坐慶雲亭上，看張果與葉法

善對弈，內侍引公遠入來，將至亭下。元宗指著張葉二仙道：「此鄂州送來異人羅公遠，二位先生試與一談。」張葉二人舉目一看，遙見公遠體弱容嫩，宛如小孩童，將要成冠一般的樣兒，都笑道：「孩提之童，有何知識，亦稱異人。」公遠不慌不忙，行至亭階之下。元宗勅免拜，命升階賜坐。因指張葉二仙師道：「卿識此二人否？」此即張果先生葉法善尊師也。公遠聞名，未曾謀面，今日幸得相晤，張果笑道：「小輩固當不識我葉法善道安有神仙中人，而不識張果先生者乎？」公遠道：「世無不知禮讓之神仙，况今二師簡傲如此，僕之不相識，亦未足爲恨也。」張果大笑說道：「吾日不與子深談，人人都稱子爲異人，想必當有異術，吾今姑以極鄙淺之技相試，倘能中竅，自當刮面洗心，便與法善各取棋子幾枚，撮於手中，問說道：「試猜我二人手中棋子各幾枚。」公遠道：「都無一枚。」二人哈哈大笑，即開手來看時，却果一個也不見了。只見羅公遠袖中，伸屈雙手，棋子滿把的，笑說道：「棋子已入吾手中矣。」二位老仙翁遇着小輩，直教兩手俱空的了。張葉二仙師，方大驚異，各起身致敬，正是

學無前後達爲先 莫特高年欺少年

混沌初分張果老 還同小叢並稱仙

當下元宗大喜，即賜宴於慶雲亭上，給以冠袍，又賜與邸第，尊稱爲羅仙師。自此公遠常與張葉二人談論仙家宗旨，彼此敬服。過了幾日，張果葉法善具疏，堅請還山。道羅公遠道術殊勝，臣輩留彼在京，上備陛下諮詢，臣等出山

已久思歸念切乞賜放還以遂臣等野性元宗知其歸志已決不便強留准其暫回家山有問之處再候宣召二人謝恩出凡元宗天子所賜之物及各官員所贈之珍奇一無所受二人遂各飄然而去正是

開雲野鶴 海闊天空 來去自由 不受樊籠

自此之後在京方士輩只有羅公遠為元宗所尊信時常召見叩問長生不死之方公遠道長生無方只要清心寡慾便可却病延年元宗勉從其說或時獨處一宮嬪妃不御家庭宴會比前也略稀疎了楊妃意中甚不情喜時值中秋月明之夜元宗不召嬪妃宴集獨自與公遠對月閒談說起三年前上元佳節曾同張葉二位仙師騰空遠遊甚是奇異因問先生亦有此道術否公遠道此亦何難之有陛下昔年曾夢游月宮却不曾身親目覩臣今請陛下親見月宮之景可乎元宗大喜公遠即起身向庭前桂樹上折取數枝用絲線相結直於庭中吹口氣化作一乘彩輿請元宗升輿端坐又將手中所執如意化作一隻大白鹿駕車而行往觀月殿時當高力士奉差他往又有一個得寵的太監叫做浦璉琳叩頭啓奏道前張葉二仙師奉駕行游曾多帶內侍同行今奴輩願隨駕前往羅公遠道月宮非比他處汝輩何得往觀只我一人護駕足矣說罷即喝一聲道起只見那白鹿駕着彩輿騰空而起直入霄漢公遠步於空中緊緊相隨教元宗只把雙眼望着月千萬不可回顧亦不可他視轉瞬間已近月宮公遠扶住車子

元宗凝眸一望只見月中宮殿重重門戶洞開遙見裏面琪花瑞草映耀奪目遠勝昔日夢中所見元宗道可人去否公遠道陛下雖貴為天子却還是凡軀未嘗進入只可在外面觀望少頃只聞得異香氤氳一派瑤聲嘹唳仔細聽之正是霓裳羽衣曲元宗聽罷低聲問世間人稱美貌女子必比之日裏嫦娥今嫦娥已在咫尺可使駭一觀其治容乎公遠道昔穆天子與王母相會夙有仙緣故也陛下非此之比今得至此瞻仰宮殿已是奇福豈可妄生輕舉之念言未已忽見月中門戶盡閉光彩四散寒風襲人公遠即喚白鹿來駕彩輿以羽扇障風而行少頃再再有聲及地公遠道陛下幾觸嫦娥之怒且喜萬安元宗才下車只見彩輿仍化為桂枝白鹿亦不見如意仍在公遠手中元宗又驚又喜當下公遠告辭回寓元宗還獨坐呆想嗚呼歎異那內監浦璉琳因怪公遠不許他同往便道言此幻術惑人何足驚異願皇爺切勿信元宗道就是幻術亦殊可貴朕常學其一二以為娛悅浦璉琳便逢迎道幻術中惟隱身法可學皇爺若學得時便可暗窺內外人等機密之事元宗喜道汝言甚是次日即召公遠入宮告以欲以隱身法之意公遠道隱身法乃仙家借以避俗情難擾或遇意外倉卒相逼之事聊用此法自全耳陛下身一天下之主正須向陽出治如易經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如何要學起隱身法來元宗道朕學此法亦藉以防身耳公遠道陛下尊居萬乘時際太平車駕所至百靈呵護

有何不樂。何欲以此法防身耶。陛下若學得此法。只於宮中偶一爲之。尚且不可。况日後以爲常情。定將懷璧入人家。爲所不當爲。萬一更遇術士。能破此法者。那時白龍魚腹。必爲豫且所困矣。元宗道。朕學得此法。不過在宮中聊爲偶戲。決不輕試於外。幸即相傳。望先生萬勿吝教。公遠此時。當不過元宗再三懇求。只得將符呪秘訣。一一傳授。并教以學習之法。元宗大喜。便就宮中如法教習。及至習熟。試演。始則尚露半身。既而全身俱隱。但終不能泯然無跡。或時露一履。或時露冠帽。或時露衣裾。往往被宮人覺見。元宗立召公遠入宮。要他面作此法。來看公遠把手向空書符。口中念念有詞。即時不見其形。少頃。却見他從殿門外入來。元宗便也學他書空作符。捻訣念呪。却只是隱了身子。露出衣冠。內侍們都含著笑。元宗問道。同此符呪。如何自我做來。獨不能盡善。公遠道。陛下以凡軀而學仙法。安能盡善。元宗因演隱身法。不靈。致被左右竊笑。已是懷慚無地了。見公遠對著衆人。說他是凡軀。好生不悅。道便是神仙。少不得也是凡軀。如何凡軀。便學不得仙法。還是傳法者。不肯盡傳其訣耳。說罷。拂衣而入。傳命公遠。且退。自此元宗心中懷怒。恰值宰相李林甫。這因夫人患病。垂危。聞得公遠。常以符藥救人危疾。因親自來求他救治。夫人之病。公遠說道。夫人祿命已盡。不可救。况夫人幸得善終於相公之前。生榮死哀。其福過相公十倍矣。何必多求。李林甫怪其言慢。也心中懷怒。是夜其妻果死。過

了一日。秦國夫人忽然患病。沈重。楊國忠奉著貴妃之命。來見公遠。要他救治。公遠道。神仙只救得有緣分之人。與能修行之人。夫人夙世既無仙緣。今生又無美行。享非分之福。還不自知修省。惡孽且未易懺除。今得命壽終於內。較之諸姊妹。已爲萬幸矣。豈復有方有術。可療七日之後。名登鬼錄者乎。國忠怒道。不能相救。也罷。何得妄言誘毀。遂回報楊妃。楊妃大怒。泣奏天子。說道。羅公遠誘毀宮眷。且加咒詛。大不敬。上。李林甫也便乘奏他妖妄惑衆。元宗已是不悅。况又內外讒言交至。激成十分大怒。來了傳旨。立即將羅公遠斬首西市。公遠在寓邸聞命。呵呵大笑。也不肯縛縛。直飛步至西市中。仰頸就刑。剮刀落處。並無點血。但見一道青氣。從頭頂中直出。透上重霄。正是

如鬪寶國王 斬師子和尙

是亦善知識 以殺爲供養

元宗一時恨怒。立即命斬羅公遠。旋即自思。他是個有道術之人。何可輕殺。連忙呼內侍快傳旨。停刑。及到時。却已早殺過了。元宗懊悔不已。命收其屍首。用香木爲棺。槨成。殮。至七日之後。秦國夫人果然病死。元宗聞訃。不勝嗟悼。贈卹極其豐厚。正是

三姨如鼎足 秦國命何促

死或賢於生 壽終還是福

元宗因秦國夫人之死。益信公遠之言不謬。念念不忘。然已無可如何。因思到張果葉法善。不知今在何處。遂命輔

瑤琳往王屋山迎請來。張果老他不肯復來，便往訪葉法善二人之中，必得其一。瑤琳奉了聖旨，帶着僕從車馬，出京趕行。忽聞路人傳說，張果老先生已死於揚州地方了。瑤琳正在疑信之際，却接得京報揚州守臣某人上疏，奏張果於本年某月某日在瓊花觀中端坐而逝。袖中有謝恩表文一道，其屍身未及收殮，立時腐敗消化。瑤琳得了此信，遂不往王屋山去了，只專心訪問葉法善居處。有人說的，現今仍在蜀中成都府。見過他來的，瑤琳即令僕從人等望蜀中道上一路而行。既入蜀境，山崎嶇，於是難立得，忽見山嶺上一個少年道者，迢迢而來，口中高聲歌唱道：

山路崎嶇那可行 仙人往矣縱難迎

須知死者何曾死 只愁生者難長生

那道者一頭歌一頭走，漸漸行至馬前。輔瑤琳仔細一看，大吃一驚。原來不是別人，却是一個羅公遠。瑤琳連忙下馬作揖，問仙師無恙。公遠笑道：「天子尊禮神仙，却如何把貧道恁般相戲。如今張果老先生怕殺已詐死了，真尊師也怕殺。我游海外無處可尋，不如回京去罷。」瑤琳道：「天子方悔前過，伏祈仙師同往京中，以慰聖心。」公遠笑道：「我去何如？天子來你不必多言。我有一封書，并一信物寄上與天子，你可為我致意，即刻於袖中取出一封書來，內有藥丸一物，外面重重緘題，付與瑤琳收了。瑤琳道：「天子正有言語，欲問仙師，還求師駕一往。」公遠道：「無

他言，但能遠却宮中女子，更謹防邊上女子，自然天下太平。瑤琳私問朝中諸大臣休咎何如，公遠道：「李相惡貫滿盈，死期近矣。還有身後之虞，楊相尚有幾年福祿，其後可想而知也。瑤琳又問自己將來休咎，公遠道：「凡人能不貪財，便可無禍患。說罷，舉手作揖而別。騰空直去。瑤琳同從人等無不咄咄稱異。想道：葉法善既難尋訪，不如回京覆奏候旨罷。主意已定，遂趨程回京，直到宮裏，見了元宗，細細備奏過嶺遇羅公遠之事，把書信呈上。元宗大為驚訝，折視其書，却無多語，只有四個大字，下註一行小字，正是：安莫忘危，外有一通，行名曰：勸善歸隱附錄上。

元宗看了書，同藥物，沈吟不語。瑤琳又密奏公遠所云宮中女子，邊上女子之說，元宗想道：他常勸我清心寡慾，可以延年，今言須要遠女子，又言莫忘危，疑即此意。那蜀當歸或係延年良藥，亦未可知，但公遠明明被殺，如何却又在那裏送命，內侍速啓其棺視之，原來棺中一無所有。元宗嘆嘆說道：「神仙之幻化如此，朕徒為人所笑耳。有官你道他所言宮中女子，明明指是楊妃，其所云邊上女子，是說安祿山也。以安字內有女字，故耳。蜀當歸三字，暗藏下啞謎。至言安莫忘危，已明說出個安字了。元宗却全不理會。此時安祿山正兼制范陽平盧河東三鎮，坐擁重兵，久作大藩，又有宮中線索，勢甚驕橫，但常自念當時不拜太子，想太子必然見怪。元宗年紀漸高，恐一旦宴駕，太子即位，決無好處，到我因此心志不安，常懷異想。祿山平日所



畏忌的。只有一個李林甫，常呼李林甫爲十郎。每遇使者從京師來，必問李十郎有何話說。若聞有稱獎他的言語，便大懷喜。若說李丞相寄語安節度好自檢點，即便攢眉。嗟嘆，半臥不安。李林甫也時常有書信問候他。書中多說揣知其情，道著他的心事，却又預爲布置，安放於此。受其籠絡，不敢妄有作爲。那知林甫但妻亡之後，自己也患病起來了。適當輔瑒琳回京時，林甫已臥床上，不能起來。病中忽聞於遠未死，這偶吃驚非同小可，自說道：我曾勸奏他的，不意他果是一個神仙，殺而不死，今猶未修忌。不比凡人可以備却如何解救。自此日夕驚惶，恐懼病勢愈急。不幾日正是。

天子殿前去奸相 閔王階下到囚囚

可恨那李林甫自居相位，惟有朝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耳目，以成其奸。妬嫉能排抑勝者，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威。自東宮以下，畏之側目。爲相一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元宗到底不知其奸惡，聞其身死，甚爲嘆悼。太子在東宮，聞林甫已死，歎道：吾今日臥始貼席矣。楊國忠本極恨李林甫，只因他甚得君寵，雖與爭權，積恨已久。今乘其死，復要尋事洩忿，乃勸奏林甫生前多蓄死士於私第，託言出入防衛。其實陰謀不軌。又道他屢次謀陷東宮，動搖國本。其心叵測，又諷朝臣交章追劾他許多罪款。楊妃因怪他挾制安祿山也。於元宗面前說他多少奸惡之處。元宗此時方才省悟，下

詔罪其他的惡逆之狀，願貼天下，追削官爵，剖其棺，籍其家產。其子侍郎李岫，亦卽革職，永不復用。果然應了羅公遠所言這身後之禍，正是。

生作權奸種禍殃 那知死後受摧殘

非因爲國持公論 各快私心措文章

李林甫死後，楊國忠兼左右相，獨掌朝權，擅作威福。內外文武各官，莫不震畏。惟有安祿山不肯相下。他只因李林甫狡猾勝於己，故心懷畏忌。那楊國忠是平日所相狎，一向藐視他的。今雖專權用事，祿山全不在意。四處藩鎮，都遣人齎禮往賀。獨祿山不賀。楊國忠大怒，密奏元宗遣安祿山本係番人，今據三大節，殊非所宜。當有以防之。元宗不以爲然。國忠乃厚結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他并力，排擠安祿山。時隴右節度使甲天下，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一萬二千餘里。國忠相望桑麻遍野，國忠奏言：此皆節度使哥舒翰撫循調度之功，宜加優擢，詔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撫制兩鎮。祿山聞知，明知得是。國忠藉爲黨援，愈加不樂。常於醉後，對人前將國忠謾罵。國忠微聞其語，亦發惱恨。又密奏元宗，說安祿山向同李林甫，狼狽爲奸。今林甫死，罪狀昭著，安祿山心不自安。目前必有異謀。陛下若不背信，詔遣使往召入覲，彼且必不奉詔。便可察其心矣。元宗微微而起，退入宮中，沉吟不決。楊妃問陛下有何事情，繫於心中。元宗道：汝兄國忠屢奏安祿山必反。我未之深信。今勸朕遣使往召入覲，若他不來，其意可知。更

當問罪。我意此兒受我厚恩，未必相負於我。故心中籌畫未定。楊妃着驚道：「吾兄何遽意祿山必反耶？彼既如此慘疑，陛下當如其所奏遣。」內侍往召安祿山。若祿山肯來，妾兄同陛下便可釋疑矣。元宗依其言，即作手勅遣輔政琳齋赴范陽。召安祿山入朝見駕。輔政琳齋正將起行，楊妃私以金帛賜之，付手書一封，密致安祿山。約他開召即來。凡事有我在，從中周旋。臣等他有益無損，切勿遲回。銀單致啓天子之疑。琳一領命，星夜不息，來至范陽。祿山拜迎勅諭。輔政琳齋當堂宣讀道：

皇帝手勅。東平郡王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安祿山。卿昔事朕左右，歡敘如家人。乃者遠鎮外藩，遂爾曠隔。朕甚念卿，意卿亦必念朕。願卿即相念，非降召何緣入見。茲於勅理，便可赴闕。暫來即反，無以跋涉爲勞。朕亦欲面詢邊庭事也。見諭速赴京毋怠。

安祿山接過手勅，設宴款待天使。問道：「天子召我何意？」琳道：「天子不過相念之深耳。」祿山沉吟道：「楊相有所言否？」琳道：「相召是天子意，非宰相意也。」祿山笑道：「天子意即宰相意也。」琳屏退左右，密致楊妃手書，并述其所言。祿山方才歡喜，即日起馬，星馳到京，入朝面聖。元宗大喜道：「人言汝未必肯來，獨朕信汝必至。今果然也。」遂命行家人禮，賜宴於內殿。祿山涕泣道：「臣本番人，蒙陛下寵擢至此，粉身莫報。奈爲楊國忠所嫉忌，臣死無日矣。」元宗撫慰說：「道有朕在，汝可無慮。」是夜留宿內庭，次日入見楊妃，賜

宴宮中，深情暢敘。祿山道：「見非不戀，但勢不可久留。明日便須辭行。」楊妃道：「吾亦不敢留你，明日辭朝後，速走勿辭。」祿山點頭會意。次日奏稱邊政重任，不敢曠職，告辭回鎮。元宗准奏，親解御衣賜之。祿山涕泣拜受，即日辭朝謝恩。臨行之時，走馬至楊國忠府，策匆匆一見，即刻飛星出京。晝夜兼行，不日到鎮。他恐國忠請奏留之，故此急急回任。自此元宗愈加親信，人有首告祿山欲反者，元宗命將此人縛送范陽，聽其究治。由是人無敢言者。祿山自此益無忌憚，因想三鎮之中，守把各險要處的將士，都是漢人，倘他日若有舉動，必不爲我所用。不如以番將代之，爲妙。遂上疏奏稱：「邊庭險要之處，非武健過人者，不能守禦。漢將柔弱，不若番將驍勇。請以番將三十一人代守邊漢將疏。」上同章事章見奏，進言說道：「祿山久有異志，今上此疏，反狀明矣。其所請必不可許。」元宗不悅說道：「向者邊政俱用文臣，漸至武備廢弛，今改用番人爲節度，邊庭陸續一新。即此看來，安見番人不可以代漢將？」祿山爲國家計，欲慎固封守，故有此請。卿等何得動言其反，遂不聽章見奏之言。即就批旨，依卿所請，奏三鎮各險要處，都用番將戍守。其舊戍漢將，調內地別用。自此番人據險，祿山愈得其勢。邊事不可問矣。正是：

番人使爲漢地守，漢地將爲番人行。  
君王偏獨信奸謀，杜却朝臣言苦口。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總評 秦皇漢武窮極以求神仙卒無所遇。元宗好道。何所遇者。異人葉法善。張果之游西涼廣陵。已極其靈異。復遇羅公遠。揮如意來白鹿。駕遊月宮。何等神異。故宜元宗所尊敬。至以學隱身一法不遂。卒受以讒誅。寫出元宗之庸愚不振之故態可笑。輔瑒琳之遇羅公遠。遙寄蜀當歸。并所寫的信上。安莫忘危四字。實是目前天下之一大關係處。而元宗夢夢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第八十六回 長生殿半夜私盟 勤政樓通宵歡宴  
詞曰 恩深愛深。情真意真。巧乘七夕私盟。有雙星證。明。時平世平。賞心快心。樓存勤政虛名。奈君王倦勤。

右調醉太平

却說佛氏之教。最重誓願一語。若是那人發一願。立一誓。冥冥之中。便有神鬼證明。今生來是必要如其所言。而後止。說便是這等說也。須看他所立之願。合理不合理。若真假意。可從不可從。難道那不合理。不可從的誓願也。必如其所言不成。大抵人生誓願。唯於男女之間為最多。然山盟海誓。都因幽期密約而起。其間亦有正有不正。有變有不變。至若身為天子。六宮妃嬪。以時進御。堂堂正正。用不着私期密約。又何須海誓山盟。惟有那就於色。溺於愛者。把三千寵幸。萃於一人。於是今生之樂。未已。又誓願結來生之歡。殊不知目前相聚。還是因前生之節義。了宿世之情緣。何得於今生又起妄想。且既心感於女寵。宜乎惟婦言是用。以奢侈相尚。以風流相賞。假國家安危於不理。

天下將紛紛多事。却還只道時平世泰。極關娛樂。亦何異於處堂之燕雀乎。且說元宗聽信安祿山之言。將三鎮險要之處。盡改用番人戍守。韋見素進諫不從。一日韋見素與楊國忠同在上前。高力士侍立於側。元宗道。朕春秋漸高。頗倦於政。今以朝事付之宰相。以邊事付之將帥。亦復何憂。高力士奏道。誠如聖諭。但聞南詔反叛。屢致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朝廷必須有以制之。方能無有後患。元宗說道。汝且勿言。宰相當自有調度。原來那南詔。即今雲南地方。南蠻人稱其王為詔。本來共有六詔。其中或有名蒙舍詔者。地在極南。故曰南詔。五詔俱微弱。南詔獨強。其王皮邏閣。行賄於邊臣。請合南地六詔為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封之為雲南王。後竟自恃強大。舉兵反叛。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率兵與戰。被他殺敗。士卒死者甚多。楊國忠與鮮于仲通有舊好。掩其敗狀。仍結其功。後又命劍南留守。守劍南者李密。引兵七萬討之。復被殺。全軍覆沒。國忠又隱其敗。轉以捷聞。更發大兵前往征討。前後死者。不計其數。人莫有敢言者。高力士偶然言及。國忠連忙掩飾道。南蠻背叛。王師征討。自然平定。無煩聖慮。至若邊將擁兵太盛。力士所言是也。即如安祿山坐鎮制定三鎮。兵強勢橫。大有異志。不可不慎防之。元宗聞其言。沉吟不語。韋見素奏道。臣有一策。可潛消安祿山之異志。元宗問道。是有何策。韋見素道。今若內擢安祿山為中書事。召之入朝。而別以三大臣。分為范陽平盧河東三鎮。則安祿山之兵。

權既釋，而奸謀自沮矣。楊國忠道：此策甚善。願陛下從之。元宗口雖應諾，意猶未決。當日朝退回宮，把這一席話說與楊妃知道。楊妃意中雖極欲祿山入朝，再與相執，却恐怕到了京師，未免爲國忠所謀害，乃密啓奏元宗道：安祿山未有反形，爲何外臣都說他要反？他方今掌握重兵在外，無故頻頻徵召，適足啓其疑懼，不如先遣一中使往視之。若果有可疑之處，然後召之不遲。看他如何便了。元宗依其言，即遣內侍輔璆琳齎極美果品數匣，往賜安祿山。潛察其舉動。璆琳當奉元宗之命，直至范陽。祿山早已得了宮中消息，知其來意，遂厚款璆琳，又將金帛寶玩，送與璆琳，託他好爲周旋。璆琳受了賄賂，一力應承。星夜回來，以爲然。乃召楊國忠入宮面諭道：國家待安祿山極厚，安祿山亦必能盡忠報國，決不敢於相負。朕可自保其無他。卿等不必多疑。國忠不敢爭論，只得唯唯而退。正是：

奸徒得與援

莫漫惹湯事

賄賂已通神

君王作保人

自此元宗遂以邊境無事，安意放志。且又自計年日漸老，正須及時行樂。遂日夕與嬪妃內侍及梨園子弟們徵歌逐舞，十分快活。楊妃與韓國夫人、虢國夫人輩，愈加驕奢淫佚。華清宮中，更置香湯泉一十六所，俱極精雅，以備嬪妃侍女們不時洗浴。其奉御浴池，俱用文瑤寶石砌成，中有玉蓮溫泉，以文木雕刻鸞雁鸞等水禽之形，鑿以錦

繡，浮於泉水之上，以爲戲玩。每至天暖之時，酒闌之後，池中溫暖，元宗與楊妃各穿單袷短衣，乘小舟游盪於其中。游至幽隱之處，或正炎熱難堪，即令宮人扶楊妃到處就浴。每自宮容浴罷之後，池中水退出御溝，其中遺珠殘珥，流出街渠，路人時有所獲。其容顏如此，楊妃因身體頗豐，性最怕熱，每當夏日，止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揮汗不止。却又奇怪得很，他身上出的汗，比人大不相同，紅膩而多香。拭抹於巾帕之上，色如桃花。真正天生尤物，絕不猶人。又因有肺渴之疾，常含有玉魚兒於口中，取涼津潤肺。一日偶患齒痛，玉魚兒也含不得，於是手托香腮，悶悶的開坐窗前。元宗看了，愈見其嫵媚，可憐可愛，說道：爲朕的恨不能爲妃子分痛也。後人有畫楊貴妃齒痛圖者，馮海棠題其上云：

華清宮一齒動

馬嵬坡一身痛

漁陽鼓動地來

天下痛

天寶十載之夏，元宗與楊妃避暑於驪山宮。那宮中有一殿，名曰長生殿，極高爽涼快。其年七月七日夜，乞巧之夕，天氣正當炎熱，元宗坐於長生殿中納涼。楊妃陪着同坐，直至二更以後，方才入寢室中而臥。宮女亦都散去歇息。楊妃苦熱，睡不安穩，乃拉啓元宗起來，再同出庭前乘涼。更不呼喚宮娥侍女們伏用。二人坐到更深，天熱未臥，手揮輕扇，仰看星斗。此時萬籟無聲，夜景清幽，坐了一回，漸覺涼爽。元宗低聲密語道：今夜牛女二星相會，未知其樂

何如。楊妃道：鴛鴦渡河之說，未知果有此事否？若果有之，天上之樂，自然不比人間。元宗笑道：若論他會少難多，倒不如我和你日夕歡聚。楊妃說道：人間歡樂，終有散場。怎如天上雙星，永久成配。說罷，不覺悄然嘆嘆。元宗感動情懷，說道：你我恁般恩愛，豈忍相離。今就星光之下，你我二人密相誓願，心中但願生生世世長為夫婦。楊貴妃聽了元宗之說，點頭道：阿環願此誓言。雙星為證。元宗聽了此說，不覺大喜之極。後來有白居易長恨歌中，曾詠及此事，有句云：

七月七日長生殿

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

後人有詩譏刺元宗，溺寵偏愛，私心妄想，道是：

皇后無端遺廢斥

今生夫婦且乖張

如何妃子偏承寵

來世還期莫散場

又有詩譏笑楊貴妃云：

長生私語長成恨

空自盟心牛女前

若與三郎永配合

祿山密約豈無緣

且說元宗自此把楊妃更加恩愛。是年秋九月，蓬萊宮中，那柑橘結實，這種柑橘，是開元年間，江陵進貢來的，味極甘美。元宗命將數枚，種於蓬萊宮中，一向只開花不結實，還有時鮮花也不開。那年忽然結實二百餘顆，與江南及蜀中進貢者，毫無異味。元宗欣喜，親自臨視，命摘來，頒賜各朝臣。楊國忠率衆官上表，俯伏金階之下稱賀。其表略

云。

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質。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祥。橘柚所植，南北異名。惟陛下元風異紀，六合為一家。雨露攸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結成禁中之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耀彤庭。欣荷寵頒，慚無補報。臣等欣瞻之至，不勝景仰之誠。謹上以表聞。

元宗覽表大悅。溫旨批答，那柑橘中，却有一個是合歡的。左右進上，元宗見了，愈加歡喜。與楊妃互相把玩。元宗說道：此菓早知人意，我與妃子同心一體，所以結此合歡之實。我二人可共食之，以應其祥。乃促其坐同剖，交口而食。因命畫工寫合歡柑橘圖，傳之於後世。楊國忠於此又復獻諛詞，以為說道：此乃非常之祥瑞。陛下宜頒醴稱慶。正是：

屈軼曾生黃帝時

自能指佞最稱奇

唐家柑橘成何用

翻使佞臣進佞詞

元宗聽了楊國忠諛佞之言，遂降旨以宮中有珍菓之祥，賜民大醴。於是選擇吉日，率嬪妃及諸王，蒙御勤政樓，大張音樂，陳設百戲，聽人縱觀。與民同樂。京城內百姓，中士民男女，擁集樓前，好不熱鬧。教坊女人，有一個王大娘者，其技能為舞竿，將一丈八尺長的一根大竹竿，擡置頭頂，竿兒上綴著一坐木山，為瀛洲方丈之狀，使一小兒手扶，持節出入其間，口中歌唱。王大娘頭頂著竿，旋舞不輟。却

正與那小兒的歌聲節奏相應。元宗與嬪妃諸王等看了，俱噴噴稱奇。時有神童劉晏，年方九歲，聰穎過人。因朝臣舉薦登朝，官爲秘書省正字。是日元宗召於樓中侍宴，命王大娘舞竿，因命劉晏詠王大娘舞竿的詩一首。劉晏應聲即吟道：

樓前百戲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  
說道綺羅偏有力，猶嫌輕便更孤人。

元宗同嬪御及諸王見劉晏吟詩敏捷，詞中又有隱帶諧語之意，都歡喜贊歎。楊貴妃抱他坐於膝上，親爲之梳髮。梳罷元宗招之近前，親執其手戲問道：汝以童年官爲正字，未知正得幾字？劉晏應口答說道：諸字都正，只有一個朋字未正。這句話分明說那些一班朝臣各立朋黨，難於救正，恰好合著朋字形體，偏而不正之意。元宗聞其言，連聲稱善，頰左右道：此兒非特聰慧，且識力異人，將來居官任事，必有可觀者焉。衆人俱稱賀，朝廷得佳士，元宗大喜，卽命以牙笏袍賜之，說道朕知汝他年必能自立，必不傍人門戶也。後人有詩云：

同道爲朋何有黨，正因邪正兩途分。  
漫言朋字終難正，欲正臣時先正君。

是日歡宴至晚夕，樓上挂起花燈，各樣名色不同，光彩眩目。元宗正與衆官賞玩，聞只聽得樓前人聲鼎沸，也有嬉笑的，也有爭嚷的，也有你呼我應者的，聲音極其嘈雜。元宗問是何故，內侍衆人啓奏說：樓下百姓爭看花燈，齊

喧嘩，呵斥不止，伏候聖旨。元宗道：可著該管官嚴飭禁約，再著衛士板威彈壓，如再不止，擊幾個責治，示衆便了。劉晏忙奏道：人衆已衆，不可輕責。况陛下與民同樂，許其衆看，如何又加責治，以臣愚見，莫如使梨園樂工當樓奏技，傳諭衆人靜聽，無令喧嘩。彼百姓喜於聞所未聞，則人聲自息矣。元宗點頭道：此言極善。遂命內侍先傳聖旨，曉諭衆人，隨後命梨園衆子弟一個個的錦衣花帽，手執樂器，出至樓頭，齊齊整整的都站立於花燈之下。衆人擁著觀看，那歡笑之聲，雖未即止，然不似從前的喧鬧了。高力士奏道：衆樂工之中，惟李謨的光笛尤爲擅名，是乃衆人之所最爲喜聽，宜令樓下衆人清聽一曲，以息衆喧。元宗依其所奏，傳命李謨，先自獨當樓吹笛。李謨領旨，當樓面前，向下把手一指，高聲說道：我李謨奉聖旨，先自吹笛，使與你們衆人聽聽。你們若果知音，須靜聽者說罷。雙手按著一枝紫紋雲夢竹的笛兒，嘹亮響，吹將起來了。這一笛兒，真吹得響徹雲霄，鸞翔鶴舞，樓下萬萬千的人都定睛側耳，寂然無聲。元宗大喜，正是：

莫道喧嘩雜禁止，一聲可息萬千聲。

你道李謨的那笛如何，恁般人妙。蓋緣元宗洞曉音律，絲竹管絃無不各盡其妙，有時自製曲調，隨意卽成。清濁疾徐，環轉變，自合節奏。於諸樂器中，獨不喜琴聲。聞人鼓琴，便欲別奏他樂，以洗耳。謂之解穢，其所最愛者，羯鼓與笛，以此爲八音之領袖，爲諸樂之所不可少。每當宮中私

宴梨園奏曲。元宗或親自擊鼓。或吹玉笛以和之。楊妃亦善吹玉笛。先是天寶初年。嘗遇二月初旬。晨起巾幘方畢。時值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內殿庭中。柳杏將吐萌芽。元宗兀坐四顧。咄嗟而起。道：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遂命楊妃先吹玉笛。一遍。隨後親自臨軒。擊羯鼓一通。其名曰春光好。亦是元宗自製的雅調。鼓音才歇。回顧庭前柳杏。都已葉舒花放。天顏大喜。指衆嬪妃看了。笑道：此一事可不喚我作天工耶。衆皆頓首。口稱萬歲。又一日元宗晝寢於玉清宮中。忽夢有仙女數人。從空而降。容貌俱極美麗。手中各執一樂器。向着元宗舞吹了一回。聲音之絕妙異常。其中笛聲尤爲佳妙。仙女道：此乃神仙之樂。名曰紫雲。陛下既深通音律。可傳受了去。元宗醒來。樂音猶然在耳。遂自吹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過了兩三日。偶乘月明之夜。與高力士改換了衣服。出宮微行遊戲。走過了幾處街坊。回走至宮牆外。一座大橋之上。立着看月。忽聞遠遠的地方兒。有笛聲嗷嗷。仔細聽之。却正是紫雲調的聲調。元宗驚訝道：此吾夢中所傳受。親自譜就的新翻妙曲。並未曾傳授他人。何故外間亦有此調。大爲可怪。遂密命高力士道：明日可與我查訪那個吹笛的人。不要驚嚇了他。好好引來見我。高力士領旨。至次日早晨。帶着從人。依昨日笛聲所在。挨戶查過。有人說：此間有個姓李的少年。最善吹笛。昨夜吹笛的就是他。力士著人引至李家。以天子之命。召那少年入宮見駕。元宗問他昨夜所吹的笛曲。從

何處得來。那少年奏道：臣姓李名謨。自幼性好吹笛。因精於其技。前兩三夜。偶於宮牆外大橋上步。聞得宮中笛聲。細聽節奏。極其新異。非復人間所有。因用心暗記。以指爪書譜。回家即依調試吹之。愈知其妙。昨夜便自演習。不料有汚聖耳。臣該萬死。望陛下恕之。元宗喜其聰慧。知音遂命爲押班梨園之長。時常得供奉左右。此正逢昌宮詞所云。

李謨壓笛傍宮牆 悟得新翻數般曲

自此李謨更得盡傳內府新聲。其技愈加精妙。當夜在勤政樓頭。奏技。萬民樂聞。天子稱賞。笛聲既畢。衆樂齊作。繼以清歌妙舞。樓下衆人。都靜觀寂聽。更無喧鬧。元宗直至權宴到曉。鐘初鳴起來。方才罷散。正是

俱向樓頭勸取樂 何嘗肯把政來勤

未知後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其生殿私盟。在元宗不過偶然諾諾。而在傳中則爲大關口處。何也以元宗與貴妃今生配偶。從煬帝與貴兒盟誓中來。則殿中私盟。正照馬上私誓。重申生生世世之情。豈知貴妃罪孽。不敵貴兒忠貞。故誓願有成。有不成。暗見天心福善禍淫。勤政樓歡宴。雖寫元宗之樂。而忘返。却補出李謨壓笛傍宮牆一段。轉折層次。大有章法。雖作野史。亦不失其苦心焉。

第八十七回 雲衣娘誦經得度 赤心兒欺主則感

詞曰 死生有命不相饒 禽鳥也難逃 還仗慈悲力 願

敷脫皮毛。笑他養子飛揚拔扈。惡勝鴟鴞。向道赤心滿腹。而今漸覺踉蹌。右調朝中措。

聖人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此不但人之死生有命。卽一物之微。其死生亦有命存焉。人當死期將至。往往先有個預兆。以此推之。一切衆生。凡有情有識之物。當其將死。亦必先有預兆。人雖不知之。彼必自斷。但口不能言耳。大抵死生有定限。凡事既不能與命爭。則生寄死歸。聽其自然。惟須稍種福因。以作後果可也。至於富貴爲人所同欲。却又不是人力所可強求。若說大富大貴。固自主之在於天。就是一命之榮一錢之獲。亦無非天意主之。天者理而已矣。可笑那無理之人。作非理之想。爲非理之事。以圖非理之富貴。却不自思。現在所享之富貴。已屬非分。如何還要逆天而行。欺君背德。肆志作威。此真得罪於天。後禍不小。且說元宗御勳政樓。賜民大酺。通宵宴樂。自以爲天下太平。天下休祥無事。楊國忠總理朝政。一味逢君欺君。招權納賄。這些貪位慕祿趨炎附勢之徒。奔走其門如市。只有個陝郡進士張象。在京候選。見此光景。慨然嘆息道。此輩倚楊右相如泰山。以我視之。乃冰山耳。皎日一出。附之者卽失所恃矣。吾囊裏避之。猶恐波及其身。何可與同事耶。遂絕意仕進。卽日出京。隱居嵩山去了。那時有識者。都知天下將亂。元宗卽自恃承平。安然無慮。惟日夕在宮中取樂。楊妃亦愈加驕縱。內庭掌管貴妃位下。織錦刺繡。及雕鏤器物者數百人。以供其賀生辰慶時節之用。元宗又

常遣中使。往各處採辦新奇可喜之物進奉。各處地方官。有以奇巧珍玩衣服等物貢獻貴妃者。俱得不次升遷。元宗游幸各處。多與楊妃同車並轡而行。楊妃平常不喜坐輿。欲試乘馬。因命御馬監選擇好馬。調養得極其純良。以備妃子坐騎。每當上馬時。衆宮娥侍女扶策而上。高力士執轡授鞭。內宮女伏侍者數十人。前後擁護。楊妃倩妝緊束。窄袖衫衫。垂鞭緩走。媚態動人。元宗亦自乘馬。或前或後。揚鞭馳騁。以爲快樂。楊妃見了。笑道。妾舍車從騶。初次學乘。怎及陛下常事游獵。鞍馬嫻熟。馳逐之際。因每讓著先鞭。元宗戲道。只看騎馬。我勝於你。可知風流陣上。你終須讓我一籌。楊妃也戲說道。此所謂老當益壯。說罷。二人相向皆大笑不止。後人有詩云。

觀國朝天走馬來

蛾眉淡掃見驕才

今看肥婢乘馬

預兆他年判馬嵬

自此宮中飲宴。卽名爲風流陣之戲。你道如何作戲。元宗與楊妃酒酣之後。使楊妃統率宮女百餘人。元宗自己統率小內侍百餘人。於掖庭之中。排下兩個陣勢。以繡幃錦帳。張爲屏障。鳴小鑼擊小鼓。兩下各持短畫竹竿。嬉笑吟哦。互相戲鬪。若宮女勝了。罰宮女們齊聲唱歌。要楊妃自彈琵琶。若內侍們勝了。罰宮女們齊聲唱歌。要楊妃自彈琵琶。而此戲卽名之曰風流陣。時人以爲宮中之游戲。忽一變爲戰爭之狀。此乃不解之兆。已見於此矣。後人有詩云。



宮人學作戰場人 陣號風流樂事新

他日漁陽鼓動 堪嘆婚戲成真

一日風流陣上宮女戰勝了楊妃命照例罰內侍們二斗酒將金斗奉於元宗先飲元宗亦將金杯賜與楊妃說着楊子也須陪飲一杯楊妃道妾本不該飲既蒙恩賜請以此杯與陛下擲骰子賭色若陛下色勝於妾妾方可飲元宗笑而許之高力士便把色盆骰子進上元宗與楊妃各擲了兩擲未有勝負至第三擲楊妃已占勝色元宗將次輸了惟得重四可以轉敗為勝於是再賭賽一擲一頭擲一頭吆喝道要重四只見那骰兒轉良久恰好滾成重四雙雙元宗大喜笑道向楊妃說朕呼盧之技如何你可該飲酒麼楊妃舉杯說道陛下洪福齊天妾豈不勝杯乎何敢不飲元宗道朕得色卿得酒福與共之楊妃拜謝立飲口稱萬歲元宗回頭高力士說道此重四殊合人意可賜以餅當時高力士領旨便將骰子第四色都用些胭脂點染如今骰上紅四自此始正是

骰子亦費賜餅 可謂澤及枯骨

如以赤心相託 君恩至今不沒

當日元宗因擲得勝心中甚為欣喜同楊妃連飲了幾杯不覺醺醉乘著醉興再把骰子來擲收放之間滾落一個於地高力士忙踢而拾之元宗見高力士爬在地下拾骰子便戲將骰子盆兒擺在他背上扯著楊妃席地而坐然在他背上擲骰百個一遞一擲你呼六我喝四那個不

止高力士雙膝跪地雙手撐地一動也不敢轉動正正好氣力只聽得屋梁上透伊伊啾啾說話之聲道皇爺與娘娘只顧要擲四擲六也該高力士起來直直腰誰知他說的不是直直腰却是說的擲擲么這擲擲么三字正隱著說直直腰元宗與楊妃聽了俱大笑而起命內侍收過了骰盆拉了高力士起來力士叩頭而退元宗與楊妃亦便同入寢宮去了看官你道那梁間說話的是誰原來是那館中的白鸚鵡這鸚鵡還是安嶽山初次入宮謁見楊妃之時所賦奇贊宮中已久極其馴擾不加羈絆聽其飛止他德不離楊妃左右最能言善解人意聰慧異常楊妃愛之如寶呼為雪衣女一日飛至楊妃粧臺前說道雪衣女昨夜夢兆不祥夢已身為鸚鵡所傷恐命數有限不能常侍娘娘左右了說罷慘然不覺楊妃道夢兆不能憑信不必疑慮你若心懷不安可將鸚鵡心經時常念誦自然福至災消鸚鵡道如此甚妙願娘娘指教則個楊妃便命女侍爐內添香親自捧出平日那手書的心經來合掌莊誦了兩遍鸚鵡在傍聽聽便都記得明白朗朗的念將出來一字不差楊妃大喜自此之後那鸚鵡隨處隨時念心經或高朗聲念誦或閉目無聲默誦如此兩三個月一日元宗與楊妃游於後苑元宗戲將彈弓彈鸚鵡楊妃開坐於望遠樓上觀看鸚鵡飛上來立於樓窗橫檻之上忽有個供奉游獵的內侍擎著一隻青鳥從樓下走過那鸚鵡見鸞見鸚鵡即騰地飛起望著樓檻上便撲鸚鵡大驚叫道

不好了。急飛入樓中。虧得有一個執拂的宮女。將拂子儘力的拂。恰正拂著了鸚鵡的眼。方才回身展翅飛落樓下。楊妃急看鸚鵡時。已悶絕於地下。半響方醒轉來。楊妃忙憐慰之道。雪衣女你受驚了。鸚鵡回說道。惡夢已應。驚得心膽俱碎。諒必不能復生。幸免爲他所嘆。想是誦經之力不小。於是緊閉雙目。不言不語。只開喉頰。喃喃的念。心經。楊貴妃時時省視。三日之後。鸚鵡忽張目。向楊妃娘娘說道。雪衣女全仗誦經之力。幸得救去皮毛。往牛淨上矣。娘娘幸自愛。言訖長鳴數聲。奮身向著西方。瞑目戩翼。端立而死。正是

人物原皆有佛性

人偏昧昧物了

鸚鵡能言更能悟

何可人而不如鳥

鸚鵡既死。楊妃十分嗟悼。命內侍監殮。以銀器葬於後苑。名爲鸚鵡塚。又親自持誦心經一百卷。資其福。元宗聞之。亦嘆息不已。因命將宮中所畜的能言鸚鵡。共有幾十。記盡數多取出來。問道。你等衆鳥。願自思鄉否。吾今日開籠。放你們回去。何如。衆鸚鵡齊聲呼萬歲。元宗即遣內侍持籠。送至廣南山中。一齊放之。不在話下。且說楊妃思念雪衣女時。時墮淚。他這一副淚容。愈覺嬌然可愛。因此宮中嬪妃侍女。輩俱欲效之。梳粧已畢。輕拖素裙。於南苑。號爲淚粧。以此互相銜美。識者已早知其以爲不祥之兆矣。有詩云。

無淚伴爲淚兩行

總然嫵媚亦非祥

馬嵬他日悲悽態。可是掃來作淚粧。楊妃平日愛這雪衣女。雖是那鸚鵡可愛可喜。然亦因是安祿山所獻。有尾愛及鳥之意。在今日悲念。亦是感物思人。那邊安祿山在范陽。也常想著楊妃與虢國夫人。恨奈何。楊國忠所忌。難續舊好。他思若非奪國篡位。怎能再與歡聚。因此日夜欲提兵造反。只爲元宗待之甚厚。要俟其變。方才起事。巨耐那楊國忠。時時尋事來撻撻他。意欲激他反了。正欲以實己之計。於是安祿山也生了一個事端。來撻撻朝廷。遂上一章疏來。請獻馬於朝廷。其疏上略云。

臣安祿山承乏邊庭。所屬地方。多產良馬。臣今獲得上等駿騎三千餘匹。願以貢獻朝廷。臣雖不如昔日王毛仲之牧馬。善庶然。以此上充天廐。他年或大駕東封西狩。亦足稍壯萬乘。觀計每馬一匹。用執鞍軍二人。臣故更遣番將二十員。部送俟擇吉日。即便起行。伏乞勅下。經歷地方。各該官吏。預備軍糧馬草。供應。庶不致臨期缺誤。謹先以表奏聞。

安祿山此疏。明明是託言獻馬。謀動干戈。要乘機侵據地方。且看朝廷如何發付他。當下元宗覽疏。也沈吟道。祿山欲獻馬。固是美事。只却如何要這許多遣軍將部送。因將此疏付中書省。請楊國忠次日入奏道。邊臣獻馬於朝廷。亦是常事。今祿山固要多遣軍將部送三千匹。而執鞭隨送者。反有六千人。那二十四員番將。又必各有跟隨。

的番漢軍士。共計常有萬餘人。行動與攻城奪地者何異。其心叵測。不可輕信。當降嚴旨切責。破其狡謀。元宗道。彼以貢獻爲本。僞托所請。無所問罪。卽云部送人多。亦未必便有異志。不可遽加切責。只須諭令減少人役罷了。國忠道。彼名請貢獻。實欲叛逆耳。若非嚴旨切責。說破他不軌之謀。彼將爲朝廷無人。元宗道。事勿急遽。朕當更思之。國忠快然而退。元宗正在猶豫時。有河南尹達奚恂。卽達奚盈盈的宗族。他因開邸報。見了安祿山請獻馬之疏。大爲驚異。卽飛章密奏。說安祿山表請獻馬。而欲多遣部送軍將。事有可疑。乞以溫言諭止之。元宗看了達奚恂的密疏。還沈吟未決。是日燕坐於便殿。高力士侍立於殿階之下。元宗呼之近前。對他說道。朕之待安祿山。可謂至厚。彼既受我厚恩。當必不相負。朕意不以爲然。前者朕曾遣輔璆琳到彼觀察。回奏說道。他是忠誠愛國。並無二心。難道如今便忽然改變了不成。原來輔璆琳平日恃寵專恣。與高力士不睦。因此高力士便乘間叩頭奏說道。人心難測。陛下亦不可過信其無他。以老奴所聞。輔璆琳兩番奉使。差到范陽。多曾私受安祿山賄賂。故此飾詞。卽旨其所言。未可信也。元宗聽說驚訝道。有這等事。輔璆琳受賄。汝何以知之。高力士奏道。老奴向已微聞其事。而未敢深信。近因璆琳奉差探辦回來。老奴往候之。值其方浴。坐以待其出。因於其書齋案頭上。見有安祿山私書一封。書中細論朝中舉動。與宮中近事。又託他每事須曲爲周旋。飾飾又

須每事密先報知。那是老奴方竊窺未完。璆琳遽出。連忙取來藏過。據此看來。他內外交結賄賂。故此相通。信有其事矣。老奴正欲密將此事上聞。適蒙上諭。敢此啓知。元宗大怒道。輔璆琳這個惡奴。我以何等之事相託。乃敢大膽受賄欺主。好生可恨。遂傳旨立喚輔璆琳來面訊。又卽着高力士率羽林官校。至其殿中。搜取私書物件。不一時。璆琳喚到。其所取的私書。於所受的賄賂。都被搜出。上呈御覽。原來璆琳與祿山往來的私書甚多。高力士檢看其中。有開涉楊妃說話的。卽行銷毀去了。因此宮中私情之事。幸未有敗露。當下元宗怒甚。欲重處輔璆琳。立死。高力士密啓奏道。皇爺急欲加罪璆琳。就於內庭立時撲殺。須計言他事以懲之。且請陛下萬勿發落。露出通私書信之事。受賄之舉動。不然立即有激變。元宗點頭道。是。遂命將璆琳正法。只說因探辦不奉旨賜死。可笑那輔璆琳因貪賄賂。喪了性命。當初羅公遠先師。原是他對他說來道。只莫貪賄。自然免禍。彼自不能悟耳。正是

不貪乃爲寶

有賄必焚身

忘却仙師語

時時與禍隣

元宗平日認定安祿山是個滿腹赤心的好人。今見他賄結輔璆琳。去探朝廷與宮闈之事。方有些疑心起來。楊妃也不能復爲之解。惟有暗地咨嗟嘆息罷了。元宗依着達奚恂所奏。溫言諭止祿山獻馬。遣中使馮神威。斫手詔往諭之。其略云。

覽卿表獻馬於朝廷。具見忠愧。朕甚嘉悅。但馬行須冬  
日爲便。今方秋初。正田稻將成。農務未畢之時。且勿行  
動。俟至冬日。官自給夫部送來京。無煩本軍跋涉之勞。  
特此諭知。

馮神威齎了詔書。星夜來至范陽。祿山卽窺測朝廷之意。  
且又探知楊國忠有這許多說話。心中十分惱怒。又聞詔  
到。竟不出迎。馮神威不見安祿山接詔。竟自齎詔到他府  
第來。祿山乃先於府中。大陳兵仗。排列得刀鎗密密。劍戟  
層層。旌旗耀日。鼓角如雷。馮神威見了。心甚驚疑。安祿山  
踞胡床而坐。見馮神威齎詔而來。也不起身迎接。馮神威  
閉口讀畢。祿山滿面怒容。說道。客卿貴妃近日於宮中  
也說乘馬。吾意官家亦必愛馬。我這裏最有好馬。故欲進  
獻幾匹。今詔書既如此。我不獻亦可。馮神威見他恁般作  
威做勢。意態驕傲。語言唐突。必不懷好意。遂不敢與他爭  
論。只有唯唯而已。祿山也不設宴款待他。且教他出就館  
舍。過了幾日。馮神威欲還京復命。入見祿山。問他可有回  
奏的表文否。祿山道。詔書云。馬行須俟冬日至十月間。我  
亦不獻馬。亦將親詣京師。以觀朝臣近政。今亦不必用表  
文。爲我口奏可也。馮神威不敢多言。遂巡而別。兼程趕行。  
回京見駕。將他這些無禮之狀。與無禮之言。一一奏聞皇  
上。元宗聽了。又驚又羞。又惱。時楊妃侍坐於側。元宗向他  
怒說道。我和你待此倭奴不薄。今乃如此無狀。其反叛之  
形情已露。無怪人之多言也。自今人言不可不信。說罷。撫

几嘆息。楊妃也低着頭。嗟嘆不已。正是  
今日方嗟負心漢。從前誤認赤心兒。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鸚鵡夜夢不祥。爲鶯鳥所擊。貴妃念是安祿山初  
入宮時所獻。祝物思人不勝愴感。故教之心經以免厄。而  
卒不謂正映楊妃死期將至之兆。點綴照應。極有法脈。少  
陵有兩句詩云。宅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吾於此書亦云  
開天遺事所載。元宗楊妃許多軼事。傳中採取無遺。及  
閱至虛閣雜俎。載明皇與太真於皎月之下。以錦帕裹目。  
在方丈之間。互相捉戲。太真捉上每易。而太真輕捷。上每  
失之。宮人撫掌大笑。一夕太真服袖上。多結流蘇香袋。與  
上戲。上屢捉屢失。太真故以香囊引之。上得香囊。算已  
而笑曰。我比貴妃更勝也多矣。說此一事。謂之捉迷藏。此  
戲更新故附錄於此。

第八十八回 安祿山范陽造反 封常清東京募兵

詞曰 野心狼子終難養。大負君王不顧娘。行陟起于  
戈太逞狂。權奸還自誇。先見激反強梁勢。已披猖縱  
募新兵那可當。右調醜奴兒

自古以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所賴爲君者。能覺察  
於先。急爲翦除。庶不致滋蔓難圖。更須朝中大臣。實心爲  
國。獨好去惡。防奸於未然。引患於將來。方保無虞。若天子  
既誤認奸惡爲忠良。亂賊肘腋之間。而不知始則養繼。繼  
則縱虎。朝中大臣。又徇私背公。其初則朋比作奸。其後復

又彼此猜忌。那亂賊尙未至於作亂。却以私怨先說他必作亂。反弄出許多方法。去激起變端。以實己之言。以快己之心。但能致亂。不能定亂。徒爲大言欺君誤國。以致玩敵。輕近之人。不審事勢。遽議用兵。於是僑兵不足。思得新兵。召募之事。紛紛而起。豈不可嘆。且說元宗因內監馮神威。奏言安祿山不迎接詔書。倨傲無禮。心中甚怒。神威又奏道。據他恁般情狀。奴婢那時如入虎口。幾幾乎不能復見。皇爺天顏矣。說罷。嗚咽流涕。元宗愈加惱怒。自此日夕在宮中說安祿山負恩喪心。恨罵一回。又沈吟凝想。一回。楊妃沒奈何。只得從容改勸道。安祿山原係番人。不知禮數。又因平日過蒙陛下恩愛寵極。待之如家人父子一般。未免習成驕傲惰慢之故。態不覺一時狂肆。何足惱亂聖懷。他前日表請獻馬。或者原無反意。現今他有兒子在京師。結婚宗室。他若在外謀爲不軌。難道不自斷其子麼。原來祿山的長子名慶宗。次子名慶緒。那慶宗聘元宗宗室之女。榮義郡主爲配。因此祿山出鎮范陽時。留他在京師就婚。既成婚之後。未到范陽。尙在京師。故楊妃以此爲解。當下元宗聽說。沈吟半晌。道。前日安慶宗與榮義郡主完婚之時。朕曾傳諭禮官。召祿山到京來觀禮。他以邊務倥傯爲辭。竟不曾來。如今可卽着安慶宗上書於其父。要他入朝謝罪。看他來與不來。便可知其心矣。隨命高力士諭意於安慶宗。作速寫書。遣使送往范陽去。又道。朕近於清華宮。新置一湯泉。專待祿山來洗浴。彼豈不憶昔年洗

兒之事乎。書中可并及此。意慶宗領旨。隨寫下一書。呈上御覽。卽日遣使齎去。只道祿山自然見書便來。誰知楊國忠心裏却恐怕祿山看了兒子的書。真個來京時。朝廷必要留他在京。他有宮中線索。將來必然重用。奪寵爭權。與我不便。不如早早激他反了。既可以試我之言。又可永絕了與我爭權之人。豈不甚妙。時有祿山的門客李超在京。中國忠誣害他。打通關節。遣人捕送御史臺獄。按治處死。使祿山危不能自安。又密奏元宗。說慶宗雖奉旨寫書。一定自另有私書致其父。臣料祿山必不肯來。且不必有舉動。又一面密差心腹。星夜潛往范陽一路。散布流言。說道。天子以安節度。輕棄詔書。侮慢天使。又察出他的交通宮中私事。十分大怒。已將其子安慶宗。拘囚在宮。勒令寫書。誘他父親入朝謝罪。便把他們父子來殺了。祿山聞此流言。其甚驚怕。可懼。不一日果然慶宗有書信來到。祿山忙折書觀看。其書略云。

前者大人表請獻馬。天子深嘉忠悃。止因部送人多。恐有騷擾。故諭令暫疑。初無他意。乃詔使回奏。深以大人簡忽天言。可爲妄誕。幸天子居仁。不卽督過。大人宜便馳入朝謝罪。則上下猜疑盡釋。讒口無可設。身名俱泰。尊位永保。豈不善哉。昨又奉聖諭云。華清宮新設泉。湯專等。吾父來就浴。彷彿往時。與戲洗兒之池。此尤極荷天恩之隆。深也。况男婚事已畢。而定省久。慮渴思仰。觀慈顏。少申子婦之誠心。不孝男慶宗。書啟到。日卽希

命說。

祿山看了書信，詢來使道：「吾兒無恙否？使者回說道：「奴輩出京時，我家大爺安然無事，但於路途之間，聞說門客李超犯罪下獄，又聞人傳說近日宮裏邊有什麼事情發覺。」大爺已被朝廷拘禁在那裏，未知此言何來。祿山道：「我這裏也是恁般傳說，此言必有來由。」因又密問道：「你來時，貴妃娘娘可有甚密旨，着你傳來麼？」使者道：「奴輩奉了大爺之命，齋着書未停就走，並不聞貴妃娘娘有此旨意。」安祿山聞言，愈加驚疑，看官你道楊妃是有心照順他，安祿山的時常有私信往來，如何這番却沒有？蓋因安慶宗遵太上皇立儲，着他寫書遣使，楊妃不便夾帶私信，心中雖甚欲祿山入京相殺，只恐他身入樊籠，被人暗算，若竟不來，又恐天子發怒，因欲密遣心腹內侍，寄書與祿山，教他且勿親自來京，只急急上表謝罪，便了書已寫就，怎奈楊國忠已先密地移檄范陽，一路關津驛遞所在，說邊防宜管須嚴密，往來行人，稽查仔細，楊妃有密信不敢發，探聞如此，深怕嫌疑，是非之際，倘有洩露，非同小可，因此遲疑未即遣使，這邊安祿山不見楊貴妃有密信來，只道宮中私事發覺之說，是真，想道：「若果覺察出來，我的私情之事，却是無可解救處。」今日之勢，且不得不反了，遂與部下心腹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的屯田員外郎高尚、右將軍阿史那承慶等三人，密謀作亂，嚴莊高尚極力撻掇道：「明公極精兵，據要地，此時不舉大事，更待何時？」祿山道：「我

久有此意，只因聖上待我極厚，俟其晏駕，然後舉動耳。嚴莊道：「天子今已年老，荒於酒色，權奸用事，朝政舛錯，民心離散，正好乘此時舉事，正可得計。若待其晏駕之後，新君即位，苟能用賢去佞，勵精圖治，則我不但無登可乘，且恐有禍患之及。」阿史那承慶道：「若說禍患，何待新君？只目下已大可虞，但今不難於舉事，而難於成事，須要計出萬全，庶幾一舉而大勳可以集。高尚道：「今國家兵制日壞，武備廢弛，諸將帥雖多，然權奸在內，使不得其道，必不樂為之用，徒足以債事耳。我等只須同心協力，鼓勇而行，自當所向無敵，不日成功。」此至萬全之策耳。祿山大喜，反志遂決。次日即號召部下大小將士，畢集於府中，祿山戎服帶劍，出坐堂上，却先詐為天子勅書一道，出之袖中，傳示諸將，說道：「昨者吾兒安慶宗處，有人到來，傳奉皇帝密勅，着我安祿山統兵入朝，誅討奸相楊國忠，公等務當努力同心，助我一臂之力，前去掃清君側之惡，功成之後，爵賞非輕，各宜努力。」諸將聞言，愕然失色，面面相覷，不敢則聲。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三人，按劍而起，對着衆人厲聲說道：「天子既有密勅，自應奉勅行事，誰敢不遵？祿山亦按劍厲聲道：「有不遵者，即治以軍法。」諸將平日素畏祿山兇威，又見嚴莊等肯出力相助，便都不敢有異言。祿山即刻遣發所部十五萬衆兵卒，反自范陽，號稱二十萬，即日大發軍，將使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副使呂知海守平盧，又令別將高秀巖守大同，其餘諸將俱引兵而南下，聲勢

浩大。此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事也。後人有詩嘆云。

番奴反相人曾說 天子偏云是赤心

漫道豬龍難致雨 也能驟使水淋漓

原來當初宰相張九齡在朝之時。曾說過安祿山有反相。若不除之。必為後日心腹之患。元宗不以為然。又嘗勸政樓前陳設百戲。召祿山觀之。元宗坐在一張大榻上。卽命祿山坐於榻傍。一樣的朝外坐着。皇太子顛倒坐在下面。少頃元宗起身更衣。太子隨至更衣之處。密奏說道。歷觀古今。從未有君與臣南面並坐而閱戲者。父皇寵待祿山。毋乃太過乎。衆人屬目之地。恐失觀瞻。元宗微笑道。傳聞祿山。外人都說他有異相。吾故以此讓之耳。祿山侍宴。嘗在於宮中。醉而假寐。宮人們竊而窺之。只見其身變爲龍。而其首却似豬耳。非與雲致雨之物。不足懼也。命以金雞帳張之。那知他到今日。却是大爲國家禍患。所以後人作詩言及此事。且說當日祿山反叛。引兵南下。步騎精銳。烟塵千里。那時海內承平已久。百姓累世不見兵革。猝然開知范陽兵起。遠近驚駭。河北一路。都是他的一路統屬之地。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地方官員。或有開門出迎的。或有棄城逃走的。或有爲他擒殺的。無有一處能拒之者。安祿山以太原留守楊光弼被殺。因楊國忠與他同族。故先殺之。乃一面發動人馬一隊。一面預遣部將何十年高邈。引二十餘騎。託言獻射生手。乘驛至太原。楊光弼此時尙

未知安祿山的反信。只道范陽有使臣經過。出城迎之。却被劫擄去了。解送祿山軍前殺了。元宗初聞人言安祿山已反。還疑是怪他的訛傳。其事及聞楊光弼被殺。太原報到。方知安祿山果然反了。大驚大怒。楊妃也驚得木瞪口呆。元宗於是召集在朝諸臣。共議此事。衆論紛紛不一。也有說的該剿的。也有說的該撫的。惟有楊國忠揚揚得意說道。此奴久萌反志。臣早已窺其肺腑。故未先發制。屢次天聽。乃陛下今日方知臣言之不謬。元宗道。番奴負恩背叛。罪不容誅。今彼恃士卒精銳。衝突而前。當何以禦之。國忠回奏說道。陛下勿憂。今反者止祿山一人而已。其餘將士。都不欲反。特爲安祿山所倡耳。朝廷只須遣一旅之師。聲罪致討。不旬日之間。定當傳首京師。何足多慮。元宗信其言。遂坦然不以為意。正是

奸相作惡 乃致外亂 大言欺君 以寇爲玩

却說安祿宗自發書遣使之後。指望其父入京。相會有日。不想到就反起來了。一時驚惶無措。只得肉袒而縛。詣闕待罪。元宗憐他是宗室之婿。意欲赦之。楊國忠奏說道。安祿山久蓄異志。陛下不卽誅之。致有今日之叛亂。今慶宗乃叛人之子。法不可貸。豈容復留此逆子。以爲後患乎。元宗意猶未決。國忠又奏說道。安祿山在京城時。蒙聖旨使與臣爲親。平日有恩而無怨。乃無端切齒於臣。楊光弼偶與臣同姓。祿山且還怨及於彼。誘而殺之。慶宗爲祿山親子。陛下今倒赦而不殺。何以服天下人心乎。元宗乃准其

所奏傳旨將安慶宗處死。國忠又奏請將其妻子榮義郡主亦賜自盡。正是

未將元惡除

先將逆孽去

他年弑父子

只須一塵緒

元宗既誅安慶宗。卽下詔布宣安祿山之罪狀。遣將軍陳千里往河東招募民兵。隨使潮練以拒之。其時適有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奏事。元宗問以討賊方略。那封常清乃是封德彝之後裔。是個志大言大之人。看的事體輕忽。便率意奏道。今因承平已久。世不知兵。武備單弱。所以人多畏賊。望風而靡。然事存順逆。勢有奇變。不必過慮。臣請走馬赴東京。開府庫。發倉廩。召募驍勇。跳馬築渡河。擊此逆賊。計日取其首級。獻於闕下。元宗大喜。遂命以封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卽日馳赴邊。直程到東京。募兵討賊。聽其便宜行事。說話的自古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那兵是平時着備用的。如何到變起倉卒。才去募兵。又如何才有亂。便要募兵起來。惟道安祿山有兵。朝廷上到沒有兵。看官你有所不知。原來唐初時。府兵之制甚妙。分天下爲十道。置軍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居其半。俱屬諸衛管轄。各有名號。而總名爲折衝府。凡府兵多寡。其數分上中下三等。一千二百人爲上等。一千人爲中等。八百人爲下等。民自二十歲從軍。至六十歲而免。休息有時。征調有法。折衝府部設立木契銅魚。上下府照朝廷。若有徵發。下勅書契魚。郡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發遣。凡行兵則甲

冑衣裝俱自備。國家無養兵之費。罷兵則歸散於野。將帥無握兵之權。其法則最爲近古。止因從軍之家。不無雜徭之累。後來漸漸貧困。府兵多逃亡。張說在朝時建議。另募精壯爲長從宿衛兵。名曰彊騎。於是府兵之志日壞。死亡者有司不復添補。府兵調入宿衛者。本衛官將。役使之如奴隸。其守邊者。亦多爲邊將虛使。利其死而竟沒其資財。府兵因此逃匿。部盡。李林甫當國。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自是折衝府無兵。空設官吏而已。到天寶年間。并曠騎之制。亦皆廢壞。無所召募之兵。俱係市井無賴子弟。不及兵事。且言此時承平已久。議者多謂國中之兵。可銷禁約。民間挾持兵器。人家子弟。皆爲武官者。父兄孳養不齒。猛將精兵。多聚於邊塞。而西北尤甚。中國全無武備。所謂。且有一變。無兵可用。其勢不得不出於召募。蓋祖宗之善制。子孫不能修弊補遺。振而起之。輕自更張。以致大壞。兵政。乃安祿山所用兵馬。本來衆盛。又因番人部落突厥阿布司。爲回紇所破。安祿山誘降其衆。所以他的部下。兵精馬壯。天下莫及。聞。少說。且言封常清奉詔募兵。星夜馳至東京。勸支倉庫錢。提出榜召募勇壯。一時應募者如市。旬日之間。募到六萬餘人。然皆市井白徒。並非能戰之士。又探聽得安祿山的兵馬強壯。這是個勁敵。方自悔前日不該大言於朝。今己身當重任。無可推委。只得率衆斷河陽橋。以爲守禦之備。元宗又命衛尉卿張介然。爲河南節度使。統陳留等十三郡。與封常清互爲聲援。祿山兵至靈昌時。



簡天寒。祿山令軍士以長繩連東戰船，并雜草木，橫截河流。夜冰凍堅厚，似浮梁一般。兵馬遂乘此渡河。來昭靈昌郡。賊兵步騎從橫，莫知其數。所過殘殺。張介然到陳留，才數日。安祿山兵衆突至，介然連忙督率民兵，守城守禦。怎奈人不及戰，民心懼怕。天氣又極其苦寒，手足僵冷，不能防守。太守郭訥，徑自率衆開城出降。祿山入城，擒獲張介然，斬於軍門之下。次日，又探馬來報說道：天子詔諭天下，說安祿山反叛，罪極大惡。其長子安慶宗，在京已經伏誅。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能斬安祿山之頭來獻者，封以千爵，罪止極安。祿山一人而已。其餘附從諸將文武官員兵卒等，歸順俱赦宥，一概不問。安祿山聽說其子安慶宗在京被殺，大怒大哭道：吾有何罪，而今竟殺吾子，是所勢不兩立也。遂縱大兵大殺降人，以洩胸中之忿。正是

身親爲叛逆

還說吾何罪

罪更增百倍

陳留失守，張介然被害之信，報到京師。舉朝震怒。元宗臨朝，向諭楊國忠與衆官道：卿等都说安祿山之造反，不足爲慮。至於撲滅，今乃奪地爭城，斬將害民，勢甚猖獗。此正勁敵，何可輕視。朕今老矣，豈可貽此患於後人。今當使皇太子監國，朕親自統領六師，躬自帶兵將出征，務要滅此

天子欲親征

太子將監國

奸臣驚破膽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祿山之欲反而不即反者，以元宗待之甚厚故也。是故必欲待其妥駕而後舉動。無奈楊國忠日夜有以激之，却獻馬殺慶宗。祿山不得不反。反置哥舒翰郭子儀諸將不用，而用封常清高仙芝。蹇率輕進，已爲失策。又令邊令誠，即其軍斬之。至喪師辱國，天子蒙塵，國忠之罪，上通於天。雖殺其軀，亦不足贖其罪萬一也。

第八十九回 唐明皇夢中見鬼 雷萬春都下尋兒

詞曰 人衰鬼弄魍魎公然入夢 女貌男形爾我相看前世身 難兄難弟今日行蹤彼此異全節全忠他日芳名彼此同

大凡有德之人，無論男女，與富貴貧賤，總皆爲人所敬服。即鬼神亦無不欽仰。所謂德重鬼神欽敬是也。若無德可欽敬，徒恃此勢位之尊崇，以壓制人，當其盛時，乘權握柄，作福作威，窮奢極欲，亦復洋洋志得意滿，叱咤風生。及至時運衰微，綠命將終之日，不但棄散親離，人心背叛，即魍魎魎也，都來了。生妖作怪，播弄着，你所謂人衰鬼弄人，是也。惟有那忠貞節烈之人，不以盛衰易念，即或泥跡於俳優技藝之中，廁身於行伍偏裨之列，而忠肝義胆，天性生成，雖未即見之行事，而其志操亦足以塞天地而負諸鬼神。此等人，甚不可多得。却又有時，鍾於一門，會於一家。如今且說元宗因安祿山攻陷陳留，張介然被害，報到京師，方知賊勢甚猛，未易即能滅。召集朝臣共議其

事衆論紛紛。並無良策。楊國忠前日故爲大言。到那時也  
便首無計。元宗面諭羣臣道。朕在位已經五十載。心中久  
已要退開去。作便事。意欲傳位於太子。只因水旱頻仍。不  
欲以除災遺累於人。故爾遲遲。今不意逆賊橫發。朕當親  
自統兵征討之。使太子暫理國事。待寇亂既平。卽行內禪。  
朕將高枕無憂矣。遂下詔御駕親征。命太子監國。羣臣莫  
敢違一言。楊國忠乃大吃了一驚。想道。我向日屢次與李  
林甫朋謀。陷害東宮太子。心中好不懷恨。只礙着貴妃得  
寵。右相當朝。他還身家儲位。未攬大權。故隱忍不發。今若  
乘國政必將報怨。吾楊氏無噍類矣。當日朝罷。急回私宅。  
哭向其妻裴氏與韓雙二夫人道。吾等死期將至矣。衆夫  
人所問其故。來國忠道。天子欲親征。將使太子監國。行  
且禪位於太子。奈太子素惡於吾家。今日大權在手。我  
與姊妹。都命在旦夕矣。如之奈何。於是舉家驚惶泣涕。都  
說道。反不如秦國夫人先死之爲幸也。魏國夫人說道。我  
等徒作楚囚相對而泣。於事無益。不如同貴妃娘娘密計  
商議。若能勸止親征。則監國禪位之說。自不行矣。國忠說  
道。此言極爲有理。事不宜遲。煩兩妹入宮計之。兩夫人卽  
日命駕入宮。託言奉候貴妃娘娘。與楊妃相見。密啓其事。  
告以國忠之言。楊妃大驚道。此非可以從容緩言者。乃脫  
去簪珥。口銜黃土。匍匐至御前。叩頭哀泣。元宗驚訝。親自  
扶起問道。妃子何故如此。楊妃說道。臣妾聞陛下將身親  
臨戰陣。是將萬乘之尊。以當一將之任。雖運籌如神。決勝

無疑。然兵兇戰危。聖躬親試兇危之事。六宮嬪御聞之。無  
不驚駭。况臣妾尤蒙恩寵。豈忍遠離左右。自恨身爲女子。  
不能隨駕從征。情願碎首階前。欲效候生之報信陵君耳。  
說罷。又伏地痛哭。元宗大不勝情。命宮人掖之就坐。執手  
撫慰。說道。朕之欲親征。原非得已之計。凱旋之日。當亦  
不遠。妃子不須如此悲傷。楊妃道。臣妾想來。堂堂天朝。豈  
無一二良將。爲國家殲滅小醜。何勞聖駕親征。正說間。恰  
好太子具手啓。道。內侍來奏。辭監國之命。力勸不必親征。  
只須遣一大將。或親王督師出剿。自當成功。元宗看了太  
子奏。歎沈吟半晌。道。朕今處傳位於太子。聽憑他親征。不  
親征罷。我自與妃子退居別宮。安享餘年。何如。楊妃聞言。  
愈加着驚。忙叩頭奏道。陛下去秋欲行內禪之事。既而中  
止。謂不忍以災荒遺累太子也。今日何獨忍以寇賊遺累  
太子乎。陛下臨御已久。將帥用命。還宜自攬大權。制勝於  
廟堂之上。傳位之說。待徐議於事平之後。未爲晚也。元宗  
聞言點頭道。卿言亦頗是。遂傳旨。停罷前詔。特命皇子榮  
王。跪爲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兵出征。又欲  
與高力士爲監軍。力士叩頭固辭。乃以內監邊令誠爲監  
軍使。詔旨一下。楊貴妃方才放心。拭淚拜謝。當時元宗命  
宮中宮人爲妃子整妝。且令宮中排宴。與妃子解悶。韓國  
魏國二位夫人也。都來見駕。一同赴席飲宴。後人有詩嘆  
云。

脫得永巷稱賢后

爲欲君王戒色荒

今日阿環苦肉計 毀妝亦是學周姜

那日筵席之上。元宗心欲安慰妃子。楊妃姊妹三人。又欲使元宗天子開懷。真個是愁中取樂。互相勸飲。梨園子弟同宮女們。歌的歌。舞的舞。飲至半酣。與致勃發。元宗自擊鼓。楊妃彈一回琵琶。吹一回玉笛。直飲至夜深方罷。兩夫人辭別出宮。是夜元宗與楊妃同寢。畢竟因心中有事。寤寐不安。朦朧之際。忽若己身在華清宮中。坐一榻上。楊妃坐於側旁。椅上。隱几而臥。其所吹枝玉笛。懸於壁上。挂之。却見一個奇形怪狀的魑魅。不知從何而至。一直來到楊妃身畔。就壁上取下那一枝玉笛。按上口邊。嗚嗚咽咽的吹將起來。元宗大怒。待欲叱咤他。無奈喉間。時哽塞。聲喚不出。那個鬼竟公然不懼。把笛兒吹罷。對着楊妃嬉笑跳舞。元宗欲自起來逐之。身子再立不起。回顧左右。又不見一個侍從。看楊妃時。只是伏在桌上。睡着不醒。恍惚間。見那伏在桌上的。却不是楊妃。却是一個頭戴冲天巾。身穿滾龍袍的人。宛然是個一朝天子模樣。但不見他面龐。那鬼尚在跳舞不休。看看跳舞到自己身前。忽然他手執着一圓明鏡。把元宗一照。元宗自己一照。却是個女子。頭挽烏雲。身披繡襖。十分美麗。心中大驚。正疑駭間。只見空中跳下一個黑大漢來。你道他怎生打扮。怎生面貌。頭上元冠。翅曲。腰間角帶。圍黑袍。短窄皂靴。尖執笏。還兼佩劍。眼交。靜豹目。髮蓬蓬。連接虬髯。專除邪祟。治終南。包魅。逢之喪膽。那黑大漢。把這跳舞的鬼。只一吸。這鬼登

時縮做一團。被這黑大漢一把提在手中。好像做捉雞的一般。元宗急問道。卿是何官。黑大漢鞠躬應道。臣乃終南不第進士鍾馗是也。生平正直。死而為神。奉上帝命令。治終南山。專除鬼祟。凡鬼有作祟人間者。臣皆得啖之。此鬼敢於乘虛驚駕。臣特來為陛下驅除。言訖。伸着兩手。把那個鬼的雙眼挖出。納入口中。吃了。倒提着他的兩脚。騰空而去。元宗天子悚然驚醒。却是一場大夢。凝神半晌。方才清楚。那時楊妃從睡夢中驚悸而寤。口裏猶作伊啞之聲。元宗樓着便問道。阿環為甚不安。壓楊妃定了一回。方才答說道。我夢中見一鬼魅。從宮後而來。對着我跳舞。傍有一美貌女子。搖手止之。鬼只是不理。他却口口聲聲稱我陛下。我不敢應他。他便把一條白帶兒。撲面的丟來。就兜在我頭頂上。因此驚覺。元宗聽說。便也把自己所夢的述了一遍。楊妃啾啾稱怪。元宗竟解道。總因連日心緒不佳。所以夢寐不安。不足為異。但我所夢鍾馗之神。甚奇。不知終南果有其人否。楊妃道。夢境雖不足憑。只是如何女變為男。男變為女。又怎生我夢中也見一女子。也恰夢見那鬼。呼我為陛下。這事可不作怪麼。元宗戲道。我和你恩愛異常。原不分你我。男女易形。亦屬顛倒之意耳。說罷。大家都笑起來。看官。你可知楊貴妃。本是隋煬帝的後生。元宗本是貴兒再世。夢中所見的。乃其本來面目。此亦因時運向衰。鬼來弄人。故有此夢。正是

時衰氣不旺 夢中鬼無狀

帝妃互相形 現出本來相

次日元宗臨朝傳旨問在朝諸臣可知終南有已故不第進士姓鍾名釗字鑾文班中只見給事中王維出班奏曰臣維向曾僑居終南因終南有進士鍾釗於高祖武德皇帝年間爲應舉不第以頭觸石而死故時人憐之陳請於官假袍笏以殉葬之嗣後頗著靈異至今終南人奉之如神明元宗聞奏一發驚異遂宣召那最善圖畫的吳道士來當面告以夢中所見鍾釗之形像使畫一圖傳爲真像待追賜袍笏兼賜鍾釗狀元及第又因楊妃夢鬼從宮後而來遂命以鍾釗之像永鎮後宰門如昔年太宗皇帝畫尉遲敬德秦叔寶之像於宮門的故事一樣至今人家後門上都貼鍾釗畫像自此始也又時人至今呼之爲鍾狀元正是

當年秦叔兩將軍 曾爲文皇辟邪穢

今日還看鍾狀元 前門後戶遙相對

元宗因畫鍾釗之像想起昔年太宗畫秦叔寶尉遲敬德二人之像喟然說道我夢中的鬼魅得鍾釗治之那天下的寇賊未知何人可治安得再有尉遲敬德秦叔寶這般人材與我國家扶危定亂因忽然相想思着秦叔寶的元孫秦國模秦國楨兄弟二人當年他兄弟曾上疏諫我不宜過寵安祿山極是好話我那時不惟不聽他反加廢斥由此思之誠爲大錯還該復用他爲是遂以手勸諭中書省起復原任翰林承旨秦國模秦國楨仍以原官入朝供

職却說那秦氏兄弟兩個人自遭廢斥卽屏居郊外杜門不出間有朋友過訪或杯酒敘情或吟詩遣興絕口不談及朝政國楨有時私念起那當初集慶坊所遇的美人却怕哥哥嗔怪只是不敢出諸口也有時到那裏經過密爲訪問並無消息那美人也不知何故竟不復來尋訪忽然一日有一個通家舊朋友款門而來姓南名靈雲排行第八魏州人氏其爲人慷慨有志節精於騎射勇略過人他祖上也是個軍官出身與秦叔寶有交因此他與國楨兄弟是通家世交投契之友幼年間也隨着祖父來過兩次數年以來蹤跡疏闊那日忽輕裝策馬而來秦氏兄弟十分歡喜接着敘禮罷各道寒暄秦國楨道南兄久不相晤想兄弟時刻思念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南靈雲說道小弟自祖父背棄一身淪落不偶無所依託行蹤飄定前者弟聞賢昆仲高發方爲雀躍隨又聞得仕途不利暫時受屈然直聲著聞天下不甚欽仰今日小弟偶而浪游來京得一快敘實爲欣幸秦國模道以兄之英勇才略當必有遇合但斯世直道難容宜乎所如不偶今日未稔我兄欲何所圖靈雲道原任高要尉許遠是弟父輩相知其人深沈有智節義自矢他有一契友是南陽人姓張名巡博學多才深通戰陣之法開元中舉進士先爲清河縣尹改調真源許公欲使弟往投之今聞其朝覲來京故此特來訪他秦國楨道張許二公是世間奇男子愚兄弟亦久聞其名秦國模道吾聞張巡乃文武全才更有一奇處人不可及

任你千萬人。一經他目，即能認其面貌，記其姓名，終身不忘。真奇士也。那許遠乃許敬宗之後人，不意許敬宗却有此賢子孫。此真能蓋前人之愆者。霧雲道：弟尚未得見張公，至於許公之才品，弟深知之久矣。真可為國家有用之人。惜尚未見其大用耳。國樞道：兄今因許公而識張公，自然聲氣相投，定行見用於世，各著功名，可勝欣賀。國樞道：雖得兩兄到此，路途辛苦，且在舍下休息幾日，然後往見張公未遲。當下置酒款待，互敘闊情，共談心事。正飲酒間，忽聞家人傳說：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舉兵造反，有飛驛報到京中來了。秦氏兄弟拍案而起，說道：吾久知此賊必懷反叛，况有權奸多方以激之，安得不遽至於此耶？霧雲拍着胸前說道：天下方亂，非我輩燕息之時。我這一腔熱血，須有處洒了。却明日便當往候張公與議國家大事，不可遲緩。當夜無話。次日早膳飯罷，即寫下名帖，懷着許遠的書信，騎馬入京城，訪至張巡寓所，問時原來他已隱為雍邱防餽使，於數日前出京上任去了。霧雲乘輿而來，敗興而返。快快的帶馬出城，想道：我如今便須別了秦氏兄弟，直到雍邱去。雖承主人情重，未忍即別，然却不可逗留誤事。一頭想，一頭行，不覺已到門首。秦宅才待下馬，只見一個漢子頭戴大帽，身穿短袍，策着馬，躡行前來，看他雄赳赳，甚有氣概。霧雲只道是個傳邊報的軍官，勒着馬等他。行到面前，那漢問道：尊官可是傳報的軍官？范陽的亂信如何？那漢見問，也勒住馬，把霧雲上下一看，見他一表

非俗，遂不敢怠慢，亦拱手答道：在下是從潞州來，要入京訪一個人，路途間聞人傳說范陽反亂，甚為驚疑。尊官從京中出來，必知確報。正欲動問，霧雲道：在下也是來訪友的。昨日才到，初聞亂信，尚未知其詳。如今因所訪之友不遇，來此別了房，停生人，要往雍邱地方走走，不知這一路可好往哩。那漢道：貴寓在何處？主人是誰？霧雲指道：就是這裏秦府。那漢舉目一看，只見門前有欽賜的兄弟狀元匾額，便問道：這兄弟狀元，可是秦叔寶公的後人？因直言諫君罷官，閒住的麼？霧雲道：正是。這兄弟兩個，一名國樞，一名國楨的。了一面說，一面下馬。那漢也連忙下馬，施禮道：在下久慕此二公之名，恨無識面，今豈可過門不入，敢煩尊公引我一見何如？只是造次得狠，不及具柬了。霧雲道：二公之為人，慷慨好客，尊官便與相見，何妨不須具柬。那漢大喜，遂各問了姓名，一同入內，見了秦氏兄弟，敘禮畢，就相邀坐。霧雲備述了訪張公不遇，而返門首，邂逅此兄，說起賢昆仲大名，十分仰敬，特來晉謁。二秦遂巡邏謝，動問尊客姓名居處。那漢道：在下姓雷名萬春，涿州人氏，從小也學讀幾行書，求名不就，棄文習武，頗不自揣。常思為國家效微力，爭奈才過其時，今因訪親特來到此。幸遇這一位南尊官，得謁賢昆仲兩先生，足慰生平仰慕之意。霧雲與二秦見他言詞慷慨，豪爽，甚相欽敬。因問雷兄來訪何人，萬春道：要訪那樂部中雷海清。霧雲聽說，佛然不悅道：那雷海清不過是梨園樂部的班頭，俳優之輩。

兄何故遠來訪他。難道兄要屈節賤工耶。以爲謀進身之地。似乎不可。萬春笑道。非敢謀進身之地。因他是在下的胞兄。久不相見。故特來一候耳。雲公道。原來如此。在下失言了。秦國模說道。令兄我也常見過。看他雖屈身樂部。大有忠君愛主之心。誓與儕輩不同。南兄也不可輕量人物。萬春因問南兄。你說訪張公不遇。是那個張公。雲公道。是新任雍邱防禦使張遷是也。萬春說道。此公是當今一奇人。兄與他是舊相知麼。雲公道。尚未識面。因前高要尉許公名遠的薦引來此。萬春道。許公亦奇人也。兄與此兩奇人相周旋。定然也是個奇人。今即欲去雍邱。投張公麾下麼。雲公道。今祿山反亂。勢必猖狂。吾將投張公。共圖討賊之事。雷萬春慨然說道。尊兄之意。正與鄙意相合。倘蒙不棄。願隨侍同行。秦國楨說道。二兄既有同志。便可結盟。拜爲異姓兄弟。共圖戮力。皇家南雷二人大喜。遂大家下了四拜。結爲生死之交。誓同報國。患難相扶。各無二心。正是

爲尋同胞兄 得結同心友  
篤友愛兒人 事君心不苟

當下秦氏兄弟設席相待。萬春道。南兄且暫住此一兩日。待小弟入城去見諸家兄。隨即同行。雲公道。方才秦先生說。令兄亦非等閒人。弟王欲與令兄一會。今晚且都住此。明日我同兄入城。拜見令兄。一會何如。雷萬春應諾。至次日早晨。用過點心。二人一齊騎馬進城。來到雷海清住宅。

下了馬。萬春先入宅內。拜見了哥哥。隨同海清出來迎迓。雲到宅內。敘禮而坐。萬春略說了些家事。并述在秦家結交南雷雲。要同往雍邱之意。海清歡喜。向雲雲拱手道。秦家兩狀元。是正人君子。尊官和他兩個相契。自非凡品。舍弟得與尊官作伴。實爲萬幸。雲雲道謝道。此是令弟認愛量小。子有何才能。海清對着萬春道。賢弟你聽我說。我做哥哥的。雖然屈身俳優之列。却多蒙聖上恩寵。只指望天下無事。天子永享太平之福。誰知安祿山這個逆賊。大負聖恩。稱兵謀反。聞其勢甚猖獗。以誅楊右相爲辭。那知這個楊右相。却一味大言欺君。全無定亂安邦之策。將來拚得捐軀。回報賢弟。素有壯志。且自勇略勝人。今又幸得與南官人交契。同往投張公。自可相與有成。實當竭力報國。從今以後。我自守我的分。你自盡你的忠。你自今不必以我爲念。說罷。淚下如雨。萬春也揮淚不止。雲雲在旁爲慨然歎息不止。海清着人取出酒。斟滿三杯。隨即起身說道。我逐日在內庭供奉。無暇久敘。國家多事。正英雄建功立節之時也。不必作兒女留戀之態了。遂將一包金銀。贈爲路費。大家各自灑淚而別。雲雲嘆道。雷兄你昆仲二人。真乃難兄難弟。我昨日狂言唐突。正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當日二人同回至秦家。兄弟又置酒相酌。事後便更裝起行。秦氏兄弟。送至十里長亭。又飲酒饯別。各贈贈儀。二人別了主人。自取路徑。直往雍邱去了。且

說秦國樸秦國楨二人。自開安祿山反信。甚爲朝廷担憂。兩個人日夕私議征討之策。後又聞官軍失利。地方不守。十分忿怒。意欲上疏條陳便宜。又想不在其位。不常多言。取咎正跡。路間恰奉特旨降下。起復秦氏兄弟二人原官。中書省行下文書來。秦國樸秦國楨兄弟二人拜恩受命。即日入朝。面君謝恩。正是

只因夢中一進士 頓起林間兩狀元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回乃大關目。處隋自隋。唐自唐。傳以隋唐立名者。以李淵與世民。即肇基於開皇中。故以隋唐合傳。但唐至太宗卽位。而隋之氣數將終。作者乃先於煬帝清夜游幸之時。勾出與朱貴兒馬上定盟。願生生世世爲夫婦。隋於太宗魂遊地府。目覩聽勸煬帝一案。朱貴兒忠烈。降生皇家。以煬帝荒淫。反投婦女之身。卽完馬上之盟。正見隋唐之所以合處。此復竊明皇夢中。恍自若見楊妃。是一帝王而已。却一女子。遙應上文。卽爲洪都道士招魂伏案。至以吳道子畫鐘馗。流出太宗之書。尉遲敬德。秦叔寶。秦叔寶之元孫。國樸國楨。會疏諫於元宗。不宜過寵安祿山。仍以原官起用。後之迎上皇。遭盈。早已伏臘於此。照應起伏。如天衣無縫。其筆法從太史公來。

第九十回 矢忠貞顏貞卿起義 遭奸忌哥舒翰

喪師

詞曰 由來世亂見忠臣。矢志掃妖氛。甚羨一門雙義。

笑他諸郡無人。專征大將。待時面動。可見奇勳。只爲一封丹詔。頓教喪却三軍。右調朝中措

從來忠臣義士。當太平之時。人都不見得他的忠義。及禍亂卽起。平時居位享祿。作威倚勢。搖眉鼓舌的。這一班人。到那時無不從風而靡。只有一二忠義之士。矢丹心。冒白刃。以身殉之。百折不回。而今而後。上自君王。下至臣庶。都聞其名而敬服之。稱嘆之不已。以爲此真是有忠肝義胆的人。然要之非忠臣義士之初心也。他的本懷。原只指望君王有道。朝野無虞。明良遇合。身名俱泰。不至有捐軀殉難之事。爲妙。若必到時窮世亂。使人共見其忠義。又豈國家之幸哉。至國家旣不幸禍患不得已而命將出師。那大將以一身爲國家安危所係。自必相度時勢。可進則進。不可進則暫止。其舉動自合機宜。圖以外當聽將軍制之。奈何或於權貴疑忌之言。遂度懸揣。生信他出兵進戰。以致墮敵人之計中。喪師敗績。害他不得爲忠臣義士。真可嘆息痛恨。愴天呼地而已也。却說元宗天子。復召秦國樸秦國楨。仍以原官起用。二人入朝。面君謝恩。畢後。元宗溫言撫慰一番。卽問二人討賊之策。兄弟二人以次序陳言。大約以用兵宜慎。任將宜專爲對。正議論間。吏部官啓奏說。前者睢陽太守。員缺。逆賊安祿山。乘間僞進。其黨張通。悟。爲睢陽太守。隨被單父尉賈贄率吏民斬擊之。今宜卽選新官前去接任。特推朝臣數員。恭候聖旨選用。秦國樸奏道。睢陽爲江淮之保障。今當賊氛擾亂之後。太守一官。

非尋常之人所能勝任。宜勿拘資格擢用。以臣所知。前高要尉許遠。既有志操。更饒才略。堪充此職。伏乞聖裁。元宗聽說。准奏。卽諭吏部。以許遠爲隴陽太守。又問二卿。亦知今日可稱良將者爲誰人。秦國楨奏道。自古云。天下危。注意帥。今陛下所用之將。如封常清。高仙芝之輩。雖亦嫻於軍旅之事。未必便稱良將。昔年翰林學士李白。曾上疏。奏待罪邊將郭子儀。足備干城之選。腹心之寄。陛下因特以其所犯之罪。許以立功自效。郭子儀。屢立戰功。主帥哥舒翰。表薦。已歷官至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此真將才也。李白之言不謬。元宗點頭道。是因又問哥舒翰將才何如。秦國楨奏道。哥舒翰。素有威名。只嫌用法太峻。不恤士卒。朝廷若專任此。聽其便宜行事。當亦不負所委託。但近聞其抱病不治。元宗道。彼自能爲我力疾辦事。遂降旨。卽降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又命哥舒翰爲兵馬副元帥。哥舒翰上奏告病。元宗不准所告。令將兵十萬。防禦安祿山發時。安祿山既陷靈昌及陳留。聲勢益張。并攻破滎陽。直逼東京。封常清屯兵武牢。以拒之。無奈部下新募的官軍。都是市井白徒。不習戰陣。見賊兵勢猛。先自惶懼。安祿山特以鐵騎衝來。官軍不能抵當。大敗而走。正是

取勝早知今日難 追悔當初出大言

當下封常清收合餘衆。再與廝殺。又獲大敗。賊兵乘勢奮擊。遂陷東京。河南尹遷奚倫。出城投降。獨留守李愷。中丞盧奕。采訪判官蔣清。不肯投降。城破之日。穿朝服坐於堂

上。安祿山使人擒至軍前。三人同聲罵賊。一時三人都被殺。封常清收聚敗殘兵馬。西走陝州。時高仙芝屯兵於陝。封常清往見之。涕泣而言道。在下連日血戰。賊鋒銳不可當。竊計潼關兵少。倘賊衝突入關。則長安危矣。不如引屯陝之兵。先據潼關。以拒賊。高仙芝從其言。卽與封常清引兵退守潼關。修完守備。賊兵果然復至。不得入而退。這也算是二人守禦之功了。誰知那監軍官守邊令誠。常有所干求於仙芝。不遂其欲。心中懷恨。又怪封常清時時無所餽獻。遂密疏劾奏封常清。以賊搖衆。未見先奔。高仙芝輕意。元宗聽信其言。勃然震怒。卽賜令誠密勅。使即軍中斬此二人。令誠乃佯託他事。請二人面議。二人既至。未及敘禮。邊令誠舉手道。有聖旨勅賜二位大夫死。遂喝左右代我拿下。宣勅示之。常清道。敗軍之將。死罪奚逃。但朝議俱以祿山之衆。爲不難殲戮。非確論也。臣死之後。願勿輕視此賊。宜專任良將。多練精兵。以圖之。仙芝道。吾遣賊而退。罪固當死。不辭。謂我私侵軍糧。豈不冤哉。二人就刑之時。部下士卒。皆大呼稱冤枉。其聲震動天地。後人有詩嘆云。

宦者監軍軍氣沮 何當輕殺兩將軍

此時偏聽猶如此 那得人心肯向君

二人既死。命哥舒翰統其衆。并番將火拔歸仁部卒。亦屬統轄。號稱二十萬。鎮守潼關。且說安祿山既陷河南。遣其黨段子光。齎將李潛。獻安祿清之首。傳示河北。令速納款。



傳至平原郡。平原郡的太守乃臨沂人。姓顏名真卿。字清臣。復聖顏子之後裔。是個忠君愛國的人。他於祿山未反之先。預早知其必反。時值久雨之時。借此爲由。築城浚濠。簡練丁壯。積貯倉廩。暗作準備。祿山以書生日貞卿。不把放在心中。及到反叛之時。河北郡縣俱披靡。只道平原亦必降順。乃敕令真卿爲本郡兵防守河津。真卿佯受其敕。密遣心腹。懷牒馳赴諸郡。暗約其舉兵討賊。一面召募勇士得萬餘人。涕泣諭以大義。衆皆感憤。願効死力。那賊黨段子光霽。冒冒失失的。將那三個忠臣的頭來傳示。被真卿拿住縛於城上。腰斬示衆。取三個頭續以蒲身棺殮葬之。祭哭受弔。於是滑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開真卿舉義乃共殺僞景城太守劉道元。獲其甲仗五十餘船。并其首級。送至常史李暉處。暉以祿山叛黨嚴莊是景城人。遂收其宗族數十人口。盡行殺戮。將劉道元的首級與甲仗等物。轉送平原太守顏真卿處。饒陽太守盧全誠。河間司法李旻。濟陽太守李隨。都將祿山所署的僞太守長史等官。多皆殺了。各有兵數千。推顏真卿爲盟主。真卿卽遣本州司法兵馬使李平齋表文。并僞檄從間道直入京師。奏聞元宗。初祿山作亂時。河北震恐無一能與之抗者。元宗聞之。嗟嘆說道。二十四郡。曾無一義士耶。及李平齋表章至。乃大喜道。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此。遂卽降道御旨。詔加顏真卿河北采訪使。在任卽降。仍領平原等處事務。免其來京陛見。後來宋朝忠臣文天祥過平原有詩云。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激勇動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二十七郡同忠賊。賊聞失色分軍還。不敢長驅入南京。明皇父子得西奔。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差李郭力。逆賊牽制公威靈。哀哉常山賊鉤盾。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違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所。茫茫中原土。公現於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那詩中所云。白首竟陷李希烈。是說真卿至德宗時。奸相盧杞忌其忠直。使往宣慰逆賊李希烈。其時竟爲其所害。時年已七十有七矣。此是後話。所云常山鉤盾之事。乃顏真卿的族兄顏杲卿。其人之忠義與真卿無異。當祿山叛亂之時。他爲常山太守。祿山兵至瑩城。常山危急。杲卿自度常山兵力不足。一時難以拒守。乃以其史袁履謙計議。姑先往以迎之。以緩其鋒。祿山喜其來迎。賜以紫袍金帶。使仍舊守常山。杲卿遂與履謙密謀起義。恰好真卿道場廬遷至常山。與杲卿相約。欲連兵斷祿山的歸路。那時安祿山方僭號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杲卿乃假傳祿山的恩命。召僞井陘守將李聊奏率衆前來。受那登極的犒賞。俟其來至。與之痛飲至醉。縛而斬之。官諭解散其衆。賊將高進何千年。適奉祿山之命。往北方徵兵。路過常山。亦爲杲卿所殺。時部將在祿山手下名張獻誠。正統兵圍困饒陽。杲卿先聲言朔方節度使郭子儀。令兵馬使李光弼。



商公當上表請斬楊國忠之頭以謝天下。則人心皆快。各效死力矣。哥舒翰搖頭不應。王思禮又道：若是上表，未必便如所請。僕願以三十騎劫取楊國忠，至澤州斬之。哥舒翰愕然道：若如此，真是哥舒翰反，不是安祿山反了。此言何可出諸君口？王思禮乃不敢復言。那邊楊國忠也有人對他說：朝廷重兵盡在哥舒翰掌握之中，倘假人言為口實，如拔旗西指，為不利於公將若之何？國忠聽說，乃大懼。方尋思無計，忽人報賊將崔乾佑在陝，兵不滿四千，羸弱不堪，甚屬無備。國忠即奏啓元宗，遣使催哥舒翰進兵，恢復陝洛。哥舒翰飛章奏言：道安祿山習於用兵，豈真無備？今特示其弱，誘我出兵耳。我兵若輕出，正墮他的詭計。且賊遠來，利在速戰，我兵據險，利於堅守。况賊殘虐，失衆民心，勢已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戒而自取？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姑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攻范陽，殺其巢穴，擒賊黨之妻孥，為質以招之。賊必內潰。澤州大兵，惟宜固守，不可輕出。顏真卿亦上言：澤州險要之地，屏障長安，固守為尚。賊鼠師以誘我，幸勿為閒言所惑。奏章紛紛而上，無奈國忠疑忌特深，只力持進戰之說。元宗信其言，連遣中使往來不絕的催出戰，且降手勅切責云：

卿擁重兵，不乘賊無備，急圖恢復要地，而欲待賊自潰。按兵不戰，坐失事機，卿之心計，朕所未及。倘曠日持久，使無備者轉為有備，我軍進退，或無成功之績。國法其

在朕，自不敢狗也。

哥舒翰見聖旨降下，嚴厲切責，勢不能止。撫膺慟哭，一途整飭隊伍，引兵出關，與崔乾佑之兵遇於寶西原。賊兵據險，以待南向，阻山北向，阻河中，向隘七十餘里。王思禮等將兵五萬，俱前副將虜忠等引兵十萬，繼進。哥舒翰自引兵三萬，登河東高阜，揚旗擂鼓，以助其勢。崔乾佑所率不過萬人，部伍不整，官軍見其皆笑之。誰知他已先伏精兵於險要之處，未及交兵，倖為倭曳干，好像要逃遁的一般。官軍懈不為備，方觀望間，只聽連聲礮響，一齊伏兵多起，賊衆高拋下木石，官軍被擊死者甚多。隘道之中，人馬受束，槍杆俱不施用。哥舒翰以駝車數十乘為前驅，欲藉以為衝突。崔乾佑却以草車數十乘，塞於駝車之前，縱火燒焚，恰值那時東風暴發，火趁風威，風因火勢，煙焰沸騰，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只道賊兵在煙焰中，一齊把箭射將去，及知箭盡，方知無賊。乾佑遣將率精騎數萬，從山南突出，官軍之後，首尾夾攻，官軍駭亂大敗。而奔或乘甲窺匿，而逃入山谷，或拋槍奔走，而入河中。溺死者不計其數。後軍見前軍如此敗走，亦皆自潰。河北軍望見也都逃奔，一時兩岸官軍俱空。這一場好屠殺也。但見

初焉誘敵，作為散放，疎。乍爾交鋒，故作荒荒縮縮。一霎時後兵擁至，轉瞬間伏兵齊起，礮響連天，鼓聲動地。相逢狹路，用不着大劍長槍，獨占高岡，亂拋下木石。

塊風能助火。頓教雙日破煙迷。箭未傷人。却笑一時都射盡。眼見全軍既覆。足令大將獲擒。

官軍既敗。哥舒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自首陽山渡河。向西入關。餘衆奔至關外。時已昏夜。關前亦有三個極闊極深的大坑。以防火賊人衝突的。那時敗兵逃歸。爭先入關。慌亂裏。暗中不覺連人帶馬。多被跌入坑內。須臾之間。坑裏填滿。後來者踐之而過。如履平地。二十萬人馬出戰。敗後得歸者。八千餘人。崔乾佑乘勝。攻破潼關。哥舒翰退至關西驛中。揭榜收合敗卒。欲約軍。部下番將火拔歸仁。心欲降賊。及聲音賊兵將至。便與哥舒翰出驛上馬。火拔歸仁。言道。主帥以二十萬衆。一戰而盡。有何顏復見天子。况又權相所疑忌。獨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之事乎。即請東行。以圖自全之策。哥舒翰道。吾身爲大將。豈肯降賊。便欲下馬。歸仁叱部卒。繫哥舒翰兩足於馬腹。不由分說。加鞭而行。諸將有不從者。都被纏縛。遇賊將田乾真。引兵來接。應遂將哥舒翰等。執送祿山軍前。祿山本與哥舒翰不睦。的那時却不記舊怨。用言勸他降順。哥舒翰只得降了。火拔歸仁自誇其功。大言於衆。以爲哥舒翰之降。我之力也。祿山聞之大怒道。歸仁背朝廷。偏主帥。不忠不義。命即斬其首以示衆。當年安祿山奏請用番將守邊。後來反叛。多得番將之力。火拔歸仁自誇是番將。故敢大言誇功。亦不想竟爲祿山所殺。正是

反賊亦難容反賊

小人枉自爲小人

哥舒翰既降賊。祿山命爲司空。偏令作書。招李光弼等來降。光弼等皆復書切責之。祿山知其無效。乃囚之於後院中。後人有詩嘆云。

哥舒本名將

喪師非其罪

權奸能制命

大帥之傀儡

戰所不宜戰

我心先自餒

辱身更辱國

千載有餘悔

這一場與師。非同小可。此信報到京師。喫驚不小。正是

將軍失利邊疆上

天子驚心宮禁中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封常清高仙芝引兵退守潼關。亦是妙算。元宗信邊合說之言。降勅誅之。是自壞其長城也。幸有哥舒翰據持東南半壁。又聽楊國忠讒言疑忌。偏令出戰。喪師降賊。可勝浩嘆。寫顏平原昆仲忠義凜凜。履謙之遇害。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原书空白页

# 繡像隋唐演義卷十

第九十一回 延秋門君臣奔竄 馬嶺驛兄妹伏誅  
詞曰 昔日窮奢極麗 今日殘山剩水 拋離宮院 陟崔

嵬 問因誰 昔日皇恩 奪今日人心 都變冰  
山消盡 玉環 悔從前 右調添字 昭君怨

自古賢君相與賢妃后 無不謹身修德 克儉克勤 上體天心 下合人意 所以能防患於患 未作之先 轉禍於福 將至之日 庶幾四方 可以無慮 萬民因而得所 如其不然 爲上者驕奢淫佚 不知敬天 勸民而權 惡庸劣之臣 與那怙寵恃勢 敗檢喪節 的嬪妃戚婉 擅作威福 只狗一己之私 不顧國家之事 以致天怒人怨 下戈頓起 地方失守 宗社幾傾 彼賣國權臣 以及蠱惑君心的女子 小人 固終不免於誅戮 然萬民已受其塗炭 天子且至於蒙塵 到那時 方咨嗟 歎悼 追悔 前非 則亦何益之有哉 却說玄宗聽信楊國忠之言 催逼哥舒翰出戰 遂至全軍覆沒 主帥遭殃 潼關失陷 於是河東華陰 馮翊上洛等處 守將都棄城而走 唐朝制度 各邊鎮 每三十里 設立一烟墩 每日黃昏 時分 放烟一炬 接遞至京 以報平安 謂之平安火 那時平安火 三夜不至 玄宗心甚惶惑 忽飛馬連報 說哥舒翰喪師失地 賊兵乘勝而進 勢不可當 玄宗大驚 立即召集廷臣商議 楊國忠怕人埋怨 他催戰之誤 倒先不言 道哥舒翰本當早戰 以乘賊之無備 只因戰之不早 使賊轉生狡謀 墮彼

之計 同平章事 韋見素 道輕敵而敗 悔已無及 爲今之計 宜速徵諸道兵入援 更命大將 督率京中新募丁壯 守衛京城 翰林承旨 秦國楨 道還須速救 郭子儀 李光弼 等急移兵 以禦賊入京之路 楊國忠 只却沉吟不語 玄宗問宰相之見 若何 國忠奏道 徵兵禦賊 督兵守城 固皆要著 但澤關既陷 長安危甚 賊勢方張 漸逼京師 外兵未能遽集 所謂遠水難救近火 以臣愚見 莫如車駕暫幸西蜀 先使聖躬安穩 不爲賊氣所侵擾 然後徐徐待兵之至 乃爲萬全之策 玄宗聞奏 未及開言 只見翰林承旨 秦國楨 出班奏道 逆賊犯順 勢雖猖披 然豈能敵天朝兵力 即今郭子儀 李光弼 顏真卿 張巡 等皆屢戰屢勝 又報東平太守 吳王 祇義師 屢次殺賊 甚多 聞安祿山 詬罵其黨 嚴非高尙 說汝前日勸我 反以爲計 出萬全 今我屢爲官軍所逼 萬全何在 高嚴二賊 無言可對 祿山欲殺之 左右勸解 而止 是賊氣已挫 行當殄滅 今我兵臨關之敗 失在遠衆 議而催出戰 非盡哥舒翰之罪也 若外兵雲集 恢復有期 奈何以一敗之故 遽思奔避 大駕一行 京都執守 獨不爲宗廟社稷計乎 幸蜀之說 臣愚以爲不可 玄宗傳諭 在廷諸臣 各抒所見 諸臣都唯唯 莫對 但回奏道 容臣等赴中書 共議良策 覆旨 玄宗悶悶 不悅 祇罷朝 回宮 有官你道 楊國忠爲何忽有幸蜀之說 却原來他向曾爲劍南節度使 西川是他的熟徑 前日一聞祿山反叛 他即私遣心腹 密營 儲蓄於蜀中 以備緩急 故今倡議幸蜀 固自便耳 正是

只因自己營三窟 強欲君王駐六飛

當下國忠見衆志不一上意未決想道前日天子又欲親征又欲禪位多虧我姊妹們勸止今日幸蜀之計也須得他們去撒謊纔妙遂乘間打從便門來到魏國夫人府中相與密議其事那時魏國夫人正從宮中宴會出來同韓國夫人各歸私第每家一隊隊著五色衣車仗儀從燈火輝煌相映如百花之煥發正在那里下盤步到廳堂恰好國忠慌慌張張的來到口中只連聲道急走爲上急走爲上魏國夫人忙問有何急事國忠道潼關失守賊兵將至爲今之計莫如勸聖駕速幸蜀中我們有家業在彼到那裏可不失富貴爭奈衆論紛紜聖意不決須得你姊妹急入宮去與貴妃一同勸駕爲妙若更遲延賊信緊急人心一變我輩豈粉矣魏國夫人聞言著了慌把家中只莊怪事且丟過一邊急約了韓國夫人一齊入宮見了楊妃密將國忠所言述了一遍姊妹三個同見玄宗力勸早早幸蜀你一句我一言繼以涕泣不由玄宗不從遂密召國忠入宮共議國忠又極言幸蜀之便且云陛下若明言幸蜀廷臣必多異議必至遲延誤事今宜虛下親征之詔一面竟起駕西行玄宗依言遂下詔親征以京兆尹魏方進爲御史大夫兼置頓使少尹崔光遠爲西京留守將軍命內官邊令誠掌管宮門鎖鑰又特命龍武將軍陳元禮整敕護駕軍士給與錢帛選閑廐馬千餘匹備用總不使外人知道是日玄宗密移駐北內至次日黎明獨與楊妃姊妹

皇太子并在宮中的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拿見素魏方進陳元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而去臨行之時玄宗欲召梅妃江采蘋同行楊妃止之曰車駕宜先發餘人不妨另日徐進玄宗又欲徧召在京的王孫王妃隨駕同行楊國忠道若如此則遲延時日且外人都知其事了不如大駕先行徐降密旨召赴行在可也於是玄宗遂行梅妃與諸王孫妃主之在外者俱不得從車駕既行人猶未知百官猶入朝宮門尚閉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及宮門一啟宮人亂出嬪妃奔竄喧傳聖駕不知何往中外攘擾秦國模秦國楨料玄宗必然幸蜀飛騎追隨其餘官員士庶四出逃避小民爭入宮禁及宦官之家盜取財寶或竟騎驢上殿公子王孫有一時無可逃避者號泣於路傍後來杜工部曾有哀王孫詩云

長安城頭白頭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間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大將死骨肉不得同馬馱腰下寶魚背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降準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秦屍滿舊都潮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釐面請專庇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且說玄宗倉卒西幸，駕過左藏，只見有許多軍役，手中各執草把，在那里伺候。玄宗停車問其故，楊國忠奏道：「左藏櫃財甚多，一時不能載去，將來恐爲賊所得，臣意欲盡焚之，無爲賊守。」玄宗愀然道：「賊來若無所得，必更苛求百姓，不如留此與之，勿重困吾民。」遂叱退軍役，驅車前進。纔過了懷橋，國忠即使人焚橋，以防追者。玄宗聞之，嗚嗚道：「百姓各欲避賊求生，奈何絕其生路。」乃救高力士率軍士速往撲滅之。後人謂玄宗於患難奔走之時，有此二美事，所以後來得仍歸故鄉，終享壽考，正是

三言星退舍

天意原易回

倉卒不忘民

庶幾國祚培

玄宗駕至咸陽望賢宮，地方官員俱先逃避，日已晌午，猶未進食。百姓或獻糲飯，雜以麥豆，王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玄宗厚酬其值，好言慰勞。百姓多哭失聲。玄宗亦揮淚不止。衆百姓中有個白髮老翁，姓郭名謙，憤涕泣進言道：「安祿山包藏禍心，已非一日。當時有赴闕者，言其反者，陛下輒殺之，使得逞其奸逆，以致乘輿播遷。所以古聖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也。猶記宋璟爲相，屢進直言，天下賴以安。然頗歲以來，諸臣皆以言爲諱，唯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俱不得而知。草野之人，早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遠，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何由得覩天顏而訴語乎？」玄宗頓足嗟嘆道：「此皆朕之不明，悔已無及。溫言謝道之，從行軍士乏食，聽其散往各莊村覓食。」

是夜宿金城館驛，甚是不堪。是日駕臨至馬嵬驛，將士飢疲，都懷憤怒。適河原軍使王思禮濶關奔至，玄宗方知哥舒翰被擒，因即以恩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令即赴鎮收集散卒，以候東討。恩禮臨行，密語陳元禮道：「楊國忠召亂起釁，罪大惡極，人人痛恨。僕曾勸哥舒翰將軍上表，請殺之，情其不從我言。今將軍何不撲殺此賊，以快衆心。」陳元禮道：「吾正有此意，遂與東宮內侍李輔國商議，正欲密啟太子，恰值有吐蕃使者二十餘人，因來議和好，隨駕而行。只一日，遮楊國忠馬前，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回答，陳元禮即大呼楊國忠交通番使謀反，我等何不殺反賊。於是衆軍一齊鼓譟起來。國忠大駭，急策馬奔避。衆軍蜂擁而前，兵刃亂下，登時砍倒，屠割肢體，頃刻而盡。以槍擡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楊正是。

任是冰山高萬丈

不難一日付東流

國忠纔被害，凌巧韓國夫人乘車而至。衆軍一齊上前，也將韓國夫人砍死。韓國夫人與其子斐微，并國忠的妻子幼兒，都逃至陳倉，被縣令薛景仙率吏民追捕著，也都被誅戮。正是

昔年淡掃眉

今日血污頸

可憐天子嬖

幸得保首領

恨不如沐猴

幻化潛蹤影

玄宗當日聞楊國忠爲衆軍所殺，急出至驛門，用好言安慰衆軍，令各收隊。衆軍只是喧鬧擾攘，圍住驛門不散。玄宗傳問，爾等爲何還不散，衆軍譁然道：「反賊雖殺，恨由猶



在何敢便散。陳元禮奏道：衆人之意，以國忠既誅，貴妃不宜更待至尊。伏候聖斷。玄宗驚訝失色道：「妃子深居宮中，國忠即謀反，與他何干？」高力士奏道：「貴妃誠無罪，但衆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猶在帝左右，豈能自安？」願皇帝深思之。將士安則聖躬方萬安。玄宗默然點頭，轉步回驛，不忍入行宮。只於驛榜小巷中，倚仗垂首而立。京兆司錄韋諷，即韋見素之子。那時正侍立於側，乃跪奏道：「衆怒難犯，安危在頃刻間。願陛下割恩忍愛，以寧國家。」玄宗乃步入行宮，見了貴妃，一字也說不出口，但撫之而哭。門外諱聲愈甚。高力士道：「事宜速決。」玄宗攜著貴妃，出至驛道北牆口，大哭道：「妃子，我和你從此永別矣。」楊妃亦涕泣嗚咽道：「願陛下保重，妾負罪良多，死無所恨。乞容禮佛而死。」玄宗哭道：「願仗佛力，使妃子善地受生，回願高力士，汝可引至佛堂善處之。」說罷，大哭而入去。楊妃上佛堂禮佛畢，高力士奉上羅巾，促令自縊於佛堂前一果樹下。年三十有八，時天寶十五年六月也。噫，此正白樂天長恨歌中所云：

九重城闕煙塵生，下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後人題咏馬嵬坡甚多，惟杜真卿一詩極佳。詩云：

楊柳依依水泊邊，春城茅屋燕爭飛。

海棠正好東風惡，狼籍殘紅襯馬蹄。

楊妃既死，高力士即出驛門，對衆宣言道：「妃子楊氏，已奉聖旨賜死了。衆軍還未肯信。」高力士奉諭，將楊妃之屍，用

綉衾覆於榻上，置之驛庭中。敕陳元禮率領衆軍將入視。元禮揭其半衾，抬其首，以示衆人。於是衆人知其果死，都免甲釋白頭，呼萬歲而出。玄宗命高力士速具棺殮草草的葬之於西郊之外。道北山下，纔葬畢，適南方遙蕩枝到來。玄宗觸物思人，放聲大哭，即命以荔枝祭於塚前。張祐有詩云：

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

塵土已殘香粉斃，荔枝猶到馬嵬坡。

玄宗因願謂高力士道：「妃子向常有異夢，今日應矣。」力士道：「貴妃何夢？」老奴未知。玄宗道：「妃子曾說來，夢與朕同遊驪山，至與元驛對食，後院忽火發，倉卒出走，回望驛門中樹木俱爲烈焰，俄有二龍至，朕跨白龍，其行甚速。妃子跨黑龍，其行甚遲。左右無人，惟見一蓬頭黑面之物，狀如鬼魅。自云：『是此峯之神，承上帝之命，授妃子爲益州牧。』元后悚然而覺，明日即聞漁陽叛信。如今想起來，與朕遊驪山，馳者誰也。方食火發，失食之兆，火爲兵象，驪木俱焚，驪山與易同，加木於旁，楊字也。朕跨白龍，西行之象。妃子跨黑龍，幽陰之象。神者山鬼也。山鬼乃鬼字。益州牧，元后牧益，所以致絲益旁加絲，縊字也。正縊死於馬嵬之兆。高力士道：『夢兆不祥，誠如聖諭。』老奴猶記昔年遇一術士，李遐周彼曾咏一詩云：『燕人市骨去，兩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紫羅衣。』彼說此詩，所言應在後日。由今思之，燕市一句，指祿山之叛。兩關句，謂哥舒翰之敗。山下鬼，乃鬼字。

卽馬嵬驛也。貴妃小字玉環。今日老奴奉以羅巾自縊。所謂環上繫羅衣也。定數如此。聖上宜自寬。不必過於傷情。正說間。陳元禮入奏。請旨約飭軍隊起行。玄宗傳諭卽行。時樂工張野狐在側。玄宗揮淚向他說道。此去劍門。烏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正是

好景不堪感更看

偏然觸目更傷情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玄宗西行。欲召江采蘋同行。楊妃叱止之。雖云見妒。正爲末後團圓張本。楊國忠欲焚左藏。隨使橋。亦未爲不可。玄宗急叱退軍士。救止焚毀。雖於流斷頓沛之中。猶念念不忘民瘼賢聖之君。不過如是。徒以女色起釁。幾至喪身忘國。可不戒哉。

第九十二回 留靈武儲君卽位 陷長安逆賊肆囚

詞曰 西土忽來大亂。朔方頓耀前星。共言人事隨天

意。急難豈忘親。獨恨輕拋骨肉。致教並受週

連。權妖女寵多貽禍。不止自家門。右調烏夜

啼

國家當太平有道之時。朝廷之上。既能君君臣臣。則宮闈之間。自然父子。由是從一本之親。推而至於九族之衆。凡屬天潢。无不安享尊榮。共被一人悖疑之德。流及既衰。爲君者不能正其身。爲臣者專務惑其主。因而內寵太甚。外寇滋生。一旦變起倉卒。遂至流播播遷。猶幸天命未改。人心未去。天子雖不免蒙塵。儲君却已得脫。然而事

勢已成。倉皇內禪。舉竟授者不能正其身。受者不能正其始。何況勢當危迫。匆匆出奔。宗廟社稷。都不復顧其所。顧戀不捨者。惟是一二嬖幸之人。其餘骨肉之戚。俱棄之如遺。遂使王孫公子。都至飄零。玉葉金枝。悉遭戕賊。如唐朝天寶末年之事。真思之痛心。言之髮指者也。且說玄宗駕至馬嵬。衆將誅殺楊國忠及韓虢二夫人。玄宗沒奈何。只得把楊妃賜死。陳元禮方才約飭衆軍。請旨啓行。衆人以楊國忠部下將吏。俱在蜀中。不肯西行。或請往河隴。或請往太原。或請復還京師。衆論紛紛不一。玄宗意在入蜀。却又恐拂衆人之意。只顧低頭沉吟不語。明言所向。韋諤奏道。太原河隴。俱非駐蹕之地。若還京師。必須有禦賊之備。今十馬甚多。未易爲計。以臣愚見。不如且至扶風。徐圖進止。玄宗聞言。首肯。命以此意傳諭衆人。衆皆從命。卽日從馬嵬發駕起行。及臨行之時。有許多百姓。父老遮道挽留。紛紛擾攘。都道宮闈是陛下家居。陵寢是陛下墳墓。今日捨此將欲何往。玄宗用好言撫慰。一面宣諭。一面前行。百姓却越聚得多了。玄宗乃命太子於車駕之後。諭止衆百姓。於是衆百姓擁住太子的馬。說道。皇爺既不肯留駕。我等願率子弟。從太子星夜去破賊。保守長安。太子道。至尊冒險而行。我爲子者。豈忍一日暫離左右。衆百姓道。若皇太子與至尊。都往蜀中去了。中原百姓。誰爲之主。太子道。爾等衆百姓。卽欲留我。奈何尚未而辭。亦須還見至尊。面稟進止。說罷。策馬欲行。却被衆百姓簇擁住了。不得行動。

那時太子之子廣平王假建寧王位。俱乘馬隨後。此二王都是極有智勇的。當下建寧王見人皆如此。乃前執太子之鞍。進深道。逆賊犯關。四海分崩。不順人情。何以復。今殿下若從至晉入蜀。倘賊兵勢。中原土地俱要授賊。人情既離。豈能復合。他日還欲復至此。不可得矣。爲今之計。不如收集西北守邊之兵。召郭子儀李光弼於河北與之并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掃除宮禁。以迎至尊。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復存。此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徒事固執。溫謂定省之文。爲兒女子之慕。懸乎廣平王亦從勞贊言。道人心不可失。俄之言甚善。殿前下審思之。東宮侍衛李輔國至。皇太子馬前叩首。請留衆百姓又喧呼不止。太子乃使廣平王假馳馬往駕前啓奏。請旨定奪。此時玄宗方執轡停車。以待太子。久不見至。正欲使人偵探。恰好廣平王來見。具述百姓遮留之狀。玄宗道人心如此。即是天意。朕不使髮絕便橋。朕與百姓同奔。正爲人心不可失耳。今人心屬太子。是朕之幸也。遂命將後車二千人。及飛龍驥馬匹。分與太子。且傳詔將士云。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等宜善輔之。又傳語太子。西北諸部落。吾撫之素厚。今必得其用。汝勉圖之。吾即當傳位於汝也。太子聞詔。西向號泣。廣平王即宣衆百道。太子已奉詔留後撫安爾等。於是衆百姓都呼萬歲。歡然而散。太子已出。莫知所適。李輔國道。日已晏矣。此地非可久駐。今衆意將欲往何處。衆皆莫對。建寧王道。殿下昔日曾爲朝

方節度使。彼處將吏。略識其姓名。今河關之衆。多敗降於賊。其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恐生異志。朔方道近。士馬全盛。河西行軍司馬裴冕在彼。此人乃衣冠名族。必無二心。可往就之。徐國大舉。賊初人長安。未暇狗地。乘此急行。乃爲上策。衆皆以爲然。遂向朔方一路而行。至渭水之濱。着潘闢來的敗殘人馬。誤認爲賊。與之鬪殺。死傷甚衆。及收聚餘卒。欲渡渭水。苦無舟楫。乃擇水淺之處。策馬泅水而渡。步卒無馬者。都涕泣而返。太子至新平。連夜馳三百餘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軍衆。不過數百而已。正是

從來太子堪驚問

若使行軍號撫軍

此日流離國難守

無軍可撫愧儲君

語分兩頭。且說玄宗既留下太子。車馬向西而進。來至岐山。訛傳賊兵前鋒將到。玄宗催遣衆軍。星夜馳至扶風郡。宿歇。衆士卒因連日飢疲。都潛懷去就之志。流言頗興。語多不遜。陳元禮不能挾制。玄宗甚以爲憂。秦國植奏道。衆心譎譎之際。非可以威騙勢迫。當以情意感動之。玄宗然其說。適成都守臣賁常例春綵十萬餘疋。至扶風。玄宗命陳列於庭。召衆將士入至庭下。親自臨軒宣諭道。朕年來昏老。任託失人。以致逆賊作亂。勢甚披猖。不得不暫避其鋒。卿等倉卒從行。不及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已極。此由朕政之不德所致。心甚愧之。今將入蜀。道路阻長。人馬疲瘁。遠行不易。卿等可各自還家。朕自與子孫。及中官內人。衆勉力前往。今日與卿等別。可共分此春綵。以助資

歸見父母妻子。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幸好自愛。無煩相念也。言罷涕泗沾襟。衆人聞言傷感。亦都涕泣。叩頭奏道。臣等死生願從陛下。不敢有貳。玄宗亦揮淚不止。良久起身入內。猶回顧衆人。去留難斷。不忍相強。秦國棧在後。官言道。天子仁愛如此。衆心豈不知感於足衆人大哭而出。玄宗命陳元禮將春綵數萬疋。賞於軍士。流言自此頓息。正是

三軍一時忽欲變

誰說威尊命必賤

不用勢迫與刑驅

仁心入人心可轉

軍心既定。玄宗卽於次日起駕。望蜀中進發。行至河池地方。蜀郡長史崔圓前來迎駕。且說蜀土豐稔。甲士全備。玄宗歡喜。卽令於駕前爲引道。旣入蜀境。路過一大橋。玄宗問是何橋。崔圓道。此名萬里橋。玄宗聞言。恍然點首道。一行僧之言驗矣。朕可無憂矣。你道非麼。一行僧之言。原來本朝有一神僧。法名一行。精通天文法歷。曾造渾天儀。復矩矱。極爲神妙。其數學於袁天罡。李淳風。不相上下。玄宗嘗幸東都。與他同登天宮寺西樓。徘徊瞻眺。慨然發嘆道。朕撫有此山川。必得長享無虞。方好。因問一行道。朕得終無禍。惡否。一行道。陛下游行萬里。聖壽無疆。玄宗當時聞此言。只道是祝頌之語。誰知今日。遽行西州。所過此橋。恰名萬里。因想一行之言。至今始驗。又想他說聖壽無疆。可知朕躬無恙。所以心中欣喜說道。朕可無憂矣。正是

萬里橋名應遠游

神僧妙語好推求

幸然聖壽還無量

珍重前途可免憂

當下玄宗催護軍士前行。不則一日。來至成都駐蹕。其殿宇宮室。與一切供御之物。雖都草創。不甚齊整。却喜山川險峻。城郭完固。賊氣已遠。且暫安居。只是眼前少了一個最寵愛的人。想起前日馬嵬驛之事。時時悲歎。高力士再三寬解。章見素。韋諷。秦國棧。秦國植等。俱上表請亟爲討賊之計。玄宗降詔。以皇太子分總節制。然都不卽使出鎮。特敕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道。節度都使。卽少府西監寶紹爲之。傳以長沙太守李觀爲副都大使。卽日同赴江陵坐鎮。又詔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大元帥。令朔方河北平盧節度都使。收復長安。雒陽。那知此詔未下之先。太子已正位爲天子了。你道如何。便正位爲天子。原來太子當日渡過渭水。來到彭城。太守李遵出迎。以衣糧奉獻。至平涼。閱監牧。馬得幾萬匹。又召募得勇士三千餘人。軍勢稍振。時有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度支判官。盧簡金。監池判官。李涵等五人。相與謀議道。太子今在平涼。然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地方。兵食完富。若迎請太子至此。北收者成兵。四萬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謀議既定。李涵上疏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粟帛軍需之數。以獻。杜鴻漸。崔漪。親至平涼。面啓太子道。朔方乃天下勁兵之處。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俱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若致兵於靈武。移檄四方。收攬忠義。按轡長驅。逆賊

不足屠也。臣等已使魏少游盧簡命。在彼葺治宮竈。整備資糧。備候殿下駕幸。廣平王建寧王。俱以兩人之言為然。於是太子遂率眾至靈武駐札。過了數日。適河西司馬裴冕奉詔入為御史中丞。因至靈武謁太子。乃於杜鴻漸等定議。上太子牋請。導大駕發馬嵬時。若即傳位之命。早正大位。以安人心。太子不許。道至方馳驅途道。我何得擅襲帝位。裴冕等奏道。將士皆關中人。豈不日夜思歸。其所以不憚崎嶇。遠涉沙漠者。亦獲攀龍附鳳。以建尺寸之功耳。若殿下守經而不達權。使人心一朝離散。大動不可復集矣。願即勉狗彘情。為社稷計。太子猶未允許。牋凡五上方。准所奏。天寶十五年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皇帝。即改本年為至德元年。遙尊玄宗為上皇。天帝裴冕杜鴻漸等。俱加官進秩。正欲表奏玄宗。恰好玄宗命太子為元帥的詔到了。肅宗那時方知玄宗車駕已駐蹕蜀中。隨即遣使齎表入蜀。將即位之事奏聞。玄宗覽表喜道。吾兒應天順人。吾更何憂。遂下詔。自今章奏。俱啓稱太上皇。軍國重事。先請皇帝旨。仍奏聞朕。俟克復兩京之後。朕不預事矣。又命文部侍郎平章事房琯。與韋見素。秦國樞密副使王。冊王。繼赴靈武。傅位。且諭諸臣不必復命。即留行在。聽新君任用。肅宗涕泣拜領冊寶。供奉於別殿。未敢即受。正是

寶位已先即

寶冊然後傳  
授受原非誤  
只差在後先

後來宋繡多以肅宗未奉父命。遽自稱尊。謂是乘危篡位。以子叛父。說便這等說。但危急存亡之時。欲維繫人心。不得已而如此。况玄宗屢欲內禪。傳位之說。已曾宣之於口。今日肅宗靈武即位之事。只說恰邊前命。理猶可恕。簞箠之說。似乎太過。若論他差處。在即位之後。繼發張良婦當軍務。密德之際。與之博戲取樂。此真可笑耳。正是

若能不以位為樂

便是真心幹盡人

然雖如此。即位可也。本年便改元。是真無父矣。若使此時。鄴侯李泌早在左右。必不令至此。後人有詩嘆云。

靈武遽稱尊

猶曰遭多故

本歲即改元

此舉真大錯

當時定策者

無能正其誤

念彼李鄴侯

嗚哉來何暮

閑話少說。且說當日天子西狩。太子北行。那些時為何沒有賊兵來追襲。原來安祿山不意車駕即出。戒約潼關軍士。勿得輕進。賊將崔乾祐。頓兵觀望。及車駕已出數日之後。祿山聞報。方遣其部將孫孝哲。督兵入京。賊眾既入京城。見左藏充盈。便爭取財寶。日夜縱酒為樂。一面遣人往雒陽報捷。專候祿山到來。因此無暇遣兵追襲。所以車駕得安行入蜀。太子往朔方。亦無阻虞。此亦天意也。正是

左藏不焚留餌賊

遂教今日免追兵

祿山至長安。聞馬策兵變。殺了楊國忠。又聞楊妃賜死了。餘賊二夫人被殺。大哭道。楊國忠是該殺的。却如何又害我阿環姊妹。我此來正欲與他們歡聚。今已絕望。此恨怎

消矣。又想起其子安慶宗夫婦，被朝廷賜死，一發忿怒。乃命孫孝哲大索在京宗室皇親，無論皇子皇孫，郡主縣主，及駙馬郡馬等國戚，盡行殺戮。又命將宗室男婦，被殺者悉剝去其心，以祭安慶宗。祿山親臨設祭，那日於崇仁坊高挂錦帳，排下安慶宗的靈座，行刑劊子，聚集衆屍，方待動手削心，說也奇怪，一霎時天昏地暗，雷電交加，狂風大作，劊子手中的刀，都被狂風刮去。城梁兒上，插之霹靂一聲，把安慶宗的靈位，擊得粉碎。錦帳盡被雷火焚燒，祿山大懼，向天叩頭請罪，於是不敢設祭，命將衆尸一一埋葬，正是

一因雖由天意 凶殘大佛人心

不意雷靈警戒 這番慘痛難禁

看官聽罷，前日玄宗出奔時，原要與衆宗室皇親同行的，因楊國忠諫阻而止。今日衆人盡遭屠戮，皆國忠之害也。此賊真死有餘辜矣。正是

一言遺大害 萬嗣不赦辜

當日衆屍雖免削心之慘，然凡祿山平日所怨惡之人，都被殺戮。還道李太白當日乘醉罵我，今日若在此，定當殺之。又凡楊國忠高力士所親信的人，也都殺戮。朝官從駕而出者，其家眷在京，亦都被殺。只有秦國模、秦國植的家眷，俱先期遠避，未遭其害。內侍邊令誠投降，以六宮鎖鑰奉獻祿山，以入徧搜各宮，搜到梅妃江采蘋的宮殿，獲一腐敗女人之屍，便錯認梅妃已死，更不追求。天幸梅妃不

曾被賊人搜去。上皇歸後，因得團圓，借老可笑。楊妃於惶惶被難之時，猶懷嫉妬，諫阻天子，不使梅妃同行。那知馬嵬變起，自己的性命，倒先斷送了。後人有詩云

自家姊妹要同行 天子嬪妃反教乘

馬嵬聚族而殲，笑殺當初不妒忌

祿山下令，凡在京官員，有不即來投順者，悉皆處死。於是京兆尹崔光遠，故相陳希烈，與刑部尚書張均、太常卿張垆等，俱降於賊。那張均、張垆，乃燕國公張說之子也。張垆又尙帝女寧親公主，身爲國戚，世受國恩，名臣後裔，不意敗壞家聲，一至於此。

父得燕國公 子事僞燕帝

辱沒燕世家 可稱難兄弟

祿山以陳希烈、張垆爲相，仍以崔光遠爲京兆尹。其餘朝士，都授以僞官，勢甚熾。然賊將俱粗猛貪暴，全無遠略。既克長安，志得意滿，縱酒婪財，無復所出之意。祿山亦心戀范陽，與東京不喜居西京。正是

貪殘戀土賊人態 安竊燕皇聖武名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衆父老擔任太子，不使前行，人心未去，逆賊可除。

廣平建寧，執較數張，深識時務，故能與復。南京捕除羣

逆，玄宗給散春綵，慰諭將士，如父老幼子，叮嚀囑咐，綢繆

綿愷惻之致，動人心脾，讀之能令酸鼻。

第九十三回 凝碧池雷海青殉節 普施寺王摩詰

詩曰 談忠說義人那會 臨難却通融

梨園子弟偏能 殉節莫賤俗工 伶工殉節孤臣悲感 哭向蒼穹 吟詩寫恨 一言一淚 直達宸聰 右調青衫

溼

自古忠臣義士，都是天生，就只副忠肝義膽。原不論貴賤的，儘有身為尊官，世享厚祿，平日間說到忠義二字，却也侃侃鬚髯，及至臨大節當危難，便把只兩個字撇過一邊了。只要全軀保家，避禍求福，於世甘心從逆，反顏事仇，自己明知今日所為，必致罵名萬載，遺臭萬年，也顧不得。偏有那位非高品人，非清流主上，平日不過以伴優畜之，即使他常患難之際，貪生怕死，背主降賊，人也只說此輩何知忠義，不足深責，不道他到感恩知報，當傷心慘目之際，偏獨能激起忠肝義膽，不避刀鋸斧鉞，罵賊而死。遂使當時身被拘囚的孤臣，聞其事而含哀，與感形之筆墨，咏成詩詞，不但為死者傳名於後世，且為己身免禍於他年。且見忠義之事，不論賤貴，正唯賤者，而能盡忠義，愈足以感動人心。却說安祿山雖然僭號稱尊，佔了許多地方，東西兩京都被他竊去，却原只是亂賊行徑，並無深謀大略。一心只戀著范陽故土，居居東京，不樂居西京。既入長安，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即以兵衛送赴范陽。其府庫中的金銀幣帛與宮闈中的珍奇玩好之物，都帶去范陽藏貯。又下令要梨園子弟，與教坊諸樂工，都如向日一般的

承應，敢有隱避不出者，即行斬首。其苑廡中所有馴象舞馬等物，不許失散，都要照舊整頓，以備玩賞。看官聽說，原來當初天寶年間，上皇注意聲色，每有大宴集，先設太常雅樂，有坐部，有立部。那坐部諸樂工，俱於堂上坐而奏技。立部諸樂工，則於堂下立而奏技。雅樂奏罷，繼以鼓吹番樂。然後教坊新聲與府縣散樂雜戲，次第呈。或時命宮女，各穿新奇麗藻之衣，出至當筵清歌妙舞，其任敲樂器往來者，有山車陸船制度，俱極其工巧，更可異者，每至宴酣之際，命御苑掌象的象奴，引馴象入場，以鼻擊杯，跪於御前上壽。都是平日教習在那裏的，又嘗教習舞馬數十匹，每當奏樂之時，命掌殿的圍人牽馬到庭前。那些馬一聞樂聲，便都昂首頓足，回翔旋轉的舞將起來，却自然合著那樂聲的節奏。宋儒徐節孝先生曾有舞馬詩云：

開元天下太平時

夜舞朝歌意轉迷

纓榻盡容騏驎足

錦衣渾蓋渥佳泥

纓敵盡鼓顏先奮

不假金鞭勢自齊

明日梨園翻舊曲

范陽戈甲滿關西

當年此等宴集，祿山都陪侍。那時從旁諦觀，心懷酸澀。早已萌下不良之念。今日反叛得志，便欲照樣取樂。可知那聲色犬馬奇技淫物，適足以起大盜覬覦之心。正是

天子當年志太驕

旁觀目眩已播搖

漫誇百獸能率舞 此日奔華即盜招 那時祿山所屬諸番部落的頭目，聞祿山得了西京，都來

朝賀，祿山欲以神奇之事，誘哄他們，乃召集衆番，賜宴於便殿。對衆人宣言道：「我今受天命爲天子，不但人心歸附，就是那無知的物類，莫不感格效順。」即如山林苑中所畜的象，見我飲宴，便來擊杯跪獻。那個廐中的馬，聞我奏樂，也搖尾舞躍。豈非神奇之事？衆番人聽說，俱伏呼萬歲。那祿山便傳令，先著象奴牽出象來，看不一時，象奴將那十數頭馴象，一齊都牽至殿庭之下。衆番人俱注目而觀看。要他怎樣擊杯跪獻，不想這些象兒，舉眼望殿上一看，只見殿上南面而坐者，不是個時的天子，便都僵立不動。怒目直視，象奴把酒盃先送到一個大象面前，要他擊著跪獻。那象却把鼻子捲過酒盃來，拋去數丈。左右盡皆失色。衆番人掩口竊笑。祿山又羞又惱，大罵道：「孽畜，惡般可惡，喝把只些象都牽出去，盡行殺訖。」於是輟宴罷席，不歡而散。當時有人作詩譏笑道：

有儀有象故名象

見賊不跪直僵強

堪笑紛紛降賊人

馬前屈膝還稽顙

祿山被象兒出了醜，因疑想那些舞馬，或者也一時僵強起來，亦未可知。不如不要看他罷。遂命將舞馬盡數編入軍營馬隊去。後來有兩匹舞馬，流落在史思明逆賊軍中。那思明一日大宴，將佐堂上奏樂，二馬偶繫於庭下。一聞樂聲，即相對而舞。軍士不知其故，以爲怪異，痛加鞭撻。二馬被鞭，只道嫌他舞得不好，越發擺尾搖頭的舞個不止。軍士大驚，棍棒交加。二馬登時而斃。賊軍中有曉得舞馬

之事者，忙叫不要打。時已都打死了，豈不可笑。正是：象死終不屈節，馬舞橫被大杖。

雖然一樣被殺

善馬不如傲象

話分兩頭，不必贅言。只說祿山在西京委意殺戮，因聞前日百姓乘亂，盜取庫中所藏之物，遂下令着府縣嚴行追究。且許旁人許告，於是株連蔓引，搜捕窮治，殆無虛日。又有刁惡之人，挾仇誣告，有司不問情由，輒便追索。波及無辜，身家不保。民間雖然無日不思念唐王，相傳皇太子已收聚北方勁兵，來恢復長安。即日將至，或時喧稱太子的。大兵已到了，百姓們便爭相奔走出城，禁止不住。市里爲之一空。賊將望見北方塵起，也都相顧驚惶。祿山料其安不可久居，何不早回離陽，乃以張通儒爲西京留守，安忠順爲將軍，總兵鎮守關中。又命孫孝哲總督軍事，節制諸將。自己與其子安慶緒率領親軍，及諸番將，留守東都。擇日起行，却於起行之前一，日大宴文武將官，於內府四宜苑中，凝碧池上。先期傳諭梨園子弟，教坊樂工，一個個都娶來承應。只些樂工子弟們，惟李春、張野狐、賀懷智等數人，隨駕西走。其餘如黃幡綽、馬仙期等衆人，隨駕都及。流落其中，不得不憑祿山拘喚。只有雷海青託病不至。那日凝碧池頭，便殿上排設下許多筵席。祿山上坐，安慶緒侍坐於傍。衆人依次列坐於下。酒行數巡，殿階之下，先大吹大擂，奏過一套軍中之樂。然後梨園子弟、教坊樂工，按部分班而進。第一班按東方木色，爲首押班的樂官頭戴



青霄巾。腰繫碧玉軟帶。身穿青錦袍。手執青旛一面。旛上書東方角音四字。其字赤色。用紅寶緞成。取木生火之意。旛下引樂工子弟二十人。都戴青紗帽。著青縐衣。一簇兒立於東方。第二班按南方火色。爲首押班的樂官。頭戴赤霞巾。腰繫珊瑚軟帶。身穿紅錦袍。手執紅旛一面。旛上書南方徵音四字。其字黃色。用黃金打成。取火生土之意。旛下引樂工子弟二十人。都戴絳綉冠。著紅縐衣。一簇兒立於南邊。第三班按西方金色。爲首押班的樂官。頭戴皓月巾。腰繫白玉軟帶。身穿白錦袍。手執白旛一面。旛上書西方商音四字。其字黑色。用烏金造成。用金生水之意。旛下引樂工子弟二十人。都戴素綠冠。著白縐衣。一簇兒立於西邊。第四班按北方水色。爲首押班的樂官。頭戴元霜巾。腰繫黑犀軟帶。身穿黑錦袍。手執黑旛一面。旛上書北方羽音四字。其字青色。用翠玉嵌成。取水生木之意。旛下引樂工子弟二十人。各戴星羅帽。著黑縐衣。一簇兒立於北邊。第五班按中央土色。爲首押班的樂官。頭戴黃雲巾。腰繫密軟帶。身穿黃錦袍。手執黃旛一面。旛上書中央宮音四字。其字以白銀爲質。兼用五色雜寶鑲成。取土生金。又取萬寶土中生之意。旛下引樂工子弟四十人。各戴黃綾帽。著黃縐衣。一簇兒立於中央。五個樂官。共引一百二十名。齊齊整整。各依方位立定。纔待奏樂。祿山傳問爾等樂部中。都到在只裏麼。衆樂工回答。稱諸人俱到。只有雷海青患病在家。不能同行。祿山道。雷海青是樂部中極有名

的人。他若不到。不爲全美。可卽着人去喚他來。就是有病。也須扶病而來。左右領命。如飛的去傳喚了祿山。一面令衆樂人。且各自奏技。於是風簫龍笛。象管鸞笙。金鐘磬玉。羯鼓琵琶。箏篋方響。手拍一霎時。吹的吹。彈的彈。鼓的鼓。擊的擊。真個聲韻鏗鏘。悅耳樂聽。樂聲正喧時。五色爛熳。合殿一齊移動。引着衆人盤旋。錯縱往來。飛舞。五色爛熳。合殿生風。口中齊聲歌唱。歌舞完樂聲才止。依舊各自按方位立定。祿山看了心中大喜。歡聲稱快。說道。朕向年陪着李三郎飲宴。也曾見過只些歌舞。只是侍坐於人。未免拘束。怎比得今日這般快意。今所不足。不得再與楊太真姊妹歡聚耳。又笑道。想我起兵未久。便得了許多地方。東西二京。俱爲我取。豈得那李三郎有家眷住。有國難守。平時費了許多心力。教成這班歌兒舞女。如今不能自己受用。到留下與朕別受用。豈非天數。朕今日君臣父子。相敘宴會。務要極其酣暢。衆樂人可再請歌一曲。侑酒。那些樂人聽了祿山說這番話。不覺傷感於心。一時哽咽不成聲調。也有暗暗流淚。祿山早已瞧見。怒道。朕今日飲宴。爾衆人何得作此悲傷之態。令左右查看。若有淚容者。卽行斬首。衆樂人大駭。連忙拭去淚痕。強爲歡顏。却忽聞殿庭中有入放聲大哭起來。你道是誰。原來是雷海青。他本推病不至。被祿山遣人人生逼他來。及來到時。殿上正歌舞的熱鬧。他胸中已極其感憤。又聞得只些狂言怪語。且又恐喝衆人。遂激起忠烈之性。高聲痛哭。當時殿上殿下的人。盡都

失驚。左右方欲擒拿。只見雷海青早奮身搶上殿來。把案上陳設的樂器。盡拋擲於地。指着祿山大罵道。你只道賊。你受天子厚恩。負心背叛。罪當萬誅。還胡說亂道。我雷海青。還是樂工。頗知忠義。怎肯伏侍你只反賊。今日是我殉節之日。我死之後。我兄弟雷萬春。自能盡忠報國。少不得手刃你等。只班賊徒。祿山氣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教快砍了。衆人扯下。舉刀亂砍。雷海青至死罵不絕口。正是

昔年只見安全藏

今日還看雷海青

一樣樂工同氣烈

情朝魏此兩優伶

雷海青已死。祿山怒氣未息。命撤去筵席。將樂人。都拘禁候發落。正博論時。忽探馬來報。皇太子已於宮中即位。年號都有了。今以山人李泌爲軍師。命廣平王承宗。王與郭子儀。李光弼等。分統軍馬。恢復西京。又親令狐潮。與次攻打雍邱。茶雍邱防禦使張巡。又善守。又善戰。合狐潮。疑爲所敗。祿山聞於警報。遂下令。即日。起馬回東京。另議調遣軍將。應敵。其西京所存宮女。宦官。奇珍玩物。及一切樂器。與衆樂人。盡數帶往東京去。臨時之行。祿山乘馬過太廟前。勿勒住馬。命軍士將太廟。放火焚燒。軍士領命。頃刻間。四面放起火來。祿山立馬觀之。火方盛。只見一道青烟。直冲霄漢。祿山方仰面觀看。不想那烟頭。隨即環將下來。直冒入祿山眼中。登時兩眼昏眩。淚流如注。不便乘馬。另駕輕車而去。自此祿山害了眼病。日甚一日。醫治不痊。

竟雙瞎了。正是

逆賊燬宗廟

先皇目不瞋

旋卽修其目

略施小報應

祿山至東京。二日失。不見一物。心中焦躁。時常要想喚那些樂人來。歌唱遣悶。又因雷海青只一番。心中疑慮。不敢與他們親近。欲待把他們殺了。又惜其技能。且留著備用。且說雷海青死節一事。人人傳述。個個頌揚。感動了一個有名的朝臣。那臣子不是別人。就是前日於上京前奏對鍾馗履歷的給事中王維。他表字摩詰。原籍太原人氏。少時嘗讀書。終南山開元年間進士。及第。天性孝友。與其弟王縉。俱有俊才。王維更博學多能。書畫悉臻其妙。名重一時。諸王驛馬。俱禮之上賓。尤精於樂律。其所著樂章。梨園教坊。宰相傳習。曾有友人得一幅奏樂畫。圖不識其名。王維一見便道。此所畫者。乃霓裳第三疊也。第一拍也。當時有好畫者。每衆來言。那些樂工。吹的彈的。敲的擊的。其手腕指尖。起落處。與畫圖中所畫者。一般無二。衆人無不歎服。天寶末年。官爲給事中。當祿山反叛。上皇西幸之時。倉卒間不及。爲賊所獲。乃服藥。以病作爲病。不受僞命。祿山素重其才名。不加殺害。遣人伴送。至雒陽。拘於善施寺中養病。王維性本極好佛。既被拘寺中。日以禪誦爲事。或時閒坐。想起昔年上皇夢中。見鍾馗挖食鬼眼。今祿山喪其二目。正應此兆。如此看來。鬼魅不久。即撲滅矣。獨恨我身爲朝臣。不及尾從車駕。反被拘困於

此不知何時再得瞻天仰聖。正在悲思。忽聞人言。雷海青殉節於宮。因細詢事由。備悉其事。十分傷感。厚空而哭。又見雷海青教坊所習的樂章中。多是我的著作。誰知今日却奏與賊人聽。豈不大辱我文字。又想那雷海青。屈身樂部。其平日原與衆不同。是個有忠肝義膽的人。莫說那賊人的驕態狂言。他耳聞目見。自然氣憤不過。只那碧池在宮禁之中。本是我大唐天子游幸的所在。今却被賊人在彼宴會。便是極傷心慘目的事了。想到此。因遂取黃紙筆來。題詩一首云。

萬戶傷心生野烟 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楓葉落空宮裏 碧池頭奏管絃

王維這首詩。只自爲悲感之意。也不曾贊到雷海青。也不曾把來與人看。不想那些樂工子弟。與祿山帶至東京。他們都是久仰王維的大名。今聞王維被拘在普施寺。便常常到寺中來問候。因有得此詩者。你傳我。我直傳到那肅宗。行在肅宗聞知。動容感嘆。因便時時將此詩吟誦。且因詩中有碧池三字。便使雷海青殉節之事。愈著到得賊平之後。肅宗入西京。變贈死節諸臣。雷海青亦在哀贈之中。那些降賊與陷於賊中官員。分別定罪。王維雖未曾降賊。却也是陷於賊中。該有罪名的了。其弟王縉時爲刑部侍郎。上表請削己之官。以贖兄之罪。肅宗因記得疑碧池只首詩。加其有不忘君之意。特旨赦其罪。仍以原官起用。只是後話。正是。

他人能殉節 因詩而益顯

己身將獲罪 因詩而得免

且說祿山自日官之後。愈加暴戾。虐待其下。人人自危。且心志狂悖。舉動舛錯。於是衆心離散。親近之人。皆爲仇敵矣。所謂。

惡其已將滿 天先覆其魄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忠義 雷海青上殿。賊至死不認。讀之。讓讓有生。氣至。於殺。踏踏。有提挈。有照應。無一閒筆。無一俗筆。其化工也。

第九十四回 安祿山屠戮殞命 南霁雲嚼指乞師

詞曰 逆賊負却君恩。重受報親。生這種家賊。一時發動。老命無歸。送渠魁。殞兵。還弄強帥。有兵不用。烈士淚如泉湧。斷指何知痛。

君之尊猶天也。猶父也。而逆天背父。罪不容於死。然後使其被戮於王時。伏誅於國法。猶不足爲異。唯是逆賊之報。當報之以逆。臣方背其君。子旋弑其父。既是使人快心。又足使人寒心。天之報惡人。可謂巧於假手矣。乃若身雖未嘗爲背逆之事。然手握重兵。專制一方。却全不以國家土地之存亡爲念。只是心懷私慮。防人暗算。忘人成功。坐視孤城。危在旦夕。忠臣義士。揭腹而守。奮身而戰。力盡神疲。疼心泣血。哀號請救。不曾包胥秦庭之哭。而竟擁兵不

發。漠然不圖休戚於其心。以致城池失陷。軍將喪亡。百姓罹災。忠良殞命。此其人與亂臣賊子何異。言之可爲髮指。且說安祿山自南日既盲之後。性情愈加暴厲。左右共役之人。稍不如意。卽痛加鞭撻。或時竟就殺死。他有個貼身伏侍的內監。叫做李豬兒。日夕不離左右。却偏是他日夕要受些鞭撻。更可笑者。那嚴莊是他極親信的大臣了。却也常一言不合。便不免於鞭撻。因此內外諸人都懷怨恨。祿山深居宮禁。文武將官。希得見其面。向已立安慶緒爲太子。後有愛妾段氏。生一子。名喚慶恩。祿山因愛其母。并愛其子。意欲廢慶緒而立慶恩爲嗣。慶緒因失愛於父。時遭逢楚。心中驚懼。計無所出。乃私召嚴莊入宮。屏退左右。密與商議。要求一自全之策。嚴莊只恐賊是攔勸人反叛的。近又受了祿山鞭撻之苦。忿恨不過。平日見慶緒生性愚賤。易於播弄。常自暗想。若使他早襲了位。便可憑我專權用事。今因他來求計。就動了個歹心。要勸他行弑逆之事。却不好卽出諸口。且只沉吟不語。慶緒再三請問道。我日下受父皇的打罵。還不打緊。只恐偏愛了少子。將來或有廢立之舉。必得先生長策。方可無慮。幸勿吝教。嚴莊慨然發嘆道。從來說母愛者子抱。主上既寵幸段妃。自然偏愛那段氏所生之子。將來廢位之事。斷乎必有。且休想承大位了。只恐還有不測之禍。性命不可保。慶緒愕然道。我無罪何至於此。嚴莊道。殿下未曾讀書。不知前代的故事。自古立一子廢一子。那廢被之子。曾有幾個保得性命的。

總因猜嫌疑忌之下。勢必至驅除而後止。豈論你有罪無罪。那慶緒聞言。卽大駭道。若如此則奈何。嚴莊道。以父而臨其子。惟有過來則受之而已。慶緒道。難道更無可逃避了。嚴莊道。古人有云。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此不過謂一家父子之間。教訓督責。當父母盛怒之時。以大杖加來。或受重傷。反使父母懊悔不安。且貽父母以不慈之名。不若暫行逃避。所以說大杖則走。今以父而兼君之尊。既起了忍心。欲殺其子。只須發一言。出片紙。便可完事。更無走處。待逃到那裏。慶緒道。此非先生自不能救我。嚴莊道。臣若以直言進諫。必將復遭鞭撻。且恐激惱了。反速其禍。教我如何可以相救。慶緒道。我是嫡出之子。尚不能承襲大位。已極可恨。豈肯并喪其身。嚴莊道。殿下若能自免於死亡之禍。便并不致有廢立之事矣。慶緒道。願先生早示良策。我必不肯束手待死。嚴莊假意躊躇了半晌。說道。殿下不肯束手待死。嚴莊道。你若束手。則必至於死。若欲不死。却束手不得手了。俗語云。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說便如此說。人極則計生。卽如主上與唐朝皇帝。豈不是君臣。况曾爲楊妃義子。也算君臣。而兼父子了。又只因後來被他逼得慌了。却也不肯束手待死。竟與勳干弋起來。彼遂無如何。不但免於禍患。且自攻城奪地。正位稱尊。大快平生之志。以此推之。可見凡事須隨時度勢。敢作敢爲。方可轉禍爲福。但不知殿下能從此萬無奈何之計。行此萬不得已之事否。慶緒聽道。低頭一想。便道。先生深爲

我謀敢不敬從。嚴莊道：雖然如此，必須下手於一人，此非李豬兒不可。臣當密諭之。慶緒道：凡事全仗先生大力扶持，遲恐有變，以速為貴。嚴莊應諾。當下辭別出宮，恰好遇見李豬兒於宮門首，遂而約他晚間乘間到我府中來，有話相商。至夜李豬兒果至，嚴莊置酒饋於密室，二人相對小飲。嚴莊笑問道：是下日來，又領過幾多鞭子了？李豬兒忿然道：不要說起，我前後聽受鞭子，已不計其數，到不知鞭撻到何日是了。嚴莊道：莫說是下，即如不佞，參為大臣，也常遭鞭撻。太子以儲貳之貴，亦屢被鞭撻。聖人云：君使臣以禮，又道為人父止於慈，主上德般作爲，豈是待臣子之禮？豈是慈父之道？如今天下尚未定，萬一內外人心離散，大事去矣。李豬兒道：太子還不知道哩，今主上已久懷廢長立幼，廢嫡立庶之意，將來還有不可知之事。嚴莊道：太子豈不知之？日間正與我共慮此事，我想太子爲人仁厚，若得他早襲大位，我和你正有好處，不但免於鞭撻，而且已替他畫個妙策，並要主上傳位於太子才好。李豬兒搖手道：主上如此暴厲，誰敢進此言？如何勉強得他？嚴莊道：若不然呵，我是大臣，或者還略存些體面，不便屢加撻辱，足下屈爲內侍，將來不止於鞭撻，只恐喜怒不常，一時斷送了性命。李豬兒聽說，不覺滾臂拍胸道：人生在世，總是一死，與其無罪無辜，便首被戮，何如趁天地做一場，拚得那碎尸萬段，也還留名後世。嚴莊引他說出此言，便撫掌而起，說道：足下若果能行此大事，決不至於死，到有分做

個佐命的功臣哩。只是你主意已定否？李豬兒道：我意已決，但恐非太子之意，他顧着父子之情，怎肯容我胡爲？嚴莊道：不瞞你說，我已取過太子了。太子也因失愛於父，怕有禍患，向我說道：凡事任你們做去罷。我因想著足下必與我同心，故特約來相商。李豬兒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只明夜便當舉動。趁幾日因可睡作痛，不與女人同寢，獨宿於便殿，正如動手，但他常藏利刃於枕畔，明晚竊去之，可無慮矣。言畢，作別而去。次日嚴莊密與慶緒約會到黃昏時候，慶緒與嚴莊各帶短刀，託言奏事，直入便殿門來。值殿官不敢阻擋。祿山此時已安寢於幃帳之內，不防李豬兒持刀特入帳中，祿山目盲，不知何人，方欲問時，李豬兒已揭去其被，燈火之下，見祿山袒著大腹，說時遲，那時快，把刀直砍其肚腹，祿山負痛，急伸手去枕畔摸那利刃，却已不見了，乃以手據帳竿道：此必是家賊作亂，口中說話，那肚腸已流出數斗，遂大叫一聲，把身子挺了兩挺，嗚呼哀哉了。時肅宗至德二載正月也，可恨此賊背君爲亂，屠戮忠良，虐害百姓，罪惡滔天，今日却被弑而死。亂臣受弑逆之報，天道昭彰，後人有兩隻掛枝兒詞，說得好道：

安祿山，你做張守珪的走狗，犯死刑，姑饒下這驢頭，却怎敢持兵強，要學那虎爭龍鬪，你不是狼子野心腸，又是豬首龍身獸，到今日作孽的豬龍，也倒死在豬兒手。

安祿山，你負了唐明皇的寵眷，不記得拜母妃，飲賜洗兒錢，怎把把燕代唐，要來江山佔。可笑你打家賊的鞭，何重那禁他斬大膽的刀太尖，則見你數斗的腸流也。

爲其赤心兒沒一點。

祿山既被殺，左右侍者方驚駭問。慶緒與嚴莊早到，手中各持短刀，喝叫不許聲張。衆人一則被祿山打毒，又見今日正幸其死，二來慶緒與嚴莊作主，便都不敢動。嚴莊令人就牀下掘地深數尺，以氈裹其屍而埋之。戒宮中勿漏泄，欲早宣言病驟危篤，命傳位於慶緒。於是慶緒僞卽僞位，密使人將段氏處恩縊死，僞尊祿山爲太上皇，重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過了幾日，方傳祿山死信。命草草不必入宮哭臨，密起其屍於牀下，屍已腐爛，草草成殮，發喪埋葬。嚴莊見慶緒昏聩，恐人不服，不要他見人。慶緒日以酒色爲事，凡祿山所寵的姬侍，都與淫亂。凡大小諸事皆取決於嚴莊，封他爲河朔王。嚴莊以慶緒之命，使爲汴州刺史。尹子奇引兵十三萬攻睢陽城。睢陽太守許遠求救於雍邱，防禦使張巡，且說張巡在一邱，那南霽雲與雷萬春已投入麾下，爲郎將，常車駕西幸之時，賊將令狐潮來攻雍邱。張巡率雷雷二人及諸將佐，悉力拒賊，令狐潮與張巡原係舊同學，因遣使致書，申言夙契。且云：天下存亡未卜，守此孤城，何益？不如早降爲上。張巡部下有大將六人，亦勸張巡出降。張公大怒，設天子畫像於堂，率衆朝拜涕泣，諭以大義。衆皆感奮。張公乃斬來使，并斬勸降六將。於

是人心愈堅，拒守既久，城中缺少了箭。張公命作草人千餘，蒙以黑衣，乘夜縋下城去。賊兵驚疑，放箭亂射，遂得箭無數。次夜仍復以草人縋下，賊部大笑，更不爲備。張公乃選壯士五百人，縋將下去，逕到賊營，賊出其不意，一時大亂。衆營而奔，殺傷甚衆，令狐潮忿怒，親自督兵攻城。張公使雷萬春登城探視時，萬春因傳聞得其兄雷海青殉難的消息，十分哀憤，才得哭過，便咬牙切齒的上城來，方舉目而望，不防賊兵連發弩箭，雷萬春面上連中六矢，仍是挺然立著不動。令狐潮遙望見，疑爲木偶人，及見其用手拔箭，流血披面，方詢知是雷萬春，大爲駭異，正是

草人錯認是真

真人反疑爲木

笑爾草木皆兵

羨他智勇具足

少頃張公親自臨城，令狐潮望者樓上叫道：張兄，我見雷將軍如足下軍令矣。然如天道何？張公說：足下未識人倫，安知天道。你平日也談忠說義，今日忠義何在？勿更多言。可卽決一勝負。遂率兵與戰，兵皆奮勇，爭先獲賊將十人，斬首八百餘級。令狐潮敗入陳留，餘衆屯於沙溝。張公乘夜襲擊，又大破之。奏凱而回。忽探馬來報說：賊將楊朝宗欲引兵襲取寧陵，請我歸路。張公乃引兵守雍邱，自引兵將星夜至寧陵，恰直許遠亦引兵到來，遂合與賊戰。晝夜數十回合，大破楊朝宗之衆，斬首數十級。掠首至行在，肅宗詔以張公爲河南節度副使。許遠亦加官進秩，仍守睢陽。至是尹子奇來攻睢陽，許遠因兵少，至張公處求

救張公以睢陽要地不可不堅守乃自寧陵引兵三千至睢陽合許遠所部兵不過七千人張公與南霽雲雷萬春等處將併力出屢次得勝張公欲放箭射尹子奇奈不識其面乃以箭爲矢射去賊兵疑城中箭已盡遂將箭矢呈於子奇於是張公看識其狀貌命南霽雲射之中其左目正是

祿山自曰俱官

子奇一目不保

相彼若臣之面

眼睛無乃太少

自此許遠將戰守事宜悉聽張公指揮張公直是文武全才不但善戰又能善謀行兵不拘古法隨機應變出奇制勝有生性忠烈每臨戰殺賊咬牙怒根牙齒多碎却又能於軍務倥傯之際不廢吟咏因登城樓遙聞笛聲遂作軍中聞笛詩云

曹鸞試一臨

敵騎附城陰

不辨風塵色

安知天地心

門開邊月近

戰苦陣雲深

且夕更樓上

遙聞橫笛音

閑言少說且說許遠向於睢陽城中積軍糧百餘萬石後被宗濟號王巨調其半分給他都不由許遠不肯因此睢陽城中糧少到那時漸已告匱每人日止給米一二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賊兵攻城愈急造爲雲梯其狀如虹使勇卒三百立於上推梯臨城欲便騰入張公預知使人入城牆鑿三穴俟梯將近每穴中一大木以一木托定其梯使不得進一木上有鐵鉤挽住其梯使不得退一木上

置鐵籠火藥發火焚之卽中斷梯上軍士都被火燒跌落地面死賊兵又作木驢攻城張公命鎔金汁灌之登時消鑠凡此拒守之事以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來攻但於城外列營圍困張公許公分城而守與衆同食茶紙亦不復下城郭時大帥許叔翼在譙郡賀蘭進明在臨淮俱擁兵不救而臨淮與睢陽尤近張公乃命南霽雲赴臨淮借糧乞師援救霽雲領命引三十騎出城突圍而見賊衆數萬槍之雲雲直衝其衆左射右射矢無虛發賊皆披靡遂出重圍至臨淮見賀蘭進明涕泣求救誰知進明素與許叔翼不睦恐分兵他出或爲所襲二來又心懷妬忌不欲許公張公成功竟不肯發兵亦無糧米相借說道此時睢陽當已失陷我卽發兵借糧亦無及矣霽雲道睢陽死於守待救大兵速去必不至於陷若果已失我南八男兒請以死謝大夫進明只不允霽雲奮然道睢陽與臨淮如皮毛之相依睢陽若陷卽及臨淮豈可不救說罷仰天號慟進明愛其忠勇意欲留之及用溫言撫慰且命設宴款待奏樂侑酒霽雲大哭道僕來時睢陽城中已不食月餘矣今卽欲獨食不能下咽大夫坐擁強兵並無分災救患之念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發恨自咬下一指以示進明道僕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此指以示信歸報主將與同死耳一時指血淚血有如泉湧座客俱爲之揮涕進明決意不救又度霽雲不可留竟謝遣之此真千古可恨之事所以至今張睢陽廟中銅鑄一賀蘭進明之像裸體綁

縛跪於堦下。任人敲打。以洩此恨。後人也有兩隻掛枝兒。說得好。正是

進明阿。你也食唐家祿否。人望你拯災危冒險的求救。

詳知你擁強兵。竟不能相救。不肯見你與師去。倒要將

他勇士留。可憐那南八男兒。所上指兒只剩九。

進明阿。你不顧千年的唾罵。在八男苦求救。只不聽他。

眼睜睜看他將指頭兒咬下。他當時痛去空咬指。我今

日說來亦咬牙。好把你睚陽割與銅人也。儘力的狠敲

打。

南霽雲自臨淮奔至寧陵。與偏將廉坦。引步騎數百。冒圍

至睢陽城下。與賊力戰。砍壞賊營。方得入城門。城中人聞

救兵不至。無不號哭。或議棄城而走。張公許公婉言曉諭

衆人道。睢陽乃江淮保障。若棄之而去。賊必長驅東下。是

無江淮也。况我衆食飽。即走亦不能遠。徒遭殘殺耳。臨淮

羅不來相救。諸將貴無一仗義者。不如堅守以待之。但是

城中絕糧。何忍留爾等受寒。令任爾衆自便。我二人

爲朝正守土。義當以身守之。不敢言去也。衆人聞言。感激

願同心竭力。以守此城。紙食盡。投馬而食。馬食盡。羅雀

掘鼠而食。雀鼠亦盡。張一殺其愛妾。許公烹其家僮。以享

士卒。人心愈加奮感。明知必死。終無叛志。又換過了數日。

軍將都羸瘦患病。不能拒守。賊遂登城。張公向西再拜道。

臣力竭矣。不克全城。以報朝廷。死當爲厲鬼。以殺賊。今盛

狀。云卽張睢陽自矢。所爲厲鬼像也。城既破。張許二公。及

諸將俱被執。尹子奇將許遠解赴睢陽。張公與南霽雲等

共三十六人。皆遇害。張公至死。神色如常。萬春霖雲。俱罵

不絕口而死。其餘十餘人。亦無一肯屈節者。後人有詩贊

曰。

張巡先殞回盡忠。許遠後亡亦矢節。

從死不獨有南雷。三十六人同義烈。

雖向失陷二日之後。河南節度使張鎰。救兵到來。原來張

鎰聞睢陽危急。倍道來援。猶恐不及。先遣飛騎馳報譙郡

太守閻邱曉。使速引本部兵先往。閻邱曉素傲。俱不三節

制。這不起兵。及張鎰至城。已破三日矣。張鎰大怒。令武士

擒閻邱曉。至軍前杖殺之。正是

恨不移此閻邱杖。并杖臨淮狠賀蘭。

宋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約評。安徽山之見殺。大快人心。但豬兒非可殺。嶽山之

人耳。其窩賊許南雷之忠義。令狐楊尹之威鋒。賀蘭閻

邱之猖獗。如畫師肖貌。各隨其形之長短。奸逆無不神

似。子長車城回外。不易多得。

第九十五回 李樂工吹笛遇仙翁 王供奉聽棋遇

詞曰 聲音入妙咸仙家。月夜引仙棧。只嫌笛管未全

佳。吹成共嗟訝。更驚奕理通仙道。決勝負數



月中行

人生世上。不特忠孝節義。與夫功勳事業。道德文章。足以流芳後世。垂名不朽。就是那一長一技之微。若果能專心致志。亦足以軼類超羣。獨步一時。且其藝既精妙。入神不測。遂知遇於君上。致感動於神仙。使其身所遭逢之事。傳爲千秋佳話。却說張鎬既杖殺閻邱曉。卽移書於賀蘭進明。責其不救睢陽。恰聞朝廷有旨。命張鎬鎮臨淮。著進明移駐別鎮。張鎬乃率兵攻打睢陽城。與尹子奇大戰。子奇正戰之間。忽然陰雲四合。寒風撲面。賊衆都聞鬼哭神號之聲。空中如有鬼兵來衝突。一時大亂。四散狂奔。正是

死爲厲鬼忠臣志 須信忠靈自有靈

尹子奇兵潰。只得棄了睢陽城。奔退陳留。誰想陳留百姓恨其荼毒睢陽。痛惜忠良被害。遂出其不意。殺將起來。斬了尹子奇。開城迎降。張鎬安民已畢。分兵留守。一面引衆回鎮。一面將睢陽死難諸臣。具表奏聞朝廷。恰好上皇有手詔至。肅宗行在。命襲錄死節之人。且說上皇在蜀中。面前少了個楊妃。常思愁悶。那些梨園子弟。又大半散失。供御者無多人。更加不快。還虧有高力士。日夕侍側。時勸解之。又聞安祿山焚燬祖廟。殺害宗室。殘虐良民。遂撫心顧足。十分哀痛。隨又傳聞祿山已死。乃嘆恨道。朕恨不及手。自寸磔此賊也。因追念故相張九齡。昔年曾說祿山有反相。不宜宥其死。此真先見之明。當時若從其言。何至有今日之禍。於是特遣中使往曲江。致祭於其墓。御製祭文一

道。手書付中使齎赴墓前。宣讀其文云。

惟卿昔者曾有讒言。謂安祿山反相昭然。不宜宥死。宜亟殲旃。朕聽不聰。縱巨奸。既寬即戮。更予大藩。屢茲凶禍。追悔從前。卿今若在。朕復何顏。追念老臣。曷勝涕泣。特遣致祭。侑以短篇。嘉卿先見。誌吾過愆。尚饗。

上皇既遣祭張九齡。且厚卹其家。因卽將手詔命朝臣查錄一切死難忠臣。申奏新君。並加卹典。不得遺漏。又聞雷海青殉節於凝碧池。不勝嘉嘆。張野狐因乘機奏對。道梨園舊人黃旆。向羈賊中。今從東京逃來。欲請見駕。只因失身陷賊。恐上皇欲加之罪。故邊巡未敢上皇道。汝等俳優之輩。安能盡如雷海青這般殉節。失身賊中。不足深責。黃旆既從賊中來。必知雷海青殉節之詳。朕正欲問他。可便喚來。左右領旨。卽將黃旆宣到。旆拜首階前。涕泣請罪。上皇赦其罪。問道。雷海青殉節於凝碧池之日。你也在那裏麼。旆道。此事臣所目覩。上皇道。汝可詳細奏來。旆道。便把那安祿山如何設宴奏樂。衆樂工如何傷感。隨淚祿山如何要殺那墮淚的雷海青。如何大哭。如何拋擲樂器。罵賊而死。一一奏聞。上皇歎息道。海青乃能盡忠如此。彼張均張垺輩。真禽獸不若矣。因問旆道。汝於此時亦曾墮淚否。旆道。觸目傷心。那得不墮淚。時內監馮神威在側。向日旆道。會於言語之間。戲侮了他。心中不悅。奏道。此言妄也。奴婢聞人傳聞旆道。在賊中。把安祿山極其諂奉。祿山在宮中夢紙窗破碎。旆道。此爲照臨

四方之兆。祿山又夢。自身所穿袍袖甚長。縹緲又爲之解。云。此所謂垂衣而天下治。如此進諫。豈是肯墮淚者。上皇卽問縹緲。汝果有此言否。那黃縹緲本是個極滑稽善戲謔的人。平日在御前慣會撒科打諢。取笑作耍的。那時若驚惶抵賴。便沒趣了。他却不懂。忙從容奏道。祿山果有此夢。臣亦果有此言。臣因祿山有此不祥之二夢。知其必敗。故不與直言以取禍。只以巧言對之。正欲留此微軀耳。再觀天顏。上皇道。怎見得此二夢之不祥。汝便知其必敗。縹緲道。紙窗破者。不容糊做也。抱袖長者。出手不得也。豈非必敗之兆乎。上皇聽說。不覺大笑。遂命仍舊供御。正是

聞之既堪爲解頤 言者白可告無罪

自此上皇時常使黃縹緲侍側。詢問東西二京之事。縹緲恐感動聖懷。應對之間。難以談諧。常引得上皇發笑。一日又有一個梨園舊人到來。你道是誰。却是笛師李暮。原來李暮於聖駕西行時。同着一個從人。奔上隨駕。不想走遲了。却追隨不及。失落在後。遇着哥舒翰的敗殘軍馬。衝來前路。雖行急慌忙的奔竄。一時無處逃匿。只得擁避入一山谷中。其中有古寺一所。僧詢知是御前供奉之人。不敢怠慢。因留他暫寓。一連住了五七日。一夕月朗風清。從人先自去睡了。李暮心中煩悶。且不能睡。又愛那風清月白。徘徊觀玩了一回。便向行囊中取出平日那枝所吹的笛兒來。獨自步出寺門。在一大樹之下。石臺上坐著。把那笛兒吹起。真個聲音嘹亮。響應山谷。才吹罷。遙見園林中

走出一個彪形大漢。大踏步行至前來。仔細視之。乃一虎頭人也。李暮大駭。那虎頭人身穿一件白衫單衣。露腿赤足。就寺門檻上箕踞而坐。說道。笛聲甚妙。可再吹一曲。李暮那時不敢不吹。只得按定了心神。吹起一套繁縷之調。虎頭人聽不到飽適之際。不覺瞑然睡去。橫臥於檻上。少頃之間。鼻聲如雷。李暮欲待跨入寺門檻去。又恐驚醒了他。不是要處。回首四顧。沒處藏身。只得將笛兒安放草間。儘力爬上那大樹。直爬到那極高的去處。借樹葉遮身。做一堆兒伏著。不移時。虎頭人醒來。不見了吹笛人。卽懊悔道。恨不早食之。却被他走了。遂立起身來。向空長嘯一聲。便有十餘隻大虎。騰躍而至。望著虎頭人俯首伏地。狀如朝謁。虎頭人道。只有一吹笛小兒。乘我睡熟。因而逃脫。我方才當檻而臥。量彼不敢入寺。必奔他處。汝等可分路索之。衆虎遂四散奔去。虎頭人依然踞坐不動。約五更以後。衆虎俱回。都作人言道。我等四路追尋不獲。正說間。恰值月落斜照。見有人影在樹。虎頭人笑道。我道有雲行雷掣。却原來在只裏。乃與衆虎望著樹道。跳身騰取。那樹甚高。躍獲不及。李暮此時却嚇得魂不附體。滿身抖顫。幾乎墜下。緊緊抱著樹葉。正在危急。忽聞空中有人大喝道。此乃御前之人。汝等孽畜。不得猖獗。於是虎頭人與衆虎一時俱驚散。少間天曙。僕從來。李暮方纔下樹。且喜那笛兒原在草間。無損仍舊收得。正是

笛能引虎 豈學虞廷 百獸率舞

李壽受此驚恐，臥病數日。病愈之後，方欲起身。適有舊日相知的京官皇甫政，新任汀州刺史，因赴任途次，偶來山寺借宿，偶見了李壽，各敘寒暄。問李壽將欲何往，李壽道：「將欲西行，追隨大觀。」皇甫政道：「近日西邊一路兵馬充斥，豈可冒險而行？不如且同我到越州暫住，俟稍平定，西行未遲。」李壽應諾，遂別了寺僧，隨着皇甫政，運轎來至越州。即寓居於刺史署中。那越州有個鏡湖，是名勝之處。皇甫政公事之暇，常與李壽到彼觀覽。李壽道：「湖光可人，尤宜月夜。」皇甫政點頭道：「我亦正欲爲月夜泛湖之游，乃於月明之夜，具酒肴於舟中，約集僚友，同了李壽泛湖飲宴。但見月光如水，水光映月，放舟中流，如游空際，正合着蘇東坡赤壁賦中兩句道是：

桂棹兮蘭棹，擊空明兮泝流光。

衆官飲酒至半酣，都要聽李壽的妙笛，說道：「昔年勸政樓頭一曲，笛音止住了千萬人的喧嘩，天下傳聞絕技。今夕幸得相敘，切勿吝教。」皇甫政笑道：「李君所用之笛，我已攜帶在此了。衆官都喜道：「可知妙哩。」李壽謙遜了一回，取出笛兒，吹將起來。其聲音之妙，真足以怡情悅耳。聽者無不嘖嘖稱嘆。一曲方終，只見前面有扁舟一葉，一童子鼓棹而行，船上立著一個老翁，口中高聲的叫道：「大好笛音，音容我登舟一聽否？」衆人於月下視之，見他：

數髯瑟瑟，一貌堂堂。野服葛巾，絕似仙家。棹東，圓襟揮塵，更饒名士風流。果然顧盼非凡，真乃笑談不俗。

衆官聽了，知其非常人，不敢輕忽。即請過大船中，以禮相見。老翁道：「山野之人，多有唐突，幸勿見罪。衆官揖之，坐。那老翁道：「偶游月夜，忽聞笛聲甚佳，故冒昧至此。欲有所陳。」李壽道：「拙技不足污耳，承翁愛聞，聲而來，定是知音。正欲請教大方。」老翁道：「頃所吹者，乃紫雲迴曲也。此調出自天宮，今尊官已悉得其妙，但婉轉之際，未免微涉番聲。何也？」李壽驚嘆道：「翁丈真精於律者，僕初學笛時，所從之師，實係番人。老翁道：「笛者，雅也，所以濳邪穢而歸之於雅正也。豈可難以番調邪？宜盡脫去爲妙。」李壽拱手道：「謹受教。」老翁道：「尊官所吹之笛，是平日慣用的麼？」李壽道：「此笛乃紫紋雲夢竹所造，出自上關，正是平時用熟的老翁道：「紫紋竹生在雲夢之南，於每年七月望前生，但今年七月望前生，必須於明年七月望前伐。若過期而伐，則其音窒，先期而伐，則其音浮。適間細聽笛音，頗有輕浮之意，當是篔簹管必將碎矣。」衆官聽了，節末肯信。李壽口唯唯也。還未信無疑。老翁道：「公等如不信，老朽請一試之。說罷，便取過李壽所吹的笛兒，吹起一曲金石調來。果然其音清壯，可以舞潛蛟而泣楚婦。李壽與衆官都聽得呆了。及吹至入破之時，衆人正聽得好，忽地刮刺一聲，笛兒裂作兩半。衆方驚歎，信眼。老翁笑道：「損壞佳笛，如之奈何？」老朽偶帶得二笛在此，當以其一奉償，遂向衣裾中取出二笛，一極長一稍短，乃以短者送。李壽道：「便請試吹。」李壽接過來。

略一吹弄，果然應手應口，迥非他笛可比。心中歡喜，再三稱謝。皇甫政笑道：「從來說寶劍贈與烈士，紅粉寄於佳人。老夫既以敵友為知音，何不并將那一枝惠賜之？」老翁道：「非敢吝惜，其實那一笛非人間所可吹者，即使相贈亦未必能吹。」李譽道：「小子願一試之。」老翁便把那笛遞過來。李譽吹之，再四都不入調，且亦不甚響。老翁道：「此非人間，固未易能吹也。」李譽道：「此笛量非老夫不能吹，必求賜教。」老翁搖頭道：「人間吹不得。」李譽道：「人問吹了便怎麼？」老翁笑道：「尊官前日山谷中所吹，不過是人問之笛，尚有虎妖聞聲而至，今於湖中吹動，那一笛豈不大驚駭龍乎？」眾人聞言都道：「不信有這等事。」老翁道：「諸公如必欲吹，老朽將試吹之，倘有變動，幸勿驚訝。」於是取過那笛來，信口一吹，其聲震耳，樹宿鳥俱驚飛叫噪，到五六聲之後，只見月色慘黯，大風頓作，湖水鼓浪，巨魚騰躍，舉舟之人，大駭都道：「莫吹罷，莫吹罷。」老翁呵呵大笑，收過了笛，起身告別。眾人挽留不住，李譽道：「還不曾拜問尊姓大名。」老翁笑道：「前宵於空中喝退虎妖者，即我也，不須更問姓名。言訖，登身躍入小舟，童子鼓棹如飛，頃刻不見。眾人又驚又喜，都贊嘆李譽妙笛，能使仙翁來降，正是：

笛既能致虎

亦可能遇仙

虎因畏仙去

仙還把笛傳

李譽自得了仙翁所授之笛，其技愈精。皇甫政因他是御前侍奉的人，不敢久留，打聽得路途稍通，遂齎送盤費，遣

發起行，不到一月，來到蜀中。先投謁高力士，引至上皇駕前朝見。上皇憐其闖關跋涉而來，賜與衣帽，仍令供御。李譽將途中遇仙之事，從容啟奏。上皇本是極好神仙的，聞其所奏十分嘆異。高力士因奏道：「老奴向聞翰林院奕棋，供奉王積薪，亦曾於旅次遇仙。上皇道：「此事朕所未聞。王積薪今在此，當面問之。」於是傳旨，宣王積薪，且說那王積薪乃長安人，原是世家巨族的後裔，從幼性好奕棋，屢求善奕者指教，遂成高手。少年時曾與一班貴介子弟四五人，於長安城外一個有名的園亭上宴會，正酣飲間，忽有一人乘馬至園門首下了馬，昂然而入，看他打扮，不文不武，對衆舉手笑道：「諸君雅集，本不常來吵擾，止緣喝吻，欲得盃酒潤之。」未識肯見賜否？」王積薪見其器宇軒昂，知非佞輩，不等衆人開口，先自起身迎揖，遞之上座。那人也

這一日改換衣裳。出城閒玩。因偶與衆少年相遇。次日命高力士訪知那敬酒的少年是王積薪。特召入見。厚有賞賜。且云諸少年自矜家世。真乞兒相。汝獨大雅可喜。因命送翰林院讀書。後知其善奕。遂令爲奕棋供奉。是正

不因歪酒力 安得侍君王

王積薪有此遭遇。日侍至尊。及安祿山作亂。車駕西幸之時。多官隨行。積薪帶著一個老僕。隨衆奔走。奈蜀道險隘。每常止宿於旅店。多被貴官佔住。積薪只得隨路於民家借宿。一日迂道大寬。轉沿山溪而行。不覺走入一荒村。時已薄暮。那村中只有一家人家。茅舍三間。柴扉半掩。積薪主僕扣扉求宿。內裏走出一個老嫗來。說道此間止老身與一個媳婦兒住著。本不該留外客在此。但舍此更無宿處。客官可權就廊檐下宿一宵罷。積薪謝道。只此足矣。嫗婆取些茶湯與幾個餅來供客。叫了安置。闔了柴門。自進去了。積薪聽得他姑媳二人各處一室。各自闔戶而寢。積薪主僕臥於廊下。老僕先已睡著。積薪轉帳未寐。忽聞那嫗婆叫應了媳婦。說道。良宵無以消遣。我和你對奕一局如何。媳婦應道。既如此。甚妙。積薪驚異道。鄉村婦女如何知奕。且二人東西各宿。如何對奕。便爬起來。從門縫裏張看。內邊黑洞洞。已皆滅燭矣。乃附耳門扉細聽之。聞得嫗婆道。說你先起。媳婦道。我於東五南九。積子起矣。停了半响。嫗婆道。我於東五南十二。積子矣。又停了半响。媳婦道。我於西八南十。積子矣。又停了半响。嫗婆道。我於西

九南十四。積子矣。每置一子。必良久思索。夜至四更。共三十六子。積薪一一密記。忽聞嫗婆笑道。媳婦輸了。輸了我止勝你九桿耳。媳婦道。我錯算了一著。因官敗此。自此寂然。天明啓扇。積薪整衣入見。看那嫗婆鬢髮斑斑。丰采奕奕。絕不似鄉村老嫗。積薪請見其媳。嫗婆即呼媳婦兒出來相見。你道那媳婦怎生模樣。

雖是村家裝束。自然光采動人。舉止安閑。不啻閨中之秀。丰姿瀟灑。亦如林下之風。者遇楚襄王。定疑神女。即非蘭橋驛宛似雲英。

積薪相見過。即叩問奕理。嫗婆道。我姑媳無以遣此良宵。偶爾對局。豈堪聞於尊客。積薪再三請教。嫗婆道。奕雖小數。其中自有妙理。尊官既好此。必善於此。今可幸已意。佈局。積薪子。使老身觀之。或當進一言相商。乃取棋局。積子出來。積薪盡平生之長布。置未及四五十子。只見那媳婦微含笑對嫗婆說道。此客可以教人間常勢。嫗婆遂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然皆平時思慮所不及。積薪更欲請益。嫗婆笑道。只此以無敵於人間矣。大猷已前行。客官可速往。積薪稱謝而別。行不十數步。回頭看時。茅舍柴扉。都已不見。方知是遇了仙人。不勝嘆託。正是奕通太極陰陽理 妙訣從來原不多

好向人間稱莫敵 笑他空擲手中柯

積薪自此奕藝絕倫。當日上皇因高力士言及。特召積薪面詢其事。積薪把上項事奏聞。黃旛綽在旁聽了。插諱道。

奕稱手談。那家媽媽媳婦。却又口著。真是異事。上皇笑道。常人之奕。以爲口必須目視。不若仙人之奕。以口爲手。不須用目也。最蘄道。臣常布置。其姑媳對奕之勢。雖整竭心思。推算其所言九種勝負之說。終不可得。上皇道。此必非人間常勢。存此以待知識者。可高力士道。積薪昔年飲酒。曾得遇聖人。今日奕棋。又遇仙人。何其多佳遇也。上皇道。李峯所遇吹笛仙翁。積薪所遇奕棋姑媳。總是仙人。但未知是何仙。此時若張果葉法善。縱公遠輩。有一人在此。必知其來歷矣。正閒談間。肅宗遣使來奏言。永王璘謀反。稱帝於江南。上皇大怒。命速遣將討之。不一日。有中使喚廷璠。璠奉肅宗告捷表文。奏稱廣平王與郭子儀屢勝賊兵。又得回紇助戰。已恢復兩京。今卽移兵東南。將并恢復東京去矣。上皇大喜。正是

且喜耳聞好消息

會須眼看捷旌旗

未知如何復兩京。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極熱鬧場中。忽引此李蒼王積薪二事。聞者道其閒筆。不知正是急脈緩受處。上皇一腔心事。視之如棋。聽之如笛可也。

第九十六回

拚百口郭令公報恩

復兩京廣平

王奕績

詞曰 感恩施報英雄志。欲了平生事。因他冤陷。拚吾百口。貸他死。友朋情誼。猶如此。何況爲臣子。親生奏凱。全虧大將。丹誠共矢。右調賀聖

朝

從來能施恩者。未必望報。而能圖報者。方不負恩。戰國時的侯生對信陵君說得好道。是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無忘之。無忘之名。必思有以報之也。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夫報德不曰以直而曰以德者。報德與報怨不同。報怨不可過刻。以直足矣。且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有時以報爲報。有時以不報爲報。皆所謂直也。若夫德是必要報的。不可不厚報的。說不得個他如此來。我亦當如此答。一飯之恩。報以千金。豈是撻勛估兩的事。我當危困之時。那人肯挺身相救。卽時迫於事勢。救我不成。他只得美意也。須終身銜感。况實能脫我於患難之中。真個生死而肉骨。我到後來建功立業。皆此人之賜。此等大恩。便捨身拚家以報之。誠不爲過。推此報恩之念。其於君臣之間。雖不可與論報施。然人臣匡君定國。戡亂扶危。成蓋世之奇勳。總也是不忘君臣。勉圖報効而已。却說肅宗自靈武卽位後。卽令郭子儀爲武部尚書。靈武長史李光弼爲戶部尚書。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又特遣使徵召李泌。那李泌字長源。京兆人氏。生而穎異。身有仙骨。幼時常聞空中有仙樂來相迎。其身飄飄然。若舉家人共相抱持。後來每聞音樂。家人卽携蒜向空。潑酒。自此音樂漸絕。至七歲能吟詩作賦。更聰慧異常。上皇開元年間。下詔召集京中能談佛老者。互相議論。有一童子姓員名儼。年十歲。與衆問答詞辯無窮。上皇嘉歎。因問員儼

外邊還有與你一般麼聰慧的童子。原來員外乃是李泌的姑娘所生。與李泌爲中表兄弟。當下便奏說。臣母舅之子李泌小臣三歲而聰慧。勝臣十倍。上皇卽遣中使召之。李泌應召而至。朝拜之際。禮儀爛雅。其時上皇方與燕國公張說奕棋。遂命張說出題試之。張說使賦。方員動靜。李泌請言其略。以便措辭。張說指著案上棋枰說道。

方若棋局 圓若棋子 動若棋生 靜若棋死  
說罷。張說還恐他年太幼。未能卽解。又對他說道。此是我借棋以爲方圓動靜之喻。汝自賦方圓動靜四字。不可泥棋爲說也。李泌道。這曉得。卽信口答道。

方若行義 圓若用智 動若聘才 靜若得意  
張說聽了。大爲驚異。道。此吾小友也。因起身拜賀。朝廷得此神童。正是

堪使老臣稱小友 共誇聖主得神童

上皇厚加賜賚。命於翰林院讀書。及長。欲授以官職。李泌再三辭謝。乃賜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甚相敬愛。李林甫楊國忠都忌之。李泌因遂告歸。隱居潁陽。至肅宗思念舊交時。遣使徵至。行在待以賓禮。出則聯騎。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與商酌。欲命爲右相。李泌固辭。只以白衣隨駕。一日肅宗與李泌並馬而出。巡視軍營。軍士們竊相指道。黃衣的是聖人。白衣的是山人。肅宗微聞此語。因謂李泌道。艱難之際。不敢以官職相屈。但且衣紫以絕羣疑。遂出紫袍賜之。李泌只得拜受。肅宗卽令左右爲之換服。李泌換

服訖。正欲謝恩。肅宗笑道。且住。卿旣服此。豈可無稱。乃於袖中取出敕書一道。以李泌爲參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李泌猶固辭。肅宗道。朕非敢相屈。期扶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李泌拜受命。肅宗欲以建寧王倓爲大元帥。李泌道。建寧王果堪作元帥。然廣平王居長。若建寧王功成。豈可使廣平王爲吳泰伯。肅宗道。廣平王宗嗣。何必以元帥爲重。李泌道。廣平王未正位東宮。今艱難之際。人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卽欲不以爲儲貳。彼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肅宗點頭道。卿言良是。朕當思之。李泌退朝。建寧王迎謝道。頃傳聞奏對之言。正合吾心。吾受其賜矣。李泌道。殿下孝友如此。真國家之福也。於是肅宗以廣平王倓爲天下兵馬大元帥。郭子儀李光弼等所部之軍。俱屬統率。時李光弼駐防太原。其麾下精兵俱調往朔方。在太原者僅萬人。賊將史思明等。共引兵十餘萬人來攻城。諸將皆議修城以待之。光弼道。太原城周四十里。修之非易。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而先自困也。乃令士卒於城外鑿濬。以自固。掘坑壘數千。及賊攻城於外。光弼卽令以坑壘中掘出的泥土。增壘於內。爲守禦。賊圍攻月餘。無隙可乘。光弼訪得錢冶內有鑄錢的兄弟三人。善穿地道。以重賞購之。使率其夥伴。掘地道以俟賊。有賊將於城下仰而罵城上人。光弼卽遣人從地道拽其足而入。縛至城上斬之。自此賊行動必低頭視地。光弼又作大砲。飛巨石。每一發必擊死幾十人。賊乃

退營千數十步外，光弼遣使詐稱城中糧盡，與賊乃約期刻出降。史思明信以為真，不復為備。光弼暗使人穿地道，直至賊營，賊營支之以木，至使二千餘人走馬出城，恰像要去投降的一般。賊方瞻望喜躍，忽然營中地陷，壓死者無數，賊衆驚亂，官軍鼓譟而出，斬殺萬計。史思明乃引衆紛紛遁去。光弼上表奏捷，廣平王正以太原要地被圍，欲遣兵往救，因得捷報而止。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而後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郭子儀密使人入河東，與唐官陷於賊中者約為內應，內外夾攻，崔乾祐不能抵敵，棄城而逃。子儀引兵追擊，斬殺甚衆，乾祐僅以身免。河東遂平，正是

從來郭李稱名將

戰守今朝各奏功

肅宗以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正謀恢復兩京，忽聞報永王璘反於江陵，僭稱帝號。原來永王璘出鎮江陵，自恃富強，驕蹇不恭，及聞肅宗即位靈武，乃與都將屬官等共私議以為太子既速自稱尊，我亦可據有江表，獨帝一方正在謀議起事，肅宗惡其驕蹇，詔使罷鎮還蜀。永王竟不奉詔，至是舉兵反，自稱皇帝，思欲招致有名之士，以為民望，聞知李白退居廬山，距江陵不遠，遣使徵之。李白辭不應，赴永王使人伺其出遊，要之於路，劫取至江陵，欲授以官。李白決意不受，永王不能屈其志，但只羈縻住他，不放還山。肅宗聞永王作亂，一面表奏上皇，一面遣淮南節度高適副使李成式共引兵征討。時內監李輔國、陰附宮

中張良娣專權用事，那降賊的內監邊令誠，因為賊所忌，乃自賊中逃至行在，依托李輔國，復進用。李泌上言，道令誠以宦官蒙上皇委任，外掌兵權，內掌宮禁，而賊至即降，且以宮門匙鑰付賊，如此叛逆，罪不容誅。肅宗遂命將邊令誠斬首，為降賊者示警。於是李輔國奏稱，原任翰林學士李白現為逆藩永王璘謀主，宜詔刑官注名叛黨。俟事平日按律治罪。你道李輔國為何忽有此奏？只因李白當初在朝時，放浪詩酒，品致高尚，全不把這些宦官看，在眼裏，所以此輩都不喜他。今輔國乘機劾奏，一來是私怨，二來迎合朝廷，顯誅叛黨之意。三來怪李泌奏斬了邊令誠，他今勸奏李白，見得那文人名士受過上皇寵愛的，也不免從逆，莫只說宦官不好。當日肅宗准其奏，傳旨法司，早驚動了郭子儀。他想昔年李白救我性命，大恩未報，今日豈容坐視？遂連夜草成表章，次日即伏闕上表，其表略云：臣伏觀原任詞臣李白，昔蒙上皇知遇之恩，將不次擢用，乃竟辭榮遁隱，高臥廬山，斯其為人可知。今不幸為逆藩所逼，臣聞其始而却聘，繼乃被劫，僞命屢加，堅意不受，身雖羈困，志不少降，而議者輒以叛人謀主告之，則亦過矣。臣請以百口保其無他，白故有恩於臣，然臣非敢以私恩為白游說也。事平之後，當有衆目共見者，可為援證。倘不如臣所言，臣與百口甘伏國法。肅宗覽表，命法司存案，待事平日察明定讞。後來永王璘兵敗自盡，該地方有司拘繫從逆之人，候旨處決。李白亦



被繫於潯陽獄中。朝廷因郭子儀曾為保救。特遣官查勘。回奏李白係被逼脇。與從逆者罪宜減等。有旨李白長千流夜郎。其餘從逆者。盡行誅戮。至乾元年間。詔赦天下。李白乃得放歸。行至當塗縣界。於舟中對月飲酒大醉。欲捉取水中之月。墮水而卒。當時江畔之人。恍忽見李白乘鯨魚升天而去。只是後話。正是

有恩必報推英傑 無罪長流歎謫仙

英傑拚家酬昔日 謫仙厭世再生天

此事表過不提。且說肅宗既以廣平王為元帥。即欲立為太子。李泌道。陛下靈武即位。止為軍事迫切。急須處分故耳。若立太子。宜請命於上皇。不然。後世何由知陛下不得已之心乎。廣平王亦固辭道。陛下亦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副。肅宗因此暫停建儲之事。建寧王私語李泌道。我兄弟俱為李輔國張良婦所忌。二人表裏為惡。我當早除此害。李泌道。此非臣子所願聞。且置之勿論。建寧不聽。屢於肅宗前直言。二人許多罪惡。二人乃互相讒譖。譖建寧欲謀害廣平。急奪儲位。激怒肅宗。立即傳旨。賜建寧王死。李泌欲求阻。已無及矣。可借一個賢主。被讒殞命。想肅宗居東宮時。為李林甫所忌。及盡驚恐。豈不知戒。今巨寇未滅。先殺一賢子。何忍心昧理至此。後人有詩歎云。

信讒殺其子 作俑自上皇 肅宗心忍父

可憐建寧王 不記在東宮 時恐懼禍殃

何今循故轍 讒口任噏張 君子聽不聰

佳兒被擄 遣恨彼婦寺 寸磔寧足償

至德二載。肅宗駕至鳳翔。命廣平王與郭子儀等出師。恢復南京。子儀以番人回紇的兵馬甚精銳。請旨徵其助戰。回紇可汗。遣其子葉護領兵一萬前來助戰。肅宗許以重賞。葉護請於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朝廷。金帛子女歸回紇。肅宗急於成功。只得許諾。聚朔方等處軍馬。與回紇西域之衆。共一十五萬。刻日起行。李泌獻策。擬先攻范陽。搗其巢穴。肅宗道。大軍既集。正須急取長安。豈可反先勞師以攻范陽。李泌道。今所用者皆北兵。其性耐寒而畏暑。今乘其新至之銳。攻已老之師。兩京必克。然賊敗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春氣一發。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一去。復南來。是征戰之未有已時也。不如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賊退無所歸。然後大兵合而攻之。必成擒矣。肅宗道。此言誠善。但朕定省久虛。急欲先恢復西京。迎回上皇。不能待此矣。遂不用李泌之言。兵馬望西京進發。行至長安城西。列陣於灤水之東。李嗣業領前軍。廣平王郭子儀。李泌居中軍。王思禮統後軍。賊衆數萬。列陣於灤水之北。賊將李歸仁出挑戰。子儀引前軍迎敵。賊軍盡起。官軍少卻。李嗣業肉袒執戈。身先士卒。大呼奮擊。立殺數千人。於是官軍氣壯。各執長刀。如磨而進。賊衆不能抵當。都知兵馬使王難得。被賊射中其眉。皮垂遮目。難得手自拔箭。扯去其皮。血流滿面。力戰不退。賊伏精騎於陣之東。欲擊官軍之後。子儀探得其情。急令朔方左廂兵馬

使僕因懷恩引回紇兵。突往擊之。斬殺殆盡。李嗣業又引回紇兵出賊陣後。與大軍夾擊。王思禮亦引後軍繼進。并力攻殺。自午至酉。斬首六萬餘級。賊兵大潰。餘衆退入城中。一夜震聲不息。至天明。探馬來報。賊將李歸仁安守忠。田乾真張通儒等。俱已遁去。廣平王遂帥衆入西京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葉護如前約。掠取金帛子女。廣平王下馬拜於葉護馬前道。方得西京。若便俘掠。則東京之人。必爲賊固守。難以復取了。請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道。願爲殿下。即往東京。遂與僕同懷恩。引了西域及本部之兵。從城兩邊。更不停留。徑向東京進發。衆人見廣平王爲百姓下拜。無不涕泣感歎。

爲民屈體非爲屈

贏得人人愛戴深

番衆亦因仁義感

不緣貪利起戎心

廣平王駐西京三日。即留兵鎮守。自引大軍東出。捷書至行在。百官稱賀。肅宗即日具表。遣中使喚廷瑤。赴蜀奏聞上皇。請駕回京復位。一面遣宮人西京祭告宗廟。宣慰百姓。一面以快馬召李泌於軍中。李泌星馳至鳳翔。又見叩問何故召見。肅宗道。朕得西京捷報。即表奏上皇。請駕東歸復位。朕當退居東宮。以盡子職。未識卿意。以爲何如。欲急召面詢。李泌愕然道。此表已齎去。肅宗道。已去。李泌道。還可追悔否。肅宗道。已去。莫矣。爲何欲追悔。李泌道。嗟。上皇不肯東歸矣。肅宗驚問何故。李泌道。陛下正位。改元。已歷二載。今忽奉此表。上皇心疑。且不自安。怎肯復歸。

肅宗爽然自失。頓足道。朕本以至誠求退。今聞卿言。乃悟其失。表已奏上。爲之奈何。李泌道。今可更爲草賀表。自言自馬。冀請留靈武勸進。及今克復兩京。皇上思戀。曷肯請卽還宮。以盡孝養。如此。則上皇心安。東歸有日矣。肅宗連聲道。是。便命李泌草表。立遣中使霍韜光入蜀。奏聞。不則一日。曉廷瑤自蜀回。傳上皇命。諭云。可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歸矣。肅宗惶懼。無措。數日後。霍韜光還報言。上皇初得皇帝請退東宮之表。初復不能食。欲不東歸。及羣臣賀表至。乃大命。命食炸藥。下請定行期了。肅宗大喜。召李泌入宮告之道。此皆卿之力也。因命酒與飲。是夜留宿於內。肅宗與之同榻而寢。正是

御牀並坐非王導

帝榻同眠勝子陵

李泌本不樂仕進。久有去志。因乘間乞身道。臣已略報聖恩。今請仍許作閒人。肅宗道。卿久與朕同憂。朕今將欲與卿同樂。了忽思去。李泌道。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寵臣太深。任臣太重。臣功太大。跡太奇。有此五者。所以斷不可留。肅宗笑道。且睡。明日再許。李泌道。陛下今就同榻同臥。尚不允臣所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肅宗驚訝道。卿何疑朕至此。朕豈是欲殺卿者。李泌道。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留。陛下向曰待臣如此之厚。臣於事猶有不得盡言者。况他日天下既安。臣未必能尙。豈聖容。尙敢言乎。肅宗道。卿此言必因朕不從。卿先伐范陽之計也。李泌道。臣不因此。臣實有感於建

寧王之事耳。肅宗道：建寧欲害其兄，朕故不得已而除之耳。李泌道：建寧若有此心，廣平當極恨之。今廣平王每與臣言其冤，為之流涕。况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若建寧果有害兄之意，宜深恨臣。乃當日以臣為忠，愈加親信。即此可察其心矣。肅宗聞言，不覺淚下道：卿言是也。朕知誤矣。然既往不咎，李泌道：臣非咎既往，只願陛下警戒將來。昔天后無故錯殺太子弘，其次子賢憂懼作黃臺瓜詞，其中兩句云：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今陛下已一摘矣，幸勿再摘。李泌只句話，因知張良婦忌，廣平王之功也。常諷誥他，恐肅宗又為其所惑。故言及此。肅宗當下聞言，悚然道：安有是事。卿之良言，朕當謹佩。李泌復懇求還山。肅宗道：且待東京報捷，朕入西京時再試。自此又過了幾日，東京捷報到了，報說賊將自西京戰敗後，收合餘衆保陝城。安慶緒遣嚴莊引兵助之。郭子儀與賊戰於新店，葉護引本部兵追擊其後，腹背夾攻，賊兵大潰。尸橫遍野，賊將棄陝而走。子儀遣兵分道追擊，嚴莊奔回東京。勸安慶緒棄東京城，率其黨走河北。臨行殺前被擒唐將哥舒翰等三十餘人，獨許遠自刎而死。子儀奉廣平王入東京城，出府庫中物與葉護，又命民間助輸錢錦萬疋與之，免於俘掠。百姓歡悅。正是

大帥用番兵 賢王報名將

土地得恢復 其功同開拓

肅宗聞報大喜，即具表遣韋見素入蜀奏捷。隨後又遣秦

國樸秦國楨往成都迎接上皇，一面擇日起駕，先入西京。候上皇回鑾，李泌上表請如前論，懇放還山。肅宗知其去志已決，乃降溫旨，許其暫歸。李泌即日謝恩辭別，隱居衡山去了。後來廣平王嗣位，復徵李泌出山。又歷事兩朝，正有許多嘉言善策，都不在話下。最可惜肅宗不曾從其先伐范陽之計，以致兩京雖復，賊氛未殄。安家父子亂後，又繼以史家父子之亂，勞師動衆，久而後定，究竟安祿山既為其子慶緒所殺，而慶緒又為其臣史思明所殺。而史思明又為其子朝義所殺，亂臣賊子，歷歷現報。只些都是後話。如今且只說上皇還京之事。正是

前日興嗟行路難 今朝且喜回鑾穩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郭子儀保救李白，不使小人李輔國肆行其奸，與李長源一摘再摘之語，實同一轍。恐日後張良婦輩復生，覺端耳，開卷讀之，君子小人，薰蕕自別，不止恩怨往復分明而已。

第九十七回 遼奚女鍾情續舊好 采蘋妃全軀

返故宮

詞曰 緣未了，慢說離多歡會少。此日重逢巧，已判

珠沉玉碎，還幸韶光嫩。笑彼名花難自保，原諷寒梅老。右調長命女

大凡人情，莫不惡離而喜合。而於男女之間，為尤甚。然從來事勢靡常，不能有合而無離，但或一離而不復合，或暫

離而即合。或久離而仍合。甚或有生離而認作死別。到後來離者忽合。猶如死者復生。此固自有天意。然於此即可。以驗人情。觀操守。彼繡花路草。尙且鍾情不捨。到底得合。况貴爲妃嬪者乎。使當忠難之際。果不免於殞身。誠可悲。可恨。若還幸得保全。此軀重待故主。豈不更妙。且見得那特寵驕妒的。平時不肯讓人。臨難不能自保。不若那遭妬。奮寵的。平時受盡淒涼。到今日却原是在帝左右。真乃快心之事。話說肅宗聞東京捷報。即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奏聞上皇。復請回鑾。隨後又遣翰林學士秦國樞奏國樞前往迎覲。秦國樞奏言。東京新復。亦當特遣朝臣齎詔到彼。褒賞將士。慰安百姓。肅宗准其所奏。乃仍命中使

啖朝瑤與秦國樞赴蜀。迎接上皇。改命秦國樞以翰林學士充東京宣慰使。又命武部員外郎羅采爲之副。一同齎詔往東京。即日起行。那羅采乃故將羅成的後裔。與秦國樞原係中表舊戚。二人作伴同行。且自說得著。羅采對國樞說道。當初先高祖武毅公有兩位夫人。一竇氏。一花氏。各生一子。弟乃花氏所生一子。一支的子孫。那所生一支。傳至先叔祖沒有兒子。止生一女。小名素姑。遠嫁河南蘭陽縣白刺史家。無子而早寡。守志不再醮。性喜的是修真學道。得遇仙師。羅公遠說。與我羅氏是同宗。因敬素姑是個節婦。贈與丹藥一粒。服之却病延年。今已六十餘歲。向在本地白雲山中一個修真觀中焚修。彼處男女都敬信他。自東京亂後。不見有書信來。我今正去公事之暇。當往

候之。國樞道。他是兄的姑娘。就是小弟的表姑娘了。弟亦聞其寡居守節。却不知又有修道遇仙的奇事。明日到那裏與兄同往一候便了。當下馳驛趕行。不則一日來到東京。各官迎接詔書入城宣讀。詔略云。

西京捷後。隨克東京。且見將帥善謀。士卒用命。國家再造。皆卿等之力也。已經表奏上皇。當初論功行賞。所有士庶。宜加撫慰。其未下州郡。還宜速爲收復。城下之日。府庫錢糧。卽以其半犒軍。毋得騷擾百姓。又訪有汲郡隱士甄真濟。及國子司業蘇源明。向在東京。俱不能爲賊所屈。志節可嘉。其以濟爲祕書郎。源明爲考功郎。知制誥。卽著來京供職。其降賊官員。達奚狗等三百餘人。都著解至西京議處。

原來那甄濟。爲人極方正。安祿山未反之時。因聞其名。欲聘爲書記。甄濟知祿山有異志。詐稱瘋疾。杜門不出。及祿山反。遣使者與行刑武士二人。封刀往召之。甄濟引頸就刀。不發一語。使者乃以真病復命。因得倖免。那蘇源明原籍河南。罷官家居。祿山造反之時。欲授以顯爵。源明以篤疾堅辭。不受。僞和肅宗向聞此二人。甚有志節。故今詔中及之。當時軍民人等。聞詔。歡呼萬歲。不在話下。且說秦國樞與羅采宣諭既畢。退就公館。安歇了兩日。卽便相納同往訪候羅氏素姑。遂起身至蘭陽縣。且就館驛歇下。至次日。二人各備下一分禮物。換了便服。屏去驕從。只帶幾個家人。騎著馬來。至白雲山前。詢問土人。果然山中深僻處。

有一修真觀名曰小蓬瀛。觀中有個老節婦。在內修行。人都稱他爲白仙姑。土人說道。只姑年雖已老。却等閒不輕見人。近來一發不容閒雜人到他觀裏去。二位客官要去見他。只恐未必羅采道。他是我家姑娘。必不見。拒遂與國楨及家人們。策馬入山。穿箇越嶺。直至觀前下馬。見觀門掩閉。家人輕輕叩了二下。走出一個白髮老婆婆來。開門迎住說道。客官何來。我們觀主年老多病。閉關靜養。有失迎接。請回步罷。羅采道。我非別客。煩你通報一聲。說我姓羅名采。住居長安。是院主的姪兒。特來奉候姑娘。一定要拜見的。那婆婆聽說是觀主的親戚。不敢峻拒。只得讓他們步入觀中的景象。果然十分幽雅。有西江月詞兒爲證。道是

爐內香煙馥郁。座間神像端凝。懸來匾額小蓬瀛。委實非同人境。雙鶴亭亭立對。孤松鬱鬱常青。雲堂鐘鼓愜無聲。知是仙姑寂靜。

那婆婆掩了觀門。忙進內邊去通報。少頃出來。傳觀主之命。請客官於草堂中少坐。便當相見。又停了一會。鐘聲響處。只見素姑身穿一件藍色鑲邊的白道服。頭裏幅巾。足踏棕履。手持拂子。冉冉而出。看他面容和粹。舉止輕便。全不像六旬以外的人。此因服仙家丹藥之力也。正是

少年久已謝鉛華。老去修真作道家。  
鬢髮不斑身更健。可知丹藥勝流霞。

羅采與國楨一齊上前拜見。素姑連忙答禮。命坐石茶。

羅采動問起居。各敘寒暄。舉手向國楨問道。此位何人。羅采道。此卽吾羅氏的中表舊戚。秦狀元名國楨的便是。素姑道。原來就是秦家官人。說罷。只顧把那秦字口中沉吟。來國楨道。愚表姪久仰表姑的貞名淑德。却恨不曾拜識尊顏。今日幸得瞻謁。向因山川間阻。以致疎闊。萬勿見罪。於是國楨與羅采各命從人。將禮物獻上。素姑道。二位遠來相探。足見親情。何須禮物。二人道。薄禮不足爲敬。幸勿麾却。素姑遜謝再三。方纔收下。因問二位爲何事而來。羅采道。我二人都奉欽差齋詔到。請問姑娘前日賊氛擾亂之時。此地不受驚恐麼。素姑道。此地幽僻。昔年羅公遠仙師會寄跡於此。他說道當初留侯張子房。也曾於此辟穀。居此者可免兵火。因你二位是我至戚。我又參居長輩。既承相顧。不妨隨喜。一隨喜。便叫那老婆婆與幾個女童。擺上素點心。齊來喫了。隨即引著二人。徐步入內邊。到處觀玩。只見迴廊曲檻。淺沼深林。極其幽勝。行過一層庭院。轉出一小廛。另有靜室三間。門兒緊閉。重加封鎖。只留一個關洞。也把板兒遮著。二人看了。只道是素姑習靜之所。正看間。忽然聞得一陣撲鼻的梅花香。國楨道。裏邊有梅樹麼。此時正是冬天。如何便有梅香。難道此地的梅花。開得恁早。素姑微微而笑。把手中拂子。指著那三間靜室道。梅花香從此室之中來。却不是只裏生的。也不是樹上開的。羅采道。只又奇了。不是樹上開的。却是那裏來的。國楨道。室中既有梅花。大可賞玩。肯賜一觀否。素姑道。室中有

人不可輕進。二人忙問是何人。素姑道：說也話長。原請到外廂坐了。細述與二位賢姪。三人仍至堂中坐下。素姑道：只件事甚奇怪。說來也不肯信。我也從未對人說。今不妨爲二位言之。我當年初來此地。仙師離公遠曾云：日後有兩個女人來此暫住。你可好生留著。二女俱非尋常之人。後來正有好處。及至安祿山反叛。西京失守之時。忽然有個女人。年約三十以外。淡素衣。騎着一匹白驢。飛也似跑進觀來。我那時正獨自在堂中閒坐。見他來得奇異。連忙起身扶住他下驢。他纔下得來。那驢兒忽地騰空而起。直至半天。似飛鳥一般的向西去了。我心中駭異。問那女人時。他不肯明言來歷。但云我姓江氏。爲李家之婦。因在西京遭難欲死。遇一仙女相救。把只白驢與我乘坐。叫我閉了眼。任他行走。覺得此身行在空中。當時落下地來。不想却到只與仙師說。你所到之處。便且安身。今既到此。不知肯相容否。我因記著羅仙師的言語。知此女子必非常人。遂留他住在只靜室中。不使外人知道。也不向觀中人說。那白驢騰空之事。那女人自在靜室中。也是不出戶。我從此將觀門掩閉。無事不許開。不意過了幾日。却又有一個少年美貌的女子。叩門進來。要住。那女人是原任河南節度使達奚狗的族姪女。小子名盈。曾在西京。已經遭人囚。其夫客死於外。父母俱亡。故只得依托達奚狗。隨他到任。所來不想達奚狗沒志氣。竟降了賊。此女知其必有後禍。立意要出家。聞說此間觀中幽靜。長知達奚狗。

徑來到此。我亦因記著羅仙師有二女來住之言。遂留他與那姓江的女人同居一室之中。關閉靜坐。只在關洞裏傳遞飲食。兩月之前。羅仙師同著一位道者。說是葉法善曾師來到此間。那姓江的女人却素知二師之神妙。乃與達奚女出關拜謁。葉尊師便向空中幻出梅花一枝。贈於江氏。說道：你性愛此花。今可將只一枝花兒供著。還你四時常開。清香不絕。更不凋殘。直待還歸舊地。重見舊主。享完後福。那時身命。與此花同謝耳。自此把只枝梅花。供在室中瓶裏。直香到如今。近日更覺芬芳撲鼻。你道奇也不奇。秦羅二人聽了。都驚訝道：有只等奇事。因問只二位仙師。見了那達奚女。可也有所贈麼。素姑道：我還沒說完。當下羅仙師取過紙筆來。題詩八句。付與達奚氏。說道：你將來的好事。都在只詩句中。你有遇合之時。連那江氏也得重歸故土了。言訖。仙師飄然而去。國楨道：只八句怎麼說。可得一見否。素姑道：仙師手筆。此女珍藏。未肯示人。那詩句。我却記得。待我誦來。二位便可代他詳解一詳解。其詩云。

避世非避秦 秦人偏是親 江流可共轉  
畫景却成真 但見羅中采 還看水上蘋

主臣同遇合 舊好更相親

二人聽了。大家沉吟半晌。國楨笑道：我姓秦了。只是兩句。倒像應在我身。如何說非說秦。又說秦人偏是親。素姑道：便是呢。我方才聽得說是秦家官人。也就疑想到此。當日

達奚女見了只詩句。也曾私對我說。在京師時。有個朝貴姓秦的。與他家曾有婚姻之議。今觀仙師此詩。或者後日復得相遇。亦未可知也。只句話我記在心裏。不道今日恰有個姓秦的來。羅采道。只一發奇了。如今朝貴中姓秦的。只有表兄昆仲。赫赫著名。不知當初曾與達奚女有親歷。國楨沉吟了一回。說道。此女既有此言。敢求表姑去問他。一齊在京師的時節。住居何處。所言姓秦的朝貴。是何名字。官居何職。就明白了。素姑道。說得是。我就去問來。遂起身入內。少頃欣然而出。說道。仙師之言驗矣。原來所言姓秦的。正是賢表姪。他說向在京集慶坊。曾與狀元秦國楨相會來。國楨聽了。不覺喜動顏色。道。原來我前所遇者。乃達奚盈盈。幾年憶念。豈意重逢此地。便欲請出相見。素姑道。且住。我才說你在此。他還不信。且道我既出家。豈可重提前事。復與相會。羅采笑道。表兄昔日既有桑田之喜。今又他鄉逢故。極是奇遇。如何那美人反多推阻。你二人當初相會之時。豈無相約之語。今日須申前約。事方見就。國楨笑道。此未可隨口傳言。遂索紙筆題詩一首道。

記得當年集慶坊 樓頭相約莫相忘

舊緣今日應重續 好把仙師語意詳

寫罷。折成方勝。再求素姑遞與他看。盈盈見了詩。沉吟不語。素姑道。你出家固好。但詳味仙師所言。只怕俗緣未斷。出家不了。不如依他舊好。重新之說。爲是有官。你道盈盈真個立志要出家麼。他自與國楨相敘之後。時刻思念。欲

圓再會。爭奈夫主死了。母親又死了。族叔達奚狗以其無所依。接他到家去。隨又與家眷一同帶到河南任所。因此兩下隔絕。今日重逢。豈不欣幸。況此時達奚狗已卒。京師去了。沒人管得他。只是既來出了家。不好又適人。故勉強推却。及見素姑相勸。便從直應允了。國楨欣喜。自不必說。但念身爲詔使。不便攜帶女眷同行。因與素姑相商。且叫盈盈仍住觀中。等待我回朝復了命。告知哥哥。然後遣人來迎。當下只在關洞前相見。盈盈止露半身。並不出關。國楨見他丰姿如舊。道家粧束。更如仙子。臨凡。四目相視。含悲帶喜。不曾交一言。正是

相思無限意 盡在不言中

是晚秦國楨羅采不及出山。都就觀中止宿。素姑挑燈煮茗。與二人說了些家庭之事。因又談及羅公遠。只八句。那國楨道。起二句已應。却那畫一句。也不必說了。其餘只幾句。却如何解。今盈盈雖與江氏同住。行將相別。却怎說江流可共轉。素姑道。那江氏突如其來。所乘之騶。騰空而去。看他舉止矜貴不凡。我疑他是個被謫的女仙。只是羅仙師道。達奚有遇合之時。連江氏也得歸故土。此是何意。二人閒話。只見羅采低頭凝想。忽然跌足而說道。是了。是我猜著的。了。素姑道。你猜著什麼。羅采低聲密語道。只江氏說是江家女李家婦。莫非是上皇的妃子。江采蘋麼。你看詩句中。明明有江采蘋三字。他便性愛梅花。宮中稱爲梅妃。前日傳聞亂賊入宮。獲一腐敗女屍。認是梅妃。又

後傳聞梅妃未死。逃在民間。或者真個遇仙得救。避到這裏。日後還可重歸宮禁。再侍上皇。也似達奚女與秦兒復續舊好一般。不然如何說的主臣同遇合呢。國楨點頭道。只一猜甚有理。但據我看來。表兄姓羅名采。詩語云。但見羅中采。遙見水上蘋。却像送你送他歸朝的。素姑道。若果是江貴妃。他既在我觀中。我姪兒恰到此。曉得貴妃在只裏。自然該奏報請旨。羅采道。只要問明。確是江貴妃。我即日就具表申奏便了。素姑道。要問不難。他見達奚氏矢志不隨。那降賊的叔叔。因此甚相敬愛。有話必不相瞞。我只問達奚。便知其實了。當晚無話。次日素姑至靜室中。見了盈盈。說話之間。私問道。小娘子。你日便將與江氏娘子相別了。只娘子自到此。不肯自言其履歷。他和你是極說得來。必有實言相告。你必知其詳。畢竟是誰家內眷。盈盈笑道。他一向也不肯說。昨日方才說出。你莫小覷了他。他不是等閑的女人。就是上皇當日最寵幸的梅妃。江采蘋哩。我正欲把這話告知姑娘。素姑聞言。又驚又喜。頓足道。我姪兒猜得一些不錯。看官聽說原來梅妃。向居上陽宮。甘守寂寞。聞安祿山反叛。天下騷然。時常欺恨楊玉環肥婢。釀成禍亂。及賊氛既近。天子西狩。欲與梅妃同行。又被楊妃阻撓。竟棄之而去。那時合宮的人。都已逃散。梅妃自思。昔日付蒙恩寵。今雖見棄。寧可負我。不可我負君。若不即死。必至為賊所逼。遂大哭一場。將白綾一幅。就庭前一株老梅樹上。自縊氣方欲絕。忽若有人解救。身子依然

立地。睜眼開看時。却是一個星冠雲縠的美貌女子。面前梅妃忙問。你是那一宮中的人。那女子道。非是宮中人。我乃韋氏之女。張果先生之妻也。家住玉屋山中。適來我夫之命。乘雲至此。特地相救。你日後還有再見至尊之時。今當不便死。我送你到一處去。暫且安身。以待後遇。遂於袖中取出一個白紙摺成的驢兒。放在地上。吹口氣。登時變成一匹極肥大的白驢。鞍轡全備。扶梅妃騎上。囑咐道。你只閉著眼。任他行走。少不得到一個所在。自有人接待。你說罷。把驢一拍。那驢兒冉冉騰空而起。梅妃心雖駭。怕却欲下不能。只得手縈絲絛。緊閉雙眸。聽其行止。耳邊但聞風聲。謾謾覺得其行甚疾。且自走得平穩。須臾之間。早已落地。開眼一看。只見四面皆山。驢兒轉入山徑裏。望小蓬瀛。修真觀中來。因此得遇羅素姑。相留住下。當時不敢實說來歷。素姑又見那白驢騰空而走。疑此女是天仙。不敢盤問。那羅公遠詩中。藏下江采蘋三字。他人不知。梅花却是曉悟。今日詔使羅采姓名。與詩相合。盈盈又得與秦狀元相遇。詩中所言。漸多應驗。又聞兩京克復。上皇將歸。因把實情告知盈盈。要他轉告素姑。使羅采表奏朝廷。恰好羅采猜個正著。托素姑來問。當下盈盈細說其事。素姑十分驚喜。隨即請見梅妃。要行朝拜之禮。梅妃扶住道。多蒙厚意。尚未報謝。還仗姑姑告知羅詔。使為我奏。請素姑應詔。便與羅采說知。羅采與國楨商議。先上箋廣平王。啟知其事。廣平王遂於東京宮中。選幾個舊會供御的內監。



宮女都到觀中參謁識認。確是梅妃無疑。乃具表奏聞。羅采亦即飛疏上奏。疏中并及國楨與達奚盈盈之事。竟說盈盈是國楨向所愛之副室。因鴆阻。今亦於修其觀中相遇。雖係降賊官員達奚狗之族女。然此心惡狗之所爲。甘作女冠。矢志自守。其實可嘉。肅宗覽表。一面遣人報知上皇。一面差內監二人。率領宮女數人。赴白雲山小蓬瀛迎請梅妃。速歸故宮。候上皇回鑾朝見。並厚賞該地方官。羅素姑仍候上皇詰諭。著褒獎。又降詔達奚盈盈即歸秦國楨爲副室。給與封誥。那時國楨與羅采別過了素姑。起馬回朝。中途聞詔。即差家人速至修真觀中傳語盈盈。叫他仍喚達奚狗家人僕婦。女使隨侍。跟着梅妃的儀仗。一齊進京。當下梅妃與盈盈謝別了素姑。即日起程。梅妃自有內監宮女。擁衛香車寶馬。望西京進發。盈盈與僕從女使們。亦即隨觀而行。梅妃車前。有內侍齊捧寶瓶。供著那枝仙人所贈的梅花。香聞遠近。人人歎異。梅妃於臨行時。手書疏啟。差中使星夜齎奉。上皇駕前呈進。正是

昔日東樓空獻賦 今朝重上一封書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前羅藝閱配軍解批。一見秦字。便動無限追思。根究秦瓊家世。使叔寶見姑娘。細問姑娘別後景况。幻出悲歡離合。演出一部奇書。今秦國楨羅采。見姑娘才道一秦字。素姑便如許沉吟。無疑情景宛在目前。忽聞從梅花香中。逗出盈盈始末。又從公遠贈盈盈詩句。說到

梅妃日後得以重侍上皇。團圓完聚。結局一部奇書。而梅妃盈盈却止。從公遠諸仙來見。正上皇嗜好神仙。故有此感應。處處有相合處。處有照應。一無遺漏。尤稱妙筆。

第九十八回 遺錦襪老嫗獲錢 聽雨鈴樂工度曲  
詞曰 人遊矣。寶髻花鈿都委地。錦襪獨留餘媚。見者猶驚喜。萬里歸程迢遞。正追思往事。似南瀛

愁腸碎碎。愁歌曲內。右調歸國遙。

凡人於男女生死離別之際。不當時的悲傷不可。但言論至事後追思。更難爲情。倘那人竟如冰消霧散。一無流遺。徒使我望空懷想。摹影擬形。固極悲楚。若還那一日日服御玩好之物。留得一件兩件。只些餘蹤剩跡。一發使人觸目傷心。此係旁人不關情的。猶且慕芳蹤而願親遺物。而興嘆。何況恩愛寵幸之人。平時片刻不離。一旦發起意外。生巴巴的拆開。活刺刺的弄死。其悲痛何可勝言。到後來痛定思痛。凡身之所經。日之所親。耳之所聞。無一不是以坐其悲思。於是託之歌咏。寄之聲音。此真以歌當哭。一聲一淚。話說梅妃自小蓬瀛。修真觀中起行。回西京。臨行之時。先具手疏。遣內侍赴對。進呈上皇。原來上皇在蜀中。也常思念梅妃。因有人傳說。賊人曾於宮中獲一女屍。疑是梅妃之屍。上皇聞此信。只道梅妃已死。十分傷感。時有方士張山人在蜀。上皇召至宮中。命其探詢冥索。訪求梅妃魂魄所在。那張山人結壇默坐。一日一夜。回奏言。臣飛

魂遍游三界。搜訪仙魂。俱無蹤影。上皇慨然道。芳魂何往。耶。若梅妃之魂。可訪。則太真之魂。意亦可訪。今皆不可得矣。因揮淚不止。高力士見上皇悲思甚切。乃求得梅妃畫真一幅。進呈御覽。上皇看了。嗟嘆道。此畫像絕肖。情不活耳。展看再三。御筆親題絕句一首於其上云。

惜昔嬌娃商紫宸

鉛華懶御得天真

霜霜雖似當年態

怎奈秋波不顧人

自此上皇時常展圖觀玩。後又有人說。梅妃並不會死。前所獲死屍。不是梅妃之屍。上皇聞之。疑其散失民間。乃下詔軍民士庶。有知妃子江采蘋所在者。即行奏報候賞。或有遇見奉送來京者。予六品官。賜錢百萬。告諭方下。恰好肅宗見了繚采的表章。遣使來奏。聞那時上皇已發駕起行。途次得奏。龍顏大悅。傳旨羅采等。俟駕回京。頒賞。江采蘋著回宮候見。過了一日。梅妃所遣的內使。亦途次迎著車駕。隨將梅妃的手疏進獻。其疏略云。

臣妾自樓頭獻賦。多有觸忌。荷蒙聖恩。不加誅戮。幸得屏處一庭。以息淒涼之况。甘之如飴。客歲之夏。逆賊犯闕。乘輿西狩。事起倉卒。聖心眷妾。欲與偕行。有言問之。使俟後命。事勢既盛。後命不及。當此之時。舉宮駭散。妾之一命。輕於鴻毛。殉節投環。氣已垂絕。忽有仙姬從空而降。手為解救。絕而復甦。詢厥所由。來自玉皇。章家女子。張果其夫。云奉夫言。指妾遠遁。袖出白驢。化為駿騎。遂乘以行。空頃刻千里。任其所止。則在蘭陽。白雲深處。蓬

瀛道院。中有女冠。實係節婦。素姑羅氏。公遠嫉。訝妾來蹤。疑以為仙。引處奧密。奉事惟謹。妾亦稍晦。不與明言。有與同處。達奚閻秀。秦姓所聘。狀元側室。二女同居。人莫能知。前此公遠。預言羅姑。謂有二女。暫來即去。各歸其主。當在異日。兩月以前。羅師忽來。所同來者。葉師法善。贈妾以梅。厥從枚好。閻苑天葩。當花不謝。便吟詩句。字裏藏機。羅秦二使。訪親而來。妾緣違矣。因秦及羅。藉以奏報。適符仙語。奇跡怪蹤。妾所身經。敢具手疏。上達天聽。殘喘餘生。不宜再瀆。邀恩格外。許歸故宮。且夕之間。與梅同落。隨逐花魂。渺焉空際。較之慘死。何啻天淵。是所深幸。夫復何求。若蒙異數。不忘銜眷。俾茲朽質。重睹天顏。有如落英。復綴枝頭。非敢所期。伏候明詔。臨疏涕泣。不知所云。

上皇前得肅宗奏報。已略知其事。今見梅妃手疏。更悉芳衷。深為歎異。遂溫旨批去云。

賢妻遇難自經。具見殉節之志。仙女臨期相救。正因矢志之誠。千里行空。異焉蓬瀛之托跡。一枝寓意。美哉花萼之留香。朕方觀畫題詩。索芳魂而不得。卿已逢仙贈句。卜嘉會於將來。種種奇跡。歷歷動聽。斯皆真感。咸召。故有遇合因緣。今其遺跡紫宸。勿復徒悲清夜。緬懷舊容。矜俟新恩。

中使齋旨。馳報梅妃。此時梅妃已至西京。承肅宗之意。已入居上陽宮了。上皇行至鳳翔府。傳命護從軍士。將衣甲

兵器都交納鳳翔府庫中。李輔國奏請肅宗發精騎三千迎駕。及駕將到。肅宗率百官出都門奉迎。百姓遮道羅拜。俱呼萬歲。肅宗俯伏上皇車前。涕泣不止。上皇亦涕泣撫慰。肅宗奏請遜位。上皇不允。時肅宗不敢穿黃袍。只穿紫袍。上皇立命取黃袍。令內侍與肅宗。搖了車駕。即日。至太廟告謁。因見太廟殘燬。仰天大哭。臣民無不感傷。告謁畢。車駕回朝。肅宗步行。御車上皇屢却之。方乘馬。陪車而行。上皇顧謂諸臣曰。朕爲天子五十年。不自見爲尊。今爲天子父。乃與尊之。至耳。諸臣皆俯首稱萬歲。上皇車駕入朝。不御大殿。只就便殿。祇暫下詔。朕尊爲太上皇。以南內興慶宮爲娛老之所。朝廷政事。不復與聞。後人讀史至此。上皇納甲兵於府庫。是何意思。肅宗子迎父駕。却用精騎三千。又是何意。有詩歎云。

甲兵輸庫非無意 父子之間亦遠嫌  
迎駕只須儀從盛 何勞精騎發三千

上皇既至興慶宮。即召梅妃入宮。見駕。梅妃朝拜之際。婉轉悲啼。上皇意不勝情。好言慰勞。即以所題畫真與看。梅妃拜謝道。聖人之情。見乎辭矣。臣妾雖死。亦當銜感。九泉因又把當日投環。遇仙遺難。逢仙之事。面奏一番。道妾若非張果先生。使其妻遠來相救。安能今日復見天顏。上皇道。昔年朕欲以玉真公主與張果爲婚。他堅卻不允。原說有妻章氏。在王屋山中。不意你今日蒙其救拔。那紙鸞兒。想即張果巾箱中物也。梅妃又將葉法善所贈梅花。呈於

上皇觀覽。上皇見花色晶瑩。清香襲人。不覺驚異。道。你此仙梅。庶不愧梅妃之稱矣。梅妃又將羅公遠詩句奏聞。道。此詩雖贈達奚女。而妾得繼采奏報之事。已寓於中。上皇點頭嘆歎。道。羅公遠昔曾寄書與朕。說安不忘危。只安字明明說安祿山。又寄藥物名。獨當歸。是說朕將避亂入蜀。後來仍入蜀京。都仙師之言。當時莫解其意。今日思之。無有不驗。我正在這裏想他。梅妃回奏。言羅采與羅素姑。就是他的戚屬。上皇遂傳命加羅采官三級。賜錢百萬。封羅素姑爲貞靜仙師。賜錢二百萬。增修觀宇。又命張果葉法善羅公遠三仙之像。於觀中虔誠供奉。梅妃又念達奚盈盈同處多時。互相敬愛。情誼不薄。因奏請上皇。以虢國夫人舊宅。賜與居住。只正應了羅公遠詩中畫景。却成真一句。當初盈盈把虢國宅院的畫圖。與秦國槓看了。隱過了自家的事。誰想今日就把那畫圖中的宅院。賜與他。却不是弄假成真。當下秦國槓接到了盈盈。一面告知親兄秦國槓。不說是舊好。只說在修真觀中相遇。承羅采爲媒。兩下訂定的。國槓因他已奉旨准娶。便也由他罷了。盈盈就於賜第中與秦國槓相聚。重講舊情。只一段的恩愛。非可言喻。有一曲黃鶯兒爲證。

重會狀元郎。上秦樓卸道裝。從今勾却相思賬。姓兒也雙名兒也雙。前時瞞過難尋訪。笑娘行。今須聽我低叫耳邊廂。

原來秦國槓的夫人徐氏。就是徐懋功的裔孫女。極是賢

淑因此妻妾相得。後來各生貴子。國楨與哥哥國楨俱以高官致仕。益盈常得入宮。謁見梅妃。又常遣人往候羅素姑。那羅素姑壽至百有餘歲。坐化而終。此皆後話。不必再說。且說梅妃當日朝見上皇過了。便要辭回上陽宮。上皇道。朕年已老。無人侍奉。得卿相叙。正好娛老晚景。如何還要到上陽宮去。梅妃道。臣妾自翠華西閣。得侍至尊。觸忌遭讒。自分永棄。今以未死餘生。復覩天顏。已出望外。至於侍奉左右。當更擇佳麗。以忘前寵。妾衰朽之質。自宜退避。說罷。揮淚如雨。上皇親手撫慰道。向來與卿疎闊。實朕之過。然珍珠投贈。未始無情。今當依仙師舊好。從新之語。豈忍棄朕別居。梅妃見上皇恁般眷顧。乃遵旨留與慶宮。與上皇同處。正是

楊花已逐東風散

梅萼偏能留晚香

上皇復得梅妃侍奉。甚可消遣暮年。但每常念及楊妃慘死。不勝悲痛。前自蜀中回京。路過馬嵬。特命致祭。彼時便欲以禮改葬。禮部侍郎李揆奏云。昔日龍武將士。因誅楊國忠。故累及妃子。今欲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生變。上皇聞奏。暫止其事。及回京後。密遣高力士潛往改葬。且密諭若有貴妃所遺物件。可以取來。高力士奉了密旨。至馬嵬驛西道之北坎下。潛起楊妃之屍。移葬他處。其肌膚已都稍盡。衣飾俱成灰土。只有胸前紫羅香囊一枚。尚還完好。那紫羅乃外國貢來。冰絲所織。囊中又放著異香。故得不壞。力十收藏過了。又聞得有遺下錦袴襪一雙。在馬

嵬山前一個老嫗錢媽媽處。遂以錢十千買之。原來楊妃當日縊死於馬嵬驛中。忽忽瘞埋。車駕既發。衆驛卒俱至驛中。打掃館舍。其中有一姓錢的驛卒。於佛堂牆壁之下。拾得錦袴襪一雙。知道是宮中嬪妃所遺。遂背著眾人。密自藏過回家。把與母親錢媽媽看。那個媽媽見只袴襪上。用五色錦繡成一對。並頭合蒂的蓮花。光彩炫目。除香猶在。便道。此必是那亡過的妃子娘娘所穿。只樣好東西。不容易見的哩。正看間。恰有個隣家的媽媽走過來問話。因便大家把玩了一回。於是傳說開了。就有那好事的人來借觀。只個看了去。那個也要來看。錢媽媽初時還肯取將出來。與人瞧瞧。後來要看的人多了。他便索起錢鈔來。越索得錢少。越有人要看。直至百文一看。那媽媽獲錢幾及數萬。好不快活。原來楊妃的袴襪有名。叫做藕履。你道那藕履二字如何解。只因楊妃平日最愛穿繡蓮袴襪。天子常戲語之云。你的袴襪上。正宜繡著蓮花。若不是蓮花。何故內中有此白藕。楊妃因此自名其袴襪為藕履。不想身死之後。遺下一隻於驛庭。為衆人之所爭看。到作成那錢媽媽著實得利。後來劉禹錫作馬嵬行也說及那遺襪之事。道是

履綦無復有

文組光未滅

不見巖畔人

空見凌波襪

鄭草愛蹤跡

私手解盤結

傳看千萬眼

縷絕香不絕

又有人說。那遺襪畢竟有時消燬。不能長留於世。亦殊不

足看有詩云。

錦機傳觀只一時 凌波今日有誰知  
不如西子留遺跡 人到靈巖便繫思

當下高力士聞遺機在錢嬭處將錢來買錢嬭不敢不與力士把這錦袴機與那紫羅香囊一並獻與上皇覆旨上皇見了只二物嗟悼不已即命宮人藏好閑時念及常取來觀看歎惜梅妃欲排遣聖懷令高力士訪求舊日那梨園子弟來應承一夕上皇乘月登勤政樓凭欄眺望煙雲滿目追思昔日此樓中盛事恍如隔世不覺愴然因抗聲而歌道

庭前琪樹已堪攀 塞外征人殊未還

歌未竟只聞得遠遠地亦有歌唱之聲上皇靜聽良久雖聽不出他唱些什麼却覺得聲音清亮回顧左右道此歌者莫非也是梨園舊人麼高力士奏道此或是民間男婦偶然歌唱未必便是梨園舊人昨聞黃嬭綽已病故梨園舊人供御的亦漸稀少了上皇聞奏愈覺愴然道朕近日所作雨淋鈴曲靡練唱來最好今不可得聞矣時李善張野狐二人侍側力士因奏言此二人的技藝亦不亞於靡練上皇遂命野狐將雨淋鈴曲奏來李善可吹笛和之二人領旨野狐頓開喉嚨唱將起來李善即將仙翁所贈短笛相和音聲清徹真個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足使帝聽增悲遠聞輿慨看官你道那雨淋鈴曲為何而作當時上皇自成都起駕回京路途之間思念楊妃滿腔愁緒至斜谷

口值連雨經旬車駕過棧道雨中聞車上鈴聲隔山相應其聲甚覺淒涼因顧黃嬭綽道你聽只鈴聲何如朕聽來其是不堪靡練使插耳聽道只鈴兒大不敬當治罪上皇道你又來作戲了鈴聲如何是不敬靡練道鈴聲臣獨解之但不敢奏聞上皇曉得他是戲言便道汝儘敢說來朕不罪汝靡練道臣細聽其聲明明說道三郎郎當三郎郎當豈非大不敬上皇聞言不覺失笑於是採其聲為雨淋鈴曲以自寫其郎當之意正是

雨聲鈴響本淒涼 愁耳聽來更斷腸  
歡息馬嵬人已杳 三郎空自怨郎當

次日上皇與梅妃閒話談及歸途中聞鈴聲而興感的事因道朕那時正心緒作惡忽得小蓬瀛之信頓開愁緒梅妃道妾聞上皇正下詔訪求妾身乃知聖心不棄舊人之有恩無地正說間內侍傳到肅宗的表章為著請命赦宥兩個降賊的朝官正是

欲屈皋陶法 願施堯帝仁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人皆跳不山一個情字設當時貴妃不死此時尚在亦何味哉惟事後有一種不忍情狀連那梅妃亦捨不得恩哉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第九十九回 教反側君念臣恩 了前緣人同花謝

詞曰 天王明聖臣罪當誅恩流法外全生更於死賴 宮中推愛 豈意宮中人漸憊看梅花飄零無

奈佳人與同謝。歎芳魂何在。右調憶少年

古人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又云。移孝可以作忠。夫事親則守身為大。髮膚不敢有傷。事君則致身為先。性命亦所不顧。二者極似不同。而其理要無或異。故不孝者。自然不忠。而盡忠者。即為盡孝。古者尙有其父不能為忠臣。其子幹父之蠱。以蓋前愆者。况忝為名臣之子。世受國恩。乃臨難不思殉節。竟甘心降賊。墮家聲於國憲。國之叛臣。卽家之賊子。不忠便是不孝。罪不容誅。雖天子思想其父。而全其命。然遺臭無窮。雖生猶死了。到不如那失恩的妃。不負君恩。患難之際。恐被污辱。矢志捐軀。却得仙人救援。死而復生。安享後福。吉祥命終。足使後人傳為佳話。却說上皇正與梅妃閒話。內侍奏言。皇帝有表章奏到。上皇看時。却為處分從賊官員事。肅宗初回西京時。朝議便欲將此輩正法。同平章事李峴奏道。前者賊陷西京。上皇倉卒出狩。朝廷未知車駕何在。各自逃生。不及逃者。遂至失身於賊。此與守土之臣。甘心降賊者不同。今一概以叛法處死。似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於賊中者尙多。若盡誅西京之陷賊者。是堅彼附賊之心也。肅宗准奏。詔諸從賊者。姑從寬典。後因法司屢請正叛臣之罪。以昭國法。上皇亦云。叛臣不可輕宥。肅宗乃命分六等議處。法司議得。違突殉等一十八人。應斬家眷人口沒官。陳希烈等七人。應勒令自盡。其餘或流或貶或杖。分別擬罪具表。肅宗俱依所議。只於斬犯中著詩赦二人。那二人卽故相燕國公

張說之子。原任刑部尚書張均。太常卿駱馬。都尉張均。你道肅宗爲何欲赦此二人。只因昔日。上皇爲太子時。太平公主心懷妬嫉。朝夕伺察。東宮過失纖微之事。據上聞於睿宗。卽宮中左右近習之人。亦都依附太平公主。陰爲之耳目。其時肅宗尙未生。其母楊妃。本是東宮良媛。偶被幸御。身遂懷孕。私心竊意。告知上皇。那時上皇正在危疑之際。想道。只件事。若使太平公主聞之。又要把來當做一樁話柄。說我內多嬖寵。在父皇面上譏諷。不如以藥下其胎罷。只可惜其胎不知是男是女。左思右想。無可與商者。時張說爲侍講官。得出入東宮。乃以此意密與商議。張說道。神種豈可輕動。上皇道。我年方少。不生子嗣。不廣何苦。因宮人一胎。滋忌者之謗言。吾意已決。卽欲覓噴胎藥。却不可使聞於左右。先生幸爲我圖之。張說只得應諾。回家自思。良媛懷胎。若還生子。非帝卽王。今日輕易噴胎。豈不可惜。且日後定然追悔。但若不如此。讒謗固所不免。太子已決意欲墮。難與強爭。他託我覓藥。我今聽之。天數取藥。二劑。一安胎。一墮胎。送與太子。這說都是噴胎藥。任他取用。那一付。若到喫了那安胎藥。都是天數不該。絕我便用。好言勸止了。至次日。密補二劑。入宮獻上。道此皆下胎妙藥。任憑取用。一付。上皇大喜。是夜盡屏左右。置藥爐於寢室。隨手取一劑來。親自煎煮好了。手持與楊氏。諭以苦情。溫言勸飲。楊氏好生不忍。却不敢違。太子命只得涕泣而飲之。上皇看了。飲了。只道其胎卽墮。不意腹中全無發動。意

沉沉穩穩的直睡至天明。原來到曉了那劑安胎藥了。上皇心甚疑怪。那日因侍睿宗內宴。未與張說相見。至夜回東宮。仍屏去左右。密置爐火。再親自煎起那一劑藥來。要與楊氏喫。正煎個九分。忽然神思困倦。坐在椅上打盹。恍惚之間。見屋宇邊紅光閃閃。紅光中現出一尊神道。怎生模樣。

赤面美髯。顰眉鳳眼。身長約一丈。披一領錦繡羅袍。腰大可十圍。束一條玲瓏白玉帶。神威凜凜。法貌堂堂。疑是大漢壽亭侯。宛如三界伏魔帝。

那神道繞着火爐走了一轉。忽然不見。上皇驚醒。急起身看時。只見藥鑪已傾翻。爐中炭火已盡熄。大為駭異。次日張說入見。告以夜來之事。且命為更覓藥。張說再拜稱賀。因進言道。此乃神護龍種也。臣原說龍種不宜輕墮。只恐重違殿下之意。故欲決之於天命。前所進二藥。其一實係安胎之藥。即前宵所服者是也。臣意二者之中。任取其一。其間自有天命。今既欲墮而反安。再欲墮則神靈護之。天意可知矣。殿下雖憂讒畏譏。其如天意何。腹中所懷。必非尋常倫匹。還須調護。為是上皇從其言。遂息了墮胎之念。且密諭楊氏。善自保重。楊氏心中常想喫些酸物。上皇不欲索之於外。私與張說言之。張說常於進講時。密袖青梅木瓜以獻。且喜胎氣平穩。未幾睿宗禪位。至明年太平公主以謀逆賜死。宮闈平靜。恰好肅宗誕生。幼時便英異不凡。及長出見諸大臣。張說謂其貌類太宗。因此上皇屬意。

初封忠王。及太子瑛被廢。遂立為太子。正是

調元謹本自胎中 欲墮還留最有功

又道儀容渾類祖 暗教王子代東宮

張說因此於開元年間。極被寵遇。肅宗即位時。楊妃已薨。追尊為元獻皇后。他平日曾把懷胎時的事說與肅宗知道。肅宗極感張說之恩。張家二子張均張瓘。肅宗自幼和他嬉游飲食。似同胞兄弟一般。張說亡後。二子俱為顯官。張瓘又為公主為駙馬。恩榮無比。不意以從逆得罪當斬。肅宗不忘舊恩。欲赦其罪。却因上皇曾有叛臣不可輕宥之諭。今若特赦此二人。不敢不表奏上皇。只道上皇亦必念舊。免其一死。不道上皇覽表。即批旨道。

張均張瓘世受國恩。乃喪心從賊。此朝廷之叛臣。即張說之逆子。罪不容誅。余老矣。不欲更聞朝政。但誅叛讎。逆國法所重。既來請命。難以徇情。宜照法司所擬行。你道上皇因何不肯赦此二人。當日車駕西狩。行至咸陽地方。上皇顧問高力士道。朕今此行。朝臣尚多未知從行者甚少。汝試猜這朝臣中誰先來。誰不來。力士道。苟非懷二心者。必無不來之理。竊意侍郎房瑄。外人俱以為可作宰相。却未蒙朝廷大用。他又常為安祿山所薦。今恐或不來。尚書張均。駙馬張瓘。受恩最深。且係國戚。是必先來。上皇搖首微笑道。事未可知也。及駕至普安。房瑄奔赴行在。見駕。上皇首問張均張瓘可見否。房瑄道。臣欲約與俱來。彼遲疑不決。微窺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者。上皇顧問

高力士道：朕固知此二奴貪而無義也。力士道：偏是受恩者竟懷二心。此誠人所不及料。自上皇常痛罵此二人，今日怎肯赦他。肅宗得旨，心甚不安，即親至興慶宮朝見上皇。面奏道：臣非敢狗情壞法，但臣向非張說，安有今日。故不忍不曲宥其子。伏乞父皇法外推恩。上皇猶未許。梅妃在旁進言道：若張家二子俱伏法，燕國公幾將不祀，甚為可傷。况張垵係駙馬，或可邀議親之典。肅宗再三懇請。上皇道：吾看汝面，姑寬赦張垵便了。張均這奴，我聞其引賊搜宮，破壞吾家，決不可活。肅宗不敢再奏，謝恩而退。上皇即日乃下詔云：

張均張垵，本應俱斬。今從皇帝止將張均正法。張垵姑免死。長流嶺南。達奚殉於逆賊安祿山，奏請獻馬之時，曾有密表諫阻。今止斬其家，免入官，餘俱依所擬。

詔下，法司遵詔施行。張均遂與達奚殉等衆犯，同日俱斬於市。正是：

昔日死姚崇

會算生張說

今日死張說

難顯生張均

當初張說建造住宅的宅第，其時有個善觀風水的僧人，名喚法澄，來看了只所第宅的規模，說道：此宅甚佳，富貴連綿不絕，但切勿於西北隅上取土。張說當時却不把只句話放在意裏，竟不曾分付家人。數日後，法澄復來，驚訝道：宅中氣候，何忽蕭條，必有取土於西北隅者。急往看時，果因衆工人在彼取土，掘成三四個大坑，俱深數尺。張說

急命衆工人以土填之。法澄道：客土無氣，因嘆歎不已。私對人說道：張公富貴止及身而已。二十年後，其郎君驚恐，有不得令終者。至是其言果驗。後人有詩云：

非因取土便成災

數合凶災故取土

卜宅何須泥風水

宅心正直吾爲主

閒話少說，只說上皇自居興慶宮，朝政都不管，惟有大征討，大刑罰，大封拜。肅宗具表奏聞。那時肅宗已立張良娣爲皇后，只張后其不賢良，向從肅宗於軍中，私與肅宗博戲，打子聲聞於外，乃潛刻木耳爲子，使博無聲。其性狡而慧，最得上意，及立爲后，頗能挾制天子，與權閣李輔國比附。輔國又引其同類魚朝恩。時安史二賊尚未殄滅，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各引本部兵往剿，乃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統攝諸軍。於是人心不服。臨戰之時，又遇大風晝晦，諸軍皆潰。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南橋，守東京。肅宗聽魚朝恩之言，召子儀回朝，以李光弼代之。子儀臨發，百姓涕泣遮道請留。子儀輕騎竟行。上皇聞之，使人傳語肅宗道：李郭二將俱有大功，而郭尤稱最。唐家再造，皆其力也。今日之賊，乃不得專制之故，實非其罪。肅宗領命。因此後來滅賊功成，行賞之典，李光弼加太尉，中書令。郭子儀封汾陽王，子儀善處功名富貴，不使人疑。已雖握重兵在外，一紙詔書徵之，即日就道。故譏謗不得行。其子郭曖尚代宗皇帝之女昇平公主。嘗夫婦口角，郭曖道：你恃父親爲天子麼？我父薄天子而不爲，公主將言奏聞天子。



子儀即囚其子待罪。天子知之。置不問。又恐子儀心懷不安。乃諭之不甞不費。做不得阿家翁。兒女子間。閑中話。不必掛懷。其歷朝恩遇如此。子儀晚年退休。私第聲色自娛。舊屬將佐。悉聽出人臥內。以見坦平無私。七子八婿。俱爲顯官。家中珍貨山積。享年八十有五。直至德宗建中二年。方薨逝。朝廷賜祭賜葬。賜諡。眞個福壽雙全。生榮死哀。唐史上說得好。道是

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始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自古功臣之富貴壽考。無出於其右者。

這些都是後話。不必再述。且說上皇常於宮中。想起郭子儀的大功。因道子儀當初若不遇李白。性命且不可保。安能建功立業。李白甚有識英雄的眼力。莫道他是再生。止能作文字也。此時李白正坐永王璘事。流於夜郎。上皇特旨赦歸。方欲使朝廷用之。旋聞其已物故。不覺嘆息。梅妃常聞上皇稱贊李白的才。因想起前事。私語高力士道。我昔年曾欲以千金買賦。效長門故事。汝以世間難得才子爲辭。若李白者。寧邊遜於相。如力士道。彼時李白尙未入京。老奴無從訪求。且彼時貴妃之寵方深。亦非語言文字所能奪。若不然。娘娘樓東一賦。豈不大妙。然竟不能移其寵。梅妃點頭道。汝言亦良。是正說間。內侍來稟說。江南進梅花到。原來梅妃服侍上皇之後。四方依舊進貢梅花。但梅妃既得了那枝仙梅。把人間凡卉。都看得平常了。只

仙梅果然四季常開。愈久愈香。花色亦愈鮮淨。梅妃隨處攜帶。把玩。忽一日早起。覺得那花的香氣。似滅。花色也憔悴了。把手去移動時。只見花瓣兒多覺飄飄零零的。落將下來。梅妃驚駭道。仙師云。我命當與此花同壽。今花已凋矣。我命可知。自此心中恍惚。不寧。遂染成一病。臥床不起。太醫院官切脈進藥。梅妃不肯服藥。道。命數常終。豈藥石所能挽回。上皇親來看視。坐於牀前。徧體撫摩。執手勸慰。道。妃子偶病。遂爾瘦損。還須服藥。爲是梅妃涕泣道。妾自退處上陽。自分永矣。繼濟危命。已垂絕。豈意復侍至。得此真萬幸。今福緣已盡。仙師所云。與花同壽。此其期矣。妾死之後。那枝仙梅。留人在門。無以種植。若然殉葬。又恐墮壞。宜取佛爐火。焚之上。皇道。妃子何遽言及此。梅妃道。人誰無死。妾今日之死。可稱令終。較勝於他人矣。見妾死後。性靈不泯。當入佳境。諒無所苦。但聖恩如天。固無地。爲可嘆。恨耳。上皇道。以妃子之敏慧清潔。自是神仙中人。但可由自身後的佳境。梅妃道。妾前宵夢寐之間。復見那韋氏仙姑。於雲霧中。手執一隻白鸚鵡。指謂妾道。此鳥亦因宿緣善果。得從皇宮至佛國。今從佛國來。仙境。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汝前世生皇宮。須記本來面目。今不可久戀人世。蕊珠宮是你故居。何不早去。據此看來。或不致墮落。慈道上皇垂淚道。妃子若竟捨朕而仙去。使朕暮年何以爲情。梅妃就枕上頰首道。願上皇聖壽無疆。切勿以妾故。有傷聖懷。言訖。忽然起身。坐舉手向空道。仙姬來了。

我去也。遽瞑目而逝。正是

昔日縱教梅不死

勝他驛館喪殘軀

於今幸與花同謝

還與芳魂到蕊珠

上皇不意梅妃一病遽死。放聲大哭。高力士極力勸慰。上皇道。此妃與朕。幾如再世姻緣。今復先我而逝。能無痛心。遂命以貴妃之禮殮葬。又命其墓所。多種梅樹。特賜祭筵。自爲文以誄之。其略云。

妃之容兮。如花斯新。妃之德兮。如玉斯溫。余不忘妃。而寄意於物兮。如珠斯珍。妃不負余。而變喪其身兮。如石斯貞。妃今捨余而去兮。身似梅而飄零。余今念妃而寂處兮。心如結以索縈。

上皇記念梅妃的遺言。卽命將只一枝仙梅。以佛爐中火。焚化於其靈前。說也奇怪。那梅枝一入火中。香氣撲鼻。火心萬點。騰空而起。好似放烟火的一般。那些火星都作梅花之狀。飛入雲霄而沒。正是

仙種不留人世

仙花仍入瑤台

昔人有以枯梅枝焚入爐中。戲作下火文。其文甚佳。附錄於此。

寒勒銅瓶凍未開。南枝春暈不歸來。者番莫入梨花夢。却把芳心作死灰。恭惟爐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庾嶺。形如橋木。稜稜山澤之癯。膚似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屋。總無心調鼎和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遂離有色之

根。夫何水氏相愛。遽返華胥之國。瘦骨攪爐呼不醒。芳魂剪紙竟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窗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靑手段。摸索難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與茶毗三昧火。惜花君子。你道只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嗟。燭然不遂。東風去。只在孤山水月中。

且說當日肅宗聞知梅妃薨逝。上皇悲悼。遂親來問慰。卽於梅妃靈前設祭。各宮嬪妃。也都弔祭如禮。只有皇后張氏。託病不至。上皇心甚不悅。因對高力士說道。皇后殊覺驕慢。力士密啓道。內監李輔國阿附皇后。凡皇后之驕慢。皆輔國導之使然。上皇愕然曰。朕久聞此奴橫甚。俟吾兒來。當與言之。力士道。皇后侍上。輔國久握兵權。其勢不得不爲優容。所以皇帝亦多不與深較。太上卽有所言。恐亦無益。不如且置勿論。上皇沉吟不語。正是

頑妻與惡奴

無藥可救治

縱有苦口言

恐反爲不利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亂臣賊子。國法不容。肅宗何獨徇情曲宥耶。上皇將張均正法。而張均免死。亦無此律例。梅妃病死。亦甚平常。何必放聲大哭。此皆有所偏性。著意色相。所以有敗亡國家之禍。

事

第一百回 遷西內離間父子情

遣鴻都結證隋唐

詞曰

最恨小八女子。每接踵比肩而起。攪亂天家父子。意遠庭闈。移宮寢肆。養廢。晚景深憐。憔悴。思。龍常揮淚。魂魄還堪尋覓。未遇仙翁。說前

因明往事。右調夜遊宮

百行莫先於孝。而天子之孝。又與常人之孝不同。孟子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尊之至。養之至。方為孝子之至。頌如晉陵。而舜能盡事親之道。孔子稱之為大孝。迨乎後世。偏是帝王之家。其餘父子之間。偏是易起嫌疑。易生釁隙。此不必皆因親之不慈。子之不孝。大抵多因勢阻於妻子。情間於小人。即如唐肅宗之奉事上皇。原未嘗不孝。上皇之待肅宗。亦未嘗不慈。却因媳婦驕悍。宦豎肆橫。遂致為父的老景失歡。為子的孝道有缺。乃或者云。上皇當年聽信讒言。一日殺三子。且納壽王之妃楊氏為貴妃。有傷倫理。後來受那逆婦逆奴的。正是天之報施。往往如此。上皇與楊妃。原因宿世有緣。所以今生會合。其他諸人。或承寵幸。或被誅戮。當亦各有宿因。事非偶然。此係仙翁所言。見之逸史。今編述於演義之末。完結隋煬帝。唐明皇兩朝天子的事。好教看官們明白。只些前因後果。話說上皇自梅妃死後。愈覺寂寥。又因肅宗的皇后張氏。驕惡不恭。失事上之禮。上皇且聞宦官李輔國。內外比附弄權。心上甚是不悅。要與肅宗說知。教他嚴加訓飭。高力士再三諫阻。上皇只是忍耐不住。一日肅宗來問安。上皇賜宴。飲宴之際。說了些朝務。上皇道。從來

治國平天下。必先齊其家。今聞閹奴李輔國。附比宮中。估勢作威。汝知之否。肅宗聞言。悚然起。應道。容即查治。上皇道。此時若不即為防禁。恐將後不可復制。肅宗唯唯而退。原來那皇后。特寵驕悍。肅宗因愛而生畏。不敢少加以聲色。李輔國掌握兵權。阿附張后。特勢弄權。肅宗雖亦心忌之。却急切奈何他不得。故雖承上皇嚴諭。且只隱忍不發。正是

堪笑君王也怕婆 奴乘婆勢莫如何

小人女子真難養 一任嚴親相詆訶

肅宗便隱不發。那知上皇且幾句言語。內侍們忍私相傳說。早傳入李輔國耳中。輔國密地。啓知皇后。各懷怨怒。相與計議道。上皇深居宮禁。久已不預朝政。今何忽有煩言。此必高力士妄生議論。聞於上皇故也。力士為上皇耳目。當圖去之。更須使官家莫要常與上皇相見。須選上皇於西內為妙。自此肅宗欲往朝上皇。都被張后尋些事情。阻隔住了。上皇所居南內興慶宮。與民間闊近。其西北隅有一高樓。名長慶樓。登樓而望。可見街市。上皇時常臨幸此樓。街市過往的人。遙望叩拜。上皇有時以御膳餘剩之物。命高力士宣賜街市中父老。人亦歡忻共呼萬歲。李輔國便乘機借端。密奏肅宗道。上皇居興慶宮。而高力士日與外人交通。恐其不利於陛下。且興慶宮與民居逼近。非至尊所宜居。西內深嚴。當奉迎太上居之。庶可杜絕小人。無有他虞。肅宗道。上皇愛興慶宮。自蜀中歸。即退居於

此今無故遷徙殊拂逆聖意斷乎不可輔國見肅宗不從其言乃密啓張后便亦以此言上奏肅宗恐驚動上皇也不肯聽張后忿然道此妾爲陛下計耳今日不聽良言莫叫後日追悔說罷拂衣而起肅宗默默含怒適又偶觸風寒身上不豫暫罷設朝只於宮中靜養輔國遂乘此機會與張后定計矯旨遣心腹內侍及羽林軍士整備車馬詣興慶宮奉迎上皇遷居西內請即日發駕上皇錯愕不知所謂內侍奏稱皇爺以興慶宮逼近民居有礙至尊故特奉請駕幸西內皇爺現在西內候太上駕到上皇心下驚疑若待不行又恐有他變高力士奏道既皇帝有旨來迎太上且可一往俟至彼處與皇帝面言或遷或否再作計議老奴惟護駕前去上皇無奈只得忽忽上禁高力士令軍前導內侍擁護變輿緩緩行動將至西內只見李輔國戎服佩劍率領軍士數百人各執戈矛排列道旁上皇在轎上望見大驚失色高力士見這光景勃然怒起厲聲大喝道太上皇爺駕幸西內李輔國戎服引衆而來意欲何爲輔國聽被這一喝不覺喪氣忙俯伏奏道奴輩奉旨來迎護車駕力士喝道既來護駕可使脫劍扶登輔國只得解下腰間佩劍與力士一同護駕而行力士傳呼軍士們且退不必隨駕既入西內至甘露殿上皇下禁升殿坐定問皇帝何在輔國奏道皇爺適間正欲至此迎駕因觸風寒忽然疾作不能前來命奴輩轉奏俟即日稍痊便來朝見上皇道皇帝既有恙不必便來待痊愈了來罷輔國領

旨叩辭而去上皇嘆息謂高力士道今日非高將軍有膽朕幾不免力士叩頭道因太上過於驚疑耳五十年太平天子誰敢不敬上皇搖首道此一時彼一時乃士道今日遷宮之舉還恐是輔國作祟皇后主意非皇帝聖意上皇道興慶宮是朕所建於此娛老頗亦自適不意忽又徙居此地然榮老身幾無寧處真可爲長嘆上皇說罷悽然欲淚後人有詩嘆云

二子冤誅最慘悽

那堪又納壽王妻

今當逆婦欺翁日

懊悔從前志太迷

李輔國既乘肅宗病中矯旨遷上皇於西內恐肅宗見責乃托張后先爲奏知肅宗駭然道毋驚上皇乎張后奏道太上自安居甘露殿並無他言肅宗方沉吟疑慮間李輔國却率文武將校等素服詣御前俯伏請罪肅宗暗想事已如此追究亦無益且礙着皇后不便發揮又見輔國挾衆而來請罪只得倒用好言安慰道汝等此舉原是防微杜漸爲社稷計今太上既相安汝等可勿疑懼輔國與將校都叩頭呼萬歲後人有詩嘆云

父遭奴劫不加誅

好把甘言相向囁

爲見當年殺子慣

也疑今日有他虞

那時肅宗病體未痊尙未往朝西內及病小愈即欲往朝又被張后阻住了一日忽召山人李唐入西殿見駕肅宗撫弄着一個小公主因謂李唐道朕愛念此女卿勿見怪李唐道臣想太上皇之愛陛下當亦如陛下之愛公主也

肅宗悚然而起。立即移駕往西內。朝見上皇起居畢。上皇賜宴。沒甚言語。惟有咨嗟歎息。肅宗心中好生不安。遽巡告退。回至宮中。張后接見。又冷言冷語了幾句。肅宗受了些悶氣。舊病復發。上皇聞肅宗不豫。遣高力士赴寢宮問安。肅宗聞上皇有使臣到。即命宦來。那知張后與李輔國正怨恨高力士。要處置他。便密令守宮門的阻住。不放入宮。遣小內侍假傳口諭。教他回去罷。待伊一轉身回步後。方傳旨宜召。力士連忙再到宮門時。李輔國早勅奏說。高力士奉差問疾。不候旨見駕。輒便轉回。大不敬。宜加罪斥。張后立逼著肅宗降旨。流高力士於巫州。不得復入西內。一面別遣中官。奏聞上皇。一面著該司即日押送高力士。赴巫州安置。可憐高力士夙膺寵眷。出入宮禁。官高爵顯。榮貴了一生。不想今日爲張后李輔國所逐。他到巫州。屏居寂寞。遠恐有不測之禍。慄慄危懼。後至上皇晏駕之時。他聞了凶信。追念君恩。日夜痛哭。嘔血而死。後人有詩云。

唐李閣奴多跋扈 此奴戀主勝他人

雖然不及張承業 忠諫還推過等倫

此是後話。且說上皇被李輔國逼遷於西內。已極不樂。又忽聞高力士被罪遠竄。不得回來侍奉。一發慘然。在此左右使令者。都非前人。只有舊女伶謝阿蠻。及伯樂上張野。賀懷智李客等三四人。還時常承應。一日謝阿蠻進一紅粟玉樽。支說道。此是昔日楊貴妃娘娘所賜。上皇看了。凄然道。昔日我祖太宗破高麗。獲其二寶。一紫金帶。一紅

玉支。朕以紫金帶賜岐王。以紅玉支賜妃子。即是物也。後來高麗上言。本國失此二寶。風雨不時。民物枯瘁。乞仍賜還。以爲鎮國之寶器。朕乃還其紫金帶。惟此未還。自遺喪亂。只道人與物已亡。不意却在汝處。朕今再覩。益興悲念。耳。言罷。不覺涕泣。又一日賀懷智進言道。臣記昔年。時當炎夏。上皇詔與岐王於水殿圍棋。令臣獨自彈琵琶於座側。其琵琶以石爲槽。鴉鷄筋爲弦。以鐵撥彈之。貴妃娘娘手抱著康國所進的雪獼貓兒。立於上皇爺之後。耳。琵琶目視奕棋。上皇爺數棋子將輸。貴妃乃放手中雪獼貓。跳於棋局。把棋子都踏亂了。上皇爺大悅。時臣曲未完。忽有涼風來吹起。貴妃領帶。纏在臣巾幘上。良久方落。是晚歸家。覺得滿身香氣。乃卸巾幘貯錦囊中。至今香氣不散。其爲奇異。今敢將所貯巾幘。獻上御前。上皇道。此名瑞龍腦香。外國所貢。朕曾以少許貯幘。煖池內。玉蓮朵中。至再幸時。香氣猶馥。馥如新。况巾幘乃絲縷調膩之物乎。因嗟嘆道。餘香猶在。人已無存矣。遂悽愴不已。自此中懷耿耿。口中常自吟云。

刻木牽絲作老翁 鷄皮鶴髮與真同

須臾舞罷寂無事 還似人生一世中

其時有一方士。姓楊。名通幽。自稱鴻都道士。頗有道法。從蜀中雲遊至西內。聞得上皇追念故妃。因自言有李少君之術。能致亡靈來會。李客張野狐俱素知其人。遂奏薦於上皇。召入西內。要他作法。招引楊妃與梅妃魂魄來相見。

通幽乃於宮中結壇，焚符發檄，步罡誦咒，竭其術以致之。竟無影響。上皇不擇，咨嗟道前。者張山人訪求梅妃之魂，而不得。因其時梅妃實未死，故也。今二妃已薨，而芳魂不可復致，豈真緣盡耶？通幽奏道：二妃必非凡品，當是仙子降生。仙靈杳遠，既難招求，定須往訪。臣請游神馭氣，窮幽極渺，務要尋取仙蹤回報。於是俯伏壇中，速出元神。乘雲起風，游行霄漢，只見雲端裏有一隻白鸚鵡，展翅飛翔，口作人言道：尋人的只裏來。通幽想道：此鳥能知人意，必是仙禽。遂率其所飛之處而行，早望見縹緲之中，現出一所宮殿。那鸚鵡飛入宮殿中去了。看那宮殿時，但見

路臺如畫，瓊閣凌空，棟際雲生，恍似香烟，瀟灑前霞。映潭疑寶氣，騰騰果然上出重霄。真乃下臨無地，景象必非蜃樓海市，規模無異蓬島瀛洲。

通幽來至宮門，見有金字玉匾，大書蕊珠宮三字。通幽不敢擅入，正徘徊間，忽見二仙女從內而出，一穿繡衣，手執如意，一穿素衣，手執拂子。那繡衣女子，把手中如意，指著通幽道：下界生魂，何由來此？通幽稽首道：下界道士奉唐王命，訪求故妃魂魄，適逢靈禽引路，來至此間，幸得見二位仙娥，莫非二仙娥即楊太真、江采蘋乎？繡衣仙女笑道：非也。我本郭子儀之小女，河伯夫人也。通幽道：河伯夫人如何却是郭公之女？又如何却在此間？繡衣仙女道：昔日吾父出鎮河中時，河爲患，吾父默禱於河伯，許於河治之後，以小女奉嫁。及河患既平，我即無疾而卒。我父葬我於

河神廟後。我遂爲河伯夫人。此事世人所未知。指著那素衣仙女道：此位乃內苑凌波池中的龍女。昔日，上皇曾於夢中見之，爲鼓胡琴，作凌波曲，醒來猶能記憶。因立龍女廟於凌波池上。卽此是也。龍女於河伯有親，我常得與相會。後來龍女被遷入蕊珠宮，我因是亦得常常至此。那梅妃江采蘋，宿世原是蕊珠宮仙女，兩番謫落人間，今始仍歸本處。他塵緣已盡，今雖在此，汝未可得見。那楊阿環，宿孽未償，幸生人世，以了塵緣，却又騷奢淫佚，多作惡孽。今孽報正未已，安得在此。汝欲訪他，可往別處去。通幽道：梅妃既不可見，必須訪得楊妃蹤跡，纔好復上皇之命。望仙女指示，則個素衣仙女道：你只顧向東行去，少不得有人指示。你說罷，並著繡衣仙女，轉步入宮去了。通幽果然趁著雲氣，望東而行，來到一座高山上，說不盡那山上的景致。遙見蒼松翠柏之下，坐著三位仙翁。二仙對奕，一仙傍觀。通幽上前鞠躬參謁。二位慨笑而笑，通幽叩問二位姓氏。那座上首的仙翁道：我卽張果。此二人卽葉法善、羅公遠也。我等與上皇原有宿因，故嘗周旋於其左右。奈他俗緣沉著，心志蠱惑，都忘却本來面目。故且舍之而去。他今已老矣，婆羅已都喪亡，也皆覺悟了。却又要你來訪求魂魄，何其不灑脫至此。通幽道：梅妃在蕊珠宮中，弟子適已聞之矣。只不知楊妃魂魄在何處。伏乞仙師指引一見，以便得上皇之命。張果道：你可知上皇與貴妃的前因後果麼？通幽道：弟子愚昧，多所未知，願聞其詳。張果道：上皇宿

世乃元始孔昇真人與我輩原是同道。只因於太極宮中聽講不合與蕊珠宮女相視而笑。犯不戒律。謫墮塵凡。翻作爲女身帝王嬪妃。卽隋宮中朱貴兒是也。貴兒在世。便是大唐開元天子了。通幽道。朱貴兒何故便轉生爲天子。張果道。貴兒忠於其主。罵賊殉節而死。天庭最重忠義。應得福報。况謫仙本是卽復還原位的。只因他與隋煬帝本有宿緣。又曾私相誓願。來生再得配合。故使轉生爲天子。只些一段誓願。通幽道。請問朱貴兒與隋煬帝有何宿緣。張果道。煬帝前生。乃終南山一個怪鼠。因竊食了九華宮。皇甫真君的丹藥。被真君縛於石室中。一千三百年。他在石室潛心靜修。立志欲作人身。享人間富貴。那孔昇真人。偶過九華宮。知怪鼠被縛多年。憐他潛修已久。力勸皇甫真君。暫放他往生人世。享些富貴。酬其夙志。亦可鼓勵來生。悔過修行之念。有此一勸。結下宿緣。此時適當隋運將終。獨孤后妬悍。上帝不悅。皇甫真人因奏請將怪鼠託生爲煬帝。以應劫運。恰好孔昇真人亦得罪降謫爲朱貴兒。遂以宿緣而得相聚。不謂又與煬帝結下再世姻緣。因又轉生爲唐天子。未能卽復仙班。通幽道。貴兒使轉生爲唐天子時。那煬帝却轉生爲何人。張果笑道。你道煬帝的後身是誰。卽楊妃是也。煬帝既爲帝王。怪性復發。驕淫暴虐。况有殺逆之罪。上帝震怒。止判與十三年皇位。念其一千三百年靜修之志。不許善終。敕以白練繫頸而死。問爲女身。仍姓楊氏。與朱貴兒後身完結孽緣。仍以白練繫死。然

後還去陰司。候結那殺逆淫暴的罪案。當他爲妃時。又特寵造孽。罪上加罪。如今他的魂魄。正好不得自任。你那里去尋他。通幽道。原來有只些因果。果非仙師指示。弟子何由而知。但弟子奉上皇之命而來。如今怎好把只些話去回復。張果沉吟未答。葉法善道。上皇也不久於人世了。他身故後。自然明白前因。你今不妨姑飭辭以應之。通幽道。飭辭無據。恐不相信。羅公遠笑道。你要有憑據。還去問適間所見的二仙女。不必在此閒談。阻了我們的棋興。正說間。遙見一簇彩雲。從空飛來。葉法善指着道。你看二仙一早來也。言未已。雲頭落處。二仙女向前與三仙講理。回顧通幽笑道。你只魂道士。還在此聽說因果麼。張果道。我已將楊妃的兩世因果。與他說來。但他必欲親見楊妃。以便復上皇之命。煩二仙女引他到彼處一見罷。二仙女領命。復引道。幽駕雲。望北而行。須臾來至一處。但見愁雲暮暮。日色無光。慘霧沉沉。風聲甚厲。山幽谷暗。潭如欲夜之天。樹朽木枯。疑是不毛之地。恍來到陰司冥界。頓教人魄駭魂驚。那邊有一所宅院。門上橫匾。大書北陰別宅。兩扇鐵門緊閉。有兩個鬼卒把守。二仙女敕令鬼卒開門。引通幽入去。只見裏面景象蕭瑟。寒氣逼人。走進了兩重門。遙見裏面一婦人。粗服蓬頭。愁容可掬。憑几而坐。仙女指向通幽道。此卽楊妃也。你可上前一見。我等却不該與他相會。通幽遂趨步進謁。楊妃起身相接。通幽致上皇之命。楊妃悲泣

不止。通幽問娘娘芳魂何至幽滯此間。楊妃涕泣道：我有宿愆，又多近孽，當受惡報。只等這些冤證到齊，結對公案，便要定罪。如今本合囚繫地獄候審，幸我生前曾手書般若心經念誦，又承雪衣女白鸚鵡感我舊恩，常常誦經念佛，爲我懺悔，因得暫時軟禁於此。多蒙上皇垂念，你今去回奏，切勿說我在此處，恐增其悲思。只說我在好處便了。通幽道：回奏須有實據，方免見疑。楊妃道：我殉葬之物，有金釵二股，錫盒一具，是我平日所受前托雪衣女囑取在此。今分釵之一，盒之半，以爲信物可也。言罷，即取出釵盒，付與通幽收了。通幽沉吟道：此二物亦人間所有，未足爲據，必得一事爲他人所未知者，方可取信。楊妃低頭一想，道：有了我記天寶十載，從上皇避暑驪山宮，於七月乞巧之夕，並坐長生殿，庭中納涼，時已夜半，宮婢俱已寢息。我與上皇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此事更無一人知道。你只以此回奏，自然相信。通幽再欲問時，只見二鬼卒跑來，催促道：快去快去。通幽不敢停留，疾趨出門。二仙女已不見了。一陣狂風，把通幽吹到一個所在。定睛一看，却原來只是適間那山上。見三仙依然在那裏奕棋，方纔收局。哩。張果呼通幽近前說道：你既見楊妃討了憑據，可回去罷。通幽道：還求仙師一發說明了。梅妃江采蘋的前因，好一并回奏。張果道：梅妃卽蕊珠宮仙女，也因與孔昇真人一笑，動了凡念，謫降人間兩世，都入皇宮。在隋時爲侯夫人，負才色而不遇主，以致自經。再轉生爲梅妃，方與孔昇

真尺了一笑之緣，却又遭奪寵妬，此皆上天示罰之意。後因臨難矢節，忠義可嘉，故得仙靈救護，重返舊宮。復從舊主，正命考終，仍作仙女去了。通幽又問道：朱貴兒與隋煬帝有私誓，遂得再合。今梅妃與上皇也有私誓，來生亦得再合否？張果道：貴兒以忠義感，故能如願。楊妃無貞節，而有過惡，其私誓不過癡情慾念，那裏作得准。卽如武后章后，太平安樂，韓泰、韓弼、韓泰、韓弼等，都狂淫無度，常其與狎邪帶，繼後之時，豈無山盟海誓，總只算胡言亂語罷了。通幽道：如今武后章后等諸人，以及反賊安樂山等的魂魄，都歸何處？張果道：武后乃李密後身，故殺戮唐家子孫，以報宿怨。還是劫數當然，獨可恨他荒淫殘虐，作孽太甚，今已與章后太平安樂等，并當時那些佞臣酷吏，都墮入於阿鼻地獄，永不超身。至如反賊安史輩，與那助逆的叛臣致亂的奸相，以及本朝前代，只些諂媚的，不仁的，后妃宮豎，都是一班凶妖惡怪，應劫運而出，生前造了大孽，死後盡入地獄。萬劫只在畜生道中輪迴，此等事未可悉數。你今回奏，只說楊妃所言，竟說他也是仙女，不必說他受苦，更須聽上皇洗心懺悔，勿昧前因。若能覺悟，至臨終時，我當還去接引他。便了。言訖，把袖一揮，通幽却在方臺上驚醒。寧神定想了一回，摸衣袖內，果有釵釧二物，遂趨赴上皇御前，啟奏將張果所說的前因，都隱不提。只說梅妃楊妃，俱是那蕊珠宮仙女，梅妃未得一見，楊妃却曾見來。據云上皇係仙真降世，與我有緣，故得聚會。今雖相別，後會有期，不須



悲念奉勸上皇及早明心養性。千秋萬歲後，當仍復仙真之位。因將釵盒獻上為信。上皇看了，雖極嘆嘆，却還半信半疑。通幽再把七夕誓言奏上，說道：「臣亦恐釵盒未足取信，更須一言貴妃因言及此，但此係私語，並無人知。以此上奏，必不疑為新垣平之詐也。」上皇聞言，嗚咽流涕，乃厚賞通幽而遣之。後來白樂天只據了通幽的假語，作長恨歌，竟道楊妃是仙女房仙境，遂相傳為美談。那知其實不然。正是

說以博說此作詩

不知野史談果報

阿環若竟得成仙

禍善福淫豈人道

上皇自此屏去粉華，辟穀服氣，日夜念誦經典。至肅宗寶應元年，孟夏月明之後，偶弄一紫玉笛，略吹數聲，忽見雙鶴飛來，庭中徘徊翔舞而去。時有侍婢宮媛在側，上皇因對他說道：「我昨夜夢見張果葉法善羅公遠三位仙師來說，我宿世是元始孔昇真人，謫在人間，已經兩世。今命數已終，特來接我到修真觀去修行，懺悔一甲子。然後復還原位。今雙鶴來降，此其時矣。」遂命具香湯沐浴，安然就寢。諭令左右勿驚動我。至次早，宮媛及諸嬪御輩俱聞上皇睡中有嬉笑之聲，駭而視之，已崩矣。正是

兩世繁華總成夢

今朝辭世夢初醒

上皇既崩，肅宗正在病中，聞此凶信，又驚又悲，病勢轉重。不隔幾時，亦即崩逝。張后意欲廢太子，別立親王。李輔國殺張后，立太子是為代宗。於是輔國愈驕橫，後來輔國被

人刺死。只刺客實代宗所使也。那安史雖至代宗廣德年間，另行殄滅。代宗之後，尚有十三傳皇帝。其間美惡之事，正多。當另具別編。看官不厭絮煩，容續刊呈教。今此一書，不過說明陪場帝與唐明皇兩朝天子的前因後果。其餘諸事，尚未及載，有一詞為結證。

閒閱舊史細思量，似俺偏排場。古今變簡分明載，還看取野史鋪張，或演春秋，或編漢魏。我只紀陪唐，陪唐往事話來長。且莫遠求詳，而今略說興衣際。輪迴轉男，女猖狂，降踏仙蹤。前因後果，楊帝與明皇。右調一叢花總評。父慈子孝，原是五倫內第一要緊事。有一小人問之，遂使父不慈，子不孝，敗人家國，不可言說。但思上皇於此時水窮山盡之日，尚不捨貴妃梅妃，命方士訪問

亡魂蹤跡，此小人所以乘隙而入也。又評：因緣果報，未嘗確有其半，乃是愚人之術。說到無可奈何處，以此生前未盡之緣也。此生前作孽之報也。佛說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皆勸人為善之意，非確有所據。曰：前生如是，今世如是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言其理耳。世至陪唐，閨門之內，污穢不堪。禮義廉恥，不知拋荒何處。不至獄奪不止。故託言曰：某某，即前世某某。前緣未盡，妃戒誦應，故有此番舉動。說鬼說神，一削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